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四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二四一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健松齋集二十四卷續集十卷 〔清〕方象瑛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世美堂刻康熙四十年續刻本……………………

百尺梧桐閣集詩十六卷文八卷遺稿十卷 〔清〕汪懋麟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刻本……………

健松齋集二十四卷續集十卷

〔清〕方象瑛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世美堂刻康熙四十年續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健松齋集二十四卷續集十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其所傳子虛大人諸賦詞奇詭傀靡不足道卽諭蜀封禪亦僅揚國家威惠潤色太平已耳惟歐陽永叔文章爲一代宗工官館閣登宰執制詔國史咸出其手又嘗爲主司得眉山兄弟益昌其所學於是言文者始翕然歸之豈非以其

遇之所際者隆而文之行者愈遠與方子渭仁出相門華胄妙齡成進士陟淸要幸逢

今上好文學博採經術鴻儒充侍從顧問之選方子得召試

闕下特擢史館其遇與司馬長卿無異

踰年即出典蜀試文眉山兄弟之鄉也所得士有師授嘗如二蘇者相繼而起不具論獨喜躬列禁近出乘輶軒乃鉛槧含毫苦吟浩歌雖征途崎嶇中未嘗少輟於文翁講堂浣花故宅以至琴臺卜肆莫不登眺流連上下數千年間山川人物有感於中或發爲詩歌或擕爲碑記銘頌琅琅作金石聲輦上諸君子咸相傳頌予在閣以不得傾倒一讀爲憾及移節武林適方子請沐歸日偃臥於客星瀨下有所謂健松齋者杜門却軌益富著述間巾車蠟屐訪一二柴桑

故友遊宴贈答之篇復滿奚囊不鄙晴昔擕至湖上屬余論定以傳於後簿書之暇麤觀大畧見其文直追史遷視廬陵似爲過之而詩則已駕錢劉而上知其必傳無疑也然竊意方子以文章見知於

主上蒐討之任是所專屬且資望素隆前
歲久歷行省入中書坐政事堂議封禪
郊祀諸大典禮弘
聖朝經世大業爲金匱石室之制作則新
唐書之成未必不愳以待歐陽也予久
辭承明愧不能追陪嚴馬後乘復何敢

序方子集聊書此以趣鋒車之駕
康熙丁卯孟夏中澣
宛平金鋐拜譔

健松齋集序

予友方子渭仁所撰古文詞若干首總名曰健松齋集渭仁遂安名儁爲前朝相國文孫而叔氏侍講先生則予鄉試時座主也己亥之役予復與難兄雪岷僉舉南宮稱世講故予與渭仁交最相善渭仁仰承家學夙有元本又能銳志精思孜矻罔倦經史諸書皆極搜獵貫穿且於先秦兩漢唐宋諸大家之文亦復直諳傍綜自然神合予每觀其點翰敷辭輸寫胷臆往往不激而高不雕而工而絕無文人誇闘僞贋之習嗚呼可謂難矣昔王仲淹評論文士患徐庾輩

之夸且貪而目其文爲誕爲煩以予覩今人行世之集長編巨軸幾如牛腰率皆不免乎是展讀斯帙獨能汰出二病殊可貴也渭仁擢甲科復以博學鴻辭高等官翰林時望甚重其所爲古文詞海內久已傳誦茲特近作耳學問日新而不知底止以之明道即以之經世行見趾美前業而益光大之渭仁豈僅用文章名世哉予獨喜古人爲文之旨不盡澌泯於今天下之誕且煩者也謹書數言以爲左券時康熙己未之仲冬吳門世弟葉方藹書

序

巳未春方子渭仁示予健松齋文集予讀而心慕之

後同試　闕下遂

恩入史館時時過從因復以健松齋近稿相質且屬

予序方子以文雄海內十餘年予何能序方子雖方

子抑抑自下若未嘗有文也者則甚矣方子之於文

之勤也論文於今日夫人而能文也而古文之亡亦

已久矣高者厭近代體格卑靡規規焉取史漢摹擬

之句雕字琢碑精結撰自以爲西京在是而才束於

法文有餘而質不足求諸賈董排宕敦厚之風不得

其合而秦漢亡矣乎門戶者矯以昌黎柳州之文而

力不能逮於是盡洗佶屈聱牙之習遁辭於廬陵眉

山而才弱氣索如怯夫之厖龐蒼然之骨超逸之神

不存焉而唐宋八家亡矣最其下者盡棄津筏方言

俚語掇拾成篇借口不泥古以自文其陋而荒穢淺

卑學者恥焉晚宋險僻之文亦亡矣夫文代有其美

則代有其弊太史公不云乎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

難言之又曰擇其言尤雅者故君子之立言也原於

道德性命之旨以扶維名教又不敢以矜心躁氣乘

之必折衷六經以不詭於聖賢其深厚爾雅非文辭

之爲而仁義之所流也方子博極經史百家之言含

英茹華而不襲其跡故其文若風水之相遭而淪漪

生焉乃猶孜孜矻矻盡去其名以遊於無窮之域雖

荒陋如予亦且懇懇下問而不自知其不可也甚矣

方子之勤於文也渭仁家遂安其先景問先生講建

松齋讀書其中渭仁取以名其集蓋毋事不忘孝思

如此宜其文之卓然名家類乎古之立言者也渭仁

之答

主知鼓吹休明其以此哉世之讀之者揭之爲秦漢

爲唐宋諸大家方子不屑也要成其爲方子之文而

已矣

諸城李澄中渭清撰

序

始余讀健松齋集慨然想見其爲人謂必清勁特立不苟同於世者及日與方子遊悉讀其近作乃益嘆文之可以知人不爽如此也渭仁爲晉田相國孫清勁特立有祖父風故其文宗尚韓歐性情有過人者每上下古今人行事反覆感慨意緒愴然至於友朋離合之際悲𢥞以歎尤三致意焉方子之性情畢見於方子之詩文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記曰其愛心感者其音嘽以緩其敬心感者其音直以廉聲音之道本乎人心而感物甚速夫豈可以僞爲乎有高世之品斯有高世之文心所營營不置者官崇卑賄有無衣食僕賃毀譽得失之計囂然雜生於中而執筆欲求爲清勁特立之文吾知其不可也余亦從事於文者久退而返之所以爲文之心而蕪穢不治者日甚即安能如方子之文且安能知方子之文乎方子論歐陽公文歸之自命不苟嗚呼此足以知歐公即足以知方子矣同年弟大典張烈譔

敘

記余曩歲客富沙方子渭仁遊閩過訪時已識其爲人越十年余以閩變蒙難後携孥客杭渭仁方應宏博之選載筆史館余與同年友毛子會侯旅寓得讀其所著健松齋集又已識其爲文既而渭仁自燕寓書以新著數十首見示余矜有獨得什襲而藏之以爲枕祕又數年渭仁兩晤余於杭邸握手傾倒有浩浩落落之概余因歎其文如其人立言蓋有本也茲當全集告成余友王子丹麓爲之屬序余椎不文且自惟落魄餘生言何足重獨念文本乎情而其力足以赴之又存乎學凡所以爲此者亦極難耳今操觚家往往謬執古人陳迹銖兩求合皆非胸中本所欲吐及憀澹營度間意有所至反不能達之以辭搦筆作嗚嗚聲將書復止卒割愛棄去於是乎不得已以佶屈爲古以荒誕爲奇以獵拾爲博冀塗庸人耳目自三代秦漢以來如此類者不知凡幾未有不隨荒烟野蔓凋零磨滅此無他學未至也渭仁以數十年積學其於古人之文罔拘陳迹沉浸含咀自爲一家凡胸中髣有所欲吐即振筆直遂以追飛起鶻落於未逝之頃靡不曲折立赴是其文之至者皆其情之

至故不期於古而自古不期於奇而自奇不期於傳而自傳讀書破萬卷下筆無點塵盖謂此矣持此用之國家而天祿石渠旣藉以爲重則傳之海內而雕龍繡虎必奉以爲型臯可知也豈待余之小言詹詹而後决其不朽乎雖然古人之立言不朽必有其本故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渭仁以浩浩落落之懷抒而爲文卽滄宕變幻中其大旨總不詭於正是又得古人立言之本尤操觚家所難者余所謂文如其人在善讀者當自得之若徒謂其以文能不朽猶未知渭仁者也

晉安林雲銘西仲譔

序

遂安方子渭仁宰相孫起家成進士入直史館出典蜀試盖以文章名海內三十年矣歸于鄉而梓其集若干篇屬余序之余卒讀曰吾今而悟文章之驚奇變宕者皆起於後來者也今夫天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有常度矣地之方輿晝九州五岳四瀆有常形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秉五常具恒性焉在文章而何獨不然哉古經不可以文章論也然易書詩之措筆周儀二禮之鋪敘也皆有定法至于春秋內外傳有一不準于矩矱者乎否也降及戰國短長之策用

道術之肯裂騷人之哀怨與而文字乃始窮極其變自今觀之洵哉眩神由古人觀之猶之毀井田開阡陌廢賓興而尚游說耳方子爲人温然以嚴不輕語笑發而爲文莊莊乎君子儼乎其將正容而樹執其鴻篇鉅册詳贍典雅乃若論世務求民隱大有救焚拯溺之思焉小品雋逸亦饒遠神四六能沉練不以靡詞華色爲好詩稍遜於文而風格挺挺佳句微思亦時形現于楮墨之表裏此方子全集之大概也噫亦盛巳客或曰然則文竟不尚奇變耶余曰否否文何嫌乎奇變且方子之文亦非竟無奇變也特藏奇

於雅寓變於整耳夫山坡陁也一起一伏即具險峭之理夫水安瀾也一漪一波隱見怒濤之勢昔子瞻與魯直云凡文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方子其可謂平和至足而不訾定溢爲奇者與雖然西京有兩司馬而議者必推董江都爲一代儒宗宋蘇家父子極文章之能事而終奉永叔繼退之謂足以當立言之任古者之指義如此其故可思已然則方子之所爲學其涵蓄于中肆好於外者亦可以因古人而得其定論也哉

康熙二十六年三月立夏後一日錢唐同學弟毛先舒稚黃拜譔

序

遂安方子渭仁所著健松齋集予十年前旣得而讀之矣今春遇於湖上出其續集合若干卷將授剞劂命予曰子爲我序之予持歸卒業旣歎其詩文之富又見爲之序者纍纍殆十餘篇噫嘻何其多也夫古之立言者四子五經無論他如屈原莊周荀卿司馬遷楊雄之流類能成一家之書未聞有人作序其書之有序者大抵後人纂述爲之非同時之人自相稱贊之謂也惟左思作三都賦請元晏先生爲序而或謂思自擬者至于今日人人有集亦人人有序浸淫及于時文更僕不能數矣方子之集將同今日之時文耶抑蘄合于古之立言者耶如同今日之時文則無取乎予之序矣如蘄合于古之立言者雖無序而可何必買菜乎求益也往時濟南王阮亭先生刻漁洋集有序二十餘篇已而知其非也刪之畧盡方子其知之矣雖然方子之集成則諸公之序不可以不存而予又無辭以序方子則奈何吾聞先輩歸太僕論爲文章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方子之爲詩文豈無所以自得者耶故

予知之不如方子之自知也盍即以方子之言序之方子之言曰著書者才與學而已有學無才常苦于繁重而不能舉有才無學雖勞費筆墨卒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前哲之聞見若夫深心靜氣初不使人可喜而淹貫六籍綜覽百家發爲文章閎深奥衍不能測其所至豈不難哉嗟乎知其難則易者至矣盍方子之集才與學兼也

康熙丁卯季春穀雨日長洲年弟尤侗拜譔

序

余讀渭仁文凡三變矣弱齡定交語不習爲徐庾之篇暨與余避寇會城得稚黃諸子相與切劘斂華就實風格駸駸日上即海內所傳健松齋集是也已而應文學之徵

天子臨軒親試之拔居侍從與修明史若所編于少保汪總制諸傳精忠大節與日星爭光而瀛臺

賜宴之盛長白應運之符揚厲敷陳號稱極盛以及

在廷諸臣入參大政出宣

王言盡欲得渭仁一言以爲重且典試三蜀在西南

數千里外錦里浣溪黃陵赤甲之名勝皆以皇華使節臨之凡所撰著博大雄奇稱其志氣遂取前集而廣之重付梓人屬余爲序余謂文章與境遇相關境不變則文不益進夫臺閣山林其體不可不備其才不可不兼如子厚之居粵西東坡之遊海外文章更爲超絕蓋二君少壯登朝踐歷華膴一旦置之於荒僻險遠之區苗獞之與居島嶼蛟蜃之是狎足以震蕩其心思推廣其聞見若夫渭仁雖爲宰輔之裔少遭喪亂及擢第南宫而需次里門未膺一命流離兵燹後從而困之多窮愁抑鬱之作高文大冊不能不

有待於近日而始著則臺閣山林之互嬗所謂文以
變而益進者此爾嗟乎余向有松阜文集問世比來
研摩歲月紙墨逾積乃窮愁抑鬱之作猶然故吾固
境遇爲之否耶雖然人苦不自知即使余致位通顯
而才分所限等夊以分恐亦不能與渭仁並驅爭先
也哉

同里姻弟毛際可撰

序

遂安方先生嘗弱冠輒有大志擁書萬卷辟出金石
自以爲南面百城之樂蔑有加焉已而策名通籍遊
歷名山大川覽宮闕都市之鉅麗交天下賢士大夫
相與討論今古又官文學侍從抽金匱石室之藏則
經國大業直以千秋爲已任忝先生家食宦遊未嘗
一日不學也曩勝國天啓間魏璫亂政有以楚試程
策規諷者是爲先生大父闇學公愍帝攸卜由詞臣
莞機務然以揭救劉司冦與時齟齬入直甫七閱月
罷歸闇學之學如此再傳而渟蓄閎衍潛德未耀至

先生而紹衣先大之諺曰醴泉芝草有以哉先生恂
恂長者貌癯若不勝衣然發爲詩歌古文辭則滔滔
漭漭如天潢屈注而滙滄海也觚翰家及門請益汲
引無倦容亦無少矜色蓋若谷云先是桐城馬先生
受業先生之門而德嘉執經馬帳爲弟子以是數過
從先生所竊見所著全集凡二十四卷伏而讀之竊
歎先生之學原原本本壹禀先人之渠矱而遭遇則
有過焉闇學公雖已致身鈞軸然當年槩擬遺藥猶
使後嗣掩卷欷歔其生平憂患可知矣今先生當有
道之世事

聖天子出入承明之廬淵雲賦頌韓柳碑雅潤色鴻
焉又奉
詔典試西蜀竣事還
朝雍雍乎卷阿燕喜蔚然公輔之望噫何其盛也先
生嘗詒文人書言人無問窮通胸中斷不可無學意
念深哉雖然學亦有難言者委巷之士家少先代之
藏書耳目睹記弗及中朝掌故白首呫嗶未必通儒
故世家尚焉然世家汗牛充棟之載籍具矣而裘馬
聲伎飲博交游之好往往從而間之讀先生集者知
先生之學數十年來孜孜如一日則澹泊寧靜之志

真不可及也夫

門下晚生楚黃金德嘉百拜謹撰

健松齋集舊序

丁未之役家司徒公之典禮闈也所得百五十人皆
瑰奇維博之士當是時朝廷欲易數百年制科之舊
方以策論取士故士之好古淵雅精微於性命之學
深湛於經術之務如漢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以及
唐宋韓柳歐曾蘇王之儒亦輩出而有以自見方子
渭仁其一也第百五十人中或浮沉金馬或出膺民
社鞅掌劬勞而方子獨以需次里居幾十年矣近因
避亂自遂至杭而余適理錢塘方子迴淵源之誼修
孔李之好與余相見歡甚一日手一編示余曰僕之

受知於司徒公也不專在帖括章句之末唯是詩古
文詞畢力殫志窮年矻矻期成一家言以無負知遇
今且積而成帙敢以質之於子惟子一言命之使駑
劣如僕尚能服食書卷以報司徒公且嘆子能推司
徒公之意以及於僕則相與有成實厚幸也余既逡
巡遜謝退而取方子之文卒業焉大抵原本於先秦
兩漢而出入唐宋大家間至其賦心騷骨則時有晉
魏之蔥蒨盧駱之豔麗洵可稱才子之文也獨是以
方子之才使蚤列清華則黼黻鴻業當必有如燕許
諸公鳴一代著作之盛而天故老其才養其氣廣其

識遲之又久使之閱歷於人情背向盛衰治忽之故一一寄之於文章遂至嶔崟歷落卓然與賈董韓歐等未必非天之所以厚報方子欲其簡鍊樹立以幾至於不朽也至余之蕪陋雖心慕作者然視方子猶未幾其萬一亦安能序方子之文選而質之家司徒公御司徒公與方子論究往復如昌黎之有李翺張籍廬陵之於介甫子固則余亦從家教中浸淫涵泳於方子之所爲古文者余已有厚幸矣余又安敢序方子之文哉康熙乙卯仲夏恒山梁允植

余聞遂安葢居叢嶺之中云其地脈鍾奇毓秀必有

文人傑士挺生其間爲邦國具瞻焉邑中方君渭仁與其友毛君會侯年少壯並以制策時藝舉甲科顯名當世當世多宗師之識者謂得山川之靈又以其餘閒肆力於詩古文詞交相切劘尤稱莫逆余觀會侯古文詞明秀澹折深許其有歐蘇之遺風而渭仁文其源實出於周秦漢魏閎淵博高古卓然極文章之盛分鑣迭出各擅其長此如楂梨之與橘柚性雖不同其美一也頃來武林枉車騎下訪出其所著古文詞數卷屬余點定其虛中善下無異會侯以此知兩先生之文業高出於流俗萬萬葢亦有所緣致豈偶然搆造云爾歟且渭仁雖文不一體大要思深力厚有網羅囊括之概其藝特工譬諸雲雨然今夫培塿之山其布氣不過數仞無渟蓄變幻故澤不及遠若夫泰岱則有垂天之雲故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何則惟其厚故也以觀渭仁之文湛深雅健包舉一切充其所至此亦文苑之岱宗也豈與培塿爭勝乎哉又聞夙承相國書田先生家學年十餘時卽能操筆成詩騷短賦爲鄉國豔傳葢雅麗其天性也頃復手秋琴四遊二草見示余讀而嘆之喜爲唐音復出然渭仁別有序故不具論論其古文之可誦者世有

君子覽觀因余言得以訂焉西陵陳廷會

近世尚制舉之文視詩古文辭如別調漫謂科名既得餘閒及之及入仕服又汲汲然若有所未遑榮華焱忽泯沒無稱比比而然良足慨矣無論穆叔以立言比於功德與論稱經國大業不朽之盛事士大夫讀書明理既卓立於流輩之中卽一話一言自必扶維名教獎掖風流道必源於六經辭不入于龎雜古人文詞體氣規模具在如飲食之適口衣服之附身豈日用可離之事而世以別調目之紕漏繆妄茫無指歸無惑乎秦漢之薪傳韓歐之緒往往而絕也

睦州方子渭仁今士大夫之能立言者也渭仁天資穎敏五六歲時乃祖書田先生授以六經左史離騷詞賦諸書矢口吟詩有驚人之句稍長從游會城坐客莫不改容而起丁未成進士日購遺書閉戶而讀因寇亂與同里毛子會侯僑居杭城南以文章相劘切自以性疎脫不耐煩劇頃需次入中書欣然謂得偃息鳳池之上讀所未見書四方之人士望其風采冀一言以爲重者日造廬而請莫不翕然稱之曰繼韓歐而起者茲殆其人與而方子欲乎不自有也持所著健松齋集以示余曰世有知定吾文者是在吾

子矣嗟乎昔昌黎爲制科之文忸怩汗下而奮然有志于古文也非謂足以傳世好而取榮名其爲人之怪詭而訾謷者不知凡幾矣以爲人之言語發爲文章必如是而可無愧於古初未嘗以世之知我而若我於古人者何等也王廬陵得其書于弊筐壞壁間愛玩不能釋既從時而取科名乃得盡力於斯文以償其夙志亦以見文章之道必如是而可無憾又非必取昌黎之文句櫛字比規規然求其有合于前人者奚若也今渭仁幼習舉業浸淫于六經先秦唐宋大家之書及成進士入仕籍尤以其學力沉酣縱恣于詩歌古文辭其植根也厚其紓榮也茂日引月長不知其所造何極然亦本其平昔所積之氣力而爲之正不必問其原于秦漢者何法合于唐宋大家者何篇知士大夫之言語爲文章必如是而卓然自樹於古今之途自必有從而好之而知定其文者渭仁亦可以自信矣菁華易竭瞬息百年當強仕之時而立千秋之業如吾渭仁者其加于士大夫也豈特一等而已哉錢唐王嗣槐

韓昌黎言文章不爲當世所怪則必無後世之傳予嘗咎其說之非文章寧必在怪昌黎之傳豈以怪哉

怪莫如揚子雲其書雖傳何足貴以艱深而文淺易昔人固已識之譬之昌歜羊棗嗜之不過一二人若米穀則人人嗜之以爲常飽夫文亦爲其共嗜者而已左國史漢以及唐宋諸大家皆古今至文人之所共嗜者昔人謂韓出左柳出國歐陽出西漢明允父子出戰國介甫出注疏子固出東漢書疏似乎皆有所專而後能成其爲一家之言及反復諸家求所以似前人者無有故知文章之難始之欲其似繼之欲其不必似終之則不必似而無不似究不能名其何以似夫而後可卓然自成一古人予嘗持此以自爲

文未得其萬一及見健松齋集始嘆當吾世而有其
文予之說可不孤於天下予與渭仁同舉進士越十
年而同官京師朝夕切劘渭仁虛懷若谷每成一義
必質於予間有商確未嘗不斷斷喜予戲謂渭仁曰
西子者君里之美人也今猶有識其貌者乎試鑒今
人之眉目以合之必有所不可盡者曰我能是肥瘠
修短不失尺寸可以爲美矣而求其顰笑不可得雖
美何足悅人有人焉美不必如西子磊磊落落自適
其性情不傷今人不倣古人坦然由之而無所飾即
亂頭麤服亦未始不成佳致渭仁曰然西子以美而

傳無鹽以不美而傳人亦貴其傳而已何必西子予
曰以爲美不必盡如西子則可若止論其傳子雲非
傳者哉吾人之文不傳欲其可傳可傳又慮其傳慮
之不得不愼之今渭仁傳矣愼矣予緦緦爲言者欲
天下後世觀健松齋集者并存予與渭仁之論以考
之而渭仁之所以傳者可知也毘陵陳玉璂

古文之不作於時久矣二十餘年來人稍知從事於
此其高者或詭而自軼於繩尺之外而卑者局趨於
唐宋人之後靡以爲近稱爲名家者如是而已此其
所以爲之者衆而卒不能至者不求其法與雖究其
法而不能自得之於已故皆歸於無所成以終也予
去年抵都下臥病於逆旅主人方進士渭仁辱枚予
詩文刻本各一卷予久聞方子才以病不得見乾枕
上取其詩文讀之觀其遺辭命意馳騁壯變一軌於
法而不困於法與吾所嘗聞於古人之言者無以異
也予未嘗及見古人然自謂古人去今不遠者讀古
人之言知其有所以爲言者也以古人之文較之方
子今所爲之文而知其所以爲言者初不甚異則余
於方子之爲人其得之於心也久矣豈必俟其旣見
而後識之乎今年方子過予綴其文若干篇屬予論

定顧予自摲淪棄于時學殖荒落宜其無復過而問
之者乃方子非獨不鄙其愚於予有所商推去取亦
忻然受之無怯情予於是知方子非獨能爲古人之
文者也其自得之於已以發爲文者特其餘耳迹其
用心之勤且厚如此雖與古之道亦何以異耶夫文
章者性情之枝葉也性情者文章之根本也今方子
旣沃其根本而茂其枝葉矣則滋培灌潤之以暂成
一家之言表裏六經以上泝於聖賢之事業方子將
獨以文見哉慈谿姜宸英

健松齋集目錄

卷之一
序二十二首
卷之二
序二十三首
卷之三
序二十六首
卷之四
序十一首
卷之五

序十二首
卷之六
記十九首
卷之七
記十首
卷之八
論五首
議三首
卷之九
賦八首
卷之十
表三首
頌二首
銘五首
卷之十一
書十九首
卷之十二
策問四首
題跋十九首
卷之十三

傳十九首
卷之十四
行述十二首
卷之十五
碑記三首
墓志銘五首
祭文七首
誄二首
卷之十六
辯二首

說五首
贊十二首
雜著七首
卷之十七
秋琴閣詩八十二首
卷之十八
展臺詩鈔上一百七十二首
卷之十九
展臺詩鈔下一百六十八首
卷之二十
錦官集上一百二十二首
卷之二十一
錦官集下一百二十八首
卷之二十二
四游詩八十七首
卷之二十三
萍留草七十三首
卷之二十四
都門懷古詩十六首
倦還篇四十三首

目錄終

健松齋集卷之一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序

重修遂安縣志序

皇上御極之十有一年 召大學士曲沃衞公於田間應 詔陳六事其一請 命天下郡國各修志乘宣付史館彙成通志 制曰可於是直省咸以其志上遂安僻處山陬屬當修志郡侯梁公邑大夫劉公思任事之難其人也以命家仲兄象璜暨不肖象瑛愚兄弟自媿譾劣何敢妄操筆削固以辭公固命之且曰嘉靖之志兩余公爲祭酒萬曆之志毛氏二先生在焉君昆季適當家食非遂志之幸乎且修邑志者君之曾祖祖父也纘家學修邑乘其奚辭焉於是遂謝弗獲偕明經文學諸君子就局華嚴閣盟心誓日矢慎矢公已復念之遂當積弊之後旱蝗相仍愚兄弟曾列其實上聞歲省脂膏萬計然民困稍甦元氣未復使更遷延時日是供億之煩重苦吾父老子弟也遂然脂吮墨不匝月而稿成質正於兩公屬象瑛宣言末簡愚惟遂之有志舊矣元志聞有藏本遍求不能獲兩朱氏詞樸義簡尚多殘缺吳志收錄較

繁韓志芟除過畧損益而折衷之非可苟焉從事也是故志方輿矣山川不攺則詳之志食貨矣戸口不加增而興革各異制則條分而縷晰之營建有志必稽其若者興若者廢也藝文有志必擇其關理道者綱常聲經濟匪是無濫收也文治詳禮制而鄉約新遵上諭𦙍德意也武備重弭盜凡舊制缺遺與近世所身歷稽其實而紀之懲亂本且不忘戰績也而謹小慎微即雜志不敢忽焉若夫蒞治之賢否莫重於官師鄉邑之儀型莫要於人物選舉則尤加詳焉有諸志所未載今得之碑碣棹楔間或散見於蘩

書傳記者唐令李公廉劉澄宋知縣李延芝諸公是也丞尉教職舊頗寥寥詳考而序次之唐黃任宋陳彥諸公是也武職舊未列銜因其忠勳而特書之元上千戸高䋲是也逐寇殉官舊志不應列於弭盜宋尉曹獻可是也才足任事節足垂型舊志乃不登於宦績明知縣袁政輩是也前代選舉舊詳甲榜而諸科畧焉是宜備制科所偶遺是宜增徵辟各有其途暫止總附續紀是宜別功在桑梓則補傳以表之列傳而品題有未當則更定以信之科目偶誤則從碑乘名地相訛則從家譜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大都窮搜博采補其缺漏正其舛錯非有所要譽於前輩也毋使有餘憾焉爾迨夫韓志以後則劍古而事今矣然賢侯先達以與思公論爲衡孝子節婦以其題旌表爲定功令所未合不無餘歉焉不辭勞不任怨不避愆事覈其核議取其公辭取其馴雅雖未敢謬希垂信然而虛懷相𦙍上之副　國家一統車書之盛次之應郡邑賢大夫詳慎之求下之慰六十里設遴闡微之意稽史貽譏庶乎其知免矣是役也明經余君主文武雜志姜氏叔姪主營建藝文則諸文學任之方輿食貨則兄象璜任之而職官仕進考據最難

惟家太學叔搜輯廿載故得事半而功倍焉象英幸承盛舉寧致輕議古今惟是諸君子命人物一志與夫諸志潤色之任概不獲辭藁具於癸丑三月刻成於甲寅四月參稽確覈久乃審定後有作者尚其鑒此苦心乎然而難矣

鹿忠節公三世崇祀錄序

古者鄉先生有道德教於民死則以爲樂祖祀於瞽宗所以崇德與賢甚盛典也後世沿流失實高爵大位輒皆列祀甚或碌碌無所表見子若孫位致通顯亦不難厠名俎豆之間於是瞽宗之祭賢愚雜進高識遠見之士至以從祀爲辱是豈崇德與賢遺意哉君子於此亦求其無愧者而已余童時聞定興鹿太常名及來京師都人論畿輔人物輒稱太常父太公及其子解元化麟心益嚮往之戊午分校北闈得鹿子鳴嘉因得讀其先世傳志及諸詩文撰著甚悉鳴嘉故解元之孫而太常父子其高曾也太常理學氣節重海內天啓中與楊左周魏諸君子相友善魏忠賢竊政刊章捕諸公下詔獄時太常參佐孫高陽軍中太公獨傾身營救及諸公先後考死子孫俘繫追比無虛日一時知交無敢出一言分一粟爲拯其急者太公一田間老人耳家世清白閉門謹守亦何與中朝事乃不難忘家以赴諸孤之難醵金應比義聲動天下定興之圍太常致仕家居無守土責也斯時太公已老即全身以事父何不可審而捐軀赴難視死如飴解元衛詣闕廷哀號脊血卒以身殉太常嘗

對高陽有曰家君范陽男子太公於太常之死亦曰吾兒志必死今果然矣其家庭間忠義相信如此嗟乎一門忠孝古有之矣然或事起一時或禍延九族要未有父子祖孫從容慷慨各成其志如鹿氏者也太公父侍御公明神宗時以直諫謫當時祀之鄉賢康熙十四年今少詹王公督學順天以士民之請復奉太公三世僉祀蓋祭於瞽宗者四世矣自常情視之春秋秩祀雖所以旌賢然在今日已成故事何足爲鹿氏重顧闡幽搜佚國家之盛典也賢如太常父子乃祀典缺焉何以稱崇德與賢至意故祀太公以愧天下之爲父祀太常以愧天下之爲臣祀解元以愧天下之爲子以視夫倖營而躐躋者蓋已遠矣且夫爵祿人所常有耳同朝繼相非不極一時榮遇然其人不必傳也今以聖人之庭郡邑之學宮祖孫父子儼然並列而不媿當時榮之後世稱之此豈故家世祿所能望哉吾聞仁人之後必昌鳴嘉今舉進士克世其家服太公之義推太常之忠思解元之孝以上承乎侍御之賢未竟之業意在斯乎鳴嘉於此亦求其無愧者而可矣吾安得天下之人盡如鹿氏而後無媿於瞽宗也哉

馮易齋先生年譜序

吾師相國易齋先生旣致政歸

皇上親賦詩寵其行於時先生年七十有四矣及門諸子請曰先生德盛業隆自通籍以來歷淸要參密勿今躋高齡七上章乞休始 予告歸恩榮閎渥古大臣進退有禮孰有如先生者乎願先生譜敘生平以垂示後世昔宣尼少壯至老自述其所學而弟子記鄉黨不遺日用此物此志也先生笑曰吾生平無他才能繆以文學見知得逮事 兩朝生平言語行事載在史官不可誣也安用譜敘爲顧吾念之自成

童以迄於今無一事不可告人非吾心所發吾弗言也非吾力所能成吾弗爲也吾雖不敢誇示於人然使他人爲之以文辭沒吾實豈吾之意哉顧謂毛子奇齡曰子能之爲一銓次其梗槪使吾後世子孫知吾居家立朝其質行如此毛子再拜受命譜成象瑛受而讀之因語毛子曰先生之言語行事表見於時者多矣子所記毋乃畧乎毛子曰是先生之志也余嘗以草藁上先生矣先生删者半存者半謂以是槪吾生平是吾眞面目也苟一語過其實吾反已而弗安吾滋不悅矣嗟乎先生之志若此此其德量豈常人所可及哉嘗觀士大夫之爲年譜者矣日紀月書燦然備美即守一官効一職無不纖悉羅列甚至同寮共事雖功非己出皆得並稱而先生之意不然也先生不因人而成以攘美爲恥至於贊大政與密議古人所爲歸美讓善焚削諫草人罕聞知者則慨然慕之是故年愈高爵愈尊德業愈懋而先生所欲存者蓋已寡矣曾論二十篇雜載門弟子之言而其行事在左氏傳及莊周韓嬰諸書多有失其傳者然使當日僅存曾論一書其他外傳不多見而聖人之盛德大業未嘗不於此書槪之然則讀先生之年譜於

其所紀以思其所不紀於其所不存而知其所存以是槪先生生平所云無一事不可以告人不於玆益信哉先生貽書命象瑛爲序因拜手記於簡末不敢繁辭以失實是亦先生之志也

荒政考畧序 代

三代以上有荒年而無荒民三代以下有荒民而無荒政周禮以十二政理萬民其可濟今綏恤者散利薄征而已散利卽今之賑薄征卽今之蠲一時之權宜未始非良法也後世農政不修常平社倉旣視爲具文一旦有急議蠲議賑夫大農金錢有限小民之望澤無窮非立法變通欲民無流亡何可得哉少參西山張公起家名進士初宰仁和卽以循卓聞敭歷中外垂三十年比者奉 簡書備兵淄青

天子右文詔舉博學宏辭之士備 顧問公旣擢揚

馬之才兼優吏事當事以公名應徵詔 陛下試有日矣會青大饑 詔遣部臣分賑公慨然曰吾守土吏也今歲凶民流乃微倖文墨不思安全之何以報

天子俾吾民無流亡耶於是亟上書自請還青州至則倡捐輸招流移寬徭役設粥糜所全活甚衆夫惡勞喜逸人之常情也以公之才應制爲文章簪筆侍從直分內事且業奉 召入都共覩閭閻疾苦吏治艱難曠然若釋重負亦何必奔馳數千里爲斯民計生死而公不然也昔者富鄭公爲青州河北歲凶流民就食者衆勸所部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之山林陂澤之利聽流民自取凡活五十餘萬人天下傳之以爲法夫富公身爲司牧其爲民計誠切矣公旣膺 內召乃勤恤民困若此然則良法美意固不滅鄭公其舍逸卽勞之心又豈常情所能及哉公文學政事各有元本凡所設施皆從學問出之政修人和之暇時時著書自娛頃復取古今成績與一時變通之法爲荒政考畧貽書索余序夫救荒之政公旣身試有効矣可濟一時卽可通萬世可以治一郡卽可以致天下公之意非僅臨淄百萬戶已也今天下東南苦潦西北苦旱蝗

皇上軫念宣大諸郡至運京倉米賑之誠得公數輩奉宣 德意豈復憂水旱哉余既嘆公之用心度越常情而又喜其殫精經濟因樂得而傳之使天下後世知三代以下未嘗無荒政散利薄征得其意而用之良法固在也

四川鄉試序齒錄序

蜀都山川甕奇搤絕海內以余所歷連雲棧閣之險瞿唐灩澦之奇岷江奔流峩眉秀削在西南另闢一境故其氣之所鍾才人杰士照耀史册勝國以來叠罹寇亂項又再被兵革人亡土曠滿目荆榛軺車所至有百十里無炊烟者竊意凋殘若此即使淵雲輩出亦何能操筆爲文字已復念之楩楠杞梓天實生之雖游遭斤斧而窮山邃谷中千尋之幹固不乏也入闈之日與銓部王君暨諸同事殫心蒐拔愛惜矜護不敢率意塗乙得士四十二人每拆一卷當事輙

額手稱得人余怦怦未敢信也當未撤棘時學使者馮君訥生籍三川名儁三十人驗其得失榜發售者二十有五副車三所未見者二人耳於是蜀人相傳以爲極盛余私心自喜故事試蜀無遣詞臣副以吏部郎者

天子念巴蜀甫定以文教懷柔遠人特有是命方慮疎庸病困仰負任使今幸告無罪雖不敢附以人事

君之義然而萬里之行亦差可無憾矣今年春諸生計偕京師以中卷額少舉南宮者二人皆余所取士而棼生澤達以解首得入讀中祕書諸生亦循例試縣職學官以需後舉彙其同年序齒錄請余序余乃進諸生告之曰諸生知所以序齒之義乎叟非徒明少長習禮讓傚氏族已也古人有言其人可及其年不可及謂少年壯盛其精神才力足以致用有餘耳今諸生年多二十以上即最長者亦止踰强仕可謂富於年矣出其精神才力爲　國家用豈慮其不足乎繼自今惜陰討求盡古人之無窮上之館閣臺省次亦方牧守令親民之官教育人才之寄居其位即能其職將坤維井絡之區文章若揚馬三蘇勳業若范景仁虞雍公忠直若呂陶田錫理學若南軒鶴

山以及張綱鮮于侁之政事譙韶陳壽李燾之經史李白陳子昂之詩章爭先競美皆余所取士是則諸生序齒之盛心而亦余不敏間關萬里以人事

君之一得也夫

遂賢講學編序

遂安固先賢講學之區也宋淳熙中邑人虛舟詹先生倡道瀛山朱子自鵞湖來訪賦詩有半畝方塘之句今池尚在焉朱子去貽書商訂格物致知之旨張南軒亦自蜀中寄書論學二書今藏其家蓋五百餘年矣邑博支先生以武水名宿來主學事體莊氣和言規行榘于聖人之道業身體而力行之時時進諸生論難所著講學編學者稱之謂虛舟復見夫講學非古也三代盛時天下之教皆由學校天子有太學諸侯有國學以至黨庠術序莫不有學主其教者國

之卿大夫其入而受學者元子適子與凡民之俊秀道德一風俗同抑何盛歟後世學校壞而後講學之說興始于漢盛于唐極于南北宋鵞湖鹿洞之教天下宗尚焉其後書院徧海內論議滋繁貞邪雜進有明之季東林講席遂與國運相盛衰何者教不出于學校而鶩名者失其實也今天下教化與行

聖天子方崇儒重道 御書萬世師表頒賜學宮又表章先儒六祠及嶽麓諸書院所以教天下者至矣先生當右文之世居其官能盡其職是古者設教明倫之實心也亦何俟筆之爲書始足垂示後世而先生孜孜不敢懈究天人理欲之源流析濂洛關閩之同異醇而不雜大而不偏蓋自秉鐸以來七八年間以身爲教而未嘗鶩講學之名可謂賢矣余生平不喜講學竊謂學不在講講則爲學必不實倫紀之內日用之間各循乎理之所當然出則爲良臣處則爲善士言行可師衾影不媿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不求其實而徒鐘鼓登堂旅進旅退問答數言語錄數則此老生常談于聖人之道何與彼村農里婦至性所發動待聖賢豈待講學而始能哉余所持以論學者如此先生屬余序因舉此質之夫師道不

立久矣士習輕浮人心偷薄有造士之責者又競尚虛名不復以實行爲憑故風俗日趨於下觀先生之書曰遂賢尊師重道之地不必其書院也曰講學與教育德之方不必其具文也使天下之爲師者皆如先生三代學校將復見其盛區區聚徒會講以竊虛名吾知其有所不屑已

今文短篇序

昔敖祭酒英選古文短篇上下數千年而登者不及百高古雋永藝苑寶焉錢唐諸君虎男讀是書喟然嘆興遂集近時名作爲今文短篇方于讀而快之謂虎男之界善取長也凡文之至者其言必簡上古渾渾噩噩尚已左馬文章之祖其敘戰陳讌會諸大事非不纖悉備具然言不煩而意則無盡乃知後人累牘連篇雖才氣橫溢亦由筆舌間貲不能了人謂不善用短吾謂政不善用長耳虎男之爲是選也語約而體該節短而味長舉類小而取義大九州之廣千

古之遠忠孝義烈之奇山川人物之勝與夫文史經濟窮源溯流莫不於尺幅中見之昔蘇子以簡練爲揣摩簡練之至古今長篇莫過於是卽天地大文亦莫外于是矣使徒以片言相高而無關於立言之大豈虎男之意哉謝征西八千兵走淮淝百十萬衆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數尺而有萬尺之勢嗚呼盡之矣

許貞婦傳後序

余友海寧許孝廉汝龍示余許母潘貞婦傳且屬余序蓋其族之曾大母也當明嘉靖中貞婦年十六歸同邑許釗踰年生子淮甫期而釗卒貞婦視殮畢闔戶自經死三日矣有老嫗過之曰是可活也投之藥果甦嫗忽不見族伯某素與釗郤百方窘辱復令人誘之嫁將不利於孤貞婦毀容誓必死伯度不能奪結豪家奴夜刦之貞婦負淮踰垣走至河干追者將及之仰天號慟遂投于河忽獨木浮出憑之以渡達母家依兄弟爲生淮年十九始同歸許淮尋補諸生

連舉五子貞婦年五十矣誕日召宗族會飲伯某亦至母曰伯幸亡恙氏所以得有今日伯成之也命淮酌巵酒爲伯壽旣北向再拜曰未亡人十八須所天三十年苟活者以有淮耳今淮幸成立且多子未亡人復何憾語畢趨入比宴罷諸宗族同淮入謁則貞婦投繯死矣有司旌其事其渡處至今稱獨木橋焉方子讀之不禁喟然三歎也曰嗟乎傳有之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其貞婦之謂乎事故未可一概論也方貞婦夫亡子幼挪揄者百端死於縊死於水是眞可以死矣而卒不死及乎撫孤成立授室舉孫年

且五十此時即含飴課讀受子孫之養以終餘年豈復有譏其不死者哉而貞婦顧斷斷然必出於死則何也昔者下宮之難公孫杵臼死程嬰匿趙孤而立之蓋生者誠難耳迨武既冠成人譬已報位已復矣斯時優游諸大夫間爲趙氏遺老詎不身名俱美而嬰必斷然自殺而不顧誠謂不死固無以報宣孟及杵臼也嗚呼貞婦之心亦若是焉已矣世衰道微忠孝節烈之事闕焉罕見甚且食人之祿不死其難而臣事他人取高爵厚祿方且揚揚自詡曰吾向者非不能死所以不死者以有今日耳嗟乎既已不死而又自幸其不死以視貞婦爲何如哉故君子論人於忠孝節烈之際與其不及也寧過

鄴讞存稿序

余友毛君會侯理彰德以明允著稱督撫重其能凡大疑獄悉委之君虛公推鞫成案有不當者反復詳請必求得其平而後已兩河之民翕然稱之余公車過鄴讀其讞獄諸牘委曲詳盡而哀矜惻怛之意溢于楮墨間所謂居其官能其職蓋無媿爲夫理官所以持刑法之平也其職與司寇廷尉相表裏而繡衣巡方則倚之爲耳目故貪墨畏威豪右斂跡使天下無冤民秩雖卑任綦重矣自世之服是官者不思朝廷置吏慎刑德意窺上官之喜怒以爲聽斷或利害所關則依阿兩可漫無所更定甚且徇私殖賄有入金爲曲直者矣覩祿位過重民命常輕即有呼號宛轉于其庭亦何能爲斯民平亭疑法哉無怪乎贅疣其官一罷而不可復也君居其官獨能其職使殫心久任何難弼成化理乃李鄴甫二年以內艱歸矣服闋補牂牁又抵任復裁缺矣改令欒城已非其志而遭太翁之喪里居更數歲嗟乎此豈獨君之不幸也哉余與君少同學每埒衡古今輙以不負此心相期許或者謂吾輩坐而言未必起見諸行事乃君果若此視世之浮沉祿位者何如哉惜諸牘燬于寇存

稿止數十篇而哀矜惻怛之意大畧可以類推昔歐陽永叔爲西京留守推官有政聲子瞻理開封尤決斷精敏君固學爲歐蘇之文者也後二公而居其官復以其文章發爲政事使天下後世知理官之設實有裨於民得賢者爲之皆足持平而達其枉而因使服是官者惕然於官守之所重以仰副　朝廷置吏慎刑德意則是牘之爲功又豈獨兩河已哉

梅峯課業序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論學取友之功極於知類通達而其效遂至化民而易俗由今觀之抑何求於已者專而資於人者無不盡哉蓋求已者不專則時過後學必勤苦而難成資人者不盡將獨學無友非惟孤陋寡聞抑或以燕朋廢學是故君子慎之重其事于家塾黨庠先辨志次樂羣而論學取友反俟之小成以後謂夫能論學取友而後可爲小成即大成之業不外此也後世庠塾制廢學校而外所爲論學取友者其惟會課乎

氣親志合或亦君子會友輔仁之意然士風不古聯袂招搖即間行課藝亦諠浪酣歌虛糜歲月甚且結同類爲黨援文章聲氣之禍始于一二人而中于天下國家嗟乎論學取友古人所爲與教成德之方也以若所爲是豈君子所宜尚哉青溪諸君其人皆烏衣舊姓也其齒盡終賈也其業本經傳崇先正非聖之言不陳也其行稱先服古不知有佻達之尚也其切劘之益月有課歲有程求于已者專而資于人者復無不盡使爲學悉如諸君三代庠塾之美將於是乎存而豈斤斤焉呻其佔畢哉猶憶辛卯壬辰間與

同學兄弟讀書語石山極一時人文之盛今顛毛皆種種矣覩諸君少雋殊有年不可及之嘆願閒之古人贈言之義須不忘規且諸君方以古人自處而予敢以今人待諸君乎因舉學記之語推廣之以爲諸君勉異日者以知類通達之才爲化民易俗之用而皆於論學取友時具之度非徒分長角藝已也吾郡青溪之山有峯嶙嶙秀列望之若梅花五出宋時吾家蛟峯與黃習齋何潛齋兩先生同學相繼登巍科有明三百年科名事業推商文毅說者謂得玆峯之秀諸君生其鄉或出其裔景行前哲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選詩彙删序

少時不喜觀選詩厭其排比索索無生氣然覩子美詩熟精文選理又似作詩必不可不熟選詩者心頗惟之比在館中始稍稍取選詩閱之朝廟館閣之作取材漢魏擷采齊梁三百篇以後唐人以前自不可無此體製特當時雅尚駢比昭明是選亦從其性之所近耳若謂古人之詩以選爲定則樂府古詩奇崛古奥者多矣即曹氏父子以及陶謝諸公自出性靈傳作亦復不少顧舍彼而取此何也鍾伯敬謂王粲公讌從軍諸篇多乞氣語雖似刻然仲宣實不能免

此至謂大陸一生止民動如烟四字小陸亦止天地則衛戶庭已悠二語未免過甚夫平原才具極大累處時有之安可一概詆訶耶選詩舊皆分體苦於尋涉吾友慈谿姜西溟彙而抄之各從其人而習見熟聞者去之不獨觀覽最便而文章氣運之升降亦大畧可覩余猶病其去取過恕未能快然心目歸舟多暇復取而删之汰其滯累簡其清英砂礫盡而精良出非敢謂選詩以此定亦從乎余性之所近耳夫詩未有選而昭明選之選未有删而余删之從所好一也今天下奉是書久矣舉古今共推之人人所共推

之篇一旦去之而不顧未有不見而怪焉者余習氣所不計也存之苟餖以適吾意初未嘗有意棄氏古人亦何必求合今人哉

聞乘序

余友徐君武令家貧喜著書所撰述十種析經史詞賦之源流極事物見聞之細故亦綦博矣聞乘一編則有明三百年彙所聞而筆之者也其體做世說新語其事本國史家傳與夫稗官野史爲卷二爲目三十有二余讀而善之嘆其用意深篤使三百年賢士大夫嘉言懿則粲若列眉卽壬人末技一言一動亦得纖悉具備而因使天下後世讀其書者曉然於法戒之所存夫紀事之書左馬尚矣左之重在事馬之重在人左之重事因事而得其人馬之重人因人而

得其事兼擅所長蓋未易覯矣宋臨川王生魏晉之後人尚風流言多雋永所述世說賢者資爲勸懲詞人挹其情致紀事之長殆庶幾焉武令擅左馬之才而窮愁著書獨綜三百年所聞而裒輯之夫三百年中所爲嘉言懿則與夫壬人末技之一言一動亦復何限然或分見於史傳或散寄於稗官野史數世以後卷帙散失若存若亡使賢者無以自著而不肖者反因之以藏其醜亦何由曉然於法戒之所存哉故余謂武令蒐采之廣彙集之勤學士家類能之而用意深篤則非徒掇舊聞已也余嘗有松窓雜述一書

紀數十年來耳目所經之事然皆得於邸抄由於傳聞非叅稽確覈不敢率意命筆故屬藁至今未定夫武令能取三百年已經紀載之書裒集而使傳而余不能使數十年之事成書以垂於世著述之難如此然則傳人傳事豈不因乎其人哉

斐園讌集序

余既作思古堂雅集記嘆良會不可再乃相隔旬日又有斐園之遊賞心樂事半月中兩遇之顧爲樂有同有不同思古之會稚黃諸子招飲也斐園之召則仲昭丹麓藎思琮符諸子也諸君皆西陵之秀余得遍識而定交焉樽酒相邀不問賓主其人同也論辨詩文斫衡今古雖促膝雄談言不傷虐其情同也赴思古時值藎思偕往項發三橋復遇武令遂拉之舟行相顧而笑若互易然其事同也然又以不必盡同爲快倘務循一轍是千古讌遊時必蘭亭景必金谷

趣必西園而後可耶思古門巷蕭寂以靜勝斐園泉石亭臺松栝竹木以邃曠勝遠望西湖兩峯宛然几席斐渚麥疇黃綠相映則境不必同集思古者九人畧具杭壁之盛兹遊則十有六人而鄞中牛明府由富春停車湖墅蔣子馭鹿來自晉陵千里萍踪曠然而合則遊侶不必同向時品竹調絲靡曼可聽遂至達旦此則醉石酹花轟飲盈三鼓且茱符謝絕血味酒鹽不入脣而酬應不倦情致更復不同夫同者固佳其不必盡同者亦復更佳若夫訂行前一夕零雨如絲別之時滂沱竟日獨留此風日恬熙之片晷俾

得遂登臨而適情與天之與我何如又何必感歲月之遷流悵後期之難覯哉諸君各分體賦成屬余序其事正未知季倫逸少蘇米諸公豪遊高宴亦屢有此樂否也

松溪子序

學至乃可以擬經識超乃可以續子子者經之餘也顧經義蘊渾涵不使人一望而竟挹之而愈深味之而愈永子則刻畫惟恐不盡峭厲孤雋或别爲幽深幻渺之言以自異要其旨歸初無餘蘊乃世之學者每快意於子之爽然心目而於經則對之欲臥無怪乎離經畔道者多也莊列而後以子名者何啻數百輩惟河汾稍爲近道蓋以子之識闚經之學故足述焉法言元包鉤奇弔詭彼且不堪續子何況擬經故經不可擬子亦無庸作也松溪子非有意擬子也沈深於理道之微閱歷於身世事物之故意在振起聾聵忽不禁而筆之爲書人以爲子吾謂猶儒者格言耳使有意擬子亦何難出其涵思雋氣與揚雲衞元嵩輩爭奇詭哉嘗觀松溪子之爲人矣著述名海內而非聖之言不陳交游盡天下名流而未嘗向俗客一通姓字才高復不詭於學宜其言約而旨該理精而義顯也擬子者盡如松溪豈有離經畔道之慮哉松溪子王姓名晫號丹麓爲仁和諸生以病棄去隱松溪稱松溪子云

吳仲朗先生醫驗遺書序

醫者意也意不可預定按脈立法因時辨方變化於神明之中亦存之於理而已甚不容執古法以治今也使謂守古方可以療疾無論素問難經深邃罕通即使東垣祗循乎仲景立齋務執夫丹溪肺腑能語必且笑其寡當矣故局方者古人以意爲之者也時移氣變古人之意亦盡矣能濟以我之意斯變化出焉庸醫不辨天道之盈虛人質之彊弱受病之虛實藥性之溫寒一以局方爲定引指諷氣亦似深有得者而幷誤乖彊動無生理此非敢於殺人也師古而

不得其意貿貿焉以人命爲戲固猶未談笑而殺之也內父吳仲朗先生世胄文行譽著庠序闔郡業醫者比也先世康愍公精醫蘊比部公權之皆以施方濟物爲志先生習聞家學綜羣書而神明之蓋殫心者三十年矣先生之言曰儒者之醫先明氣運廿年以前人體多熱宜用清凉近今以來人世多寒宜用溫補且服熱而誤十可救九服寒而誤百無一生故其按脈製方不必與症對而施治之要惟以培元氣固脾土爲本蓋土者五行之母氣者陰陽之總母壯則子盛陽生則陰長持論有最精者時醫莫不心非之然先生施治立應全活歲數百人或者謂先生生平所用率本理中與功而權衡之得無偏於燥烈而不知非偏也予嘗見其白痢用芩連赤痢用薑桂目疾宜寒矣而參附奏功胎產宜溫矣而石膏獲効神明變化初非執一道以爲用蓋意不前定以理之所存爲意此乃所以善用其意也先生初未嘗著書乙巳過予視痘疹勸其立說垂世始纂集生平治驗冠以論辨甫及半而歿纔十八篇而神明變化之用大畧可推使稍假以年振聾瞶而起天札豈淺鮮哉雖然趙括讀父書而喪師荊公用周禮以亂宋天下

之事莫不皆然徒守先生之書而不能神明其意參附之誤與庸醫等耳吾安得起九原而與之謀利濟哉

地理十種序

天地之靈氣在山川非人智術所能測也然自有山川以來青烏管郭輩皆以形勢驗人禍福竝侯勘曾廖賴始稱名師故頤地理之說興而人皆惑於禍福大江以南至有數十年不葬者其始審覩吉凶因循歲月究且日久人繁議同棄舍欲厚其親而不知已出於薄誠不可解也古者三月而葬傳曰卜其兆域而安厝之儀禮亦言冢人物土夫既卜之而又物其土宜即安得不求吉壤審形勢吉毋失其時是則仁人孝子之用心已矣仲父太學君博聞彊記少時即

究心地理嘗從華師相地輒指某也吉某也不吉往往不爽自是益心喜自負躡屐登山窮覽古規格其學以形勢為主晒棄時流以為不足語蓋潛心此中者三十餘年矣比年聚書益多皆諸家秘本而犀精為最所謂讀雪心賦以後諸地書以前不可不亟讀犀精也夫犀精一書余未得涉其旨趣顧念禍福之說中乎人心漸且沿為風俗彼忍於忘親者無論已即或甚愛其親而貧者詘於貲富有力者又且展轉悠忽任之不得其人求福得禍比比而是而一時挾技求售之徒目未見全書輒倚羅經往來公卿士庶之門曰吾以相地孝之形理背謬茫無徵驗至使聰明有意之士深鄙其人以為不足語而所謂潛心力學者又未能使其親安然妥寬鬼仁人孝子之心固如是哉叔父既精心此學而復得其書以廣其識於以妥先靈開示當世當必有大異乎流俗之所為者顧學之數十年而未嘗輕試何也倘亦學愈高志愈慎固有不敢自恃者乎嗚呼難矣今年秋議盡出十種書行世不果大兄捐貲刻犀精叔父貽書屬余序因質以所見如此世之讀是書者曠然於山川形勢之故而確為自斷於心不為流俗所眩惑而挾技求

售之士從此得新其聞見以為福於天下庶其有當乎余生平不諳技術第念拙守一官二親尚厝淺土近又有妻子之喪南望涕零形於夢寐明年史事竣擬乞身歸田里求所謂犀精者而讀之與諸君子訪求山川以畢吾志然未知何如也語曰穴在心不在山人不能存此心以孝其親而徒倖營吉壤彼眠牛伏狐豈智術之所能及哉

演禽數學序

演禽數始於黃石公衍於子房孔明轉於劉誠意其術上參天道下極地理中究乎人事丹禽修煉宮禽行師今所演乃時禽也取二十八宿所屬之鳥獸配五行貫六甲通乎四時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辰彰往察來益亦奇矣某君頃始學之請余爲序余生平拙於技術凡星算占卜以及琴奕丹青樗蒲六博之類庸夫賢于所能爲者皆茫乎不知所由入何况於數顧家世受易易以言理亦以言數理立而數行乎其中故自河洛以來有一定之理卽有一定之數吉

凶禍福各因乎其人所自致所謂儒者信理不信數也演禽之數亦若是焉則已矣若夫禽之爲義或亦原於庖義乎昔者聖人仰觀於天文俯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類情通德爲萬世言數之祖今以絕不相關之鳥獸演之中乎人事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非荒渺而不可信也况其說兼通於八卦倘亦有與圖書相爲表裏者與吾聞之業成於專荒於雜天下之務莫不皆然誠守是書而益精之以理推數以數窮理將通於易可矣京焦管郭夫獨非以數名者哉

丙黃尚氏家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所以昭信紀實重本篤親使後世子孫不敢忘所自也葢枝分派衍之際系序易淆非筆之於譜將數世以還茫然不知祖考所自出或相視如秦越焉故家譜之作於蕃衍之日者誠亟而作於遷析之初者尤不容緩也尚氏之先出於內黃東長固里世以武功顯至邑佐素侯君始舉明經佐尹淳安蒞治九年循聲藉甚今年冬奉檄護遂篆寧靜安閒澹然無事古所謂仁厚長者也一日手家譜詣予曰吾家世居燕左始祖武德君迄今十世載

在舊譜不以煩君聽獨念吾父邑庠君生吾兄弟齋志蚤殞兄騰鳳 開國初從平藩征粵有功除高要武城司署邑事遂偕三子占籍粵東吾幸叨恩選待罪鄰封今已五男二孫矣早失怙恃兄弟睽違冀北海南時移地易心竊懼焉因筆爲家譜且授字命名俾毋紊祖考以昭信也君曷爲我紀其實予聞而善之葢凡族姓之始歡然一父之子也久之而親者疎矣又久之而疎者遠矣矧分疆異地系序闕焉其相視若秦越者勢也君當政事之餘惻然念祖考所自出既有系復有圖用心可謂厚矣異日者君與兄之

子若孫各祖其祖雖南北懸殊而按譜以稽森然有
序譬諸黃河之水千里九曲穿龍門過積石以達於
海其始固同源星宿也讀斯譜也油然而孝敬生藹
然而禮讓接重本篤親毋忘所自是則君之志也夫

茶坡方氏族譜序

茶坡族兄錫公氏自為諸生即蒐輯家乘己未計偕
京師索余序適余應 御試旋奉 命纂修明史未
有以應也今年錫公成進士復以相屬余乃舉卮酒
告之曰君亦見夫治室者乎經之營之又從而垣墉
塗塈之室乃成矣然久之不能無敝壞也循其舊而
新焉繼起之難常與創始等君家遜齋府君之自東
郭遷茶坡也嗣續紕祖誕啓子孫所謂創始者也少
參公承之篤宗祊明系序斯觀成之會矣然距今又
二百餘年族益盛人益繁親者不能無疏萃者不能
無渙散聚族而新之是所望於繼起者矣蘇氏曰國
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
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為不善者其父兄相與恐
曰吾夫子毋乃聞之夫所謂赴於其家而畏其聞之
者果何以得此哉必其德足以式鄉閭不則爵高齒
茂為族人所仰望者也自宗法不講父兄之德未嘗
先而子弟亦不復率其行畔道戾志相習為固然而
一二爵齒具者又多不能自愛飭羣起揶揄之於是
鍵戶緘口漠然若于衰無與而族之敝壞遂不可復
振嗟乎凡吾所謂族人其始固一父之子也漸而至

於習爲固然又漸而至於漠然不相與此豈故家世族所宜有哉君幸承世德而又膺 國家俊造之選是祖宗所式靈而族之人望爲表率者也嘉與父兄子弟敦本篤親以睦九族豈徒騶從呵導赫然後鄉人光寵已哉今之爲是譜也推逸齋府君創始之心與夫少參公黽勉觀成之業明少長別親疎舉族之父兄子弟循習於孝弟之經睦婣任恤之意使夫出入相親有無相恤疾病患難相扶持男事敬於外女職修乎內毋侈靡驕佚蕩其心毋詬誶德色傷其氣毋游閒聲色貨利易其性情士農工賈各有常業以

事祖考是則錫公繼起之盛心而亦逸齋諸公所重有待於後人者也昔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言創承之難也惟逸齋府君克昌厥始惟少參克舉厥中惟吾錫公克嗣厥後凡我族衆尚其共勉之無忘世澤矣哉若夫吾家世望河南黟侯之裔蔓衍天下固諸宗所自出少參公業裁爲前集無俟余言爲也錫公歸以此送之并書爲序

章氏族譜序

邑中多巨族而人繁物阜家學相承莫若章氏章出齊支庶初封鄣後去邑爲章唐末仔鈞公刺建州夫人練氏有全城功建人德之墓在府治內余嘗讀其遺碑寫之太息子十三人蔓延海內邑所傳則第三子仁嵩公後也章既世有令德而又居當山水之勝自鳳林達于龍津背三台面鍪峯鬱然秀蔚者爲珠淵派出北郭而西界連嶔山崒嵂而水清冽爲貂山派二派上下相望戶口殷蕃財賄饒沃自宋以來薦紳子衿代不乏人可謂盛矣然其所以盛者非無

故也家世勤儉敦尚淳樸其士大夫修詩書明禮讓以教子孫氓庶之家力田服賈各勉所事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守望捍禦相助故能保世滋大數百年如一日藉令聚族而居士農工賈無常業將游手游食邪侈相尚先世詒謀之善蕩然盡矣亦何能世承令德歷久而弗替哉顧二派分處譜系之修闕焉未講成都承浙舒城諸公先後編輯率因循未就吾友范山系出珠淵既舉進士始合族人而重修之支分派列粲然有序傳不云乎治國先齊其家范山之敦倫睦族若此異時出而服官移風易俗使民藹然知敬

愛其父兄教育其子弟其道不外乎是矣吾家曾王母封太夫人實出貂山家助教侍講兩叔皆珠淵婿而侍講配章宜人死難最烈則范山姊也今會同諸父子又皆壻吾門兩家迭爲婣好故稔其世德甚悉吾聞之源遠者流必長根深者枝益茂章既以閥閱甲里中從此尤加勉焉敦勤教儉勿替厥澤使後之志氏族者知吾邑名族莫盛于章氏且知章氏之盛由于世德是則范山修譜之意而亦章之祖若宗所深望于後人者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二派之裔尚其毋忘世德也哉

東南輿誦序

戊午春　詔舉博學鴻辭之士今撫軍宛平金先生暨少司農嚴先生皆首以象瑛應時先生方長御史臺其實心實政固已嶽嶽朝端澤及天下矣丙寅初夏先生自閩移鎮兩浙象瑛迓於三衢時霪雨暴漲田廬漂沒數百里人民緣岸哀號先生俯詢災黎憂形詞色輕舟往返躬閱捐金分賑昏墊之民賴以存活者數萬家是時先生之澤甫及東浙而遐邇聞風已手額稱慶而咨嗟歎慕之及建節武林首宣

聖諭條分縷析申誡愚蒙不數月政化大洽諸如禁苞苴抑奔競課士卹商和輯兵民以及增高市橋拓棘闈號舍實心實政卓然見諸施行而尤異者杭城民居稠雜火患最甚先生齋心禳除復製礮以救民得無患丁卯夏大旱步禱天竺旬日間澍雨霑足夫至難感者人心而不易弭者天變天且可格而况食德之士民乎象瑛年來就醫會城親覩先生善政種種而軫恤民艱輾轉不遑之意仍不減目擊災傷時於是歎先生愛民之誠憂民之切宜其深入乎人心而不能去也兩浙士民歌頌載道偶一裒集而詩文且盈笥篋都人士編次授梓傳之久遠夫感恩慕德

人有同心故恩施偶及有一飯不忘者矣匹夫爲善於鄉有爲之流連弗置者矣彼古之所謂良吏者循分盡職不過一政之美一時之澤而其民謳吟贊歎光流史冊矧先生以節鉞重鎮百寮之所表率十一州郡之所瞻依一舉措而當一興舉而宜其利及於民者何如而謂此塗謹巷祝果足紀其萬一哉然不可謂先生之實心實政不於此少徵其概也獨是先生弘才懋德節在

帝心從此乎德升猷施及寰海天下之人將謳吟贊歎之是集也豈獨吳越一方之幸也哉刻成屬象瑛識末簡幸附門牆因舉先生之實心實政如此輿論攸同非敢阿其所好也

黃氏族譜序

西澗黃氏世有令德其人多淳謹有萬石家風自毅齋公諱始以明經歲薦自時厥後沔陽學正應元河池丞九官寧波教授九功雲和諭正中選貢金華世德相承一經授受文學行誼之士後先鵲起常數十人里中薦紳行者首推焉予家里閈相望曾王父壽寧公與雲和公以師弟爲昏姻今選貢公配耆且能者予祖姑也先王父復與雲和弟太學君相友善予兄弟讀書語石雲和孫凝禧同筆硏又最久蓋交好者五世矣黃氏旣爲邑望族先世胤基公梁太清中由湖湘遷遂安珠水任公再遷東郭崇二公自東郭移市心先公復自市心卜居西澗其家譜創於道宗公前後凡三修沔陽兄弟增飾燧鈇先相國實序之所謂地靈人傑世德高門是也距今又六十年生齒益繁舊譜漫漶諸文學乃舉而更修之支分派列而遷遂始祖則斷自胤基公可謂核矣方沔陽公修譜時閩人黃理黃中攜漢太尉宋涪翁二像及海內黃姓名族彙成十二冊詣公約同附梓公閱所刻牽合傳會與家譜異乃謝之其人拂然去嗟乎家之有譜所以傳信使人知祖宗所自出也攀援蔓引動侈華

冑甚且合先世之源流御他人之祖父繪爲遺容撰爲傳贊自欺欺人恬不知怪而人之披其譜者亦不復考據眞僞見簪紳赫奕輙相顧歎爲巨族於敦本睦族之道反漠然若無與河陽公於此不誠有過人者哉予嘗謂冐宗之辠與辱宗等年來編次家乘凡受姓以後悉列爲古系而遷遂之祖始自震四公其間訛舛脫誤槩以史家闕文之意通之自謂頗有當於傳信之義今黃氏之譜亦然蓋世俗相沿廉恥道喪知此者蓋已寡矣今年養痾西泠選貢公冢孫雲英亦寓湖上偶及兩家譜牒嘆所見畧同雲英請予

序因書此告之黃氏子孫旣曉然於祖宗所自出從此敦本睦族毋忘所自而又修詩書典禮讓本先業而光大之以上承乎累世傳經之舊使後之讀是譜者謂江夏世德乃傳信如此其裨益於人心風俗豈獨一家已哉

孫節婦孝節録序

爲節婦難節而孝更難孝姑章兼孝父母則尤難余於孫母壁節婦不禁三歎也當節婦之刲股療其夫也爲侍婢所窺以爲自剄也奪之而夫以死煢煢孤兒相依爲命其不堪告語者正多也及姑病手足耳目皆廢節婦刲股療之病果起使救夫之時婢不疑而奪之精誠所格安知不以愈其姑者愈其夫乎是有天焉節婦固無如何矣未幾舅又病奉飲食伺湯藥潔衣襦指使僕媵舅安之而不知若此者豈不難哉然而婦道宜爾也節婦吾友只嬰之女也只嬰年

六十餘未有子又大病女旣嫁而婺詎能兼顧乃節婦延醫禱神備殫具饘食俱廢者四十餘日而只嬰亦遂得生於是迎養於家置一姬以侍今只嬰垂老而獲子者節婦之賜也善乎只嬰之言曰忠孝節義苦事也不苦不能爲不耐於苦不能再卽再爲之亦不能久且刻而節婦兼焉昔者麗嬀乳姑孝於姑而未聞孝於舅緹縈代父救父之生而不能延父之後節婦豈巾幗中人哉　國典婦守節至五十例得旌表節婦明年壽五袠矣孤鳳翩錄只嬰昔堂記事徧求名人詩文爲母壽余過由溪與只嬰班荆話舊只

要屬余序因書此報之嗚呼若節婦者可以風矣

健松齋集卷之二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序

益都先生佳山堂詩序

昔孔子刪詩一言蔽之曰思無邪夫詩以道性情而思者性情之所發也思出於正貞靜專一可以感人心易風俗不得其正而雜用之其憧憧往來於吾心者蓋不知何如矣故欲治詩先治思思固詩之本也吾師益都馮先生文章行業 朝野倚重者三十餘年自官侍從至掌邦禁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

業孜孜勿替輔政以來經綸密勿仰佐太平士大夫皆能稱道之乃先生政事之暇正襟危坐門無雜賓與二三及門揚扢風雅發爲詩歌纍纍成帙象瑛受知先生又得與邸第接近毎入侍輒命取新詩授讀竊意先生遐齡碩德爲 國元老即稍自娛樂亦何所不可顧乃勞神瘁慮如此先生固曰吾非欲以詩名夫人精神有限思無窮不善用之將聲色貨利雜然不可復問矣故吾以詩靜吾思非必與古今詞人較工拙也嗟乎世固有貞靜專一若先生者哉未有詩而思赴之既有思而詩又絡繹赴之一日之中治

其思如是豈復有雜然者往來於吾心乎然則先生之詩先生之思之所寄也貞靜專一之極發於性情止乎禮義潛移默化乎人心風俗而不自知以相天下視此矣在易之艮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孔子正樂又曰雅頌各得其所夫易言位猶詩言所也思適其位則詩復其所矣故思正詩亦正也依永和聲與宅揆亮工僉命周南召南豈泊然一無所思者哉佳山堂詩刻成因推先生所以作詩之本若夫性情之發若者風若者大小雅若者頌門弟子既各述所見余小子何足以知之

大司農梁先生詩集序

象瑛下國監儒獲游今大司農真定梁先生之門先生文章在翰苑德業在中臺出其緒餘軼蘇辛而駕何李象瑛幸竊窺一二然未敢請也今年僑居錢唐先生從子允植適宰是邑刻先生詩詞若干卷象瑛受而讀之輒歎先生之志無所不周而特於詩寄之也夫詩所以言志也志在廟廷其詩必莊以肅志在田野其詩必靜以深志在天下國家其詩必淵厚而廣博是故古之大臣入侍清華出領幾務其忠君愛國之志往往見于篇章持之忠厚發之和平非必與

一時詩人較工拙也蓋所謂詩人者非有廟廷田野之異其趨天下國家之煩其慮也故其志易竟而其詩易工若夫名卿鉅公其人既繫天下之重輕其詩亦遂移易天下之風氣何者懽愉之日志易荒而拂情之來志難定也先生之由禁近而領度支也朝野倚重三十餘年矣時海內承平侍臣皆優游暇豫使稍自荒逸亦何事不可自娛而先生籌國餘閒時時賦詩以見志蓋以詩爲教視惜陰運甓加勤焉丁未以後境稍殊矣單車歸里無慽容　特詔起田間亦無喜色夫進退之際改其常度者多矣一觴一詠不

志　君父此其志豈易窺乎且今天下亦甚順而農矣冠蓋于邇卒繁于伍日費數千百萬之金錢致豐

宵肝當其任者非仰屋嗟咨卽急治末而忘其本耳經營勞瘁之餘誰復詩詞贈荅宴然若無事如先生者哉然則治亂何常惟大臣之志足以定之志定而治成其象先見于聲歌而非僅于詩寄之也今試讀其詩掌邦禮以前莊以肅者其頌之遺乎歸田諸什氣靜而思深殆得于雅乎兵農禮樂之大瀟勞登眺之章淵厚廣博者十五國風之正聲乎卽以追美風人之志夫奚媿焉昔蘇子瞻爲歐陽公所取士其作六一居士集序稱公生平大端而獨謂其詩似李白夫品行如歐公較白誠遠甚于瞻蓋卽公詩擧其似耳先生文章德業今之廬陵竊就所爲詩論之包舉漢魏變化三唐其體無所不具而忠君愛國之意則類杜甫然甫不得志而僅托之于詩先生志在天下國家而姑卽詩以遂其志持之忠厚發之和平然則先生之詩先生之志也徒以詩論先生又豈知先生者哉

陳際叔集序

士欲以文名天下傳後世非多讀書而厚養氣未可易言也讀書如居肆然球玉綺繡以及粟帛器用無一不具而後應天下之求而無不足養氣者譬若培風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必多讀書而後識始精養氣厚而後力始大苟非綜貫古今而又無淵博靜深之氣以持之淺才末學不數見而易盡矣陳子際叔讀書養氣之士也爲人端嚴淳謹有太丘遺風爲文縱橫浩博包羅萬有蓋其讀書也鎔經鑄史根極理要卽九流百氏之言無不窮微而抉其蘊而其養氣也閉門埽軌足不出里閈授徒講學外絕不知繁囂綺靡之習夫人纔解操觚便自許名士或好爲新奇詭僻之言以自異要其所爲名士又皆被紈襲綺聯袂酣呼招搖市井亦曾有如陳子者乎卽以陳子之文觀之大約三變始學爲秦漢繼從事於六朝近乃好爲唐宋大家自世俗論之似乎每趨而愈近而不知其以秦漢爲體六朝數其華八家達其氣讀書多而養氣厚固不可以一人一體名之也余少時讀西陵十子詩心向往之今得與陳子居接武爲予評點詩文雅相推許余雖深邦陳子亟思

得其文而讀之然未敢請也陳子願盡出平生著述
屬序余方驚怖其言而又烏足以序之要以陳子之
爲人序陳子之爲文讀書養氣固莫陳子若也夫必
讀書養氣如陳子而後可以爲文文顧可易言乎哉

學文堂文集序

少時聞椒峯名歎其高邁能以古文爲制義然未識
其人也丁未之役與椒峯同舉進士始一見於禮部
往來訪謁每苦不值余又臥疾蕭寺卒未能得其文
讀之蓋音問遼濶者十年餘矣甲寅避亂錢唐與毛
稚黃諸子約爲古學稚黃歷數今海內之能文者首
稱椒峯且曰君同年交好顧未識耶余媿悔良久亟
假椒峯集觀之姑無論詩文所至何者爲史漢何者
爲韓歐大家何者爲漢魏三唐即此卷帙之富已令
人望洋而怖乃歎余之淺陋誠不能知椒峯宜椒峯
以余爲不知文未嘗與之言著述也今年謁選京師
椒峯訪余驩甚自是時時過從爲余點評近藁頗相
稱許葢前此余固未知椒峯椒峯亦未知有余也夏
日過寓齋索所爲學文堂集椒峯以濕於水請俟他
月余笑曰君固謂我不知君耳水濕奚傷焉椒峯乃
亟致全集且屬余序余受而閱之浥爛幾不能理手
自披揭三日而畢喜皆完好所損者數篇耳雖未即
窺堂奧然可見余之傾倒椒峯至矣夫椒峯之才視
余不啻十倍余復何能序椒峯顧吾思之文章聲氣
之合非偶然也尋常交遊無論已余與椒峯同年邦

合其傾慕之私相見之難且如此今幸同官冷曹得以殫心書史椒峯其有以教我乎顧椒峯學識淵博從此進焉不知更當何如余將焚膏繼晷求進古人之無窮譬之追風之駿瞬息千里策駑駘而逐之恐終瞠乎其後耳持此復椒峯是余之志也若夫其文之爲史漢爲韓歐大家爲漢魏三唐諸君子序之詳矣余誠不能知椒峯亦安能序椒峯之文哉

孫宇台文集序

論文首秦漢而何古今來爲秦漢者之少也作文動言秦漢握管操觚又何爲秦漢者之多也夫所謂秦漢者高古簡質存乎神理氣骨之間非可句竊而形似後秦漢而文者莫若昌黎廬陵然其所以起衰傳世實皆自出其才與古人相遇於神理氣骨之間故屢變而不失其眞若使僅求於字句則雖才如韓歐而順宗實錄五代史諸編論者尚不無遺議焉況其下焉者哉李獻吉倡爲古學舍八家而遠溯秦漢以上其于左國規規求似在當時非不快人心目然于篇一手始而慕之繼且厭之正如摹倣古彝鼎規製工而眞氣盡無怪乎言秦漢者多而能爲秦漢者之少也吾友孫子宇台以文名海內者數十年其文無所不有而得於秦漢最深蓋其神理氣骨之間實能高古簡質與古人相遇若謂其何者似史遷何者似班范迹求之而有所不可也況其撰述之富溢而爲六朝分而爲八家固有屢變而不失者歟然則才如孫子而後可言秦漢文如孫子而後可爲秦漢也余學識淺陋未敢窺古人堂奧然生平所嗜頗尚雅健絕不喜拖沓之習故於孫子文有深契焉孫子論余

文亦謂意在儷體兩漢不屑爲猥薄余雖不敢受然亦可見吾兩人之所好矣今天下不乏作者苟無高古簡質之氣變化於神理氣骨之間而徒侈口秦漢即日取孫子之文讀之烏足以知孫子哉

毛稚黃十二種書序

錢唐毛子稚黃彙其所著書十二種屬余序余合而觀之竊歎著書之難也夫所謂著書者才與學是已才人賦姿超絕馳騁古今其藻思逸情風發雲涌固已極文人之能事然學問未深或者叩之易竭乃學博矣而才力不足以貫之則亦漫無統宗不可收拾若夫深心靜氣初不使人可喜而流貫六籍綜覽百家發爲文章閎深與衍不能測其所至若是者豈不難哉毛子以詩文名天下四十餘年海内著述家蓋無不知錢唐毛先生者余自避亂居武林始得與毛

子定交毛子方病甚臥起小室中積書滿案其神穆然自是時相過從毛子縱談竟日夕不倦凡古今升降之由人事物類之變與夫經史之源流學術之同異詩文之得失四聲六韻之通變莫不元元本本窮極指歸余每造之未嘗不退而心折也蓋嘗觀今之著書者矣出其所長不難分席濂洛企踵韓蘇欲與李唐詩人相頡頏然淆駁雜出雅鄭並陳要未能不謬於作者于是穿鑿以爲理學而理學誤剽竊以爲古文而古文乖掇拾殘瀋以爲詩詞而詩詞敝至于韻學之微茫然不知徵據其承譌襲舛又無論焉夫

著書將以名天下傳後世也而弊且若此求其爲毛子者復幾人哉然則毛子之書皆毛子四十年精神之所聚而學問之所流也今試取其言觀之或爲理道之津梁或爲議論之淵海或斟酌風雅或綜覈音韻要皆卓乎有見信而可徵所謂不得已而有言非孟浪搽瓜姑藉以爲名高者等也談者或嫌其理學則旁及二氏詩格又時逮溫李一時諸君子往復辯難然參互諸家往往獨成其是人亦不得以此訾之今夫水源于崑侖支分派別放之而爲江河蓄之而爲池澤其大者奔騰澎湃汪洋浩淼不可窮止其小

者亦細涓微風自然成文固非薔滴蹄涔可以同類而並觀也毛子之書亦若是已嗟乎文章者不朽之盛事有學無才常苦于繁重而不能舉而有才無學雖勞費筆墨卒未能極聖人之規矩假前哲之闡見此柳州所以慨歎也然則著書垂世豈易言哉

龍理侯集序

千古文人毎不欲盡見其才杜工詩不必於文爾司馬善文不傳其詩屈宋之騷賦周辛之詞曲皆是已近世誇多好勝若一體未備即不可言文是豈今人多全才古人反有所未足哉古人自審其精苟有一長必殫精肆力於其所得故其詣力所至亦遂單行不朽今人廣求博鶩毋論才力有限即少極徧敏然自壯至老精神亦復有幾故古人不欲以才見而才傳今人好盡見其才而才未必盡傳非古今人遂不相及也余嘗持是說以論文乃今于龍子理侯頗有

不然者理侯負雋才著名東南最久伯氏二爲與余同舉南宮毎稱理侯豪邁無書不讀亦無體不兼余頗訝其言人非通才安能遽至是會　詔舉博學宏詞備　顧問著作之選一時文人應薦至者以百十計理侯裒然在其列余竊私喜欲得理侯文觀之且以驗余言之當否也理侯來京師名籍籍長安中余又以不得即見爲憾冬十月理侯過余即贈余詩才氣雋軼余乃驚歎艮久二爲稱家弟豪邁固如是耶乃理侯出其近集屬余序余誠不能序理侯然觀其詣力所至既無體不備亦無美不兼則又大喜悔余

之矣言而理侯之才爲不可測也夫余所見者近作耳今理侯以文學事
主上天祿石渠中爲理侯首推一席從此出其雄奇淹博之能而復殫精肆力於其所欲得於以鼓吹休
明佐
聖天子右文之治豈必與古今才人較偏全哉兼者傳專者益傳余不復輕論天下士矣

王仲昭合集序

文章家騈體宗六朝單行師八家八家之不可爲六朝猶六朝不可爲八家也葢單行之文風厲泉涌如幽燕老將叱咤風雲見者辟易引之香奩閨閤之間雖力求其工豪風正是難掩騈體引商刻羽縱金戛玉譬之珊瑚秀骨臨風正恐飛去强以高視濶步則悖矣故潘陸徐庾不必以單行見長而韓歐諸大家亦不復出于騈麗古人各有所長卽各不相强非獨理有難兼勢亦有所不可合也蘇子瞻始欲擅而有之然觀長公表啓俊利有餘而工整不足夫以子瞻之才豈尙有未及哉才大者思不能精則兼之益誠難也吾友王子仲昭素以才藻名所著騈體一時傳誦久矣今余來錢塘王子投以桂山堂集豪邁縱横不可一世余始讀而疑之固猶然王子也何才思殊絕乃爾乃王子固非可一體名也葢王子少工六朝之學屬詞比事鏗然若出金石邇始棄其所有肆力爲唐宋六家之文如天馬行空不可羈捉又如瞿塘峽水四十八灘迅利無比余乃渙然釋喟然歎與騈體者固王子單行者亦王子固如是其才大而思精也猶憶余少時雅尙聲華間爲古文長篇苦于束縛

排比迺年來從事秦漢八家然落筆為齊梁體製已無復向時聲偶矣以視王子不誠有才少才多之別哉王子諸集一時名人序之頗詳今以合稿問世頣屬序于余余閱歷此中多矣於駢體服其思之精於單行見其才之大蓋分而觀之各自成其為王子合而論之猶然一王子無疑也夫文章之道專之難兼之更難王子能為其難者其真可以自豪矣哉

安敘堂文鈔序

余與會侯幼同學會侯少余一歲制義之暇相與學為詩古文辭會侯為余序四游集言之詳矣甲寅之亂同携家僑居錢唐與稚黃諸子相切劘游余兩人意氣豪甚日以文章朋友為樂事一時詩文詣余者必過會侯從會侯游者亦必及余十數年來兩人姓字著于篇帙覺有闕一不可者於是東南之士往往方毛並稱夫古之詩文齊名者若李杜若韓柳若王孟蘇黃以及近世何李之屬大率才足相當學力復相敵故並傳不媿若余與會侯毋論才學短淺不逮遠甚即其神僊氣王視余衰病亦何啻數倍余何敢望會侯然則今之稱方毛者蓋謂西陵流寓固有此兩人耳若云並駕齊驅余方瞠乎其後譬之駑駘躑躅安能與騏驥爭先後哉會侯向有松皐集行世今復刻安敘堂文鈔余兩人交最深不可無言以序其首然病怔忡且益甚會侯與稚黃皆以屏絕筆墨相戒因書數言以見余之傾倒於會侯者如此若其文之典年邁進卓然名家海內久已共推之無俟余言為也

梁冶湄詩序

兩湖之間多長吏而古今所傳文章政事獨推白蘇兩公蓋其才既卓越而復精心吏事職舉政修人皆樂業讀西湖讌飲諸詩想見其盛焉使無兩公之才而又不能以時拊循其民奔走簿書碌碌無足輕重則雖點綴亭臺金碧輝映旦去官而暮已易矣其湮滅無聞亦奚怪哉真定梁君之宰錢唐也世其家學所著古文詩詞衎奇綺麗各極所長自服官以至報最 璽書獎擢士民攀留借寇又復數載識者謂君文章政事度越兩公無疑而不知在君更有難焉者

蓋白蘇當無事之時疆場晏安人物殷阜六橋花柳固足娛心悅目即工作勞民而人不咨怨所傳兩堤詎可望之今人乎其水光山色詩酒勾留宜矣若君蒞任風俗政教已非唐宋之舊其民鮮衣美食外極侈靡之觀而戶鮮蓋藏人多爭訟非一日矣邇者八閩告變兩浙震驚凡饟餽之煩浩夫役芻茭之驛騷郵符使車之雜遝羽檄紛馳師徒雲集使香山眉山處此當亦不免彭澤歸來之歎而君處之裕如政事之暇論詩文禮遺逸兩峯三竺之間樽酒豪吟晏然一如無事嗟乎軍興以來吏治幾何矣能者以材武著功名弱者且席不得煖君獨以文士經營戎馬之間雍容吟咏而邑無廢事謂勞逸不同時古今人遂不相及是豈知君者哉即以君之詩觀之分長箋體備與兩公分題倡和于瞻當亦傾倒固無論白家老嫗矣然則君之才誠不可及而非時之所得而限也余獲游司農公之門知君名已久今來西陵見其勤敏通練即受廛如余亦得緣通門之雅安飧食而樂交游則君之文章政事可見故序君詩而論其才與時如此錢唐才藪也從君游者皆一時知名之士異日紀載風流將與兩公並美余得附僑寓以傳則幸

甚矣然則君之詩之傳又豈時之所得而限哉

胡匏更詩序

閩匏更名近十年今始識其人澹靜古樸顏學道者其詩無所不有而樂府爲最夫樂府難言矣漢去古未遠郊廟登歌自爲質與之音魏武之奇子桓兄弟之秀樂府中又于各擅一體亦各肖乎其人晉宋而後稍涉輕冶杯槃拂鳩體漸薄矣杜工部冠絕今昔新安石壕出塞諸篇不襲樂府一字明初朙多作者惟空同推獨步蓋神明而得其意故能以其樂府爲樂府也近世動言擬古練時日天馬而下如上之回聖人出上邪諸曲規規求似覺體製所存不必有其

事而不可無其語夫樂府繼詩之亡者也觸境寄情靈變窮渺後人且不得其解不知其意何言擬古耶故不輕擬樂府正以存樂府句蟆蛉而字土偶吾未見其有合也匏更之樂府未嘗有意擬古也或悄然以悲或懌然以喜或愀然以思或穆然以嘆或泱漭奔騰累數千百言或短篇數語濟宕言外於厥旨歸往往不謬於作者至其五七言諸體勁渾者學唐秀練者學晉魏談理寫致亦時有宋元人近其筆壘作樂府人乃有此敦體奇矣譬之服古之家几案炙彝漢法製其人竹冠裋褐悠然有淳古澹泊之遺郎閒植奇花時龍小石閒遊綺閣曲房不害其爲古也余謭陋未敢窺古人堂奧然觀世所爲樂府輒嘆其索索無生氣故因匏更之詩一及焉黃山白嶽夙稱靈藪意必有振起風雅之士匏更歸試以此質之

黃山詩序

予既跋江君黃山圖矣君復出十餘年來閱歷黃山詩屬予序予讀未竟輒嘆君之私有黃山也夫黃山雖欲境然名勝天下所共有天下之人不得而私之何論新安哉君顧取而圖之詩之若貯之襟袖而引之几案是何私據其有也既復思之君之私黃山非私也何者黃山自浮丘容成以來天下人知有黃山矣未知黃山之面目何若性情又何若也有君之畫而黃山之面目見得君之詩而黃山之性情亦見詩以補畫所未及畫以佐詩所偶窮使九州之廣千古

之遙人人皆知有黃山且使人人之意中夢中耳目中皆可寢食坐臥乎黃山則皆君之公之也今試讀其詩有蒼然孤松者矣有峭然怪石者矣有冷然流泉軒然古寺者矣詩耶畫耶蓋不啻登蓮華之頂與羣真往還而酬唱焉已然則君既圖之而復繼以詩公乎抑私乎吾恐天下人不得而私者浮丘諸公又將爲君私之矣

牛潛菴詩序

天下惟靜者可與言詩蓋靜則才斂而氣沉思深而致遠舉凡懽愉怫逆之來皆不足以動之發爲詩歌雋永淵深使人慕其才不能測其所至孔子刪詩一言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靜之至也後世惟陶元亮宴心真寄其詩外樸中腴讀之浮氣俱盡蓋本乎其人之性情非可易言矣上黨牛君潛菴以富春令擢佐吳郡未行余始見之于斐園私謂仲昭諸子曰君恂恂若不勝衣而襟度如此殆所謂靜者乎人之靜者詩必靜吾當于君遇之已與君泛皐亭讌湖觴呼

酒彈棋澹然不改常度即或興會酣舉于縱譚劇飲時一往俱有靜氣所爲詩歌變化古今雖感慨中來而緣物寫意絕無牢騷不平之鳴蓋自靖安再補富陽兩宰劇邑可謂煩矣政簡刑清民以寧一暇則杯酒臨江憑弔千古在懽愉之日其靜固自若也今停車湖墅三年矣樵時感遇羈旅離愁或未能免而處之穆如蘸飲登臨往來酬唱詩遂纍纍成帙夫詩所以道性情也性情所寄動者易竟靜則難窺君隨遇而安視向令爲何如哉余避地西陵獲與君數晨夕今君刻詩湖上余適赴補入都不能竟讀君貽書屬

序舟中書此應之并報仲昭諸子天下惟静者可與
言詩吾向見其人今且讀其詩矣

孫豹人詩序

別豹人先生五六年天外冥鴻不可蹤跡葢未嘗一日忘溉堂也癸亥秋奉　使過燕山意先生家于秦倘得策杖同登驚人句豈必定思謝眺乃遙望燕城悵惘彌日今春放舟南下客有言先生在武昌者亟渡江訪之握手問勞不知身之在客也相與遊洪山登黃鶴樓尊酒縱譚因得盡讀別後諸詩大畧數卷中歲不多作而古健質直旨趣遙深即偶然贈荅之作亦感慨蕭涼各有其故於陶杜間自出一手筆薑桂之性老而愈辣詩固如其人耶余自力疾西行棧雨蠻雲備歷艱險雖山川靈奇足供眺詠而良朋羿闊筆墨所寄以詩爲侶而已豈意盤旋萬二千里乃復有故人哉然則是行也於山見二華終南棧閣瞿塘之勝於水見滹沱汧渭涪閬巴峽之奇而又得遇先生且讀先生之詩舟車勞勞差可以無憾矣先生不得意買舟浮洞庭泝長沙將復遊京師夫自先生之歸輦下諸公相望久矣余且晚還　朝待先生於慈仁松下出新詩讀之其於陶杜間又不知更何如也

張仲張詩序

文人筆墨所寄其人之生平因之柳子厚詩文峭削雖當登臨觴咏而幽憂沈鬱之氣若不能自解故常坎壈終其身人生升沉得失孰若蘇長公然其襟度軒豁毋論廟堂之作颷發霞舉即黃州惠州諸詩酣暢淋漓使人神爽究之習苦得甘境遇不足以窮之然則欲覩其人不若讀其詩即其詩固可得其人已余初未識仲張戊午同以薦召遇之長安邸舍中通外朗絕無城府是歲秋復同事京闈余分校壁經仲張得毛詩深思廣覽欲得真才以毋負　簡命益心

相期許久矣乃仲張以同經之累奪一職愛仲張者謂循例預入粟大農可幸無罪仲張信之遂以被論去邑人之災無不爲之搤擥太息仲張頋自若也夫是非之際人所難忘使他人處此必且憤懣不平上書自白即不然亦感慨牢騷悲天憫人以吐其幽憂沈鬱之氣而仲張樽酒賦詩始終無一言嗟呼其難也已今試讀其詩入　都以前流連景物類乎風被薦以後春容應制近乎頌自挂吏議不復多作詩間有吟咏蕭然遠寄有小雅之遺焉然則未知仲張之爲人當讀仲張之爲詩詩可以觀信矣韓昌黎曰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余謂天下原無不平人自不能平耳苟窮愁拂抑之來而皆以平心處之豈有難遣者仲張既舉進士復以文學徵今雖扁舟南返無愚溪嶺海懷鄉去國之悲而又得優游田園以奉其親東海之濱所爲寄其筆墨者較坡公當必更適而豈與郴州較生平哉　國家需人甚亟以仲張之才宜無不可者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仲張生平出處早于詩信之咄咄書空吾知其有所不屑也

橋西草堂唱和詩序

古今唱和詩多矣一唱則衆和此唱則彼和大抵才必相敵境必相等然使才與境同矣而性情有未合其詩未必工也雖工亦不傳是故金谷蘭亭無論已後此若裴王若元白若秦劉皮陸或共侍朝廊或偕游丘壑有唱必和若出一手此豈偶然哉交以專而篤性情亦以習而深也余僑居錢唐諸君子詩文淵荅極一時之盛而所見性情之合無若丁顧二君者二君負雋才同生世胄而安淡泊處境又同故無論平昔昇好即此草堂一集江雨欲來秋花滿砌聯牀促膝尋酒詩成其性情詎相遠乎然而素涵之詩靜以愉㘅中之詩婉而多感何也蓋素涵忘世緣物寫意絕無牢騷不平之鳴㘅中年少方馳騁而顧困於病撫今弔古一往思深要其所寄一也余前過㘅中留飲橋西草堂招素涵以疾未至悵然者久之今讀二君詩始嘆向猶未値素涵耳使傳觴共酌其爲唱和當不俟風雨夜話時余旅人草草聽擊鉢豪吟惟應從壁上觀矣然則二君之詩傳謂錢唐有丁顧比之裴王元白諸公倡余和汝豈偶然者哉

麗雪崖詩序

戊午冬余以薜舉候　召試與清苑陳謫公論詩謫公負奇少許可獨稱任丘麗君雪崖謫公之言曰今天下詩學微極矣麗君文而不縟質而不俚有風人之遺焉且性謙退善下進之當不止於是余聞心識之今年春與君同　試體仁閣自是數相過從貌清弱恂恂若不勝衣每朝會儕輩雜處雖笑關睨目默坐若不欲多與人事者余意文如其人乃讀叢碧堂新詩高古蒼朴一往輒有真氣其野雞尖鹽池諸章奇崎散壯有絕近杜甫者然則形貌固不可論人文而不縟質而不俚惟君能爲之亦惟謫公能言之未可與今之學詩者道也吾聞任丘當南北之衝濱滄海枕滹沱土高氣厚代多奇人家丞祭酒兩邢君後高達夫劉文房皆以詩名中盛間今大雅不作久矣積衰之後必將復興中條滹津之間有繼高劉而起者其在麗君乎惜謫公歸不獲貰酒慈仁松下出君新詩與之快賞其晨夕也雖然謫公今之奇士嘗貽予書生平從不耳食非目見不肯心折獨於余恨相見之晩又云不樂爲無關係文字夫君與謫公交久度非耳食可知今天下習爲酬應文體卑靡求所謂

關係之文蓋少矣君之詩出乎性情止乎禮義求明
金馬著述之庭不朽盛事豈止五七言已哉君素余
序其詩因以藹公之言告之謙退善下眞有不止於
是者寄語藹公余不能測其所至矣

顧向中詩序

余序僑西草堂唱和詩而知向中之婉而多感也韓昌黎曰歡愉之辭難工窮愁之言易好夫詩必待窮愁而後工則是金谷蘭亭必盡幽憂憤鬱之士若曹陸王謝皆不可與言詩矣昌黎之言非謂能詩者盡窮愁也蓋人幸值宴安父母俱存疾疢不作尊酒獻詩亦其常耳若夫窮愁之士其歷境也艱其憤患也遠離騷不平之感觸緒而動詩即工工即傳矣向中非窮士也而所見愁困之境無若向中者向中八歲失怙恃鞠於王父母年十二王父母復相繼沒煢煢

孤兒何以自立乃向中少負才內綜米鹽外通賓客即結褵納采之事皆身謀之長而有子方期馳騁文場展其生平鬱積之氣而忽遘奇疾纏綿於藥餌者十餘年夫孤如令伯病如長卿古今傳之然困苦難堪有若向中者乎宜其言之婉而多感也向中意氣豪爽所交皆一時名士新詩高邁不羣余尤喜其秋興諸章寄托高遠不獨追步少陵即以合乎小雅怨誹不怒之義蓋亦無媿然則向中之詩之工實從閱歷中得之宜其言之婉而多感也向中刻其詩屬余序因書此告之夫素位之義隨遇而安非必盡窮愁

也君今者有田廬可以自給有子可以自娛有良朋詩酒可以自樂回視二十年前恍如夢寐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蓋自今學至于溫柔敦厚可矣蕭騷不平非詩人之正也向中曰然竊謂君知我耳今乃有以益我徵君何從聞此言乎然而言之有餘慼矣

毛允大燕游詩序

山川名勝待人而傳非人之能傳之也因乎其時焉時而遠也一日江陵馬當七百里詎非快事然或日月淹留舟車阻滞洞庭之風彭蠡之雨常有不能自必之處夫地既待人以傳而人又必需時以遇使時會不相値下且重負山水哉故山水之勝以時遇尤以才傳毛君允大遊 京師自發里門至入都阻兵阻風舟居六十餘日豈已久矣在他人處此索索都無生氣而允大登金山弔蕪城泝黃河觀魯連射書臺憑眺太白酒樓一丘一壑一觴一詠皆有蕭然自

適之意觀其詩章意致高遠覺停舟寂寞時反若因遲迴以暢其幽異然則地無論遠近時無問遲速才人固無不可也允大天才敏麗詞賦詩歌滔滔不可窮止尊人顓思君與余共筆墨最久顓思文章有奇氣允大攙之人比之眉山父子今
天子詔舉文學之士允大名列薦剡子虛上林且優爲之丘壑之觴詠何足與較遲速哉余嘆允大之才能使山川生色因書數言以序其首

羅脩峯詩序

三百篇楚獨無風而江漢士女之歌吟散見於二南非必屈宋始爲騷賦祖也李唐詩人如杜審言孟浩然皮日休皆楚產而子美起襄陽遂爲千古風雅之冠盛已有明三百年中李賓之吳明卿主持壇坫隆萬以後天下之詩一變於公安再變於竟陵雖矯枉過甚所尚各有不同譬之終日厭甘肥一旦與之啜茗烹泉未有不快然喜者詩固不可無此一種也羅君脩峯生漢陽本二南之遺風以詩名楚者二十年庚申舉明經北上余遇之長安邸舍握手如平生歡

癸亥夏再來京師以詩屬余序余適病怔忡危甚不能應稍間卽奉使蜀之命力疾西行君過余爲別約以臘月待於漢上是時方立秋比竣事還過楚而晴川芳草已青矣君飲余鏡堂旋同遊洪山登黃鶴樓往復唱和得盡讀所爲詩歌高睨濶步居然楚風而爾雅溫文風流蘊藉猶不失二南遺意於楚材中當是李吳二公一流又無問公安竟陵矣數十年前楚人主持風會一時之見遂與氣運相盛衰大抵豪放蕭颯之意多而溫柔敦厚之致少夫衰極則必盛天子好學右文賢士大夫皆無不風雅自任以楚詩爭衡海內其將在羅君乎君不得志於有司將復入京師夫京師風氣之所聚也一時賢士大夫又皆知君且有與君善者試以此質之或以余言爲不謬也

程兼三詩序

天子勤學好文詔公卿百執事舉博學宏辭之士一時徵書徧海內士之能詩文者莫不待詔　闕下於時新安程君兼三遊京師裒然舉首余從江君長六得覯其所爲文顧旅居咫尺未相識也一日介朱君續菴以其詩屬余論定而爲之序余遜謝久之朱君貽書引輪囷離奇就正繩尺爲喻而責以古人贈言君子切劘之義嗟乎朱君於程君好友也君之才度知之素矣亦何藉余言且君業以文學召出其所有何難使天下才人望而辟易顧乃抑然善下就拙工

而問繩尺哉朱君之言曰程君負才不偶所爲詩未嘗輕示人嘗讀子撰著輒嘆曰必如方子乃不媿作者今幸同薦辟故介余而以詩來請嗟乎余何敢望作者哉今之以　召至者不少矣薦者稱其才受薦者亦競以才見孰肯退然若不足如君者然則君之虛懷誠不可及也雖然君之詩朱君旣知之矣而貽書敦迫以成其友且如此意君抑然善下固有以感之乎夫交道之衰久矣君才而能虛其志實未可量朱君不妒其能而又致諸同人以求合乎贈言切劘之義嗚呼又豈可易得哉

詹文夏詩序

余初不知詹孝廉文夏巳未歲文夏與家兄雪興同客西江余兄弟相別久未聞也今春蜀歸過武昌飲徐子星卽山樓讀其與文夏唱和詩向往久之繼偕諸君遊洪山從俞子掌天贈行册讀文夏所爲七言古詩于是始眞知黃州有詹孝廉矣越十日文夏訪余寓齋執手驩甚已復屬掌天索余序其詩余病久不能應然卒不欲辭益深有感於文夏之交誼至厚而詩遂因之以工也夫文夏與掌天傾蓋定交耳其與掌天別幾時矣掌天將遊滇亦已久矣文夏方客

江州相隔千餘里於此而澹漠置之亦何損於厚且使掌天竟入滇卽繾綣無盡之意亦何由達乃文夏從笥中得其詩必反復屬和情見乎詞而掌天淹留鄂渚又若故遲其行以待文夏之來來而贈之以詩是有數存焉非偶然也從來賦物之旨難工言情之詞易入文夏朋友之情如此其詩豈有不工者哉然此猶近日題詠耳向時泛彭蠡濟潯陽匡廬栗里間裴回靑衫司馬舊蹟所謂縱筆成詩者必多惜余行迫不及讀家兄方里居當亟往問之黃州有詩人如文夏吾兄旣與之遊而不吾告何也

鄧唐山集杜詩序

往見桐城鄧君集杜詩歎爲天工人巧俱絕今年謁選唐山今出所爲部門集杜詩索序屬詞比事愈出愈精不知其爲杜爲鄧君也夫古今人相去遠矣其性情言語不可强而同也取千百年以前之人之性情言語必欲使出於一人一時一事豈有合哉且夫少陵當日流離遷播齊魯秦蜀荆楚之間所爲得之於心而矢之於口者千四百五篇中前後既非一致即起少陵更爲之境易情移亦豈能悉獲其故乃君之工如此覺少陵偶然吟咏皆若預爲今日而設者

自非千四百五篇貫串於中固未易易也雖然君今既作令矣千言僻壤簿書期會足煩令君者諒亦有限從此集古今詩人之成性情言語當必無所不合然吾所望於君不以此也少陵生平忠愛至以稷契自比終老不遇姑寄其意於偶然吟咏之間彭衙石濠新婚垂老諸篇惻然詩人遺意焉使其得一命而用之必且有以自見今君縮符百里即事爲民貧然勞來教養未嘗不可以治天下之道治也少陵不遇而托之於言君即其言而見之於事觀風問俗其爲集杜也大矣於其行書此告之

健松齋集卷之三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序

王仲昭賦序

賦者敷陳之義其原蓋出於詩前世作者孫卿屈平猶有古詩之意宋玉以下馬班揚左以及潘陸徐庾非不璀璨一時流聲金石然淫浮靡麗極矣唐人以賦取士由今觀之膚近都無餘蘊而名卿鉅公率由此出蓋上以是求下以是應有固然者今天下尚制舉義士之負才好文者詩詞而外間爲六朝小賦自娛至於漢魏體製作者絕少豈真撰造邃邈古人蓋

唐宋以後山川地理人物事類名稱不古即連篇累牘終歸凡近然則包括宇宙綜覽萬物長卿所謂賦心誠不可得而傳即經緯宮商纂組成文亦豈易言哉仲昭素負儁才所爲騈體衣被詞人者三十餘年而古力單行復濤怒雲涌不可窮止客歲遊京師值天子廣求文學仲昭名列薦剡所爲賡盛詩一百韻高華流麗一時文人既已歎而行之乃復殫其精力爲瀛臺長白二賦夫禁苑之邃深豐沛之遙隔耳目所未經傳聞或憂失實而仲昭顧纚纚言之聞其成

瀛臺以三日長白五日同人從旁覩之落紙揮毫狂呼獨絕昔左太冲賦三都精研皆著筆硯猶且積之十年仲昭顧敏麗若此豈今人之才固勝古人耶吾誠不能測其所至然而敷陳盛美蓋已極矣雖然仲昭之爲此非必鋪張揚厲與古人爭工拙也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武帝讀之飄飄有凌雲之氣至慼不與此人同時而杜甫進三大禮賦乃不得與清不三詞同受寵遇文章似有幸有不幸今仲昭坎壈數奇頗類子美而侍中之薦已幸比文園

聖天子徵書徧海內研京練都仰副側席者將接踵

而進鼓吹休明其以此爲嚆矢也哉余需次一官經年苦未能就窮愁寂寞日與病俱仲昭顧屬余序且曰非子寧不載片字夫三都紙貴必假皇甫始傳仲昭顧聘自喜復何藉余言乎三復斯文蓋不覺霍然而興矣

陸冠周詩序

西陵詞閥之盛首推陸氏余自與紫躍左城周稚勇子員楊發爲亂所驅未得謀面即知有景宣先生遯兩先生然未識其人也丁未之春梯霞評余閩贛諸相推嘆心嚮往之非今又入九年矣去冬携家武林大行殉節已久景宣先生亦超然物外梯霞過余寓兩報謁皆不值左城遠客武昌拒石復避地河渚弇念聞聲數十年皆不得一數晨夕可嘆也春初過余子武令始得識冠周冠周則景宣令嗣而鯤庭諸公猶子也世其家學文名藉藉吳越間所著詩鈔根柢漢

魏變化三唐其高遠古秀在筆墨之外較之雲間家學似爲勝之余嘗嘆詞閥之家非徒門第相高也蓋粱紈袴無論已即使簪紱盈庭而書卷之氣不深終非俊物安得風雅相承人人有集如陸氏者乎余喜冠周之才克世其家而又饑景宣諸先生終身不得一見梯霞左城邈邈不可覩見冠周即如見諸先生焉若冠周年未強仕出其神力學問將不難追踪古人東吳家世又豈獨以詩名天下已哉

和陶飲酒詩序

人無日不在經營計慮中獨至飲酒頹然自放之際其性反一往而真故真氣不死於醉鄉留之閒于曰衆人皆醉我獨醒夫惟獨醒所以爲左徒也使其沈酣永日豈至行吟憔悴哉然而劉伶之荷鍤畢卓之抱甕李白之捧硯脫鞾一時與會古今以爲美譚倘時時效之人人爲之名教中幾無樂地矣何者醉則真醒即假也後世好言擬古無論折巾墮馬即醉中之言亦往往倣之如陶令飲酒諸詩折腰歸去把菊東籬天下事皆托之於酒庚非僅沈湎麴糵者當日

之胸中人且不得其故何易言飲酒哉不得其意而猶襲其言吾不知何解也李子潤滿示余環山周君和陶飲酒詩余未識周君意必屏視塵俗倣元亮乎或有托而逃焉者乃周君方需次爲令視淵明束帶見督郵時且復有待而顧取其言規規求合倘亦有不得於中者耶今觀其詩忽而求仙忽而學道忽而懷古忽而憫時忽而自憤自解覺意有所托時不必盡飲飲不必盡醉一達其胸中之所有而絕無規倣古人之意其六章有曰劉伶醉非真阮籍狂豈是是真善飲酒者矣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吾安得中山千日之藏與醉鄉諸公齋飲畢生平哉周君刻其詩介李子屬余爲序因廣其意如此李子曰周君自道其真固然矣子非周君又烏知周君之意乎余笑而不應姑與之飲酒

龍二爲西湖雜詠序

至杭必遊西湖湖遊必有詩固已大率遊不厭喧詩不厭熟夫西湖山遠水秀自與人相遇於性情之間乃徒以習見習聞應之無怪乎畫舫笙歌分題賡和而山水之性情不屬也望江龍君二爲卓犖負奇別且十年矣今夏來湖上余索所爲近詩君歎曰吾遊西湖屢矣不賦詩無以謝山水必爲詩又無如此習見習聞何也吾當俟吾性情之所至耳余深服其言蓋余生平游歷頗多紙墨惟聖湖咫尺未嘗出一語意正謂此乃君遍歷名勝兩湖三竺悠然其懷即斷

碣荒祠亦莫不憑弔徘徊信宿忘返旬日中得詩詞四十餘首境必搜奇語多剏闢蓋自是湖山始得佳客矣余因思天下游人決不可無才才之大者即事寫心每出于見聞之外即習見習聞者入其中亦不難變砂礫爲金液人患才少予患才多吾于君信之矣雖然西湖秀絕寰中二爲才雄江表其性情相感發宜也乃讀其詩若有慷慨中來不能自已者何哉夫深心斯世人其志原別有所寄耳目之所及忽不禁而遇之于詩然則君自言之亦惟君自知之非習見習聞所能道也

仲兄雲巢遊吟草序

余兄弟幼承先大父家訓經傳而外稍涉詞章之學十年來同登共研一堂之中自相師友實有天幸焉伯氏高亮出沈宋仲氏警秀學鮑庾余少宗滄浪喜聲華爲變愈多茫無定體未嘗不羨兩兄之卓立也甲午長兄刻沚園偶吟余亦謬爲秋琴之舉二兄自越吟諸章外概未授梓夫自戊子迄今馬首南北蓋亦久經閱歷矣憑弔山川抒情寫志積之既多而存之愈慎夫不欲輕刻詩所以善其詩也今年秋始以詩行余思吾三人向皆菰蘆中倡和耳吾兄幸舉

進士高等行且出而治民無帖括章句腐其才無窮通遇合休其志無寒暑課校挫其氣無車馬塵齊其身心由是而詩焉託根漢魏取材三唐變化于有明諸大家吾何能測其所至哉抑聞之詩以道性情而君民之間性情所由見也瓜壺告主龜茨哀時杜拾遺石壕之篇元道州舂陵之句若有休戚肥瘠在其字裏吾兄試一諷咏焉風人之志非僅吟花賦月已也余所爲序兄詩者如此

韓醉白詩序

詩以道性情也至性所感一往而真無論末流浮薄不足累其生平即辭氣文章亦無所用而纏綿篤摯獨以其意孤行天地之間發爲詩歌亦遂高遠深厚使人不敢以詩人目之故不知其人視其詩而欲知其詩又當視其人韓子醉白在江都得詩名最早意必風流蘊藉江淮間一詩人耳甲子醉白來京師余適病甚不得見聞其呼酒豪游悲歌忼慨于朋友患難之際不避生死晝則流涕相對夜歸經營其家事一時義聲傾動長安中余竊嘆今天下安得有是人

亟往訪之而醉白已扁舟歸矣今年就醫錢塘醉白亦在湖上握手論心真不難出肺肝相示夫余特傾蓋定交耳而纏綿篤摯已如此其惓惓故交自非徒文章聲氣之末也今天下朋友道衰久矣常時樽酒論文賦詩結社歡洽不啻若兄弟一旦緩急閉戶搖手莫敢出一語甚或傾軋翻覆棄之如遺此其爲人視醉白爲何如哉吾聞醉白少孤尊人文適先生當城破時一門盡節母夫人以醉白託老嫗得不死嫗殁爲持服盡哀夫忠臣孝子高義之士皆至性之所發也醉白不忍死其親即不忍薄其嫗又豈肯漠然棄絕重負朋友乎使天下之人皆醉白谷風可不作矣試取其詩讀之發乎性情止乎禮義高遠深厚皆有纏綿篤摯之意以持之其人傳其詩之傳益無疑徒以詩人目之嗚呼豈知醉白者哉

吟圃詩序

粤自桐峯文梓以還晨露卿雲而後音律肇于蘇李倡和極于曹劉風雲月露之詞競數陰何庾鮑圭璧琳瑯之製爭稱沈宋王楊太白仙人始創奇于采石少陵詩史特表望于浣花正聲已遠繁響漸多昌谷攜囊鬼疑王孫之句幽憁緘怨入傳淚于之名小杜之雋氣雲流短李之精思綺合于鑒泳固稱別調較大雅殊媿元音詩學寖衰唐風乍謝宋儒律參訓詁不無豆重榆暝之疑元人譜叶宮商空歌花落鴉啼之曲有明纘舊風習重新青田義烏闢荊榛于詞苑

信陽北地霸鐘鼓于騷壇要以法極四深體全九準珠璣滿斛何難長價于雞林冰玉為心當使滌毫于雪椀欲兼厥美實罕其倫吾友經傳奕葉巘樹一時髫齔受書羣誇王粲弱齡蜚采座擬禰衡傍博物于文江萃珍奇于學海況復翡翠筆牀時親棐几琉璃研匣屢續蘭膏交遊盡墨客吟傳登覽徧枝峯莖嵆故其新篇芍藥舊製葡萄不必借彩鳳于羅含受毫鷲于郭璞固非灞橋覓句得擬其淵渟酷嚢苦吟足方其警挺也漢才無揚鳳萋少江花一徑松濤恰笑窺園董子半畝蕭火漫擬閉戶潛夫竊從吮墨之餘謬測諧聲之始上邪天馬意取調歌杯槃拂鳩詞堪節舞無論齊梁漢魏迨夫唐宋元明惟觴詠以成篇斯會心其不遠欣茲珠玉近出金蘭盟薔薇之露拜手下風焚玉蕤之香傾心上乘允宜裝之錦軸麗以縹囊擲地作金石之聲發筍賭雲霞之氣揚今抑古我實恧于風人結采含華君何慚乎作者

毛行九詩序

吾師相國益都先生好賢下士先後館西軒者皆海內名流最後爲毘陵毛子行九先生既以清靜𣷭泊門無雜賓又好吟咏退食之暇正襟危坐行九寄其旁書卷外無一言及他事花辰雪夜置酒南窻或招致及門文學之士徧遊名園觴飲萬柳堂分題限韻毛子輙擊鉢先成以是先生雅重之嘗謂余曰行九文行卓卓度非長貧賤者葢先生之待行九與行九之所以受知先生者如此使行九側身相門日招搖不稍休潚坐豪吟獨無以自見先生亦何取于行九而禮遇之然則覲人於其所主行九之生平槪可見矣行九年少負儁才所爲制舉業閃壘中尺度其詩清新秀逸有唐人風夏中出翰香閣詩屬余序余適病且行九方有事秋闈出其魁壘拔出之才當不難得志有司乃捬發則又報罷矣嗟乎才如行九顧憂貧賤耶抑遇合有時未可以得失論也昔曾子固名未立歐公爲之延譽謂曾生之業大者固已魁壘其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子固歸爲文贈行夫士生斯世得一知已可以無憾歐公於子固惓惓若此而子固卒亦以功名顯今行九之才卽未[illegible]何如子固而先生今之歐陽也數年知遇視古人爲過之亦何必以一時得失爲戚戚哉吾聞行九不得志將省親延平夫𨕖州之津雷煥劍飛處也行九遊其地斗酒詩成將與豐城劍氣相輝映遙望東南見𠀠閶之墟有寳光熊熊觸牛女而直上者必毛子之詩也於其行書此爲序

胡樞部詩序

自韓退之歐陽永叔論詩謂必窮而後工於是世之言詩者遂以詩爲幽憂窮苦言愁遣憤之作夫古詩必窮始工則是三百篇後定推郊島而王謝機雲皆不可與言風雅矣唐人如張燕公高達夫入參侍從出領節旄其詩高邁雄偉絕非寒儉可擬蓋窮愁之士忳鬱無聊發爲詩歌使人可悲可涕若夫履豐席腴耳不聞悽楚之音目不覩儉儳之氣適境怡情往往引人入勝詩固因乎其遇未可一概論也山陰胡君智修生長華閥周歷諸曹無紈袴綺靡之習所著

谷園詩一時名流歎爲秀絕頃奉　簡書備兵寧夏
天子念君文人不欲煩以邊事復留佐中樞君優游暇豫登臨讌賞之會與二三僚友樽酒賦詩其適境怡情豈郊島所能望哉然後知詩之工拙存乎其人因乎其遇固未可以窮達論也前明三百年間李獻吉王元美皆起家郎署振興詩教一時倡和之盛稱前後七才子今諸君子政事之暇多以詩自豪君周旋其間登臨讌賞所爲助其詩思者當必更勝頃亟以寄我使天下言詩者知閥閱家學有元本郊寒島瘦輩不得藉口韓歐之論輕議天下詩人也

陳平樂集序

余將去武昌過羅子魯峯爲別得値黃陂陳君平置酒半出所爲集唐詩余披讀良久不覺慨然歎息曰昌黎有言歡愉之詞難工窮愁之言易好信然哉當君舉進士司理南陽是時天下承平服官循職無所爲幽憂悽惻之音也迨補令平樂瘴雨蠻烟已不能無萬里投荒之感乃不數年而逆帥叛矣平樂距桂林近明末喪亂之餘人民稀少公私無餘畜君與邑人袁進士密山誓衆守積四十餘日求援不至賊遣兵來攻守將以城降君倉皇棄妻子問行走梧州乞

師制府憐之爲聞於　朝
上念其勞下部議事平優敘於是君馳驅軍旅凡數歲大兵平粵西議補懷集令又令署梧州郡丞君以親老辭歸嗟乎君之棄家請師也覩申包胥南霽雲何異哉然謀同築舍孤城陷亡愛妾孤兒十數口皆罹於賊可謂悲矣君泣血從戎齎憂悽惻一寄之於詩蓋藉古人之韻語寫萬里之悲哀猿嘯腸啼一字一淚而屬辭比事出乎自然若李唐數百年之人之詩適爲君今日而作者即君亦不自知其何以工也向使優游太平即淹貫風雅亦豈能慷慨動人若此

哉然則窮愁易工皆古今忠臣孝子幽憂惻不得已之所爲也余雖未習君然與密山同鄉舉平樂之陷密山出萬死迎 王師且結義勇具芻糗以待天子異之特超授九列間關荼苦在密山可無憾君崎嶇患難久卒未能遜格外之賞遇固有幸有不幸哉余既歎君之志家報國得人臣之大義而兵戈擾攘中組織全唐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有風人遺意因序而歸之君今耆耋無意功名矣詩酒之暇回憶當年死如蔘寐取此集觀之得無悅然自失也哉

秋水堂詩序

制義與詩異道乎文以趨時詩以言志故能文者不必詩善詩者不必文也然詩與制義竟異道乎文攷達聖賢之蘊詩亦原本風雅益人性情故長於文者無勿詩工於詩者無勿文也雖然難言之盖自制科以時藝取士父授師傳必以此爲青紫之資詩騷詞賦稗荈視之曰吾他日得志工此無難耳至問其所以爲詩則茫無所解而世之自命爲詩人者又輙高自矜許唾棄一切見夫綴葺爲時文者鄙之若浮瓜斷梗於是彼此相傾漫然不知所合嗟夫制義之行幾百年矣守溪荆川爲舉業宗匠其詩高渾有唐人風明詩推李空同而所爲制舉業裒然大家徒守偏勝之見而不深原其所合豈通論哉蔣君波澄以制舉義名於時所選持義精嚴意殫心此中或未能窃攷風雅乃覩所爲詩分長備體駸駸乎風人之遺余謂君亟出問世俾海內挹慕流風視君所論定之文以移易天下之風尚讀君之詩以導揚一世之性情因文以傳其詩復因詩以傳其文合王唐北地爲一人無難矣何者竒之則分原之則合通於詩文之藴者初無異道也

鄭生詩序

昔夫子論詩興觀羣怨極於事父事君夫詩三百篇皆古忠臣孝子所爲作也忠孝之外別無所謂興觀羣怨屺岵致思几筵生感以至聚居獨處歡愉憂鬱皆有纏綿悱惻之意使人讀其詩想見其人蓋非徒鳥獸草木工吟咏已也鄭生懋嘉年少負儁才余識其文闈中藹然忠孝之旨顧未嘗以詩名及罷春官遂肆力於詩歌樂府古詞卽寄予數詩駸駸乎唐人風格余竊歎生年未三十鋭意詩文如此其進當無已時也乃披其全帙一吟一咏皆有纏綿悱惻之意

蓋自其大父水部公剏休園以詩文自娛尊人侍御公繼之文行藉藉朝野間兩公旣卽世生孤幼所謂園亭竹樹幾鞠爲茂草矣今年始加整葺與二三同志唱酬其中於是休園之盛復倍於前日嗟乎方水部公剏休園時豈僅園亭竹樹修遊觀資觴咏已哉蓋將使後人世守之無忘先業也使子若孫不能光大而式廓之雖園亭竹樹無恙於祖若父無與乃生之不忘其先已如此吾嘗登蕪城眺望隋堤竹西諸勝所謂歌樓舞榭已荒草迷離無復向時名勝而鄭氏休園獨巋然不改其舊盛衰興廢之數固有待人而持之者歟雖然水部父子旣並祀鄉賢宗其名[illegible]昭然在人耳目責有不止於是者生能益光大而式廓之忠孝所感較園亭竹樹當必更切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嗚呼可不勖哉

駱叔夜詩序

山陰駱君叔夜與家兄雪岷同舉明經文章聲氣重一時爲余序秋琴閣詩今且三十年矣君兩宰嚴邑輙榮吏議家兄李荆州補令合肥亦以詿誤去余嘗與家兄論舊事輙嘆君之才何難俯拾一第即不得已小試爲縣令通敏强幹亦何難遽致通顯乃幽憂怫鬱放廢以老可歎也乃君意致豪邁絕無愴戚可憐之色縱橫忼慨益發之於詩戊午春　詔舉博學鴻辭之士海內名流與君同敦槃者皆應　召闕下鄙陋如余亦得厠名諸君子後竊意徵書下兩浙當

無踰君者乃毛君大可來則君已被薦一上督辭旋報罷矣嗟乎制科之不復舉久矣

天子稽古右文士之淪落不偶者皆得以文詞祓知遇此真君見才之日乃君舉於有司而不得入告家兄既上名於朝而部議以停罷不行升沉得失何前後若一轍哉君之意蓋曰吾窮愁放廢由不能隨俗俯仰今老矣奈何俛首求人然則君於此誠有隱然不欲言者人爲之要非人之能爲之也今君放遊過京師病且日甚而言論丰采不減三十年時其詩識愈高格愈老才氣益奔放而雄渾雖蕭騷不平之中風流蘊藉有詩人遺意幽憂怫鬱所得於詩者如此宜其千巖萬壑放棄而不顧也嗟乎人情何常之有伏居呻吟望一官如在天上迨閱歷其中束縛周旋未有不索然味盡者君閱歷此中多矣今扁舟吳越樽酒賦詩視余輩碌碌晨夕委頓不復成一字其所得何如乎斯時即虛一席待君吾知其有所不屑已君自題其詩乃曰悼日月之已老痛白首之無成得無尚有未達也哉

葉郴州贈言偶存序

臨海葉君修中集其數十年來友朋贈荅之章與夫宦轍所經大夫士庶之歌咏總而名之曰贈言偶存夫聲氣之同非盡衆交游後耳目已也朋友之合以道士焉之感以心道不足以孚乎人則雖交滿天下意氣勢利之私於性情何與心不足以感召乎隱微即兩岐五袴之歌日至於前而自顧多慚君子以爲其辱殆甚故觀人者於其言聽其言也而人之生平槪可見矣君鍾石梁華頂之奇爲諸生即以文章名敦槃之好無不知有葉君者自筮仕迄今益務爲延攬嘗扁舟西湖縱遊大江南北賦詩載酒一時名流又無不樂有葉君者令潛江守郴州皆以政事稱楚之士大夫頗能言之讀投贈諸章何入人之深也嗟乎古道不復存久矣向使道不足以孚人而心不足以相感召即言人人殊亦何能各極其情有如此哉然則君之所以致於人與人之所以樂致於君者蓋可知已君性至孝年未艾投牒奉母夫人歸養前年春詔舉博學鴻辭復以親老辭謝夫孝百行之首也君行成於門內又如此吾知家庭聚順之際道愈尊心愈篤所以致於人者當亦愈切安車蒲輪豈必舍此而他求哉余與君交幾二十年長君天士從余遊知君最深天士倅廬江奉君手書屬余序因舉此歸之天士年少克世其家試取是編反復焉曉然於我之所以致於人與人之樂致於我者皆非偶然而合則凡出身加民獲上信友之故取之庭訓有餘矣

健松齋集　卷之三　序　三

徐武令碎琴詞序

余嘗久武令百和詩有美指星光學月光之句蓋以武令多情甚祿中饋丞虛代供甘旨哀淑配而美新姬正以重武令毛子稚黃以爲善立言然將縑比素未知武令多情果何屬也一日過武令出碎琴詞示余其音淒切使人不忍竟讀始信余言不謬而武令之信有情也夫伉儷之悲不必房幃私昵也其人之賢之美實足留連感慕乎人心即鼓盆而歌終爲矯情物外唐文皇英武尊貴猶入宮嘆失一良友何況荀奉倩潘安仁哉武令始賦碎琴詞以寄其炊臼分

叙之慟而復索名人百和詩以寫其錦衾角枕之歡令試取其詞讀之或觸境以興懷或緣物而託意不必皆出于悼亡而一往情深無非悲感覺正字碎琴軒軒豪舉武令碎琴聲哀絃絕有百和愈不可以無碎琴爲若徒以三韻百篇侈其綺麗柔音曼調不且令蘼蘩主婦死痛靡蕪哉雖然鍾情之極哀樂皆能傷人武令既憾無少君之術致影燈前而百琲眞珠又縈繞心曲而不能遣吾恐武令將不勝情矣稚黃子謂情癡無關名教盍爲武令謀之

諸虎男著柯詞序

數十年來詞學盛於西陵余所見諸賢製作莫不人握蘇辛家工周柳其未經寓目者不知柳浪新聲更何若也諸子虎男詞名最久諸公間共推挹余嘗出北郭訪之舟檝未便悵然中返翌日虎男過余出著柯詞相示憶余壬辰癸巳間雅尚詩餘每當鳥語花明時輒選小令數闋家仲氏倚而和之邇年車馬勞勞無復草堂筆墨虎男顧向余索序辭之二八麗人新妝炫服見者將嚬乃復詣過時老嫗問嫁衣裳豈不令人笑絕邪虎男詞娟秀流麗中時具清挺之致

曉風殘月固自靡靡動人即使鐵板按歌亦復慷慨淋漓唾壺欲缺虎男之才眞無所不有矣聞虎男下榻富春杯酒凭江臨風酬唱西臺子陵釣臺東望浙水海門之勝宜其才情與鸞嶺龜山相映發也余誠不足序虎男即使嚼梅花盥薔露讀之豈足當旗亭老樂工哉

毛會侯詩餘序

往與會侯讀書語石山書卷而外間作小令自娛家仲兄倚而和之會侯不屑也十年來都已殘棄而會侯歸自漢中避寇居城西始好爲草堂花間之學比至西陵與諸少年相酬唱纍纍成帙今別又一年矣會侯補令浚儀詞益工貽書京師索余序夫詩無所謂餘也正聲焉爾陸機曰詩緣情而綺靡於是言詩者以綺靡爲尚而風雅之正亡矣梁陳而下遞變爲詞曲纖巧淫生雅音盡失夫詩所以言情也溫柔敦厚之教息而徒取綺靡之餘相侈其害於詩何如哉

公卿士庶無人不詞登臨讌別無事不詞詞之盛且軼詩而倍吾不知其何解也會侯文尚遒逸力洗近世膚僞之習年來相切劘久矣今官中州吾意政事之暇求唐魏之遺音放鄭衛之繁響廉詩歌風粹然一出於正顧亦靡靡焉好之何也豈文人固無不可耶抑舉世相尚有不能已者耶吾嘗讀廬陵眉山集其文古宕雄偉政治品行復卓越今古宜與綺靡之好若不相習今觀其詞柔情曼調有不可概論者蓋兩公才大思深以其大者正用于文章政治品行之間而復出其餘以研情而寫致非專取綺靡爲尚也使必以詞重兩公豈知兩公者哉會侯學爲歐蘇之文故以此質之雖然詞者詩之餘也會侯之詞又會侯之文之餘也會侯有餘閑不他用而用之於詞其循情之正也夫

俞季瑮玉蘂詞鈔序

余僑居武林一時名流皆得握手論交歡然如故舊然相距卒十餘里近或數里求與共晨夕者甚少毋讀南村卜居之詩悵惘久之間語王子丹麓王子曰君寓左陳際叔先生西陵耆宿也俞季瑮兄弟年少工詩文君出郭求友顧近而失之邪余聞之瞿然于是造其廬定交爲陳先生又遠館柴氏惟季瑮得時時過從季瑮家貧善讀書與兄豫伯齊名詩古文辭皆能超出儕輩所著玉蘂詞風期秀上兼蘇辛周柳之長余尤喜其論文卓絶有宿師碩儒所未及者陳

先生亦曰里中無足與語非季瑮兄弟吾寧閉戸臥耳其爲前輩引重如此顧年近三十數奇不偶毎掩卷遐思慷慨若不能已余輒慰解之夫以季瑮之才即草堂花間已引人入勝使凝神息志求盡古人之無窮豈長貧賤者爲報丹麓徵君言幾失吾季瑮哉

披雲閣詩餘序

余自甲午以後不復留心詩餘者三十餘年矣間爲西陵諸君作詞序輒笑過時老娼爲人作嫁衣裳未免顧影自媿客冬過新安從汪吏部坐中得識汪子紫滄少年端整不見有風流可喜之色酒半出吾友毛子會侯所許詩餘一冊風華流麗神采動人心竊怪之端人正士又復婉娟如是才人眞未易測耶陸士衡曰詩緣情而綺靡夫綺靡之情流爲詩餘柔聲曼調似非端人正士所尚然晏元獻歐陽永叔諸公生平豎立剛方俊偉而所著詩餘溫雅蘊藉乃知深

情勁氣正不相妨不必文如其人也顧毛子論紫滄詞謂階類辛稼軒其引義規諷亦就稼軒爲比夫以紫滄之才出其緒餘何難兼蘇辛周柳而有之而毛子顧獨舉稼軒蓋稼軒體氣高邁顧盼奕奕學之而似固不失爲雄豪學之苟未似將流爲粗率君子贈人以言所謂取其所長當去其所短耳然則紫滄旣盡其處毛子復盡其直余更何以序紫滄哉亦即毛子之告紫滄者序紫滄之詞而已矣

若韓姪制義序

吾家系出漢殿侯備河南之宗蔓衍天下睢郡諸派則出唐處士千非如他族一姓數望不可聚而同也瀛山之麓考亭詹體仁講學處遺迹存焉先世比部新會兩公後先振起若韓承家世之貽早歲以穎敏稱爲文高邁有奇氣一時推服謂光大前烈無疑矣若韓顧務心學業與里中少俊論文語石之山語石巖壑幽美予兄弟暨諸同學分窓課藝之所也若韓既負才杰出而復簡練爲揣摹閒以其餘肆力於詩歌駢偶論議之學莫不擷華六代取長八家雄文麗

藻蓋兼而有之今秋舉賢書主司重其才奬借特至夫士患學未至耳當若韓閉戶讀書足不出里閈客秋之亂竄處山谷間流離遷播不可言狀亦豈意一發而遇聲名見重於世如此哉今試取其文觀之靈奇超忽如天馬馳驟不可羈捉或規行矩步如楂艮麌遊康莊豪風正復奕奕闊策縱横剴切至此諸賈董二蘇吾向謂毎變益上文人無不可耳不知其通達國體洞中機要遂至此也余喜若韓之才克亢吾宗行且大用於天下故序其稿而桀告之若韓勉乎哉士所當爲尚不止此也

馬嚴沖制義序

文章遇合詎偶然哉盖凡負才積學之士毎不肯隨世俯仰其性情所發自孤行天地之間然而識奇常者少當其澹然相遭穆然不見可喜則見爲非所好而忽之矣感召未深鑿而㧞之旋且置之矣即不然而一人識之衆人未必好則又姑聽之矣其人之生平究無與也故性情之文能使千百年必傳不能使一時必遇惟作者精光靈氣縈繞楮墨間而識者之心思深有以入之始而桀繼而思久乃不知其何以不能忘者此則性情之合也余分校京闈自念生平

困頓由不能隨世俯仰幸膺　簡命其敢輕視都人士顧操繩尺以衡人求其性情出㧞無有也中秋日獲一卷澹折靈奇初不見其可喜余恐率易失之掩卷深思者彌日覺性情所發眞有卽之愈深味之愈永者不禁狂呼嘆絕亟以第一人薦兩主司難加稱賞顧以余執持過切頗疑之余聞憮然曰安有求眞才而使人疑者乎於是詣聚奎堂引天日自誓且告主司曰兩君掄文㦲輔將取其負才積學乎抑姑隨世俯仰也今所見揣摩之業滿几案性情之發獨此卷耳夫人負才學而不我遇斯已矣既識之而又姑

聽焉某實不忍兩君獨不爲天地惜才爲　國家得士乎於是兩主司欣然曰君毋過激人能以性情爲文豈有私者凡八薦乃以第七人冠本房當是時余詞色俱厲同事皆爲太息歎發則桐城馬生也余不識生何如人吳戶部五崖張學士敦復詣余稱生不置口且曰得名士難得寒士更難君獨爲其難者余笑而謝之生名重江左積學數十年以不得志於有司就試京師曾大父司寇公尊人樞部公皆以文章清直名其課子務絶時俗膚庸之習故生博學好古不肯與世俯仰然而坎坷拂鬱其食報於文章亦已極矣向使生掇拾餘瀋人人得而知之度速化已久乃必以其性情之文孤行於天下雖歷困抑不稍易然非北遊京師或試京闈而不余遇即遇余矣復瞻溟聽之縱遂升斗之祿未知其生平何如也人之言曰作者難識者不易生之才之學則誠作者矣余顧何敢當識者哉

鄭懋嘉小題稿序

余既序鄭生制義而生復出其小品問序余閱未竟不禁輿嘆曰干將莫邪天下之利器也然使悉露其穎則光芒盡矣生年少何盡見其才如此哉已復思之人惟無其才斯已耳有干莫之能而顧掩抑之其何以致用且光氣熊熊即欲掩抑之不能也夫文固無分大小也古今至文孰若司馬子長余讀其傳志書表洋洋大篇而其敘戰陳燕會飲食言語諸細故莫不可笑可涕韓蘇垂世之文如山如河獲麟怪石諸作又何俶詭不測也然則制義雖小道其才與學亦若是焉矣君家超宗先生蒐集名人小品爲文娛其間忠孝節烈至今稟稟有生氣小中見大生其庶幾乎吾聞之文章之道通於政事政之大者致君澤民兵農禮樂是已其小者亦必發一言行一事循分盡職要無負所用已耳生既以其學發爲昌明博大之文而復出其才原情而寫意以此推之大而致君澤民兵農禮樂小而循分盡職一言一行皆足以致用可知也於此而必欲盡斂其光芒嗚呼何以副利器哉

俍亭禪師溪流文字序

儒者之道德性問學而已德性從天問學從人無二用也後世岐性學而二之於是有朱陸之分究之著書所以窮理主靜所以致知鵞湖鹿洞各是其傳而朱陸未嘗異同也佛法以頓漸立教頓之義因乎性漸之義近乎學誰謂語言文字便非西來大意乎故通其旨者不獨朱陸同原即孔釋亦無異教也俍大師在儒而儒名在禪而禪悟方具博綜諸家鞶馳海內則逸亭十集以禪心廣儒術不見其多及夫振錫吳越究極人天則溪流文字以儒理發禪機不疑其

少一披讀之覺就文字以觀大師與離文字以求大師俱有所勿受也今試進天下學子問之高者希心冥悟等著述爲駢枝畀者習持唄誦且不知五燈爲何義亦曾有學綜內外如俍公者乎剃朱陸於同堂萃孔釋爲一理雲門之溪流水淙淙作文字觀可也不作文字觀亦可也

釋逸菴詩序

詩以道性情性情所寄不可強而同也朝廟館閣之作鉅麗瑰瑋始爲雅稱若山林緇羽其性情所至自有靈心朴緒迴旋楮墨間必使同出一途無論體不相宜揆諸風雅之原當亦有未合矣逸菴禪人也工於詩輕清秀逸超然筆墨之外葢冥心靜息原不欲以詩名即吟哦所偶存亦由參悟之餘不肯落禪偈窠臼皎然靈一殆有難相伯仲者倘概以朝廟館閣之體律之辟之餵伊蒲而責以珍錯有不笑其寡當者哉余既喜逸菴能自寫其性情又慨論詩者各執

所見不復折衷於正故因逸菴之詩併及焉若余自顧非陋毋欲兼綜古今游覽懷思之什幽奇婁婉者依乎風酬贈賦物之章和平質實者依乎雅應制之篇堂皇端麗者依乎頌集羣言之波共臻大雅然而未能也今天下不乏作者逸菴試出其性情以相質元音未遠當必有辨之者

琴樓合稿序

亡友張孝廉步青與余同補杭弟子員別且十餘年矣丙午冬見步青於燕邸握手歡甚已步青罷春官時時過余寓齋雖感慨悲凉而呼酒論文豪邁不可一世步青為余言家有三女皆工詩而長女槎雲不由師授尤能自出己智性至孝結褵後日依依念父母余竊心異步青才士而復有才女斯足奇也乃不踰歲而步青死今來西陵訪槎雲詩而槎雲又已死矣嗟乎天既生才何不能使少延歲月哉雖然余觀近代名媛孫夫人鄒賽貞富貴遐年備諸福慧其負

才早殞若朱淑真輩率由所配非偶抑鬱以歿槎雲歸胡生詎非嘉耦而顧不獲永其年何也豈亦有不得于中者耶抑天故殀之以傳其才耶槎雲詩近體高雅截句秀逸而孝思深篤時見于篇章讀思歸憶長安諸什情致纏綿於步青之歿哭墓憶墓尤使人不欲竟讀盎歡愉之字少而淒楚之音多其蘭摧玉折正猶以身殉父而非僅以才傳也胡生刻琴樓合稿索予序夫人琴之淚吾為步青傷之弦哀柱絕復何能為生慰乎然而筆墨所存向時閨閫聯吟之樂與夫懷思傷逝之情概可想見秦徐佳事將於合稿彷彿焉亦何必感秋草而悼亡也哉然援琴而鼓之生固失一良內助矣

靜好集序

往飲稚黃思古堂長君靖武婿徐華徵皆能倚韻爲和然未聞其女安芳之善詩也華徵北游安芳作詩送之有哀心先已到京師句一時傳誦其家庭倡和詩毛子會侯題曰靜好集序而傳之矣余意華徵爲假公仲嗣安芳又稚黃愛女兩家詩教元元本本此時偕隱鹿門倡予和汝當不亞秦嘉徐淑乃稚黃書來則安芳已死矣嗟乎錢唐向多才女張槎雲不永於前安芳又未老凋謝天之生才固不易耶抑人生甚全之遇造物所忌無論豐其才必嗇其命即白頭

偕老亦未易數數見也安芳詩匿不肯示人嘗曰吾年四十無子詩乃吾神明爲之即吾子矣傷哉言也其識耶抑信其必無子而姑以自遣耶亦曠懷高寄故爲是新奇可喜之論耶其言似達其意實悲矣夫妻梅子鶴湖山韵事然處士終老無子安芳既爲華徵置姬矣妾子即若子視賈浪仙酒脯祭詩不甚勝哉顧安芳徒慧知大體傷逝之篇在華徵必有不能解者余婦知書雖不工吟咏然三十年來倚爲良內助一旦奄逝中饋無復緒理觸事感心亦何能自已乎三復斯編益令我泫泫泣下也

健松齋集卷之四

序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送座師益都先生致政東歸序

康熙二十一年夏六月吾師相國益都先生請告歸青州

上命馳驛遣官護送七月　召遊瀛臺復　賜石章其文曰樂志東山　親爲詩寵其行一時朝野知與不知莫不歎

皇上優禮老臣始終無間而先生之進退以道其精

誠上格有非近代所能及也夫君臣之際以心相感而已易曰有孚攣如言上下交孚其精誠所積至於固結而不可解而孔子繫象申之以位正當蓋上有剛健中正之德下應九二之賢既縻之以好爵又和之以中心所以化邦成治也古者七十而致仕引年請老者多矣增秩賜金安車駟馬禮遇非不極渥亦曾有殊恩稠叠始終無間如先生者哉當順治中先生起詞林歷侍講幄

先皇帝器重之嘗曰如馮某乃真翰林

皇上眷求宿德自少宰擢長御史臺晉秋官尚書遂

參大政論者謂升庸疏相極一時殊遇不知其董率百僚政平職舉澹泊寧靜之德默承特簡非偶然也先生既爰立首以薦賢為大務所引鯁亮之臣今大司寇魏公輩

上特信而用之其他贊大計決大議正色而陳從容而受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而不知乃先生雖柄用無日不以引退為念輔政逾年卽屢上章乞骸骨溫旨慰留不啻再四會海內用兵不敢復言去今天下蕩平無事始再疏得請葢前後凡七上疏矣人知

皇上優禮老臣如此其厚抑知先生精誠所格其進

退一准於道固有交孚於上下之間者哉嘗見夫世之仕者矣一命之榮輒徘徊眷戀及躋高位竊厚祿旣無致君澤民之學感動君心尸位曠官依違不肯去此其為人賢不肖何如故非知足以決幾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固未能脫屣功名而不顧也先生今年七十有四清明強固齒髮未衰又

天子仁聖同寅協恭諸大夫國人奉之為表率疏傅所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固無足慮顧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皇上以簡任為先生善其始故進得効輔弼之忠復以優禮為先生善其終將退亦得以適林泉之志君臣之間精誠固結其所以風厲天下者大矣象瑛於先生為門下士頃來京師提携教誨又最厚故不敢為攀留惜別之私惟就君臣之際進退始終之間深原其所以固結不可解之故先生或許為知言乎蘇子瞻賀歐陽公致仕有曰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象瑛不敏竊以此為先生賀矣

送邰學博擢洪洞令序

姚江邰先生署遂諭五載擢山西洪洞令門命之日諸生相慶於澤宮謁進師而令且值先生壽也於是有爲先生喜者有爲先生惜者亦有羨先生并爲先生慮者喜者曰先生售賢書三十餘年矣乘鐸視其學治縣試其才盍兩兼之惜者曰先生越之世家也其才與學當大用乃一試之於師再煩之以令何足爲先生重美者曰先生三爲學博周旋冷署久矣蔓豐陟腴殆天以報先生也慮者曰洪洞巖邑也土廣人稠貨賄之饒紳士之衆甲天下然土廣賦多矣人稠訟繁矣財藪不虞衆攖巨族不憂旁掣乎先生雖善應顧儒者何能堪此余皆以爲不然盍爲先生喜者愛先生者也其惜之而或美且慮者非知先生者也古者儒與吏一致政與教同途故國學外職教無專官而黨正州長歲時讀法考其道德糾其過惡而勸戒之黨正黨之師州長州之師也爲之上者旣德行道藝爲八表率而復以忠厚長者之道待其下故養之爲農造之爲士長之則爲師官之則爲吏典賢課能皆政發號施令皆教也後世子政教而二之於是儒術吏治漠然不相謀教化衰而治道雜矣先生以吏之道師卽不難以師之道令盍儒者之治治心而已心主造士不必典樂教胄也蘇湖之教實由胡元變化下乎心主愛民不必三槐九列也卓魯之政何嘗不賜侯錫秩乎故遷擢非爲喜暫試非足惜也且先生何如人乎高懷遂學非離離爽豐比也門齊不因人熱卽沃土奚羨哉若夫斤斤過慮盍就先生成績決之先生之三爲教也峻規條勤課校發序無遺楹催科視此矣遴髦秀獎單寒崇節乎士不佻達以使民民不亢莽以狎士寧人息訟視此矣豐逐蠅督吾視之仍苜蓿也攖我者必寡賢士大夫吾親之仍生儒仍更老也掣我者必希故雖甚繁劇竊以爲無慮也何也先生以德行道藝淑其身卽以忠厚長者待其士而何不可以忠厚長者治其民民與士一將政與教一儒與吏一學校爲賢師司牧爲良吏一心通之有餘矣諸君奉教有年亦何容輕測先生哉諸君曰微子言愛先生幾無以知先生也先生行矣書此贈之并以爲壽

送表弟姜騰上南歸幷壽其尊人瑞若先生序

母姨弟姜生騰上年少砥文行名藉藉庠序間偕余遊京師九閱月矣不通賓客不事遊覽敝衣蔬食研几案間其意似有所用之者夏四月將歸應省試幷壽其尊人瑞若先生余乃舉卮酒告曰子勉之天祐明德其後必昌吾于此行信之矣夫人之碌碌不自振者非獨天困之也其持身礪志實未嘗攻苦自命而祖若父又不能貽謀于後譬之木然發榮方華而溉沃不加厚則生氣薄矣使因其盛而培之雖經凋落而將來之繁滋如故也吾與子里巷相望先府

君暨尊公先生同爲淳安吳比部公壻婚姻世好知子者素矣方京卿公以淸修直諫著名啓禎間香河公繼之再爲民罷官初未嘗剝民肥家貽後人以不肖也然而廿年來中落極矣勢窮則變世固有京卿父子而子孫長貧賤者乎瑞若先生承家學已嘗否剝之初而又豪邁不事生産年未艾棄博士弟子縱覽經史于籍暇則遊名山流連花鳥以適志吾黨論襟度之曠無若姜伯子者今年六十矣豪飲笑談老且勿倦比者得先生書以偶疾事藥弭騰上憂形詞色余作詩慰之夫天祐姜氏旣困苦之使閱歷于廿苦中其必默相之承前修而觀後嗣之成立可知也子來京師瞻泰岱之崇高齊黃河之浩淼宮闕崢嶸郊壇肅穆所爲壯其文心者已極而又攻苦如是茲之南旋也奉觴爲尊人壽然後放舟西陵一舉賀戰務天祐明德其在斯乎雖賢者事其親不必藉由顯揚然觀京卿父子之勉爲善與先生之澹泊自怡夫亦謂吾以淸白留後人將有大吾門者子勉之使人謂子之祖若父能栽培以教子孫而騰上克振家聲于中落之後且謂吳比部有甥又能相與有成則吾母與若母雖不得見猶將稍慰九原矣若因一時之

窮愁以報施善人歸咎于天豈知君家世者哉

送陳六謙之安邑丞序

海寧陳子六謙年少以詩名所刻大梁泰山諸作風行海內久矣顧獨請試吏余竊怪之夫以陳子之才博極古今乃亟於求仕如此吾知其心必有所不得已也間以問陳子陳子笑不應冬十月謁選山西安邑丞行有日矣余乃爲卮酒告之曰子之請試吏豈誠有所不得已於中者乎子之意固別有所寄而不吾告也吾聞之朝廷設官分職總以爲民內而六官外而郡縣巨而三事大夫下至丞簿尉佐無論大小也是故令尹掌邑事而丞爲之貳非僅啖松占氣以

清閒了公事也後世政治不修卑視丞爲散員不足比數而當其位者亦碌碌自安無復以民爲己任於是丞之職輕而丞之心亦不可問矣夫誠得民而治之度必盡其心而後快豈必沾沾科第始足致通顯哉且夫安邑非蕞爾也襟山帶河是堯禹之故都而三晉要區也地高土沃舊稱富饒陳子官於此當無憂貧窶矣然而酌水縱因夫獨非丞乎苟丞不負人而人負丞其何以重此職也矯末流而上之必有以處此矣陳子詩人也安邑於國風宜歌唐蟋蟀在堂至今思勤儉焉夫勤儉之俗其教易成問俗觀風之暇其和平忠厚必有入人心而誠神聽者登臨憑弔易足盡陳子哉今　國家立賢無方苟有奇才茂績不難立躋顯秩陳子膺親民之任而又當陶唐夏后之遺墟三載政成增秩超遷如孫寵濱宋龍門故事向者不得已之心庶其大慰乎陳子尊人於先大父有淵源之誼余喜陳子之才得以詩教其民嗚條姑射之間將因陳子而奏唐風也故與之論政更與之言詩

送湯西崖南歸序

余僑居錢唐三年士之能詩文者必訪而求之諸君子競相推許知余文章朋友外無他好也顧獨以未識湯子西崖爲憾西崖浮江淮歷齊魯放遊京師文章藉藉公卿間今年余入都識西崖於長椿寺握手驩甚西崖亦大喜數相過從意氣之合有不知何以然者西崖年纔二十爲唐宋大家之文其詩高遠類王孟余嘗謂西崖年少蚤孤家素貧顧超絕如此倘更老其才不知復當何似乃西崖爲余序健松齋集極論讀書作文之道而以余爲能學韓歐蓋愛而忘

其醜不覺言之夸也然吾兩人之所好亦概可見矣余生平以文章朋友爲樂湖山讌集往往見於篇章今別且一載矣追念舊遊邈不可得從吾遊者多鄉曲故人不嫻爲文辭一二知交又皆羈於職守今有西崖或者載酒西山賦詩金魚池上如皐亭河渚時乎乃西崖則又促裝將南歸矣西崖之言曰今天下貢舉尚制義士非此無以進吾來京師非得已也風塵酬應妨吾靜者多矣歸當理吾舊業耳余聞而疑之西崖方以詩文名都下顧戀戀如是豈誠有所不得者耶則試爲西崖思之制義與古文無異道也能於制義求古文即不難以古文爲制義夫制義之興有體有度有氣有神要亦涵濡六經沐浴先秦史漢而變化於韓歐諸大家得其精者以爲文亦遂歷久遠而不可泯沒今士不服古剽竊者昧人緒餘耳未得其步趨而反失吾所故有敝敝焉何爲乎西崖於此亦即古文通其意可矣若夫遇合誠有數然天下未嘗無知己吾以其精者相通彼亦將遇於冥冥之內固有所不必計也顧西崖以京師塵囂欲歸理其靜業夫湖隄十里士女之熙遊管絃舟楫之嘈雜視此中何如乎倘仍徵逐於六橋花柳間固無事於歸

矣余所爲告西崖者如此

送同年汪希武歸省序

人生家庭聚順之樂豈不甚天幸哉夫祿不逮養無論已然或銜命四方或執掌王事至求一省侍不可得白雲之下凡爲子者所罕覯也乃循分舉職既克盡其心而又奉升斗之祿邀半通之綸以悅其親雖至性所感天之所以成之豈偶然哉吾友汪君鐘如少失恃依依太宜人者三十年甲寅春當赴闈試太宜人春秋六十有九矣君躊躇不欲行太宜人固命之乃長跪泣别計試竣南旋不敢貽倚閭望也乃試輙高等遂守官京師既以甫拜　命不敢陳情而

國家功令京朝官歷俸六年始許歸省於是太宜人壽不得躬奉杯觴每爲余言徘徊戀慕君於此誠有所不得已也今君優游禁直且佐司農歷天官尚書郎前後蓋七年矣在恒情視之君雖與例合然忠孝未能兼盡從此展所長以顯揚代言救太宜人當亦欣慰亦何必脂車南邁始樂其志而君不敢安者謂非北固無以悅母心也於是投牒請　假復循例給與　敕命長安士大夫莫不歎鐘如之賢既甚其忠復不失於孝有如此嗟乎吾嘗見夫世之爲子者平時不能以至性相親一旦服官與晉闊然即或念切承歡而勢望靡及此非薄待其親勢固有不能也以君視之不且有天幸哉今君歸矣旦夕拜堂下太宜人白髮垂被稱觴上壽家庭之樂莫快於是將且郵贈公懿行樹祀薪宗然後奉太宜人就養京邸以從王事嗟乎人情不甚相遠也余與君同年羿好新安距余鄉不二百里凡君所能爲者余未嘗不日夕志之顧少失所恃先君子又不逮養雖母孺人在堂然格於例不得一承色笑視吾鐘如相去蓋不知何如矣能無悅然自失也哉

送李尉序

尉之爲職所以弭寇盜興水利佐令與丞之不逮非徒文移出入已也漢唐及宋皆以士人爲之故職舉政修涼登華要即或蕭然遠引如梅子真輩亦足超視塵外蓋其讀書明理修身砥行能安於進退之節自處者尊人固不得而卑之也近世類以府史充之上既視爲驅使末員而當其任者亦自甘爲無所輕重之寄伺上官爲喜怒結豪蠹爲友朋鼠竊蠅營耽耽歲月薦剡未嘗列其名而計吏則借以塞責欲其克自振拔卒爲善士難矣李君之爲尉也蓋起家同

官諸生當是時邑人少司馬汪公喬年督關中學政君始籍於庠汪公文行忠節名重三秦青衿雖一日之遇其鑒拔非偶然者會幕華需才凡宜勞幕府皆得授州郡倅君乃由諸生從總督孟公於秦勤敏通隷積有歲年督府爲循例上請而部議已具題改授矣入仕之先後固有幸有不幸哉君自奉檄來遂民淳俗樸無雀符之擾亦無迎送奔走之煩聽則承牒判決夜則鈴柝森然招流移勸開墾督修隄堰民得安生而樂業乃君志切故鄉念舍儒就吏而服官僅同胥吏惴惴然若不能一日安其位者亟請於令君得放歸田里嗟乎八法之行吾見夫露奏者矣對簿大吏之庭進退若觸藩然孰有蕭然遠引者哉今君將行矣邑之士大夫諗君儒者競爲詩歌以送之予故樂爲序夫君直以士進者耳若古之蕭曹皆明法也今天下不皆其人而府史胥徒援之以自托吏道雜而儒術衰天之與之則又何哉

送施愚山先生典試河南序

儒臣無官守言責所謂循分盡職者編纂與典試而已編纂之任褒譏予奪重矣典試則知人得士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也愚山先生文章行誼名海內四十年往者視學山東一時稱得人頃應 召纂修明史褒譏予奪夙夜不敢懈可謂能其職矣今年秋奉命典河南試夫衡文之任督學別其材主司收其用其爲 國求賢一也鄒魯文學之邦梁又居天下中多奇士先生皆身歷焉驗於前必效於後曩時旦旦而校之既區別其高下豈糊名易書而失之乎吾

知其必有得也雖然今天下取士制義而已古之人固有因其文知其人者夫梁才藪也兎園作賦鄒枚遺蹟存焉建安七子鄴下之所以盛也驅車過彝門問侯生隱處亦曾有負奇如毛公薛公者乎蘇門百泉之間未可謂遂無其人也求而得之庶乎以人事君之義矣苟徒以文墨筆札事

主上班范之詞章豈吾所望於先生者哉先生在史館引余爲忘年交於其行也敬以此告之

送顧九恒南歸兼壽其尊堂翁太君序

節孝之家其後必昌葢節婦孝子其歷境也艱其積慮也苦庭闈之間母之教其子與子之所以慰其母皆有脩飭自勵之志以爲不如是不足振孤煢而強志氣故天之報之亦常若適如其意近者及其身遠則于其子孫葢天不能使人皆富壽故以此勸天下而非有所擇于其間也余客錢塘聞橋西兩顧子皆負才早孤丙辰夏觴中飲予復堂余爲序其詩而行之九恒適遊吳中丁巳余謁選入 都九恒亦奉其母翁太君命就試京師余訪之長椿寺一見驩甚九

恒詣余曰吾之來京師非得已也先君早世母孺人忍死撫孤三十八年矣生平頗事吟咏先君之喪剪髮并所著幽蘭集以殉惟日取毛詩課不孝不孝十五遊于庠屢試不得志今春奉命北上念母春秋高不欲行母怒叱之葢痛先君齎志早殞冀不孝及時樹立而又慮學識弇鄙非偏交賢士大夫不足廣其見聞以有成立也今幸奉教諸君子願以執贄請余遂謝久之九月秋試不利少司農嚴先生以故人子留之邸中余適辱先生之薦數相過從九恒下帷攻苦志益堅文益工明年戊午京闈當論秀余奉 命

分校壁經得馬生敎思輩九恒果以毛詩冠其本房當是時兩君文皆雄奇超卓馬顧齊名溢于　都下九恒顧執禮愈謹余雖不敢受然其虛懷善下極矣太君聞捷手書慰勉謂四十年愁眉得此稍紓遠大方始毋以此自棄九恒拜讀涕泣今年試春官馬生舉第一人九恒復報罷中夜傷皇慮重傷母氏心余輒以義命解之然而嚙指之感至是已兩載餘矣向使太君狁姑息之愛以呱呱無父護持憐惜必不能課其成立即使長而能文足不出門閫亦安能翺翔賢士大夫之前博聞洽見以成其材然則九恒之魁

京闈天固報之要亦太君之教獨見其大也嗚呼其賢也已余家六世祖慕庭公早孤事節母余孺人至孝有司旌其閭雖身未顯仕然不乖傳而先大父由詞林歷政府贈孝子公如其官子姓孫曾繁衍且數百人咸謂節孝之報九恒旣登賢書天之報之較余家爲近今之南歸也奉觴爲母夫人壽三十八年之志慶已稍慰亦何必計遇合之遲速哉九恒歸屬余一言爲壽因書此寄之使天下人知節孝之家其獲報于天非偶然也

送汪悔齋檢討册封琉球序

康熙二十年琉球國中山王尚質薨其明年世子貞遣陪臣奉表請封
上以册使務得人　命九卿擇廷臣堪任者以聞羣推檢討汪君悔齋　詔曰可于是以君爲正使而中書舍人林君麟焻副之君上疏陳五事其一請降
御書頒賜國王
上特允所請書中山世土四大字予之將行公卿大夫皆詩文祖餞余旣已爲詩四章至是乃嘆
皇上以文敎懷柔遠人古今所未有而君之請爲獨見其大也夫古之禮遇屬國者多矣殊恩異數要亦

頒爵賞予縉帛或璽書褒慰已爾未有煌煌
天章下逮于小邦君長者
皇上聖文神武化洽海外乃不難親灑　宸翰以示
寵異可弗思其義乎夫琉球固中山之土也而旣奉
表稱東藩則非中山所得私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曰錫山土田琉球僻處海中彭湖落漈之間得休養生息以保其宗廟社稷者誰之賜歟亦惟是恭順恪愼弗替臣節乃得貢享不絕以世有此土也今嗣王當拜爵之初

皇上優之以禮遇之以恩而又　御書下頒若曰爾
守玆土用藩屏我　國家尚其欽承世世子孫毋負
寵命葢必如是乃謂之世土云爾然則奎璧榮之不
啻告誡申之我
皇上仁育義正超越前古君之請亦誠有見乎其大
者哉昔者漢文帝諭南粤則遣陸賈武帝通西南則
用司馬相如兩公皆文人克副任使君文學名海內
已未　召試闕下　特簡五十人官翰林予與君與
焉一時談者謂諸君起田閒徒以文墨侍從于國家
大事未必有當予嘗恨碌碌史官無以表見今君奉

璽書行萬里外符節在前弩矢夾道固已極文人之
榮而高識遠見通達大體又如此視彼尋行數墨者
不知當何如矣吾聞琉球素恭謹有明盛時其王子
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受書而一時冊使能以禮義
自持所有餽遺至表請以君命受之故遠人傚畏不
敢慢君今啣　命冊封又重以　御書典禮視前代
加重宜宣諭其君臣使知世守玆土毋或僭越之意
然後謝絕私交歸報
天子此尤不辱君命之大者君高識遠見必有以處
此若夫颶濤之險惡帆檣之勞苦魚龍鰌鰐之變幻
島嶼遊氛之出沒鄙夫方色然憂之　簡書在躬百
靈呵護何足介方寸哉

送同年劉誠菴吏部歸省序

同年劉考功誠菴典試八閩還　朝不數月請　假省其母夫人於淮安一時同人祖餞莫不歎誠菴以人事君復能以善養母非常情所能及也北山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言馳驅勞瘁不獲歸事其父母也是故匹夫之家晨昏甘菽極人倫之樂事而顯揚有所未逮若夫出而圖君此身非吾所得私矣職掌未盡則不可歸簡書在躬則不敢歸甚或瞻望白雲徒悵惘於親舍之不可即則有欲歸而不得者此其君親之際誠有幸有不幸而非忍於忘親也誠菴

自爲廷評分校京闈即得今檢討倪君輩

皇上重銓司特擢君主政考功明年遂典試福建誠菴念叠受寵遇驛車過里門不敢入謂簡書在躬職掌未盡非吾省覲膝下時也入闈之日於兵戈擾攘後拔其尤者五十三人閩人翕然稱之夫朝廷重吏部所以進退天下之才也誠菴於此亦既無忝厥職矣乃竣事至今無時不以母夫人爲念今春兄文起舉進士誠菴喜極而悲謂吾兄弟幸不辱慈訓頭同留京師何以慰母氏心投牒請假凡人所不可歸不敢歸與夫欲歸而不得者獨瘏然有以自遂其於事親之際可謂兩無憾矣異時歸拜堂下家庭聚首之樂即高爵大祿詎足易其所願哉余與誠菴同鄉舉又同官於朝顧早失怙恃今母孺人在堂以史事未竣不敢言歸　國家功令京朝官非歷俸六年不得請拜書省假切切焉念之前年汪考功鐘如歸省余送之慈仁寺悵然自失今誠菴又南旋矣拙守一官有懷如故其將何以自解也哉

健松齋集卷之五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序

賀大宗伯吳公入叅大政序 代

天地昌明俊偉之氣鍾於名山大川氣之所鍾必有大君子起而應之其用關乎氣運而其效被於天下國家非偶然也三楚山川雄偉甲於天下書籍所載多奇人傑士姑無論前古即有明三百年間相業彪炳如石首之德罷茶陵之文章江陵之經濟江夏之清忠皆卓然有以自見葢衡山夢澤之靈秀所從來

久矣　國家鼎興楚材先後杰出大宗伯膺菴吳公起自江漢爲時名臣十數年來修明禮樂釐正典章海內知與不知莫不歎爲端人正士

皇上神武剏平僭亂思得老成耆舊共佐太平冬十月

上特簡公曁錢塘黃公入輔大政一時朝野相慶

皇上眷求宿德爲天下得人而公之文章德業仰乎

聖心固非偶然也公端亮誠一出自性成通籍四十餘年高文大册表式海寓兩典鄉會試皆得人最盛文章德業士大夫類能言之惟是公自起家翰林其生平遭際實有非尋常所能及者當

世祖章皇帝時破格用人簡儒臣才望加銜出補監司葢內外並用使知親民涖政之意公始由宮坊叅藩江右楚晉秦臬夫循資序遷所以待常材非所論於天下之士也使公文章德業未當　寵遇將必歷數遷始登三事乃

先帝不謀之廷推　召公入爲少司寇不次之擢葢寵遇於茲極矣佐秋官未幾以讀禮歸服闋需補固猶然田間也

先帝復降　特旨起公貳中樞尚領督捕尋長御史

臺遂以大司空簡任秩宗夫殊恩異數非臣子所能屢邀也况詰戎重任乎乃公之承恩至再且如此今

皇上用人立政同符

先帝公之生平簡在

帝心久矣爰立大典何難旦夕立下乃必需之數月審慎鄭重而後用之夫儒臣先罷議外僚尚功能今名卿濟濟歷中外要未有若公者故知之也誠深用之也誠決而所以信嚮之者不得不出於慎古帝王如不得已之心固以爲天下也然則我

皇上知人善任超軼萬古而公之叠承　寵遇　兩

朝如一日從此孚德升猷弼成盛業衡湘漢沔閒將與南楊竝美而豈茶陵以下所能望哉余與公同朝久稔公文章德業非一日楚中卿大夫問序於余因舉公生平而推其篤生之由與所以得君行道之故爲天下國家慶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言君臣上下交修厥德以襄至治也今天下乂安庶民樂業
聖天子端拱於上百執事亮釆於下余得從公後叨宣化理時雍風動之休將於公觀其盛蓋非荆楚一國之私言也已

賀張素存學士擢閣學序 代

皇上好學勤政　召海內文學之士纂修明史既以學士素存張公爲副總裁明年內閣學士需人復
特簡公乘少宗伯任厥事一時朝野稱慶莫不歎
皇上知人善任而公之才與學能勝任而無媿也蓋天下大業文章政事而已文莫大於史政莫重於內閣專其任者恒難言之是故左馬班范代有傳人然珥筆載書未聞以政治顯也丙魏韓富勳業著矣其文辭不少槪見學優者或絀於才才長或不足於學文章政事固未有責之一人畀之一時者然則其事誠難兼其人尤未易多覯也公既擅東南之秀尊人公選先生　開國初領解第一其典銓選督學中州皆卓然有聲譽文章政事受於家學者久矣公少負雋才弱冠舉於鄉踰年成進士讀中祕書經義制策海內奉爲程式夫世宦之家早達負盛名天之所甚忌也公澹泊寧靜爲史官十五年無幾微冀倖丙午典試浙江彬彬稱得人侍　講筵凡數載悉心啓沃夙夜孜孜不敢懈夫掄才重任也直講巨典也以私心息氣乘之無論職業未稱卽生平稽古致君之心不無稍媿而公之澹泊寧靜顧如此其誠身獲上實

有在文章政事之先者詎止一時遇合已哉且夫史學難言矣而明史更難洪永熙宣之治平二正神熹之末造其間貞邪理亂非不粲然耳目然實錄旣未可盡憑稗官尤多失實革除復辟間得無有曲諱乎大禮三案之得失是非予奪又甚煩且史矣公自試浙江即發策以明史爲問今編輯垂竣與總裁葉公遐咨博采寧遲久毋率易其難其愼之心蓋有非前代史臣可望者　國家設大學士總機務復置內閣學士爲之貳凡大政大議總其成而出納之其秩視諸司爲優而其任較諸司更劇自非精敏勤練未有

不心力交瘁者公固恢然有餘度非僅明習掌故誇詞臣極任也夫文莫大於史而公任之政莫重於內閣而公又任之舉古今難兼者斷然用之而不疑確然受之而不愧在公誠仰副任使我
皇上知人善任豈近代帝王所能及者哉癸六月當公覽揆之辰門人某某爲公浙闈所得士請余言爲祝余與公同朝相善今兄禮存復有一日之知諗公行加詳夫文人裁決政務莫若陸敬輿其以史學被寵渥莫若司馬君實宋景濂然未有責之一人畀之一時者即歐陽永叔奉命撰唐書五代史而學士叅政事年且幾六十今公適屆强仕耳文章政事之大且萃於一身畀於一時一以澹泊寧靜之氣主之責愈重心愈密所以仰副任使者豈有易量乎其爲天下得人慶不知當更何如也

余雲將先生七十序

雲將先生以夏四月登七十知交謀所以祝之請詩書及門曰生平重方于不獨以制義脫欲索文雖馬齒非方于寧己之夫子何足以壽翁哉雖然古今論致壽之理詳矣儒者之論必本仲尼仲尼曰仁者壽非必延年祝算與安期羨門較修短也體無欲故强道無私故不情無累故適而其所以致之者洎然一主於靜龜鶴之遐齡松栢之蟠茂類皆寧神息氣與天爲游況岡陵山阜仁固有靜體哉雲將先生靜者也卽以仲尼之言推之翁生武强望族於書無所不

窺爲文變化八家出入子史啓禎間文體詭異獨以古療之里中推祭酒焉子嘗見當時操觚之士聯袂酣呼白眼傲睨而翁危冠道貌凛乎不可犯是故家世簪紳無亢容早負盛名無矜氣卽馳騁文壇一經終老亦無殊致何者靜故也滄桑而後則以隱君子老矣訓徒授經暇則支笻蠟展分題賦詩盍才以靜存教以靜立扶風前生徒後聲樂固有所不屑也辛丑舉明經有司敦趣廷對翁笑謂吾積學四十年寧藉禿毫爲投牒公府以所給道里費賑儀乏引[illegible][illegible]樵溪貳十咏以見志蓋至是而翁之氣愈靜矣翁先

世有宋林處士者辭榮不仕卜壽藏手植玉蘭其上花葉繁茂四百餘年其突心靜寄先後蓋無媿焉今者翁七十矣諸君試思先生何如人乎學古行高無欲也敎必因材入心盡心無私也屣視功名放情丘壑無累也其體强其道不其情適而靜足以概之寧神息氣斯固壽之基哉諸君曰善以靜爲徵以聖言爲斷此眞吾儒之所爲壽而先生所以樂有子之文也遂書以爲祝

壽少司農嚴顥亭先生序

余童時問餘杭嚴先生名時先生舉賢書受知于柴桑文燈巖吏部燈巖西江名宿先大父辛未所識拔而主司黜之者也先大父分較南宮得馬文莊楊維節項仲展輩稱極盛最後獲燈巖奇之以觸忌諱力爭不得寘副卷第一燈巖終身感切見于詩文燈巖生于先大父淵源之誼相孚合久矣乙未先生成進士讀中秘書已歷諫垣陟冏卿總臺憲以及貳司農朝野倚重若泰山北斗余伏處山陬不得瞻望丰采東南士自京師來者談長安公卿輒稱先生篤故舊

好獎誘後進爲士類表率心益嚮往之今年謁先生于燕邸延見問慰詢先人舊事呑嗟嘆息余文章無所知名亦復謬相稱許延譽不置口夫聲氣之宗傳聞或多過實不謂當今日而果有忠厚長者如先生者也先生世承家學詩文被海內四十餘年翰苑爲名史官省闥爲名諫議總理度支爲名公卿父子臺垣一時濟美于若孫復森森繼起勳名爵祿可謂極盛矣當此之時即養尊處優亦何事不可自娛顧乃惓惓故舊憐才樂善如此且今天下人情亦可見矣幸通仕籍奉贄師門其師友淵源之所自類皆淡漠視之彼或尊居朝宁則奔走伺候[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一二去不復相聞問且若不知有其人者况其[illegible]者之隔乎若夫士之能文章者以所撰著爲羔雁要亦須教先達之意乃闒吏詆呵不得一望顏色卷帙之投贈非惡而遠之則姑置之且忘之矣問其所操何文文何似固茫然也嗟乎交道之薄久矣孰有忠厚長者如先生者哉先生既以忠厚長者之道待其身即無日不以忠厚長者之道待天下生吾前者吾念之思其人求其遺書殷殷乎不忘也生吾後者吾引而進之衣食教誨一長之善目受心賞勤勤乎不容自已

也天道忌盈而好謙人情崇厚而惡薄謙厚之至積慶歸焉享期頤昌孫子致君而澤民此心通之有餘矣間以壽顧子禾年顧子曰勳名爵祿朝野倚先生二十年矣君以忠厚長者之道推之是誠知先生會先生壽余言爲祝因以此告之頌禱恒辭非余所敢出亦非先生所樂聞也

撫浙少司馬宛平金先生壽序

王正令序歘歲隹辰處士梅花芬條風於玉藥蘇公楊栁漾暹日于金綵聽浙水之春潮峯來海外攬吳山之麗景踰迴天中淑氣煥崇牙三百六旬今朔最盛和風榮藹載七十五觴此處偏佳楨符宜譜管絃勝事應傳謌詠葢元臣弭節星明牛女之交上壽微麻座倭風雲之氣故南山之頌未敢後於雲璈北海之樽竊願陳於瓊府也恭惟吾師恢存先生德業范韓文章燕許靈根越嶠千巖萬壑之奇秀出蔚亭曲水流觴之勝卜鳳凰而徙宅自昔蟬聯依輦轂以為

家于今鵲起聲傳金石范陽四傑之盧誼叶壎箎燕山五株之竇終軍弱冠攀桂闕之靈枝韋綬風流占槐廳之仙籙蜀襭袍傳來天上金蓮炬移自禁中珥筆承明升華秘府班名玉筍知人不數歐陽鑑是冰壺相士寧殊司馬總鶴禁麟臺之秩春華與秋實兼資領圜橋泮璧之宗稽古共遍今並擅惟
先皇帝簡內臣以資外任乃大司成轂造士而出視民畢公保釐東郊召伯惠綏南國隼旟拂曉梅嶺香飛熊軾行春羊城日暖爰持臬憲平亭偏珠江玉壘之區載啓藩屏遷涉歷牛首龍山之境表率久傳于左轄蕃宣特著乎中州治奏無雙政稱第一于是入贍卿月　朝倚福星花滿容臺賀奉常冰清玉潔烏飛憲府顧中丞虎旗麟揚遂參樞省之權籌分帷幄兼掌遮邀之籍遷齊析楊爵以南荒用武北鑰需人
帝心重社稷之臣　簡命赴滇黔之地崎嶇蜿氣壯熊羆銖黍黍稽奸消雀鼠冤恂轉餉竟摧狐兔之羣劉晏持籌遂擒鯨鯢之窟策勳九列開府三山吏畏民懷績紀麟霄之閣春生秋肅膏流溶鳳之池戢越懷棠闔天覆露是以村無伏莽征人盡喜西歸海不揚波

天子無煩南顧愴茲兩浙實東南之要區特沛　新綸移旌麾而作鎮　鸞章甫渙錢唐江畔望切雲霓龍旆初臨靈鷲峯前歡生草木趙閱道之琴鶴兩袖風清韋節度之丰裁羣寮霜肅軍恬弓劍閭閻並濟春和士樂莪菁黨序咸濡雨化捐金以恤民困恒深饑溺之思躬禱而迓神庥大集盈寧之慶凡茲經文緯武敭歷者二十年信乎內安外寧爲功在千百世宜其載道口碑鏤人心版者矣瑛鉛槧鄙儒山陬下士芝蘭舊譜喜托栽培瓦缶凡音偏資獎借賚燕石以如王恒殷說項之懷愛魚目而忘珠曾削鳶雄之

牘春風絳帳矢環草于勿忘曉月青燈冀篤貽之無
負何幸驄軒遠涖式諧立雪之忱謦欬親承重沃吹
藺之訓欣斯穀旦適際揆辰九陌華鐙光搖碧漢千
郊絲竹響徹紅雲用陳下里之辭稍佐喬松之祝快
人心之允洽知天眷之彌殷從此黃髮升庸班崇台
斗黑頭作輔履曳星辰不惟尚父勳名歷中書二十
四考還期潞公弟祿會耆英一十三人榮及蓬茅益
誠心乎愛而心乎藏矣慶同寰海豈徒善爲頌而善
爲禱哉謹序

壽江青園先生序

癸卯秋新安江子辰六與余同鄉舉黔越異地未相
識也今年春謁選來京師會 詔舉博學宏辭之士
以備顧問命中外臣僚各舉所知少司農餘杭嚴先
生謬以余應辰六爲沈繹堂學士所舉而諸侍御復
交章論薦於是始相見於吏部握手如平生歡秋八
月尊人青園先生壽七十辰六述其生平屬余爲序
余掩卷歎曰語云不知其子視其父觀辰六以文行
重於時而先生之生平亦可知矣蓋江氏爲歙望族
曾大父竹岡公早世方萬兩孺人撫孤子光祿公成

立崇禎中建坊旌表所謂雙節是也父尚寶公篤學
嗜古滄桑後當事疏薦以疾辭先生世其家學游太
學有聲會辟舉亦不赴其持身立行足於己而無求
若此今觀先生生平表光祿君孝行績刻新安節烈
祠家廟災踏火出十九世木主祖母病刲股以進塋
先尚寶及許宜人皆廬墓期年輯累世詩文疏草以
垂世其孝可謂盡矣舍乘騎完人妻鬻產脫宦家婦
入口除夕求貸雖未謀面必質金與之巨族姻好憤
爭互操戈不已卒爲排解之有亡命欲加害解衣縱
飲不以不肖相待謀竟息好義之效又已見矣夫使

先生之賢早受辟命出其身以化天下自當多所建立乃優游田里以德行賓於鄉豈誠忘情斯世與草木同朽腐葢謂吾以孝義敎後人必有大吾門者今辰六偽賢書兄若弟皆力學有聲於時不以祿位爲榮而以文行之優信友獲上爲急所以壽其親者庶幾無愧矣乎陳太丘德爭遠邇與子諶紀並著名等公府辟召常同门至羔雁成羣當世榮之先生不受辟以孝義敎其子孫辰六名重當時裒然爲公卿舉首與時奏對甘泉躬膺 寵遇諒有是父乃有是子安車徵詣先生卽不欲仕恐亦有不得辭者矣余雖

未獲覩手采然與辰六交故以此爲祝先生隱居樂道得毋傲睨不屑也哉

壽仲兄五十序

歡樂之家壽常少患難之後壽常多豈患難遂可致壽哉因勞得逸因瘁得愉實有在尋常歡祝外者偶然而值之君子謂足喜不足悲也吾兄以甲寅七月登五袠適八閩告變衛饒常玉間蠭起應之邑四鄉聞風震動人無固志然城守尙無恙也七夕潰帥自姑蔑來弁始張皇其辭而將吏宵遁矣越日寇始集焚廬居掠金帛炊烟盡絕市無雞犬聲父老相驚謂數百年所未有也維時同堂兄弟各散失不暇顧余與毛子會侯變姓名奔馳淳歙間兄獨以幼子病倉

皇走燕源山旬有二日則兄誕辰躑躅窮岡荆榛露宿腹不得果蓋患難於茲極矣論者謂兄生世胄早達負盛名一爲李官旋宰巖邑懸弧之辰不獲一觴相娛何以自慰自某觀之兄之壽正當由此得倍何者兄非患難中人也然使非罹寇變際此佳辰亦不過孫子盈前親朋滿座遞佼徵歌屏障雜遝如荆南浥水舊事耳天道紬有餘而獎不足不足者有餘所自生也日盈則昃水滿則溢物殄則祿薄享遲則數窮留天地有餘之氣以還之造化則造化厚愛之矣且兄亦思自辟盤以來曾有困苦如此旧者乎窮乏

拂亂天之所以眷吾兄也借物力而甘澹泊則兄之所以承天也間以語毛子毛子笑曰子之壽兄遂矣然方丈蓬萊仙人寧無居處雪岷之壽乃竟蕭然叢薄間恐仙人亦未必至此相與鼓掌大笑及歸述之於兄兄亦輾然喜授簡書之

壽黃寧海序

詔我黃君佐遂安八載循聲藉甚業以上考擢尹寧海矣宰寧之五年循聲復大著夏五月君壽登六十吾友黃子介伯貽書索予言爲壽予惟譚吏治于今日難矣然非令之難人自難于視令耳前輩有意之士多願爲郡縣謂與民最親也且學古入官循分盡職吾儒志之素矣使皆辭艱就易天下事誰任其難者故有難于視令之心則見其衝繁凋瘵也而不敢爲見其卑屈煩瑣也而不欲爲見其上交下伺掣肘斂膝也而不能爲且謂不足爲要之惟盡此心而已

心不可預期視乎時與地而爲之應故心盡而治成固可幸無罪苟或不能亦聽乎其所自至于吾心無歉也然精誠之積天必因之安在朝歌渤海非以勵循卓哉君生宕渠名勝鎮靜之德敏練之才備矣而慈和愷悌尤不敢更其心方其佐遂也謝餽遺息爭訟勸農桑恤人之困完人之烟所與共晨夕者心經一卷而已若其宰寧當海氛出沒之餘措餉宿兵人逃土蕪而又水旱頻仍飛賊充斥夙逋之積以千萬計官其地者坐席未温旋挂吏議可謂難矣君自下車勞來招集甫半載有馴鹿隨車之異前總督趙公

按行邊海詥君治所[illegible][illegible]等今作春當事於道[illegible]責償甚亟邑民數百人役牒兩臺醵金代辦不旬日而足制府劉公撫軍范公異之爲聞于朝嗟乎先[illegible]君智術經營遂能獲上而飾下哉亦惟心相感而已是心也利害無所計貧富無所營毀譽無所私進退無所怵以之化民則風俗厚以之事上則熙洽成以之稷躬亦氣格神閒樂期頤而昌孫子天之于君爲何如哉予自爲諸生知君行久每嘆設心如此何事不可爲者今之屆覽揆也即以此言報黃子君當增三爵矣

姚元叔先生八十序

余自就外傅師事余先生十有四年中間余先生歲時歸省或赴郡國試先府君輙命余寄習他塾多至匝月少或十數日而元叔姚先生爲稍久益前後幾兩月矣時及門頗衆余年十一二爲先生稱許今且三十餘年衣冠杖履與夫居處譚論猶歷歷能記憶也先生嚴整質直望而知爲端人正士甫弱冠受知於邑令余公鵾翔文名籍籍庠序間顧數奇不遇先生泊然安之崇禎末邑大饑先生積粟得十許石悉散賑貧族里有黃太學者避兵亂以金珠數篋寄先

生家先生率家孥衆守亡何太學死召其子還之封識如故康熙丙辰先生年七十餘同學余君聯翅當歲薦道梗不得試除名以次及先生先生請於邑博士曰余某故阻兵非避也越次奪之不義邑博歎曰君老矣乃以功名讓豈復有廷試時耶先生不顧踰年乃貢於鄉嗟乎賑乏至仁也還金至義也讓功名至厚也三者有一於此已足進於聖賢之道然而古道不作天下之士以利名相傾軋久矣貧者不能施富者不肯予饑饉流離漠然若無與且攫金而效之朋好中有盗賊焉功名之際能者先拙者後營求躁

競捷得之爲快孰有白首明經甘心推讓而不悔者
哉先生家非素封乃不難出其修脯之所入以贍宗
族不死其友以返遺金不忍奪其友以明德讓此聖
賢所深許而非可望於今之士大夫也嗚呼其難也
已今年冬先生壽八十里中知交屬莆田侯生繪圖
爲壽貽書屬余序余濫竽史館不獲從諸生後進一
觴竊謂先生雖不復求仕然已舉明經登大輩矣向
使丙辰之役不稍忍歲月因利乘便先得之初無損
於盛德顧其中或不能無歉乃先生歸而病病而復
甦再期始充貢然則天之壽先生或因其至厚之心

而篤之以媿夫營求躁競之所爲使天下之士盡知
先生豈至利名相傾軋哉先生家居以詩書授諸孫
暇則蒔花種菊所著四書周易說意學者多宗之其
避亂岱山時撰高人傳鄉先生傳夫先生端人正士
其取予必當惜余同處山中未得一見明年史事竣
乞身歸田里當從先生一快讀之

田母梁太宜人七十壽序　代

婦德不踰閫於夫若子徵之乃梁孟高風旣爲鄉閭
表式而丸熊晝荻之教復能頡頏藝苑作楨　王家
諸大夫稱之國人榮之君子於此觀婦德焉若雲中
田母梁太宜人是已太宜人生山陰冑族幼承家訓
鍾郝禮法兼而有之年十三歸贈公先生婉娩柔嘉
克循婦職諸如事尊章以孝睦娣姒以和閨黨稱其
能子姓臧獲戴其惠以至潔滫瀡治田廬宜稺蠶
飧不厭糲枲絮不厭陋半菽可以飽十石粟可以施
勤儉寬仁所謂婦德之常何足爲太宜人重惟是相

夫課子生平大端實有非尋常閫閤所能及者方贈
公著書力學頗不屑家人生產事無巨細悉太宜人
躬親之昕夕勤劬籌畫井井贈公豪邁喜交游每昆
友滿前賓朋御至輒呼殺樆具酒醴太宜人咄嗟而
辦卒未聞庖廚聲當時謂贈公賢豪門多長者車轍
不知太宜人才能成其德有如此也蚤歲連舉五丈
夫子鞠育訓課不少寬假長君今洗馬望西先生少
以文章名太宜人督之無惰暇及讀書中秘爲史官
游歷司成典經局極文人之榮太宜人就養京邸亦
無倨色今子若孫後先屢舉各見其才人知王謝庭

階芝蘭玉樹亦思太宜人逸勞之訓固有以母德兼師道父道者哉今海宇蕩平　詔加恩大小臣工贈公得貤贈如子官太宜人遂親承　寵命鸞章象服輝耀閭里今年重五後三日爲七袠誕辰三晉士大夫及門下諸生謀所以爲祝問序於余以余共桑梓且與冼馬君同朝諗懿行加詳也余聞山川俊偉之氣惟文人鉅公應之而靈秀所鍾往往見於賢媛淑德今冼馬君旣擅雁門龍首之奇而肇基發祥實原於太宜人非偶然也太宜人之德徵於夫與子者如此豈尋常閨閤所能望哉設帨之辰冼馬君官京師

不獲舞綵衣爲母氏歡諸子及孫曾輩奉觴上壽太宜人紺瞳黰髮翟茀雍容里𨋫聚觀咸咨嗟嘆爲盛事人倫之樂度莫有過於是者矣君子曰是舉也有三善焉勞其身以相夫若子太宜人之賢也以德養更以祿養冼馬君之孝也因賢母知有賢子以子之賢益信母之賢諸大夫國人之公也余不敏請以是爲太宜人壽

壽廣陵章君序

嘗讀史至禹貢揚州之域其閒夭喬包篚之貢璆琨篠簜之陳大海東流江淮綿亘山水精英鍾爲魁人傑士即棲隱如東陵邵平輩亦莫不修身砥行卓然以名節自見蓋揚俗喜擧華尚侈靡竹西之鼓吹隋苑之歌舞豪商巨賈車服擬于王侯庶民之家日食萬錢衣紈襲綺雖家無儲粟而角逐奢靡曾不稍顧苟非勤儉性成鮮能自奮於習俗之外者蓋勤則自食其力儉則不改其常此中眞未可多覯也章君世欽産隸籍廣陵崇禎中從其尊人賈於吾遂遂處萬

山中俗敦勤儉君習知山川民物土俗遂之人無不樂有章君父子者滄桑後復攜家歸揚散亂之餘貿易騰踊君夙夜經營不二十年揚之人又無不知有章君父子者然君倜儻豪邁不欲以習尚侈人敝衣糲食纖悉必親絕不知習俗侈華之好以故賢士大夫咸愛重之猶憶丁未夏余歸自金臺馬瘏僕痡抜裘五月君笑謂公方捷南宮何澹泊若是時同人後先旅集君置酒瓊臺敘閭里舊事余深喜之顧謂君少長吾遂今奮跡江淮尚復憶山城田畝乎君則停杯凝想蕪城冶靡故非性所宜將嘗向獅山龍水作

歸老計耳其高識遠見不攺其背如此今者君五褎矣異時辨別紛華歸耕隴畝余與君倘徉於杯酒泉石間娛心適志以永大年奚必二十四橋始足娛壽耇哉非勤無以成業惟儉可以持家修身砥行雖耄期可也

壽族兄惟學序

吾家系出漢酇侯儲河南之宗徧天下而大江以南歙與睦爲最盛顧源遠流分中更變亂支序多不可考然其始固同出軒黃也曩家明經司理兩兄溝遊吳會始得識族兄惟學翁癸卯夏先君暨家叔叔復過吳與翁敘譜誼至悉予固心儀久矣是冬計偕北上乃訪翁閶門睹其丰采聆其緒論益翁歙産旅於姑蘇生平豪爽豁達多長者風少讀書家適中落恐無以奉兩親廢書歎曰儒者治生爲急倘能供甘旨以娛親亦何媿於孝也因服賈吳中往來江漢間

業遂蹶駸起朝夕承歡靡所不至十餘年間盡復先人之舊其素所欲得以娛親者至是蓋無不慰矣性易直無城府凡義所當爲慷慨自任不辭勞不避怨不論難易務期於濟初未嘗有絲毫曖昧不可告人者人以是敬服之尤好施予親故窮困者委曲周給必求安全而後已至文行之士孤寒偃蹇爭折節禮之解橐以贈無少吝惜人有過雖面折不稍假然究無藏怒宿怨意即終有負之者坦然置之不屑屑與較也其嚴以律已厚以待人有固然者舉丈夫子八人皆負才敦孝友翁既以品行重江左而諸郎復光

大前烈交遊多一時賢豪晚年舉茂才入庠序季君羽可尹思皆有名太學需次銓曹里人榮之謂是父是子將來大其門而續其緒正未易量也翁篤於族誼與予交最厚自服官京師書問稠疊予念之未嘗忘甲寅翁六十初度三姪羽可索予言爲壽適當寇亂播遷之餘旋濫竽史館朝夕纂輯久未能應癸亥秋奉　命校士蜀中明年便道歸省值翁七十懸弧之辰予與翁別且八年今復登其堂兩鬢未絲步履輕健聞其花晨月夕觥籌交錯議論風釆俱不減少年時爲之手額稱慶益老耋期頤固可操券而合也

諸子復以文請因述其品行並志夙昔遊好之槪如此盖誼切同宗詞尚樸遬九如三多之文非翁所樂聞也

健松齋集卷之六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記

瀛臺燕賚記

臣讀詩至小雅鹿鳴之什輙嘆古君臣燕樂其所以通上下之情者良深且厚也盖朝廷之禮主於嚴本於敬然嚴敬之極情或未通故文武盛時制爲燕饗之禮俎豆牲醴籩羞皆有等差以明貴賤而又旨酒式燕承筐是將以和樂之若曰畧君臣之分而通以朋友燕好之誼則禮行而嚴敬具聖人之感人心者

至矣今　國家時和歲豐海宇寧戢

皇上講學勤政情通乎上下益已備矣猶念大小臣工未得親承　寵渥七月二十一日　駕幸瀛臺召內閣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及部曹五品以上官入賜宴蓮露初晞凉颸蕭爽羣臣肅而登舟贍拜亭下上遣侍衛宣諭詞意溫厚臣悚息跪聽感媿並集凡人交游好會既飲食之又加餽遺其情文之至猶有感極涕零歘然不能安者況

君臣之際乎於時釆綴文綫以次　須受𢷬拜而出則大官傳　賜食矣六肴四膳香秔乳酪悉出自

內府臣聞之將賞爲之嘉膳嘉膳則飫賜今賞且膳矣仙庖珍饌豈儒生麤糲所能望哉食畢旅退太液波澄修楔歷歷遙望　五雲雙闕迥然天際羣臣憩息講論雖無執法糾儀之在其前而
天顏咫尺實有翼然無敢肆者何者敬故也君嚴而臣敬斯禮備而情一矣旣而張翠幕列芳蘭羣臣奉巵跪飲酒行無算皆引滿務盡毋論杯勺不勝卽興時斗石之飲亦不覺沾醉昔謝幾卿停車對飲宋濂蹣跚下殿以今視昔其樂何如也羣臣拜手稽首謝復有　旨賜菱藕蓮實臣右奉綺幣左擷芳鮮都人

聚觀餘酡未散　殊恩異數殆非可言罄矣臣因卽鹿鳴之詩思之旨酒旣式燕矣復奉筐而行幣帛所謂飲則以送酒食則以勸飽也其卒章乃曰以燕樂嘉賓之心夫臣而曰賓禮遇蓋非常矣樂其心則非僅適口體已也食之以禮和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臣孰無心敢忘報乎天保之答其君也曰受天百祿又曰萬壽無疆人臣事君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傳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頌禱之私猶其末焉者已今
皇上燕賚臣工如此其渥羣臣沐浴高厚何以爲祝雖循分盡職不待寵惠之頒始謀靖獻然承　恩極矣繼自今服休服采以報稱於萬一不將有更切者哉臣小臣也學植弇鄙無能仰答知遇敬從百執事後紀其盛如此以附詩人之義使天下後世知我
皇上嘉惠臣工其通上下之情者不獨成周宇宙間也

封長白山記

康熙十有六年四月望

上以長白山發祥要地 特命內大臣覺羅武某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費耀色一等侍衛塞護禮等於大暑前馳驛往五月四日啓行十四日至盛京二十三日至兀喇宣 諭鎮守將軍等召村庄獵戶皆無知長白者都統尼雅漢族祖戴穆布曾往採獵以老罷閒自言祖居額黑訥陰聞其父嘗云獵鹿長白山負以歸四日可抵家以此度之長白山距訥陰當不遠因問訥陰路幾何獵戶噶喇大額黑等曰陸行十

日水路乘小舟二十日乃命獵人喀喇前導各持三月糧又慮食盡馬乏不能歸也期將軍巴海載米一舟候於訥陰于是噶喇大額黑等由舟覺羅率固山大薩布素由陸六月三日啓行經文德痕河阿虎山庫納訥林祁爾薩河渾沱河法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水敦林巴克嗒河納爾渾河敦敦山阜龍窩河凡數十處抵訥陰而噶喇大等亦至蓋自江逆溯由瓦努湖河至佛多和河復順流來會繞七日耳十一日發訥陰一望林莽迷不得路薩布素率旂甲二百人伐木開道十二日悉衆行是日薩布素遣額懈等先發馳報前進約百數十里登一山升樹而望遙見遠峯白光片片殆長白山也因留額赫大額黑督率珠蚌十四日與薩布素等令當材茂林捐摩開路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雲霧迷漫不復見山乃從鶴鳴處覓徑得鹿蹊循之以進則山麓矣始至一處樹木環密中頗坦而圓有草無木前臨水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爛熳蹤移駐林中然雲霧漫漫無所見也衆悍然前詣綸音禮甫畢雲披霧捲歷歷可覩莫不歡呼稱異遂攀躋而上有勝地平敞如臺遙望山形長闊近視頗

圓所見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百里五峯環繞憑水而立頂有池約三四十里無草木碧水澄清波文蕩漾繞池諸峯望之搖搖若墜觀者駭焉南一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則處處有水左流爲松阿里兀喇河右流爲大小訥陰河瞻眺之頃峯頭游鹿一羣皆駭逸惟七鹿忽墜落衆喜曰神賜也蓋登山適七人時正乏食拜而受之回首望山倏復雲霧遂于十八日南回至前登山高望處一氣杳冥并不見有山光矣二十一日至一訥陰河合流處二十五日至恰庫河則訥陰東流合處也二十九日由恰庫河

歷色克勝圖白鼎噶爾濮噶大渾薩滿薩克錫法克
錫松阿里多渾大江險絕處凡九七月二日次兀剌
十二日抵寧古塔遍閱會寧諸府八月二十一日還
京具疏聞
上以發祥之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下內閣禮
部議封爲長白山之神歲時享祀如五嶽爲夫封山
之典肇始唐虞然報祀嶽瀆非有關於鍾祥之自也
志稱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有潭周八十里
南注爲鴨綠北流爲混同　國家龍輿所自然至今
無知其處者　睿慮周詳穆然念

祖宗所由出專官訪求備歷險異卒光大典以答神
庥其享天心而致靈貺宜哉謹摭原疏綴葺爲記用
志千萬世無疆之盛云

重修六星亭潮音閣記

松山之巔上爲六星亭傍爲潮音閣登臨之勝也人
文之靈藪也蓋吾邑踞嚴上游科第相望居大僚者
乃如落落晨星形家者歎爲萬曆中羅浮韓侯攬勝
茲山謂宜亭而閣也於是捐俸創亭會其時有當罪
者俾出鍰助成焉潮音閣則大士示現邑人士搆臺
而奉之者也靈秀既儲名卿鵲起司馬之績著東南
總制之忠勤西北端揆弼亮瑣闥抒猷蓋彬彬焉甲
乎六睦矣顧歲久傾圮康熙辛亥夏邑大旱蝗而虎
豺狐威實繁有徒父老子弟訴其實於郡侯梁公公

延見紳士詢知所爲不得已狀多方慰諭擇所議便
民者舉行其不便者勒石永禁蠹惡輩則懲儆之使
修六星亭潮音閣以自贖聞者快焉時邑令劉公初
蒞任公以其事屬之擇老成廉幹者董其役庀材拓
基閱歲而告成父老子弟屬余記其實予惟公之施
及遂人至矣即不修葺亭閣亦何日可以忘公顧是
役也有四善焉旺氣所鍾萃之使靈一也毓法必刑
山川勿改二也民就傭作以全其生三也憑高遠眺
睪然神爽四也四善備而公之施及遂人者更無既
矣登斯臺也觀山川之秀蔚覩田野之豐融人文輻

轇於方來婦子熙恬於永日一草一木皆以爲公之德澤存焉然則翼然而翬飛軒然而鵠峙又奚不可以報公乎六星之亭潮音之閣卽與峴山碑竝峙可也

思古堂雅集記

嘗讀魏武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竊歎人非鹿豕何能長聚卽聚矣人與地不必相宜或情境不洽盍亦有數存焉余自甲寅秋偕毛會侯避地西陵擂遷之餘惟詩文朋友稍慰晨夕明年四月七日毛子稚黃李子東琪徐武令華徵兄弟諸子虎男稚黃從子文瀾招集思古之堂思古堂者稚黃著書處也余與會侯將赴之出門値陸子蓋思遂挾以俱虎男見蓋思卽曰向未折柬卿何得來蓋思曰吾非王濬冲亦欲來敗君輩意耳相與大笑肴核既陳觥籌交錯啜蓴

羹噉含桃極論古今詩文之變與夫山川名勝人物臧否蓋思以事歸相送庭階夕照啣山歸鳥漸聚時夜禁頗嚴諸君謀散去稚黃曰酒且盈樽禁夜行不禁人夜飲也吾雖善病乃卜晝已邪於是洗醆更酌絳蠟熒熒與纖月相映歌者兩討生奏鳳凰臺之曲鶯簫雁柱慷慨動人時武令納一姬稚黃從孫山頌製百和曲美其事武令聞歌聲心怦怦若不能已余笑謂武令有百和姬傳若得討生歌此曲將無更佳疾歸語新姬當脫臂珥勞倡者武令大喜索紙筆欲搦疾書同人睨之互私語不敢闘也錄成兩生按節

而歌居然雅韻謔浪恢談載醉載醒壘漬酒痕點涴背砌不知雞人已戒曙矣聯榻中庭擁衣暫臥望日影而起宿酲猶未解自播遷來未有此良宴會也向使華筵廣厦主賓相對旅進旅退于心亦復何樂且環視座中已非向時年少得握手重歡寧非大快然或數年之別千里百里之遙聞聲相思日月言邁若復不痛飲得無金谷蘭亭笑人哉稚黄屬余紀其事倘他日風流雲散羈滞各天追憶今宵邈若河漢酒酣耳熱後試取斯文諷之勝集猶可得髣髴耳

白嶽記

新安名勝稱黄山白嶽黄山屢期未至僅從趙華鋪海諸圖想見其勝而已白嶽俗呼齊雲巖真武降靈之所每歲士女酬賽無虛日余嘗遊而樂之大要峯之勝曰紫雲曰鼓曰鐘曰香爐曰三姑五老而獨聳為最石之勝門曰天門洞曰羅漢兩君呂仙巖曰觀音石橋崖曰黑虎而羅漢影為最山無水所見跑蛇二池而珍珠簾為最殿閣菴院高下棊布其著者元武宫淨樂宫翠微天堂仙亭椰梅菴而洞天福地為最蓋諸峯皆截然高秀僅取形似獨聳峯距西天門

數里自山至頂約十餘丈徑道皆絶梯而升手挐目眩不得旁視僧依巖支柱泉流出焉耕播在山麓上下便疾如猱頂有虬松古藤野菜數種多别味頫視村落炊烟稜稜長江縹緲如綫余題詩石壁盖遊跡所罕到且有未知其處者羅漢影壁列如屏坐立俯仰宛然各具然不可名狀奇絶正在影耳凡瀑布皆懸崖奔瀉珍珠簾崖石兩層泉自上滴下著石濺濺然如珠飛四時不絶殿右里許為洞天福地修真習静者居為長楹老檜綠繞庭戶予嘗叩之龕中閉目導氣四五人一老鍊師年九十餘自言張逍遥弟子

張盎萬曆中羽化士遺蛻尚存若杭之丁野鶴爲余所取于白獄者如此若夫耳目熟習者遊人類知之茲不復云

神游閣記

同年姚主事陟山靜其先方伯神游閣成屬余紀其事先是乙巳夏公殁已五年陟山方家居裦然公登一閣四面環山桃梅霞鬱公語陟山汝爲吾銘此乎蓋神游閣三字授之陟山驚瘏然荏苒未遑也甲寅奉假南歸始買地舍旁構樓三楹前對道場山環植花木悉如公指閣之後爲軒奉公像其東爲別室南爲永思堂堂後爲塾閣西爲廣庭直北爲門總曰方伯姚公書院一時名人題咏莫不歎方伯精誠不泯陟山之孝能冥通先志以有此閣也公文章政事所

至有聲當司臬憲時海氛陷京口且犯江寧公佐督府城守有功大帥方驕橫無敢抗者公獨不爲屈卒有犯轅捕治如法鎮江婦女被掠千七百餘口親詣江干釋遣之帥怒然無以中也江南獄訟素繁至是有仇讐者率誣入叛案公平反最多金壇紳某憾諸生十人欲擠之死公察其無驗不肯坐遂爲蜚語構公會有告密者遣官江南會鞫御史則奏公失出而所遣官又適主大帥家引隙附會而公死矣士民感公恩重哀其死號蹋道祭數百里不絕會

世祖上賓

今皇帝未親政務未有爲公白者㳄山舉進士官中翰始兩上疏訟寃下部議僉謂處分太過然論定尚有待焉嗟乎司臬所以持法之平也欲無寃濫斯已難矣捐一身以殉千萬人孰有若公者哉宜其精誠之積歷久而不泯也獨是公生平文章政事於栁於桂林平樂於長蘆於嶺南於江寧遺愛所存靈爽上下亦何所不至顧何必戀戀桑梓昔者于公治獄多陰德知其後必興公以身殉法其游神於此或亦隱示以斯意歟登斯閣也知公之棲靈有自而又思㳄山所以寘通先志之故則閣之所貽者遠矣倘謂後

遊觀娛心目世之美臺榭者不少㳄山方惻然不忍登其敢言樂乎哉因推㳄山之意紀其始末如此

河渚探梅記

武林梅花舊稱西溪近時惟余家莊最盛丙辰春日予與毛子會侯家兄雪眠赴雲溪佷公之約舟發松木場歷古蕩有山屹然秦亭山也數里達永興頭桑畦竹徑中梅蕚點點如殘雪輒注視久之舟苦欹側栫人急止余君尚未覩眾香國顧驚怪乃爾俄進抵一處茅屋數間土人穿池蓄魚陂塘相次若畝澮然池隄盡種梅老幹數十株相傳百餘年物餘皆低枝細柯徑林參錯幾不得路會侯攜酒榼至席地浮數觴余巡視諸隄間有屈曲如木假山者婆娑若偃蓋

者交柯者欹者偃者頫入水者柔條繞幹若縻繫者俯仰莫能名狀歎絕而已解纜抵雲溪佷公烹泉瀹茗清冽沁人所謂梅花泉也公語余曰君赴探梅約乎曰然曾見梅極盛處乎曰有之已復歎曰盛衰何常永興寺古梅不復存矣當與君暢游余家莊耳復具舟東出蕩槳如駛遙望花村宛然心目乃知栫人所詫眾香國余輩停杯快賞者即余莊也相顧大笑遂放舟徐園園去莊數里溪流盤折舟行不辯出入梅可百餘本登樓望之白光皠皠香聞數里茲張河渚皆梅然散處平疇村落間園聚之嵌固佳景乃更

勝也時丁子素酒方倚樓作望江南詞日暮不能讀棹船而返是夕宿方丈佷公縱談五燈宗旨與儒佛異同旁及古今人物山川名勝山雨忽來竹窗謖謖不知身之是客也

遊鴛鴦湖記

檇李城南數里曰鴛鴦湖俗名南湖廣數十畝瀅波蕩漾舟檝往來爲遊覽勝地予至嘉興訪新安胡生生邀遊福城寺弔朱太守墓兩過白蓮禪利與僧止餘梵林賦詩醉酒惟南湖烟雲屢訂未果生乃具舟命酒檣招平湖馬生同遊舟放冉里過宣公橋乍對湖光心目曠絕湖中編竹爲魚柵漁舟畫舫頗類杭西湖而無繁囂靡麗之飾又居南偏旂卒馬蹄所不至較清靜可喜時冬初木落菱葉浮沉餘荷貼水丹楓紅柏掩映陂岸間與松檜相錯舟移岸轉紅綠無

定湖盡爲朱相國東園亭榭池臺位置殊勝顧歲久漸圮園畜三鶴一鶴出竹間亭亭獨立二鶴鬬於池頸翼科待强者負力弱者血流被毛羽生提竿逐之始解余謂凡人倚盛强凌小弱力屈氣靡非得豪俠有意之士達其枉而助其氣將摧挫不能自振樹心㩳擊寧獨鶴然哉遂緣疎籬度小木橋達西園古木千章修竹數百箇引湖水爲池芙蓉夾岸懸藤倒影俄聞東園鶴聲清越近而若遠有亭曰招鶴亭旁小軒數楹陰竹中大抵東園以整勝微嫌太密西園疎曠自過之然合東西園爲一境天工人力固未可缺

也飯畢循橋右行渚田毎毎潤流湍疾覓小舟得渡抵真如寺唐司空裴休捨宅後爲真如塔丹碧輝映鈴鐸鏗鏘然尋拾級登其半頭岑體顫俯視禾城遠樹極浦彷彿可辨馬生方坐地仰睇而胡生年少已躋巔而下矣因念人精力與年上下余少時登睦城南北峯必凌絕頂近遊荊州觀音寺塔盡三之二今且纔及半更復數年惟應坐視如馬生耳然壯者日以老少者亦日以壯諸君行自歷壯盛寧可恃耶歸天烟雨樓故址三面臨水居然佳勝惜已廢圮僅從斷石間摩娑歲月而已使得好事者倡議更建酒舫

上下幾舟登臨詎出湖心亭下惜乎郡人動誇烟雨樓而竟委之頹垣荒草也是役也南湖之秀東西園之幽真如浮圖之高峻殘碑廢址亦得憑弔徘徊寄其感慨于山水蓋可無負矣呼酒持螯盡歡而別時康熙乙卯十月三日也

世儀堂記

余讀徐太史世儀堂記而知應太翁之貽謀遠也蓋凡家世創造之始其人必具偉才特識其閱境必深其積慮必久其承前而燕後也必遠大而周詳故始之或見爲難而經營暇豫無締造勞瘁之迹迨其後世守之勿敢替頌禱興焉然後知積之有素規畫自弘遠也應太翁長者也其才識著龍山雉水間當鼎革時青溪兵火頻仍比閭不能相保翁獨席其所有周旋飄風墜雨之間晏然一如無事閱境益已深矣先世居聯芳尋徙古城書院翁獨以子姓繁衍肇基

而改卜焉積慮抑已久矣新居承堂構之貽復能集湖山之勝人文輻輳俾子若孫得以廣交游而新耳目光垂前後又何周詳而遠大也余嘗登其堂審其必固選材必良輒歎翁規製若此不知幾經圖畫乃翁處之裕如偉才特識真有超出尋常者今翁鶴髮鯢齒杖履優游子若孫克世其家登斯堂也思太翁之閱境如此其深積慮如此其久承前燕後如此其周詳而遠大廣前業而益式廓之以無負締造之意是則太翁之志也歟在易之漸曰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吉翁既寞然高蹈以其身爲世羽儀而復以

經營締造之心儀型乎後世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之此儀之所以不忒也顔曰世儀其眞善頌善禱矣哉

姜姨母畫像記

姨母姓吳氏諱氶新淳安雲峯人先妣孺人女弟也六世祖廉憲公倬高祖僉憲公欽祖副使公一栻皆起家進士有政聲外祖比部公諱覲光娶方孺人生四子二女姨母最幼年十九歸文學瑞若先生故鴻臚公孫而香河公長子也姨母逮事鴻臚公兩世異順柔婉能修婦德內外皆稱其賢文學喜賓客湌作款待無倦容待家人極慈終歲無詬詈聲丙申十一月以疾卒年三十有八子一奮渭娶余從妹女適余弟象琦猶憶先孺人病姨母肩輿省視執手別極悲時尚無恙也嗚呼豈意未三年遂亦長往哉方吾母寢疾時余欲寫遺容傳後然冀幸平愈不忍寫及彌留困頓則已貌改易不可寫矣追念音容杳杳邈歲時瞻拜愴然如母他人而奮渭亦然每相對泣下先孺人歿奮渭方少或者彷彿記憶若姨母之喪余已壯乃宛然心目而不能傳于筆不大可哀耶嗟乎先孺人與姨母同出比部公同歸遂安又同止一子同不永其年可謂憾事乃遺容之不傳亦同歸于盡嗚呼慟矣邑俗例設影堂先府君命工畫母孺人像不類余題之曰憶容而祀其後有我非畫工畫工非我之

句至今思之淚淫淫下奮渭亦以謂他人毋爲戇乃畫主代像夫余不幸傳疑似之小影不敢已成輙棄姑留之慟在有像奮渭求畫像不可得又不忍使毋氏獨不以像傳不得已而畫其主慟又在無像兩氏子孫其能知此苦心乎嗚呼抑又悲矣

繞屋梅花圖記

禹航陸君蓋思家武林之湖墅卓犖工詩文頃年屆五十尚困諸生中初度之辰屬謝文侯寫照毘陵惲正叔補繞屋梅花圖一時名人題咏至盈數冊君持示余曰吾殆將終老此中矣或曰君非能老此中者也才富力疆詎甘長寂寞乎或曰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羌自傷也或曰孤山之麓遺蹟存焉意者別有所托而姑於梅寓之乎或曰若和羹用汝作鹽梅陸子將用世矣或曰君既欲老此中矣即彈冠相慶恐不可舍此而去也不聞猿驚鶴怨乎或又曰吾讀

諸題咏矣有招隱者有勸駕者要無以定之也余乃披圖而觀焉見夫嗒然靜者陸子也泠然豔者梅也蕭然適者書屋也君真宜老此中矣然其神暢其色愉其氣整以暇又似非終老此中者然則真無以定之也雖然下士玩物達人乘時疎影橫斜讀書學道是即君棲逸圖也若廣平作賦元微之文章映日亦何妨於廊廟乎則謂經濟圖可也迨乎名成志就投閒於繞屋三百樹之下是終老其中矣謂君歸休圖亦可也然此猶作畫圖觀也去湖墅十里許曰西溪居人種梅爲業多至數百本少亦數十本綠萼絳柎

紅白相映余嘗遊而樂之君誠能結廬其間謝塵紛而安澹泊終老此中無難矣賢者自有真樂奚用畫圖爲諸君喜曰羣言紛紛雜予衷之今而知畫圖之中非盡思而盡思之所歷乃真畫圖也遂次所言以爲記

卓氏傳經堂記

仁和卓君火傳構傳經堂祀其先世入齋蓮甸澡淵三先生仲君次厚屬余爲記余緇塵徵逐旅益衰病久未能應也今年遇次厚於湖上復以相屬夫自堂之成海內賢士大夫詩文投贈不知凡幾余日事藥筆墨都已荒棄次厚亦何取于余而諄諄爲命之以是知其好文篤友三先生之澤未艾也夫聖人之道著於經原非可文字求也易之變通準乎時書之授受本乎中春秋之褒譏寻奪主乎正詩三百篇蔽之曰思無邪大禮三百三千約之曰毋不敬得其意而通之豈必穿鑿附會始爲窮經哉後人以己意測經而不以經求經太玄元包之易四始五際之詩大戴小戴之議禮今文古文之疑書膏盲墨守之攻三傳或失則詭或失則誣或失則陋或失則支所謂秦人燔經而經存漢人解經而經亡也向使說經者皆以經求經通乎天人性命之原博綜于民物政治之大體之于身施之爲事者之爲書使天下後世湛然于明體達用之學斯其爲傳經也大矣三先生之以經學名也涵濡淹貫既身體而力行之發爲著述元元本本成一家言而未嘗有穿鑿附會之失益自有

經以來祖父相傳子孫相繼未有若卓氏者漢世傳經稱韋氏劉氏然元成父子文辭不少槪見劉歆且顯然畔道矣其相承最久者桓氏四世歐陽氏八世濟南伏氏至十六世要皆世其訓詁漫無所表見以視卓氏爲何如乎余家世受易曾大父直完先生以易授里中故遂安易最盛向時列祀瞽宗喪亂以來遺書散失祠廟亦未能葺也火傳能不朽其祖父堂構而俎豆之夫厚又好文篤友以成其志卓氏之傳且五世矣余兄弟雖不敢隕墜家學碌碌世養究無當于六籍之源流聖人之大道登斯堂也能無傷焉內媿矣哉

淡廬記

余浮家西陵一年餘矣其地諸名宿皆得習識而定交焉一日毛子稚黃屬余作諸君簡淡廬記且曰君高尚士駿男虎男季父也善書嫠於酒所居古檔死多名人題咏近燬於火矣其爲文傳之余謂作記必悉其山川名勝人物居址余雖雅慕君然未知其人何以盡何狀也毛子曰然淡廬去此近盍過而訪之乃慶豐樂橋入委巷叩其居頹垣荒草叢萊滿籬環堵數椽不蔽風雨秦亭記所謂銀杏蠟梅長松老桂無復宋元時物矣君簡方曝背讀書遠心樸貌居然淳古斗室中一几一榻筆牀書卷壘積丹青此外都無長物余私念士即蕭然高寄奈何一寒如此乃君簡十日一山五日一石呼酒揮毫雲烟在手好種菊時十月既望寒芳挺挺皆砌間憶家太學叔植菊五十餘種客歲移植健松齋方華殘於兵今君安居無事東籬佳色入冬猶盛物固有幸不幸哉相與嘆息久之煮泉瀹茗逡巡而別迴望淡廬已如桃水蘇門邈其徑路矣夫君生繁囂綺靡之鄉泊然獨抱其素淡廬之義豈或䙝焉爲報稚黃吾向者未識君簡但因廬而思其人然未知其淡固至此也

重建方氏宗祠記

嘗讀易至萃渙之卦其彖辭皆曰王假有廟夫聖人操禮樂以化天下其所以整一人心者豈無良法顧必以立廟爲亟亟哉蓋人當渙極難合之時惟廟中可以萃之祖考之神氣聚斯人心風俗皆有所維繫而不可分是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祭於寢所以同仁合敬敦本尚親蓋誠重矣吾家宗祠始自有宋明萬曆中曾大父壽寧公率族人醵金重建期年火壽寧公呼天祝曰後世子孫賢當成吾志及大父閣學公解政組歸捐俸購伊氏宅將興成

爲會遭變亂事遂寢祠之廢者四十七年順治丁酉伯父歲貢公念祖父志未就且無以妥祀事合宗族也於是謀之父老子弟按丁輸助舉伊氏屋葺建焉後爲五楹奉神主前爲坊左右爲廡期年而告成伯父命象瑛考祭義撰祝辭定子孫命名二十字已復命爲文記其事以父兄在不敢任也歲庚戌伯父及先府君相繼卒旋遭閩亂祠爲大軍駐牧幸亡恙今年秋仲父太學公大修家譜告成復貽書京師命爲記象瑛不敢辭竊嘆宗祠之興深有合乎萃渙之義也蓋吾家自震四公卜遷於遂二祖八派衆至千餘人先世型仁講讓之風載在譜牒者頗象瑛自成童以來祠地蕪廢歲時伏臘主者祭於其家而族之人散處城邑都鄙凡冠昏喪葬漠不相關甚有不知其名氏覿面不識爲何人者蓋人心之渙至是極矣自祠之成也春秋二仲聚族而祭明少長別尊卑俎豆有常登降有節始獻終獻有儀餕餘有制毋論祀事孔修而山農野老皆得進而觀禮焉二十年來出入相親貌言相接死喪疾病相恤近且爭訟不興患難扶持雍雍然猶一父之子矣使非歲貢公勉承先志而族之父老子弟相與贊襄而經營之將卿大夫

之祭下同氓庶我祖考實恐恫何能使源遠流分不相視如秦越哉繼自今士修其業農習其勤工賈毖其事毋侈淫詐力以蕩其心毋爭鬭詬誶以傷其義毋聲色飲博以喪其行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弟與弟言恭男位乎外女位乎內以上承夫型仁講讓之風將出則爲良臣處亦不失爲修謹使天下之人謂浙東門族無若方氏而方氏之所以興由於世德是則我祖宗所憑依而亦壽寧諸公治萃濟渙之盛心也柳氏家訓曰門高則自驕族大則人窺吾族人其戒之哉

詹氏家藏考亭南軒兩先生真蹟記

道與藝之分夫人知之要亦𢿱乎其人焉爾其人而藝傳也秋之奕倕之巧由基之射伯牙之琴皆足名天下垂後世不必其聞道也苟其人未嘗以藝傳而數十百年後覩其遺蹟想見其人流連感慕而不能去則所重有不在藝者矣吾邑詹氏南宋時科第最盛虛舟先生諱體仁講學瀛山與考亭南軒兩先生相友善考亭貽書商訂格物致知之旨往復至再今載朱子集中南軒自蜀中寄書論理學宗旨甚悉二書裝潢成軸子孫世守封鐍甚密余嘗就而觀之朱

子書端勁古質穆然不使人可喜敬夫稍秀潤亦不甚作意夫兩先生未嘗以書法名也其深心靜氣盎然睟然於楮墨之閒直與鍾王顏柳竝垂正猶商周彝鼎欵其寶不能名其器非可以工拙論也向使兩先生而亦以書名則筆墨所存庶不及鍾王顏柳何以數百年後覩其遺蹟想見其人流連感慕而不能已哉然則道之與藝孰重孰輕要必有辨之者

重葺健松齋記

健松齋在遂安城內西偏先君子所營讀書處也先君仁孝與物無忤里中推爲長者性好蒔花木崇禎中搆小園名之曰今圃傍水關枕忠烈橋中爲齋左爲蕉際爲香風亭爲菊畦迤於桑苧圃右爲竹士軒爲秋琴閣閣虛四牕遠山入坐歷歷然齋前穿一池不受水益濬之得古鏡一背鑄乾道六年製土花斑駁召工新之能鑑毫末先君愛玩不釋手甲申之變土寇焚室廬殆盡鏡亦燼於火而圃獨存先君携家避杭婺戊子始歸稍稍完葺順治甲午遊新安得栝

子松於許氏舊圃載以歸植池之東始纔及簷近且婆娑若車蓋矣松五粒勁如縣針皮剝落如龍鱗余取唐詩松凉夏健人之句以名齋常讀書其中濤聲謖謖如在深山萬壑也甲寅閩變盜起開化常山邑將吏棄城遁余亦踉蹌走錢唐比歸則大兵駐牧三年矣環城內外數百年喬柯盡於樵採蕪藿韭薤之屬皆求之三四十里外圃之桃柳梧竹悉薪之矣而圃與松獨存嗟乎圃之與松先君子所經營而手植之者也圃之存猶弱視修葺今松雖存而先君奄棄數年矣撫時感事顧何以爲情哉雖然人苟有所嗜

雖世遠人亡其精氣必憑依而不能去故思祖父之音容不可見見乎澤如見祖父焉是松也安知非先君子精光靈氣所式憑者乎兩經喪亂隣比多不能相保而欄檻雖傾蒼松如故不可謂非仁孝之貽俾余得保有其牆屋也因築垣市木加整葺焉雖需次一官窮愁拂鬱不獲光大前業然周旋患難使先人手澤不致鞠爲茂草抑不可謂不幸矣蕭相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嗚呼吾後人其念之哉

怡亭記

新安族兄惟學卓犖好義生子五兆俠兆傑兆儀兆位兆任晚又生子兆佐兆仁兆信康熙十三年惟學以諸子長有才行予資千金使各食其力兆俠聚諸弟謀曰千金細利也不同心戮勉旦夕盡矣吾聞力分則易散志合則易成使各自爲謀異時分馳南北度不能兼顧且何以慰吾父母吾差長不欲受金當爲諸弟畫於是命兆傑兆儀經營吳楚兆位總家政兆任幼令就塾而身自指示凡貨賄斂散之宜因時趨舍之道與夫舟車險易處人接物之方人情之澆

漓風俗之良薄若者宜謹凜若者宜節嗇一一耳提而面命之傑儀拜受教行之期年所入輒倍則又聚諸弟謀曰息且益業且漸廣矣匪簿籍後何以稽於是置一簿時其出入計其子母道里月日共籍之自稽察焉已又聚諸弟謀曰吾不能綱紀四方賴諸弟賢幸不辱父母吾慰矣村東南往來憩息地顧露居草處吾常念之諸弟幸努力更一二年以所贏餘亭之使行者有所依所以嘉惠閭黨且志吾兄弟之勞也諸弟敬諾亡何兆俠歿無子諸弟痛兄之亡且不受金而圖度教誨未嘗一念稍私乃不獲永年以觀

厥成也遵遺命為亭於孔道以共意告余余名之曰怡亭取兄弟怡怡之義別且六年矣兆僎寓書京師屬余記余乃慨然歎與曰義利之於人大矣用於利者不必明於義篤於義者又未必工於謀利故事親為仁從兄為義學士大夫猶難言之況貿遷有無之末乎乃觀諸子何勤於取利而所為一出於義也夫惟學之分金也冀諸子各自食其力耳然錐刀之末人所易爭使為之兄者獨豐其有不以予諸弟即予諸弟而漠然視其得失不一為籌畫且兄或悉心籌畫矣而弟且羣恃其能於兄命未必受受而未能悉

如其所期則雖終日孜孜利且未必興而何有於義乃兆僎既不私其利以曲成其弟而諸弟循循焉居者有贏餘行者有厚實無事不善承其兄以慰悅其父母則是兄弟之間雖以利接而友恭天顯之義莫備於是嗚呼可謂難也已余嘗歎天下之言利者莫算權酤權衡纖細之計始於朝廷極乎大夫士庶而尺布斗粟禍且中於骨月故後義而先利聖賢深戒之亦曾有謀其利必出於義如諸子者乎余故喜諸子之賢而又歎其克承兄志以施及里人因記其實而推廣之後之憩斯亭者思兆僎率弟之意則友于之愛生知兆僎等之遵循相助則從兄敬長之事備型仁講讓將風俗粹然一出於厚豈區區言利者所能及哉傳曰衣食足而後禮義興計自今兄弟怡怡益相勉為敦睦修詩書興禮教以訓其子孫知必有光大而顯揚焉者吾於茲亭信之已

舫影記

新安胡翁家秀州角里街長君季君皆年少能文買園於居之北偏古木千章修竹數百挺流泉怪石疏曠可覩中爲堂三楹堂右搆小閣廳虛四面冷然空中余名之曰舫影兩君曰舫影有說乎余笑曰姑無論天地虛舟古今幻影試思刱此園者誰乎人刱之而君兄弟有之汎汎乎舫也則皆影也其何從辨之今夫稜然峙者墻影也巽然犬牙相錯者城堞影也高下曲直各隨其宜田疇影也園之中竹影桐影荷影亭榭影瓜棚籐架影梅影扶疏松影盤曲鶴影如人鳥影如蝘蠓星河倒映殆池影乎遠山突兀其石影乎篆如烟散如螢者茶鐺酒鑪影乎園之外則雲影遠村影帆影橋影漁燈影雨之影宜霧月之影宜秋變幻明滅於遠近間者奚窮乎故一閣耳而遠近之影赴之遠近之影至無盡矣而閣受之赴之受之者舫也皆影也則皆舫之影也舫無影而以名吾閣閣有影而以爲似乎舫然歟否歟其又安從辨之兩君曰然吾夜讀書閣中燈影熒熒若觸波光而上下今乃知樓固舫之影也請書之以爲記

大龍山禱雨記

家姪紫崖宰樂安政通人和歲登有秋前後蓋五年矣丁卯夏江右大旱樂處萬山中土田磽确旱尤甚自五月至七月不雨米騾貴人心洶洶甚有致血相闘者紫崖憂之召羽流結壇郊外齋誠步禱卒無應紫崖引罪自責將謀賑貸之法十三日詹生某進曰邑南大龍山故晉化禪師院也中爲關壯繆廟神最靈因述諸靈異狀紫崖大喜立下令致禱衆意令君之遣人往也嗣聞親行相率諫阻謂山險道遐不宜輕以身試紫崖不聽鹿起趣駕行馳三十里始騰屏輿從騎短屩入山荆榛夾路非俛首側身不得上時有壓風撲鼻蝨蛇虎出入徑也行十五里勢益陡峭紫崖素肥復苦熱揮汗喘息數武輒小憩竟一日始至廟傍有池繞池皆細竹引其枝則滿山皆動土人謂其下卽龍湫故廟若浮者然是夜宿廟中五鼓率官民祭禱備陳所以爲民意少頃神降於巫（俗呼巫爲僮童）數燃炬納口中衆悚息駭異俄呼令君曰茲山人跡罕到君不憚勞暑爲民請命意甚誠當得雨吾爲君取水致之語畢疾走登山衆從之復六七里及巔引劍擊石泉流迸出貯以兩竹筩戒勿返顧以水灑壇

之四隅白有驗遂列炬擁護先行質明紫崖詣神謝始下山黒雲黯黮自石罅起行十數里随馬首不散衆益恠之所過村落空濛霡霂城内外則烈日如故也抵壇亟取水揚之甫再拜疾風起壇中沙石俱飛相顧各不見雲随風集大雨如注街巷水深数尺一時士民歡呼泥淖中聲震林谷自是凡十日遠近霑足枯苗復生卒稱有年莫不嘆神之靈而令君精誠相感召也夫有天地即有此山神之廟食於是度非一日而前此未聞施澤於民者何也葢官斯土者漠視民隱不能以心相通故神不我許而民因之以困

紫崖志切爲民不避危險其救災恤患之誠默與神孚故回車之頃甘霖立沛如響應聲天人之際豈偶然哉余抵洪州境途之人多有述其異者至樂邑詢之紫崖紫崖遜謝良久余爲嘉嘆不置因援筆記之

健松齋集卷之七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記

赴都日記

余需次後期丙辰除日連得家姪若韓書趣余赴選遷播以來拮据逡巡未能也顧期迫擬二月十八日起行十二日告先墓遇風驟成脾疾十六日稍間遂如期行十九日茶園二十日嚴州疾未已淹留三宿二十四日桐廬望子陵釣臺力疾遠行殊自慙恧二十五日富陽二十六日杭州余自甲寅寇亂流離轉

徙得達會城旅食二年餘始携家返里追憶往事不覺太息二十七日入城寓白馬廟巷二十九日別錢塘諸友疾復大作三月初三日移寓吳山道院毛稚黃(先舒)見過余縱譚不倦徐武令(汾)首賦詩爲贈倚韻和之十七日棹湖墅買舟得勝橋讀諸君贈言快甚十八日詣王丹麓(晫)武令適來别遂同小飲贈詩皆西陵名士顧無丹麓恠之丹麓曰持服不爲詩久矣且贈君詎宜旁假秋中有緘詩都門者必王生也余謝而别出北新關關吏來巡視書數簏而已是夜宿横林十九日斗門二十日嘉興故人胡翁搆小閣余

名之曰舫影許爲記晚次平望燈火滿江吳歈競發倚月望之不知身之病也二十一日過吳江以近刻投顧茂倫（有孝）茂倫亦病報書比之七發未知枚生當日亦抱疴否耳舟中走筆成牛潛子（奐）顧向中（有年）詩序胡翁舫影記手錄寄之未時抵蘇州訪尤悔菴（侗）錢宮聲（中諧）顧我在（芳菁）袁重其（駿）皆不值聞蔡九霞（方炳）客遊宋既庭（實穎）掃墓胥門期旦日來訪行迫不能待也二十二日無錫嚴蓀友（繩孫）過舟中夜話二十三日阻風二十四日常州訊陳椒峯（玉璂）已北上矣二十五日丹陽寄家書二十六日漕艘擁京口遂陸行繞鎮

江浮揚子微風蹙波江豚跳浪細雨濛濛然踰瓜洲甚雨如注及揚州漏二更矣二十七日訪汪蛟門（懋麟）不遇歸遊瓊花觀花久絕以繡毬代之大抵古蹟多非舊觀所見淮之韓侯釣臺鄴之銅雀臺荆之龍山章華宮越之蘭亭名美實㦒不若從書卷臥遊登斗母閣頫視蕪城烟火萬井因念隋煬風流歇絕龍舟鳳舸回委烽烟即迷樓二十四橋亦無復竹西鼓吹可歎也二十八日舟汎邵伯歷高郵瞻眺露筋祠欲疾馳賓應夜觸石幾殆遂泊界口二十九日平河橋三十日清江浦數桀逵黃河北岸駐王家營遇錫山

徐君偶及先大父與馬文肅（世奇）督事徐君曰當文肅鄉薦相國巳官編修文肅計偕歸語人曰不恨不作新孝廉但恨不識方書田其相慕如此後果爲相國所知余曰固也先大父在闈得文肅卷最後甲申殉難報至無文肅名先大父嘆曰君常（文肅字）乃不死耶巳而果然益師生相信不獨文章也四月初一日偶步黃河故道河初北徙去王家營數百步今徙而南竟抵清江浦矣北岸淤漲且三四里渡口衹如綫陵谷變遷古今來不知幾經閱歷也初二日僦騾車陸行里許爲黃河決處衆下馬挽舟逆河凡三決口夫

河遷徙無常當事者不因時堵治壞田廬漂人畜而隄防止憑椺埽柔脆易敗總河坐得罪不知將來何策處此夜宿新集初三日宿遷平蕪曠野行者戒心余意荒棄皆沃壤使招集流亡貸牛種給子粒寬其雜傜限年起科不數年間可盡地利可聚民弃可息盜何久不爲或者黃河時溢欲耕不能耶午後大雨見決口甚鉅乃知議防議墾故未易耳初四日雨初五日曉發輪蹄難還如駛輙人云年來四方盜起江淮又叠罹水災行旅寥寥今年乃盛如此水旱盜賊所繫誠非細也午過投紅花舖初六日霽涉白馬河

登傾葢亭中奉先師左程子右子路史記夫子過郯
遇程子傾葢語甚驩命子路取束帛以贈卽此是夕
駐李家庄初七日渡沂水淸淺可濯有漢二疏故里
碑余兩過此皆夜行失之初八日始進山山泰山也
南起伴城北盡開山廟凡五日五百一十里所謂綿
日行泰山不知泰山之高也如必上泰安見巍然高
大者始爲岱小之乎望岱矣道經靑駞寺路漸高多
石磷磷齒齒流泉間出殆泰山七十二泉也初九日
蒙陰（蒙山茶類石蘚淪之全色性寒名曰雲芝）五十里新泰縣初十日夜
大雷雨曉霽如羊流晉太傅成侯故里也行者已息

駕余疾驅崔家庄旅館對徂徠山垂柳蟠槐坐臨流
水北來所未有十一日濟汶河深廣類沂土人云東
南與運河合意七十二泉會此達于濟耶午憩泰安
州余自丙午丁未至是三度泰山向時連値旱蝗人
民稀少比歲年穀順成逃亡復業數百里中男耕婦
饁果木繁茂所在成市顧居人憒憒問日觀秦觀諸
峯茫然莫識卽孫明復石守道講學處亦無從得其
遺蹟殊敗人意將止長城酬香者蝟集乃徙灣底夫
岱宗五嶽之長升中祭告禮也今四方士女車牛絡
繹甚至鳴金樹幟百十爲羣盛矣然皆禮碧霞元君

而不及嶽神何耶十二日次開山廟卽泰山西麓回
望岱峯渺然天表十三日踰汶河縣麥已將登菽苗
始秀耕者方耘黍稷[illegible]鬱斷揭爲室廬計葢東北壤
沃土厚畝入之積可支數歲年來西南變亂齊魯燕
豫間安生樂業無變心衣食足也十四日至平原感
顏魯公事頃歐閩告變浙東寇蜂起使得强幹之材
同心固守當自解散乃將吏幸聞風奔潰賊始大肆
計八郡人民被兵寇及迸竄餓死者不下數十萬焚
廬居俘子女罄貲財皆由于此偃然民上可怪也是
日次德州十五日渡河過景州憶丙午冬計偕宿此

拾枯草燎寒轉眄十載餘矣十六日經單家橋橋跨
大河記稱滹沱下流合徒駭諸水會于津門午餘越
獻縣宿商家林十七日緣河間府而北道新中驛息
任丘吾師李學士家在焉追念音容不勝感愴（癸卯浙闈
兩主司皆李任丘學士儀古富平給諫鵬鳴也）十八日過雄縣渡白溝河十
九日過新城縣至涿州將宿琉璃河已而之竇店二
十日越良鄉慶蘆溝橋攬轡入　都寓三元會館東（館以吾鄉商文毅名）
葢自發里門六旬有二日矣記丁未榜發
同郡一前輩語余曰君前半生事今已遂當努力後
半生事至今思之悚然自念學疎才短翹首木天已

荒先業又不能紹百里?食八為蓐慾今??六年
性適宜爲分盡職或者後半生樹立乎康熙丁巳淸
仁記

余兩入京皆有詩載燕遊草然限于篇頁十得三四此悉記日所見間登大爲記而撫時感事亦畧見其中非有關繫則附爲小註州縣名稱悉遵本朝不泥古名非體也

使蜀日記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閏六月奉　命典試四川初八日宣　旨先是十九年春四川平明年辛酉例當舉秋試撫臣杭君愛以新經底定議於亥秋補行已復請改期九月
上皆可其奏至是禮臣以考官請故事蜀試用諸曹郎或許博中行無遣詞臣者
上以文教懷柔遠人特命象瑛及吏部員外郎王君材任往益與數也七月初一日出都門人馬生教思高生壽名沈生鄴初郊送下車話別時余病怔忡力

疾西行日服篗半兩藥稍之是夕宿良鄉縣夢亡室吳肩輿來送愴然有賦初二日涿州初三日定興初四日過安肅驟雨暮抵保定府初五日慶都縣（堯母葬此因名）初六日過定州憩新樂縣讀王阮亭司成（士禎）壁間詩因感施愚山侍講（閏章）時愚山歿京邸余以使命不得往哭作詩紀哀夜宿伏城驛初七日次真定府余癸卯公車過此今二十一年矣渡滹沱河洪流濁浪甚洶涌晚至獲鹿縣初八日次井陘縣出固關關路山頂中通一路即井陘關也（韓信大破趙師處）晚宿核桃源夾道皆胡桃兩山石層疊僧巷之往來曲折自此数

日皆太行山路初九日過柏井驛至平定州熱甚抑阢亭韻題壁途中無村落土人穴土爲居有至數層者炊烟縷縷出其中惡樹凡植皆就土成之其巔依然樹稼也初十日過芹泉驛雨甚夜始抵壽陽縣令遣燈來迓入城時民然燈燭或草束候於門光照街衢十一日大雨過太安驛宿土橋十二日大雨過鳴謙驛至徐溝縣十三日大雨甚人馬躑躅泥淖中盡一日始到祁縣(晉祁奚采邑)十四日雨大平遥縣(古陶地堯初封於此)堯城在縣西午後稍霽宿郝家堡十五日至介休縣(古綿上地)有介子推廟郭林宗故里文潞公祠夜抵靈

石縣(北門一石高丈許縣名以此)道旁三義祠俗傳李衛公遇張仲堅處是夕復大雨十六日冒雨過韓信嶺山谷險巇車殆馬滑絕頂有韓侯廟夜入霍州望霍山廟蒙不可見十七日至趙城縣(周穆王封造父之地)途中國士橋豫讓漆身報趙襄子處傍有祠流水繞其足申刻洪洞縣是日細雨沿汾河西行十八日霽抵平陽府自發平定凡八日皆山行苦雨至此始曠衍古堯都遺廟存焉十九日復大雨至蒙城驛夜宿高嶮過文中子故里二十日至侯馬驛午後雨從者相失夜始抵聞喜縣(古桐邑漢武帝過此聞破南粵因名)有裴晉公祠郭景純故里二

十一日至弘芝驛午後雨宿猗氏縣(古郇國秦更猗氏以猗頓名)二十二日過臨晉縣稍晴望中條山修然雲表頎不知何處爲首陽山晡時抵蒲州古帝舜都二十三日渡黃河瀕河路仄甚疾雨如注人馬幾蹶者數四少頃達南岸崇山壁立潼關踞其上(秦桃林塞)俯瞰河流奔涌撼蕩因歎一夫當關萬人莫敵乃祿山之亂哥舒翰棄不守明末李自成因秦中尚未大遟自出關始蹂躪晉豫以至亡國可歎也爲潼關行一章書其事十里楊橋舖漢太尉楊震墓傍有四知祠過西嶽廟雨不得入太少二峯僅從雲霧中彷彿其概是夕宿

華陰縣二十四日至華州(郭汾陽故里)時雨久諸水皆漲州守言西行山澗暴溢往往留滯以余王事迫遣諭沿途瀕水居民預爲渡具比至赤水鎮果阻水宿蓮花菴爲二絕句贈僧晡後稍霽二十五日水落縛几案坐其上數十人擎之以濟僕從行李皆然水洶洶尚數尺也午過渭南縣數里至新豐(漢高帝爲太公營新豐於此)是日喜晴過鴻門(項羽宴沛公處)夜三鼓抵臨潼縣驪山在縣南溫泉出其下有唐梨園故址秦始皇陵惜夜闇未試浴耳二十六日渡大小滻水灞橋橫灞水上石已斷以土木續之午時至西安府秦中山水奇秀

終南一帶佳氣鬱葱漢唐建都有以也問樊川韋曲
杜曲皆淤爲民居夜有巨蛇墮梁間從者欲斃之余
不可放池中二十七日留西安更騾馬作家書郵寄
二十八日次渭水漢時東西渭橋無復舊址咸陽令
具舟迎遂登舟買船漁船銜尾相接登岸卽咸陽縣
始皇所都周文武成康陵在焉復大雨遂止宿二十
九日霽至興平縣過馬嵬觀楊妃墓碑石題咏甚多
所謂墓上白土如粉可治女人面瘢無有也遙望漢武帝茂
陵蕭蕭禾黍楊雄玄冢亦未知何所而妃墓獨巋然
行人往來憑弔駐馬久之何耶夜宿扶風驛三十日

至武功縣武功諸山皆有秀氣而太白山最挺拔古
詩去天三百當非虛語是日又雨夜行十餘里抵扶
風縣道左漢蘭臺令班固墓碑馬伏波祠八月一日
次岐山縣三公廟祀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今圯秦
地過此風景漸蕭索抵鳳翔已暮矣初二日經磻溪
澗中亂石磴磴泉流清冽上爲太公廟夢應飛熊四
大字刻石或言石上隱隱兩膝痕未審果否晡抵寶
雞縣古陳倉地大散關在其西詢石鼓山無知者初三日
縣令呂君送余渡渭水上流曰過此卽棧道矣余賦
詩留別二十里至益門鎭爲入棧之始高峯崒嵂澗

水奔流兩山茂林深箐止通一路巨石橫斜磵中棧
山大抵皆然特險處各不同耳過觀音堂壬子秋阮
亭以試事入蜀宿此有詩今才十年院宇傾頹無舊
時下榻處矣數里度煎茶坪坪水東流入秦西流入漢中夜抵東
河驛編竹爲舍山風颯颯時聞虎嘯聲初四日過黃
牛驛一帶崇山峻阪水淲淲流石隙中細浪如雪途
中野花遍開紅黃紫翠多所未見者夜宿草凉樓驛
無驛舍茅屋數間蟲聲四壁霜氣襲人夜夢施愚山
索余詩共讀愚山歿久此時或歸櫬宣城不知棧山
千里何以入夢也初五日度石門嶺抵鳳縣參參數

十家和尚原在縣東題入棧四詩及草凉樓截句於
壁初六日過心紅峽峽當兩山間橫亘如枕鸚鵡翠
羣飛鳴林箐中泉流清淺魚游可數過廢丘驛踰鳳
嶺嶺極高曲折崎嶇從輿中仰睇前騶度嶺如在天
半人馬皆長尺許蜿蜒鳥道中嶺有關上接崇崖頫
臨邃壑中止通一騎峯巒雲霧皆出其下秦鳳天險
也夜宿南星茅舍人馬同羣截竹爲箸鋪篠爲茵蟲
豸往來余枕間初七日次松林驛午度柴關嶺四面
高山不見頂路狹苦濘止宿流壩驛初八日大雨度
武關虎頭關畫眉嶺馬鞍嶺皆險隘馬鞍尤嶔崎紆

曲高或蓬起低則窪伏如馬鞍然登降凡二十有四
夜宿馬道驛相傳蕭相國追韓信至此初九日齊過
青橋驛至觀音碥危崖峻壁横列如屏障鑿石爲徑
下臨絕澗石缺處架木補之人馬相扶以度搖搖然
志稱褒城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想卽此今廢斧
鑿痕參錯崖壁間本名閻王碥順治中賈中丞漢復
緞石闢徑稍寬之護以竹闌始更今名萊陽宋玉叔
琬賦棧道平歌華亭沈繹堂荃書刻於石西卽雞頭
關巨石嶢銳横出道中如雞頭自此十數盤始至頂
瀑布落澗中轟轟不辨人語巓有石約高十數丈從

山下屹立如竹筍離奇峭拔較江郎三石更奇出關
不數里山勢陡斷平原曠野炊烟點點卽褒城縣也
初十日憩黃沙驛(東南距漢中府六十里)自益門鎮至褒城凡
五百五十里曰北棧至此始平十一日過沔縣定軍
山謁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祠墓墓之西爲征西將軍
馬超墓薄暮始抵沮水喬柯叢篠間猿聲凄切百十
爲羣十二日次青陽驛過蠟塔滿險仄不可行晚宿
大安驛十三日過褒錦壩(以褒姒名褒姒產也)未時度五丁峽
(一名金牛峽卽五丁力士鑿山開道處)山石高數百仞截然中分兩崖
鋒鍔廉厲碎石零亂磥澗中水激石如雷鳴或如笙

瑟人行石上杖而步傴僂上下馬蹄觸石皆脫落輿
人則疾驅步武著石不失尺寸哀猿怪鳥吟嘯壁間
數里瀑布從山巓下瀉束於石散濺如珠飛曰滴水
崖暮抵寧羌州城郭室廬盡燬秋花爛熳滿街市嶓
冢山在州境漢水出焉十四日大雨次黃壩驛十五
日過閔家山木架山七盤嶺嶺最高陡凡七折四面
危峯峭石下視皆百尺深磵人傴而行前後頂趾相
觸以鐵鞻縶足心狀如馬鞍鐵著石得不滑也絕頂
四望全蜀山川歷歷在西南另闢一境是爲秦蜀分
界處十六日次神宣驛山石險惡或高如浮圖或連

亘如列幛下有洞甚修廣神龍所居道乃出其上曰
龍洞背三十里至朝天鋪西北卽劍州古劍閣也十
七日始更舟凡陸行由朝天鋪上朝天關大小梅嶺
大小二郎曰南棧視北棧尤險峻舟行避險也晚發
嘉陵江(俗呼白龍江經劍州廣元昭化閬中界其曰閬水巴水渝水漢水皆此江之異名也)疾
流激石舟行如駛榜人唱渝州歌悠揚清越可聽仰
睇朝天諸嶺高入天際崖半石穴數千亦古棧閣故
蹟也下有千佛崖鑿石爲屋鏤諸佛羅漢其中大小
數百或立或坐變相畢具川東諸處亦有之是夕泊
廣元縣(古葭萌地)詢武侯籌筆驛已非舊矣十八日經飛

仙閣桔柏津泊昭化之平林鋪十九日次虎跳驛宿
高橋二十日經蒼溪縣離堆山桼李冰所鑿突入江
中直上數百尺不與衆山伍故名（蜀有三離堆此其一也）千餘
抵保寧府（古閬中地）前對錦屏山兩峯壁立如屏（一名賨鞍山）
治西爲張桓侯祠墓侯守閬死蜀人祀之曰土主是
日郡將吏迎謁謝不見題詩院署古今體五首二十
一日留治裝具二十二日渡閬水復陸行次龍山驛
舍宇頹廢摩娑斷碣中有瑞筝碑宋陳堯叟堯佐堯
咨兄弟故居也夜趨椰邊驛不及宿小猴牙草舍索
米不得取乾糒給從人然薪達旦二十三日次椰邊

驛頗多民居夫役不習輿跟蹌款仄甚苦之晚次富
村驛二十四日由雲山鋪至鹽亭縣川北自保寧以
下舊稱陸海明末張獻忠屠戮最慘城廓村鎮盡燬
田野荒蕪人民死徙處處皆然頹垣廢畦間猶想見
昔日之盛二十五日抵秋林驛僧寺佛像最古小銅
佛尤精巧眉目態致皆有生氣與時製迥異唐元宗
僖宗幸蜀畫師巧工悉從故蜀寺觀多名畫鑄像皆
燬于寇此猶倖見之二十六日抵潼川州（漢廣漢郡地蜀漢曰梓潼隋唐梓州）
沃野千里盡荒棄田中樹木如拱溝塍隱隱
悉舊壤也訪陳子昂文與可故宅皆不可考二十七

日渡梓潼江（或云鄭江）宿建寧驛二十八日過中江縣溪
谷中産石白黑相雜成文或紅潤如錯錦可爲研二
十九日過天柱山甚高多巨竹節長二尺餘晚止迴
山鋪九月一日次漢州抵新都縣皆名區亂後市肆
茅屋數十家餘皆茂草虎跡遍街巷訊揚升菴宅已
爲按察司署今亦蕩然矣八陣圖在縣北以歲遠失
之初二日抵成都府故事初六日入闈主司至待於
境上扃鑰嚴密先期一日入余至新都無使院民居
周垣不蔽籬落而已余謂虎狠且攫人何關防爲遣
吏白監臨以是日入城初由北門吏白應從東乃過

昇仙橋（魚鳧王張伯子俱乘虎仙去因名）司馬相如題柱處今曰駟
馬橋入東門亦無院署僦民宅以居初三日寓樓望
雪山積雪鱗鱗九峯皆白（在威州松潘境距會城百二十里）初六日
入闈如故事貢院故蜀王府也初七日率同考官誓
於神初八日申條約凡三十四則蜀中三科未舉秋
試諸老吏無存者新舊例悉從禮部考據得無舛誤
初九日初試士蜀向稱才藪今應舉不滿千人亟移
會外簾小誤悉免議仍約同考勿輕塗乙十八日得
易春秋卷各一擬首冠索二三場皆不得[illegible]惟[illegible]日
[illegible]後拆閱之墊江[illegible][illegible]達州[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生戊午皆[illegible]

十九日內簾鬼嘯易兩房例解十名一房佳卷多至六卷而二房僅得四余謂取士務眞才何論彼此乃以一房贏卷入二房衆以爲公已二房有後言余不懌索回而貴二房別求佳者終不得是夕鬼從後出余勿聞也王吏部聞之旦語余余笑曰佳卷不得雋鬼神固宜怒耳俄而各房至人人皆聞并研令僕人且親見之朱衣長身從易二房出循牆至中堂而滅於是衆皆驚嘆二房亦頗悟請別易一牘前卷定本房第二是夕寂無聲益十七名涪州劉衍均也二十日搜遺卷磨對中式諸牘余病甚日夕蒐閱不知病

之在身也二十四日放榜取中樊澤達等四十二人副榜尤貢雷弘震等八人鹿鳴宴如儀是日周視故蜀府廣袤十數里中爲貢院餘皆頹礫茂樹叢生舊多石刻皆不存存明人數碑川楗在藩邸今亦無二十五日文武諸大吏過訪府州縣以次謁見勞瘁之餘苦酬對疾復大作二十六日諸生來謁所取多三川名雋年亦十七以上四十以下蜀中稱得人二十七日報謁諸當事因徧覽城市蜀都周五十里異時人物繁富號錦城張獻忠據蜀已去之秦盡燒公私廬舍屠其人凡數十萬自浣溪至新津屍山積水爲

不流今通衢瓦房百十所餘皆誅茅編竹爲之茅屋皆松潘苗人老每冬月苗携妻子至各郡縣營工給食婦女能負重子女帽覆頂飲以蚌殼西北隅則頹墉敗礫蕭然慘人其民多江楚陜西流寓土著僅十之二耳額賦大縣不過五十金或一二十金甚至四五金人亡土蕪目中所未見招徠生聚故未易也自此兩旬皆臥病謝客十月二十日過兩浙會館答拜同鄉流寓館剏於前按察使今太常胡君昇猷召僧主之浙人依焉衆醵金飲余索題額余榜曰吳越星臨偶及桐花鳳無知者郫筒酒并尚存其法不傳蜀錦川扇屠戮後法皆絕矣二十五日謁江瀆廟

江出岷山故廟在蜀岷山在茂州西北俗呼鐵豹嶺十一月一日王吏部南歸初二日病稍間南出錦官門過萬里橋武侯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自此始矣後人因以名橋橋西爲青羊宮殿上銅羊青色不知何據舊極閎麗今圯張三丰手書詩六句刻石里許爲草堂寺古浣花溪寺也右即杜工部祠有石刻像詳遊記初三日謁諸葛丞相祠古漢廟今皆稱武侯祠前殿祀昭烈關張等十五人配頗未當余作從祀議正之後殿祀侯長子瞻瞻子尚配舊有雙柏今不存古碑惟唐貞元中裴度撰柳公綽書稍古有小蚍穴碑中甚怪餘皆近世石刻祠西昭烈惠陵志稱關

羽張飛墓在萬里橋南未及訪望帝祠鼈靈祠張忠定祠皆荒廢不得其處初四日遊浣花溪一名百花潭即錦江也溪流澄澈荇藻紛披前代遊人畫舫不減西湖山水如故無復昔時佳麗矣詳具遊記潭上薛濤井濤家于旁以潭水造五色箋明蜀王即此製錦今失傳文翁禮殿相如琴臺揚雄草玄亭嚴君平宅皆不可考或云揚亭在成都縣治琴臺在市橋又云金花橋西初五日辭行初七日發成都府諸公會餞武侯祠是日陸行至金花橋宿黃水河門人樊澤達從初八日過修覺山至新津縣始登筏子編竹爲

之架竹屋覆以茅門窻皆具可遠眺初九日至舊彭山縣望青城玉壘大隋諸山連亘千里峯巒秀出初十日至眉州度蟆頤江訪三蘇祠祠在州西門內灌木叢草颯然深山榜曰眉山書院即老泉紗縠行舊第也門前古榆樹相傳老泉手植祠三楹奉公父子木主後爲木假山堂右瑞蓮院殘荷蕩漾池中東坡手書馬券乳母任氏墓誌刻石（嫡系止存一人州守請于督學給衣頂奉）祠十七日經青衣江（一名平羌江）上有上巖中巖爲古諾距那尊者道場喚魚潭客至撫掌魚輒躍出以夜過不及登十二日過小三峽水洶急筏皆搖蕩遂停橈

野泊十三日至嘉定州整筏子（古漢嘉地唐宋曰嘉州）譙樓旁曰海棠香國所謂海棠無香惟嘉州獨香也或云昌州今重慶府大足縣有香霏亭然漢嘉海棠實香州守爲余言氣似蘭云竹公溪在城外竹中小兒夜郎王也江有魚大而肥美曰魚舅春水時見十四日微雪或言凌雲山之勝棹舟乘雪登之山瀕江路頗峭仄東坡詩載酒時作凌雲遊是也（今石崖刻東坡載酒時遊處七大字）中爲寺前爲大佛閣唐韋皐建鑿巨石爲佛頭傷有小閣可望三水九山後爲註易洞宋吳秘讀書處右有僧龕明初住持坐化人髹而龕之宛然生也左達

烏尤山晉郭璞隱此註爾雅曰爾雅臺洗硯出下魚呑之頭皆黑今有烏頭魚二三月中見曰墨魚然止傷山十許里有之餘皆無十五日登高標山（一名高望山）高閣可望峩眉初苦昏霧已而霧散三峩歷歷積雪數百仞日光灼之一望如削玉余擬往遊僧言此時雪封路山僧方積薪米爲冬春計即往不得上矣眺望久之山下涪翁亭故址爲黃魯直建丁東泉在焉遙睇州城三面濵水益雅水沫水合流達於江也倚檻作歌從遊者門人樊澤達羅英楊葳家弟象璥十六日馬州守贈香海棠雪蘭口占截句謝之十七日

泊石板溪嘉定舊稱綮庶獻忠之亂州人楊展集兵拒守得免屠戮後賊將袁韜武大定潰卒據犍爲僞降展信之遂殺展并其軍民始被害然較諸郡猶勝十八日至犍爲縣有花卿廟唐段子璋反牙將花敬定討平之廟食于此十九日至宣化驛二十日抵敘州府古僰國漢犍爲郡治此隋曰戎州瀘水出其南俗呼馬湖江武侯五月渡瀘其上流也郡有師來朱提諸勝鬱姑臺在城北產筇竹可作杖客餽佛手柑二枚重二層放數十指香氣馥烈峩眉山產也二十二日發宜賓瀨江一帶皆石𡍩之如楮牆連亘數里及登岸其平如

砥可當數十千人石借生戎僰無人能點綴者夜抵南溪縣僰生別去二十三日至江安縣漢江陽地舊有江陽兒祠相傳光武微時過江陽生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氣縣人因王莽亂求而殺之後光武怒爲兒立祠不使江陽人冠帶余謂誕漫不經戲嘲以詩夜泊井口二十四日過納溪縣縣踞石山頂石虎關通雲南交阯晚至瀘州州枕瀘江一名汶江非武侯淺處也伯奇爲後母所逐自沉於此南有穆清廟祀尹吉甫北有撫琴臺伯奇鼓履霜操處方山之麓乃有魏武帝廟舊傳宋時征乞弟蠻陰雨數月神宗敕

香薷之輙應余意漢地不應祀曹瞞以詩誚之或曰蜀祀甘寧楚祀伍員非與余謂與霸蜀人子胥楚人祀於其鄉耳彼操何許人耶二十五日泊舊瀘州二十六日至合江縣縣東榕山宋時產天符荼如荔枝葉而長文如蟲蝕篆不知何木或曰劉眞人仙蹟二十七日松溉二十八日至江津縣過七門灘大石横江凡七𡍩之如門二十九日抵重慶府古巴子國隋曰渝州閬水與白水合流至城東曲折三廻如巴字故名郡皆石山城市廬舍依陂陀爲高下三面距水陸路達佛圖關東魚復西僰道北漢中南夜郎形勝要地也石

高水疾漏二鼓始抵岸三十日具舟爲出峽計舟長五丈廣半之惟後二艙可坐餘皆平以板上架木爲篷屋舟行則撤去用橈十有四十四人左右蕩之前二人挽巨橈覘所向後柁類櫓而長主船者曰板主柁工曰太公意即古長年三老也祭江祀水神及張桓侯儍餘先太公然後敢食舟行船太公升柁樓唱巴渝歌衆和之輕重疾徐皆有頓挫大約唱峽中諸地名或俗傳故事無他詞也十二月初二日放舟東下泊木洞驛初三日至長壽縣經不語灘俗傳舟人失言則水勢噴湧縣產皮盤倣苗製然頗不佳初四

日至涪州荔枝園在𪚥龍峽東唐時爲妃子園荔枝百餘株馬上七日抵長安即此今無種江心雙魚刻石上各三十六鱗旁有石稱石斗見則歲豐北巖普津院程伊川讀易處黄山谷題曰鉤深有張飛祠宋大觀中人於祠前得三印及佩鉤刀斗上鐫飛名初五日酆都縣（古枳縣地漢平都隋始曰酆都）城倚平都山道書七十二福地之一漢王方平得道于此又云陰長生上昇處有仙都觀麻姑洞林木幽深夾道翠柏皆千餘年物麋鹿出没與人狎號紫府眞仙之居不知何時刱森羅殿因傅會爲閻君洞以爲即地獄之酆都遠近

禱祀求符籙蓋道流惑世失其實耳初六日抵忠州（古巴地唐初以巴蔓子巖顏名）白居易刺郡時築東坡西坡建荔枝樓今皆不存陸宣公墓在城南公論裴延齡謫州別駕卒葬於此墓碣駁落不可辨識初七日過石寶驛江岸石奇絶崢嶸挺拔如峯如雲或如樓臺如屏如柱如笏是不一狀頂有瀑水穿石而下惜無善畫者圖之爲臥遊耳晡時至萬縣西山有絶塵龕宋郡守馬元頴嘗有開於山麓修池種芙蕖及荔枝雜果景物清勝爲夔路第一南山下瞰大江水落石出曰蛾眉磧上有岑公巖石盤結若華蓋左右方池泉噴

薄如簾松篁藤蘿蓊蔚蒼翠亂後皆不復睹饑虎豈出猿狖成羣初八日至雲陽縣（古朐䏰地朐䏰蟲名地多此蟲故名唐曰雲安）荒殘無人居蓬茅數間令尉棲爲對江飛鳳山古刻鳳凰巖三字瀑布注橋下有廟祀張桓侯僧請榜額余書矯矯虎臣應之初九日至夔州府（古魚復國春秋夔國）八陣圖在城南石磧上凡六十四蕝擬棹舟觀之大雨不果登城樓遥望而已别有記甘夫人墓在府治鎮峽堂後永安宫即今府學初十日十餘里至瞿唐峽兩崖各數十仞對峙如門灩澦堆當其口江水分流左右下循灩澦而北登白帝城路陡峻上爲先主

廟丞相亮前將軍羽車騎將軍飛配廟前石坊倚闌望大江正對灩澦所謂如象如馬峽人以此占水候今冬殘水涸不覺其險耳城之東接白鹽山山石白如水晶白鹽之對爲赤甲山不產樹木土石皆赤山有廢城址即漢魚復縣基城之北一帶瀦田清流如綫俗呼草堂河余意即瀼水東屯少陵寓處也詳具灩澦白帝二記峽外南岸石鼻子北岸鐵柱當是舊設關處關今廢關外張飛擂鼓臺孟良梯皆極高峻下有粉壁堂壁白如堊粉舊有題咏兵書峽在絶壁上石層叠如束數卷書彈穿石亦高聳廣丈許有眼

如左隙光相通若彈所穿然大抵三峽皆重巖疊嶂
虧蔽天日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非虛語也十一日
至巫山縣巫山在縣南形如巫字故名東曰琵琶峯
神女廟移此舊傳峯形似琵琶此中婦女多曉音律
未知然否巫峽壁立峭削與瞿唐歸峽為三峽遞亙
七百里絕頂皆檉柏懸泉飛瀑猿猱哀吟十二日至
跳石阻風峽山數里一折水奔悉舟行易觸故遇風
輙止十三日出峽過三分水嚴呼三泉眼分流甚奇
舟人言相傳上為川水性浮中湖廣水性平下江西
水性沉好事者瀹茗試之果然余以風逆未及辨望

十二峯皆雄峭橫見錯出惟美人峯最高秀考十二
峯曰望霞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
飛鳳登龍聖泉首尾一百六十里顧不甚肖亦無美
人名舊神女廟在峯半故有石刻引墉城記瑤姬西
王母女稱雲華夫人助禹驅神鬼斬石疏波今封妙
用真人廟額曰凝真觀神女所由名也宋玉高唐賦
文人游戲如牛女洛神之類後人不察至加衊褻余
作詩為解嘲或亦神所樂聞耳午過萬流驛楚蜀分
界處夾巴東縣瀕江倚巴山（又名金字山一峯分三岡狀若金字）自麓
至顛因山為城市寇萊公祠二柏相傳公手植十四

日過歸峽怪石獰獰杈枒巫二峽稍平而齊流怒濤
過之葉灘多石與新灘同險然葉灘水高於石新灘
石高於水語云有葉無新言葉灘水大則新灘平也
午抵歸州不得泊阻風艤屈原沱（沱即潭）謁三閭大夫
廟（俗呼清烈公）舊有姊歸廟祀原姊嬃嬃子城俗呼舊歸
州宋玉宅昭君村皆在秭歸是日次新灘十五日度
新灘灘高數丈巨石橫亘江中雪浪峯湧晝夜轟轟
若江潮聲凡舟至行李悉陸運更募其地舟師加撓
楫凌空而下船首沒浪復起者再然後徐引近岸小
船則以長筏沿岸放之上水用百丈盤之而上蜀江

第一險也余從岸上遙觀寬橋目悸是夕宿灘下灘
凡三處十六日至黃牛峽重巖疊起最高處崖黑色
如人負刀牽牛狀人黑牛黃江湍紆曲經數宿猶望
見之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
如故山下黃陵廟峽神佐禹治水諸葛亮建祠祀之
自為記碑文刻廟中前有閣臨江亂石嶙峋水石相
觸礴礴齒齒此下水漸平乘夜泛舟山空峽靜明月
滿船猿聲梟梟峭壁間漏三鼓抵彝陵州（以川江至此始平故名夷陵）
巖石中斷豁然大江矣十七日更舟州守延余
署齋即歐公六一堂故址十八日過白陽驛張江陵

巴祖慕野燒瀧山樵采往來對江宜都縣虎牙山亦
孫述據此造浮橋拒漢下有虎牙灘（一名武牙）與荆門山
對夜抵枝江縣（古羅國地）憶家兄（象璜）李荆時署邑事今十
八年矣十九日立春過松滋縣至百里洲也寬衍洲
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故稱枝江𢇁三桂之叛
自歸巴以下皆遣兵拒守　王師駐城陵磯卒殲叛
逆洲上營壘尚存二十日至荆州府泊沙市江陵名
勝皆余舊遊留理署三月時乙巳秋冬也二十一日
公安縣二十二日宿三杆桅二十三日過石首縣至
壼瓶套二十四日過監利縣經城陵磯（在洞庭湖口）南望

洞庭水天浩淼岳陽樓崢嶸雲霧間青螺數點益君
山也二十五日至白羅山夜大風驟雨江豚跳擲寒
鴉諜呼甚蕭寂初意抵漢上度歲至是連值怪風雨
雪紛霏舟人皆思歸歎息長隨燕人泣下沾襟余亦
悵然有懷呼酒放歌作懷人詩二十首二十九日至
新堤（在臨湘縣東六十里）客餽酒脯小飲不知爲歲除也康熙
二十三年正月一日風利遂發舟經嘉魚縣望赤壁
山孫劉破曹處也黃州特以東坡二賦名（本名赤鼻山）夜
泊牌洲（在嘉魚縣東七十里）初二日過鸚鵡洲達漢口謁禰衡
墓久失其處初三日訪羅眘峯（世珍）留飲鏡堂始見梅

花初四日重遊大別山登晴川閣初五日渡江訪昝
中流風濤怒湧疾遂大作留寓漢陽門內距黃鵠磯
不半里二十日稍瘥問步黃鶴樓及仙棗亭諸勝廿
二日徐方伯惺招飲朗山樓樓踞大觀山顛俯視鄂
城萬井鱗次遠望江漢及湖南諸峯極山川勝覽自
是復臥病三十日遊洪山寺寺極弘麗爲全楚諸剎
冠亭有故楚王詩刻石東十里卽卓刀泉二月初二
日疾復甚旬餘不能與十七日病起王昊廬少詹（澤弘）
治兵漢陽相招子重吏部尊人也力疾往赴詢郎官
湖久溼二十日清明渡江東發二十一日至青山阻

風二十二日過陽邏至白湖鎮二十三日經團風鎮
至黃州赤壁白龜渚皆舊遊以病未登二十四日過
武昌縣至蘭溪驛二十五日進蘄水縣謁房師張鄂
山先生（諱邦福）宿浴遷菴頗幽雅明末故宗伯龔端毅
公鼎孳宰蘄時爲詩僧恒度建恒度弟子等觀年七
十四善詩有秋影閣集余初未及見次日始知之爲
題數語卷首二十六日遊文昌閣臨溪石壁刻擊空
明三字云蘇子瞻書二十七日返舟經鳳棲山訪陸
羽第三泉是日泊道士洑二十八日過蘄州泊田家
鎮鎮有吳將甘寧廟二十九日三十日阻風三月初

一日至九江府登琵琶亭眺望匡廬諸山初二日過湖口縣水石湍悉余向自江陵回觸風幾殆今九江關移此初三日過彭澤縣小孤山突立江心四面斗絕經馬當山王勃夢神助風處也是夕泊花陽鎮初四日東流縣阻風初五日抵安慶府寓天寧寺初六日過同年倪檢討燦遂別去從維揚入都向有日記不復登曆矣

遊杜工部草堂記

成都南門外二里爲青羊宫又里許爲草堂寺即古浣花溪寺也寺右即工部草堂堂三楹有公石刻像又有一斷碑像臥草中其地濵浣花溪背郭面山遠峯秀疊清流縈廻東望武侯祠廟西眺雪山極山水之勝余意錦城山川秀絕西南浣溪又其最勝地少陵卜築於此前後五年所謂入門四松檻橋蹊竹當必更勝回首長安慶未能即至使終老此中覊客死耒陽歸葬偃師亦復何異乃汲汲然去之下夔州往來瀼西東屯卒之具舟出峽流離播遷以死豈崔旰

之亂勢固不可留耶抑羈棲日久不勝其忠君戀國之心冀北歸以慰其志耶觀公在雲安作詩懷錦水居止摹畫浣溪風景至悉然則公雖去其不能忘情草堂明矣草堂自唐迄明屢經修葺弘治中增置書院廊廡後皆燬于兵順治初即故址新之草搆而巳余來潭上值再罹叛亂大軍駐牧日久蔓草頹垣間牛溲馬矢狼藉階砌像雖設寥寥無復燈火余竊悲之間以語藩臬諸君皆唯唯然未知何如也雖然少陵幸有祠矣以余所聞于蜀文翁之講堂司馬相如之琴臺揚雄之草玄亭君平之故宅後世讀其書想

見其人思識其居址砰磶以爲快乃千百年間或爲僧寮或爲縣署甚至茫然無可憑弔而公之草堂猶髣髴於烽烟戎馬之餘意古人遺蹟其存沒亦有幸不幸乎噫可慨也已

浣花溪記

浣花溪在成都府西南五里一名百花潭清流澄澈約數里許舊傳唐冀國夫人任氏微時居潭上有僧墮汚渠女爲浣衣蓮花應手而出人異之因呼爲百花潭崔寧節度西川納爲妾妻死遂爲繼室累封國夫人夫人旣貴每歲生日來置酒其家泛舟高會後人因之遂以爲常按唐書大曆中崔寧入朝留弟寬居守楊子琳自瀘州襲之寬戰力屈寧妾任出家財募兵得千人自將以進子琳引去蜀賴以安初不載其封冀國亦不知爲何許人宋任正一遊浣花記謂

夫人有功于蜀人德之於其生日卽其祠祀焉因相與娛樂理或有之百花之說實出于附會杜甫詩云百花潭北莊又云百花潭水卽滄浪其來舊矣非由冀國得名也其說近是顧謂成都風俗以游樂相尙歲孟夏十有九日通國士女靚粧麗服南出錦官門拜夫人祠下退遊杜子美宅遂汎舟浣花連檣啣尾飾以綵繒簫鼓歌吹聲不絕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結棚以閱舟之往來蒭蕘負販至稱貸爲樂府尹亦爲之置酒設水嬉盡一日而返夫畫船簫鼓之盛莫若吳中及西湖蜀人之遊如此其繁麗侈靡何減江南

惜乎未及見其盛而風流遂以銷歇也益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其物產富饒甲天下故川北號爲陸海而又代際承平家給人足宜其游觀之樂至于如此明末疊經寇亂民不聊生張獻忠之去蜀將入秦也慮蜀人爲變夜驅成都民出南門盡殲之分遣四將軍屠殺各州郡上功論賞計男婦數百萬人已又召諸郡生儒技術僧道赴成都試職及汰除新兵衛軍悉殺之又數十萬人於是焚城市公私廬舍及米粟積聚無一存者嗟乎闖獻之亂極矣屠殺之慘要未有若蜀者余自葭萌入川北起閬中東盡夔巫所

見城郭傾廢官僦屋以居與時通都大邑茅茨十數家其民多不過百十人皆秦楚流寓甚有七八十里無人烟者猿啼虎跳僅得于荒塍廢礎間想見昔日之勝蓋治亂盛衰之感不獨浣花爲然矣夫天下之數盛極必衰衰極又必盛今
天子仁聖加意荒徼招民者許授官復蠲除勸墾績墾諸田糧所以爲蜀計至切誠得文翁韋皋張詠輩休養生息招流亡免其徭役宦遊旅於四方者俾悉返故籍數十年後雖不能還舊觀或者其稍稍起乎嗚呼難矣

八陣圖記

志稱武侯八陣圖在蜀者六十有四爲方陣法在[illegible]新都牟彌鎭者一百一十有八爲當頭陣法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爲下營法是圖凡三矣乃楊升菴記止稱牟彌及夔之永安宮而不及棋盤市何耶豈博雅如升菴又生其地顧有所未悉耶余過新都以試命不得遊北至成都索通志觀之乃在縣北三十里輿人憒憒已疾驅失之矣舟還過夔門値甚雨登城南樓望之細石纍纍成隊所謂高五尺相去各九尺正中南北悉方廣五尺凡六十四聚又後兩層

凡三十二聚桓溫謂常山蛇勢宋范孫云圖數八前八八六十四正也後四八三十二奇也然烟雨冥濛僅得其概土人云春夏泛漲圓悉沒於水水落聚如故夔人每歲人日傾城遊其間謂之踏磧夫人精誠所積其氣常凝結而不可散侯孤忠貫天地此特其跡耳宜後人思之流連玩賞而不能去也獨侯以天下奇才使得盡其所學不難戮力中原光復漢室乃苗蠻更叛征討無虛日使奇正相生之法不用之司馬曹魏而七擒七縱小試于雍闓孟獲之漉豈不重可惜哉雖然三分決策侯蓋早已知之矣

灩澦堆記

益州記云灩澦堆夏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故曰灩澦又曰猶豫言舟子取途不決水脉故猶豫也樂府作淫豫淫豫大如襆瞿唐不可觸世說灩澦如象瞿唐莫上灩澦如馬瞿唐莫下峽中人以此爲水候余自發夔州十里許至瞿唐時仲冬水殺兩岸壁立千仞灩澦當其口江水分流左右下堆高二十餘丈廣亦十數丈碎石凝積而成不產樹木其磈硊離奇與彭蠡之鞋山江中之小孤畧相類顧如象如馬不得其似心竊怪之已緣小徑登白帝城

謁先主祠廟廟前石欄周繞下瞰江流正對灩澦其形乃銳而長西角首昂起如獸蹲然乃知方冬涸落石盡出於水夏水暴漲則堆皆沒微露其頂故如象更如馬耳如象石勢猶巨故不可上如馬則水愈高石愈小并不可下矣嗚呼其險如此

登白帝城記

白帝城在夔州東十三里公孫述所築昭烈托孤受遺處也城緣山爲高下陂陀約數里頹垣廢礫中戍堡數間微獨當年宮闕鞠爲茂草即近世琳宮梵刹亦無復存矣城之西即瞿唐北崖灩澦當其下拾級而登爲先主廟配以丞相亮前將軍羽車騎將軍飛廟中石刻題詠頗多然皆明時物廟前立一坊坊外周以石欄俯視江流歷歷然其東挨白鹽山崖壁高峻皆白色望之如水晶故名白鹽白鹽之對西南爲瞿唐之南崖東聯赤甲山不產樹木土石皆赤如人

袒背故曰赤甲或云漢時有巴人爲赤甲軍因名山有廢城址相傳亦述所築又謂即漢魚復縣地未知孰是城之北其下皆平疇稻田清流一綫縈繞如帶余疑即大瀼水詢之住僧則曰草堂河也夫自子美居瀼西始有草堂今乃以名河得無是耶顧訪東屯不得其處志稱在府治東北王龜齡云訏臺即少陵故宅陸務觀記瞿唐關東即東屯又云東屯李氏居已三世距少陵纔三易主唐時券尚存于夐修東屯故居記則云峽中多高山峻谷獨東屯距白帝五里而近稻田水畦延袤百頃前帶清溪後枕崇岡樹木

蒐犒少陵卜築於此界爾則草堂河一帶其爲東屯無疑矣大約少陵自下變門遷赤甲又遷瀼西遷東屯復自東屯歸瀼西凡二年總不越白帝數里内恨從人憒憒不得所據耶然觀草堂之稱似因草堂而後以名其河者夫自有白帝以來其傍城而居者不知何限要皆寒烟衰草不可踪跡而河乃以草堂名山川之勝豈不重乎其人哉特未知貞所紀捐金市李氏舊居創建大觀堂奉工部遺像其爲堂齋軒檻今且何如也

謁岳忠武家廟記

浙江按察使署故宋岳鄂王宅也舊有祠余每過其地向往久之頃以觀察君之招憩息祠畔乃得登堂瞻拜焉中爲王廟張憲等六人配稍東三楹曰家廟中祀王父母左祀王子雲等五人侍坐右祀夫人女孝娥侍而子婦五亦以次列坐其後有井王女就義處也正德中覆以亭榜曰孝娥井余過而悲之當王之戮力中原也高宗欲爲營第王辭曰强敵未滅何以家爲此其意視宅第如浮雲即父母妻子亦同夢幻豈意數百年後俎豆一堂冕裒相聚有如此哉考

王廟在杭者二棲霞嶺埋瓌之所故廟貌巍峩祀以一時忠義之士而檜卨亦鑄像墓前所以快今古之人心家廟聚族之地則爲别廟爲别寢祀其祖父孫三世而閫以内亦與焉所以表一門之忠孝共不忍忘王一也且王既千古矣清河坊望仙橋非張循王秦太師故第乎長橋複道詎無一二遺蹟足供憑弔然卒未有過而問焉者東窻何處且令人拊心搤擘而不能去嗚呼賢奸之辨可畏也已獨惜奉祀木主自王而外皆稱封號而不書生時官爵名氏如王父孚慶侯諸子繼忠紹忠績忠諸婦相德介德之類而

王女既稱節女又曰仙官殊非祀典之正誠攷而更
定之曰宋某官贈某謚某某公夫人則各從其氏王
女直書之曰孝娥或節女庶亦王父子生死不忘宋
之意乎神其稱非王志也

姜伯子畫像記

令人安閒快樂輒羨爲神仙夫仙人亦秖自適其性
耳設身居蓬閬而勞身焦思役役於經營計慮中仙
人亦甚無樂趣矣故凡能適其性其樂卽與佺喬等
姜伯子瑞若先生里中所稱謫仙人也生長華冑優
游快意不具論滄桑以後則家漸中落矣始之索逋
盈門久且半菽不得飽窮愁困苦幾二十年他人當
此前偷後瘁其悲天憫人較衆士將必更甚乃先生
處之恬然今春秋且七十矣圖書滿架花卉盈前書
卷之暇放遊語石諸山或徧訪同人縱談竟日或偕

孫曾弟姪含飴戲笑以爲樂神健氣王體貌充腴莫
不歎爲神仙中人雖十年來令子承歡養志然先生
之高風曠致實出於自然非強而能也使先生役役
焉經營計慮不能去將憂能傷人亦何以安閒快樂
如此哉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思慮營營
乃以長生先生殆近之矣憶往時有仙降乩謂先生
爲衡山道士唐末上升以小過謫降言頗怪誕然先
生以七夕生其襟期氣度非具有仙骨不能然則人
苦不自適耳能適其性卽擾擾人寰便有灑然出塵
之意不必乘雲御風始與天地同久也先生屬余題

像余少先生十有四歲臥病經年不禁蒲柳早衰之歎因書數言於此披斯圖者觀余之言可以知先生之爲人矣

樂安詹明經全城記

余至樂安訪家紫崖令君因詢前光祿連鵬府公後裔公萬曆中第吾邑有惠政其從弟侍御一巷先生則先大父南宮所取士也循良直諫並祀著崇盛矣公之孫賢來謁少年才雋心益喜之往復酬對述其先尊人全城事甚悉蓋光祿公仲子也博學能文章試有司危得復失晚始以明經歲薦爲人倜儻好義當開國初江西盜未平撫軍劉公率師徇諸郡縣君持牛酒謁軍門劉公延見與語君侃侃而談凡生民利病敷陳詳切公禮遇特優禁約諸軍悉如君指其

明年庚寅永豐賊高日洪復聚崇塗羣盜盤踞樂安山中村墟亡賴往往起應之結爲小約勢益猖獗邑令孟學遷帥義勇進討遂爲所殺事聞遣二將軍斛之遠近震恐夜詣君告曰官軍討罪而賊已遠遁禍且及平民奈何君曰微公言吾亦念之乃上書撫軍備陳焚掠殺戮之慘反復數千言劉公得書立下令分別首從毋濫殺良民君復徧詣諸帥假一旗出入邑賴以全鄉人感君恩屬臨川李進士爲文刻碑一巷先生祠傍雖勒石不忘里人之義然非君誠信足以相結將玉石俱焚不復有今日矣其碑而亭之宜

也昔者魯仲連爲人排難解紛當時稱爲天下士然連輕世肆志遺燕將一書保全生靈意甚善而捐燕棄世東遊于齊未免策士之習君志切桑梓不避危險雖未得其書讀之要必慷慨悲至所謂仁義之言藹如也豈與連同日而語哉賓請余書其事余重君義且附世交爲識其大畧俾後之捜羅行者采焉君名運章字正被已丑歲貢士

健松齋集卷之八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論

范增論

史稱范增年七十素家居好奇計方子曰嗚呼增亦何嘗有奇計哉增之事項羽有年矣矯殺卿子冠軍增未能救也倡議立義帝羽弑之江中未能明大義以諫也入關倍約燒秦宮室殺降王子嬰掘始皇冢增未能止也屠咸陽坑秦卒二十餘萬人不聞一言解也韓生請都關中怒而烹之又未能指畫形勢建

不拔之業也尊爲亞夫侯封歷陽漫然一無所匡救安在其爲奇計哉且夫仁暴順逆之分增非不知也增勸羽擊沛公曰沛公入關財物婦女無所取此其志不在小又曰使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夫天之所與人不能廢不待知者而知也乃明知漢王之必有天下思奪其成功鴻門之宴舉佩玦示羽者三雖曰君王爲人不忍蓋亦有天幸焉夫人苟有旦夕之祿天猶必曲庇以成之荊軻之匕首不能揕秦王項莊之劍顧可擊沛公于座乎哉迹其所爲不過庸夫鄙子陰鷙猜忌之謀冀倖成於萬一意

居家好奇計止此耳究之樊噲翼蔽於內張良計畫於外太牢惡草具進君臣猜閒歸死彭城以術制人反受制於人之術中安在其爲奇計也哉且增既年七十矣其更事必多其閱境已久老馬知途非一日也既不能引魯連高蹈之義復不能有馬援擇主之明又不能效伍胥死諫之節迨禮遇寖疎始乞骸歸卒伍且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夫天下紛紛方苦戰爭不休乃以大定懟其君好奇計者固如是哉蘇子顧以增爲人傑意者周旋喑嗚叱咤之間或別有深謀祕策而史故畧之歟夫陳平六出奇計而漢以興增好奇計而楚不免於滅則其效盖亦可覩矣

鄭伯克段論

余友錢唐毛稚黃論鄭伯克段于鄢深責叔段可謂詞嚴而義正矣獨恕於論莊公謂呂氏釣者負漁獵者負獸爲謬余竊以爲未盡夫段固不得爲良臣悌弟莊公顧可爲仁君孝子乎哉蓋當莊公之寤生也武姜惡之愛共叔欲立之君臣之變兄弟之禍啓於武姜愛憎之心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信矣顧段不過一遊畋監子耳讀于田之什恃材好勇類皆猥薄浮蕩之所爲其繕甲兵具卒乘也安知非侈羽獵之盛思誇美于國人歟乃公於此既無蒸乂之化而復昧于教誨之方始則縱之以遂其心繼且殺之以伺其變譎制之時已儼然有死其弟之心矣何者制固巖邑也亦何難曉以大義息其邪謀乃必引虢叔以懟其母仁人之于弟也固如是哉且夫兄弟情也誅賞法也賢者不以法勝情亦不以情屈法使段逆謀果著如吳濞永王璘宸濠故事聲罪致討使天下後世知有罪在所不赦而因以明其不得已之心豈非法立而情盡乃祭仲之諫則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公子呂之諫則曰毋庸將自及子封之請則曰不義不暱厚將崩益明設一阱以需之垂餌以俟

之若惟恐其惡之未深而私幸其罪之日積者卬欲不謂之負歟負魚不可矣況父母之分尊如天地孔子言徵不言在稱名之際非獨分不容忒心固有所不敢也公則直以姜氏呼其母亦何待城潁之誓而始見其忍哉故吾謂叔段固不得爲悌弟良臣公亦不得爲仁君孝子盍存毛子之論以示人臣無將之義所以峻亂賊之大防也臣道也弟道也由吾之論以推昔賢所未及所以立慈孝之大本也君道也子道也

蘇軾論

宋蘇子瞻軾賢者也惜也恃才陵物而好自行其意夫其恃才陵物非不知才之不可恃物之不可陵也特好自行其意而嫌怨由之日甚夫程頤當世之賢人也生平誦法孔孟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司馬光呂公著薦其行義詳矣哲宗冲幼國是未定得頤等數輩在經筵寧不足以裨益君德子瞻素推奬善類而於頤顧深嫉之加玩侮焉慶弔之爭則曰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又嘗斥之爲不近人情夫非人情不可近莫若王安石頤之守正視介甫之執拗何如哉二人之隙既成而胡宗愈孔文仲

顧臨之徒連章論劾頤遂不安其位夫頤之賢軾非不知也軾之于頤亦非若邪正不並立必去之而甘心也直以頤好引古禮軾豪邁不羈其性之不相入若枘鑿然而文章道義之爭遂甚於水火雖曰附和者爲之然軾之恃才陵物好行其意蓋已久矣安石之以新法誤天下也好剛偏執亦由所用非其人耳軾之好行己意如此設進而柄用能泯嫌怨如司馬諸公乎吾知有所不能也同類攻擊曰甚而大儒之講席旋移使天下後世謂新法之行安石尚引程顥

共議而崇政說書之罷由于子瞻豈不惜哉劉定之論元祐三黨曰蜀黨侵隣之兵洛黨應敵之兵其得失固有在矣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又曰中立而不倚賢如子瞻猶不免乎始而黨繼而爭卒未講于中立之道也况其下焉者哉

魯仲連論

古未有自處高而以不忠教人者即未有教人不忠而可爲天下之士者蓋所謂天下之士者羣天下之人而引之於義也是故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其入而宣力盡瘁焉者不難賛襄以畢其志若夫成敗向背之際苟稍涉于徘徊瞻顧則惟恐其或陷于非義而委曲以成之此所謂高世之行也徒逞口舌之能使人忘仇讐而輕棄其君父雖超然遠引其去縱橫功利幾何哉魯仲連當世所稱天下士也由今觀之辭平原之封蹈海不肯帝秦可謂輕世肆志矣而射書聊城抑何教人以不忠也夫人臣受命而出軍國存亡繫焉成則不敢任功敗則無所逃罪戰國之世君臣之義不明久矣旦而帥師夕而棄國是故吳起去魏樂毅去燕廉頗去趙視其職任若傳舍而棄其君如路人燕將之才度非能如吳起樂毅廉頗也捐燕棄世豈待繫矢射書而後能哉且夫背城借一將之分也仲連誠以義高天下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此常理耳乃始勸之以歸燕繼說之以歸齊夫燕將旣被讒矣明知其必不能歸國而姑難之卒乃引曹沫管仲爲證裂地定封富比陶衛意不在歸燕明矣夫沫

之不死忍小辱以信大伉也當阜請曰爲人臣之常經哉陳隆之被執至漢州大呼城下曰丈夫死爾勿降也文天祥北上王炎午爲文生祭之徧布道路冀者愛人不肯使陷於不義類如此幸燕將得書泣三日卒自剄耳設因連言而覥然以卑降是以不忠教人已則超然事外尚得爲天下之士乎哉乃或者曰仲連齊人聊城之書爲其主耳夫子貢非聖人之徒歟存魯亂齊孔子猶謂非吾意何況仲連或曰人臣死封疆固已聊城齊地何必爾不知地則齊境而命之者燕王也背君辱命將奚取焉或又曰聊城圍久

士卒多死連蓋爲保全生靈計也嗟乎不觀睢陽常山之事乎使天下之爲將者皆以保全生靈爲得計將殉國者爲不智而全軀保妻子之屬皆得托之以苟免矣雖然仲連之爲此非爲身謀也田單言于齊王欲封之仲連遂逃海上嗚呼此仲連之所以輕世肆志也歟彼惟輕世故功利不係其心惟肆志故止求濟其說而不必揆之于義若陷人于不忠而身受其爵賞豈仲連之心哉然則仲連在當日彼所謂豪傑之士而惜乎闇于君臣之大道也

項王論

宿遷古下相地即項王故里也余北上過此阻雨感楚漢舊事率成此論

古今大英雄人其制事必果而其用情常深夫深於情未有能果於事者也故情之所在善用之而成不善用之而敗夫英雄情深孰有如項王者哉當羽與沛公受命懷王約爲兄弟手足之情定矣顧奪項王天下者沛公也鴻門之宴范增召項莊以劍舞將擊沛公於坐殺之舉所佩玉玦示羽者三項王猶豫未忍沛公得間道脫走去論者謂張良之出樊噲之入

項伯之翼蔽功莫大焉而不知項王固不忍殺沛公也英雄舉事以力爭恥以術濟使果甘心沛公直几上肉耳詎肯聽其間行至軍哉迨勢窮力蹙在常人必自悔其用情之誤而羽終未嘗一語及沛公忼慨起舞惟舉而歸之於天蓋至是而項王之情愈見矣且垓下何時乎眷念愛姬傷心駿馬與呂馬通數語戀戀故人其深情且如此安能殺沛公亞父曰君王爲人不忍韓信對高帝曰項王婦人之仁其深於情不果於事二人固知之久矣漢王豁達大度誠過之然隔鴻溝而語曰吾與羽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

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嗟乎此何言歟此言而忍出
於口將何所不至歟幸項王不卽烹太公耳設觀胥
鼎鑊何以令天下韓彭葅醢猶其小焉者矣然則天
下最深情莫如項羽而至薄卽莫若沛公楚滅而漢
興羽所以痛心搤擘呼天以自解也或曰項王不殺
沛公固已顧義帝君也弑之江中宋義主將也卽帳
中斬之夫獨非人情乎曰此其所以爲項王也使能
善用其情豈有垓下之刭哉故吾謂項王之霸也以
力與而其亡也以情敗情之敗事不獨一項王也

議

釐正樂章議

王者治定功成必有一代之樂章所以昭德象功協
神人和上下典至重也咸英章韶尚已三代之制莫
備於成周由今考之太王之祭歌天作文王之祭歌
淸廟維淸武王歌執競成王歌昊天有成命他如鹿
鳴四牡湛露彤弓讀饗讌諸章想見其盛焉漢叔孫
通定制宗廟奏休成永至之樂明帝改大予樂作於
郊廟黃門鼓吹樂作於燕會其饗祀登歌練時日而
下不襲雅頌自爲古奥之音論者謂郊廟十九章失

之太峻仍秦風小戎之遺非頌詩比則漢樂可知已
唐制七德九功之樂其樂章名十二和豫和降天神
順和降地祇永和降神鬼開元時又有龍池聖壽立
部坐部等曲則漸靡矣宋更爲十二安祭天奏高安
祭地奏靜安宗廟奏理安正冬朝會奏永安祭饗酌
獻飲福受胙奏禧安明初定制天地宗廟社稷及日
月太歲風雷嶽瀆先師先農先蠶歷代帝王諸祭奏
中和肅和凝和壽和豫和熙和諸曲所用間不同要
卽唐十二和而推廣之也洪武二年定朝會燕饗樂
舞之制凡聖節正旦冬至大朝賀奏飛龍吟風雲會

慶皇都喜昇平賀聖明諸曲燕饗進爵奏迎臨濠開
太平安建業削羣雄平幽都撫四裔定封賞大一統
守承平九曲上膳奏飛龍引風雲會慶皇都賀聖明
九重歡萬年春之樂平定天下撫安四裔車書會同
之舞四年尚書詹同陶凱等進更製宴饗樂章一曰
本太初二曰仰太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
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行九曰
樂清寧命協律歌之七年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命
儒臣製歌致謹愼監戒之意於是上所撰神降祥神
貺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命曰御鑾歌其

詞皆存規諫十五年御奉天殿受朝賀賜宴用儒臣
重製燕饗九奏曰炎精開運曰皇風曰眷皇明曰天
道傳曰振皇綱曰金陵曰長楊曰方醴曰緝六龍二
十六年復加申定焉太宗永樂初定合祀合饗禮樂
一如舊制其燕饗樂舞一奏上萬壽之曲平定天下
之舞二奏仰天恩之曲撫四裔之舞三奏感地德之
曲車書會同之舞四奏民樂生之曲表正萬邦之舞
五奏感皇恩之曲天命有德之舞蓋自是禮明樂備
與漢唐宋比隆矣夫一代制作莫大於禮樂古帝王
精詳釐定豈苟爲煩縟以侈觀聽哉誠謂美盛德之
形容告成於天地祖考班朝宴會皆以和氣相感召
故肅雍之奏在廟廷而淸明廣大之象見于天下和
平之音動乎神聽而性情之感深入乎人心風俗而
不自知非可苟焉而已也我　國家制禮作樂悉準
前代
世祖章皇帝聲律身度於　郊　廟樂章親加釐定
蓋已用之萬世而無弊矣
皇上覲光揚烈削平僭亂統一區宇則釐正樂章告
成於
天地

祖考誠萬世一時也竊謂昭代之樂履中蹈和蓋不
知幾經參定矣推
祖宗積慶發祥之意垂諸無窮豈可輕議更易乎釐
其音聲調其節奏正其訛舛是卽率由舊章之大端
也顧愚聞之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今圜丘方澤固洋洋雅奏矣
太祖高皇帝刱業開基太王之烈也
太宗文皇帝守成纘緒王季文王之盛也同堂異室
之中共爲一奏鋪張揚厲得毋有未備歟明太宗謂
侍臣曰皇考功德隆盛樂章未有稱述朕甚媿焉其

又爲之
世祖章皇帝大勳丕集文德誕敷是武王之受命所
謂奕世不祧者也播之聲容奏之　廟饗可勿早爲
撰述歟是故倣天作淸廟以備
太祖
太宗之樂倣執競以備
章皇帝之樂則太和之象不獨在成周矣若我
皇上神功聖德超越古今二十年來懿鑠不可勝紀
於此分命詞臣製爲朝會燕饗之樂或先文德或先
武功禮官采之以爲文歌工按之以爲節神人以協

上下以和世世子孫垂之永久豈直漢唐宋明之極
盛已哉抑愚更有進焉古者樂舞皆擇國子生凡公
卿子弟在學者預教肄之洪武中詔公侯及諸武臣
子弟百一十九人習樂舞以共祀事凡有過疾病者
悉遣歸所以修誠敬致感格也今皆沿習俗陋太常
所掌又止委之道流平居既未能審聲知音臨時演
習何以將事誠取樂舞生更定之兼用俊秀子弟教
以升降作止之容高下淸濁疾徐之節將秉籥吹笙
皆士人依永諧聲無俗學於以成一代之雅樂其爲
聖治光豈淺鮮哉謹議

漢廟從祀議

武侯祠在萬里橋南即古漢廟舊祀昭烈南面東夾
室祀後主而西偏稍南爲別廟以祀侯明蜀獻王始
爲合祀帝位中以侯及前將軍羽車騎將軍飛配弘
治中益以北地王諶將軍傅僉而侯之子瞻孫尚亦
以死難與焉明末燬於寇本朝平蜀督撫諸君葺而
新之乃奉昭烈前殿而配以關張北地王傅僉後殿
祀侯瞻尚左右配康熙中按察使宋可發修侯廟始
增蔣琬費禕董允龐統趙雲馬超黃忠向寵張苞關
興姜維等十一人今仍之方予瞻拜祠下顧而嘆曰

功臣配饗太廟禮也爲別廟爲後殿已非禮之正然
侯之功大而德隆且後人俎豆固不必與太廟比則
權而不失其正未爲無當也若濫祀之失則有不能
無議焉者古者有功德于民則祀之不當祀而祀謂
之淫當祀而不祀謂之滅禮是故君子慎之關羽張
飛號萬人敵且同起微賤義同兄弟所謂干城腹心
之寄也當陽之役微趙雲則後主且不免虎口矣蔣
琬費禕內修國政外禦强敵董允獻替盡忠終允之
世黃皓不敢爲非皆可謂賢矣龐統非百里才雖未
盡其用武鄉之流亞也之七臣者文足以經邦武足

以戡亂以之配食夫何媿焉北地王後主之子殉國
烈之孫也卽身死社稷不當與羣臣等黃忠老將知
兵然在當日僅斬一夏侯淵耳馬超雄武志報父讐
入蜀以後未聞有所建豎也向寵性行淑均見于亮
之表蔚然稱歸之敗祗能自全其軍卽軍中之事一
以咨之其大畧已可見矣張苞早夭關興少有令聞
丞相亮器之亦早卒今乃儼然並于二父得無如濫
義所稱從亮出師有斬將搴旗之烈乎傅僉戰死陽
平關忠矣然其父將軍形猇亭之戰亦馬賊死祀僉
而不祀形何以示勸亦何以安僉心若夫姜維者魏

之降將也分守下邽歸款于蜀雖屢有戰伐然勞民
斂怨迄無成功安樂公失國不能拒戰死敵覥然以
其軍降鍾會之反又親附之乃欲構鍾鄧之釁使會
盡殺北來諸將因殺會復立漢帝卒之魏軍殺會維
亦被殺夫身旣降矣顧欲因人乘釁以復舊業能乎
否乎有婦於此夫爲人所殺已從而嫁之諭人曰吾
將伺隙以報夫仇其誰信之維之所爲得毋類是其
生平徂詐反復蓋戰國策士之流不忠之尤者也然
則何以正之曰祭法有分祭有合祭有附祭有一方
之祭其崇德報功一也向者後主嘗祀東夾室矣雖
亡國無道顧父子天性不可棄則仍昭穆之制分祀
後主北地於東西二夾室於義不較當乎故夫張苞
關興附食於其父之廟而別爲忠臣廟合祭僉父子
與當日死事之臣馬超黃忠向寵各祀於其鄉或所
歷之地若姜維者斥而去之可也或曰蜀人尚鬼信
巫故所祀諸神有土主江主川主之屬姜維業祀成
州矣蘆山黎州又皆爲立廟是必有功于蜀烏可斥
夫瀆亂無稽愚民惑之麗貌張飛與夫李冰嚴顏章
阜生有功德歿爲明神或未可知苟以土人之祀爲
可據則龍安之祀鄧艾果何以稱焉或又曰七臣之

當祀是已章武延熙閒不乏文武將吏節取而益之
意者其法正乎嗚呼是又劉璋之罪人也

毛孝子殉父議

毛孝子周胤字潘侯事父母至孝謹順治乙未閩冦掠毛村擄其父索贖五百金孝子開變街哭顧貧不能應傾貲往贖不許鬻田廬往亦不許晃貸親友得數百金往復不許孝子計無所出乃詣賊求以身代且告賊曰我孺子耳父歸當多得金賊信之縱其父孝子爲質比父措置趨贖之已移營處州山中官軍會勦不可踪跡矣於是里中稱毛孝子乃好事者疑之謂孝子之得稱爲孝以殉父也殉父則必死而後論始定今孝子存殁未可知遽以孝名之信乎余乃

喟然曰是未知孝子之用心也孝子之心知愛父而已當其傾貲鬻産往返數千里不辭勞不避險可謂難矣然志在生其父未嘗計及於死也及數往不得釋計窮力盡乃出于代父代父而父不忍則多方紿賊以信之意亦惟父得歸爲幸耳父歸而吾之心慰矣生與死并未嘗計也未嘗計及於死而卒不免於死此則孝子之不幸而亦天之所以成孝子也且其時何時乎淫刑酷考殺人如草菅得金則生不則死甚有金盡而猶不得歸者矣孝子豈能免乎師徒雲集玉石俱焚孝子卽脱于賊其能免于兵乎崖谷之陡削毒蛇猛獸之搏噬其足死孝子者又無論矣故使孝子而存也老親在堂必不肯久離骨倚閭之望若孝子而竟死也白骨青燐招覓何處凄風寒月之下有不可思不忍言者於此而猶責以未必死亦過矣或曰孝子之必死是已吾聞古之孝者或以身代僇或爲父代刑曹娥女子且抱屍而出孝子特死於冦與兵耳安可以殉父名嗟乎亦思孝子果何爲而死于冦與兵乎捐軀赴難所謂志士仁人也孝子以書生能之而猶不免於吹求之論人道幾何而不澌滅哉或又曰然則君修邑乘何不立傳以傳孝子乎

曰此非吾所得專也令甲凡孝子節婦非奏請旌表不得輙入志吾爲孝子及蔣烈婦請者數矣既不敢特書以干　功令又不忍二人者泯沒不傳不得已而載於弭盜之後所以志二人之死之由以待後人也吾嘗作蔣氏傳而孝子事則其從兄會侯傳之最詳故不復述今年見孝子之子超倫讀所爲孝行狀哀孝子之用心純於愛父而超倫負才好學三十年來切切焉未忍一日忘其親也因舉向所聞者之於議而孝子之爲孝子益信

健松齋集卷之九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賦

璿璣玉衡賦有序　康熙十八年御試

臣聞　聖人御曆德莫大於敬天　元后乘時制
獨隆於法帝蓋欲授人若昊必先立象陳儀五紀
以還非無容成大撓之命三古而後遂有土圭臬
影之司然而察變觀文首重華以立極良由制器
尚象準乾造而不違璣衡千古爲昭璿玉四時不
易葢璣圓象天二曜之運行適合衡平測影五緯
之躔次攸徵此立儀立象所由開即先天後天之
莫外我
皇上德符乾健光啓離文須時憲以一車書行永年
而垂法象固已三辰叶序五德徵休乃當右文策
士之時特深稽古觀型之慕夫以天象爲可畏則
災祥總修省之誠以帝治爲當遵即制作寓率循
之志自與危微精一同心豈直濬哲文明合德已
哉爰祝短賦謬塵無詞雖猶非窺管測之常竊附
就日瞻雲之義賦曰
國家化洽八紘威行九有綵光塞河松雲生牖駿業

訖於要荒鴻施徧於林藪三能齊夫泰階六府粲乎
奎斗兵銷日月位秩星辰瑞圖孔固寶曆恒新登靈
臺而布憲吹幽籥以宜民蓋七十二候協其應而二
十四氣無勿均律中姑洗時屆杪春若稽古制廼
命儒臣紬姚虞之律度察在天之星形原夫協帝承
符紹堯出治化始家庭道隆孝弟河圖告其帝期干
羽馴於聖世咨岳牧以襄猷徧羣神而肆類按四序
以準時奠兩儀而定位爰當敬授用詔司天朝日夕
月占星定曆重黎之所未習羲和之所未傳將布令
而敷政憑璣衡以察焉若夫天位乎上渾渾無端左
旋右轉若珠在盤黃道赤道二曜運行於其際青褭
黑環五行迭見乎其間擬觀象以崇效斯靈承而鑒
觀維玉爲管平衡是式仰而瞻之與天無極追琢既
有其章矩度不愆其職象橫吹以無聲擬鼓管而愈
密璇儀之所昭回胥粲然而勿失爾其理以形求法
由器審仰睇顯著旁窺流景璣爲體而衡爲用亦璿
常動而玉常靜當兩晦而風蕭或宵昏而漏永嘗測
海之有貲埜指南而共省極象緯之紛繁且就道於
俄頃於是疾若磨輪圜如倚蓋日以遲爲進月以疾
爲退薄蝕成於相掩閏差始於交會升恒之理攸昭

陰陽之義斯在羲暉出沒蟾兔盈虧晦朔弦望寒暑
歲時踆烏玉兎之象扶桑竊樹之枝魚滅蚌盈之變
重輪抱珥之奇假尺管而考驗實昭垂於靡遺至於
金號長庚火名熒惑歲則在東辰乃集北塡星中央
是曰土德廻旋列宿之中出入天街之側或伏見而
無常抑循環而有則聚井集奎聯珠合璧九野鱗鱗
星榆歷歷若燭照而數計舍躔衡其焉測爰是祈因
寒燠朔南西東對時育物候呂吹銅以調六氣以叶
八風無遠弗屆有象咸通葢不俟馮相保章世其氏
挈壺刻漏習其功章蔀紀元之準已具於神明制作

之中迨夫典册攸垂師承勿替渾儀猶璿璣之遺圭
表實玉衡之義洛下彈其幽通一行符其奧郭亘六
合以窮微畜四遊而卜歲酌古準今因時定制晷影
之永短以平經緯之參差悉衛左旋右旋以爲往來
極南極北以別分至箕畢之好象乎雨風州野之區
應乎辰次粤稽古而修明顧今昔其奚異況乃辰居
星拱維德動天財成輔相維帝乘乾故勤民爲欽吳
之本而鑒古實懋德之全禋六宗而恭若統四德以
糾虔感再中以仁儉回熒火於三言斯則祇承以昭
降奚必則古而稱先乃若緯測之經占候之術用僻

宣夜之紛紜太白東方之詭譎匪瞽史之攸資宜推
算所勿述然則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念於穆之難諶
凜儀象於有赫萃七曜於一心斂休徵而惕翼彼符
瑞之侈陳烏足與觀
至人之令德

經史賦有序 康熙二十四年御試

臣聞重學崇儒 聖世大同文之治因人徵事
哲王切稽古之思惟諸經爲載道之書而列史實
觀型之要論傳虎觀每辨異同序出通英用資法
戒尚矣欽惟
皇帝陛下離文廣被乾德懋新日隻日雙既探聖賢
之奧部甲部乙復綜帝王之全固已學備古今動
銘典冊乃當 講幄談經之暇彌屢黼扆問道之
心特試儒臣俾陳經史臣學疎六籍職媿三長竊
從呫嗶之餘畧悉源流之槪不揆鄙陋謹獻蕪辭

賦曰
苞符初啓五緯耀光丹書綠字文教乃臧觀天象以
察變審人文而化昌粲日星之在列儼雲漢之爲章
書封宛委典祕酉陽秦灰既熄魯壁方彰受漆書於
杜林校石經於中郎質真本之弧史壘傳雅之書倉
五車統會四部分藏金題玉躞緗帙縹囊維經笥與
史乘實載籍之弘綱[illegible]自龍馬方呈河洛始貢立晝
披圖因時效動夏民[illegible]乾元爲重羲文周孔衍其
傳卦爻象彖與其用[illegible]理立而數存遂前民而覺衆
陶唐虞夏代有傳書典謨訓誥制治攸殊精一危微
之統緒兵農刑政之與除竹書發於汲冢掌故受於
焚餘允帝王所莫外剏疇範之與道俱爾其溫厚和
平詩以言志正變雖分性情攸寄比賦興之較殊風
雅頌其各異大化始於二南刪定通乎六義總以適
夫人心即採風而已備惟聖之道志在春秋春王正
月大矣尊周予奪是非之正興亡理亂之由筆削以
定文獻以修游夏所勿克贊宜告備而虹流迨夫薈
萃諸儒是曰大禮考工以補冬官曲臺以秩人紀大
而朝聘祭饗之儀細及內則少儀之理綱舉目張禮
明樂美詎綴葺於後人乃經曲之有體此皆載道之

全書與天地而終始至於儀禮周禮委曲周詳齊論
魯論見道羹牆左氏而富功翼素王辨裁淸婉公穀
分長爾雅極卉木飛潛之細孝經實至德要道之常
咸文章之淵府允道義之津梁垂萬禩而勿替胥異
代而同堂然而傳會滋繁異同紛起師授專門雌黃
詆毀擬易則太玄元包說詩則五際四始今文古文
以疑書大戴小戴以議禮張蒼杜預之鉤深何休范
甯之櫛比譬繁星之爭明若蹄涔之測水苟返本以
窮源夫孰窺其所紀若夫道以經傳法由史立羽翼
天經扶維人極祖麟筆以編年規壁書而紀實緊懲

勸之是貧詎旁搜其多及則有網羅百代創起龍門蘭臺令史著述攸存信史家之弁冕匪羣材之可倫范繼班而述漢始華嶠以成文志三分於陳氏乃帝曹黜蜀之紛紛晉魏以降史職爾專或奉詔而奏草或獨撰以紀年或合衆長以成帙或歷歲月而始傳或以稗官貽誚或以穢史叢愆蚩齊諧之冒史復何有夫長編然觀南史北史之並行舊唐新唐之各著廬陵接班馬之遺潛溪表金元之緒通鑑出而法戒昭綱目成而褒譏寓斯史氏之攸光允三長其各具是故道之體用具於經政之汚隆備於史經學舉則

學術醇史職修則政事理披典墳丘索之餘溯疏仡循蜚之始皆相輔以成文斯交修而亹亹

天子備千聖之令德審歷代之源流統天人以懋建被民物而遐周猶且蓬山鄴架爰呑爰詠細旃廣廈雖休弗休考史宬以鏡古開經幄而進修太常博士之所掌金匱石室之所收陳農之所未輯河間之所未求靡不殺青竹素索隱探幽瑤壇祕閣充宇汗牛一道德而同風俗型百辟而格九州美哉蒸蒸乎右文之懿軌又奚論乎石渠天祿之儔

擬大獵賦

皇帝十有七年秋九月大獵於南苑講武事也維時金風乍肅玉露初流寒蛩夜語候雁南游風蕭蕭而捲戸霜颯颯而被丘洞庭波兮木葉下鷹隼鷙兮羽族愁葭迴南呂祭届貙劉稽人姦事萬寶畢收正勑法明刑之日亦詰戎習武之秋於是圻父諏儀秩宗筮吉宜則天行以應商律乃啓端門警仙蹕六龍矯首雙鳳齊翼青旆胥夫朝霞紅旌彗乎皎日召烈缺使前驅命豐隆而後集吹清角以嘈嘈鳴征笳而凛栗鏘玉鸞之輅車按金雞之廣術度阡陌之鱗鱗騁

郟城之奕奕僻萬國而誠六師於南苑乎是滋夫此南苑也靈囿萬戸層城九重逍遙帳殿縹緲離宮周池不鑿珍林自豐峯巒涿鹿門對沙龍琮鷹之臺百尺儀鳳之門四通戸鮮金鋪之飾堦無玉璧之崇長松蔚柏紫篠丹楓繚垣環匝茂草蒙茸翳天蔽日莫知西東周阹禽獸充牣乎其中爰乃陳車攻之詩奏蒐獮之樂揚風發之靈旂引雷空之巨礮貍首三歌騶虞九作劍啓星移鼓行月落張師徒以合圍陳百戲而奮躍則有楚材三戸蜀郡五丁魚麗七萃虎賁九營佽飛決拾之士拔山超距之英翼展象犀之卒

箕張羆豹之兵據河魁而列畢乘太白以揚旌叱咤
而山河震悚跳蕩而林壑驍騰旟翻鶴膝機臂魚文
草枯鷹疾沙軟蹄輕馬則追風逐電人則躍苃騰雲
控弦則弓彎明月飛鏑則羽簇流星於是雲怒濤驚
雷行風往瞋目星奔發聲谷響拉虎摧熊分犀裂犛
殪道兕於陰林抉文豹於榛莽伏嶺之狐赤其居巔
窟之兔奪其養麖麐之巨駭其羣貔貅之細褫其膽
亦何俟擊伐以躬親固已陳三品於陛級之上追夫
彌天置網被野張罘羃人逞技羅氏喧呼仰彀流景
俯接平蕪雖寬一面猶用三驅曳鳴雁下飛鳧梢駕

鶩落鼠鵌翔鶡掩於紘內鷮鵰罥於荒塗九霄勁羽
三匝啼烏鵁鶄水宿鵾鵠雲扶莫不薦陳珍膳近御
雕䟽蓋上林長楊未足後其盛而甘泉驪阜亦何能
壯其模況復蒼隼脫鞲海青遙戾飛土彈空繁弱振
地七札頻穿五豝同殪猿抱木而遙驚鳥聞弦而早
墜鹿有由而自來雉承媒而畢萃獲無問乎公私地
奚殊於險易詎卽鹿而無虞實前禽而後至於是陳
大射奏承雲挽迴日靜征塵進百福之酒飾五采之
正唐弓九合夏箭三成騎揮九逸轡縱五文始移竿
而貫鵠旋聽鼓而鳴鉦太史書籌而紀勝司馬須賞

以疏榮襃人飭饌酒正揚觥杯浮鸚鵡脯擘麒麟蜀
郡魚油之錦莊山鮫文之金茲白乘黃之駿金貂玉
珥之珍策勳受錫以次而升褒鄂從龍之傑揖讓於
虎幄期門廝養之末忭舞於椰營旄倪聚觀之衆攢
駢而壹軌要蔡來庭之國服教而畏神濟濟乎桓桓
乎若葵藿之傾旭日萬壑之赴滄溟獮畢禮成天旋
日轉　宸衷允懌軍容胥展霞映戈明颸塵旆捲月
出西山燈連上苑魚啓鑰而門深龍啣燭而露淺綏
萬騎之羽儀迴九重之步輦奉長樂之歡心啓
重闈之廣讌獻俎　寢廟賜生列卿功銘石鼓曲度

金錞文園上大人之賦揚亭逃羽獵之音于邁有從
公之樂農隙無弱車之驚游心治籍問道聖經兩階
來格六幕率賓允哉盛德乎既秉時以講武乃耀德
而不觀兵

西域貢獅子賦

若夫儀鳳來庭祥麟出囿犀兕偃於遐荒騏驥充於內廐鵾張螳怒之衆既倒戈而勿前島居卉服之氓亦奉琛而恐後乃睠西陲貢茲馴獸允盛化之攸同稟車書而輻輳方其白狼誕異烏弋鍾奇干盤巨壑萬仞祟崖烟雲變幻林木蔽虧猙獰怪質突兀奔馳祥未徵於白澤種獨擅夫青猊匪觸邪之豸角詎隱霧之豹姿當虞羅之乍及辭巖谷而羈縻槃享王其敢匿奉梯航而獻之於是縹緲雲山焜煌玉帛虎路三嵏羊腸九譯帆檣萬里之勞輸輓千程之力關河

楊柳之津驛路芙蓉之側父老扶杖以攢觀童稚塡駭而嘆嘖此共訝其珍奇彼實陳夫方物其爲狀也拳毛似斗怒目疑星頳髯狼集瀏膺烏呻鈞爪鷹騖之利鋸牙犬錯之陳柔毳拔豪之穎勁毫倒薤之針弭耳宛足靑鬛赤睛羣同牛馬族謝龍麟既非百獸之長猶同魑猫之形而其爲物也力擅齕豺威傳搏象蟄熊驚呼哮虎匿嚳裂獸則血溢巨川攫鳥則毛吹指掌吐聲而遂谷雷奔矐目而幽巖電閃四十里之雞犬息鳴五百程之風雲驟往出林踞魏武之車夾座侍金仙之講雖桀驁其難馴同豢龍而畜養爰乃鎔金作柙鏤鐵爲籠遠珍五嶺吉歸上宮虎圈之山君失其梟彘房之大客慴其雄方依仁而服德遂戢猛以斂躬望兩階而率舞逐六擾以從風斯豈駕馭之有術實乃至順之攸通上士陳辭侍臣獻頌槃木來賓旅獒入貢維德格天無遠勿動肆騶虞角端之祥與茲白乘黃而効用

天子曰噫是物也予安所用之今夫深耕致遠民用是資龍文鳳采瑞爲世儀伾伾傑傑之蟲其何知爰

命服不賓諸上林大官錫譙以勞厥貢蓋

上之所寶在士國之所重惟民信柔遠而能邇亦何忍貴物而賤人

黃金臺賦

燕昭王旣即位臨乎易水升自薊丘眺恒嶽之嵯峨俯桑乾之奔流挹西山之翠爽睇龍潭之白浮盧龍峙其北戸涿鹿扼夫雄州吹春陽于黍谷紛車騎于蘆溝睠山川之如故忽憯焉而深憂顧謂羣臣曰纘服前王保邦令子所賢棄國喆后所恥是故臣扉進而禹服載新巖叟升而商丁嗣起管隰用則會肅兵車方名興則烈高薇芭皆積賢以自彊況得人而共理孤嗣先世之宗祊嗟艱虞其未已甘棠之遺澤猶存銅馬之鍾簴作斁方將棲甲循于稽山晉投鞭乎

濟水弔死問孤早躬厚幣與氓庶同苦甘冀招徠夫多士顧乃俊乂褒足髦碩迴車寂寥雁帛縹緲鶴書詎占熊之失尚父抑吹簫之去伍胥允焦心而刻臆胡北轍之倒驅將求賢而敬事其何術以教予郭隗先生進曰帝者尊師王者求友霸主擇臣亡國廝走驥黃牝牡睨其羣杞梓楩楠擇其有璧來和氏之闈玉出崑丘之阜干莫延平之津竹箭東南之藪楚有材而晉用鞅去衞而秦取豈必豪俊盡出于幽并材武悉登乎朝右且夫龍與雲湧虎嘯風從愛寶則夜光照乘嗜美則細腰名宮辟商羽之協應感堂陛以

攸通誠博選而北面奚有夫泱泱之大風王亦聞古之令辟乎絕影追風是名良馬命彼涓人載求于野覩駿骨而寬悲悼空羣而滂灑台奚恤乎千金俾聞聲以致生者爰是穆駿雲來注駒飈起良造前驅致阜至止天駟下于雲中纖離來于西鄙月頻俊其權奇霜蹄驚其迅駛未期而馬至者三朞招賢而奚遠千里王欲致士請自隗始王乃逌然而喜畢然而興命羲和以吉告敕禮卿以儀陳規方辨位審曲面形壘石爲臺于彼郊闉釆漁陽之文砥致鑿閭之貞珉集悲歌之壯士部擊筑之羣倫陶人奉甓圬者效忱

公輸佐巧匠氏運斤措址固于磐石崇臺鬱其嶙峋文梁貫乎日月畫棟接夫星辰懸三品之美質萃九牧之良珍罄萬鎰而弗恤經百鍊而常新瓊閣玉樓失其麗藻宮銀闕疑其眞信築宮而改卜用虔召夫哲人于是辨色視朝未明聽政敷奏旣終升輿而進揚龍鳳之文旂鶬鸞鏘之萬乘躡金臺之嵯峨諏高賢而拜命奉觴薦匜陳謨執敬氣壯三州感周四境泱漭晉亢之坡浩森高梁之浸悲涼朔雁之哀葉冽邊風之勁並凄切于予懷冀重收夫餘燼斯則經始之雄心或亦于來之協順若夫貽豐鹿野麗植章華

彈人以戲作法于耆役青陵而築愁守金穴以爲窦方且聘臨淄而涕隕詎云臺榭之可誇爾乃冲德布聞賢聲寖廣九陌傳呼八方結想蘇子自周來居景自衞往劇辛籌合從之餘鄒衍肆談天之講任羣材以國政奉樂毅爲亞卿合五國之甲士下七十之堅城東傒遁莒朔騎連營積愁乍雪深怨以平植薊篁于汶上設齊器于燕京反故鼎乎磨室歸大呂于元英感歎王之知人能得士崇勳崚烈與三臺而崢嶸重爲歌曰高臺峩峩兮易水湯湯築館致士兮勉勉我王黃金燦兮棟宇光士趨來兮霸業昌除兇雪恥兮酬先皇登臺飲至兮樂且無央

壁影賦

壁影何月影也而花木亭池悉具焉月之影乃在壁壁之影無非月夜久靜觀恐非俗筆能畫也

融風警夏禾甲不鮮魚喚鷸怒淵枯木燃六螭甫息玉宇乍圓微涼入夜素白滿天軒檽學月萬象盈前盡態極變靡不森然受者如練映者如川綴者如繡動者如烟巨則輪廓纖亦絲聯直凝山立横似波連象山河於尺帛圖雲物于寸縑徹琉璃而作障懸玳瑁以爲簾既紛披而宕漾復參錯而芊綿若雲揺與天繪憑月管广布焉爾其濤箋十幅壁高張而霜毫數矢棟輝光而臨摹萬本密樹列而皴染悉備宵光徹而車葢蔭歙松婆娑而長戟倚垣竹森羅而桓圭半剪桐初放而螺文細叠槐相向而荇藻横斜蘭枝敷而珊瑚錯落葡萄疎而海棠始萼舞衫秀而臘梅藏藥水肌瘦而紈扇疾揮蕉翩翩而玉麈短拂菊仙仙而銀瓴倒帶榴旋舞而蠙珠紛列柑可數而鳳卵顆顆桃實垂而雞距矯矯葵葉齊而懸鐘編磬瓜棚集而垂鍼倒薤柳堤密而宮絲繽紛庭荆紅而鬒髮連蜷徑草茸而文梁飛雲藤架複而繡栭繞砌雕闌曲而渚田方廣池甃平而巒岫嶙峋壘石成而翔鸞

入座臺軒爽而蹲猊伏草石巃嵸而方如削玉几磴砮而圓如聚貝盆盎攢而湘娥拾映簾半捲而篆烟縹緲香初遠而雪藕龍紗琴在縣而牙籤碎錦書滿前而蕩兮若搖輕風至而黯兮若失微雲蔽而壓兮若聲晚蟬嘒而突兮若動歸禽戾而參斗旋兮羣影隨杳不知其何寄而爰爲歌曰犀簟兮菂房荷衣兮荔裳清芬兮滿座幽輝兮半牀招涼飈兮碧筩欲皎參差兮新月光重曰嘉陵兮翰墨輞墅兮丹青宛依人兮靜影復何辨兮贗真摹予影兮鏤吾壁放我懷兮共予清追臥遊兮三五夕莫相忘兮新月明

遠山淨賦

金風颯颯高秋正分蟬呼疎柳雁破孤雲巒清冥而若滌景爽亢以難羣信穠華其匆染詎頑豔之爭紜若乃葉欲望霜山初過雨天宇初澄晴嵐半吐嶼以遠而青[illegible]荻未衰而綠嫵既濯濯以無塵遂蕭蕭而氣古爾其朝雲倏散曉露初收雲蒼犯日松寒入樓闕阜皎潔蕙徑清幽竹平岡以浮水色楊過雨而學烟流晨啓扉以眺遠巘疑凝翠之滴寻眸至於倦翮將歸棲螢漸逐未訖楓丹還驚黛綠鳥入林以影明樹依空而素薄似坐久以峯來乍會心而木落觀暮

霞其緩生聽松濤之捲壑其風舒也秋聲到席疎影澄波葉將黃掩山乍白多散幽芬於天末寄蕭澹于崇阿恍清音其可接託雅意于嘯歌其月至也高映峯明光含石醉夜冷仍空宵深如媚氷雪瑩其清姿星河澹其無翳閒俯牕以遐矚欣靜綠之未[illegible]況復文茵被谷幽巒貼天亭能致遠嶠可入筵客邀青兮睞戀秋鋪黛兮痕鮮瞻紫崖兮淨掃望丹樹兮紅捐詎樱櫚之乍拂俾林谷兮修然正如絳樹晨妝淡攏雅髻萼綠遊仙香生素袂又若笙吹緱嶺丹服遊翱雪逕空谷鶴氅逍遙嗚呼世競榮華山趨附麗春苑

搖紅炎風失翠雪亦需同霜偏告瘁孰若玆辰澹然高寄上林青兮玉樹洞庭蕉兮君山吳峯高兮招越岫太華翠兮速終南歛隋堤之五絲森岱嶽之千盤宛青蔥其可數彫疎檻以生寒余不能賦此淨也尚效著屐乎謝安

此余年十餘時社課也久失其藁兒輩偶於殘帙檢得之徐庾小體真慚學步未能也自記

蠟梅花賦

臣居槿戶瀾畔林邊萬卉盡脫有花澹然名與梅伍質以蠟傳幽芬滿徑賞而賦焉若夫紅豔漁人之水青留西子之堤紫落珊瑚之樹翠分蛺蝶之園蒲辰則榴枝絳捲菼節則菊蘂黃逃蕭靜則谷蘭作友旖旎則木芍名妃或擬櫻桃之佐或聘海棠之妻或覆新亭之井或迺故苑之畦名仝傳公香分盧女洛下洗粧池邊解語莫不各趁芬辰競依雅序賞心縷管之儔託郛緣文之侶玆乃清風餞暖朔氣迎寒霜凝萬木雪映千巖羣英彫而已瘁佳植落以俱殘獨孤

清而挺秀且修澹以娛觀歛淡黃兮色古剪靜碧兮容端傲隆冬兮骨瘦夌結凍兮神安松醪賞而月下麟脯對以露溥幽芬襲而浣俗奇葩列以破酸紛顆顆其若珠圓容栗栗其如珀吐既黯澹其似脂凝復羅列其猶星聚謝麗色於紅奔辭冶顏於綠嫵散幽意於雕闌綻寒芳於野戶緊勿薦此光榮誰當哀其清苦爾其庄鬬綠野閣秀紅樓梅花字墅楊柳名洲珠簾颺而草貽寶檻列以香浮擬重帷其若夏冽甘泉而生秋倚疎屏兮乍發傷孤館兮未收貽香達兮滿徑幽姿動兮盈晔匪玉匼兮彰鏘不金鉛兮容修

至於美比西方佳傳南國性護奇葩心憐雅植昇俗萼其勿愉委羣華之欲擲来素質以爲容擷孤芳而綴飾玆實浹其幽懷若欣承夫雅飭爰是佐華勝侶步搖環綠黛貼翠翹吐寒芬於金鈿髹逸態於銀貂助蘭膏以不死映梔貌而如描非春藹之足擬詎秋卉之可超亦有玉面才人金丸公子鳥署爲歡蕉嫓自喜清琴在牀奇書滿几晝集吟朋夕觴花史酹傾竹葉之杯曡落桃花之紙曲連洛鼓之聲歌入嬴簫之耳或笐玆輿復飛巨羅於月中或受此清幽輝珠玉於字裏皆雅暢乎斯華勿怡情於彼美若乃寶肥

枝於東含繁俗卉於西園緊紛紜而是樂强佳種以弗憐斯則蟻悔之姤也安知此之芳鮮爰爲歌曰京風吹玉蘂寒月發幽枝不共芳春侈葉景戀留發朧伴椒巵歌響未畢松風瑟瑟花蔓未回吟筧欲逸願金鈴以護之長伴台而永日

健松齋集卷之十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表

擬

上命內院諸臣校正通鑑書成進呈御覽羣臣進表 康熙二年 康熙癸卯科浙江鄉試

伏以 道存今古丹扆垂法戒之書 叢尚居稽青史立勸懲之極惟千百載之治績向 講幄以披陳斯一二日之圖維與 緗芸而共永人鑑事鑑無非始終典學之微是訓是行如見 夙夜兢心之密功

惭汗簡慶洽班聯臣等云云竊惟治世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制心無二道紀事紀動紀言典謨訓誥代有傳文虞夏黃農史無溢筆晉乘楚杌何當制作之符正月春王隱寓憲章之志左史所徵在事固即事以見其人馬遷所重在人亦因人而得其事扶風蒐羅百代博而能裁蔚宗贊述諸篇華而不縟正名爲大乃帝曹黜蜀漫無正閏之分君過必書何獨影斧聲未見褒譏之正遂荊燕於五季還榛莽乎六朝吳越亦有春秋楚漢亦有春秋豈真大書特書之例天祿亦曰外史長源亦曰外史不無文暇質勝之疑況

予警戒無逸圖書自喜勿奏稱善止陸賈之新篇嗟
不同時歎相如之一賦石渠稱側僅辨異同虎觀橫
經徒勞歲月雖邇英作序終沉黨錮之碑印綱目續
經未盡生平之學以古爲鑒自昔罕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天亶岐嶷 性成敦斂 敬承禹道約
臺紀焬啓之功 丕顯文謨淸廟頌寧王之孝當
黼座譚經之日屢宵衣問道之心謂繼治繼亂理固
從同而其義其文爲類甚博一部二十一史所見異
辭所聞異辭吾未及史之闕也三千七百餘年莫爲
之先莫爲之後豈非待人而行哉若夫涑水勳名見
於元祐兩代而其生平論斷備在通鑑一書竊宣聖
之羹牆接龍門之鉢履儀型溯矣或若存而若亡楮
墨燦然實識大而識小爰 命院臣弘開祕閣才推
二至會嘗校其豕魚業搉三難仍須正其字句葢史
以鑑著既不等杞宋之無徵而鑑以通稱尤當萃古
今爲一理屬詞比事勿怠其勤搜逸闡幽俾新厥舊
沙堤高敞頻留學士之蓮綸閣穹隆遠映侍中之筆
聖人之勤也羣工有責焉臣等識媿左狐學慚揚馬
居恒稽疑考信冀陳一得之忠今日內詩外亭擬上
千秋之錄入西崑之玉局古楚撫八裁前史之金根

新型不遠芸蒸雪映散雲氣於壘莊韋竹烟碧聽蠶
聲於筆陣前徽可考方將率厥攸行後事有師詎曰
其文則史伏願 永厥令終 所其無逸 思勤治
理集凝丞輔弼以交驩 治躋昇平合格致修齊而
共勉是非賞罰適協於中禮樂兵農務從其大將
言以道接遠邁漢唐宋政敎之先 文與行孚聿追
夏商周郅隆之治

擬

上以白糧改折累民仍令全運本色羣臣謝表康熙五年

康熙丁未科會試

伏以　盛世釐民依總秸率常供之典　興朝覈國
恤銀鏐餘不盡之藏　定久暫之良規益下不損於
上　權金粟之遠利足國期便於民　德音風發乎
形揩　雅澤春回夫白屋歡生兆姓喜溢工祭臣等
云云竊惟辨方定賦禹貢有三壤之供度地取民周
官重九式之典蓋上供原不可缺而制法務使其平
以民力運民財猶是先公雨田之義即公賦歸公粉

要亦惟辟玉食之宜故近者力易致其纔遠者力艱
致其精原期協常以通變而貢不欲强其所無賦不
欲盡其所有尤宜準古以治今自芻牧不求痌瘝罔
念征求無藝人嗟白著之來新法乍行戶識青苗之
困上下年之豐歉勿酌大小東之杼柚其空望杏當
耕即稱貸以舉種瞻蒲可穡旋指禾以完供壘吏之
谿壑何如小民之脂膏盡矣况薗漕僉運盤剝既累
於重科則以金代糧輕齎或免乎餘羨然而民哀政
虎吏媿賦蛇耗贈之例猶同未必金生而粟死追呼
之聲愈怒能無糴穀而貢絲欲仍不易之〃

維新之令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　澤沛風雲　恩孚雨露　逋蠲門戟檽
松下珠玉之音　法減三章園草靜冰霜之氣固已
仁周西北乃復　念切東南謂白糧與漕糧並征賦
式原有定制而本色與折色孰便利害必取攸宜蓋
向以餽運之勞民不欲使一身之需與一國之需同
其輸輓乃近聞正羨之病下將無使一路之災因一
家之災竭於誅求况歲既有凶稔之不同則價不無
輕重之難一若概以定額爲準或恐星斗北而箕南
然聽以時值爲衡必且狙朝三而暮四爰　命全運

悉仍舊章從此天廥常盈玉粒慶陳因之富固亦民
勞堪任銀河忘漸石之勞洵　九重克灼乎人情斯
八表咸沾於　聖化臣等麥穗無聞繭絲自媿民風
雖似草未遂生成賦法比諸弓安知柔勁竊附循良
之考下下毋懷荊揚之錯中中欣茲異命重申自有
易轍更絃之美實惟乾心合德不俟瞻雲望歲之陳
供億有常催科敢後伏願無逸書屏未央問道修和
入政府事不越虞書保乂三農出入允揆周禮則五
百里四百里三百里秸秷米均列職方之版而八十
物七十物五十物貢助徹稅歸王會之圖矣

擬唐東封泰山出玉牒宣示羣臣賀表 開元十三年

伏以金函煥釆明堂告有道之文玉檢浮香岱嶽紀無疆之祚惟一十三載之治績美懿德於山川斯七十二代之禎符告鴻猷於天地祝史志呼嵩之盛工倕欽協帝之祥事美升中道隆昭格臣等云云竊惟禮崇柴望常典秩於虞書化啓登封盛事傳於管氏烝嘗禴祠宜思百祀之先衡華恒嵩必尊五嶽之長蓋惟岱宗表天孫之望且以震位當辰極之中縹緲雲嶠遠接乘鸞之岫嵯峨日觀遙連辨馬之峯吳越周秦列嶂之游觀萬里鄒滕齊魯山靈之毓秀千年

洵棲神可接穹蒼況觸石能興雲雨故自軒黃而後禪云亭禪社首必表望於東方爰逮中古以來禮泰時禮泰壇鮮躬巡乎梁父之巢刻石空傳避雨之山汾水馳旌浪奏練時之曲雖典制侈爲美舉而沿襲終屬虛文天覆雲油司馬之書未獻銘庸紀治義烏之表空聞上明堂之圖孰是天心克饗讀乾封之頌得無民力甚哀名山閒陳祝嘏之辭下里終切矯誣之嘆茲蓋伏遇○○○○運啓昇平勳高耆定蟠仙李於永固武功文德交修剪鵡翼於方殘內治外寧畢舉樓開花萼氣協熏篪席敞金華學優圖史允矣英明之質作述文皇况兼仁厚之心淵源高祖乃當禮備樂明之日特修告功報德之儀秩宗奉圭而請焉維帝時舉天子搢笏而拜曰予其欽哉益予一人舊勞於外實惟天啓臨淄而爾百職入告我猷何必祠陳太乙遂俞衆請特命東巡玉輅星馳歡慰齊州父老金根雷動驚來魯國諸生玉帛迭陳笙鏞雜奏三和簫管應知帝享神歆六變鼗鐘會見山鳴谷應十八盤之磴道聞呼萬歲者三億萬載之休徵共慶一時無兩于是登之玉牒兄堯舜弟湯武與赤文綠字俱傳乃復宣之羣臣內輔弼外旬宣知鳥篆蟲符

獨盛龍章夜粲遙籠大夫之松豹讚宵燃氣肅真人之座臣等燮理何能追隨有幸沉香亭北喜奉宸遊太液池東親承睿藻欣茲報祀升柴之舉乃從大酺合樂之餘不獲贊化亮工追房杜同心之績雖當嚢書珥筆陋程李勒石之文伏願治瞥三風思勤十漸歲巡首於東省斂省耕深念兆民爲本肇祀致其敬有椒有飶毋懷明德維馨將得士燕天常集璽降河淸之瑞修誠答昊永著卿雲甘露之祥

頌

萬壽無疆頌有序

臣聞自古帝王乘乾御極莫不鍾川嶽之精英受
天地之篤祜用能丕承駿業誕啓鴻圖唐紀瑞於
赤龍漢聲祥於彩鳳瑤光貫月紫氣充庭由來尚
矣欽惟
皇帝陛下業乘文武統集創承勤孝養於
重闈鐘湑長樂綿緝熙於　講幄燈桀延英干羽格
乎兩階烽燧銷於四裔六符叶吉五德徵休時屆
三春恭逢

聖壽
一人有慶正符五百載之昌期
萬壽無疆共祝八千春之上算維時銅龍曉闕鐵鳳
晨開鐘簴盈庭簪裾塞路雍容鵷鷺若衆星之共
北辰輻輳車書則百川之赴巨海彤墀日麗丹城
風輕禹步堯趨
天顏有喜夔稽益拜衆志維虔光耀絢疏聲搖劍珮
千鍾獻堯之酒五絃歌舜之風溢日升川至之算
以莫不增而虹流電繞之祥方斯爲劣矣昔者山
稱萬歲瑞啓玉巵節屆千秋書陳金鏡凡頌禱之
所寓實忠愛之攸存臣謬厠班聯親承　高厚欣
茲東西南朔莫不尊親祿位名壽咸歸大德輒附
壞擊衢謠之義冀伸嵩呼華祝之誠其辭曰
於鑠景命誕啓丕基作求世德慶躋雍熙我
皇受之一十八載克配彼　天永清四海紹聞衣行
率由舊章　重闈孝養日篤勿忘典學親師經筵問
道躬勤萬幾雞鳴戒曉臨雍釋菜親耕籍田左圖右
史寤寐求賢獨逋賑窮恩威竝建旱禱郊丘撤縣減
膳誕敷文德載纘武功覆載所及罔弗攸同蠢茲萑
苻頻年旅拒救彼一方

王赫斯怒天戈所向閩粵歸誠招携服畔撻彼蠻荊
波息洞庭氣吞雲夢指顧滇黔兵銷不用我
皇右文奎璧圖書周爰咨詢乃貢徵車多士雲興羣
材霧集揚馬鄒枚錫金詔食懿哉　聖德媲美虞唐
文揆武奮至治爾光春日載陽律中姑洗
天子萬年臣民燕喜駢玉交舄濟濟蹌趨日華五色
嶽響三呼述職躬桓奉琛侍子虎拜稽首矧茲卿士
星臨北闕杯獻南山
天子曰俞維后克艱
皇天眷命俾予亶厚媿任之貽敢忘

文毋乃潔饒兕奉觴　兩宮千官百辟賛祉復崇九
陌傳歡百靈效順福履綏之邦家之慶祥光夜合淑
氣晨浮雲開三素化洽九丘保佑命申俾爾孔固於
萬斯年受　天之祜

雲南蕩平頌有序

皇上受　天景命纘承大統薄海內外罔不臣服十
餘年來好學勤政時和歲豐垂白齠齔之氓蓋莫
不蒸蒸然沐浴太平矣比以海宇寧謐　念諸侯
王勞苦俾各就藩闢東偃武修文甚盛德也諸藩
稟奉　德音龍侯就第詎非甚善乃逆賊吳三桂
以勝國逋逃受
世祖皇帝高厚之恩不思糜竭頂踵乃包藏禍心敢
行稱亂蕩搖我疆土荼毒我吏民閩粵川黔相繼
煽動秦楚虔浙之間騷然無寧土臣聞之周禮大
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蓋諸侯有違王命則征
伐之所以正之也是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彼羲
和湎淫葛伯廢祀罪之小者耳猶且張皇六師用
彰天討況臣子而逆君父者哉
皇上命將出師一舉而服閩閩再舉而蕩兩粵隴蜀
失其險拼洞失其衆苗蠻土目望風降附三桂窮
蹙旋就冥誅夫亂臣賊子未有不奪其鬼而速之
斃者非徒舉盈惡貫也天眷有德必陰驅而默相
之况降罰固有自乎此時銜璧面縛歸命　闕廷
或猶邀恩法外乃猶立孽瑱冥然負固夫釜魚穴

鼠不待智者而知其無濟也行間諸臣亦何難殲此朝食顧猶長圍守之好生之德誠不欲以攻伐爲能然而春生秋肅仁義之道也

皇上惓念無辜既寬以不殺之仁倘曠日持久供饋驛騷欲捄此一方民以與天下休息即攻城誠梟亦何傷於大義哉　絲綸甫下師武臣蓋無不人人奮矣賊將瞿誅迎降城下之日吳世璠自剄其黨郭壯圖等悉從殄滅夫神武不殺所謂時雨之師也然未有不費一矢不僇一人而成功者今旬日之內全滇底定人不知兵此豈師武臣智力所

能致哉仁義並施　天之所以眷佑者良非偶然也昔唐藩鎮之亂九節度之衆不能制河北裴度李愬雪夜平淮蔡始禽吳元濟然終唐之世强藩叛服不常卒未能盡諸國而削平之也而其臣韓愈柳宗元輩撰爲碑雅鋪張揚厲以今較之　神功駿烈相去且何如哉傳曰王者治定功成則有樂國家重熙屢洽所暫煩　宵旰者西南一隅耳今版圖無缺四海一家從此獻囚獻馘嘉與海內維新

一人端拱於上百執事勁宣佐理於下寧人息事共臻德化之成其所以祈天永命者度非七制三宗所得彷彿矣於此而扶杖觀成雅歌尚闕則是文德武功超絕前古而羣臣詠歌紀盛顧出唐臣下也采薇出車之頌知必有賡颺太平者臣學業淺陋無能敷揚萬一顧七八年來　廟堂憂勤至矣維　天眷命成此大功敬述保佑申命之實使天下後世知我

皇上仁育義正非近代所能及也爰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清受籙奄有八荒文謨武烈作述同光重熙累洽

誕啓我

皇敬承勿替文武成康我

皇烝哉廣淵齊聖講幄崇經宵衣聽政典學明農祥刑飭俊惟茲臣庶罔或不敬修文偃武懷柔百神惓爾藩服逖矣西人俾侯於東一視同仁戢戈息甲時乃藎臣蠢茲逆渠惡同安史具曰無將矧茲不軌瘴雨蠻烟蛇皆從虺蕩我土疆殘我赤子圻父請討禡牙誓旗

帝曰勿亟整乃六師奉辭伐叛厥民何知苟或歸命尚其貰之厥惡勿悛

皇赫斯怒撰徒祠兵以征負固桓桓赳赳彘馳星布
敵　王所惟得道者助旗旐央央駟介旁旁飯時濯
征撻伐用張組繫入越角劦五羊黔驢蜀犬弭息戎
行夜隕攙槍鬼魕厥鬼彼狡獞今戢承囚恩元戎十
乘旦暮且克哀此無辜誰爲玉石爰戒徂旅簇簇重
闉巾幭君長奉璧來歸伐山通道彼昏阻儀須臾緩
死烏知其非
帝念征夫遲之又久既瘁蒸徒亦殫糧糗
上天有命其何敢後授筴師中有嘉祈首車徒乃誅
至於昆明羣醜景附奉表郊迎元兇授首脅從皈誠

熊旗指顧六詔底平捷奏長楊　天顏有喜黍谷回
春土膏脈起飲至策勳獻囚泮水維　天之靈敢忘
厥始乃頒大賚錫爾臣工蠲逋宥辠四海攸同臣拜
稽首制勝　廟中多方多士載纘武功
天子曰嘻師行火烈誕告武成痌瘝乃切何以拊之
俾無草竊本固邦寧咸正無缺緝熙典學寤寐維賢
都俞吁咈如臨冰淵金甌鞏固王道平平保佑命之
於萬斯年

銘

萬椰堂銘并序

古大臣致君澤民不廢山水游觀之樂然皆功成
身退歸老田園與父老子弟載酒賦詩相娛樂耳
其身在廊廟寄興林泉稱一時盛事者無有也有
之自今相國益都馮先生始先生宅揆首道濟泊
自安無珍玩綺麗之好丁巳冬屢疏請告
上溫旨慰留相國之賢
聖恩之厚有非偶然者生平虛懷下士暇則游心圖
史登臨觴詠以寄其意崇文門外有地一區沮洳

榛莽先生規而闢之穿池築山爲堂三楹雜植花
卉竹木圍以椰萬本都人呼萬椰堂因名焉東爲
放生池又東爲育嬰堂召僧主之歲時携賓客讌
賞其中方春椰條初青平蕪漸綠遊屐雜遝無虛
日稱都城勝境或者謂先生家青齊今治園於此
得無美一時之遊觀未爲久遠計與嗟乎是未知
先生之心也先生隨遇而安視天地如寄旅何有
於園是故委之緇流聽之樵採小山突兀流水淪
漣楊椰之扶疏烟雲之變換賓客士女之嬉遊視
鄉蜃樓海市何異哉景不前定以趣所涉爲景

事不預期以情所適爲事魚蚌蠃蛤之得所則愛物者視此矣嬰兒無主者乳哺之則仁民之意又可見矣　廟廷事業山林經濟直以無心任之倘謂侈遊觀娛心目豈知先生者哉士從四方來皆爲詩文紀其盛象瑛受知最久輒從諸君後載筆爲之銘銘曰

鳳城翼翼崇文之東沮洳漫漶茂草蒙茸人棄我取勝地攸通緊誰構止休休馮公維公之賢百揆是宅乎德升猷門無俗客維儉養廉左圖右籍休沐餘閒遊觀是適乃睠玆土經之營之因阜爲山穿泉作池

堂楹軒敞塗塈勿施丹葩翠草縈繞階墀何以垣之毿毿楊柳千株萬株攢眉接肘翛綠潚軒飛花入牖車馬聲稀翛然林藪對時育物休哉放生澤及無告堂名育嬰代天理物爲國宜民以小視大調燮惟平在己之冬再疏請老

天子曰嘻咨予師保予眷汝弼汝歸毋早公拜稽首雍容論道爰以一德賡歌都俞錫之几杖榮及　御書端揆密勿其樂于于駕言出遊於彼郊居翩徒守之栘無腐禁以煦以游或觴或詠不知公私何論遠近公心若忘都人之慶人亦有言歸老於田蒸齊與地胡勿思焉維公之心無地弗然在朝在野以全其天春日載陽芳郊豔冶斗酒雙柑繁陰之下公澤常新如彼廣廈和風清飭以告來者

靈壁磬銘

浮玉在懸其來泗水擊之柎之以清吾耳

端硯銘

廿載石交是吾良田不雕不飾依乎自然以全其天

卭竹杖銘

稔爾卭産遺爾蜀都爾節落落爾神益孤獨塵九陌焉用爾扶吾將歸老與爾爲徒

四弟小研銘

度之徑寸厥德則潤磨而不磷

健松齋集卷之十一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書

爲閩邑上余岫雲宮諭書

先生爲海內儀型二十餘載矣蓋自家學淵長人文冠冕蜚聲翰苑衡鑑閩南凡人世甚全之遇皆所固有無足爲先生羡者惟是高蹈遠識當黑頭作輔之年卽引華髮歸田之典朝野倚重處之穆如求之古人不可多得僕幸叨譜末信宿柯城不獲時親提命鄙懷高雅何日忘之茲有不得已仰陳者敝邑僻處

山中疊經凋耗先生所素聞也中間差徭之陋規胥役之積弊劣衿里猾朋比爲奸雖兩經控閩撫行禁飭而秕政如故蓋民困難堪者十年於茲矣昨督令曁遷士民之心亟思脫水火而登衽席撫實欵陳宇宇妻痛郡大夫梁公多方慰諭於是委曲調停酌爲申飭弊竇之議業荷諸當事矜允勒石嚴禁矣然天下事言之難行之更難言者旣不憚勞怨而非力任興除將具文視之何以慰父老子弟僕責深慮重誠有旦夕不敢安者伏聞新任劉令君先生所取士也夫尹公端人取友必端孟子稱之先生以人事君旣

以其才擢之賢書必且望其人爲循吏爲名臣今屈
尺𨻶封固相與有成之會況東山息駕以來諳周桑
梓所爲興利除弊者固有同心乎令君來謁幸以此
告之罷秕政振新猷使六十里得安其田里保其身
家新令君之施即先生更生之賜也諸議中釐奸斥
蠹業已奉行惟差徭一事向來加派爲害最大兩番
陳請皆以良法未立致啓更端胥吏得以窟穴其中
今議倣開化汪徐諸前輩條定之例事由樂輸差均
合邑上不累官下不損民衆論僉同非同私派惟良
司牧力行之耳敝邑民俗淳樸每歲正供八月全完

於此更加之意遷擢直分內事爲敝邑正以爲令君
想先生不吝爲山城一援手也士民望恩念切謹將
條陳弊政十二欵并酌定勸石公議錄上先生一垂
覽焉前此困苦之狀目前救弊之方斯民無可如何
之計僕輩萬不得已之情概可見矣

與毛稚黃書

聞足下名二十年嗣從會侯處讀與書自歎辟處山
陬無由親承教益乃邇日過訪揚亭足下引之臥室
出藏書共讀高雅之懷亦似念睦陵僻壤尚有可與
言文如方生者緣杜門習靜不敢數頻起處惟日取
詩辨著書冥心尋繹即如常對左右耳僕於詩文一
道向頗究心不知而作動輒盈帙昨已奉塵清覽而
撰造止憑胷臆實未能極意于古作者加以志氣敝
於揣摩精神疲于車馬因循廢日所妨實多今避亂
西湖翻因患難而獲周旋于足下斯不幸中大幸也

夫古今慧業文人雖才具極大未有不虛懷而能傳
者近見操觚之士纔解篇章便自尊大心莽氣張究
無實得僕竊恥之故嘗深自刻厲冀不謬于古人非
外示謙抑詹詹自喜爲也足下靜氣潛修以古道自
處多聞直諒應在于茲實望取僕諸詩文嚴爲論定
俾得附于作者之林感且不朽如謂下士蠅聲不堪
扶進即當謝絶楮毫不致取議當世惟一言教之至
于丹黃之澤實冀增重卷帙特恐過勞滋戾古人千
里神交一言投合或有所以命之者此又僕所佇望
而不敢必也肅布不宣

再與毛稚黃書

前於鶯情集讀足下擬漢卿娉懷之作甚佳夜來雨計生歌之善寫曲意跌宕豪激令人起舞已孫焉鬼宿草哀豔驚覓弔蘇一闋悽楚欲絕龍涎獸炭不知雪飛絃悲酒清醒而復醉避亂移家流離至此既獲良朋兼與雅集人生樂事何以過之歸來頂岑岑恨不能作賦紀此勝耳僕才不逮古人常思以古人自處居止幸邇冀親直諒昨席間論文遂以歐曾相目持螢擬月豈所望於稚黃者邪至武令納姬詩鄙意以武令祇緣中饋早虛代供甘旨故敘及舊事星光

月光哀淑配而美新姬正以重武令也不然乍悲秋簟旋賦晝星曼調柔情一時並作天下謂武令爲何如人哉原倡小星亦有頻蘩託先見其大竊謂善頌髯徐惟我兩人耳

與佷亭大師書

少從先大父避地西泠在座名流皆東南之秀時大師方馳騁詞壇高談雄辨大父指示僕此君非常人不但文字見長也僕竊窺大作鴻文麗藻光采陸離適待試杭郡教誨提携情誼周至別來三十餘年矣先公盡瘁舊時知交亦彫謝略盡竊意遺老猶存歡然道故乃大師棄儒服買簑曳屩翁蹤跡已不可物色癸卯再至西陵則超然遠引且三載矣海鶴雲鴻誰不讚歎然車塵碌碌未知飛錫何所瓢笠更無恙否也客秋敝鄉變亂携家會城與諸郎君握手問勞

得讀曹洞撰述始知大師近駐雲門猊座之旁人天圍繞根三至蠡城未得親承法誨乃遠寄篇章殷殷舊誼昔者佛說四恩不忘師長大師不棄於情而情獨至不獨僕輩讀之涕隕先大父九原之下當亦感浹矣僕生平簡素旋里以來拙守杜門不與戶外一事蓋患難之後閱歷已深不敢隕越以墜先德此番播遷爾覺澹然但將來爲貧所驅又不免有蜂粘蛛網之懼安得借吾師青蓮生火宅中也聞不時乘杯西渡萍棲在望江門左近慈雲所至實爲便途未審尚有此因緣否

上曹秋岳先生書

僕山陬鄙儒讀先生詩文私心嚮往三十餘年癸卯遊京師所見名公巨卿交口稱先生且謂僕何幸得與先生同鄉里竊憾僻處山中無由奉教大君子之前聆其緒論昨秋移家會城有客傳先生虛懷延攬謭劣如僕亦辱齒牙之末欲訂期過訪夫先生豈眞有所求于僕或亦好賢若渴忘其鄙陋耳乃三枉車騎不辭風雨先生憐才好士乃如是其無已耶報謁之頃辱詢先大父行實擬為立傳先生之意蓋謂訪求文獻具備苦心先人事蹟雖知之頗詳然不早為

闡揚數十年後若隱若現若存若亡便非表章前喆之意夫前喆淪亡久矣老成典型孰若先生著述名海內而能留心故典以告後人亦誰若先生取幽隱而表章之自是千古盛心亦何容私意鳴謝惟是先大父生平大端載在史冊盡瘁以來知交零落未有一言及之者先生拳拳如此不覺感極而涕零耳年譜散亡後記憶不全昨承枉問補錄數條仰備採擇惟先生矜而許之幸甚

答陳際叔書

昨承招飲得讀及門諸集如玉餌仙庖極珍錯之美飫德醉心況重以良朋旨酒邪僕生平無他長少承家學頗留意詩古文辭顧十載揣摩頻年道路未能殫心作者竊嘗私念人不問窮通胸中斷不可無學沉埋章句無論已卽倖與科第稠人廣坐中談及古今詩文之變瞠目閉口畧無以應雖曳綬垂紳仍與草木同腐僕亦僅免於茫然耳足下稱譽過當得毋增我愧悔邪至謂僕虛懷好問與世俗所號士大夫不同僕竊自信人惟不足故夸耳若稍有知識天地

之大何處可容我驕倨究之虛心人親之矜氣人厭而遠之亦何樂而妄自尊大也昨乎台稚黃丹麓諸子皆以此相推僕雖媿古人亦可見諸君子感孚之故矣此番移家祇賴文章朋友稍慰目前若旅況無聊數米而炊實有不堪告語者蓋世俗之論皆謂僕生世胄且叨一第儘可自娛不知先公盡瘁門戶蕭條當日所存悉燬於寇三十年來田園易主散處城隅惟師友一堂處因貧窮砥其志氣倘使厭膏粱而襲紈袴神明幾何未必不移而他用矣用是拙守杜門懼隕先德且蒿目桑梓謬為條列利弊迄今五年

誓不投公門一字非故爲高簡理固有不可者足下愛我試思自處如此尚堪患難相仍流離遷播否耶夜來承垂問故縷及之所謂可爲知己道也

與徐武令論賦書

兩承惠顧雨雪載塗促坐縱談竟忘寒冽惜不獲貰酒吳山一望西泠積雪耳日讀賦辨博雅精覈當與稚黃詩辨坻並傳僕少時雅嗜賦學手錄賦苑盈帙間以己意評論如子虛上林起結仍近國策梁園諸製情致無餘李唐應試之作腐詞習句正如今日闈體規模既熟千篇一手矣阿房赤壁以記爲賦王駱諸公以歌行爲賦雖才極橫溢揆之正體必有未合近世若盧次楩輩非不刻意擬古然唐宋以後山川都邑人事物類盡非秦漢之舊落筆不古易入俚近

連篇累牘徒蒐奇字耳故愚嘗論長卿所謂賦心實有得于筆墨之外非可以言傳若研京鍊都之作古人已讓之單行千古自不當更爲效顰登高而賦如二謝之風流蘊藉庾鮑之神骨森挺便使人心怡神爽不必取古人而規規求合也愚意如此足下許爲知言乎十年以來此事都已蕪廢所有少作期在指示疵纇乃稱許踰分至以邁過前賢相譽夫今人才雖宏博終不遠古人遠甚凌江鮑是何言歟僕生平虛衷願毋流俗相待也尊公超然塵外所寄詩章晉誼惓切殊不能忘手札煩便使代致不備

與梁錢塘書

僕文章無所知名丁未之役邀司農公國士之知召見獎勵逈踰儕輩每念才智短淺無所報稱惟是詩文末技或者殫志竭能稍酬知己然而碌碌里居又將十年矣客冬得覩丰采數枉車騎高厚逾涯讀撰著詩文藻思絡繹四應之餘乃風華掩映若此家學淵長于茲益信僕自間關出險獲依宇下意在寄家省會謁選長安而舊疾纏綿進退無據此時數米論薪備歷艱困然卒未嘗輕瀆左右蓋喪亂之餘澹泊自安不欲仰累淸德耳旅中頗以文章自適不知而作遂已盈帙諸君趣令授梓自媿荒陋且貧身無術何能及此前辱足下垂問不復自匿謹錄舊稿并近著若干首倘不至取譏當世錫以弁言賁之毛羽俾天下後世謂司農公知人得士不啻以怙括爲能譾劣如僕尚能服食書卷以報司農公且歎足下能推司農公之意以及于僕相與有成寧非厚幸如謂譾陋下材不足爲師門光寵即當閣筆焚硯不敢辱足下以辱司農公也區區之意蓋在於此惟一言命之

答吳芬月孝廉書

芬月足下辱手示誨諭殷切所謂謹言語寡交游謙甲自下省事節用此持身涉世之大端足下愛我良厚矣顧獨以僕爲好名夫僕之兢兢自持者正爲能好名耳古人有言三代以上惟恐其好名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名蓋好名誠外務不可幾於道然以言乎今日則猶其强爲善爲者矣夫今天下豈盡能若三代以上之士哉平居無千秋自命之意一旦脫棄鉛槧所好者聲色貨利伎樂之屬而已僕才識淺劣于世無所短長非不知州縣之任與民最親然竊自審性疎懶不耐繁劇又頗簡直不能伺人爲喜怒吾見夫爲吏者矣賢者思爲民請命常苦于掣肘之多令格之嚴密不旋踵以詿誤去不肖者得一善地亦足娛妻子美田宅忽焉而敗身家隨之矣當此之時欲好爲名高其可得乎僕常自以爲憂適恭新例遂勉就京職然家僨中落先相國田廬燬于甲申再沒于丙戌比又橫罹剽掠舉家流離不得已從親友假貸足下所知也豈乎僕之志亦可見矣若夫聲色貨利伎樂之屬實所厭棄僕嘗謂姣好當前祗足疲精神而昏志氣年屆强仕幸而有子即不當多畜姬侍

蓋澹然于此久矣夫人一身一家之需適可而止僕承先人遺田纔九十八畝自舉進士且謄去三之一十年閉戶不能有所增益也計自今身無逋負公賦易完三子各予田數十畝屋一區足矣深藏若虛安所用之凡人所供玩弄者如圍棋六博之類僕于此茫然不知豈真拙一至此由不好故不習耳足下以僕爲何如哉其一無所好而顧兢兢于好名者要亦愛惜品行砥礪學業或稍異于數者之所爲非真奔走公卿馳驅道路而博其名于天下也乃自名心未盡不幸有鄉閭之名有文章之名鄉閭之名非僕所

得已也夫人幸叨一第凡事關桑梓即當爲之興其利而除其弊若淡漠視之亦何賴有我輩故嘗痛壘吏之貪饕蠹胥之橫惡劣衿土豪之相緣爲奸稍爲論列罷差徭積弊歲省民脂膏鉅萬所言公公言之而已而非好名以喜事既爲民條議矣即不得復有干與是用謝絕請託名刺不入公門者七年理固宜爾而非好名以養高里中少年才雋之士以文來贄輒爲論次或資給薦引之獎掖後進吾黨諒有同心而非好名以悅衆甲寅之亂大帥頗多俘獲其中六人則傷郭農夫也僕見其旦僕袒而午俘繫故[illegible]

請六人者皆得釋所擄多良民婦女僕聞而哀之爲妻兒叙錙贖難婦五口此亦乍見孺子之恒心而非好名以市恩故謂僕好名者亦未親歷其境見其事耳使人皆不好名將聽其困苦任其死生皆于我無與矣文章之名又非可邀求襲取而得也好名之人其業必不專僕非能殫心于古作者也童時學爲詩古文辭先君子以進取尚舉業禁不得旁騖私取而伏讀之間爲詩歌自娛于是名爲能詩賦十餘年來沒溺于揣摩奔馳于車馬義蘊未深不敢妄有撰著也避亂居杭與諸文士約爲古學謬相稱許于是名

爲能古文夫人亦患文之未至耳文而工也逃名而名歸矣苟其未能即炫美于通衢碎琴于都市孰從而信之僕自反甚明此番入都尤刻意砥行所就之官于仕籍爲最閒搜求遺書博覽經史求進古人之無窮此則僕之志也以是而曰好名僕將安之而不辭矣如徒奔走公卿馳驅道路若世俗之所爲好名僕方恥之而又安可效之哉足下知我故具陳不宜

與萬廉晉書

銓曹兩接光儀正擬握手作竟日歎乃不自意有分校之命比出執趨陪而驂軒已遄返久矣桐城爲生致思僕所首拔士其人負才積學以不得志於有司來游京師意在背城借一卽圖小就其閒廣高遊談析語語性靈吐棄一切二三場復淵雅雄博有史漢大家之風僕以其迥異恒流原不易識今既識之而復聽其得失將來淪落可惜乃薦之趙切反爲主司所擬指心誓日詞色俱厲凡入薦始得冠木房楊發之日長安傳爲美譚但家値中落授徒爲生僕雖以

得貧士爲喜然此生之潦倒困苦亦已極矣此時咨阻無資擬訪舊灤城爲旅食計便道特令上謁祈進而教之吾黨憐才好士具有同心非僕阿其所好也

答施愚山侍講書

辱示李文達商文毅二傳事詳筆簡甚佳倘有未當處據愚意商酌一二應台命耳先生不棄引爲忘年交長者既盡其虛僕敢不盡其直耶于忠肅傳原分屬范檢討總裁以范君傳徐武功不當復傳忠肅使二人咸出一手故以屬僕數月來搜采不遺餘力自奉教先生又復質之潛菴石臺鈍翁阮亭諸君子至是已五易稾矣僕意于公一代偉人不敢草草略過考核精詳期于至當來諭云毫髮無遺憾當書一通焚之忠肅祠中其信然耶潛菴亦云宜亟上史館僕

生平謹慎故再奉詢勿致貽議後人耳王翃崔恭姚夔林聰諸傳大約以吾學編爲稾于然事蹟散見於羣書者正復不少僕詳考而增定之殊快所未見也景帝本紀已屬草倣歷代史例大書不過數事昨見院長以進用文武大臣卽侍郎總兵之類皆當書又如用兵遣使以及蠲租旌表亦宜書其要者如此將不勝載矣僕力疾詳列益以爲繁而去之一舉手之勞耳若更以少而求益則繙探殊費心力也但景泰實錄出焦芳輩所紀私意傅會語多失實而館中又無書可考何以折衷損益俾成信史惟先生教之

上益都先生書

新秋人至伏奉老夫子與居佳勝精明强固倍勝往時且聞吟咏倡和時時作蠅頭細楷不覺狂喜天節完人爲朝野倚重固勝常人萬萬也象瑛拙守冷署客春查改史傳忽得怔忡之疾心搖汗脫幾無生理重服蔘藥始稍稍愈乃不自意遂有使蜀之命力疾西征棧雨蠻烟備歷艱險幸藉庇漸安得從事筆墨所見崇巒怪壑勝蹟靈區駭心怵目莫可名狀西趨秦棧東下夔巫得日記一首遊記六首詩二百餘首雖不敢言文或可備一部蜀道路程耳巴蜀人文淵藪向稱極盛兵火後觀場止九百有奇悉心搜錄得士四十二人大半名下寒士其年齒亦皆十七以上四十以下詠生督學曾籍三川名儁三十人驗其得失榜發中式者二十有五副車二所未見者三人耳以此頗爲士論所許雖拔取眞才職分當然詎敢附古人以人事君之誼然返之生平攻苦庶幾無負且得藉此仰報知己吾夫子或亦聞之色喜耳至於凋殘之極人稀土曠豺虎環門啼猿挂壁轄車所歷城郭不完廨舍頹廢僅得於荊榛敗草中想見異時第宅膏腴之盛荒涼蕭索眞從來所未經見者閱歲一年計程二萬里舟車往返行李無資窮官薄命乃至於此可笑亦可歎也此時已入都復 命因留署長行縣車撼頓舊恙復作目前參藥已自不繼長安錢米踊貴無計支持來夏六年俸滿擬乞假爲先人治葬爾時便道歷下當叩函丈親承教誨也令親房曦眉至蜀伏承手示萬里垂注深感鴻慈紀綱之便謹此附候蜀產四種稍將遠意鬮卷餅呈台覽臨稟悚切

答陳蔚公書

昨辱手書值回答公車親友已登塗矣未及裁報僕僻處山陬文章無所師承年來謬意古人不知而作便多紕謬梁錢塘推司農大子之意輙災梨棗非僕意也足下不以狂妄詆呵之斯已幸矣奬借過甚是何言耶足下文學意氣傾動海內僕在東南竊聞之久矣頃接手采高論遠識皆足千古君家湖海元龍於今殆復見之來諭云倔强從不可食非目覩不心折獨於僕恨相見之晚又云不樂爲無關繫文字夫詩文道喪聞風附會聲氣之衰正緣耳食所誤耳連

篇累牘不問能受與否輙加以夌今軼古之稱又誰問關繫何如耶足下所見如此此固僕之所以傾倒也特非其人重自媿耳至於先大父立朝行實其大者忤魏璫削奪揪大司寇去官二事敝鄉曹秋嶽侍郎曾爲作傳尚未携到畧記一二奉覽足下期於有關繫不敢以無關繫之事溷左右也健松齋詩文何時賜教望之望之

報魏庸齋先生書

曩辱手書下頒值舊疾大作有失裁報閒請告疏已奉　俞旨殊切悵悃今名卿宿德充滿朝宁而淸忠鯁亮眷注之殷倚毘之重未有若閣下者精明强固方期優游論道仰佐太平乃決志高踏如天下何然古大臣勳德隆盛東山綠野身繫安危正不必垂紳曳綬始爲經濟顧典型日遠翹首雲中彌增望切耳來諭向來投贈詩章裝潢成卷携歸故園展玩如對具見閣下葑非不遺之意乃亦采及鄙陋使書卷末以垂久遠何嗜痂乃爾耶拙詩稍志景慕實未能揄

揚萬一勉錄報命惶愧極矣西川之行深慚有負任使蓋巴蜀夙稱才藪揚馬三蘇古今豔傳喪亂之餘讀書者絕少毎荆榛露宿傢欲相聚輙嘆此中安得有文字且應試不滿千人幸獲一卷護持愛惜惟恐其失故早夜蒐閱得士四十二人皆年少有時譽返之廿載燈窻庶幾不負夙心仰副　簡命耳閣下生平嚴重少許可乃以得士相推奬豈僕所敢望哉來書有云有文如此由訥生三年之培養實僕與子重兩人之搜羅則此番苦心竊有可共信者川中名宿無多其以才見者訥生皆深知而提携扶植之僕所

得之士爲錄科首拔者十有九人解首樊澤達羅英
等皆是也訥生爲僕言初聞試蜀之命卽諭諸生主
司識至高勿以備錄自棄又籍兩川才儁三十人驗
其得失榜發中式至二十五人蜀人稱嘆有英才拔
盡之論僕選蜀闈全墨訥生序之備述蜀士不受僞
署節苦識正及衡文相信之實雖不敢誇得人然不
謀而合蓋亦奇矣從來人才之責培養在督學搜羅
在主司主司之識拔在一時而督學之甄陶則在平
日蠻烟棧雨中訥生取之於先僕兩人登之於後閣
下聞此當亦爲之快心也至垂問拙集僕自力疾西

行日服藥始得竣事未敢役心筆墨然所過山川
名勝不肯草草略過計自發燕趙歷晉秦西入葭萌
東下夔峽放舟荆鄂以至還朝水陸舟車凡二萬餘
里得日記一篇文六篇古今體詩二百五十首才既
有限病復相困率意成咏殊不足觀諸公聞共推挹
謂燕公得江山之助又云少陵夔州以後詩律轉工
僕竊志之而未逮也日來就正諸君子擬災梨棗嗣
容奉教榮發何時當從諸大夫國人後祖帳都門知
咨嗟嘆慕者不止漢二疏也先此布復卷并上不宣

答毛稚黃書

七月十八日從吳志伊檢討得足下二月所寄書益
自始發至彼讀時已徂暑經秋矣亡荆奄逝慰諭殷
篤顧入門失良內助觸目興悲殊難自遣耳辱諭于
太傅傳僕以于公一代偉人不敢草草率易旁搜博
攷五易稾始得成篇中間質正名賢宿老商訂亦不
啻再四雖不敢謂有當作者然於于公亦既竭盡心
力矣足下過稱媿何如耶來諭云機疎二字宜易夫
僕所謂才大機疎者以于公負戡亂才其正氣直性
毫不顧慮所謂無機械之心耳使一心謀國又一心

慮患則於石亨輩必多方周旋矣惟公全無機械故
禍至如此若謂指麾大事不得謂之機疎則僕於忠
肅安攘之烈鋪張揚厲至矣所謂才大者謂何顧少
之耶足下以機械之機作機宜之機故以相商然既
謂不當便須另更二字易疎爲沉殊不爾也又云易
儲不復爭故卒以不免句宜去此語亦屢經斟酌蓋
帝意雖定在公自不可無言明知諫必不入然與其
不諫孰若諫而不聽可盡吾心可告天下後世乎此
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景泰實錄載三年五月遣安
遠侯柳溥爲正使兵部尚書于謙爲副使持節冊封

見深爲沂王則公非獨不諫且奉冊矣雖然方懸筆不可信僕作景帝紀敎然去之然在公當日固少此一段議論耳來敎云云似欲曲爲公諱夫公心事青天白日卽不諫易儲亦何損於公正使瑕瑜不相揜乃見生平且此語總結上文初議立郕王及大同城守易儲諸事推公受禍之根與前徐石曹吉辨三段敘公致禍之由益重爲公傷非有所不足也僕向來虛心凡有指摘無不立從況事關千古耶別來自史局外頗多紙墨無人繕寫不獲附教明年吏事竣乞假南還爾時登吳山快讀枕中之祕并請教益也

答王丹麓書

客歲四月中得足下書并示今世說數則詞義儁雅直可遠接臨川王先人獲附名簡末雖不朽大業非敢以私意謝然足下意良厚矣卽擬一言裁報維亡荊病篤旋遂奄逝秋中復有仲子之喪哀慟慘切一病幾不能起今夏始稍稍愈然觸緒皆悲貧且日甚總無善狀可告知已也竊謂古今撰述作之於前必有人踵之於後太玄之後有元包新語之後有至言如此不可勝紀而世說一書獨單行今古未有繼之者非足下安得有此快事顧臨川生晉宋之間取漢

末魏晉數百年之事網羅編次分門別類其時崇尚風流詞旨秀令簇簇生新今足下裒集將起齊梁至今續義慶所未有乎抑止今日所見所聞弃藏筆記也夫自齊梁至今爲唐語林爲續世說或紀一姓或載數朝惟何氏語林蒐釆最博然其文辭已不逮臨川遠甚自不當更爲貂續矣若祇就今日見聞筆之爲書一時之流傳一人之探訪一方之觀聽豈能遽成一家言哉世說所載賢者可以勸不肖者亦可以懲有美無刺不如無作然居今日而述今人之事恐未易盡態極致矣近世文人筆墨煩費不能如古人

之雋永要以簡至爲尚使人讀之有餘味足下著述妙天下凡此數者諒有卓見僕妄談奚不朽大業毋使有餘憾耳向年家居時曾輯松窗雜述一書畧記週年聞見之事中有數條可采自入都來便已沉閣然所聞所見尚多記憶此時史事敦迫不遑他務明年事竣乞身歸田里當爲足下佐成快舉事求其核義取其公辭尚其馴雅庶不使臨川王獨擅今古也率復不宣

答梵林上人書

客秋信宿禾城得親法誨論詩泛酒欣然適也歸來新水勞勞又復羈愁千斛矣讀手示知駐錫爽山使人欣慰吳門才藪也虎丘之山生公遺跡在焉師憩息其間人天瞻仰視鴛湖斗樹何如哉拙詩實不堪問世喪亂之餘都未檢飭遺災梨棗不知何以嗜痂若此媿矣媿矣大選博采兼收意在原本性情澤以聲華持議甚善且每集前序後評尤從來選家所未有但序之所重在人評之所指在詩今觀序次中或類傳記或作論贊頗無定體夫紀載之書大率其人

已往舉其生平大端而表章之故文與事俱傳集中皆當世作者生平未可定也草草數語在吾師雖未嘗意爲輕重而閱者頗似異同反不若止紀爵里氏號之爲詳切也至於評語先論體後論詩作者選者精神學問所關尤期簡當不紊千秋大業固須斟酌盡善耳僕于此中原無一得念吾師蒐採之廣用意之勤期于傳世無弊故不禁饒舌吳中不乏作者試以此質之

與毛會侯書

僕自四月中入都凡四寄書葢以兵潤良久稍便通問於陳抵京月日耳非有所冀也乃自五月迄今秋又將盡矣由梁達燕騎遞不過五六日往來者未嘗絕竟未得一奉手書其忘之耶鄙寄浮沉未到耶抑政務冗劇至極果不能片時暇耶亦或僕別有所開罪而以不報示意耶私心疑懼不敢復通於足下已復思之足下故善忘然未嘗頓忘至此也初寄三書或因便過浚儀中道就延迴旋他所若繇隸之歸則固令君所遣也諒赴階犀久矣祥符嚴邑汴當四達

之衝期會至繁簿書至雜伺上官接往來使客至勞瘁然以足下之才據案作答十吏遞供則百函俱發矣不謂尋常寒暄語遂無半刻可了也若僕重獲戾于足下則真無所逃辠姑無論婚姻中表即二十年筆研至交亦復何嫌何疑豈誠有間吾二人者不察耶然而使者南歸時又何辱書娓娓也是皆不然足下之于此非忘也非附書未達而鞅掌竟無暇也亦非有所開罪于左右也直以事無足輕重吾之使燕者既返矣嗣有所遣當爲裁答此時固無煩郵筒耳豈知千里之外想望如此其殷而疑且懼如此其不能釋也是用復有所請若僕之揭重負覓冷官守僕一年尚未得就前路方遙自顧迂拙可笑或聽之或憐之是在足下豈僕所敢望哉客居炎熇日甚不能多讀書毋與訒菴先生椒峯西溟衙論古今俱相距頗遠間有所作無人繕寫不能遠寄春間見所狀汪總督逸事甚佳記語意微有可商今亦忘之矣不審肯寄示否倘有一得當爲足下論列耳不宜

與三子書

汝回後別緒依依悵然者彌日午後即出闈病已愈飲食漸加亦不畏風此後當日勝一日觀我自書讀至乎堂兩日內作序記數首手錄寄之則精神可知汝兄弟須和睦此時原無所爭只是心性各別故意異同如論文辯事之類亦非好事禩禕宜及時力學遲則後悔必多讀書非爲人并非爲父母思之勉之變化氣質學者第一義尤貴介子弟第一義在臨事時一思之耳以氣性加人誰無氣性可任意乎夜來思汝輩文字俱可自立禩氣豪禩致秀禕筆簡各有

所長亦各肖乎其人然受病即在此豪則易放秀則易浮簡則易率病處亦與人相近勉其長去其病可也至於讀書好多好新奇兄爲弟效此最誤人夫好多非不博涉可喜然玩繹必不能到新奇乃一時趨尚有識者力持之如行路然紆途曲徑以求至何如康莊大道爲逸乎汝父少時俱曾閱歷故與汝等言之毋忽

健松齋集卷之十二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策問

擬戊午順天鄉試第四問

問一代治化之盛必以人心風俗爲本故風俗之弊其害中於人心而心術之淳漓實關俗尚之隆替循羲疏佐以前無論已周禮三物六行所以教民者甚備兩漢差爲近古而長沙太息言之意轉移化導之方固有未盡者歟魏晉而後競趨浮誕宋明之初其君若臣非不加意扶培究未能返末俗而登上理其

故何與我　國家治隆化洽度越前古
皇上崇文重道教化興行淫邪屏息近復
欽定教條頒行於天下家喻戶曉固已蒸蒸向風矣豈有人心不古風俗未淳尚煩戒董者歟夫黜浮僞抑奔競息告訐正人心之大端也所謂人知禮義家敦廉恥果操何道歟廣場高讌費踰中産被紈襲綺濫至輿臺聯袂酣呼招搖市井爲風俗累匪細邦禁之設盍不啻三令五申矣然猶未盡革何也夫士四民之首也士習不飭何以使民興行則大杜僥倖以示表率誠有不可緩者歟禮制於未然之先法施於

已然之後轉移化導其實宜何從歟王者以教化爲
大務今欲使民無悖德士無詖行庶非迂濶而遠於
事情也其正言之毋隱

辛酉四川鄕試第一問

問自古帝王治天下莫不以學爲先務學也者所以
宰化出治之原也唐虞未嘗有學之名精一執中傳
心而已後此傅說之告高宗則曰念終始典于學成
王訪落則曰學有緝熙于光明豈非帝王一日之學
卽民生休戚所由關政治隆替所由繫歟顧帝王之
學與儒生異上參乎天人理數之原旁綜夫兵農禮
樂之要凡用人行政無在非治無在非心卽無在非
學內聖外王之道詎無其要歟我
皇上聰明天縱敦敏性成 經筵日講旣切實舉行

時 命儒臣解譯大學衍義諸書萬幾之暇游心典
藝勤學好問固已接堯舜之心傳矣猶且懋勉日新
孜孜不倦
聖學淵深庶非恒人所能測然親承 德化則所以
仰俾萬一者果安在歟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
曰夙夜基命宥密意心學之要固不外凝承昭事之
誠陟降紹庭之實歟大學八條目先之格致誠正繼
之修齊治平中庸言君子戒懼愼獨極其功於參贊
位育豈非帝王之學體用一原本末共貫非知無以
爲始非行無以爲實功知仁勇三者有缺一不可

者歟六藝者載道之具周易尚書業次第敷陳矣古人有言唯書籍益人神智將旁搜博採可以佐聖天子淸燕之覽觀者宜何先歟爾多士留心學術其昌言之將藉以爲 黼座獻

辛酉四川鄉試第三問

問國有不得不用之兵兵有不得不需之餉二者利相濟害亦相因三代寓兵於農之道不可復講矣由漢以來有長從之兵因增養兵之費唯唐之府衛明之五軍猶有井牧遺意其法而又壞矣籌兵計食何者爲最善歟我 國家蕩掃驅除首資 禁旅而綠旗之衆亦往往奮力前驅兵制視古爲良皇上神謨聖畧芟刈羣醜議兵議餉何日不廑 宸衷然軍輿以來多方籌畫從未一議加派所謂養兵十年不費民間一錢者益非近代所能及矣海宇蕩

平正放馬歸牛之日欲使兵食永足何道之從歟今天下有議裁兵者矣然無事之地可裁也有事之地其可裁歟有議省餉者矣然額外之費可省也額內之費豈可省歟有謂兵不可裁而可汰餉不可省而可節者矣然幕府材官半投誠脅從嘉與維新者也彼旣舍農而爲寇易寇而爲兵矣欲使之復歸於農宜操何術歟膏粱紈袴之子隸名士伍相沿已久雖簡稽軍實果汰者皆老弱而節者皆實餉歟夫兵猶水也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容畜之道諒非無術以處此矣我

皇上廣慮周詳參稽今古向時海上歸附之衆率令於山東河南北開墾荒地是卽古寓兵於農之意夫旣行之而效矣推而廣之其利可勝言歟　廟堂之上必有成算然久安長治之業期於萬世無斁固有斟酌盡善者在也盍抒所見爲
聖世太平之助

辛酉四川鄉試第五問

問有田不墾與無田同是故洪範八政首先重農非必管商始專盡地力也然度地居民古非有餘今非不足而食之盈歉常相懸者何也豈非地有遺利民有遺力歟巴蜀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其在今日有不同於他省者矣勝國之季羣盜盤踞毒虐生民
聖朝統一區宇休養生息三十餘年頃又再遭逆亂流離遷播有不忍言者
皇上神武削平僭亂擇良吏撫循茲土衆益之區出水火而登衽席當必欣欣然有樂生之心矣然哀鴻未集四野荊榛果何術而使流民盡歸鄉里土著各安故業無人稀野曠之慮歟古有移狹鄉置廣鄉徙磽瘠置腴壤者然人情安土重遷何以使室家寧止頓有餘年之樂歟往者以人逃土蕪　詔招民三百家者文武官不論俸滿卽陞舉貢以下得授官所以爲蜀土計至矣然生聚卒未繁田畝究未闢者何也意招徠之方尚有當優其賞減其數者歟且夫墾荒亦難言矣以少爲多以荒爲熟故按册則有田履畝則無田是官吏受開墾之上賞而民固不聊生也欲使循名責實戶口殷盈其道何由歟報熟之後例許

五年起科顧凋瘵餘生尚苦輸納何以上不病　國
下不病民歟昔李冰守成都疏江灌田號稱陸海張
詠知益州敎民去茶種桑其法有可踵而行之者歟
民富則禮敎興蜀都人文之盛彪炳今古誠使勞來
安集數年之後將必家給人足復臻和樂之舊諸生
慮切桑梓其悉心以對

題跋

蔣馭鹿浙游詩題辭

文人游覽之廣莫如龍門其以詞賦被寵遇則惟長
卿蓋子長遍歷名山大川歸成史記相如見鄒枚莊
忌而悅之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乃著子虛
之賦所稱漢兩司馬也然未有奉筆賢王曠觀山海
如吾馭鹿者當順治中鎭國公以東海之親開府奉
天禮聘天下名士馭鹿首應其選夫馭鹿足跡幾遍
九州所未至者關以東耳睇醫閭長白之雄峯濟鴨
綠混同之巨浸作賦兎園和詩鄴下抑何盛也鎭國
薨始歸江南今年來湖上出其橐中詩鉅麗瑰奇盡
挾名山大川之氣顧以浙游諸詩先問世或疑馭鹿
豪游殊遇其視大江止衣帶水西湖兩峯直盎盎几
石耳是集何足盡馭鹿不知馭鹿胸中原自具奇山
水故所歷名山大川視之若丘壑其遇一丘一壑即
以名山大川之識應之鉅麗瑰奇畢見之於詩是集
誠不足盡馭鹿然又安知不足見馭鹿乎文章之道
使人喜不若使人思吾先得其可喜者則可思正無
盡矣弇州詩漢廷兩司馬吾代一攀龍夫濟南游不
出幰幅遇不過公卿安足並兩司馬哉

千秋雅詞題辭

憶自甲寅秋避亂西陵與諸君子樽酒賦詩犬馬齒四十有三丹麓亦三十九歲耳風塵徵逐忽忽又十許年矣衰病綿延髭鬚盡白追念舊游不勝壯盛智慧之感乃丹麓襟期如故撰述益工五十誕辰賦千秋歲詞一闋悠閒嬾逢若有以自適者一時名人屬和極詞場勝事夫人生之樂期於適意耳牆東一室中花竹紛披著書學道泉石可以娛心妻子可以偕隱優游歲月即松喬奚羨乎今天下屏幃濫惡不根之言甚於辱罵丹麓不屑屑流俗而能致海內名流

之言以快意眞壽矣眞壽矣

付雪詞三集題辭

與蓋思別十許年庚申 延對入都余適有喪兒之戚蓋思尋亦悼亡執手榻前欷歔言別又七八年矣今春養痾湖上蓋思過余讀所爲付雪三集聲情意致依然餘杭大座余因歎蓋思長余數歲采情曼調猶能與少年行爭長競豔余久病綿延筆墨都已荒棄間不得已有作心頭突突有聲以是一切謝絕回思斐園賦詩皐亭醉酒不禁衰年高枕之嘆也三復斯編不獨羡其工更妬其健矣蓋思索余序且戒勿以病爲辭然余實不能作姑書此歸之

恭跋先大父閣學公泰交策後

此先大父閣學公天啓甲子楚試程策也公壬戌登第官編修時魏璫與客氏竊政廷臣交章論劾不報諸大臣多引疾去公奉命偕章公允儒典試湖廣發泰交策論列時政規諷切直有云天聽寢高中肯頗傳舉朝不得其解爭切齒於輿變間一巨璫大蠹又云宇內豈無人寧有見臯夔稷契於黃衣閹尹之流者忠賢見之大怒矯旨降三級調外用丙寅南御史希璫意劾公遂削職爲民養馬當差追奪誥命時緹綺四出楊左諸公皆死公適丁外艱置鴆以待會熹宗晏駕莊烈閔帝立起公充經筵講官尋擢南大司成提調東宮講讀戊寅枚卜獨以詞林預機務嗟乎人臣進退邪正之分在所自立耳當公甫獲一第抗言擊奸非其責也使稍依阿取容即不必驟躋顯榮亦何至遽遭削奪乃忠憤所積不勝其憂時嫉惡之心以發爲慷慨戇直之論至今讀之旁觀尚爲咋舌卒乃結主知而膺特簡在直七月復揭救司寇劉之鳳罷歸當時紀載諸篇或稱公字挾風霜或謂璫蹶方張憤刺切直無娩董狐信矣明史記事乃以湖廣主考爲李應昇夫忠毅以御史忤璫死詔獄非典試

也記載之書期於傳信而乃亦舛誤如此

先大父票擬簿跋

右先大父閣學公崇禎戊寅入直票擬簿公自六月到閣辦事十二月以揭救大司寇劉之鳳罷歸計在直僅七閱月耳時國事已非內擾外訌兵單餉匱天災叠告民困日深見於先大父票擬者已如此況當時政地尚十餘人其分本擬旨者危迫更當何如乎揣時度勢即皆公忠敏練之臣同心戮力猶懼不支乃督撫鎮將滿天下而防剿耎疲悉歸閣臣封還日疊匿不上聞宵旰焦勞補救無術譬之積薪厝火勢必燎原欲永固苞桑豈可得哉先大父出都門時門人臨清守備王道勝善天文迎謁曰吾師南歸未為不幸京師六年內必有大變屈指己卯至甲申其言果驗天時人事可畏也已

鄭寶水先生遺集跋

癸卯之秋余與緡雲鄭君元岌同舉於鄉越四年丁未復與珊山同舉進士因得悉其尊人寶水先生加詳然未相識也甲寅寇亂余避地錢塘先生亦與元岌棄家寓吳山往復過謁穆然古君子也丙辰福建平先生西歸余亦携家返里明年謁選京師荏苒幾何時而先生且歿矣嗟乎亂離聚散宛然如在天不憖一老顧何以為情哉今年元岌補令海康珊山以中書舍人出佐宣州將行以先生遺集屬余論次余受而讀之易蒐一書精心理數發先後天之祕其他撰著皆高古余尤服其論辨諸篇識解超卓多從來未發而隨筆出之益人神智其奏疏撫時感事慷慨淋漓惜乎未用於時而徒為他人供筆札也然而先生之文章學術於此概可見矣古今文人父子同擅名者漢之司馬氏班氏唐之蘇氏而宋之眉山為最盛蓋八家為文章起衰一門乃擅其三說者謂得山川之秀今先生倡起於前元岌兄弟繼之於後以視老泉軾轍為何如哉括蒼山川奇秀舊多文人今有鄭氏青田諸公不得獨專其勝矣

黃山圖跋

古今遊覽之勝推康樂子瞻諸公予謂千古善遊惟宗少文耳蓋奇唱幽尋窮高陟遠自是雅人韻事然管絃絲竹之煩騶軒呵導之擾不獨塵境太喧抑或動淹歲月少文四壁丹青千山歷歷意之所至便可尚平五嶽不必蠟屐支筇始結山水緣也予性耽遊覽十年來耳目所經觸輿成咏足跡所未至又多蹉跎未暇即如黃山白嶽近若比隣而信宿齊雲夢寬黃海閔江君此册蓋深我登臨之慨矣君詩畫妙天下胸次間原自有黃山乃復含毫吮墨寫三十六峯之勝覺仙窟禪棲祇充作者橐子奇矣奇矣予願天下遊人寶持此册他日按籍而遊歡然如遇故舊則雖千百年後皆君爲之導師也畫圖分勝地便住小蓬萊其將囊琴襆被俟我乎少文見之必大笑曰君已遊遍黃山矣

黔遊日記跋

嘗讀北山之詩行役勞苦然不敢訟言其勞曰我從事獨賢曰嘉予未老想見詩人忠厚之意然燕燕居息數章較量人已勞逸之間未免徑露人臣事君固如是乎會侯以丁未四月補理黎平六月罷推官顧簡書在躬不敢告勞往返萬餘里夫明知李官之已裁而猶以一紙空牒跋涉于瘴烟蠻雨之鄉親老在堂冒觸炎暑使他人當此必且感憤離騷不能自已而會侯處之恬然觀其黔遊日記或憑弔山川或抒寫景物和平忠厚賢於北山之大夫遠矣王昌齡遷龍標尉筆墨所寄能令遐荒增色今會侯攺令浚儀頃復與

聖天子右文曠典他日志牂牁風土陳詩觀風於日記有取焉豈直與龍標並峙千古也哉

先府君崇祀鄉賢錄祀後

不孝自先府君奄棄霜露之感垂十七年辛酉恭遇
覃恩贈府君如子官　綸音褒錫幸稍報劬勞矣顧
念府君孝友仁厚閭里共推向擬舉鄉賢綠不孝待
罪史館奉使西川未獲舉行今年冬邑中紳士耆里
垂念生平公請列祀旋蒙詳允遂邀鉅典前後甫四
十日遠近惠送至千餘人此豈不孝能使之然哉梓
里推許之公心諸大人先生褒揚之盛德而亦府君
深仁厚澤所以致之有素也古者鄉先生有德於民
歿則祭之瞽宗以爲樂祖今天下郡國之祀盎不知

凡幾矣吾邑風尙質實于鄉賢尤嚴一人求乎一事
孝悌即不得與故自南宋迄今五百餘年止二十一
人府君雖無殊才異積聳人聽聞然孝友仁厚六十
畢實無閒言所謂鄉之善士庶幾其無媿乎祀事告
成謹識數言以申哀慕若夫錫類之仁感均存歿世
世以之非言所能盡也

書侍講叔杜詩選

此先九叔侍講公選本也自題卷首云丙申秋日於
長安購得常夜讀之按是時侍講已變理學爲參禪
自稱月道人視萬有皆空顧獨好工部詩吾知其必
有合也中間去取精當丹黄亦最嚴有屢選終刪者
有屢刪復選者雖杜詩未必即以此定然不徇詩選
不傷詩歸所得固已多矣余與侍講同堂共筆研侍
講少余一歲自辛卯至戊戌八年中榮枯禍福宛然
邯鄲一夢余哀其志之勤而負才早殞也因爲錄出
并載原評以志遺蹟若余間讀有得亦附數言學識

疎淺不敢謂善讀杜也錄成于甲辰九月時在山陰
道上云

書蘄水僧等觀詩

甲子春余使蜀還　朝過蘄水謁吾師張鄂山先生兼訪李令君[illegible]偕留宿滸蓮巷花竹滿軒蕭然塵外是夕等觀上人來謁年七十餘貌古朴不知其善詩也翼日兩公具言合肥龔宗伯宰蘄時善其師恒度爲築此巷恒公故詩人上人由是學爲詩多存古今書籍前年以水災皆漂失余聞而異之夜歸叩其戸則上人已熟寢矣旐起得所爲秋影閣詩一冊高遠幽雋在皎然靈一之間擬作詩爲贈行迫不果舟中書巷宿二律寄之并題其詩後信宿東行深歎知公之不早也

楊仲延郡丞採木紀遊跋

古今遊紀石門桃花源尚矣近世作者推王遂東然刻畫山水雜以諧謔有文人狎氣求其觸境興懷落筆有關繫蓋絕少矣君文學政事度越一時採木紀遊特一時登陟之勝耳然窮高閟險歷歷如畫而體國愛民憑今弔古之感迴旋楮墨間或蕭然遠寄或穆然情深或曠然而遠覲或窅然而禪悟靈心妙緒觸手雲來遂東見之應亦歎服一時題跋有云勞心國事發抒性靈諒哉

剪霞詞跋

西陵詞學之盛吳君清來最年少得詞名最早其寫景最真言情最曲口齒歷歷覺毫楮間實有其人親聞其語余戲謂清來善情語虛擬耶抑寫照耶清來笑不應已見蔣子馭鹿乃知清來固未婚卽拂衣挂冠之事未有也夫人惟情之所至不能代爲謀亦不能代爲語不必有其人而先有其語清來眞善言情矣蔣子曰清來善言情君乃善言清來之情請書此題其後

韓文適先生手書桃花源記跋

與醉白神交十許年今秋始相見于湖上握手極驩出其尊人文適先生手書端楷秀勁如見其人夫先生一諸生耳城破可以不死而舉家就義從容慷慨兼而有之此其皦皦大節即素不工書後之人披其遺蹟猶咨嗟感慕不能釋況其書固名天下乎醉白孤子能購藏先澤于患難之餘韓氏有後信矣

嘉定冷進士遺筆跋

此余門人羅生英受業師冷進士手書也端勁遒逸望而知爲兆人正士惜乎未及仕而卒生寶藏之歷變亂弗敢失嗟乎楊子雲著太玄其徒桓譚侯芭信爲必傳今生不忘師教藏其遺蹟於烽烟遷播之餘嗚呼難矣余過嘉州生出此相示歎冷君之敦行不獲用於世而徒藉筆墨以傳生之師友誼篤古道猶未泯也因書數言於此數百年後有見而好之者書法傳冷君傳矣雖然獨冷君也哉

書柳愚谷畫册

生平不解畫理亦不復爲人題畫昌黎有言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余之所能也然性癖林泉每見千峯萬壑蒲紙雲烟輒常數日臥遊同年紀職方孟起得此卷屬余題其後漫書此應之至問其何者爲雲林何者爲子久何者爲南宮北苑余固有所不識也雖然撫琴動操神往此中久矣

書西眉老人畫册

高世之士其性情所寄自有佳山水不必與畫家爭工拙也汪子舟漾藏其先大父西眉先生畫册純倣米顛筆筆奇縱舟漾爲余言大父成此册時年八十七矣所爲詩詞皆燼于火惟册幸存嗟乎古今人書畫散亡于水火寇盜者多矣幸而完好其子孫不知寶惜究歸淪沒亦知筆墨之間固先人性情所寄有不與人俱往者歟先生高士寄意山水之外而舟漾讀書好古不戚戚于所有獨以得存此册爲幸可謂賢矣其不忘先澤豈止畫册已哉

題梅定九飲酒讀書圖

奇文欣賞濁酒共傾殆一幅栗里圖矣然陶公于書不求甚解其飲酒諸詩亦不尙在酒揮杯勸影寄想遙深所謂此中有真意非深于飲酒讀書者不知也顧窮愁著書大是難事君家學士謂不識字乃更快活吾輩半生厤望雖老病不肯休正坐識字耳然則閉戶盡萬卷書何如開懷一尊酒請質之定九先生

自題琴鶴漁船圖

先世唐處士雄飛先生隱居桐廬白雲源僧齋已贈之以詩有云聞君與琴鶴終日在漁船想見先生高致余自養痾里居久不得愈繪此爲圖雖不敢希蹤先德一葉扁舟携琴載鶴西望子陵釣臺東盡十九泉山高水淸蒼崖紅樹或亦遣病之一法也

健松齋集卷之十三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傳

汪總督傳

汪公喬年字歲星遂安人性剛毅刻意砥行天啓辛酉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恤刑江南入郡丁卯丁內艱已巳補都水郎在道改守青州青故雄郡賦繁胥滑屬邑徵解例有添搭錢公至悉罷去永著爲令政尚勤敏案牘無巨細手自裁斷夜秉燭繼之廊廡置土銼十餘具薪米兩造自炊候鞫

是非立决靑人有汪不解擔之謠言聽斷明速不俟信宿弛擔也大旱禱泰山雲擁馬首如幔澍雨霑足人以爲神崇禎庚午上計會舉卓異第一明年登州兵變其帥下令無躪靑州尺土紆道去時覲軍大璫體擬督府公獨與抗禮璫不能奪癸酉擢山東布政司叅議分巡登萊諸郡生平冰蘗自持至是凡藩紳僚屬贈遺悉受不辭人莫喻其意及至萊城郭新破守禦空虛盡出所受貲市馬募兵修濠隍治礮械戩郡復完以親老乞終養歸裝惟文書數簏而已居父喪復起備兵河東戊寅詔廷臣舉邊才先大父時爲

禮部爲公長才真品操守無玷陞恭政督學陝西崇正學絕竿牘秦人至今稱之庚辰大計治行又第一辛巳陞陝西按察使時巨寇方張歲復大祲公發帑給贖鍰積穀平糶勸秦藩督撫以下及巨室協助全活億萬計癸未特簡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未受敕聞李自成將窺關率諸將趙大胤等赴商洛與士卒露處設險堵擊八月返西安未旬日張獻忠寇鄖西亟移駐山陽過之九月總督傅宗龍敗没關中大震即軍中以公爲總督代之當是時寇逼門庭悍帥不率命宗龍全軍皆覆而餉竭兵虛所向奔潰無固志中

外洶洶無能爲朝廷設一策者公雖以满望被命一歲數遷然三秦之勁盡矣時敕印未至即舊署調固原臨洮及團練總兵賀人龍等三鎮兵臘月騎始集簡兵糧儲爲進討計而兵部促出關至再乃傅檄米脂令邊大受發自成祖塋得一蛇斬以殉壬午正月誓師赴河南至潼關諸生迎謁公慷慨曰吾本書生蒙恩至此自知此行如以肉餧虎然不可不出以持中原心脫不幸惟有死耳聽者皆泣下時賊圍總兵左良玉於郾城縣輜重屯襄城公討搗其巢留步兵火器營於洛陽精騎倍道兼進二月抵襄城賊遂公

之發其祖塋也舍良玉以數十萬衆逆戰人龍等三帥未陣先奔諸軍大潰公仰天曰此吾死所也率標兵千餘入襄城拒守城無守具賊鑿城爲穴置火藥其中火發城裂名曰放迸公令城中穿井隨賊所鑿以利刃刺之賊死甚衆凡七晝夜火藥矢石皆盡援兵不至賊覘公纛所在舉礟擊之雉堞盡碎左右泣請避公怒以足蹴其首曰汝畏死我不畏死也復揮拳折其一齒守益固俄大雨雪城崩公腋中流矢帥副將党威等巷戰手馘數賊被創引刀自剄未死賊執詣韓家莊大罵不屈賊怒割其耳鼻舌乃死邑人

劉漢臣收其骸瘞莊後賊退改殮面如生事聞遣官護櫬歸公生平清苦自勵蒞官祗二老僕隨行所屬供帳悉此去其去青也青人尸祝之與范文正同祀以所誤訓民書供案上公時尚無恙民有疾病疑難顲之輒應庭有木如槁郡有大慶則榮祀公之歲花實纍纍人至今神之公一子天以從孫滋恭爲後補諸生能文亦早卒從公死者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材官李可從襄城典史趙鳳豸守將李萬慶中軍党威副將張國欽張一貴馬某賈某等十餘人兆祿盟山人可從盩厔人威神木人嘗與趙大胤等擊賊于

西雒犵獪賊首贇阿婆萬慶卽降將射蝪天城破皆不屈死買其潰圍出西南行至令武山下陷淖中亦戰死

方子曰總督與先大父同庚同學又同舉進士余兒時猶及見之豐幹偉貌有膂力時天下多事公丁外艱歸葛巾布袍引强弓習射慷慨自命嗚呼壹意其果死哉夫士有幸有不幸使公生承平時清操介節何讓海瑞軒輗乃時事已壞非人力所能支出師未捷身死痛矣悲夫

許參政傳

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祖子良巡撫貴州都御史父聯樞廣西參政各有傳文岐聰穎敏文章登崇禎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督武學九年陞員外郎歷職方司郎中方是時天下已亂寇盜充斥福海內江北賊革裏眼等寇瀕江諸郡文岐從兵部尚書范景文調兵食十年出爲黃州知府黃當寇亂後戶口凋殘人多死徙景文擬留之文岐不可曰事不避險臣職也慷慨登舟比至集父老諭之衆皆感泣未閱月賊至遣騎偵之伏兵以待賊方食礮發倉皇奔潰射其前鋒一隻虎殪之奪大纛而還十三年大學士楊嗣昌視師薦陞下江防道副使駐蘄州蘄臨三塹之守只文岐練卒伍庤糗糧賊遣其黨張雄飛潛渡將南下文岐偵得實獲雄飛立遣遊擊楊富馳田家鎭焚其舟賊不能渡斬副將張一龍馭兵嚴文岐重之常共宿帳中中夜呼譟聲四起文岐曰此必奸人乘夜恐遁圻堅壁不出質明叛兵百餘果奪門遁一龍率兵追獲立斬之一軍肅然楊富旣久鎭蘄楚撫宋一鶴復遣參將毛顯文至不相能兵民洶洶文岐會二將以杯酒釋之荆襄失守諜報日益急人無固志

會匪嘗糧道客曰公可行矣文岐嘆曰吾爲天子守孤城三載矣分當死封疆雖危急奈何棄之命其妻吳率幼子奉母歸長跪泣別乃檄楊富毛順文屯關廟爲固守計會蕃宗逐守兵不給餉兩軍漸解散而蕃下霍都司復潛通張獻忠十六年正月遂大隊圍蘄州文岐率甲士往來堵禦發神銃斃賊甚衆時夜將半天寒雪盈尺賊破西門文岐督軍巷戰雪愈甚砲火皆沾濕至關壯繆廟諸將請渡江文岐曰封疆已陷吾何敢獨生自經樹下家人解救之佩刀出復殺數賊力盡遂被執賊見之曰好許叅政不愛錢愛

百姓環擁見獻忠獻忠亦聞其名頗禮之文岐厲聲曰既被執惟速死耳獻忠命繫於後營時舉人吳鼎鉉等數十人同繫文岐密謂曰觀賊老營多烏合凡此數萬皆被掠良民若告以大義同心協力賊可殲也於是陰相結期四月中以椰圈爲信諸生王國統者嘗養宦家婦爲文岐所譴責心憾之至是亦與約遂以其謀告獻忠獻忠索之得椰圈召文岐曰吾破武昌嘗發檄安民君爲我署之文岐知事露瞠目覗賊取案上大硯擲獻忠曰吾頭可斷檄決不可押獻忠怒命引出至麻城三里畈文岐北向拜辭朝廷又

南向拜父母方再拜賊前連斫之遂死時文岐父從粵西解組歸道南昌知府麗某曰長公歿王事雖死猶生足賀不足弔也喪歸過蘄黃士民哭送爲討督師史可法巡撫何騰蛟先後疏聞贈太僕寺卿

姜鴻臚傳

姜公習孔字素臣遂安人家貧力學年十七補邑弟子員訓徒養親及諸弟下帷攻苦家四壁立勿問也邑令馬呈鼎愛其才擢冠軍萬曆癸卯舉於鄉丁未成進士授湖廣沅陵令沅故三楚邊境地連黔蜀苗猺雜處公加意撫循邑苦養馬累民充役者多蕩產公力請免著爲令未期丁外艱士民籲留不得剏祠祀之治裝無措諸大吏捐俸以助乃得歸焉服闋補涇縣稅羿例有羨餘公取給親費外置册帑中備公用縣門井泉廿冽禁民不得汲公榜門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聽其汲取民至今便之調繁無錫縣邑衝事繁晝夜判决無留牘時邑人顧公憲成高公攀龍創東林書院講學公政事之暇往復講論所拔士馬世奇等皆爲名臣以治行高等擢南京吏科給事中省垣例受民詞公首禁絕五總省篆冊巡京營司內外計典夙弊爲之頓革復奏蠲南直隸鋪設三殿銀百六十餘萬有以美言者不爲動也時魏忠賢擅政公上疏論魏良卿等世襲又薦高攀龍及文震孟孫慎行等尋聖夫人客氏出居外已有旨復入奉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上疏爭熹宗震怒御史王心一申救並得罪公抗疏畧曰客氏乳哺之勞臣豈不仰體第皇上卜吉遣行明知其不宜久居宮闈也以出宮爲是必以復入爲非能斷大義於前卽當割小恩於後三臣雖稍煩聒而一念忠樸實愛君父臣非爲三臣惜實爲國家惜疏入以不諳事姑免罪尋升南京大理寺丞當是時璫燄益張高忠憲及楊左諸公皆死御史曾應瑞希璫意以公嘗薦用攀龍等不知其人覦所舉有旨削職追奪誥命時先大父亦以忤璫歸往來西郊感慨時事相對太息崇禎改元復公原官廷臣交章論薦數載始補原職陞南鴻臚卿遂謝病歸生平和易端介友愛諸弟至析產分宅以贍名刺不入郡縣邑有大利弊切於民者侃侃言之無少避課讀督耕剏問稼草堂以自適壬午十一月無疾卒祀鄉賢二子調鼎以明經官香河令在選授縣丞變鼎餼於庠棄去曠達善詩文别有傳孫曾皆有聲庠序人謂公善人之報云

方子曰余猶及見京卿公貌淸挺蓋古君子也丙寅丁卯閒緹騎四出公與先大父皆懼不免設重門置鴆以待夫人臣致身至使以死自期豈獨臣之不幸也哉一鳴而斥猶獲全其身嗚呼亦危矣

李儀部傳

李含乙字青藜號東生蜀之渠縣人少師事兄孝廉儲乙奉母以孝聞蜀人稱之曰孝友之家乙卯舉於鄉崇禎甲戌成進士授高郵州知州精敏廉幹郵人至今思之庚辰陞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壬午陞主客司郎中丁母憂時蜀中大亂所在被寇公間道還渠渠已爲張獻忠所據公匿民舍賊聞遣八致莫因叩門禮請公以母柩未窆匿不出旬月間擇吉卜葬事畢乃衰絰至郊外挺身示賊奮投疾流中賊棹小舟沿江挽救公志在必死乃逆水廻旋至淺灘遂爲賊所得賊驅公及兄儲乙入城將以禮送詣獻忠儲乙怒罵公不語仰天大笑而已賊知不可屈以利刃迫之公兄弟延頸就刃引而出之者數四終不動于是桎梏之繫獄中邑人素重公聞公被禁羣呼曰李公賢者以忠義被辱我等豈能坐視乎奮激赴難者倉卒數千人薄城圍之賊少知不敵夜遁去公乃得出獄即里中壯士擇其勇健者爲一軍建立義旗方是時川北一帶爲賊盤踞聞公倡義各去僞號殺所署僞官遂起應之軍聲大振時大學士王應熊以宰相節[illegible][illegible]用與公相犄角賊數戰不利乃引歸成都東

北稍稍寧息惟廣安州尚爲賊數渠合之道阻塞應熊貽書必取此以通咽喉公遂麾衆進戰於廣安城下親冒矢石大呼奮入馬蹶爲賊所獲公嘆曰本期剪滅羣醜上報國家下安桑梓今事不濟天也大罵不屈死之兄儲乙統其衆後年餘賊衆僞降儲乙納之遂被執亦罵賊死

少司農餘杭嚴先生傳

先生姓嚴氏諱沆字子餐號顥亭世爲餘杭人祖諱
大紀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太常卿始居杭州父諱武
順號訒公積學有文行與兄調御敕皆以文章聲氣
名海內調御字印持敕字無敕所稱餘杭三嚴是也
先生生五歲就錢唐聞孝廉啓祥學指臂上銀錢命
屬對先生應聲曰玉尺聞大奇之曰此子他日必持
文衡八歲通五經自是專受庭訓爲文高邁有奇氣
暇則與諸兄習射城東門年十五督學黃公鳴俊試
童子第一明年閱武試先生連貫七札黃大喜已知

爲先生也乃曰時方重武子乃嫺戎事乎雖然吾不
欲子擅此也於是益精心問學崇禎己卯舉於鄉
本朝開國初署浦江縣儒學訓導以念父母假歸尋
丁外艱順治乙未成進士初先生鄉試出柴桑文公
德與門至是爲京口張公九徵所識拔兩公皆名宿
士類榮之改翰林院庶吉士
世祖章皇帝方重文館閣每自臨試擢第一丁酉授
給事中歷吏戶科左右給事先生生平亢直遇
事既在言職益詳切數陳無所顧忌前言諸司
常因循委卻內則聽諸褒斷外則諉諸督撫
會議愈多職業愈曠文移愈煩時日愈稽且大小臣
工條奏應下部議者不復虛公參酌輒以無庸再議
草草塞責朝廷求言而究不得言之用可歎也請
敕六部冊事因循共圖實治
上優旨答之秋七月典試山東得王士騏等九十人
不數年舉南宮者踰半玉尺之言果驗故事四氏學
歲解二人久之悉歸孔氏顏曾孟後遂不得與先生
得顏光敏卷奇之格於例還　朝屬巡按御史爲奏
請於是聖賢裔得並舉二人者爲令光敏尋舉進士
令爲吏部郎先生嘗抗疏極論山東巡撫耿焞耿憾

之至是遣私人日伺左右已知先生無他乃媿謝曰
吾固知嚴公無私也明年陞刑科都給事中既歷
諸垣凡治兵理餉選學臣飭夫役請撥實在給軍需
立關差期限知無不言皆次第允行於刑獄尤詳慎
申明法司職掌復請刊行會典秋審參錄要囚歎曰
先大愛物命卽鮮介微類瀆而放之獨未操柄活人
耳今幸與法司分末議忍默默耶持議平反所矜全
甚衆給假遷葬事竣補吏科都給事中會
章皇帝上賓
今上御極感　兩朝恩遇益盡心言責上疏論計察

甄別之方在去游移嚴事實勸懲務厭人心一切與
論不乎才堪外用虛辭悉行禁絕而於滿漢之異同
督撫之委卸尤極切直又言有司被參不得復留原
任銓部陞轉不應同五部職官選授在籍候選非體
皆深中時弊得　旨俞允即偶未舉行卒未嘗不用
其言也是歲理大計舉所請考核法力行之康熙癸
卯內陞以需次歸里丁母江太夫人喪辛亥召內陞
候補科道官悉以次補用先生以正四品服俸仍管
禮科掌印給事中應　詔上封事
上問所言及鄉里甲第與

先帝時推任始末具以對尋補太僕寺少卿癸丑六
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宗人府府丞歷左副都御
史五旬三遷皆出　特簡先生整飭臺規疏陳禁白
役革鹽胥寬积課三事時滇黔構逆有告旂丁謀不
軌者闔門大索下法司會問先生悉心推鞫有儒生
繫而至堂階長跪先生察其無他縱遣之乙卯擢戶
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時軍需旁午議裁倉場額費先
生通贏絀計出入歲省金錢鉅萬太倉故在通州受
南北委輸歲漕千艘輓粟數百萬石運丁舟師車徒
夫役叢而蝟者不可數計吏胥又窟穴其中因緣爲

奸先生正已率屬人不敢犯旦起治事畢下關危坐
日開一寸書以爲常以時事未寧不敢求去而積勞
成疾神氣已稍稍異又哭子曾采生平喜周人急在
通州數年捐俸既盡親朋以急難告多不能應獨坐
憪然若有所忘對客宴笑或喟然長歎請其故亦不
自知也戊午春力疾督山東河南漕務既竣返就醫
京邸疾益劇謂仲夏漕事方殷不敢誤國家大計枕
上屬疏告病家人請遺命揮手示之無一言及私也
訃聞
上震悼　賜祭葬如例先生爲人坦易無城府謙冲

退約雖踐九列抑然如寒士平時未嘗聲色加人僮
僕有過誠諭之使善改而已至於　朝廷大事侃侃
敷陳不避嫌怨當時稱言路者首推爲性儉朴自爲
諸生歷顯仕無綺麗玩具之好擢副憲入臺著越布
袍同官爭目之不知爲何絲諦視乃粲然皆笑每歲
必戒食一生味晚年所斷畧盡事父母先意承志念
贈公不逮養終身飲泣家居時太夫人壽七十適奉
覃恩而長子侍御君方選庶常叔子舉武進士皆先
後至太夫人白髮冠帔先生率子姓簇擁出廳事向
闕謝恩畢以次上壽里人聚觀歎爲盛事先生語

人曰生平稍自慰獨此兩日耳葺圃茗溪南湖拳板
輿游歷月夕率士人張燈樹上太夫人顧而樂之先
生舉觴再拜曰願歲歲長侍膝下已又築別業會城
東奉太夫人居之太夫人卒徘徊哀慕名所居曰皐
圃取皐魚風樹之意及赴　召懸像別室晨夕省謁
如常疾亟猶舁至像前瞻慕不忍去弟渤没不忍析
箸鞠姪曾相如已子從兄子岸公渡陶菴公肆少同
研席渡早卒撫其孤津老無子分俸餽問或寄詩相
勞苦津聞先生訃慟曰吾弟孝友乃先我死豈我命
不辰致此耶聞者悲涕失聲他如賙貧族撫鄉外家

嫠寡姊及鞠諸兄女為擇壻治裝具皆人所難者少
喜交游篤於聲氣與四方知名士結社論文數樂徧
天下通籍後益推心結納以弘獎人倫為已任士苟
擅一長必折節下交為之延譽歲時置酒讌會詩文
賡和無虛日或有死喪窮乏必傾囊為賻偶不給即
稱貸濟之東南士倚之為依歸者二十年
上以軍興需才復思得博學宏辭之士備顧問先後
詔廷臣各舉所知先生疏薦秦化俞廷瑞沁水王紀
晉江張汝瑚儁軍前任用於文學則舉秀水朱彝尊
寧都魏禧而鄙陋如象瑛亦與焉憶拜疏前一夕先

生手札召象瑛及陸嘉淑王嗣槐顧永年飲酉軒偶
及政府薦士某某永年曰方子亦被薦否乎先生曰
未也已又曰會須有人物色耳不知先生已繕疏詰
旦啓事矣其薦士不使人知如此家故多藏書凡左
國管韓莊騷與史漢文選八大家及浮屠老子之書
無不貫穿丙申丁酉間與萊陽宋琬仁和丁澎宣城
施閏章陽武趙賓大梁張文光同里陳祚明往來倡
和稱燕臺七子詩文以漢魏初盛唐為宗晚頗留意
駢偶官庶常時奉　召賦詩南苑賜羊酒茶果人謂
異數云每日所行事夜輒疏記之分年者為遽知錄

日錄者為日記其記初生時曰余生蔦橋祖居初不
知身在何處若有二人掖之朦朧如月下行至一家
屋角日光照其上如火遂如墜沸湯中不復記憶及
易簀時方晦有星爍爍若隕廳事中隣人驚問則先
生歿矣春秋六十有二所著詩文集若干卷奏疏三
卷醇發堂古今尺牘選三十卷四六選若干卷論表
古今史及詩文子集若干卷元配王夫人繼徐夫人
皆前卒子曾集甲辰進士庶吉士與先生同　朝為
御史曾業交河知縣槫甲辰武進士曾釆新昌教諭
早卒曾槃國子生皆以文章行誼世其家

張吏部傳

山陽張鞠存先生卒長君鴻烈官京師徒跣數千里趨治喪瀕行屬余爲先生傳自揆鄙陋何敢任顧與先生父子同試　闕廷已獲與長君共史館同官李君鐙先生中表弟也復申長君意乃不獲辭先生諱新標字鞠存號淮山山陽人曾祖世才明萬曆己丑進士禮部儀制司郎中父奕穎崇禎庚午舉人庚辰特用官戸部主事皆以文行竝祀瞽宗所謂祖孫鄉賢是也先生世承家學早歲以文章名順治丙戌舉於鄉己丑成進士時漕使者任諸蠹胥播惡江淮閒

先生甫釋褐念　國家歲漕東南粟數百萬石運京師令甲釐剔至嚴而水旱徵輸困軍民已極胥役復窟穴其中爲害日甚嘗思抗章列其狀顧書生不敢言今幸邀一第復何忍坐視乃上疏發其惡贓累巨萬下巡按御史秦世禎案驗得實窮極有差一時朝野稱歎謂漕政弊已久當事者莫肯問一二薦紳緘默隱忍或藉爲干請先生未入仕風節已矯矯如此辛卯謁選分校順天鄉試拔俞有斐等二十餘人皆名士初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官閒多暇與諸名宿樽酒論文以學行相砥礪故相國陳公名夏得罪死無敢斂者先生慨然曰溧陽死於法固未嘗禁斂葬乃集同志命老僕張臚製棺衾具斂老僕嘗曰我乃相公義兒先生則絕口不言也旋奉　命護大學士張文安公端喪歸山東文安世族家久方搆難力爲之解事竣文安父大司寇贈裴直千金辭不受乙未考選擢吏部考功司主事時高郵王文通公永吉爲冢宰特倚重之未幾引例廻避戸部主事朱世德者監德州倉考核還部後爲人所告吏部坐失察自尚書以下皆奪級先生雖去任亦左遷時論惜焉性孝友母李太孺人早卒終身哀慕農部公病刲股籲天喪

服遵古禮時值甲申之亂潰兵將薄城門扃先生泣請於守者得扶櫬厝祖塋服官後始卜吉高原復奉農部公遷葬成禮儀制在神宗時爲名臣農部繼之公議祀鄉賢先生稽考典故竝祀之日士大夫莫不咨嗟歎爲盛事族多寒素婚嫁病葬賙恤無倦容戊申歲地震祖宅傾圮先生捐貲構葺落成顧而歎曰予豈敢後居室不忍忘先業爾淮當南北衝十數年間水患頻仍田賦益詘歲遣大臣及督撫會勘先生痛切敷陳尤留心河道所著有治河要策先生既以左遷不出雅意山水葺東溪草堂嘗扃舟游鄧尉靈

巖窮雲棲泝天目渡錢塘江探禹穴憩於蘭亭西踰黃山白嶽浴硃砂泉與老僧品茶歡甚語人曰生平第一遊也戊午春 詔舉博學鴻儒先生與長君同受辟命明年三月 召試體仁閣長君授檢討纂修明史先生以老疾罷歸歸甫半載而卒年六十二先生與安東稽杭州宗孟友善巳未之役同就試南還稽君歿先生哭之慟遂得疾爲文宗秦漢詩古體出漢魏五七言律法少陵及近世李空同有淮山詩選英華涉江黃嶽諸集行於世

張贈公傳

象瑛獲受知於吾師鄂山先生與聞家世甚悉癸亥秋典蜀試歸次蘄水謁先生於里第先生使撰述先贈公行實象瑛不敢辭謹再拜受命作文林公傳公諱問德字心吾世爲蘄水人幼嶷重讀書通大義輒以古賢豪自命年十五季父原甫公以孝廉爲州倅謁選京師公父原正公携公同往時明神宗末年俗尚華侈人競機巧公獨屏棄一切以立身行巳濟人利物爲要循例入太學筮仕得山西蒲縣丞蒲地狹民貧易於爲非公以至誠勸誠行之數月邑乃大治

內艱歸服闋補山東費縣費魯之巖邑也俗慓詐難治倍於蒲公優游化導興利除弊必得請始巳會歲大旱民饑夙逋多不能輸公力請蠲不得歎曰吾一小吏上無裨於國下不能益於民且親老不得養寧戀此升斗爲投牒請終養凡再四始得允原正公歿兩弟幼公策蹇扶櫬歸塟拔樓山兩弟稍長爲擇師復携之入都因材教導俾各成立仲仕至繁昌丞季歷官郡幕皆服公教能其官時蘄人官於朝者多賦建初置會館以公名德推爲長公亦不辭建聚升樓葺堂廡廣廨舍置義塚有事咨公從行困乏者廪

之窮弱扶掖之躋仕路者曲全之其有告訐或驚悍
不馴亦正色婉言無少避一時驩然道故不知其在
客也顧年踰强仕未有子魏孺人爲置媵已納聘矣
始婉聞於公公曰汝意甚善然須更訪之比詢諸里
隣則果以逋賦粥女償官方相持泣不忍別也公聞
大驚謂吾爲子孫計顧使人父女離散耶亟遣媒謝
却之不責償聞者莫不歎孺人之賢而服公仁且義
也已遇相人者謂公有陰隲文後當顯公笑而謝之
後三年擧長公歲貢君又三年擧先生公乃色喜持
善益堅先生兄弟稍長公始治裝歸卜居邑之西偏

延師訓誨先生幼穎慧督之不稍懈宴會交游禁不
得與即列黌序數年猶未令出門交友也崇禎末張
獻忠寇蘄黄所在潰破公蓼神挈公父子及幼孫藏
石室中覺而興之三月城果陷時漏下四鼓先生兄
弟倉皇縋城出幼孫亦襁褓而遯公獨坐門外日向
午始徐登城見長梯樹堞間綠之以下遂得脫當是
時寇十餘萬布城市公所歷獨不見一賊乃知曏昔
之蓼神實默相之也寇退宅舍悉焚燬乃結廬舊址
獨處小室足不履戶閾親故至有不識其面者尋賓
禮於鄉先生兄弟屢困場屋公曰汝必成名顧我不
及見耳已遘疾召先生兄弟前諭以讀書明理做好
人存好心行好事言訖而逝先生終制果薦於鄉明
年成進士高等授紹興司理以文章政事著稱公年
七十有五累贈奉政大夫子二長歲貢君諱屏公次
即先生諱邦福戊戌進士歷任紹興府同知今候補
孫四人曾孫五人象琰反復公生平剛方質直似王
彥方排難解紛似魯連孝友醇謹又似陳仲弓而還
妾一事尤人所難傳曰積行之報不於其身必於其
子孫今先生旣光大前烈而庭階濟濟正未有艾天
之報施善人豈淺鮮哉象琰於公爲門下士敬述所

聞嘉言懿行非敢阿其所好也

蛻菴先生傳

先生姓姜氏名燮鼎字理夫一字璽胎晚更號蛻菴遂安人父鴻臚卿習孔明熹宗時以給事中論客魏奪職者也先生性高曠讀書好奇弱冠餼於庠未老棄去爲文蕭爽有儁氣尤長於詩與習所之不名一體而澹遠靈秀有王維孟浩然之風生平放浪自喜布袍敝屨往來丘壑間或縱遊名山古寺所至援筆爲詩歌淋漓滿案少好談諧每放言高論奇詭幻僻多衆所未聞人或疑其誕先生顧盼自如要皆本虞初夷堅諸稗官非臆撰也與人交無賢愚貴賤皆坦

然相接不善飲然知交讌集歡呼達旦嘗大集問稼草堂酒半忽失所在亟遣人蹤跡之方踞地爲棋局與羣兒角勝勝則鼓掌大笑以爲樂偶不勝羣兒競笑弄之亦無作色其高致如此素不事生產鴻臚公歿兄香河君豪爽喜賓客家漸中落先生不問嘗乏食數日同人負米饋之先生方閉戶偃臥一室中日啜水數盂手陶詩諷咏不休毛鶴舫際可先生壻也理鄰中遣人迎養先生不肯赴且曰吾放蕩成性偃游田野猶憾不暢顧乃束縛李署中若烏觸樊籠邪以是日益困年五十未有子畜一姬中道棄去先生

亦不顧寄食于弟家親姻饋遺悉畀之不知爲隔宿計也少工書學文衡山七十餘能作蠅頭細楷秀緻可愛其畫倣董北苑晚乃益工善植花木花經其移接無不活果實纍纍惡爲禽鳥所竊手製輕弓以彈鳥皆奇中仿秦漢印章多古勁秀出自然論者謂絕類近世何雪漁康熙壬戌七月無疾卒年七十九無子以兄子如蘭爲後亦前卒其詩隨手散去多不存存藁若干卷書畫圖章里中猶共寶之

諸城兩生傳

丘悔初名元調字太和諸城人家柴溝里少放浪不羈從師受書不任教稍督課之輒棄去蹴踘走馬擊劍無不爲尤喜呼盧一夕與里中兒博喪其橐立盡家益貧乃去依中表弟張衍於放鶴里衍從弟侗好黃老喜賔客酒狂趙清輩皆從之遊然孝友言行有尺度元調自寄居放鶴見侗兄弟心恭之慨然曰彼方禮義自處我顧博徒耶痛自悔恨盡變其少所爲因改名悔父嘗死於亂兵求之久不得至是乃大慟剪紙招魂葬焉母任死結廬墓側躬畚鍤負土爲墳

墓暇則理瓜瓠間從侗及趙清談道書不復出清歎曰太和殆善補過者矣張氏兄弟時時遺薪米往省之

趙清亦諸城人字漣公號壺石居扶木上少讀書悅老氏家言豪於酒家貧不能多得常從里中張侗張傣遊所謂放鶴張氏禮義自處者也亦嗜酒談黃老清相得驩甚劉翼明李澄中徐田皆詩酒往來所至人具酒待之脫帽豪呼浮大白縱飲同聲和歌已輒分韻苦吟遶屋東西走寂無聲良久詩成墨淋漓壁間當是時侗兄弟旣名著里中丘悔依之清又時時過從於是三齊知名士競來集嘗與張氏兄弟王成照陳獻真徐田遊龍湫臥象閘山中人預釀酒數石向夕月出呼巨瓢角飲爭圭峯下聯袂和歌夜分皆醉清解衣露脅下瘤掀髯獨酌復盡十許瓢聶聶睡矣忽念母老家貧不能具甘旨稍黃獨策款段徑歸先是父歿清方少廬墓三月母恐其病孝之歸又數年母死清哀慟過禮明年葬盤龍村遂廬於墓或勸之清流涕曰吾豈敢言廬墓乎生平狂蕩若流水居此冀自檢束儻復離墓門安居食旨不踰期沈湎不可問矣且丘太和博徒耳一旦改行我乃勿若耶

人聞而哀之清年三十餘未有嗣葬母前三日舉一子一黃犬不知何來依廬次不去後復一著很守之與犬狎人以爲異張侗曰孝感也

方子曰兩生余盖得之李檢討澄中云檢討與兩生同里屬余傳其事余獨怪兩生一以博一以酒未嘗求孝名也至性所發皆以廬墓傳世固有棄過砥行 兩生者哉雖然改行難無墮行更難兩生爲人度非不能終於善者然爲山九仞一簣掩德君子傷之兩生與張氏兄弟庶其交勉矣乎余不敢輕論天下士也

王翁傳

余童時從先君子僑居杭州時里中親故時時過從者惟德盛王翁蓋翁與先君子樂善好施甚相得也庚戌夏翁爲仲君請婚未問名而先君子卒余仰承先志遂訂盟焉甲寅冦變余避亂山中翁貽書勸余東下乃與毛子會侯携家閒行至錢唐翁分宅以居得日夕親翁緒論别且七八年書問往復知燹鑠倍常乃仲君書來則翁已捐館矣嗟乎天祐善人乃不遺一老哉仲君鄭毛子所爲狀屬余作傳余不敢辭

翁諱可儒號德盛世居遂安西南之山厚里少遇敏

念家漸中落不欲以食指煩老親乃棄儒業經營杭秀衢栝諸郡籍先世所遺田廬讓其兄父母殁合葬先墓以千金爲祠墓費里人至今稱之翁習於勤苦崎嶇深林叢谷中手足胼胝所獲輒倍鼎革初携貲江干卒遇兵泅水立水中一晝夜始得免又嘗客檇李值叛亂屠城倉皇匿僵屍間所挈資亦得無失於是卜宅會城隸籍焉亡何杭城火貲廬已燬其半翁不得出俄聞樓上巨履閣閣聲若有神導之出者旦日謁拜旌德觀其神袍帶宛然益天之默相非偶然者翁性儉朴茹麤食淡衣卽數澣未肯易幅巾芒屨至老不更杭俗尚奢華畫船簫管競相徵逐翁日扃門獨坐弁飭二子勿逐逐嬉遊勤儉之德其天性然也顧好施予嘗捐貲還人妻挺身出同輩於獄辛卯壬辰間先君子倡建慈慧菴翁捐錢穀獨牛又爲僧延宿德禮大悲懺一時遠近傳誦翁樂之無倦容頃以四方用兵例許入粟授官或勸爲二子計翁歎曰吾非不知旦入金夕可得膴仕顧生平循分俟命兒子齒方少驟使之偃然人上恐非所以愛之也余深服其言今年夏病且革二子請召醫翁不許曰吾起孤寒積勤苦數十年得致溫飽實有天幸常念五十

未有子將散財宗族結廬山中以老今年幾耄得覩汝兄弟成立諸孫環繞人生不滿百藉醫樂何爲耶自是日啜水數升易簀之日命陳身後器物於中堂躬自閱視溘然而逝其曠懷遠識臨殁不亂有如此大畧翁之生平勤儉有禮里中子弟得翁之餘以致豐裕者比比尤喜談論弁述鄉閭舊聞及少壯時閲歷始終不失一字聽者或欠伸思臥獨娓娓不厭殆所謂精神大於身者耶翁年八十有四子二長弘次倬臣卽余妹壻詳狀中不具述

李烈母傳

烈母姓李氏諱壽大興人先大父閣學公側室也其季父李暘谷京師巨家好從縉紳長者游母生而端重寡言笑及長益務爲莊整閣學公聞而納之平居坐起一小樓足不出戶外郎語以戶外事弗顧性慈恕訓女使皆鮮過失終歲不聞鞭笞聲閣學公罷政家居毛夫人修螽斯之德母最恭謹每遇良宴會諸人角釆闘碁嬉笑譁譟母端然默坐衆莫不嚴憚以故閣學公益賢之早歲舉二子皆殤甲申三月冦陷京師公詣杭州哭臨邑中大猾倡亂破城焚第宅舉

家皆以身免母倉皇緣河東走值遊閒數輩執刀杖後至母懼爲賊辱大呼投洙水死時五月十九日也年三十九戚屬獲其尸厝節孝墓旁聞者稱焉先是東陽盜許都反閣學公集衆城守語家人曰猝有變奈何母自諸姬後倡言曰婦人死耳義不得辱身冦果至願謂南河門共溺母爲相公羞公義而慰之是時瑛年十二親聞其言不半載竟以烈死殆所謂潔身踐言者與因記其大節如此

項烈婦傳

余與錫公同出唐處士千錫公長余一歲余兄事之述其先烈母殉難始末輙泣下壬子　詔直省舉節孝錫公循例請之撫軍范公爲聞於朝巳奉部議兵冦相逼死與例不符事寢甲寅春避地茶坡館錫公園十日錫公泣語余先母殉烈子所知也大概具外兄項文學傳中而積書焚身傾嫌簡畧子盍爲我詳之夫旌表既不可邀得子一言猶足千古余曰揚母烈成兄孝是余之志也敢不惟命按烈婦姓項氏諱淑美淳安東錦溪里人幼端莊不樂與羣輩戯或忤

之怒輙能作數日哭長而警慧凡女工粟帛饋飪諸細事一見輙諳雖數年後能道數年前事有要務商推無不切中甫笄適茶坡方希文希文庠生故參議輔後裔也好學烈婦獨總家政奉姑以孝聞年三十未有子自爲希文置一妾未幾烈母生瑞合即錫公人謂賢婦之報云順治丙戌春潰帥駐淳安沿江數百里皆屯兵戍守所在縱掠希文携家避諫村烈婦念田畝遼曠無以自給會親族婕奴皆居西坑山谷險峻去家近得以兼綜諸務遂徙依焉希文雅好古圖書萬軸悉載以往連茅結舍凡數十所居數月屠

沽負販皆赴之幾成市矣五月四日妾子病疹希文
携瑞合延醫百家坪烈婦與一媼一婢俱是夕兵縣
至因風縱火火將及婢泣挽烈婦衣欲俱出烈婦正
色曰出則死於兵不出死於火等死耳死火者不辱
若能死從我不能亟去時媼已先逸見火熾甚復奔
入呼曰火封舍矣又曰某某已出匿他所矣皆不應
積書左右坐其中火焚書盡烈婦死焉諸逃匿出者
或不免於賊郡邑嘉烈婦事載志中顧傳聞謬誤郡
謂未亡人抱書投櫃縣謂火焚鄰舍烈婦遣子遠徙
刃刦之赴火死皆失實余知其事最詳備述之以俟

信史之采
論曰兵燹之際辱身苟免者多矣忼慨捐軀所以難
也若烈母火未及之先可以逃死而卒不肯辱於兵
視兵寇相逼者何如哉視死如歸以書爲殉其烈可
及其志不可及也

童烈婦傳

烈婦姓童氏遂安人文學童可師女弟也幼貞靜足
不履戶外年十七歸淳安許士龍奉尊章和妯娌里
稱賢焉士龍病夭婦年二十二撫棺大慟絕食不欲
生同輩强起之且曰死而節易生而節難若舅姑老
叔幼許氏宗祊繫焉長而有子叔子卽若子也於是
勉進食事兩親彌謹族姓罕覩其面踰歲舅姑相繼
歿婦鞠其叔慈而有禮叔又善病婦延醫療治稍長
俾就傳且爲授室凡先人未了事以長嫂身任之後
叔舉二子烈婦喜曰吾忍死爲許氏一綫耳今有子

撫孤意畢矣鞠育教誨命其次爲已後盍兩世煢煢
實一人爲嬰臼也時歲大饑盜起常婺間延及淳遂
有司不先時備患又不能設策勦捕以故益大諜丁
酉盜刦程村經許氏擄其叔并幼子婦聞仰天呼曰
嗣子死許宗斬矣吾何生遂奔賊手奪之不暇自顧
也賊見婦舍其子欲汚之婦罵曰吾孤寡母子相倚
若屬戕無辜行盡殲汝矣賊怒刃挾之益憤罵不絕
口刃貫胸而死八月十有六日也嗟乎童氏一孱婦
人耳矢節二十八年至五十而罵賊以死烈矣哉方
子曰死等耳乃烈婦欲以身殉夫逆之廿有八年而

後殞觀其生平相夫事舅姑撫叔嗣子持家有方即不罵賊死亦賢且節也況其死尤烈乎余故樂傳之以厲世之偕死偷生者

蔣烈婦傳

順治乙未盜起開化宵山延及遂安焚刦村鎮所至擄其人繫皆中夜則令兩人互臥繫其左手右足右手左足參錯縛之絛以鐵紐又或束其肢體血凝急而後倒之勒索動百千計謂之做倒戶無得免者十月嘗銅山銅山民余和上妻蔣氏頗少艾聞賊搜山抱幼子匿深谷間賊見欲污之婦罵曰我曹本窮民若屬戕無辜天必殄汝肯為汝辱耶賊大怒一賊遽前斫之斷其首猶抱子立不仆其姑隔山見之慟哭來扳其子婦舉子授姑乃殞賊皆駭異今銅山民止

知蔣氏死賊無得其詳者余友毛子枝棠被俘賊中守卒告之如此癸丑余修縣志以其事白令尹劉君君具詳府以未經報部不便入志余因請給棹楔旌之事附見盜傳後召和上和上村野畏縮不肯前且曰彼一婦人遇賊死有何關繫而煩官紳乃爾衆告以故乃托族人具領即銅山人亦無有鄭重其事者

章宜人傳

宜人姓章氏先九叔侍講公猶元配也祖可試字舒城有拒寇功父選貢生復亨世居珠淵里宜人端重寡言笑幼時避亂山谷遇邏卒利其衣飾欲奪之宜人怒自投于池卒驚去得免年十九歸侍講公侍講年少肯讀書不諳世事宜人常以爲憂辛卯侍講公舉于鄉壬辰成進士讀中祕書未幾二十宜人追隨京邸未有子納大興詹氏生子二撫之若已出丁酉侍講公以試事逮繫宜人焚香禱佛經歲不少懈戊戌冬凶問至宜人慟哭投繯侍婢疾趨救宜人泣謂

曰我未亡人且無出腹子奈何寘身泥塗以辱家世如侍講公何是夕復自經婢又救免見者咸歎息泣下選貢君曰從容殉義丈夫所難宜人甘爲其難者雖不忍盡聽之以成其志于是婢不復救宜人死焉時己亥正月望日也初侍講公在獄有悍奴頗不遜宜人惡之是夕夢宜人以椎椎其足遂病脛尋死其烈如此

論曰侍講公之變宜人適歸寧叔祖封公屬余往迎之宜人慷慨誓必死歸而自經卒成其志可哀也夫

梁母桂夫人傳

歲丁未象瑛受知今大司農真定梁先生時先生兄少宰公方貳銓政投刺晉謁未得見比再至京師少宰公里居數歲矣今年春公喪桂夫人貽書先生命象瑛爲傳象瑛逡巡不敢任先生曰吾兄聞子名冀一言垂後世此千秋之事其毋辭于是遜謝弗獲作桂夫人傳夫人姓桂氏順天龍驤衛人文聯芳萬曆庚戌武進士歷任山西副總兵夫人其次女也少宰公初娶夫人姊已有子女能修婦德己卯歲病卒二子俱夭惟存一長女奉公父給諫公命復迎夫人于

歸焉夫人年十九與副室劉共循內職佐少宰公惟謹崇禎甲申李自成陷燕京公母王太夫人時在季弟錦衣公官邸都城音問斷絕公與先給諫公皆孝廉里居間道北訪至涞水聞

皇清兵已入關破賊自成西潰道路梗塞遂微服返里時真定大亂文武紳有從賊者自都竄歸奉廢弁爲帥殺撫軍囚巡按御史招兵拒戰且謀以兵刦紳士投李闖于西安公父子不知也且日挾諸紳士及公父子詣城隍廟告以所謀給諫公正色拒之帥怒縛給諫及公將刃焉夫人方家居從者奔告大驚泣

語諸婦曰家雖如此吾義在必死汝曹勿相顧乃與長女閉戶自經會兩學諸生楊言廟中能殺梁氏父子不能盡殺我輩帥意沮而故郡判平陽梁仲亦危言動以利害乃命釋縛而公父子得生已喧傳街市矣家人聞之排闥入救夫人及長女後時乃甦帥意梁氏世貴顯有厚藏分繫府縣衙獄將效闞爲酷刑夫人竭所有得二千金猶不滿輿劉盡脫簪珥以進會大將軍孟公珙方張公存仁率師徇畿輔郡縣帥愳懼公父子始得釋公歸與夫人相見喜極而悲縊痕與縛痕相映二載猶未散也嗟乎患難之際偷生

惜死者多矣夫人明于大體引義投縲絏且罄貲營救使寇陷之日勳戚臣僚悉能如夫人亦何至駢辱賊庭金盡身死爲天下戮笑哉夫人自脫鬭難斷肉食茹齋奉佛勉少宰公以讀書治生丙戌舉進士由詞林歷登卿貳 覃恩封夫人戊午正月卒年五十有七夫人生女四子允潔允祺允章餘三女皆庶出夫人撫之如所生詳墓誌不具述述其大端如此

金衣公子傳

金衣公子柳州人其先蓋出軒轅氏年少美丰儀雅好矜飾猥巧妍麗有翩翩濁世之風嘗顧影自賞語人曰服身之章也不見綠衣婢緋衣貴人乎吾雖世烏衣巷閒然無章吾甚不取召太卜筮之得坤之五占者賀曰黃裳羽衣其容孔輝以爲世儀夫黃中色也文在中而見於外吉孰大焉公子大喜乃著黃冠被杏黃衫子或襲狐裘躡金絲履春日郊行爛然金色人遂稱金衣公子云公子家鶯脰湖避翠柳長堤方池曲檻彷彿類金谷性警慧善屬文所傳詩有淑

氣催黃鳥之句嘗以所撰謁蔡邕邕奇之比於黃絹幼婦楊德祖所謂絕妙好辭是也春明初來遊上林所交盡一時名士善歌往來柳浪中與諸君與飲酒酣奏喜遷鶯之曲口暖花明其聲百囀戴顒攜雙柑斗酒聽之曰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其見推如此生平雖放浪自喜然勸織柔審氣候好善疾惡一飯未嘗忘勸三良之無罪而死爲賦黃鳥少時嘗遊林薄爲飛土所逐關西人楊寶收養之啖以黃花公子啣雙環爲報且曰君後世必爲三公已而果然人服其厚且先見爲穎矜[illegible]不羣與儕輩伍見將風共搖書

輒嫚駡曰此賢賢野田雀耳由是衆皆惡之公子不顧或勸之仕公子笑曰吾少師事吾家石公入殽城山中受辟穀術豈屑仕者且入世之難如鳥觸樊籠雲中白鶴天外冥鴻豈網羅所能致乎或退而歎曰孔子有言於止知其所止公子殆無媿矣配同郡臧氏女名勝小字雙文聲容服飾雅稱公子公子悅賦黃鸝兒贈之或云鶯啼序曉頻卯雪衣女勝妒之曰兒巧言崙武罍也公子戲語勝人言倉庚療妒乃無驗耶遣女歸隴西同入委羽山尸解去子孫仍居郴州習其衣不變唐時有豪客者憤李十郎薄情挾而致之霍小玉猶有公子概云

俞明經傳

往在錢唐交俞璥伯季璪兄弟得識其尊人明經君今年春君歿季璪屬余爲傳夫闡幽搜佚史職也君純孝不讓古人余何容辭乃爲著其大者君諱文燦字天杼號木公先世汴人宋御醫明善公扈蹕南渡因家焉父諱起蛟以明經仕魯王府長史殉難死載明史忠義傳娶陳宜人生二子君其長也少聰敏至性過人七歲祖歿哀毀如成人祖母病君從塾歸侍牀側扶持臥起弱冠補博士弟子試輒前諸生崇禎癸酉長史之魯任君留肄業每歲試畢走省父母以爲常壬午冬大兵圍兗州君適至長史佐王城守聞陳宜人北上命君馳止之宜人泣謂君曰汝父烈士必殉國汝毋從死汝死則父骨不得歸矣君痛哭辭行至滕縣民遮道請勿往君泣曰吾非不知城旦夕且破然父有難子不赴於理安乎趣駕行詰旦抵城下長史守北門滋陽令郝芳聲守東門君呼曰我長史子也郝遣人以聞長史曰城閉矣不得開爲謝郝公吾子入當戮以殉君哭拜城下願入一見父死無恨郝爲力請乃畚而上伏地哭不能起長史叱之命御弓矢雜將士守陴十二月六日圍益急援兵不至

長史度不能守馳訣王復語君曰城破我不顧汝矣又曰已遣汝出圍城何復來求死我食王祿分也汝何辜帥麾下奮勇登城夜半城陷長史巷戰入護王君中流矢墮馬被擒繫營中守者偉其貌許活之縛入城者五皆得不死十七日師還其人曰吾可爲汝計矣營側積薪高三四丈令君匿其中戒勿動將大雨雪鬪斫殺乞命聲甚哀君蹲伏屏息明日乃出積骸遍野城河氷血凝結從人屍上行至御溝遇故舍人唐賓詢父骸不得二十日舊隸徐德明逃歸乃曰府君力盡不屈死矣因指死所血帽淋漓無完膚君

哀慟幾絕會中丞王公永吉兵至爲措棺殮數日乃畢君股創漸潰展轉苦由中明年正月鏃末微露始嚙出之蓋鏃在股內者二十五日然卒不死人以爲孝感八月扶柩南還見宜人相抱哭宜人曰吾固知有今日然汝幸免收父骸豈非天乎君著濺血錄紀其事給諫魯應遴以長史殉節入告得贈謚祭葬如例血帽藏於匱忌日則陳以祭如是者四十餘年乙酉君貢成均廷試高等鼎革初奉宜人避亂超山冤至匿草閒宜人問汝妻子安在對曰彼各有命勿憂也宜人曰父難惟汝今吾避亂亦惟汝言訖淚下不

數日遇盜行李俱盡自是家日貧初君在江南晉沈水部將薦用君謝曰吾餘生也何敢望仕辭不出因更名緯賦詩以見志時杭初定東城舊宅皆爲兵據居民失業君率衆訴當事乃悉還民其逃亡丁糧陳汰之於是奉宜人歸故居宜人年六十七病篤刲臂肉以進卒不起君痛絕數次冬夏臥苫次蚊蚋風濕不顧期年始一出里每飯必哭奠夢中見母嗚咽達旦同里陳先生際叔來唁見君哀戚輒憯然去五年猶不茹葷人固勸之君曰吾母一日未葬吾忍食乎卒典所居營之懸父母像出入啓告飲食先嘗後薦

蓋嘗傳所紀諸孝行君兼有之可謂難矣家居輯宗譜郵族姓課教子孫必以禮義待人極和有非禮相干者正色叱之終身不談人隱微事所著書最富而感應篇註尤備自遭父難手顫不能作字又哭母幾盲至是註感應經燈下輒作細楷人皆異之晚自號松道人擬撰孝經廣註未成卒年七十有五娶楊孺人子二長美英郎璥伯次珮卽季璨皆以文行名於時

汪母程太君傳

余與汪子鐘如同舉癸卯賢書又同官于　朝鐘如假歸余爲文送之深羨其庭闈聚慶之樂余試蜀南旋便道拜母堂下竊嘆太君生平荼苦今齒登八十鐘如方典銓且晚內擢所以報母者未有艾乃客從新安來則太君歿矣冬十月過海陽鐘如以狀屬余爲傳曰知吾母者莫君若也余不敢辭太君姓程氏前福建叅政朝京公女孫也父諱有路生女五太君最幼十七歸贈公贈公少孤貧母夏孺人矢志撫育太君織紝井臼不憚勞瘁或諷之曰若生貴冑何自

苦乃爾太君謝曰婦道如是吾敢自逸耶夏孺人歿哀慟盡禮與妯娌處無閒言贈公旣輟儒業往來荆楚間太君獨綜家計嘗有貲藉舅氏權子母舅歿其家割產爲償太君憐之卒不問竟歸其券鐘如擬應邑試太君不可謂此中習俗移人兒當遠遊廣閱見於是贈公挈之往楚得補博士弟子丙戌應試歸贈公道病尋卒家益貧亥子閒大饑太君拮据榰梧僅得存活然終無以自給不得已脫簪珥授鐘如曰汝素攻經業未嘗習生理顧困極矣坐而共斃孰若稍圖生息爲他日計鐘如泣受命乙未歸拜母壽太君嘆曰向所爲舍儒服賈者貧故也今衣食粗足猶逐逐道途兒倦終身貿易中人乎丁酉鐘如復入江夏庠乃大喜曰差不負吾委曲苦心耳辛丑將往漢上召吳氏女諭曰吾此行俾汝兒潛心學業以需後舉三載當相見毋效孺子泣也比至鐘如方蹴屋授徒太君處之恬然江漢名士從鐘如往還者衆輒爲具酒食無倦容癸卯鐘如舉于楚戚知皆賀太君相持哭失聲悼贈公不及見十年來流離困苦得有今日也明年罷春官始奉太君歸前後適三載云庚戌鐘如成進士應內閣試高等除中書舍人太君遺書以

勤慎供職爲訓時大叅公後陵替日甚將毀故第他售太君亟止之曰此吾祖守溫陵歸養時所構賜綵堂也我實生長于此詎忍毀之乃償以値葺而居之仍故額不易人謂太君賢能守先業且不忘舊焉鐘如擢主政版曹晉天官尚書郎屢書迎養皆不赴辛酉遇　覃恩贈公如子官封太君太宜人鐘如肅冠帔歸覲甲子典試秦中事竣復星馳省候得秦碑壽萱字摹歸懸之中堂爲太君八袠慶一時名人爲詩歌美之丁卯春感微疾卒年八十有二子二長錞郎鐘如見官文選郎中次鎬庠生詳狀志不具述述其

大端如此

史氏曰余觀程太君其識過人遠矣當流離困苦之際使終守故業豈有生理哉始之權宜以遂其生卒之激厲以成其材一轉移間賢孝備矣語云有是母乃有是子身受重封遐齡昌後宜哉

健松齋集卷之十四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行述

節孝行述

六世祖孝子公諱雲槐字國徵號慕庭先世系出唐玄英先生于始祖震四公由始新源遷遂安進賢坊傳六世爲元龍公南宋恩免進士仕本縣儒學教諭教諭公四傳爲忠一公生四子其三爲宗祿公又四傳爲惟兌公是爲公大父公父諱文謹世業農母獅山余氏其先人以事道荆南有興蔞歸而母適誕因名荆玉公生四歲文謹公歿母年二十餘由高曾以下五世鮮伯仲行家貧不自給或諷之嫁母撫公泣曰我無天有嬰兒在無生産有十指在且方氏止此六尺孤吾誓與共生死矣人聞其言而哀之時京絹刎解本色有司督催孔亟里中婦多傭於機杼母勤儉早夜操作繼又精好役者倚賴之以是獲饘粥無缺公性孝居恒念父早逝母茹荼鞠育中夜號慟里隣皆太息有泣下者母病劇封股救療疾得旋愈先是公祖惟兌公出嗣從父永粲粲後有子命兌公歸子金家隴地四畝母指曰此先業也盍耕之時弟雲

桂早天公偉幹多膂力自家達田所十里許昧起擔
耒耜出城東門躬自耕播夕則負束薪供母費如是
以爲常所穫輒倍比壯母爲聘於任任夫人亦勤謹
嘗姑意公得盡力生產家業稍稍振嘉靖十八年大
饑公積穀得百餘石族豪破廩斂之公扶母踉蹌往
視至則無粒遺矣母大忿惜公跪曰饑不常有母幸
康歲不足殺我也無何浙東西以剽奪聞詔巡按御
史所在治之豪大懼夜叩戶立券爲償公盡揮去曰
痛已往矣母苦節五十二年病且卒公哀毀踰禮任
孺人初舉二女未有子族豪復覬覦雲桂公繼嗣公

涕泣忍之禱於白嶽未及艾連舉三丈夫子時冕公
謹公兩世殯金家隴或言其地可備窀穸乃躬畚鍤
負土壘石爲墳墓公藏亦預營以祔治墓碑發石甚
備復構堂楹爲祭祀讌會地前營一坊邑令周公恪
旌曰節孝之門公生平教子悉以孝義季子見泉公
始補博士弟子公年七十冢孫直完公垂髫冠童子
試邑令吳公撝謙爲聘王廣文孫女采幣陸離皆令
爲代致一時榮之即先大父閑學公母王夫人也季
君偕直完公拔公謁謝體昂直不能曲跽吳公扶而
慰之舉鄉飲賓以病謹拜盛典於家卒年七十有三

凡三男二女五孫子姓繁衍今且百餘人公純孝出
於天性剛方質直爲閭里所推自其失怙時宗禮公
後不絕者如綫母忍死撫孤得成立晚年遂致充裕
中間族豪壟吏耽耽几上肉然卒昌孫子拓田廬以
貽後世不可謂非天也今里中談先德必稱余孺人
及公節孝傳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公嗚嗚號慟七十
載如一日自號慕庭或亦孺慕之意乎節孝墓在城
東十里舖即金家隴前此無立錐地使冕公不出嗣
永槃公永槃公終無子則冕公不復歸安得此四畝
冢地是又有天焉非偶然也公生弘治壬戌距今百

七十餘年雖學博楊公大詔志其墓而家傳未備敢
述所聞冀大人先生採擇焉

見南公行述

高祖諱應虎字文會號見南父孝子慕庭公母任孺人禱於白獄有異夢方艾連擧丈夫子三感玄帝所錫皆以玄命名公初名玄應後改今名孝子公累嗣也孝子公家故貧自節母余太孺人十指拮据又躬蓺田負薪治家人產晩乃搆廬舍拓田莊孝子公不能遍理公獨任之家業益駸駸起娶珠淵余夫人生子直完公岐嶷端重儼然如成人公益好行其德先是孝子公爲族豪齮齕奸胥壘吏眈眈未嘗忘明制良家子容止端腐才識通敏者例得推擇爲府縣吏

公乃補邑刑曹掾滌獄具恤縲囚凡可爲人地者輙委曲營解然不使人知曰德莫大於陰以此博閭里名非吾志也念家世寒素雖數擧明經未以科第顯竭力持戶而以勤學勉二弟季弟補博士弟子以直完公屬之孝子公旣老命析箸公性豪擧向時操家政固不爲私蓄別產後益好施予余夫人謷珥時時質市中嘗微諷之曰獨不能治生爲後嗣乎公笑曰吾止一子當大吾宗吾揮金不惜正以爲此子也在刑曹數年考滿當赴選中道驟雨主僕相失憊甚遂不復求仕時直完公擧 先閤學已七齡公毎撫摩之曰楚楚可兒文名當不逐汝也年前及艾無疾而逝余夫人亦尋卒公性伉直人有過正色折之小不平輙慷慨論列務得其曲直與人交無城府有所喜不難傾橐以贈而當其拂意時揮案而起杯盤委頓勿顧余夫人以柔承之曲意調攝族戚得無間言當時謂公以俠聞不詭於義夫人以順著能襄其成蓋貧錄云公以順治六年合葬二都洪淵村去節孝墓二里志銘未具敬述其大端冀大人君子一言勒之貞珉感且不朽

直菴公行述

曾祖直菴公諱可正字允中號直菴學者稱直菴先
生前娶余猶人曾孫孝子慕庭公冢孫也父贈大學
士諱應麒母珠淵余夫人公生而穎悟北長通五經
諸書尤精於易年十二號童子試時邑令吳公撝謙
以易學名江西謫遷後道出桐城邑人王公銓爲桐
城訓導治發皖江以女孫爲托蓋王夫人生有異徵
不欲輕字人也吳公下車得公及余公應詔奇之目
爲雙璧然方生福較厚以王女許字焉余後領順天
解早卒人謂吳神鑑云萬曆丙子擢博士弟子冠軍

時同邑毛光祿一公尚在諸生善談易公從之盡得
其學明年紫溪蘇公濬視學兩浙首重易盡屏諸家
訓詁公奏論閎深奧衍發先後天之祕紫溪大稱賞
自是以易授里中執經問業者歲數十人公於易無
所不究精心圖象鈎析卦爻多前人所未發門人余
叔純尤得其傳所著周易讀爲學者宗尚其他以易
得舉毛司馬以下又十數人公獨數奇不遇晚年益
精義蘊擁鼻而談風發泉涌識者謂公作此語默皆
易非獨語言文字也戊子迍丁贈公余夫人憂壬辰
王夫人繼卒時閣學公生八齡公不欲委之俗師躬
自督課夜則晝授二授嘗夜分命講易義偶失對公
怒起操大杖逐之閣學公走匿牀下公從弟若丞君
跪請曰兒善屬文盍聽爲文自贖命授題立成七藝
公燈下微采乃得解壬子閣學公舉鄉試公復下第
歎曰吾學易三十年不獲用於世今且在汝天不負
節孝其益勉之先世自元龍公以恩免爲儒學教諭
至曾孫以忠以德兩公各四子支系繁衍散處至不
相辨識公曰吾責也醵金建祖祠堂楹几筵悉遵典
制立宗法撰家訓敦詩說禮族人始知親睦乙卯以
明經歲薦已未授桐鄉訓導捐俸葺學宮修建孔子

廟堂嚴課校邨例金士有冤抑自守令立伸之時桐
鄉令張定志與閣學公同舉南宮執禮謹甚好事者
以竿牘請公怒曰暮夜金何爲及我於桐五載兩臺
交章論薦陞福建壽寧知縣壽寧在萬山中文治簡
陋公首闢延賓館集諸生問難又建蘄與方拔寒士
許觀俾與棘闈邑童子觀闈自此始平市値斥蠹胥
吏盜帑金立抵於法宦族奪民妻論還民妻秋稅權
聽民自交免里胥不得上下其手郡守議調繁松溪
公已得疾力辭不待報徑歸抵家甫旬日閣學公典
湖廣試便道省覲兼程拜榻前公起坐詢楚闈事時

魏忠賢擅政閣學公發泰交象推易上下志同之義論刺時政語極切直公讀之點首曰汝言人所不敢言是可報天子不負吾學矣已復曰非試命汝不出都非楚還汝不歸里父子會聚皆天也晚起猶以易學勖子孫至葬溘然而逝公性謹厚規範峻整與人交和易誠恪嘗瞑目危坐言不及褻服其教者謂藹然春風中人自不敢犯今里中易學率本公教遞相授受故遂安易爲最盛所著大易全解五經纂史斷節錄諸書藏於家崇禎中祀桐鄉鄉賢名宦郡邑鄉賢公歿之歲仲子文學公赴省試禱夢于忠肅祠忠

肅授以周易上下篇瘥而與之是冬公卒壽六十五適盡易數云

閣學公行述

大父閣學公諱逢年字書田孝子公曾孫直完公長子也母王夫人早卒公年八歲從直完公受家學毛明經一選見而奇之以姪許字焉直完公庭訓重經義戒不得旁騖公夜篝燈取諸子百家伏讀之遂博通今古年十四補府學弟子員與同邑汪公喬年齊名邑令韓晟好士剏獅山書院延公父子及汪公歲時講論家貧不能具舟檝每試輒草屨往返四五百里比歸已首錄矣萬曆四十年舉於鄉主考上饒鄭公以偉襄垣李公瑾皆當時人望雅重公以學行相

砥礪天啓二年成進士高陽孫公承宗爲讀卷官歎曰端人正士也改翰林院庶吉士公在詞林矩度雍容文辭博雅大學士葉公向高韓公爌皆器重之爲延譽聲名大振四年授編修時太監魏忠賢竊政漸立威福廷臣交章論劾並不報諸大臣多引疾去公旣爲諸公引重常恨無言責不得盡言會奉命偕給事中章公允儒典湖廣鄉試首發策以上下泰交爲問舉漢常侍唐北司諷刺時政語極剴切有云天聽寖高中旨頻傳重臣乞身元輔予告言官重則削秩輕則奪俸舉朝不得其解爭切齒於與燙問一巨璫

大蠱乃皇上過憐其小忠小信之跡竟忘其大奸大詐之謀憲臣擊之不動言臣擊之不動并部院卿寺擊之亦不動矣公疏勿省單疏勿省卽閣臣揭帖亦勿省矣甚且奪勳臣之𥢶嫉部郎之杖廌史未伸破柱之誅而長安大下搜亡之令夫天下之患莫大於版章未裂而人心先暌宇內豈無人寧有薄視士大夫而覓皐夔稷契於黃衣閹尹之流者一時傳誦稱快忠賢見之大怒矯旨降三級調外用時公已丁外艱歸璫怒猶未已南御史希忠賢意疏論山東主考郝公士膏有旨公及章公等正副考官八人皆削職

爲民追奪誥命養馬當差御史劉廷佐論救亦奪二級當是時緹騎四出楊左諸公皆死公設重門置煬以待會熹宗晏駕得免莊烈愍帝登極詔原官起用崇禎元年升左中允纂修神光熹三朝實錄先是崔魏用事編集三朝要典以私意誣詆士大夫無得免者實錄亦多類此帝既毀要典命儒臣重加修定公持論公平人以是益稱之三年充經筵講官帝威嚴諸臣進講多失措公在講筵五年敷陳詳明帝每霽容諦聽四年陞左諭德會試同考取馬世奇楊以任項聲國詹爾選葉樹聲等楊項有盛名馬後殉國難

詹葉直諫稱名御史得人爲最盛九月武會試榜發南北士大譁帝亦聞武舉徐彥琦有膂力被放頗不懌考官楊世芳劉必達皆得罪命公及倪公元璐更試公以時方需將帥舊制右文抑武乃奏允殿試臚傳悉如文制賜王來聘等及第出身有差武舉殿試自此始六年以右庶子復主順天府鄉試公凡四典文武闈留心人才麻城劉侗已黜落公閱其五策淵博亟收之劉以著述名德化文德翼負儁才辛未春試公力薦不可得置副榜文終身感泣曰公固古大臣憐才盛心也七年進南京國子監祭酒罷撥歷陋

規獎名士徐孚遠周立勳等明年升詹事府少詹事請假卜葬十年召爲禮部右侍郎署部事充纂修兩朝實錄玉牒副總裁實錄舊書周宗建死於獄公曰諸公抗節杖下不應書死以斃易死字他更定多類此皇太子冠充正使提調東宮講讀韓國公後裔李世選奉太祖手書求復封出內府御書讎校不類下詔獄公以其幼幽繫日久奏釋之十一年詔廷臣舉人才公卿多易子而薦公獨舉同邑汪公汪後歷三邊總制殉難襄城二月帝召對羣臣公言東南絹解累民卽如臣鄉原不產絲駁退卽家產蕩破請改折

便帝以絹供內用難之公頓首曰臣非敢徑請永折祇求暫折今歲駁回之絹庶稍甦民困又言人才必操守無玷事業乃有可觀因及民風士習數事帝領之語具經筵召對記六月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時帝亟於得人所向用多不循舊格同入閣者武陵楊公嗣昌欽縣程公國祥金谿蔡公國用黃縣范公復粹皆以外僚擢用而公獨起家翰林一時以為異數公端重寡言雖渾然不露崖角然既為東林善類人多側目而程公復剛方寡合獨善公於是同官皆忌之會兵餉缺刑部贓罰多追比不前

給事中吳希哲疏參帝怒以罪尚書劉公之鳳之鳳以人亡產盡積逋貨不能完自請繫部獄吏希首輔意以其疏屬公公謂贓比未完株累久同瓜蔓之屬老臣應從輕帝不悅不得已改擬戍復不聽乃具揭引罪奉旨冠帶閑住去公在政府僅七月務持大體而苦於掣肘不能有所施設又去非其罪時論惜之家居課子孫營先人墳墓躬自督視貢完公資產推予二弟祇受祖產三之一以供享祀十七年悲帝殉國公詣杭州哭臨殉難小錄遺馬世奇姓名公歎曰君常不死吾黨無人矣已索他本見之乃曰吾固知

君常必死也君常世奇字謚忠孝大節師弟相信如此福王建號金陵復故官致仕公表謝馬士英方當國引用逆案諸人慮公等復用擬旨以先帝勵精圖治諸臣誤國遂攖大難隱咎從前政府於是留守南和伯方一元薦公及錢公士升何公吾騶先朝舊德皆不報　大兵下江浙公避地紹興善法寺復之餘姚徙天台九月卒於衢州事載　國史故友毛可仰收公骸　王令不得波累子弟乃奉喪歸公生平儉約家居出入徒步食不重味性至孝每念少失恃及[illegible]公喪每祭必泣少時姊紫薇損已食食公遂病

瘵死公終身奠祭為文警拔有奇氣晚乃務為博大書法宗二王後更倣孫過庭所著有經筵講義制草館課問劍學猷乳洞等刻行世雪滌齋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祖母毛夫人行述

祖母夫人姓毛氏十一都人先世六代同居詔旌其閭曰義門父諱一逑邑諸生夫人性寬仁端靜頗不以才見族母章貞女未嫁守節居小樓獨引夫人同臥起夫人年二十二始歸閣學公時王夫人已早卒繼姑章太夫人頗嚴峻夫人以柔婉事之無忤色及貴或有舉舊事問者夫人曰姑安得有此人言不可信也太夫人耄夫人年亦踰七十生辰令節先期具儀物必豐潔歲以為常及卒悲涕不食其純孝如此閣學公家故貧不給膏火夫人常嚴寒瞑坐及閣學

公成進士由詞林至政府先後十八年未嘗一詣京邸冠帔外衣麤食淡日以飼雞雛親澣濯為事或諷之則曰吾無事獨坐藉消閒耳生平謙厚撫諸姬侍極慈愛一堂聚會若母女娣姒然篤於親族即子孫女媳從未一呼名晚年子姓繁多每月詳識各誕辰雞黍頒賜無遺誤僮婢數百人視若子無輒詬詈有育兒女者告之輒喜或死喪老疾哭之必哀夜則為女童縫紉老且勿倦他女使至必命坐飲食之閣學公五典文武試門生故吏以事至趨拜堂下夫人匿不肯見且曰彼貴人吾何敢當耶性既閒靜不與外事閣學公忤璫削奪洎賜環晉秩穆然無喜慍七十後子若孫相繼叨科第以益務栽培為功耳目頗昏眊孫曾環繞多不復辨識以次撫摩十不失一辛亥正月望前一日偶感微疾余家自甲申寇亂室廬蕩燬諸父昆弟散處城西南聞夫人病群集榻前比明無少長皆至遂卒距生萬曆壬午享年九十里中咸謂夫人婦德備具所留貽至厚封崇一品壽至耄齡親覩子孫登仕籍為浙東罕覯云

兩叔祖行述

文學公諱蘧年字書玉直完公仲子閣學公與母弟也母章太夫人公早慧能文章閣學公亟稱之弱冠補縣學弟子員喜治家人生產不屑屑制舉業敝衣布履早夜計畫家日益裕閣學公歎曰吾弟殆無心仕進矣然自少多聞彊記閱古今書過目成誦年五十餘猶䝿試郡邸市時義數百首臥披之隨手棄去余偶叩所得公歷數某科何人人何篇篇何句娓娓不失一字嘗避亂山中夜被盜以聞於官獲大盜數人不肯承公指盜物內裙曰某襞積處有補綴大小

高下悉如所言乃具伏如律尤善悟測謎射覆輙奇中晚年壟廢壤爲圃雜植果蓏蔬藥春時蔥蒨可喜至秋實纍纍語人曰老圃不如也自奉至約饗客輙豐潔家故蓄良藥酒皃雉麞麂竹豚童魚之屬多非常饌然亦不數數客也生平無求於人亦不樂與人通余喪先母從公僦片地爲殯公笑曰汝乃用僦耶余感之至今未敢忘也己酉公壽七十親族謀屛幃爲祝公不悅曰今俗尚錦軸濫極矣吾老儒無功德可稱必爲是是詈我也力謝免余賦詩美其讓乃謂諸子曰是良知我命書之并以題像辛亥夏大旱公體豐不耐暑熱遂病踰數月卒年七十二娶王孺人繼娶鄭孺人康熙十四年合葬石羊灣

題封公諱逵年字書衡直完公季子也少閣學公二十八歲與文學公同出章太夫人文學謹朴務生產公亢爽俊邁毋非諧之好搜奇書交里中名士年及三十始隸博士弟子豪於酒闢地城東南爲穆園蒔花蓄朱魚引賓客歌妓飲其中酒酣讙呼謔浪或使氣至罵坐御家人至嚴徐太宜人以下皆噤不敢出聲僮婢有過笞之或至百爲人排難解紛數語立決重然諾揮金不啻糞土也明末天下大亂招致術數

材勇之士厚蓄之流離轉徙多得其力順治丁亥春試茂才高等當是時家僮多難里中揶揄百端見公文章意氣始稍稍斂某翁治具飲公其族有忌者揚言將辱公公知之獨詣其家反復詰讓其人氣奪不敢出徐返索酒豪呼縱飲竟席而散公潛心制舉業予侍講公猶年十五六躬自督課余兄弟嘗叩公經義詞理簡切於大全諸書尤折衷不苟引滿縱談雄豪固自若也辛卯侍講舉於鄉公卷亦被薦爲主司所落捷至人謂必屬公不意其侍講也公慮侍講少不更事僦車同北上明年侍講成進士選讀中祕書

公始歸與先伯父先府君及諸知交爲讌會日夕豪
飲丁酉之役侍講公坐事被逮尋卒公悲慟成疾旋
丁章太夫人艱又哭徐太宜人鬱鬱山居者數歲思
以酒自遣時時同故酒徒二三人携樽山莊野寺浮
白飛觴然不數行沉沉矣自是疾益劇戊申二月
卒年五十七公生平好學晚年課二孫節錄尚書毛
詩左傳國語諸書手自繕錄又取周易集註增損之
參以諸儒論說命余爲序今又十餘年矣公與先府
君生同庚於家庭中爲最厚公嚴急先府君寬和多
所調劑侍講公變後不常入城市毎過先府君輙留

飲無少間云配淳安徐太宜人性柔婉公之嚴曲意
承順無忤色先公二年卒

先府君行述

府君諱成郯字稚官一字景問先大父闇學公仲子
母毛夫人仁儉有厚德生府君兄弟三人伯父歲貢
公題封文林郎諱成郁叔父太學公諱成郊别有述
府君孝友仁恕與物無忤里中稱長者事闇學公先
意承順家有大小事召府君數言立解去内睦宗親
外通賓客皆得其歡心闇學公之變府君適病亟踉
蹌走衢州省候不得從南向涕泣訃至時避亂蘭溪
山中爲位伏而哭歲餘議迎喪田廬已盡苦無資府
君粥已産先妣吳孺人脫衣簪爲助喪歸弔祭殯厝

之事悉肯任之後議償田十畝府君不受悉助入祠
供祀奉祖母夫人尤孝謹夫人有所需輙問府君嘗
解衣脫帽爲童兒戲夫人前或述里巷詼諧博驩笑
夫人耄苦昏眊飲食起處躬自奉視生平篤於友愛
伯父性嚴重叔父剛直寡合府君以和劑之始終無
間言叔父嘗爲亂兵所留府君力疾鶩起涕泗哽咽
氣結不能言久乃甦叔父尋亦得免康熙中與五叔
孝廉君遊吳門五叔遘危疾不食飲者旬餘舌毛長
寸許府君親視湯藥日取帛裹指拭口中指爲潰裂
五叔嘗曰微仲兄吾幾不生矣里中香河令姜公調

鼎少許可獨稱方伯君無媿眞孝友云家居和易近
人人亦樂與親暱與人交無久暫親疎貴賤悉推以
誠家人有過責讓而已有佃田者煮糓爲稻以供
租既去水流泛地或請訟於官府君笑曰彼資重銖
兩耳不能再也卒不問家難時寄居某家某故府君
所庇者惑人言頗嫌見累府君立徙去僦民莊以居
某歿往哭之盡哀里中人求貸無不曲應後其人多
死或貧不能償取其券悉焚之凡四千餘金僧某募
建慈慧菴捐資首倡每歲葺橋梁施棺櫘辛卯壬辰
間歲大饑府君貸粟爲粥糜飼餓者所全活甚衆顧

家漸中落出入每苦不給不孝赴舉府君典金獅墜
爲費及再被放自念蹇步貽老人憂中夜與歎府君
聞而慰之癸卯舉於鄉府君歸自姑蘇舟人競賀徐
曰恐又入債叢耳菾終身未嘗見喜怒爲性嗜酒能
日進數斗不擇酒不較盡酒沏買各田夫亦盡驩無
倦嘗獨行市上一村老謂曰公奚往家釀初熟能從
吾飲乎府君欣然歸取鮭菜荷蓋行烈日中就其家
酣飲而歸出入不樂以入自隨午過必聚飲非城南
民家卽獅山石頂醉則容愈定無疾言放態然雖終
日飲實亦未嘗醉也爲文敏贍蚤歲餼郡庠未老投

牒棄去手錄格言盈帙刊布崇儉約戒食牛犬說陳
徵君模世語曰言雖通俗至理不可易也少時夢入
一古寺老僧目之曰頗記憶乎若本祚也因自號本
祚居士庚戌四月不孝入閩六月伯父病府君延醫
審視憂形詞色十六日從鄰翁小飲偶中寒越五日
卒於中庭年五十有九　覃恩敕贈文林郎翰林院
編修當疾革時諸孫侍謂引衹曰語汝父勉自立我
不能待也親朋環侍者百餘人舉舉之日奠祭盈道
路里隣號慟皆曰長者死矣不孝方客建寧忽中夜
躍起狂呼煩悶若不欲生同舍驚視莫致問不孝惴

惴念府君明旦亟歸七晝夜馳千二百里而府君已
奄棄十日矣嗚呼慟哉不孝少失所恃幸府君偉貌
豐頤强健無疾病明年壽躋六十乃竟不能待不孝
旣未盡奉養之義復未能拜受遺言親視含斂何容
苟延視息顧祖母夫人耄弟妹幼稚不敢以未了之
事貽恫九原又念府君幸生世胄孝友仁恕實爲閭
里所推是用抆淚摭陳仰冀一言光及泉壤不孝死
且不朽如謂夸言失實非不孝所敢出也

先母吳孺人行述

先母姓吳氏淳安太平鄉雲村人六世祖偉雲南按察使高祖欽湖廣僉事祖一栻廣東副使父起家進士而按察以征黑苗功配祀諸葛武侯廟父諱覲光積學舉明經仕刑部主事娶方孺人生子四女二母其長女也年十九歸先府君時闇學公官翰林府君留治家政母性嚴肅甚飭內外惕然不敢犯督耕織身自操作盡出贅珥治生產或諷之曰而翁方宦達何必爾母太息曰人生惟勤儉所積乃可久富貴安足恃耶及甲申後室廬貲產皆盡母所手置獨無恙

乃服母遠識云少聰慧從諸兄涉書史喜觀列女傳不孝兒時母指示某也賢某也孝歷歷能記憶也事闇學公及毛夫人皆得其歡心土寇之變舉家散失母獨奉夫人走田郎村俄傳賊大索民家母徒步一婢負夫人倉皇匿山谷中得免自是夫人常與母俱無少間也不孝幼受書母督課最嚴每夜讀必遣人覘之聞咿唔聲則大喜馳果餌相勞否則閉戶自責跪請乃已不欲一日使廢學乙丙間天下大亂郡縣皆集兵城守不孝年十餘偶與里中兒嬉戲為戰陳母聞撻之十巳垂涕曰吾寧不知愛子顧吾為汝家婦止有汝一子不思讀書承先業乃從亡賴子游耶言已泣數行下不孝自是下帷不敢出丙戌先府君攜家避亂衢婺間丁亥始歸寄外家時遭家多難母日夕愁歎又連值災祲米粟多不繼以是漸衰瘁久之得血疾醫藥舛誤疾乃日劇癸巳冬寇起常山開化邑大震不孝奉母避村莊十二月疾甚亟歸不孝侍榻前夜半呼曰吾生平無所苦獨恨未覩汝成名及見孫耳汝勉之不孝哽咽不能對十有六日卒享年四十三嗚呼慟哉母歿之三年長孫引祺生又八年不孝舉於鄉今孫三曾孫四 覃恩贈孺人皆我

母意中事然已不及見矣夫風木之悲人子所同感顧不孝少鮮兄弟一妹蚤殤昔人以杖之重輕驗親力衰盛不孝以慈母為嚴師音容杳渺垂三十年求昔時一杖不可得豈獨祿養不逮為憾哉向時草率敘述兵火後久失其藁謹憶生平大端以志哀慕焉

伯父歲貢公行述

伯父歲貢公諱成都字稚華閣學公冡子也與先府君叔父太學公同出毛夫人閣學公家故貧授徒爲生公獨與母夫人供敝衣蔬食寒夜至不能具篝火及長魁偉有幹畧閣學公官京師公總家政米鹽凌雜酬應賓客年二十餘始補邑博士弟子課兩兄最嚴嘗曰仕宦家不及時訓督即膏粱紈袴中之矣延吾師余公養質晨夕課教凡十有四年公性嚴毅人不敢干以私有不當正色叱之嘗夜行里中子弟及僮奴輩嬉戲街市闇望公燈影倉皇避匿至相傾跌

不暇顧以是愈嚴憚之崇禎中杭州營守備李某京衛人罷官貧不能歸公憐之爲資給舟以二女謝公却不受弁固請受其一公怒曰吾哀若貧令受女視我何如人耶弁泣謝去公歸終身未嘗言也甲乙間天下大亂閣學公避地台紹諸郡公往來隨侍閣學公卒雖奉令不得波累于孫然籍産令下胥隸承牒催督如風雨又人心險惡揶揄者萬端公以家督身任之經營勞瘁歷五六年時邑人王某爲郡椽以事奪公族兄可銓邸宅値數千金可銓訴於巡撫椽巳寘身撫標可銓亟投牒請下臬司鞫問乃具書其事馳示家人以外緘屬公公不辭爲封識數日椽黨姚某詗得之以告椽遂白巡撫坐可銓賄營而以知情論公備極楚辱公不辯巳驗內外書跡知公無與乃得釋可銓即今檢討韓祉也椽後事敗姚亦坐罪或以舊郄言公笑曰事往矣且彼業自受何用報爲人皆服公雅量甲午長兄彖琮舉明經辛卯仲兄彖瓚中順天鄉試巳亥成進士公始入城居經理舊業宗祠燬壓垂五十年歲時裂祀主者祭於其家公會族人醵金剏建立祭法辛丑歲貢一詣省試即投牒歸仲兄李荆州數遣使迎養公不赴曰古人有言維儉

可養廉吾方冀爲良吏乃以老人累汝耶甲辰東陽詹氏爭訟出家譜首官譜中僞撰江東紳士序傳及閣學公語多狂悖巳入告下法司矣當事按籍責捕羽檄飛馳人人惴恐公慨然曰吾昔遭家難備歷艱險今事若此非安坐時也率諸子弟分道陳雪是月爲公六十誕辰單舸就道巳奉部議假冒悉置不問事得寢自是優游里居重葺閣學公舊第與諸弟親知爲宴會西園種竹數百竿牡丹桂各十許本花時置酒極歡公素善飲然有節不亂毎酒酣引滿數行輙毅然起人不敢留客皆曰從先府君飲洗盞更酌

必盡醉乃已從公飲適可而止無酒過也少工書學二王晩年喜爲人作書日作蠅頭細楷數幅語余曰目力不用即易昏吾久不屬書頗苦之久乃漸明故樂此不疲耳庚戌春偕先府君徧遊諸山寺旬日而返八月卒年六十六　覃恩題封文林郎江南合肥縣知縣元配余孺人江西叅政諱㭗孫女竹溪知縣諱金垣女柔婉慈恕公之嚴多所調劑壬辰正月卒年四十八子二即兩兄也繼配鄭孺人生子二象玠象珩

叔父太學公行述

叔父太學公諱成郊字稚茁閣學公第三子長身偉幹少孤峭不屑與流俗伍年十四補邑諸生博涉諸史及他書傳論古今成敗得失人物臧否具悉其本末閣學公自南祭酒入爲少宗伯公侍京邸循例入太學得習聞中朝掌故接賢士大夫所見日益廣閣學公能政歸公豪放自喜與里中少年日夕縱飲或踞五獅山絕頂或泗文林湖中令童子浮杯水面娭而飲之性剛直不能容人過見敗行飾詐者必唾之或酒後拍案大駡聞者快焉族有豪奴數伐人冢木公廉得實一夕被酒遇於南城下叱之奴頗不遜公怒呼僮立捶殺之主者大恚憤然邑中人則歡呼相告曰三公子爲通邑除害矣既而悔之深自檢飭甲申後益務爲謹朴盡變其少所爲凡交游宴會悉謝絕間有所赴酒三醆數二籌束身緘口不復與戶外事亦不投公門一刺長吏過訪匿不見素不治生產閣學公盛時薄田不滿百畝患難中鬻去過半安貧守約人更以端方稱之先師長子公暨毛辭符際可重公行先後延之署中公每事持正內外肅然仲兄李荊州復請主家政公敦尚儉嗇鮭菜酒脯皆有定

數兄以衣裘進受而藏之敝袍布履日手一卷坐內宅門無敢通一言者胥吏望見不知何許人巳諗知公也乃大驚嘗慨葬師誤人專心堪輿家言少時踰江淮歷齊魯久留京師已復登太行入上黨泝舟黃河游大梁旋由彭蠡升大別盡江漢荊楚之勝最後省少弟六叔父於粵東遂泛洞庭度大庾嶺至於南海周覽南北大戒歸而益喜自負徧歷郡邑相其先世丘墓以志驗因得縱觀諸家譜牒及棹楔碑碣考據前代職官鄉先達科貢始末手錄成帙癸丑余應郡邑聘修縣志請公同事補亡正謬皆舊志所未有

公之力也其論地理專重發頭點理氣謂發頭為體體立而用自具一時形家無敢造門者至亦數語立折去然所相擇率不愜意久復棄之晚乃卜兆斗閣奉祖父母歸藏焉余謁選入都尋奉　命纂修明史公貽書祖孫史官上游所僅見頋大典宜加慎季世事尤難不可忽也家譜舊多散佚公殫心蒐輯三十餘年以古系源遠不可考斷自震四公以下支分派列犂然畢具命余撰次先世行實且曰韓忠獻祖父誌銘不事誇張自足垂遠汝勉之余不敢辭謹述節孝以下五世凡十篇附書郵寄公親加訂正間有指摘無不精當生平落落少許可邑令周君光啓廉惠得民心卒之日民號哭罷市公謂令良吏數十年所未有書來屬余志其墓然實未嘗一識面也手鈔地學諸書甚富釋其尤精者十種行世苦無貲長兄刻屖精先成公大喜命余為序余久未得就及具槀上而公已捐館矣時辛酉臘月三日也春秋六十有七元配胡孺人甲子舉人諱文衡女性端靜事毛夫人至孝謹織紝操作日無虛晷年四十卒繼配范孺人亦前卒子二象璥元配出象琛繼出女四人公幼敏悟凡圍棋蹴踘相人寫真挽弓馳馬之事無不能為

文淸簡有雋氣然未嘗輕命筆偶爾記事或作小尺牘言不煩而意盡乙卯丙辰間避亂錢唐余與諸子約為古文辭公深加稱許每脫槀輒細楷手錄書法學顏魯公間倣張芝索靖晚益工其寄京諸牘手書精整至老無懈筆云

亡室吳孺人行述

余年二十喪先妣孺人甫釋褐先府君見背煢煢一身所爲經營佐理無內顧憂者以吾妻吳孺人在耳孺人之來京師也流離烽火無家可歸又念余善病飲食啓處不欲委之僮僕故遠隨邸舍一官未就鬱鬱食貧者三年去年夏蒙 恩遴竿史館意稍圖報稱歸隱鹿門嗚呼何期今日遂成永隔哉安仁哀逝奉倩神傷伉儷之私何敢辱大人先生聽聞惟是婦言婦行實有不忍湮沒者是用收淚述其大畧焉吳於淳安爲著姓父郡庠君諱逵觀先妣同母兄也娶

賢溪方太孺人生五子及孺人兄家駿弟家容皆有名庠序而宏與余同登癸卯賢書賓中戊午鄉試克世其家孺人生而端重不好嬉戲刑部公奇之曰是兒有志行惜乎女也年十八歸余時先祖母毛夫人耄孺人先意承順能得其歡心明年吾母病屬孺人以家政梱內外井井整肅母病困不食孺人徧市甘肯中宵露立牖下伺食竟乃歸或笑之曰何嚴憚乃爾孺人曰婦畏姑奚笑耶先母歿事繼母余太孺人益謹嘗慮語言小失矢於神深自檢飭母亦倚重之無間言庚戌夏先府君寢疾余適阻建寧孺人碎肉

糜和粥以進府君甘之顧孺人淚下及卒孺人[illegible]引禊執大事或謂府君體豐不宜暑議三日移殯於外孺人慟哭持不可曰翁幸有子成進士奈何未成服遽委荒野甲寅寇變余携家西泠叔父太學君困頓山谷中孺人謂余曰翁兄弟獨叔翁存耳風聲鶴唳中莜不得飽盍迎之至則親視庖飱朝饍菜亦務豐潔嘗曰吾嘗奉塾師饗賓客不敢草草治具况尊者乎垂一載無倦容其孝親敬長類如此余丁酉庚子兩罷秋闈孺人脣珥之屬典質畧盡時諸父諸兄皆先後獲雋余獨數奇人或慢易之孺人恚曰細人

無知吾夫子豈青衿老者歸則益相勸勉或有他嬉遊輒正色規阻癸卯秋試出衣飾佐道理費捷至孺人不色喜徐曰稍可吐生平耳余嘗病疸狂躁不得寢孺人引燭視之紅暈浹背乃大驚禱於天願減年瘥病者禱畢余已熟寐矣詰旦壓去表叔毛君枝南曰一念之感神速乃如此是二事余嘗念之不忍忘也平居課諸子嚴每文藝見稱師友則大喜稍不若輒引咎自責待人務勉以謙抑曰處地既高孰敢輕汝願汝輩不善下耳四人母病革無子議以三弟象瓊爲後余太孺人難之孺人進曰奢如是鬼其餒矣

夫姑所不炏者慮小叔出嗣無恒業且本宗貲産復無與耳第從之均若産毋慮也太孺人喜以告先府君議遂定盜一言决大計非尋常巾幗所及也性勤儉督耕課績無虛晷豚豘雞鶩之屬亦躬自經理衣必數澣敝則縫緝以禦冬而賑貧給難不惜倒篋予之鄰比胡生貸孺人粟計子母且十石貧不能償孺人召其妻問故立取券畀之胡十五者家貧鬻其妻已受直矣中夜哭別孺人聞之亟予粟三石且曰慎毋出妻有不給當以告我十五拜且泣且詣還之則娶者已在途族衆謝之曰賴方夫人賜不鬻妻矣其

人亦感歎而去是時余客會城及歸以語余余曰善事也汝能之吾滋慰矣他如施棺賑粥多此類顧性卞急不能容人過人有失怒形於色事過輒已有不平反復爭論必得其曲直又好操作故往往善病家居田廬稍適自來京師跼蹐拮据極生平所未有十一月遂患血疾力不能多致參藥今年春漸劇余咨嗟不樂孺人曰君奉

天子命修史儒臣職掌惟此奈何以婦人病誤千秋大事三月病甚遺命諸子讀書修行兄弟親睦毋爲父母羞四月復起跅家事五月十九日疾大作遂不能支生平奉準提白衣經咒甚虔劇猶之頃指語余曰佛菩薩去矣問以他事無所言孺人初不知書丙午後始稍稍學習性通悟遂能稽簿籍及他書卷尤精女工少時取髮縷劈之爲山水人物細巧如畫閨閣中爭寶之孺人生壬申年五月二十四日午時卒庚申年五月二十八日戌時享年四十九明年　單

恩贈孺人子三引祺引禩引禕孫繩武纘武繼武振武憶四月二十六日孺人方病起得炏兒汴中書知已成婚午餘家報至大兒舉次孫三兒補博士弟子錢唐洪昉思作三慶詞爲壽或有以全福稱孺人者

孺人謝曰是何敢輕言賴天地祖宗之靈他日歸老故園白首相依子姓無恙差可自慰耳其言卑遜近理不謂其遂不永也今遺挂在壁撫事悽心語無倫炏纍時述先府君行實不敢一字浮誇死吾父於地下其敢誣婦重增罪戾大人先生憐而察之感且不朽

亡仲子行述

仲子引禩字奕昭小字台孫生而穎慧豐頎廣額步趨如成人六歲就外傅書一過成誦嘗與三兒同就姜表弟受古文姜子愛之曰授二子書如啖生梨鬆脆爽人余爲求婚於同學毛子會侯毛子賞其文曰神韻高秀如玉山上行快婿也好讀通鑑及他書傳每余與毛子談詩文掌故聽之忘倦以是多知古今事入都學爲詩楚楚多秀句性至孝能曲體父母意母病或恚怒輒旁皇涕泗母哭亦哭母不食亦不食跪請進匕箸乃已每出遊得佳果必袖歸奉母父母

最憐愛之與兄弟處和顏怡色至辨論文藝有不合反復未嘗屈也素善病三四歲時患滯下肛脫服藥數斤始愈體益弱不耐勞已未秋遣大兒三兒歸就試兒獨留侍庚申上元日倒許都人入禁城觀白塔梅檀諸寺兒往遊倦且餒市餅餌食之遂病脾漸羸夏三月母病劇兒泣禱於神者旬月一日請於余曰母疾甚矣佛事虛文耳即厚饗祀誰啖之計惟得美木差慰人子心顧父官貧安能辦此兒請獨任之馳貸於婦翁倘憐而許之乎言已哭失聲會病間乃止四月母病起謀爲娶婦代家政告毛子毛子自汴遣人來迎兒躊躇不欲行母慰而遣之時尚僦騾馬伍都門顧途遠憊頓又重念母婚後病遂日劇五月母歿余馳召之但云母病念兒而陰以實白毛子毛子曰婿病如此使復聞母訃是速之也且母喪業不及視含斂祕不使聞爲好語慰之兒得書泣曰常時吾父書必詳述母病狀今僅曰如前得無事已變姑安我乎益號慟不食疾轉劇奉書於余有曰母病幸瘥當俟稍健否則力疾就道古人有殺身以爲親者兒豈不能耶余讀之惡其不祥不數日凶問至矣嗚呼慟哉時大兒奔喪自浙至相抱哭柩前聞兒訃又相

抱哭夫兒雖質弱多病然神氣未減汴梁之行意早竣婚事偕兒佳婦歸慰病人耳詎謂生離遂成死別既哭婦復哭兒天之降罰至此極哉諸子皆以不得送母爲憾而兒最篤孝展轉悲憶且不知母死信而遂死九泉乍見其爲慘切何如也嗚呼慟哉兒生壬寅九月初七日卒庚申八月十九日年僅十九婦毛氏幼服庭訓通書知大義兒病奉湯藥親滌澣數月不解帶兒歿數求死乳媼守之不能得今年三月夜自投樓下幾死得復甦嗟乎生兒娶婦乃至以節烈見豈家門幸事乎附記於此放筆一慟

健松齋集卷之十五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碑記

重修方氏始祖漢黟縣侯儲公廟碑記

凡世家巨族傳世久遠其祖若宗必有功德卓然可垂於後故歷久而彌盛所謂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也吾家世望河南由周之元老而遷歙東鄉則自漢長史紘紘之孫諱儲仕漢爲太常有功德今江以南諸方所祖黟縣侯是也公自舉直言極諫所至以明斷著稱其忠孝大節生死不二後人不知大義顧取所傳諸神異事競稱曰仙翁而公之生平功

德反泯沒不彰恐竊怪之嘗思捜輯碑乘及他傳記撰爲行實會新安諸宗修公祠廟成屬象瑛爲記因考據而論定之公諱儲字聖公或曰聖明祖紘大司馬長史王莽亂避地江左家歙之東鄉父雄建武中官西河守生三子兄儕南部太守弟儼丹陽太守其剛果皆類公公少失父事母至孝長而慱洽洽孟喜易精天文讖緯之學所言多奇驗章帝建初五年二月朔日食詔舉直言極諫以巖穴爲先勿取浮華丹陽太守周歆乃舉公公對策極言天降災咎各以類應因指切時事有曰君失制度下不恭承臣恣慆慢又曰百姓苦士卒煩碎責租稅失中桑師外營經歷三時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者熟推其祥揆合於天圖之事情旱蝗可除夫旱者過日天王無意於百姓恩德不行萬民煩擾故天應以無澤又曰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溢地動土漏言皆剴切帝嘉其直除郎中召見詔郎能文居左武居右公獨位中曰臣文武兼備惟所用帝以亂絲使理公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帝益奇之尋有詔直言士皆補外官乃以爲句章令民有亡田器者詣公訴公已預知盜主名立使人召之盜駭服人以爲神六年遷

阜陵令七年再遷陽翟令遭母喪親負土爲墳墓哀毀踰禮服闋猶不忍除有鳳凰白兎之異元和元年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舉孝廉賢良方正對策復第一拜博士遷議郎尋爲洛陽令尚書張林嫉之教功曹殺人夜寘寺門以誣公公又預知功曹所爲遣卒責捕功曹叩頭服罪請勿坐老母公許之母竟不坐四年拜太常和帝永和五年郊祀公言天且有變宜更擇吉帝不從已而風日和暢郊還責其欺罔公曰臣推步萌兆天降有咎不敢不言今咎將且至願亟

還使者去公歎曰爲人臣蒙不忠之名奈何愛死飲酖而卒須臾雨雹如斗死者千計帝大驚召公公已死贈尚書令封鄴縣侯詔護其喪還葬欲公生平見於唐左臺御史張文成碑及宋李孝光傳裔孫回廟記大畧如此其中亦有乘緣省母喪還惟隻履之說然事頗不經且非公所重故不具述大要公之爲人孝於事母忠於事君其學以易爲宗引義發言明敏善斷其殁也以死明不欺所謂成仁取義自非劉向郎顗輩所能及乃史官不爲立傳其言畧具梁劉昭補注後漢五行志中於是世人不得其本末徒見公

言動不常輙以爲仙去夫古者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公忠孝大節章章如此生爲烈士死爲明神亦何足怪卽謂公果有道術彼顏眞卿李泌世未嘗不傳爲尸解究之兩公建竪卒不在此况公功德茂隆其剛大之氣塞乎天地固有歷千百世而不替者哉然則子孫推美其祖宗其輕重本末蓋必有在矣公墓在淳安縣學前卽歙東鄉境廟祀則徽嚴山中皆有之宋明帝遣鍾離景耀以大牢致祭贈龍驤將軍開國公政和中父老言其靈異賜廟額曰眞應在今梛亭山明萬曆間爲僧所據宗老刑部尚書弘靜等訟於官始復祠顧歲久傾圮康熙八年裔孫儒慈紹堯豈倡議修葺翼然還舊觀象瑛羈滯京邸未得瞻拜祠下今年夏族姪兆儀致諸宗人之意因舉其大者以告後人推揚祖德或亦公所樂聞也其諸派輸助名氏詳載碑陰俾後世知所考焉

遂安縣重建孔子廟碑記

孔子廟祀徧天下所以尊師重道使人興起教化也顧琳宮梵宇往往金碧輝映而聖人之宮反傾圮剝落見者太息是豈吾儒之教不若二氏哉尊師重道之心不勝其求福避禍之念而身任教化者未能見乎其大也遂安僻處上游文風夙著兩浙甲寅之變文廟傾頹兩廡鞠為茂草十年來未有過而問焉者何侯下車卽捐俸重建議者謂遂當兵火之後瘡痍未起侯清操惠政出入尚苦不給今土木遽興卽不費民間絲粟然歲俸無幾紳士輸助亦有限何能鳩

工庀材訖告成事乃侯顧切切焉以治廟為急豈好勞哉夫學所以廣教而廟者興起觀感之地也今

國家正學修明淫邪屛息

皇上幸闕里 御書萬世師表頒行學宮復 親製碑文所以教天下者至矣一時蒸蒸向風庠無不修舉典章增崇廟貌遂為文獻之邦乃聖人之宮蕪廢不治何以仰副德意使民興行侯不憚竭蹶而經營之益誠見夫

聖天子尊師重道之意與郡國長吏興起教化之方其化民成俗者必本乎此所謂見乎其大而非有所冀倖於其間也卽以世情論之舉時文教蔚興科第相望兵亂以來士之罷秋闈者十餘年矣今甫落成而毛生超倫裒然秋薦抑何捷也意賢大夫舉事其刱造之誠固有與氣運相感召者歟傳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遂之當修舉者多矣繼自今士氣昌明民情悅豫春秋釋奠之餘若倉廒若社學若使署若寅賓館次第興復以備凶荒以修禮讓以安使節以接賢士大夫先其大者而餘乃余及焉然則侯之大有造於遂豈直一時一事已哉教成而道尊化行而俗美以治天下可矣侯諱倖號五峰關東人是役也學

博嘉善支君隆求寧海張君天佐協心經畫邑諸生汪可珍方成憲勤勞襄事例得并書

開化縣重建先師廟碑記

開化縣學舊在起鳳門內萬曆中邑令蘇公瑆善堪輿家言乃遷望極門外鍾山之陽山水環繞規制弘壯鼎革來漸就傾圮雖屢經修葺訖未竣事康熙戊午山陰姚君來主學事謀於邑大夫崔侯華吉侯祥先後踵修駸駸返舊觀矣壬戌五月大水垣宇劵類椽瓦盡没君方上春官司訓沈君德湄手出聖賢主于波濤中君歸哭語沈君曰殆吾二人不職所致邪何斯文之厄也時居春祭乃修築明倫堂爲釋菜地明年吉侯以老去嵩州董侯下車毅然任之于是君

捐貲首倡士皆樂助擇文學十人董其事會邑民方漢等輸巨木數十株遂鳩工庀材越歲而告成諸生汪子巖叟輩貽書屬予記其事竊惟　國家定制自邦畿以逮郡邑得通祀者惟社稷與孔子顧社稷壇而不屋歲時報祀而已孔子則宫牆廟貌千古常新所以尊師重道化民成俗也然歲月浸久不能無頽廢自非賢師師時亟更新之固未能使人觀感而興起也今

天子雅意右文黜邪崇正前年　駕幸闕里躬祀先師于闕里　御書萬世師表頒賜學宮復　製碑文勒石金聲門右一時庠序承風無不倡率更新以副

聖化開邑介萬山中夙稱文獻名區乃聖人之宮委之荏澗其何以化民成俗俾知尊師重道之意侯與君不憚經營而拮据焉可謂知所務矣吾聞之創始難舉廢更難蓋締造之始協心積慮工力畢萃故一舉而功易集若頽廢剝落之餘事起倉卒謀未僉同即憑高而呼而昏墊餘生未有不廢然返者今學之建也侯主之君任之邑士民共成之圮者以正廢者以興可不謂尤難歟夫學者教育人材之地也曩時卜遷之役大司空汪公中丞徐公聯鑣繼起爲時名

卿今士風猶昔而秋闈罷舉至三十年振而興之不重賴于今日乎聞工竣之日　御書適頒邑人欣欣嘆爲盛事繼自今諷詠絃歌復臻昔日之盛則侯與君之有造于士也大矣古者政教同原故官之爲令教之爲師所謂德行道藝皆政比閭族黨皆教也侯方以教養斯民爲已任而君近且報政擢尹黔之安化矣夫儒與吏無異道也當其爲師也典學與行淑斯人于三物六行之內則其爲令也遂其生復其性使窮荒深箐之氓去其頑獷以若于仁義固有不外此而他求者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教養之澤

又豈止姑箴一方已哉余忝隣封喜侯倡率之誠若任事之力諸生邑人贊襄輸助之義于尊師重道造育人才均有賴焉因書此報之後人從事于斯當亦有觀感而興起者矣侯諱鐸河南嵩縣人戊子舉人君諱夔浙江山陰人甲午舉人

墓誌銘

富順知縣劬菴余公墓志銘

里中劬菴余公舉進士宰一邑明末歸里杜門者三十五年康熙丁巳春余來京師過公爲別公年八十餘飲啖笑談若五十許人去秋馳訃通問則公捐館舍數月矣公子中恬輩與兒子引祺同筆硯屬余志墓余弗文誠不敢任顧老成凋謝吾黨所傷乃爲公志其大端焉按狀公姓余氏諱國禎字瑞人號劬菴邑西南儒洪里人祖志寵父登瀛皆隱德不仕公生而岐嶷六歲能屬對年十一補博士弟子時故總督

汪公喬年倡明易學公負笈往從獨得其祕自是文名藉甚試輒冠多士執經受易者戸常滿天啓甲子毛司馬開府三吳延公幕府公自授經論文外未嘗一言及公事司馬深重之崇禎改元詔郡國舉明經公以貢入南雍癸酉舉應天府鄉試受知於故相國蔣公德璟庚辰成進士復出漳州李學士紹賢之門兩公皆當時人望士類榮之明年授四川富順知縣富故巖邑豪强積胥相倚爲奸利公至抑豪猾清積逋招集流移吏不得上下其手壬午分校得知名士七人時張獻忠將窺蜀徵兵措餉民不得休息而夫

馬戶累民尤甚公多方軫恤郡守丁汝驥貽書曰愛惜貧民一念天地鬼神將憐之況人乎益公之治縣如此然冠義於疆民困日甚汪公殉難襄城公知時不可爲益無心仕進矣癸未入覲便道還里自後遂不復仕家居著書自適順治初縣大夫延公鄉飲賓公投牒謝曰某民也得安耕鑿於聖世足矣其敢干大禮絕跡公庭歲時一投刺而已今
天子命儒臣纂修明史博採山林文學之士與前代遺獻備史館誠得公數輩必能網羅故典以裨信史予方擬就公訪之而惜乎公已亡也生平澹泊勤苦

茹蔬食糲冠履敝盡不棄裋褐屢澣未嘗更跋踄道塗閒以一童自隨或以從大夫後諷者公笑而謝之性嗜學既老猶執卷向日影中日拈制義課諸子姪鬚矣曰使吾復應童子試寧不當芥拾青紫耶乙未冬益起常山開化礦邑境公爲所掠羈縶兩月餘得脫歸適屆六袠自是益齋心却世事然喜稱人善毛祥符際可方垂髫丞爲延譽子壻章進士振萼孫壻家明經姪儒林皆童年自擇人服其鑒諸子負才好學令徧交諸文士常以文謁余余遜謝公曰君方引掖後進奚辭焉辛亥之秋余以邑秕政厲民集同志條列利病得請蠲省脂膏二萬金公時年七十六矣與議亡倦容或勸之稍休公執余手曰吾老矣得君輩嘉惠閭里心樂之不疲也益相引重如此而今已矣公生萬曆丙申十二月卒康熙己未三月壽八十有四元配陳繼任繼陳皆前卒子四人中㤗增廣生娶余姊先伯父歲貢公女也前公一年卒中恬中忻中愼俱廩生女三人孫五人中恬等將以年月日葬公某所銘曰

緊誰幽宮曰前進士少爲文人壯爲循吏及其老也潛德不仕克儉克勤以明厥志考卜於斯山川所萃

宜爾子孫式承弗墜

文學王公墓志銘

康熙癸卯秋余與王君行健同舉于鄉將君以文名二十餘年矣顧屢困公車癸丑就廣文試第一已未來京師屬余爲文志其先太翁墓余適候 御試未遑頃濫竽史館念君之托久未能應且聞湯西崖史職也何敢以不文辭按狀翁諱一敬字長輿號霏山世居淳安東之富德源先世景清公以明經仕福州經歷數傳生鏜明萬曆元年恩選常以尚書提冠浙闈累于舉主僅得副浙有副榜自此始鏜生子四季曰良猷則翁父也翁生而穎悟從塾學一日成誦師

無能督過之兒時機警帥羣兒戲輒雄其儕輩十歲即習爲制舉之文時里中聯文社四方士雲集翁以童髫與焉同里方公應宿器重之語于弟曰毋以王郎爲少爲鄉闈先必此子也以女妻之丙午補博士弟子與闈試已酉秋再赴棘闈同舍生皆攻苦不輟翁微粲曰何自苦乃爾耶日走問水亭日送諸湖舫晚則復逆之衆更相責讓勿聽也入闈疾作成首藝後即力疾勉構同考余公懋孳得之擊節稱賞至次藝啟筆嘆曰何遽草草若是不知其病固不能支也翁歸深自咎悔研心經史自是試輒冠軍益心喜自

負囊錐穎脫直且暮遇之乃迪赴七闈皆無復向日之知感慨悲涼神傷骨瘁比再丁內艱而病已入膏肓矣甲戌冬忽斷葷酒乙亥正月卒生平讀書觀大意書法祖黃魯直祕不欲示人好蓄書家藏萬餘卷從未一加丹鉛若手未觸者詢之故娓娓成誦也性嗜酒然未嘗有酒失既益沉湎卒以是得疾人謂之酒化益無聊不平之感皆托之於酒不能去則以身殉之吁可慨也已翁生云云行健以康熙戊午九月葬翁及方孺人于荷坪上乃泚筆爲之銘銘曰

繄雄於文抑豪於酒與天爲徒數奇弗偶荷坪之山

貞珉是守觴斯詠斯以昌厥後

文林郎遂安縣知縣悔菴周君墓志銘

康熙已未冬太平周君筮仕得吾邑君夙具文行爲先叔侍講公所取士而其先從曾祖少峯公爲邑宰以循卓稱入至今尸祝之余既喜梓里得賢令君少峯公之澤將再見而適門世好得相與以有成也出都之日執手丁寧爲鄉閭計甚至君亦不以爲嫌卒聽而力行之民欣欣有起色乃兒子書來則君奄然逝矣嗟乎天哉何奪君之速也嗣君蜎貽書屬余志墓余方哀君之亡且爲邑人慟安容辭按狀君諱先啓字旭上號悔菴世籍寧國之太平曾祖洛泉公懌

舉明經有學行懌弟恭簡公怡嘉靖間進士歷官太常卿直諫名天下並以理學祀鄉賢少峯公恪則邑所傳隆慶中賢令今祀名宦者也君少承家學十歲應童子試輙冠其儕輩家貧不能延師課教諸弟皆以文章名父寢疾爲文祀竈願以身代及卒哀毀丧葬悉如禮自以家世理學益刻意砥行與人言無虛浮人有一善咨嗟賛成之族嫂孫早孀守節時時分館穀爲膏給叔祖文學公可宗從父孝廉公萬年皆以理學重里中力請崇祀邑大令將額外丈田又數起冤獄君作詩諷諭至投牒爭之事竟寢順治丁酉

舉於鄉時南闈頗多蜚語
章皇帝悉召諸貢士覆試午門擢今宮允吳公珂鳴第一賜進士君名第四明年再覆試又高等顧屢赴春官不第已未十二月始授遂安知縣君歎曰吾雖終斬一第然少峯公遺愛之邦而侍講先生故里也不負先德以不負吾師其在斯乎明日余往訪之舉邑中民情風俗及年來困苦狀君太息久之盖邑民淳事簡稱易治前令數輩以酷虐濟貪墨正賦外計畝橫索民不能堪至粥妻子田廬猶不足嘗徵實上控復致而斃之悉怒不敢言康熙辛亥令量移去余

與父老子弟列其實於督撫諸公悉罷諸苛政寘蠹胥劣衿於法刻石永禁復爲均輸之議稍資公用既不病官又不困民歲省二萬金一二年間皆得取婦完廬舍兵興以來余避亂錢塘諸蠹役稍稍進繼爲令者不能遵行議者謂良法美意將蕩然盡矣至是余悉以告君且曰刱革難遵行易君第爲其易者君謝而許之下車訪求少峯公遺跡舉余所陳請勒石者悉加歩飭杜苞苴革火耗裁季里平官價服郎優禮寒士斥假命訛詐者九輩時兩富室爭訟或有以暮夜請者君怒曰吾豬此爲丧具耶其人慚悚一囚

恣意株連人人惴恐君懲在官數人餘悉不問嘗諭諸子曰遂民淳卽完賦一事可驗古稱糧無聲徵吾不動鞭朴而爭輸恐後他日當踵謝以彰厚道葢君之治遂與遂人之所以待君者如此君始病人恐失君群禱城隍之神或各禱於其社歿後持服哀慟罷市者數日議祀君名宦數十年來令之得民心前此未有也君素豪飲無疾病以前令逋帑金營脫去當事責君代償久不能應隸呵辱之恚憤成疾易簀前三日夢天門山嶺牛洞僧招之曰來來已復促之曰去去君賦來去歌六首作書別紳士輿曰吾家世埋

學惟賢越是懼今日庶無媿少峯公乎生平和易簡朴動以古人爲法使稍假以年其施及遂人嘗不減少峯公乃向之闒茸去職者皆得優游歲月而君獨不永其年且詬辱於下隸以死嗚呼可哀也巳君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有八配汪氏　敕封孺人子二長媢生員娶黃氏次元臣業儒娶譚氏孫一弘樞媢等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某所銘曰

大小馮君治有譜誰承厥先歆豆俎懿哉周君民父母考卜於斯永今古

歲貢逸菴王君墓志銘

戊午秋余分校京闈得內丘王生慎修卷精思雋永望而知爲才士已慎修來謁得悉其家世尊人逸菴君積學砥行爲鄉閭所推慎修文行卓卓受于庭訓爲多歲癸亥余奉　命典試蜀中明年還　朝則君已歿矣慎修奉所爲狀請余曰慎修不孝方冀專精舊業以報吾親詎意志未遂而親竟不及待也麗牲片石惟先生一言命之余病甚然知君久爲容辭按狀君諱爾祿字被甫晚號逸菴世籍洪洞明初徙居內丘始祖諱聚良傳七世至邑庠君維垣生三子長

郡庠生諫卽君父君性醇厚事父母最孝謹弱冠補博士弟子敦尚朴素步趨不茍人多以遠大期之壻邑人喬還一講學西園君負笈從遊質疑問難與喬劍州文衣爲詩酒交明末河北大旱盜蠭起君爲盜所執神色自如叅將土某救之始得免爲再生錄志其事自是流離患難日肆力經史順治乙酉餼于庠壬子以歲薦　廷試高等入成均不復求仕喜讀騷選漢魏初盛唐詩沉酣其中手錄成册尤嗜陶靖節詩花晨月夕輒發爲吟咏不輕以示人人亦罕知者又以詩近浮華攻濂洛關閩諸書窮究旨要慎修勞

有時譽作名箴以戒之生平敦尚孝友祖塋古栢盤
蔭族老謀伐之爲利君垂涕勸諭至橫逆相加絶不
與較著留栢行以志感家雖貧顧好施予人有窘迫
或遠遊者薪米饋遺無不周然未嘗有德色戊午慎
修捷賢書君諭之曰賴祖宗積行得小成名須以謙
抑居之己未壬戌兩罷春官則又諭之曰非世無識
者學未到耳中實無主而喜談風氣學者之大患也
里中圓津菴丘壑亭池爲一方之勝君築園菴畔雜
植松竹花木登臨嘯詠悠然自得與舊時老友爲讌
會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癸亥疾君壽七十自題一

律有但求子姓存忠孝世篤淳良莫爾違句頗似訣
子孫語未幾果病尋卒君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
享年七十子一卽慎修壬子拔貢戊午舉人娶龔氏
孫二長岷次嶍慎修以某年月日葬君某所銘曰
文高河朔名在成均斂德不仕以全其眞黽勉堂構
易哉後人宜爾子孫琢此貞珉

經孺人墓志銘 代

壬午歲余受知于宮諭濟寧楊先生踰兩年爲崇禎
甲申先生棄家放浪江淮吳越間甚岑寂也已婚維
揚經孺人始相依爲晨夕孺人生幼子通佺先生尋
卒氷蘖撫孤越三十年比佺成立有妻子而孺人奄
然逝矣今年冬佺緘母孺人狀屬余志余于先生之
歿旣不獲侍疾治喪而又念孺人相夫課子不克從
先生同穴也哀孺人實以悲先生而又安忍志孺人
墓顧先生與孺人已千古矣南北異所使後世負然
不知所由始是重傷先生心也雖不文何容辭按狀

孺人姓經氏揚州人父小溪公豪爽善談今古奇節
事孺人髫時聽之卽嘆美不置口幼善病寄育外氏
家每念父母寢食俱廢兄早卒姊又遠嫁孺人孝事
二親母寢疾躬侍藥餌數年勿倦方申酉間先生去
家南游其客維揚也幽憂成疾卽舍無伺起居奉湯
藥者揚州守任君民育與先生同鄉舉聞經氏女賢
捐俸代聘孺人始侍先生于流離中時江左萑苻竊
發先生攜孺人往來嘉禾武水間風雨播遷饔飧弗
繼恬如也已卜居毘陵方塋里先生坐臥一小樓爲
詩歌自遣或沽酒豪飲醉則忼慨悲歌北望號泣

數行下孺人委曲解喻丙戌子佺生先生以孺人既有子益放情詩酒遂致危疾孺人侍牀笫不解帶交睫者數月先生竟不起府佺甫三歲孺人欲以身殉遺命善撫孤抑情中止當先生易簀府屬長子通暋會葬毘陵令經氏毋子守墓孺人卜吉巳奉安窀里元配孔孺人偕諸子自山左來謂先塋在故土而先生獨南厝于理未安遂遷柩以北佺幼姑留南以俟他日葢自是而孺人責愈重矣負郭膏田僅足自給內撫孤兒外支門戶有人所難堪者佺出就外傳孺人延師擇友每文期聞師許可輒欣然喜稍未當恹

然不樂初未嘗煦煦姑息也毋病卒棺衾之費悉爲措置小溪公殁買山合葬其孫某家貧失怙撫之如已子人謂善體親心焉先生喪旣北歸卽寓側爲衣冠墓歲時享祀悉如生時其進爵必以序徹饌務綏日遺言在耳奈何盡歡生前祭則草草畢事盖每事知大體如此乙卯歲過故里拜祖壠及先生墓南旋未幾遂卒生平勤儉飯心佛法其從先生于患難茹苦食辛不減鹿門偕隱甫生子而先生殁今且三十二載憂勞憔悴苦節以終眞無愧先生矣先生楊姓諱士聰字非聞號凫岫濟寧人辛未進士官至左諭德孺人生年月日卒年月日將葬武進縣之[illegible]鄉余忝先生知遇謹次其大概俾子孫各知所始且使江以南知先生流離患難時相與周旋者有繼孺人也銘曰

辭家殉國傷哉孤臣毋共荼苦撫孤食貧南北異室懿行勿泯維節成忠以昜後人

祭文

祭先師長子令余公文

順治十有七年秋七月癸酉先師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知縣屺洪余先生卒於寢受業諸生各爲位北向哭八月丁未祭告先生之靈曰嗚呼天何奪吾師之速也世之永其年大其用富壽安享者比比矣先生無缺德所報曾勿逮焉是天之錘先生特與酬先生則甚薄也嗚呼先生弟子何心能不悲哉先大父之識先生也見其文重其人謂端重有體殆莊人正士於是延之家塾俾某兄弟叔姪受業焉朔望輒過論

經史時時爲先生點評文藝蓋待先生如此敬且篤也先生律已以正訓諸生亦最嚴因其材誘進之不率者罰後先負笈麕集蓋自辛未迄甲申館寒門十四年追隨杖履最久而胡叟杖云亡不及親諸子樹立也嗚呼悲哉先生雖生望族而家世寒素又不能治生授經外一燈一研而已修脯之入以奉母夫人給諸季大父所以重先生而太息也先生文至高試輒前諸生顧不得一餼廩似小得失亦有鬼神憑之丁亥春始首擢貢成均都人士爭師事之謁選得晉之長子夫長子巖邑也太行脊背河朔襟喉比年來闖稍戢矣先生爲政寬嚴謹恕各以其道蓋德行文章治縣不異擁皐比耳提面命也顧以冠豫躪邑無端代僵里旋之日行李蕭然或意澤潞天下奧區先生卽不妄取何一貧至此然而發先生之篋僅簑數襲無長物也易簀之夕幾不能殮則先生眞貧矣嗚呼慟哉先生年過五十尚未有嗣甲申戊戌先後舉二子今之虫虫九月兒者先生一綫也尚平之願自謂難期豈意盤之會遂不及見邪慟乎悲矣雖然先生幸有子矣未掩一抔之土寧忘六尺之孤他時讀父書廣宗祏惟先生歆相之某等幼親函丈長立

春風遠慙姚泓之侍疾近愧黃幹之治喪然而鏤心刻臆神愴骨悲白日可寒息壤不改必不以幽明遐隔負吾夫子也生芻一束其颯然鑒之乎

祭鄒武張太守文 代

嗚呼古今忠臣烈士捐軀殉國者多矣千百年後撫時感事莫不咨嗟慷慨想見其爲人況闔門盡瘁如公者哉公名家子尊人忠勤公啓土兩浙勳德重閩越間公雖起世廕倜儻不羣自牧三州倅杭郡以至守鄒武殊才壯志未嘗須臾忘家國也嗚呼乃竟以一死畢生平哉方閩藩搆逆公義不屈辱不得已爲董承王允之謀事機未遂身死變門六子二媳同日就殞嗟乎倡亂以來貪生附逆者比比矣卽不然忍恥間關亦得苟延旦夕公獨駢首白刃而不辭子殉

父婦殉夫僕殉主昔劉仁贍一門盡節方遜志九族受誅以公較之爲何如哉夫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公固不肯辱家聲而負 簡任也嗚呼難矣今天厭禍亂歸骨長安

天子褒慰忠魂慭綸且旦暮下夫易州公遺愛地也風蕭蕭兮易水寒其將率隹兒隹婦往來昭王臺畔乎白楊衰草薤露輿歌公氣作山河固有所不欲聞矣然則贍拜九丧歸來萬里奠而不能不哀者某等私情也其颯然鑒之

祭餘杭嚴先生文 同葉元禮舒崇

嗚呼先生往矣悠悠斯世豈復有憐才好士如先生者哉葢先生總東南之秀自舉進士以至領度支文章道義天下模楷而稱道之聞訃之日僚屬涕洟士奔走覗舍斂哀辭誄章充溢棟宇生榮死哀卿大夫得此於人益寡矣亦何俟兩生之言謂足告先生於地下惟是先生憐才好士根於至性寒士覗爲依歸文人奉爲表率卽一技一能之長亦無不咨嗟獎引通其有無恤其窮乏葢至歿無餘貲而先生之憐才好士槩可見矣象瑛舒崇幸同鄉國其文章知遇非

有要結之私拳援之藉也舒崇弱冠爲詩文先生謬加稱許今且廿餘年矣象瑛雖誼屬通門然間關流離未能至見丰采去年秋先生歸自通州始以文上謁又未得見十月六日先生讌集諸名士舒崇先在坐問慰曲至象瑛入先生降階執手且曰頻年聞君名今乃得相識然讀君詩文葢已久矣當府座客無不驚歎謂先生之遇兩生如此其厚也今年春

天子雅意右文思得博學鴻辭之士備顧問 命公卿各舉所知先生聞之加額曰盛典也吾雖病敢無以應已語所親曰吾所知無踰方葉二子者會舒崇

謬爲政府諸公論薦例不得更列於是首以彝瑛入
告而寧都魏禧秀水朱彝尊次焉彝瑛謁謝執弟子
禮先生笑不受曰吾輩文章契合何用此舒崇聞之
亦感歎不能已嗚呼先生之於兩生非有獨厚也一
則薦之而輟於例一則亟稱之以聞於　朝是豈尋
常聲氣之感哉此無所求彼無所私其知我一也夫
人自授經以後所爲感恩知己者惟兩闈主司糊名
易書主司未知其人而取之　大廷廣衆先生知其
人而擧之嗚呼先生誰謂拜疏四閱月遂一病而遽
殞哉昔者歐陽文忠公以奬進天下士爲己任曾鞏

名未立爲之延譽蘇洵來京師上其著述於朝至今
以爲盛事彝瑛舒崇雖不敢望子固明允然先生今
之歐陽也其所以待天下者無非憐才好士之誠而
其於兩生也亦卽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頋嘗讀子
瞻祭歐公文述其父子因緣出入之感而終之曰上
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然則先生歿而高山流水
不忍復聞私心誠不容已先生沒而憐才好士之誠
不可復見於當世其爲天下慟可勝言哉

祭香河令姜太翁文

嗚呼太翁與吾家締好五世矣自壽寧公于昆季有
授字之歡先相國曁京卿公復同朝相善婚姻之好
肇擧之交知翁者莫若予也嗚呼竟長往哉方京卿
公之盛也譚姜公政績無不知翩翩佳公子者蓋翁
家邁不羈周親隣悉貧乏諸父昆弟咸析產以贈其
慷慨好義眞覺世無難事比年來亦中落矣而豪邁
不羈者如故夫十畝之園亭甫石之巖壑樽酒圍棋
家無儲粟不稍顧益篤友于課孫子君家樂事也嗚
呼乃竟長往哉生平于書無不窺旁通岐黃靑烏之

學益積學者四十年始以明經宰香河人謂翁慷慨
尚義是宜親民然豪邁不羈非所以服官也無何果
以桃淺爲民左遷被丞矣佐被之明年署篆卽墨又
以供餽驛騷爲民代辦而罷官矣夫爲民罷官較肥
囊奪職者何啻星壤然而行李蕭條三年羈旅捐館
之日藉紳士以殮嗚呼豪邁不羈之效固至此耶方
從者之歸也翁年逾七十蠅頭細書勉子孫以讀書
作文之道且曰家庭寒酸況味不必相聞夫較奕忘
倦曠矣鳴琴之際得毋廢事乎政務興除心勞圖繪
勤矣貸官鏹以恧民得毋便于民戾于官乎監司諒

其心紳士樂其義何僕游歲月訖無成緒乎几皆癸
邁不羈之所爲翁之傳以此翁之累亦以此在翁固
有不樂聞也嗚呼老成凋謝行道咨嗟予家封檢討
君殁于戊申明經文學兩贈公連喪于秋夏使翁而
在惋惜當必更切乃愴然又復來告意予兩氏適當
阨數乎抑與貤贈諸老猶能聚首夜臺也試思歲時
伏臘兩姓子孫無日不會今且環經談心壘哀相對
傷心慘目何以爲情蓋不待旅櫬歸來而涔涔然泣
下矣翁豪邁不羈毋乃笑其未達也哉

祭先考府君文

慟哉吾父之逝也不孝少失所恃痛心慘怛十八年
矣猶堪自慰者我父幸康健耳豈意今日亦長往哉
我父仁厚和易當大父闇學公之盛也未嘗以貴介
加人及不孝叨捷南宮亦澹然不異平素庭闈之孝
謹昆弟之友愛蓋性而有之香河令姜先生嘗言方
仲君無媿真孝友嗚呼劣材薄德安享遐年者比比
矣誰謂我父遽長往哉夫期頤壽耇古今所難若甲
子一週人生常有耳我父稍延半載則六十矣喪母
氏於墓門悅高堂以祿養誠分內事嗚呼我父何不
能待而遽逝也不孝自計偕來出入必告建寧之役
父所命也拜書省候知起居故亡恙卽遙望故鄉亦
謂我父圜亭避暑把酒臨風與二三知己痛飲如常
耳詎意病未浹旬奄棄諸孤三月睽違遂結無窮之
永憾千里奔馳兼程匍匐未盡養生之義復乖送死
之經名教罪人尚何以自解然猶苟延視息者未了
之事方身任之不敢以苫塊餘生重獲辠於九京耳
嗚呼慟哉雖然我父承節孝之遺徽紹壽寧闇學之
家教貧匊族戚藹然相親卽賈豎田夫亦樽酒歡呼
樂而忘返仁厚和易真有人不能及者易簀之日環

侍幾數百人奠祭者盈道路里鄰號慟行道嗟呑此
豈不孝能使之然哉邈音容其已杳奉色笑以無從
誠不禁涕之零而辭之亂也嗚呼悲哉

丁未告先母吳孺人文

嗚呼我母不孝何不幸不獲承我母於百年也然不
孝復何幸猶得藉一第之榮告我母於今日也蓋我
母之生也鍾比部之庭作相門之婦蕭凡習詩書孝
尊章睦娣姒儉以持家勤以殖產皆我母所素優何
敢侈陳且諛墓之辭非我母所以期子者亦非不孝
今日告母之意惟是遺音在耳常此承恩省覲之際
實有痛心酸鼻不忍思不能忘者九原想亦心悲況
不孝哉我母享春秋纔四十三年耳一妹早殤終鮮
兄弟不孝束髮爲文章母氏教之雖慈母實嚴師也

當我母易簀之夕舅父吳封翁同侍疾呼不孝命之
曰吾生平無所恨所不能瞑目者未覩汝成名及見
孫耳嗚呼十五年來何敢一日忘此言哉今舉孫且
三人矣我母而在其爲喜慰何如邪生不識含飴之
母不孝於此眞不覺涔涔然泣下也廿年攻苦燈牕
寒暑未嘗間乃屢舉被放己卯幸捷賢書或少慰地
下矣然追思遺命不欲以此自竟也今年春賴我母
之靈兩試春官叨登一第榜發之日拊心增慟倘我
母而在母復何恨不孝亦何恨然而已矣生不獲榮
我母於當年歿乃報我母於千古豚肩在俎母勿發

也旨酒在列毋勿廿也雖焚黃表墓尚俟他日試思辨香一瓣楮錢一陌人子榮親遂止於此卽三台九列何若以舞綵代爇膏哉嗚呼慟矣雖然我母不可作矣使不孝終老章句何以慰我父卽何以報我母今之不負所望也或者含笑九京乎音容旣邈恩懿範以無從顧復難忘感　國恩而愈切我母有靈願言歆格

告亡室吳孺人文

嗚呼孺人汝死耶汝年甫及艾未宜死也婚娶未畢吾雖官禁近未獲邀　恩綸及汝汝未可死也生平拙守一編閫內外事無大小汝經畫之吾不問亦不知也汝不可死也常時參藥不去口入都以來益憂勞成疾然精神不減吾固慮其死猶謂其或不卽死也汝病始去冬至正月而甚三月又甚爾時垂死而得不死吾意汝幸不死當不死矣四月中强起視中饋饔賓客吾喜之然不晒不飲食吾又憂之誠慮其死而不虞其遂死也汝素卞急多疑慮吾數勸汝非養生却病計甚常憂其死不謂其竟死也去年九月大兒三兒歸汝未病今年四月次兒就婚於汴汝病稍間矣吾見汝病亟馳書召之方謂諸兒至送汝故鄉飲食居處差如意或不死耳不謂汝竟不及待而死也吾登堂而茫然入室而闃然嗚呼竟死矣孤燈熒熒不見汝形也殘更漠漠不聞汝聲也汝夫號於庭汝不知也汝孫啼於側汝不聞也兒子觸暑來奔汝不見也焚黃或有日乎汝不能親也吾雞鳴而朝晨而答客晡而歸饑飽寒暖汝不顧也衣垢不得潔襪敝不得更病呼藥渴呼茗汝不念也汝好儉棺殮

之費裒裳之費南歸舟轝之費聚而謀稱貸而舉事汝不惜也汝好勤瓶粟之有無僮婢之勤惰賓朋往來殽核豆觴之美惡汝不察也嗚呼慟哉幸叨一命齒半百年三子二孫在汝似可無憾然獨不念我髮鬓絲絲膚消骨立乎吾自汝丧一病不能起者兩旬又念職守所繫二親尚厝淺土十年逋負纍纍子孫雖不忍效莊生鼓盆而歌亦不敢同奉倩神傷身隨竝殞然一官寂寞萬慮業心逝者已矣吾又何能久恃哉猶憶三月之望汝病劇遺命諸子乃勸吾爲歸田計或有見於仕路險巇吾疎嬾寡交不欲久宦乎吾方謂汝病瘥早竣史事當偕老健松齋側嗚呼已矣既不克慰汝生前詎忍忘汝言歿後吾益將歸矣今日者冤鬼何依故鄉堪念汝病中常言呼號痛楚得早歸爲幸今歸矣其幸耶抑尚有不能忘者在耶

嗚呼痛哉

誄

按察使博平王先生誄 代

瑯琊之山玉樹崢嶸奇姿慧質藉藉公卿謂此傑特詎獵華名嗚呼夫子鄒魯之楨在山游儀攢斂胄萌篝燈永夜斷續書聲爰格所司分貸孤惸嗚呼夫子小試生平刻意砥行澹泊無營無父何怙霜露哀鳴母也天只色養將迎嗚呼夫子惟孝性成友恭之德渺矣羌眩誰篤天顯惓彼脊令割腴授室時靡有爭嗚呼夫子宜弟宜兄爰以令德呦呦鹿苹　彤階奏對民牧誕膺分符上黨政教乃興嗚呼夫子茂宰神明興學舉祀人識水衡綍關校士奕奕羣英伊余小子桃李分榮嗚呼夫子莪樸斯賡循良既奏武庫論兵燧熸東海六師徂征誰佐勝算樽俎不驚嗚呼夫子展也師貞嘉乃丕績視學西行門無竿牘先民是程開軒講藝文獻以徵嗚呼夫子模楷攸憑載遁鄱政江袠澄清埋輪叱馭騎置敢攖車書南北悠悠旆旌嗚呼夫子不隨不矜地大獄繁株連蔓縈俾掌邦禁平反重輕勿慫於律孰濫於刑嗚呼夫子獄無究抵有孚惠德邱死賙刎絺衣可贈麥舟屢停維師司冦錫之箴銘嗚呼夫子執德彌精臣心似水屣眎聲

纓巒章洊貢荻水陳情言返初服于彼郊坰嗚呼夫
子忠孝乃并林棲十載篤我宗祊蘉正祭典以蕆籩
鉶粲輝　孔璧秩秩頖楹嗚呼夫子吾道干城晨昏
戢豫介爾兕觥槐庭訓子圖史森盈斑斕綵舞鼓瑟
吹笙嗚呼夫子淑氣充庭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弁山
崒嵂狐水澄淥持螯呼白四韻俱呈嗚呼夫子樂且
方亨胡然控鶴王母西乘餞我履石寒食杯羹以身
殉母依依九京嗚呼夫子薤露悲零鄉摧月旦　朝
隕德星鵬來弔賈鶴去哀丁不慭一老天路沉冥嗚
呼夫子矧茲諸生緊某弁鄙立雪高閎星霜三紀眶

眶儀型執喪貢幹侍藥姚泓嗚呼夫子縹緲揚亭山
頹木壞遺澤未更青緗世業孫子雲仍益昌厥後以
莫不增嗚呼夫子奚問殤彭山廻洙岱水望滄溟心
喪伊始執紼未能生芻在望載告雲軿嗚呼夫子庶
鑒斯誠

亡友姜仲君誄并序

仲君死七年矣丁巳冬余在京師婁君來索余文
覺而與之蓋君遺命屬余爲像贊冠亂未遑也君
諱如蘭字芬若一字中林文行卓卓庠序間年五
十齎志以死憶庚子科試凡稍能文者皆前列余
與君獨不錄快快西歸比再至會城則八月六日
矣直指校被黜士四千餘會大雨余與君懷鉛槧
首承几机以入辰至未各奏五義椨發復不錄余
伉慨悲歌君倚而和之同人皆歎息有泣下者君
嘗曰吾一息尚存終當俯拾青紫余壯其言癸卯

余濫與賢書君又被黜嗚呼豈意其遽死耶君雖
生世冑家值中落一年內哭父哭季弟遂病不起
遺像宛然如生也同學中余兩人交最深今縹緲
數千里來見婁意知君莫若余冥冥中固有不能
自已者因雪涕而誄之并題其像誄曰

伊何人哉淵源渭水大理之孫香河之子秀毆高嚮
清修自喜嗟嗟仲君誰云粃綺鸞座解頤持螯酌兕
晉法歐陽文章壁史抗志千秋寧論青紫嗟嗟仲君
卿才倍蓰茁軋奇文早冠多士少作自憐引驥竟輒
草堂十年硯穿筆禿嗟嗟仲君將焉用彼語石之盟

今踰二紀選石峯前烹泉竹裹君頎若揉纖毫淸遠
嗟嗟仲君誰倡厥始王謝門高悄爲中北婦歎叅星
兒啼傲屣典裘粥廬貧且爲累嗟嗟仲君伊于胡底
庚子夏秋文衡靡靡片長亦登惟吾與爾憔悴江河
風雨寸晷嗟嗟仲君兩生奚恃中夜悲歌言猶在耳
謂吾舌存壯心未已八舉數奇歲月迅駛嗟嗟仲君
侘傺以死余與爾交諸君莫比竝研合燈甘苦共倚
爾病膏肓我登糠粃嗟嗟仲君胡然終否對君遺容
儼其贍視誰寫爾生宛如彼美顧茲章縫是君所恥
嗟嗟仲君乃遂止此拜君幽宮式君靈几白楊蕭蕭

溪流瀰瀰而父而季相從蒿里嗟嗟仲君瞻望母氏
撫君遺孤三珠鼎峙克讀父書以供禋祀爾志未竟
將毋在是嗟嗟仲君悲深甘旨傳君遺言爾行余誄
余實神悲胡能唯唯傷哉彌留念余知已嗟嗟仲君
寧忘爾指自君之殂辛壬迄癸憫余棘人旋罹冦殿
未章爾行閒關轉徙嗟嗟仲君疚心江汜越今七載
薄遊燕市朔雪南雲迢迢桑梓寬來楓青呼余使起
噫嗟仲君音容尚邇生死交情吾黨所矢負爾九京
俾爾至止抆淚含哀爲君魂礧嗟嗟仲君人琴亡矣

健松齋集卷之十六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辯

客星辯

世皆以嚴子陵爲客星其說始于光武故人共臥一
語而不知帝一時之戲言未可信以爲實也按客星
有五曰周伯主喪曰老子主饑曰王蓬絮主兵曰國
星主疾曰温星主暴骸其象皆最凶子陵高尚乃有
此不祥之應乎且客星之見多矣卽漢世考之明帝
順帝時三見章帝一見靈帝再見和帝且五見其占

或兵或喪多不吉晉劉聰時客星入紫薇太史康相
以爲非常之變聰遂滅亡其不得以子陵當之明矣
卽謂帝言爲真建武三十一年十月有客星隊二尺
許西南行明年二月至輿鬼東北而滅凡見百十有
二日輿鬼尸星客星居之越二年帝崩是光武之世
已再見矣升遐大故豈亦子陵所致乎意當時別有
所驗太史未敢明言帝方優禮故人卽以客星歸之
而不知其誤乃至此也自帝之言出一時傳會至謂
光與帝爲友帝登祚忘之光慾太史言天上客星偎
帝帝曰非朕故人嚴子陵乎遠命徵之夜共臥光以

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侵御座光縮足客星即退其說益荒唐鄙俚不可信蓋子陵之受誣于客星甚矣獨中興天文志載客星有三一曰老子即李耳古德行老壽之人二曰國星國星者國皇也不知何國人三曰溫星溫其姓亦操行不仕三人之精皆爲客星其說小異或者子陵之所應其即此耶然吾聞京房繫獄謂周敞曰吾死後四十日客星必入市即吾無辜之驗又海濱人乘槎至河渚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牽牛夫京房之死爲客星似矣乘槎人未死而亦爲客星則客星之爲客星且無定據

矣可以不祥之占加子陵哉傳曰天子無戲言光武一時偶言之固未嘗于天人之故也

商文毅傳奇辯

客有觀演三元劇者歸而問余曰商公妾媵子父早卒嫡母秦斷機教之信乎余曰不然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按淳安志及商氏家乘宋時西夏都知兵馬使商瑗入朝賜田里淳之芝山公祖徵中妣胡氏父仲瑄妣解氏無所謂秦雪梅也其庶出早孤亦不見於志傳但俗傳奇不知創自何人相傳王守溪鏊鄉會掄元廷對擬第一商公嫌科名埒己以人貌不及謝遷沮之抑居次守溪憾作此誣之嗟乎何其誣先賢也夫兩公何如人哉文毅不媿科名先後在政府

陳進賢納諫數十事文恪弘文大飾僉稱賢相信如所言則商公猜忌之尤而王公修郄報復皆不得爲大臣矣文毅能使鏊不爲三元數十百年後有馮京王曾者輩出能盡沮之乎故文毅之賢必不因一第之私蔽賢以自異文恪知命守道亦必不爲誕漫無稽之辭重誣先達即謂傳奇果出守溪素菴果妾媵所生夫古今名臣起于屠釣卒伍者多矣母雖微賤亦何損於文毅且賢母矢節教子不且於文毅有光哉誣之適以美之文恪亦何樂爲此大抵傳奇取快耳目其間忠孝節義亦自慷慨動人若傳訛附影如

琵琶會眞之屬類多失實況名公鉅卿言動關乎名教乃竟以臆說誣之傳之既久羣信以爲眞而不可復辨其惑世可勝言哉余故辨之且以戒傳奇小說之肆言無忌者

說

石梁說

同年鄭君元獎筮仕鄭之長葛令行有日矣出其少作石梁賦示予且曰吾將以爲號夫古者有字無號號始於宋濫觴於明迹所由來或以地或以人或自寓自勉匪是無取也浸假而菴而齋而峯而亭軒而林泉溪山松雲竹月比比矣浸假爲愛爲仰爲繼爲肖又比比矣不必有其故而若不可無其稱識者笑之元獎不襲是數者而顧有取於石梁倘亦隨時而不屑於俗尚者乎吾聞石梁在括蒼南明山連蜷彌

亙若虹挂其視天台石梁雖細大不倫然元獎家於此固仙侶所往來而高人逸士所憩息者也今既出而從政矣嵩岳之崔嵬黃河之浩淼何地不可自命亦奚必惓惓兹丘壑哉元獎固曰吾一行作吏晨昏缺焉然意未嘗須臾忘桑梓也幸而政成歸老流泉潤石間吾其慰矣然則樂操土風實有不能忘焉者石梁所以志也如必因俗尚以爲好比比者奚爲乎元獎曰屏而去之毋汚吾石梁

艮山說

方子乞假南歸舟中更號艮山客曰艮止也先生殆無意用世乎方子曰嘻非獨身止也心亦止焉夫人之營營嗜進者由不能止耳充富貴利達之心公孤九列齒豁頭童孰肯舍而去焉者吾山中鄙儒也幸竊科名復邀薦辟七年侍從書生得此巳幸矣適可而止鐘鳴漏盡奚爲乎且吾病怔忡三年餘矣向者銳意前史不間晨夕稿成而病作則不善息之效也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吾之思出位多矣事未至而皇然已往而猶不能釋中宵不寐九州之廣千古之遝日用事物之細千變萬幻雜然並至於吾心心愈傷而病愈甚吾將凝神息氣以靜之而未能也故求之於艮毋勞我身毋搖我心以永餘年不亦可乎客曰善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時艮之道也稱艮山先生請自此始

倦鳥說

歸去來辭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以知還可謂善言鳥矣當夫鳥之飛也翻然翀舉翱翔風雲摶扶搖而上者不知其何所止也久之而神勞則倦矣又久之而力憊則益倦矣于此而不思還弋繳伺之虞羅及之欲息翼於中林其可得乎此非不能還也不知也知之則鴻飛冥冥豈待毛羽摧殘而始倦哉易曰知幾其神乎是知也所謂知其所止者也知其所止夫鳥固有然者矣

神痘說

江楚間多種神痘相傳昔有道士憫痘症殺人禮鬪眉山四十九日夢授某童子仙苗翌日痘出以其痂爲屑吹鼻兒鼻中七日壯熱十四日瘳復取痂厚潤者爲苗遞相傳種百無一失江右人使之以爲常康熙丙午豐城王翁以其術遊吾邑人始聞而疑之繼而信之久乃大服或問於余曰神痘有之乎予曰有之然傳染之恒理而非有異術也蓋痘稟胎毒蘊於五臟感天行之氣而發然或傷於食飲或觸風寒臟病而順逆分庸醫不審表裏虛實之宜所以難也神

痘施於無病之先調於將病之日寧有失乎今人患痘幸痊相與襲其衣分啜其糜粥皆得傳染無恙亦猶是也然則何以神名也曰人情無不愛其子然以人治或未敢信以神治則爭敬奉之所謂神道設教益以愚人之耳目不專藉結壇咒符水也其不藉方藥何也曰藥以治病無病焉用藥然治熱飲菉豆湯寒用椒鹽和飯擘生雞熨臍以引毒則亦醫之意也倘更發奈何曰神痘非出於臟則已今自五臟達於筋骨肌膚皮毛皆如期而發而愈且有瘢痕者矣吾家子弟皆以是得吉後痘症盛行悉無所患何虞更出乎或曰善於是邑人皆便神痘余既哀痘症殺人最慘而又嘆時醫昧乎施治之道使皆得是術而濟之豈復憂夭札哉故樂廣其說以告世之保赤子者蓋理有可信則亦信之於理而已

西陵五先生祀鄉賢說

西陵故有六先生汪魏美渢柴虎臣紹炳應嗣寅撝謙陳際叔廷會沈甸華昀孫宇台治皆學古行高安貧不仕汪柴兩先生余未及見四先生則寓杭時常相過從者也别來不十年亦先後奄逝追憶舊遊悽然傷之應先生殁前撫軍趙公特祀之鄉賢去年春諸生復議奉五先生從祀會公移鎮吳而今少司馬金公始至諸生慮不得當以屬予予爲具言之公欣然許諾於是五先生同日祀學宮禮成孫君孝楨沈君純中陳君調元詣予謝予遜不敢受盍崇祀鉅典

也古者鄉先生有德行教於民死則祭之瞽宗以爲樂祖非其人則不得與近日循爲具文於是高爵大官輙皆濫祀甚或卑微庸碌之輩齷齪無足比數其子孫宦達亦得儼然俎豆之間問學古行高安貧不仕如五先生者幾人乎國人請之諸大人先生成之所謂德行教於民者也使今之祀於鄉者皆如五先生瞽宗之祭葢無媿矣予雖不及交兩君然讀其文想見其爲人且於三先生交最深死生契濶方期不朽吾友敢言德乎適會其成而掠美以市恩非予所敢出也諸君曰善記予言而去

贊

許力臣黃門像贊

伊何人哉蕭然高致兀坐匡牀松陰滿地問所讀者何書乃冥心其靜寄童子何知抱琴適至茗白鐺淸泉流如駛吾知其丹扆獻替之餘固猶然東壁圖書之意方且自命千秋而豈徒以是樂其志

王孝廉右軍觀鵞圖贊

而度坦然擬東廂耶而致陶然倣流觴耶而皃翰墨師黃庭耶而工文藻序蘭亭耶以吾所見較吾所聞孰今孰古是祖是孫必用是皃皃者爲奚稱乎後昆

馬嘉州王父放馬圖贊

三吳任俠四海豪遊論詩擊劍志在千秋聽松濤之捲壑奇逸興於驊騮其壯也勳銘楚粵其老也託跡林丘今者既千古矣覩孫謀而思祖澤猶想見輕裘緩帶儒將之風流

琅邪鄭生像贊

公子翩翩風流儒雅志抗千秋交游天下既屣視乎紛營詎移情於盬谷聽山水之淸音恍素心其若寫月落梧桐庭軒蕭灑名花满前調高和寡是卽海上之仙人何必山中之隱者

柯生像贊

爾儒者流胡爲乎書囊爾地師學又胡爲乎結客任俠之忙忙君盖曰藝也何足成名吾寧簪冠裋褐以自藏玉麈在手奇書在旁遇石而坐會心若忘盖適志也而非以是韜其光

夏叟像贊

矍鑠是翁華顔皓首結客少年寸心杯酒既豪俠以知名復眞率而耐久當時諸公卿咸樂與爲友今者老矣克昌厥後玉樹庭堦皤然一叟問學道於何年乃拂麈其在手

題先母吳孺人像容

嗚呼此吾母也耶何其全不似我母也此非吾母也耶何以使我愾如聞僾如見也溯音容其已杳吾益意中有之夢中有之而曾不能傳諸筆也嗚呼畫工非我何能肖我母我非畫工又何能使我母畢肖哉慟乎悲矣

余太公像贊

誰振家聲惟孫代子誰裕後昆惟經與史承素有而弗居藐功名其若屣倜儻賢豪閒如翁者能幾我益覩遺貌之雍雍廣庭階之濟濟知其種德貽謀在此不在彼

內父吳贈公像贊

嗚呼此吾岳翁仲朗先生遺像也翁與先孺人同出比部公仁厚孝友恂恂若不勝衣而規範嚴整有古君子風奄棄且八載矣內兄弟持像屬題率附數言以志感慕

雲峯蒼蒼簪紳世美奕葉彌光篤生舅氏外樸中堅古之君子學著州庠行孚閭里至孝弗違友恭自矢旁綜軒岐利人若已用振家聲以昌佑啓鳳五齊飛蘭堦濟濟渺矣音容式瞻懿軌宜爾後人永綏繁祉

徐孝廉像贊

怪石虬松泉流齒齒茗白鐺淸圖書滿几靜氣冥心蕭然自喜伊何人歟南州高士

周明經像贊

嵺嶽手儀軒軒勁氣令之文人古之良士其砥行也修詩書敦孝友以克其家其應物也不亢不隨卽排難解紛而不懟于義固應摶扶天表試有用之才夫何懷瑾握瑜晩乃以明經畢其志我𥫗當潛蹤避亂之時見古君子忠難相成之意知天之報施在後人宜子孫世承之衍弓裘于弗墜

程錬師像贊

少學全眞清修自喜玉旁靈文鳴鐘叩齒是宜篠冠鶴氅抗志蓬閬之遊何乃衣帶垂纓接跡緇塵之市視道貌之雍容儼冠裳之濟濟乃知天上眞仙人間都紀其適性怡情固非寂寞窮山餌石餐霞之比

雜著

讀韓文

魏晉以降文競曼靡昌黎崛起為古文蘇子稱其起八代之衰信矣今觀其論文以能自樹立為可傳夫能自樹立安有不傳者哉故凡公之文結體高奇論大用筆之曲運思之奇皆極變化不可端倪後人窮其字句至於熟爛已極而味之終不能去手蓋熟爛者字句其神理骨格固未嘗識也雖集中所載原人原鬼及答張籍劉秀才論史書頗支離潮州謝表再上宰相書情象境蹙或亦大醇小疵然其大端在闢

佛老崇孟子夫魏晉以來闢佛老者或有之矣能崇孟子者誰乎嗚呼此尤樹立之大者已

讀歐文

歐陽公得昌黎集於漢東李氏慕而學之天下始知爲古文由今觀之公雖學韓而其文實源於史記葢韓莫善於序歐序有絕類韓者傳誌碑狀似非韓公所能及何者佶屈聱牙戰鬬神鬼昌黎所爲陳言務去也然字句生割毋使人不易讀歐則結撰精密敘次簡雅唐書五代史諸論抑揚感慨居然史遷譬之文猶石濤怒雲涌何若微風蹙波自然而文成哉故凡歐陽子之文學韓不必爲韓作史則全於史其立言措意充在自命不背夫自命不苟文之所

以重也然而與高司諫書非值宋初將不免國武子之禍矣若夫奏疏劄子或直陳或婉諷大率揆情度事務求至當故文章事業兼徹千古夫所貴文人者非徒言辭之工名天下傳後世已也韓范文富有其事業而遜其文章黃蘇曾王得其文章而不能竝其事業公豈直文人也哉區區較量於韓與史之間固其末焉者已

紀新安南昌賈事

明末新安賈某饒於財楚藩起兵勒餉數千金未厭乃挈妻女及一僕就蕪湖所親避之挾餘貲百餘金以行中途携眷屬登岸訪舊忘其金舟人已揚帆趨蕪矣同舟南昌客收得之訪候數四不可得竊焉新安賈念金已亡失踉蹌至蕪所親復他徙計無所之寄食旅店始鬻僕繼鬻女與妻形影相弔主人微諷之欲其妻稍效靑樓以償逋負賈不得已將聽之心殊慘然時南昌客在蕪聞邸舍有新婦泣伴訪焉疑聊舍羞深有慽色客叩之妻具以實告客悵然曰收

若金者我也召其夫悉還之賈以半酬不受于是舉酒爲謝遂同客蕪久之新安賈營運漸充裕矣南昌客念離家久悉貲本易貨歸江西時金聲桓叛官軍討平之所載盡奪于兵歸視室廬已爲灰燼妻子僮婢四人亦被掠而南矣唐固山旋師過蕪湖盡鬻所掠新安賈以白金并四人者買之未詢所由來也南昌客婁慟無依亟還蕪圖後計過所寓則其子在焉入內妻復在室驚喜問故始知新安賈于無意中售之于是各率其家同客蕪不去好事者演劇以傳焉夫南昌客拾金不取以完新安氏之節可謂義矣而

已之妻女復賴新安氏以全報施何速而巧哉觀前後兩氏皆四人往復悉當其數天道好還可畏也

紀楊郡丞語

郡司馬楊君繼芳字仲延南和人善詩初任和州知州康熙丙午苦病冬至夕忽昏悶見一隸執柬相邀須臾至一府第主人常服延入序賓主畢俄青衣投一刺君竊睨之上書逸民周仁主人遽起出迎周至則皤然老翁也讓坐之頃君推周高年周亦遜君官長主人乃謂楊公年尚少此席應屬周坐定主人去數隸舁二卷箱至曰此明年春闈卷也屬兩公詳定公因問閱卷舊例隸曰不必閱也以天平較其輕重重一斤爲合式十三四兩次之十兩以下則不入格

矣于是君與周取平馬較兌得一斤者五十餘卷餘重十三四兩不等兌畢送君歸則漏下五鼓矣家人尚環守未去是日病始愈此楊君親語余云時友人章孝廉在坐笑謂余曰然則子卷固公所較兌合式者也君亦大笑

紀分撰明史

余以己未五月奉　命修明史十二月十七日開館明年正月分撰景帝本紀景泰天順成化朝臣傳王翊于謙等辛酉六月暫分天啓崇禎朝臣傳顧大章朱燮元等壬戌四月分隆慶萬曆朝臣傳梁夢龍許孚遠等計七十七傳又陳檢討維崧歿崑山徐公屬續構王崇古等八傳睢州湯公屬補鄧廷瓚胡拱辰二傳通八十七傳次第上史館惟防邊征廣禦倭諸大吏政績年月考據未確癸亥春從丹徒張公借得穆神兩廟實錄日夕蒐尋手披目涉躬自鈔錄一月

之內悉皆改定比脫藁而怔忡病作矣迄今五載究未得愈毎念才識疎庸虛縻俸祿惟是文章一道稍圖報稱今衰病乞歸所上諸傳藁或用或否或改易或增芟事在總裁非予所敢知顧從事此中具極苦心事業考之藁書是非衷之公論文章質之同館諸賢據事敘述其人自見雖不敢希信史然職掌所存或者其無負乎因錄藏笥中俾後之覽者知所考焉啓禎以後書傳無徵閒有紀載未可遽信雖綴葺成篇尚多舛漏不敢自以爲是也

紀重得先大父手書扇子

凡祖父手澤雖無甚關緊皆當謹藏勿失卽如時對祖父若狼藉棄置不復顧惜是忍於死其親矣然亦有不可必者水火盜賊事出意外卽仁人孝子亦處無可如何之數要惟盡此心而已余家藏先大父閤學公遺蹟頗多而螢坎村一詩尤遒勁生動酷類孫過庭余寶之與黃石齋倪鴻寶兩先生手書便面同貯一笥甲寅閩逆之亂悉散失無存痛恨惋惜意先人手澤不可復覩矣今年客錢唐故人洪君過訪偶爾話及洪歸以一扇見貽則公手書靈巖四律也云

得之隣比九十七翁按崇禎丙子大父以南祭酒歸省徧遊姑蘇名勝四詩今載學歛集手澤如新不覺狂喜時一展閱眞如親承笑語因援筆紀其歲月子孫世守之毋使復失是卽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康熙丙寅中秋前一日

紀嚴州大佛寺

嚴州城南大佛寺剏於順治戊子當明季時普陀僧朗明有戒行發願莊嚴大士像歙人劉某助成之高三丈許方舟載詣南海至嚴州忽止不行初舟發時風吹大士帽失所在至是師偶步林間見帽著樹上縈繞數匝郡人異之即其地舁像安焉伐樹爲屋蔽之越數年都督鮑君始建大殿并置禪堂僧舍名其山曰觀音山雜植松栢竹木二十年來鬱然成巨刹矣余嘗謂名山勝蹟往往仙佛降靈意好事者神其事觀此乃知非偶然也師自剏寺益精修苦行晝夜趺坐終身未嘗臥年七十餘忽示二偈別都督及郡太守都督不解何意太守曰師殆歸其家耳遣人視之已坐化矣先是像次南山潭士女聚觀禮拜有朱氏子才二歲隨母兄往觀忽不見遍求弗獲母兄泣而去謂失之矣俄匍匐出大士供案下師命送歸則大哭密告其母兄來取益大哭不去遂捨爲僧法名佛因自是從師禮佛夜即臥大士足上如是一年忽拜師暨道衆曰吾去矣衆謂汝歸母家耶搖首不應予以飯不食啜水一盂疾趨至殿右端坐而化寺僧觀知爲余言師與佛因皆夙根而因尤奇云

序

余每讀方子之詩輒歎其淵雅秀潤謂爲王摩詰一流葢其神理之似非彷彿詞句者所能工也會梓成帙方子欲得余一言爲弁余因爲之序曰詩道之難言久矣夫詩原本於性情資深於學力夫人而知之也若夫擬洽膚竊嗜古未融妍皮凝骨識闇神離其病非一端而止也譬之纖纖然一手弗柔便有浮絲譬之審音然一聲未諧便乏逸響擬諸古人得心應手之妙何啻倍蓰蓋古人佳句往往於無意得之今刻畫求奇氣

傷於賈一不似也古人沉鬱頓挫海立雲垂皆好學深思兼得山川之助聞見之廣積久而發不自知其然而然也今以弱腕而持六鈞之弩跛足而希二華之巔二不似也古人蘊藉深厚或澹而可思或遠而愈妙雋永之味咀而始出

東坡亦云說詩即此事定知非詩人今澹則凡近遠或晦蒙三不似也持此以觀方子之詩亦有數者之病焉否乎方子系出華胄少掇巍科值干戈擾攘之際儕偶錢唐與其地之名人碩彥相交遊暇則以詩文切劘雖在窮愁落寞中

顧不以傷其氣也西湖之勝甲於宇內籃輿尋春畫舫載酒一觴一詠蕭然遠寄謂非得山川之助聞見之廣乎其詩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絕去凡近晦蒙之習而一歸清遠澹逸之旨可以興矣雖然學力無盡才識亦隨時會爲消長方

子以徵辟來京師旋掌清華之選與修明史方將揚榷古今卓然立不朽之業詎止以詩文見長然一時被召而來者皆四方英俊之士多聞直諒之友樽酒論文形諸篇什亦所必至也則異日所進又豈可量乎哉予故樂得而稱道之

以最方子併以質夫世之言詩者

康熙己未長至日騎邑馮溥題

秋琴閣詩舊序

神情簡遠靈心雋氣超軼於楮墨之間是方子渭仁之詩也顧方子年纔終賈何遂超悟若是余友聲暵爲余言家弟性簡重年十三即爲詩歌小賦先大父最愛之喪亂以來益潛心書卷鹿游俗好不得近其耳目而奇文欣賞之暇焚香靜坐日綜營古今事徹夜分不休其意似有所用之者余因思古今大才識人入世出世皆當具此本領可縱情丘壑亦可待詔金門可剪鬮刈蔬簡點幽事亦可坐尚書省押尺一可携一琴一册自謂羲皇上人亦可出才智立勳萬

里杜李擅號長歌沈宋工五七言律體宋廣平高達夫且致位通顯不廢吟詠詩非必幽憂愁苦始工也今方子才名日上行且繩其祖武承明著作直分內事一卷冰雪文詎足盡方子哉特此語方子其以余爲知言否也東吳駱復旦撰

囊見秋琴詩一編深知渭仁之善詩也閱十年余來新定始晤渭仁于健松之側容靄如雲氣定如石更手一編相質則十年間不數十咏爲嘻十年肯不數十咏此渭仁之善詩哉方今都邑巷曲無地不詩纖豸幺華無物不詩苴僮褻䙝無事不詩似不必與其

懷而不可無其語尚復有詩存哉古人之作可見矣或終身不詩惟至事關綱維情關至極浩氣正性觸而聲開或一詩或數詩詩即傳矣豈古人之不如以多爲美哉蓋必斂氣一志終其身之精神盤旋于一篇數語之內直可使千百世下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至於相感之深貿不知其何以者此詩之用也且人質有難兼者矣李善古與絕而不必律杜精律與古而不必絕杜工詩不多於文韓擅文不長於詩豈若今人之集歌行樂府律絕一體未備遂以爲不慊于觀者哉今渭仁之數十詠也皆其精神之所凝結者

也題無雜題作非苟作諷之味之有如坐我深山者矣有如映我良月者矣澹懷之士固皆嗜之而吾更服其十年之間獨存此册志大識堅絕不肯逐夫今人之尚也渭仁可敬乎哉竊更思之渭仁之詩其自持者固若此若再十年後學逾進識逾廣則志逾定後之所作必大異于今之所存將無今人之視以爲少者自渭仁觀之不更翻然自悔又以爲多耶渭仁可敬乎哉新安胡開撰

健松齋集卷之十七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秋琴閣詩

紀遊

雨後萬山青對之百情定偶尋舊遊觀相携過竹徑
怪石依溪聚激水聲相應更有千年松婆娑臨危磴
淅淅涼風來清響靜中聽古佛如有情佛亦生奇興
願佛愛遊人還取松枝贈

其二

山高得山勢峯乃聚其全巍巍獨孤峙登之心曠然

日月出脁下遠村如孤烟遙望浮圖影縹渺天外縣
遊子驚何曠不知身在顛

懷姜理夫先輩

閒雲渺天末秋風寒野色寥寥星漢空遠思嘗惻惻
高人草堂居寘然抱真植靈心通樵牧詩歌道胸臆
終日行所安澹然不自識推其深朴時至性弁有得
窗虛寒月來引我長相憶

讀陶

性情屬何處忽然成謳吟吟成酌春酒工拙固無心
隱約惟自得雲氣吐嶠森能使水欲靜又令山俱深

此中有真意唱歎生清音微雨從東來幽氣散疎林

題扇頭雪景

朔風吹故寒近與春光接散作梅花飛紛紛落古雪
烟束山之半野樹澹明滅何來策竹人孤行逐凜冽
茫茫純素間空濛氣蟠結六月凉飈生冰霜滿衣袖

讀史

千載感項王甚於懷漢祖哀其真意氣不得席尺土
入關雖背約旋軍亦在楚范增老忍人舉玦空教彝
雄主情自深張樊亦何補以此心力盡陰陵困田父
帳下慷慨歌與亡俱以武

其二

嬴氏狡獪心在趙不在璧安有十五城易此荆山石
相如奉璧西勇氣生奇策卑禮屈秦王慷慨振今昔
將軍學力微宣言非有隙豈知絕秦望卽賴兩相釋
引車與負荆澹然冥其迹

放百舌詩

人鳥同一生天地無私曲蠶蠢各自安靜觀非異屬
昨日天風寒羣鳥棲樹木破壘取雙雛於人何所觸
童意本在養以此悅所欲豈知養無術養乃勝於戮
見之感我懷始思人最酷百靈飽其口何機不可伏

放之返故林不言倚修竹

其二

昔聞百舌啼愛其多慧聲昨聞百舌啼贊巧何太盈
既非燕雁貪言語畢一生此物雖區區禍不止及身
今果困其于童于無適情携持樊籠中雛嬌難自明
呼童〻請命人物理始平雖其歸舊巢慎毋學善鳴

憫寇甲午乙未間旱蝗相繼盜始開常延及淳遂踰年始平

天下無冦盜舉世皆循良循良徧仕版何爲尙彼猖
其始漫山谷繼乃煩戎行將軍列廣幕曲謀復虛張
一朝白羽警投戈萑苻場令尹故文吏步伐頗未詳

軍令寄保長力役以貨量城門乞食兒隕作兵氣光
豈知禍有始乃在歲凶荒是以良司牧弭患在預防

微雨植玫瑰數畦

園林長新氣草木相爲春農家乘此候灌溉苦辛
我亦感時序種植悅昏晨伐竹除其冗去留審所因
顧見半畦土歲久荒荆榛呼童集羣力墾土使之均
爲此非求樂亦以勞汝身對圃無曠土嘗食無惰人
他時香滿徑靜業誰與倫細雨濛濛來悠然理可親

遣懷

嘗設千古懷奇曠別有屬願息諸生肩得拜升斗祿

文章結主知聲名遍窮谷因假半通綸放遊歷五嶽
故人繼清澤縣官給馬粟所至紙墨多奇文勒金玉
息駕歸田園清軒對松竹左右具圖史酒茗制寒燠
良友同志氣孫子趨教育吾老便須歸不藉靈方藥
此事亦人爲至今仍局促不如且醉殺夢裏足遊躅

題黃山鋪海圖

如何四大海移置此山中羣峯浸其內日月仍西東
茫茫烟霧影鋪作虬龍宮杳冥袛一氣萬象浮虛空
聚散視晴雨搖曳隨天風觀海難爲水此際焉能窮
君不見蓬萊之山褭弱水又不見蜃樓海市搖空濛

海中有山山有海離奇幻忽將無同

釣臺懷古

桐江七里清雙臺凌百尺先生靜其中寞心獨幽適
潔身謝莽新龍辱兩無及少小同交遊真人應符册
披裘亦偶然垂綸樂泉石雲臺多元勳蕭輿共驅策
徵書問故人星占越常格生具伊呂才詎學求羊跡
惟帝喜自用察察事嚴毅宰輔乍升沉妃嬪動譴責
達人見未然一去全夙昔隱見如龍行著雲共晨夕
復笑周黨流小隱氣踞踏我本投竿報主知胡爲共
載汚纁帛至今幾幾富春山落葉無聲秋水碧

夜潭蕩舟引

好月滿天秋水綠深溪淺溪凉意足雲烟夕合不見
人微聞欸乃歌江濱舟移櫓動山漸遠漾入烟林棲
鳥晚空翠難名露濕衣山村月落人聲稀沂流更逐
蘆花上濤呼泉瀨如松響願托寒潭一葉舟升將明
月載歸樓

曉發桐江

雨後青山青在水水光漾入山光裏此時瞻氣含空
濛雞聲喔喔啼晨風齊舟乍動紛欲集霧擁一帆喧
正懸簡棹欸欸行江烟層城漸遠舟連天遙間旭日

起坐野小艇蕩漾孤雲下

夜汎

輕舸新雨後夜色正蕭然漁火明空浦江烟接遠天
溪廻山不住月落水相連漸漸微風至凉吹小醉眠

湖心亭

湖每因秋好晴光屬此亭水平臺更綠桂小葉猶青
讀舸橋邊日微風點細萍登臨餘逸興闌貫不曾停

放生池

徑入蘆花裏方池間一橋餘荷翻貼水消露欲浮蕉
聲，遊僧初定波恬魚可招歸幾鼓聲疑秋色滿闌橈

送人歸西湖

雪意先林冷歸懷不可思自當相遇日已念别離時

風雨催殘臘湖山識舊知征帆無計挽猶憶早春期

遇語石菴僧

不入高峯路秋新又一年山僧能應客野意似參禪

迎問松前石曾疏竹裏泉殷勤雖有夢難向此時傳

秋集送友得安字

自憐真聚少小集已眞難燭跋深杯煖譚深破夜寒

别從明日始夢暫此宵安洗醆頻相對秋聲薄澗干

忽憶

欲賦懷人曲琴歌亦渺然步移花氣內思滿月光前

書遠猶堪憶燈孤祗自憐不如尋蝶夢暫或到君邊

喜吳鴈市至

正作西泠夢帆移紅葉中重來仍旅况相對說秋風

園靜無人到山寒與客同誰言良會少呼酒菊花叢

歲暮東介伯召樹

冬殘風雨內一徑斂松筠剩雪還留臘寒梅已襲春

愁多先到夢事滿始知貧猶憶西亭步疏花夾路新

送程只嬰歸新安

帶甲橫村市蕭蕭白羽飛幾年同作客一旦送君歸

嶺雨侵詩卷霜風老鐵衣漸江花月夜應夢舊書幃

舟行

亂石橫溪路舟人各自扶水多奔岸白鴉故掠船呼

岸曲江流斷山空落照孤曾聞嬰峽險還勝此間無

其二

浙江三百里窈折亂峯間谷轉江風疾年荒旅店閒

舟人防舊路客子喜新山夾岸餘花落始知春未還

泊雪溪口

積念從斯役開篷頗自寬石橫多忤水風急不分灘

市柝安舟夢江鐘語夜闌衣裯應早戒何事曉行難

舟雨

忽暗千峯氣江村望裏稀倚篷看樹轉隔岸見樵歸

細草侵船濕寒禽貼水飛遙思小兒子未解念征衣

登白嶽獨聳峯絕頂

飛鳥不到處攀條上下行苔藤封仄徑孤樹引鐘聲

目放千峯潤江分萬里明烹泉同試茗天外晚雲橫

雲圃看梅

歲宴疲人甚郊遊意始開山晴微有雪風到便知梅

香裏藏詩場池前散酒杯愛花誰忍去分折幾枝回

雨中兩兒見過

十載分衆燭今年秖獨居孤燈明舊榻連雨滴殘書
馬散園常靜春榮花自如偶然同還我始笑殞成虛

馬蘭菊

同是芳堤草雙葵載影新韻宜蘭作字淡亦菊爲人
隱約微香遠蕭疎淺翠勻東籬三兩朶分醉與陶隣

千日紅

千日爲今古中山一醉餘紫圍寒芍藥紅簇鐵莢㮶
靜裏凉炎改閒中草木虛百年人已老莫笑尙榮舒

西番菊

名在陶家譜來從大宛中手香如葉嫩棚歇山花紅

細蘂星初放奇葩錦自工何時隨漢節遂入玉門東

洛陽花

春事明如錦爭傳洛下城剪秋雲五色碎綵月三更
金谷曾陪賦華林待舉觥宮門桃李歇珍重舊時名

老少年

仙人河上去秋冷鬢絲絲華髮㲠新改丹顏似舊時
含霜原未老映水自成姿應笑樊桐叟青蓮合聚遲

小青花

不知何所似亦得可憐名繞砌宜幽韻聞香識遠情
方秋能滴翠似作不分淸特向孤山月應須錯喚卿

蝴蝶花

別有尋芳意仙仙蛺蝶飛翻搖鬚不定翠點翅初肥
日暖春三月林香鬪一圍傷情惟賴爾何處送春歸

美人蕉

美人今已遠空憶美人歌顧影誰能受呼名秖自多
凝紅花蕩漾團翠葉婆娑秋信宵來近虞兮奈若何

元旦病目

應酬叢歲旦獨自臥燈光靜裏聞傳謁尊前缺拜觴
窻明留舊雪坐冷辨新霜稚子眞閒甚頻呼爆竹忙

不寐

自覺無閒事其如不寐何所思難彊致竟夕屢經過
戍鼓先更歇隣雞向曙多徘徊不成夢欹枕托淸哦

元夜龔仲震携樽飲松窻梅月下二首

春雨連芳草荒園晚較晴共君譚竟夕眞得慰生平
月浸頁宵逈花添小院明勝遊剛此夜莫厭酒盈觥

其二

患難存耆舊知名三十年比閭依越嶠近喜泛吳船
雅會人千里佳辰月一天向來燈下宴今夕最堪傳

留別語石諸子

露浥梧桐秋正分幾年踪跡對緗芸松聲入夜時吹

雨竹影平樓欲刺雲花外鳥啼清夢遠城頭月送曉
鐘聞爲詩別後懷人切未忍扶笻看落暉

晚泊富春

桐君山色正新秋落葉蕭蕭古渡頭烟影橫空青欲
合山光帶雨翠難收樹人貰酒話江水漁子長歌出
釣舟爲問吾家棲隱處一船琴鶴白蘋洲唐處士干隱桐廬吾家系出於此

渡錢塘江

秋露晨流葉漸紅輕舠遠趁鯉魚風江雲忽立青巒
外海日遙生碧浪中潮發三門天欲動舟移十里岸

俱空西陵景色還如昨何事高懷迥不同

蘇堤

十年淸夢隔西湖桃柳芳堤尚姓蘇公子游稀青易
老麗人跡少綠空蕪殘荷蕭寂秋光冷野水蒼凉墖
影孤剩有湖山堪領略六橋風雨聽啼烏

瀛山書院在遂安縣西北朱子與邑先賢詹公儀之講學處

半畝溶溶俯碧池方塘猶記舊題詩座分鹿洞雲來
處幽勝贅湖月到時小閣陰森宜午夢春山迢遞感
人思登瀛亭下頻瞻拜松竹橫窗綠滿祠

送大兄入都兼懷家侍講叔

杏花三月滿吾廬又唱驪歌鴐犢車喜有文章傳清
業還看僕馬嘆離居弟兄千里頻分袂叔姪三年祗
寄書愧我數番勤送別人前怯聽子何如

寇警

落日荒荒照鐵衣山村幾夜陣雲飛將軍有勇思殲
敵野寇何謀屢合圍矢盡不知兵力竭風樂空聽鼓
聲稀臨江一奠冤應慘草白沙黃何處歸逾起常山延及吾遂把總花進忠戰死時乙未十一月也

其二

城闉十日急徵兵突騎南來殺氣盈符牒紛傳催饋

餉人家走徙爲安營燈旂警夜將軍令羽旅銜與甲
士橫寇逝幾年還養患師徒莫便罷征行

春遊禪師堂

春與款款小橋東纔入山門半沼通竹樹千竿參大
士藤花十尺擁生公僧寮寂寞商農事佛屋幽凉待
好風幾瓣新香齋誦後禪心只在磬聲中

暑與和韻

門前流水遶西城鎮日科頭儘適情偶翻丹黃窺史
乘嬾將黑白問棋枰魚浮荇藻驚花影風過梧桐落
雨聲稍待斜陽新浴罷輕桃隨意竹邊行

其二

潦草園居樹欲齊梅亭屈曲小虹蜺渴呼登海桃卯斗醉拾裁眉雪作蘸乘月登樓情不減聽人說鬼語無稽詩成杯酒凉風下刻向新篁手自題

其三

背荒歲月學逃禪蝸角吾廬尺五天一榻松聲朋友共半窗詩味弟兄聯葡萄倒結龍珠帳茗甲香生蟹眼泉爲語熱行襱藏子羲皇高臥豈徒然

金蒂茉莉和韻

蓮翻秀影總知名姑射仙人玉琢成楊氏諸姨原金

豔趙家姊妹亦雙清同心作結真何意聯臂行歌信有情對倚闌干明月下不知何處辨卿卿

夾竹桃和韻

天華何事更欒欒（詩欒欒瘦也）彷彿貧當致可餐勁節忽添之子夌蟠根還結此君歡紅移湘水花三秀翠滴瑤池影數竿他日若供王母宴應呼青鳥報平安

三台山（在縣北俗名金紫山三峰卓立秀入雲表爲一邑鎮）

縹緲神山紀十洲移來華蓋望中收雲開積翠凌霄逈雨過空青傍日浮疊嶂彪分三獨座占星還奠五諸侯登臨信宿台垣近何日支笻最上頭

送家二兄司李荊州

暫試荊南路吾兄喜北遊綸扉承舊德李署待新猷執法今宜慎祥刑古所求明消霜六月惠偏雨千疇鄢郢連天塹川巴接上流文章鍾庾宋教化昉陶歐士得瞻坊表人應別駿騶莫輕夔子國還念仲宣樓暇訪三游洞閒登百里洲瀼溪懷杜老鶴潭想羊侯自媿銷寒燭經年守敝裘未能陪雀舫將復倚鴻鄰握手期珍重臨池隔唱酬雁飛千里別夢繞渚宮秋

疊石

散者使之聚拳然成小山一松山畔起動息在其間

蕭琴（古琴曰玉泉蕭蕭之）

有琴不好彈偶然以心賞琴言我自知不受知音獎

聽芬若冉受談奕

萬事領其端不辨奕中理鬧君滿夜譚黑白想如此

訴蘗

我文如不畦我詩如止水詩文十五年不識從來體

酬友人過訪

秋行紅葉村搖鞭竟歸去心歡無一言相送雲深處

獨酌

寒雲暗千山黯淡將佳雪顧影試新醅寒知酒味別

讀曲歌

未必歡忘儂儂心寧不知情深雖待夢夢恐有醒時

其二

有字不敢寄亦如歡所思夜夢到歡邊問歡知不知

樵溪十景詩 存八首

余明經雲將與弟雲昇讀書樵溪品其勝爲十景貽書索詩走筆成十絕句

天猪雲中龍雙耳峻如削傾聽紫霄空峯峯散天樂

其二

曾讀九峯詩今乃奪其七支節峯下遊閒雲共出入

其三

誰琢玉爲屏偏宜受古雪雪霽倚屏看漠漠寒烟棲

其四

石借鯨爲名鯨倚石爲質鱗鬣神所憑莫隨風雨出

其五

突兀古浮圖金鈴搖碧瓦孤影入寒空烟雲蕩其下

其六

雙桐骨自幽月乃益其靜謖謖微風來詩成踏桐影

其七

三月桃花漲流紅直到門却疑樵徑外別有武陵源

其八

幽窻夜讀書繞徑松爲屋何處凉風來靜聽撼秋谷

題黃山圖

十年白嶽訪靈宮夢裏黃山一徑空今日請圖纔識面便須身住此山中

賦得殘月如新月四首

盈盈新月向黃昏一樣修眉曉尚存稚子不知時日改仰看還指舊弓痕

其二

夢破雞聲戍鼓頻瀼瀼零露月如新黃昏不及侵晨好半甲寒光更沁人

其三

浪將好月況佳人誰意姮娥擬更真愛學半彎宮樣巧一年二十四番新

其四

曾畫鴉黃隔幾宵曉寒又見遠山描舉頭却憶張京兆閑筆教成正早朝

展臺詩鈔序

詩之爲教温柔敦厚上以揚厲乎朝廟讌饗之隆下以抒寫乎山川行役風俗贈答之事蓋古今作者之所同而其升降則不能不與時而興在昔成周盛世天保采薇諸什其音和樂其氣象雍容尚已至於變風變雅怨而不亂君子亦有取焉然此特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耳豈以是爲作詩者之則也哉太史公謂三百篇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昌黎作裴楊唱和序致嘆於歡娛之詞難工愁苦之言易好顧皆取乎詩之哀者言之抑獨何歟竊嘗思之子長旣失意于

武帝退之亦不得行其道于憲宗其言蓋有爲而發若執此以言詩夫豈通論乎遂安方渭仁先生爲前相國之孫伯仲俱擬魏科頂膺辟命珥筆金門蓋以詩文名海內者二十餘年矣今春使蜀還朝相晤於鄂渚出所爲展臺詩鈔一編展臺者燕昭王展禮之臺而詩則先生七八年來編年之作也必果伏而讀之應制諸篇鋪張揚厲與天保采薇同風其登臨宴會之章贈答懷思之什清和秀潤思深致遠得風雅遺意雖中間悼亡哭友往往情見乎辭而淒婉和平絕無牢騷感憤之氣大約以雅適稱勝而不以愁苦見長安在此之難工而彼之易好也哉雖然人知先生之詩温柔敦厚爲風雅正宗抑知遭逢

聖主悠游侍從有非漢唐以下諸臣所能及故其爲詩直與三代盛時同風如此惜不得起龍門昌黎而見之也必果學殖將落老大無聞間有譔著方以先生爲元晏而先生顧使序其詩此皇甫士安所未嘗行之於太冲者必果何幸而得此豈惟樂附青雲以施後世亦以見先生嘉獎氣類加於古人一等而僭越之愆則有所不暇計也甲子春日漢陽李必果撰

序

緬維語石之盟獨萃鑑湖之秀珠淵龍水翻玉瀲以流丹璧岫鰲崗掩金峯而積翠於是史公家學望峻蓬瀛兼之謝傳庭階品推玉樹歌成白雪發籟天籟地之文奥擬朱蹢振桂海瑤山之筆詞非倚鷲坡而侍草並駕班楊坐鳳閣而代言齊芳燕許者乎渭仁年先生文山鸑鷟學海蛟龍早年馳譽金閨壯歲揚聲銅馬詩成瓊苑花迎日際芙蓉曲顧芳樽月映風前烟樹賦情風雅展筆宮商昆季一門車同鍾毓賓朋千里命鶴稽康羅五色以蟠胸高岑斂手貫百家

而在口郊鳥輸心久已飛譽詞場贈答半珊瑚之什迴來歷官禁籞肅歌盡金石之聲風物移情案集西山朝爽登臨適志箋分東壁奎光冠蓋滿長安朓運四時之氣倡酬皆作者情隨一往而深此皆才人擅著作之奇是以慧業得江山之助固知絲綸一代陋唐詩之闈闥衣冠豈止領袖千秋軼元句之曉風殘月升鼠枝多憩雲犍初躍乃先生舊稱父執新附蘭編

聖天子臨軒而求已美金門上客賢公卿列剡而薦兼收下里巴人鵝鵲觀中陸士龍尚宣世德蓬萊閣上游安仁久頌家風時從載筆之餘竊分藜火猶當下直之候盥誦芸章文媿長源敢序曲江之集才非孝穆擬效玉臺之篇乃復緘書百里聯念故人恭承命於誨言響陳夙昔并自忘其蕪句光藉琳瑯庶幾求材南郢之壇鑿已逢夫大匠乍獻神筵之曲事或假於小巫借攻錯者他山敬揚徽於寸管云爾

康熙丁卯首夏年家同學姪毛升芳頓首拜撰

序

乙卯春余識遂安方渭仁先生於會城同舍者其同鄉毛會侯先生也時兩先生避寇來遊方以詩古文辭相切劘問字者不絕戶外會侯先生成松皐集而渭仁先生亦有健松齋集並行於世余嘗舉王右丞詩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惟兩先生健松松皐之集足以當之旣渭仁先生需次入中書値天子詔舉博學宏辭備顧問先生應其選辭於侍從之列當世榮之顧先生善病猶復攻求掌故無間寒暑而又以其餘閒肆志於聲詩彙其七八年來之作

曰展臺詩鈔人又莫不歎且美以爲先生之多才而整暇如此也夫今之　京師燕昭王之故都也昭王築臺置金招致天下士鄒衍樂毅劇辛輩次第歸之蓋燕特分陝之一隅而昭王之恭賢徙爲郭隗所倡導爲强燕破齊之計至若鄒衍諸人亦僅遊說者流耳然且大有建樹赫奕一時况我　國家一統之治蒸蒸復古頃逆藩反側袛以文德弭武功所謂蚤夜不忘者惟是遺逸之才或壅於上聞而未由振拔卒之名儒輩出　特命編次明史勤爲一代之書書未成而四方兵革盡洗矣雖干羽之化何以加茲於時午門之宣捷瀛臺之讌賚西南之出使遭逢美盛皆古人所幾幾不易得之事而先生已親與之而親賦之寧惟爲昭王展禮之臺爭價乎哉先生自言吾在燕爲詩卽以展臺名猶吾在蜀爲詩卽以錦官命名已耳而非有意也今先生又請沐歸里矣余不見者十餘年讀集中諸詩或似沈宋或似錢劉悉得之茶鐺藥臼之間尤人所難者至倦還數十篇翛然消然復不減彭澤意致雖然先生靜攝有素病且旦夕愈近與會侯先生仍來會城如疇昔倡和將吾恐史局之書未成必不能舍兩先生之才以竟其業豈得終

老湖山與余輩詩酒徵逐如疇昔耶抑未知兩先生何以復之也

康熙戊辰上巳錢唐後學吳陳琰寶崖氏譔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展臺詩鈔上

和韻留別西陵諸子 以下丁巳

春風三月拂征衣惆悵良朋會聚稀自媿浮名趨鳳沼應留滿夢向漁磯段橋花霽芳筵合燕市天高旅雁飛此際故人能見憶直從北斗望神畿

沂州道中

四壁爲郎意若何袞晨攬轡尚蹉跎計程漸識青駝寺懷古曾經白馬河豈謂風流傳玉樹應憑書卷重

銀珂詠歸童冠休相笑道上輪蹄舊已多

伏日觀洗象

旌旗鼓吹順承門賜浴臨觀仰 至尊自古兩階馴百獸雖無湯沐亦殊恩

其二

雲麾馴象有專司鼓節金宣日午時一十八羣依次入驚濤萬丈黑山移

其三

劍影排山兩岸空象奴旋疾亦如風銀鉤笑逐朱飆轉出沒層層雪浪中

其四

捲鼻修牙擁腫材亦知按節傍城回驊騮未得階天仗安得鯨鯢破浪來

葉修卜貽天台山志

靈勝何年到開緘願已奢孫來華頂月望去赤城霞雲壑生虛壁天風散古花自今相習久策杖便如家

秋雨

旅窗無計已秋新殘暑炎炎尚浹旬風壁流雲翳白日燕翻疎雨過青蘋坐來便覺氷霜氣陌上應無車馬塵却笑一官寒未就褐衣猶是舊年貧

積雨感懷

燕山氣高亢塵沙吹古今綿延三日雨九陌愁秋霖街巷沒車馬悵望泥塗深擔荷不可步頗息呼號音嗟彼窶人子粒食非易尋兀然閉手足涼飈將漸侵我亦感羈緒展轉單衣衾庭階鳴促織凄風響寒砧臥起抱書卷往往成孤吟儻非靜者意對此應難禁會當卜鄰舜載酒西山岑雲壑生新氣庶以開幽襟

懷西陵諸子

懷思寄何所乃在東南隅憶昨苦遷播卜宅江門居良友恣觴詠素言志存詩書文章陋八代詩篇追黃初

清樽卜晝夜分賦人人殊亂離成契好歲月良不虛
別緒岐南北執手悵踟躕長安夏復秋渺渺空愁予

其二

佳會信難再追溯良已迂長安多貴游報謁誠區區
非無同心侶隔遠難久俱沙塵暗九陌薄宦慙無車
扃門臥書卷旅食愁錙銖安得尋舊好扁舟泛所如
濯足西泠橋歸臥吳山廬意氣更相許都無禮法拘
離愁方且始會晤諒阻紆思君不成夢夢亦徒須臾
寄齋雜徧陳惆悵雙鯉魚

登長椿寺妙光閣

古寺迴廊戶未扃妙光高處俯孤亭鐘聲到閣僧齋
午秋色橫牕佛火青殿闕中天霞半捲雲山南望路
曾經老僧解說前朝事惆悵遺聞不可聽

同諸子報國寺看松遂登毘盧閣眺望

凉風來大漠秋色滿皇州越客感羈緒結侶西城遊
慈仁前代剎豐碑彌道周古松寺之冠橫亙無春秋
十年枯菀與老幹風颼颼我昔吟松間更上毘盧樓
放眼四極外殿闕中天浮大士憩其下變相眞殊尤
諸君憚登眺何以散離憂乘興躋高閣爽氣豁心胸
雲霞環大內翼翼分郊丘遠色浩無際縹緲見蘆溝

臨風增太息匪爲懷鄉謀志士念驅隙悵望何時休

禮窨變觀音

洪濛開大冶幻出補陀身瓔珞元非相跏趺自有眞
似曾劉封火誰復證前因讚歎都無着悠然意可親

天寧寺殿右扉隙光照人有兩塔影

秋清送客鳳城隈一帶僧藍野色開鈴鐸搖風雲外
慶浮圖倒影殿中來苔封古碣隋唐舊路入斜陽車
馬回喜值諸公休暇好登臨且復盡餘杯

善果寺

都城遺剎半隋唐古樹陰森遶佛場淸磬數聲魚出
聽凉秋八月雁分行香殘尚裊譚經石葉落還依護
法堂一自翠華臨幸後老僧時爲說 先皇

送洪昉思遊梁兼寄毛祥符會侯

三載長安客萍蹤又汴梁山川添壯氣風雪冷貧裝
朔馬歸無日南雲黯自傷不知賢令尹爲訪濫疏狂

其二

飄泊眞無計蒼茫何所之幾年遊子淚千里故人思
且下南州榻還吟艮嶽詩歸懷應未得斟酌早春時

魏庸齋司農招飲同房愼菴白仲調許生洲陳
散峯裴壯少先生訂五盤約乘興出撫范觀公總督詩

孤標元自重河汾五岳風清便不羣門外吏稀眞似水樽前客到總如雲傷鏈菊影分寒立隔院秋聲過雨聞話向東南懷往事新詩半卷憫忠文

送湯西崖南歸

君雖不得意名已動長安何事遄歸早都忘行路難秋風吹別緒斜月冷征鞍握手傷覓處南雲望裏看

其二

緇塵燕市久歸去臥江村莫爲浮名誤應知舊業存文章留靜氣風雨護靈根試訂春來約囊書到薊門

喜二兒至京

亂離同作客話別又經年何意燕山道重來臘月天愁心催白髮壯志老青編旅況無聊甚今朝意爽然

送姜定菴京兆之奉天

容臺家世重承明驅馬南來又遠行舊種棠華留左輔重攜諫草出陪京關前雨露謝三醴塞上烽烟靖五兵此去保釐餘暇日新詩應徧鳳凰城

贈吳琢符赴姜京兆幕

慶遼司馬控雙熊座上才人迥不同別緒共傾燕市酒奇懷早壓杏山風題詩字壯書生氣草檄羣誇幕府工問道陪京方論秀歸來名姓重關東

從棠訒菴學士張素存宮庶借書

平生癖書卷所志領其要微尚媿淹通覽涉頗緣浩經年客思孤師古謝冗冒縱覽求所歸益遠時俗好草草長安遊囊書悵遠道動與古人違兀坐等虛耗學士標靜修庶子擅清奧誰云借書癡我懷良可告開函悅所期情性互感召似因舊業存愈知新歷妙靜氣斂庭除明月遥相照

田望西夫子枉駕寓齋呈謝

數載飄零掩敝廬重來燕市竟何如師生尚憶當年別經史新繙未有書一自春風驅馬過猶憐絳帳隔

城居圜橋珍重桓榮學問字雲亭諒不虛（時先生初得監板十三經二十一史）

旅感

自覺都無緒蕭蕭鬢髮皤浮生經喪亂薄宦苦蹉跎朔雪愁中盡南雲望裏多夜來常不寐空擬學漁簑

燈市篇（以下戊午）

長安三五夕萬戶明月光晴雲濟霄漢高下華燈張華燈照耀連三市天街夜永紛羅綺越錠吳鐙相向明層層寶炬春棚裏往時燈聚靈佑宮近亦廊房雙衚衕燒珠耀紛競奇巧飄颻錦帶圍屏風紅綾墨絹

連年盛籐幙氍毹互掩映百枝樹上珠吐輝四照熒
熒分曉鏡宣閩市集一何多照夜金吾早罷呵騎馬
連錢內城出軒軒云是五侯過郭李重裘誇翡翠金
張玉勒青絲轡揮金慣買錦堂紅直百論千都不計
何處幽并舊酒徒罷筵結隊繁歌呼杏樓一夜千金
盡燈前謝笑酒家胡香車寶馬來無數窄袖輕環籠
鬢霧換得江南走馬燈金鞭笑捉喧歸路燕姬趙女
習春遊走病前門度御溝聯袂偶從燈下過驚人墜
落玉搔頭此時雜遝芳菲節急管哀絃殊未歇朱門
州火十丈雲錯落珊瑚飛絳雪兒童跳索鼓太平秧

歌雜耍還縱橫魚燈鶴燈笑相逐鼓吹嘈嘈不辨聲
錦棚列肆千緡價火攤星光露不下都人喘卜歲豐
凶豈獨淸輝暢遙夜枸迂踏月畫橋東有客相逢下
玉驄自言本是江都估購燈萬樹光玲瓏年來烽燧
連天起千里河淮沉瓠子繁華歇絕燈市稀正陽門
外寒如水今年兩廣捷書來江楚秦閩次第開不用
金錢買兩夜依然春色滿金臺我聞此言增歎息長
安燈月歡遊屐故園南望尚瘡痍不知今夕更何夕
太平燮樂本同民璧月虹雲處處新門掩繭宵歸作
賦燈華結彩正芳春

梁司農夫子席上看烟火同及門諸子

春滿芳郊正夕曛華庭張讌綺窻分師生客裏同明
月兄弟樽前話舊羣寶炬雙行槎絳樹繁星萬點落
紅雲歸途喜罷金吾禁敢惜傳觴酒半醺

李容齋學士招飲是夕聞薦舉之令

春城月落擁芳尊學士風流喜尚存我自論詩驚太
白君真折節重龍門談淸漸對瓶花發夜久重看火
樹繁聞道　聖朝方側席知誰詞賦答　殊恩

上諭薦舉博學鴻辭恭紀和李學士韻

同文盛世志偏虛漢策賢良總不如　聖學自探千

載祕侍臣原貫五車書乍傳沈宋承　恩日恰喜班
揚獻賦初干羽兩階文教遠炎荒萬里罷犀渠

其二

絲綸五色下諸司　詔許同升各異辭拜疏先求天
下士感恩肯效市人爲應知學古能經世誰道雄文
祇入貲曠典初頒春正始鯤鵬早已到天池

其三

海內爭彈貢禹冠遭逢誰道會偏難山中猿鶴徵書
下陌上輪蹄　詔語寬（定限八月到部）縹緲五雲來國士搏
扶八月滿長安遙知奏對甘泉日萬里風雲集筍端

其四
年來寂寞　帝京遊喜值鸞書側席求載筆自應春
董賈還山且莫美巢由入文千里風雲合　天語三
春雨露收自媿巴吟真忝竊敢誇名姓動公侯
寄羅洪洞閣園
柯亭八月解離騷蕙蘭舟笑語酬三晉雲山依召
伯十年風雨隔羅含宮衙吏散調馴鶴花縣吟成對
遠嶽此際故人留闕下可能還憶舊朋儕
擬湯泉應制十二韻
望幸溫泉日鳴鑾出鳳樓紫萸過令節黃菊引清秋

五校環馳道千官簇路周月迎　清蹕曉山過蕙風
柔縹緲離宮接晶熒水殿幽靈池從地湧仙沼自天
浮玉甃迴青砥金光蕩碧溝霜凝寒不到春去暖常
留浴德
天顏霽承歡　聖孝修華筵臨沸澗廣樂對芳洲瑞
色連行幄祥飈發路謳陽和隨處滿長願奉　宸遊
柬陳椒峯舍人
邸舍春新醉落梅徵書還並雪中開鳳池載筆趨金
掌徵省含香著玉杯喜爾文章雄海內知予詩卷向
燕臺品題元晏成千古猶媿三都作賦才

酬徐勝力江辰六見過
徵書遙下五雲中海內文章盡向風江左十年傳孝
穆黔南萬里見文通高軒日午陪清賞旅巷春深想
玉驄喜與諸君同待詔鄒枚詞賦媿難工
與表弟姜騰上夜坐
客心動遙夜坐久覺衣單兄弟相依好鄉園欲會難
繁星當檻白殘雪歷春寒莫下思親淚書來喜健安
其二
旅愁誰似我入口寄長安質米晨炊盡披裘夜月寒
祇今還待闕何日慶彈冠此際同甘苦登樓且莫看

法黃石前輩枉過贈詩
薊門春色共徘徊孝直元推一代才著作當年天祿
閣何宜近日雨花藝乍分奇字凌冰雪還簇高軒過
落梅盛世文章耆舊在徵書何必羨鄒枚
謝張蓼之舍人餽米
所志非溫飽經年索米難憂長憐再食客久媿加餐
薄祿何時及多愁祇自寬感君冰雪俸高極勝彈冠
其二
君亦沾微祿清貧尚念余似因身歷久頓使旅愁紓
升斗分天府囊兒慰客居長安多舊好損俸獨何如

送吳耕方宮允督學順天
特簡新傳侍從才掄文畿甸正春回鴻名四海膺詔表雅澤三年偏草萊共信孫陽空冀野何須郭隗重金臺持衡知有冰壺在牛斗芒寒接上台
送翁蔓白之黃州司馬
赤壁揚舲又幾秋喜君驅馬向黃州寄懷毎隔浮龜渚選勝應登種竹樓花發秦川承舊業雲開楚甸待新猷遙知方外賢司馬載酒凭江賦遠遊
送和棐元禮諸子祖園讌集
山家市遠晝停驂一水廻旋遠近含隄柳田秧飛白鷺可能春色似江南
其二
背郭堂開萬樹中畫橋流水繞西東遙知樽酒題詩處芳草成茵半落紅
其三
蒼藤古樹接垂楊紅藥翻堦日漸長怪道朝來車馬驟春光簇簇滿山莊
其四
芳郊載酒聽黃鸝十里紅塵馬正嘶記得去年修禊日畫船簫鼓段橋西

其五
春晴真羨少年遊刻竹分題卒未休他日　帝京傳盛事諸君詩酒自風流
其六
名園佳客逈疑仙酒詠琴歌三月天若使招邀容我懶也應酬唱萬花前
上大中丞金悚存先生十六韻
千丈龍門峻昌時應運興江東傳世澤冀北快先登季父聯鑣早詞林接翅鷹著書齊董賈相士識蘇曾帝念藩宣重人推保障能綏蠻欽嶽立喻蜀陋脂凝分陝三遷最書屏獨坐升奉常陳禮樂執法凜淵冰薄植慙疎陋家聲勉敬承微名來輦轂久次尚鐙燈天子思揚馬羣賢集阮應鷹雄煩討相說項美中丞有意稱徐稚（先生特疏首薦余以嚴司農章先上乃止）無才御李膺文章原水乳獎借媿薪蒸知已今方切依光夙所憑願言風雨精萬里附鯤鵬
送許浣月禮部榷南新關時太宜人八十誕辰適逢初閏
青緗家學重先猷世掌絲綸出鳳樓十載容臺陪法從三森榷使邈仙舟梓材南國通吳會竹箭西陵接

上游此去政成多暇日湖亭觴管正清秋

其三

仙郎奉使出楓宸壽母筵開浙水濱三月喜同新閏曆百年還值舊佳辰西湖絲管潘輿近南椎杯觴綵舞新遙想官衙歌祝處歡聲應徧六橋春

元禮移寓賴園

便有江南意茅齋一徑深亭孤宜待月樹老自成陰圖史延清晝琴樽寄遠心從今傳勝地應署讀書林

其二

風塵燕市裏此已豁心眸細草分堦綠空亭入座幽

者書成大隱對客語新秋傲直嗟予久從君覓日留

京闈分校卽事和壁間韻

抱槧曾過明遠樓舊堂今復對高秋沉沉鎖院簾常靜點點寒星露未收冀野空羣思舊業（崇禎癸酉先大父主順天試）金臺求駿共名流半生惆悵燈窗久座有隋珠敢浪投

其二

棘鎖層層夜向深秋空如水月初臨敝裘尚憶當年事相士寧虛此日心畫角聲傳宵漏淺疎簾入靜曉鐘沉黃封一道馳丹闕萬里鯤鵬集上林

啼饑行

覓米向長安經年還潦倒入口等瓢泙謀生良草草未夜轉晨飧爐寒日已杲惆悵望炊烟一飯便如掃稚子牽衣啼動索梨與棗阿翁正無計安能任汝好家園頗餘糧鼠雀恣中飽欲歸苦未能悵然逆懷抱

苦寒行

憶昔冠張時山城棄倉猝暑熱衣裳單笥篋委殘卒客久恨無家朔風冷肌骨敝裘已三年取足備訪謁諸兒日加長衣垢無全襪非不勉相謀逡巡久更歇長安多豪遊輕貂豔城闕我實累汝曹憂來志恍惚

沽酒試高眠惆悵晨風發

逃僕歎

喪亂三載餘窮愁久益蒸無端燕市居需次還碌碌萬慮萃經營寂寥抱幽獨親戚毎棄捐況乃爾僮僕顧我雖蹉跎黽勉給饘粥回首三十年提携同鞠育胡乃羈旅中翻然同脫鹿固知飽颺心去我恐不速嘆息大義乖淼食甘反覆安史同不臣韓彭自誅戮汝曹何足嗤車行會有輻

哭同年虞省菴

與爾同師友荏苒二十年自分吳越路喜共夏秋天

作客嗟無計求官苦未前無端添旅病憂絕一燈懸

其二

何事沉冥日遲扶向　午門未傳天上信已斷客中覓 京闈分校例用候部進士自菴病亟尚詔俞候用 有憂憐孤女無家寄遠村素車歸去遠千里路黃昏

哭萊元醴

廿載才名重子虛褒雲爭擬薦相如司農已逝君還死師友悲深一紙書 詔舉文學嚴先生擬薦余及君

其二

薊門握手只經年過我先徵唱和篇太息修文年未老不堪開篋讀遺箋 君贈余二律有門風韋杜曲才調應劉間句

其三

研亭曲折小園虛花竹橫窗畫不如何事乍來偏病劇悔教當日賦移居

其四

聖主崇文詔賜楷靈輀歸去已成虛蘋延倘更求遺稿淒絕牀頭未竟書 時薦舉皆給俸金君已歸喪○君註哀江南賦

寄高澹人中翰

舍人文采自風流賜第西華又幾秋五夜裁詩趨禁直四時簪筆奏　宸遊榜題忠孝天章燦書奏編摩

詔語優喜共里門瞻望切何時相逐到瀛洲

訪王阮亭侍讀以再遊西山不值

退朝常是愛幽閒詩卷琴樽未可攀自遠節書來玉局每懷雲壑到西山慣遊不厭題僧壁載酒偏宜解谷顏那笑蹉跎山水約幾時相對翠微間

送宋牧仲權贛州

鳳城晴色照行杯畫舫乘風萬里開使節自通章貢水文星還向鬱孤臺三秋暫隔燕山夢十月先題庾嶺梅但使虔南長罷戰商車市舶不須催

上座師梁蒼巖先生

龍門高與紫宸通身繫蒼生屬鉅公世業中臺周太宰同朝內省薛河東兵農禮樂諸曹長言語文章萬國風自是坤靈鍾間氣恆山縹緲五雲中

其二

翰苑文章世所知風流儒雅獨吾師筆牀書卷成千古爭展琴樽適四時正是燕公推巨手何妨承叔譜新詞只今司會焦勞日退食雍容自詠詩

其三

容臺當日總諸司桃李門開二月時策士喜看黃閣近役閒遙與白雲期天留司馬存風紀　詔起辭于

領度支拜手部命方極盛黑頭相業　九重知

其四

當年乘傳越王臺上相旌旄夾道開庾嶺花明供作
賦羊城月好照啣杯蠻方久識王褒頌漢使翠推陸
賈才天祐忠貞良不易炎荒萬里使車迴（時奉使粵東）

天星總圖歌

我聞天垂象分野應九州如何躔次與疆域參差錯
互常不侔雍揚齊魯各南北豈值元枵星紀與降婁
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垓埏內外皆宜周不應止照
十二舍光氣不到遐荒陬又聞天地始開闢三辰奄

映隨天游胡爲歷歷白榆裏乃有王良奚仲及蚩尤
天道微茫不可問渾蓋宣夜終盾矛銜娀竊女實涯
行天孫誰見婚牽牛浮風已往一行死空占生剋談
休囚人事當然且莫解高高那得知其由聖人法天
先敬授羲和分命成春秋二曜五緯順其序入紀九
野近天厤災眚偶見急修省豈必周髀鄒衍窮微索
湫恣窅渺我生落落天地內星占緯測原未諜繁星
萬點不可識仰覩但見明河流今觀此圖何詳密雲
霓月鬼星精浮紫微之垣夾輔弼太微天市供宸遊
二十八宿環四極乘時布令天工修乃知天事等人

事人盡何必從天求但於書圖領其概毋庸炫人惑
已後遐幽讀書且須得大意管窺蠡測徒悠悠

得姜定菴先生書

霜風颯颯滿長安京兆緘書拂曉看開道春和贈五
馬今年邊氣未全寒（書云今冬邊風不起未甚寒冽）

其二

曾題詩卷送雙熊別緒臨岐說薦雄慙媿子虛還未
獻開函愁絕憶嚴公（薦舉詔下嚴司農商之先生以余應今司農謝世思之泫然）

其三

辮燈十載歷艱辛致負掄文便失眞何幸虔遼千里

信關東傳說最知人（來札有今秋得士爲最之譽）

內弟吳芬月五尚兩孝廉至（以下己未）

停車偃松側訪舊語班荊緇塵暗九陌簇簇車馬聲
兩君從南來聯騎方和鳴仲氏擅名早十載共吹笙
叔也少譽卓文苦過諸兄昨歲霜羽健並轡來都城
機雲同入洛軾轍還齊名嗟予蹉跎久數載等漂萍
一官苦未就虛譽煩公卿薦雄雖忝竊無計籌生平
汝姊侍京邸食指勞經營旅愁豈不困聚首差娛情
知君兄弟至望眼方怦怦人生苦離別況乃遠道行
一朝幸相聚喜極淚縱橫黽勉更問勞卮酒聊共傾

朔君雙鳳飛天闕路崢嶸姊病傾耳聽更以勗諸甥

擬大獵應　制二十韻

警蹕宮車發傳呼出鳳城從禽遵帝誡講武法天行勒石岐陽盛張弓渭水平非熊勞夢卜于狩寫師貞八月涼飈厲三秋鷙羽輕車攻諏令吉步伐事徂征犖犖稍雲過朱旗耀日明豐隆驅後殿烈缺導前旌翳旄千官集秋高萬騎鳴金輿臨上苑玉壘振先聲德意周三網規模掩八紘草枯鷹突兀野闊馬崢嶸超距材爭奮穿楊技各呈伐狐驚兕虎擊兔走麏麖文雉承姝至長鷙掠水迎虞人工畢弋庖氏伺飪烹

勝氣貔貅壯威容鵷鷺盈策功初賜錫計罰復揚觥日彝　龍顏喜嵩呼豹旅榮鷺塵浮地起園火接天橫田獲陳三品鐃吹肅五兵日斜傳返旆烟暮罷鳴鉦賦奏長楊苑旂歸細柳營雲韶方繚繞雷鼓自鏗鍧緩轡趨長樂端居向穆清上林司馬頌羽獵予雲賡膺祖歆尋廟須牲及列卿侍中欽獻詩
天子樂吹笙息志躭圖史虛衷拜老更不須書諫獵
聖德總難名

三月朔體仁閣

御試應　制

絲綸高閣傍金鑾三月春晴正曉寒沈宋詩篇承入馬揚詞賦倚雲看頌金久已分天府（自十一月給俸人月給）廩詔食還開出大官（是日賜坐食）賜最是傳來溫言厚右文興數古今難

其二

宴罷紅綾又十年重携鉛槧俯階前彤闈日麗傳呼近黃閣風清　詔語宣（有●旨名盡所長）若昊豈徒窺法象省耕原自重民天（試璿璣玉衡賦省耕詩）文章燕許尋常事不羨長楊羽獵篇

御試省耕詩二十韻

聖世勤民意乘時祝有年農祥胥應候羽衛曉先天花暖春三月風和耦十千鳴鳩初拂羽新柳欲吹綿堇杏農功切瞻蒲稽事虔深耕原勿怠舉趾兆相憐德意周三壤恩施徧八埏武功陳赤帝文教洽青編露禱商霖集爰遵漢詔宣比來書歲稔此日計生全耑穀循嘉禮巡郊詣大田六龍迎蹕發雙鳳倚雲騫犖犖臨青耒朱旂過綠阡山鳴迎瑞藹谷轉裊祥烟婦子承恩早田疇待澤先念茲珠桂苦忍聽谷鏞懸貞作能勤瘁西成自穎堅　九重還勗爾兆姓敢安然佇看盈寧慶重賡補助篇萬方歌

帝力拜手五雲前

春日漫興

長安三載邸中留夢繞桐江舊釣洲漫道馬卿能獻賦應憐王粲獨登樓疎簾風過榆錢落小閣春深柳絮浮同是客遊偏寂寞爲郞來典鷫鸘裘

夏日同人大集和韻

天街初霽靜無塵客裏欣傳折簡頻別久尚縈當日夢重來喜集舊時人花飛綺陌含桃熟酒滿芳樽琥珀新高會金臺應不少相携可似故人眞

早朝謝 恩應 制

漏轉蓮花晷乍淸景陽鐘動曉烟橫雲扶翠輦臨軒出日照朱旗傍輦明萬國來同看瑞玉千官拜舞樂吹笙小臣幸得邀殊遇丹陛晨趨月五更

初入翰林呈同館諸君

十年對策尚萍居舊業瀛洲夢已虛執戟未能同曼倩凌雲何幸薦相如西淸召試晨趨陛東觀傳宣夜著書從古三長知不易無才眞自媿脅楮時奉命纂修明史

夏日早朝

一天新雨滿皇州攬轡羣趨五鳳樓殘暑全消仙闕曉微涼初入禁庭秋雲移漸覺龍鱗動風過頻看燕雀遊歸路晴添蒼翠色西山爽氣望中浮

送李天生奉 旨歸養

偶辭猿鶴詣徵車縹緲終南憶舊廬未許陳情罰令伯誰云奏賦重相如還山賜秩 恩偏厚捧檄歸田志未虛媿我無才同戀窩送君南望獨躊躇

送葉慕廬歸黃州

知君不得意歸去竟何如需次三年夢飄零數卷書文心原屈宋壯志豈樵漁爲訂重來約無勞念索居

其二

聖主崇文日徵書徧草萊已傳司馬賦未盡賈生才

鄉夢千山路離愁八月杯自慙多忝竊惆悵送君回

送臧介子補令曹縣

薊門秋色映紅蕖茂宰風流攬轡初舊績早傳于蔿部新猷還傍漆園居鶴馴花縣朝題字吏散琴堂夜著書蜉羽曹風應一變雨膏常徧古陶墟

駱襄雷令蓋平兼寄姜京兆定菴

故人書問憶遼東又聽鳧飛向此中路出居庸天闕迥江廻鴨綠戍樓空山來重地需材亟況復燕城製錦工君去漫愁鄉夢遠賜侯原屬左扶風

贈梅耦長和施愚山韻

相見何偏晚羇愁喜乍開睠從新夏始人是早[illegible][illegible]
仙尉寧遺世山陽總愛才稱長韓文名山陽笛詩爲雄何足計
原自重金臺諸子贈詩皆以鷄長未與爲試爲訣

寄門人鄭懋嘉

春色慈仁別吾知道已前燕臺遲伏驥江柳促歸驂
客久書偏少愁多夢未堪揚亭雖奏賦無字慰桓譚

其二

聞道江都好繁華過昔年莫辭風雨夕長對綺羅筵
世業留書帶家聲倚木天相期年正少珍重舊青編

重九生日偶成

少壯通朝籍蹉跎十載餘黃扉承召入丹闕拜恩初
史乘窺中祕家聲繼石渠莫嗟還寂寞差勝舊萍居

其二

歲月催人老今朝又此辰祇憐增甲子不記守庚申
學薄糜金俸地震秋冬季特給金俸官閑慰病身鋒鋩都斂盡
非復舊時人

相國高陽夫子招集出新詩授讀

一傳遊夜引高吟春滿皇州萬木深百代雄文燕許
筆幾年經國范韓心新篇自挾敦龐氣舊學還傳渾
噩音深愧桓譚能識字揚亭載酒共追尋

出郭

晨出長安西秋風正寥廓野曠浩無垠平蕪帶城郭
咫尺高梁橋草草聚村落空林鳥雀飛霜風隕秋籜
遙見松檜青月瓊氣寞漠舉頭望西山朝夕到林壑
我家萬山中處處供領畧三年絆燕邸神志同束縛
今朝倦眼開恍如逢舊約乃知山野性所遇成澹泊
凌風振衣裾懷抱欣有託

冬日經高梁橋

聞說城西勝高粱路未遙魚龍空百戲楊柳自千條
野店開荒草流泉出斷橋霜風秋瑟瑟惆悵舊花朝

萬里行

長安富豪家千金奉杯土夾道盛幡幢喧闐咽簫鼓
明旌三五丈聚觀無如堵折柬致公卿招邀各儔伍
賓主不相識張讌陳歌舞金錢何足論一時快聽覩
擾擾紛靡中死者慶已腐君看北邙上當日皆華膴

同年盧西寧宮庶招同陸義山汪蛟門喬石林
時大雪初霽

彤雲漠漠邸中看却喜招尋禮數寬菊有餘香秋尚
在雪當初霽夜偏寒縱譚便覺離愁盡劇飲都忘道
路難太息十年成邦淵今朝且復共長安

益都夫子招集酒半王仲昭胡朏明復出暢飲
長安車馬紛如簇載酒呼朋徧韡轂豪華謝絕交游
稀自歎此心同槁木師門原自無雜賓务奬幽恬厭
紛逐有時壺榼召名流萬柳堂前飼醽醁今朝張讌
錦堂開絳帳諸生往來熟招邀頻亦及迂疎酒泛烏
程雜肴敦燮時譜國語方長旁及幽奇快耳目古今
上下語縱横新題險韻燈前讀是時寒月正熒熒洗
盞更酌澆殘菊王生胡生座上賓半筵出拜話疇夙
金樽滿引未許辭庚公興逸神偏肅顧笑侯門嬾曳
裾如我門庭匪炎燠何不開顏醉一卮吾將歸老沂

山麓呼童炙酒更頻斟此際都忘愁萬斛歸來蹈月
夜三更街巷無聲秋謖謖

太和殿朝賀恭紀以下庚申

唱罷雞人露未晞曈曨旭日上朝衣旌旗影裏龍蛇
捲簫鼓聲中鳥雀飛簪筆漫隨新仗序須酥還識舊
恩輝階前拜起陪臣肅始信梯航萬里歸

官軍收復四川　午門宣捷恭紀六十韻有序

臣聞商宗三年克醜歌傳撻彼之章周宣六月興
師銘勒蒐于之鼓蓋版圖無漏在臥榻詎可姑容
而弔伐爲心知戈矛原非得已欽惟
皇帝陛下仁綏有截化洽無私文德耀而武功敷內
治成則外效舉東西南朔莫不尊親侯伯子男悉
同王享嘗杯酒釋兵之會正　廟堂偃武之時乃
技本黔驢吠同桀犬蛇皆從虺鳩復化鷹始以尉
佗之黠脛彼一隅散作句始之妖孛於列服棧山
劍閣千里烽横明月空舲頻年霧塞夫臣子而逆
君父法在必誅刹卵石而抗雷霆其何能淑
王赫斯怒我武維揚劍啓七盤鼓行三峽横海樓船
之卒泝灩澦以揚旌拔山超石之雄指陽平而縱
轡楚材三戶犂推彗日之矛蜀郡五丁直引雷空

之礮先聲既震井鬼星搖勝氣方張涪渝波立遂
使連雲失險兵銷花藥之村巫岫無靈刃淬芙蓉
之水金城山下時雨來蘇玉壘關前嚴霜致肅益
川巴爲滇黔之屏蔽而全蜀實西南之奧區梁州
父老既扶杖復覩太平蜀都縉紳豈作檄尚煩使
者俘逃囂於　闕下紫闥獲於軍前關奪丸泥自
是南人不復反世修降表應知
帝王自有眞臣謬奉　宸恩濫與史館慶鯨鯢作剪
幸寬南顧之憂覩鴻雁來歸想見西征之樂爰撰
蕪辭載颺盛事銘鏞勒石慙非良史之才獻賦貢

琛鏋附風人之頌云爾

帝世馴干羽苗頑尚遠征三驅張撻伐一怒奮生成至德乾坤徧鴻施雨露盈數天徵豫順率土慶豐亨黼帳圖書古彤闈翰墨精臨軒宵論道求舊晝延英偃武思彌切修文度自宏毋懷行役苦特慰望歸情西鄙分封久東朝賜第榮即應趨虎拜或擬効葵傾梟獍何攙鎗雷霆敢抗衡巖椒遙拒壘石菌驟傳鉦螳臂嗟奚濟狼心卒未更餘光紛彗孛僻壤沸蜩螗腥破巴人國寃依夔子城井蛙翻浪黑檻獸逆天橫安史誅雖早洮滔惡尚縈五溪偏組甲六詔總呼庚

霧捲王孫宅烟迷玉女坪巫峯雲突兀劍閣路崢嶸孟昶方憑險明昇實負嬴四郊叢虎豹九陌走鼯鼪赤羽悲童叟青燐泣父兄幾年瞻正朔何日起孤惸聖澤弘三綱　宸衷念八紘萑苻能悔禍鋒鏑忍驅氓不悟焚巢燕猶同走險麕比來甘旅拒是處縱遊偵赫赫

皇威震桓桓大將行　廟中全勝算閫外竒師貞敵愾人原奮同仇氣莫攖秦京摧壁壘閩粵奏章程士飽思超距軍呼激請纓裹氈羞鄧艾蕩滅美岑彭風迅霜弧疾春新鐵騎鳴前茅開棧漢後勁下葭萌不用祠金馬何須渡木罌鑿崖澄瘴霧鳥道闢榛荊彼險誰堪恃吾師實有名珠江方向化篆水自輸誠王衍寧逃死吳曦漫乞生長驅山月落轉戰峽猿驚浪說瞿唐峻還看灩澦輕七星關不閉入陣磧方明義肅中黃弩光搖太白旌岷峨薰穴鼠巴閬截長鯨砮矢蠻王貢耶僑兆姓迎重歡披日月且復賀欃槍威已夌諸葛聲寧檄長卿拓疆來翁譽問俗致桃笙筇竹扶新雨桐花悅晚晴千村休夜吠萬里慶朝耕凱唱滇黔近鐃歌冉駹清丸泥通蜀徼降表繫秦嬰捷奏長楊苑功符細柳營麟圖酬上賞鵠印壯軍聲烽

燧從茲息車書自靡爭占星輿鬼靜望斗泰階平共識金甌鞏頻聞玉燭賡萬年綿曆祚四海永銷兵

送王仲昭之毘陵

三五華燈夕春風祖帳開誰憐宣室召終返洛陽才落月人難別悲歌曲易哀故人多遠去惆悵舊金臺

其二

誰道躬逢倦承恩許放歸還山仍白髮獻賦已朱衣（仲昭召試後特授內閣中書）瀟灑西清席優游北墅扉從今多著述非復舊書幃

賜鵜紀　恩

拜賜鷺傳太液池分甘恰值薦秋時
君恩絡繹絲千縷臣節堅貞玉幾枝雪椀初擎榮祖
父鸞刀試劈餉親知託根幸有氷心在報稱眞慙雨
露私

其二

薾舸　宸遊皐櫂歌擷鮮頒賜總天波漫言飲露分
金掌便是如船出玉河司馬長卿消渴起東方曼倩
拜恩多小臣貧病今應減一片氷霜聽曉珂

送趙天羽戶部榷揚州

梯航南北總燕城奉使仙郎壯此行舊識虞翻彎署

遠新看劉晏轉輸平匡時豈獨權金粟問俗還宜攬
旆旌遙想政成宜眺詠隋隄明月聽吹笙

送錢越江歸省

才名何必美機雲冀野驍騰便不羣猶憶鎖闈秋夜
永一天風雨讀奇文（午闈余得馬齊癸中徐幼歲中翰儀錢子互相欵賞時値秋雨）

其二

賦奏凌雲御櫂新又從卿館詢匪只今多少金門
侶妙選能兼有幾人（錢子與沈子開平以騎試授館職及臨應常復與選）

其三

蘭臺華共被尋辛苦慈闈尙望深不是瞻雲歸念
切千秋致負侍臣心

其四

金臺楊柳正依依却喜承恩許暫歸極目南雲親舍
遠送君眞美老萊衣

和田子綸移居

蕩搖入極喧雷車吾亦倉皇移我家甆瓶敗簏費掘
載經旬露宿同鶩廢垣頹瓦脫久未葺榜門片紙稱
官衙入戶自笑徒爾爾半牀書卷仍欹斜水部風流
過何遜慣從官閣哦梅花僦屋數椽深巷裏一枝且
復隨棲鴉蝸居巢飮遣歲月疎狂豈必漁陽撾巨鼙

播蕩頻未已安能煉石求神媧

送羅魯峯歸漢陽

大別山前憶舊遊羅含宅舍倚滄洲未能載酒招黃
鶴却喜乘風泛紫騮老去文章傳北闕到來名姓重
南州相携又惜遄歸早芳草晴川別夢愁

送陸藎思南歸兼慰悼亡

漫道窮愁老蠹魚春來待詔詣公車名卿盡解收徐
稚京洛還憐失董舒北闕風雲迴望日西湖歌吹拜
恩初送君不覺添歸興高閣巢青好著書

其二

策蹇燕山又幾時傳來消息蚤堪疑筆空我正儔吟影書到君還賦室思千里離愁江上遠三秋歸夢客中遲臨風不用頻相慰驛路蕭蕭祇自悲

題萬年氷送陸雲士宰郯縣

何年結撰本天成川媚山輝舊有聲早信雪霜堪共矛卽看圖畫總難名光分趙璧千秋合影散秦臺一鑑明從此吏人氷上立使君原自重連城

爲王韻士悼亡四首

零香遺篋不堪思夢斷茸城授館時兒女滿前都是淚何須重讀悼亡詩

解褐登朝佐奉常徵書近喜下明光誰憐薄宦三年裏一曲離歌泠鳳凰

簪筆承恩向直廬彝燈佐讀共三餘傷心猶記臨岐語珍重龍門太史書

年來無事不相同誰意蕭蕭枕簟空從此明孱南去道一般顛領語秋風

送江辰六之官益陽

此去長沙路幾旬芙蕖秋色繞江濱漢庭早擅變雲奏楚甸還看攬轡新學道十年寧俗吏種花萬樹總詞人湖南烽火今纔罷辛苦循良莫厭貧

婦亡四十日不得三子消息

無母嗟何恃哀多不可思誰憐驅馬日便是廢莪時鄉國書應到梁園夢未知披帷凝望處雙絕淚如絲

其二

生死眞成別孤燈掩寂寥不眠愁遠信無夢慰淸宵驛路三千里啼痕四十朝何時重聚首慰我鬢蕭蕭

七夕悼亡

常時當此夕今夕最堪憐豈爲塡河約空思乞巧年呼兒具瓜果按節理釵鈿惆悵人何處燈孤淚黯然

其二

漫道星橋遠秋新尚有期誰憐生死隔無復別離思斷篋縈蛛網殘香裊穗帷愁多不成寐安得夢來時

白松詩爲房愼菴比部作

芝草非不榮桃李亦烜赫貞勁比君子乃在松與栢皦皦氷雪姿歲寒不能易幽芳久益厲豈徒悅晨夕貞靖挺孤標（尊人兵部公私諡貞靖）解褐際屯厄發憤志首陽哀吟激金石一死畢生平荒祠羅丹碧庭樹皺所憑松亦隨之白始松初移時曾未踰尋尺黽勉二十年霜髯勁如戟孝子風木悲攀條感遺澤西臺結遐思夢寐猶踊擗我家黃山松先人志所適婆娑軒檻間

古幹廟常格烽火烈郊原奪翁免摧摘或者先德存
不復圍兵革君昔爲我歌俯仰悲往迹詎知兩人心
悉與松俱積因君寄雙松託根與疇昔亭亭亘千古
精光溢靈珀倘後耳目觀見神豈終惜相埊在貞堅
忠孝永無斁

中秋日早朝

秋色平分向曉天桂華香裊禁城烟雲殘似識霓裳
奏侍從新題皓露篇暑氣幾收丹闕外晴光先到紫
宸前太平今夕同民樂萬里清輝入御筵

中秋感亡

見說中秋近無言已自悲可憐今夜月猶照舊時帷

其二

頻年當此夕按節饗尊章誰信頻婆果含悽奠汝旁

九日陸義山邀遊慈仁寺以病未赴

佳辰人自快登臨獨坐蕭齋小巷深叢菊半開誰送
酒茱萸遍插已傷心論年最怯重陽近攬鏡還憐兩
鬢侵慚愧故人相訂好不堪貧病共追尋

是夕親友携尊過飲志感

老去眞憐歲月殊不堪頻領話桑弧年驚白髮添新
曆人似黃花冷舊圖(辛亥初度家兒繪圖見貽)病起漫同茵令辯
眼枯誰怪卜生愚開尊莫問從前事麥飯囫圇泛叢
頁

移居

卜宅向西偏巷僻行蹤寡敝廬誠易安況乃容車馬
几案數卷書怱橋自蕭灑適意良已多華軒何爲者
蝸羸愛其廬無心羨廣廈

其二

晨興戒僮僕僦車宣武門車人競笑謾萍跡何無根
往歲徙宅時僕僕勞朝昏敝篚脫鎖鑰甑釜喜尚存
敗書三兩架或者供賽飧爲我謝車人將車愼勿奔

汝言良知我難向他人論

其三

中道失妻子獨夜起徬徨勉從長者教(愚山先生)哀多良
易傷觸緒積悲感愁病侵膏肓達人誠委化情至諒
難忘棄置勿復道天寒更漏長

和棠訒菴院長題翰林院壁用東坡清虛堂韻

瀛洲亭古連堤沙修梘夾道森成衙玉峯先生文章
伯縱横理窟摧天花經筵說書動宸聽蘭臺撰述領
百家閒時閉戶抱幽獨詩成倚杖看歸鴉此中甘苦
向誰說寒風謖謖吹霜葩自慙老大還碌碌愁使鬢

骨難攀爬鹿門妻子積摧慟病渴空思龍井茶窮愁著書良匪易不眠時聽街鼓撾先生高致乃如此吾儕何復勞咨嗟願隨先生策欵段西山蒼翠凌朝霞

爲王山長題丹楓閣圖

負有深秋意丹林足臥遊夢中曾待路諳裏欲登樓飛瀑千巖落危崖一徑幽何時來勝地拄杖小橋頭

冬日陪益都夫子遊祝園即席奉和原韻

東山千古韻還展到幽棲竹樹分寒立郊壇入望迷徑喧馴兎起林靜亂鴉啼禮法都無繫蕭然野興齊

其二

名園依北郭踏雪喜相過氷老凝新砌霜寒裊舊柯開軒分紙墨捲幔對烟蘿今日長安客誰曾此嘯歌

其三

偶然同勝集雅曲更投壺地僻人聲遠天空雁影無論文峯畔出得句雪中呼小醉危橋路凭闌各自扶

其四

居然韋杜曲卜築儘淸幽閣外寒雲合峯前遠樹浮賓朋方絡繹詩酒自綢繆此際追隨好都忘舊日愁

又和益都公祝園讌集韻

園林淸絕處垂簾梧竹琴樽銷短晝一時並集梁園秀雪裏梅花開小春輪蹄寂寞幾遊人凌寒且復娛佳辰追陪喜逐東山謝呵筆分題高閣下詩成漠漠空堂夜氷紋滿院霜花開十千沽酒幸能來當歌且莫驅車回

其二

旗亭張讌春滿園載酒今朝偏逐涷闈人驚怪車馬喧衝寒掃雪晨光動樓臺歷歷小橋橫霜華萬樹連亭榭我公朝罷喜先來茗椀敲氷開小鳳十年烽火冷長安捷書次第皆賓貢太平無事一官閒坐擁無絃堪撫弄酒酣覓句繞廻廊合坐詩成誰伯仲追隨

遙夜不知寒歸來月照靑絲控

益都公招集王司馬怡園和原韻

司馬耽幽勝園林暢遠心軒開憑眺賞雪豔喜追尋高閣逼朝爽危崖疊夕陰登臨眞不厭還坐撫淸琴

其二

緇塵滿都市寂絕萬山寒樹老參差合峯危結構安穿橋迷曲檻激石擬崩湍卜築能依此無心計屈蟠

其三

乘月登樓興傾醅醁似澠支筇皆勝地呼酒任佳朋霞捲千峯夕天高萬木澄重來應有約莫亦記吾曾

其四

致道朝衆嬾經旬野興躭窻分明遠樹洞古宿歸嵐坐覺峯逾靜寒知酒易酣旅愁應暫遣且莫憶江南

題畫

危崖淸絕俯茅茨古樹橫飃雪滿枝看去十年應不厭便從天半認峩眉

其二

三五茅堂倚石根寒雲漠漠擁孤村此中似有袁安臥萬壑無聲獨掩門

施愚山侍講初度

敬亭神仙宅宛水環雙流建賢鍾灝氣逖絕今人儔天子右文學徵書貢九州先生旣舉首我亦來山阪相見自傾倒未敢托交游被命共史館巨典期千秋載筆懼隕越往復同咨諏言辭務馴雅軼事恣冥搜重感切劘意黽勉還相酬遂忘愚者慮一得常幸收乃知性情合匪爲虛聲謀顧憐深巷隔數過時淹留相對一杯茗論難久未休僮僕倦已睡道左停軒騶握手出肺肝誰云水石投古者忘形交未知有此不今年朔氣寒四壁風颼颼旅館值初度寂寞荒餞羞自言晨炊冷昨夜典衣裘賦詩紀歲月當茲翻百憂從來曠士懷萬慮等浮漚我年行及艾甲子君已周擾擾百年內霜雪都盈頭一官眞似水書卷銷窮愁今辰烹綠雪（宣城茶名）爽氣西山浮人生隨所安何必非滄洲

送少司寇高念東先生 予告歸淄川

齊魯才名五十年登朝偏自愛林泉舊時南國遊多士近日東山買薄田優老盡知 仁主意辭榮眞羨大夫賢即今三徑餘松菊學道參禪總澹然

其二

曾謝朝參理舊耕徵書再起典秋卿登堂未得同徐

孺對客頻聞說項生正喜文章尊海岱俄看蹤跡擬蓬瀛送行不獨憐知己人望由來屬老成

其三

薊門晴雪憶吾廬白髮還山引犢車公子南荒歸國日（時長公自蜀奔回）老臣北闕拜恩初般陽水落堪垂釣夾谷峰深好著書寄語同岑賢小謝仙人海上近何如（令弟振東與余丁未同舉 聞辭家訪道登萊）

讀趙玉譜中翰焜上行感賦

道州舂陵行杜陵石濠吏宛轉寫民哀凄切詩中淚關西老宿趙舍人作令十年勤撫字高標早並赤城

霞再遷三輔還凋瘵頻逋婦子總關心儒術由來屬
吏治昨歲崇文詔選才使君應　召長安市一官需
次江南遊徘徊隄上先泲泗是時河決清水潭淮徐
千里皆崩潰田廬決莽走蛟龍秋風瓠子悲何濟
宸衷憫恤命司農水衡將作頻咨議民勞民便務求
詳百萬金錢都不計河渠使者冠蓋多符牒倉皇謀
水利丁男死徙婦女充鳩鵠千羣方集事梛埽竹楗
亦經營策動晉秩多殊異不知何日慶安瀾桃花乍
漲還淪棄吾聞禹績尚疏排宣房築後隄防備強水
從人勞逸殊橫亘長隄良不易勞人草草將奈何詩

成未盡詩中意君今身已致雲霄西清掌籍絲綸寄
四方水旱盡周知二賈成模應未墜何不賡詩上
至尊莫令空負平生志

早朝遇雪

俄看飛雪滿遙空又聽宮鴉逐曉風影散雲霄都不
辨飛花萬點禁庭中

其二

彤雲漠漠曙星稀路轉銅龍雪正飛自是豐年宜兆
瑞春光先逐侍臣衣

柬洪昉思

揚亭咫尺竟何如室邇人遐悵索居豈爲避喧常鍵
戶不應訪舊更廻車題詩空憶高軒過掃雪眞憐小
巷虛寄語西泠洪伯子湖山七載結相於

其二

攬轡相過已數旬三秋人隔又新春龍門正喜留佳
客蝸舍何緣到故人縹緲便同千里別寂寥誰念一
官貧錢唐交友如還問慙媿南村賦卜隣

得兒輩守凍從陸路扶櫬信口占寄之

幾月長途信息稀一帆猶自阻南歸可憐淚盡鍾離
驛兩道明旌帶雪飛（大兒舟凍宿遷）

潞河凄絕母喪回又聘梁園旅櫬來涉水孤舟風雪
夜死生相對總堪哀（大兒卒于汴喪會濟寧）
水雲漠漠阻關河半載飄萍萬里過最是孫雛梨栗
盡啼痕落處馬塵多（孫繩武向隨京邸今大兒攜歸）
饑寒迢遞會舟車繐帳風前一慟餘南去北來無限
苦九原愛子意何如（大兒南旋三兒迎柩北上會於宿遷以資盡大兒柩回措置）
哭兒哭母淚縱橫黃口伶仃學遠征太息官貧歸橐
盡挽車千里雪中行（三兒路費盡假縣車奉二柩陸行縣值舟金皆隨至揚州貸給）
一官顛頓冷燕臺悔殺無端命汝回辛苦舟車都不
易傷心今日爲誰來（去年九月遣兩兒歸試）

歲暮雜感

數載長安客今年歲又除官貧仍旅況夢擾爲家書月落千山遠風高四壁虛誰撾太平鼓切切獨愁予

其二

窮愁非不慣凄絕是今年鏡舞憐孤影蘭摧泣遠天歸魂千里隔殘夢五更懸欲遣真無計深慚達者賢

其三

寥寂誰如我含愁只自知閉門常宴坐掩卷復深思真笑交游少都忘歲月馳豪華人所羨猶憶少年時

其四

巷僻容吾懶經年只掩扉愁多人去遠病久客來稀藥案時時檢鄉心處處違無才慚報稱何日遂初衣

得里中親友書

數月人來便親朋意念深尺書方寄慰遙夜倍傷心夢醒驚殘漏宵長冷鐵衾殷勤非不報呵筆淚沾襟

健松齋集卷之十九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展臺詩鈔下

元旦朝賀應制二十四韻 以下辛酉

三微開令節四序轉鴻鈞歲適占平酉（裴度平吳元濟得石碑有日雞未肥酒未熟占者日雞未肥無肉也酒未熟無水也平賊當在巳酉平今年歲適在酉）年還屆上辛雞人催唱曉鳧氏警司晨日暖輝丹闕霞明護紫宸廣庭紛羽衛仙仗肅鈎陳翠輅臨軒出朱旗夾路匀匀芒初布律風伯早清塵柱殿祥光啓璇宮大禮親慶成歡鐵鳳端蹕引蒼麟雅樂簫韶奏和烟

寶鼎伸桓桓森劍珮濟濟萃簪紳萬國來同候千官舞蹈辰典儀方贊導柱史更糾巡久已通重譯何須格七旬須酥分內府錫宴勞嘉賓淑氣環圻甸良時協士民帥看摧洱海寧止勸巖岷奉朔謳歌集呼嵩瑞應真雲皆書大有箭亦聽吹豳調燮資元老班聯及小臣無才搜舊簡有志媿先人漫詡雙丸疾欣聞百度新紅雲瞻表近白獸拜恩頻願祝鴻圖永飊長景命申

門人馬嚴冲葺書舍取先樞部天酬循吏以文章句顏曰報循堂寄題二首

當年原自署循良絳帳晨開對草堂陶令風流傳栗里安仁詞賦重河陽門臨皖水移舟便坐接浮山引興長此際經營知不易數椽珍重舊詩章

其二

仙郎文藻自風流治績還開古帝丘（樞部宰館陶）抗疏舊曾推柱史（大父太僕公明神宗時名御史）傳經今復向瀛洲十年夢杳題詩壁半畝春新載酒樓我柂孤標霄漢上何時共逐皖溪遊

孫屺瞻學士元旦詩用唐韋莊相看又見歲華新爲起句和韻四首

相看又見歲華新烽炬連天剩一身近喜故園休戰伐甄開絕徼罷征塵論功夔適占平西（裴度平淮事）紀曆年還合上辛從此春王同正朔六街燈火總遊人

其二（余與學士同出靳水張先生門別且十四年）

相看又見歲華新頗憶當年旅館身十載蘭亭同絳帳三秋梅市奉清塵登朝君自名先甲珥筆余還媿受辛最喜趨陪丹闕下剪燈猶記舊時人

其三

相看又見歲華新良夜傾杯客裏身斜月半軒蓮火樹清歌幾曲裊芳塵樽前兄弟欣同卯（癸卯鄉試同年大集陳比）

部宅座上詩章恰和辛（東坡與曾子固作和辛字韻詩）金谷西園徒往事豪遊快絕古今人

其四

相看又見歲華新掩卷空閒著等身敢謂裁書分玉管或因閉戶息緇塵簡編只合讐魚亥衡杜真憖亂細辛不朽文章千古事未知班馬是何人

新水（和蓀都公韻四首）

日暖冰初泮漉澌下碧湍游魚吹浪小浴鳥起沙寒始覺微風燮還宜細草團兒童三兩隊橋畔理漁竿

新草

蒙茸新雨後秀色點荒堤徑軟停朱轂塵香散碧蹄坐來寒尚近望去影初齊游冶誰家子傾樽處處迷

新柳

彭澤移栽後春風放眼初攀條知有意折贈尚無書裊裊扶虛幌纖纖俯舊渠西泠橋上望此際較何如

新蝶

不知何處住早得趁芳辰搖曳飛還倦翩躚粉乍勻浪尋花下隊未遠夢中身底事傷春者相看便愴神

病中口占

漫道貧非病貧偏與病俱豪華盛意氣曾辦一愁無

其二

寂寥誰過問日午不驚扉自是交游少誰云古道稀

其三

病侵離自遣況是旅中人童嬾呼不至牀嘗寸寸塵

其四

數載銷愁計緗芸伴索居比來慣藥火只是檢方書

山城行

余邑自甲寅被冦流離遷播凡四年京邸追憶爲長歌記之

憶昔山城烽火逼萑苻草草弄兵葦西連姑蔑東青

溪後先淪陷皆奔北維時戍守尚千夫環城內外叢狐蜮令尹倉皇甲士驕一朝棄去空城壁士女奔號風鶴驚千萬生靈都不惜頗怪城門四面開黃巾驚詫嗟奇策三五游偵覘市門雞犬無聲但空國裂帛爲旂竹作矛十道狂氣始充斥雜坐喧呼總不馴狐鼠成羣誰主客嗟余臥疾寄空山幾旬露宿牛羊柵曉來聞變別妻兒百里兼程冒荆棘山靜無人問姓名獨坐時看豺虎迹俄聞督府羽書飛關西老將親馳擊可憐烏合本無謀擾擾聞風先辟易村落剷鋤試一呼單貧棄盡哀號亟將軍不戰獲三城張皇捷

奏侈攻克入家稍稍見炊烟將吏揚鞭來舊城發兵三萬營四郊轅門大啓西城側嵯嵯喬木盡樵蘇居人拱手悉驅迫我來謁見正中秋城隅殺氣遮天黑還山相對各唏嘘重逢何處招冤鬼異時草竊數十輩父老何難稽尺籍官軍蹂躪賊方多逃死誰曾分玉石隊隊紅裙馬上來掘地焚巢氣烜赫苦兵苦冦何時休野老吞聲淚空滴賊營昨日遣書來怨蛭吠犬多狂逆將軍斬使首逆書紀功幕府俄遷陟總是尋常嘯聚羣負真戎首傳飛檄無端虛冒濫深恩孼兒廝養爨軍藏猶記霜風九月天賊衆喧闐勢頗劇

旌旗旌颭鼓吹紛嗚呼鳥獸瀰山岸將軍令下戒毋譁登陴束甲城闉塞分軍五路左右馳鄭重真如臨大敵巨礮轟轟賊已奔倒戈星散嗟何益前驅斬刈總不遑草薙禽獮盡俘馘兇渠組繫不知名傀儡豈是封侯格村莊執訊各連連僵屍遍野溪流赤此時勝氣差強人余亦城頭幸休息持醪半刺賀軍門凱唱令朝聊塞責乃知賊本不足平逍遙歲月甘留慁早奏膚公報 聖朝何須供億疲民力携家間道下錢塘故里山川委鋒鏑三年駐牧室廬空哀鳴鴻雁聲悲惻威靈赫濯八方平浙東近喜銷戈戟滿目瘡

痍白骨横百年難起溝中瘠願挽天河洗甲兵婦子
恬熙樂晨夕

送汪鈍翁假歸

長安誰道不南歸十丈紅塵戀落暉今夜潞河橋畔
月一帆真得遂初衣

其二

遂著荷衣出鳳城薊門惆悵別離情豈真學道甘違
俗自是今人不愛名

其三

雨蓑烟艇月黃昏老向吳江㶁荔村不是史臣歸太

蚤一編久已答殊恩

其四

楊柳春新綠又濃玉河南望水溶溶君行我欲思歸
甚倚杖同登縹緲峯

毛行九馮官聞躬暨寓齋小飲

五載寄長安一官澹如故知交良已稀扃戶寄寒素
既無折簡招亦未戒厨傳盒菜足冬春饔飧以時度
今晨車馬便爛熳到庭戶公子兩翩翩清修謝紈袴
授經有毛萇書卷共曉暮愈知相國賢肯與膏粱伍
肴核草草陳市醪潑秋露京洛豪華家張筵盛供具
樺燭照軒楹珍錯相參互卽看庖饌排足知主人趣
愛我共傾尊忘形悅情愫豈少良讌會貧交實有數
杯闌蹈月歸疎星淡庭樹

送何相如宰桐鄉

鶯囀芳郊晝日長雙鳧奕奕出明光江花過雨迎飛
旆驛柳迴風繞別觴水部新篇傳潤浦朱侯舊績重
桐鄉由來十異君家事珍重屏名御墨香

送趙禹玉任林縣

蘭書十載正啣杯早佩麟符鄴水開琴鶴自傳先世
澤文章須信使君才花明萬樹仙人谷績紀千峯玉

女臺此際長安游好在看君驄馬座中來

出郭望西山積雪 時送兩皇后梓宮葬山陵

長安二月正春晴極目郊原緩轡行古雪鱗鱗天遠
近連岡歷歷路縱横漫疑羣玉千峯碧却憶峩眉萬
丈明我欲乘風淩絕頂曉寒驢背看詩成

喜雨

九月秋霖後燕山半載晴乍霑初雨氣差慰老農情
隴麥添新穗園條長舊榮來朝問米價應得暫時平

沙河過施愚山高阮懷倪闇公

信宿郊原外村村車馬多山寒新過雨沙軟漸通河

啓戶知相近烹泉喜暫過荒城無戍鼓待漏意如何

三君卽同過村寓汲河水烹茶

不辭筋力倦竝轡過溪橋遠樹聞雞唱平沙任馬驕
啓門無別榻試茗有枯瓢雜坐還凝眺西山雪未消

橋望

數載羈棲久臨流放眼寬遠村明古樹斜日抱危欄
烏下靑蕪夕魚牽翠藻寒故園風景在彷彿旅中看

還自德勝門憶于少保舊事

當年土木事全非倉猝都城屢合圍若使竟從南徙
策可能重望北轅歸九門日落喧鼙鼓百戰秋高冷

鐵衣復辟鍾鳴身竟死行營何處亂鴉飛

萬柳堂修禊和益都夫子韻

風流誰羡永和年勝日追隨地自偏曲水杯觴應不
減蘭亭詞賦總堪傳柳多野意分窻見花有紅心過
雨姸却笑幾番陪讌賞平泉今始到雲烟

其二

東山絲竹喜同偕驅馬郊原散遠霾禊飮漫誇當日
勝雅遊方信此中佳正須載酒依芳樹莫更臨風感
舊釵雜坐吟成誰最早謝公詩健恐難儕

答陳其年春日感懷見柬用萬柳堂禊飮韻

往事驚心是舊年埋憂無處悵天偏誰憐遠夢愁中
斷空擬遺容枕上傳南去只今無雁到春來不信有
花姸哀吟讀罷添凄切一種啼鵑泣暮烟

其二

白髮今生未許偕昏昏晝日總沉霾歡愉毋數生來
少杳渺眞疑死後佳我自無聊看舞鏡君從何處問
遺釵金門不奏安仁賦凄絕神傷盡我儕

題畫

門掩松一株閑心何所託山靜晝初長松花自開落

夏日益都夫子招同其年遊善果寺

休沐眞餘暇追隨此暫過到來人跡少坐處鳥聲多
香遠通紅藥簾開對薜蘿蘭湯浙浴好不記有沉疴

其二

淸絕長安市幽林獨掩關一簾宜晝永半榻卽深山
人散鐘聲外花明梵唄間塵心銷未盡寂寞媿僧閑

寄祝李鄴園總督

承平日已久黥彭恣跳梁弄兵起滇海閩粵同鴟張
前驅出仙霞兩浙紛蜩螗李公奉簡書推轂趨江郎
三衢旣偃擾守具卒未遑伉慨誓六師士氣爲之揚
賊衆易烏合八郡競披猖蜂蠆百萬聚皂纛彌崇岡

儒夫昧遠算省會懸罔防我公奮臂呼克敵先疆場
上游棄不守千里皆危壓大小百十戰屹然壯重陞
王師下八閩幕府謀最良破家饗戰士白首勞星霜
余時遭變亂遷播依叢篁烽火驅徒步轉徙到錢塘
驚定見城邑士女方熙穰乃知保障力半壁倚金湯
東南免鋒鏑公勳安可忘蕩平今且奏黽勉還戎行
功高恥自明勞臣職所當招携徧遐邇觸賑亟流亡
誰云公善守匪守奚由强條侯制吳楚嘗平降諸羌
大將在持重豈必侈殺傷今公屆上壽吳越韜戈芒
軍恬民益附頌禱娛杯觴元臣重朝野况乃依梓桑

臨風致遐祝相望在旂常

喜三兒到京

相見都無語悲來淚已傾憐渠少失母又復遠離兄
南北千山路舟車兩月程得書長憶汝差慰客中情

其二（是日亡室小祥）

母是生時別今朝又小祥經年成往事相聚總他鄉
衰病吾將老追隨汝實傷不堪頻墮淚扶病禮空王

其三

同懷兄稍長仲季最相依何意中男別先從慈母歸
書緘前日字影斷舊時衣此際添余慟蕭蕭鴻雁飛

其四

往事愁無盡相從且自今傳經先世業教子老夫心
莫恃聰明慧須知學力深九原都望汝黽勉記遺音

題詩枕

苦吟亦何取不如高枕眠夢覺適無意得句羲皇先
誰將詩作枕祕貯笥便便有時擁被臥注思如涌泉
此中有神遇不向醒時傳

劉鍾宛夫子七夕讌集和元韻

猶記扶風帳陪遊又幾年生徒重聚處花竹尚依然
織月浮珠箔涼颸散綺筵星河凝眺遠瓜果正秋天

其二

靈辰纔昨日涼意晚來侵促坐宜清讌高談感舊心
螢飛迴曲檻風過響寒砧夜久扶歸轡秋光滿上林

雁字

賓鴻嘹嚦喜同羣隊隊遙看點畫分著史書雲開鳥
篆媧皇煉石起蜂文浪傳繫帛來西域誰復能鵞羨
右軍一代羽儀知不易晴空萬里碧天聞

其二

長天如畫雨初收鐵畫銀鉤處處留萬里羽書搖日
月千年麟筆紀春秋霜翎裊裊隨清影勁翮稜稜賦

遠遊此際書空應有意隨陽肯爲稻粱謀

瀛臺　賜宴紀　恩二十四韻

萬國來同日承　恩正早秋晴雲開太液佳氣護瀛
洲待曉依仙仗乘風引畫舟三公周旦奭百職漢枚
鄒望襄
天顏近傳來詔語優吳綾頒鳳采蜀錦豔魚油挾纊
章新寵縣鶉敗敝裘大官方設饌內府更陳饈玉粒
氷凝盎瓊酥雪滿甌趨蹌臨水榭徙倚對層樓荷露
紅初散槐堤翠欲浮五龍連別浦雙鳳翼崇丘坐久
微凉入橋平薄暑收載聞前席召仍命侍臣留繡幕

光才透芳蘭氣自幽金尊盈縹蟻玉斝泛黃流既醉
容逾肅爲歡禮莫酬承筐通宴樂鼓瑟叶歌謳已識
乾坤大還欣雨露稠蓮房淸味永藕節素絲柔在藻
應同慶如船詎足侔未央須幣帛大饗集觥籌執擬
皇仁渥寧忘　聖澤周小臣慚醉飽千載祝　宸遊

送舍弟象瑆歸里

數月妻兒淚愁中喜弟來迢遙違子舍寂寞作燕臺
儉藥扶吾老支貧仗汝才經年殊未久惆悵別離杯

其二

宦味吾原淡蕭蕭鬢髮侵未能圖報稱何日慰歸心
松竹縈淸夢知交隔遠音寄言告慈母南望日冀深

重陽後一日長椿寺讌集和韻送毛行九南歸

載酒重依舊講堂風簷十丈禮空王幾年作客過重
九到處題詩憶故鄉多病自憐看菊晚論心且共引
杯長茱萸更酌休言醉明日懷人天一方

徐立齋學士擢總憲十二韻

南州家世望東吳　特簡新傳漢大夫唱第宮雲華
五色同朝玉樹並三珠掄才永叔原師表稽古桓榮
自楷模講幄譚經資啓沃綸扉佐政典訏謨
帝知學士儀羣彥　詔領中丞肅九區芸閣彤編裁

舊史蘭臺白簡驗眞儒稜稜封事垂邦憲侃侃彈文
震海隅豸角霜淸趨董率花磚氷立靜傳呼門無熱
客時賡鶴柏有寒光夜集烏豈獨周昌名蹇諤由來
魏相重公孤春前酒熟分麟管殿上詩成矢鳳梧自
是明良千載合不須諫草紀靑蒲

送趙雷文儀部榷揚州

輕帆南去向邗溝嶢舁還推第一籌舊領容臺陪法
從新看榷使對江樓三春禮樂郎官署萬里帆檣估
客舟二十四橋良夜月知君題徧古揚州

送喬石林典試廣西十二韻

四海同風日南荒盡偃兵敷文
仁主意諭秀侍臣行載筆留螭陛驅車出鳳城三湘
雲縹緲五嶺路縱橫月落迎征旆霜寒數驛程譜原
尊陸賈賦早奏長卿好士今如渴憐才舊有名春新
灕水濶霧捲桂山晴莫道風偏僻應知化始更奇姿
收士變高第擢馮京鈷鉧幽尋便蒼梧遠眺明歸來
酬簡命萬里正昇平

長椿寺飯僧乘東爾登和尚和韻

祗園重見戒壇開萬善羣趨般若臺裴令喜從黃閣
暇生公近自赤城來師寧海人聞鐘鳥下伊蒲供說法人

依大辨才漫道寒林春尚早天花滿地不須栽

雲南平 午門宣捷恭紀四十韻

萬里歸懷日
皇威震遠荒占星通井鬼拓地盡荆梁在昔嗥狐鼠
頻年播虎狼泄滔甘旅拒安史共披猖竊恃尨泥固
真同卵翼忘苴蘭盤窟穴棐鏡繞重隍聚族分蒙舍
稱尊擬夜郎一時叢虺蜴諸道沸蜩螗閩粤聲靈赫
安民撻伐張禡牙懸太白授鉞啓中黃鷙鴨喧淮蔡
貔貅躙范陽九盤先失險入甸已摧芒不悟巢傾燕
還矜臂怒螳神方褫逝鬼入復狎戎王狡豎終何濟
朋姦尚肆狂合圍經歲月轉戰裂餱糧困獸雖云鬬
枯魚蚤自傷
帝心哀絕徼 聖畧徹蠻鄉詔下師徒奮軍行羽旆
颺秋青幾歷甕莊蹻已開疆隊隊修降表村村勞酒
漿前驅安濟火上將段文昌信宿摧畇町雍容定點
蒼歌虞知力盡坐斗泣天亡遂靖昆明沼重開驃角
莊銘勳高蝘蝶築觀俯瀾滄縹毬頻充貢籛篠更舉
筐捷書馳細柳凱奏動長楊早識
天顏喜應知廟算詳五溪封洞壑六詔奉梯航吉日
彤雲曉 端門淑氣翔告成宣百職飲至飭殊方奕

奕文謨遠桓桓武德彰獻囚來泮水放馬牧崇岡善
後機宜遠經遐制度良湛恩敷海澨 寵命被官常
喜溢風雲會兵銷日月光陳圖仍萬國約法總三章
樂奏山皆立波恬海不揚從來干羽格淸晏樂虞唐

孫岍瞻學士招同羅大行關園包孝廉子聚時
子聚應南宮試

猶記豪遊二十年浮尊時泛禹陵船余與學士及兩君秋試同門
別來毋隔江南樹到日重携薊北天學士杯觴娛雪
後孝廉意氣盛春前遭逢莫道君偏晚看爾傳呼到
日邊，

元夕壬戌以下

市遊不厭喧杜門不厭寂共此明月光人我各自適
中庭有佳樹倒影參差入輕寒襲衣裾寘然群境息
不知幽獨中今夕更何夕

送張素存閣學扈
駕謁
陵
上 陵車馬正芳辰簪筆陪遊簡近臣久羨黃扉參
密勿還從紫塞寄絲綸和歌早識 天顏喜覽勝時
分御幄春此際賚囊知獨切馬前宜召拜恩頻

送孫屺瞻學士扈
駕謁
陵
警蹕欣傳 聖孝修侍臣陪輦出皇州混同水濶迴
清眺長白春深控紫騮陌上蓮燈承膺藻帳前珥筆
奉宸遊登臨作賦尋常事記注還看萬古留

瀛州亭即事呈同官沈昭子彭美門李公凱諸
君
金臺修禊後春暖玉堂清古屋停新燕疎槐度乳鶯
吏閑諳掌故官冷歷生平闇道綸音下恩光滿鳳城

其二
紅綾春宴罷需次十年餘豈意承丹詔重來到石渠
分曹繙舊秉珥筆答新除予奪何人是真慙太史書

其三
高亭凝眺處縹緲是瀛洲院古宜清晝官貧有敝裘
未能酬簡命豈敢替先猷俯仰知何補空懷歲月悠

送張敦復學士奉 假南歸
十年侍直迴難儔賜第西華接鳳樓講幄春深承膺
藻瀛臺花暖奉宸遊一時父子文章重千古
君臣寵眷優歸去濕綸先屽切還朝車馬正高秋

其二
暫辭丹陛向江城 天語傳宣眷此行致
主有心勞啓沃展親無計慰生平宮暖五色留珂珮
津柳千行迓旆旌忠孝只今誰並擅送君南望不勝
情

李渭清檢討貽龍鬚歌
李君好奇天下無開械遺我蒼龍鬚健如縣針修數
寸柔勁絕與人間殊自言湽青有龍窟培塿小阜龍
所都夜半時聞蛟螭鬬奔雲激電風雷俱不知何年
別勝負山深月黑紛號呼居人驚起覲戰處鬚頷墮

落血模糊由來神物貴難値死骨能令髯病蘇我聞此言良太息昂藏天矯徒區區爭名競利人情耳神龍變化胡爲乎蟠珠挈羽象有齒犧山探水蔑其軀何不升天致雲雨乃爲藥餌供須臾萬物成敗各有數潛藏亢悔眞殊趨羣龍無首乃得吉麟鳳不見天爲徒吾將與君觀大化愼勿輕覷龍骨枯

送同年丁衣蘭督學閩中

仙郎拜命出楓宸奕奕文星徧八閩近喜含香名水部舊傳珥筆重詞臣海天萬里師模古秋色三山使節新聲教東南原不遠豐城劍氣接延津

送沈客子歸鴛湖用見贈原韻

十年舟檝向禾城聞道休文早擅名北闕舊曾偕樂令東廂今喜識王生（客子爲吾友王陛義山婿）淸姿秀出三珠樹雅曲輕調百囀鶯何事一帆歸去急月明長憶和歌聲

徐健菴學士招集同曹峩眉丘季貞潘次耕

名園曲曲畫堂幽古木千章俯碧流正喜飛觴花下集不妨載酒雨中遊風廻芳樹紅無定烟裊垂楊翠未收四座賓朋同勝賞暢心何必問滄洲

送林濬亭督學中州

詩名廿載重南臺版署還推一代才僾下論文雄海岱梁園作賦引鄒枚春深艮嶽迎儤旆月上金隄對酒杯此日公門休暇好中原桃李爲君開

夏日

疎槐庭院靜無喧嫩綠纖纖過雨痕扃戶都忘居近市退朝幾見客呼門書繙舊史銷長晝花逐微風落酒尊最是夜凉明月下扶蘇淸影滿前軒

其二

客窻四月尚輕寒滿徑淸陰向曉看筆削何心臣志切優閒無事主恩寬南窻日午披圖卷小院春深

俯藥欄朝宁林泉都不異勾留非是戀微官

其三

幾年簪筆媿淸班高臥居然晝漢閒潦倒朝衫成大隱蕭疎庭樹即深山魚喻亦有滄洲意草綠方驚歲月還莫道緇塵都碌碌閉門眞覺一官閒

其四

分曹授簡諒非虛滿架抽殘史底餘多病不辭心力倦無才眞悔見聞疎毎觀典籍千秋事須信編摩一代書鎮日經營知不易諸公載筆更何如

送同年董默菴侍講督學順天十二韻

幾輔人文重持衡簡巨儒五雲韓魏國三策董江都
講幄階清問蓬山檢祕圖和歌魚在藻宴樂鳳棲梧
奏賦凌揚馬繙書識左狐三長方筆削六籍總笙竽
雅韻誰堪並孤懷迥自殊　帝思端士習　詔命典
師模約法真寬簡規條凜步趨金臺應擢駿滄海詎
遺珠始信邦圻化能令　聖澤孚政成報
天子聲教洽唐虞

瓶花

數枝零亂日初斜清影離離繞絳紗却笑一官歸未
得家山閒殺滿園花

和益都公韻送汪悔齋檢討奉　使冊封琉球

國王

一天雨露下層霄星使乘風萬里遙鼉嶼千年尊正
朔龍旗十丈壓驚潮書啣鸞鳳馳新命服賜麒麟出
早朝不待前驅擎負弩都人爭看馬蹄驕

其二

奉表東南正乞封詞臣將命拜恩濃銀章玉冊
天朝典絳節朱衣漢使容但令蠻王承德意肯從澤
國問輸供歸來載筆添新體域外應傳范蔚宗

其三

珥筆三年　聖主恩皇華又見典章新馬卿賦自淩
江表陸賈書還重嶺門古米山前波正息列鏤花下
酒初溫揮毫作賦真豪絕無限離愁總莫論

其四

莫道馳驅向遠荒梅花帆便即南方山名落漈仍殊
俗人到圜橋習舊章撫順不難須冊命宣風原自重
賢良貧筵若說中朝事萬里　皇威定點蒼

又和益都公韻送林玉巖舍人使琉球

龍旂夾道正南歸攬轡還過白板扉父老扶筇看使
節蠻王張讌詫宮衣舍人自昔推和嶠豪士于今賦
陸機遙想詩成雄海外闌鏤樹下墨花飛

其二

含香幾載重京華奉使南臨向海涯自是懷柔先澤
國須知聲教總　天家雲扶絳節來雙鳳浪捲朱旂
壯五牙此日車書同正朔長風萬里度仙霞

題清源十景圖　存四

十載清源覽畫船傍隄楊柳自蕭蕭誰人寫出江南
意芳草嘗啼徧六橋

其二

蒼翠何年入畫圖冰姿鐵幹倚雲孤冷寒自結支離

友不羨黍封五大夫

其三

淸淵曲曲月如霜野水平橋古道長坐久不知秋漸曉數聲漁唱出滄浪

其四

望裏天寒鵁鶄呼炊烟漠漠冷平蕪疎林一帶連城郭可是王維舊雪圖

哭陳其年檢討和益都公韻

半世窮愁博一官斂衾猶擁舊時冠著書未竟悲遺硯環絰何人泣蕙蘭漫羨金門留姓字便從蒿里殉衣冠寃來縹緲歸何處惆悵空階對藥欄

其二

蹉跎非爲戀微官旅夢蕭蕭五夜寒六代文章餘紙墨十年意氣託金蘭無兒寂寞憐孤櫬有弟飄零著白冠剩得人琴千古淚臨風悽絕一凭欄

其三

高閣詵然太乙藜一官相對禁城西盡知庾鮑登華省毋逐陶劉過虎溪客久不堪悲斷燕朝回誰共聽鳴雞臨歧執手言如昨倡和詩成不忍題

其四

總兆徵書起杖藜石■津邸舍玉河西愁中歲月憑青卷夢裏鄉關憶舊溪華表未歸千歲鶴聲聲時伴五更雞所忠他日求遺藁一卷迦陵手自題

夏日萬季野黃俞邰姜西溟萬貞一沈客子家田伯小集寓齋

一官閉戶久成憨自笑頻年旅況甘薄俸纔支堪換酒名流相對喜高談閒心已共浮雲盡世事都從舊史參自是羣賢能過我敢云賓主盡東南

重午前一日金會公朱玉樹諸子小集喜賦

徑草庭槐綠滿林羣賢良會喜初臨論交敢謂淵源近懷古方知意氣深酒泛新蒲歡令節簾開長夏倚高吟諸君袞袞金門裏差慰當年一片心

送駱叔夜歸山陰

今古風流駱義烏萍蹤又復向皇都十年誰識真能吏千里空尋酒徒病後文章娛歲月塵中風雨老江湖送君更出長安道秋色津門落照孤

秋日萬柳堂公餞益都夫子和原韻

追隨幾度傷垂楊祖帳重開又一霜正以還山辭別墅先從載酒話他鄉三秋霽色催行早數畝淸陰繞夾長斜待公歸餘韻在春風亭榭柳千章

其二

十年今果遂投閒白髮歸田興未闌四海生徒陪勝集一時歌舞動離顏尊前賦別橫秋水去日承恩訪舊山獨惜懸車無計挽龍門縹緲治湖灣家園在蕭治湖旁

上相國王瞿菴先生

聖代求良弼金甌早卜名淵源王太傅作述魏文貞蚤領樞廳秀頻敷玉署榮鴻章凌鮑謝正學準朱程士慶辟騶集人依品藻精談經資講幄聳筆侍蓬瀛

先帝儲公輔今

皇眷老成糾繩欽百職矩度式羣英水部規模遠吝

臺禮樂明談遷眞繼史尹陟竝鈞衡勵以滇池竊因之燧火橫中樞籌捷伐上將詰戎兵遂使叢狐靖都無穴鼠爭千秋承廟畧萬里壯軍聲鍵戶俄三載宜麻總列卿升庸符景運　特簡慰蒼生八表歡爲兩重闈倚作楨才原房杜合勳與范韓并會見光華旦還知喜起賡午橋時在望晝錦不須營自愧同樗散何當逐缶鳴兩朝通舊譜五世託高情誼重偏忘分堂開數舉觥西山晴縹緲北嶽望崢嶸齒省尚書履沙隄宰相行黑頭方宅揆黃髮正調羹裴令年初艾汾陽道益亨交孚躋至治寰海洽昇平

雷琴歌爲張晴峯水部作

吾聞雷琴不擇木雪裹松濤捲寒谷有時彈出太古音萬籟無聲風謖謖古今寶物自有神賞識要在求其眞徇名失實滿天下商周贋鼎偏殊倫水部風流近無比自言得此長安市絃推杜絕千餘年摩挲尚記唐朝字一彈再鼓通神明梧桐月落秋夜清泠泠殊音適妙指好奇況復雷威名撫琴動操衆山響先生將報移吾情

奉送益都夫子致政東歸八首

元臣謝政出都門予告頻傳　詔語溫十載訏謨籌

社稷一時車馬驟郊原東山自繫蒼生望北闕常懷

聖主恩自是功成還舊里千秋修竹繞花村

其二

七上封章未許歸今朝眞得遂初衣黑頭作相心偏澹黃髮還山願不違海內文章留大雅田間歲月承清暇公卿祖帳長安道疏傅風流尚未稀

其三

聞道秋清錦纜開投閒更復向瀛臺芙蕖十里新題句樓閣千重數舉杯優禮自知

仁主意匡時還惜老臣才古今休沐多常典誰識承

恩此日來（陛辭日遣侍衛携酒榼導遊瀛臺）

其四

誰道君臣際會難東歸稠叠　主恩寬已看舊舸浮
西苑更　賜珍庖出大官　睿藻輝煌來日下稱文
縹緲到雲端我

其五

皇用意真深遠爲報東山起謝安（賜御書弁石章文日適志東山）

岱嶽千尋接昊蒼齊州家世海天長時平密議留臺
閣亂後勳名在　廟堂一代完人韓魏國　兩朝元
老郭汾陽回頭却憶生平事身繫安危四十霜

其六

求賢丹詔下楓宸宰相憐才意更真下榻幾年留國
士登堂數輩引詞人和歌每共南窻月載酒時分曲
水春從此園亭餘萬柳臨風酬唱憶平津

其七

政閒常是愛幽清隨意名山杖履輕漫道裴休躭寂
靜應知房琯記前生詩成短偈僧齋午悟徹空堂佛
火明去住無心今益信不須半夜聽鐘聲（指修長椿善果諸寺）

其八

廿載門牆奉楷模感心況復倍生徒誰言知我恩難

報却喜從公志未殊萬柳莊前秋望迥佳山堂畔月
明孤一官憔悴歸方切願逐春風到冶湖

同年羅行人闇園奉　使護送益都相國東歸
賦贈

歸田元老拜恩榮弭節前驅壯此行千載　君臣傳
盛事一時師弟見交情黃花驛路停車蓋綠野烟嵐
迓旆旌此日東山絲竹好登堂星使舊諸生

奉和劉夫子秋日見寄用少陵韻二首

絲竹東山好偏閒悵早衰撫時應自惜感舊易成悲
寂寞人誰問窮愁我亦疑放懷何所託還與白雲期

其二

杖履隨游日遄歸易水船有懷驚斷雁無語聽哀蟬
草草長安道蕭蕭九月天新詩纔罷讀夢繞舊青氈

題茶坡八景（存四）

春山過雨草芊芊石磴橫空宿曉烟晴日乍添蒼翠
色層樓十二倚霞天

其二

灘聲迤接錦溪東齒齒清流雪浪風記得歸舟凝眺
處千帆歷亂夕陽中

其三

波靜潭空露濕衣夜凉明月冷漁磯扁舟一棹寒光裏萬壑無聲野鶴飛

其四

漁舟宿處暝烟横蘆火星星遠近明換得松醪方夜醉何人更唱櫂歌聲

送毛會侯歸里

不獨難爲別傷心是此行縱横兒女淚妻切弟兄情天遠憑誰問愁多祗自明從來賢達士何計慰生平

其二

迢遞從茲去霜風短犢車歸應尋舊友到即共奇書

鄉夢千山隔離懷六載虛諸君良會好念我意何如

送鄭瑚山之宜州司馬

舍人才藻自風流驛路黄花引畫舟家學早分蒼嶺秀奇懐恰對敬亭秋舊時東閣絲綸寄近日西江桃李收莫道鳳池還佐郡文章政事滿宜州

南軒

僦居緇塵中扃戶常局促不見堦草青安從覩林木凉草遂五遷深巷等窮谷入門望佳樹清陰滿庭綠南軒當其下容膝諒已足細蕊𦬊晨曦疎風散炎燠彷彿故園東閒窻蔭松竹

其二

何必就林壑無營常閉門交游既絕少車馬何由喧婆娑雙槐樹清影散庭軒放懷觀大化柯葉變朝昏掩卷息遐思此意與誰論

壽魏庸齋總憲

北嶽崚嶒接渾源巖巖正氣喜猶存文章廿載傳中祕封事千言感至尊執法不辭庭似水憐才真覺語偏温登堂幸識淵源近萬里河流溯雁門

其二

猶憶花前酒數升薊門秋色月初澄何當折節招徐孺却喜登龍識李膺百代羽儀真御史一時蹇諤古中丞覽揆不作尋常祝萬丈喬松玉井冰

元日侍 宴恭紀以下癸亥春夏○自奉使至還朝載錦官集

待漏金門又一年疎星歷歷曉霜天祥飈乍起迎宸幄旭日初高敞御筵雅奏春新三殿外仙庖香簇五雲邊尊開白獸知誰是載筆真慙事簡編

其二

纔聞長樂慶芳椒又聽疎鐘度早朝萬國冠裳同禹會九天鸞鶴引虞韶辛盤日午來天府仙仗風迴漾

碧霄侍從承恩歌既醉春光已徧玉河橋

立春後一日飲愚山先生邸舍同閻公西湨俞
郃季野貞一

靈辰纔過更韀春折柬還期共五辛正喜杯觴娛客
夜頻從燈月問遊人閒心對酒談方劇老友忘年意
最真却笑京華徒碌碌椒盤又值一番新

燈夜集邵戒菴學士宅同汪東川吳志伊

頻年蹤跡竟如何客有閒身對薜蘿雅會聽知春日
好佳朋偏愛客中過燈連明月良宵近酒入他鄉逸
興多聚散行藏都不定莫辭殘醉擁銀珂

自題舟居

寓居宣武門西中有高槐一株樹下小室二間修
然軒爽名之曰舟居率題六章寄意

小憩槐陰下軒然一葉舟聰明來曉日簾捲挹清秋
去住都無繫迴旋祇自由坳堂容芥子何必五湖遊

其二

人生隨所適天地總虛舟半榻閒清晝三時足臥遊
波瀾原不到澹泊更何求風正帆檣穩開軒擬棹謳

其三

七載京華客真同不繫舟一官原倣梗萬事總浮漚
濟涉知無具蹉跎苦未休輕帆歸去後高臥荻花洲

其四

猶記西湖夜芳堤纜畫舟窗虛時有月風定不驚鷗
樹影參差見烟光遠近收吾廬當此際疑是六橋遊

其五

家在桐江上烟波一釣舟微吟乘好月鼓枻任安流
酒茗閒中適琴書物外幽今朝高寄處彷彿故鄉遊

其六

吾家老處士終日在漁舟月好添清興江寒冷敝裘
未忘詩酒癖時共鶴琴游便欲從茲去鷗鷺舊釣洲

沈繹堂先生邸中燈集

春宵無事引杯觴學士風流對草堂花逐微風飄舞
席燈連明月繞迴廊論心幸得分蘭譜季君宗敬爲余北闈所取
士拜手還聞賦柏梁時召諸大臣賜宴賦詩歸去金吾知不禁
六街絲管夜初長

燈步同四弟式子

春色何處多爛熳五侯宅裘馬試輕肥張筵召賓客
院落沸笙歌廣庭森綺席華鐙四座光寞然遂已夕
薄宦苦羈棲鄉園尚遼隔七載寄京華爨炊謝肴核
坐冷燈炬輝巷無車馬跡澹泊聊自安何心樂孤僻

其二

六街燈向稀朱門始能宴錦棚高入雲烟火更游行錯落萬點燈流輝散如霞幻出兩浮圖尖兀空中見祇覺星河翻宛轉魚龍變歡娛亦何常千金供一眄

送徐杲亭宮允歸崑山

三珠名姓重南州暫謝班行問虎丘珥筆已傳千載業襲詩還向五湖遊江梅花早迎仙旆驛柳春新引畫舟漫道輞川歸去好徵書旦晚出龍樓

奉和司農夫子除夕元旦二首

南窻初啓恰經旬霜鬢來朝歲又新毎歎萍蹤驚去

臘漫將椒酒應初春官貧自覺無閒事客久誰曾念旅人老大金門空寂寞三長真媿管如銀 除夕

五載班行别草萊上林春早又相催尊浮白獸宮雲捲盤賜黃柑 御宴開絳灌筵前雄劍珮夔龍殿上慶鹽梅小臣兩度承 恩讌醉引青絲控馬回 元旦

春日西溟俞郃季野貞一寓齋小飲

七載燕山道巷僻罕車馬朝罷半卷書負日南窻下晨與支俸錢神氣頓蕭灑冠蓋滿長安寂寞交游寡諸君枉高軒草草治杯斝高談懷古今言辭準大雅前賢尚真率此會諒無假隣比頗驚怪朝來莢盈把張筵媿未能車馬胡爲者太息謝隣翁官貧媿遊冶故人幸見過盤飧頗麤野促坐忘主賓素心良已寫杯闌夜向深寒星照庭瓦

縛鼠行

寒齋日午門常扃黠鼠出沒久未停官貧客久蓋藏少噫嘻婦子羞罍缾歲前闕支月俸米幾揚貯守時丁寧日減月耗苦不給鼠實有罪非頑冥其始啾啾伺永夜繼乃昕夕紛窻櫺計贓準法以盜論大夥白晝皆常刑童奴嗜殺憤且怒張羅設覆當中庭凶德不悛欲無厭羅法誰謂鼠有靈磔除束縛十許輩護

持升斗封缾罌不知誰人主姑息天地生物同受形憐殺之極傷天和赦宥豈必勞平亭主人太息語童僕除害興利國之經舉盈惡貫得不死縱橫且復連郊垌法網自投殺無赦婦人之仁慎弗聽

送袁杜少歸省

通門三世結相於喜茲承恩到石渠舊日西清傳作賦比來東觀共繙書文章自合追彤史菽水還期奉板輿惆悵懷鄉歸未得送君南望意何如

送家姪若韓假歸

囊書數載喜同朝舊業瀛洲喜未遙比戶正分燕市

月輕帆先趁浙江潮漫誇山水恣游賞須信親朋慰
寂寥遲我明年秋色好故園詩酒共清宵

送周澹園儀部奉使安南

儤郎名擅五雲間攬轡星臨勾漏山嶺徼烟嵐瞻使
節　中朝圭冊重清班應知禮教通殊俗况復威靈
震八蠻漫道交南天外遠輶軒萬里采風還

送同官孫子立冊封安南國王

唱徹宮雲到石渠星軺遙指正春初一時圭冊　天
朝典萬里輶軒太史書勾漏嵐開迎使節交南花暖
簇征車從今徼外輿公賦喻蜀文園總不如

洪昉思納姬四首 姬吳人善歌

燕市行歌又幾年詩成惆悵落花天春來別有銷魂
處不遣愁心入管絃

寒士如何致異人旅牕相對正芳春明珠百琲真豪
甚再莫人前道客貧

吳娃生小學新聲玉笛銀箏百轉鶯莫笑錢唐狂措
大淺斟低唱不勝情

才子風流倚畫屏一時名部擅旗亭從今度曲應無
誤象管鸞笙細細聽

寄高鎮江紫虹

露冕知從特簡餘軒軒五馬擁征車一時江表襟喉
寄十載容臺禮樂書最績自應銘北闕清風早已到
南徐何時共倚金山棹呼酒凭江對碧虛

送宋牧仲憲副通永

三輔花新錦轡開旬宣爭道廣平來雲連涿鹿朝行
部月上盧龍夜舉杯綸閣動名傳丙魏梁園詞賦重
鄒枚建牙吹角詩成處儒雅風流未易才

題吳赤一小像

可是烟波舊釣徒著書常自擬潛夫一竿便有滄洲
意不用扁舟向五湖

其二

竹笠漁竿數白鷗文章四海任風流高懷却笑磻溪
老寂寞空閒八十秋

送張真人　覲畢還山

春新待漏曉鐘傳控鶴來朝正少年遂使百靈同率
職須知萬國總朝天閶部似識霓裳奏宴鎬真同閬
苑仙此際祝釐應有頌瑤壇星斗五雲邊

其二

花晨飛舄出長安璧曾雲封路幾盤鐵笛一聲燕市
曉玉簫三弄薊溪寒峯前猿鶴迎青珮陌上烟霞護

紫鸞我欲從君問真誥雲臺縹緲望中看

題程端伯侍郎畫冊（以下甲子秋冬）

誰寫雲山當臥遊青溪文酒自風流結廬倘得此中老何必烟霞問十洲（晩自號青溪）

其二

文章詩酒憶司空潑墨淋漓老更工三世通門人未識今朝相值畫圖中（侍郎爲先大父甲子楚闈所舉士）

送湯潛菴學士撫吳中

幾年簪筆共晨昏　特簡欣看節鉞尊學士文章留祕閣中丞名姓震吳門應知兩袖氷霜肅早信千郊

雨露温經術由來經世務雄藩珍重答　殊恩

其二

旌麾南指向句吳民力東南喜漸蘇學道不須師法吏臣時原自屬真儒三秋話別燕山路千里懷人震澤湖莫悵簿書妨靜寄藩籬閒對月明孤

送魏庸齋先生　予告歸蔚州

元成嶽嶽表居延正色登朝四十年

主聖還聞賚補袞時平便擬賦歸田黃花驛路　天

恩重綠野園林別夢懸太息老成多引去都人還羨

大夫賢

其二

皤皤黃髮五雲端緜竹東山遂挂冠一代直臣推執法　兩朝耆舊重秋官盡知祖帳榮疏傳須信著生望謝安此日稱觴歸路好雁門縹緲倚天看

御試首春懋勤殿應制（以下乙丑）

黍谷春回後陽和滿　帝京彤階占淑氣丹陛慶新晴乍聽銅龍闕還瞻鐵鳳明雲開金闕曉日映玉階行

聖主程才亟儒臣載筆迎經窮千聖祕史測古人情學海知原悉書倉敢自名含毫趨祕府授簡到蓬瀛

始信規型遠何論載籍盈通今遂賈誼稽古致桓榮海甸同文教圖書佐太平羲文真再遘奕禩奉章程

病中雜感柬徐電發周雅楫

病久空尋肘後方蕭蕭雞骨鬢毛霜常時謝客成高臥無奈緗書即健忘自笑江淹才欲盡可知原憲貧堪傷旅窻寥寂誰相問門掩疎槐晝日長

其二

半生書卷不須論藥火年年志已昏每計含毫趨紫禁那堪扶病向宮門空疎自少風雲氣潦草還餘筆墨痕何幸頒來天語厚班行深自愧　殊恩

其三

鶯花三月㴑皇畿衰病綿延只掩扉檢點方書憐弟在追隨湯藥悵兒歸亂翻書帙空過眼獨坐蒲團類息機榆莢滿階槐葉綠披裘未敢換春衣

其四

三年衰困總驚心力疾頻傳到禁林澹泊幾曾籌宦蹉跎誰爲計升沉愁多藥物偏難繼老去韶華苦易侵商略乞身須及早小窗清簟臥松陰

送章范山春捷歸里

紅綾宴罷正芳春晝錦欣看攬轡頻十載文章名象

闕一時車馬簇龍津傳家早信循良舊治縣應知雨露新歸去高堂方健飫綵衣歡動故鄉人

鬘殊輓詩爲毛大可檢討賦

燕姬生小衆香中芍藥芙蕖相映紅二十四番才歷盡可憐顦顇五更風（鬘殊歿年二十四）

自製新妝號百環春風搖漾畫圖間無端夢逐空王去妻絕豐臺舊日山

夫子江東早擅名學詩學字儘聰明從今莫度西河曲淚盡金槽第幾聲

話總傷心不可聽幾番誓死淚熒熒歸魂此去山陰

道寒食梨花泣小青

壽萱堂詩祝同年汪吏部母程太宜人八袠

昔日賜緋堂今日壽萱堂孚賢母實兼之後先匪異致常共毓名門大參古循吏禮法嫺閨儀鹿門引高義中道黃鵠悲九熊實况瘁顛連悵母家堂皇久更易令子奮天衢敎誡絲綸寄版曹佐度支銓衡襄吏治忠孝答春暉鸞章方洊賁奕奕堂搆新程公舊門弟板輿奉母居閭闠宛覩記以此悅親心誰云非養志北有脩簡書關陝蒐騏驥偶然見秦碑頗郁法未墜靈萱以壽名快哉孝子意摹搨樹中庭恰値人中瑞

憶昨拜母時登堂循子誼喜睹舊庭階丹碧迥然異節孝天所私遐齡應未既願祝黃山高喬松永蒼翠

清明示四弟

臥病驚寒食松醪總未除曉風開岸柳疎雨挹林花問俗懷丘隴尋春感歲華乞身吾意決不用更思家

題躬耕養母圖送家田伯還桐城

龍眠家世推吾宗廷尉父子昌儒風中丞繼起垂勳庸誰共嗣之文忠公少年召對籌兵戎開關萬里餘孤忠逃禪遂老青原峯諸郎卓犖承裘弓文章意氣爭熊熊伯子淹雅稱最雄乘舲落拓恣遊踪江湖嶺

親貢士者郡國解士門下無車騎之勞鎖闈寬然不限以月日無燈燭促廹箭檄朴擊之苦故得與參詳小試官倡和咏嘆以紀盛美今則計日就道晝府旋事其得爲詩詠娛者何有而渭仁處之優然一如其居健松時者則是公健在其爲希呵以節目固未艾也若夫入蜀有二事俱不足爲渭仁比宋祁知成都攜所修唐史以往夜堂燃燭必出縢和墨伸紙而大坐其間使學者知太守修史以爲榮渭仁亦方修明史顧不攜之行張方平在蜀得蘇軾兄弟不敢自試必獻之詞臣歐陽修者而後足以升其人今渭仁

受使親試之而親升之嗟乎其加於古人何等哉若其升賢之書自具別錄茲集勿及也

康熙甲子冬月西河弟毛奇齡僧開氏拜題

序

自一命吏至三九之列之官上計持使節宣

詔命告祀名山大川𣕒郵乘傳必計道里之數立嚴程限之雖有巖巒文酒之樂不遑燕嬉少或濡滯則慮風雨水潦氷雪之阻詩所云每懷靡及者也惟三年一省試主司畢事而返不立程限歸時所經歷巖巒之勝友朋文酒之會偶一留連觴詠而闕者不以爲非蓋

聖世尚文故遇使者特優然其人或專工於文而不好爲詩又其地平衍無可喜愕以形之歌詠則雖有

作不能多多亦不能傳之遠獨蜀之爲地當井絡之分由陸而往則歷幽并冀雍梁浮舟以返則又越荊揚豫徐兗青而北州十有二至閱其十而四瀆皆經焉其可見之詩者多矣遂安方君渭仁以宰輔之孫早成進士旣而用薦

召試入翰林歲在癸亥四川旣定

詔補省試於是君奉

命遣往歸而雕刻其詩二卷凡山川之扼塞風土之同異友朋之離合撫今弔古悉見於詩君之詩旣多信可傳於遠者也襄時濟南王先生貽上主考入蜀

裒其詩爲蜀道集屬予序之而余不果也今者之詩蓋將與王先生並傳其或不同者非詩派之流别也一在蜀未亂之先一在亂定之後覽觀土風感慨興焉後之讀詩者兼可以考其時矣秀水朱彝尊序

序

蜀寇蕩平之四年

天子振奮武揆文之略將大比多士

簡命太史方公董其事而余實副焉太史載筆金門見前世忠臣孝子之蹟邦家理亂之故民生歡戚之資以及天地之變鳥獸草木人物之狀無不寓之於懷故其聲軺所及皇華在目往往發之於詩夫山水之氣賢人之思要皆實有眞意兩相契合無以觸之則寂然已耳忽焉相遇則感而遂通故其爲言也盤互交湊於物理人事之際流連寄托之間莫不賦情

宛轉抒旨溫和如昔人所謂古詩十九首隨語成韻隨韻成趣非有意爲詩而詩寓焉蓋太史以胸中平日忠孝之理天地民物逓歡逓戚之故一一圖之於蠶叢鳥道之間益至是天險盡而人情出太史其能已於言乎昔陳記室爲曹子廉作書謂間自入益都仰司馬王揚之遺風有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則太史之豪情奧指至蜀而奔昏騰錯如天馬之長鳴一吐胸中之奇固其宜也丁敬禮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太史之詩太史當自知之何待余言但余與太史同歷山水之險與

聞文章之事使當世占益部二星者得自附於皇華之末以從

簡書之盛事余實有厚幸焉於是乎書

黃岡王材任擔人拜撰

序

才人之思致得於天而未嘗不成於時與地子固文章專家而世惜其不能詩天靳之也郊島之才皆足以馳騁而遭逢坎壈寒瘦貽譏時爲之也仲宣之滯荊州子山之哀江南觸緒寫懷詞則工矣然而地實域之此古今感慨之所同而才人之大不幸也若太史方渭仁先生庶其無慊乎太史才思通敏家學淵源少時卽以詩文名所著健松秋琴諸集傳誦海內其得於天者異矣恭際

聖天子右文應

詔奏凌雲之賦立致清華爲

本朝第一關門盛事操鉛槧論次勝國遺編瀛臺紀

恩之章平滇拜手之頌纚纚有作讀者慨然嘆興謂其時之難數遘也往者子章蝸禍劍門阻絕時以多事停舉近喜聲靈遐暢白狼蟠木之墟盡受疆索文教亦蒸蒸起

特詔補行鄉試而太史首銜命往持衡試士淵雲司馬之材網羅殆盡又以其餘登覽山川冥搜往蹟峨眉之縹緲八陣之雄奇三峽之縈紆黃陵白帝女嬃宋玉之遺址一一寓之於詩而詩益蒼凉沉鬱極意

典之淋漓若燕公得助江山而少陵之自夔州以後也地之所至不尤有厚幸者歟昔劉蛻有云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號然而蛻也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雖窮無憾夫士苟有得於天亦當無憾而太史兼而有之宜其開拓萬古之心胸俯視一時之作者而非子固諸人所能望也曩予上公車因毛辨符會侯識太史項使還弭節江干重得讀其錦官集既壯太史之遊兼豔太史之遇因敍數言於此歸而質之會侯先生當不以予言爲謬也

楚黃後學張希良拜書

序

康熙癸亥秋九月四川行省補行鄉試而渭仁方先生往典其試事先是三歲一貢士自滇黔變叛蜀地險遠先被兵革流離轉徙士不復能挾紙筆四方倘平海內安樂始蒸蒸復興起於學先生至則悉拔其文章瑰偉之士既歸而哀輯其詩凡往來道里懷人感事之作目曰錦官集集凡二卷夫士大夫游宦京師所爲歌詩大半讌會酬答而無山川風物足以發其壯思然或邊徼荒遠跋涉艱難探虬龍之宮履虎豹之宅風霜氷雪瘴霧之所侵洪波急湍隤崖崩石

之所出沒則又不樂至焉其至焉者或幽憂放廢愁居歎息而不復能盡登臨俯仰高望遠引之趣故托之文辭而其傳者往往而鮮矣蜀之去京師爲絕遠歷雍冀踰關隴而後至然於山見峨嵋青城白鹽赤岬之峭削於水見巴渝綿洛兩江三峽之奇險考土地之沃美思人物之儁乂旁及秦漢以來疏鑿之故跡興亡之遺事一切可喜可愕悉著於篇則宜其有作必工而卓乎可傳無疑也自明末大亂以後頃再被兵市井邑墟蕩爲丘墟廢堞遺壘參差下上於夕陽榛莽之間其居人能具說王師破賊所經由之處

感慨亂離圖畫阸塞悉馳騁於筆墨以寄其忠愛之思此先生之詩之所以尤工也歟昔李囦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意若不釋然者少陵當干戈騷屑之際間關困躓而浣花卜築每飯不忘陸務觀入蜀之後卽有終焉之志前代名人樂其土風至於如此而先生以玉堂禁近之臣奉使是邦以其餘閒得追尋南溪西瀼古人觴詠之地以爲勝游蓋又文人之榮遇矣予旣受而卒業竊歎其詩之雄深雅健盡作者之體也因書一言以序其首仁和湯右曾

健松齋集卷之二十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錦官集上

出都二首 癸亥七月一日

五載承 恩久今朝奉 簡書敷文 天子意論秀太平初 以逆亂三科未舉鄉試至是始補行 早識蠶叢險寧辭鳥道紆從來期許志肎負此征車

其二

秋色 皇都早迢迢事遠征五年紬史乘 時奉命纂修明史 萬里數郵程巴蜀人才藪淵雲絕代英求賢知不易

篝火記平生

蘆溝橋

虹橋驅馬度萬里是茲行斜日桑乾水秋風拱極城沙喧羣雁下岸轉一舟橫遠道從今始遙遙望 帝京

力疾

力疾西南去晨輿控紫騮計程猶積暑按節已新秋藥餌資行李方書壯遠遊長途千萬里何日到梁州

新樂使院讀王阮亭司成壁間韻因感施愚山侍講時愚山歿京邸余以 使命不得往哭

屈指神交四十春金門奏賦喜相親誰能折節從知
已眞覺忘年是古人三載論文書在篋一時話別語
傷神余拜命文山詣恩翁言別時病小愈王程未盡西州慟回首
燕臺淚滿巾

重過眞定

畿輔曾經處蒼茫二十年知交非舊日城郭自依然
馬蹴恆山道風高滹水船回思偕計吏淚媿說求賢

渡滹沱河

恆山不可攀滹沱自今古洪波千里來驚沙互吞吐
極目浩無垠遐哉漢光武方其敗常山曾不甚尺土

王霸機智淺一言安士伍氷堅實天意當時豈逆覩
帝王自有眞王郎何足數

其二

嘗歎馮將軍忠難遇眞主燎衣蕪蔞亭麥飯非無補
盛德久不報此言感肺腑風雲際會難誰云共甘苦
倚樹雖不言舊況想如覩君仁臣則恭交歡兩無阻
韓彭菹醢禍豈獨罪高祖

井陘道中

雄關當扼塞曲折亂峰中峭壁雙崖合荒城一水通
地仍蟠冀北山已劃河東漫感輿亾事高原野燒紅

出固關宿平定院署和王司成韻題壁

亂嶺危壁氣鈞眞人家處處簇林青千盤磴道連峰
落百戰河山控井陘幸逐風流同使節臣亭壬子秋亦以試事入蜀
漫從車馬問旗亭涼風滿院消殘暑夢破隣雞酒
半醒

自平定州至祁縣連日雨甚輿中口占

殘暑初消曉乍寒太行古道雨漫漫應知叱馭心原
切不待西風蜀道難

綿上

貪天雖云謬報施禮則均重耳歷諸國從亾良苦辛

論功顧草草得失昧所因介推耻言祿奉母甘沉淪
招之不肯出何乃焚其身志士實傷勇其君或未仁
至今忌坂上禁火愴心神回首望滹沱懿哉漢君臣

郭林宗墓

驅馬綿山路裴回有道祠栁堤荒故里苔草護豐碑
漫憶人倫鑒還憐黨錮時冥鴻天外遠寂寞感人思

文潞公祠

身繫安危五十春耆英會裏老閒身停車徙倚荒祠
畔一代完人社稷臣

其二

恩怨何人竟官忘休休始信有平章老成勳德成千古猶記當年唐子方

土穴 呕霍山中民皆穴土爲居窟棚几杌悉就土成之其嶺依然樹蔬也戲爲絕句記之

下營窟室上桑麻几榻窗垣事事賒雨後炊烟青縷縷始知土穴有人家

大雨發靈石

向曉凌寒出韓侯嶺上過崩崖分蹬路駛浪捲汾河敢惜馳驅苦都忘風雨多驚心懷蜀道不識更如何

望霍山不見

呕霍十日雨曉霧紛濛濛中嶺不可覩冥漠疑虛空

反若太岳高滅沒巨浸中樓觀以意會仙路無由通何時披絕巘呼嘯凌天風

豫讓橋

易水弔荊卿趙城感豫讓鼓筑氣何悲漆身實孤壯擊劒三躍時恩讐諒已暢顧謝范中行亾臣非無狀先後事似殊烈士殉所向後世禮遇疎廉耻道亦喪保身與有用王魏遂依傍誰成國士名千載遙相望悲風咽流泉寂寞秋原上

次平陽

歷盡嶔崎悵遠遊嚴城縹渺雨初收千年王氣通蒲阪萬井炊烟出晉州落日牛羊遺廟在西風禾黍故宮秋陶唐虞夏成今古汾水年年遶郭流

文中子故里

千秋絕學重河汾禾黍離離薜荔村三尺殘碑留姓字不知何處是龍門

聞喜道中

無端風雨遂經旬三晉河山入望頻驛舍陰森雲外樹碑題惆悵路旁人荒祠毎憶裴中立故里誰哀郭景純往事不須縈客抱衰斜遙指隔三秦

冒雨渡黃河

馬瘏僕病苦蹉跎蜀道青天更若何萬里崎嶇原不惜那堪風雨渡黃河

其二

廿年僕僕走關河又逐西風此地過三晉雲山看漸遠秦關車馬雨中多

潼關行

潼關之險天下無下瞰黃河上雄都一夫當關勢莫敵祟山斷岸愁颸颸如何范陽噪鼙鼓匆匆棄擲紛長驅上皇蒙塵貴妃死至今遺恨悲哥舒天寶往事旣如此近時寇患徒區區李闖困死車箱峽阱歇旦

夕供誅鋤誰人出柙縱虎兕貪功誤國寧足誅（參督陳奇瑜）潼關一出不可遏兩河三晉同焚屠督師撫軍相繼歿十年措置空雄圖（孫傳庭汪喬年傳宗龍先後戰歿）遂使覆亡及社稷憂勞惕厲胡為乎天險不可恃人力還未孤事機一失牀劖膚明社既屋闖獻死乃知天意資驅除我來俯仰潼關道山河依舊人民殊老翁能說前代事天時人事空枝梧古今興亡信有數淒風落日悲啼烏

雨過華山

二華崚嶒碧嶂封遙天空擬削芙蓉披圖正憶仙人掌捲幔真逃玉女蹤雨宿靈祠秋漠漠雲埋嶽路彭重重何時更覓驚人句搔首同登落雁峯

阻水宿蓮花菴

王程萬里敢蹉跎駛浪奔泉且奈何今夜蓮花菴裏住閒身真讓老僧多

渭南和壁間韻

華山烟雨望偏虛野渡人喧驚使車（水落猶數尺輿不得度土人縛几案舉之以濟）清渭蒼茫秦苑舊終南縹渺漢宮餘求賢擬上王褒頌諭蜀寧同司馬書千叠連雲何日是秦關秋色正蕭疏

新豐

里社枌榆更築宮一時雞犬識新豐分羹却怪軍前語當日何曾記太公

鴻門

亞父深謀名項莊鴻門一宴辨興亡君臣朋友知誰重偏為留侯誤楚王

驪山

覇業全銷博浪車阿房宮殿總丘墟溫泉繡嶺還如昨抔土驪山拚鮑魚

梨園

鼙鼓漁陽動地來梨園寂寞為誰開承恩當日多名部祇有筵前舞馬哀

灞橋

驪車歷徧短長亭流水平橋路杳冥閱道當年留別處春風攀盡柳條青

杜曲

曲江三月正輕寒遊賞園亭處處看太息風流韋杜曲春光非復舊長安

寄家書

漫憶家園遠西征又月餘關河萬里路南北兩行書

未審何時達還愁此後疎寄言休悵望須待錦江魚

咸陽

組繫降王事已悲秦宮又見黍離離須知三月咸陽火便是焚經一炬時

茂陵

漢家陵墓盡荒丘武帝城還此地留不見仙人青鳥下霜風瑟瑟茂陵秋

咸陽懷古

六國滅亡秦運熄阿房粉黛無顏色傅泥沙中中副車一椎已奪祖龍魄鹿走咸陽孤鼠輿亡秦豈藉重

瞳力無端炬火驪山宮暴嬴暴楚同摧逼長城西望弔扶蘇今古誰哀秦社稷湯湯汧渭日夕流風雨連天不堪憶

喜晴

一雨連秦晉今朝喜乍晴稍看初日出還悵曉雲橫野水夯田白孤村擁樹平終南蒼翠色此際漸分明

霽望

客裏歡新霽朱霞處處勻天高廻去鳥日落見歸人遠樹青連渭秋山翠入秦回思河朔路風雨遂經旬

望終南雲氣

連岡千百里處處有雲封冥漢時疑雨廻旋或似龍俄看歸鳥沒漸覺亂山重我欲尋眞侶支笻最上峰

楊妃墓

可是當年百寶欄玉魚猶傍舊長安不知褒妲今何處偏使行人駐馬看

其二

鞞鼓誰令起范陽芳魂終是感君王李唐社稷生禾黍孤冢還聞葬海棠

其三

誰從蜀道問娉婷雲海沉沉路杳冥鈿合緘封私語

在西風愁絕雨淋鈴

其四

馬嵬羅襪已生塵芳草年年泣太眞傾國傾城都不計還將白土誤佳人（墓上白土如粉婦女面瘢傳之立去）

渡渭水

經旬車馬雨中催却喜乘風畫舫開估舶商船連渭水櫓搖爭道侍臣來

望武功太白諸山

關中多名山奇峭各有故如何行路難都無山水趣雨沒華山巔終南翳昏霧今晨趨武功太白勢廻互

兩角生孤雲即之僊可遇新前添舊流激然大林崗去天或三百安從得其處客久資游覩心聊獲所助山靈不吾愛悵望峰前路古詩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

太白山

泰山看不斷太白一峰尊祇見穿天廻都無積雪痕魯傳山多積雪嶽高應伯仲山列總兒孫兩角孤雲起真疑接帝閽

扶風詠古

銅柱勲名志登虛伏波祠墓竟何如雲臺不與椒房戚馬革空憐薏苡車

其二

荒草斜陽隧道開碑題猶自署蘭臺漫言孤冢文章盛班史終推一代才

岐山縣

膴膴周原上西風禾黍多幽岐千載業惆悵舊山河

其二

遺廟何年在殘碑古道中居人粗解事猶自說三公尚父周召也

磻溪

憂應飛熊日鷹揚巳蜀齊千秋祠廟古依舊老磻溪

寶雞示四弟

秋色千山裏荒城正夕陽崇岡廻渭水纖月落陳倉路入羊腸逈愁侵鳥道長驅驅君健甚猶喜共他鄉

留別寶雞呂令

清渭今朝渡上流故人相送繫扁舟殷勤話別情何限此去連雲少舊游

其二

山城信宿喜相攜千里關河信馬蹄寄語京華諸舊識星軺巳度益門西

益門鎮

今古益門鎮遙連棧閣雲穿林孤鳥下激石亂泉聞古戍秦關盡重岡蜀道分羊腸天下險車馬競紛紛

入棧

凌晨初試險窈折路西東怪石斜分徑層巒遠翳空馬行高樹杪人語亂峰中望裏疑斜谷青冥一綫通

其二

盤曲今朝始方知鳥道真峰廻似有路戍遠更無人山勢遙通蜀泉流細入秦馳驅吾應爾未敢說艱辛

其三

秦蜀分天險當年有舊屯危崖千尺路落日幾家村

濕急風霆怒林深虎豹蹲停車尋驛舍燈火向黃昏

其四

不盡高低路陂陀上下行蛇盤千百曲鳥度兩三程日午微通彩濃迴忽有聲崎嶇非不憚到此一身輕

大散關

陡絕無如此西風大散關層巖當急澗戰壘剩秋山一綫通秦蜀千峯控楚蠻太平方罷戍突兀翠微間

東河驛

幾度煎茶嶺分流更向東坪水東流入秦西流入漢中連營衰草沒編竹驛亭空月落猿啼樹林深虎嘯風乍寒偏不

寐切切聽吟蟲

草涼樓驛

故鄉南望思悠悠遠道何時抵益州雙鬢不堪愁裏白西風一夜草涼樓

夢施愚山

空山涼月白獨夜思旁皇故人忽到夢黯黯微燈光雍容悅情素舉止頗非常苦索新詩讀嘆賞語偏長頓覺旅愁豁安知生死忘君家住宣州老死嗟 帝鄉招魂更何處諒各天一方如何亦草草遠赴道路旁棧雲高萬叠隴樹鬱青蒼魂來不可見雪涕沾衣裳

其二

憶昨初拜 命匆卒向君過一言期話別豈復慮其他促坐壯遠遊執手指岷峨贈別悵無詩衰老病始瘥於時正健飯神王氣亦和何乃信宿間遽悲驚鳳吪老成遂凋謝吾道傷如何令甲扃戶牖 王事敢蹉跎空負東芻意憔悴走關河念之時愴惻客夜起悲歌君來不嗔責疚心良已多棧山寒月落惆悵對巖阿

鳳縣

小縣空山裏茅茨數十家泉聲流漢沔山勢到褒斜突兀峯頭路紛披屋角花夜涼看月上點點落歸鴉

心紅峽

山勢斷復起人家宿翠微峯峯攢虎豹樹樹走蚰蜒秋老胡桃熟林空鷂母飛停車聊徙倚墟露正霏霏

自心紅峽至鳳嶺一帶地稍平山水清秀宛如吾鄉喜賦

一帶峯巒秀悠然似故鄉山光浮翠黛樹色亂青黃齒齒泉流轉羅羅野卉香誰知棧閣裏清絕更難忘

鳳嶺

又逐秋光犯曉寒峩峩峻嶺倚雲端巖邊怪鳥啼遶
樹峽底陰風鬭急湍不盡千山縈棧道還從一線望
長安由來天險稱秦隴迢遞關河駐馬看

南星夜宿東王擔人吏部

三五茅茨署驛亭崎嶇風雨幾曾經半升脫粟三更
憂益部還占二使星

柴關嶺

野店篝籠中山淺更漏悄門喧車馬聲　王程起獨
早行行度柴關積雨苦不了雲埋大壑陰霧沒衆山
少怪石紛道周硆砑勢盤繞仰視不見人冥濛有飛

鳥是時秦軍來更戍長安道相值狹路間各自趨林
篠霽行苦並驅風雨窣草草躑躅望炊烟人家蕩如
掃儆舍試燎衣悵然逆懷抱

流𧏊驛遇同館舊識

幾載同分玉署春客窗話舊總艱辛青芻白飯情偏
好雲棧何當有故人

馬鞍嶺

棧山勢多端馬道最綿衍迤邐千萬盤雨乃益其險
起伏總不經低昂卒難檢閱歷既已多前驅諒不免
比馭泥濘中巖谷互流轉亂石不知名陰崖護苔蘚

仰聆未到山下視青萬點雷與瀑布爭喧豗無近遠
耳目失所司震撼詎及掩倒瀉積水潑翕屯蛟龍假
觸石不敢投懼與風俱捲對此怵心魂豈止頭目眩
役夫捷如猱崎嶇倍舒展微聞歌笑聲稍使客心遣

畫眉關

危崖絕壑棧中山風雨經旬未許閒歷盡千重萬重
嶺今朝又度畫眉關

武關

棧閣重重萬仞山置身常在白雲間家園子弟應相
念誰識今朝度武關

馬道驛夜宿

棧泉流不盡漸作江水鳴久客憚滂潦猶疑風雨聲

觀音碥　舊名閻王碥順治中賈中丞漢復煅石開道易今名

未知碥若何聞名實險惡石勢怒猙獰熊虎競爭搏
灌木晝陰陰疾湍相噴薄車軹不得前馬蹄蕩無著
舉步委溪淵誰能卽奮躍牛鬼與蛇神往往恣閃爍
森羅變慈悲始覺天日廓萬疊連青屏榛莽盡開拓
圓或如編珠方乃如玉削間存斧鑿痕當年記棧閣
二千九百間遺址尚如昨遂令棧道平馳驅欣有託
夾岸曲闌干秋花互開落乃知閱歷疎登臨自駭愕

履險如康莊處處領其略

雞頭關

何時天地坼隕石紛堯堯盤曲七八折天然結構半崢嶸勢猛絕絳幘魁其曹始進旣巉倒更入方迤邐拾級循之上不知所歷高危崖千萬丈屈曲梯層霄湍流當其下勢欲傾波濤轟轟白晝聽不辨人語嚮險絕有如此界限隴蜀交往者逆臣叛據險恣雄豪道塞飛鳥絕來往無猿猱一鼓奪其氣萬馬同奔逃遂使蠶叢險依然歸　聖朝於此見天意智力何足驕在德不在險順逆爭秋毫

聞猿

落日連雲棧秋風猿易哀凄淸臨絕壁吟嘯出陰霾便下征人淚誰令蜀道來　王程輕萬里爾輩莫相猜

棧暮

棧山晝常晦況復夕陽時馬倦趨危磵猿哀挂古枝陰陰林樹黑澌澌夜泉悲遠道都如此眞堪雨鬢絲

抵褒城

棧行亦已盡今始到褒中野豁羣巒斷天高耳目空徵雲籠夕照淺渚落歸鴻信宿苞萌近蠶叢路轉通

出棧懷毛會侯（會侯曾爲城固令）

十日度雲棧渺然懷古人當年蹤遊宦今日老閒身漫道歸田好誰知作客貧燈前兒女淚南望益沾巾

謁諸葛武侯墓

定軍山下靄啼烏丞相祠堂跡未孤漫惜偏安空蜀蜀應知遺憾爲吞吳豐碑寂寞三分業亂石崢嶸八陣圖檜柏成陰烟漠漠隆中回首綠空蕪

贈諸葛耳鼎

耳鼎世居蘭溪漢丞相武鄉侯裔也崇禎中遷居吾邑今年來京師余適奉使入蜀欣然偕行過沔

縣定軍山同謁丞相祠墓非偶然也因賦詩贈之

曾過龍岡址知君忠武孫宗祧承越水拜掃隔夔門誰意源流遠還瞻廟貌存南歸告宗族親到定軍屯

五丁峽

五丁旣闢道萬里開蠶叢絕壁兩岸坼偉矣造化功如何有遺力不令道路空盤紆費蚓折洞壑青濛濛飛瀑穿峽出噴薄奔蜺虹散作雪花落倒瀉虬龍宮石拒水愈怒崩迫久匆東晴天雷雨鬭灌莽搖天風碎石更磊塊零亂蹊磵中壓觸人氣奪鐵落馬亦窮乃知天地意戒絕蠶漢通車書旣混一冉㚇紛來同

何不呼巨靈更施斧鑿工鏟崖摧距角隘谷夷叢莖
往來兩無阻庶豁千古胸

寧羌

驅車五丁峽日暮過寧羌荒城積豐草昏霧埋高岡
當年逆藩變三川皆淪亾州將旣不守附逆甘跳梁
烽火烈城邑秦隴羣奔惶天戈已西向燕雀還處堂
秦州開幕府張讌耀戈鋋徘徊戀妻子捲甲歸平凉
井蛙兇何濟進退彌乖張 皇仁等天地納叛度汪
洋孽兒被顯爵賞賚靡恩光未責分寸效覬望眞無
將僭亂旣剏平賞罰法所當有 詔許入覲四顧方

倉皇中道就冥誅實以昭 王章天意別順逆憲典
森紀綱賊渠何足惜所憾多殺傷試看藁街上僭竊
皆侯王

雨發寧羌州

蜀道晴偏少眞疑是漏天荒城無驛舍敗屋有炊烟
氐月沉秋雨羌雲吼瀑泉路危人不慣頭白亂山前

七盤關

雞頭關前七盤嶺蚓曲蛇蟠纔見頂氐中又復度七
盤詰屈紆廻勢相引層崖邃谷路轉通拾級忽見雲
霞空却怪頂觸前人趾不知舉膝當心胸寧心息魄

詫奇絕萬里山川風氣別一關中斷劃分羌[illegible]渝
歌乍相接遥望川巴萬點明白雲紫霧還縱橫鱗鱗
彷彿峨眉雪不知何處錦官城北望京華南望越悵
人兩地情偏切今朝身入大荒西凉風古驛中秋月

中秋次神宣驛 入蜀境

不知今夕是中秋萬里盤紆向閬州路入氐羌天外
遠山廻江漢望中流驚心尚憶連雲棧懷古空聞碧
玉樓雨過郵亭看月好夢回嚴瀨舊扁舟

龍洞背

神龍穿石飛洞鑿鑿常嚇人乃提於龍盤旋出龍背

蹻衣入重雲勢與風雨會危崖千萬狀不知始何代
突兀浮圖高縱橫屏幛大鱗鬣樹千章泉流吐飛沫
下注不測溪沉沉氣冥昧倘然牛渚犀百靈宛然在
羌山多靈奇兼各此爲最何必御風行曠然天地外

放舟嘉陵江

山行四千里車殆馬亦疲南人便舟檝小舫適所宜
放纜千峰內谿石何離離水石動相忤湍急聲怒嘶
盪槳捷如鶩岡嶺紛飈馳羌水扶日出仰見百尺崖
雄關冒其頂 朝天關 突兀迎朝曦絕壁斧鑿痕參錯留
江湄想見舊懸棧虹蜺夾岸垂設想旣駭絕況彼驅

車時西征歷險怪幸復免艱危　簡書百雲護小臣何所知

夜泊廣元縣

息纜葭萌道江寒棧閣空七盤連劍外百丈落巴中小縣秋砧急荒原夕照紅欲尋籌筆驛惆悵漢時功

虎跳驛

秋水漲如許扁舟古驛亭平沙雙鳥下落日數峰青羌雨侵船細渝歌夾岸聽亂離餘聚落煙火半零星

蒼溪縣

一水乘流下凉風八月天岡巒澄雨後城郭宿溪邊亂定才通市人稀學種田杜陵遺句在送客是何年

抵保寧府

名勝隆州最雲山面面齊重關封棧北一水界巴西閬苑王孫去仙房玉女迷十年征戰後寂寞海棠谿

發閬中至龍山驛

信宿南樓畔晨征未許閒舟移巴字水人度錦屏關箐莽縈官道炊烟出亂山郵亭何處是碑字蘚紋斑

將赴柳邊驛不及夜宿小猴牙草舍

萬里嗟行役蓬茅一夜栖山深聞虎嘯月黑有猿啼斷草充疲馬然薪待曙雞長征四千里顑頷是巴西

張桓侯廟

昨過桓侯墓千秋廟食同休休儒將度矯矯虎臣風不盡三分恨空餘百戰功森然見英爽浩氣滿巴中

文與可故里

茅茨三五傍斜陽道是當年舊墨莊不見清貧饞太守何人百尺寫篔簹

渡梓潼江

山盡與水遇扁舟各自呼江聲流梓益秋色下荊湖鼓枻驚魚婢停橈走鴈奴射洪西望近猶憶舊名都

潼川州

聞道潼川勝兵戈十載餘荒榛縈廨市廢郭冷丘墟漫覓郫筒酒空傳丙穴魚不眠聽夜柝斜月四窗虛

潼川懷陳正字

子昂初未遇萬緡碎胡琴長安無智愚聚觀紛如林鄙夫競歎惜賢者或賞心聲名一朝徧爲慮誠已深世人尚耳食山水誰知音王門羞挾瑟狗監安能尋空懷文百軸撫卷託悲吟碎琴向都市壯氣橫古今嗟哉貧窶士何計揮黃金

泉川北

七日發閬州五日達潼川中江近千里四顧無人烟

蓬蒿沒道路老樹長原田豺虎白晝嗥狐狖啼樹閒
行旅各悄悄怵惕未致前停車問野老沃土古所傳
往昔全盛時夾道多官廨川北號陸海民物紛宣闐
勝國當末造獻忠恣屠煎殺人供戲樂焚燒徧郊原
兩川百萬衆先後膏戈鋋鋒鏑苦未歇饑疫頻顚連
靑燐照榛莽白骨橫巴綿遺老哭吞聲至今五十年
聖朝旣平寇下令亟生全招民踰百家爵賞殊翩翩
流移卒未復曠土空連阡比者再遭亂孑遺重播遷
婦子各相失患難誰周旋潼川亦都會蕭條無數椽
州守僦茅舍寥落同枯禪城郭久圮廢廨舍狐鼠穿

小民二百戶黽勉輸官錢大道通雲棧力役復屯邅
不知何時止淚落如奔泉太息語野老憐實如君言
我行半天下禍亂此最偏天心幸厭亂 聖化方敷
宣兵革偃不用逋賦皆除蠲汝等延殘喘力穡謀所
天十年計生聚烟火當依然君看昏墊後八表樂蕩
絃

廢墟

廢墟慘心目烽火竟誰存漫憶前朝稱蒼涼舊日村
草深餘井臼樹老出墻垣感慨知何故興亡未可論

新都感楊升菴

新都相業名前朝升菴繼起稱文章父子同時砥名
行聲譽亦並岷峨高嘉靖初年大禮起盈庭聚訟何
紛囂孝宗有子奉宗廟興邸嗣統非承祧諸公引經
頗膠固區區宋濮與定陶張桂上書排廷議一言投
契傾群僚役人謅附失初意稱宗祔廟乃愈淆當時
持論首楊相逆耳批鱗總不搖用修少年盛意氣午
門聚哭遮詔曹遂令一第成金齒蠻烟瘴雨投猺獠
等身著述遣歲月老死寂寞哀南交第宅銷沉竟何
處豐碑表墓還榛茅嘉隆近事且如此琴臺玄冢空
迢遞人生變幻實堪憫勳名富貴終蕭條身死名存

亦何益差勝泯沒歸蓬蒿

題駟馬橋

犢鼻何年獻子虛凌雲早已重相如文人遇合眞千
古不羨題橋駟馬車

其二

當年題柱志何如建節西南諭蜀書弩矢前驅應自
慰此回差不負高車

重九閬中生日卽事

年年此日菊花黃玉壘浮雲又一霜半世每憐虛甲
子今朝且喜度重陽樓頭鼓角催天曉座上賓朋語

夜長鎖院沉沉新雨發剪壁間泛紫荑觴

望雪山（在威州距會城二百餘里曉起登樓望之九峰皆白）

未是峨眉境何來入座看蠻中晴亦雪徼外暑偏寒雲散千峰白霜凝萬壑丹鱗鱗望不盡指點是松潘

得閏六月家書

音書千萬里遠望正徘徊驗字緘封好驚心剪燭開不知冬漸老猶是夏中來欲報無南雁愁心托酒杯

薛濤井

百花潭畔水分流遺井渟渟露未收十樣雲箋無覓處滿天紅葉錦城秋

送王擔人事竣省覲還朝

御書萬里正秋新棧雨蠻烟影共親我媿歐陽能得士君真司馬最知人錦江葉落催征騎巫峽霜寒趁小春相送河橋真美汝竹樓歸省向楓宸

青羊宮

錦城十月野梅香邛竹初攜到上方見說函關留紫氣至今蜀道禮青羊臺邊草沒仙人字（張三丰詩竹六句刻石）裏泉通羽士房漫向瑤壇問真誥金文玉册總渺茫（老子謂關尹喜曰千日外尋我蜀中至期果見於大官李氏授玉册金文）

忠武侯祠下作（古漢廟今皆呼武侯祠）

武侯起南陽三分定籌策豈不計中原天心未可逆拒曹貫夙心連吳藉羣力帝意決南征孫劉好乃隔垂遺先帝心難謝老臣責六出向祁山區區勞孳盡瘁報主知寧復避險厄星隕五丈原錦江寄魂魄謀士萃簪裾武臣森劍戟一堂祖父孫忠貞耀梓益（前祀昭烈以北地王諶蔣琬費禕董允龐統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向寵傅僉與張苞姜維配後祀侯子瞻孫尚配）大業雖中殂臣心久已白君臣廟貌同魚水應如昔

謁昭烈惠陵

萬里橋西落葉秋浣花溪上水還流千年戰伐空存蜀半畝園陵尚姓劉祕殿陰森封劍舄高原蕭颯冷松楸樓桑王氣銷何處車蓋童童憶涿州

草堂寺

古寺烽烟後荆榛久未除半龕明佛火一榻掩僧廬竹密深藏鳥溪澄細數魚草堂名字古寂寞浣花居

杜工部祠

卜築何年事爭傳杜少陵誅茅因侍御（裴冕）載酒記中丞（嚴武）苔臥前人碣香殘別院僧比來還駐牧衰草路層層

其二

背郭堂成日羈棲五載中（子美以乾元己亥入蜀與子營草堂中間往梓閬州甲辰復歸成都凡五年）橙林娛客兒茅屋嘆秋風老去詩偏細愁多與不分碑殘看遺像天地一漁翁

其三

瞻拜荒祠下萍蹤此尚留心存唐社稷詩續魯春秋竹屋斜通徑花溪遠抱樓江山真占絕千古獨風流

尋司馬長卿琴臺不得（蜀記在市橋西或云即今金花寺）

司馬風流絕代無文君春日更當壚鷫鸘裘貰酒知何處寂寂琴臺徑草蕪

揚子雲宅（今成都縣治）

縣署凋殘草半青荒臺猶說太玄經桓譚去後侯芭死誰問當年載酒亭

健松齋集卷之二十一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錦官集下

發新津

歸程輕葛笠編竹一舟寬雨宿彭門曉江連灌口寒入望來別浦鷺浴起危灘西望華陽道村村木葉丹

眉州謁三蘇先生祠

半城衰草古眉州父子祠仍舊宅留（祠即紗縠行舊第）意氣當年雄洛朔文章千載見韓歐瑞蓮院落莓苔冷木假山堂薜荔秋（瑞蓮院木假山尚存舊額）為問老翁泉在否（泉在老泉墓旁）尚餘一綫理松楸（嫡系止存一人州守白於督學馮君雲驤給衣頂奉祠）

江行

縛竹任中流軒然一葉舟浮槎天外落蓬屋畫中遊綠靜一溪水紅餘兩岸秋停橈依野渚草草聽更籌

夜過中巖（諾距羅尊者道場上有喚魚潭客至撫掌魚輒躍出）

青衣江上引歸舟熊耳山前暮雨愁咫尺中巖空悵望有誰沽酒喚魚遊

嘉定夜泊

繫纜嘉州道高城水氣中舟寒過夜雪人語亂江風問俗無魚舅（魚之大者春水時始得）尋溪有竹公（竹公溪在城北即竹中小

見夜郎王也

丁東泉畔望何處是涪翁（丁東院在高標山下即山谷涪翁亭）

雪中遊凌雲寺同門人羅廷掄樊崐來楊璽輿

家弟式子

誰肯呼船冒雪遊朔風吹浪逐征裘九峯突兀浮江出三水廻環抱郭流（雅水沫水合流達於江）洗墨池邊烟漠漠凌雲帚畔竹颼颼快談不記歸來晚萬點飛花一棹舟

爾雅臺（烏尤山下郭璞註爾雅處魚吞墨水頭皆黑今有烏頭魚二三月中見日墨魚）

爾雅臺荒已廢墟登臨猶憶舊時書何時更上烏尤頂三月清江對墨魚

東坡洗墨池

西望眉山一水分時時載酒問凌雲如何閒却隹山水垂老空傳海外文

登高標山望峨眉歌

生平夢想峨眉雪才到峨眉恰冬月雪滿三峨磴道封此生料與峨眉絕偶然拾級高標山九峯三水几前列天寒晝晦烟濛濛巴霧黎雲遞明滅俄見鱗鱗叠嶂開寒光徑與遙天接遊人指點更相呼自是峨眉不須說橫空倒出碧芙蓉萬丈瑠璃浮玉屑錦官城裏望雪山影落蠻荒看未徹今朝真得見峨眉一氣香冥無斷缺不辨岡巒萬樹青滄茫那識金銀闕聞道冰寒夏沁人山僧至老忘裘葛斸薪積粟歷冬春偃臥何曾到門闕乃知勝地自幽奇天地無心氣蟠結願得移家傍此中蕭疏枕簟消喧熱便是綏山地上仙不用騎羊問真訣（峨眉一名綏山葛真人騎木羊遊此）

馬州守貽香海棠雪蘭各二盆口占寄謝

海棠香國美嘉州誰信芳蘭帶雪幽喜值風流賢太守一時清韻滿歸舟

犍爲縣

聞道犍爲郡猶餘小縣名空山凋桂樹（舊傳金粟山多桂）遺廟指花卿（唐牙將花敬定討平段子璋廟食於此）水落岷江久舟移漢水平停橈更剪燭欹枕聽灘聲

發敍州

巒姑臺畔曉又喜放船歸怪石黃沙渡盤渦白鷺磯峯橫江路盡湍轉雪山飛回睇戎州道層層入翠微

夜泊南溪縣

江行千百里夜色滿艫槎浪捲灘聲白天低日影斜寒星飛別浦歸鴈落晴沙戍鼓荒城近挑燈語歲華

江安尹吉甫廟

南望穆清廟北上撫琴臺遐哉尹吉甫文武中興才

如何家庭有遺檄沉江孝子悲黃埃殞霜操妻且哀子安操何時回衣苔帶藻瀘江水蕭蕭落日悲風來

戲題江陽兒祠

銅馬入棘知何時不應輒有江陽兒江陽誰占貴兒氣邑人殺此將何之求兒兒死帝旣怒何乃徙禁冠帶爲情衰法縱雨無取爲兒且築江陽祠江陽祠彼何知蟲中誕謾類若斯不知祠今還在否令人却笑江陽兒

魏武帝廟

蜀魏不兩立城西漢相壇不應瀘水上顛倒祀曹瞞

合江夜泊夢攜樽遊西湖道遇里中故人索余書册子爲七言詩一章見贈醒後記首句及佳人三句枕上足成之

爲君作歌君勿忘西湖花暖春日長畫船簫管孤山陽揮毫潑墨搖光芒蘇公隄上柳絲颺佳人楚楚奉杯觴雙鬟侍兒乖明璫未行先爲整衣裳不須舞隊紛成行人生適意詎有常知足不殆宜自量何爲躑躅道路忙燕趙秦晉車馬僵陸奔棧閣舟瞿唐牽船且復浮江黃身如轆轤顛毛霜吾將歸老桐君鄉浮家載酒三峯旁兩湖明月延清光有時一棹凌滄浪

西溪十里梅花莊

江霧

江霧濛濛合晴天未肯明蒼茫沉日影隱約露灘聲衣重眞疑雨舟移不辨程巴渝無瘴癘稍遣客愁輕

江雨

蜀道常多雨方宜十日晴宵來占水氣半夜落潮聲岸草奔船濕村燈隔樹横鳧鷗偏適意濯濯浪花平

抵重慶府 城踞石山頂三面皆水

石擁高城俯巨流西南形勝古渝州灘聲驟落夔門曉山勢遙分僰道秋風雨千帆巴子國烟霞萬樹荔

枝樓亂離此地還如昨呼酒臨江壯遠遊

舟發重慶

萬里歸程便巴城數日留諸公偏愛客今日喜登舟 自新津以下皆乘筏子至是始更舟 城市層層石溪山面面樓俄聽棹謳發談笑唱渝州

泊木洞驛

幾過巴字水驛舍幾人存壞壁封雲氣晴沙驗水痕舟移江樹合潭靜浪花翻兀坐銷清晝山山落照昏

荔枝曲 涪州荔枝園唐時上供七日至長安

誰築荔枝園千株媚妃子紅塵驛騎飛粲然一色喜

不念民力勞棧山幾千里西廻歷險艱淋鈴雨未止
六軍驕不行貴妃馬嵬死不見荔枝來蜀道難如此

鈎深堂涪州北巖伊川註易處黃山谷題曰鈎深

先生讀易處探賾還鈎深不見賣醬翁篾叟何處尋
易學闡在蜀流傳罕到今惟有涪江水潭靜空人心

江心石魚

聞道江心老石魚三十六鱗今何如涪江水落魚應
見爲我一寄江東書

平都山酆都王方平得道處有麻姑洞

采藥何時去王君今在無江雲來絕壁罔月下平都

城接蒼崖近亭留翠柏孤滄桑經幾變我欲問麻姑

忠州

平都山下曙光分倚棹雲根日未曛忠州雲根驛一死正
哀巴蔓子千秋猶憶嚴將軍荒祠月落魚龍夕古屋
風高鳥雀羣酹酒臨江思往事忠州名姓至今聞州以二人名

謁陸宣公祠墓

西湖祠廟新秀州橋亦古巖巖陸敬輿千秋耀樽俎
丘墓還此間一抔掩蜀土浩氣滿天地都忌遷謫苦
方其佐中興艱危非無補封事千萬言忠誠出肺腑

詔書下奉天海內知君父至今懷往事撫碑慨想觀
我來拜墓門漠漠涪江滸殘碑不可讀瓣香薦祠宇
誰是裴延齡奸諛骨已腐公論裴延齡謫忠州別駕

石寶驛一帶石奇甚得十二韻

石立江流斷雙崖通一門縱橫各有意突兀本無根
幻若雲霞變幽疑洞壑存屏開施杠渚笏立莊江村
曼衍魚龍集猙獰虎豹蹲競奇非一狀互長更誰尊
懸溜巖中出驚濤天上奔雨隨飛瀑落雪捲浪花翻
天地造靈秀鬼神恣吐吞棧山原異派夔峽預驚魂
彷彿畫圖見都無斧鑿痕米顛如乍遇狂拜不須論

夜泊萬縣

小縣倚山椒江邊夜寂寥河燈循浪轉市柝出城遙
夜靜蛟龍偃山空豺虎驕故鄉何處是南望指星杓

自萬縣至雲陽作

水與石爭險驚心強自寬但看舟出沒不記路巑岏
浪束青崖寺風橫白鶴灘長年方整暇指點度危湍

雲陽縣

寂寞雲陽縣平沙過雨痕夾河餘戰壘落日見空村
市上過饑虎城頭嘯野猿不堪聽舊事烽火徧夔門譚弘再叛據萬縣之天成山王師從夔州西討築城于此

登夔州城樓望八陣圖

夔府城高一徑斜武侯祠廟鎮川巴空留大業成千古尚有遺蹤棨五花水落魚龍浮舊磧江空蛇鳥出平沙牟彌鎮上遙相望颯颯陰風起暮笳圖凡三一在夔州一在新都牟彌鎮一在棋盤市

登白帝城

喜近瞿唐口還登白帝城公孫餘故壘城公孫述所築帝子駐行旌峰削重關險臺連峽水平倚闌看灧澦歷歷大江聲

白帝城謁先主廟

白帝城邊蔓草黃永安宮外樹蒼蒼三分未盡中原憾百戰還依蜀道長古殿霜風回灧澦空江夜月冷瞿唐孫吳曹魏知何處魚水君臣尚一方

瀼水

當年瀼西水今日草堂河名為詩人改山從舊日過登臨愁不盡感慨意如何悵望東屯月蕭蕭挂薜蘿

杜少陵宅

浣花溪邊草堂好背郭初成春色早晚年更卜瀼西居領略山川都不少瀼西一帶溪流清渚田漠漠皆秔稻白鹽赤甲互呼噏東屯月落瞿唐曉策杖閒登

白帝城詠懷古跡悉探討長鑱白柄悵遠遊故園杜曲空縹渺未能歸臥南山邊萍踪應向此中老無端去峽下荊門老死耒陽胡草草乙巳離成都居雲安丙午自雲安寓夔州西閣丁未遷赤甲又遷瀼西秋遷東屯復自東屯歸瀼西戊申出峽至岳州巳酉留潭州庚戌卒于耒陽宅舍東屯屢易主故券傷心跡如掃陸務觀記東屯李氏居已數世距少陵纔三易主書券尚存我來西閣問綺疏哀蟄無聲魂悄悄不見傷秋感與人日暮江村數歸鳥

灧澦堆

誰將一拳石倒塞瞿唐口危崖兩岸分江聲出左右如象或如馬水落勢逾陡誰云神鬼工或有蛟龍守

締造始何年位置諒非偶虛無根自然不在天地後

瞿唐峽

蜀都天險雄氏羌西通棧閣東瞿唐棧山連亘近千里瞿唐萬丈凌穹蒼倘使山靈鬬奇怪嶙峋各出無低昂昨日放舟出夔峽危崖陰黑埋天光一門中斷江水落倒撐灧澦橫中央赤甲白鹽相向立高城陡絕連崇岡王公設險守其國此中不用賁隄防一夫拒守梯徑絕蠶叢終古無興亡如何五丁既開鑿更姓易代紛靡常子陽井蛙固爾爾何論蕭李與孟王前朝傅廖下西蜀明初傅友德廖永忠平蜀太祖第其功曰傅一廖二近時敉

帥脅戈鋋（議將王剛蕃吳之茂）世修降表成故事而紆卹僅道
路旁乃知恃險非全策山川豈爲人爭强興廢徒失
何時已殞啼猿嘯空悲傷

魚復城（赤甲山上）

何年魚復國赤甲倚天根恍憶鬱叢舊誰招杜宇魂
山川酉蜀徼風雨隔夔門興廢都如此滄桑總莫論

出峽

萍蹤剛半載漸喜是南來水落瞿唐峽波恬灩澦堆
巴渝行處盡荊楚望中開日暮歲行盡何時鄂渚杯

巫山縣（山形如巫字故名）

奇絕山成字應知縣姓巫高城千嶂合絕壁一峰孤
峽底波瀾靜天邊鳥雀呼陽臺空悵望神女在還無

高唐觀

見說襄王入夔來片雲還自傍陽臺行人爭問高唐
觀誰識當年作賦才

神女廟二首（舊在峽中今移琵琶峰下）

琵琶峰畔峽江分神女祠邊落日曛寂寞章華衰草
沒更從何處問行雲

其二

暮雨朝雲夢已闌巫山巫峽望中看荒祠非復陽臺
舊環珮蕭蕭夜月寒

戲爲神女解嘲

未必高唐夢果眞玉釵羅袖本騷人河東牛女都無
據不見陳思賦洛神

峽中野泊

勞人眞草草萬里信歸舟誰意夔門別還從巫峽畱
寒風搖夜纜細雨襲征裘去住都難必何當賦遠遊

巫峽

亭午見微日方知巫峽高峰橫江路斷岸轉朔風號
野鶻啼虛壁吟猿度石槽舟行乘水涸未敢狎波濤

歲暮

南北東西路迴旋直到今看山忽臘盡問俗駭冬淺
峽急啼猿切天寒落日陰無端風雨夕望遠益傷心

三分水（巖半三泉眼分流甚奇舟人言相傳上爲川水性浮中湖廣水性平下江西水性沉好事者瀹茗試之果然余以風逆舟不敢近未及辨亦未解何所取義也）

峭壁千尋總不羣半山歷歷細泉分何人辨出三分
水陸羽茶經或未聞

望十二峰

層崖處處削芙蓉爭指巫山十二重神女祠荒環珮
冷天邊妒殺美人峰（諸峰皆峭壁美人峰最高秀）

萬流驛楚蜀分界處

驅車燕晉指三秦羌蜀巳渝入望頻自下夔門度巫峽荆南萬里舊遊人（家仲兄理荆州余留署中兩月今十八年矣）

巴東縣

艤棹古巴丘孤城俯急流人家依斷岸官舍出高樓近蜀猶天末浮荆正上游歸程應不遠還恐北風愁

寇萊公祠

萊公遺澤在雙柏隱荒祠不及公安竹年年感舊思

過歸州

峽急舟行疾遙遙望秭歸崇崖驅水立駛浪夾城飛

雪散青魚港風欹白鷺磯停橈向江滸亂後客船稀

兵書峽

層巖千萬叠寸寸束兵書黃石圯橋授陰符渭水餘何人封竇笈終古閟孤虛我欲探靈奧龍威山隱居

阻風屈沱謁三閭大夫廟

三湘東望遠故宅卬靈均苦憶行吟日誰爲獨醒人猿聲歸峽晩梅信楚江春（時將立春）欲寄招魂曲無由問水濆

楚王故城（古丹陽城在屈沱）

朔風颯颯捲層波棹宿寒江亂石多楚殿丹陽無舊築姊歸祠下屈原沱（阮亭云陸放翁詩商略此時須痛飲細腰宮畔過重陽即此地）

夔子城（歸州俗呼舊）

夔巫百里古諸侯遺址還從昔日留日暮空江三峽路猿聲啼斷舊歸州

宋玉宅

騷賦源流屈左徒招魂九辨問荆巫悲秋感慨思何限神女高唐事有無

昭君村

聞道明妃有舊村那堪生小入宮門畫圖未識君王面不待琵琶掩淚痕

新灘

天寒水落峽江平何處崩雷萬壑鳴自去錢塘剛十載今宵聽徹早潮聲

其二

峽險無如此地難飛濤十丈涌危湍輕舟出沒波光裏不數延州黯淡灘

空舲峽

纔過三灘險空舲水勢分峽寬初見日江暮欲蒸雲健鶻舟前落哀猿石上聞朝來朔風靜細浪碧成文

黃陵廟

湍廻明月峽曲折到黃牛古屋祠神禹殘碑憶武侯
空山餘古雪亂石抱高樓落日西陵路聞猿引客愁

峽中夜汎

夜靜風初霽黃陵好放舟峽雲當岸落峰月下灘流
遠火明村舍恬波起棹謳更闌誰秉燭空擬問三游（三游洞黃金藏皆瀨江以夜過失之）

夜抵彝陵州

舟車半載道途間喜泛輕橈萬里還日暮寒雲流斷
峽夜深斜月冷空山灘聲乍轉黃牛驛帆影遥分白
虎關望裏峰平江水濶彝陵今夕喜開顏

過宜都縣

彝陵東下一舟開十里江城烟靄間雲樹蒼茫看不
厭輕橈已度虎牙山

松滋舟中立春

燕市秋前別今朝又早春半年多病客萬里未歸人
颿雪愁中盡寒梅望裏新南行舟楫便莫悵楚江濱

百里洲

漸去松滋遠茫茫百里洲晨光搖浦樹午霽出漁舟
鴈宿千羣白鴉飛兩岸秋烽塵餘戰壘一帶對江流

重過荆州有懷家兄雪岷

攬轡章華事已虛重來景物近何如城邊車馬移新
邸陌上雞豚憶舊居勝地全消烽火後交游都值播
遷餘空懷往日氷堂宴數載分攜少報書（氷堂在荆州理署）

午過公安

烟樹孱陵驛江天過雨痕桑風廻水面細浪沒沙根
漠漠看飛鳥蕭蕭見遠村殘冬偏道路昨夜下荆門（荆門山在宜都與虎牙山對）

攬鏡

不欲頻窺鏡蒼顏病裏更開囊重拂拭對影喜分明
藥力扶衰困風霜老半生年來添鬢雪又見兩三莖

泊壺瓶套

日落劉郎浦（浦在石首縣東俗傳昭烈迎孫夫人於此）停舟野渚東冥冥
烟霧合寂寂戍亭空水鳥黃沙岸江豚白浪風漁人
方獨釣暝立夜船中

舟中風雪有感

三冬蜀道不知寒出峽風霜鬭急湍南望岳陽東望
鄂茫茫烟水雪中看

其二

朔風吹浪雪飛花斷岸江流噪晩鴉半載都無羈旅
意今宵誰道不思家

其三

空江日暮雨霏霏野渚無人冷釣磯剩有新醪鎖客
夜香橙碧藕鱖魚肥

洞庭湖

出峽下荆門江流寖以大乍落城陵磯遂與洞庭會
朔風紛怒號洪波競澎湃烟水浩無邊濛濛氣冥昧
周亘八百里誰從得其槩横睇岳陽樓峥嶸出湖背
君山數點青渺然天地外蒼梧弔虞舜湘靈儼還在
廿載習波瀾斯川信爲最多病倦遠遊放眼湖光内
平沙障巨流適與巴丘對領略見大意垂老幸無悔

倘從衡湘遊登臨或有待

望岳陽樓 宋滕子京建范希文記蘇子美書邵竦篆稱四絕

雪風初霽見平蕪望裏巴陵入畫圖閣影正浮麋子
國江聲直上洞庭湖神珠夜吐半明滅鐵笛晨吹乍
有無便欲凌空探四絕湘君祠下弔蒼梧

城陵磯

洞庭渀無際城陵當其門吐納三江口仰接瞿唐源
連拳浮水面浩渺灌山根西南扼要地水氣連朝昏
王師初討逆萬馬從雷奔决戰巴陵下敵落湖水渾
長驅蕩安史益知 主極尊遂掃鯨鯢窟依然禾黍

村墟曖高原上日暮散雞豚

白羅山

旌旗隊隊護南回畫舸乘風向曉開不用驚心籌夜
泊官貧萬里蜀中來

舟中大雨

寒江來急雨淅瀝響疎蓬滴破三更夢驚迴五夜風
擁衾還問客擊火漫呼童留滯偏如此何時鄂渚東

大風

甚雨苦未止寒風夜怒飛萍摇青雀舫沙捲白羅磯
遠道何時至鄉心到處違纜船成獨坐惆悵說南歸

大雪

風雨催殘臘何當驟雪寒一時迷浦溆萬點没江灘
久客眞無計艤船各自寬不須添旅感自古路行難

阻雪放歌

滑州城邊元旦雪驅馬勞勞苦未歇回首風塵二十
年長江今又殘冬月白羅山對岳陽東疾風急雨虬
龍穴飛花萬點怒濤翻雪光遂與波光接人家向水
閉其門漠漠寒空飛鳥絕故人相待漢江濆謂羅子脊峰
咫尺訟訟更誰說對此眞令百感生寂寥况是椒花
節行樂十輩江漢人一夜思鄉情慘切就中燕客最

傷心淚落征裘濕嗚咽[illegible]入太息[illegible]自古悲歌

行路難　王事[illegible]我[illegible]萬里衣[illegible]中

有栗尊有酒西望荊門夷陵口推篷放歌[illegible]山前

雪氣蒸雲夔鼓赤壁山横古戰場孫劉往事今存否

望古長懷天地間聚散何常烏兎走丈夫有志在四

方戚戚窮愁奚足取

雪中有懷二十首

其一　益都真定馬邑諸先生以病皆未得奉書省候

師弟追隨廿載餘萍踪飄泊歲新除漫言奉使西南

好病起懸無半紙書

其二　癸卯丁未諸同年每月一會京邸稱極盛

天涯兄弟共新年妙舞清歌向綺筵雪裏飛觴應更

勝可知蜀客冷江邊

其三　館中同年

五年簪筆共清班遠望真如霄漢間蜀道青天千萬

里至今風雪擁江關

其四　米紫來典試雲南汪悔齋冊封琉球

滇南萬里可曾歸海外仙槎信息稀同是　王程歸

未得飛花偏逐使星衣

其五　汪鈍翁諸君先後假歸

田間歲月幾人閒真笑風塵老客顏夜靜江寒空悵

望詩成斗酒共家山

其六　姜西溟黄俞邰萬貞一三君在史館

話別燕臺有故人誰憐羈滯楚江濱遥知珥筆金門

夜燒燭題詩賦早春

其七　王仲昭洪昉思

舍人踪跡老京華頗曲狂生客是家莫向白羅山下

望錢塘同首各天涯

其八　西泠毛稚黄王丹麓諸子

吳山南望朔風斜北墅琴尊感歲華記得十年風雪

夜呼船載酒問梅花

其九　擬訪倪闇公

送君南去我西行萬里懷人百感生寄語雲林休浪

出浮江先問石頭城

其十　王檐人先余回楚

半年喜共錦城秋歸去先登舊竹樓萬里還鄉親未

老椒花一曲醉黄州

其十一　同邑尤大若韓二檢討皆假歸

金門三載喜同朝每怪投閒學寂寥今日寒江真羨

汝鹿門妻子共良宵

其十二 羅魯峰約余十二月至漢口

南旋相訂是三冬握手同登大別峯見說漢陽三百里一天寒雪路千重

其十三 毛子會侯

垂竿戴笠子陵磯聞道西泠尚未歸生計不堪常作客可曾重理舊雙扉

其十四 里中同學

雪風瑟瑟捲征裘辛苦歸人江上舟羡殺故園兄弟好青魚紫筍不知愁

其十五 家助教叔侯官京邸

莫便臨風憶故鄉圜橋冠蓋引椒觴杯闌倘憶長江客只道南回巳漢陽

其十六 長兄家居仲兄客廣陵

夢回時傍舊書幃江雪江風濺客衣別思不堪頻望遠長天陣陣鴈行歸

其十七 內弟吳孝廉兄弟

幾年兩度共長安萬里川湖入夢難聞道慈幃方健飫團圞春酒醉辛盤

其十八 門人馬子教思沈子朝初高子壽名送余出都門

秋來扶病事西征萬里猶憐阻客程却憶慈仁松下別殷勤眞見故人情

其十九 川中諸門人

杞梓楩楠總蜀才錦城惆悵一帆開那堪風雪今江峴辛苦求賢萬里來

其二十 諸兒在家久未得信

風雨無端動遠愁兒曹應念蜀中遊秋前早寄南來信有夢誰還到客舟

癸亥除夕 新隄在臨湘縣東六十里

雪花如掌趁江隄又逐晴光向午開鐘鼓聲中喧曉市旌旗影裏過疎梅蹉跎空憶千山遠潦倒眞憐萬

里來夜久蓬窗人靜後椒花試引客中杯

甲子元旦 牌洲在嘉魚縣東七十里

江村遙夜一閒身遠道都忘歲月新早起正當更甲子不眠絕勝守庚申星星爐火團歸客草草辛盤接故人却喜乘流風色便片帆南下慰初春

赤壁 嘉魚大江濱

臨臯兩賦後赤壁冒黃州今日浮江表當年截上游謀成元瑜亮戰績自孫劉往事空憑弔江聲日夕流

過鸚鵡洲

廿年鸚鵡洲前望今日帆乘鄂渚風衰草未知新歲

畋平沙猶傍大江空名成不用嗟黃祖表薦能無負
孔融惆悵當時豪鼓史武昌回首夕陽中

抵漢口

大别山前路重來二十年春風仍漢口落日下晴川
燈火千帆影樓臺萬井烟塵勞猶未息還上鄂州船

飲羅子鏡堂

停橈訪舊度江關好友相期漢水間梅萼幾枝春尚
早辛盤五日客初還圖書香繞君章宅烟樹晴分大
别山回首巴渝千萬里今朝對酒一開顏

漢上遇俞掌天讀冬邸見懷作和韻奉酬兼送

之入滇

别來扶病向蠶叢萬里歸舟又漢東握手尚憐同旅
况論心不用寄郵筒晴川載酒春偏早鄂渚懷人句
轉工客裏只今還送客輕帆好趁洞庭風

和武昌諸子立春日登黃鶴樓限韻是日余在
松滋道中

瞿唐南下望三峨（峨眉山有大峨二峨三峨）客裏逢春傍淺莎霜
鬢自添新歲月萍踪猶記舊關河（乙巳秋冬余兩登黃鶴）人依
别浦殘冬盡酒入他鄉旅思多聞道諸君同勝集登
樓憑眺正高歌

其二

遊踪聚散總飄萍最愛登臨對遠汀黃鵠磯頭芳草
白金華山外亂峰青（一名大觀山）不堪臘鼓催年盡尚有
漁歌隔浦聽此際高樓多逸興客船猶逐短長亭

同孫豹人諸君遊洪山寺

芳郊登眺喜同羣古寺晴開鄂渚雲百尺樓臺春水
澗千軒松竹午鐘聞人逢旅舍愁都盡路入斜陽酒
易醺楚國陵園何處是還披苔蘚讀遺文（亭有故楚王石刻詩）

清明發武昌

客裏逢寒食江城放纜初雨添春水急風入旆旌虛

留滯緣多病交游慰索居經旬無一事惆悵武昌魚

重過黃州

又從赤壁艤扁舟春雨連旬漲綠流定惠海棠今在
否空聞兩賦重黃州

其二

臨皋亭畔倚斜曛不盡江流日夜聞太守竹樓無覓
處誰人更識飽參軍

泊蘭溪驛

黃州初放纜愁絕石尤風近浦帆爭落橫橋路轉通
漁燈依岸小佛屋俯江空香草溪名在烹泉憶陸翁

蘄水道中

暫息蘭溪棹山城一徑偏波新寒食雨風靜餐花天

細柳縈官道輕鷗逐小船鳳棲山下望何處第三泉

宿浴蓮菴

銜命新從萬里歸層城春色正芳菲高樓過雨青

山逈野水平橋白鳥飛晝靜不知門近市夜凉時有

露侵衣偶然訪舊來僧院一榻鐘聲入翠微（時便道謁房師張邪山先生）

其二

禪房曲曲傍城幽楊柳隄邊芳草洲三月春光花滿

徑一簾秋影竹當樓（秋影閣龔公題額）鐘清別院僧初定門

掩寒燈客暫留關道淮南遺澤在文章詩酒自風流

（菴爲故宗伯龔端毅公宰蘄時爲詩僧恆度建）

田家鎮阻風十六韻

三月蘄州棹春江喜正晴計程來蜀微望遠隔燕京

萬里歸難到千山晚較明俄聽風夜吼還怪雨爭鳴

駛浪驅蓬轉驚濤夾岸生長年方氣奪僮僕總魂驚

繫纜循漁港停橈傍柳營雪翻千片影灘雜五更聲

啅鵲迎飈疾翔鷗掠水輕市燈時蕩漾野燒乍縱橫

或擬須臾憩誰期信宿縈重煩更漏卒遠駐護行兵

坐久杯無力愁多夢不成起看江霧黑望盡浪花平

寂寞甘寧廟逍遙庾亮城長途都若此惆悵客中情

登江州琵琶亭

潯陽江畔落歸帆白傅風流喜未芟一曲琵琶千古

淚不知何處吊青衫

彭澤縣

羣山圍縣郭門對大江邊峭壁通樵徑垂楊宿釣船

一官堪吏隱五斗尚歸田始信浮名誤從今學醉眠

小孤山

拳石根天地洪波相往還雙崖橫灩澦一點落金山

壁立魚龍內峰搖鷗鷺間靈妃祠廟古蕭穆踞江關

馬當山（陸魯望銘天下之險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爲一吾又聞乎馬當）

二險聞兼擅登臨諒不同祇看江觸石似有路盤空

舟檝烟光裏祠壇水氣中子安浮薄士猶助一帆風

抵安慶憩天寧寺

萬里嗟于役停橈向皖城江樓花漸老僧院月初明

簾靜疎燈影窗虛遠磬聲征塵何日息北望指　神

京

四游詩舊序

余之定交方子渭仁也自壬辰春仲始猶憶同學十有二人以制舉藝集於語石時余齒最少渭仁長余一歲尤負氣自豪每當同人搦管拈題苦吟面壁余與渭仁輙握手修篁怪石間相與縱談天下事或誦近所爲詩歌共質閒以諧謔日向午猶不肯成一字同人來相敦迫渭仁始振筆直書濤怒雲舒不可端倪余雖目懾之未嘗不退而心折也後十餘年癸卯余盤竽鄴李而渭仁以計偕過鄴出塗次所爲詩與其大阮稚禝挑燈金讀爲之掩卷嘆絕是卽篇首鄴

遊草也及渭仁射策金門不遇汎舟南歸道經汶泗江淮之境吟咏間作遊不止於燕而燕者公車之所從事也故自次其詩爲燕遊草其後復與余訂山陰道上游余以乇事後期而渭仁遍歷諸勝以歸眉宇間若有矜色探其篋果得越游一册余嘗以詩謔之所云驕我篋中禹穴詩者是也渭仁又嘗謁其仲兄雪帆於洲署凡彭蠡之雄匡盧之秀與夫赤壁黃鶴之幽奇鉅麗一皆以詩發之而以鄂游草終焉集成顏曰四游乃問序於余余謂山水之勝必藉人而重然計余足跡所歷于鄴于燕于越較渭仁所未至者獨三湘七澤閒耳而篇什寥寥多散佚不存卽存者亦如里曲農謠不堪問世豈非余之不足爲山水重山水之必藉渭仁而重可知也山川藉渭仁而重余言又何足爲渭仁重哉顧渭仁齒力方壯行且祖武克繩馳驅皇路輶車所閱憑軾易生其以詩名集者卽十遊尚未有艾而余之心折渭仁者終不異語石握手時矣如以余言爲誤曷過同學諸子而問焉同里毛際可

好奇者慕山澤之勝往往裹糧爲千里游及遇高巖大壑必披蒙茸冒波濤而後得至至則長嘯高吟不

肯卽返然而囊槖不給則耳目亦有所不能徧宦游之士留情登眺宜無不可以從其所欲然阻於簿書期會者有之傷於去國懷鄉者有之是人與地常不相值也若夫旣好遊矣而不必裹糧有良朋可以唱和身列縉紳未膺民社之寄豈非游之大幸哉此方子渭仁四遊草所以作也渭仁少年登第勤心著述以爲足跡未徧天下無以發其胸中欽欽浩淼之致故常涉漳水訪銅雀遺踪登晝錦堂問魏公之故里斯時也毛會侯司李鄴中躋勝之具可無慮矣雪帆先生理荆州渭仁以省兄之便皷彭蠡之棹命匡廬

之展而赤壁黃鶴之瑰麗甃在奚囊至於燕 帝王
之都也黃河據其南太行繞其北奇人傑士於此萃
焉渭仁射策金門再至其地長安得意可稱壯游矣
數歲之中足跡幾半天下不幾倦游乎渭仁曰未也
吾聞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雲門禹穴之奇蘭
亭鑑湖之邃近在百里可不一至其地乎是無陷不
涉無勝不窮登臨憑弔一一托之吟咏大者關民風
土俗之宜小者極草木烟雲之變披讀一過可當臥
游使非當優游需次之日以性情之所欲而合于耳
目之所及烏能寫之若是余山澤人也惟於越爲故

游地曾有游草而于鄴于郢于燕概未之至不特詩
讓渭仁即游亦讓渭仁也余愧矣餘杭陸進
詩以四游紀名也何紀爾重其地故紀之紀之者何
方子渭仁也方子渭仁曷爲紀游也禮曰丈夫有事
于四方方子嘗登會稽至郢中抵薊丘過鄴城名山
大川無不之也方子曷爲其無不之曰方子相國之
孫也相國以下職官相繼方子壯舉於朝又擅令名
貴而有高志故無不之也游何必以四會稽南有四
明東望天台當越分野禹穴在焉郢中古荆楚國有
衡陽巫峽之奇其俗猶有歌曲遺風薊丘古帝都西

控太原上黨北跨遼東雁門其中具五民多天下喜
游子弟鄴城爲天下中西據漳水東隣海岱之險南
綰豫章長沙方子自富春踰錢唐左轉而西繇姑蘇
渡楊子盡游歷矣王制曰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左傳
季札聘魯請觀列國之樂方子早樹風聲爲時取則
推敦厚之教不可一日無詩亦采風之義不可一地
無詩思令名之重不可一游無詩詩曰樂只君子邦
家之光樂只君子德音是茂非方子孰能當此者乎
仁和徐汾

健松齋集卷之二十二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四遊詩 鄴遊 越遊 燕遊 楚遊

登桐君山 以下鄴遊

桐君采藥去姓字便爲山石古松拳曲鐘濤雲往還江聲叢竹外碑字薛苔間即目蒼凉甚僧貧喜院閒

渡錢塘

十年湖上久今始汎錢塘風迅忘江濶潮平見草長人聲喧晚渡山色蕩晴光遙對西陵路烟横隔杳茫

西興道中

江盡平沙軟人家簇一關輕橈行越水晴日辨吳山桑柘繁陰合松筠小院閒會稽東望近城郭翠微間

蘇臺懷古

姑蘇城外草萋萋姑蘇城上晚烟迷一水環流浸海國萬家燈火連高堤樓臺崢嶸如畫裏漁舟賈舫江之涯殷周三讓高風遠延州季子留荒碑王僚已往闔閭死胥濤白馬浮賜舞街衢猶自專諸字千秋寂寞悲要離雄圖霸業黃池長石室君臣思會稽今古佳人難再得夫差一死真如餙吳宮花草誠已矣韋白風流今遂稀東吳頑陛不可作范公益公名空垂文定祠邊幾草白五人墓上松風吹我來獨酌南濠月忼慨悲歌感舊思不知此意何所感鐘聲夜半寒江湄

曉渡揚子江

澄江如練逐輕帆宿霧蒼茫木葉凋十里江聲浮日月中流曙色辨金焦人喧古渡潮初落山過流雲雪未消夾岸艅艎規製壯東南飛鞔不知遙

瓜州望金山

奇絕金山寺洪波日夜浮鐘濤奔大壑峯小學樓鷗畫閣中天霽寒雲繞郭流故鄉東望遠縹緲對江樓

維揚旅店坐雨時將赴鄴訪毛會侯司李

寂寞邗關外西風滯雨吹扃門詹滴近出戸晚烟迷城遠行人少天寒櫪馬嘶故交還鄴下何日慰深思

渡泗水

千里平蕪接泗州盱眙東望最高丘洪波浩淼連淮海曲巷宣閼隔上游驢背霜寒沙草路鐵衣晴度木罌舟磬聲十二今何處禹跡茫茫萬古流

曉過靈壁縣

磬石衝寒路郊原宿曉烟霜凝茅店白月照小城圓爝火呼僮近逢人問徑偏不知何所事迢遞趁幾年

宿州曉發

符離寒逢酒旗開纔解征裘引數杯麥被隣雞行色早霜侵棧馬曙光回五更晴日浮天出千里神河繞塞來極目平蕪多沃土何人屯種闢蒿萊

渡黄河

千里奔馳歷巨川神河如帶接遙天風驚寒雁穿沙過日照荒堤夾岸懸屈注東南流大海灌輸西北擁雄邊禹功既遠隄防重爭說宣房築漢年

其二

儀封渡口午烟横譚笑波瀾一葉輕九曲原從天上至千年誰使地中行奔流泱漭漁舟小野日蒼涼雁磧明鼓枻試歌淸晏頌曆元不用改河平

渡河宿固陽集和壁間韻

黄河遙望隔銅臺落日天寒畫角哀記得故園春色早香風亭放幾枝梅

其二

霜風策蹇問公車襆被寒侵一枕書鄉夢不來知路遠客窓蕭寂歲新除

元旦曉行

椒花傳頌日猶自問征鞍僮僕歡新歲庭階積舊寒思鄉因客久向遠祝親安遙望金臺路春風拂曉看

滑縣阻雪

客阻眞無計新年雪滿途荒庭嘶立馬舊堡聚啼烏樹裊千枝白烟横一縷孤寂寥誰是侶燈影伴殘沽

感雪

寒風一朝天下白彤雲漠漠留行客樹結冰凝千萬條雪花如掌亂几席城烏棧馬相向鳴凍雀無聲日已夕平沙曠野浩茫茫街巷更無車馬跡微見烟分數縷靑下者黄河上城驛呼童解橐市中沽天高夜久杯無力浩懷落落滿燈前無端又復添新曆拗徐衆衛隻身來關河千里嗟于役昂藏意氣喜尚存豈眞偃臥無良策詩成片片墨花飛醉擁寒光遶東壁

韓魏公祠

醉白遺軒棟宇修彝香漠漠繞松楸華林無復王侯第晝錦還傳宰相游十萬行邊輕頗牧三朝定策重伊周岳侯身死公名立趙宋興亡倚相州（公與岳忠武皆相人）

銅雀臺

鄴城佳麗已荒丘鄴下湯湯漳水流千古雄文曹父子百年遺事漢春秋分香空泣銅臺月横槊誰哀赤壁舟莫向故宮懷往蹟寒烟寂寞使人愁

趙州道中 以下燕遊一

車馬勞勞古道傍遺踪看過日初長趙州稍子仙橋石赤伏眞人鄗水陽中夜悲歌思祖逖白頭憔悴老馮唐千年碑勒渾閒事翹首燕雲是帝鄉

定州和壁間韻

春風驅馬向燕關却笑征塵滿客顏鼓筑何須悲易水傾杯淚擬醉中山黃沙古戍行人少落日荒城暮鳥還極目南雲天外遠夢回何處釣臺灣

中山旅宿夢中恍惚爲詩記首二句續成之

客途容易踏明月照殘更策蹇尋幽夢聞雞逐遠行帝城春色早親舍曉雲平別久無南雁憑誰一寄聲

夢里中諸子

結交十年餘何嘗輕試別杯酒論詩文情性久彌悅無端事遠游所夢仍故業彷彿語石山峯峯皆環列雜坐謀所歡豪呼猶未歇驚夢報隣雞悵然見明月披裘逐馬塵野曠霜如雪

報國寺松歌

不知何年落松子常有烟雲從此起烟蒸雲結無冬春虬枝古幹横秋水雙松嶽嶽最爲尊外有七松近相倚婆娑屈曲老龍吟爪鬣鱗甲鐘聲裏或如亂嶺或如峯遠看側看無定擬長安二月春風多却藏變幻獨如此笑殺泰封五大夫何若四皓衣冠遊殿陛松乎莫挾風雨飛長伴雲幢蟠帝里

被放南歸駱叔夜投詩見贈

十載聞聲隔潞州相逢喜共鳳城遊彈琴都市終增價獻賦長門漫典裘歸路已催行客早萍踪還幸故人留殷勤紈素詩題處絕勝離騷散旅愁

王灌亭太史携樽過飲

退朝花底日初斜載酒欣回太史車小友忘年斷舊譜名公折節重京華杯浮北海堪娛夜話到西冷始憶家別後春風知幾許長安歸客柳方芽

晚泊天津

停橈喜對潞河平地擁津門總百城粟帛魚鹽通外府山川風雨拱神京晴波日落千帆轉遠樹秋高萬井明舟宿不須籌要害直沽南望已弭兵

夜過武城

片帆迢遞賦歸歟無計消愁數卷書風逐驚沙斜日暗夜涼明月小城虛絃歌尚憶言公澤里巷空傳孝子居坐久僧鐘雲外落夢回何處是吾廬

次臨淸

不辭憔悴擁歸舟幾曲淸淵古帝丘千載尚遺天外
信兩關偏向雨中留泒分汶衛通漕路地抱東南識
巨州淹臥何堪懷遠道高譚杯酒暫消愁

南池追和杜韻

逍遥東歸路城隅憩小船遠亭含落日疎樹隱新蟬
駘宕凫山月滄茫濟水天千秋遺句在留憶舊靑氈

太白樓懷古

濟州城邊河水綠女媧陵畔春如簇河水中分汶泗
流凫山嶧山競相逐太白當年此地遊任城賀令交
方篤醉解金龜又幾秋相逢官閣浮醽醁潑盈豪呼

寫壯觀雄奇勁絕無繩束下瞰南池濟水濱萬本垂
楊千樹竹杜陵留句憶靑氈突兀碑題猶可讀西北
遺踪半已墟頹垣荒草牛羊牧此地池亭縹緲間猶
似江南山水曲我來三月春風生憑高縱望迴淸矚
百年無地不山川骸骨陳陳等草木何幸齊傳李杜
名賀監許儕同芳躅水遠山高月滿天詩仙酒聖驚
肅俗山水由來不重人笑殺騶軒空碌碌何不偕登
太白樓齊魯江淮曠心目左呼子美右靑蓮快譚劇
飮招黃鵠

五日富陽舟中小酌

歸途經兩月到此便如家雨隔桐江道榴開午日花
市酤酬令節薄醉語京華霽色明江渚峯峯隱暮霞

望岱 以下燕遊二

岱嶽嶙嶙鎭魯東嵯峨帝座死相通千盤磴道云亭
迥萬里樓臺日觀空小引諸泉開汶泗遥分片壁倚
龜蒙何時策竹凌霞頂縹緲齊州一望中

登玉皇閣眺望

峩峩宮殿矗諸岑下瞰輪蹄古道深檻外亂峯天遠
近日邊歸鳥樹蕭森驅車漫擬龜山操抱膝長懷梁
父吟極目甫徠松柏盡羊公碑字益沾襟

羊叔子故里

寒風漠漠馬行遲荒草郊原太傅碑無復鶴能娛客
燕誰言山不感人思平吳事業成千古緩帶風流異
昔時擬弔關河應墮淚何須峴首始啣悲

太學石鼓歌

不知鼓自始誰識所由來文王宣王杳莫辨蒐田刻
石奚爲哉車攻吉日賡周雅如何轉徙陳倉野金人
輦致辟雍門石鼓遺文鎭天下岣嶁之碑岱山銘邈
篆冰書辨者寡形質離奇噩噩然刪後無詩何必全
有字無字義相尋賞識原在文字先

金魚池

如何燕市裏清絕似江東曲度春衍外人行淺藻中

開軒鶖鳥散晝飯飼魚紅倚檻郊壇望亭亭入遠空

昆盧閣

層樓百尺俯西城歷歷郊原望裏明萬井烟霞蒙

殿閣四壇松柏擁　神京東流巨浸歸滄海北倚雄

關控紫荊不盡河山堪寄目迴來況復泰階平

隨主司午門謝　恩應制

蓮漏初回聽曉籌春風款款玉階游晴雲半捲雙龍

闕旭日遙開五鳳樓何策漫叨新伏序有懷還憶舊

瀛洲趨陪益信　君恩重露浥虹橋尚未收

太和殿對策應制

策試傳宣草莽臣含毫鵠立正芳辰風來寶鼎微香

遠日照彤墀淑景新奏對漫言齊董賈酬時聊復擬

天人自慙家世承恩久又逐春光向　紫宸

太和殿賜第應制

楊柳絲絲起玉河句臚唱罷曉烟和南宮造士入都

雋北闕承恩望已過三奏雲敦環鐵鳳一時劍佩擁

銀珂歸途莫笑春袍濕自是　天家雨露多是日微雨

恩榮宴應制

宮花簇簇滿容臺詔賜櫻桃御宴開翠葉風輕分玉

餅紅綾春暖醉仙醅雍和座上夔龍彦師濟堦前董

賈才歸去徵驄斜勒馬都人指點曲江來

謁嶽廟

巉峨宮殿鎖層陰祀首東方禮報深門號乾封還紀

宋碑殘蓋祀尚留金岡巒萬疊支天地松柏千年閱

古今七十二君靈貺遠類垣荒草亦何心

蒙陰

幾程星月岱山來小縣東蒙古道開拾得雲芝堪解

渴桃花潭畔且停杯蒙山之茶名雲芝

越中懷古以下越遊

山陰道上幾番留萬壑千巖一望收內史流觴蘭渚

月秘書投老鏡湖秋夾城花竹開歌管向水樓臺繞

畫舫安得移家分此地柯亭梅市四時遊

柯亭

越山清絕不知遙斜日寒村天泬寥幾曲秋菱初出

葉一灣野水欲平橋家縣曾若宜漁市埼繞烟嵐入

遠宵笛裏清音仍此地中郎何處竹蕭蕭

南華館

出郭風烟好晴波繞一園亭孤多映水松老自盤根

落葉紅無定殘荷綠有痕蘭橈歸路近醉裏月黃昏

大禹陵

菊藥凝黃汎小舟龍虵古屋萬峯頭塗山玉帛三千國安邑烝嘗四百秋鳥篆尚題秦歲月珪書空秘夏松楸東樓王氣今何處華表蕭蕭帝子丘

謁禹廟

畫棟雕甍俯越州空山無恙冢烟浮功成父子仝君相績紀山河拜冕旒窆石衣冠南鎭月梅梁風雨鑑湖秋夏王明德由來遠江海湯湯正穩流

蘭亭

蘭渚淪漪落照邊風流曾記永和年詩成曲水八千古花簇流觴酒半船秋老只疑春尚在客來正喜月初縣賞心此日忘賓主可是豪遊似昔賢

西施山

曾歎越君臣廿年匿羞恥甲首非不堅謀臣亦濟濟雖云天授吳背城寧惜死如何意氣盡舉國託女子彝光丈夫概忠智兩無比徒以家國憂辱身報檇李甘蒙褒妲名傾城豈得已故知沼吳功不應先種蠡功成不策勳廟食豈終媿胡為絕代下不聞祀彼美吉沒館娃宮香沉若耶沚太息浣紗人寒鐘咽秋水

蕺山

吳宮方采蓮越山還采蕺采蓮苦不久旦暮沼城邑蕺亦薪膽類與越共休戚激楚稚主心忼慨群臣泣誰云蕺無香故非蓮可匹莪莪蕺山下臨風念疇昔

徐文長故里

東南戰績首中丞幕府才人氣自矜白鹿表成天子美誰言詩酒畢青藤

遊吼山十韻

吼山之奇非言可盡非筆墨可寫惟蕩舟出入洞壑中浮白叫絕而已本名曹山為陶太常別墅今

捐為菴余扁舟縱遊得盡水宕旱宕雲石之勝憾康樂逸少諸公未及見此山開闢也

如何巖壑興疑是五丁餘百尺蛟龍窟千盤猿狖居穿崖舟出沒到閣水縈紆觴詠陶公宅呼泓太史書（董宗伯手書呼泓二字刻石間）宕仍分水旱入可坐樵漁佛屋松聲繞茅齋竹影虛壁縣扶劍閣潭黑語靈胥突兀雲為石繽紛鳥似魚拜應呼米老游亦恠倪迂奇絕真如畫還知畫不如

歸次錢唐會侯以詩見柬却和原韻

半舫新從禹穴還相逢幽意未曾删秋冬之際同為

客書齋其中別有閒水宿亭㙮花是岸門臨城市竹
爲山名園不減王摩詰輞墅丹青數筆間

錢唐舟中夜坐

秋色催歸棹維舟此再停月明吳市白江隔越山青
估舫乘潮至漁歌出浦聽廿年曾宿處燈火正熒熒

泝新安江以下遊

秋雨俄千尺舟行喜漸平禾疇青出水樹杪綠樓苹
岫遠晴無翳沙平細有聲青溪東望近渺渺晚烟橫

望小金山

浪擁金山寺萍浮較宛然石孤平似砥山削碧如拳

樓閣臨江出杉松夾岸縣隔流頻奇目彷彿妙高前

景德鎮

窈折無如此江聲峭壁中村紅燹屋火舂白石兆風
舟轉隨湍疾人閑理杙工秋深寒夜雨薄醉倚疎蓬

中秋鄱湖對月

湖光泱漭片帆閑秋色連天水一灣皓雪溶溶彭蠡
月青螺點點大孤山星懸北斗魚龍靜日落西風烏
雀還最喜客遊當此夕匡廬縹緲白雲間

彭蠡雜詠六首

秋風八月湖水長萬頃溶溶接混茫極目遙天真一
色不知何處是鄱陽

其二

頻年僕僕走江河水濶滄茫此處多雪浪無聲舟出
沒楊人談笑唱吳歌

其三

白蘋依風菰米黃湖如晴雪月如霜孤舟宿處漁汀
晚雁帶殘聲過夕陽

其四

孤帆蕩漾舟如鳥野渚蒼涼鳥似人夜久不知天遠
近一湖倒影浸星辰

其五

片帆彭蠡過饒州秋水連天露欲流皓月明空千頃
白不知今夕已中秋

其六

雲埋大嶺雨潺潺天遠湖空黯澹間秋日乍明浮五
老此回真得見廬山

望廬山

曾聞廬山高未識廬山面秋高彭蠡晴彷彿中流見
烟蒙紫霄峯雨沒青牛巘五老割奇秀山山互隱現
我聞康王谷瀑濤飛素練何時凌絕頂勝地兩尋遍

醉倚聰明泉覽穿白鶴院結社招遠公陶謝同清讌
支筇十日遊廬阜名山題

次九江

潯陽江畔古江州地扼荊揚接上游五柳舊傳陶令
里百花仍對庾公樓雲移廬阜穿天過雨過巢湖繞
郭流安得遠師同結社樽前黃菊引清秋

賦得湖光與天遠

不知湖盡處曠絕似無邊浩渺迷歸鳥微茫認小船
雲多真易雨岸遠不分天落日蘆花晚漁歌出浦烟

黃州懷鮑明遠王元之蘇子瞻諸公

水遠山長環赤壁永安城外秋蕭槭雪浪無聲日夕
流蘆花荻花相向白不知何事感人思浩懷今古樽
前積參軍作幕臨江宮梅花落盡留遺宅元之竹樓
喜尚存坡公雪堂倚寒碧孫曹往事委荒烟諸公欲
嶽豐碑勒始知山水待人名人重山川還改色君不
見空山寂寞無知音怪巖奇峯終寂寂又不見昏昏
俗筆污山靈繞屋碑題投瓦礫

黃鶴樓

風高鄂渚一帆遊傑閣稜稜俯巨流江漢中分秋水
闊衡湘西望遠山浮飄皇峯外思千里鸚鵡洲邊月
一樓何事仙人騎鶴去題詩空讓左司留

登大別山 俗名龜山

山是何年鬬龜浮巨浸中路危低漢樹衣捲立江風
千里孤帆落雙城一水通曠懷神禹蹟寂寞舊行宮

鸚鵡洲懷禰衡

魏武霸中原智巧御俊乂蠅聚鄴中才營營競聲利
禰生氣非常剛難不能致當年作賦時奇文寫高旨
忼慨漁陽撾雄豪振天地文舉本知心黃祖眛大義
甘豪殺士名坐快曹瞞志哉哉黃鵠磯江漢浩無際
芳洲不忍青傷心狂鼓吏

郢中懷古三首

周南澤國倚巴丘小舫乘風快遠遊屈宋文心芳草
合孫劉戰績大江流章華臺畔千門暁絳帳堂前萬
樹秋聞說西山方罷戍楚歌非復舊荊州

其二

渚宮舊事渺難尋香井渟渟尚至今江漢分流浮地
肺郢襄錯壤接天心參軍雅韻龍山遠刺史餘風鶴
澤深安得詩成招屈宋陽春白雪郢中吟 地肺在荊西南共水常浮不沒天心山在郢陽與荊接壤

其三

仲宣樓外草芊芊往蹟幽尋更渺然杜老新居花落盡明妃舊里月孤懸秘函無復黃金藏香草空留玉米田極目平蕪何處問蕭蕭木葉滿江邊

遊太暉觀 明湘獻王建右即湘墓

霽色郊原外輕寒泛紫騮壇封三景秘閣倚一天秋遠樹龍山盡嚴城蜀水流王孫荒冢在蕭瑟暮雲愁

龍山

野寺龍山舊所傳涼風蕭颯正秋天誰誇刺史桓元子却憶參軍孟萬年古樹平岡棲落日遠村過雨辨炊烟憑高寄目思無限夏草荒臺益惘然

沙市望川江歌

蜀江之水瞿唐來驚濤觸石崩雲雷黃牛白狗逕險惡空舲明月猿聲哀黃牛白狗空舲明月俱峽名舟出彝陵始平敞四十八灘次第開自荊以下會衆水沱潛沔漢供趨陪不知何爲注於海如歸天府羅羣才枝在東南根在蜀吳艎川艦繁貲財沙市瀕江數十里當年歌舞連章臺江水不能救兵火死亡籍籍塗蒿萊故郢諸城牧駝馬頹垣剩礎寒江隈我聞此言增太息感悼不獨章華梅亂離聚散成今古江水湯湯何盡哉願挽江流洗兵革安瀾億禩無祥災

登觀音寺墖再望川江歌

浮圖突兀排雲起萬井荊南錯其趾平沙曠野樹木稀漫漫衰草連江汜江水奔流三峽來連州跨邑經於此老僧能話嘉隆年寶墖初成白龍徙到岸只疑墖在山江行望墖墖在水目高不知江大小千盤百曲鐘聲裏且烹江水拾江花安能溯峽通帆檣其始

題桃溪漁子圖

石磴垂楊畔詩人靜似漁不知何所寄猶擁一編書

江郎山 以下建遊附

何年五丁力劃石便爲三柱立支天地峯危宿雨獻

止疑雲突兀寧復鳥窺探仙鄉還存否臨風憶石潭

仙霞嶺

複嶺層崖勢轉橫千峯絕頂與雲平路危似識蠶叢異閣迥透看鳥道明古木陰森微見日怪禽嘈雜未知名丸泥不敵三關險橫聯山河百感生

抵建州

危灘千疊走蛟龍江跨虹橋路幾重練母堂高開府第梅仙祠近隱靈蹤童童衰草黃華公漠漠齋堂白鶴峯誰說狂氛經再劇芝城非復舊雄封

留別建寧諸子

十年篝火墨成癡浪博浮名祗自疑意氣何緣求勝集文章原自有眞知快譚漫惜遊歸早高賞還憐會晤遲珍重東南皆美箭仙霞癡望一深思

舟雨望武彝山

停棹谷口倚斜曛仙窟遙瞻便不羣雨宿大王峯下路山連玉女嶺頭雲離奇峭石千巖合紆折澄流九曲分剩得霞漿堪待否會須酬唱武彝君

鵞湖書院

秋陰瑟瑟路偏難風雨鵞湖憩午鞍僧院鼓鐘新歲月講壇蓬被舊衣冠傍山檜影穿霞出夾道松聲入

耳寒朱陸源流原自合漫將當日異同看

萍留草序

李唐一代詩人首推杜少陵然而少陵踪跡幾半天下歷江山拾橡栗其詩境佳處多在兵車戰馬間流離播遷詩益工妙睦州方渭仁先生萍留草一集皆避難杭州時作也浙閩相持烽火逼睦州萑苻之徒所在竊發先生不得已去故園卜居會城遂得與吾郡諸君子時有倡酬槃敦之末往往俾予托跡焉先生學贍才敏性坦率無畛畦門外求詩者踵接率能厭其歡心而去又雅自好吟諷凡湖山登臨讌飲雨窻月夕鳥啼花落之時酒闌夢醒之候無不于詩焉

寄之篋中稿纍纍成帙一日顧謂予曰吾自播遷以來流離困頓固已身如萍寄其又安忍使吾詩與飄零也子其爲我序而輯之夫草木之精上爲列星今之萍其星之精乎賢人君子流寓一方輒能轉移風俗近操觚家視先生若斗極然留此一編安和祥雅之音直可黼黻太平豈止與西湖歌舞聲相爲映發也哉吾見壘光射處能令兵氣俱銷回首故園恍如夢寐不須再賡長鋏白木柄諸詩矣是先生之樂適于少陵里門夜開不廢歌咏吾于萍留草卜之仁和王晫丹麓譔

健松齋集卷之二十三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萍留草

携家武林吳慶伯留飲喜值徐大文諸子

烽火驅人又遠行故鄉西望羽書橫暫憑山水閒心
夢却喜文章集弟兄劇飲半軒寒夜永快談千古旅
愁輕西泠舊是萍棲地重與諸君續勝盟

湖望

霽色催遊展澄湖一望開鐘聲花外落舫影鏡中來
院古行人少烟分暮鳥回頻年山水約此際勝卸杯

燈集酬盧西寧

浮家千里傍江城猶喜燈前集弟兄豈獨杯觴留古
意亂離誰見故人情

其二

頻年烽火嘆無家隔院香風感歲華聞說園林樵採
盡有誰貰酒共梅花

清明

段橋楊柳杏花天寒食村村展墓田越女新妝扶繡
輦吳兒貰醉擲金錢松楸影裏喧歸騎簫鼓聲中纜
畫船惆悵郊園三載別臨風杯酒獨潸然

渡湖

嚴寒誰復此湖中古寺南屏一徑通十里芳堤衰草
白六橋晴雪野梅紅波光漠漠搖孤艇塔影蕭蕭入
遠空當日杏帘何處問畫樓頗頷馬蹄風

徐武令納姬詩和韻

鸞鏡塵封憶斷香明珠十斛買新妝鹿門他日還偕
隱笑指星光學月光

毛稚黃招飲

揚亭咫尺喜頻來霽色輕寒一舉杯三世舊交偕令
子（令壻徐華徵偎亭和尚仲子也）百年良會集羣才（時長君初婚）樽傳永

夜寧辭醉話向殘冬欲訊梅快絕清歌還二妙管絃
吹徹鳳凰臺（鳳臺毛子自度曲）

吳山道院小飲

無計銷愁緒欣從小院遊江迴千嶂合塔逈兩湖秋
薄醉還遲雪孤懷半倚樓干戈仍故里俛倖此閒留

其二

舊遊還此地寂寞有孤雲萬井峯前集三山海外分
風微香篆裊壇靜午鐘聞小醉扶歸路蕭蕭鸛鶴羣

秋集湖舫

風清殘暑段橋邊偶爾登臨意渺然最喜琴樽移別

蒲誰家簫鼓盛樓船遠山野瀨靈巖寺半溜停泓六
一泉快賞更忘歸路晚芙蕖倒影正秋天

哭陸左城

少日湖遊便識君爭傳小陸最能文奇懷每附錢唐
月作賦新裁郢渚雲亂後文章思舊好歸來詩酒話
離羣劉蕡下第相如死惆悵江門對落曛

五日旅懷

無端烽火悵移家半載西泠旅夢賒乍對新蒲驚節
序漫憑杯酒話天涯書來已盡揹東柳客久還看午
日花不及巢梁歸燕子將雛時傍夕陽斜

登吳山眺望同張用霖應嗣寅陳際叔沈甸華
陸梯霞毛會侯

覽勝同過伍相臺青槐小閣暫停杯雲移越嶠千峯
見樹簇江城萬井開對酒喜看耆舊在懷人便覺旅
愁來故園西望歸無計落日層樓畫角哀

閏五日同人大集陸蓋思巢青閣分賦

出郭風烟半舫來巢青高閣雨中開瀟殘更競西泠
渡花霽重逢北海杯地接湖山供雅宴人聯吳越集
羣才自憐客久縈愁緒肯惜樽前數往回

思古堂雅集分韻

讌遊誰羨畫圖看此夕飛觴旅夢寬詩酒喜從千里
合烽烟猶剩一宵安清尊涼倒華筵敞雅曲淒迷玉
笛寒星斗半斜殘醉後蕭蕭零露滿闌干

釣臺舟中坐月

經年烽火故鄉回落日西風傍水隈遠樹蕭涼皐羽
墓寒烟寂寞子陵臺虬藤倒影看雲過細浪無聲帶
月來欲覓村醪酬夜永荒亭百尺冷莓苔

毛學博齋中觀荷

誰言苜蓿冷雕闌雅韻偏宜入座看舊種芙蕖紅到
閣新裁竹樹翠成竿亭臨野水題詩遍秋近江城帶
雨寒半載浮家空故里從君喜值一樽安

過和初秋集稚黃思古堂作

一天涼月正秋宵旅病無端臥寂寥聞說主人能醉
客十行新咏擘芭蕉

和丁素涵雅集韻

空庭葉下露新流河漢微雲一抹秋過美題詩燒燭
夜茫茫鄉思倚高樓

渡湖訪龔仲震

好友經年別重來旅夢中亂離憐我在憔悴與君同
親友音書少園亭駐牧空愁多無可語惆悵鵝花風

酬句公餽茶并讀逸菴詩稿

逸菴古詩人蕭然獨高蹈少從宿德游書卷通禪意結茅傍江門閉戶絕塵累賦詩寫孤懷元音疑木墜嗟予困亂離浮家此暫憩百慮逆心夢昏晨計珠桂從公竟日談頗覺豁胸次今秋桐江歸傳公新菓致詩刻已成編龍團足清味爰著讀新詩恍惚發幽興西湖兩山中諸老多禪契若訂蓮社約應有淵明至

將赴吳興宿王丹麓霞舉堂次日舟中讀雜著十種却寄

霞舉堂前落早潮呼船送客拱辰橋隔江招手重來

約別思盈盈入夢遙

其二

丹楓翠竹影高隄畫舫輕搖日未低十卷奇書方罷讀不知舟過伍林西

吳興懷古

輕寒偶逐鷺鷗羣茗霅雙流一綫分高士至今傳晉望詩人自昔重休文開軒試醉烏程酒望遠愁看笠澤雲前代池亭荒草没顏蘇遺事不堪聞

其二

晴江如練片帆閒黃菊籬開第幾灣畫舫輕盈餘不水層巒迢遞道場山碑殘壘竹寒鐘外石隱窪樽蔓草間惟有烟波狂釣叟五湖三泖未知還

宿舊館

水國滄茫裏猶傳舊館名人歸疎柳岸山度暝鐘聲繫纜驚鳧散推篷候月明徐常留戰伐何處問行營

自苕水赴禾舟中作

纔過南潯近溪橋更向東雞聲桑徑裏人語荻花中村古絲為市流分路轉通吳音還彷彿相對說年豐

題止舫上人像

滿架圖書一徑幽丹楓黃菊引高秋道人獨坐渾無

事醉倚松根泛雪甌止舫手寫藏經性嗜酒藏名人詩畫甚富

其二

寫罷華嚴托醉鄉參禪學道總茫茫畫圖識得西來意覓子何妨是酒狂

福城寺

緣橋野徑菊花黃塔影層層出上方妙相舊傳吳道子楣題新勒米元章晴波數曲通禪院古樹千年護講堂聞說懺壇多宿德篆烟縹緲禮空王

茗帚菴訪梵林上人

畫舫隨流轉高人萬竹中題詩來夜月貰酒聽松風

快賞瞢千卷孤懷菊幾叢虎溪留別處清絕與誰同

泛南湖

檇李城邊日未斜鴛湖晴色泛蒹葭輕橈出浦纔分浪遠樹凝秋盡學花夾岸園林聞唳鶴凌空搶院落歸霞不堪烟雨樓前望衰草頹垣起暮鴉

送內弟吳孝廉北上

十年曾共鳳城遊車馬勞勞又幾秋豈謂氷霜淹驥足應知風雨護龍頭雲峯夜永披緗帙上苑春深泛紫騮此去捷書先到我爲君貰酒醉杭州

又

別思盈盈遍歲除弟兄千里共萍居毋憐王粲歸無計猶喜元龍氣自如烽火不須縈遠夢文章原擬重公車年來宵旰焦勞甚三月春風早上書

戲題相思鳥

翠衿紅距影雙清笑殺鴛鴦祇自名莫向雕籠看比翼引人幽恨不勝情

其二

翩翩年少正情多偏愛文禽挂薜蘿爲問鏡鸞雙舞處風流較此更如何

雨中王仲昭招飲（時初春五日）

不辭折角織扁舟遠色空濛尚未收野水寒添高閣迥桑畦春護草堂幽辛盤五日遲梅信華燭三更散旅愁猶憶斐園酬唱處聞樽又向雨中留

飲姚生書閣

輕寒偶赴桂山來金谷華筵次第開入夜傾樽頻到客凌晨投轄更啣杯遠山霧黯還裁雨高閣春新欲放梅薄醉渾忘歸路好西湖詩棹一舟迴

大集敘忠堂觀燈分得十一真

闕西門第喜猶新好友東南集主賓燈敞華筵偏待月梅開高閣已分春縱譚眞勝書千卷雅韻還宜酒數巡邨祭年來湖壁宴扁舟常是雨中人

河渚探梅酬伋公

探幽曾共遠公期古蕩春深躑舫移瓢笠千山選此地（雲溪菴公初學道處也）文章四海憶當時（公初執贄先大父之門）烹泉更赴尋梅約攬勝重過說法池快絕高談酬夜永鐘聲半榻雨絲絲

重過靈隱寺

古寺湖山最相過已昨秋毋懷靈竺夢喜逐鷲山遊說法逢支遁題詩憶貫休白蓮如結社期我萬峯頭

其二

三竺曾遊處浮生二十年講堂看鳥下梵閣有燈懸
麥繞譚經石心依洗鉢泉暫來還別去惆悵雨花天

飛來峯

潤壑仍無恙重來意渺然危崖棲古樹怪石俯流泉
塔影穿霞出人聲隔洞傳何時招米老狂拜此峯前

皐亭泛桃花

何須更覓武陵源雲錦千株別有村野水通船迷舊
陌林花過雨漲新痕偶然倒影紅生浪到處聞歌綠
滿樽勝地良儔眞不易歸扶殘醉向黃昏

同會侯家雪帆兄過稚黃

十日江城雨郊晴春已深毎懷燒燭讌爲訪讀書林
臥病耽奇字幽居愜素心故園歸未得乘興好相尋

送毛會侯赴補

孟夏草木繁送君西陵道馬首指燕雲金臺花正好
同學少年儔著鞭君最早吏績著雍梁遄歸親已老
相携話舊遊亂離逆懷抱遷播歷險艱竄伏依叢篠
共宿聽鳴雞勞人誠草草百口虎穴來萍棲同潦倒
銷愁託楮豪古今恣搜討詩文毎竝題出入共昏曉
嚴陵二子名頗溢湖山表繁予嬾且疎旅愁惟夢擾
長卿願爲郎四壁還悄悄喜君匡濟才驟騰雲路矯
努力事所書相期意非小

梁冶湄明府招集湖舫

六月涼風齋舫開藕花香處傍亭臺官閒自署西湖
長客到常傾北海杯白恰高談雲外落紅牙度曲鏡
中來逼門數載相依久不羨登樓作賦才

新秋旅懷和韻

無計銷愁只掩扉驚心節序冷絺衣最憐客裏韶華
易尚憶山中白羽飛蟬噪高梧情自切烏啼明月夢
空歸故園記得秋光好松竹樽前翠滿圍

錢武肅王祠

江海當年王氣分荒祠猶對兩湖雲誰令閫左弭兵
革不向中原策戰勳四代冕旒丹篆字千年碑碣錦
衣軍霸圖銷盡雄風在萬弩潮聲日夜聞

八月十六日盤思丹麓招集茂承堂分賦

幾番出郭不知遙喜有良遊慰寂寥千里賓朋同勝
集頻年詩酒醉淸宵入筵霽色秋過半隔院香風桂
未凋猶憶去年霞舉宴聯牀疎雨正今朝（去秋是日丹麓招集霞舉堂同人皆阻雨不至余與家文虎暢飲留宿）

集顧鬱中復堂分得十四鹽

高齋爽氣滿雕簷勝友招邀逸興添桂落餘香風細

細皆橫秋卉影織織飛觴雜坐看流水待月門吟捲
畫簾何必罰依金谷數登堂原擬各分箋

昭慶寺尋蔣馭鹿不值

如何寂寞午鐘聞空憶當年白練裙處士宅邊無便
鶴歸來惆悵兩湖雲

吳山遇陳際叔馬鳴九小飲

秋霽尋山願未違故人貰酒便相邀管絃嘈雜知何
意目放千峯聽早潮

徐野君集二十四番花信分得山茶風限二冬
韻

金鈴閣外影重重嘉樹江南別院鍾翠捲犀稜看葉
勁朱翻鶴頂識花穠卷舒豔質春前見搖漾仙葩雪
裏供自是海紅方應候輕寒載酒一相從

西陵詠古

屬鏤賜後血猶腥窮一吳山尚有靈白馬銀濤千古
恨至今愁對越山青

其二

宋家宮闕黍離離遺廟錢王尚有祠烽火只今誰保
障可堪苔蝕表忠碑

其三

廬陵原永沉湖船勺水還呼六一泉百代忠魂碑砌
聚可知人自重山川（寺前為六忠祠祀明末殉難六公今通祀前代名臣）

其四

孤山只合屬林逋千載何妨倡白蘇惆悵後來無計
遣應攜梅鶴去西湖

其五

雙墳嶽嶽壯湖湄斷碣頹垣亦可思卻笑奸雄同不
朽太師金鑄鄂王祠

其六

勤王信宿向皇都得勝還聞父老呼不是跨驢歸去
早身名能勝岳侯無（得勝橋在湖墅韓蘄王禽苗劉賊處）

其七

半閒堂外草初黃秋壑無聲冷佛場葛嶺至今鳴促
織風流誰是老平章

其八

祝螯祠廟草茸茸遺像還聞是理宗太息髑髏銷飲
器都人猶覩舊時容（像在佑聖觀）

訪顧茂倫

窈折虹橋路高齋一徑幽圖書分四壁刪定寄千秋
徵士陶元亮詩人沈隱侯相攜未忍別攀亦為君留

虎丘感舊

輕橈偶趁菊花風僧院樓臺漾遠空七里荒祠誰短簿千人講座有生公亭連鶴澗秋光冷石倚憨泉落照紅猶記十年絃管夕詩成酬唱月明中

吳門遇徐松之

懷人曾泛剡溪舟聞說囊詩向虎丘廿載著書依北寺頻年清夢繞南州萍蹤喜逢千人石豪賞誰誇百尺樓我欲與君同載酒吳江楓落正驚秋

題袁重其負母看花圖

古今浪說老萊衣白髮肩承此更稀母病不知身已老若榴花下映春暉

其二

蒲酒承歡理亦常花前負母正端陽孝思雅韻誰兼擅笑指庭萱引數觴

酬宋旣庭見過

白髮干戈裏浮家托酒樽十年懷宋玉一棹過吳門患難憐吾在詩文喜共論別君非太促歸夢向山村

尤悔菴過訪并讀新製清平調雜劇

偶泛蘭橈問虎丘奇文讀罷正深秋但留詩卷成千古莫笑今生不狀頭

其二

春風人自豔臚傳誰信龍頭是謫仙若使三年眞太白也應不負杏花天

婺九霞留飲即席言別

如何秋色裏征棹往來頻正苦浮家久應憐作客貧文章吳下最詩酒故人眞為訂重遊約蘇臺及早春

抵杭聞入閩捷音

寒霜吳越路僕僕亂離中何意丸泥險重看正朔同廟堂寬祀網閩粤集驚鴻最喜鄉園近歸裝任好風

喜歸

飄泊眞何故依人祇自憐烽烟存入口珠桂歷三年客久添衰病愁多託簡編歸期今日遂松竹諒依然

渭仁詩如繁林春暖花鳥雜飛更有層軒連閣碧檻綺窗參差迴帶其間足使覽者神迷目眩又如天寶詞人身經離亂雖飲酒歡歌終不發崎嶇飄颻之感西陵陳廷會

渭仁詩清蒼蘊藉又時能出豪宕語色理入古穠杼逾新古人中當求之摩詰浩然之間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渭仁之詩之謂乎余久病臥渭仁時與家會侯稻過濁酒餞萊以佐談笑渭仁詩以紀之遂使僕名字亦附千古操豚蹄而得甌窶滿篝僕之駛慰矣幸渭仁不作淳于生大笑耳眞一快也錢唐毛先舒

都門懷古詩序

若夫五陵南去地入中原三輔西來河銜北戒京邦
蒼莽金遼則處處斜陽碣石沉雄燕趙則年年蔓草
一城木葉霜未染以先紅萬里邊牆月既沉而愈白
井上之燈忽紫薊子難逢市中之筑空豪慶卿安在
于是金笳夜徹和以鼓鼙鐵騎晨嘶雜之長鏑抑琵
颯沓山廻故國之篇潑墨淋漓火入荒陵之句人則
欷歔而歷落俗原慷慨以悲歌金颷纔屑偏帶商聲
秦舌高京最含西氣嗟乎上客端憂正奉倩傷神之
後故人工病亦安仁悼婦之餘古今大矣何須代往

昔以與愁賢達紛如奚事向關河而寄慨君如不樂
請高吟蟋蟀之章僕尚能狂願綴進鷓鴣之杓
康熙辛酉秋日宜興陳維崧譔

序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人知春秋爲賞罰之書不
知三百篇先春秋而賞罰蓋詩人之言善善惡惡有
嚴於春秋者故觀風以採詩唯王迹熄而詩亡無以
致其懲勸孔子乃作春秋以明王道是詩與春秋相
爲表裏者也迄後世無信史於是有心世道者不能
執筆論述毋借吟詠而三致意焉則又春秋亡而後
詩作也其爲騷爲賦爲詠懷詠史弔古皆是意也然
詠懷或不指其人與事或指一人一事至弔古則實
指其人與事總皆後人追詠前人至五君八哀同時

亦詠之矣夫詠往事者是憾前人之是非有未明而
追詠之詠今事者是恐後人之是非無定而先詠之
無非詩與春秋之微意也方子渭仁作都門懷古詩
十六章實指其人與事悲歌憑弔寓意尚論不矯不
隨有俾世教與古人相去未遠故足傳也雖然詩別
貞淫里巷之言私也春秋筆削素王之書亦私也爲
騷爲賦爲詠懷爲詠史爲弔古無非私也是皆不得
志於時所爲也非得已也今渭仁既已題名澹墨聲
肇園籍乃復取往事而懷之是豈不足於中乎夫懷
往事曷若取今事而懷之爲詩歌曷若取史事而直

之渭仁以此意授簡載書册使今人遺憾於後人後人復追詠前人可也康熙辛酉七夕前二日楚潭州

弟王岱敬題

健松齋集卷之二十四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都門懷古詩

黃金臺（金臺有三一在易州一在朝陽門外巋然土阜）

荒臺百尺草芊芊往蹟空流易水邊駿骨自能招國士黃金豈足致高賢樂生不去終收莒刺客何人遂滅燕辛苦築宮師隗意寒鴉啼斷夕陽天

易水

一時忼慨去紛紛易水流寒不可聞鼓筑未能酬太子刎身空使失將軍平沙浩渺鴉啼樹落日蒼茫雁沒雲燕市酒人無覓處霜風愁絕和歌羣

蒯文通墓（通有書八十一篇曰雋永○居人常夜見通從二童携紗燈至井沒而返）

當年徂詐委荒丘芳草孤墳尚可求王氣應知歸漢祖奇謀原不負韓侯書傳雋永人誰問憤到佯狂死未休鳥盡弓藏千古憾寒燈井上夜深遊

樓桑村

中山遺胄本梟雄羽葆依然帝子風肯以偏安留漢業可知全力限川中三分兄弟功名盡萬古君臣廟貌同車蓋童童空故里至今惆悵永安宮

張華宅（固安籍有張華里明末縣令重共姓諱更名張賢○墓在蘆溝橋東南廻城）

迴城墓道近何如彷彿張賢憶舊居匣劍已先都督去井欄猶記太康初平吳事業埋荒草經國文章冷廢墟鐵硯鱗毫三十乘空從博物想遺書

酈亭 道元巨馬河自注先世樂浪府君始徙此○浪平聲亢平去二聲

古道燕山氣杳冥樂浪家世已荒坰滿承督亢雙流合路接樓桑一樹青斜日半沉先主廟平沙誰辨故侯亭蒼茫興廢空悲感驅馬前村讀水經

狄梁公祠 祠有臺曰景梁○郴林蟬噪行其下禁不得鬪

景梁臺畔郴森森蟬噪荒祠落日陰馴虎只今猶吏績化雞當日已君臨賭裘漫許褫奸易正笏空聞積

念深不是五王能薦用古今誰識老臣心

劉司戶祠 昌平州學內今祀董宗伯其昌曰蕡已追贈諫議矣稱司戶存慣也

殘碑何日出蒿萊司戶祠堂此地開韋布憂深天下事治安書奏賈生才抗言豈藉登科重落第空聞射策回却怪務羌偏切中左廳甘露總堪哀

賈島墓 李洞好島詩範銅事之呼賈島佛

長江碑碣盡荒荊丘里紛傳賈島名誰更推敲吟字瘦空聞酒脯祭詩成微官蜀道啼猨惡故國燕山返照橫莫悵無兒窮主簿範銅已足慰平生

楊令公祠 在古北口業戰死陳家谷此其行祠也

襄朔城邊殺氣豪行祠颯颯擁旌旄黃沙白草三關壯鐵馬金戈百戰勞報國自知非力屈捐軀終不掩功高冤來何處楊無敵遺憾當年濺血袍

文丞相祠 祠在今國子監即柴市

偶向橋門策馬過荒祠柴市近如何零丁洋裏聞聲死濤冷泉頭血淚多未許黃冠尋故里可能赤手挽天河雲中木主渾閒事剩有千秋正氣歌

耶律丞相墓 祠改爲菴像以石尚存公晚年自號玉泉老人

廣寧祠墓重燕山身繫安危不可攀萬卷圖書傳相業一生涕淚爲民艱碑殘古字鐘聲外石冷遺容蔓

草間惆悵當年無限意玉泉何處水潺潺

廉文正公別墅 墅名萬柳堂即今豐臺居人種芍藥爲業

別墅何年蔓草寒豐臺猶記舊遊觀時平不盡登臨興客到都忘禮數寬萬樹濃陰空往事千家紅藥滿長安城東近又垂楊好今古風流許共看 今相國益都先生築圍都城東亦名萬柳

徐中山將臺 明高帝賜第鍾山額日大功

薄伐當年到朔方高臺指顧定興亡先聲駭奪風雲色兵氣秋搖日月光夜半北門過舊帝興時南面拜眞王大功第宅今誰主落木蕭蕭冷戰場

姚廣孝墓

佛法兵機未可論深謀已負孝陵恩金川不復知君父鐵券原非計子孫趺坐功臣陪太廟侯封釋子壯宗門西山亦有南歸衲孤冢誰哀萬里寃

于少保祠

無端土木遂蒙塵手挽艱危不顧身痛哭南遷迴白日經營北返泣青燐八年力盡奸諛計一代功高社稷臣熱血不知何處灑錢塘回望益沾巾

夫敘交則情牽酬酢詠古則感寄遙深顏之五君詠謝之鄴中八首尚已即杜陵詠懷古跡其勝投贈諸篇良多也渭仁暇既古人欲兼襃作藴情發藻照古籠今近當爲廷禮之編收遠亦歸記室之品賞宛陵施閏章書

世多以少陵詩敘述時事感慨流連謂之詩史予以爲不然史家之體必具襃譏予奪不僅僅敘述爲工要當以三分割據萬古雲霄如詠懷古跡中語所衡論列使古人心事如見始足稱詩史耳渭仁先生擅班馬之才珥筆石渠暇中取金臺故跡各爲一詠於憑覽之中寓懲勸之意蓋所謂溫柔敦厚而兼之屬辭比事者詩史固當如是不僅火入荒陵之句而徒爲憑弔已也陳子昂薊丘懷古六章五言短篇而有不盡之致先生請作雖激越奇宕仍渾深淵雅絕去議論之痕可以媲美子昂後有繼而和者知瞠乎其後矣溫陵黃虞稷

自唐人早朝諸作盛行於是輦轂之間凡有吟咏不得爲淒凉感慨語無論珮笏垂紳者自寫其冠服雅容之度即負書獻賦者亦曲擬以聲色綺麗之詞以爲非是則與王居之壯都邑之富不類也雖煌然傾聽於已之性情何渭仁先生任翰林閉戶著書時望甚重乃復求之古人以發其論世知人之意所爲都門懷古詩音節壯麗寄託高遠直欲横視一世彼勞響繁聲對此能復以雄麗自詡

耶京洛之詩當爲之一變矣前此萬吉

先生襞經濟水登龍山尋章華廢址俛仰眺聽長歌短篇流傳荊郢袁時浪遊豫晉不獲躡屐以從及讀秋琴諸集卽閒情細境以抒忠愛激昂之旨托山川鴻雁以緬友朋道路之懷閔思雋氣時裏筆端風人溫柔敦厚遺意得其深矣今年春秋驪短褐逢先生十丈輭塵中出都門懷古詩流連感興蒼京豪健擅初盛唐之場渢渢洋洋格屢變愈上安能測其所際哉潛江朱載震

人處斯世欲憑弔昔人非確有鑿古之識雖句雕字琢終無益耳少陵丞相祠堂一詩論者猶謂末二句意旨太露不知古人實有是情得乎古人之情而詩至矣詎以格調拘耶渭仁先生都門懷古諸作感嘆流連則寫新亭之涕悲豪激壯如聽漁陽之過舉古之賢王功臣志士文人皆能悉其生乎中其隱曲得乎古人之情而止故無事於矜其旨星稠繁文綺合也先生真尚論才哉西陵俞珮

蓋閣賦詩徵志消壘塊於長言弔古戀懷紀與衰于寸管禹錫白門之詠感情乎鐵鎖樓船羨山邪上之吟致慨夫垂楊螢火呼先賢而欲訴投暨申

去國之悲指[illegible]雅以爲師曠目寫憑軒之恨未有瀛洲上客馳逸興于秋原閬苑仙班寄閒心于春草吾師遂安先生奇跡金門怡情玉局文堪賦雪久傳名苑之題才可夌雲早奏上林之賦藜光燃五夜但恨古人不見我不恨我不見古人蓬島溯千年遙憐後日之視今亦如今日之視昔借叔子峴山之涕登臨薊北芳蹤假令威華表之呼憑眺闕南遺蹟荒臺蔓草當年鐵馬金戈廢址頹垣此日桑田陸海惟有文章可慕汗青編不盡之書節義堪傳塞紫表長存之石用數鴻藻何殊光祿五君輒付魚箋可續少陵八首光搖東璧價重南金敢明培塿之私用賛琬琰之端桐城受業馬教思拜識

朝初末學弇淺於詩未有所窺竊聞少陵詩憑弔古人盱衡時事惓惓乎有忠君愛國之心猶得三百篇遺意後人目爲詩史良不虛也先生懷古情深奇託清遠與少陵詠懷古跡諸什並可並垂千古至其體裁之高雅聲調之沉雄諸名公已並爲頓首朝初又何能更贊一辭也長洲受業沈朝初拜識

倦還篇

奉　假南歸奠定夫子賦詩賜別依韻奉酬

七載貧官味歸裝祇做書無才謝簪紱有夢寄樵漁
衰病人先老周旋計實疎故園松菊在高臥記吾廬

其二

珥筆慚無補非因戀一官愁多侵白髮病久逐輕寒
敢道還山好應知入世難追隨何日是歸夢息驚湍

偶成

鴻鵠集丘澤矯矯雲霞姿朝挹天池露夕宿喬松枝
毛羽不自匿稍為當世知攜持樊籠中顧眄生光輝

翔觀競嘆美局促恒自悲一朝振翮去江海恣吾之
放游適心意任運復奚疑

述歸

晨出春明門曠莽豁胷次曖曖遠村烟松蘿鬱蒼翠
數載滯京華微官媿高寄今朝倦眼開鄉心偶然遂
於世既無營此心更何累放浪天地間秋水瀟無際

其二

官寒眞似水三載困沉痾殫力竣前吏昕夕窮蒐羅
一病苦怔忡綿延久未瘥前年奉使命力疾越岷峨
往返二萬里展轉鬚鬢皤參苓等饘粥薄宦當如何
微軀委京國中夜長咨嗟朝參有常期職業在編摩
病夫糜廩祿媿惕良已多投牒請休假　詔許歸蓬
蘿生還實天幸游目放江河心閒氣亦靜稍覺神理
和乃知麋鹿羣性本狎巖阿

其三

驅車戒晨發有客思攀留旦晚便遷陟何不停軒騶
主人敬謝客感君意綢繆仕宦若行路倦足宜歸休
營營嗜進心昏暮誰肯收知足乃不辱古人慮實周
保身許明哲完名繼姱修胡爲久戀竊中道來悲憂
吾將返初服高臥白蘋洲

其四

回睇燕山道丹闕亘中天報稱頗未易七載糜金錢
迂儒濫科第薦辟廁諸賢承恩侍從班稍喜舊業傳
文章竊時譽祕閣留簡編瀛臺飫燕賚錦綺賜華鮮
空羣致冀野杞梓收三川家聲幸未墜臣職偶無愆
昔賢戒知止衰老計歸田寄謝金閨侶逍遙適餘年

其五

家園亦何樂夙昔困清貧負郭鮮百畝第宅誰經營
窮愁諒不免何以適中情顧憐旅病久決策謀歸耕
團圞聚孫子情話邀弟兄山川自淸麗松竹羅軒楹

爲門謝干請公府無姓名十年𨽻桑梓詎肯喪生平
賞心得其靜澹泊何所攖悠游度年歲未擬學長生

潞河舟發

拙宦貧兼病　君恩許放歸閒心倚征棹真得遂初
衣

其二

一水南流便乘風畫舫開還鄉今夜夢先過子陵臺

阻風

才試南歸棹驚颷蕩遠空鄉心輕萬里一任石尤風

紅葉

丹楓兩岸明一棹秋光裏落葉滿長安那識紅如此

舟行

曉色明江渚西風漾小舟帆移紅葉近岸轉白蘋秋
隔渚通漁艇晴窻引櫂謳倚闌新月上霜氣薄征裘

夾馬營

點檢香生夾馬營華山早已快升平黃袍禪詔陳橋
驛夜半欺人說漢兵

聊城

七十齊城盡返燕聊城拒守亦經年射書忽倡東遊
計排難空聞魯仲連

南旺

誰將一水劃分流須信人謀即鬼謀千里河淮真不
易年年飛輓到通州

牧豎

放犢閒眠芳草洲垂楊一帶對清流江村日暮還歸
去不用南山學飯牛

漁翁

打魚換酒足平生高臥猶嫌釣利名却怪渭濱閒老
叟盈頭霜雪更談兵

野老

村庄播種隴雲平野老扶藜悅晚晴道是秋霖添數
尺今年黍地未全耕

重過濟寧以病未登太白樓

高閣凭臨二十年重來霜鬢遂蕭然山川應笑人衰
老晝掩篷窻濟水邊

其二

乞身幸得遂南歸無那登臨處處違多病自知筋力
倦餘年只合老荆扉

老僧

野水奔流白鷺飛老僧扶杖啓雙扉椰陰坐眺渾無

事還向甯窻補衲衣

徐塘口書事

曉發徐塘橋乘風捷如鶩帆檣啣尾來舟行忽已住橈楫膠不前篙師失其揉滄茫野水中往往見高樹驚飈蕩遙天洪波競亂怒隣船各謀呼欸斜隨所遇野泊兩岸空夕陽墜昏霧囊錢問小舟蹊息求昔去老翁頗近情鄉導貪所助為言秋雨漲征瀾夜奔注徐邳數百里漂流不及護魚鼈游原田中逵宿鷗鷺當年禾黍疇是君阻舟處陵谷方變遷人事多錯互行役忞鹵莽豈得免膠固牽船隨之行趨避各有故

紆迴七八盤恍然得舊路始知智力窮師心毎貽誤自用不用人躊躇空四顧

宿遷

霸圖銷盡八千兵落日荒荒下相城千古興亡原不少傷心四面楚歌聲

重過宿遷

猶記驅車六月天歸帆又傍濁河邊無端衰病催人老迢遞歸河又一年

其二

數載勞勞逐曉程鍾離殘月尚分明從今歸去桐江道已自風塵老半生

黃河舟中微雪

鍾吾乘曉發寒雪乍霏霏亂點蘆花白將乘鷗鳥飛隨風沾細浪帶雨上征衣隔岸看漁子呼船換酒歸

崔鎮阻風

浩淼黃河曲微風靜不波忽搖紅蓼岸已度白羊河濁浪兼天湧寒鴉掠水過孤舟當夜永頓使客愁多

度淮和洪昉思贈別韻

半生蹤跡總淹留衰病催人返舊丘今夜淮河看北斗珮聲猶記鳳池頭

其二

幾餘殘書伴客身宦游還較昔年貧故園松菊應相笑七載寒官一病人

韓侯釣臺

垂竿當日困蒿萊鳥盡弓藏更可哀漫擬動名師尚父何如嚴瀨子陵臺

漂母祠

荒祠寂寞喜還存終古難酬一飯恩却怪知人蕭相國甘隨兆雉負王孫

露筋祠

一死流傳事若何露筋祠廟俯江波貞靈夜夜泰郵
道怪殺春遊士女多

揚州

幾番曾趁廣陵潮望裏空傳廿四橋爲訂明年春事
好平山堂畔聽吹簫

董公祠

天人三策董江都千古文章屬巨儒漠漠擬烟祠廟
古滿階霜葉晝啼烏

答鄧孝威見贈和原韻

多病悉 恩許放歸十年今喜遂初衣懷鄉偏隔昔

河路訪舊重過白板扉文選樓邊銷遠夢廣川祠畔
倚清暉新題詩品應千古墨瀋還看落紙飛孝威方選詩觀三集題曰慎墨堂詩品

眺渡揚子望金山

廿年幾度望金山草草歸舟信往還風日半江宜遠
眺妙高臺在翠微間

歸次錢塘和朱竹坨贈別韻

偶謝朝班引犢車歸來三徑近何如生還已是
君恩重敢道還山學著書

其二

松竹吾廬夢裏看一帆今得溯江干沂流處處溪山
好百尺桐君七里灘

勉齋

清絕此山中結廬宜永日門外小橋橫流泉遶蓬蓽
孤樹不知名亭亭留古質俗客從未來[illegible]門自蕭瑟
中有浣花翁呼之儻可出

夜集

家釀朝來熟春盤更得魚兒孫陪夜話兄弟共閒居
祇覺閭爐好都忘對客疎病夫且堅坐快飲莫教虛

三兒舉孫喜成

燈下傳呼近新添第四孫熊占方一索雁序有諸昆
伏枕初聞喜扶節便出門歡陪湯餅會莫惜酒盈樽

同諸孫松下曬日

臘月天氣晴南窗宜好日病起向園亭諸孫松畔出
隔籬見阿翁歡呼頗不一長孫麤解事問答亦詳悉
其次能彊記開軒弄紙筆倔強是三孫揚揚索梨栗
怪我鬚似銀笑我領緣蝨黃獨試分嘗團圞齊繞膝
相悅更相爭天真自洋溢老夫爲開顏對此忘疢疾
含飴娛老年陶然得真逸

序

歲已未予與遂安方君渭仁同應　詔集京師渭仁攜健松齋古文一卷索予序其所刻僅百分一而予是時方攻應制諸體於其一者亦未暇卒業也卒草數言應之丁卯予寓湖上渭仁責其全集裒然成尺以來謂予曰曩子之序工矣雖然吾今誦子所爲耿巖集者浩乎其無涯亹亹乎其難名吾殆飲江而思岷也子幸許我乎予笑應之曰子不聞王道思之索序於唐應德乎應德曰俟我學稍進方敢爲之然卒不聞應德之序道思子休矣異時儻有以報子渭仁

復與予要約而去今又六年矣壬申冬予復刻近稿目將成惕然曰吾何以報方子因再發其健松齋集讀之迴環者數四不覺瞿然而自失吾幾失吾渭仁也渭仁之文小大巨細無所不備吞吐蘊積無所不涵而其所以至焉而絕乎人者非可以猝遇非可以相求必味之而徐出夫文章之味難言矣韓子云味於衆人之所不味黃庭堅歎息章子厚以爲妙解文章之味夫解文章之味尤難言矣解渭仁之味簡而義盡潔而神腴二者其至乎簡與潔古今言文之至難意盡而義不得盡色腴而神不得腴則又簡與潔之至難陳後山見曾子固後文始得簡如是者非簡之至不若渭仁自然之簡也柳州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如是者非潔之至不若渭仁自然之潔也十餘年來渭仁之文亦既走江海塞藝圃吾懼失之以吾遇而相求乃味於衆人之所不味而始得之非然吾幾失吾渭仁也且吾卒讀其所爲健松齋記而知其文由至性以出凡爲侍從爲史官爲節使至以其聲名學問與天下公卿名輩頡頏相雄長與名山川風物駘蕩相感發無在不見所爲健松者語有之仁生乎孝節業成乎文章又何惟其文之凌霜雪而傲雲

霞簡與潔之足千古哉因書此報之渭仁無乃啞然而笑曰吾將待沈子之沱潛而下而詎知其報我之爲跡滯也而亟棄之乎海寧沈珩昭子撰

序

憶丁巳冬客揚州與鄭孝威程穆倩宗鶴問姜鐵夫西溟訪魏凝叔寓齋縱論當世古文家長短予獨推遂安方子渭仁之文爲至醇衆請語其槪予曰爲文不可一日不學不學則心放而言不能衜乎理甲寅乙卯閒方子避寇僑居杭城予毎過之讀書聲閙戸外其好學甚而能養其心也故其爲文醇而無雜蓋操是說以相天下之能文者有年矣凝叔曰然出文數篇相質予劖其止友笞娩細事也而題曰省刑書劖剌千餘言不已失事之權衡論岳鄂王事謂宜鑄

高宗像跽於其墓則乖君臣之義用字如以肱觸其背頻累非史家法孝威諸子皆驚顧以爲狂鐵夫解之曰史家字法何一定之有予曰然則韓宣子肘之予反病左氏簡乎凝叔愀然謂予曰吾文病多而吾苦疾病又謬得名病則時時失學且不耐思而以名求吾文者不能謝強應之稿甫脫手已鏤板行矣信如子言放其心而求理之醇弗可得也請以已刻文盡爲刪之明日予同姜京兆北征遂不果庚申再至京師見方子入直史館好學如閒居時所編明史傳予效必當理尋以病告還鄉輯健松齋集二十四卷

今年秋自汴歸過杭又成續集若干篇屬予爲序予讀已益歎方子之文克乎理而無所雜乎其外正而不腐變而不詭定權衡明大義用字悉本於經傳蓋哉醇乎醇者也鏊日論文者凝叔孝威輩多已歿世唯西溟後交方子有以信其用心之勤耳夫文志爲用言其小可化蟲魚而大則可以感天神人鬼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和平者醇之謂也今人登仕籍鮮復能讀書其汲於榮進汩沒而無厭足或宦成擁厚貲恣爲樂方無怪其爲文不若布衣之士好學而有成也方子宰相孫成進士入官而能貧於書孜孜

爲好之不勧病而知止貧而好遊遊不廢學是其心無一息之放而猶不自滿也欲以前集重爲刪定如凝叔之請嗟夫予焉知文哉惟是相天下之文必折衷乎理而求得其所以爲文之心西漢之文甚衆而醇者唯稱董江都其理至也賈生之文亦順於理而身未見用輙流涕太息於至尊之前養不足矣故曰作輟於學者必不能爲循理之言而善養其心者始能醇乎學世之讀方子之文者其勿務辭章之末而忽其本哉

康熙壬申八月錢唐後學吳儀一拜撰

題辭

遂安方恪國公子景問先生構齋讀書手植栝子松一本文孫渭仁太史取唐人松凉夏健人之句名齋曰健松而即以健松齋名其所著文集集昉甲寅乙卯閱越十年丁卯復賡之海內名公爲之序者無慮數十家今越十六年又成續集示予予有以知其志之專且勤也太史九歲能文十二學爲詩歌小賦相國篤愛之至壯歲取甲科復應博學鴻辭舉官翰林出典蜀試直史館七年次當遷秩自以恬退年甫踰五十即請假歸里今且十有八年年七十矣未嘗一

日離楮墨不可謂不勤也太史自甲寅避兵居會城始與予定交三十年來凡過杭必訪予墻東道故舊外尊酒論文而已其居鄉杜門謝客足不入郡邑庭亦不投公門一牘男率子若孫讀書礪行生平無一切玩美之嗜惟嗜爲文不可謂不專也夫百藝之習業必專且勤況於文乎況求其文之傳乎予於是而歎太史其足以信今傳後無疑也景問先生嘗構堂未完太史安之數十年讀所作答破屋問後之君子亦可以知其志之所在矣

仁和王晫丹麓撰

吾師遂安方先生文章品行爲士林山斗所刻健松齋集風行海內久矣先生登重金門辛酉典試吾鄉甄拔皆三川才雋衍琦不敏亦與焉遷

朝之日即當遷擢革平繼相直轉聆聞事乃先生澹於榮進年踰五十分撰史傳已竣即引疾歸田今十有八年矣閉門掃軌謝絕外事清苦之況有寒士所難堪者而蕭然斗室中參鑪藥火手一編不置嗣君渭先純可兩世兄趨庭問字克世其學諸孫復年少能文章行且聯翩繼起嗣美前徽家庭之樂如此彼爭榮攫利何足邀其一眄哉養疴以來不復多撰著

間有所作倍極矜愼論者謂學益高識益老雄渾雅健與年俱進頃枉駕長城衍琦籌書之餘竊窺一二文企歐曾詩工初盛其必傳無疑請亟登梨棗以垂不朽先生許之乃與兩世兄同加校正釐爲文八卷詩二卷世之慕先生之文者取前後集合讀之文章品行其景仰更當何如也衍琦川東下士辱先生知遇謹附數言志於簡末

康熙辛巳八月上澣江津受業曹衍琦拜手謹識

健松齋續集目錄

卷之一　序十五首
卷之二　序十五首
卷之三　記九首
卷之四　論四首
辨四首
說二首
書五首
卷之五　文二首
引二首

贊九首
題跋十首
箴一首
卷之六　傳八首
卷之七　墓表一首
行狀四首
卷之八　墓志銘九首
卷之九　所之草上
卷之十　所之草下

健松齋續集卷之一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序

從祀先儒考序

同年象山包君子聚以名孝廉主仁和學事時年七十矣今秋相見湖上意氣豪邁不減少壯時出其所輯從祀先儒考屬予序予讀之終篇輙歎君之能於其職也夫　國家廣厲學宮設師儒以董之所以重文教也居其官者必老成行誼之士凡聖賢前言往行身體而力行之以表率博士弟子是故學成而教

立近世廣文類皆頹唐卑瑣不知以文教爲重上丁釋菜之時旅進旅退於崇祀賢儒貿然不能舉其姓字者比比皆是君乃舉三十九君子之言行而裒輯之使讀者油然而興奮焉而知所趨向亦可謂能其職矣君爲予言殫心考索三十餘年凡有見聞書之於牘近始彙而鈔之會病癃痛楚至不可忍惟手錄是編則精神陡健絕無所苦如是者數月彙成而疾亦愈夫人偶有病患昏憒瞀亂豈能復從事筆墨君獨於病中成之雖由神健氣王安知非精勤所感先儒之靈爽實默相之以賛其教歟喜異矣顧吾聞之

先賢先儒兩廡原有定位自嘉靖中移祀改祀革祀增祀東廡之去九人而西廡之去則十有四人旣撤其主遂不復更定世次於是東則躋東西則躋西顛倒錯亂如王通隋人也而躐毛萇歐陽修周敦頤宋人也而躐后蒼杜子春甚至伊川越明道則弟先於兄矣朱子越李延平則弟子先於師矣諸如此類不可勝舉而相沿之久未有正其非者諸儒之靈得無有未安乎然事關鉅典非草野所敢輕議今
皇上重道崇儒尤加意　孔廟倘得博覽高識之士講求釐定一正百餘年因循之謬當亦司文教者所

樂得而從事也君盡心職掌必曉然深知其失故序其首并以此質之

林烈婦傳序

林烈婦鄭氏侯官文學鄭焌女歸同邑諸生林國奎奎卒烈婦撫孿子奉姑惟謹已復殤其一烈婦號慟數求死皆以救免於是與姑同臥起族有林文芳者素亡賴獨忌烈婦夜扣門欲汙之烈婦驚起呼姑文芳走且詈明日白宗老撻之烈婦乃他徙弱書篋舊宅中文芳復爲穢書投於簏欲人見之汙烈婦名也子取書篋歸烈婦得其書大哭語姑曰此何來豈堪聽耶遂引刀斷其左耳血流仆地焌走訴於令令以辱嫂薄責之文芳益肆烈婦憤甚復斷右耳里中洶

洶歙氏奇烈然未有白其事者越數日大中丞卞公忽下令索縣牘自臨轅門鞫問是時觀者數千人焌奉雙耳進中丞震怒杖其父文芳論遣如律一時快之時康熙壬申六月也予友高子雲客爲予言烈婦事自後不半年兩耳復生鄭生官五則謂左耳已完好如初右始長輪郭悉具閩人莫不稱異嗟乎烈婦之斷耳意在必死也未嘗冀其生又何嘗意其耳之復長是蓋有天焉在他人見之咨嗟詫異吾意烈婦於此當必有慘然傷心而不堪回想者然而奇矣予嘗謂古今節烈不同天之成之亦各異有時死之刃

遂其志亦有時生之以全其名書傳所載衛敬瑜妻割耳自誓致有孤燕重來之異魏溥妻房氏慮爲父母所逼斷其耳內夫棺中固已並垂不朽然斷者不可復續猶死者不可復生未有手截雙耳更復完好如烈婦者雖造化之奇無所不有而天之曲成其節又何奇而巧哉憶庚午冬仲婦毛氏爲亡兒嘗薤絕食十九日而歿從容慷慨有丈夫所難者而究不能竟之以死以視烈婦似有幸有不幸意天固必死之以遂其志與夫堅同穴之義則死爲正而自其事而復完其形則不死又更奇其所以成之一而已矣予旣慨烈婦之志行而又嘆中丞之懲奸表節大有稗於人心風俗因序而傳之撫事感心蓋不禁擱筆而三歎也

蜀漢五志序

錢唐王君草堂輯關壯繆事蹟而并及昭烈武鄉桓侯順平名曰蜀漢五志予覽而善之夫壯繆祠廟徧天下其行與事兒童走卒皆知之然所習見習聞者演義之俗說而未悉其本末也康承祚三國志傳壯繆頗略其見於演義者剌顏良降于禁斬龐德及辭曹療臂數事耳傳會成文又從而夸大之鄙俚失實而兒童走卒羣信以爲眞樂道之不倦卽有好古博雅之士淺知其非然終不能勝稗官之口彼陽節潘氏論斷古今猶以秉燭待旦爲雲長大節況其下焉者乎王子慨焉乃蒐集世系年譜實蹟彙而成編附以碑志論贊諸詩文使天下後世知壯繆自有其眞而不惑於流俗之見聞可謂辭雅而事核矣顧其上及昭烈并舉武鄉桓侯順平者何也夫君臣以義合者也桓靈以降大義滅絕久矣關張與昭烈同起微賤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所謂予臧而腹心者也昭烈不云乎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順平從先主最早常共臥起當陽之戰孫夫人之歸微子龍則後主將不免矣故無論勳烈才品迥出三國諸人之上卽其義之

所在生氣勿渝固非士元孝直之謀議黃忠馬超之雄烈所可同日而論也連類而及之盖將明大義於天下以媿當日之君臣豈止蜀漢已哉曩予奉 使入蜀謁昭烈惠陵拜丞相忠武侯祠墓往來東西川惟桓侯廟最盛壯繆止見於三義廟而順平則從祀漢廟外無聞焉盖桓侯始終在蜀故蜀人祀之爲土主爲江主而壯繆生平多在荊州襄樊之間海內咸虔奉之而蜀中獨否今觀五志粲若列眉固不在祠祀有無間也王君爲予言近將淮陰一士人輯壯繆志將謀剞劂壯繆降乩戒勿梓自當有人成之及觀

其書悉本演義而過忌神諱尤鄙陋不經然則向之所謂有待者意在斯乎王君勉之書成當與壯繆同不朽非可苟焉而已也

今文大篇序

曩諸子虎男刻今文短篇余既序而行之矣頃復有大篇之選更屬序於余夫文無所謂大小也文之小者取材約而用意精學士大夫難言之若夫煌煌大文自不當以字句求之矣其思遠其學識高其氣昌明而浩博要其指歸則必有關於天下後世故言不足以經世者不以立訓事不可以傳後者不以垂型所謂天下文章盖莫大乎是也苟徒以篇幅見長洋洋纚纚累數千萬言而於人心世道絶無所關繫豈不朽之大業哉虎男之爲是選也盖將以傳天下垂

後世也紀綱政事之大兵農禮樂河渠星緯之詳與夫性道之源流經籍之同異忠孝節烈之著闗山川名勝之紀載靡不蒐羅薈萃乎其中文章之事備矣虎男猶以生長東南閱見尚多未及其意似有歉焉者夫人足不出里閈一丘一壑一椽一石亦足以娛心志快耳目然而山中人不知魚大於木海中人不知木大於魚所見者小也若與歷五嶽之崇奇涉江淮河濟之浩淼樓觀崢嶸洪波奔浮已極登臨之勝亦何必放覽六合之外而始爲暢遊乎大篇之選亦若是焉已矣予故樂得而序之世之讀其書者於短

竊見共識之精於大篇寔其學之廣於以傳天下垂
後世無疑也漆園氏曰大言炎炎夫莊生所謂大言
不過悠謬荒忽之談豈所語於天地之大文也哉

重修建寧府志序 代

國家重熙累洽薄海內外罔不臣服幅幀之廣超越
前古
皇上稽古右文 詔天下郡國各修志乘宜付史館
彙成一統志業已分曹珥筆且晚竣事矣而建寧府
志迄今未有成書予奉 命來守是邦覩風問俗之
暇進諸大夫國人諮詢之蓋舊志之修爲前明萬曆
壬子距今八十餘年矣中間郡司馬程君應熊雅意
修葺稿垂成以遷秩去曩者通志之役臺檄催督如
風雨前守劉君芳標不得已以鈔本應自是凡有所
需皆傭工繕寫資費頗苦而魯魚亥豕識者病之竊
意建州七閩上游當江浙要衝山川清淑南宋之世
名儒輩出稱海濱鄒魯數百年來名公卿先後繼起
所稱文獻之邦也乃郡志因循殘缺何以副
聖天子一統車書之盛爰是禮聘紳士延問耆老舉
前鈔本損益而折衷之芟其繁蕪去其訛舛補其闕
略閱歲而始成余於是歎修志之難也蓋郡邑之有
志猶國之有史作史家刪繁就簡酌爲統志非具才
學識三長固未易語此然所執者諸道之成編所憑
籍已定之聞見用力少而成功多故足傳也若夫志

則非可易易矣前人剏之後人因之或一人主之數十人商定之其勢不能無同異則創始難旣越辟處海徼洊罹兵火雖山川不改城邑如故然土田不能無荒闢也戶口不能無消長也賦役不能無盈縮營建祠祀不能無廢興也則蒐考難一時之官師人物是非未定予奪未明或其人近在耳目之間褒譏去留不能無瞻徇則持議更難於此而欲折衷損益勒成信史卽使龍門操觚班范載筆亦非可苟焉從事也然則志誠難而建之爲志不尤有難焉者哉今志之成也諸君子虛懷相勉詢謀僉同蓋其愼矣一編

之中土田皆已墾治戶口皆已稽覈賦役皆已釐正營建祠祀皆已修舉職官之賢否以輿論爲衡先達之純疵以鄉評爲定卽節烈隱逸不敢忽焉雖不敢妄希信史然而增華踵美仰副　聖朝一統車書之盛自今其無愧矣乎予旣幸建之有志從此當垂不朽而又歎時近百年人易數手遲之又久至予而始竣其事非偶然也因紀其實於此俾後之人知所考焉

方氏先賢考序

方氏之先路史云周大夫方叔之後以字爲氏風俗通又云炎帝榆罔之子雷封於方山因以爲氏二說互異然舊譜所載雷傳九十六世爲元老叔則叔固卽雷之苗裔也叔食采於洛在秦漢屬河南郡故以爲方姓之望西漢末大司馬長史紘避王莽之亂始由固始遷丹陽歙之東鄉卽今淳安境長史孫熙從儲生三子讚之弘之觀之子孫散處吳越江楚閩廣諸郡惟西北頗寥寥世遂指爲希姓夫方之爲氏雖不能比崔盧王謝然上古六姓方居一焉見於載籍

者不少顧以爲希姓何耶客冬游江淮偶與新安諸宗人論及因取萬姓統譜觀之得百有八人或以理學或以勳名或以忠節或以孝義或直言敢諫或忘己愛民或文學或武功以及獨行高隱之士粲然可紀因擧而廣之凡一言可稱一事可傳者悉不敢遺卽或瑕瑜不相掩亦必錄其行實間有一二匪類則斥去之使後之披是編者曉然於賢者足以法不肖者足以懲修身立言卓卓期於自立是則余之志也若謂攀援濫引侈陳氏族彼狄青武人尚不肯拜梁公之像余向年修家譜斷自遷遂始祖震四公而元

老黠侯及唐元英處士皆列爲古系以示傳信之意其敢目所致遥遥華胄之譏哉或曰君之考先賢是巳然集中所采仍詳於江南而西北祇固始數人何以解於希姓之說乎余曰自長史之遷方氏盛於東南宜矣河南固舊居之地頃見仕籍保定永平聊城歷下慶陽處處有之以今度昔當不乏人特闕是有未及耳家居無事當徧遊齊魯燕趙秦晉之區博採成編以備觀覽顧久病綿延竊有志焉而未逮也是役也苦怔忪不能多閱書家明經需人旁搜博覽雅有同懷余不敢掠美特表而著之

昭代文選序

仁和丁丁勛菴卓犖負才遊蹤徧天下所交盡海內名流一時詩文集投贈弆藏滿篋於是類而輯之冠以　御製凡若干卷甄奇錄異無美不搜洵一代巨觀也丁子鄭其目屬予序予聞之作者難識者不易蓋古無所謂選也賞奇析義而巳梁昭明太子始取歷代之文輯爲文選雖時代更七朝數踰千載才人學士之撰著傳布久矣而又尊居儲貳秘書所藏有鑒賞之樂無蒐采之煩品題而去取之寧非大快然且心遊目想略其蕪穢集其清英文學侍從之臣相與參詳評品勒成一書蓋論定若斯之難也今　國家聲教翔敷人文蔚起
皇上萬幾之暇精心典籍　天章宸翰雲漢昭回一時應運而興自公卿大夫以及布衣韋素之士莫不頡頏六代馳騁八家六十年間視昭明所采不啻倍之乃欲舉數十百人之文受裁於一人之論定使作者無憾而讀者快心不更有難焉者哉丁子曰無難也文章之道作者與選者不相謀未始不心相感故雖趣尚懸殊體製各異要皆極其才力之所至惟選者殫精息氣相遇於性情之間苟識有未與學有未

徵心目有未盡未可輕論天下士也吾之為是選也積之十許年閱文不下數千首亦既殫精息氣以求之矣寧嚴毋濫寧簡毋繁寧詳慎以俟後世之推求毋率易以狥時人之耳目諸凡名集所載有最快意之作而或未必收有未經賞識之篇而卒未敢棄丹黃甲乙之際意各有在而非有心於其間也嗟乎天下才人學士衆矣丁子之持論如此品題去取殆有相遇於性情之間者乎其傳天下而名後世無疑也顧吾思之卷帙繁多勢不能尅期告竣雕刻之無資搜羅之有待因循中輟者比比矣即如吾友毘陵陳

叔峰臨海洪虞隣廣收博採極文章之富然而蹉跎歲月迄未成書一二知交未嘗不嘉其志而重惜其難成也今丁子既爲其難者倘復遲之又久何以厭海內才人學士之望乎予願丁子亟出問世使　本朝一代文章播之寰區垂之奕禩蒸蒸然感奮興起於觀文化成之盛於以鼓吹休明黼黻　文治謹謂一人之論定遂出梁谿撫下哉予老且病筆墨久已荒棄聊即丁子之言弁于丁子之選并以告世之

青溪先正詩集序

餘杭鮑君覺庭司訓淳安葺青溪先正詩數卷以屬予序予受而讀之輒嘆君之用心為勤且厚也夫古人往矣性情所發寄於詩歌其精光靈氣自歷久而不可泯然世遠則言易湮非有心者表而出之古人亦何賴有今人哉丁敬禮曰文之佳惡吾自知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其言似倨巳不能無和寡知希之感昌黎文起衰八代百餘年間未有知而好之者歐文忠得之漢東李氏藉寫傳誦而其文遂以不朽然則古人之精光靈氣必待後人而始傳後人之心

思不能與古人相遇於幽渺之中則亦淡漠焉而已青溪文獻之邦以予所聞唐之皇甫持正宋之融堂潛齋蛟峰兄弟元之魯道源明之徐大年以及商徐諸公或以理學或以勳名而風雅一道亦往往有以自見顧遠者數百年近亦百十餘載後裔衰微篇帙淪失間有藏本亦殘缺不可讀士大夫未有顧而問焉者君獨於遺編斷簡中慨然想見其人亟取而表章焉可謂勤矣君之言曰青溪學者汲汲於時文帖括學殖愈卑志趣愈下試取是集讀之今昔盛衰之故當必有感而思奮者嗟乎詩與制義無二道也吾

為詩者何嘗不工制義惟一意揣摩父兄師友之致習久成風遂茫然不解詩為何物一二有志之士相與揚扢風雅而力不足以奪之司文教者又隨俗觭砌無以發其蒙而作其氣於是先輩之流風餘韻蕩滅盡矣君以表章前哲者興起後學其用心又何厚歟吾睦踞浙江上游錦峯繡嶺向多詩人李唐之世吾家白雲處士洎皇甫湜徐凝李頻章孝標施肩吾之徒先後皆以詩名宋元迄明代有作者睦州詩派一書至今傳焉嘗擬合全郡詩人之詩正其訛舛補其缺略以廣詩派所未備苦久病未遑也君所葺雖

止青溪而蒐采如此其勤用心如此其厚儻更舉睦郡全睦之詩彙為一編使古人精光靈氣常不泯於天地之間表章之力詎出盧陵下乎予且樂觀其盛已

松窗筆乘自序

語有之山中人不知魚大於木海中人不知木大於魚所見者未廣也予少侍先大父勝國舊聞略記一二壯而通籍聞見稍廣然天下之大人物事類之繁未能身歷而目覩之也戊午應　召闕下獲交海內諸君子聯牀並轡資益頗多已濫竽史館追隨名公鉅卿間益得習聞掌故而足跡所未經姑有待焉癸亥奉使蜀中西出秦晉東下夔巫跋涉江淮齊魯之境以至還　朝往返二萬餘里中間登眺山川放覽古今名勝所接賢士大夫詢其土風詳其物產以及

幽奇荒僻之事蓋至是而舟車所至身歷目覩者為不少矣里居苦病不能遠游間訪醫四方於白門蘇章沐宋陶南時一憩足所得亦加廣焉恐日久易忘暇中類而筆之凡二十八卷夫天下大矣人物之繁事類之變其為可喜可愕者何所不有吾之聞見有限乃遽筆之為書毋乃山居島處之見乎予亦志吾所知已爾吾知之人亦知之訂疑攷異予之所大快也吾知之而人或不盡知開卷有益庶無少見多怪之誚也夫

陳椒峯史論序

同年陳子椒峯博學善著書所刻學文堂集風行海內久矣今年秋予歸自汴梁訪椒峯於岳圃出所為史論上自夏商下迄元末凡三十卷以屬予序夫史難言矣而論史更難作史家網羅舊聞稽覈情事所謂載筆三長遷固以下蓋已罕矣若夫論史其人之是非已定功罪已明似無煩更為論列然或愛憎由已或傳聞失實或一人而得失互淆或一事而同異各別苟非具上下古今之識即勞費筆墨於古人究無當也椒峯舉數千年來哲后賢臣才人志士與夫

荒淫奸慝各舉其生平衡為定論其持議多前人所未發間有已經論定而褒譏考据有未當則必折衷以信之有明一代以史未成書靖難復辟大禮三案諸大事別見於辯說正而不偏博而能裁可謂難矣往讀張西銘史論歎其淹雅貫串負良史之才然綜論大綱尚多未備今觀諸論洋洋大篇且軼婁東而上之豈史懷史測所能彷彿哉蓋椒峯少負儁才沉酣經史中遭轗軻鬱鬱不得志又為兒女所累一病幾不起自謂向平之願度未能償惟是讀書論古差可自遣故窮愁力疾益肆力於史借古人之成跡抒一已之壘塊宜其學力所至才愈高識愈老孤行一世而無難也予才識淺陋學復荒落頃奉　命纂修明史所為傳紀八十餘篇蒐考羣書衷之公論期於不負職掌然分書撰述事止一朝未暇博稽前古耳君數載頗以書卷自娛而久病怔忪每披覽至數十行輒心頭突突有聲以是屏謝書籍雖前代得失同異心知其故究未獲筆之為書固由病苦亦才學識有以限之著述之難如此以視椒峯能無望洋而歎也哉

重修家譜序

吾家族譜自宋元龍公明永仕公再修後鈌爲不講至百八十餘年先太學叔習心采葺手錄成編辛酉太學公殁明年壬戌族中父老子弟始梓而藏之巳巳刻成屬象瑛識於末簡夫家之有譜所以傳信使人知祖宗所自出也譜援蔓引識者譏爲今之家譜自受姓以後如周之元老叔漢之黥侯儲唐之處士千皆列於古系而遷遂始祖則斷自震四公旣無遂遂華冑之嫌而又不昧於祖宗所自出可謂簡而核矣顧舊譜所載震四公爲千公玄孫唐乾符間避黃

巢之亂自桐廬白雲源遷遂安山南墩上再遷縣市進士坊語極明確而公之玄孫孜公六世孫德贍公其生卒乃在南宋淳熙景定間於是疑公爲宣和時人或又以爲顯德間人竊嘗思之震四公所謂不祧之祖也其墓在今洋塘子孫祭掃世世勿絕豈容復有異議顧有不能無疑者按唐史僖宗乾符二年王仙芝作亂黃巢起兵應之剽掠江浙州郡公旣避亂徙居當在乾符乙未丙申間迄今八百一十六年古者三十年爲一世以其時考之應得二十七世而今乃二十三世其可疑一也千公以詩名晚唐咸通中隱居鑑湖其卒也在文德戊申距乾符乙未止十三年舊傳公爲千公玄孫自屬訛錯蓋舊序誤以千公爲中唐元和時人而不知其爲咸通也其可疑二也孜公父子生南宋孝光之世去公幾二百載永仕公舊序又有族人多死於方臘之亂語遂疑臘寇作亂族衆避禍他徙公之遷遂或在其時牽合附會謂遷自始新源夫臘寇以宣和二年庚子反歷數至今康熙巳巳纔五百七十年豈能竟歷二十三世則非宣和明矣其可疑三也至謂公之遷遂在後周顯德間今攷舊序及他碑誌皆云乾符絕無顯德之說頃見

族人鈔本有顯德巳未一序載震四公遷遂年月悉同顯德二字始見此然旣稱震四公後又署遂陽方煥撰夫煥即公諱豈得自稱震四公耶其中世系訛亂尤爲不倫亦未言遷自顯德不知此論何所起遂信以爲實至宗祠木主皆因之故家大族乃承訛襲舛如此其可疑四也有此四疑故前後異同不得其捺然以歐蘇譜例斷之惟知有震四公而巳震四公以前公之祖若父不必千公之玄孫與否也震四公以後公之子若孫不必問孜公父子之相距遠與不遠也其時乾符其地白雲源則從舊序而二十三世

系次秩然則從今譜但唐末五代之亂流離播遷門宗單弱文事未興譜牒未具數傳之中不能無脫誤要當以史氏闕文之意通之雖云存疑實以傳信未可輕爲改易也若夫遷遂以後元龍公以恩免進士父子繼爲學官則子善公之祖若父也子善公二子長忠一公志恕次忠二公志道所謂入明二祖也二祖各生四子則今八派所從出也八派散處城邑都鄙繁衍至千有餘人奕世相傳以忠厚孝友讀書力田爲事中間雖數登仕籍然尚未著襄陽公壽卓公始以經術宰巖邑迨大父閣學公洊陟揆端族乃大顯本朝以來助教侍講二公繼起子兄弟不肖亦得濫膺科第不墜家聲論者謂浙東名族莫若方氏抑知我先人世德之貽固有歷久而彌光者歟今譜之成也八派子孫曉然於祖宗所自出士農工賈各執其業型仁講讓本先澤而益昌大之是則子孫善承其祖父而亦吾祖若宗所深望於後人者也苟徒明少長辨親疎一編之內犁然畢具豈吾家修譜之意哉

黃氏族譜序

西澗黃氏世有令德其人多淳謹有萬石家風自毅齋公諱始以明經歲薦自時厥後洊陽學正應元河池丞九官寧波教授九功雲和諭正中選貢金兼世德相承一經授受文學行誼之士後先繼起常數十人里中稱儒行者首推焉子家里閈相望曾王父壽寧公與雲和公以師弟爲昏姻今選貢公配老且健者子祖姑也先王父復與雲和弟太學君相友善子兄弟讀書語石雲和孫凝禧同筆研又最久蓋交好者五世矣黃氏既爲邑望族先世肇基公梁太清中由湖湘遷遂安珠水任公再遷東郭崇二公自東郭移市心先公復自市心卜居西澗其家譜創於道宗公前後凡三修洊陽兄弟增飾殘缺先相國實序之所謂地靈人傑世德高門是也距今又六十年生齒益繁舊譜浸漶諸文學乃舉而更修之支分派列而遷遂始祖則斷自肇基公可謂核矣方洊陽公修譜時閩人黃理黃中攜漢太尉宋涪翁二像及海內黃姓名族彙成十二冊詒公約同附梓公閱所刻率合傳會與家譜異乃謝之其人拂然去嗟乎家之有譜所以傳信使人知祖宗所自出也攀援蔓引動侈華

冑甚且舍先世之源流徇他人之祖父繪為遺容撰為傳贊自欺欺人恬不知恠而人之披其譜者亦不復考據眞僞見簪紳赫奕輙相顧歎為巨族於敦本睦族之道反漠然若無與沔陽公於此不誠有過人者哉予嘗謂冒宗之辠與辱宗等年來編次家乘凡受姓以後悉列為古系而遷遂之祖始自處四公其間訛舛脫誤槩以史家闕文之意遇之自謂頗有當於傳信之義今黄氏之譜亦然蓋世俗相沿廉恥道喪知此者蓋已寡矣今年養痾西泠選貢公家孫雲英亦寓湖上偶及兩家譜牒冀所見畧同雲英請予

序因書此告之黄氏子孫既曉然於祖宗所自出從此敦本睦族毋忘所自而又修詩書興禮讓本先業而光大之以上承乎累世傳經之舊使後之讀是譜者謂江夏世德乃傳信如此其裨益於人心風俗豈獨一家已哉

松溪周氏族譜序

丁亥戊子間余從先君子僑居東亭村莊去松溪數里許村落相望皆周氏族也其俗敦詩書務勤儉世有聞人邑東稱巨族者首推焉予家既世姻好先君子與明經如璿先生交相善癸卯之役予復與永俶同舉賢書因得披其譜牒觀其先世遺容蓋聚族而處者三十餘世矣永俶罷春官試於吏部得縣令需次里居今年大修家譜貽書屬予序并致仕宦攷一册若非是不足為譜重者夫所謂故家大族匪徒以仕宦相尚也其先人有世德之貽其子孫敦倫重本

勤學好義男致治乎外女政飭乎內農無棄地工貫無廢事故能保世滋大歷久而愈盛也苟必侈言仕宦將古之稱故家大族者當首五侯七貴不必問崔盧王謝矣彼魏晉中正官人之法崇論氏族豈所語於鍾荀之世澤歟且夫仕宦蓋必有所由來矣語云積善之報不於其身於其子孫故于定國治獄平反自知門大王祐手植三槐謂其後必昌凡子孫之得以仕宦顯其祖若宗不知幾經積累而始得之也然則故家大族之所尚其輕重可知已予家自宋元龍公父子繼為儒官歷十餘世皆以孝弟力田為事述

先大父爰立作輔始食其報予不敏弗克負荷早歲
以來切切焉以栽培先德爲勗蓋誠見夫世祿之家
鮮克由禮其子弟習於奢侈不知學問親族倚仗或
至倚爲聲勢爲鄉閭患人徒見世德鍾爲仕宦而不
知仕宦之不加修反爲世德累也譬之木然春華秋
實從而溉沃之根荄固而枝葉盛將來之繁滋如故
也儻不能培而更加斲削焉欲其含華吐英久而益
茂詎可得哉今周氏之世德如此其厚而仕宦如此
其盛膏潤而培護之以上承乎詩書勤儉之遺宜家
保族雖千百世可矣予生平所持論如此因書以報

之承叔學識超卓當必有先得予心者若夫岐豐聖
王之裔由汴而金陵而括蒼而侯嶺上岸村而桂林
以至松溪系序源流支分派衍家譜業詳載之無俟
予言爲也

城西姜氏族譜序

城西姜氏與予家隔雉堞而居猶比鄰也游楊之好
鍾荀之交今且七世矣外弟姜子騰上重修譜牒成
以屬予序予惟故家巨族其先世皆出於寒素一二
鉅公起而振之承先啟後乃能保世以滋大予家自
白雲遷滏世以耕讀爲業雖數舉明經然未顯也先
大父爰立宅揆始大其宗而姜氏之發祥於鴻臚公
也亦然鴻臚公與先大父同朝相善治縣爲良有司
立朝爲名諫議居鄉和易廉靜人稱賢焉而友愛之
誼尤近世士大夫所未有當官都諫時念家世寒素

弟五人各予田宅代輸其賦稅今之比屋鱗次者公
之遺澤也是故由鴻臚而上孝四公之遷遂安千六
公之居西小武門以及壺關之政事贈給諫之善行
世德相承歷歷乎其有本也由鴻臚而下子孫曾玄
之繼美羣從族屬之蕃昌支分派衍繩繩乎其未有
艾也承先啟後維公一身當之豈偶然者哉顧吾思
之凡家之興其人類多奮發有爲之氣故駸駸乎日
趨於盛迨夫仕宦而躋臺省陟卿貳其子姓之見聞
宗族之憑藉已非復曩時寒素之舊矣修詩書敦孝
悌毋侈靡敗德毋游惰廢時毋狎邪毋猥薄繼前修

而益光大之是則後人所仰賴於鴻臚公者非即鴻臚公所深有望於後人者乎予嘗以是戒子弟故質之姜子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兩氏子孫能世其家敎無忘先公振起之舊潘楊之好鍾荀之交雖百世可也

採珍集序

隋珠卞玉世之所共珍也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君子賤珠玉而貴粟帛盖布帛菽粟日用之常不可一日而缺彼夫新奇可喜之物非不快人心目然驟而嗜之久之則厭心生而布帛菽粟究未有厭而棄之者唯常乃可貴也文章之道亦若是焉爾矣陳子簡侯博涉羣書向所輯留青諸集學士資其博雅村農市賈亦莫不樂其簡便以適於用盖風行宇內久矣今復取而廣之顧以採珍名其集意布帛菽粟之文不足侈新奇以悅耳目歟夫天地大文莫若六經

經者常也修之爲常道施之爲常政初非希世絕俗使人爲不可繼而百家新奇可喜之說亦卒莫能出乎其外故曰至常者至奇之所寓苟必舍聖道之常而別求新奇揚雄衛元嵩樊宗師劉蛻之屬鈎深弔詭讀之不能爽然心口則亦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人且厭而棄之矣今觀一編之中事不越人倫日用而山鄉川嶠已極文章瑰瑋之觀亦何俟探珠滄海擷玉荆山而始爲珍奇乎故吾謂簡侯是集其名則珍其實固猶然布帛菽粟之常也世之讀採珍集者慎毋炫其名而忘乎其實也哉

序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元儒陳定宇先生文集序

休寧陳君毅軒與兒子引祺善祺歸自黃山以其所刻先世定宇先生集請予序予讀之卒業竊嘆先生非文章之士也自孔孟之歿歷千四百餘載而先聖之精理微言不絕者如綫迨有宋大儒輩出講求聖人之道而紫陽朱子實集其成朱子歿一時學士家尊者半詆者半甚且陽奉而陰畔之羣言紛淆各相

訾議以亂其本眞夫朱子孔孟之宗子也大宗莫知所統後之人欲求聖人之道者孰從而知之先生後朱子五十餘年而生於其鄉師友淵源獲聞其緒論遂確然尊信而不疑微者顯之闕者補之於諸家之畔朱者力斥之其所著書四書發明尚書纂疏禮記集義凡十餘種皆以朱子為宗當時稱文公世嫡是誠有功於紫陽而身任斯道者矣豈徒文章之士也哉卽先生之文觀之高古簡質如布帛菽粟穆然不使人可喜而原本聖賢闡天人理欲之微推古今治亂貞邪之故與所著書相表裏所謂羽翼經傳不可以工拙論也嗟乎先生當宋元之際隱居講道晚年始舉於鄉遂不復仕使其學為世用尊聞行知何難與許吳諸公並顯於世而乃屏居萬山中授徒以老論者重其學未嘗不惜其遇也然有元之世致身通顯者多矣高爵大祿非不赫奕一時而今且無能舉其姓氏先生歿數百年皆宗祀之專祠崇之其人傳其書亦傳昌明正學之烈自與仁山白雲諸君子後先媲美而遇不遇可勿論已予家距新安近往來旛溪不獲訪先生故居卽其絃誦之地如江潭瑞溪亦未能憑弔其遺址嚮往者久之毅軒于先生為族孫

乃能梓其遺書使不廢於後世然則表章前烈非獨先生之幸士之學古求道者由先生以泝紫陽庶其知所統宗也哉

蔡九霞息關六述序

丁未南歸訪蔡君九霞於吳門時君方操繩尺論次時文策論爲海內準式未聞其言學也己未同應召集京師君肆力爲詩賦古文辭高華瑰麗傾動公卿亦未聞以言學名也比再過蘇臺君治具留飲出所輯息關六述屬予序則皆言學之書也嘻異矣與九霞别幾何年而學問之益如此殆所謂木落歸根者耶夫古無所爲言學也言學始於宋盛於元而濫觴於有明之季自士大夫以及老生監儒莫不竊講學之名以夸當世掇拾唾餘寶賤愈少紙上之陳言

豈足與觀聖賢之大道哉君少以才華名於世人亦以此推之今年踰七十閱歷既深無時文策論耗其目無詩賦詞章炫其才無窮通得失亂其心志年愈高學愈進故所見粹然一出於正而究未嘗鶩言學之名也今試觀其書曰讀書法曰慎功編曰心學詮曰當下錄曰格物說皆諸儒讀書明道窮理格物之要旨也曰王學證則涇陽景逸諸君子論辨陽明之學而折衷之者也其蒐取也博其采擇也精苟非身體而力行之亦何能兼融貫串有如此哉然則取前賢之論說驗一生之學力即以自命作者亦何所不可乃猶不以爲作而退然自居於述蓋誠見夫著書論道之難而不欲襲前人之說以爲已有也昔衛正叔纂禮記集說曰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已吾此編惟恐不出於人息關之六述其即此意也夫

沈昭子耿巖文鈔序

予與海寧沈君昭子同 召試闕下已同官史局乙
丑予以病請，假君亦投老歸東海書問迹濶者數
年矣己巳春見君於王隱君丹麓齋中樽酒論文歎
其學識愈高撰述日富以未得快讀爲憾今年歸自
建州君貽書以耿巖二集屬序披覽之餘知君之好
學老而彌篤也蓋君向爲應制之文鉤渡索與每以
詞釆掩其精義今老矣所詣乃若此耶予尤服其說
經諸篇廣搜博涉成一家言夫經難言矣語有之秦
人焚經而經存漢人解經而經亡夫解經所以明經

也何爲而反亡哉蓋漢人治經術老生宿儒各守其
師說更相排擊而究其所學或失則支或失則誕或
失則陋或失則誣聚訟紛紛愈裂愈淆石渠虎觀中
雖稱詔講論同異而究未得其是也君乃取漢晉隋
唐宋元諸儒箋註之文與夫近世金華寧海新都所
考訂薈萃成編析經傳之源流探羣言之瀝液可謂
博而裁矣方正學曰聖人之經傳非一家之書亦非
一人之言所能盡要求其是而已君之殫心蒐輯老
而好學如此殆有務求其是者乎今
皇上稽古右文命詞臣輯五經講義頒行學宮頃復
講求鍾律釐定樂章一旦下 明詔集諸儒陳經義
得失君雖齒踰七十尚當如申公輓回就家口授以
應石渠虎觀之求豈非億便便經笥侈傳雅已也予
少君十三歲比患怔忪不敢役心書籍所操以爲文
者皆少壯時宿物十餘年來未能有纖毫之益辟之
居肆然出者日以多而入者日以少欲其蓄之無窮
而應之不竭蓋已難矣乃君爲予序健松齋集至以
簡潔相推許夫簡與潔文章之至也余方學焉未逮
而烏足以當之雖然士生斯世得一知己可以無憾
念學古文二十年謬爲四方所不鄙然未有深知而

信之者闢君之言庶乎其稍慰矣顧學識弇鄙病復
困之卽使更歷數十年恐未能復有所進益也然則
君之老而嗜學非獨人事盡其得於天豈偶然哉

錢礎日十峰文集序

六經皆載道之文也古者其人皆聖故言出爲經後世分文與道而二之於是言道者布帛菽粟之常移然不使人可喜而世之能文[illegible]幽奇假詭洸洋恣肆極文人才士之奇而究不可入於道蓋文與道之判然不相合久矣十峯先生今所謂能文之士也而其言一準於道觀其撰著與致柏鄉相國書析性學之源流闡濂洛關閩之餘緒粹然若有得者而其發爲文章開闔變化具史漢八家之長譬之駕騏驥游康莊雖引轡就軌而豪致正復不減蓋先生生端文忠憲之鄉從其門人子弟習聞緒論執經授徒門下多知名之士擁皐而談聽者屨滿而夫椒之山距蘭陵玉峰不百里而近熙甫應德之文章涵濡日久故縱筆所之詞理煥發而卒不詭於正蓋自有十峯而老生訓詁之常談與夫近世淫靡險僻之習俱有所不屑已予與先生神交二十年向在京師與先生高弟秦宮諭論江左人物輒首推十峯甲子戊辰兩過錫山皆以出游不值嚮往者久之去年秋先生郵書王子丹麓屬予序其集予平生不喜談道學毎念躬行實踐尚多未逮何敢空言性命比年來雖肆力於古

文辭自顧淺陋都無足比數先生亦何取於予而數千里命之以是知虛懷善下其文辭學術卓絶今人無疑也因書此報之今天下不乏能文好道之士讀先生之書觀予之言庶乎其知所合也夫

霞舉堂集序

兩浙三竺間多隱君子以予所定交嗣寅際叔稚黃諸先生皆學古行高歡然交好而王子丹麓爲最久丹麓少爲諸生有名年二十八棄去築室墻東以詩文自娛所著霞舉堂十種流布海內予從苕溪舟中讀之究性道之淵深極詩詞之浩渺以至知人論世皆有特見卽草木鳥魚之細亦莫不旁蒐博采成一家言可謂富矣今秋復舉而增損之識愈高才愈老西陵隱逸當與諸君子並傳無疑丹麓以屬予序夫文章之道與品行相爲表裏昔人謂不知其人視其

文予謂知其人卽可以信其爲文今天下托於隱者蓋不知凡幾矣高者孑然孤居不復與人事相往還其卑者乃囊書載贄奔走卿大夫之門名利之心較入世之人倍切求所謂不亢不隨恬靜自適者無有也丹麓雖棄諸生以詩文爲樂然澹泊和易不立崖岸不事干謁家居北墅四方名流至西湖者必先過松溪丹麓傾心締好不難出肺肝相示蓋坦懷高寄有超世之心而不屑爲矯情逐物之行宜其足不出里閭而傾動海內也處士純盜虛聲豈所論於丹麓者哉今諸先生皆已千古矣丹麓齒才踰五十學問之益與年俱進如此

天子重道崇儒山林博雅之士皆徵詣　闕下關中李天生錫山嚴蓀友秀水朱錫鬯輩予友亦君友也布衣奏賦立致清華至今以爲盛事一旦下尺一之

詔賁於湖墅丹麓卽不欲仕將何以自免乎予病且久尚能取其詩文盡讀之咄咄王先生恐不得終以隱君子老矣

張遐可悔莊集序

往與蕭山毛檢討大可論越中名士輙稱其同邑張君遐可盖以詩文名海内者四十餘年矣君來京師偶一過從旋卽别去丙子春予就醫西泠君適以明經司訓緡雲訪予寓齋出所葺杜詩會稡一編予讀而善之杜詩箋註亡慮百十家大率牽合支離求明反晦君獨明切簡盡一洗從來之謬可謂善讀杜矣今年秋復郵其近著悔莊詩文屬予序予病甚枕上披閱之其詩音調格律悉準三唐不落宋人窠臼文則原本經術發抒性情縱筆所之落落自成一家夫以君之才承明金馬著作之廷何難高置一座乃數奇淪落浮沉諸生中數十年晩始以一氊終老嗟乎天之生才何若是其不偶耶然士生斯世遇不遇聽乎數而傳不傳視其才才不足以自異卽掇巍科躋膴仕碌碌一生究與草木同腐若有其才而或困於遇幽憂拂鬱賢者亦所不免然窮愁著書蕭騷不平之感悉見之詩文名山大川有傳人焉亦何必較遇合之遲速哉吾聞緡雲左括蒼山岩奇峯千仞上薄蒼穹其間峭壁危巒喬柯古洞僊靈之所窟宅君雖不得意談經課業之暇與二三知交登高懷古臨流賦詩嶔崎歷落之才見之詩文者如此卽懸高爵大祿以寵之知其有所不屑已君深於杜者也杜詩云文章憎命達吾爲君惜之又云下筆如有神且爲君信之矣唐時以詩賦取士三百年間竟失一子美其才之傳豈必以科第哉

吳寶崖集序

乙卯春予訪將子馭鹿於祖山寺因識吳君寶崖是時寶崖字淸來年甫十七所製詩餘予跋而行之所謂蒭霞詞是也後予官京師閶闔遼隔客從南來者傳寶崖試童子冠軍爲之色喜比奉　假歸里從毛檢討大可扇頭讀寶崖詩灑然異之明年予就醫潤上寶崖適歸自山左歡然道故出其近著詩古文相質予病不能遺然畧觀其大概縱横古宕駸駸乎史漢八家之遺向謂寶崖善言情耳別來十許年而其華就實遽變其少所爲文章之道信有與年俱進者

歟乃寶崖爲予序展臺詩議論開闔極情文之美頃復與吳越諸少儁爲文會讌飲賦詩軒軒豪舉夫詩文朋友人生之大快也寶崖年少負奇恣意馳騁雨峯三竺之秀定推吳君無疑矣猶憶寓西陵時一時詩文之士詩酒往來更相倡和斐僩思古堂之會皋亭河渚之遊當時稱爲極盛轉盼十餘年來或老或歿或病或淹留薄宦或旅食四方予每凭眺吳山徘徊六橋諸勝俯仰今昔黯然傷之而寶崖獨起少年詩文氣誼亦復不減諸君子使人詠志則拍不知有蕭散飄零之感其爲慰藉豈待文酒讌遊而後快哉

張燕公有言其人可及其年不可及寶崖今始踰三十耳才氣超邁已卓邈一時使更老其才息其氣來進古人之無窮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復何能測其所至乎然而予之知寶崖終不異祖山握手時也

白華樓詩序

新安族人爾郅暨其弟星垣繡千居揚州事母至孝母老喜幽靜爾郅兄弟建樓宅後雜植花木竹石以奉母且爲六袠觴祝地甫落成而母歿三子瞻望哀慕名其樓曰白華以示不忘親之意一時名人題詠至盈篇帙爾郅以屬余序夫南陔白華皆古孝子之所爲作也南陔相戒以孝養白華則孝子養父母常潔其身如白華之無點污故卜氏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白華廢則廉恥缺夫孝子事親本之於孝友推之於廉恥所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養志之大

者也毛氏以存其義而亡其辭謂之笙詩束廣微始取而補之其詩有曰竭誠盡敬亹亹忘劬又曰無營無欲莫之點辱蓋孝子之心不忍一日忘其親如此嘗試即二詩通之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是即竭誠盡敬之義也眷戀庭闈心不遑安是即亹亹忘劬之義也故幸而致養則承歡旨菽必盡其誠敬不幸而不逮養哀哀眷戀其仁孝惻怛之思不得已而期於無營無欲以慰父母蓋至是而其心有更切者已爾郅兄弟之爲是樓也將以奉母也母既不逮養矣拾級以登憑高而望凡一木一石一几一榻皆以爲母之手澤存焉毋毀傷其髮膚毋鬪於墻毋競利毋怙事毋侈靡淫汰以相尚事君忠與人信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蓋必潔其身至於無營無欲而後可無媿於白華之義也倘謂侈樓閣之美以悅耳目三子方惻然不忍登亦豈當日建樓之意哉諸君子賦言或原其心或美其事皆有當於詩人之意余故樂爲序之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凡爲人子者當如此已

陳宜春詩序

往於蜀閉識陳生宅三歎其制義閎整有先正大家之遺已相聘京邸氣靜神爽益以遠大相期然未聞其能詩也宅三自遊京師始學爲詩以親老乞教得播州之甕安荒徼僻遠寒齋無事詩遂纍纍成帙所刻琴心堂詩是也庚午舉治行高等一詔賜袍服擢袁州宜春令余扁舟訪之盡讀其所爲詩思致高秀力摹唐人不覺掩卷太息文章之道與年俱進與宅三別甫六年所得已若此余何能測其所至耶巴蜀向稱才藪無論揚馬三蘇擅絕今古即李唐一代詩

人首推李杜青蓮固蜀産子美流寓多任梓益夔巫之間詩乃愈工然兩公不得志於時流離拂鬱發爲詩歌所謂窮愁之言易好也今宅三業以史治著境遇視兩公迥異簿書期會之繁或者不能復從事於詩乎乃政事之暇不廢吟咏抑何勤也吾觀唐人如高常侍岑嘉州輩或擁節旄或膺民社其詩雄渾秾挺方駕李杜詩亦何妨於吏治顧宅三受
天子異數出宰百里宜春又當喪亂之後勞來撫恤較課士爲難倘使流覽篇章寄情賦詠才人固無所不可然其心不能無二用矣余願宅三爲其難者三

故政成識益高學益充博然後發之於詩清明廣之篇采薇天保之什文章政事將並傳不朽豈直追蹤唐人云爾哉余之告宅三者如此誠不欲僅以詩人望之也

坦齋詩略序

青溪族姪若遠名棻如前憲副棨阿公曾孫從母弟伯陽冢子而內弟汝州太守吳竹城壻也憲副公與先大父同鄉舉大父兄事之喪亂以後往來疏隔若遠年少負儁才予稔聞之然未識其人也比見汝州諸子弟則若遠未壯而歿女兄稱未亡人久矣嗟乎天既生以才何不永其年耶少嗜學好爲詩多散失不存所輯坦齋詩略清遠秀潤駸駸乎王孟之遺使稍延歲月所詣當不止此乃含華早殞可嘆也生平不喜揣摩文字間有所作輒能追蹤前輩甲子秋見

知於有司爲主者所落自是抑鬱不樂又慮傷父母心益幽憂成疾遂不起夫若遠之鬱鬱不自得者無以慰兩尊人耳亦知蘭摧玉折其傷心且何如乎予仲子引禩早慧能詩楚楚多秀句婦翁毛祥符愛之年十九病脾數月奄逝予五內崩摧所作詩若文弃而藏之不忍復啟視今觀坦齋詩略益增我西河之慟矣三兒引禕與若遠同爲汝州君壻擕其詩請予序予惜其才重悲其疢因書此歸之

鍾陳畱詞序

曩在京師朱錫鬯徐勝力論禾中名士輒稱語溪鍾子靜遠是時靜遠方爲江山學博尋遷陳畱令未得識其人也今春客汴梁始見靜遠於相國寺握手如平生歡靜遠贈予詩及手訂陳畱志蔡中郎集予心喜之想見名人高致已赴宋中道經陳畱靜遠訪予旅次出所爲詞屬序凡登臨讌賞與夫懷思贈答悉見於填詞豪健森秀兼蘇辛周柳之長名士風流固如是其不可量耶陳畱當西北孔道簿書期會至繁瑣近又輓運襄米漕轉江淮粟賑秦饑一時夫役車

牛之煩催督如風雨當其事者即具通敏之才恒苦應接不遑而靜遠咄嗟立辦民不知擾治事之暇復恣意觴咏乃知名下固無虛士非徒長調小令修工美也錫鬯序其詞引張子野毛澤民爲比夫子野澤民直一詞人耳靜遠以詩文名垂三十年廉能之稱藉藉兩河文章政事既兼有之草堂花間集中豈止方駕張毛已哉予自梁徂宋所如多不偶兀然蕭寺中幾同挂單老衲今見靜遠且得讀靜遠之詞僕僕舟車亦可以稍慰矣

壽學博徐先生序

會稽徐仲璿先生忠厚長者也以名孝廉署遂安學事德教翔洽生徒嚮風今歲嘉平為先生懸弧之辰學士大夫暨諸博士弟子謀所以祝之問言於余余惟 國家廣厲學宮倣古黨庠術序之制設師儒以董之蓋將以德行教天下也居其官者必淡泊寧靜以忠厚長者之道待其身即以忠厚長者之道待其士是故德成而道尊化行而教立近世儒官多不以師道自重其高者沽名市恩日與諸生相徵逐而其下者乃卑鄙猥瑣屑屑焉競錙銖之利蓋師道斁而教化衰士風之不古比比然矣先生弱冠為文章名藉藉吳越間己酉魁於鄉益砥礪文行以古道自處其來教是邦八年矣言笑不苟行止皆有矩度日坐斗室中督課諸子咿唔聲徹戶外不知有結納干請之事而其敎士也示以躬行勉以實學不沽名不市恩不屑往來徵逐爭毫末之細整躬淑世泊然一主於靜而士之率其教者藹然其可親肅然而不敢犯蓋忠厚長者之道以之治身即以之待士其德行有素也使黨庠術序之師悉如先生豈復憂士風之不古師道之不立哉今

皇上重道崇儒十數年來廣文先生徑符冠南宮登侍從極清華之選先生學古行高從此奏對 大廷以師一邑者師天下吾知忠厚長者之道以靜氣持之而有餘矣今之屆覽揆也將何以為先生祝乎孔子曰仁者壽而其所以致壽者必由於靜蓋忠厚長者之道仁固有靜體也況淡泊寧靜其德行固有素哉然則以靜為體以忠厚長者之道為用先生之自得其壽也以是為祝庶其有當也哉

七十自序

往辛未秋余虛度六十閱邑五十七里以余向年係列利病頗稗桑梓公製屏幛爲壽余意鄕先生初度從無里民稱祝固辭不獲今又十年矣馬齒加長貧病如故豈復重煩父老子弟於是榜門御賀届期强起爲子若孫擧一巵而已盖余家自六世祖孝子公壽登七十有三嗣後從祖文學公七十二歲餘皆僅踰下壽而三叔太學公五叔助教公仲兄台肥公並止於六十七似有數限之者余早衰善病惴惴不能自必而今且七十矣期頤耄耋人生所常有何敢後

望乎余幼服先大父庭訓九歲能文十二學爲詩歌小賦十四爲諸生三十二始擧賢書三十六成進士中問需次選人四十八應博學鴻辭擧蒙　恩召試官翰林在史館七年積勞成疾會當量移即乞假歸里盖自乙丑迄今家居十有七載矣仕宦何常適可即止猶歎二疏之不早也毎念硜硜拙守無事不可告人辛亥之革弊甲子之均差義所當爲不辭勞怨生平淡素無聲色貨利珍玩博奕之好自諭交四方日以文章朋友爲樂諸君子徵詩索文揮毫立應其以文來贄者亦傾接無倦客故一校京闈再典鄕試

甄拔多知名寒士雖勇於任事篤於求久厭於論文亦由神健氣王精力足以赴之今老矣心擬汗脫筋力頓衰鄕闈疾苦勢不能更爲再三之告即聲氣餘章向所樂之不疲者亦復見以爲苦盖曩時偶儻自喜之概消磨盡矣還山以來薄田不過三十畝舊屋數椽檐楹未具而絲粟之入皆盡於蔆藥仰屋旁皇何能堪此然澹泊自甘一切干請槪行謝絕足不入公府亦不投公門一字郡邑長吏歲時一刺往還而已家世城居門庭蕭寂子孫輩讀書砥行絕不與聞外事士大夫立身應世自當以嚴氣正性持之半生

寡鵠豈垂白乃喪其所守哉今夏又擧一曾孫矣一堂四世差慰老年倘不即塡溝壑與田夫野老優游
　聖世以樂餘生寧非厚幸如天不憖遺全生而全歸之七十老翁亦復何憾因書此自慰并示子孫以見余少壯之意氣如此衰耄之情況又如此然而二十年來奄奄斗室中循得倖延視息以有今日不可謂非天也過此以往存心養性修身以俟之或亦立命之道也夫

何千之六十壽詩序（瘖音忽壁一覺也猶人見偏詩盖婦人適[?]）

千之樸實無城府少時有聲庠序間中遘危疾幸而獲生自是謝絕世務一切思慮不經其心素嗜酒雖不能洪飲然不可少善睡無論夜修短一寤達旦震雷鐘鼓弗聞也以是神氣閑定蒼然類四十許人家故貧授徒自給不知有狎邪機械之事少學書見詩古文辭必鈔錄弃藏輕紈大幅有請不倦庚午後予浪游南北千之輒載筆偕行自西湖舊遊外渡彭蠡登滕王閣已趨吳門出京口浮舟江淮踰滁濠達於汴宋復躡仙霞嶺福州荔子歸過延津周歷信饒諸

郡生平足未出縣境一旦遠游凡可喜可怪之事新其耳目拓其心胸亦綦暢矣顧性疎嬾日坐斗室中名山勝地非促之不往也今春同遊金陵憑眺六朝遺跡四月返錢唐值其六十生辰予甥王生覲予置酒爲賀一時親友客杭者十餘人傳觴會飲酒酣予之連引十巨觥陶然徑醉盖自晬盤以來未有此良宴會也夫人生行樂隨地皆可自適向使千之家居當此懸弧之辰不過子孫奉松醪孺人侑飲隣比二三野老茅舍中相慶賀已耳亦安能高堂廣讌珍錯畢陳賓朋雜遝如今日哉嚴子毛子王子暨予甥閩容各賦詩祝之屬予爲序予觀千之答女人詩有兒女悵分飛之句其意似有不慊焉者因書此題幀遠人觀之當不以彼易此若其戀戀家庭則予之舉有不能辭矣并質之諸君子

送張廣文致仕歸臨海序

臨海張君司訓遂庠十載投牒致仕去諸生爲詩歌送之以屬予序予聞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仕宦若行路然百里之程蹻蹷皆可至然而迤邐日暮勢不能無勞憊則蹣跚跋涉其危殆多矣故克嗇進之心卽三槐九棘齒豁頭童未有肯舍之而去者自達人觀之浮雲泡幻適可卽止何俟車殆馬煩而始謀息駕哉余生平淡於仕進遭際聖明備員史館爲二監所苦不敢以衰病之身虛糜俸祿職事稍盡卽請　假歸里今君甫及艾耳强健

無疾病文教興行生徒樂附乃超然遠引遂如此昔者靑溪邵玄同爲處州教授棄官歸隱作忍默退恕四卦以見志至今高其風節君或亦有見於此歟吾聞臨海當天台之西華頂玉霄諸峰幽奇靈勝仙人之所棲止君歸而徜徉其間放情詩酒其曠懷高寄當與邵先生並傳今古彼二傳七十懸車都門之祖帳吾猶惜其不早也今天下緇塵逐逐貪戀一官唯恐或失聞君之風其亦知所媿哉於其行書此贈之并以爲序

健松齋續集卷之三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記

建寧府重修先師廟記

建寧當七閩上游由漢以來文事朴陋唐常袞以宰相觀察福建諸道始以文學教諸生然未遑置學也宋寶元間詔郡國立學宮建之有學自此始歷元迄明代有修舉喪亂後漸就頹壞康熙壬申大風雨廟宇傾欹日益甚顧未有過而問焉者柘川張君來守是邦瞻拜之下慨然歎興於是捐俸修建屬甌寧令

鄧君董其事棟宇榱桷以及櫺星戟門皆易舊而新之丹雘塗塈則視昔加勝焉經始於壬申八月落成於癸酉六月諸博士弟子歡忻鼓舞謂向來所未有也屬予記其事予聞之王者以教化爲大務蓋士爲四民之首而學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唐虞命官典樂教胄與禹皐並命周禮三物六行以導萬民而黨庠術序皆設官以董率之其時教化興行士皆服古野無秀民抑何盛也後世岐政教而二之爲之上者旣不知教化爲務而郡邑守令亟亟於簿書期會之間罔敢稍越於是學益壞士益輕而聖人之宮墻反

不若仙宮梵宇金碧輝煌使人起敬嗚呼此豈獨建
州爲然哉我
皇上崇儒重道纍 大駕南巡親祀 先師於闕里
奎章宸翰炳耀日星而三載課吏尤必以興行教
化爲及格薄海内外蒸蒸向風蓋將與虞周比隆矣
君起家名進士筮仕陵川舉治行高等頃以地官尚
書郎簡任斯土適當叛亂削平之後招來撫恤利舉
弊袪而化導之方慨然以尊師重學爲先可不謂獨
見其大者歟夫建固所稱理學之邦也自游定夫推
程門高弟胡氏父子兄弟繼之一時名儒輩出朱子

受學於籍溪白水屏山三先生而門人蔡季通獨得
其傳其後眞希元熊勿軒後先嗣起閩學之盛稱海
濱鄒魯數百年來名卿巨公代不乏人近且不免落
落晨星之感雖天之生才不偶亦所以倡之者無其
具也今學宮之成也廟貌常新顧瞻如在黃華白鶴
間將必觀感奮興仰副
聖天子崇儒重道至意然則君之敦崇教化實有稗
於人心學術豈僅一時締造云爾哉余與君同舉癸
卯賢書項末富沙親見德教之成因爲紀其盛如此
後之人思其大略乎其細斯可與觀君之爲政矣

重建馬儀新墅堰碑記

吾邑僻處上游無廣川巨壑西南十里有馬儀潭土
人潴而堰之溉田七百一十畝又支流東北一里許
舊傳吳越時邑人王尚書郞率師過故里役卒浚馬
儀餘流曰新墅溉田一千八十畝當時固二堰也元
至治三年邑令梁居善始合而爲一明嘉靖己亥大
水壞節推饒愚重修萬曆中居民截河爲梁水不得
渟蓄民受其害邑令馬呈鼎法懲之撤梁復堰乃罷
堰長設上下各十甲護守之距今又百餘年矣 本
朝順治己丑里人任文學兄弟醵金修築康熙壬戌

復大水隄石崩圮日久且有盜石者漁舟上下又去
其楗堰遂大壞比年來河流奔瀉春夏之交田畝龜
坼農甿重困余嘗過其地心竊憂之夏六月爾吸氏
倡議重建請於邑侯何公報可以告余余衰病不能
任事然心喜是舉乃命從弟象璠大兒引禩偕姻友
余君肅徵雝徵同總其役會余君宦山左令弟亦省
兄之任屬所親徐君瑞代爲綜理經始於七月辛卯
落成於十二月己巳諸君屬余爲記余惟水之爲利
大矣河流通塞凡歲入之豐歉國課之贏縮皆繫焉
馬儀潭受武疆諸谿之水會於龍津灌田幾二十頃

其爲利甚鉅近羅洪水嗇腴之産其不爲平陸者僅矣然屢修屢築而卒未底於成者非鳩工選石之難也其弊盖有四焉經營跋涉莫肯任勞一也工役繁興或慮賈怨二也意見各不齊三也按畝輸粟完歸乾没四也四者交相爲害欲其一勞永逸爲農夫慶詎可得乎今之重修也勞固有所不辭怨亦有所不避而且詢謀僉同穀石貯城隍祠公同支給無侵蝕中飽之患夫弊去則利自興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也繼自今溝澮輸注禾稼如雲豈僅一時之利也哉役既竣羸穀若干石投牒公府備儒學修葺之用盖

衣食足而禮義生明農興學又非止功在水利已也是役也何侯主其議佐尹鄭君董其成弟象璠兒引祺暨徐君往來督率備極勞瘁而上下二十三甲某某等勤勞襄事例得并書

學院周君實政碑記

戊午春詔舉博學鴻辭之士　今試體仁閣擢五十人官翰林蔡修明史毘陵睿湖周君裒然高等余不敏亦濫與焉距今十有二年矣君才名夙著江左通籍後益砥礪文行所爲史傳及應制詩文皆馴雅有尺度辛酉雲南平儒臣各撰詩賦敷揚　功烈君獨綴葺五經成語爲文以獻工巧絶倫盖君之才爲翰苑所推服久矣丁卯主試山左得人稱極盛不數月復有督學兩浙之命多士聞風稱慶謂君文章政事卓卓如是其施及吳越當必有操券而合者盖兩浙

雖人文淵藪向未遣詞臣視學自前宮贊太　君王公首膺斯任而君繼之皆能振興文教仰副
聖天子教育人才至意而君尤涖事精敏下車之日按行寧紹杭台諸郡甄别獎端奬拔幽滯一時輿論翕然余聞之喜躍猶慮傳聞過實不若親見之爲快也冬十一月按部嚴陵舜試甫三日而榜發拔孤寒遴才雋乃知君之大有造於士不止爲一時人才幸實數十百年人才之幸也夫嚴州踞浙江上游風俗淳樸無豪華靡麗之尚而山川明秀文風實甲諸郡漢唐以前無論已宋時錢融堂先蛟峰肇理學文章

功在濂洛有明之世商文毅姚文敏諸公科名事功
輝暎史册嗣是學術經濟廉節忠讜之士未易更僕
數雖能自樹立視乎其人要亦司文教者振興率廸
各盡其方故能積漸成風久而彌盛也今君之施及
於嚴者如此其大嚴人士之愛戴乎君者又如此其
浹振興率廸之效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余忝同譜
故從郡人士之請紀其實如此使天下後世知 聖
世右文所得制科之士能不負知遇上以鳴 國家
文明之盛下以快吾黨報效之私其爲慶幸又當何
如也

何侯除豁虛糧德政碑記

朝廷設官分職惟守令於民最親閭閻之休戚物力
之盈虛皆得周知而熟計之故興利除弊而官與民
並受其福彼見之不眞而行之不力者無論已即見
爲利而不知其名利而實弊或利於民而不能不病
於國當其事者恒難言之若夫利興而弊除矣於
國家定制初無所損此在良吏有欲行而未遑者一
旦毅然爲之實心實政宜其浹入乎人心而不能忘
也吾邑處萬山中自甲寅蹂躪之後人逃土蕪蓋顛
連無告者非一日矣甲子夏邑侯何公下車稔知邑
民困苦加意撫綏十餘年來慈祥廉靜民得享太平
無事之福而其浹入人心者尤莫如豁除虛税一事
當三十年辛未編審之役虛公延訪一切相沿陋規
概行禁革田畝多寡遠近悉從民便可謂難矣厥籍
既定取歲入總計之正賦之外薄有餘羨在常情鮮
不視爲固有侯獨纖毫不以自私念民間向苦虛税
命所在里甲確查田地山塲有税無業追賠虛糧者
勘實具結悉與豁除計所豁之數與羨適相準正賦
無虧而民免賠累之患其實心實政如此先是撫軍
線公諮詳利弊侯條列數事首以虛糧爲請故得一

意遵行其施澤於民者豈止一府之利也哉蓋虛稅之累民屢經上控其間奉文查勘不啻再四顧未有舉而行之者惟侯仰體

聖天子加惠元元至意復推當事興利除弊撫循下邑之心而又歷年最久洞知而力行之有益於民無損於國一轉移間而利弊相去遠甚易曰弗損益之利有攸往侯於此固有並受其利者矣今侯報最已久且晚即膺不次之擢民之感其德者恐後人不知所自始相與刻石以志不朽嗟乎天下事惟爲所當爲而已利於下不便於上既相戒而不敢爲乃上下均利賬斯土者皆有可爲之實而因循自便率不肯爲此豈爲民設官之意乎予故因邑人之請而紀其實并爲後之司牧者望焉

休園記

休園在江都流水橋故水部士介鄭公別業而其孫慈嘉孝廉讀書之處也水部當明季時與兄超宗贊可兩先生文章聲氣重於東南超宗有影園贊可有嘉樹園水部獨無所營晚始買朱氏舊址以娛老因名曰休園子侍御瑀中公繼之園乃益盛兩公相繼殁慈嘉孤幼幾爲強有力所奪者數矣慈嘉捷北闈始舉而增修之其中曰休園曰語石曰雲山閣其右曰蓋栖曰花嶼曰青霞別業曰金鵞書屋曰琴嘯由琴嘯而左經竹林長廊數十間曲折環繞曰衛書軒曰含清別墅曰得月中爲墨池樓樓前壘石爲峰下爲池架以石橋峰前後皆有亭曰玉照曰不波航曰枕流曰空翠山亭結構蕭爽極園林之勝特地近內宅遊人多不得至余以一日之雅登臨而徧歷焉大約園之景臺沼而外有古樹有修竹有高梆長梧而石山爲最山凡三而樓前高大者爲最登其顛望之維揚兩城歷歷鱗次江南諸山縹緲煙霧間余名之曰第一峰不異登吳山左江右湖煙火萬家也園之時宜春宜秋宜夏而余以仲冬至積雪滿天寒鴉叫樹時聞竹中鶴唳聲寂絕似非人境余賦近體二章

幷題石峰兩截句慾嘉復請余爲記夫江都繁麗之區故多園亭然自隋煬以來所謂螢苑迷樓竹西歌吹園已不可蹤跡矣即如超宗先生影園稱極勝當時黃牡丹盛開集四方名士讌飲賦詩緘封屬虞山錢宗伯論次以南海黎美周爲第一至酬以金卮抑何盛也轉眄五十年間園林易主臺榭荒蕪近且不知其處而水部休園獨巋然於兵戈患難之餘豈非園之盛衰固賴乎其人歟慾嘉旣登賢書文名卓然江左繼自今益務栽培使堂構之貽子孫世世守之是則慾嘉纘承之大而亦兩公所陰持而默相之者也如以耳目之玩丹艧增飾爲不墮先澤猶其少焉者已余之語慾嘉者如此遂書之以爲記

重修樹聲樓記

邑向有巨鐘始於元至元已卯蛟峰先生爲之銘其聲清越聞數十里舊懸東城樓明萬曆中吳侯捣謙移置卿山書院之左建樓居之顏曰樹聲取尚書彰善癉惡樹之風聲之義其時有不法者復令出贖鍰搆興文臺於龍津自是民物康阜文教大興至今頌吳侯之澤不衰顧歲久關圯雖屢經修葺而頽壞且益甚鐘之設而不扣者二十餘年矣何侯治縣十載潔已愛民政通人和之暇葺而更新之適細民干法薄罰之使佐工其彰癉之用與吳侯先後若出一轍從此傑閣凌空華鐘在簴嘈吰鏜鞳之聲徹於遠近清夜聞之當必有惕然深省者矣是役也蓋有三善焉興廢舉墜以致用也戒夜行警東作以趨時也逕天地發生之氣達其精英宣其鬱滯以解民慍而鼓士氣也聲音之道與政事通然則一鐘雖微其施及於民豈淺鮮哉工旣竣屬予記其事因書此勒石以告後之樹風聲者侯諱偉號五峯關東人

程只嬰畫像記

予與只嬰定交在癸巳冬距今四十年丙午先仲兄
李荆州延之西席予留署中匝月相聚極驩明年先
兄改令合肥只嬰遂家居予亦馬首南北中更喪亂
音問遼隔者二十餘年矣丁卯十月予逆豫章便道
由溪訪之只嬰驚喜擕壺榼臨江席草而坐叙亂離
聚散之情知交榮落存亡之感欷歔太息間及鄉曲
舊事則又鼓掌大笑江邊人聚觀以爲怪倘好事者
寫爲由溪訪友圖亦一時佳話也只嬰潛修砥行足
不入城市年踰六十尚乏嗣七旬内外乃連舉二子

啻奇矣古人有言壯盛智慧殊不再來語石之役同
學二十八皆年少負才屈指三十年來凋謝大半先
兄又於客秋奄逝幸存者六人耳只嬰巋然獨健且
能舉雄可不謂厚幸歟今只嬰年七十四予犬馬齒
亦六十有一早衰善病精力不逮遠甚天假餘年當
扁舟襆被一登黄山爾時再過由溪班荆道故如向
年江邊坐談時其爲驚喜不知更何如也只嬰寄畫
像屬題因書此報之爲他日券

伯兄拔貢公畫像記

伯兄諱象琮字玉宗號蓉帆晩更號緘齋大父闇學
公冢孫伯父歲貢公長子也少善屬文與仲兄合肥
公齊名藉藉庠序間明末大亂舉家避地衢婺公以
事獨留遂首被難久之始得免時文尚詭異公獨力
崇雅正同人或笑之已文體一變乃服公定見焉自
是讀書語石山下帷勺園日課皆有定程不事乏覽
問從諸少年遊而課終不廢辛卯科試首錄甲午拔
貢入成均明年　廷試第二人時從叔侍講公宮翰
林公隨游獨久侍講之變周旋禍難不辭勞瘁燃桀

進之意澹然矣庚子以後遂不復應舉或勸之仕乃
試於吏部得邑丞棄之而歸家居葺舊宅名佁人度
曲爲樂性和易近人人亦羣相親暱無賢愚貴賤皆
得其歡心又慷慨好義有不當正色叱之爲人排難
解紛終身不厭或傾貲以濟不計也暇則彷鍾王楷
書所刻泚園偶吟整練有法或羨其閒適公掀髯笑
曰此豈人所難顧人不肯耳其高識如此晩年慨歎
師殺人三世尚厝淺土與季父太學公精心地學手
鈔地書盈尺皆蠅頭細楷跋涉岡巒日數十里不倦
見一佳壤不惜揖金購買未幾復棄去雖所志未遂

用心盖已勤矣最後始嘗斗閣奉大父母歸瀨潟丙寅秋感微疾𤯝卒公偉貌豐髯少時病脾晚乃益強健予奉假南歸遇公於廣陵舟人驚異不信爲余兄也今公捐館已六年每念語石之役余兄弟同事筆硏當時有三方之目仲兄雋賢書余與公長余大彼相依最久別來且十餘載方期築室山中與二三老友論心話舊以適餘年乃公既先亡仲兄頃又淪逝撫今追昔慨焉傷之兩姪出畫像索題因述其生平如此余老矣衰病綿延精力不逮兩兄遠甚披視遺容不禁泫泫然泣下也公生天啟癸亥十二月初十

日卒康熙丙寅九月廿三日壽六十四配余氏繼建德孫氏子二引禔引祐詳載家乘不具述

豐樂圖記

遂安踞浙江上游風俗醇樸讀書耕田外無奢靡之好往時家給人足頗稱樂土自甲寅被寇以來元氣彫傷瘡痍未起盖民之失其樂久矣何侯莅政十年加意撫循人漸樂業其仁明廉靜有先憂後樂之志癸酉夏大旱浙東西諸郡呼號請命所在見告獲遂百里中獨澍雨霑足歲皆有秋侯乃藏騶從于田而親獲焉一時麃倪歡呼謂非仁愛格天不至此侯顧而樂之命工寫照而繪其事爲圖名之曰豐樂凡婦子之恬熙鷄犬之馴擾秉耒荷擔之氓扶杖聚觀之

衆熙熙穰穰叅錯於阡陌之間盖侯樂民之樂而民亦相與忘其樂即此可概見矣昔歐陽公守滁以太平無事人和歲登作豐樂亭與滁民偕游侯之命圖其即此意也歟顧自題卷後謂下車時年未及壯荏苒十年貌日加蒼若有歲月飈馳之感夫賢者不憂己之肥瘠而以民生豐歉爲樂今侯業屢經報最矣異時黑頭作相取斯圖觀之恍然見田野耕農之儁則雖數十年後龐眉皓首而豐樂之舉猶歷歷宛然間也豈僅一丘一壑肖貌傳神已哉

論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昭烈論

漢昭烈崩於永安宮召丞相亮受遺命輔政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吾於是歎昭烈爲失言矣夫古之顧命者其君之於臣心知而深信之故在上確然任之而不疑下亦毅然受之而不辭卒能轉亂爲治易危爲安而家國並受其利苟有所游移而可於其間則

嫌疑之際方憂讒畏禍之不遑何能爲國家謀大事哉昭烈於丞相情同魚水可謂知之深信之篤矣後主昏愚暗弱帝又慮之審矣且夫數十年來君若臣所爲經營川蜀以圖中原者爲劉氏也不幸中道崩殂所志未遂吾意昭烈於此時當熟思審處曰可輔輔之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其持危定亂必有以處此而大事未可知也乃智不及此而曰君可自取嗟乎是何言歟後主知之前矣夫國人信之是置丞相於嫌疑之地而無所措其手足矣故相後主十二年明知其庸不足與有爲欲變而擇賢則諸大夫國人將因先帝遺言疑其假伊霍之名而爲莽操溫懿之舉固斷然不敢犯天下之不韙欲不爲變計而亂且日深危且立至劉氏終不可興又何以報先帝於地下躊躇顧慮不得已而上表出師鞠躬盡瘁繼之以死此丞相所以不能混一中原而漢祀遂斬也然則劉氏之亡雖曰天意抑豈非人事哉或者曰昭烈知禪不才而羣臣無出孔明右者故寧正言之冀其德已而不忍取嗟乎此所謂以小人而度君子者也夫昭烈與丞相處幾何年矣意豈一日忘劉氏乎臨危顧命既不知有其子亦何至

以不肖待丞相其言雖誠迫切出於至情特自後人觀之一言之失使丞相不得盡其持危定亂之才雖帝慮有未周亦天所以限劉氏耳忠貞如孔明即命以擇賢其肯遂爲博陸之事乎哉然則昭烈之明丞相之忠其心皆可告天下萬世而惜乎其失言也

王祥論

忠孝無二道也孝於親必忠於君故曰資父事君又曰以孝事君則忠苟名成於家庭而節喪於末路君子未嘗不惜其忠孝之兩失也晉太保王祥非所稱孝子者哉跡其生平何篤於親而薄視其君也當建安中呂虔辟祥爲別駕委以州事則固漢臣也屈身事魏已不可問矣高貴鄕公之立以定策功封侯其幸學也尊以師禮榮寵亦已極矣高貴之弑朝臣入臨祥惟號慟稱老臣無狀而已晉武受禪且拜太保晉爵睢陵公數十年間歷事三朝視君國之存亡若傳舍然曾不以爲意此與馮道之四姓十君何異哉況祥以孝名自辟舉至公孤皆求忠於孝之日也以若所爲豈忠孝果有二道而篤於親遂可恝然於其君乎失身則不忠辱身以及其親卽並不得爲孝相習成風忘君事讐恬不知怪則皆太保作之俑耳觀其臨歿訓子諄諄信德孝悌讓五者而絶口不言忠意其存心固如是或亦自諱其所闕歟嗟乎世衰道微廉恥不講久矣孝行如休徵乃靦然喪其生平而不惜君子於此未嘗不嘆其忠孝之兩失也論人者毋徇一時之名而恕其終身之大節也哉

趙普論

宋太宗背金匱之盟趙韓王實贊成之致使德昭自殺廷美德芳皆不得其死論者皆深罪普普之罪大矣然普能奪太祖之天下以媚太宗而不能使太祖之子孫終不有天下盖天之報太祖所以申金匱之盟論者或未及也自三代以來父有天下傳之子未有兄傳弟弟又傳弟以及其兄子者杜太后倡國有長君之說贊其議者韓王也卒之嫌疑猜逼禍殃孫子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信矣乃太祖恪遵慈命絶無吝惜其孝於親友於兄弟有非近世帝王所能及者趙普一反覆小人耳始而成之繼而背之其言曰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一言釀骨肉無窮之禍推其意不過逆揣太宗之心曲爲逢迎以保富貴何嘗爲國家計久遠哉逢君之惡罪莫有大於此者矣然而太祖之子孫終有天下則非普之所能逆料也高宗無子選立太祖之後是爲孝宗再傳而光宗寧宗皆秦王德芳之裔也寧宗援高宗故事復取宗室子立之是爲理宗亦再傳而度宗恭宗端宗帝昺皆燕王德昭之裔也夫二王既不得其死矣亦豈意數百年後其子孫復能相繼有天下與宋爲存亡乎吾故

曰普能尊太祖之天下以婣太宗而不能使太祖之子孫終不有天下蓋天報太祖之孝友亦以伸金匱之盟也然則普亦何樂而甘爲小人也哉

先儒論韓王者多矣然二王之後復有天下普所不及料則亦徒爲小人耳此論從來未發 自記

于謙論

余撰明史于謙傳而深有感也當英宗蒙塵謙奉郕王卽位此卽鄭人立髡頑晉人卜貳圉之意宗社危而復安上皇去而復返謙之功大矣乃易儲倡於黃竑襄世子之迎造於讒口而謙坐大逆棄市何以勸忠義哉論者謂謙得君行志近世所未有南內之幽東宮之易不聞一言匡救天順丁丑之禍未可獨罪徐有貞嗟乎亦嘗卽當日情事思之乎帝之任謙徒以功在安攘非眞一德同心若古君臣相得之盛也兄爲太上彼何嘗不以爲尊養降尊處卑恐逆天道

自其致書迤北時已無意遜避矣廢沂王而立懷獻帝意已决非口舌可爭謙身任安危豈與鍾同章綸同試虎吻哉且謙嘗稱徐武功矣大臣得君至薦一祭酒不可得況廢立之大乎特自事後論之在當日固少此一諫耳明知諫必不入遂不復言夫與其不言孰若言之不聽盡吾心以告天下後世而惜乎其未出此也君子不以一眚掩大德愛謙者固不必曲爲之諱卽譽謙者亦豈得以此遂沒其功哉王世貞曰人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謂忠肅能得之景帝嗚呼是可以論謙矣

辨

壽亭侯辨

關壯繆封爵世皆稱壽亭侯而不知其非也壯繆蓋封漢壽亭侯云漢壽漢昌皆蜀漢地名漢壽即廣元縣漢昌即蒼溪縣皆屬今保寧府亭侯則當時爵名如昭烈初封宜城亭侯之類無所謂壽亭也壽亭之說始於俗本三國志演義謂羽在曹公軍中降漢不降曹操封爲壽亭侯辭不受加漢字於上乃受之其說一出天下後世皆信以爲眞蓋演義便於通俗俗人目未嘗見正史閒有讀書稽古之士深知其謬然

不能勝說演義者之多故終無有信之者壯繆英爽不泯其肯受此不倫之稱否也近時錢唐有人掘得一漢玉印以獻當道命貯之西湖關廟中僧遂神其事求閱者人索錢十緡又市香燭供奉始啟匣關視客有見之者歸語予予詢其印文曰壽亭侯印也予大笑不復往視演義之惑世不知始自何時至播爲印章不亦重可笑哉廣輿記載黔之安南畢節諸衛有壽亭侯廟則所從來久矣予嘗舉以告人疑信相半著之於辨當亦壯繆所樂聞也

曹娥碑辨

世說魏武帝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解碑背題字爲絕妙好辭予切疑之曹娥上虞人其死也縣長度尚屬邯鄲淳撰碑刻之江上因名曹娥江蔡中郎亡命江左嘗采柯山椽竹爲笛於時題其碑陰或未可知然黃絹幼婦外孫虀臼邕傳無其文也當初平中孫策據有江東吳越諸郡歸孫氏久矣武帝雖數引兵南征究未得一渡長江何能踰吳入越過曹娥碑下耶今攷武帝紀暨修傳皆未及其事不知世說何據而爲此千百年信之不疑可怪也吾嘗觀中州志載

黃絹碑在洛陽恍然者久之所謂相去三十里其即此耶然洛陽何以有黃絹碑曹娥碑又何以至洛陽也意好事者摹其文刻石若會稽禹廟之衡山碑乎志未詳其始末孰從而信之夫蔡傳既無其文楊傳亦無其事洛陽石刻又未得所據而謂曹公實從竟度錢唐上會稽經由孝女之祠墓不根甚矣故絕妙好辭不獨讀者不可信即碑陰八字恐亦不能無疑也世說類此者多矣吾安得起臨川王而問之

曹娥碑辨二

魏武未嘗至江南世説之謬既辨之矣顧碑陰八字爲蔡中郎題則世説所未有也不知始於何人謂邕夜往觀摸而讀之題八字於後云云今考邕本傳如爨下焦桐及螳螂捕蟬諸細事無不備載獨無黃絹數語何耶其爲僞託無疑即謂果出邕手語頗俚俗無義藴不過測謎射覆小伎耳伯喈曠世逸才乃以此近俊神奇耶劉辰翁云不知古人何見爲此𡚁𢂔初則云伯喈好作此無謂語焉得不私論衡於枕中此皆信以爲真而詆之吾則直斷其僞而已矣或曰武帝作相國門書活字嵇康訪友亦題鳳字何獨疑於邕夫題門二字亦復有何佳乎其傅會亦猶是也特古今艶傳已久有識者自知之安能與世俗爭真僞哉吾嘗謂古人受誣惟中郎最甚有子而以爲無嗣女之沒匈奴無所據而好事者造爲胡笳十八拍鄙俚不成語非獨誣邕且誣其子女矣若高則誠琵琶記尤不可曉意果有所指何難別撰一名氏乃無端嫁之中郎文人役猶如此因辨黃絹碑并及之

晉書獻羊皇后母蔡氏邕女也羊祜邕外孫皇后同産平吳功當進爵以讓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又蔡克傳克祖睦邕之孫是邕有子孫女亦非嫁董祀也

考亭辨

世皆稱朱子爲考亭向亦謂居其地則稱其人如西山五峯之類及觀建寧府志則考亭固非朱氏之亭也志稱南唐御史黃子稜從父入閩悦建陽山水因家焉父殁塟三桂里子稜築亭山半以望其考名曰望考亭建陽陳氏族譜又云宋侍中陳遜搆亭望其父廣寒先生扁曰望考後人因名其地爲考亭焉爲黃爲陳未知孰是然非朱氏之亭明矣朱子自崇安遷居建陽實在其地人遂以此稱之夫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地稱之則不可以他人望考之亭稱之則尤不可大儒之名稱其可苟焉而已乎或曰朱子殁理宗詔立考亭書院親題額賜之考亭之稱由書院而名也吾意不然夫書院之立名其地非名其人也帝方褒崇正學特表而著之若曰此朱氏講道之地云爾非謂考亭爲朱子也世人不察乃以名書院者名之夫朱子在考亭有雲谷有滄洲精舍天湖之陽又有寒泉精舍不以此數者稱之而獨取於他人之考亭何耶觀勿軒熊氏書院記建之考亭即魯之闕里亦謂考亭所繫至重耳未嘗以稱朱子也如必以考亭稱朱子亦將稱孔子爲闕里耶故後人推尊

從其始生之地則曰新安所居之山則曰紫陽斯不容襲他人望考之亭以爲推尊也當時及門之士未聞有此不知始於何人何時遂相沿莫知其非亦思考亭者誰氏之亭也哉

說

意堂說

四弟式于究心醫理改咀刀圭皆極精近以已意切脈輒能中病求之者日益衆弟恐以僞亂眞屬予名其堂以別之予聞醫者意也意不可定惟通其變者神明之蓋古今氣運不齊人之强弱亦異執古人之陳法以治今病七方十劑各有所宜亦各有其意不得其意而通之終日讀書與庸醫等耳傳不云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曰以意逆志天下之理莫不皆然寧獨醫乎哉往時雲峰吳先生精醫理按脈製方

絶不與症對時醫咸非笑之然所用多奇効如白痢用芩連赤痢用薑桂附子愈疥石羔治胎產意之所之觸手皆應蓋神明於意之中而變通於法之外乃所謂善用其意也吾弟學醫亦惟得其意焉可矣因名之曰意堂而著其說如此

瘞莩說

康熙壬申春秦晉大饑斗粟千錢民流入河南北者數萬計鵠鵠之形狼藉道路死則委諸壑或漂流入河見者哀焉三月七日予自穎赴汴艤舟朱仙鎮見道旁一殍者息奄奄垂盡飲以水能嚥犬餂其面尚引手逐之予欲求其生不可得比再問之則已死矣予心惻然給錢數百緡屬土人瘞之謝不敢恐官司驗問貽累也予嘆曰掩骼埋胔王制也今流亡載道將爲諸大夫言之何慮爲土人乃受命穴土三尺許周以甎畀以葦箔草草虆梩毋使暴露焉爾事竣還

報明旦聞風而瘞者數輩予不覺愴然太息方流民之轉徙而至於死也犬豕狐鼠伺之魚鱉吽之瀕河村落間不知凡幾矣斯人不幸而不免於死猶幸而遇予不飽於犬豕狐鼠魚鱉之口腹天陰鬼哭或者其無憾歟然而其人之姓名居址吾不知也猝然而遇之是殆有數焉使其人不流移此地則必不遇予予不汴遊亦何從而掩之即遇予矣而予終沮於上人之疑懼則亦聽其暴露已耳偶然之舉倘亦所謂夙緣乎沽名市恩非予之意也

書

東陳椒峰

便道過訪深慰契濶足下治具留飲得讀近來著述并觀園池亭竹木之勝家居有此殊自不惡正不必逐逐十丈軟紅塵耳史論序舟中草率報命希改削用之所惡詩序僕在館十年奉使萬里資俸已當盡還原無高飛遠避之事祇以性耳恬退年過五十藏掌徧畫即請假歸里今十有一年矣比來訪勝四方遊踪所至吳門廣陵豫章汴宋閩中頗多紀錄足下以此爲文使僕知止知足之意見信於天下後世

拜賜多矣詩不過一時遣意都不能工勿過於揚詡若世俗之所爲也所之二字兼陶公饑來驅我工部藥餌扶吾二意僕自題有云吾所苦者貧與病耳乃縱吾所之且得置身陶杜之間貧病何足累人語意似高自比並然達人曠致豈必定讓古人彼疏傅七十始致仕僕五十四歸田以今視昔爲何如哉足下知我諒勿笑其狂也人便率復拜望教我不盡

與鄧既寧書

日承寵召飫德醉心謝謝啟者先曾祖諱可正前明天啟間由桐鄉司訓擢令壽寧薄有治績從祀兩邑名宦距今七十餘年非在會城見入閩通志名列祠祀而郡志宦績未爲立傳雖考據無從或亦蒐求未到終屬缺典前歲客桐鄉亦因名存實闕貽書鄭廣文切言之而鋟板已定姑俟異日今當建志告成之時足下適董其事僕又適來此邦機會相值似非偶然倘於此而仍聽其泯沒則高曾亦何賴有此後人哉僕之罪愈滋心愈戚矣况既載名宦原應立傳非冐昧濫附之比謹采家傳中宰壽一二事葺成小傳錄奉台覽祈垂念往喆即發志局續壽寧宦績之後從此得附不朽不獨寒門舉家感戴即先曾祖亦御結九京矣又建陽縣考亭書院載元至元二十五年郡判方逢辰建閩之駭然夫方公逢辰世所稱蛟峰先生也宋末大儒入元不仕天下後世高其風節何云通判建州耶今據勿軒熊氏考亭書院記内云龍門毋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云云又云歲戊子侯爲郡判官始克修復乃知重建者龍門毋逢辰也與蛟峰名同故弘治志偶爾誤刻而萬曆志遂因之一字之錯歷數百年所關於前賢名節不小急宜更定庶不致貽譏千秋再又舊志宦績内浦城令余公鏜誤刻遂昌人宗安令余公乾貞誤刻瑞安人二公皆敝邑前輩乃遂安也緣字音相近遂致訛舛想新志必仍舊本幷希鈞諭改正僕生平讀書不肯苟且率易過有訛漏必詳考審定而後快足下想有同心故具陳之惟崇照不宜

與洪虞鄰書

別來五六年矣老年交好會面無由言之悵結每過西陵從丹老詢問起居知動履康健且刻書之興勃然私心甚喜顧書類繁多勢難並舉不若專力於十家之選蓋吾輩半生心力止此數篇文字湮沒無聞實可痛惜表章而力任之此足下之志亦同人所厚望也乃經營日久迄無成局不知更待何時昨見足下與丹麓書云一息尚存此事斷不容已又與林西仲書則云家有穀千餘石可供梓人典中存剩千金可應紙板工費之用果爾則雕刻之事無煩籌畫矣

何不趁此精神乘此物力即以吾意論定寧少無多尅期告峻然後借光西仲索其一序不過數月即可傳布海內足下之志願畢矣若蹉跎不決日復一日吾輩年過六十瓜熟蒂脫能復幾時不且重負同人仰望之意哉至於西濱不欲與自當聽之不妨借重姚江前輩者僑於集中亦自生色愚意如此煩質之仲昭會侯丹麓所見略同　惟猛力圖之僕數年踪跡總不脫貧病二字近復爲亡媳毛烈婦營建祠坊所費不過三百兩而僕僕求人四年未就時勢之難如此僕原無美田宅貽子孫之意若得完此一事即杜門守拙不復作汗漫遊想矣昨會侯云足下曾爲亡媳作墓志發存均感乃至今未蒙見示便中希錄寄但殉烈原因合葬亡兒行述具拙集中望采數語以慰泉壤此又僕之所仰望而不敢請也秋風漸厲珍攝爲望握手何時臨風可勝馳切

與章范山書

紀綱歸具悉起居佳勝遥承惠問深感注存大馬齒衰貧病如故乃復惓惓念及耶媿矣媿矣報録至知有超擢之喜爲之狂躍吾邑自毛光祿姜鴻臚兩公後省垣虛席八十餘年矣光祿之爭國本鴻臚之論客氏清風直節閭里至今能道之足下長才偉望躬膺

特簡從此昌言讜論爲

國家興利除弊此天下之幸非止一邑之光也司馬温公諫院記云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必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數語自是古今言路準的足下讀書學古時已志之久矣不負所學盖在於此況

皇上集思廣聽許臺省風聞論事一時封章侃侃殊快人意近又頒賜

御製臺省箴翻譯勒石復嚴飭被參反噬之禁大哉

王言眞詠行言聽之會也雖望乘時建豎上副

聖主之虛懷下鼓司官之勁氣遠信流水勸石之規近取鄉先達服官盡職之義致

君澤民聲施奕禩所謂仁義之言藹如也豈必膺隼

搏擊始稱名諫議哉敬因申賀謬述所聞勿以迂腐笑之至於里中利弊與前頗似不同僕向年竭盡心力通國所知足下所同事今良法將廢將來必有更張僕老矣精力頗衰言動氣索勢不能更爲馮婦來論云貴向新令君言之具徵同心之雅尙冀舉而新之不獨父老子弟得安田疇而樂婦子即僕綢繆桑梓之意不致泯沒則雖伏處田間其爲叨光多矣足下古心厚誼故并及之臺上諸公多舊時交好歸田以來概未修候盖草野姓名不堪實聽且不能徧札恐以異同開舉倘有垂問以此道意幸甚

報朱竹垞書

睽隔日久頃始獲晤乃以當事緊至倉卒別去竟未得一叙濶懷十數年來同人彫謝大半老年兄弟落落晨星未知何日更得握手也大選已就緒否明詩體格卑下不及前代逵甚隆萬以後習氣薰蒸賢者不免一變而爲公安再變而爲竟陵作者愈多正音愈遠不獨蒐采之難品題亦復不易近日競摹宋詩一二人倡之羣起而效之塗飾一閧濫觴日甚高者掇拾蘇黃規摹范陸與岸然以唐人爲不足學而其卑者至粗俚鄙褻不成語夫宋人佳處亦自骨力堅凝詞理秀拔非淵歷腐語遂爲宋詩也障狂瀾而返之非足下誰望耶今幸主持選政起衰救弊正在此時唯冀痛掃時習力返唐音挽回廓清固不可緩之隨波逐靡之流也鄙見如此竊謂一得之愚故爲足下陳之先大父集向有刻本兩經家難悉燬於火少時從親友處借鈔成帙今錄五十八首以備采擇敝鄉前輩具睦州詩派一書近淳安鮑廣文復葺青溪先正詩集未審皆已購得否商文毅集古今體詩僅五十餘首不應如此寥寥想當日遺失或後人蒐求未備耳商公一代人物自不可少選錄十首亦吉

光先羽也汪總督詩文不傳向覓得七律二首刻縣志中悲涼感慨集中有此殊自生色所謂人傳則詩亦傳固不在多耳率此報命不盡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文

答破屋問

即所居前楹也棟宇粗具以困於參藥未能完葺秋中客有勸予修治者書此答之家居狀況即此可概見矣

破屋數楹先公所構重閣未梯空堂未就老人苟安粗營中搆棟宇依然蹉跎如舊有客來過徘徊顧卬侍從濟華鵷班鷺遂(音邃)謝病歸田風高宇宙知無華

居于雲擣宿局整齊之庶幾中霤胡乃草草名堂實繆貧至此乎詠茅可覆苟或矯情將無來誚主人謝客澗屋者富第宅區分棲身圓囿十載寒官編摩校紬(音宙集也史記紬金匱石室之書)萬里川巴崎嶇論秀棧雨蠻煙冊車奔驟示老怔忪惓懷丘首投牒南來言從耕耨悵矣無家心傷彼黍幸此數椽如擲若庶薄言葺之於焉停霤(周禮宮伯皆此體)顧困沉痾參苓莫購貸金典裘痊除未奏再苦饑驅尚嫌錙銖詎有餘羸丹題刻鏤十有七年蝸廬甃伏野鵲巢梁閒花滿甃人恤吾貧華門圭竇安用穠為百年鶉鷇觴斯詠斯以妥以侑

身既憊矣居之何陋登斯堂也玲瓏四透文甓繚垣縹瓦承霤豁達庭除空明簷霤月好自來風輕早逗雷雨晦冥曾無侵漏重門洞開心其如觀爰居爰處浮生若僦門設常關庭無奔走睡穩三竿風清兩袖坐起繩牀兀然清晝藥檢驗方書荒句讀簾綢酥絲几塵鳳咮天宇寥寥荒階草茂塊然獨處何知機彀一堂四世皤皤耄壽齒豁頭童龜潛鶴瘦鳩杖不扶叆叇慵售(即眼鏡也)步困斯須談宜邇近春酒盈樽團圞長幼於世無求於心何疚百堵由人一枝聊授丹雘奎贒待之我後人亦有言出處異候往者病旋群同

猥從今幸稍瘥維天之祐帝念儒臣田間飣餖歲月久稽儔修其愆行李銕薦資之糧糗　天語傳宣輪蹄輻輳胡戀敝廬廬此良遘慚媿儕翁予庱予宄十丈輭塵籠禽檻獸鳥既倦還雲寧出岫七十懸車於禮宜宥力謝龍鍾才銷鄒纔敢以衰頹盧廉勿豆仰負　宸恩俯慚世胄安分知幾庶無顯仆吾愛吾廬果蔬環湊籬琴既蓻簷紅早柚藤架瓜棚怡情枕漱以適餘年澄觀復姤松菊歸來云胡其又敉艮之吉銘諸座右

宗祠春秋祭祝文舊作補刻

歲序易流時切弓裘之感淵源有本敢忘霜露之思追溯云遥顧瞻如在惟我先始祖實自白雲宅於遂邑宗祊攸肇炎晨之緒常新奕葉相承耕讀之風彌遠爰迨二祖克紹厥先洎乎八公益昌乃後支分派衍列祖多厚德之貽外舉內修群妣盡襄成之義凡茲俾熾俾昌之慶施及子孫孰非克勤克儉之模推原祖考今者祇薦歲事敬告先靈伏冀式臨咸同嘉饗安家保族綏百福以無疆祝嘏告成永萬年於勿替尚饗

引

為王翁題照并徵六十詩書引

同里王生震抒年少善屬文與兒子引䄇同筆研聲藉藉庠序間明年夏六月為其尊人文若君六十壽親友擬為屏障祝之君堅卻不受震抒謂無以娛其親屬青溪山人寫照偉貌豐髯宛然神似於是裝潢成册將徧求詩書索予一言申其意夫今日屏障濫極矣綴拾浮辭竊公卿之姓字連章累幅似不必問其人而皆不可無其事有識者耻之君之高識如此而震抒又能曲體親心因題其像并為雙壽祝披斯圖者彷彿如見其人詩中畫畫中詩其以予言為徵也夫

徵重修方氏族譜引 傳作 補刻

葢聞人本乎祖寧忘芝醴之思而譜必有書始篤淵源之誼故歐蘇記載惻然以敦本念始爲心而閔郭貽譏凜乎惟冒系混宗是慮彝倫攸叙修輯宜先粵惟我宗宅於遂邑炎農之系久矣詎等遙遙華胄之稱唐宋以來秩然已覩奕奕本支之盛乃宗祊遍衍繁昌幾二千人而纂序闕如散漫且百十載閣學公屢勤蒐考未覩成書侍講公載擬修明尚虛素志是用賡集諸宗周咨闔族上稽梟祖下逮耳孫若繕書若紀述務俾祖宗之德澤備著簡編或儲粟或醵金

厥令子孫之姓名森陳譜牒支分派列要惟傳信有徵襲舛承訛亦以闕疑志愼凡我二祖八公之裔共敦一本九族之情特疏顛問啟期毋後

贊

外祖比部吳公像贊

望之儼然時外王父偉貌豐髯碩人俁俁高曾四世作邦柱礎維公嗣之邁絕儕伍孝事慈闈兄恭弟撫一堂雍雍內外式序早擅文名鸞翔鳳舞十舉數奇副薦兩午晚以明經分曹比部哲人知幾屣棄簪組雲峰清泉悠然古處嚴氣正性言規行矩里畏彥方人欽仲舉積學紬書老耽毫楮著述盈笥載輯家譜旁綜軒岐施及貧窶片言解紛矜危卹苦仁人昌後提若桴鼓誕啟諸舅六龍繼踵孫曾蒸蒸克濟庭戶

貽厥孫謀繩其祖武緊誰之澤以篤其祜言念母氏公之長女幼侍歸寧受書耆古公謂宅相咨嗟獎與五十年來寧忘斯語七袤全歸式瞻堂廡肅肅遺容宛其如覩用述平生昭茲來許宜爾子孫毋忝厥祖

毛僉侯松壑撫琴圖贊

誰傳爾神呼之欲起聽萬壑之松風俯流泉之潺湲横素琴而□御恍清音其在耳是其寘心靜息非彭澤歸來誰解此無絃之至理

錢冶人像贊

兀坐者誰翩翩俊雅吾識其人世承弓冶云何獨處修篁之下怪石嶙嶙奔泉欲瀉乍悠然而會心儼禊期之蕭灑是乃名士風流而非同竹中之隱者

同年張屺雲進士像贊

彼何人斯蒼顏皓首卽而視之是吾老友悵廿載之分攜歎遭時之不偶空倡學於海濱抱遺經以啟後是其著書講道固將抗志千秋而奚必藉勲名以不朽

叔父太學公像贊

於戲季父家傳弓冶博通掌故貫穿班馬訂六書之譌謬表言解於大雅惟旁綜青烏之書乃周歷乎窮山僻野當其率眞疾惡雖使酒罵坐而不厭其任泊乎刻意砥行卽敝衣蔬食而不疑其假誰寫遺容仙仙欲下徽巾服之逍遙乎霜英其盈把見之者謂栗里高人而不知其嚴氣正性盖古之狷者

柴虎臣先生授經圖贊

學古行高是爲通儒執經問業道在西湖中厲貞尚箕潁爲徒而德愈卲爾神益孤使其學爲世用當高覡乎虎觀石渠而乃斂德辟世自擬於閉戶之潛夫傳經有子蕭灑巾褐後之學者欲想見一堂之授受朕髣髴乎斯圖

王生按劍圖贊 丹麓大君

翩翩年少能讀父書云何不樂乃有此圖豈其騁雄豪於一劍倘亦慷慨不平姑藉是以快其心與非然而奚取乎照水之昆吾

丁公銓陸耕圖贊

犧耶輿耶才傾鄴下我覩其人風流文雅胡乃逆名於彼田野抗高志於躬耕悅春鴝之里社豈其陸紱南畝希石戶之孤蹤或亦抱鄰長吟自比乎隆中之隱者

從弟晉瑞像贊

吾家惠連溫其如玉世德績承整躬自淑翔步橋門以貳州牧需次里閭偃息謀謨誰傳爾神宛然可掬蕭灑圖亭雍容春服好景登前暢心爽目童子何知伴予幽獨是即蘭亭梓澤名士之風流而何必瑤樹瑤林問僊人之退躅

題跋

何御鹿大山堂詩題辭

往在都門素存宗伯論京口名宿每稱何子御鹿及其小阮雍南蓋何氏故多才也今年冬見御鹿於邗上時方選詩儀雪蒲平山寒梅著薝僧寮佛火間一燈一研徹夜分不休想見名人高致顧尚未識雍南耳御鹿出其近詩示予原本性情出入風雅其聲調氣格自是唐初正音近人好摹宋詩高者拾蕪黃范陸之餘濫卑者鄙俚淺率對之令人作數日惡然相尚成風且以唐人爲不足學對此當廢然返矣家兄

雪岷與御鹿論交白下稱其廬墓告墓諸作純孝之言字字血淚惜歲暮行迫未得取其詩讀之明年放舟南徐當過所謂大山堂者盡讀兩君子詩文山川之勝朋友文章之樂其爲快賞當何如也

旌節錄題辭

往辛丑壬寅間從弟象玗次侑年少善屬文從予肄業學日益進時弟媳黃孺人稱賢內助米鹽凌雜不以分其心故得一意學問予方以遠大期之丁未歸自京師而弟歿矣弟媳年甫二十三孤子引隆才四歲忍死守志足不出戶閫姑早逝翁頗卞急能以柔婉承順顧家值中落紡織操作饔飧恒苦不給又當甲寅之亂間關流離煢煢相倚自就傅以至授室皆未亡人身任之蓋茹荼集蓼三十年來如一日也予家七世祖文謹公早逝節母余孺人年二十四孝子

公亦止四齡鞠育教誨迄於成立母春秋七十有三邑令周公表其閭曰節孝迨閣學公登政府始贈孝子公如其官猶以不得褒揚節母爲憾擬特疏陳請遭亂不果今弟婦節行實嗣美先世而引隆幸補博士弟子則孝子公所未及爲者　國家功令婦守節三十年齒踰五十得予旌表弟婦年齒適與例符康熙丁丑士民公呈苦節撫軍線公學院顏公彙疏題請得建坊旌表如例　綸音下逮鄉閭榮之此又閣學公之表章余節母而未逮者今且身受之弟婦可以慰矣引隆既有聲庠序從此砥厲文行繼父志彰

母節顯揚之孝於先烈不更有光哉弟婦壽五十引隆偏顟詩文爲祝今復刻旌節錄以志不朽屬余紀其事予哀從弟之賫志早殞而喜弟婦矢節撫孤以有今日也因書此爲引隆勉之諸君子表章貞節錫以一言垂之家乘當必以予言爲有徵也

黄生遺像題辭

黄生廷彦亥萬亡友介伯子也幼敏慧爲諸生有年不屑屑制舉業工書善畫於六法中得雲林子久遺意性嗜酒頹然自放有不可一世之概嘗從介伯遊甬東望海復渡大江客廣陵放浪山水閒畫益工年踰四十蚤卒子森年少能詩文光大前業將有賴焉今秋裝潢遺像徧徵名人題詠屬余書其幀余與黄氏世交十餘年閒哭其父子兩世展玩斯圖不禁概然三歎也

道山僧異木武夷詩題辭

往庚戌夏余有事建州歸次武夷山望天柱玉女諸峯崇巒怪石突兀雲表擬泛舟九曲作數日游忽家遣急足至知先君子病劇兼程東歸回睇三十六峰悵惘者久之今年客道山寺與主僧異公談七閩山水因出所爲武夷遊草見示雖未盡登臨之勝然探奇領異不啻升幔亭之顛與武夷君酬唱於雲裀寶座間也因書數語歸之并以志別

觀察于公家藏董文敏真蹟跋

觀察于公家藏董宗伯手書舞鶴賦端勁秀潤自是珍品公文章德業與先清端公後先濟美自秉臬吾鄉執法祥刑圜扉草滿君家廷尉深仁於茲再覯乃復寶藏名蹟不屑爲奇巧奢靡之好其高風雅尚即此可概見矣公屬郡司馬遲君命予題跋因書數語識其後異日者公茀祿勳名垂之簡册當與文敏翰墨相輝映豈止屏障之光也哉

書舒城章公傳後

予與修明史見舒城公守城事爲之慨然太息當張獻忠之圍舒城也前後凡十有四公塞三門啟西門以待之伏火器其中賊入陷於塹殺數千人邑賴以安乃不數月公以外艱歸而城陷矣使當時守土之吏得公等數輩出奇制勝豈復憂闖獻哉公歸而閉門掃軌足不入公府太夫人年百歲侍養老而彌篤尤人所難爲者今文孫范山以治行內擢謂非公之遺澤歟會奉公崇祀鄉賢得讀其家傳因書此志於簡末闡幽表佚同史臣事也

題汪蓉洲述哀詞

新安汪子蓉洲年少負才向時負笈吾鄉見其操筆最富尤工於駢體清新俊逸兼參軍開府而有之項罹母孺人喪讀禮之餘賦滿江紅四闋以述哀音調淒楚一字一泪斑斑啼鵑痕也蓼莪之詩托興瓶罍傷心高蔚千載而下讀者如聞其聲以今視昔至性詎相遠哉余少失恃曾為紀哀詩三十章思之尚有餘慟今觀此詞言情感事觸緒增悲盖不待讀之終闋而泣涔涔下矣

題唐翼修身易

不襲京焦管郭之陳言亦不拾濂洛關閩之餘緒以性命心三光配日月斗樞已屬創闢至謂心統性命斗樞統日月尤為從來所未發如此談易應從王弼冢中來耶石破天驚豈止竪儒撟舌然文字到極奇處惟作者能言之亦惟作者自知之正恐索解人不得耳

書蔡母余節婦傳後

忠孝節烈皆苦事也而節為最苦盖不苦則不傳自後人觀之青燈黃鵠固已照耀史册然身當其際者伶仃淒楚之況盖不知何如難堪矣若蔡母余節婦二十九而寡守志四十四年至七十三乃殁中間厄於凶荒日止進一勺水可不謂苦歟遺孤銓甫三歲今且七十有一自傷以貧賤老不能表揚母節恐終於泯没無聞乃自為傳命其子宗仁徧求名人題跋以冀不朽於萬一其心有更苦者矣予家七世祖妣亦出於余守志時亦二十四苦節亦五十二年撫孤孝子公亦四齡母子亦皆壽踰七十其事與蔡氏略同而單傳五世無立錐之地號泣終身其苦似較甚乃先大父宅揆之日贈孝子公三世如其官而例不能更及節母三復斯篇有餘感焉在易節之象曰苦節不可貞而至於五則曰甘節亨往有尚夫天地之數苦極必甘況天之於節婦既困厄之以厲其志則必昌大之以成其名誰謂節孝之家竟泯没無聞乎語曰不於其身於其子孫然則表祖母之節以成乃父之志是在宗仁而已矣

均差革弊錄跋 補刻 舊作

吾邑積弊相仍闔邑公議及士民條列諸款旨之悉矣不佞輩蒿目梓桑酌爲申飭弊端之議上之郡侯濱州梁公時盛夏苦旱觸熱奔控者數百人公多方慰諭力任興除於是具文詳請各臺俯允蕣莪勒石永禁不佞輩得以告無罪於父老子弟公之惠其敢忘焉顧茲弊匪易實行更難使非志切民瘼未必遵行無弊劉侯下車之始延見紳士悉從所議遂民六十里從此獲休養者兩公賜也諸士民以議由概邑令規模既定率由有準窮陬僻戶思覩德化之成因

復壽諸梨棗俾與碑石共垂不朽一以見興利除弊有定法不得越此而妄更一以見兩公之仁施開卷即知非徒托之具文也若夫均差樂輸之法詳載公議通融於法之中勿變遷於法之外父老子弟尚其諒我苦心哉

誡

艮堂十戒

僕自緬攷史傳一病六年自汗怔忪榮衛耗損患苦常在夜半受累實非一端於是舍見在之還除延山中之性命然參藥無資綿延日甚病中閱歷事事最眞書此自規幷告親友語不能文期於破疾惟知巳亮之

夋思

憧憧往來害心最酷何以息之返於幽獨一念不興如灰槁木

多譚

口腸氣散言豈在多肆爾出話捉捉奈何維靜惟默以葆天和

作文

詩文之樂有求必應鏤腎鉥肝心乃益病戒之戒之毋以身殉

觀書

十年讀書手不釋卷目動心煩所傷不淺嗟嗟吾生去古益遠

應客

論交四方寸心杯酒擾擾應酬杜門巳久情話無由媿茲良友

憂貧

貧也非病病實因貧咨嗟仰屋誰恤艱辛知命守約我思古人

久立

坎離不交病延筋骨勿謂斯須中於所忽坐倚蔾牀窮年兀兀

强步

山水陶心齊勝無具咫尺之遥資輿代步匪曰自尊

畀此行路

拜起

交際有道拜跪周旋一俯一興筋力憊焉愛身廢禮幸恕衰年

觸怒

惡聞人聲偶忤則怒病且日增於人何與塞耳息心勿攺其度

健松齋續集卷之六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傳

補唐玄英先生傳

先生歿樂安孫郃爲作傳頗不詳今據唐詩紀事諸書補爲全傳俾後人知所考焉（樂安今仙居縣）

先生方姓諱干字雄飛新定人父肅舉進士章協律八元愛其詩以女妻之因贄桐廬君白雲原（俗名鸕鶿源）八元即先生外王父也先生少善詩徐凝一見奇之授以詩律由是詩益工樂安孫郃稱其高堅峻拔唐

明中和間爲律詩江之南未有及者初應進士舉與同舉數輩謁杭州刺史姚合姚見其貌陋兎缺頗易之後覽衆卷及先生詩乃大駭改容禮接賓散獨留之館數日嘗以先生苦吟恐未能應卒因夜宴以飛字韵命賦先生詩立成姚大奨賞登臨讌飲無不與焉時唐末失政連應十數舉有司奏干雖才科名不可與缺脣人先生聞之乃退隱於鑑湖蕭然山水間以詩自放咸通中浙東觀察使王龜以其亢直宜在諫署將奏薦之龜卒事遂寢後十年遇醫補其脣年已老鑑湖人號曰補脣先生弟子李頻等中秫科僧

齊已以詩寄之有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白髮終身不復出今會稽寒山有方干島卽舊時別墅一名補莊又舊澄波坊有方干池皆先生遺蹟也先生質野好凌侮嘗與龍丘李主簿飲李目有翳改令譏之每見人輒設三拜謂禮數有三人呼爲方三拜孫郃少游先生門郃登第歸詣先生方釣湖上踞石不移睨郃不敢請久之魚餌復失遽命之捕郃解衣爲往得之大悅攜歸烹魚草舍中盡歡而別其高致如此然善知人篤於朋友同里章碣未第時先生勉以詩有舊機新樣句竟旋舉進士吳人范攄之子七歲

能詩先生見其贈隱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嘆曰此子他日當以詩名又吟夏日云閑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乃曰惜哉不永其年後果十歲卒素與許牘善牘寓越倘有非罪越帥劉漢宏械於閫閫先生時在新定馳詣境上貿一櫃高其値不售曰方處士爲友貴樹帥聞送釋牘罪覈家貧甚無以自給嘗以書告劉帥帥遺錢十萬絹五束先生已病革報書不能他辭感謝而已翌日卒將殁謂其子曰志吾墓者誰歟吾之詩人自知之志日月姓名足矣門人私謚曰玄英先生光化中起居郎韋莊奏名儒不遇者十八人請追賜進士及第天祐末同平章事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復請賜一官以慰幽魂先生皆與焉先生與鄭仁規李頻陶詳爲三益友弟子弘農楊弇裒其集爲十卷王贊爲之序論者謂先生爲詩鍊句字字無失如野渡波搖月山城雨翳鐘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詠繫風雅體絕物理齊梁以來未有此句又謂張祐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起之室非溢美云宋景祐中范仲淹守郡訪先生故居賦詩云風雅先生舊隱存子陵臺下白雲村唐朝三百年冠蓋誰聚詩書到子孫後建子陵祠以先生配饗

柴虎臣先生傳

先生姓柴氏諱紹炳字虎臣世爲仁和人祖祥明嘉靖丙辰進士仕江西道御史父應槐以明經官莆田學博先生少警敏博覽強記爲文數千言立就故事學官子弟得隨任肄業乃就試莆田郡縣皆第一補莆學弟子員已移牒改本籍學使者不許復應仁和童子試慮不得當再試錢唐榜發兩縣又皆第一生平砥礪文行慨然有超世之志少失母事父先意承志父卒喪葬盡禮依兄景明居終身不忍析箸每念父母輒走墓門伏地號慟見者泣下里人有以父笞

出走者先生流涕語之曰吾今欲求一杖不可得汝乃避耶賦遊子遇孤兒行感悟之貌清癯恂恂弱不勝衣而亢直好議論人有過正色斥之同學陳子際叔謹厚人也有論學者剏爲異說陳面折其非其人詫曰君豈柴先生耶蓋爲人所畏服如此啟禎間文體詭異禪語俳諧悉入文字所爲制舉業雕琢藻繪不復知經傳爲何義先生力矯其獘與里中同志倡爲典雅弘博之文其詩一洗俗陋氣格聲律以漢魏三唐爲宗當時效之號西陵體至今杭人言詩無闌入宋元者近雖稍稍習爲宋詩然操唐音者十之七

八流風餘韻固尚在也先生既以文章品行傾動海內一時名人鉅公如吳公麟徵劉公宗周倪公元璐黃公道周陳公子龍輩皆折節引重甲申乙酉間諸公先後殉節死向時西陵同志相繼行遯居斗貴棄或寄跡方外或放遊不返先生年甫三十棄諸生隱居西湖南屏山授徒自給足跡不入城市葛巾野服自稱翼望山人念數十年來士鮮實學殫力蒐討自經史外凡濂洛關閩之書天文輿地曆法禮制樂律與夫農田水利兵陳賦役之事無不窮極源委故其爲文表理道酌人情稽核典禮參之律令舉古今異

同之論畫然一準於正學士大夫議禮有未當者輒以先生文取衷焉康熙中　詔舉山林隱逸之士撫軍范忠貞公擬以先生應力辭欲爲刻所著書又力辭范公嘆息而止性恬約敝衣蔬食處之泊然間有餽遺悉却不受刺史某公知先生貧攜金造訪及接見所稱述皆古人節行卒不敢發嘗寓書所知曰近惟著一老羊裘擁殘書吟諷不知門有車馬客此中朝夕自無異墻東也一夕臥病有偷兒入室先生覺其爲誰家子不問俄漸及衣被乃曰獨不爲留此禦寒耶偷兒驚拜床下徐起用好言相慰勸其自新指

銅器數學與之其高節厚道又如此庚戌正月寢疾卒年五十五丁卯夏中丞金公督學王公重其文行檄所司祀之鄉賢越二年塟南山花家圩督學周公題其墓曰崇祀理學名儒柴先生之墓所撰著極富有翼望山人文鈔青鳳軒詩白石軒雜稿柴氏古韻通經史通考省過紀年錄家誡家傳明理論若干卷藏於家子世堂世臺皆有文章名

史氏曰少時聞西陵十子皆學古行高及移家會城所與往還者獨際叔宇台雅黃而柴先生則墓木拱矣然詢其言論風采及觀所著書猶髣髴見之惜乎

未竟其學而徒以隱君子老也傳曰名者實之賓生為名儒殁祀瞽宗雖遭時淪落豈得為不幸哉

家學博子凡公傳

予童時侍先大父於西泠在座皆當時名宿其凝然靜坐者為孝廉子凡公公於先大父為從子行予又與公之子琠伯兄同補杭博士弟子以是情好日益篤甲寅再來會城公已前卒與兄歡然道故比予官京師而兄又歿矣兄子捷能讀祖父書甲戌三月諸生請於督學鄭公祀公鄉賢捷丐予為傳載之家乘予不敢辭公姓方氏諱杰字子凡號六息先世自歙徙錢唐曾祖諱九叙嘉靖甲辰進士以詩文名歷官承天知府有方承天集行世公既世承家學弱冠為

諸生潛心經史家素貧聚徒授經務崇實學一時知名之士多出其門天啟辛酉中順天府鄉試第九人明年罷春官試於吏部得縣令慨然曰父老善病吾豈以一官缺甘旨耶遂引疾歸承歡定省絕意公車者十有五年足不入公府名刺不通當事士論高之性仁厚喜施予家雖不給倡義田贍養親族復置仁社以恤貧慈社以掩骼井泉社以賑獄囚德生社以放生庚辰辛巳間歲大饑公偕同志設厰賑粥收育遺棄子女全活甚衆人稱方佛子云時莊烈愍帝破格用人詔三品以上及臺省督撫薦舉人才按察使

閣公請首以公應於是巡按御史趙公繼鼎郭公必昌先後疏薦冢宰商公周祚復以賢良方正舉有詔敦趣來京以親老辭不赴　王師下江浙公方廬墓山中督府張公存仁廉其才擬畀以嚴邑公力辭終制服闕撫轄嘉禾縣令復固辭敦趣再四不得已乃就仁和教諭方是時江東未定士皆竄伏山谷公多方招徠察其才而貧者九十餘人分俸濟之生徒感奮張公特咨貝勒王軍前任用又力辭以諸生乞留而止丙戌大計以同郡例應廻避改諸暨教諭諸生攀留不得乃爲去思碑勒之學宮其遺澤在人如此丁亥九月卒於官享年六十公恬靜不求聞達食貧養父終身無間當時薦牘有云百行俱醇一塵不染又云道義儀堪範俗謀猷具足匡時皆實錄也子天貽即庭伯邑庠生孫捷國學生候選縣佐曾孫承寵府庠生皆以文章行誼世其家

論曰予觀學博公殆所謂篤行君子者非歟當崇禎中詔舉人才公卿多私其子弟公獨以賢良方正名論者謂無媿焉使得盡展所學其施設當有可觀辭榮不仕一氊終老可慨也夫

吳太君孝節傳

予游白門客廻光古寺吳生履介適假僧舍授徒往復晤對述其母錢太君節孝甚悉且曰母苦志五十年今壽七十二矣雖學使者榜門旌獎然家貧不能邀恩坊表與先生一言傳之予感其意作吳太君傳

太君姓錢氏故應天府恩貢生吳臨暭妻也年十七歸臨暭事尊章至孝謹中饋而外日以讀書祇行相勗臨暭素勤學積勞成疾遂不起太君號慟誓必死家人以舅姑老子幼多方勸慰始勉進食時年二十有三履介才五歲矣節撫孤足不出戶外履介既就傅課之最嚴稍長戒勿與外事赴宴會專心肄習以成父志已應童子試第一明年餼於庠太君歎曰庶稍慰未亡人苦心耳顧家益貧授徒爲饘粥計太君誡之曰汝年少爲人師宜盡心課教勿負人父兄相託之意倘一錢不可告人即日進旨甘我不受亦不可言孝也又曰凡人立品自不愼交始苟不愼爲害多矣今履介名重庠序而交游寡少言動皆有尺度母之教也初太君于歸時值明末大饑祖翁大亨公年八十餘五子輪膳皆不適意惟太君以孫婦侍養則太喜語人曰孫子孝敬我願其福壽顯榮子孫孝

敬亦如今日也如是者十年壽九十三乃終姑黃氏寢疾太君禱於天願以身代歿後歲時祭奠無日不泣下事翁玉華公益加謹鼎華初貲盧盜廢流離患難中備歷艱困臨卑又夭逝太君辛勤拮据菽水得無缺奉玉華公晚娶江氏性悍驁待太君母子頗無狀太君曲意承順江感悟及卒殯葬悉如禮玉華公亦爲之喜慰壽至九十一蓋誠孝出於天性而感格繼姑尤人所難焉者生平儉約敝衣蔬食七十年如一日親族有匱乏輒損已衣食周之履介所交皆一時名士每過從治具留飲極豐腆予傾蓋締好即酒

餼相饋遺其賢而有禮概可知已康熙壬申許宮允時菴督學江左三庠諸生上其節孝行學旌奬榜曰陶範鍾型郡人士競爲詩歌美之同里龔君瀚詮次行實載十五國人物志

太史氏曰婦以節著難節而孝更難太君蓋兼之矣調予數語又何凜然嚴父師也許中允表章婦德以陶鍾褒之信哉

族母蔣孺人傳

予與新安族兄惟學同譜交好垂四十年稔其母孺人節行至悉孺人七袠予以節孝垂芳榜其堂今且廿餘年矣孺人歿兄亦即世里中紳士公揚苦節載縣志兄子兆儀請予爲傳夫闡幽表節史職也予何容辭孺人姓蔣氏方村汝桂公配也端莊有婦德天啟間汝桂公賈中州以寇亂決計南歸至京口病卒孺人聞變號慟不欲生親族慰之曰子幼姑老夫櫬未歸未亡人乃捐生不顧乎孺人始勉進食托所親携長子惟學扶櫬歸鄉里厝先塋之側時歲大歉斗

粟千錢孺人經營拮据以奉其姑甘旨得無缺姑卒殯葬悉如禮三子既長教以禮讓而勤儉操作家業日駸駸起里稱賢焉年七十九壽終嫠居凡五十年今諸孫克世其家又能表章母節以成先志予故樂得而傳之

論曰語云節孝之後必昌信然哉予家先世余節母撫孤孝子公成立苦節五十二年今自閣學公以下子孫蕃昌且十世皆節孝之貽也孺人守志與先世畧同其施及後人寧可量乎予蓋操券而合矣

烈婦王氏殉烈傳

烈婦姓王氏邑芹川里人寻族弟象震冢婦姪紹祖配也父爾質母卽象震女弟烈婦幼端重不好嬉戲外祖母特愛之以中表締姻焉紹祖故善病結褵後益甚烈婦禱於神出臂耳佐藥餌背始得愈癸酉正月二日復大病且華語烈婦曰誤汝終身奈何烈婦應曰毋以我爲念惟有生死從君耳紹祖點首曰汝能是吾無憾矣自是侍藥靡兼旬勿解二十三日奉藥進紹祖執烈婦手齧其臂肉幾斷烈婦泣曰君疑我不能踐言耶誓死相從不敢負也乃微笑而釋之

烈婦知夫病必不起裂笥中帛爲製內衣留其半藏之二十四日紹祖歿撫棺悲慟絶食者五日族戚勸慰之謂汝無嗣且夫未葬葬夫而死未晩也始稍進食三月父母迎之歸至十二月乃返省夫居擗踊呼號是日遂減食夜請於姑曰婦有言願姑識之來年葬吾夫幷葬我所有貲粧留爲嗣子計婦不能長奉姑旨矣姑大驚問故泣對曰自夫歿後屢夢夫促我且曰爾忘嚙臂時耶今衾枕履襦俱已備特歸辭耳姑踐前盟耳姑涕泣阻之烈婦曰臂痕猶在豈敢偷生吾志决矣翌日父至勸之食不應從兄至乃拜之

曰剛祖冢旁有隙地願以伯父所贈田易地二壙爲吾夫婦歸藏所毋俟吉壤也又明日伯父至母亦至反復譬解皆不聽或勸以婦殉烈必申請始邀旌表若舅貧且格於新例徒死無名烈婦曰未亡人豈知好名特盡我分內事耳父母兄弟知不可奪乃以祖墳餘地與之烈婦喜命擇葬期兄故緩之屬辭曰夫小祥在邇何日復一日俟我大事兄不得已告以二月望日開土亥日掩棺乃大喜正月二十日沐浴拜辭父母姑舅二十一日遂絶食幷勺水不入口二月六日丑時正襟而逝計絶食凡十有六日年僅二十

三紳士里民上其事得旌獎如例一時莫不嗟異謂寻仲婦毛氏殉烈於庚午姪婦復絶粒於甲戌稱方氏一門雙烈云

艮堂老人曰烈婦殉夫鮮有以絶粒見者有之自余仲婦始盖仰藥投繯人不及覺可以奮然於一决若絶粒則奄奄旬日父母戚黨環泣而和靡遊臚有難以堅决者矣姪婦其剛烈與亦爲乎象震爲予言兒完婣時寻適以仲婦行述至白今覽之盖有數焉一門雙烈爲家乘光豈偶然哉

余母倪節婦傳

節婦姓倪氏江都人先師長子知縣岮洪余先生副室也先生娶鄭孺人先後產兩子皆殤順治丁亥先生舉明經入太學丁酉筮仕長子今年踰五十未有子道廣陵聞倪女賢委禽焉先生家故貧治尚遺謹宦橐蕭然以高平叛案坐失察奪一級歸而貧益甚復授徒自給節婦裙布操作不辭勞苦先生嘗曰揚人奢華此女能甘澹泊吾無憂矣已亥始舉子振麟九閱月而先生歿節婦年十九矢志撫孤明年鄭孺人卒獨與一老婢俱足不出戶外族姓罕窺其面薄田十許畝不能飜饘粥晨起綜營米鹽夜則鍼黹紡績衣食得無缺乏振麟稍長躬自督課自就傳以至授室婦亡復再娶皆未亡人一身任之　令甲婦守節三十年齒踰五十許具題旌表節婦年齒與例符而庶妾無題旌之例遂不復上聞予嘗謂守節何論嫡庶庶而能守較正嫡更難故古今來以節傳者頗少先生邀一命妻妾完貞自分內事顧家貧子幼人情所不能堪身爲副室誰復責以大義乃節婦獨甘爲其難者眞無愧先生矣徃者涇陽韓戶部𡸅榷南新關卒於任妾王氏徧拜同官爲棺斂歸櫬訃遂自經以殉桐城方侍御亨咸哀其格於例特傳表之予於節婦有同慨焉會節婦壽六十因書此貽振麟將之家乘使後人知先生名儒廉吏其撫孤成立者有賢節婦非偶然也

太史氏曰先生之廉孺人之節可謂兩難矣振麟能讀父書連舉數子天之報之意在斯乎語曰節孝之後必昌然則繼父志章母德在振麟勉之而已

旌婣太學君傳

族姪書升與予家同出潢縣侯儲向僑居武林往來
契好今君殁兩年矣嗣子光燦等請予爲傳君諱擬
字書升世居歙之問政里曾祖諱俊官日照令祖諱
中道仕廣東海南衛父諱尚藹太學生君生二歲而
孤七歲生母汪孺人卒祖母余及嫡母田兩世孀居
煢煢相依家又中落幾無以自給歲丙午君年十七
念日照公向業鹽兩浙以宦游中輟因之武林復理
舊莢不數載業以大振補錢塘博士弟子尋入太學
名籍藉著一時君性通敏諳練鹺務每巡鹽使者下

車必就君咨訪君一一指陳曰某利當興某弊當革
皆爲當事所奬許凡商綱諸務悉以委之己卯春
聖駕南巡君以兩浙歲課四十餘萬軍興後增餉六
萬二千有奇鹽差事竣復有羸餘五萬地濱江海私
販易行近又屢被潮患引壅課絀無由上聞今　天
顔咫尺是萬世一時也乃倡諸同事具疏懇免
上駐蹕拱辰橋　命召至御舟詢問利病君詳切敷
陳首尾數百言皆霽容聽納下總督郭公覆議得
旨蠲加額之半已復奉　特諭羸餘悉行停罷於是
商民歡呼稱慶是時同叩　行在者二百餘人君獨
家　渙閎遂沐　殊恩商受其利而民亦免食鹽之
患并常與數古今所未有也詳其蠲課紀事中先是
戊寅冬偶感微疾尋省墓歸里明年正月値五十生
辰子孫滿前稱觴上壽君頽而樂之會以迎　駕乃
疾馳武林　召對之後舊疾復作然未嘗困頓床褥
親友過問談笑如平時及病革諸光燦等曰吾生平
無所憾獨念親族中棺櫬暴露欲買角家坦地收瘞
之而以其餘地建普同塔藏無主骨骼有志未就汝
輩其亟成之兄弟務親睦孝友謙遜毋忘父言未歿
前數夕夢人具袍服來迎曰期在三日遂以六月二

十三日卒壽甫五十君痛父母早世事祖母嫡母愉
色婉容盡志備物與人交必盡誠悃族黨姻婭貧不
能自立者周給之刊立命明徵一書備載古今格言
因果行於世子六人光燦歲貢候選教諭光焯庠生
光焴貢監生光熾光熉光煌俱業儒文章品行克世
其家

艮堂叙叟曰君文行卓卓殆所謂邦之善士乎當
鑾輿南幸時以一太學生上疏　行在遂邀蠲課之
命雖　天恩立沛非精誠上格安能致此嗚呼君可
以傳矣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墓表

文林郎山西澤州高平縣知縣觀海張君墓表

丁未之役余與臨潼張君觀海同舉南宮別來二十餘年矣一仕爲令旋挂吏議去所學未竟時論惜之今年夏見君之子云琛於建州追念故交爲之欷歔太息云琛請予表其墓予何容辭君姓張氏諱泗源字觀海號侯白晚更號潼野先世自中州徙居臨潼代有隱德尊人居白公諱國祥舉明萬曆丁未進士

由行人考選戶科給事中上疏論閹人魏忠賢肆撓其直年踰四十蚤卒君其季子也少警敏潛心力學弱冠補博士弟子是時李自成陷長安下令校士君抗不赴削其名籍勿顧也　王師平定三秦乃復治舉子業甲午舉於鄉丁未成進士鄉會兩科皆與給諫公同人以爲異甲寅謁選除山西高平知縣時逆藩叛亂奸宄聞風嘯聚君下車設策剿捕禽其魁餘悉寘不問澤潞產鐵舊有驗絲驗鐵例大爲民累君力請免機戶又有樣鐵悉罷斥之歲省金錢鉅萬丁巳丹水暴漲將薄城君亟啟門內民之避水者齊心拜禱水爲之落於是捐俸築隄數十年得無水患戊午歲大旱人心洶洶君引咎自責爲文二道告於神越五日澍雨霑足是歲太原雲中饑民多流入高平就食君蠲粥賑濟席其寒冷恤其瘡痍時其醫藥男女異處以別之躬自驗視吏不得因緣爲奸利所全活甚衆凡聽訟曲直立辨不問罰鍰親族相告訐必委曲諭遣之過殺人大案則撤宴樂素服盥告曰民猶吾子忍用吉張樂哉悉心推究不憚再四至求其生而不得乃咨嗟歎息不懌者累日邑有盜官鏹者以誣鍛工君疑其枉然不忍加刑曰桁楊之下何

慮不承顧筋骨損矣反復研鞫卒獲眞盜署中建皆帝樓倣趙清獻故事所爲必告於天興一利去一害即酌酒自酬否則悒悒不舉杯其實心實政類如此亡何以盜案鐫秩即日就道賦詩有而今策蹇秦關道舟子招招不轉頭之句大約君之生平廉以持已恕以待人不務文飾崇以教化爲先民德之至設主繪像去官日攀留哭送道枳不得前嗚呼是可以觀君之爲政矣家居講學課子足不入城市長吏相過至厚亦未嘗干以私日取程朱語錄玩繹之雖衰後進日久不倦乙丑三月以疾卒春秋六十有四易簀

府里隣號慟皆失聲有人所難者夫人學古入官原
期爲　國家愛養斯民也前輩有意之士多願爲守
令謂其與民最親得盡所學今之爲宰者既不知敦
崇教化而催科征督朘削且益甚猝遇水旱則漠然
置之有大疑獄箠楚鍛鍊如蒼鷹乳虎無復有哀矜
惻怛之意求其實心實政如吾高平者幾人哉噫可
慨也已君之殁云琛乞銘於翼城高江寧泰階而鐫
于墓道之石因舉其大者表而著之使後之人知所
考焉

行狀

皇清敕封文林郎湖廣長沙府益陽縣知縣青
園江公行狀

任戊午春余與江子辰六同　召試闕下華人青園
公方壽登七十索余文爲壽明年辰六之官益陽余
賦詩送之荏苒十年餘矣今冬過廣陵青園公已捐
館復屬余狀公行實余久病謝絕筆墨辰六固命之
遂力疾述其梗槪焉公姓江氏諱九萬字元里青園
其別號也先世出漢諫議大夫華宋天聖中汝剛公
以進士知歙州因家焉祖光祿公應全以純孝稱文

尚寶公日焰文學行誼克世其家公博學有才識游
太學名重六館中會辟舉辭不赴首表光祿公孝行
光祿剏節烈祠祀闔郡幽貞及節母方蔣兩孺人未
竣而歿公獨力建成之家廟災蹈火奉十九世木主
以出凌汪兩族世姻嫌怨憤爭至操戈殺人十餘年
不解公開誠勸諭兩姓咸感動婚好如初常過箬溪
遇鬻妻以償逋者妻投於河公憐之脫所乘馬代償
有宦家丁婦八口爲兵所掠破產出之嘗除日家居
忽有人遣力告貸及開緘則素未識其人也公嘆曰
此夕無交而求勢迫矣亟質金應之越數載偶遭誣

陌有客跟蹌來見曰公如是則枉雪從之得脫卽除夕貸金者也時天下大亂公攜家避亂山中一日獨步有壯士持刃追甚急心竊疑之壯士曰公不記某盛暑延公入室事乎某初忌公謀加害公解衣縱歡彼感公不以不肖待之謀遂寢我其友也今多盜且多猛獸特馳護代亡友報公耳不告姓氏而去毋楊痾公與黃孺人同刲股以進痾遂瘳及尚賓公痾公適他出孺人體公意復刲股進烱黨中許氏鄭氏子先後刲股愈其父人曰此江公純孝所感也初尚賓公基天長後同許宜人合葬與州各廬墓期年廬君

輯先世行實一時名流爲詩文美其事庚申秋選六赴任益陽便道歸省公戒之曰淸而勿刻明而勿苛庶幾民之父母旣復貽書曰理所當認太認理恐不近人情法所當執太執法恐有損天和癸亥迎養至署適遇　覃恩封公如子官戒辰六勿製衲帶曰吾以　君恩重不以章服重也會察屬紳士謀以冠服爲壽公固辭不得乃移所餽立祠龜臺山祀邑先哲十九人至今傳爲佳話龜臺舊有五賢祠祀屈原諸葛亮張詠張栻胡寅歲久譌爲五岳公從荆榛中得斷碣因爲改正祠五賢如故邑人皆稱茅竹爲居多

火患公語辰六曰魯襄公九年宋災樂喜爲司城撤小屋塗大屋哀公時桓僖災富父槐亦師此意往事可效也辰六因令民備火具災至驗風所向移棐積撤比屋火遂不爲災郊外舊有義塚去城遠公過而嘆曰非所以便貧民也親詣城南北度其遠近燥濕各購地以待民之不能葬者復捐刻方書民皆德之乙丑辰六遷均州再迎養不赴曰汝弟盡職於家汝當盡職於國何迎養爲及攝鄖陽郡事公遺書曰先輩原子英汪伯玉王弇州諸賢鄖郡有無祠祀方保康國儲劉冠難宜急入志辰六各採其實詳請列祀

幷入志乘蓋自宰邑以至典州善政種種皆公之教也公生年月日時卒年月日時享年八十有一由國學生　敕封文林郎湖廣長沙府益陽縣知縣配黃氏贈孺人子四源潋皆前卒次闇卽辰六癸卯舉人湖廣襄陽府均州知州前長沙府益陽縣知縣次澄附監候選州同孫九人曾孫五人大略公之爲人孝友仁厚事期利物言必以正有古君子風用啟賢嗣以循卓著稱義方之澤不可忘所自也余與辰六同年舉賢書義均猶子用銓次爲狀以俟撰獨行者采焉謹狀

五叔父功教公行述

五叔父諱成仰字稺稷閣學公第五子也母汪夫人公生而善病六歲遘危疾幾死已而復甦就傅後始壯健彊記善屬文嫡母毛夫人暨母夫人素鍾愛公先意承順事諸兄極謹常從先府君同卧起每念母嗚嗚孺子泣也比長頗放浪不羈嘗挾孌童浪跡休歙間遂泚彭蠡炙於江州家遣急足追及之乃還又與酒人飲文林湖畔大醉爭博墮溝中折其二齒自是稍稍斂戢明末大亂公侍閣學公於越東閣學公之變與蹈渡錢唐憇西湖保叔塔寺僧疑爲潰卒公

覺之夜走臨平間道出吳淞僑居陽羨數月而返時家產盡沒貧用苦不給閣學公門人官江南者數輩公與三六兩叔父同往謁賻遺頗厚兩公隨手散去公獨市良田權子母以是漸克裕自念生平蹟蕩踰檢今遺家多難何以自立束身勤儉盡反少時所爲敝衣徒步書座右銘以自警無復豪華故態矣讀書治生儒者每不能兼公獨兩得之甲午乙未間同下帷健松齋公家居嘵起持籌會計操筦鑰謹蓋藏鼠竊出入部署井井晨餐畢始赴館開卷朗誦聲徹街巷日向晡復歸理諸務以爲常蓋其天性勤敏長於

治事凡公私簿籍皆細楷手書纖毫不爽而又澹泊無他好過事果決不肯因循廢日故雖米鹽凌雜本皆廢書卷其讀書簡而恒每日課程皆有定則誦讀輒百十過自首至尾終身不失一字通籍後始稍涉群書間爲詩自適然亦不常作也爲文不加搜索胸有成局振筆疾書藁成即屬余兄弟評閱偶有指摘更改不憚再四余嘗謂五叔讀書治生皆可爲法而處懷志分尤人情所難同學皆以爲確論乙未舉優行學博楊君一完首以公應丁酉舉於鄉五上春官不利丁未試教職高等丙辰選台州府儒學教授規

範峻整課士先品行拔名士秦椒戴慶華等督修文廟學宮不辭勞瘁諸生章廷元爲奸民所誣至擬褫革公力爭之事得白伸士氣而獎善類台人至今思之議祀公名宦其得士心如此在任七年循例遷國子監助教癸亥謁選入都余適有使蜀之役公慰之曰汝奉

天子命掄才萬里職分當然況巴蜀山川名勝甲天下乘傳往遊內地使臣所未有雖多病何慮險遠乎余拜別西行公留邸中杜門謝客惟蔣侍御鳴梧汪考功鐔謝博士鼎元時一過從而已甲子余事竣還

朝公以需次尚遣復南歸明年余以病請假公尚
徒餠無恙與明經合肥兩兒聚首一堂極家庭之樂
丁卯銓除　命下公已得疾投牒請致仕不數月竟
捐館矣公生天啟辛酉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康熙丁
卯十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七兩娶皆淳安何孺人
再娶章孺人子二象璘丙子舉人象瑗國學生娶章
孺人出孫五人引彥引穆引彤象璘出引參引彭象
瑗出婚嫁俱詳家譜初丁酉秋試過桐江祈籤關壯
繆廟首句云舟中敵國笑中刀衆謂敵國同舟當隽
兩人惟笑中刀不得其解及入闈公名卽試卷誤作

卲白監試改刀爲山榜發果與毛子會侯同捷而公
以誤刀字中非偶然也丁未將就教復禱於正陽門
關廟有壽比岡陵位鼎台句越十年果官台州功名
信有定數然亦奇矣數十年來余兄弟幸不墜家聲
而公上承先烈下開嗣子三世科名爲邑中創見謂
非公之遺澤與公殁時卽擬銓次行實緣怔忪不能
屬草今老矣倘復蹉跎日久余罪滋甚因力疾口授
以示二弟不敢一言失實負公地下是余之志也

仲兄合肥公行狀

慟哉仲兄之亡也余自奉假里居無日不相過從公
強健無疾病今春主族中文課丹黄甲乙奬誘不倦
介賓同志而病不能也七月杪率子弟赴郡試過公
爲别公適得寒疾期稍痊聚首郡邸越數日家遣急
足追爾姪甚急奉書省候知公汗脫不寐少飲食有
頹廢起若癱狀心切慮之比事竣遄歸而公捐館已
四日矣登堂一慟五内摧裂嗚呼何奪公之速也公
諱象璜字玉雙號雪岷先伯父歲貢公仲子毋英山
余太孺人公生數歲遘奇疾絕而復甦稍長聰敏强

記十餘歲通五經諸古文沉靜寡言笑恂恂若不勝
衣而丰儀秀整大父闇學公愛之年十五補博士弟
子與伯兄選貢公齊名戊子科試受知於督學李公
際期擢冠軍是冬　南郊恩遂以首名充貢時方值
家難里中揶揄百端公名重庠序始稍稍振辛卯
廷試高等秋舉順天府鄉試明年罷春官丁余太孺
人憂乙未丁酉再赴南宫不利時從叔侍講公以南
闈事逮繫公下第遂留京師晨夕省視戊戌冬侍講
公入　詔爲獄卒所持羈留一晝夜始得解已亥滇
黔蕩平需人　詔特行會試公舉進士　殿試二甲

第十二人時侍講巳歿二子沒入官劍得牧贖公復
詣侍講門生故舊醵金納贖二弟得歸者公之力也
癸卯授荊州推官當是時　王師會勦西山軍旅雲
集公雖李官然運芻餉督夫役董建營房日不暇給
冠平條列土司疆界宜清投誠兵器宜銷逋猓逃民
宜究驛馬越站宜禁凡四事上之各臺皆見施行荊
故雄郡民刁善訟公原情按法務得其平服則進諸
生課校拔王顒姚一泓等又延宿儒王孝康文南嚴
隱君以方重修荊州府志公安舊有排夫百六十人
供往來驛使軍興之際民皆逃亡乃議派里戶出錢

僱募至千六百金胥吏相緣為奸利價巳入官而夫
仍取於民公承議重懲奸吏法不便者立罷之公安
人創祚德菴祠祀焉甲辰春署枝江縣事枝處上游
兵火後戶口逃絕公多方撫卹招回匡濟鄒道統等
百二十餘家又嚴禁加耗書旗豎縣左聽自封兌民
踴躍樂輸積逋為之一清先是六叔父隨征粵東授
肇慶衛守備逋屯糧被劾羈比久不能償公捐金代
應叔卒官復為經營歸櫬前後資助凡千有餘金丙
午分校秋闈得龔于蕃徐則論皆江漢名士宜都公
安有盜案久未獲縣捕何懷林等十八人附會成獄

公疑其枉駁勘再四致干部議巳果獲真盜十八人
皆得釋衛軍盧仲鳴故戍籍巳竄入民戶有年矣至
是為人所發公斷遷衛仲鳴輒叩內部陳冤部索如
公擬杖仲鳴遁回原籍公素慈祥凡事務從寬大而
引義執法類如此丁未裁缺候補先大父府君殁於
邸垂二十餘年公返里倡議重建捐貲獨多堂構翼
然較昔加壯焉戊申補合肥知縣甫下車革火耗代
償民欠漕米七百餘石正賦千餘金訛當南北要衝
供億不絕舊例皆里民辦給公悉罷去雖一時歡呼
稱便而絲粟皆取給於令久之遂苦不支庚戌丁歲

貢公憂會大計鄰縣某當下考乘公哀毀營脫而公
中考功法矣罷官之日貧不能治裝鬻田廬始得返
里里中秕政厲民公與余集紳士條上利獘十二欵
勒石永禁歲省民脂膏萬計人至今便之癸丑應郡
邑聘修遂安縣志成甲寅閩逆叛遠近蠭起響應邑
遂不守公時屆五十生辰露宿窮山腹不得果余為
文陳天道有餘不足之說公笑而是之丁巳余謁選
入都明年　詔舉博學宏詞之士謬膺辟命侍御王
公遵訓謝公兆昌復薦公及姜君宸英等六人部議
以薦舉巳經停止事遂寢公既不得意乃縱遊豫章

衛輝廣陵白下所至憑眺山川詠懷古蹟以詩歌自適諸公間有餽遺而逋負追責隨手略盡以是日益貧顧性雅澹與同里姜子瑞若毛子會侯徧遊名園古刹往來無倦時或獨坐斗室中彈琴讀書焚香瀹茗家無儋粟晏如也晚年頗多小兒女向平之願久未能遂雖口不言窮而察其中似有抑鬱不樂者一染微病遂致不起嗚呼悲哉所著有己亥紀恩詩理荊治略蓮漪閣文集迴園詩稾十種大約縝密秀潤文頗尚華晚乃特造遒緊詩則刻意清新幾入錢劉之室書法宗二王畫仿北苑皆有法度今不可復得

矣公生天啟乙丑七月十二日卒于康熙辛未九月初三日享年六十有七配王孺人前卒側室大興于氏潛江彭氏子六人引祺引禛引睢引裕引琳引禴女七人孫三人接武禛出聯武雄武祺出余少公七歲諦石之會余兄弟三人同燈共研十有餘年誼則弟昆情同朋友今長兄既已即世公又奄逝老年兄弟獨余一人耳早衰善病何以爲情謹詮次生平行實以授諸孤　大人先生哀而祭之錫以一言諸孫幸甚不肖幸甚

仲婦毛氏殉烈述

仲婦毛氏予姻友祥符君會侯女亡仲子引禛婦也幼服庭訓柔婉端莊嫺於大體通書悉文義甲寅同避亂杭城先室吳孺人最憐愛之庚申予官京師四月遣仲子就婚於汴兒於春初得脾疾長途驟車勞頓疾遂甚結褵後即出居外館婦年甫十七奉湯藥親滌澣數月不解帶兒以誤婦終身爲憾泣對曰子先行我後至誓不相負也八月兒歿婦自投樓下樓高二丈下砌以石衆驚謂必死汴中士民遂聞於郡縣各加旌獎一時名士賦墮樓詩傳之乃臥床一月

嘔黑血數升竟不死父母防護益密諭以舉家待斃婿柩尚未得歸始稍進食汴回後請歸寒門守志依家慈余太孺人居焉布衣長齋奉觀音大士持金剛經屏去諸嗜惟日玩列女傳敬尊長睦娣姒撫子姪恩逮族黨隣里刻意臧餐清苦自勵人皆賢之乙丑予奉假養病婦先意承順其旨之奉必豐必潔皆予自庖治老人善病得稍解西河之慟其賢孝未能悉也顧十年來無日不以藁夫爲念庚午十一月予歸自武林遣婢請予小塋并自營生壙於右予以事非可然圖以從容尋覓慰之越數日復再三申請悲泣

不食會有以某地告者延師相視煩不佳又悲泣不食不得已多方廣求得吉地形勢較勝乃大喜立促購買夜卽破土土淺多浮復悲哭翌日穿至三尺許頗堅潤遣取親閱遂大喜進食命擇葬期治墓石礶碑碣凡窆葬之具務在速竣予擬營兆遲一二年卜葬哭持不可予雖心疑之然所言止生壙且立嗣之日遣人告予早娶婦爲伴故作綴語使予不疑孰意其志在必死也十二月三日治壙粗畢尚進粥停午忽有同日歸葬之語予聞急往諭之中途使人止予尚有一二未了事區畫略定卽請謁見且閉倘有阻

我卽投閣刺喉死予恐語太急反速之乃托太孺人委曲喻解終不能奪自是絕粒不食勺水不入口每日晨起沐浴登樓禮佛誦經兼理諸務無愁慘強勉之色時祥符君暨兩兄皆客杭其仲嫂予從妹也傳親母命苦諫不聽妹跪婦亦跪他婦女禁絕不許見太孺人曰舅常重汝賢孝養生送老婦道也一旦捐舅若父母誠節烈矣何以慰老親對曰夫子易簀時誓不相負墜樓不死又吞金亦不死所以隱忍至今者冀得吉土同穴今屆大葬尚偷生人世耶吾志决矣歷七日不食神氣健爽治事唄誦如故十二日仲

兄待旃奔至相對哭反復開諭皆不應哽咽而已十三日待旃復曲勸之正色曰向以死許夫遲之十年今夫歸土我何忍偷生則時不可不死婦德三從我出嫁女夫歿無子惟有從夫同穴爲正則理又不可不死人言此舉宜待舅姑父母百年後節孝可兩全我思爲子爲婦者惟望尊人壽考豈忍預料其何時棄世以成我志萌此一念不孝尤甚且父母有兩兄舅有伯叔未亡人直閑人耳則境又無不可死毋多言吾計之熟矣十四日辭舅拜母及祖姑召嗣子屬家務曷以讀書成人幷嗣父生忌日辰筆筒水注小

物留爲遺念幷志期勉意十五日浴三次升樓禮佛足軟氣促掖而下告待旃曰吾所以爲此者止完我分內事於舅姑父母尚多餘憾老父歸切勿聽人過詡祈我冥福至於斂具已自備布素衣衾毋違我意其高識遠見如此十六日命僧送大士像供奉語石庵扶床叩送自是數日絕口不及一事惟臥誦金剛經二十一日辰時正襟而逝計絕食凡十有九日不饑亦無痛楚視聽如常始終不亂宗族親隣及行道之人無不咨嗟贊嘆謂爲奇烈嗚呼慟哉夫殺身成仁丈夫猶難之仲婦一弱女子獨毅然爲其難者既

無所苦又無所廹從容伉慨兼而有之雖死猶生亦復何憾顧予衰老中男業已不禄賢婦又復捐軀傷心慘目何以爲情仲婦生於康熙甲辰十二月十八日終於庚午十二月二十一日年僅二十有七念事出罕見傳播或慮失實謹備述始末訃告親友　仁人君子表章奇烈感且不朽

續記吞金事

吞金已踰十年當時雖微覺其事未得所據也絶粒後十七日曾下白物數塊衆恠之然疑其腸腐傾入厠中距今半年矣辛未六月十九日里中農家胡明仁發厠糞道旁與其隣胡起明及胡興祥女先後檢得之刮洗示人則金指環二枚金耳環一雙也一時閧傳稱異待旃以白鏹二金贖歸蓋仲婦之志堅而謀秘如此非天假里農俾此事衆著亦何由知其矢死之眞切乎言爲不虛哉覩物增悲附記於此

健松齋續集卷之八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墓志銘

汪蛟門墓志銘

嗚呼此余同年蛟門比部之墓也記甲子秋送君出都門余方病怔忪君雖不得志意氣豪健如故曾幾何時乃令病夫銘君墓哉余與君同舉春秋試又同直史館交最深今年過廣陵君兄叔定攜孤子蒙以志銘請余何容辭乃雪涕而志之按狀君姓汪氏諱懋麟字季甪號蛟門嘗夢獲十二研因號十二研齋主人放歸後更號覺堂然海內稱詩人必曰蛟門故蛟門爲最著云先世歙産屢遷居江都父觀瀾公有子五人三兄皆前卒次耀麟即叔定君其季也幼穎異童時即喜誦詩見屏幛間詩歌歸輙爲觀瀾公誦之觀瀾公熟古唐人詩手書口授一誦不忘與叔定同就外傳課竣取詩古文襍讀之時今少詹阮亭王公方李揚州奇之公餘輙與論詩文君詩乃益工是歲補博士弟子第一癸卯舉於鄉丁未成進士吾師益都馮公眞定梁公愛其才每讌會必召君及余輩數人分韻賦詩君擘鉢先成兩公咨嗟稱賞於是詩

名冠一時庚戌考授中書舍人職閒無事益閉戶讀
書每入直必囊書攜筆研於太和殿右批閱讐校月
夜循階行蹀躞徹殿陛閣中傳以爲異時楚人朱二
眉以術數稱神仙一時傾動至以孔子大禹爲比君
作辨道論詆之後二眉術果敗伏誅內閣學士缺簡
中翰二人暫代之君領其事凡六閱月章疏稠疊後
罹疾書頃刻而畢念父母老引疾歸養母歿哀毀骨
立時觀瀾公年已耄欲留侍不可得會有例中書許
入貲爲部主事家居需次於侍養至便亟稱貸入都
比歸而觀瀾公又捐館矣戊午　詔舉博學宏辭之

士大司馬宛平王公大司空海寧陳公交章以君應
君上書懇辭終制服闋謁選時總憲立齋徐公方監
修明史特疏與黃君俞邰萬君貞一同薦於朝部議
置勿問有　旨修史需才乃以原銜纂修崇禎朝無
實錄曹侍郎溶進邸抄五千餘冊君與喬君石林輩
輯爲長編作史者始有所考據焉癸亥春補刑部浙
江司主事南城武某以一車一馬販米南花園街旅
店董之貴家之貴利其貲殺之復以車載尸鞭馬曳
之他所汎弁劉某不知所從白於官旣而武某父以
子不歸蹤跡之於道見子尸又得其車馬於劉某門

堅謂劉殺其子坊吏刑考久不決入司讞擬君訊劉
旣殺人不藏其跡而以車馬置門恐不若是也白之
尚書嚴緝獄三日自廉殺人者不得井受溺璣罰則
月步行南城外縱所獲馬使過諸旅店馬至之貴門
跳躍長鳴衝戶而入君卽命收之武氏載米之槖猶
存也罪坐之貴劉得活都人畫馬訟圖作詩歌詠之
王某兄弟五人與海戶鬭懼不敵乃殺其病弟以誣
海戶海戶素凶悍衆頗信之君獨疑其冤與同官徵
行至王某門其家籠中鶩忽羣鳴欲出若冤訴狀立
逮其弟妻鞫之得實王某遂自伏獄具有二人稱親

王使者謂王某爲王與夫奉王命來索君叱之曰是
罪人行且發遣卽王與夫庸可貰乎某爲刑官知有
國典耳必索之當奏聞二人斂手退京師採丸盜甚
熾有渠魁墨至七次猶得不死君責邏卒捕獲之置
於法自是盜稍止大司寇蔚州魏公方嚴少許可獨
倚重君凡大疑獄悉屬之君旣以詩文名又精吏事
聲望益重
上亦屢詢君名一日出宣和金紙百餘幅命儒臣及
諸曹善書者書唐人詩以進君與焉無何乃得譴落
職放歸

當宁素知君蒙恩矜全非偶然也歸田後屏居郭外搆十二研齋晝則治經夜則讀史其爲文上自左史下逮元明作者莫不兼收博采嘗語讀古人文當讀其全集好閱選本者非鈍則惰於唐宋大家中獨愛王荆公文堅渡峭刻心摹手追每一篇出人輙傳寫然頗自矜慎不輕示人於詩好杜韓蘇陸及香山諸家有目君詩學宋者輙曰彼不識唐安知宋邪生平敏捷過人長歌大篇皆立就尤善押彊韻所著有百尺梧桐閣集文八卷詩十六卷詩餘一卷行世君自通籍至家居絕不與外事登臨山水以詩文自娛城

西北平山堂宋歐陽文忠公舊蹟歲久廢爲僧寺君謀之太守金公鳩工庀材復爲登臨勝地顧性剛直有不可輙見於詞色慷慨好議論不屑與俗人伍樽酒豪呼旁若無人以是頗見忤於世素強健無疾病讀書飲酒達旦不倦戊辰夏感微疾遂不起彌留之際令洗研磨墨欹枕側臥之復令烹佳茗以進自謂香沁心骨口占二詩云惡夢虛名久未閒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字只在儒臣法吏間又云小住遊仙五十年大冠長劍亦翛然文章勳業都無是致與何劉一例傳大笑叫奇而逝嗚呼君少負雋才

所志未竟僅以詩文鳴於世中間需次一官稍表[illegible]旋罷雖在史館而實非儒臣即爲尚書郎亦止詣吏半生心事宜其言之悲也君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壽五十娶張氏子一蕃尚幼女八人適某某初君殁時卜吉未就以平山堂爲生平文酒暢遊之地魂魄所依權厝堂右第五泉後余拜其墓作二詩哀之今以某年月日遷葬某所復系之以銘銘曰

西清無留牘惟其勤且决也司寇無冤民則片言可以折也兼史學之三長本之太史以著其潔也噫嘻先生邦之傑也豈於才而嗇於遇猶未能竟其所設

也儻僅以詩人目之吾知其有所不屑也

曾祖直完府君遷葬墓志銘

曾大父壽寧公諱可正字允中邑旌孝子雲槐公冢孫贈大學士應賡公子也性謹厚規範嚴整年十四試童子第一以易學教里中從遊皆一時名士晚年益精與曾所普講義學者宗之稱直完先生庚申始以歲貢授桐鄉訓導癸亥擢壽寧令未恭引疾致仕生平事詳行述不具悉公生嘉靖庚申九月二十一日卒天啟甲子十月初十日享年六十五以大父閣學公貴累贈大學士如其官崇祀桐壽名宦郡邑鄉賢曾祖妣王氏生嘉靖甲子七月初十日卒萬曆壬

辰正月二十四日年二十九累贈夫人繼曾祖妣章氏生萬曆戊寅二月十九日卒順治辛丑八月十一日享年八十四累封太夫人子三長即閣學公諱逢年天啟壬戌進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祖母毛氏累封夫人王夫人出次文學公諱遴年邑庠生叔祖母王氏鄭氏次題封公諱逊年邑廪生以子猶貴題封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叔祖母徐氏題封太宜人俱章太夫人出女三一字貫當司巡檢劉發源恭縣卒王夫人出一適淇縣知縣嚴諱時理子庠生化成一適雲和教諭黃諱正中子選貢生金兼俱章太夫人出孫伯父歲貢公成都等十二人曾孫拔貢生象琮等二十七人元孫侯選州同引祺等四十九人六世孫庠生錫綸等十八人名爵婚嫁俱載家譜初閣學公謝政歸即爲公卜地會遭變不果自是子姓繁衍拘於形家之說蹉跎幾四十年康熙壬戌夏大水棺椁漂失亡算曾孫象琮始奉公葬沈家塢倉卒中爲地師所誤見者皆知不吉而意見各殊躭延日久象瑛奉假歸里惻焉傷之乃倡議遷葬得吉於西門外大塘觀諸父昆弟子姪同心協力以秋八月十六日竣事嗟乎公之久暦淺土者爲求吉壤

也乃公歿已七十二年王夫人且百有四年章太夫人亦三十五年始既不能早襄大事繼乃草草下窆水浥蟲侵垂十三載而支體幸得無損則公與兩夫人厚德之效也倘更謀之不決持之不堅因循玩愒日復一日爲害豈忍言哉工既竣諸叔命象瑛備述始末以戒後世子孫及時葬親毋貽後悔且曰汝首事宜自爲銘韓忠獻歐陽文忠撰先世志表叙述簡質不必他人謏墓也乃不敢辭僭系之銘曰

眞儒良吏翼子詒孫宜封吉壤以妥松阡云何弗淑改卜斯原自今伊始永垂後昆

前刑部福建司主事外王父耿齋吳公墓志銘

象瑛年十二從先孺人歸寧得侍外王父刑部公命題課義諄加獎許距今五十餘年矣庚子夏公病且革象瑛偕外弟姜生奮渭同問疾公念兩家母氏皆早世咨嗟慰勉適以鄉試赴會城比歸公已捐館丙午公塟梓桐原之西湖嶺志銘未具五六兩舅氏以命象瑛雖鄙陋無文何敢辭按狀公姓吳氏諱觀光字文卿號耿齋晚更號貞一居士世居淳安太平鄉之雲村高祖諱倬成化乙未進士廣西按察使曾祖諱欽正德戊辰進士湖廣僉事祖諱文洞庠生贈山

東濟南知府萬曆辛丑進士廣東副使諱一栻則公父也生公兄弟四人公行三偉幹豐髯博涉經史精春秋之學弱冠以第一人餼於庠自是歷試高等崇禎庚午黃公道周典浙試得公卷奇之以字句小不中格寘副榜黃嘆惋不置公益心喜自負顧十赴棘闈皆不售癸未始以明經廷對授刑部司務遷本部福建司主政時天下大亂公知時事不可爲棄官歸雲峰山不復出生平篤於孝友副使公歷中外公獨家居潛心學業歲一省覲以爲常事兄理問署丞兩公友愛無間言弟文學公幼孤撫之成立繼母邵恭人歿公年已踰六十居喪哀戚冠服儀節一循家禮性嚴重無戲言惰容人有過正色責讓族人爭訟輒爲辨其曲直鄉閭憚之然亦以是爲人所中讎權禍難卒不少貶象瑛嘗見其中宵露立召諸子子婦東西列侍反復講論皆家庭大事或指摘近時過誤漏下二十刻娓娓不休諸人欠伸思臥無敢去者其嚴氣正性多類此少勤學至老勿衰史漢八家外於明文獨好馮臨朐曰韓歐之遺也旁通堪輿家言卜塟副使公又元配方孺人自營壽藏皆躬自審定尤精於醫歲施給方藥全活甚衆好施予親族告貸

無不應貧不能償者聽之晚年焚券不下數千金丁酉以家譜久缺蒐羅編葺垂三載始成由是積勞成疾公自診視知不起設坐中堂呼子孫命以讀書砥行部署家務及棺歛殯塟諸事臨歿不亂若有所得者所著麟經裒旨青雲軒笥草幼科心裁地理正印羅經輿旨諸書藏於家公生萬曆丁亥年九月二十三日卒順治庚子年六月十一日享年七十四元配外祖母漠川方氏別塟霞塘側室戴氏許氏子六人達善前公卒達觀達化達行元配出達順達元戴出俱庠生女四人長歸先文林公諱成鄭以象瑛恭過

卑恩　敕贈孺人次適遂安鴻臚卿姜公習孔孫庠
生如芝俱元配出次適西源庠生方志銘次適合陽
庠生黃應甲俱許出孫曾孫元孫六世孫凡百餘人
而宏癸卯舉人見任河南汝州知州賓戊午舉人候
補內閣中書曾孫恕戊寅拔貢憬丙子舉人其以文
名庠序者又十數人可謂盛矣銘曰
貞一居士外王父嚴氣正學行高古秋曹小試謝簪
組歸老雲坡絕公府餔饑藥疾施則溥肆啟闡孫競
繩武手卜斯丘封吉土芘爾後人昌厥祖

榮祿大夫協鎮浙江處州左都督管副將事世
襲拜他喇布勒哈番華宇武君墓志銘

都督華宇武君駐防遂安最久余雅重其人交相善
也別來二十餘年君積功至處州協鎮余忝假南歸
書問往復情意周至乃不數載而奄然逝矣今年春
令嗣孝廉君以麗牲片石見屬余不容辭按狀君姓
武氏諱得榮號華宇世籍山西洪洞先世宗慶公始
徙河南項城縣之馮村曾祖拱辰祖守定父天祥並
隱德不仕以君貴三世皆贈榮祿大夫如其官妣皆
贈夫人榮祿公三子公其季也少慷慨有大志及壯
膂力絕人嘗舉六百觔石獅神色不變人以此推之
明末流寇擾亂河南君集丁壯爲鄉閭計俄而賊大
至中州諸郡縣皆被屠戮君棄家西走日暮望村堡
中燈光喜而赴之至則髯人於砧血淋漓几上君大
駭夜遁重趼三百餘里會　豫親王西征隸麾下從
克函谷關時年二十有二自是從下江南定兩浙皆
有斬獲功乙未授嚴協右營把總金華賊何得成寇
東陽君奉檄往援連戰破之圍乃解戊戌分防遂安
八月開化常山賊闌入遂境君謂兵貴神速夜半出
師平明擣其巢賊出不意大潰擒渠魁趙佳龍復招

降賊首吳和尚等餘黨悉解散己亥調防定海時海賊大舉入犯圍定關君曰彼所恃者舟楫今登陸破之易耳乃開關擊斬十餘人賊果敗走外洋麾舟師逐之奪戰艦七斬僞將王愛山張泗獲旗幟甲仗無算丙午補千總歷防遂安壽昌桐廬三縣甲寅春耿精忠叛蔓延江浙間淳遂開常諸土賊蠭起應之七月隨師進勦時賊屯白沙君由江村汲徑出賊後自旦至暮六戰六克而賊首尚分踞高龍山王公廟諸險監君熟地利從間道疾馳破其七寨賊失所恃乃悉衆降當君之戰商家源也賊衆數萬連發巨礮烟

焰蔽天咫尺不能辨君偏師潛入賊四面環之矢石并注君奮戈大呼格斬前鋒數十人賊始駭散相顧曰彼敢戰者誰必武小眼也蓋君長身細目軍中以此呼之故爲敵畏服如此先是總統以官兵三千駐遂安畏賊甚閉三門僅一門出入已而左遷悉率兵去督府檄君接防守兵不滿百大敵四門越日賊果至閧君在疑不敢進君登陴叱之縱兵掩殺追奔至官田再戰洽源盧村皆大敗之賊平總督李文襄公特題擢致協右營守備君御軍嚴毋出師必戒將士禁淫掠他部有擄子女者召其家還之軍前俘獲半

皆脅從自當事悉放歸農所全甚衆丙辰福建總督姚公啟聖薦君才請調征剿海乃以都督僉事管澄浦鎮左營遊擊事與賊劉軒戰於何家堡時漸已三下君潛師衝其中堅賊不設備自踐踏及墜水死者萬餘乘勝復海澄縣又攻破漸山東球萬人洞等一十九寨斬賊四千餘級於是沿海逋寇盡平辛酉論前後功加二十二等給　敕書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明年推左都督以參將守徽州徽故善地自被寇以來瘡痍未起君招徠撫恤歙人安之乙丑夏調補處州協鎮處在萬山中界連閩甫下車連値大水

城堵崩圮君捐俸修築簡卒伍謹斥堠嚴軍實優禮士大夫屹然重鎮焉丙寅奉召　陛見十月
駕幸景山面詢功績命騎射　賜茶　賜宴遣還鎮
戊辰再　召入京　賜雕弓鞍馬仍鎮處州君念離家久便道大梁拜先人丘墓刻石建坊以志　恩寵
里人聚觀莫不咨嗟嘆爲盛事壬申三月復召見瀛臺以年老乞骸骨　溫旨慰留蓋至是凡三覲
天顏矣在鎮無事日與將士校射嘗言國家不得已用兵提師數載幸無敗衄亦適遭其會今山海蕩平武臣惟和輯兵民訓固邨無警而已秋遘疾卒於官

樞部循例請卹　詔予祭一壇世職註嚴州所如故君之三赴召也　聖眷有加十數年來同召者皆先後授節鉞君亦屢推巨鎮方需大用而已不及待朝野惜之然自起士伍至專閫功名著閩浙閩邀恩世職傳之子孫豈偶然哉君生天啟癸亥年十月初十日卒康熙乙亥年八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三配李氏三原鄉進士諱宏基女屢封一品夫人子伯成康熙乙卯科舉人次振邦女適黃巖鎮標守備李之振伯成以年月日葬君嚴州城南某地銘曰

中州靈淑氣所鍾橫文躍馬挽強弓大小百戰揚旌

功鹹山蕩海與豪雄高懸鵲印酬勳庸承　恩三覲明光宮俾爾世職伴從龍括蒼險遠甌閩東誰其保障資元戎時平無事方雍容身騎箕尾歸天中嚴陵山川蔚蔥蔥靈所憑依馬鬣封佑啟後人豐碑礱

童處士兄弟合葬墓志銘

余少時侍先君子於勺園其數相過從者為解林童翁兄弟交相善也丁亥先君子攜家避亂翁兄弟分宅以居因得與其諸子秉粹輩同筆硯距今垂五十年矣兩翁先後即世先君子亦捐館余馬首南北契濶日久辛未翁季子秉銓舉明經相見郡邸歎然道故知其家頗中落而子姓日益繁為之咨嗟太息今年冬秉粹等以翁兄弟素友愛閨闈雍睦議其為一墓以成先志余聞而善之諸子以志銘請乃不復辭按狀處士諱國永字允貞文學諱國蕃字嶽生世居

邑東解林父梅亭公諱立信漢陽司李敏問公元孫也饒於貲慷慨好善舉翁兄弟孝友醇謹有萬石之風梅亭公寢疾翁兄弟侍湯藥不離牀第者三載梅亭公安之比疾革遺命處士綜家政文學潛心舉子業毋奢靡以殖家聲毋傷和氣以干天譴既歿兄弟哀毀喪葬悉如禮自是處士經理內外凡田園登耗錢穀出入親朋往來皆身任之文學得以一意從師不知有米鹽淩雜之事鄉人僉稱之崇禎庚辰歲大饑冬復大雪連旬有莊農十數家居雲山賣薪為生至是幾無以自存兩翁歎曰雪不止雲山人殆矣馳

二僕負米賑之親族有告匱者悉從所求無少吝鮮
林距淳安近徽歙民流入淳境者千百計青溪以南
餓殍載道處士憐之欲爲全活計謀之文學君文學
欣然曰善事也於是蠲廩賑抹老弱不能就食者計
口給米炊則具棺瘞之一夕夢數十人環列既拜覺
後猶彷彿見之其賑窮卹難相勉爲善如此壬午始
搆聽松書舍延師課子癸未文學補博士弟子員時
明末大亂家門頗多橫逆内篤宗親外禦禍難雖家
索漸凋而友恭之好始終如一日丁酉處士病篤誡
諸子曰叔父艱於嗣汝輩當父事之勸其置媵妾而

有子庶慰我泉下耳諸子遵遺命文學亦撫之若己
子鞠有訓誨婚娶畢始議析箸迨辛亥舉子秉和而
文學逝矣今之相與有成者皆諸子仰承二父故歷
久而彌篤也嗟乎世風衰薄極矣爭財尚氣同室操
戈猝有外侮亦漠然不相顧以視兩翁其爲賢不肖
何如哉翁既兄弟和翁兩孺人復相悅無間言周孺
人齒稍長逮事尊章能先意承順尤勤於婦職相內
秩然程孺人性勤儉雖居豐裕自奉至薄妯娌同心
内助亦有難焉者處士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
五十配松溪周氏旌表孝子惟一公孫女生某年月

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四子五秉粹秉成秉彝
秉銓秉衡衡幼文學撫爲嗣女一適淳安吳達元文
學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五配淳安程
氏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四十有九繼余氏再
繼鄭氏子一秉和鄭出秉粹等以冬十月葬兩翁於
祖宅之東昆友同塋娣姒合祔近世所未有也銘曰
而兄而弟緊友且恭生既式好殁亦同封九原相聚
室家雍雍祚爾後人介福攸同

叔祖年九府君偕配徐太安人合塟墓誌銘

叔祖年九公捐館舍距今二十六年矣先是徐太安人卒公以沂泮洲地一區足備窀穸會病不果今年秋公仲子成卯卜兆得吉於九月一日壬寅奉公暨太安人歸藏而以側室鄭氏附焉事既竣屬象瑛志墓按狀公諱迓年字書衡曾大父壽寧公少子大父閣學公弟也與仲兄文學公同出章太夫人公少警敏爲文有奇氣好讀異書交里中名士閣學公器重之性豪爽重然諾不屑與俗人伍爲人排難解紛數語立决尤豪於酒闢地城東南爲穆園集賓客讌飲

蒔花種魚蕭然自放順治丁亥受知於督學孟津李公版於庠時家羅兇亂揶揄者百出公與羣從文名繼起始稍稍振旹赴所親飲其族有忌者揚言將辱公公聞徑詣其家反復呵詰其人噤不敢出乃徐還就席暢飲極驩而罷其嚴氣正性如此公潛心舉業於大全諸書尤折衷不苟侍講公九歲善屬文不欲委之廝師躬自督課年十九舉辛卯賢書公文亦中選爲主司所落明年侍講成進士讀中秘書公乃棄諸生與先君子及里中親故爲河溯之飲絕不干與外事丁酉侍講典試江南便道歸省時太安人五袠

奉冠帔稱觴上壽鄉閭榮之亾何以闈事逮繫尋卒章安人殉烈死公連遭慘變念侍講少不更事爲人所誤恒鬱鬱不樂徐太安人既病歿又丁太夫人憂益哀慟成疾雖手纂詩書左傳國語課教二孫井以自遣然向時豪氣略盡間從二三舊遊攜壺榼小飲園亭古利酒一再行輙已醉困以是疾益甚遂不起嗚呼可哀也已象瑛與侍講幼同學數親公提命丁未南歸公已病執手榻前以克振家聲爲喜每念公知予深先君與公生同庚契好尤最篤今公已歿魂魄而先君尚厝淺土瞻拜封塋不禁撫心而三歎也

公生萬曆壬子年五月初一日寅時卒康熙戊申年三月廿八日戌時享年五十有七以子貴題封承務郎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配淳安徐氏廣東理問諱垩祥女和婉與順勤於婦職公卞急能以柔承之里稱賢焉生萬曆戊申年九月十六日子時卒順治巳亥年十一月十二日戌時享年五十有二題封太安人側室鄭氏汪氏子二猶原名成卯壬辰進士歷任內翰林國史院侍講娶章氏舒城知縣諱可試孫女貢生諱復亨女題封安人側室詹氏嫡出次成錦邑庠生娶鄭氏庠生諱勲女汪出女一適庠生

黄慶穗嫡出孫五象琨郡庠生娶余氏貢生諱震龍女象珽邑庠生娶章氏甲午舉人會同知縣諱潤奇女猶出象瑄象珽象璦俱出曾孫四引蕃庠生娶黄氏引荃庠生娶余氏琨出引茂早卒引淑引淳珽出元孫一錫鬯蕃出銘曰

誰宅斯丘壽寧令子兄輔綸扉于宫太史好古雄文倜儻自喜肆屆榮封後先濟美翼翼幽宫水環山峙貽厥子孫永綏繁祉

文學惠人嚴君偕配姚孺人合葬墓志銘

嚴生鎔與兒子引祺同餼於庠交相善也去年冬嚴先尊人文學君暨姚孺人以麗牲片石相屬予不文何容辭按狀君諱化僑字惠人一字匪石系出濮處士子陵先生唐時伯祥公由桐廬遷遂安竹賢里爲邑東望族祖景溱公有善行煮粥賑饑人至今稱之景溱公三子長諱時理萬曆辛卯舉人仕淇縣令季諱時珍生子孝廉公化民崇禎癸酉舉人仲會所公諱時璋則君父也會所公負異才尤熟六朝文字少時應郡試第一不售即棄去家居豪放不屑屑事生

産年八十九從未一詣城市士論高之君生而恂謹事父母先意承順同邑澄海令方公聞讚君母舅也君少受業其門澄海公亟稱之顧爲文刻畫艱深小試輒不利年二十輟業爲農從兄孝廉公見其舊作告會所公曰弟文雖稍晦然氣力深厚奈何聽其自棄耶乃復治舉子業晨夕攻苦學益進年二十七補郡學弟子員自是潛心經史與邑中名士爲文會予師長子令余先生與君交最厚每過從坐談竟日予童時從窗隙窺之喜其來惟恐其去也屢試棘闈不偶遂絶意仕進訓從授經所造就甚衆鎔總角能文

華躬自督課令才名籍籍庠序間益庭訓為多焉生
平篤於友愛兄以正公早逝撫其孤若已子族有以
事償孤者力為辨白族舍孤與君為難勿顧也從兄
以恒公饒於財中風暴卒兩子幼田聞登耗狙撓出
入無代為部署者兩孺人以托君悉心經理不辭勞
瘁會奉文清丈田畝君按籍稽覈尺土寸壤人莫能
欺如是者數年無絲毫之桀有人所難焉者元配姚
孺人性勤儉躬自操作君兄弟析著僅得瘠田四畝
不能給饘粥時米價騰踊孺人日減餐積米得無缺
食君困童子試每勸慰之曰學果成何難一領青衫

耶其明於大體如此孺人歿復娶林氏生二子君易
簀時長五歲次甫三月林他適鑰承遺命鞠之成立
今君孺人奄逝日久而里人譚往事者輒稱為古君
子賢內助其言行歷歷可述也君生年月日卒年月
日享年五十有六姚孺人生某年月日卒年月日享
年五十有一子三長鑰邑廩生次鐄次鏗孫五人鑰
等以甲戌十月奉君及孺人合葬東亭橋西上柏園
銘曰
貧而嗜學奇於敦義而無私守厥素詎其襄之賢內
助柏園蔥蔥蟠且固祚爾後人永封樹

敕贈奉政大夫河南汝州知州前府學增廣生
仲朗吳公暨配方宜人合葬墓志銘

丁未夏贈奉政大夫仲朗吳公卒於寢予以渭陽之
誼復叨甥館公知予最深予屢遘危疾公視之愛恩
又最厚常思叙述生平垂之後世顧錄纂史館歸來
復苦怔忪久未能就今老矣倘不亟為詮次使公嘉
言懿行湮沒不傳予辠滋甚乃力疾志其大端焉公
姓吳氏諱達觀字仲朗外王父刑部主事諱觀光仲
子也與先妣同出澳川方孺人六世祖倬高祖欽祖
一栻皆起家進士歷官監司有政聲公世承家學仁

厚醇謹中無城府恂恂若不勝衣而言行端整皆有
尺度刑部公素嚴峻兄早卒公日侍左右每立語庭
中輒至夜分人多引去公應對不倦刑部公怒公至
數言立解友愛諸弟終身無閒言少嗜學敏文章聲
籍籍庠序中五試棘闈不利未老投牒棄去訓諸子
躬自督課癸卯之役予與仲君同舉鄉試族人置酒
為賀公欿然未嘗見辭色也生平博極羣書尤精岐
黃家言獨有神解其學以李東垣薛立齋為宗以固
元氣補脾土為本按脈製方不必與症對而神明變
化隨手立應嘗曰天地氣運不齊人質強弱亦異故

禎以前人體多熱宜清凉近今以來人性多寒宜溫補又曰服熱而誤十可救九服寒而誤百無一生其持論最精當之者滿戶外然公不屑以醫名也康熙中三弟叔成公患疔時醫用清凉解毒之藥公診六脈無火宜附子理中醫大譁而止疾益劇奄奄待盡公痛詈無知手烹藥以進藥甫竟已鼾鼾熟寐矣詰旦病去疔亦漸瘳四弟季可公得血疾醫復用涼血清肺血如泉湧公以蔘附療之弟素信公恪服至六百餘劑而痊一時親知莫不咨嗟歎服當公之療二弟也兩公饒於財皆未有嗣公舉五丈夫子群議沸

騰謂熱藥治熱症當速斃至疑公或利其所有兩孺人頗惑之公力持不顧方宜人及諸子亦以避嫌爲請公忿然曰庸傖殺吾同氣忍坐視耶執益堅病亦皆愈向使公怵於衆論躊躇瞻顧兩公勢必不起將何以自安然醫藥既誤適當其會又何以自解乃公中有定見略無引避卒之沉痾立起疑謗釋然雖妙詣通微其堅決迫切之誠有恒人所萬萬不敢出者然則友于之變神明之用即此可概見矣他如白痢用芩連赤痢用薑桂目疾宜寒而療以蔘附胎產宜溫而治以石膏因時制宜歲全活常數十人得其方

者更相鈔傳或竊以治病公笑曰吾所憑者脈耳不知脈而專襲吾方蔘附之誤安知不與庸醫等耶蓋公生平所用率本理中異功而權衡之頗疑偏於燥烈不知其不泥古方不執已見神明變化皆儒者窮理濟衆之學未可與醫家者流同類而僉論也公初未著書子勸其立說垂世乃彙集向來治驗冠以論說未及半感微疾卒所著才十八篇子序而傳之名曰醫驗遺書先太學叔刻之汴梁今行於世方宜人出賢淑名族性勤敏通書嫻於禮法事刑部公先意承順獨得其歡心延師教子不辭勞瘁年七十親見

二子登賢書餘亦文名卓立皆母之教也公既精醫宜人亦習聞義理施方給藥里人至今思之公生萬曆丁未七月十三日卒康熙丁未七月廿六日享年六十一府學增廣生以次子宏貴　敕贈奉政大夫河南汝州知州方宜人生萬曆戊申正月初五日卒康熙癸亥七月十七日享年七十六敕贈宜人子五人家駿庠生宏癸卯舉人見任汝州知州賓戊午舉人候補內閣中書寀庠生容廩生女一歸子　敕贈孺人孫十八人懔丙子舉人悅悋俱庠生恬業儒早卒家駿出怡廩生愫愉愷慥俱庠生宏出惇懌俱庠

生賓出慟庠生憒愣業儒寀出愭庠生悙廩生憪愽
供業儒容出曾孫二十六人作霖作楝憬出作栴作
棪作橙作楷悅出作舟恬繼子作栶余麟恮出世昌
角麟怡出莊麟梓麟悰出周麟退麟愉出天麟襄麟
愷出川麟慥出承烈承謨承統惇出鳳振憚出聰麟
哲麟愔出崔麟衍麟忬出元孫三人鍾瑞鍾文作霖
出雲瑞世昌出家駿等以　年　月　日奉公及
宜人壅某所銘曰
愛吾弟其情親起厥疾其術神合之而效惟其儒
者之學審所因窮理濟物依乎仁懿哉內助母德均

宜詩書之食報而佑啟夫後人

文學瑞若姜公偕配吳孺人合葬墓志銘

里中姜公瑞若與先府君同爲比部吳公胥譜石之
役復引余爲忘年交蓋至戚至交莫兩氏若也戊辰
公壽七十命余題像幷以爲祝距今又十年餘矣淸
明疆固無疾病去年冬感微痾尋卒外弟晉渭賢孝
砥文行請毛子會侯作傳而屬余志其墓余何客辭
按狀公姓姜氏諱如芝字瑞若晚更號半菴世居邑
西郊祖諱習孔萬曆丁未進士歷官鴻臚卿父諱調
鼎香河知縣娶淳安方孺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少多
聞疆記年十八爲諸生未老棄去性孝友香河公卒

於任扶櫬償官皆以家督身任之友愛諸弟終身無
間言顧家值中落敝衣蔬食淡如也好蓄古器玩雜
植奇花異卉暇則放遊諸名山或過知交齋館談笑
竟日老而勿倦家故多藏書手自采輯每有所聞輒
隨筆記錄久之積成卷帙此外有無出入皆不問其
高懷曠致出於自然非矯飾也當吳孺人歿時公年
未屆強仕恒情處此度必重婚或置姬媵爲中饋計
乃公眷念兒女終老不娶孤帷獨處者四十餘年生
平不多作詩寢疾前數日口占十絕句示子孫達生
知命臨歿不亂有人所難焉者憶往時名乩謂公衡

山道士唐末上昇以小過謫降語頗悠謬同人常戲
呼爲謫仙由今觀之其信然耶同學前後凡二十人
十餘年來凋謝殆盡存者獨公與余及李子人如毛
子會侯四人耳每念早衰善病繼諸君後者當必在
余今乃以病夫銘公墓追念疇昔不知涕之何從也
公生萬曆已未七月初七日卒康熙巳卯十月十六
日享年八十有一配淳安吳孺人先外王父刑部主
政諱覲光次女余從母也慈孝柔婉備諸婦德生同
八子一沓渭邑廩生娶方氏從叔文學諱成鄴女女

一適方象琦從叔文學諱成鄴長子孫二人毓佾邑
庠生毓滄業儒曾孫一人曾蕃郡庠生沓渭以　年
月　　洞墓公棐所銘曰
名卿之孫良吏子齒躋大耋滑不仕品石蒔花悅關
史肆啟孫曾踵厥美無營齋嗜佳山水澗曲峰環君
所喜延陵從母偕棲止芘爾後人從此始

所之草題辭
詩非高士不能作然所謂高士者又非必棲巖飲谷
避世而逃名也身列金華而心同林野古獅丘谿甕
龍衣冠巢許則眞高士耳昔者二疏致政而未聞能
詩浩然能詩而未嘗入仕惟賀季眞風流高蹈樂返
鑑湖明皇以詩送之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自
有詩人辭榮入道如季眞之高者未數數見也渭仁
先生奮迹巍科翱翔鑾坡秘閣不可謂不榮矣十年
徧撰萬里掄才業在木天教行燕蜀不可謂不盛矣
綸扉密勿以繼乃祖之緒直指顧問耳而恬然引退

齒踰五十遽以疾辭放散於長林豐草閒者又十有
餘歲非高人而知足知止者能如是耶向讀先生健
松齋詩文集累累數十萬言無非金匱石室之奇茲
過金陵復出所之草一編見示乃先生十餘年來往
來吳越甌閩及汴宋豫章求醫治疾足之所履目之
所矚之作也昔少陵流落巫夔詩乃益盛太白遜迹
青山詩乃益豪先生生盛時登膴仕而自托於靖節
之餘驅少陵之藥餌而詩之豪盛過於李杜其高尚
曠達之致絕類季眞高士而詩人惟先生兼而有之
眞不媿白雲家風矣然先生望重朝野　清廟明堂

之上方將鼓吹休明膏澤天下恐未能聽先生采芝茹术也敢拭目以俟焉

秦淮後學龔翰若岳譔

自題所之草

陶靖節詩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杜詩又云欒餌扶吾伍所之夫所之偶然耳一爲饑驅一由病逍甚貧病之累人也予冷署十年沉疴三載里居以來乃復加甚蓡藥之費貧旣以病而增而愁悶相乘病且因貧而劇於是不得已爲汗漫之游放覽山川徘徊古今名勝一歲之中强半皆舟車道路偶便道訪舊亦有意無意過之雖不能霍然勿藥亦藉以自遣耳病中不復爲詩間有所作弃藏笥篋今老矣非獨不能詩幷不能遊因取丙寅以來游覽贈答之什附以家居偶吟總名曰所之草夫予之所苦者貧也病也乃縱吾之所之且得置身陶杜之間貧病果足累人哉

康熙壬午春日艮堂叟象爽偶書時年七十有一

健松齋續集卷之九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所之草上

紫陽山避暑

拾級循崖轉支笻最上頭泉聲分白鹿洞古學羅浮
暑散蕉蘿月涼生枕簟秋湖山多勝地小築有斯丘

其二

入夜尤清絕虛窗面面通林深時透月葉落不關風
嘈雜爭枝雀凄清繞砌蛩更闌未忍睡疎影過梧桐

青溪望海忠介公祠

落日平橋望中丞舊有祠清風原百世勁氣自當時
草没欒公社臺荒峴首碑誰能更俎豆寂寞感人思

岑山俗呼小普陀

一拳蒼翠色突兀望中浮徑曲山過雨春寒石抱樓
鐘聲來木末樹影落江流小閣曾遊處重登笑白頭

古城巖

怪石凭江出遊鱗千萬羣依人時近岸擊水盡成文
不信江湖濶寧隨波浪分悠然濠濮意莊惠未曾聞

重過鄱湖

湖水落已盡寒流處處分漁罾扶岸山湘笛隔船聞
浴鷺喧孤溆歸鴉逐斷雲廿年曾泊處惆悵對斜曛

康山忠臣廟

輕舟彭蠡湖晴波蕩沙溆康山數點青前朝決戰處
當時漢最強艨艟水上拒飛礮碎皇舟難星倏已度
誰云紀信忠韓侯且再遇六舟燒如龍乘風縱一炬
飛矢貫渠魁輿亡判指顧戰歿多豪雄濟陽死猶怒
廟祀三十六戈甲神人護俎豆喜遷新山川宛如故
友諒既覆亡明社亦改步回眺古戰場寒鴉啼古樹

登滕王閣

高閣今還在登臨意惘然山光浮檻外帆影亂樽前

帝子曾開府詩人正少年風流竟何處寂寞倚江天

許旌陽祠

拔宅僊人去猶傳鐵柱宮蛟螭潛域外雞犬聽雲中
萬里波濤靜千秋廟貌同靈樞經一卷笙鶴裊晴空

滕王閣詠古

鳴鑾珮玉幾滄桑歌舞何曾重豫章幸有凭江高閣
在至今猶自說滕王

其二

南州歷載已千年雅會登高亦渺然何幸張筵閻伯
嶼還留名姓重江天

其三

子安詞藻自稱雄勝日登臨賦轉工今古才人應不少知誰更値馬當風

送杜湘草遊山陰

河冶春寒酢落梅柯亭又復一帆開千巖萬壑山陰道爭看濮溪杜老來

其二

風雨錢塘鼓棹迎若耶谿畔柳絲絲遥知尊酒詩成處正是蘭亭禊飲時

山莊

郊行才十里一帶有棘林野店民風朴溪橋花氣潑風恬揺麥浪日暖秀秧針景物多清勝悠然適遠心

其二

農務今方始澆耕三月天村童驅犢過老圃傍畦眠籬草懸金雀山花落杜鵑遥聽桔槔響飛雨到春田

虎丘萊陽二姜先生祠東姜學在

當年請劍血猶殷介弟陳情未許還何處一抔埋鐵骨文章節義敬亭山

其二

可中亭畔講堂空借隱東籬有二公誰道貞魂長寂寞千秋俎豆弟兄同

訪汪鈍翁山居

其遂歸田約重來向虎丘亭荷初拂水籬菊半含秋蕭麗琴書古紛披竹樹幽魚鳥和對好信宿爲君留

自題松菊歸來圖

霜姿鐵幹伴池東領略秋光菊幾叢今日歸來仍故我不須書裏認陶公

自題擁書圖

田間歲月竟何如萬事無營祇索居却笑此生同脈望頭毛白盡案頭書

虎丘過喬石林郎送之還里

偶然扶病步秋光有客扁舟繫綠楊貰酒相看成一笑十年華髮總如霜

其二

話別金臺四五年重逢客裏菊花天不須更説升沈事落日吳門好放船

顧書宣薛孝穆枉過適赴鈍翁言别未遇及報謁復不値予亦適歸悵然有作

一棹山塘路何當二妙來題門應有意訪戴復空回鴻燕偏難値暌攜已乍開論心何日是惆悵對胥臺

己巳二月

聖駕南巡恭紀四首

長江千里御龍舟吳越山河一望收漢詔蠲逋還補助諭所過州縣免禹功底績正安流親閱河工旌旗影裏見賦稅繫四

來芳樹簫鼓聲中引棹謳耄稚歡迎都不禁嵩呼長願奉　宸遊

其二

行宮花發簇金鑾第一峯頭駐馬看山色遠從台蕩至湖光直接海天寬　宸章捧出雲霞麗　御墨傳來雨露溥御製登吳山詩書賜羣臣禹會千年欣再覯東南盛事古今難

其三

勝日芳堤纜畫船西湖春煖養花天六橋桃柳迎仙蹕三竺雲山入　御筵燕賞自淺魚藻詠和歌還叶鳳梧篇太平無事真同樂不羨遊河佩玉年

其四

翠華親臨禹穴來千巖萬壑望中開錢江日煖祥雲捲大海風恬細浪廻魚躍時依青雀舫花飛偏逐紫霞杯小臣蒲柳衰　天表十載真慙侍從才

門人樊崑來檢討過訪

錦城秋色結相於半載長安共石渠正憶別來疏遠問驚傳客裏枉高車論心恰喜逢黃菊掃徑真慙薦野蔬讀罷少陵詩律細一時文采動吾廬

其二

相過喜值曉霜天回首巴渝路幾千垂老自憐常臥病展親何意便經年漢陽樹好停車騎浙水風清引畫船少壯趨朝須及早乘時莫戀芝江邊

京口遇潘次耕夜話

君歸笠澤雲我路蕪城雪情話只須臾落月催人別

重過揚子江

不作江湖想田居數載閒無端挐小艇又復向金山遠樹空濛裏層城杳靄間江淮多舊好應惟鬢毛斑

其二

畫舫凌晨度江城萬木彫日高初破霧風定不驚潮塔影穿窗過鍾聲出寺遙從來波浪濶秋水喜全消

縱棹園訪喬石林

河渠書奏便歸田蕭灑園亭野水邊娛老都忘塵歲月還山偏值好林泉千章花竹提書幌十里湖隄纜畫船如此退閒殊不惡管絃吹徹小春天

，石林留飲觀家劇

十年譽筆共嫡頭松菊歸來事事陶自怡高談迴落
日紅牙度曲按清秋門無剝啄憑高臥座有圖書足
唱酬我亦山居空寂寞對君真羨四時遊

過廣陵鄭懋嘉留寓休園

廿年幾度向邗溝信宿空懷結勝遊近喜開軒容寄
跡不須載酒更尋幽參差花竹分窗見屈曲池塘抱
閣流最是三峯競奇秀登臨看徧古揚州

其二

水部風流舊所傳承家真羨後人賢郎看圖畫留千
古況復亭臺勝昔年雪裏登樓聞唳鶴橋邊拜石俯

流泉老夫病臥耽幽寂十日名園較爽然

題家恂如畫梅卷

探梅曾記段橋東十里香聞夾岸風映水數枝尤秀
絕今朝重值畫圖中

答汪叔定見簡用令弟蛟門健松齋贈詩韻

客窗松竹森成圍屋頭殘雪還紛霏刺史擁爐夜召
客江均州辰六黃柑紫筍霜螯肥東軒詩名棠實游醉白北
皐淹雅傾龍威君自號北皐促坐縱談竭欲致一時文采
增光輝君家難弟舊同譜少年鬬賦招湘妃珥筆蘭
臺資著述一朝放廢知何依話別長安六七載夢想

何曾如朝饑長沙不遇相如炙研齋十二空雙扉昨
日平山哭文冢丹黃猶在知音稀與君話舊益摧慟
麗牲片石悲珠璣君屬余志蛟門墓燕坡霜滿歲行莽祭掃
信宿將雨歸好收遺書撫孤子莫悵離羣孤雁飛

題休園三峯

石磴盤紆路幾重凌空蒼翠削芙蓉蕪城萬井煙霞
裏也合名呼第一峯

答宗定九見贈定九贈詩八章刻箋緘寄

少文家世舊通門握手園林倚石根四海交游推國
士一堂詞賦繼聞孫著書早擅芙蓉集高臥重開楊

柳村八詠緘箋方罷讀還期載酒問東原

韓醉白屬題東軒

卜築蕪城裏東軒一徑幽穴墻書滿架拂石竹當樓
半榻憑高寄三時足臥游著書成大隱何必五湖舟

平山堂和歐公韻

一天殘雪歲將闌勝地淹留得共攀十里江聲浮木
末萬重山色落簷間香銷隋苑風流盡閣敞平岡歲
月閒多病幾年常寂寞今朝憑眺一開顏

弔汪蛟門墓

松陰漠漠野田荒此邵風流託蜀岡樽酒詩成竟何

處一抔衰艸殉文章

其二

寥落歸魂六七年招魂無處曉寒天研齋十二空回首落日孤墳倍黯然

尋迷樓故址

此地曾經駐翠華離離蕭蕭佛屋冷煙霞雷塘不見司晨鳥水殿空聞迎輦花碧瓦彤殘螢苑曲翠鈿零落玉鉤斜千秋歌舞傷心處衰草空田噪晚鴉

玉鉤斜

三千錦纜下揚州來夢司花總一丘落日宮人斜畔

望不知何處問迷樓

紅橋

傍郭圍亭面面開小橋流水暫徘徊廣陵多少春遊客誰信今朝帶雪來

雷塘

漠漠空田野水流雷塘蕭瑟故陵秋君王愛向江都死豈獨傷心是玉鉤

梅花嶺　史相國衣冠墓

梅花嶺上幾人過寂寞孤墳蔓艸多百萬生靈同日盡空將血淚灑江河

山陰侯賀公廟　公諱齊廟在淳安縣

三國爭雄日寰區鼎足分誰扶吳大帝只數賀將軍智略元殊衆璵奇早軼羣孝廉膺察舉山越蕩塵氛遂掃侯官窟重開太末雲名邦新定啟勝氣豫章開戡定雖云武豪華實好文生原推烈士歿亦祀神君廟貌龍山古烝嘗維水芬廷尊惟影響祠禱日氤氳四野恬風雨三時樂耔耘聲靈具赫濯千載壯江濆

于忠肅公祠

落木蕭蕭野徑虛豐碑遙傍藕花居誰令鐵骨埋荒草惟有青山識舊廬百戰勳勞匡大計七年遺恨泣

靈胥忠勳公自名天壤載筆猶慙太史書　予分撰明史于公傳凡五易藁宣城施愚山謂當書一通瘞之忠肅祠中

淨慈寺看菊花

輕寒一桁織南屏誰綻黃華滿畫櫺蕭瑟三秋圖碎綵紛披五色亂繁星漫憐菊井人難老尚憶東籬酒半醒山寺客來風日好不須重倩護花鈴

重過信州馮躬暨使君留飲

正憶經年別重來又杪春江城初喜雨官閣遂留賓綠蟻開尊便紅牙按拍新使君多雅韻謙賞莫辭頻

其二

何意來水署相逢有故人（吳江徐電發茗上胡朏明）筵開陪勝集
曲度裊芳塵珍鳥殊方種（白鸚鵡金錢雀皆粵產）繁花別院春
臨風懷舊事高閣記平津（吾師相國先生乂蘇侯問）

般若菴與徐電發話舊

萍棲剛此日一棹又重來雲護題詩壁舟移說法臺
尋僧香徑熟看竹梵林開忽值金門侶譚深待月回

一杯亭

此地曾投甓滄桑二十年城餘新瓦礫樹長舊原田
魚米初成市烽煙莫問天一杯名自古臨眺倍淒然

夏忠愍祠

夏相祠還在兵戈一炬餘豐碑前代字高閣舊時枯
報國謀方切籌邊志未紓分宜西望近桑梓義何如

辛未夏訪門人陳宅三於宜春時新葺東齋予
名之曰靜寄留寓數月喜而有作并以志別

仙令堂成日蕭然一逕疎莓苔新雨過楊柳小窗虛
吏散時調鶴官閒祇讀書知君多靜意涼月滿庭除

其二

七載燕山別江城片舫來亭空宜好月簾捲對高臺
話舊人千里論心酒數杯比年懷抱惡今夕為君開

其三

勞人何草草無那病兼貧下榻容吾懶論交見爾真
賓朋同勝集讌賞洽佳辰別後應相念書來莫厭頻

再泊章江門

輕舠來往便兩度識荒汀日落滕王閣風高處士亭
波光搖浦樹螢火亂江星極目滄茫裏西山點點青

江上遇朱悔人

金臺楊柳青論交得朱子話別十年餘寸心渺千里
今年過洪都維舟章江水中丞枉車騎（宋公牧仲）縱論天
下士知君郢中來相見各驚喜促坐追舊遊歸既又
東指情話須臾閒且復停寸晷別後更相思應從今

日始

滕王閣觀競渡歌

停橈偶傍章江門滕王閣下龍舟喧龍舟往來何雜
遝鳴鉦擂鼓聲崩騰畫槳齊飛拂江水驚濤雪立風
雷奔蜿蜒鱗鬣波光裏盤旋出沒爭雄尊南浦雲開
棹謳發西山雨歇旌旗翻耄倪攢觀久不厭紛紛那
復知其源我聞三閭大夫炎大招無計呼天闕楚些
哀怨激江潯蘭橈桂櫂邀精魂如何傳今失初意叢
祠賽社連朝昏司馬司徒戴主出誰憶沉江弔屈原
荊巫尚鬼類如此歌曲嘈嘈總不根安得離騷讀萬

遍呼之或有精靈存 司徒廟漢鄧禹 司馬廟晉溫嶠

弋陽道中

溪流清且駛曲折百千重野渡沉新雨危崖抱短松
淄廻初得路石老盡成峰古戍前村近停橈聽午春

送張蘭溪致仕歸秦中

幾年臥病向吾廬聞道花城引犢車百里正看馴雨
露一帆何意狎樵漁歸來松菊情應適老去琴尊興
不虛却惟緇塵都錄錄秋風誰解憶鱸魚

題王宛虹孝廉秋山掃墓圖

流泉一帶繞松楸凋道廻環野徑幽孝子瞻雲無限
意半林黃葉萬山秋

哭毛稚黃 晚年著書名匡林思古堂其舊宅也

論交猶記客中來老友忘年日在同豈為窮愁銷歲
月還將文史殉蒿萊匡林遂隕詩書氣思古空傳著
述才太息老成零落盡湖山寂寞總堪哀

九日斗閣省墓歸舟望馬儀潭一帶紅葉

秋色明遠山涼風拂溪水老病怯初寒舟泝蘆花裏
壺觴拜墓門廻船集孫子潭空水初落清淺石齒齒
夾岸霜葉濃丹楓雜紅柿掩映餘霞飛參錯皆錦綺
漁歌遠近聞悠揚銊俗耳薄醉覓陶然村村暮煙紫

楚仲媳毛烈婦事竣志感

一死相從到九原傷心無計慰貞魂十年信誓今朝
定連理枝應繞墓門

其二

投閣吞金事總難兩旬絕粒血猶丹從今隴上鴛鴦
冢千古行人駐馬看

壬申元日

荏苒韶光六十年驚看甲子又周天囊空祇見嘗湯
藥病久真教廢簡編自笑扃門成獨坐還因謝客任
高眠閒聽世上升沉事春酒團圞較坦然

其二

辛盤椒酒不須論紅日三竿未啟門粢上屠蘇期老
友牀頭爆竹引諸孫殘梅待雪開新蕊細草知春長
舊根歲月須臾今又始隨時且復度朝昏

贈羽士

共住浮生六十秋歸來高臥擬滄洲獨憐卻病無真
訣羨爾閒身五嶽遊

湖舫小集時將有汴梁之遊

一帆春水渡錢唐載酒西泠日漸長最喜山明新雨
後不妨舟繫小橋旁夾堤花柳迷芳草滿坐賓朋話

故鄉却笑相如還善病驅車漫擬學游梁

舟雨和韻

水國常多雨春寒未肯晴瞑煙沉浦樹宿霧暗江城風急千帆轉波添兩岸平諸君多逸興頻使客愁輕

京口夜泊用杜詩爲起句先寄闿梅公中丞

藥餌扶吾任所之披裘三月大江湄幾年遣病常爲客千里離羣每繫思吳市南來天欲暮夸門西望路偏遲故人此夕多豪賞應念孤舟旅泊時

其二

藥餌扶吾任所之滿天風雨纜船時扃門自合娛衰

老襆被還期訪舊知北固峯頭凝眺遠南徐城畔挂帆遲游梁司馬方愁病秉燭凭江一寄詩

曉發六合縣

小縣驅車早晨光一望微晷添知夏近花盡悵春歸捲幔榆錢入揺鞭柳絮飛長途方苦病未敢換征衣

荆山

獻玉還遭刖良珍祗自傷光輝不善匿莫怨楚懷王

淮河舟行

一棹浮淮水江村望裏稀驚颷衝浪起遠樹夾檣飛稍覺炊煙近遥看浦溆非榜人偏暇甚談笑指漁磯

其二

長天日已沒夜靜喜風柔帆影穿林出波聲帶月流依沙投岸火緊纜奇漁舟高臥蓬窗穩鳴榔聽曉籌

其三

滄茫淮水濶倚棹入晴空天豁東西岸帆交上下風濤聲奔渚白霞彩落江紅息纜知何處荒城杳靄中

相國寺東院即事

寺是何年闢岧嶤古梵宮疎鐘清午夢高閣倚晴空燕掠桐花雨蟬嘶柳葉風緇塵都不到爽氣滿天中

其二

雜遝輪蹄內偏宜小閣清捲簾延月色隔院落鐘聲啅雀棲初定虬藤影漸橫晚涼多靜意差慰客中情

汴中十詠

造字臺

天留圖畫未分明神巧偏開造字名莫怪書成鬼夜哭無端文字禍蒼生

禹王臺

禩水會經此地過龍蛇古屋奠洪波禹功既遠隄防亟歲歲金錢障濁河

吹臺（即今繁臺）

曾聞師曠有高臺雙鶴銜珠繞座來今日繁臺空悵
望平沙漠漠烏飛回

孟子遊梁祠

俎豆何年拜孟林游梁遺廟氣蕭森誰將正學匡時
主車轍尼山一片心

信陵君祠

翩翩公子氣如雲猛士謀臣總不羣漫道原嘗皆好
客賢豪只有信陵君

夷門

奇謀已報信陵恩刎頸空招烈士魂太息城南朱亥

墓不知何處弔監門 城南有朱亥墓侯生祠墓皆無考

陳橋

北伐何曾有漢師欺人孤寡實堪悲不須更下匡山
淚試憶陳橋夜半時

宋宮

才著黃袍入汴中趙家今又黍禾空中原王氣全銷
盡惟有神河繞故宮

艮嶽

荒草迷離古苑墻奇峯怪樹總茫茫神霄洞主今何
處悽絕東南花石綱

朱仙鎮

十二金牌答戰勲豐碑猶峙兩河雲權臣當國忠臣
死汴水湯湯不可聞

夜坐有感

亡仲子歿於汴署十三年矣前歲冬仲婦復殉烈
死觸境感懷愴然有作

往事悲淒是汴州那堪又向此中留十年南北傷心
淚不盡黃河日夜流

五日旅懷

春帆三月汴中來又值榴花別院開萍跡秪應樓梵

閣蒲尊空擬向繁臺題詩寂寞梁園客懷古滄茫鄴
下才剪韭烹葵消令節故鄉南望正銜杯

藏經閣眺望

層樓百尺倚孤雲極目遙天雁幾羣二室西連秦塞
遠三門東注濁流分祠邊荒草思公子陌上閒花憶
道君名勝中原空往事凭闌惆悵對斜曛

憫饑二首

秦隴險要區饒沃稱天府嗚呼天降凶五年嗟不雨
斗粟溢千緡乞糴苦無所掘攘待僵屍老稚相撐拄
有時舉室亡白晝飽狐鼠丁壯勉逃生踉蹌去鄉土

一死終不辭暫延豈足數反羨死者安得兒生者苦嗚鵲百千羣見之條心腑當宁爲焦勞劉金發天庾軫恤遣大臣流亡急招撫令甲非不嚴覲運亦旁午道遠苦稽遲米至骨已腐十室九不存蕭條見空堵矛地無人耕秋成究何補試看中澤鴻哀鳴絶儔侶

其二

災祲何代無

皇心切温飽有　詔賑秦饑拯焚須及早羽檄風雨馳舟車頗繁浩漕轉江淮粟陸運荆湖稻役夫千萬衆并出洛陽道洛陽亦府饑婦子不相保亢旱經五

年陌上無春草疫癘更侵尋顛連苦不少忍欲供輓輸可憐皆餓殍願上流民圖庶以活枯槁

朱錫鬯南歸過於汴梁喜賦

何意夸門道萍逢慰索居論交三世久話别十年餘我自成高卧君今返舊廬故園山水好只合老樵漁

又

奇懷剛半載客褒喜相過兵覺高談勝何須感慨多閉心銷著述歸興指關河遲我鴛湖上秋渀一嘯歌

寄汪梅齋時以翰林出守河南　翰林院門外風吹不散

嵩嶽中天叔氣過雙旌奕奕出金壆册封久重　皇

朝使治郡新推太史才洛水風煙朝攬轡緱山笙鶴夜傳杯吳公治行河南最舊築沙隄露冕來

自汴至宋道中作

一帶垂楊好清陰接宋梁繁條經雨潤密葉度風凉蟬噪行人寂鴉啼古道長淺林看不斷煙火出農莊

雎陽署中遣悶用張石虹壁間韻

逐逐梁徂宋炎風日正長燕鴻偏不値車馬只空忙待月酬孤影開軒受晚凉不堪謀去住留滯總他鄉

其二

所如都不偶薇蒐主人賢旅况何堪悶覊愁總莫傳

無書消永晝有客任高眠彈鋏空歸去魚蔬半月緣

籠雀

本是雲霄外雕籠苦見留雖無鷹隼慮豈爲稻粱謀飲啄從人意翻飛不自由故巢歸未得何計慰覊愁

菱豆八韵

菱豆一名水豆蔓生雎州湖中五月采形如蓮子味如菱江南水果所未有也余在汴梁宋州陸使君見貽喜賦八韻

佳品元無種雎陽偶著稱嘉名遲隴菽弱蔓引溪藤當夏承筐采如蓮出水澄含桃齊應候萍實或先登

乍見疑青的分嘗亞紫菱芳香金掌露鬆脆玉壺冰
北道由來少南人得未曾從今珍果錄荷芰莫相矜

宋中十詠

閼伯臺

閼伯臺前萬樹秋參辰不見總悠悠千年往事空憑
弔祇有黃河日夜流

微子墓

故國蕭蕭禾黍空犇周誰復諒孤忠傷心六百湯孫
祀白馬萋萋列上公

文雅臺

微服當年何所之羣賢文雅自堪思非因伐樹桓司
馬誰識雍容習禮時

漆園

傲吏逍遥寄此都小蒙城畔月明孤寓言十九終多
事何似忘言一字無

梁苑

孝王文酒紀平臺座客爭誇作賦才修竹荒園成往
事更從何處問鄒枚

木蘭廟　志稱木蘭魏姓商丘人從軍歸後欲納之宮中不從自經死贈孝烈將軍廟祀之不知何據

擐甲從軍十載歸明粧依舊拜親闈何年更築將軍
廟環珮無聲冷鐵衣

六忠祠　古雙廟祀張許二公後增南霽雲雷萬春及姚誾賈賁爲六忠

血戰婁城志未伸江淮遮蔽倚孤臣强兵坐擁誰曾
問偏惟圍城淚殺人　時議城中食人爲非見李翰贊

顏魯公石幢　入關齋會宋州吏士爲田神功疾愈報德顏公記幷書

入關將吏事空聞祠禱應知動一軍不是平原遺墨
在只今誰憶石幢文

五老堂　杜祁公與王涣畢世長朱貫馮平爲睢陽五老繪圖賦詩

太平無事早投閒老友携尊共往還文采風流衣舄

後尚傳遺貌在人間　朱貫後人臨寫南渡居吳中圖藏朱氏明時尚存

南湖　晏元獻敎鄧鷟其中薦鷟記

政成臺沼亦堪娛馴鷺文章記小蘇海雁橋邊衰草
沒邦人猶自指南湖

濠州龍興寺

布衣三尺起臨濠功業崢嶸比漢高不分再傳成遜
國誰憐末造殉憂勞僧寮寞寞餘衰柳佛火沈沈暗
野蒿當日龍興遺碣在都人猶說舊雄豪

舊陵　國初禁樵采今木石俱盡土人云有司許民拆伐完遍種恐不然應是居民借端耳

鍾離秋色滿郊原寂寞淳皇舊寢園自昔雲雷封隧

道祇今憭莽護周垣殘碑漫滅前朝字廢殿槎枒老
樹根聞說樵蘇曾有禁何人偏負 聖朝恩

滁州道中

平蕪千里接青冥岡嶺朝來始漸經怪道盧陵山水
癖猶環滁小築醉翁亭

贈宋牧仲中丞移鎮江蘇

話別章江一棹廻欣傳節命向蘇臺三吳久須屏藩
寄十道重瞻節鉞來震澤波恬初按部虎丘月上好
銜杯應知表帥東南重須仗梁園作賦才

偶步十錦塘

不逐笙歌泛酒船尋秋獨步段橋邊白蘋紅蓼斜陽
岸領畧湖光八月天

洪虞隣招集寓齋同林西仲聶晉人毛會侯王
丹麓時將有本朝文選之舉

客舍招携便從君竟日留文章垂大業品貴訂千秋
簾捲簾花雨牕分桂子秋晚涼期更酌街鼓促更籌

健松齋續集卷之十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所之草下

重過江郎山

數載征塵笑僕夫驅車又復問長途江郎三石還如
昨風雨聲聲聽鷓鴣

仙霞道中四首

躋險重來此紆廻一綫通關封閩徼遠霧捲越山空
老樹圍新綠繁花落亂紅停車遥縱望春雨正濛濛

其二

十年巴蜀道辛苦赴王程豈意重關險無端遠道行

崇岡衝雨度亂石激泉鳴雲棧頻回憶應知此地平

其三

連岡看不厭蒼翠總堪圖樹密穿松鼠山空響鷓鴣
瀦田通略彴石徑接平蕪紅酒前村熟挑燈試一沽

其四

絕頂停車憾岡巒俯座邊竹生初解籜松老不知年
忽蒔千峯雨分飛百道泉蒼茫閩嶠外別自有山川

舟行

雨漲江流勢轉橫朝經白鶴暮南平仙霞北望如天

上不用停橈數驛程白鶴山在建寧

其二

歷盡瞿唐路幾盤驚濤都作等閒看數層白浪銜船過已度鐔州黯淡灘

其三

曲曲危灘兩岸空鷄心羊角石尤風榜人招手都無語蕩槳如飛雪浪中鷄心羊角皆灘名

其四

幾處人家野渚邊鄰中石碓水濺濺荷鋤戴笠農家女三月春寒已種田

神光寺郎亭

拾級香臺上陂陀一徑斜鐘聲寒古寺榕樹隔鄰家捲幔時看石烹泉每試茶淹留遲荔子才放兩三花

其二

閩道監軍宅三山衹樹林巖封丹篆古井汲石泉深梵閣通朝爽遙峯疊夕陰倚闌看月上鐘磬夜沈沈

其三主僧異木能詩畫

寺古巢山麓僧寮較爽然泉添新雨後石到小窗前棚軟扶藤菊香清放午蓮遠公多雅韻詩畫亦通禪

其四

總足依名勝招提古道山孤松蟠閣外怪石落簷間剪燭宵聽雨攤書晝掩關誰知千里客寂寞伴僧閒

雜詠

客裏蕭蕭感歲華貪耳荔子便忘家無緣不及南枝熟細蓝春深正著花

其二

僧廬嘉樹影扶疏細蓝星星帶綠蕪針樹由來稱野老不應屈作荔枝奴龍眼三接者曰針樹未接者曰野老以繼荔枝而熟故呼荔奴

其三

怪石嶙峋路幾重層層臺榭倚高榕自憐濟勝都無具空擬同登薜老峯

酬高雲客見過二首

垂老成知己神交四十年著書多歲月策杖徧林泉亂後存耆舊塵中老謫僊半生傾倒意難向此時傳

其二

無端來海嶠佛屋總蕭蕭衰病躭幽僻高軒破寂寥談深堪累日別早惜崇朝為訂西冷約聯吟度六橋

城西草堂讌集

不須策杖問林丘傍舍園亭處處幽萬樹濃陰初挺荔一池新漲不驚鷗啟窗恰對題詩壁登遠還登放

鶴樓勝日招尋多韻事暢心差慰客中遊

謝楊允大餽酒

廿載金臺共早春相看華髮總如銀白衣送酒知誰是客裏重逢有故人

其二

招邀會醉木蘭花折簡還傳載酒車小引一經添臥穩新醅不用覓藍家（會城皆用藍家酒）

五月朔客餽興化荔枝雖未及熟亦稍慰閩來想望之意賦三絶句柬雲客允大諸君

無緣只擬樹頭看丹實垂垂忽薦盤六月南州知尚早何妨小試水晶丸

其二

爲愛南枝學浪遊人家襆荔幾時收今朝略識楓亭意不恨連旬住福州（閩中荔園春時吳越人即付賈估訂曰襆荔猶言斷價也）

其三

漫訝西河語太狂萍蹤未盡宋家香臙脂顆顆分丼候豈肯輕訶十八娘（雲客云毛大可極詆閩荔今亦尚未熟予不敢置辨姑俟異日）

題寶藏閣

閣倚層層石窻前前另峰凭闌看未厭靜裏一聲鐘

又

目放江城外禾疇一望開炊煙青縷縷萬井越王臺

又

夜久月初上花前螢亂飛涼風吹不斷五月冷絺衣

又

石上篠花月墻頭竹葉風下方鐘磬寂流影入簾櫳

五日邸中小集（高雲客餽新荔楊允大餽酒名蓮鬚白）

寂寞招提寄此身蕭蕭風雨幾經旬三年旅況過重午千里離愁繫早春歸棹尚遲天外客佳辰喜共故鄉人蓮鬚滿引嘗新荔莫笑萍蹤滯七閩

野泊

劒南灘水橫江瀧皿危石奔湍觸石飛雪浪俄千尺篙工靜不譁躍入蕩心魄驚定喜波恬遂成恭祥辟蕩槳杳靄間江澄月已夕停舟倚石根繫纜穿石春突兀皆奇峰高下無定格解衣踞其顛涼風生兩腋四顧寂無人月上空瀰白

草菴夜坐

蕭然城市中境僻罕來往塒前秋卉繁庭宇較軒敞門對梅仙山翠峰自俯仰緗書消永晝和歌愜幽賞習習涼風生暑氣靜方丈入夜轉幽清天濶星河朗佛火熒微微不聞鐘磬響坐久闃無人月照梅根上

補曾大父壽寧宦績成示從子禎

我之曾王父於汝爲高祖積學稱宿儒行誼敦淳古
文教被桐鄉閩南沐慈煦前朝重宦祀兩邑歆樽俎
祀典列芳名政績漏卓曾倘不亟闡揚何以對祖父
諸公景先喆投簡續治譜以此慰私衷千秋垂勝舉
憶昨浙志成去留恣所取薄宦滯京華汝父客南楚
家無千斛米佳傳誰爲主蘭薰同見收高曾棄如土
識者爲慨傷十年悵心腑汝曹志勿怠庶將後人補

謁朱文公祠 先生讀書洲上扁曰溪山一覽 考亭有寒泉精舍

紫霞洲畔望祠宇肅閟天一覽溪山盡千秋俎豆虔

斯文猶闕里吾道在寒泉僞學當時禁眞儒奕世傳
鵞湖逢掖古鹿洞講規懸舊祀陪高弟新恩逮後賢
時建陽再蔭博士 崇垣周竹樹畫棟宿嵐煙淺愧辭章末登
堂拜几筵

李旣白楊脩吉潘中子江于京招飲走筆成長
句幷以志別

浪遊曾記芝山邊芝山萬井生雲煙諸君詩酒共徵
逐一時文采何翩翩話別滄茫二十載舊時門巷都
非前扶牀稚子盡成長相看霜雪盈華顚南望仙霞
渺千里尺書濶絕無由傳重來握手慰疇昔快談竟
日張高筵聞說七閩經兵亂皂旗大幘橫郊原遥丁
索餉徧窮戶抱書遠竄悲顚連亂離相值喜還在今
日重逢非偶然爲君感慨飲君酒涼風新雨荷花天
人生聚散各有數隨時適意稱高賢杯闌促別復歸
去他時歡會知何年

寄酬張小華見柬次原韻

蕭寂溪山徑轉深墻東棲息影難尋一千里外遲書
問二十年來閱古今亟擬開樽追舊好還聞折簡肯
高吟殷勤爲報張平子詩酒羣賢暢遠心

東林西仲

病夫方善病還問病中人莫爲文章累虛名實損神

又

曾學參同契如何病不除自憐同病者終日檢方書

石羊灣卜地紀事

壯年失怙恃屺岵空悲吟一抔寄淺土積慮良已深
今歲喜卜吉高阜根遥岑雙流會前浦層繞連岡林
土堅氣亦厚讖記留遺音黽勉殫心力良會適相臨
子職偶然遂福澤非所歆

郡邸喜值張毅文

畫舫南來古富春釣壇煙水柳初新相逢話舊還相

笑白髮山中一老人

又

廿年珥筆共承明歲月編摩迄未成我旣歸田君罷詢千秋誰識史臣名纂修書成惟在事者得署名

夜集汪東川宅同毛大可徐電發

十年蹤跡長安中分曹珥筆搖春風待漏同看玉河月退朝時踏慈仁松眾散升沉信有數比來飄泊還西東五十八中半彫謝浮生泡幻真匆匆今宵共醉餘杭酒桂蒟荀脯霜螯紅杯闌燭跋未忍別花前聚首皆衰翁笠澤桐江復歸去幾時重與故人同

和韻答姚立方

邸舍逢君菊始華浮觴官閣慰心遐經綸石室專門學宅對湖山處士家病裏高談聞七發樽前舊事話三巴從今別去嚴江道相望盈盈水一涯

酬句公

瓢笠千山遠歸來徑草蕪故人相別久又復渡西湖

又

杖錫望江門是公栖隱處話舊日方長扁舟復歸去

張夏鍾過訪以所選明文大家見貽

執手宛如故蚤然空谷音文章歸品質應見古人心升降隨世運作者紛如林韓歐已不作史漢邈難尋起衰竟誰是竚古空情深

王丹麓六十和原韻索和九人名九老詩

論交都在壯年時君惜流光我亦疑但得買山成大隱何須垂老逐人爲床頭書尺量奇字敦好齋有花量書尺下生綃譜異枝齋中秋海棠作花如桃杏不一狀名工繪圖自爲記高臥墻東三萬日只今還是小孩兒

題嚴北侯蔭柳讀書圖

毿毿垂柳綠成陰小閣春晴一徑深坐擁牙籤三萬軸從今應署讀書林

共二

三五茅齋草不除捲簾終日對清虛愛他書裏雙童好注研烹泉伴讀書

洗湖時將赴金陵

年年此會不曾孤逐隊憑將老病扶兼竹未能偕濟步倚欄空自對澄湖圓花夜落餅紅雨隄柳春濃帶綠蕪明日扁舟桃葉渡暢心知勝六橋無

出北郭王仲昭丹麓留飲喜值吳舒鳧志上

經年期我友今日喜相親巷僻林高士堂開賈舍人清尊宜永夜連雨滴芳春二妙重攜手挑燈不厭頻

出關 時關吏索稅

三月關河岸寒侵鴨背船雲沉初釀雨裘薄更添綿應接疲衰病奔馳悵老年饑驅方碌碌何計辦官錢

吳舒鳧爲予序續稿賦寄

陳毛已往桂山老（陳叔稚毛仲昭已八十矣俱殁）西陵耆舊知音少吳山後起稱文豪（舒鳧自號吳山）奇懷落落湖山表放遊五嶽雙眸空論文直欲窮幽渺養心循理語最醇駁議時賢氣矯矯士安何幸叙三都贈言期許應非小一絲一字未能酬待過北墅先傾倒

吳門夜泊

停橈獨坐掩雙扉燈火横江亂夕暉閶道虎丘修禊罷山塘簫鼓放船歸

其二

不眠常是趁微醺欹枕春江夜正分一片櫓聲驚夢醒吳歌歷歷雨中聞

姜學在見過

落落姜公子孤標越塵俗棲隱吳市門三高繼逸躅別來五六年叩門話心曲深巷寂無人去踵虎丘竹悵然逆所懷蛩音到空谷衫履何翩躚投刺鮮僮僕執手各大笑眞氣溢眉目爾我忘形交豈受禮法束

促坐相問勞江城留信宿期爾可中亭祠竹看新綠

上巳夜飲蔡九霞宅

流觴剛此夕折柬便登堂莫問何年別爭看兩鬢霜談深燈欲跋夜久雨偏長諸老如相問貧交每易忘

過鈍翁故居

山塘十里舊時遊曲曲閒門傍虎丘猶記茶鐺逢好友（時喬石林至自廣陵近亦殁）空餘書卷對高秋薛生徧上題詩壁花落還依問字樓淒絕故人影落盡堯峰縹渺不勝愁

廻光寺眺望

鹿苑南齊寺蕭蕭萬木中海棠紅綻雨叢蕙細含風徑僻人蹤少畦平古道通前朝遊冶地芳草徧禪宮

其二

閶道青溪曲中山舊日園亭臺無故蹟榆柳盡空門野水流荒徑疎籬補斷垣鴉啼花落處歌舞憶王孫

秣陵雜詠 雞籠山

樓觀崢嶸鎮白門雞籠形勝喜猶存憑虛閣上天章燦十廟英靈拱至尊

其二 秦淮

閘道秦淮夏日長華燈簫鼓盛端陽我來偏值春三月寂寞篙啼過綠楊

其三 桃葉渡

秦淮東去柳毵毵幾處虹橋俯碧潭誰似風流王大令青衣小字在江南

其四 鳳凰臺

一帶平岡冷佛場鳳遊寺畔鳳臺荒江流已自成墟落何處題詩弔鳳皇

其五 孝陵

易代誰曾感廢興鍾山松柏路層層我

皇盛德高千古駐輦還聞拜孝陵

其六 徐中山大功坊

中山賜第未曾荒行省仍開舊書堂棟宇依然今昔異燕來還認大功坊

其七 白下橋

覽勝才過白下橋金陵王氣已全銷王侯第宅皆禾黍豈獨傷心是六朝

其八 舊院

東園歌舞舊勾闌野菜疏籬佛火寒玉樹臨春渾莫記都人偏說馬湘蘭

白門過汪叔定

吳市三年別風流憶竹西何當來白下又復值青谿勝地朋同賞離懷借暫攜路難行不得休聽鷓鴣啼

留別金陵諸子

為訪名都勝經旬住白門月明桃葉渡雨宿杏花村舊好傷彫謝 謂倪閬公黃俞部 良朋浹講論重來雖有約何日共傾尊

泊燕子磯

旦發長干里還登燕子磯輕橈停岸柳怪石駐晴暉閣迥青天近風橫白浪飛勞人與萍草空擁一帆歸

燕子磯阻風叔定過舟中快談竟日

風起驟爭落停橈只半程石危含雨氣浪捲雜潮聲歸路岐南北天涯集弟兄快談銷永日千里客愁輕

舟行

挂席乘流便江天盡可圖遙峯籠夕照歸鳥下平蕪戍遠還連堞帆迴遂入吳浪遊無一是憔悴逐征途

自嘲

僕僕舟車內今年又幾旬病多常作客老至邪堪貧迂拙難投俗揶揄總聽人從今牢閉戶再莫試艱辛

夜泊釣臺

輕舟泝桐江楊花散如雪細雨濕岡巒蒼翠各殊絕
浪逆石尤風山水情則悅試瀹十九泉白雲念先哲
舟行杳靄間殘陽忽已沒繫纜子陵臺濛濛見松栝
欲呼睎髮翁昏霧隱碑碣賈人眠市酒漁婦坐江月
夜久寂無聲雙臺正高揭

蘭溪阻水

昨日戒浪游又出蘭陰道黴尚魏貞墨萍蹤猶未了
雲埋萬壑陰連朝漲潺潺江挾衆水奔盤渦互旋繞
舟行麥隴中帆落蒼松杪息櫂掩蓬窗兀坐悵孤悄
艱危實自取悔悟苦不早

徐若谷招飲時予歸自白門

好友經年別懷人積念深萍蹤千里路杯酒半生心
往事同朝露高談破久陰老來良會少剪燭更頻斟

書松篇酬同年錢野鶴學博

十年夢想慈仁松夭矯盤曲無雷同又聞柯山兩松
亦奇絕一俯一仰呼戰龍我家栝松若偃蓋霜皮鐵
幹池塘東兵火摧殘二十載空齋無復蒼髯翁今日
畫圖猝相值虬枝髣髴搖天風野鶴先生吾老友學
道譚經謝趨走三絕元推老鄭虔與酬慣貌支離叟
生綃一幅祖贈遺傾尊況醉金華酒我昔與君共賢

書兩浙同人六十九升沉聚散半彫零誰憐少壯先
蒲柳老年兄弟會面稀客裏重逢諒非偶玩君圖卷
讀君詩孤懷高致同不朽歲寒冰雪兩相期永與此
松並長久

酬沈允斌前輩見贈和原韵

十載金門接素裾歸來松菊未曾虛無才漫說追前
輩多病應知老倣廬書舫西風千里棹客牕明月一
簾書開緘忽枉投珠玉欲和休文恐不如

祥符寺 寺為三國吳將軍鄭平捨宅唐陸宣公寓衢州買田千畝比去施寺中歲久侵占尚存百餘畝事載郡志今寺有二公像

林靜乳鴉飛步散僧齋午空堂佛火青蘇絲網蘼戶
側闕鄭將軍捨宅崇緋宇陸公留膏壤檀施飯緇侶
拂拭瞻遺容肅肅衣冠古碑碣既無徵書傳罕記覩
軼事古今多泯沒安可數

送諸虎男赴桂林

澄波曲曲漲新流送客乘風引畫舟挂席頓忘江路
遠捲簾恰對粵山秋七星巖畔朝分韻八桂堂前晚
較籌賓主西南多勝事可能還憶舊交游

觀潮

十里潮聲天外起三山倒灌錢唐水雪浪銀濤拍岸

飛朝潮夕汐秋光裏往時候月隨盈虧比年撼蕩無
津涯檣傾檝摧室廬徙胥前種後揚鹽旗潮神前揚沒者伍相圖後重水者大夫種見吳越春秋萬弩無靈勢轉怒刑牲酹酒空如
故願停白鳥廻神鮹安瀾更試西陵渡海寧任公廟潮至白鳥數千隨之海鮹穴居海底入穴則潮湧西興古西陵渡錢氏改今名

乙亥除夕

十載閒身老薜蘿年華又是一宵過藥塼扶病登[illegible]
獄債爲償人負轉多小步園林梅尚未愁聽街鼓夜
如何比來眞覺衰頹甚馬齒徒增兩鬢皤

丙子元日

今朝歲首恰逢春霽色欣看景物新金粟已從愁裏
盡簡編那得病中親歸來閱世渾閑事老至傳家待
後人聞道覓年同蔗境層巓滿酌莫憂貧

鸚哥菊

秋花爛熳翔鸚母翠衿紅咮青蔥羽輕盈弱翅欲翻
飛燗燗雙瞳鸚鵡舞縈枝細蕋若將雛呼名却附幽
家譜繞砌曾無鷹隼愁託根不受條籠苦靈心慧舌
武遊即如何罣罳棲樊圃可是闍經了道來身心不
動都無語東都僧蓄鸚武能誦經不言不動日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

登華嚴閣

梵閣過新雨微凉試一臨庭槐無俗格簷鐸有清音
樸遬留僧話莊嚴見佛心晩來聞貝誦皓月滿空林

題柳陰放馬圖

元龍湖海少年遊歸老吳門百尺樓却怪雄心銷未
盡一溪新漲浴驊騮

泊鷓鴣原卽白雲原

江廻谷轉渡舊是玄英宅窮老一編詩白雲共晨夕

又

西望子陵臺欲尋篩髮墓今古同慨傷悲風來日暮

題照

怪石嶙峋帶綠蕪科頭坐倚一松孤手揮如意眞蕭
灑一幅南州處士圖

樊昆來典試粤東却寄

淵雲元冠蜀中才銜 命南天畫舫開建節曉凌湞
水峽鑠廳秋過越王臺但令劍識豐城氣自有珠從
合浦囘錦里知君剛十載求賢又見使車來

放船

偶爾乘流下輕橈日正長漁村迎浦綠麥隴接沙黃
雨急多新漲溪陰半夕陽時聞舟子唤隔水話家鄉

又

一帶溪光裏滄茫映浪奔岸飛移浦樹谷轉出江村
遠岫盤雲氣平沙落水痕停舟依古步燈火近黃昏

嚴江舟夜

十日牽船住江城對夕曛村煙過渚合溪鳥掠星飛
椰暗藏漁艇波平沒釣磯倚蓬看月好不記露侵衣

歸舟

江行日向暮獨個亂流中夜久生殘月慮虛受好風
洲明漁火近岸遠戍樓空白髮孤燈裏支離一老翁

伏日移桂樹

種樹有常候春溲雨過時何乃反其用觸熱偏栽移

東隣茂叢桂歲久森成圍經營議斬伐戚戚與心違
榮枯信有數何當斤斧施番土集衆力敵樹樹不知
元氣旣無損欣欣更華滋凉風是遠香衆觀咸嗟咨
乃知適物性動靜審其宜採民先不擾化俗尚無爲
人物理則一造化何所私

、病中口號

閑道　寢遊發早春西湖望幸柳條新迎
鑾誰不瞻雲日惆悵扶牀一病人

又

春雨淊淊正曉寒淸明祭掃望中看呼兒剪紙澆先
隴老病應知拜起難

又

藥餌經營漫乞憐扶衰何意尚依然傾囊莫恠貧偏
甚一病消磨十五年

又

良金美宅四時遊冷眼眞同水上漚獨羨隣翁能健
飰白頭無恙不知愁

又

齒豁頭童病轉工餘生那得氣如虹秖憑藥力扶衰
困何用窮愁一老翁

又

坐臥閒房感歲華連旬急雨透窻紗朝來鳥雀喧新
霽空擬扶筇看落花

哭弟象理

零落悲羣從思君益慟哉早孤能自立彊記亦成材
應世人無忤承家志不灰京華隨宦冷子舍慰頹開
數促逢醫舛神離遣夢來（闈中夢人投小紅旗今乃知非吉兆）衰頹吾
已老少壯汝先摧垂白慈親淚扶牀弱子哀九原情
未斷遺恨滿泉臺

長興訪門人曹武韓留署中十日賦此言別

話別燕山道懷人歲月淡淵源三世誼武韓分校浙
時陳生來侯嚴生元幘侍坐闈得士七八風雨一生心閤敞陪清讌堂開拂素
琴巴渝萬里隔今日喜相尋

其二

小舫搖紅葉花城得暫栖三秋情舜切十日手重攜
鑪火烏程酒雲帆卷書谿相過還別去清夢繫苕西

吳興道中

苕霅雙流合蒼茫入水鄉停橈歛蟹斷蕩槳拂魚牀
月上蘆花白村餘稻葉黃煙波疑眺處漁唱出滄浪

歸舟訪仲昭丹麓

故人三載隔檥棹便相尋漫訝頭毛改應同積念深
叙懷追往事話別悵江潯後會知誰健停雲共此心

長至日釣臺舟中遇雪

乘風縱歸棹夜久檥荒汀衣薄寒先透江空雪易停
沙明連岸白草沒失山青望裏雙臺近呼醪問客星

其二

正值陽回候江行雪乍霏應添宮線冷恰逐管灰飛
樹白迷檣影風高點鐵衣今朝圖畫裏千里一帆歸

大兒舉明經赴試金華詩以勉之

明經古所重近乃有其名學古行益高恥為利祿營
今汝踰強仕曆遇向江城秋風既不利差嘗老夫情
詩書崇前喆清白留平生高材尚速化曾無金滿籯
況汝齒方壯青氈何足榮行矣毋自薄黽勉傳家聲

臥病山中有　詔告假在籍翰林官貲不能進
京者督撫酌量資送予老病未能赴感極涕
零恭賦二詩紀　恩

歸田廿載冷丘園潦倒空餘病骨存夢裏朝衫虛歲
月堦前藥火度晨昏窮居不解干公府遠道何緣壓
至尊捧誦溫綸情倍切衰頹真媿答　殊恩

其二

羽檄宵傳啟蓽門憐貧卹下總春溫一時應落儒臣
淚終古難酬
聖主恩雞骨不堪縻俸祿牛衣只合老山村餘生幸
未塡溝壑歌祝昇平到子孫

答里中父老

歲功成則退造化理自然知止乃不辱哲人審幾先
夙昔籌桑梓良法今非前人事有更易君其恕老年

哭姜瑞若先生

語石人文五十春那堪零落委黃塵浪言四皓今還
健僂絕商山少一人同學二十人存者李人如毛會侯及先生與余耳人比之四皓

其二

林泉書卷老閒身八十年來總率眞却笑修文何太早白頭歸去謫仙人

其三

半世孤𠏉影獨親高懷原自不知貧詩成絶筆無多語辛苦傳經有後人

其四

別後饑驅又幾旬傳來消息蚤傷神未能一盡西州慟老友應知怨病人

春雪

三冬常不雨驟雪冷春衣亂點亭梅瘦平添隴麥肥天低雲易合風勁鳥孤飛敵戶行人寂寒侵白板扉

題照寄王將軍

山城保障引花驄別緒蒼茫十載中畫裏重逢人未老便從裘帶認羊公

七十初度示兒輩

年年扶病度寒温何意今朝老尚存廿載盡傳窮太史七旬喜抱小重孫田間歲月差堪遣世上風雲總莫論堅坐團圞添數酌紫萸黃菊引清尊

其二

誰言七十古人稀自笑頹齡只掩扉薄宦久經諳世味歸田却喜遂初衣三竿遲日容高臥半榻閒身自息機去住無心應有定不須惆悵對斜暉

有謂予鬚漸轉黑者口占答之

鬚髮久如絲龐眉亦已白皤皤七十翁不信翻成黑返老還童恐未然餘年歲月總由天口生兒齒發生何駐顏何必求神仙

答王丹麓見東和原韻（數音導七十日數）

數年還是病相如湖海誰能氣未除珍重故人相念意蹇封蛛網半牀書

和丹麓鳳梅詩

曾向墻東見老梅虬枝道是鳳飛來橫斜幻出丹山影苞釆先從庾嶺開鐵骨久工池上賦冰姿還記舊時栽摩挲手澤猶如此敢惜逖簷數往回

種蘭

本爲王者香幽棲在中谷不逐桃李榮閒心締松竹冰雪凌孤芬庭宇皆芳馥移根青玉瓷香風裊書屋卷帙有餘清奇懷澹亦足桃李豔春陽紛敷終陸陸

雲間旅次

老年重作客新折下吳淞浦漵分三泖煙嵐望九峯

夏長宜急雨阮古落疎鐘信宿遊歸早勞勞路幾重

別門人荀魯一

萬里師生別重逢白苧城要知遊子意須見古人情
話舊葵尊便論心茗椀清莫辭盤錯苦應不負平生

午日發松江

處處龍舟噪管絃誰人不醉雨中天變閙此日真閙
甚獨上江城鴨觜船

西湖登眺　御書十亭喜成八韻

不到西泠久重來遂八年亭臺添氣象丹碧櫂山川
銀牓　奎文麗穹碑　御墨鮮栽移森古木結搆頻

清泉唳鶴疎篁外游鱗曲檻邊榴然華灼灼荷靜葉
田田力疾隨遊侶扶衰上酒船晝長歸未晚香簇藕
花天

健松齋集二十四卷續集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象瑛撰象瑛有封長白山記已著錄是集象
瑛所自編凡文十六卷少作及入翰林以後之作
悉在焉十七卷以下爲詩集秋琴閣詩一卷刻於
康熙已未少作也展臺詩抄二卷展臺燕昭王展
禮賢士之臺即金臺而變其名也錦官集二卷康
熙癸亥典試四川所作時蜀亂始平補行鄉試故
以癸亥行也舊遊詩一卷未仕時遊鄞遊燕遊越
遊楚作也萍留草一卷
國初浙閩未定時避兵杭州時作也都門懷古詩倦
還篇共一卷都門懷古詩作於辛酉官翰林時倦
還篇則乞假歸里時作也其編次不以作詩年月
爲先後不解其意續集六卷刻於康熙壬辰凡文
八卷詩二卷詩題曰所之草皆歸田以後作

百尺梧桐閣集詩十六卷文八卷遺稿十卷

〔清〕汪懋麟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百尺梧桐閣集二十六卷》提要

舊序

余客燕臺□□□月汪子蛟門每過余論詩聽其言有法□□□其所爲詩屬余序余爲留數日之力讀覽無遺愛其清淺整暇莫可指摘乃作而歎曰豈不信哉觀人者觀其所推許之人觀人之著作者觀其所推許之人之著作可知也我友汪氏苕文王氏阮亭之著作今天下稍知向學者莫不口誦而心儀之矣苕文性狷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賁育不能拚其口也其所稱述於當世人物之衆不能數人焉阮亭性和易寬簡好獎引氣類然人以詩文投爲者必與盡言其得失不稍寬假我與兩公游五六年來未有不時時與我言蛟門也我去年秋出國門苕文送我執手言曰子歸必游廣陵游廣陵則我宗人蛟門可與子友也阮亭送余言亦然今讀蛟門之詩於兩公言益信然使兩公生平有輕推許人或稍寬假人之詩文者即稱述蛟門甚當亦無以服余之心則甚矣余之愚又何待盡讀其歷年之詩後知其詩之莫可指摘也況蛟門之足重於天下者又不僅以其詩余嘗見其古文辭能自審於先民矩矱而神明於漢東西京閒又不僅以其古文也余聞其鄉黨宗族之論皆稱蛟門事親孝事兄恭擇人而友之敬而能和其立心也滑蕩而高明漢詩曰大海蕩蕩水所歸

高賢愉愉民所懐毎私計天下之大誠得含文蓄學樂友艮士出於至性不爲空言煦煦可憐之色若䓁文阮亭蛟門比者數十人落落分布天下以余輩窮愁之人游屐所至卽得與晨夕論交久而無倦余身雖放廢而神情不傷矣吳下計東甫艸謹譔

序

傳稱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夫子譏誦詩三百不能從政使四方蓋詩之爲用大矣自朝章國故以至民風土俗莫不見之於詩自山川人物以至蟲魚艸木莫非所以爲詩或以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非夫才敏博通者莫之能爲是以文學之士常在人主左右楚懷任屈平出對賓客入議國事漢武用司馬嚴朱之徒侍從帷幄發策殿廷陳琳王粲魏武以之從軍沈約范雲梁主用之開國自古詞人之職其重如是廹其後爲詩者止於雕繪風雲流連光景其人不必有用於世而世主亦莫之省於是有窮而後工之譚有不平則鳴之論一似山林放廢之所獨爲而非有位者之所得與詩人之失其職久矣翰苑之官以及聨郞給舍竝古所謂文學侍從之臣宜人人嫻於辭賦乃古今能詩者不皆出於其中居是官者未嘗以不能詩爲恨一旦有封山薦廟頌德銘功之事誰任載筆此亦學士大夫之責矣余以譾陋之資讀書中祕於詩竊好之而媿未能涉其門庭所相與晨夕唱酬者有汪子蛟門蛟門海內才傑士也於學無所不窺下筆𥳑天下而尤長於詩家於廣陵當舟車之衝日與四方賢豪相應和江潮湖波上下吞吐故其詩雄爽而激發來官京師入直綸閣

掌故章程靡不練習故其詩典實而春容兵興多事
慨然有閔簪桃戈之志奉諱廬居銜悲風木忠孝至
性鬱積於中故其詩忼慨而淚沉讀其詩知爲博達
之才經世之器其與鏤月裁雲蚓竅蠅鳴者相萬萬
也昔汾水秋風之篇至於人主歎息楚客仁離之作
因之坎壈終身詩人之窮達亦繫其所遭
皇上加意稽古禮文之事方
詔公卿延訪才俊而蛟門以博雅弘通裒然爲舉首
今雖守制堅辭
天子且心識其名異日擢居 禁近前席論思出入
風議樹立日益奇偉俾千載而下慶蛟門之遭逢而
知詩人之果有用於世也不亦休乎謹書以竢之時
康熙十七年夏四月崑山徐乾學謹序

凡例七則

一玆集編年始自康熙元年壬寅隨年增入卷無定數前此少作自志學以來即事拈弄不過風雲月露語涉兒戲悉從刪削癸卯秋舉省試入京始得山川友朋之助弃去帖括肆力爲詩十餘年奔丞南北觸緒寫懷凡所得詩十存四五雖詩不必工而意之所寄亦不忍弃用志歲月

一余學詩初由唐人六朝漢魏上溯風騷規旋矩折各有源本不敢放逸庚戌官京師旅居多暇漸就稅唐涉筆於昌黎香山東坡放翁之間原非邀譽聊以自娛詎意重忤時好羣肆譏評故玆集前後並存俾覽者知余本末而亦自驗所學一變再變誠不自知其非矣

一檀弓云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曲禮云喪復常讀樂章則居三年之喪不當從事於詩書明矣然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去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無一不準乎禮既不暇讀書又何忍爲詩顧今人則有甚於作詩者佗不之譴而惟詩是戒誰欺乎竊謂古今工詩者於君臣夫婦朋友兄弟之間必三致意焉獨於父母生死存亡見於詩篇者寥寥無聞何與故余居喪以後所爲詩存而不刪且悲哀之情鬱積於中間借詩以發之非敢比於南陔白華蓼莪明發

之意祇用述哀兼明余之不敢自欺耳有援禮皐我者敬謝不孝而已

一生平往還醻贈朝廟山林名卿賢士茍非道義縈交縞紵夙契不敢假藉間有至好或地遠會稀倡醻無自詩遂罕見不敢僞設至於稱謂尊尊而兹親者書官書地不敢書字唯稱某公以尊異之舊屬知己淵源間稱先生以別之近代師生必稱夫子不知何本蘇長公作六一居士集序稱歐陽子知者以爲至尊李太白作詩贈孟浩然曰吾愛孟夫子則朋友之通稱矣古人彼此稱名今固不可凡我同好書官書字槩從古雅幸勿皐我狂傲

一鄙作已鋟版者舊有鳳皇臺上詩敬亭游艸五入燕集南徐倡和詩吳門游覽詩久爲敝帚槩已焚毀偶存一二以志游迹凡操選諸名家或不鄙弃以此集爲定舊本幸勿復收

一近人刻集多乞時賢時賢序文弁首甚至序多於集鄙性不喜爲人濫作序故亦不敢以此苦人自知言不足傳乃欲竊附於大人先生媿矣凡見贈舊序分屬各集未便復入全稾唯存計子甫艸一篇不忘我故人耳大雅鑒之

一余詩屬艸皆出手錄不假童奴而酒邊燈下率多遺落攷卷無次第字設模餬兹刻删定家兄叔定力爲多而校讎古字去俗從雅則同里蕭子雲五之功凡五越月乃告成事是不可泯

皇清康熙十七年戊午仲春懋麟自識於十二硯齋

百尺梧桐閣集總目

卷一
古今體詩五十四首
卷二
古今體詩四十九首
卷三
古今體詩四十五首
卷四
古今體詩五十七首
卷五
古今體詩八十三首

卷六
古今體詩五十四首
卷七
古今體詩一百八首
卷八
古今體詩一百十六首
卷九
古今體詩八十一首
卷十
古今體詩一百八首
卷十一
古今體詩八十九首
卷十二
古今體詩五十八首
卷十三
古今體詩五十四首
卷十四
古今體詩九十六首
卷十五
古今體詩九十九首
卷十六
古今體詩一百三十九首

百尺梧桐閣集卷一目錄

古今體詩

齋中讀書六首
述祖德詩
勵志詩
蔣州曲
銅雀臺
姑蘇行
從軍行
無家歎
弔溧陽韓太學

雜詩五首
送王築夫先生歸白田
寄沈推官蜀中
秋柳詩和王阮亭先生韻四首
冶春詩三首
秋閨思
三婦豔
子夜四時歌四首
團扇郎
懊儂歌
碧玉歌
莫愁樂
省試留別
句曲道中
由句曲之金陵途中作
題姊妹橋
金陵小樓雨望
中秋秦淮夜步
木末亭
桃葉渡
舊曲
燕子磯懷古

夜發
重過金陵
徐中山廢園
渡河
阻雪
除夕同劉玉少祥其韓熊卿旅舍對酒

百尺梧桐閣集卷一目錄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一

揚州　汪[illegible]

古今體詩 自康熙壬寅歲起至癸卯歲十二月止

齋中讀書六首

平居學窺天謂其似倚蓋周髀術數存考驗亦難侔
要覽宣夜說虞喜見多昧何來安天論見譏於葛蔡
卓哉張平子儀象制爲最閉戶告靈臺周天絫如繪
此理信有徵七政自攸賴參以天官書災祥莫能外
聖人法天象飭身每嬰慨戴繹遷固書纂訓義實大

又

黃帝畫州埜其始實萬國神禹事隨栞鑄鼎象九域
擾擾秦漢來州部數改革星離與豆剖僂削到南北
安得追豎亥高步自東極維地十二辰王侯國所則
因功乃命土詎恃戰鬬力協和順坤輿生民安粒食
嶽瀆靜流峙要荒修貢職四海實蕩蕩豈復憂偪仄
地志未足誇式廓在君德

又

天宇正寥廓游目覽山海萬物奇靈怪嬰此何鬼崫
毛羽負異狀孿實炫殊釆占候與已疾稱述亦每每
緜延及窮荒人物類傀儡頭目口手足布置數多改
景純生好奇傳疏不肎怠徵信取竹書跨歷三千載
悟怪多不經余欲問眞宰人生域區中如衆螘緣塏
茫茫六合外登涉力誰逮頻卬有正道幽隱豈能詒
說鬼姑妄言玄致或可采覽罷一奉腹聊以療饑餒

又

桑氏撰水經所言固在水溯源先大河支條有端委
乃及瀆與瀦細大界疆紀區區河渠書廁爲一勺耳
疏晰得貢體實可補前史道元富文釆博註要整齊
鉤連洽羣書選言洵多旨因水辨方輿人事以類起
索隱到二氏一一供驅使閒居息衆慮汎涉致足喜
谿贊愛著書遇物即窮理酈文聊自雄初非欽所企
後人實淺陋讀書捨穅秕難字猶棘喉誰復貫外裏
爲學苦不及覽古發深恥

又

嘗把爾雅書其文似瑣細纍字成貫珠乃以訓詁系
細蟲及小艸方名必詳計義類各有條標目得所隸
稱名與辨物允足贊書契珍重等六經晰理賴濬濟
卓哉垂世書豈僅蟲魚例磊落昌黎言此見毋乃泥

又

班氏志藝文必也首經傳諸子與詩賦所收亦屢見
條撮賴向歆七畧遂貫穿蕭然秦火餘賸此幾千卷
後人慕述作白首老一硯紛紛百家說過眼若飛電
雖充兩牛要實與一毛賤立言貴近道浮誇未足衒
所以一言得足爲聖學援當時雖無聞後世必稱善

宋宋楊執戟與易相幻變

述祖德詩

阿摩旣失鹿羣雄各虎視海宇方土崩擾擾竊神器民命在饑溺誰能埽妖孽我　祖起田埜一呼六州治十載保疆土謀力亦孔瘁運歸三乳公卷甲順天意武德四年秋歸唐備藩位持節刺欽州越國得封地下詔褒款誠厥心已無貳何期十一月雄誕逞狂肆拚襲僾已降不與寇兵異唐書云面縛其文實失記伏威未入朝猶然事窺覦順逆理自明銘謬良可喟後人詎云私準彼春秋義

勵志詩

瞻彼飛鸞振羽在天頫茲巨鯤揚波於淵神蛟失水宋宋泥蟠物貴適性人胡不然束髮受書歲月云久覽無停目誦無輟口以金受礪功豈敢後所嘅懷璞恥於自剖志士守貞達人棄時良馬得御楶驅楶馳去日莫及來日可追少壯幾時老矣徒悲讀書明道登爲千祿區區儀秦爲士之辱稷契可師管葛可續名光於史功書於竹不然遯迹負耒躬耕幽蘭自馨谷鳥時鳴不知禮樂何有戎兵一壺一詠養我生平出處有正義命當安吹竽鼓瑟君子所歎河水淸漣坎坎伐檀不稼不穡胡爲豢餐我思古人不辭轗軻窮爲大儒達則王佐困以基亨勤以鼓惰所以版築

大任斯荷

蔣州曲

擒虎一躍羣馬嘶朱雀門前烏亂啼此時叔寶在何處井底落淚陰雨迷可憐雄都舊朝市臨春閣外黃塵起血染靑谿葬落鬓孔張不得同生死江令宅旁春艸新夜聞戰鬼哭江瀕商女莫唱後庭曲瑩月瓊枝思煞人

銅雀臺

銅雀臺西陵墓西陵疑冢方纍纍畢竟姦雄葬何處漢鼎一髮當劍鋩荀郎死諍徒感傷老瞞不敢遽稱帝高臺妙曲臨淸漳可憐數盡委塵土分香猶令陳

歌舞日莫淒風動繐帷美人拚衰啼紅雨

姑蘇行

姑蘇三月虎丘道家家女兒蹋春艸翠鬟雲鬢如飛鴉白練繫頸妝束好五陵弦管爭爾連樓外鶯啼年復年豈知一旦樹雄鎭平原戰馬嘶寒煙可憐絲孳半消落虎丘山前日色薄夜夜歌臺空月明不聽吹簫聽吹角

從軍行

江東惡少恥貧賤自矜丞馬能攻戰幾番縱博無所歸立在轅門挍弓箭日飲酒樓莫劫商遠郁近市皆逃亾傑射寬柔莫能治身未成功先得志瘞場此日

重兵車東門腐儒空讀書

無家歎

有家有家在汇洲欲往歸兮汇水流汇水横流不敢渡漂我屋兮拔我樹屋兮我所居樹兮我所息何爲一旦苦相倡中林哀鳴淚霑臆卬視林鳥雙雙飛林中有巢莫得歸流離使我獨辛苦瞻彼四方誰樂土蒼天不肎罷干戈嗚呼柰人無家何

弔涇陽韓太學

黃雲漫天大風起赤眉橫突長安裏千里殺人如丘山三秦流血成海水漢廷腐儒空好文勤王誰是郭將軍壯哉韓公奮英武誓與中原埽豺虎居智里中

縣義旅涇陽城畔聞鼙鼓逆賊聞之心膽驚揮戈欲奪韓家兵韓家敵士方苦戰豈意天心已潛變嗚呼睢陽既死常山亡只今史策遺燀光韓公義舉雖不立英雄千載猶感傷

雜詩五首

明月照高樓流光入綺窗上有美人居被服羅衣裳夜半弄空篌隨風揚淸商一彈復三歎曲意悲且長嬰彼空牀妾獨坐懷憂傷貞潔恥自媒悵此紅粉妝春條不勝風秋蘂憚嚴霜安得爲雙燕飛飛君子旁

又

初寒八九月西風吹我愁登樓四眺望端然懷離憂離憂良爲誰乃在汇水頭別子當莫春節序忽已秋孤鴻厲哀音落木飄空丘念子不能置我思空悠悠

又

織女處河東牽牛處河西人生不相見遠近理亦齊憶昔攜手好遺我一卷詩把卷不忍釋言笑宛在斯人命非金石聚散如塵飛歲月日以晩容華日以非何時長安道與子同車歸

又

鴻鵠思高飛良馬志遠道丈夫四海心誰能牖下老達人貴乘時立身苦不早白日去不返朱顏豈常好從古英雄人倏忽委秋艸長安游俠兒車馬日熠燿

第宅高入雲弦歌揚淸妙富貴何足羨榮名以爲寶

又

斷螿聲未哀杜宇婉未切何事慘人心惱此生離別君行日已遠妾貌恐衰歇山川有改期相思終不滅孤鐙耀空帷饑烏叫幾月低回思故歡輾轉腸欲裂願爲雙鴛鴦飛飛孔相結

送王繁夫先生歸白田

白首耽書卷淸谿把釣竿客途悲老去故國惱春殘落日荒郵靜孤舟一水寒臨岐拭雙袖別淚那能乾

寄沈推官蜀中

瀛海塗鞿歸正遲春風束馬又何之蠶叢路轉七千

聖杜宇聲嘹十二時送遠未斟河畔酒懷君空寄隴頭詩　聖朝雨露先邊吏劍閣渔江莫漫悲

秋柳詩和王阮亭先生韻四首

西風蕭瑟斷人魂無限垂楊老白門燕去不來分翠色鴈飛空自點波痕疏枝淺浸芙容國密雨寒飄薜荔邨夜半誰家吹笛不堪衰落曲中論

幾枝凝露復霑霜愁見飛鴉過楚唐隋陌豈堪牽錦纜灞橋猶憶綰車箱凋零弱質思張緒傾頹纖腰泣楚王可似端端眉黛好攀條空憶善和坊

陰滿淸谿綠滿衣春風吹徹忽成非玄蟬葉外聲何苦黃鳥枝頭聽已稀瘦影空搖孤月冷殘烟不入畫樓飛莫教折贈王孫去回首陽關路欲迷

河干宋莫更堪憐寢斷長隄萬縷烟憶昔傷花曾拂錦只今落絮盡輸緜鏡中顧悅愁衰鬢江上桓溫感少年何日條風春色變青青重繞六橋邊

冶春詩三首

紅橋橋下水潆洄青雀銜波接尾來莫放春光容易過海棠漸落棣棠開

鬭雞臺畔落花紅惡少爭彎兩石弓指點盧頭索春酒醉歸騎馬似飛蓬

雙雙蝶翼似飛鴉一綫春風破臉霞行到絳僊樓下立只教人看牡丹花

秋閨思

初聞車馬駐秦關日望旌旂奏凱還及向行人問消息又傳郎在賀蘭山

三婦豔

大婦工楚舞中婦彈秦箏小婦含百媚朱口發新聲丈人且安坐花底春風生

子夜四時歌四首

東風何處來吹落桃花枝桃花似儂面芳菲能幾時

又

團扇倦復開夜色淨如水媮過芙容池共郎采蓮子

又

凉風拂花簟印此明月煇舉體無不見那便開羅衣

又

密雪潛入窗寒氣到孤枕雖壓兩重衾溫意都不省

團扇郎

團扇五流離羞郎遮面時不堪聞此曲傾頹謝芳姿

懊儂歌

綠珠歌懊儂絲布澀難縫十指自不動游戲且爲容

碧玉歌

碧玉傾城色芙容初著霜無人不顛倒何況汝南王

莫愁樂

江水斷還流抱嬰憐莫愁生憎打兩槳催促下揚州

省試留別

一櫂秋晴曉色開秣陵潮湧白雲來兩行紅樹搖颿影無數青山送酒杯懷古久嗟龍虎地題詩多在鳳皇臺不須更賦將離曲叢桂淮南待客回

句曲道中

洪波涉已盡曲磴路纔通驢背黃塵裏羊腸赤日中青衫穿亂竹破帽受斜風忽送前邨雨淒淒望不窮

由句曲之金陵途中作

殘月一鉤冷荒雞四埜鳴驅車出西郭詩思在南城黃葉園邨舍青山暗舊京秋風小搖落悔逐衆人行

題姊妹橋

西望金陵古木多石梁雙駕此清波當家姊妹歸何處留待相如駟馬過

金陵小樓雨望

樓外聽秋雨飄零桂子天山光昏埜木塔影破寒煙廢閣鶯央亂荒臺狐兔眠興亾懷異代臨眺轉淒然

中秋秦淮夜步

纔賦湘靈鼓瑟歸滿城秋月正揚輝千家簾幕遮紅燭一帶笙歌出翠微渡口柳煙斜繫艇天邊桂露暗霑衣過橋欲問清谿路桃葉當年事已非

木末亭

清霜紅樹滿山秋木末亭前起客愁忽聽莫鐘江上起亂鴉啼煞景陽樓

桃葉渡

江干寒雨夜瀟瀟谿上新增幾尺潮雙槳盪來如鏡裏綠楊斜覆大中橋

舊曲

秦淮東去翠煙空十二青樓一苣紅張馬名娼作胡蝶雙飛猶傍廢闌東

燕子磯懷古

雨燕飛飛水氣昏小亭四俯對千邨波光浩蕩魚龍險山勢嵯峨虎豹尊鐵鎖依然環石壁降旂幾見出江門六朝多少興亾事憑弔風前未忍論

夜發

夜別寒沙去孤蓬瘦裏行江明知月出舟疾覺潮生柔櫓風前緩菱歌枕畔清起看落颿處煙鎖石頭城

重過金陵

渺渺川途未有涯孤颿兩度宿江沙荒蕪滿岸秋風卷濁浪兼天落日斜白鷺洲前沽酒市青谿橋畔賣魚家秦淮此去逢重九着屐城南就菊華

徐中山廢園

吳宮晉闕皆黃土猶賸中山舊王府石亂池荒臺榭空珠簾何處啼鸚鵡當日元勳蒙主知大功坊裏絮華移負新此際門前客猶說承恩初建時

渡河

漭漭黃河水奔騰萬里來接天翻落日到海湧奔雷
北望風沙暗南飛鴻鴈哀停車待舟楫欲濟轉裴回

阻雪

一夜北風惡層冰阻客過東雲昏白日急雪打黃河
旅寢何曾著鄉愁祇自多平生思遠道此際欲如何

除夕同劉玉少祥其韓熊師旅舍對酒

莫問此何夕狂歌好醉眠客心千里外鄉思一鐙前
柏葉迎新歲梅花憶舊年雞聲何迫促相對理銀鞭

百尺梧桐閣集卷一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二目錄

古今體詩

滹沱河
細柳營
督亢坡
長安道
留別陶季
出都訊懷三首
送管孝廉下第歸浙
齊河曉發
嵋山
晚病張夏
早行
登岱行
五更月
泰鄉晚泊懷友
移居愛園二首
秋日過高小鄃艸堂看竹
秋夜蓮塘汎舟
月夜空樓即事
京口望金焦北固諸山
於曲阿往永安經長蕩湖中瞻眺

從洮湖越東壩途中作
敬亭山
雲齊閣
領珠樓
翠雲菴試茶
贈沈方鄴
望謝公北樓
九日臥病
詠懷詩四首
得張子琰書卒答兼懷子瑜
初雪二首

旅懷詩
送陳幼木之南陵兼簡劉子端
青山水歌贈梅淵公
太平覽古二首
江寧鎮晚泊遇郭農部卽送之還睢陽
估客樂二首
款乃曲
打魚樂
喜達里門
百尺梧桐閣集卷二目錄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二

揚州　汪　懋麟

古今體詩 自甲辰正月起至十二月止

滹沱河

嘗聞王霸語今日渡滹沱又見層冰合依然豆粥多幾霜凋岸艸斷石倚長河歎息英雄士悲風起白波

細柳營

漢業多兒戲吾憐周亞夫六軍天子畏一餓將心孤廟廢英風在營空細柳枯欲尋君葬處古墓沒平蕪

督亢坡

督亢坡前積雪淺畫圖千載憎燕丹行人莫灑荊軻淚龍得秦王魄已寒

長安道

春到長安不當春風沙對面失行人羽林一隊車騎過平地飛來十丈塵

留別陶季

我來長安忽三月萬樹宮鶯覆宮闕豈知上策不見收一夜東風變鬢髮頰有淸骨與故人故人此別知幾春江南薊北各千里可憐聚散如飄塵牽衣拚淚各分手明日東門折楊柳季子無金人欲欺張儀有舌君知否丈夫遇合原有由何用南冠相對愁據鞍上馬且歸去易水蕭蕭空北流

出都詠懷三首

朝辭長安門莫問長安道遙望黃金臺傷心生蔓艸駿骨不復收好士久已少忼慨歸故山詩書足相討獨惜風與塵一來一回老

又

老去不足畏余生方少年壯心愛歲月抗志陵雲煙獻策爲蘇秦兩親髮皤然遠游不得意拂衣空來旋故水亦云樂努力南山田

又

南山田百畝豐歲可無饑胡爲苦行役盛年感別離春彎日已落園柳日已非豈有王母顏千載丞若斯

不如雙鴻鵠飛飛常相依

送管孝廉下第歸浙

帝里逢君挾策來彎宮連榻夜銜杯方看買傅陳奇策誰料劉蕡老異才驟掛浙東春浪闊鶯啼江北晚彎開同游未得同歸去匹馬煙塵首重回

齊河曉發

朔騎遠射齊河水齊河南望多桃李行盡丁郵不見人馬蹶踢處香塵起香塵如雨打離顏江上春歸猶未還日莫更投何處宿青青愁絕萬重山

峒山

一山何崔嵬千松蹯巖谷石骨盡刻露筋崖勢如覆

策馬登前峰下視曠心目阡陌隨舊谿禾黍散新綠疏楊搖青絲濃李含白玉日夕涉寒磵山泉清可掬北道多荒菜賴此洗塵俗

晚宿張夏

行過回峰日漸西酒帘招客宿前谿倦游到此唯高枕宋宋春山亂鳥啼

早行

早行深谷裏宿霧尚迷離谿靜聽泉小山高見日遲遠郵彎作屋埜寺竹爲籬祇覺南歸好殊非北上時

登岱行

黑雲如壁垒青天天門一綫飛蒼煙絳闕直出九霄

上火龍夜挂千巖顛側身一上四十里望僊樓前泠風起頫視早已駭心目濺濺況聽崖下水崖水高自龍嵸來秦觀越觀何壯哉鐵鎖鉤連氣力盡始達泰皇封禪臺封禪臺前老碑古陰森六月不知暑風吹毛髮凝氣寒山頭飛霧山前雨泰山之神何洋洋昭祀七十有二王金函玉冊降天府豈但拜禱來下方嗟余僕僕京國返絕巘登來日已晚佗年跨鶴來重游夜煑胡麻幾升飯

五更月

君不見五更月荒雞纔叫行人發馬上初看猶未圓途中屢望光已缺一年見月能幾時家人相對勞相

思何處高眠正遠襆錦衾遙羨青樓姬青樓那知行路早斜月照見原上艸艸色離離方及春到得歸時春已老

秦郵晚泊懷友

昨渡黃河峽今過白馬湖美人邈何處相望膈平蕪落日空明滅乙雲半有無文游臺畔月不得共攜壺

移居愛園二首

豈爲耽林壑娛親更卜居種花淡復淺删竹密還疏月靜閒調鶴秋淸夜讀書歲時良足念不僅愛吾廬

又

高臺雲外迥杖屨好追攀香細琴書靜窗虛鳥雀閒城頭看落日樹杪見青山只此常棲息何須五嶽還

秋日過高小卻艸堂看竹

仲秋變節候凉氣何蕭森落木奏衆響孤鴻送遙音散步躡幽徑啟扉闢層陰軒檻折以曲堂宇淸且深密竹叟寒玉亂石如遠岑中有縞衣者渺無塵俗心命觴結儔侶棐翰陵古今夜闌秉華燭興極吐長吟愛此雲霄質不受霜露侵徙倚坐深翠蕭疏調絲琴人生重知己願言常招尋努力崇大雅乃爲後世欽

秋夜進虎汎舟

張鐙卷幔小橋頭曲水凉生獨夜舟風動荷花香不定波沉菰葉影爭流千邨莫色皆因月一片蛩聲總是秋此際管弦都未莫淸光留與酒人收

月夜登樓即事

春月客中盡風塵祇自忙何如一尊酒來坐百花香河漢夜深白樓高雲外凉還愁敬亭去山水促行裝

京口望金焦北固諸山

淸秋涉揚子長空卷匹練漁人挐輕舟往來逐波而浩渺見三山靈異誠可羨憶昔樓船飛兵戈苦征戰黿鼉驕食人旌旂血已濺側目眺沙洲殘墩正修繕吾願波不揚允矣荷天眷

於曲阿往丹安經長蕩湖中瞻眺

旦發曲阿縣透迤入回谿密竹夾邨舍秋艸被長隄芰荷自零亂黍稷相因依行行去人遠望望使徑迷環洲莫能辨舟人相顧疑乃轉渡長蕩四圍饒淸暉白鷺戲沙渚綠楊垂舊蹊遠山迭映蔽多雨仍霏微日莫空浩蕩倚舟心裹回雖云遠游樂不如早旋歸以茲發長歎中懷當告誰

從洮湖越東壩途中作

衡霧隱初日隨風作朔雨越彼河復關胥茲塵與土舍舟殷高原驅車過前浦衆山未識名深谿良可怖怪禽號青松緜霜染紅樹雞犬聲蕭條邨墟風太古跋涉竟忘餐瞑晦不知午客行既已勞僕夫亦云苦覺余樂征途耽幽洽忱慄

敬亭山 用謝宣城韻

步登敬亭阪遠近松柏齊謝公昔游覽謫僊曾羇栖樓臺瞑泉岫巖壑陵亂谿麻姑自隱見句宛仍高低不聞人語聲唯聽鳥雀啼天風何凜凜陰雲常淒淒杖策履絕頂江色連故蹊悅與霄漢接穆然心神迷兩峰各環抱一徑煩登梯愛此莫能去今古理無睽

雲齊閣

昭亭名勝地高閣與雲齊遠樹迷春穀秋煙散宛谿城回天外小鳥近席前低望裏真圖畫新詩何處題

頷珠樓

纔到雲齊閣還登最上頭四山多異態兩水自分流橘柚明斜日松楸老紫秋謝公如尚在應羨頷珠樓

翠雲菴試茶

秋入禪房靜亭茶得翠雲煙從林外繞泉向石邊分清味宜僧賞幽香許客聞坐深空萬慮疏磬落斜曛

贈沈方鄰

涉彼宛谿水遙望敬亭山屯雲蔽絕壁佳樹上參天靈異緊薀結哲人生其間念茲同懷客入室膳令顏衣冠猶古處須爵何修然韜精養鸞翮著作富以緐懷瑾族知己獻璞豈有愆志士崇道義富貴不足言世儒空淪喪大雅失其傳與君敦令名遺芬存簡編

望謝公北樓 今名疊嶂

北樓名字傳今古閑置何年太守府孿樹參天疊嶂奇謝公一去空塵土見說登臨一郡通四圍山色煙雲中可憐風雅久寂寞唯聞鳥雀號悲風號悲風聲未歇咫尺高臺莫能越安得重起謝宣城倚檻題詩望明月

九日臥病

佳時偏臥病寒雨更瀟瀟山落初稀葉江添欲退潮百端秋思起一日鴈書遙那復登臺興黃花也寂寥

訊懷詩四首

鴻鴈東南來肅肅奮雙翼所慕在稻粱江湖深莫測十月被嚴霜劬勞竟無食哀鳴徒嗸嗸中坐少安息

四顧思翺翔何求不可得

又

天馬出上廄蹀躞渡江水矯矯自不羣駿足行千里豈意服御乖骨立莫能起良材偶失時頓頓遠如此長鳴向北風寧困塵埃裏

又

山高莫可登水深莫可越之子勞馳驅不知日與月饑渴煩心神疾病變毛髮偃仰空在牀停車不能發丈夫貴守貞胡爲事干謁

又

陟岡采薋靈海言嫉余疾艸木亦何知世無盧扁術

魑魅啫倨人昏曉旣已失高堂艮可懷賤軀何足恤
寄謝遠游子躊躇勿輕出

得張子琰書卒答兼懷子瑜

鴻鴈遥傳尺紥來憶君兄弟日裵回愛園石上秋光
老辜負黃箏夜月栝

初雪二首

霏霏栁絮壓闌干游子驚心未忍看不信江南勝江
北朔風十月已嚴寒
風吹冷霰打窗虛一夜聽來鬢已疏顧我原非彈鋏
客羞從舍長歎無魚

旅懷詩

孟冬寒氣至艸木衰以黃北風中夜起游子情內傷
囘首出門日秋月揚煇光奄忽歲月晚中途被霜霜
塞馬思北悉越鳥願南翔人生各有適胡爲滯窮鄉
卬視敬亭高顯顧宛水長困厄莫能發輾轉心旁皇
安能假六翮送我揎高堂

送陳幼木之南陵兼簡劉子端

木落霜寒鴈影凊陵陽山下送君行劉郎家在南陵
縣春穀城頭月正明

畫山水歌贈梅淵公

硎瞿山人才實奇置身丘壑稱畫師一水一石非人
知贈我尺幅光淋漓縣崖刓嶂多紛披中有古松坐
高枝老人童子相追隨南宮北苑兼有之筆蹟豈但
摹迋擬令我睇視發狂叫梅兮梅兮何意放筆能爾
爲

太平覽古二首

姑孰城邊一櫂還大江西北水潺潺桓溫往事沉煙
艸紅粉香消白紵山溫湛嘗攜妓登此奏白紵歌因名
慈姥山頭日欲西慈姥山下夜烏啼只今歌吹名空
在簫管無聲亂竹迷山產竹堪爲簫管又名鼓吹山

江寧鎭晩泊遇郭農部卽送之還睢陽

君是睢陽客胡爲江上游一官成往事雙鬢老孤舟
白下寒雲散黃河夜雪收及時歸去好岐路淚空流

估客樂二首

估客習風波終歲栖道路今日浙東來去年湖南去
又
江頭販寶翁霜雪凋顏色十載常不歸生子不相識

款乃曲

舟子視風生船頭各澆酒檣聲一齊發飛渡青山口

打魚樂

打魚復打魚取食誠有餘不用力耕田何須勤讀書

喜逵出門

幾月滯山郭一朝歸舊林鐙前無限語總是別家心

百尺梧桐閣集卷二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三目錄

古今體詩

元日見山樓麑望二首

病中阮亭先生過問特𢹂儀曹將赴京

縣尹見過小園卽席賦贈

鎮將

集春艸堂限韻

題阮亭先生梅㙔讀書圖

上巳杜于皇吳賓賢孫豹人黃雨相莽龍肩王仔園顧思澹夏次功魯紫漪家秋澗左嚴叔定舟次諸兄集見山樓

露筋祠

宿喬于静陶園四絶句

重過蓮池菴過盧山僧話舊

白田

詹撿討南還相遇白田卽贈

雨

茉莉

鶯

同叔定舟次雨兄飲左嚴兄宅

送宋斌臣歸里

韓酢白歸自京口

贈妓

城西陂觀漲同方爾止豹人次功家湛若左嚴叔定舟次作

題爾止四壬子圖

同許力臣師六家兄舟次陪阮亭先生登康山贈賓賢

七夕禪智寺碩公房送阮亭先生入京

秋㙔三首

哭兒六章

送兄左嚴歸白嶽

奉懷給諫莊平王公三首

答碩公山中見投原韻

陶季自南楚歸歌以贈之

送酢白游淮陰兼寄劉六皆鄒桐崖劉价人

贈王幼㙔

百尺梧桐閣集卷三目錄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三

揚州 汪懋麟

古今體詩 自乙巳歲正月起至十二月止

元日見山樓曉望二首

秋別此樓去還登值早春衆山殘雪白萬井曙煙新
竹色開當戶梅花冷向人歲時今又改潑悔逐風塵

又 時歸自敬亭久病初起

耳目久枯寂春來病始蘇自憐憑檻立猶欲倩人扶
凍草經晴輭寒雲傍暝驅風光堪燕賞及此酒頻呼

病中阮亭先生過問時擢儀曹將赴京

尺絫時相問高車今再過藥囊看漸減蓬戶隔如何
病態詩中滿春愁鏡裏多卻聞宣室詔惆悵是驪歌

縣尹見過小園卽席賦贈

避人三徑長新治戶外讙傳縣尹來豈謂園林堪繫
馬聊憑絲管勸行杯詩從謝眺樓中賦花看潘安縣
裏開才調如君非百里春風知已徧蒿萊

鎭將

十三學劍黎封侯千里干城據上游羊祜輕裘能佇
鎭劉琨長嘯敢登樓驪來萬馬黃雲晚射落雙雕白
草秋參際太平[illegible][illegible]靜閒開虎帳撥空侯

集春草堂限韻

病起春將半春風去漸遙鶯啼近寒食雨過已花朝

聚散幾曾定芳菲容易凋請君看階草無語自蕭蕭

題阮亭先生梅花讀書圖

倒著春風白接䍦琉璃六尺坐題詩揚州縣麗無花
好只愛官梅一兩枝

上巳杜于皇吳賓賢孫豹人黃雨相華龍眉王
仔園顧思濬夏次功魯紫滄家秋澗左嚴叔
定舟次諸兄集見山樓

是日春氣佳惠風散園圃登樓肆遠眺青山沐朝雨
芳辰正寂寥客至日初午歡然共斟酌不知賓與主
既醉還復歌歌罷行且舞人生重行樂胡為常辛苦
卓哉蘭亭覽高文足千古

露筋祠

貞女無名姓荒祠獨古今烏啼黃竹徑門掩碧湖深
漂泊何年骨淒涼一夜心時聞明月下環珮振空林

宿喬子靜陶園四絕句

楊柳樓頭小燕忙芙蓉池畔楚蘅香游人到此不歸
去醉倒君家翡翠牀
開徧平章宅裏花雙童翦燭醉流霞洛陽勝事應如
此不數姚家與魏家
三月湖頭水氣寒黃鸝啼徹怨春殘生憎夜半催花
雨壓損亭亭紅藥闌
絲絲細雨晚煙暝小閣潑鐙漏乍停欲煮頭綱消夜

話碧紗厨外與樵青

重過蓮池菴遇廬山僧話舊

蓮社重來感廢興門前老樹長枯藤漫鋤埜菜頻留客再把匡山細問僧瀑水晴飛松磵雪洞雲曉瞻石幢鐙讀書約枉開先寺只恐陶潛醉未能

白田

白田風物好一月不還家沽酒入郵市賣魚來遠沙湖于多夏木門外長荷與此地堪坐釣行吟每日斜

詹檢討南還相遇白田卻贈

投簪何事早辛苦為求賢親舍浮雲外　君恩落日邊官貧隨去住路遠隔山川歸計逢潘令知能解俸錢

雨

暑雨來何驟偏宜樓上看老梧千葉動深竹萬條寒亂卷雲俱溼驚飛鳥不乾風靁寧久作天怒有時寬

茉莉

託根閩海外有意閒涼炎與俗佗鄉賽香從後夜添隨風偏嫋嫋霑露遂孅孅只恐驚秋早殘枝不復拈

鶯

羽毛何足貴紫舌漫多知送喚聲能巧窺簾語故遲雨昏藏柳葉風定蹋與枝且莫離深谷王孫挾彈隨

同叔定舟次兩兄飲左巖兄宅

兄弟別殘春相逢夏木新一壺深夜酒兩地遠歸人月影下階緩清言相對眞所嗟隔風雨難得是閒身

送宋斌臣歸里

十載傳君種菜圖廿年寵海雪霜孤飄零江漢新詩卷寥落乾坤舊病夫古寺乍逢纔出日東門送別又唬烏秋風我欲穿淮浦來訪高人對酒壚

韓醉白歸自京口

朝起登樓望閒雲漠漠飛林中雙鶴唳江上一人歸解帶呼清酒當軒看紫薇聽君誦詩句不覺已斜暉

贈妓

美人妖且閒結束出雲閒按譜拋紅豆當風亂翠鬟歌喉鶯語滑舞褎石與斑聽曲何曾誤偏教顧醉顏

城西陂觀漲同方爾止豹人次功家湛若左巖叔定舟次作

夏雲欲盡天清爽谿頭埜水時時長葛巾攜客游西陂同上盡船盪雙槳城西一綫浮紅橋琉璃千頃瀉夸驕波沉楊柳翠葉落風卷芙容紅粉凋事殊興極轉惆悵驟雨驚風讙白浪郵邀埜哭何咽啾船裏坐歌倚嘹亮須臾天霽落日斜青簾白舫銜平沙更聽妖童吹玉笛還看少婦采蓮與蓮與采盡西風起澤國稻苗半欲死紛紛揚州輕薄兒猶道城西看秋水

題爾止四壬子圖 爾止自云生壬子年考樹明少陵香山皆然平生又酷好

三公詩因繪絃圖

客從白門來示我壬子圖壬子者爲誰晉唐三老夫旁有俞山氏脫帽依坐偶生年旣無異賦性豈有殊黃鞠秋正彎東籬且提壺長鑱託爲命入谷聲相呼有時彈清琴知音良不誣古今雖異代先後皆同趨況乃抱奇節此君非腐儒千載思高人圖畫安可無

同許力臣師六家兄舟次陪阮亭先生登康山山在郡內康對山先生被放後來揚州所嘗游憩彈琵琶處也郡志失載

百尺康山蔓艸生秋來送客一披荆居人猶解譚遺事郡志何爲竟失名繞戶濤聲常浩渺隔江山色自分明武功樂府誰堪問想象鵾弦綽撥聲

贈賓贊

風吹疏雨來瑟瑟梧桐響獨坐把君詩一室動秋爽大雅久淪喪遺音在艸莽君居窮海邊海水埶蒼漭日月常昏黑蛇龍自激盪原埜艸木稀白晝見罔兩往歲苦凶何以慰顑卬老弱甘凍餓直道不肎枉白首耽詩歌孤懷在天壤

七夕禪智寺碩公房送阮亭先生入京

秋艸被原埜涼風動古寺送遠停車輪登山入蒼翠斟酌蜀岡泉摩挲蘇公碣先後賢無殊今古理不異留連山徑晩明月光在地今夕止歡娛勿復作別意

秋學三首

種滿亭前子午學二時開落不爭差曉來拾取添妝好朵朵珊瑚點鬢斜

綠窗掩映美人蕉吞吐朱學艶絳綃最愛晩秋風嫋嫋生憎寒夜雨瀟瀟

陸地芙容色不乾秋來爛熳勝江干試登百尺臺前望一片明霞似錦官

哭兒六章

鳥生二三子餔雛無晨宵倏忽一雛死悲鳴空嘵嘵

又

蓮葉搖搖風蓮子映江水豈意風水多搖落傷我子

又

橫笛與短簫是兒手戲弄脣聞心則喜今聞聲則痛

又

憶兒雙總角魁梧鮮癡態早起呼孃梳梳成索學𢦏

又

讀書知關雎吟詩愛供奉四言與五言三過卽成誦

又

見行百學前揚鞭騎竹馬從此覓行蹤烏號百學下

送兒左巖歸白嶽

百丈峰巒憶舊邨滄桑幾代隔江門松楸久已荒墳墓耆老猶能記子孫泉落齊雲秋正晩鴻飛斷石月初昏遙知廣惠祠無恙好向西風酹酒尊

奉懷給諫在平王公三首

昨歲京華別春風戀酒杯掖垣關寢寐蓬徑苦裴回諫食親田畝垂綸滯釣臺棄時空有意不是治安才

又

北闕辭青瑣東山啟舊扉豈因歸興切想爲諫書稀汲黯名原重匡衡願不違淸時需補袞莫謾解朝衣

又

平山曾駐馬把酒眺秋原感遇經三載懷恩無一言關河空間隔書信說寒暄何日重游此同看勺藥緐

答碩公山中見投原韻

新秋送客晚鐘催偶偕繩牀問辨才雙腳久辭淮海去一梧遠渡浙江來空壇説偈天華散古寺懸鐙夜月開莫怪麻衣常懶出自離城郭不曾回

陶季自南楚歸歌以贈之

陶季陶季生不逢時空自許半生浪迹多豪舉劍鋒用盡馬蹶穿昨歲入燕還適楚南楚山川何地稱最奇七十二峯衡嶽山七百餘里洞庭渚登眺開心神長吟弔今古靑艸湖邊聽鷓鴣黃陵廟裏悲湘女湘女一去不復回瀟瀟斑竹蝯聲哀楚王歌舞綵雲散細要美人安在哉逐臣遷客多幽憤汨羅卻與長沙近悲秋宋玉心可憐撾鼓禰衡淚堪抆吁嗟乎才人遭逢多數奇爾亦所遇非所知故園歸來轉愁宋男呻女吟空四壁不如解衣脫帽且盡歡酌酒烹雞勸君喫雞黍熟時秋正芳嗟爾去住猶汲汲年過四十髮漸蒼但令妻子不憂凍與餓寧向天涯離故鄉

送醉白游淮陰兼寄劉六皆鄉桐崖劉价人

霜風如刀木葉落寒氣侵衣冷難著有客棄舟將遠行東門慘澹斜陽薄羨君今年二十餘家無四壁能讀書雄詞健筆自無敵結納賢豪人不如去年八月錢唐住吳山越水多奇句今年再向南徐還振衣高詠三山閒秋來又渡黃河口我有故人與我厚劉郎登第尙淸貧閉戶賦詩兼飲酒鄉生豪豁丞風雲落筆欲追王右軍价人翩翩更年少賈誼才華果英妙三子別久無尺書我欲煩君問同調君去相逢情自歡漂母祠前尋釣竿淮陰市裏如相問爲道王孫亦姓韓

贈王幼華

君不見今人讀書無遠圖朝登仕籍莫弃書營營富貴不足齒致身卿相終何如關中王郎早登第讀書直作千秋計抗志欲高天下人閒信馬頭西出秦偶來燕城忽心折酒徒詞客相交結賦就新詩殊不羣高吟令我稱奇絕我聞秦風豪以雄車轔駟鐵聲隆隆看君意態獨騷雅風流不在康公下康公對山君同里昔日徉狂到邪水醉撥琵琶聲最悲蕭蕭落葉

汇風趐先生已去存𣪠山王郎感舊重追舉慨然題詩向粲壁坐聽秋濤終夜閒

百尺梧桐閣集卷三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四目錄

古今體詩

上元後寠子瑜祥其醉白過飲

送吳園次守吳興

新柳詞四首

同方鄴仔園裴長齡饒白稍家兄叔定紅橋汎舟

答方鄴金陵見寄

懷醉白客京

送吳仁趾游白田兼簡子靜二首

董子祠

辭燭詞三首爲友人賦

送爾止歸白下時將游閩粵

東原行贈宗定九

司徒廟

丘曙戒侍讌招同豹人醉白家兄叔定汎舟登平山堂用山色有無中爲韻分得無字

送曙戒侍講出判武昌

涉江雜詩七首

新河莊

重陽前一日雨用醉白起句

九日同醉白重游敬亭山五首

丙子生日
山觀臥病
開田得古印歌為關中楊樹滋賦
南山烏
櫪下馬
贈牛山
破寺
訪方鄴不遇題壁
送雲巢兄還鶴江余歸揚州
留別淵公二首
姑浦道中

江月
江上阻風登弘濟寺
雨中曉發
留雲堂別喬雲漸醉歌
病還曉發
重過泰山
嶽廟
趵突泉
飲濟南楊少保幕府
阜城
除夕呈陶季

百尺梧桐閣集卷四目錄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四

揚州　汪　懋麟

古今體詩 自丙午歲正月起至十二月止

上元後雪子瑜祥其醉白過飲

小樓連夜雨三徑幾曾乾雪喜春初見鐙還節後看
釀梅開舊瓮翦韭上辛盤時序眞流水當杯且盡歡

送吳園次守吳興

吳興山水地襟被正堪攜花放蒼雲嶺鶯啼霅畫谿
碧瀾基尙在白練字重題王杜稱賢守清名好共齊

新柳詞四首

二月江頭柳半勻幾枝婀娜乍逢春東風有意牽離
緒故遣柔條送遠人

清波淺處畫橋邊怨雨愁風又禁煙最愛綠楊姿態
好飛花容易落成絲

輕盈通體是纖腰彷彿靈和殿未遙紫燕來時纔社
日黃鸝啼罷又花朝

行人馬上牽愁去羌笛聲中惹恨來莫怪絲絲眠不
起只愁風雨一吹開

同方鄴仔園裴長齡饒白眉家兄叔定紅橋汎
舟

春湖瀲灩長春湖鏡裏雙橈緩緩搖煬帝宮前還種
柳絳仙樓下不聞簫誰憐遺迹成今古祇有風人感
宋家山水何曾屬楊李好沽綠酒醉紅橋

答方鄴金陵見寄

春隄相送艸茸茸一別雲煙隔幾重只道羅浮山畔
去那知還聽白門鐘

懷醉白客京

早春揮手向金臺每夜思君罷酒杯賴有音書三月
至淚傳歸信幾時來薊門楊柳絲絲暗江上荷花朶
朶開計爾到家猶是客何當漢口一颿催 時將同丘侍講之武
昌

送吳仁趾游白田兼簡子靜二首

白馬湖邊我舊過千株楊柳楚風多君行正過連朝
雨試問新添幾尺波

瘦魂常繞習家池十丈荷花開幾枝有客到門應憶
我水亭風靜倚闌時

董子祠

秦皇爲暴虐焚滅詩與書漢興至文景禮樂猶缺如
孝武策賢良首舉董仲舒上書陳大道天子嫌其迂
故令事驕主出相終江都大儒不能用方士何爲與
青青茂陵樹斬伐無復餘巍巍董子祠俎豆猶不虛
我思天人理瞻望增欷歔

花燭詞三首爲友人賦

玉枕熏籠事事幽碧紗窗外卷簾鉤不須另覓黃金

屋自有池邊近水樓

六月初調荳蔻湯美人新理百花妝當風莫漫懷飛燕合德風流體自香

金粉何曾作意工性耽書史倚房櫳誰言新婦閨中秀信是夫人林下風

送爾止歸白下時將游閩粵

江海飄蓬已白頭常將生事託孤舟衰年未遂還山願倘欲辭家萬里游

東原行贈宗定九

少文讀書棲東原地僻不聞雞犬讙門前楊柳綠已滿池上芙容紅且繁常把一編不離手愛君爲人與

君厚有時入郭巾柴車坐我山樓飲我酒自言江郎沙路徹春來萬樹桃花飛相約攜壺騎款段先令嬌兒開竹扉

司徒廟

峩峩平山堂荒荒蜀岡土上有司徒宮廟祀亦云古異姓結兄弟誓與同辛苦孝事谿旁嫗奮殺山中虎自是至性人豈僅游俠伍惜哉老畋獵生不遇賢主死則爲明神千年見英武拒敵與隘橋絳衣持大斧士人悉往事太守新其宇祈年與禳災四序丞田父磨刀向豬羊考鐘伐大鼓余友宗梅岑孤舟涉江滸舉盜欲肆虐司徒默爲祐感應理有之陳詩神豈吐

丘曙戒侍講招同豹人醉白家兄叔定汎舟登平山堂用山色有無中爲韻分得無字

涼風扇叢節霖潦盈江湖客行自淮水幽興耽平蕪招攜登埜航二三皆酒徒金魚不自惜美醞從我沽盪槳越城郭沿渠足孤蒲蓮葉結浚翠蓮花燿渥朱顧此樂無極陶然傾一壺檥舟版渚下策杖平山隅密雲蔽陽景回飈生高梧歐公雖云沒綠楊猶未枯山川賴人傳文章安可無

送曙戒侍講出判武昌

遷客分符下武昌不須苦憶舊明光洲前細艸尋鸚鵡山外浮雲想鳳皇赤壁停舟波浩渺南樓把酒月

蒼涼江頭父老還迎拜太守流風在漢陽（厚公曾守漢陽）

涉江雜詩七首

挂席京口驛遠辭竹西墅出門別老親誰復戀兒女平生耕稼疏茂艸荒園圃賤子久行役輕舟溯江渚回憶室中人清宵事砧杵盛年常別離勞勞何所取

又

江洲千萬畝夙昔稱膏腴一旦盡燒焚禁窑無樵漁洪波日浩浩唯有龍蛇居屢年缺租稅何人種桑榆朝廷重險要不敢惜田廬

又

我行雲陽里宋莫少相識朝日起層城下映江水色

波閒雙白鳥背人舒羽翼客至忽驚飛毋乃機未息

又

曲阿盛冠蓋車馬聲閒關管弦日嘈雜祓服何閒閒
城中起大宅買田盈桑閒竹木繞溪磵臺榭陵春山
虎豹忽震怒世族催險艱生者已遠竄死者難追攀
居人爲余說聞之凋朱顏

又

舟行苦局促數日少歡樂日夕投荒原不復見城郭
土人方荷鋤早苗正堪穫婦子聚柴荆飽食看烏雀
自顧何所營不如守邨落夜半宿蓬窗水淺客衾薄

又

洮湖今再涉澤國秋已老如何二年閒兩渡宛陵道
水光相映蔽山埶各環抱緬想昔日游貧病徙艸艸
玆行值九日鞠蘂開已早

又

東壩何所有雞犬讙茅屋往來估客多日向露中宿
十年別妻子一身伴樵牧販茶兼采枲提攜下平陸
面目蒙塵埃豈復異艸木念我非商賈胡爲共奔逐

新河莊

漸與陵陽近孤邨歷大河兩山全蔽日衆水合成波
漁網沉沙溆松煙上薜蘿前峰看不盡唯有白雲多

重陽前一日雨用醉白起句

風雨偪重九況當爲客時鞠蘂何處發霜葉滿林吹
乍冷親衣早思家得寢遲淺杯聊共把愁絕是歸期

九日同醉白重游敬亭山五首

舊游經兩水再渡認雙橋雨足連青埜峰頭上碧霄
幽懷誰共往朋好季同招十里看山近籃輿去未遙

又

爽氣迎重九秋光四望淸埜蘂如晚鞠谷鳥當春鶯
解珮沽邨酒尋僧煑茱羹松門聊憩足策杖入山行

又

石磴何紆折攀崖力不揞松高寒蔽日泉響曲通池
絕頂行難盡前峰望未知霜風吹柏葉交蔭自紛披

又

禪房常宋歷客到即亨泉屋角坐黃橘谿旁長白縣
此負栖隱地不用買山錢靜裏看人事浮雲過遠川

又

落日催行客歸程可柰何晚煙邨舍起晴翠莫山多
不醉還騎馬悲秋且放歌更聞楓葉好霜後欲重過

丙子生日

年年此日去揚州那得持尊共勸醻促織夜寒虛坐
月芙容霜老倦梳頭窗前學字攜嬌女鐙下裁衣寄
遠游豈若餔糜相對好無情最是宛谿舟

山觀臥病

獨坐孤峯裏滚谿響急湍霜風千葉落山雨一鐙寒多病思丹竈焚香問講壇道書空自把偃迹半彫殘

開田得古印歌爲關中楊樹滋賦

老農開田得古印黄泥碧艸生光潤犂鋤斷處角不全朱文緐字猶能認老農入市驕索錢道旁有客來潸然云是楊公舊名字贖取還𤔡孝子志孝子持印悲如何先人手澤今無多錦囊懷褒不敢離可憐一日三摩挲楊公令德如圭璧宋莫今餘一片石願君見物如見親世世關西守淸白

南山烏

君不見南山有烏北山栖三帀無依逐惡木柯條禿

盡無可栖月落霜寒空夜啼道旁行人見之歎羽毛文采徒零亂待爾春深歸上林飛入百鳥多好音

櫪下馬

君不見櫪下馬四蹏如鳥行郊埜騎爾遠游山谷閒豈知病臥長松下寒夜哀鳴尤可憐當年汗血今徒然稜稜駿骨委黄土空執來時白玉鞭

贈半山

百丈孤峯獨閉關隱名早已得身閒靜看石室秋雲坐曾聽匡廬瀑布還兀日休糧餐白霧終年無事寫青山虎谿若有容長嘯陶謝高蹤好共攀

破寺

破寺原蕭索深秋更慘悽老僧迎病客瘦犬吠荒谿龍象色全脫鐘魚聲不齊只餘階下菊霜後獨萋萋

訪方鄴不遇題壁

聞君不得意抱璞淚霑衣何事久爲客終年猶未歸到門逢穉子問訊及慈幃落葉荒階滿翻憐會面稀

送雲舉兄還鶴江余歸揚州

悔作宜州客年年客況貧可憐秋後別同是病中人聽鴈齊揮淚看雲各憶親還家入京洛握手在陽春

留別淵公二首

宛水到來偏臥病楚江歸去獨傷神可憐岐路無知己只有瞿山是故人

清尊明月謝公樓哀鴈三聲起別愁何用黄金壯顏色滿船書畫下揚州

姑浦道中

朝從姑浦望病後眼初明農事一秋畢江邨十月晴紅憐楓樹過青愛遠山迎卻喜無風浪安流下石城

江月

江月半輪側寒星似有無祇添潮水闊偏令客心孤山葉迎風響昏鴉繞岸呼蓬窗那能寐一夜鬢能枯

江上阻風登弘濟寺

江誰日漸落步登弘濟寺娑羅當門生歲月不復記紺殿山響成崩崖執欲墜石獅尤玲瓏中有千億佛

卄虛空大士閣臨汇不敢視馮闌望風檣遠入故鄉
地久客不得歸令我色顦顇

雨中曉發

久客不成寐孤舟獨夜行水煙連霧氣山雨雜汇聲
戍鼓寒將盡荒雞曉亂鳴依稀見城郭早慰故鄉情

雷雲堂別喬雲漸醉歌

雷雲堂前霜月凉新開酒瓮蒲陶香舉桮對月那能
別爲君一飲傾十觴黃河以北酒味薄霹歷孤裘冷
難著感君纒緜贈一壺側挂車旁細斟酌東門相送
意氣眞看余上馬飛紅塵明日解鞍宿茅店應把芳
尊思故人

宿遷曉發

宿鳥夜驚栖征人促馬嘶黃河聲漸遠嶧埜月初低
山色遙連魯民風半入齊長安二千里猶隔岱雲西

重過泰山

岱宗千仞靑巑峨拴齊跨魯煙雲多秦皇漢武皆封
禪僊人玉女今如何前年曾到僊樓下萬里天風海
濤瀉日觀天門終未登空山落日催驌馬今歲重過
嶽廟前側身瞻望心泓然直欲扶邛最高頂坐聽雞
鳴看日鬧

嶽廟

城闕崔嵬駐六龍傳來遺事說泰封金函玉冊風靈
護漢柏唐槐雨雪重拂拭殘碑猶有字裵回淺殿不
聞鐘百王典禮今寥落獨望天門日觀峰

趵突泉

吾愛明湖水還看趵突泉三堆晴雪湧萬點夜珠圓
荇藻冬猶綠煙波晚最妍倚闌懷陸羽恨不到池邊

飲濟南楊少保蘇府

幕府張筵夜轅門𦒓角鳴軍容先舞劍邊曲善搊箏
渤海全無恙嫖姚舊有名不須譚戰伐慙媿作書生

阜城

忽忽一年盡勞勞萬里身客中誰送臘馬上又逢春
令節慙游子寒宵媿旅人長安明日近宮柳幾條新

除夕呈陶季

今日尙行役似君殊可憐疲驢衝積雪禿鬢入新年
老愈思高隱貧難買薄田玆游如得意卽卧五湖邊

百尺梧桐閣集卷四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五目錄

古今體詩

元日曉行
入京遇舊呈阮亭先生
贈孫惟一侍讀
漫興
郊壇
奉送大宗伯眞定梁公歸里二首
送陶季之上黨
送宗人官沁源
寄衣

春閨
見月寄家人
梁家園對酒歌同沈康臣陳賡明顏修來作
留別茗文兄
簡賡明
贈子靜三首
廬山瀑布歌遥送舟次二兒之西江
題畫
古意
山行遇風
寄次功

懷白眉
簡徐辰玉
早行
德州道中得家書
同子靜重游泰山次日雨霽早發得六絕句
經羊太傅祖墓
懷王司勲
懷友
沂州道中雨看人收麥
清江道中口號
淮陰舟中與子靜別

七哀詩哭張韞仲孝廉
再哭韞仲
再宿留實堂用唐人起句
喜賡明至
城西園遲友
覽社湖曉望
七夕王司勲同諸友人集見山樓分韻
送西樵司勲歸濟南
送孫介夫渡江兼訂三山之游
登金山絕頂留雲亭
鶴林寺

拜米元章墓
寄題杜鵑樓
竹林寺
招隱寺
題招隱洞
八公洞二首
又題八公洞
蓮彎洞
九華山
北固山
同叔定家兄登北固多景樓遲介夫游焦山不至時介夫爲郡別駕招集萬歲樓
焦山三首
謁焦孝然祠
焦山古鼎歌
枯木堂訪古樵師不遇
江風山月亭
松寥閣
晚際泚江
送仔園游浙
晚秋集郭飲霞寓園
同程穆倩祥其仔園熊師龍省叔定家兄集見

山樓再送西樵司勳分得六魚
舟中與司勳別
謁陸丞相祠
霽夜同王筠長對酒
答斌臣見贈原韻
留別斌臣和原韻
兜率院晤靈巖繼起師賦贈
同胡天仿飲斌臣蔬枰賦得青陽偪歲除
艸閣
爲斌臣壽母

百尺梧桐閣集卷五目錄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五

揚州　汪懋麟

古今體詩 自丁未歲正月起至十二月止

元日曉行

客行貪早起那得暫停車艸艸過元日泚泚憶歲除地寒春不到霜盡山纔舒旅思空寥落逢人嬾寄書

入京遇雪呈阮亭先生

一冬無此寒今日曉寒生落絮霑宮柳春雲覆帝城客迷金鐙滑官舍玉壺清下馬來相訪朝回坐晚晴

贈孫惟一仿瀆

蓬瀛有珠樹託根生海隅當春吐奇葩百卉俱不如垂蔭覆廣厦枝葉何扶疏下有女蘿依一脈非有殊雨露未得力猶同春艸敷印彼雲霄質寸心徒區區

漫興

無數鳥聲高歸思正鬱陶奈何千里外常令一身勞江郭饒春水湖天縱小舠還家逢穀雨猶得飽櫻桃

郊壇

齋宮複道紫雲連　御蓋經過艸露鮮八變聲中看樂舞千官影裏見爐煙鐙明閶闔春祈穀松暗虛壇夜禮天不到皇穹深穆處那知金碧駐神僊

奉送大宗伯眞定梁公歸里二首

當代文章伯中朝樞密臣聲名齊泉嶽丰格冠羣倫補袞功原大掄才意更眞春風披拂後桃李一時新

又

去國豈　君命飄然駕犢車高風留魏闕暇日俗山居林茂堪投鳥谿深且縱魚安公寧久臥早晚拜天書

送陶季之上黨

臨岐常送爾此去欲霑巾恨別忽千里相依空一春艸深太行道風起潞河瀕駐馬題詩處還應憶故人

送宗人官沁源

吾兄詩酒興疏嬾似陶君惜別攀驪道相思鴻鴈羣

緜山朝沐雨沁水晚生雲邑小無多事清琴月下聞

寄衣

彎落燕交飛春歸客未歸殷勤託紈綮撿點送征衣開篋餘香在當風暑氣微翻憐寄書日凝望倚朱扉

春閨

畫拚房櫳已莫春忽驚寒食柳條新閒攜鬪艸諸兒女聽說長安傻嫋人

見月寄家人

初月朦朧細如綫薄雲影裏遥相見雙星明滅天上懸玉露垂珠下深院拟閣此夕三千里高樓夜聽金壺水如雨憑闌思遠人蕭蕭竹樹涼風起

梁家園對酒歌同沈康臣陳賡明顔修來作

長安酒樓歌莫愁楊花亂落鳴春鳩有客相逢曲江道下馬脫卻千金裘椎牛沽酒且爲樂玉盤金盤光錯落梨園子弟皆娉婷桃李向人顔灼灼就中小妓尤丰神當筵一曲驚衆賓色比芙容豔紅燭聲調鸞鳳飛梁塵酒闌耍擊漁陽鼓越女燕姬齊出舞金鈿斜墮翠裘坐醉臥氍毹溼紅雨此時觀者心神開美人笑進流霞桮勸君適意須盡醉昨日春歸今不來人生聚散渺難測況復天南與天北別後相思年復年對酒聽歌那能得

留別苕文兄

學古君才大成名我遇遲湖山歸去日兄弟別離時繫馬看殘照停桮寫贈詩讀書慚娩晚歸去擁東籬

簡賡明

午夜聯鑣向御溝玉階彎樹隱龍樓宮門導引皆郎將殿上傳呼是列侯賈誼少年齊入侍桓榮博學亦同游如何顛頼蘭陵客詞賦翩翩竟滯留

贈子靜三首

聲氣各有應枝葉原相因豈無同門友不如子誼眞自昔爲膠黍結納爲一身良友多暇豫賤子方苦辛有時就爾居偃卬常經旬去冬十二月公車聲轔轔中塗踐霜霜苦樂與我均春明策賢良驂馬隨後塵同時各年少俱爲侍從臣君才甚美好胡爲亦沉淪去去勿復顧高堂有老親

又

軒冕未爲榮富貴不足寶及時而事親不如半菽好吾翁八十餘爾翁七十老倚閭望游子躡履門前艸翩翩膝下孫嬰笑索翁抱忽聞兒遂歸別離勿復道奉檄前致詞承歡媿不早豐膳羅珍饈清商發浩渺跽進盈尊酒願言常壽考

又

束髮弄柔翰志尚效書詩立言恥流俗古人相與期少年苦貧賤屈首干有司屢刖始得售爲學心已遲

放歸南山下討論良在斯鄙哉世上賢貪競無已時日從冠蓋游一字不復知吾子世家學淵源理不疑努力千載名勿爲君子嗤

廬山瀑布歌送舟次二兄之西江

匡廬之山執奇絕天半飛泉挂寒雪萬斛明珠滾滾來直下空潭轉幽咽隨風散作霏雨鳴觸石怳疑山谷裂我從昔日覩見之遠公怪我來何遲身騎白鹿采紫芝虎谿月色光離離扶邛欲往苦心亂浮名久繫燕山畔倏忽傳君掉臂登不覺飛騰摹霄漢吁嗟陶謝蹟已灰昭明尚有讀書臺因風寄語且莫回待我青鞵布韈放船至與爾香爐峰頭傾百桮

題畫

聲聲黃鳥喚殘春箏底驚回午夢新最是君長無意緒雙栖妒殺倚樓人

古意

高樓美人幽且閒偃臺明鏡桃李顏齊紈蜀錦手中織鴛央文彩何斑斑守貞動合古人則端坐深閨不踰閾君王下詔徵蛾眉卻恨旁人不相識東鄰有女金粉紅承恩混入昭陽宮身隨玉輦恃嬌態百鸞妝飾陵春風陵春風卷珠箔不道君恩有時薄傾國傾城且弃捐況復朱顏已蕭索回頭寄語向高樓長門宋莫苦悲秋何如嫁作盧家婦錦瑟瑤箏歌莫愁

山行遇風

山行四五月莽莽多炎風悲號動地至卷起原上蓬塵沙一百丈飛入青雲中我車不能發僕夫增苦容屢月既不雨旱氣漫太空救麥半枯死田家無積舂日夕望郇落蕭然煙火通

寄次功

颯颯梧桐枝青青楊柳樹坐柯覆茅檐中有美人住我攜一壺酒閒時任來去倏忽成遠游辛苦少歡趣有酒誰復同思君隔煙霧

懷白創

百尺抱光亭下瞰空潭水坐楊夾兩岸搖曳微風起綠波滑滑流日夕不得止若問遠行人游蹤亦如此

簡徐辰玉

徐孺讀書處適與家園鄰相呼即相過樓頭坐芳春與子別離久門巷苔痕新

早行

枕上聽征鐸客心驚不眠披衣殘月下策馬夜鐘前犬吠知郵舍星稀辨曉天蒼茫風霧裏饑渴望人煙

德州道中得家書

故鄉行尚遠翻恨馬蹄遲書寄千山外人歸五月時江魚新潑潑園杏熟纍纍預想南軒坐開尊話別離

同子靜重游泰山次日雨霽早發得六絕句

朝日初銜半祜城四圍山色吐新晴煙嵐雲樹重重見遙指征人畫裏行

昨日重游泰岱還白雲千片出松閒夜來散作峯頭雨失卻天門一帶山

四年兩過望僊樓玉女梳妝樓上頭笑我塵顏仍如許幾時騎鶴向清秋

斗母宮前山最奇蒼苔白石埶離披只今回望題詩處霾雨陰陰欲護持

徂徠山色自朝昏松柏參天石埶尊昨向岱宗高處望千峯真覺似兒孫

十八盤前鐵鎖開游人到此色如灰幾年欲探秦人

蹟不道虛從頂上來

經羊太傅祖墓

片石蒼涼幾百秋晉朝古墓至今留不須峴首尋碑字説著羊公便淚流

懷王司勳

江山顛頓舊司勳博得閒身不事君一自罷官隨落葉終年爲客對浮雲洛中弟子時相憶世外漁樵且共羣小謝頻行煩寄語池塘艸色日紛紛

懷友

蕭蕭車馬寥中行記得臨岐送我情江上故人經歲別門前芳艸幾回生一春爲客花空落千里還家月

再明想到歸時逢午日菖蒲酒熟對君傾

沂州道中雨看人收麥

饑民徧河北蘖溢半山東麥卒一秋熟人憐屢歲窮攜筐霑細雨荷笠避斜風且喜完官稅休言罏甑空

淸江道中口號

行人五月未還家節序驚心細雨斜怪煞岸旁諸少婦新妝偏插石榴花

淮陰舟中與子靜別

雲樹迢遞韓信城歸颿影帶夕陽橫雨消靑埜風初定水落黃河浪不生回憶曲江三月聚翻憐淮甸一人行與君隨路看楊柳忽到津樓起別情

七哀詩哭張繩仲孝廉

靑松埀巖阿白石藏磵底松枯石亦爛傷哉哲人死哲人艮爲誰白田張仲子豐頤挾廣額雙瞳炯炯視如何奇偉人物化隨逝水緗帙遺櫥軒埋照誦經史冰霜二十載宛然陶臬里名教久淪喪大道逢救否頼爾陽明徒獨暢性命旨著書惜未成宗傳竟已矣盜跖常壽考短命悲顏氏問天天不言淚落悲風起

再哭繩仲

易水風吹楊柳絲送君上馬淚痕垂那知栢酒慈仁寺便是吞聲永別時

再宿留雲堂用唐人起句

夜合花開香滿庭一鐙深坐對疏櫺到來林壑眞堪賞重説風塵不可聽繞院舊餘楊柳緑當門新種薜蘿靑頻年車轍空南北羨爾荆扉只自扃

喜朕明至

與君江上約何奈雨中來徑艸迎人綠山花對酒開夜涼看霽月雲散步高臺一榻縣方下扁舟且莫回

城西園送友

杖策過城西園林夏木齊芰荷香落日絲管度回谿幽賞閒中得清尊雨後攜倚樓望淅令獨聽鳥聲嘶

登社湖曉望

覺湖煙浪曉來空況復疏涼六月時負看白蓮香不

斷好風吹過女郎祠

七夕王司勲同諸友人集見山樓分韻

小月光初細明河影半沉天孫憐此夕我輩亦高吟風入疏簾緩蟲譁老樹深乍凉宜薄醉莫受露華侵

送西樵司勲歸濟南

初秋兆凉氣落葉飄庭除久客念故鄉胡爲悵岐途長揖辭衆賓置酒城南隅四方並集送餞子增欷歔君昔罹險艱榮辱在須臾塵網季已脫放迹同樵漁爵服多纒牽林壑得自如君家三桐樹青蓋猶扶疏歸去且埋照漫浪稱潛夫

送孫介夫渡江兼訂三山之游

飲客逢孫楚朝朝上酒樓無端懷白下先我渡瓜洲北固一峰秀南徐萬木秋尋山君且緩騎馬待同游

登金山絶頂留雲亭

留雲亭子金山巓印視直與浮雲連下看江水幾千里怒濤觸石聲濺濺潤州諸峰各環抱金陵一綫如秋煙海門東去響湲湲橫江截斷商人船大沙小沙盡遷徙宋莫無人耕廢田亭中一望慘心目不如振衣把酒高臺前東坡已去了元死令我狂叫呼青天舉頭但見景純墓空江片石蛟龍纒四顧蒼凉欲誰語老僧勸酌中泠泉金山名勝甲吳楚張祜題詩今尚傳豈意屯兵滿山下築城列戟如防邊游人到此不敢息山頭明月空夜懸空夜懸愁泬然山川興廢亦有年未知遠蹈向何處風波窟宅難高眠

鶴林寺

乘秋先到鶴林邊埜殿丹青尚儼然斷壁客尋坡老碣空廊僧汲寄奴泉凋零何處看松柏[寺有十三松]頃刻無人放杜鵑只有南宮遺像在摩挲山對寺門前

拜米元章墓 [墓前有祠祀公像]

平生好圖畫死亦葬名山黃鶴飛相望青松終古閒碑尋將滅字像憶未衰顔酹酒孤墳下荒桑手代刪

寄題杜鵑樓

蓮池竹院對濤秋瀟灑眞成汗漫游不道尋山幽興

劇忽忽行過杜鵑樓

竹林寺

潤州到處皆幽絶最愛城南古竹林無數亂山藏寺小幾多籬徑入門深老松千尺響天籟疏磬一聲來梵音勝地殷勤幾回過翻憐身世久浮沉

招隱寺 [寺舊名招隱僧近改鹿泉故有末句]

空山宋歷久蕪落玉蘂秋風半艸萊千古空傳戴氏業聽鸝無復戴公來磵邊松子紛紛落亭下泉聲曲曲回怪殺老僧彊解事不將招隱法幢開

題招隱洞

空林萬木響秋聲古洞依稀類削成卻羨風流蕭太

子山山留得讀書名

八公洞二首

昔賢栖隱處不復見塵蹤細水沿谿曲危樓傍石牢僧廚燒竹葉鳥徑落松毛待我藏名日歸山著布袍

又

洞口櫻桃滿何人手自栽春風無客到秋日憶誰開地僻空耕鑿山深少去來還期芳樹下永坐送餘栝

又題八公洞

叢篁夾道水潺潺細艸幽誰小洞開吾愛八公眞隱士不留名姓在人間

蓮誰洞

探奇訪古洞玲瓏若天闢絕壁陵雲端下坐幾千尺紫竹生虛巖靑梧覆山脊一峯當洞門儼然神僊宅洞口雲氣生冉冉上几席層巒三面隆摩挲古苔碧前有老梅叢誰時散芳澤旁有丹桂林幽香自朝夕道人山中歸汲泉供游客君隱是何代蒼蒼已頭白自言此境幽終年少人迹丘壑本自佳惜哉處荒僻山川需人傳湮沒良足惜安得謝與郴高文顯泉石

九誰山

羣峭削芙容名山瀕泉峯大江流浩浩古栢翠重重傍席看飛鳥開軒聞靜鐘沉香樓最好誰雨四時濃

北固山

北固高峯擁一樓無邊江水日悠悠馬嘶古硐浩誰長月落空潭岸艸秋山有走馬硐秋月潭天險東南分楚越雄圖割據弔孫劉只今山下連營滿不許游人到上頭

同叔定家兄登北固多景樓遲介夫游焦山不至時介夫爲郡別駕招集萬歲樓

與君共約松寥去何意來時負勝游滿目煙嵐空對酒深江蘆荻獨停舟設言兄弟三山興還羨賓朋萬歲樓此會孫登期不至虛傳長獻衆峯秋

焦山三首

夙負嬾拙性人事厭城郭偶來山水間心迹契寥廓秋氣佳有餘林木遠參錯取徑躡岡巒壁面執如削

巨石經霜霾奮怒空中落下有誰陽碑至今傳瘞鶴上暮孝然廬古洞秋陰薄三詔不肎出淸風久未薄神異感宋主寢中獻靈藥身後非好名聊以表林壑

又

杖策履絕頂上有吸江亭亭虛敞四面下聞江水腥夕陽入深樹照見茱山銘拂衰去苔蘚筆墨光熒熒先生直諫死遺迹留芳馨題詩亦偶然忠義誠可經

又

山行熟僧窄微徑緣林端別峯名卷隱精舍下臨海濤寬樹深日不見修竹千萬竿長根走石畔密葉秋未乾老僧久枯宋客至出門看攜我望海門綠水生波

瀾沙長緪罟絕水清魚亦安人生城市中勞勞艮足歎

謁焦孝然祠

漢末方多故何能起孝然大江回聘使片石足高眠洞豈徵書重山有三詔洞山因處士傳白衣遺像在枯坐對秋天

焦山古鼎歌

吁嗟此鼎傳何時空山神靈常護持勒銘象功告萬世腹底古篆周王詞字中蝌蚪讀難曉況復殘缺誰其知鸞翔鳳翥執蹲踞金繩鐵索光陸離雨淋日炙出泥土歲久剝落苔蘚皮形模卻高二尺許虛中能受盈不虧鼎旁有耳似雙髻三足屹立同尊彝褊體龍文動鱗甲黝然潑翠盤蛟螭相傳此鼎出巨室禍卻歸嚴分宜分宜既敗鼎復返從來神物難久羈何如安置在古寺几筵妥帖終不移我從昔年得紙本王西樵阮亭兩先生繪圖作歌刻石山上顧盼已覺心神怡今日訪古到山下十指摩挲稱絕奇四方觀者日相索老僧拂拭能不私虛堂秋冷落山葉空階苔靜眠狐狸山前舊有瘞鶴銘鸞鼯斫斷夢陽碑吾恐神龍覷寶器怒挾風濤江上吹

枯木堂訪古樵師不遇

枯木堂名古常懷惠遠師如何停櫂日正是出山時

殘葉磬中落孤螺戶外窺不須留姓字石上有題詩

江風山月亭

千尺峰巒疊翠屏松蘿低映石痕青焦公舊舍無尋處只有江風山月亭

松寥閣

松寥小閣面臨江霜打梧桐葉未降游屐到來堪永日時聞山鳥啄虛窗

晚際汎江

斜日下山徑秋風送晚船雲歸江樹黑月出海潮圓估客颿齊落漁人網獨懸夜投瓜渚宿回首但蒼煙

送仔園游浙

清秋最憶杭州好送客常教清夢回楓葉亂從山徑落湖光直入寺門來采菱歌起月初上弄笛人歸船夜開況有右丞詩畫在高峰南北待銜杯

晚秋集郭飲霞寓園

候蟲聲已盡籬菊色全乾滾滾秋光老茫茫夜氣寒放歌舒埜性縱酒託微官謾道家貧甚還能洗玉盤

同程穆倩祥其仔園熊師龍梢叔定家兄集兒

山樓再送西樵司勳分得六魚

兩年江上客眞似廣陵居忽逐寒雲散翻憐好月虛不須攀驛柳且要賁園蔬想到鄉亭外蕭蕭去鴈疏

舟中與司勳別

曲汇潮落水痕齊霜打殘楊暗竹西今夜謝公隄下泊湖光漠漠水禽唳

謁陸丞相祠

丞相祠存朱已亾入門拜起淚霑裳厓山舊恨傳遺史南海忠魂返故鄉豈是孤臣矜死節羞教孺子作降王樓船十萬沉波底猶勝蒙塵狩北荒

霽夜同王筠長對酒

東海酸風急南窗莫霽侵一鐙寒夜話十載故鄉心此地論交少唯君學道深自從遭喪亂堅臥到如今

答斌臣見贈原韻

甓社湖邊日影西別時猶記夜烏啼風前送我衣裳溼霽後逢君鬢髮齊黃口稱兒偏臥病白頭賢母共羇棲海東景物年來盛唯有潛夫首重低

留別斌臣和原韻

日日歌筵醉落暉客心迢遞㝱荆扉起看殘月幾更盡臥聽海濤深夜歸賴有親朋消旅況還愁霜雪上寒衣尊前忽作佗鄉別怕見城頭亂葉飛

兜率院晤靈巖繼起師賦贈

靈巖彎雨散汇湖杖笠雲從半枉吳南去衡山雙腳健東來滇海一瓢孤已知惠遠真高侶卻媿陶潛是酒徒何日虎谿開笑口滿天明月照冰壺

同胡天仿飲斌臣疏枰賦得青陽偪歲除

為客此何日驚心歲漸除窮陰催舊臘殘雪憶吾廬萬感鐙前集孤懷醉後舒停桮對朋好春到轉躊躇

艸閣

艸閣臨邨起彎源引徑幽谿光斜入戶海氣半侵樓石上堪垂釣隄前好繫舟此鄉魚鳥足不羨武陵游

為斌臣壽母

卓哉毛少節嘗以孝行見家貧事老母藜藿不敢倦府檄一旦下胡為顏色變人子茍純孝負米亦可羨豈必爵服榮自向庭闈衒東海有異人才彎比曼倩手持五色筆曾入金鑾殿遭亂遂放廢奉母歸海甸偕隱無怨聲日勤手中綫教兒耕薄田種蔬多蔓衍

摘蔬供晨炊賢母起長歎蔬食亦云樂五鼎何足戀毛生非等倫出處兩相判

百尺梧桐閣集卷五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六目錄

古今體詩

生日答豹人見贈二首
贈許甫州
豹人定九醉白飲紅橋酒家遂和三絕句
汎舟口號二首
西莊燕餞在平王公入京
同仔園左嚴兄送在平公湖中遇風作
夏日刘園竹後同叔定家兄納涼
進艇同楊東子仔園左嚴叔定兩兄
立秋日友人見過

寄定九東原
雨不絕
河水決
地夜動
病櫻
贈醫士
寄懷舟次二兄客西江二首
詠鶴五首
促織
悶
養拙

月下讀書
康臣舍人自京寄詩見問依韻奉答二首
吳北海以詩見問闊半歲矣使者復來始有此寄時除農部二首
九日不出和辔顧菴先生同豹人用重陽登高爲韻四首
冒雨登康山限韻同顧菴先生二首
贈虎丘問上人
樓雨
送豹人游潛江兼呈幼麥明府
過安豐訪賓賢陋軒不遇

劉莊感舊
聞惟一學士假歸舟抵淮陰余不及待丞筆寄之
舟過被水鄉邨紀事
歸舟
復愁二首
移居詩三首贈醉白
歲莫寄阮亭先生

百尺梧桐閣集卷六目錄終

揚州　汪　懋麟

古今體詩 自戊申歲正月起至十二月止

生日答豹人見贈二首

孪飛滿院値芳辰飄灑南鄰與北鄰叵算從前好風
光亂幷堆裏過青春
溉堂門與山樓接多謝逢人說項斯豈有尊前好詞
句漫張鉊瑟唱孪枝

贈計甫艸

廣陵大都會四方來衆賓林巠亦平衍胡爲駐車輪
此邦多商賈統以鹽鐵臣澤麋掌虎皮攻取恣萬人

以此盛冠蓋街衢如雲屯而我性簡傲百中無一親
與汝有計子氣誼亦何眞結交在長安與我別經春
僧登歲莫來歡樂開心神中廚出雞黍爲君淸埃塵
貽我一卷書冰雪良足珍抗志在刪述探源本周秦
文從五經出自然學問純中有經濟策名言浩無垠
豈若役諸儒章句死逡巡惜哉遭禁錮有才未得申
有司重賦稅胥吏尤可嗔一錢遂放廢士林多苦辛
沉冤誰爲白無力通紫宸豈少同懷友致身要路津
饑餓不足救薦雄或有因分金亦云厚難救管仲貧
倚閭有老母久缺昏與晨來時積雪凍倏忽夏木新
依人古來難爲客多迍邅感激別我去執手淚霑巾
苦言不得志歸臥江水濵丈夫貴適意雙屩何常墍
不如學信陵近色兼飲醇荒淫非至理吾道豈終淪
朝廷方重士徵聘勤咨詢博雅似吾子寧老巖下身

豹人定九醉白飲紅橋酒家逢和三絕句

輕陰黯黯戸常扃卻憶紅橋柳色青自料春風無絕
調聽歌卒不到旂亭
汴河暑比鑑湖濵狂客難逢賀季眞解得金龜重換
酒一時爭看幾詩人
晴隄楊柳綠於煙白版朱闌繫小船輸卻阮宣多飲
興逢鋝便解杖頭錢

汎舟口號二首

賸此斜陽放晚船笙歌吹徹小橋邊可憐一帶隋隄
水日費人家幾萬錢
沿城一路起樓臺畫舫輕橈日日來未到十年皆換
主楚棠猶向晚風開

西莊燕餞在平王公入京

陽春二三月江郭鬧啼鶯雲外一颿落羣士歡相迎
登舟敘寒暑斗酒聊共傾兩岸綠楊樹下映春水平
爲問此何時來日逢淸明揚州夙好游此會無陰晴
是日微雨歇波恬魚不驚放船紅橋下畫槳相從橫
人影亂流水嘈嘈弦管鳴但恨登臨僻未愜山水情
高懷聚吳越涉江采芳蘅金焦肆游覽海門觀長鯨

姑蘇盛歌舞朝朝吹玉笙緜彎虎丘道宋莫闔廬塋
四月渡錢唐湖水方盈盈菡萏未作彎桃柳不復榮
六橋半牧馬吳山久屯兵唯有冷泉亭一泓常自清
再鼓吳興櫂還爲峴山盟咨覽留勝蹟流風誰足并
五月熏風涼觴言整歸旌挂席返邗水攬轡趨神京
納言賴汲黯抗疏需匡衡山川難久留出處繫蒼生
師門誼良厚惜別心怦怦汇南七十子樂育多菁菁
懋也鴑駘質敢與驊騮爭空羣感一顧鞭策思長征
無由展驥足何能隨王程試與同門友置酒前送行
六月過西莊朱荷開綠英中廚少豐膳度曲無新聲
飛觴達中夜平旦臨東城錦纜牽彩鷁擊鼓兼鳴鉦

相送邵伯湖水埶方彭彭百里沒廬舍三年無稻秔
河防屢衝決培築煩懋垠租稅莫能出水田誰得耕
浮人正滿眼民力負惸惸吾師登掖垣久著折檻名
願言陳疾苦東南荷生成

同仔園左嚴兄送往平公湖中遇風作

送遠涉長湖湖波夏綠鳩鵲與鸂鶒兩兩波中浴
挂席喜風正千里一時速屢月苦霪雨洪濤滿百谷
河源方四潰奔騰裂地軸中流風埶張馮夸怒相蹙
倚蓬望高浪孤樹翻茅屋滿湖卷白練忽見前舟覆
篙師色如土檣櫓手不熟王郎撚髭須展轉亂心曲
仲兄艙底眠卬天看鴻鵠平生懷坦坦寧遂飽魚腹
天心與善人反風到平陸奮身上湖隄壞道石相觸
風排浪頭惡水齧艸根禿跋涉多艱辛垢膩雙腳縮
風波頃刻閒行步動局促吾師泊前岸驚聞廢寢宿
寄書多慰勞嘉言比金玉達人慎幾微臨深常撿束
三復守身言吾徒永相勗

夏日刈園竹後同叔定家兄納涼

今年五六月雨腳時在目百艸俱爛死只益園中竹
擢條一丈長青陰四面覆長根丞地上行步動相觸
密葉坐層雲蓊匌殷潑綠頗厭枝幹緜森森如箭鏃
明月蔽中夜好風阻三伏鏟此庶快意荷鋤命童僕
卷曲爲之刪蔓衍爲之禿上有蠭蠆房下有蠖螘族

翦除復灑埽此物盡驅逐蕭疏開心匈脫然釋拘束
哲兄有潔癖顧此愿幽獨納涼移石牀展書共我讀
攀嵇兼慕阮允矣傲流俗

進艇同楊東子仔園左嚴叔定兩兄

橋邊看渡馬柳下綴停船碧酒激波冷朱荷映日圓
回眸憐小妓按曲媚緜弦衛玠人爭識牙檣晚更牽

立秋日友人見過

畏熱眞成懶新涼一啟扉夙蘭迎露長舊燕別巢歸
有客尋荒徑論詩到夕暉自今催釀黍來往莫教稀

寄定九東原

安穩東原客幽居近若何水光當戶少秋氣入林多

與婦謀雞黍呼兒摘芰荷那知城市裏終日愼風波

雨不絶

四月五月雨不絶田家老農淚迸血霹靂不時號令乖禾稼爛死飽魚鼈衾裯換米日過午那能租稅完官府城中廉吏雖父兄胥吏征求執如虎可憐酒肉臭朱門道旁今有餓死魂卬看雨執猶昏昏

河水決

黃河衝決淮河盪白馬湖中千尺浪淮揚城郭雲氣中遠近田廬水光上人行九陌皆流水鼁蚌紛紛滿城市築岸防隄急索夫里中徭役齊追呼富家出錢貧出力觸熱忍饑不得食十日築成五尺土明日崩

開十丈五

地夜動

戊申六月地夜動萬瓦驚飛起殘寢跂足不定天地翻街市千人萬人慟江海之水皆倒流泰山華嶽宮中浮人生性命在頃刻尊卑顛倒民何尤天上太白方晝見連月霪霖丞靁電已聞下令期減刑我料天心庶幾厭

病櫻

灼灼櫻桃樹亭亭似青蓋百錢初買時正與春風會開花亦何繇結實既已大珊瑚萬顆圓纍纍密葉外黃鳥時來窺啄啄多態飽食苦內熱小摘潤腸肺

自謂千年根豈意一朝壞根本已先腐蟲蟻聚穴內惟餘半死葉秋風更凋敗曾聞薦寢廟金盤滿盛載御苑賜大官恩寵冠儕宋如何竟摧折顏色同艸芥榮枯有至理無勞動吁怪

贈醫士

神僊不可求大道久云絶身無寒松堅常苦五情熱自非鶴上人誰能疾病輟朽矣艸木根神農貽寶訣種杏得吾子獨精鍊藥說時嘗紫河車遠采金光節葛洪求丹砂弘景餐白雪眞有不死術豈與韓衆別而我性荒淫好道似劉徹無能吸瓊藥煎熬名利拙賴君能起余束髮丞交結欲報千黃金此意終不滅

留爲阜鄉亭千秋卬高潔

寄懷舟次二兄客西江二首

遠游經異縣攬勝上名山溢浦行人倦香爐瀑水閒家書前月到孤櫂幾時還未許漂零久歸來早閉關

又

李白讀書處留君已判年時逢吉水使毎問下江船定有詩如錦渾忘月再弦故鄉幾兄弟目斷鴈鴻天

詠鶴五首

臘月游東海雙攜老鶴歸樊籠妨飲啄霜雪犯毛衣顧影饑還唳因風困欲飛祇緣人愛惜翻與故鄉違

又

鶴來安穩未託迹得閒園磊落常孤立低昂似有言應門煩報客得寵豈乘軒飽食休颺去風濤海外翻

又

數聲何歷歷小步亦徐徐日費三升粟時分二寸魚啄殘蟲蝗盡浴罷羽毛疏漸喜馴初性能銜架上書

又

有時檐外舞一對恐雕闌蹴踢雲生翼回翔雪作團最宜樓下過還愛月中看側目青霄外時時奮羽翰

又

自是青田種稜稜瘦骨奇只爲高士伴不受小兒欺白鳳蹔堪伍丹雞總未知何時辞少保爲寫出羣姿

促織

宋宋艸根下陰陰促織鳴隨風偏急切傍月太分明不寐可憐夜悲秋無限情停鐙兼側枕愁煞斷腸聲

悶

愁來疑命達獨坐只書空身世浮名累艱難吾道窮壯心看落日生事畏秋風此意無人識新詩獨自工

養拙

亂離無厚業對客怕言貧養拙疏官長謀生媿估人黑裘行漸敝朱紱幾時新莫謾誇通貴依然是隱淪

月下讀書

把卷俗清燁分明見細微不須燒蠟燭只用卷簾幃螢火光終暗彎梢露正稀自矜勝老眼容易壯心違

康臣舍人自京寄詩見問依韻奉答二首

禁籞千樹錦宮柳萬條絲騎馬逢春日銜栖送別時行藏偏錯料林壑且棲遲懶問京華事消愁改舊詩

又

掌故司東閣晨趨曉漏寒大官分祿米宮女奉盤餐玉籥風雲護丹書龍鳳蟠退朝當日莫緩步出天安時沈牧掌實錄

吳北海以詩見問閒半歲矣使者復來始有此寄時除農部二首

寄語吳農部新詩法愈工高吟會夜雪惜別又秋風

多難顏容黑思家鬢苣紅聞君已通貴蹔足慰途窮

又

一官經六載此日始爲郎攬鏡憐朱紱梳頭畏曉霜有兒隨紙筆無婦理衣裳相國今衰老何時省故鄉

九日不出和贊顧菴先生同豹人用重陽登高爲韻四首

宋宋秋將晚蕭蕭鞠再逢歲時原不異筋力近來慵閉戶寒雲滿登樓落葉重追歡無意緒綠酒爲誰濃

又

却怪寒暄異秋深未有霜晚彎開九月夜雨偪重陽偏埜絲魚鼈無田覓稻粱龍山當日燕此會竟泚泚

又

吟詩得瞽植長歎過孫登共是悲秋客眞同出世僧
空山閒獨鴈古木落寒䳒莫問甯阜事緜蠻有廢興

又

白髮豈相放如公俱二毛茱萸須子細意與各蕭騷
身俗休官健名因避世高東籬同醉臥此意欲追陶

冒雨登康山限韻同顧菴先生二首

江南苦厭山江北山不足吾意阜眞窄胡不長崖谷
城中一抔土刻劃似山麓康公昔登臨淸風散林木
發興自吾徒銜泥探松鞠隔江見諸峰灑然豁心目

又

沮洳山徑溼蹋步躡高阜長河動我前風颿出肘後
頫視多大厦粲然啟戶牖艸堂陵雲端巋然獨不朽
煙雨四面來疏快宜飲酒惜哉遭湮沒不爲四方有

贈虎丘問上人

不見問公經幾秋江南江北思悠悠有柳曾約過玄
墓聽曲虛傳到虎丘車馬勞余千里路袈裟媿爾五
湖舟只今蕭寺重逢處猶是當年明月樓

樓雨

樓雨霑虛幔霜風入短檐乍寒宜閉戶宿鳥自窺簾
祗谷山稜潤頻摧鞠蘂淹可憐小搖落對此欲愁添

送豹人游潛江兼呈幼夔明府

先生渭北老逸民何由久客楊子瀕當時出游年最
壯淸狂卻戀江南春手揮千金作豪士目破萬卷輕
時人喪亂反遭世俗笑爸日破產今常貧閉門無事
老詩賦才力蓋代如有神大名十年滿海內結交諸
侯稱上賓高門肥肉雜大酒汎愛難救昏與晨有兒
遠官屯留縣去年霜雪衝車輪俸錢攜來始買屋與
我對門爲比鄰四時八節共栝酒先生不韈亦不巾
生男既多女更大向平之願不得申今冬結束復入
楚此生何日遂歸泰西江千里波瀾闊北風十月肌
膚皴故人到處盡傾倒潛江王宰情更親文章交道
自無匹求之管鮑眞其倫王宰王宰爾須念先生雙

鬢今如銀但令身中有繒服中實誰復眼瘖眯風塵

過安豐訪賓賢陋軒不遇

到此忽相憶安豐老布衣過橋逢埜市隔水問荊扉
鹽井孤煙起魚罾落日微可憐栖隱處乞米不曾歸

劉莊感舊

揚州甲申歲夏四月終旬城頭箭如雨城內夜殺人
余時方七齡歷歷記猶眞吾翁守空城道家避海瀕
提攜仗老母跋涉皆艱辛四兒年十餘相依乏路踆
託迹到劉莊主人情舊親謂余父有造報恩在茲辰
移堂讓我居汲水濯我塵老婢來執爨送米兼宰牲
室有二嬌女鶯燕往來頻兒戲無嫌猜慇毋時諄諄

中兒死兵華季兒陷營屯老母日夜泣枯目復焦脣
小時不曉事索食遭母嗔亂後始還家一一向父陳
古人重交道寄託原有因骨肉散復聚何莫非鬼神
升沉閒炎凉如隔楚與秦豈意重來過忽將三十春
訪舊已爲鬼門巷摧爲薪不復見耆舊滿眼皆流民
我欲報舊德此意何由申日莫發船去回首淚盈巾

聞惟一學士假歸舟抵淮陰余不及待丞筆寄
之

長安三月學如霧身騎驕馬黃金轡日莫慈仁看杏
歸醉倒高齋耳雙熱春風忽動桑乾柳南北飄揚離
別久我在蓬門君玉堂何人共飲新豐酒綵鷁聞過

淮水瀕傳來消息未曾眞情人欲見不得見爲寄相
思白錦鱗

舟過被水鄉邨紀事

南船北風正穩鼓湖中柁落日猶在天千邨已飛過
錦颿齊開張時聞鵝鸛鳴水驛常苦緩今兼數日程
倚窗望原埜浩浩若江海不辨陌與阡浮人竟安在
今年苦大水黃河四奔衝百川失故道漂屋兼妨農
淮揚十餘縣米貿如珠玉富民尚躑躅何況此煢獨
六月遭地震搖蕩幾千里山川亦崩裂人民多暴死
災異非尋常誰能感若嬰　朝廷減玉膳耆黃遣近
臣符牒下鄰郡轉粟誂敢後小舟鳧鴈來大舟鯨鯢
丞百穀忽如山流民免塗泥上天灑雨露遠近無不
齊下令勑有司賜租亟勞恤苛征死不赦貪吏亦知
畏美政實孔厚奉行在屏藩愼勿苦州縣努力報國
恩儻非獨與賑眼見爲盜賊誰謂天心怒挽回在人
力嗟哉此愁苦余今親見之有位盍敬聽援筆陳此
詞

歸舟

誰識相如似舊貧紛紛莫霧打歸人莫言金錯囊空
磬尙有蘭陵十斛春

復愁二首

瀅雲寒擁戶殘霾夜明樓無那歲將盡可堪人復愁

詩書眞計拙懷抱向誰謀獨坐殘燈裏徒然照黑頭

又

十月出門去前宵冒雪歸呼兒低向火看婦冷縫衣
祇益家人累何曾酒債稀不須頻報客懶慢拚荆扉

移居詩三首贈醉白

卜居當建子入室已逢春籬落三秋計江湖十載人
圖書充北牖車馬駭東鄰日日邀賓至樽前醉百巡

又

茅棟門何向高城壓戶低市譁空遠俗埜闊卻鄰溪
雨過蔬常足童來酒正攜更無人迹到獨聽鳥聲啼

又

高士豈無婦憐君壯未昏寒暄誰出汲來往自應門
及此成家室從今計子孫著書如有暇也學牧雞豚

歲莫寄阮亭先生

封書煩驛使郵艸憶侘郎彈後遙相寄鐙前細作行
南宮新賜被粉署舊含香只有臨邛客依然典鷫鸘

百尺梧桐閣集卷六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七目錄

古今體詩

立春友人過飲
人日
穀日
仔園招集安樓觀鐙
王少招飲臥病不得赴簡謝
題周櫟園少司農讀畫樓二首
渡京口
丹徒道中
新豐夜泊
奔牛
毘陵驛夜泊懷董文友陳賡明
舟中看子靜放生
放生池
游錫山園林五首
雨中舍舟訪虎丘問上人宿梅參樓上
虎丘和清遠道士韻
闔廬墓
短簿祠
眞孃墓
虎丘雜詠十首

繆歌起邀同子靜游牛唐壽聖寺觀宋文憲公
手跋血書華嚴經有序
五人墓
專諸墓
贈陳廣文幼木
贈妓
雨後同仁趾子靜問上人登支硎山望天平諸
峰
放船
楓橋
寒山寺
登靈巖寺尋館娃宮故址
訪繼起師不遇寄懷三首
訪徐高士隱居
游穹窿山呈施鍊師
舟中再贈劉粲
宋中郎邀同仁趾子靜攜妓泛湖舍舟登岸入
玄墓看梅少憩聖恩寺步太湖口晚游光福
太湖口望洞庭山
玄墓看梅十絕句
上虎丘寺後山腳用杜韻
千人石上坐月將歸揚州

留別仁趾
雨舟甫艸見過即別
歌起舟中晤徐原一兼简盛珍示
後石屋行
送高駿霞讀書西山
姜綺季吳震生玉少定九夜集見山樓
奉寄大宗伯梁公兼送令姪承雋歸真定
詠史二首
贈周雪客
將入京留別于皇即和見送原韻兼訂北游
諸兄弟同友人攜酒餞余見山樓下聽妓度曲
賓賢舟次家兄各賦絕句依韻奉答二首
河上與叔定家兄別
北行
蒙陰和陳賡明魏若石題壁韻兼寄懷
羊流道中雨
過泰山三首
風
雪後康臣以詩見問賦答
贈陳子端侍讀十六韻
上高陽李公三十二韻
蹝

上栢鄉魏公四十八韻
送兄長玉還揚州兼寄二兄舟次
客京雜詩十五首
至日遣懷簡北海主事康臣舍人三十韻
除夕寄家兄叔定

百尺梧桐閣集卷七目錄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七

揚州 汪 懋麟

古今體詩 自己酉歲正月起至十二月止

立春友人過飲

茱盤方送臘綵仗復迎春及此歡娛日無非嬾慢人
入㕔生菜滑到眼早梅新卻喜寒暄改初簪白帢巾

人日

大霽逢人日寒雲覆萬家隨風仍到地需樹忽成花
轉覺春光早還餘臘味賒醉從樓上望䀛䀛送昏鴉

穀日

春霽不復凍偏逢穀日晴寒光迎日薄餘㵎入簾清

徑艸全舒色林鶯漸出聲天應憐令節鐙許上元明

仔園招集空樓觀鐙

王郎一生高興發元夜停桮望明月豈知三五風霾
潑及至天晴光已缺悉思召客開芳筵買鐙一日揮
萬錢滿堂金碧色欲動對客大笑掀紫髯山東大珠
益奇巧丹陽細絲光爛然銀彎直吐一百丈火樹高
與青天連興酣大叫促行酒耍呼賀老彈鯤弦左拍
王郎肩右執王郎手似爾豪誕世無有卻笑東鄰富
翁不肯把酒共醻勸閉門有鏹空百萬

玉少招飲臥病不得赴簡謝

竟負淸宵約翻成白晝眠藥盧燒霽後酒醆罷春前

艮會眞難得詩名祇浪傳待余筋力健燕賞及晴天

題周櫟園少司農讀畫樓二首

看山如讀畫

金陵千萬山山山發光怪石狀多崢嶸雲氣時變態
先生有高樓瞪目靜相對四天挂青嶂轉覺戶庭隘
顧陸與董米放筆爭向背快剪劃峰巒總入卷軸內

讀畫似看山

畫師古無數渺然不可攀片紙買堪貧千載傳人間
司農富收藏拂拭深閉關吐餔得清暇披圖滋歡顏
翻身入層巒咢鼎聞潺湲五嶽從虛願臥游當往還

渡京口

春颿張埜渡朔日射江門樹與山光合潮連霧氣渾
無風沙鳥靜近岸估人諠此去吳中好三唐咢正緐

丹徒道中

京口清江岸閶門白版船正逢晴霽後況是看咢天
吳俗貪游覽春聲入管弦早梅開且未心急片颿前

新豐夜泊

如何此山店亦自說新豐地僻豈無酒童來定不空
及時春色綠待客晚鐙紅淺酌寒星外渾忘驛路中

奔牛

輕舟如去馬斜日到奔牛渡口排魚網咢邊出酒樓
爲橋搭白石接竹轉清流埜俗殊堪詡方言聒未休

毘陵驛夜泊懷董文友陳賡明

戍鼓下嚴城官橋斷客行青春懷二妙紅燭坐三更
寒犬迎舟吠昏鴉繞驛鳴無由將尺素明發又南征

舟中看子靜放生

魚鰕亦微細潑刺尙堪憐失水哀孳命傾筐費幾錢
春波原浩蕩潭網莫重連是物歸生意臨流忽惘然

放生池

半頃風潭一鏡開香咢中有誦經臺誰拋芳餌驚春
浪不見銀鱗鼓鬣來

游錫山園林五首

孤塔擁雙峰千谿瀕萬松到山蘿徑引入寺埜咢濃

絕頂看城小縣崖怯力慵太湖東望遠春浪白溶溶

又

天下知名水山中不値錢盆罌誰過客雲灑到春田
谿上成咢市人家作酒泉鹿盧聲搰搰終古自泠然

又

當年鄒副使巖壑老餘閒曡石曾開徑栽咢久閉關
滄桑畱白水臺榭冷青山宋莫春申礀空多鳥雀還

又

太史開山館風光勝習池名泉千礀落古木四天垂
軒檻高低出橋梁曲折隨天工與人力疏鑿歎難爲

又

林泉驚勝絕燕賞忽衰回落日歸偏速春船嬾自開
買山思釀酒築室好栽梅此意愁難遂蒼茫首重回

雨中舍舟訪虎丘問上人宿梅花樓上

水宿春飄溼山居曲磴幽懸鐙聽莫雨卷幔倚層樓
短簿祠雲暗眞孃墓艸愁曉來晴日出一一欲重游

虎丘和清遠道士韻

蕞爾海湧峰青蒼偪雲漢王侯與僊釋生死託幽竄
吳中非一山平衍此堪翫入寺石如掌名泉埶瀰漫
劍池浩無底劃然劈兩岸中有湛盧鐵精光夜零亂
側聞仲秋時及茲二月半百戲無不爲士女曉方散
來游正青春頫卬閱昏旦尋碑字磨滅遺風想篇翰
生祠徧山前敝塞良足歎吾欲事洗滌此意誰能贊

闔廬墓

吳王好寶劍殉葬埋山隅發卒千萬人桐棺藏玉鳧
匣沉劍池底光怪時有無祖龍欲求劍發冢欺幽廬
忽見白虎踞徙旅皆驚趨此事終茫昧理埶豈然乎
吳宮有嬌女蒸魚命忽徂送葬舞白鶴聚觀萬民俱
發機盡揜之白骨成丘墟湛盧惡無道入楚潛別吳
魚腸殺王僚背逆良可吁磐郢送死女寶劍皆空虛
誰能起歐冶此說聞風胡古鐵亦有靈不爲亂國拘
王道自無敵一劍眞匹夫區區吳與秦所見亦何愚

短簿祠

昔日賢侯第今成主簿祠梁塵汚玉坐山雨颯靈旂
兄弟名原重東西廟亦奇清風傳舍宅林壑幾曾私

眞孃墓

不肎尋常死眞孃尚少年故埋歌舞地仍看燕鶯天
埜艸思紅袠林花見翠鈿蛾眉難再得千載亦相憐

虎丘雜詠十首

花棚一帶曲闌干游女經過艸露乾五十三層階上
石月花藉子要人看

二月已破花漸殘女兒新試舞衣單繞從殿上參金
粟又向山頭看玉蘭

生公臺下雨花新說法曾經動鬼神磐石今爲歌舞
地年年八月坐千人

當年清遠鍊丹時白鶴飛來世豈知一自丹成騎鶴
去空留古礀艸離離

誰傳大士鎮名山應夢嘗言送我還吳女好游兼信
鬼燒香時節不曾閒

季疵石井古來傳百丈藤蘿影倒懸甘冷也應勝牛
乳如何不及惠山泉

大吳軒接小吳軒原是珣珉舊日園卻笑今人都占
取偏將祠宇築高垣

著旂斜挂虎山門少婦盧頭斂黛痕肎信茶香能勝
酒如何不醉也消魂

綠萼梅開細雨天對花端坐更堪憐入門欲索新茶
喫鉤引回身嬌數錢
白公隄外水迢迢吳女搖船櫓背搖最愛橋名是斟
酌也須春酒變春潮

繆歌起邀同子靜游牛唐壽聖寺觀宋文憲公
手跋血書華嚴經 有序

學士自序云初無相居士未生時母夢異僧
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孔禪師也空假一室
以終此卷母寤覺居士卽生今逢勝因頓憶
前事於是作序讚書經後考是經爲善繼上
人寫自元至正中而孔禪師則宋人也不言

善繼乃言孔禪師則孔禪師爲善繼前身學
士爲其後身無疑也是經歷宋元明凡三世
至學士始顯異哉豈佛氏死生不昧之說信
然乎無相居士者學士自謂也歌起屬余作
詩紀事兼爲余書其後云

佛書偏中國其說盈百千有時發大藏文義頗淸圓
繆子慧業人往往能譚禪邀我登峻閣丹梯何回旋
因思宋學士神翰人爭看老僧啓帙笈蜀錦蛟龍蟠
開函發光怪珠文何新鮮歲久黃金色不復如渥丹
善公大智力寫自至正年豪禿八十卷指血常夜煎
豈無青松煤黑暗生雲煙亦有金銀質及茲丹與鉛
炫燿失本性終當求自然卻思髮膚內精血人最慳
焦毛不復顧苦行人所難惜哉久湮沒乃令學士傳
賢母夢異僧丁寧託遺篇分明三世身此事非幽玄
學士性不昧執卷如舊觀焚香敬作頌妙義何翩翩
筆埶極瘦硬犖犖歐與顏歎息天人資乃具釋氏緣
大儒裕佛性於理或有焉屢讀發遐慨塵網空纏牽
傾暉不再午逝水無停川蜉蝣與公卿千載俱黃泉
我欲問正法恒河誰爲宣

五人墓 顏佩韋馬傑沈陽 楊念如周文元

自昔熹宗朝閹寺惑人主簧言煽宮中流毒徧海宇
公卿爲兒孫羽翼號彪虎嬌嬌楊左徒抗疏逢彼怒

羅織陷君子血肉濺殿廡黨錮害已成捕牒下如雨
蔓衍繫忠介士類不敢視義聲動閭閻詔紙弃如土
竝力殺緹騎五人氣已吐甘死衛善人淸名在千古
宦官禍人國殷鑒良足取奴僕何能爲戒之在政府

專諸墓

我行專諸巷弔彼專諸墓菭陰生石塔悲風動行路
伍胥善相士雄貌向人怒侈口與熊背祇士戰場赴
無賴好格鬭御受妻子呼能屈必能申奇功果然樹
身許公子光弒僚不遑顧長鈹交匈前公子得踐祚
句吳本讓國篡逆良可惡潛傷季札心哭墓豈無故
健兒知報恩殺身亦已誤激昂龍門史刺客傳空著

贈陳廣文幼木

京華三載悵離羣渭北江東日莫雲月落蘇臺應憶我華開吳苑卻逢君高風不讓陶元亮清節何殊鄭廣文莫道一官今獨冷春來苜蓿轉芳芬

贈妓

誰倚西樓毒冒𣎴闌華丫髻杏華裳不施脂粉容原好乍解羣裾體便香幾曲清歌輸酒醆一聲細語背鐙光李娟張態尋常見爭似盈盈劉粲孃李娟張態見樂天詩

雨後同仁趾子靜問上人登支硎山望天平諸峰

入吳已十日無日不風雨兀然坐虎丘清游興多阻

衝泥挾朋好煙中駕雙櫓直上支硎山暝晦不知午道林昔棲遯清風散千古靈泉百道來豪髮鑒可數策杖緣窄徑怪石向我怒壁面黝如鐵峽角埶疑虎山盡已無路石門劃然補本非疏鑿功開闢似鬼斧矯首望天平萬笏天外拄此中好墓田千松竄蒼鼠努力登前峰雨氣滿山吐悵悵還珠宮更遇老僧語吳俗好鬼神游覽悉士女仲春稱最繁結束多媚嫵羅綺徧春山管弦坐深樹我來不相值徙然隔煙霧細雨莫霑衣折梅返前浦回船眺層崖杳然在何處

放船

莽莽中宵雨蒼蒼林壑閒不成攜杖往空作放船還坐惜千峰過行憐一水閒歸途甚蕭瑟猶欲問寒山

楓橋

估客讙譁夜不眠楓橋鐙火接長天江南米賈今年賤猶自笙歌上酒船

寒山寺

吳中池館日吹簫只有寒山寺寂寥讀罷江楓漁火句行人歸去雨瀟瀟

登靈巖寺尋館娃宮故阯

吳王仗劍昔圖霸意氣叱咤陵羣雄萬金築臺意未厭山頭巡牽開離宮玉輦經過谷神綠翠旃搖曳山華紅美人此時益嬌態獨坐長裦依前峰響屧廊中

蹋明月館娃宮裏延春風瀕瞰太湖似明鏡煙波直射桃李容其陽舊有琴臺石崢嶸岌嶪堪磨礱其陰更有西施洞羅襪行處蒼苔濃豈意吳宮倏穨朽碧窗朱戶皆塵封千年留作梵王宇當時歌管今寒鐘湖雲吹雨佛面冷蒼鼠竄瓦瑤臺空春女如華盡黃土殘僧牧豎來相逢怪禽一聲叫林末客淚迸落春山中莫怨吳王國早破古來聖賢俱長松不覺憂來下山去日斜煙霧空濛濛

訪繼起師不遇寄懷三首

昔年曾約過香臺共看吳中鄧尉梅豈意春風成獨賞梅華縱好不須開

靈巖蒼翠俯芙蓉隔院依稀聽莫鐘及向落紅亭上
望又聞飛錫過前峰
洗硯池邊舊講堂一池寒水見清光平安細向維摩
問行徧山頭響屧廊
訪徐高士隱居
鴻鵠巢高林日莫得棲宿蛟龍穴深淵失時任潛伏
徐孺冠衆儒早年笑流俗名譽重東吳持身如白玉
拂衣忽高蹈變名入空谷抗懷慕龐公斯晃豈能迫
山深常苦饑風雨卷茅屋世事不復聞枯槁同艸木
深心託書畫溥換一囊粟聊以保性命著書千莬禿
郗下所嬌兒藏書不遺讀大兒學賣藥入市就饘粥

小兒學荷鋤應門代童僕偕隱有瘦妻補綻衣斷續
猶幸不餓死豈復念粱肉平生慕禪悅遠公時往復
攜我訪陶潛紫桑自幽獨入門無一語發書共我讀
卓哉醇儒言經史理尤熟譚深日將夕酌泉苦留僕
佗時欲重來只恐失樵牧
游穹窿山呈施鍊師
穹窿之山危乎高諸峰下視俱在要中有不死施道
士鞭驅神鬼棲雲霄巨靈劈山鳳皇窟精衛駕木黿
鼉橋白帝金精駐天闕霹靂碎歷時飄颻山前韓衆
騎白鹿山後秦女吹紫簫自媿塵埃學偎晚上元夫
人將我嘲而今采芝舉手謝欲餐金液屑枯焦此中

通天幾千尺雲臺窈冥難相邀金鸞豈少牧羊客褰
裳從之空宗麥服食多為藥所誤不如痛飲常連朝
山中楊梅五月熟紅娛豈讓王母桃酌酒摘梅但飲
之背擬醉呼麻姑搔寄語道士莫相笑幾見緱山王
子喬
舟中再贈劉棨
鄧尉梅花爛熳開春風春雨盪船來美人貪看花如
雪一任馮闌喚不回
宋中郎邀同仁趾子靜攜妓汎湖舍舟登岸入
玄墓看梅少憩聖恩寺步太湖口晚游光福
吳天雨不絕望山只益愁故人發清興邀我遂幽意

春波方瀠洄錦颿共游戲渚花㵼微紅水樹凝遙翠
檣搖婕欲依船回鷗嬾避浪隱窗檻虛雨溼簾鉤墜
美人何窈窕春風正嫵媚既愛鬢頰芬復憐肌膚膩
豔曲與清歌劇飲每沉醉停舟雨乍歇入谷日未出
籃輿初上山餘溼猶在地籬徑何透迤石磴互軒輊
忽見早梅開恍疑殘雪積繁蘂密未刪疏行枝如織
香多轉不聞目眩杳難視行盡千松巖卻入萬峰寺
湖光當門來嵐氣撲人至茶林逐谿合果樹徧山植
蕭然竹嶼深豈與花源異尋梅到湖瀕探幽窮游屐
主人具深情小妓亦多致看山不肯回摘梅如有思
晚游鄧尉山（光福原名鄧尉）悵望花宮閟孤塔那可登斷碣

無復記最愛玄墓幽欲逐赤松志山居眞蕭散塵市苦顚頓同船忽不愜相憶不成寐

太湖口望洞庭山

震澤洪波接杳溟從横盗賊夜揚舲混沌三萬連江海䄡帶東西列洞庭顆顆橘林霜後赤壘壘梅子雨餘青欲尋消夏灣何處日落湖雲起翠屏

玄墓看梅十絶句

忽聽林間百鳥鳴千金難買一朝晴也思更作梅花賦無那前賢宋廣平

曲曲藤蘿引徑長風吹花片打衣裳渾疑梁苑千堆雪又認瑶臺萬嶺霜

春山宋宋白雲封不獨看梅且聽松楚殿丹青何處是凌林靜打法花鐘

到此方知世外尊梵天高閣擁山郁湖光萬頃當階入老衲何須鎖寺門

探梅直入碧湖灣梅下人家鎮日閒忽見一峯當面起問名說是米堆山

不用登山倚杖扶百錢爭賃小籃輿吳姬笑倚湘妃竹一路餘香逐僕夫

短短茶林青似髮低低桑樹綠於藍吳風女立男兒坐繞焙龍團又養蠶

一番穀雨報新晴梅子香酸最有名方法不教人學得入山惟聽打梅聲

布穀何須苦喚耕但栽果樹滿銅阬楊梅五月論錢賣卻笑農夫穀未成

寶馬香車日幾回每逢鶯蟄看花開凌山泉石堪怡悅何事閒時不肯來

上虎丘寺後山腳用杜韻

步登回偃徑霽色明高林輕屩踢輭草躋攀無巖崟茲辰好風日疏快開我䄡種茶自蔓衍結茅何幽深空祠弔贊守四壁尋碑陰唐宋五才子韋蘇州劉賓得白香山王元之蘇長公倏忽俱消沉北望見虞山春雲生遙岑古人不可作餘風留至今勝地羅泉石可以恣探尋到此

愜情懷頓忘塵外心買山十萬錢沽酒千黃金安得此送老常爲松下吟

千人石上坐月時將歸揚州

到日偏逢雨歸時月轉明依依留客坐款款送人行老樹空山靜蒼茫巨石横翻疑秋色裏何處管弦聲

留別仁趾

我本澹蕩人嗜酒復好閒眼中不樂見俗物一生唯好游名山白田喬生解我意攜錢買櫂同躋攀船中美酒亦不少呼君共入吳門道吳門此時風日佳千樹萬樹花枝好春來多雨久始晴卻逢豪士來廣平謂朱中郎黃金不惜買歌笑小妓向人殊有情蒲陶滿酌

勸我醉不然空負黃鸝鳴靈巖山玄墓寺山水何曾
帶傖氣蘭槳桂櫂紛來過時聽江南女兒嬌唱歌歡
樂未久忽分手東風已綠閶門柳臨岐尚欲抵死留
轉恨輕颿挂津口人生聚散能幾時我歸君住愁寢
思只爲青山不相放那惜風帆南北吹

雨舟甫艸見過即別

懋也喜怒任眞率狂蕩每遭俗眼嫉論文不許世上
賢對面山川動相失吾愛許子奇偉人倒意傾情比
膠桼別離終歲常憶君忝傍吳江訪蓬篳豈知春雨
十日泥獨坐孤舟自愁疾君過閶門聞我來風雨相
尋意稠密可憐有才今更窮欲薦禰衡恨無術執手

未煖忽告別苦心不得舒憂鬱纏綿贈我盈尊酒細
酌香醪味如蜜嫺殺鶯聲空復情對此茫茫轉蕭瑟

歌起舟中晤徐原一兼簡盛珍示

偃舟帶雨闔廬城卻怪春風不肎晴水國無心逢孺
子玉峯煩語問虞卿賣文自是閒中事求祿何須世
上名聞道欲來重會面落聲時節倍關情

後石犀行

犇牛道中雙石牛東西側臥來何由牛要兩圍數十
尺此事詭怪難浚求秦時李冰守西蜀刻石作犀傳
五頭以此厭勝驅水怪二犀沉沒浚淵流將無靈異
忝萬里老人夜斷眠荒丘或是王侯墓前物世俗紫

蔽艮可羞先王作法皆正道卓哉少陵之語傳千秋
安得巨靈鞭石去滄海小民無事耕平疇

送高駿霞讀書西山

我自吳中返君從埜外歸到家三徑晚會面一春稀
見說攜書卷還憐去釣磯相逢重惜別愁煞莫聲飛

姜綺季吳震生玉少定九夜集見山樓

黃金弱柳絲已綫故人來時春色闌倒披紫綺出相
見登樓對酒匈懷寬忽聽江風吹莫雨紛紛聲落何
堪數翦燭論文夜不眠金壺漏滴城頭鼓

奉寄大宗伯梁公兼送令姪承篤歸眞定

尚書廊廟器早年騰令名肎宇天人秀朗如玉山行

昂藏八尺軀顧盼四坐驚簪筆入翰苑覲艸登承明
聖情益隆眷出入膺寵榮特晉超等級拜爵冠公卿
鉅任託機密謀畧操本兵通侯出麾下大帥供使令
往昔疆圉閒邊將執從橫輦金貢樞府恃權遂驕盈
我公悉屏絕謹潔矢忠貞十年司馬門請謁無簪纓
晉秩列宗伯制作歸老成爵邀更議禮卓哉文武幷
皇帝六載春闢門收羣英詔公大取士問策亦何精
司農（三原王公）具淺識少宰（益都馮公）縣鑿平學士（宛平劉公）愛才
俊四賢同持衡懋也章句儒譚經媿魯生謬列桃李
谿荷此終身情衆中邈殊盼感激懷貞誠升堂共斟
酌立譽紛瑤瓊忩分披言笑著述探蓬瀛功成暫引

退休沐辭神京百僚並集送供帳長安城路旁紛拜
揖青門洒再傾公歸樂田埜賤子亦躬耕浮雲南北
飛伯勞東西鳴寒蜩倏三易忽聞鴻鴈聲長跽讀尺
縈知與鷗鷺盟　萬乘昨廵狩翠華方來征駐蹕過
廣川我公趨郊迎　天子識近臣慰勞恩獨宏載車
共射獵羽林讙鐃鉦余貂用龍錫拜受良匪輕　天
顏既嘉悅明良當再賡東山豈久卧饑溺憐羣氓小
阮亡南客四月聞號驚途窮世態薄按劍聲錚錚揮
手別我去裘敝馬復盲河梁涕欲盡那忍送行旌因
君問起居一一為我呈北望緘此詞惆悵心怦怦

詠史二首

人事有盛衰天命存剝復當國擅大權貽禍原甚毒
嗟哉霍子孟結髮食漢祿小心事人主廢置係家國
擁昭復立宣大廈撐一木功名豈不偉學術惜未足
當其內成君陰妻已當族豈待禹雲輩驕奢遭戮辱
縣官忽震怒諸壻盡傾覆殺生翁在手反復理何迷
黃金如山高身死莫能贖後人竊國鈞胡不鑒博陸

又

秺侯休屠子降漢為牧人篤慎感孝武賞賜日見親
防微殺弄兒不顧主上嗔何羅捽殿下矯矯見忠貞
讓光受遺詔輔政何逡巡子賞叟明哲豫絕霍氏姻
博陸昆與弟握躡非其倫忠孝傳七世子孫稱名臣
有功能不伐所以保其身

贈周蓼客

嘗翻公子傳獨慕信陵君大雅誰能繼高風爾不羣
門前車似水坐上氣如雲自向秦淮住清歌處處聞

將入京留別于皇郎和見送原韻兼訂北游

霜風摧細蘜寒雨颯高梧秋氣方搖落萍蹤竟有無
于時憑入洛投老羨歸湖日下思君切春來酒共呼

諸兄弟同友人攜酒餞余見山樓下聽妓度曲

賓贒舟次家兄各賦絕句依韻率答二首

誰遣清歌送客行忽教筵上旅愁生不須更唱陽關
曲無那浮雲落日情

可惜歡娛值遠行穠華時節莫寒生最憐紅粉闈中
意誰復青樓馬上情

河上與叔定家兄別

清秋跨鞍馬白日落河關不道遙相送翻成獨自還
鴈鴻分楚甸書信望燕山堂上如相問休言有別顏

早行

未曉征夫已在門狐裘霜滿幾曾溫馬嘶夜踏空山
響人影寒迷埜霧昏隔水平岡看似郭接天高樹望
疑邨年來三上長安道唯有朝行最斷魂

蒙陰和陳賡明魏蒼石題壁韻兼寄懷

孤城門早閉客至少逢迎日落羣峰暗秋殘一鴈橫

別離思渺渺河漢隔盈盈子細看題句山泉嬾自亭

羊流道中雨

泰嶽浮雲起飄殘細雨來看山全寞㟙騎馬獨衷回林葉寒初下郵屏溼未開勞勞媿樵牧蓑笠轉悠哉

過泰山三首

豈意山前路經過第五秋未能攀日觀曾及到傴僂齊魯陰晴合雲煙曉夜浮會當尋羽客騎鶴徧遨游

又

鑿石開山徑曾聞萬乘來翠旂穿漢柏羽騎上秦臺

又

樂想天門曉香疑玉女回宸游偶然事封禪未須猜

河北頻憂盜山東乍有年驩騰趨岱嶽鐙火接雲天男女羌羣業香轝費萬錢此風關隱慮不是爲神傴

風

自古幽燕地煙塵百丈飛出山多氣力吹日損光輝莽莽黃沙暗蕭蕭白艸稀苦寒逢十月觸忤到征衣

雩後康臣以詩見問賦答

自分江東老何期薊北來禁鐘驚再聽宮燕憶曾開但有飛騰志還輸侍從才獨慙非郭隗見說築金臺

贈陳子端侍讀十六韻

翰林非不達學古獨尊榮晉國推才子淸時翊　聖明賦詩陵太液簪筆冠西淸制誥還三代辭華繼兩京孟公書札重元禮楷模成勳業推前輩蹤跡媿後生才庸愁汨沒時過失崢嶸放浪同孫楚顚狂類禰衡碎琴羣士笑彈鋏衆人驚豈少陵雲氣常懷伏櫪情蒼鷹原奮擊天馬敢橫行結客思無忌窮途惜步兵靑冥猶隔絕白眼嬾逢迎心事空懷璞交情擬報瓊濟時公矯矯挾策我娉娉儻或容疏放平生好細傾

上高陽李公三十二韻

當代推元老明公獨絕倫黑頭調鼎鼐黃閣握絲綸傴李根原大芳蘭氣最新校書逢早歲拜衮及靑春鄧禹榮堪羨韋賢志已申　兩朝坐眷重三殿渥恩

頻漢代龍門登唐家鳳子親燕山鍾琬琰易水浴麒麟勳業人中瑞文章席上珍相門承舊業　帝室藉儒臣獻替通喉舌端嚴領搢紳謨猷皆入古風俗己還淳吐握收英俊提攜問隱淪進賢歌棫樸得士賦嘉賓屢詔司春燕常推秉國鈞藥籠擧灼灼桃蔭蓁蓁制作歸先輩淵源謁後塵傳經欣有自問道得相因失學慙懷寶無才歎積薪行藏多蹭蹬進退自逡巡浪迹同王粲登科媿郤詵上書曾入洛獻賦復游秦待詔趨金闕揮豪入紫宸皐庸疑翰墨疏放望陶甄濟世宜諸彥梯雲媿隻身留賓思趙勝投轄少陳遵落拓稱狂客飄零作酒人敝裘當白露瘦馬避

朱輪空有馮驩鋏誰憐原憲貧雲霄多雨露霑溉到
荆桑　聖代無遺物潛夫豈鈞緡殷勤望東閣肝膽
報平津

壁

平生貪壁美客裏失朝昏日午猶慵起風多只閉門
思家多遠寤擁絮得奇溫抛卻閒書卷何心問酒尊

上柏鄉魏公四十八韻

眞作黍公表誰居相國先皐夔交泰日周召復生年
調燮陽和徧匡襄道義堅寸心常奉日片語每回天
柏府名原重銓衡政尙傳進賢過七十觸惡必騰騫
論道蓬瀛裏賡歌太液前寵多時側席朝退似無權

衰職常思補蒼生日引領蕭曹勳業爛房杜智謀全
半部書何益千秋錄再詮陰陽唯丙吉經術繼韋賢
相業青雲上儒宗北斗邊孔顏尋至樂鄒魯探深淵
尙論超千古居恆手一編觀詩分正變講易見坤乾
濂洛源重續程朱業竝宣鵞湖波浩浩鹿洞艸芊芊
理學眞精粹文章更煥然六經爲制詔諸史共留連
燕許休前輩王盧且後焉起靡超八代揮翰瀉三川
信有文如海眞堪筆作椽歐公名復著蘇氏美難專
聖藻頻題絹殊恩每賜箋龍墀尊碩輔鶴髮羨神僊
辨色晨先起焚香夜未眠友于皆鳳舉甲第實蟬聯
珠璧光輝滿塤箎唱和連淸時同拜手勝日共隨肩

河上逢荀令蕭令翁辨若明府時治桃源有異政交情比鄭虔服官多
政績愛客最纏綿鳳穴天衢上龍門月窟顚瞻依愁
闊絶進退況迍邅親老思求祿身貧恥乞憐陸機曾
入洛郭隗屢游燕夜宿看幾月朝饑望曙煙岱雲遮
漠漠河水響濺濺北闕心空戀南天瘦自憐風塵人
面老跋涉馬蹄穿計拙無常業年凶損薄田空餘囊
底字誰送杖頭錢遠涉三千路愁彈十五弦自媒顏
狀醜待賈歲時遷好士公稱最升堂我愼旃上書韓
愈苦爲客馬周顚慕李欣爲御依劉願執鞭公孫高
閣上何幸得盤旋

送兄長玉還揚州兼寄二兄舟次

與兄共作長安客古寺空房冷風積兄尋石鼓游辟
雍弟戀金門苦行役倏忽短景催幾年布衾似鐵夜
不眠好飲常苦酒價貴拌卻十萬青銅錢兄辭弟勸
失昏曉冬菹下酒酸益好漸陶似窰棃似霜此味江
南寒月少如何拂衰別我歸回身上馬黃塵飛可憐
南北忽千里臨岐把酒空霑衣吾兄歸値上元節春
鐙萬戶光皎潔辛盤生菜滑且柔火樹檐前落紅雪
此時仲兄思我淚眼前對酒誰能斟若問長安阿季
近何賴爲道騎驢京莫愁難禁

客京雜詩十五首

歲晚書頻寄天寒客未歸飄蓬疏覲省衰白想庭闈

求祿懷空切移官計實非薄田如可買誰復別漁磯

又

兄來頻送別三度入京華馬渡黃河遠人看白鴈斜詩書存屋角枕被隔天涯何事逢時節年年不在家

又

獨向僧寮坐寒宵欲四更客愁常不睡鐙影照空明半夜月將墮非時雞亂鳴上增童僕怪何事繞牀行

又

酒添離思日霜老鞠花時惆悵梳頭嬾丁寧上馬遲愍情多俗女卜寢望生兒連月開書札如何未有期

又

閨中分歲早嬌女儼成行學母彎彎穩隨人點黛長左思誇織素李白愛平陽此日妝臺側應知憶 帝鄉

又

臘盡慈仁寺紛紛廟市來貂蟬千騎擁金碧兩行開衣簇飛塵入人爭落日回自憐無侶伴松下獨裵回

又

節序停封事公卿總退朝鳴騶過市緩騎馬向人驕聖世無遺逸書生久宋寥平津如可遇好士有燕昭

又

嗽病牽關膈寒瘧氣不齊連朝因罷酒屢夜自蒸藜

渴有相如困途兼阮籍迷客顏真欲瘦鄉信不曾題

又 時中郎長玉別余歸里

辛苦交親共無端返舊林後期雖袞袞別淚已涔涔柳向霜前折梧從馬上斟欲歸余未得愁絕送人心

又 謂賓賢

陋軒吾老友肎寄數行書別憶歡娛日人稱宋莫餘遠游疏酒賦招隱媿樵漁何季裳長句清新錦不如

又 謂豹人

比鄰孫處士送老愛芳尊策杖時看竹吟詩每叩門一從渡江漢幾載隔朝昏南北無消息奇文誰共論

又 謂仁趾

憶踏吳門雪回看白下山故人乘興往連月不知還聚散何嘗定風塵好是閒勝游如昨日今已隔河關

又 謂舟次

謝氏諸兄弟吾家仲最雄吟詩廬嶽頂醉月楚江中乍聚秋霜白將離蠟苣紅三年期一會無那又西東

又

北雪一冬無晴光滿 帝都地疑吳苑暝風怪塞垣蘇正月花先放當春鳥自呼東郊閒策馬幽興欲攜壺

又

樓上書千卷樓頭竹萬竿何人齊亂帙寄語問平安

老鶴應相憶高梧空自寒遥憐三徑外碧艸上闌干

至日遣懷簡北海主事康臣舍人三十韻

作客幽州地衝寒易水隅天時催短景人事只長吁蹀躞看裘馬艱難問桂珠隴梅猶未發塞艸已全枯霽色何時淨風威那日無閉門甘宋莫對客彊歡娛笑傲言多妄行藏計總輸無錢居日下有癮到雲衢倚劍思狂客當壚戲酒胡十年湮壯志八尺憎微軀企脚牀敢坐科頭墨醉濡不才人自弃用拙孰相須魏闕書曾上高門步嬾趨文章猶氣象筆硯竟荒蕪慕阮空潦倒攀嵇但抑紆小心依禮法大意失機樞學圃空栽柳歸田合種蒲良時驚去馬獨夜怕號烏忽忽寒將盡荒荒日又晡含香郎署暝賜被禁庭穌騰踔空賢俊蹉跎老下愚口脂頒玉盌面藥散紅爐絲綫添應準葭灰驗不誣歲時思故土風俗問邊途顧我唯良友狂吟恕腐儒寄書催出谷把臂阻歸湖櫪伏慙龍種泥蟠想駿圖余材原朽木公等實名駒秀句容相和清尊屢見呼交情真感激古道賴匡扶徽祿何時得衡茅便自誅還山思浩蕩且得免崎嶇

除夕寄家兄叔定

千里欲歸愁獨客一年將盡是佗鄉天邊游子頻回首鐙下家書細作行謾道　帝城春似錦可憐僧舍冷如霜辛盤柏酒無消息但倚寒松看夕陽

百尺梧桐閣集卷七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八目錄

古今體詩

人日贈玉少
十五夜
感時
雪後康臣見過同飲子靜寓齋卽和康臣十六夜見懷原韻二首
飲康臣齋中醉後放歌
生日康臣見過僧舍留飲卽和見贈原韻
雨
復雪

送兄左巖歸里
官定後贈康臣
陶季自樂陵以書見問賦答
聞雲漸生子作歌寄之
柏鄉公招飲問淮揚水決諸道感述
奉送宮保大司馬王公致政歸里三十六韻
茌平王公枉書見問奉答二十四韻
清明後一日出京口號
禹城道中見余題壁舊詩忽忽四年感題二絕
齊河橋上晚眺
道旁白楊

石門遇雨
進山五首
出山二首
曉行望岱
題人覲圖爲蘇與蒼壽母
望馬陵山
三月三日抵淮入舟喜賦
逆風
曾宿
題畫爲櫟園少司農二首
入京同學諸子出餞東郊卽席留別

邵伯埭留別諸兄弟
淮陰逢許青嶼侍御力臣師六舟中夜話
淮漲
棲宿
河口別家兄叔定
甘羅城下再與家兄別
黃河口觀賽神歌
南陽道中四首
食蘋果
濟寧阻閘納涼南池登太白樓四首
別南池

舟人送茉莉
賦得江漢思歸客寄曙戒侍講
送張禮存編修歸覲
病中遣悶呈子靜
病起遣懷
閣夜
八月十五夜子靜招同康臣黃繼武夏抑公鄭
元閣轉頌嘉宮宗衮姚虞仲燕集用謝惠連
秋懷詩韻
答子靜見簡原韻
贈通政伊公十六韻

家大人示書勉慰敬賦四章兼呈諸兄
送梁承篤歸眞定卽答見投原韻三首
送虞仲歸白田四首
重陽前一日子靜邀同北海六皆張南漢中敍
旃陪胡念萵先生奉和十二韻
九日剩倚閣松下同譚舟石朱錫鬯李武曾高
二鮑康臣敍旃四首
得家書
秋霪行繼武席上作
漁父
得家書感懷寄叔定家兄

題瞻退菴贈嚴封君兼呈就斯侍讀四首
玉少客遷安以潞酒二缾見餉賦答三首
送李季霖舍人歸山東
寄中郎
故相國吳公柴菴哀詩
栁敬亭說書行
送劉生二首
贈節婦許太君十六韻兼呈生洲吉士
頌嘉招同繼武六皆桐崖子靜周子重曹升六
趙武曾張敦復吳意輔夜集獨笑亭分韻二
首

補裘歌
病中三首
阮亭先生枉顧兼惠蔆賦謝
病起四首
迎春
立春
送宗衮歸里
上元夫人
衛夫人
謝康臣送果物
除夕

百尺梧桐閣集卷八目錄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八

揚州 汪 懋麟

古今體詩 自庚戌歲正月起至十二月止

人日餉玉少

人日題詩寄艸堂可憐游子羈異鄉梅𦬆柳條在何處百憂千慮空茲茲朝驅疲馬向都市對面黃塵射眸子貂衣寶刀何部郎斜控銀鞍馬如水與君古寺相衆回松間新月銜高臺人生浮名亦有極不若長歌歸去來

十五夜

春色何時滿春鐙此夜殊可憐一片月已見四回明

酒力愁都減鄉心病益生誰家弄弦管髣髴故園聲

感時

獨鳥喚春愁霜風昨夜收感時憐艸木久客攬衣裘惜此絲𦬆地翻成宋莫游歸心看易水東去日悠悠

雪後康臣見過同飲子静寓齋即和康臣十六夜見懷原韻二首

締交誰記憶令節爾招尋豈謂春鐙暗空餘夜雪深客懷孤翦燭官舍靜彈琴感激懷人意新詩病裏吟

又

一霽便相過春泥策馬難凍雲猶帶溼融雪未全乾酒碧添新暖盧紅減薄寒故人能款客爲我出蔬盤

飲康臣齋中醉後放歌

故人衰衰長安里沈郎與我稱知己一日不見騎馬過連月醉臥高齋裏細君屢出美肴勝頭上折釵簪與珥知君愛客心無窮況復尊前好兒子孔李之交何足多以膠投桼毋乃是我歌子和眞豪雄千秋萬世誰知此眼中如君亦少矣

生日康臣見過僧舍留飲即和見贈原韻

年紀蹉跎廿載餘悠悠懷抱向誰舒空山只合吟梁父魏闕何勞獻子虛龎灑敢留居士坐蕭疏眞作埜人廬高譚盡日長松下吏隱期君共著書

雨

地寒常少雨二月始霏霏霑物夜偏細隨雲聲自微春心消蠟燭別寢隔羅幃側枕思千里晨鐘漽漸稀

復雪

小雨復成雪慵眠起校遲春陰爲客日骨痛未衰時餘霰穿窗隙寒禽落樹枝擁衾聊撥火愁坐强扶持

送兄左殿歸里

季鷹忽憶江東鱠郭隗辭登薊北臺無計能留騎馬去何緣不待看彎回青春寒食還家近白髮慈顏對酒開我亦倦游思覲省東風未老定歸來

官定後簡康臣

答日思君隔紫宸何期聯步及靑春敢言艸制隨丞

相且喜吟詩和舍人金馬自然堪避世侏儒猶恐不謀身空思校獻廚中酒已負江東礀底蓴

陶季自樂陵以書見問賦答

二月昏昏方曉壁忽傳書自樂陵來此時離別愁何枉能使風塵眼頓開避世自憐方朔隱依人空惜仲宣才十年未遂歸山願呢殺荒城落日回

聞雲漸生子作歌寄之

吾友年過四十髮漸禿只愁詩句無兒讀少君力致如彎人日夜空男暗中卜果然吉寢相慰應飛來玉燕懷中福吾友拍手歡顏開萬事如今亦云足前日寄來京洛書誇我此兒好肌肉有如桃彎汗血毛又似珍珠初出浴知君積善非一朝天上麒麟豈凡族顧我三十年已過生男不如生女多信知生男有如此雛不易得雲乎雲乎柰爾何

相鄉公招飲問淮揚水決諸道感述

禹迹久湮塞黃河東南委背海橫入江此變古無有連年六七月崩奔諸湖口淮揚據要衝漂沒失雞狗賦稅從何出城郭漸難守歲修縻百萬半飽漏巵藪大吏日荒淫咎擲責夫柳哀哉補苴計那得不速朽臺諫紛上書此輩祝敝帚九閽豈得聞隱忍恨難剖我來謁相國吐握賜杯酒下問淮揚災殷殷欲援手忼慨前致詞公聽頻感首卯入政事堂昌言布朝右

請命戒所司隄防孰敢後兩郡十餘縣不復歎星罶
令弟桃源令民戴如父母流圖屢上陳瀝血切膚受
錫租本　皇仁公澤亦云厚庶幾廣此惠四海樂田
畝

奉送宮保大司馬王公致政歸里三十六韻

計握司農重謀參僕射雄梯航通貢賦邊陲靖兵戎
夫子無遺算　朝廷勸大功任賢超等級特晉邁諸
公　聖眷頒專勑臣心矢鞠躬持衡當艸昧恩澤霈
愚蒙再下錫租詔旋書大有豐士民皆買犢卒伍已
韜弓武庫鎗沉綠天倉粟腐紅名高羣小忌功在
主恩崇遂整山中駕常懷林下風乞歸書懇切優詔

禮尊隆祿米官廚給旌旄驛使通詔給驛傳大臣知去
就明哲保初終歸翼看林鳥高飛羨遠鴻辭榮猶健
步拂袞未衰翁令子官仍賚諸孫學且攻還家眞綽
綽去國豈悤悤送老雲山闊投閒氣度冲汇湖游正
壯詩酒興何窮白鹿尋韓衆丹砂問葛洪田廬留白
下墳墓憶滇中祇退人難及清風誰更同濟時公已
了被福況能總出祖欽疏廣從游戀馬融及門無豁
在小子失磨礱侍側心常北瞻前道未東有懷依泰
岱無力倚崆峒諸彥貢桃李庸材忝藥籠侏儒方乞
米佳士已乘驄蹤迹憐飄梗行藏類轉蓬焚恍迎落
日劍氣飲長虹待直趨金殿舒豪步紫宮滑稽非曼

倩遲莫媿終童側翅聊棲鳳垂綸敢癡熊不如蹈杖
屨小隱桂叢

茌平王公枉書見問奉答二十四韻

西掖何須出東山祇暫歸梧桐還在望絲竹豁忘機
紗帽攲叢徑青鞵步釣磯郵中幽事足林外俗人稀
桂樹高千尺槐陰大幾圍避譁耽埜趣逐嬾著朝衣
水闊知魚樂林深羨鳥飛松煙生藥竈香氣淨書幃
侍女燒紅燭先生對紫薇詩篇充几席文選授庭闈
種玉人原異傳經願不違自從歸鄉邑落月想黃扉
轉憶游吳會臨風上翠微河豚春正美蕨筍雨初肥
雲聚曾同慶星離只自欷三年暌契闊千里接音徽

卻念侏儒困還憐季女饑微班何足齒魏闕奉相依
歸院看焚艸攀楹待賜緋斯民多倚賴吾道有光輝
好奮韝鷹擊寧憂仗馬譏進忠思汲黯難說豈韓非
紫禁瞻鑾驂青雲儆羽翬何須戀林壑早晚達京畿

清明後一日出京口號

帝城楊柳春深綠馬首依依欲送行若問還家幾時
節昨朝怱裏失清明

禹城道中見余題壁舊詩忽忽四年感題二絕

埜店重來眼倍新依然京洛倦游人勞勞不記途中
曆但見題詩又四春

楊學濱雪送歲春下馬臨街索酒頻盧上主人知姓

字問余何事久風塵

齊河橋上晚眺

落日倒映齊河東齊河艸樹青濛濛長橋一望幾千尺流水來自千山中橋邊蒼莣過客少城裏慘澹人煙空當日洋洋號大國楚漢以來多戰攻韓信假王動人主田橫義氣生英風羣雄割據一朝没只今唯見黃塵㨇

道旁白楊

杜家廟前雙白楊參天濇雨色青蒼欲偕東風一夜力移送茅齋白石旁

石門遇雨

東風吹莫雨客路又黃昏嘹嚦幾春鳫蕭條何代邨谿贒會寄㝛古意至今存我亦栖栖者霑泥過石門

進山五首

首路入張夏東行道轉惡重重苦厭山嵒嵒亂石鎝崖谷埶多蠢邨墟莽寥廓居人形骸黑項癭足驚愕亦有桃李樹參差長谿壑無人祇自𢊍春風枉零落憶谿游吳會峯巒秀如鑿澹蕩頗趣人豈必尋五嶽及茲歎嶮巇馮轅意蕭索

又

兩騎篤長輿搖搖埶反側頭風兼目眩石徑苦偪仄僕夫有常程那得暫安息悄悄望邨煙忍饑待晚食

黃塵變童僕對面盡土色吾勞固有營爾亦愼乃職陟川防覺巖緣山恐荆棘艱難仗汝曹行行各努力

又

曉行泰安道岱嶽青峩峩日出未分明煙光相盪磨有如鵬鳥翼垂雲埶婆娑又如海上鰲駕風與層波吾谿登嶺半遠聞樵采歌僊人舉手笑邀我騎鶴過往來七八年塵迹空蹉跎今晨一遙矚使我感慨多

又

莫宿羊公邨朝趨東蒙山相踞百餘里層岡如重關上嶺復下嶺頫卬煩躋攀峰頭日色慘山風吹我顏磵底白沙乇清泉聲潺潺顧我久勞苦何如流水閒

又

谷風吹陰雲雨溼青駝寺千巖淨如洗刻露石狀異狼狽泥濘中道澀車欲墜客行貪前期霑濡那復避亭亭望邨墟夕陽轉嫵媚夭桃然殷紅疏栁間新翠北地特秀發而有𢊍源致賴此豁雙目攬戀慰顦顇

出山二首

山行已五日風水雜亂聒雨霽及伴城始覺原埜闊回首眺壘嶂荆莽劃然割徙侶色坦坦自矜免顛蹶疲馬亦驕馳銜艸嘶且齕物情厭險阻况我孱弱骨寄語宦游人關山不可越

又

川谷歷已盡還家有程期黃河猶在前洶若渤海移
捩柁恃長年噴息淸淮湄地有佳主人（時阮亭先生視推淸江）
置酒羅尊彝慰我久行役垢膩霑須眉欲訴憂千端
恐爲君子嗤

曉行望岱

岱色濃疑雨嵐光曉漸晴日從山背出雲自海東生
杳靄神僊宿依稀鸞鶴鳴停車看不厭艸艸又南行

題入覲圖爲蘇與蒼壽母

蘇氏之子才最雄讀書萬卷雙眸空詞源滾滾倒三
峽下筆頗有眉山風人見貌孤彊學問豈知盡由賢
母功愚婦癡兒不足數爺有賈母生黃中九歲登科
顯名位當時嘖嘖誇神童兩知貢舉拔寒俊再掌吏
部多盧公此時朝廷大稱善令參政事聲隆隆名臣
勳業本母訓安東詔入明光宮聖藻賜詩復賜坐帝
曰孟母將無同勝事從來載史筆神妙至今傳畫工
請君試將此圖進在於蘇也寧長窮母乎且酌流霞
紅

望馬陵山

黃河東接馬陵山山下行人總未閒八百夕陽芳艸
路春風吹去又吹還

三月三日抵淮入舟喜賦

北歸逢上巳南陌見春天柳影斜侵纜鶯聲巧趁船
碧芹充飯滑銀鮹入羹鮮憶昨長饑乏今朝幸飽眠

逆風

忽送幾春雨還驚逆水風孤舟偏宋宋去櫂太怱怱
渫澀層波裏鷗輕遠浪中故園猶隔日煙樹望朦朧

曾宿

孤舟橋外水獨樹岸旁祠風物憐曾宿江山又一時
買魚谿女怪沽酒莽翁疑此地商船聚何人夜詠詩

題畫爲櫟園少司農二首

綠柳朱荷滿大隄鷺鷥鸂鶒戲前谿江邨自在堪消
夏何事紅塵逐馬蹄（時余又迫於選人將入京）
頭上漉巾常茗芋門前種柳自消搖先生自是羲皇
侶斗米何須苦折腰

入京同學諸子出餞東郊卽席留別

黃鸝啼處柳還青能使征人拚淚聽送客舊憐禪智
寺（蘇長公送客地）唱歌愁過竹西亭十年同學看鴻鵠一夕
分飛感鵜鴒易水無雲限南北相思從此隔秋螢

邵伯埭留別諸兄弟

謝公隄上艸非非揮手開船淚溼衣榆莢風吹涼雨
過茱萸灣打莫潮歸空攜書卷邇微省悔別壚篋去
釣磯愛酒好眠兼懶慢此行卻與繇心違

淮陰逢許青嶼侍御力臣師六舟中夜話

雨留驄馬客風阻孝廉船握手殘陽外停橈夜燭前

汇淮方屢漲廬舍已頻遷歎息流民滿何人達日邊

淮漲

滾滾淮流漲昏昏兩氣多人家翻白浪平地汞黃河餓烏飛難下孤舟險未過含愁候關吏橫索法如何

樓宿

小樓譙近市孤燭冷當門只自聽街鼓何人勸酒尊別家猶枉寢悼妾未招魂獨倚虛檐望雙星影乍昏

河口別家兄叔定

爺時送我雁鴻天此會霑巾風浪前孤櫂可憐成獨往一官何日是歸年白頭辛苦需微祿青鏡荒涼典翠鈿生計關心三十口持籌猶賴仲兄賢

甘羅城下再與家兄別

甘羅城下水悠悠兄自南歸弟北游苦把蓬窗雙淚眼直隨飄影下揚州

黃河口觀賽神歌

惡風大浪黃河口長年瞪目坐雙手無事間過大王廟紛紛賽神各澆酒黑面紫髯何郡郎遼西丈夫廣南守獠奴短小六七人卉服蠻音貌何醜赤腳打鼓兼鳴鐃磨刀牵羊莽趨走太守長跽前致詞珠玉滿船金滿肘但願渡河安如阜大王享之義乎否

南陽道中四首

鸂鶒鵁鶄聞浴鳧水田萬頃長菰蒲漁人曬網船頭坐只似秦郵邵伯湖

荷芰賽火蕅如船蓮子鮮新摘可憐那有紅帬采蓮女憑人打折不論錢

兩岸青蒲映白波紛紛釣艇小於梭船中不見魚跳躍網得鮮鱗養在河

濟北水聲原播播兗東山色更淒淒從來種棗栽梨地卻怪蔆芰長得齊

食蘋果

童僕郵邊至攜來果實香蒂憐當夏熟味喜及新嘗紅頰猶霑露輕團正滿筐解醒兼益肺何羨熊含漿

濟寧阻閘納凉南池登太白樓四首

落飄當白日獨坐看魚梁閘水爭涓滴山泉望渺茫艱難傳此驛檣櫓是何王阻絕官橋外愁聞道路長

又

炎蒸逢北道瀟灑得南池坐柳眞千尺幾荷尚萬枝拾遺高詠在主簿小船移此地翻空夏淸凉可賦詩

又

淸晨重過此永日聽蟬鳴傍水庭階淨當風枕簟淸覓須揮扇住不問挂飄行瓜果隨時足依稀故國情

又

城說知章守樓傳太白游兩賢今宋宋泗水日悠悠鑑曲終投老青山不記愁異方留燕賞千載見風流

別南池

拾得南池兩日緣賞荷坐柳復聞蟬虛堂自在容高枕何事風濤又上船

舟人送茉莉

好挐來異地娛藥放鄰船色愛陵波淨香從隔水傳欲簪羞髮短小摘倩誰憐遙憶闌階下庭開六月天

賦得江漢思歸客寄曙戒侍講

楚水日悠悠壓波接絮秋朝看漢陽樹夜上武昌樓遷客猶青鬢觭懷欲白頭賒知宣室詔早晚𠞊門游

送張禮存編修歸覲

清飇動棨節銀漢橫蒼旻北闕墮凉露東門脂征輪告歸亦何速將父情重陳君家好兄弟盛代操絲綸先後取上第制作稱儒臣前輩繼蘇陸後起齊陳荀少年致通顯服官如清貧翩翩出濁世矯矯思古人僻倪賢公子握躪汚埃塵芝艸自有本醴泉詎無因紹彼庭闈訓故能學問醇我公東方彥早充南國賓文運答贊弱俗學不足珍蔽然振雅頌卓哉埽荊榛黜陟贊冢宰藻鑑領羣倫事業載政府文章侔洛瀕田園興雖偶蒼黎望猶頻匡弼教令子消搖且閒身出處洽至理頤養和淸神綵衣固云樂宮錦況復新愛日緣菽水感秋非鱸蓴列彼鐘及鼎奉茲昏與晨勝槩莫能卭偉抱今已申君誠稱大孝余亦有老親

微祿戀升斗卑官羞逡巡有子遠乞米不如行負薪送君發歎羨榮名眞千春

病中遣悶呈子靜

不信微官能病客半因秋氣正凋零懶從童僕呼饘粥賴有親朋與伏靈雨瀝空階窗早黑鐙殘孤幔影還青南鄰北里何多事急管繁弦不耐聽

病起遣懷

京華車騎太恩恩自笑逢迎術未工多病豈堪居日下閉門只似在山中藥方撿點神僊傳吏牘詼諧隱士風靜把圖書消永晝不知寒葉墜秋空

閣夜

萬點宮鴉繞　禁中未央前殿月朦朧雨餘鳷鵲層雲白門鎖鴛央夜燭紅貧病薇郎無賜被宋寥梧院有鳴蟲最憐虛度淸秋節耿耿銀河曙色東

八月十五夜子靜招同康臣黃繼武夏抑公鄭元闇曹頌嘉宮宗袞姚虞仲𤋮集用謝惠連

秋懷詩韻

出處既已昧吾道良足患百慮方纏牽三秋忽蘀晏商風遠振蕩林葉漸凋爛家遠稀尺書天空感鳴鴈白月穿綺疏靑鐙動虛幔若無梧酒歡負茲良夜半主人具曠識且勿勞遠算嘉賓共雜遝清言恣誕慢藏名安微祿涉險恥巧宦謝彼時賢趨從我賤子慨

褊性託美醞閒情在柔翰偃臥從復橫圖書散且亂
沉酣有時醒秋窗苦難旦側聽鄰雞鳴卬視河影換
人謂我何求豈識心所歎對酒聊復歌因之示親串

答子靜見餉原韻

日日金鑾殿裏過歸來廡下只狂歌一寒似我官眞
少五女如君累亦多旅食已經愁酒債薄田況且蕩
湖波老親天畔懸雙眼願共巾車返磵阿

贈通政伊公十六韻

舊德傳華埜從來帝者師鹿鳴高唱日虎觀校書時
殿上詢名字雲中羨羽儀諫書焚柏府雕檻折彤墀
王命巡出晉官方稟百司觸邪逢獬豸當道失狐狸

回旆清風肅歸朝景運熙晉階卿貳重休沐歲華遲
田里方多暇遭逢未後期鹽梅聊偕箸尊俎慎交綏
玉膳眞能節銀臺復見推（公由光祿寺位通政）絲綸通　御坐
喉舌卬芳規自昝歐門忝滚慙國士知涸魚需潤澤
朽木借紛披私乘歸劉表何當說項斯疏狂知見恕
傾寫更何疑

家大人示書勉慰敬賦四章兼呈諸兄

吾親不用扶斑杖八十猶能自上樓愛看紫薇開滿
眼從佗黃髮老盈頭道書檢點消清晝晚食從容步
小丘買得谿魚閒飲鶴養生知足更無求
老眼分明細作書行行誡勉復欷歔頻言酒熟思游

子見說華開想敝廬案上佛經同母讀園中果樹教
孫鋤欲圖歸養羞微祿何事浮名繫石渠
北堂筋力早年衰小婢扶持策杖來蔬食半生推萊
甲晝簾終日對經臺女孫繞膝顏應喜少子關心寢
幾回記得縫衣出門日丁寧愼勿戀滚栝
悔不安貧學耦耕叟稆來逐衆人行千錢送得聊沽
酒斗米分來豈治生家室漸緐憂四女晨昏久缺仗
諸兄欲知獨客懷鄉處聽徹龍樓玉漏聲

送梁承篤歸眞定卽答見投原韻三首

秋雨霏微灑　帝城數聲嘶馬夕陽明君歸誰問長
門賦愁絕臨卭病長卿

一時梁宋比應劉曾共揚州十日留梅雨初晴櫻筍
熟青蛾紅燭見山樓（宋謂中郎）
混迹寧論寵辱身秋來鄉思幾霑巾豈知把筆螭頭
客猶是逃名廡下人

送虞仲歸白田四首

君來眞足喜吾病更何憂藥餌無勞問方書豈外求
丁寧調粥飯指點著衣裘未忍輕揮手相依到莫秋

又

南人懵北俗鎭日想荊扉一僕騎驢去千山逐鴈歸
正逢秋皎皎不怕雨霏霏衣冷緜須早朝行霜露微

又

聞說安空界湖波幾丈高可憐民似土定有賊如毛
無地開叢鞠誰家釀濁醪到來尋故舊一半擀蓬蒿

又

不肎過重九能添幾日程寒雩山際看郵酒路旁傾
念我方爲客何當復送行自今時餫飯蔆朮少人亨

重陽前一日子靜邀同北海六皆張南濱申菽
旆陪胡念蒿先生奉和十二韻

九月新霜薄千家落葉深秋光還在眼節序又驚心
蟋蟀催殘夢蒹葭隔舊林那堪多病裏更有旅愁侵
觸緒唯長歎舒懷但苦吟不才安濩落有志恐消沉
書憶橋邊授冠羞殿上簪感恩思奮發話舊耐追尋

聊借開齋酒同聽　禁院砧鞠雩寒的的蓮漏急駸
駸聚會原難再暌違直到今登臺如有興策馬願重
臨

九日刺梅園松下同譚舟石朱錫鬯李武曾高
二鮑康臣菽旆四首

不成尋鞠往轉爲看松來地僻多秋艸園荒有刺梅
高城誰戲馬平埜罷登臺未減東籬興紛紛送酒桮

又

蒼浩隨意坐禮數已全疏倚石開襟爽看雲步屧徐
提攜來雋味方法問嘉蔬只此山中酌芳筵恐不如

又

吏隱逢名士清游半旅人江山隔吳越聚散復燕秦
時舟石將之官延安及此雩明服須拌酒入脣夕陽容易沒落
葉滿城闉

又

纖月挂林外忽然聞莫鐘更教燒絳燭不忍別青松
露氣侵衣薄秋煙著樹濃醉歸慵上馬緩步好扶卭

得家書

鯉魚鴻鴈日紛紛來往秋風與莫雲除卻窮愁無可
說平安兩字畧堪聞

秋雩行繼武席上作

一夜風號秋忽雩塞雲如墨衣如鐵屋上烏鵶凍不

翻階下黃雩已吹折呼童開箱尋敝裘裘毛半禿如
蟲齧路安美酒餅未乾流霞傾向壺中熱回憶身在
江南時疏雨依然晚秋節南北炎寒早已分自是天
心有區別黃君冒雩方見招沽酒烹魚饌初設可憐
二千青銅錢聊供狂奴一飲歡長安客舍苦宋寥不
飲如何苦愁結紅燭光中馬腦寒綠尊影裏蒲陶潔
此時雩片大如掌歸路翻愁馬撇烈平明又早趨金
門餘霰回風灑塵葉

漁父

紅葉何紛紛綠波正瀰瀰巨石頫千仞戴笠者誰子
短衣露雙腳默然釣秋水珊瑚八尺竿黃金餌尤美

釣直不釣曲豈枉魴與鯉翻笑蟠谿翁千名𨻶商紀
萱駛任公子徒工釣鼇技不如歌滄浪冷然淸風起

得家書感懷寄叔定家兄

昨接一封書磊磊百行字字數何其多展讀發潸喟
反覆書中言瑣屑不欲視上言晨昏缺下言家室累
江淮苦水漲有田盡荒弃閭井米貫資坐食憂老稺
養親冀鐘鼎藜藿轉多媿生兒不得力安用侈名位
瘦妻折釵鈿躊躇倒空笥嬌女索棃㮚嗔喝益顚頓
吾兄守空園蓬門日幽閟讀書樓上頭卻埽戒投刺
中廚無盤餐賓客亦不至前月聞添丁驚喜不能寐
聊用娛老親得孫此其二我羈長安里紛紛婾人事

夜半趨殿門辛勤少酣睡爲郎實卑冗割肉遷游戲
觸物時瞪目自笑還捉鼻手持五色豪低首向誰試
儕𠌰得良友骨肉不少異遠載百斛酒斟酌供我醉
對牀同說詩每夜晰疑義賴此慰寂寞卒不損神智
二三舊酒徒往來動相值得錢卽泥飲昏昏失天地
淸言兼妄語雜亂那復記日短亦易馳夜長恭多思
經營及身世百慮一時積負米欲言歸徒然抱空器
努力圖飛翻歲月渺難企裹回進退閒背人潛拭淚
遠游割親愛旅食習況瘁儔無兒女情鋪糜願難遂
連年忝風塵少壯尙寡嗣人生重行樂富貴非吾意
有懷在丘園桑麻學種植柴門散雞豚淸池帀荷芰

養生全性命誰復慕榮利竊取作一經旁及山水志
曠覽固自得古今任軒輊念此日㳌㳌未得從吾嗜
有如觸藩羊有如伏櫪驥皇天困吾道豈能遂放恣
忼慨述貞懷長歌孰云僞

題嗜退巷贈嚴封君兼呈就斯侍讀四首

釣魚栖瀨水賣卜老成都大隱誰能繼高風此不殊
編籬耽埜趣種樹課園夫見說茗谿上峰巒列畫圖

又

晚年輕萬事靜裏得眞閒聽鳥芳尊綠看巒拄杖斑
池通天目水樓枕道場山洛社諸耆舊佳時足往還

又

有兒開甲第一老愛郊居止續高人傳何心太史書
靑山時獨往白髮醉慵梳久慕龐公隱雙童挽鹿車

又

文章堪養志燕賞偕園林見此艸堂詠牽余游子心

敝廬彎自滿小徑竹還淡負米行將去風霜歲月侵

玉少客遷安以潞酒二餠見餉賦答三首

一年羈魏闕七月度居庸近塞風霜早當關劍戟重
疲民栖舊壘戰鬼哭殘烽君是書生輩逢秋易慘容

又

聞道遷安縣荒蕪數百家空城多鳥雀瘦地少桑麻
壓磧邊風起雲陰朧日斜此鄉難久客早晚到京華

又

驛書頻逐鴈潞酒遠封泥到眼濃無敵開嘗醉欲迷只須傾一醆何況荷雙攜忽念山川隔停杯意轉悽

送李季霖舍人歸山東

南士利舟楫北客嫺馳驅君本山東雄騎馬凜崎嶇秋郊策駿駬四蹏忽驚趨控鞍色如土招我立斯須因言患心忡皮肉原淸癯自入中書省日夕勞微軀京城苦賃屋僕館襆行廚三年飽藜莧寒瘦嘗妻孥策足非要路安能展良圖操筆步政府有志參機樞制誥守陳迹謨著匪所需咨贇重染翰今則何爲乎刺口欲論事卷舌還囁嚅寅入或酉出人困馬亦瘏夜直宿廣殿宮漏聞傳呼耿耿不成寐嚼歎寒饑驅霜風卷閭闔破面兼折須終年弄筆硯豈敢言勤劬奔走屬小吏那能繩吾徒致身從進士曾不如侏儒愁也性頗黠傲兀氣豪麤萬事不挂眼好書耽酒壺雄誇罵流輩舉世稱狂奴行己偶鉛料網羅多艱虞旅食不自計當歗時向隅出門偶行游車馬塞長衢道旁惡水溝欲避臭自姝呵呼八騶過讓道驚僕夫曲屈不稱意有如韁縶駒埜鳥馴林麓游魚活江湖掉頭便當去戀此亦何愚君抱不世才壓土埋鉏鋙見機實明決拂衰尋山隅田園今何如別久多荒蕪家有八十親白日依桑榆余親亦耄耋霜雪盈頭顱遠游晨昏隔媿彼樹上烏家貧爲祿仕豈意口不餬讀書竟何益悔不學屠沽咄咄自歎息行將離京都食薺不得甘不如歸茹荼送君發浩歌後會期前途

寄中郎

中郎舊稱江海客義氣橫絕多豪雄有如鷹隼刷勁翮精捍獵獵排秋空身騎名馬逐狡兔手挽大箭開良弓最愛臨池學草聖大書一尺陵宋公興酣潑墨數千紙盤拏屈曲神鬼通尤善搖豪作細字體孰瘦硬褚薛同開口對策取上第睥睨庸腐如愚聾去年訪我過隋苑相逢賢主留吳中越女一笑不顧返千金邀顧憐青驄復攜美人掉船去新妝濬拖明湖東

靈巖玄墓任來往春雨細著梅粤叢俟忽西風促歸客廣陵夜月方朦朧此時停舟不肯發又醉名娼雙頰紅山樓銀燭白如畫金屏炤耀香濛濛我亦明珠買小妾蜀琴錦瑟鳴房櫳爲歡幾時各揮手與君待詔咸陽宮黃金快意一朝盡黑貂既敝憐途窮我歸故鄉小玉死君弃微祿甘蒿蓬箭弦一別已經歲起坐感歎心忡忡書成欲寄恨無使雲中忽下雙飛鴻卻道翺翔鳳皇翼豈知困抑遭樊籠聞君樂事實無敵彈弄箏笛聲何工左擁小蠻右樊素金盤膾鯉堆春葱且近婦人飲醇酒作達頗有前賢風龍泉在匣未及試胡爲欲老田舍翁明年期君到京邑十千買

酒傾新豐

故相國吳公柴菴哀詩

嗚呼啟禎代海宇莽多故天意禍人國荆棘起黨錮東林雖多賢姦黠亦竊附議論肆推排激撞小人怒所以楊左徒死受崔魏妒幾殺斵國脈盜賊塞當路黃巾與赤眉蠭屯復蝗聚我公晚作相會與英主遇秉道衆儒卬嫉邪羣小懼朝廷多猜嫌諫諍凜刀鋸公實左右之霹靂立感悟國勢日穨壓將帥竄狐兎流寇箭滿眼楚疆付孤注地軸東南傾羽檄急奔訴艱難詔我公授節使援赴臨敵重籌算一卒未及募佞臣計阻害謂公實瞻顧遭讒未滌盪着黃金齒戍

沉冤誰爲明一洗在南渡匡山初歸來世事歎溯昬無人識故相爲農灌園圃追思少壯時憂國每抗疏殺賊三晉間渠魁悉顛仆出賑關輔饑民命活無數先後樹功勳允矣梁棟具哲人忽云亾典型既已去長歗天壤空牢落何所慕嗣子富才傑家學原有緊手持一卷書云是父所作（公有憶記四卷載公終始事蹟）紀載盡生平粲粲日星布直筆在史官流傳豈容誤

柳敬亭說書行

田巴既沒蒯通死陸賈酈生呼不起後人口喫舌復僵雄辨誰能矜爪觜吳陵有老年八十白髮數莖而已矣兩眼未瞎耳未聾猶見搖脣利牙齒小府抵掌公相前譚玄說鬼皆虛爾開端抵死要驚人聽者如癡雜悲喜盛名一時乺南北敬亭其字柳其氏英雄盜賊傳最神形模出處眞奇詭耳邊怳聞金鐵聲舞槊橫戈疾如矢擊節據案時一呼辟歷迸裂空山裏激昂忼慨叓周緻文章髣髴龍門史老去流落江左閒後來譚者皆糠秕朱門十過九爲墟開元淸淚如鈆水長安客舍忽相見龍鍾一老胡來此翦鐙爲我說齊諧壯如擊筑歌燕市君不見原嘗春陵不可作當日紛紛誇養士雞鳴狗盜稱上客毒冒爲簪珠作屨此老若生戰國時游譚任俠鐙堪比如今五矦亦豪俊黃金如山羅錦綺爾有此舌足致之況復世人皆用耳但得飽食歸故鄉柳乎柳乎譚可止

送劉生二首

䂪落誰如劉孝標當進高論偪雲霄緩逢擊筑游燕市又送鳴鞭下渭橋

任俠昂藏八尺軀臨岐上馬挽長須看君頗有登樓氣越石何曾是腐儒

贈節婦許太君十六韻兼呈生洲吉士

外家天祿貽世族汝南賢開府蘖聰日夫人竝𢆯年敬能齊廡案儉不御釵鈿靜好和琚瑟端莊種玉田宜家諳禮法從宦歷山川王事勤南北閨門忽弃捐登山人化石種樹葉連拳妝洗衣空盝塵封鏡不圓

兩旬身遂寡十歲子堪憐畫荻教文字和熊授簡篇
鳴機寒夜裏䙡客曉窗前竭蹶盤餐出蕭條鬢髮卷
戒兒持白璧繩祖守青氊舊烈中丞在新恩太史傳
萱枝坐七十桃實卜三千彤管書難盡樓門望儼然
頌嘉招同繼武六皆桐崖子靜周子重晳升六
趙武谷張敦復吳意輔夜集獨笑亭分韻二
首
小亭臨獨樹疏快得吾儕臘近春生瓮簾開月到階
夜寒宜博弈官冷任詼諧豈要嫌貧率高歌見綮懷
又
連宵渾是醉衣上酒痕霑笑語狂夫慣盤餐小婦謀

煮魚供晚飯剝果作嘉羞坐客尋常滿空尊莫謾愁
補裘歌
長安豪貴能食牛飽腹向人矜衣裘田文狐白不足
數相如鷫鸘良可羞厮養下隷被貂尾賣珠小兒穿
雉頭羔羊之皮大夫好輕薄紛紛弃如艸鹿裘老服
人不聞羊裘老子尋常少千狐之腋亦云熱猶說何
曾敵風雪黃金如斗換一毛市上貧民衣似鐵我有
敝裘行自披蒙茸最怕西風吹呼奴爲我細補綴猶
似光輝初買時此裘著我三年久驢背䭾來京洛逐
埜宿曾䨜茅店霜夜酣半染旂亭酒豈知新故一朝
異幾回欲典無人視誰道新衣勝故衣故者如新那
可弃
病中三首
筋力秋方健呻吟臘又增臥寒知瘦𠊱病久覺人憎
減藥心空切加餐願未能偶然譚服氣令我興飛騰
時馬員嶠與頌嘉來譚服氣
又
一病忘饑渴常時我拔饒只因關肺胃遂爾異酸鹹
食物妨新忌方書檢舊函年來搖落甚生事託長鑱
又
帝里誰知藥青囊出綮交伏靈尋臼煮方法借書鈔
病減先妨酒春回暫遠庖養生吾最拙中散漫相嘲

阮亭先生枉顧兼惠藼賦謝
除卻愁中卽病中夜深厭見藥爐紅醫方但說藼靈
好酒債其如餞筍空問訊頻勞過牖北封題重荷出
遼東蒼茫汎愛人何限只有先生意不窮
病起四首
人逢春漸起病與歲俱除看鏡顏都瘦揩牀步轉徐
瓮香思臘味盤綵愛冬葅十日纔饘粥翻匙滑有餘
又
一室眞容我經旬只掩扉映窗餘積雪分暝借晴暉
病眼看書澀饑腸得食微誰憐身輭弱傍晚自添衣
又

尋常鶯早起未曉入宮門趨丞身成疾悲凉淚自呑連朝方穩睡褋被覺奇温始信閒中好微官不足論

又

鐘聲催日莫燭影照人孤臘盡歸寒鴈春回感夜烏二年羇北闕八口隔東吳信有貧兼病蕭條意緒枯

迎春

青陽節序記揚州東觀迎春作勝游十里珠簾齊障日千家紅粉盡登樓雕鞍細馬馱官妓綵仗銀旛送土牛遠憶辛盤生菜美異鄉風景只悠悠

立春

忽忽四回頻送臘泛泛一歲兩逢春依然趨丞塵中客浪說絲綸閣下人地冷何曾彎信轉風和但覺鳥啼新鄉關不用思千里麵米還須醉百巡

送宗袞歸里

去年蕭寺逢君住黃葉吟詩每共行殘雪雙松孤月迥妙香五夜一鐙明著書祇令千人廢及第名教兩郡爭才子由來南北重不須驚倒魯諸生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三髻高身披青錦赤霜袍密香邀入西池讌摘得千年曼倩桃

衛夫人

任城神女衛彎存南嶽天台養道尊八十三年生二子僊人原自出閶門

謝康臣送果物

閩中小果偏能綠江上霜橙作意黃病酒半醒茶正熟依稀風味似南方

除夕

滿城鼙鼓誰堪聽獨坐焚香自可憐春色催來寒漏裏鄉心結在燭彎前思親迢遞空千里看曆蹉跎又一年不是家貧勞負米肎將微祿換耕田

百尺梧桐閣集卷八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九目錄

古今體詩

元日二首
人日前一夜飲康臣寓齋止宿即和原韻三首
元夜寓直觀　禁中放煙火歌
答頌嘉二絕句
轉侍郎觀余元夜入直長歌御題四韻見贈奉
和二首
兩御史歌
送念菴先生歸荆州
送黔撫

清明同繼武康臣武曾升六頌嘉子靜埜集送
錫鬯之揚州四首
寄櫟園少司農兼送雪客歸金陵
史子修編修謝瞻在侍御招同諸子飲慈仁寺
聞生子消息四首
海棠下二首
送曾青藜歸江西省母兼簡令兄庭聞三首
奉送柏鄉公致政歸里二首
周子重編修王子厚給事攜酒邀同諸年丈飲
谿園得谿字二首
頌嘉移寓時迎母夫人舟初至賦贈二首
送高念祖二首
顧菴先生同程崑崙劉峻度青藜雪客陶季集
子靜邸齋限韻二首
南苑雜詠十首
贈王太常
移寓後讀嚴就斯侍讀新詩率題
移寓寄叔定家兄和來韻二首
仁趾寄墨乞筆謝之
寄鄧孝威
寄定九
捕賊行爲侍御夏公賦

喜晤施尚白大參即送歸宣城二首
送尚白大參游嵩山得樹字
雨後夜集同顧菴先生青嶼侍御宋玉叔觀察
沈繹堂翰林西樵考功阮亭先生陶季康臣
頌嘉子靜再送尚白游嵩山分韻二首
夜聞鄰女琵琶同陶季作
病中簡陶季
曉雨
擬古
題雪客畫像山水卷子歌
送張賓山學士歸盧陵三首

奉贈大宗伯宛平王公二十二韻兼呈大司空
贈史金吾
寄贈張杞園兼索篆刻二首
陶季客曲陽寄示嶽廟詩賦答
醻吳孟皐
題西樵考功三舟圖
于靜有兒甫十歲能作家書并寄所爲文一卷
余見而喜爲作此詩
與于靜同日得家信
五更
除夕前一日賣文得貲即命僕治具自嘲二首
除夕

百尺梧桐閣集卷九目錄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九

揚州　汪　懋麟

古今體詩 自辛未歲正月起至十二月止

元日二首

城上晴雲拂曙煙參差車騎鳳樓前宮門宇貼宜春偏殿角旂翻曉日縣絕域梯航歸大統峩冠拜舞見朝鮮東方割肉非吾事嬾醉金盤玉膾筵

往年元日寒猶甚今歲晴光暖異常凍雪已消三五尺香醪拌醉六千場離家已自同飄梗久客公然似故鄉也欲金錢邀錦瑟有令杜甫獨清狂

人日前一夜飲康臣寓齋止宿即和原韻三首

高齋幽興熟時命小車來三徑容余過雙扉豈浪開盤齊春夜韭桮汎越江醅笑對山陰客何須掉雪回

又

年華重建夾節序又逢人可耐春鶯眼唯拌酒及辰烏皮香滿几白氎煥宜巾似我忘形少經過不隔旬

又

初月光猶淺春風五六朝笛聲何歷歷夜色自寥寥楊柳搖秦塞梅華落渭橋平生腸斷處無那是今宵

元夜寓直觀　禁中放華火歌

明月如輪環金殿濛濛玉露坐滾院萬里高天無片雲鳳皇城闕分明見此時　禁庭人影稀但聽銅龍

下銀箭忽然天樂來九霄耳邊髣髴聞簫韶步輦從
容出複道彎鐙的皪明春宵赭黃盤龍覆　御榻羽
林排列皆騰驍便殿前頭竿百丈繚繩高縈靑天上
銀彎火樹齊開張珠斗明星燕奔放金鶯赤鳳無不
有玉女僊人各奇狀雲中質塔何壁峩海上蜃樓䆳
煙浪更有奇彎次第懸千枝墮地生金蓮火山吞吐
丞日月忽如萬弩離箭弦爆竹聲中作礔歷又如鐵
馬攻戰相回旋夜靜笙歌轉淸徹伶人按樂聲呼絕
一回彎放樂一停此曲人間豈能竊何意良宵子細
聽果然妙舞霓裳月羽騎傳呼聞返　駕鐘鼓樓前
已三下飄若浮雲風雨過萬點鐙光一時謝獨倚危
闌似寢中月影沉沉轉臺榭

答頌嘉二絕句

百丈銀彎滿上林薇郞端坐五雲深宮中樂事人知
少聽罷雲璈復醉吟

天街月白鐙明處小閣香濃酒熟時試問能詩曹子
建可曾賦就上元詞

曹侍郞觀余元夜入直長歌御題四韻見貽秦
和二首

月傍丹霄影更明風搖金鑰動西淸雲中鐙火雙龍
馭天上笙簫五鳳城蚤藉　恩波瞻夜色媿無詞賦
奏新聲侍郞自有詩如錦笑染霜毫紀太平

每同大宋入端明春殿迢迢晝漏淸傳說試鐙過
禁院何期聽樂到僊城酒徙嬾艸黃麻詔才子齊高
白雪聲已識陽春原寡和敢從晨夕數生平

兩御史歌

柏府森森稱御史盛名者誰唯二子驄馬銀鞍新鑿
蹏丞過市上行人止鳥雀低回不敢飛狐狸竄逐皆
披靡殿前執法面有霜門內著書心似水抗疏寧論
公相嗔讜言獨令　天顏喜觸邪誅佞權貴藏薦賢
舉直山林起汲黯謀淺人不聞賈生太息誰能比長
安五城豪滑多兩君來時盡輭墜始信御史自有眞
寒蟬仗馬皆虛爾小小封章豈足爭煌煌廟議須人
指卻看兩鳳高岡顚何異雙龍碧雲裏一子吾同籍

一子吾同里文章諫諍俱堪美願爲作歌警庸鄙自
顧胡爲困泥滓聞君之風吾媿矣

送念蒿先生歸荆州

一聲何處催春鳥春風未綠靑門艸身游北闕懷東
皐漫卷殘書坐淸曉長須老奴持扎來報道先生明
日回尺縑如蠅百千字令我屢讀心裴回苦言吾徒
不喜俗豈知反遭俗眼辱不如混迹隨流波誰向泥
沙辨金玉又言作活生計疏蠹魚乾死囊中書富貴
何曾必識字紛紛屠狗皆高車我聞此語動感激坐
壺怒向牀頭擊尚有三百靑銅錢且與先生沽酒喫

金齏飽食抵羔豚玉麈清譚勝箏笛此味長安知者稀朝趨侯門昏夜歸大言向人肆驕態豈識榮辱還是非唯有先生樂恬澹淺淵驪龍不肎探驅馬還辭燕市塵挂颿再挽湘江纜湘江舜婦嗁最悲巴山月落華滿枝到家新釀久已熟江上鮮魚初賣時

送黔撫

朝廷重嚴疆屏翰任諸路安危指掌間唯此大節度控御非親臣旄鉞不肎付廓爾牂牁郡險塞孰敢赴蠻谿箭弩惡竊山齒牙布羣苗雜種類窟穴竄狐兔有如蚤蝨屯爬搔莫能措黔中舊凋敝軍興稅無數芻糗從何出艱難八郡賦　帝曰汝往哉庶幾免南顧惟公富才傑早年領鴛鷺出撫豈常例建牙實寵遇古來名公卿邊勳往往樹土境非全荒風景亦樸綮鹽泉甘且清石門迴回步竹箭美可采丹砂顏可駐謝柳有高文川谷愜幽趣教化須臾行獠嶺豈能汗威信繫番長創痍起婦孺功成報　九重允錫以大輅出歌東山詩入獻天保句壯年取將相黑頭豈云莫

清明同繼武康臣武曾升六頌嘉子靜埜集送錫鬯之揚州四首

春淺始見柳如絲不看壇松又四年為客最憐寒食節送君愁煞落華天

今年二月已春分白恰單衣暖氣熏欲唱渭城誰進酒綠楊樓外見紅帬

揚州勝事滿林皐此去猶能賞碧桃無數畫簾鉤落日一湖春水漾輕篙

君行試訪吾家仲華滿閒園蜨亂飛若問京華顦顇狀為言小弟只思歸

寄櫟園少司農兼送霽客歸金陵

讀畫高樓幾千尺樓陰下枕清谿碧面揖南朝無數山四時雲氣生虛白先生卷簾樓上頭獨立看山自朝夕平生好詩兼好畫尤愛圖書與金石搆買不惜傾家貲盡是前人好手蹟山川患難不肎離始信先生有真癖早年事業多恢奇許身管葛千人辟已樹羊祜山頭碑再掌蕭何府中籍豈意青蠅飛滿眼遂教白髮坐過領匹馬來看岱嶽雲一官又返鍾山宅風濤宦海理有之何用呶呶罵門客有書可讀詩可吟萬事從勞挂匈膈人生甲子休浪過如此朱顏亦堪惜世情翻覆原轉環況復長安事如弈我別先生江水頭相逢令子燕山陌執手問訊何所為卻道高懷勝儔答雄誇酒賦老益神傲兀林泉意多適側耳令我發狂叫自顧胡為苦偪窄此身一陷泥溝閒巢轂何能奮毛翮君歸道我語家尊行路崎嶇半蠶叢心有骯氣口直言那怪騰軒遭貶斥不如且酌春江

萬斛水高築糟丘釀僊液好待吾徒醉百場千秋萬
世名何益

聞生子消息四首

家遠殘春外書來上巳時開函先失喜應卜果生兒
愚魯眞吾願公卿未敢期佗年稍識字好誦老夫詩

又

常時湯餅會此日只空聞寥落爲羇客艱難仗細君
犀錢誰送與玉果爾平分試問蘭會䆁多應水潑羣

又

忽忽過三十飄飄又一年此兒生挍晩諸女已隨肩
學繡紅窗下含飴白髮前庭闈有眞樂何事别林泉

又

官冷疏親愛何能盡室攜春歸馮婦怨客久憶兒啼
香篋衣頻典闌闈月再低食貧兼惱别慙媿說眉齊

史子修編修謝瞻在侍御招同諸子飲慈仁寺

海棠下二首

烏啼春寺靜客到酒栝香新綠霑階艸輕紅破海棠
席移彎嫋娜人醉月昏黃御笑長安道軒車故故忙

又

樹繫青驄馬彎迎白面郎東風何造次鎭日太顚狂
雀啄爭濃蘂蠭銜釀蜜房可憐當爛熳春去又佗鄉

送曾青黎歸江西省母兼簡令兄庭聞三首

烏衣經喪亂白柄學耕田被褐憐公子爲農傲世賢
偶違將母願來索賣文錢負米行歌去章江萬樹煙

又

高名傳孟母純孝見曾參猶記縫衣出常縣愛日心
夕葵行自摘江鯉好相尋莫道貧無養春山種藥深

又

爾兄名藉甚游迹幾時還聞道高奇節新來想入山
飛騰墮壯志定省隔慈顏未許匡廬隱君歸何可攀

奉送柏鄉公致政歸里二首

功成曾見幾人歸　帝眷方隆遽拂衣采藥已蒙優
詔許尋山不與素心違久將經術登黃閣暫卷絲綸

埽碧磯只恐　聖朝思舊相松風未穩　御書飛

忽聞拜疏請歸田赤舄難留五鳳前趨走舊隨羣吏
拙文章深荷相公憐自今韓愈書觽上還惱扶風學
未傳祖帳青門同悵别落彎飛絮撲離筵

周子重編修王子厚給事攜酒邀同諸年丈飲

谿園得谿字二首

曲巷一園僻頻來聽鳥啼鹿廬分細水宛轉下回谿
風入虛堂靜彎開小樹齊此中幽賞足況復酒雙攜

又

無事消長晝疏簾日漸西圍碁臨小閣學射過前谿
酒讓青蓮醆詩催白社題夜闌扶上馬不省醉如泥

頌嘉移寓時迎母夫人舟初至賦贈二首

復就考功第何求賃屋錢聊爲消夏住耐可撥書眠昨日故鄉信南風江上船好迎坐白母剝筍及亨鮮

又

知君存舊業池館領江陰何事耽微祿翻然去故林客居栽竹少鄉井落花深念我猶三帀栖栖廡下吟

送高念祖二首

一春無片雨四月只飛沙毒日熏枯艸驚風卷落花姝方艱作客游子好還家此去經吳苑多應挽釣查

又

夜歸呼翦燭醉裏誦君詩卻恨將離速翻嫌會面遲

官貧雞黍缺性嬾友朋疑若遇吾兄問蕭條病起時

顧菴先生同程崑崙劉峻度青藜龔客陶季集子靜邸齋限韻二首

蘜花開處江南別櫚葉坐時薊北逢偏蹋湖山公未老不勝貧病我全慵坐中從印文瀾闊世外休嫌酒態濃況有紛紛詞賦客不須愁打禁門鐘

鬱蒸艸木已全凋平地風沙卷碧霄（是日大霾）何處避諠尋磵壑可憐羇客半鶉鵝瓦盆麤飯留賓坐白麈清譚入夜遥只有吾徒疏放好憂時原不責漁樵

南苑雜詠十首

豹尾鸞旂小隊開羽林一萬下西山半天忽聽金鐃發知是甘泉夜獵還

萬馬從圍不敢馳翠華搖曳日邊移忽看一騎彎弓出射殺如拳小兔兒

周遭南苑總荒蕪舊館新宮相望開疏快但看驅馬地蒼茫何處晾鷹臺

千株楊柳弱迎風行殿回牆映日紅見說此中堪避暑六龍不駐九成宮

高低氊帳倚晴空日莫平原埜燒紅夜靜馬嘶人不語漏聲遥在翠微中

玉盌酌漿朝獻酪金盤作食晚燒羊腐儒情性原麤糲珍重尊前試一嘗

平頭身手最稱彊禿襃橫拖鐵裲襠倒折楊枝鞭白馬跨鞍不用紫游韁

日落平川挍射時要橫大羽箭三枝從容中得坐楊桀笑挽彫弓上馬騎

萬里天河莫色冥紅旂風卷夜聞鈴叵羅滿酌西涼酒醉倚營前看大星

幾日沿郊看打圍無邊風露冷霑衣何曾獻得長楊賦匹馬青山冒雨歸

贈王太常

經術相門舊風流江左稀園林開綠埜子弟出烏衣采藥堪投老遺榮早息機還開圖畫好不數陸探微

移寓後讀嚴兢斯侍讀新詩率題

新賃城南屋蕭疏六月空科頭容我傲欹枕誦君詩獨樹風過處高窗雨歇時自然氷雪在何用采江蘺

移寓寄叔定家兄和來韻二首

一室高原外雙扉曲巷邊樹從鄰舍得林與舊書連坐上來三益呆開挂百錢自矜無俗物致謂學前賢

又

老兄時憶弟尺素下雲邊風雨懷同叔池唐寢惠連道余文可賣誰料酒無錢猶幸貧非病眞能慢世賢

仁阯寄墨丞筆謝之

吳生遠寄兩丸墨蜀錦爲函好裝飾開函把墨三摩

挲琉璃硯匣生顏色使我擘下蒼龍飛忽看眼底濃雲黑管子濡首來相迎楮生拂拭歡無極新安方法久失眞如此除糜那能得媿君殷勤尺素書道我新詩實奇待豹囊封識遙相貽豈有歌吟寫千幅吾從之計離療饑終日營營苦謀食誓將焚硯兼賣書世上虛名空唧唧君不見今人肥肉大酒乘高車一字何曾肎相識

寄鄧孝威

往昔揚州白露天池唐猶有未開蓮此時送客同高眺無邪悲秋是別筵酒件更知何地會詩名浪得幾人傳著書能事輸君久顧我羇栖只醉眠

寄定九

夜凉新雨遂驚秋疏樹鳴蟬曲巷幽半榻亂書供伏枕一聲殘葉嬾登樓懷人幾作東原寢爲客眞悲北地游見說艸堂安穩在芙容水榭晚悠悠

捕賊行爲侍御夏公賦

邑小山荒舊多賊鴟梟亂嘯林菁黑官吏束手不敢捕驅捉殘黎苦羅織井里蕭條人迹稀二三老稚無完衣戶籍雖存半爲鬼流亡竄徙何時歸公曰吾民豈爲盜單騎夜馳丞相告賊黨羅拜澇洿陳自此鄉邨不爲梟紛紛良民買犢耕齊道我公神且明空城忽增二萬戶四境但聞雞犬聲治盜從來重良吏渤

海會聞得龔遂但使開誠便革心翻笑縫衣亦多事

喜晤施尙白大參即送歸宣城二首

吾愛宛陵山秋風幾度還君方在廬嶽不得共躋攀兩水虛停櫂千峰枉叩關頻年相憶切此會卻開顏

又

京洛豈堪任故鄉心所期夕雲同馬處秋雨渡河時山縣初嘗栗人家正煮葵竹林情最重不肎老相離（施爲令叔歸故云）

送尙白大參游嵩山得樹字

炎雲苦燒夏凉雨喜新注輕颸灑纖絺庭柯泫殘露有客思洛川遙見嵩陽路嵩當天下中四嶽各環附

箕頹自飄鋑磵灑莽奔赴二室羽翼張兩崤鬼神護
長松與翠柏偃蓋埶分布玉漿偃館寒銅銚神物故
杖策踞峰頂須洞丞雲霧愚公心愛山登臨縱高步
棄秋陟寒谷悚然毛髮亙窄徑蝯鶴爭竄崖樵牧呼
不知何道士貝多手自樹一年三發彎奇芬散如雨
偃靈蹟固陳高人理或遇懋也荒耽人塵網入已誤
空有山水懷拘官迹牽錮名山落君手勝游起我妒
秋月方如珪惆悵文通賦

雨後夜集同顧菴先生青嶼侍御宋玉叔觀察沈繹堂翰林西樵考功阮亭先生陶季康臣頌嘉子靜再送尙白游嵩山分韻二首

一雨滿空秋蟬聲何處樓凉風起庭樹片月挂城頭
夜靜絺衣薄鐙明酒氣浮清言紛四坐眞足傲滄洲

又

上客皆湖海辨蹤託帝朝自然林壑意何待管弦招
游說嵩山好人憐宛水遥長安有落葉此夕覺蕭蕭

夜聞鄰女琵琶同陶季作

瑩瑩綠月光含煙羅幃風動愁不眠忽聽纖歌發銀
甲美人夜弄鵾雞弦我有錦瑟久束莫朱絲塵網金
鈿落此夕聲疑碧玉歌陽彎淚斷眞珠索寄語美人
且勿彈彈之如越關山難安得解衣滅紅燭空惱雲
鬟風露寒

病中簡陶季

謝病人過少思君意轉孤閉門自蕭瑟秋雨任荒蕪
敗葉丞空砌晚煙明藥爐不堪聞舊藥向夕急嗚嗚

曉雨

曉雨滴殘寢客心空自悽誤看昏月起坐待曙鵶號
步躡千門艸衣霑十尺泥年年困趨丞何日遂幽栖

儗古

誰言碧玉小家女自顧傾城心獨許對鏡妝成香坐
熏臨風舞罷衣輕舉生小嬌憨彎下居高鬟一尺盤
龍梳問年四五頗不足自言二九纔有餘卻恨春風
破爪早卓蘗顛顦衣裳縞一曲初彈雙鳳皇相如先
為情顚倒豈意盈盈秋水長朱絲難繫雙鴛央還我
明珠淚霑臆竚立門前空斷腸

題雪客畫像山水卷子歌

大梁父子心愛畫咄嗟此癖何清奇眼底鑒賞入神
妙賴古堂中多畫師雪客天機眞幽絕豐頤廣額稱
人傑大口高譚畫與詩波瀾滾滾江河決閩中劉生
為寫眞（開祥）日如巖電眞有神樊子會公補衣帶曾
吳之後罕其倫對面古松一百丈盤拏屈曲多雄壯
鄒喆何人能爾為韋偃雖生不相讓誰寫寒潮萬派
渾幾拳怪石雲爲根西江好手吳遠度落筆能使巖
壑奔其餘老樹又砑立蛟龍翻騰靄雨入遠近點綴

出二高岑選吉黃葉青楓映江溼吁嗟此圖非一手顧
陸規摹無不有丹青既已羅衆妙況復斯人能不朽
我交讐客呼雲霞爾翁愛我常咨嗟豈有香名出幽
谷春風不弃幽蘭彎今來長安數相見對酒開軒每
游宴避暑方看六月荷還家忽感三秋燕晨闘拂拭
索我題題罷轉令心含悽明日與君遂南北寢繞金
陵煙樹迷

送張賓山學士歸廬陵三首

東觀譚經地年來諫疏多　至尊容戇直薄譴暫關
河名比匡衡重悲如賈誼何莫將憂國淚輕易灑江
波

又

萬言會諫獵已荷　聖明知被召陳金鑑清風滿玉
墀豈期承寵日遂是犯顏時暫爾違蘭省終煩　廑
想坐

又

卑栖憐我拙高望識君遲未接論文席空題悵別詩
人猶稱漢使歸豈爲尊絲舊業官貧少泫泫何所之

奉贈大宗伯宛平王公二十二韻兼呈大司空

江左歌王馬簪纓起晉都家風尊太保門蔭本司徒
布德先燔券匡時代典樞休元多禮法仲寶更魁梧
制作修經術儀容樹楷模斜簪人盡效散幘態全殊
奕葉緜宗伯清名卬大儒立朝知政體坐訓戒彎膴
文筆追韓孟高標儗顧廚韋賢畱相業謝氏毓名駒
繼續尙書履崢嶸學士稱乞身優詔答戢退衆賢輸
潑栖園堂樹青山作畫圖輞川名最重逸少蹟原無
片紙人爭購千山響自呼杖藜猶健在酒賦日歡娛
朴棨庭旋馬風流巷號烏功名高稷契耕鑿詠唐虞
子弟皆鸑鷟聰明累鳳珠罷朝頭尙黑介壽色還朱
聖代畱耆舊遺型訪大夫山中弘景在廊廟卽江湖

贈史金吾

服官初拜執金吾廷尉霜清聽夜烏七寶裝來紅韎
韐八騶騎過錦模餬後堂召客開銀甕別苑栽彎灌

玉壺一自功成歸少伯埜航紗帽隱洮湖

寄贈張杞園兼索篆刻二首

北海詩人得譽大坐中氣誼上雲霄時時博雅稱張
載蝌蚪奇文過李潮
我愛青田細石紋摩挲猶帶舊谿雲煩君好手親鉤
畫貌得斯邕古篆文

陶季容曲陽寄示嶽廟詩賦答

恆山饑丞老柴桑昨日題詩嶽廟旁四壁畫稱閻立
本前峰碑說蔡中郎名泉一道眞甘乳神艸千莖是
異方此會勝游良不惡何須更苦縣門荒

醻吳孟舉

新來中酒起常遲穳放真空學宋詩孟舉時以宋詩鈔見示木落關門愁見鴈寶同江上想聽鵰相逢好訂千秋約小別還堪十日思尋暢樓中多秀句把君一卷足移時

題西樵考功三舟圖

西湖一掬清淺流帀見酒肉紛遨游管弦啁嘈聒兩耳突兀何處來三舟吁嗟此湖久宋莫樓臺欲盡柳彎落日莫驅羊放馬歸唯聽空山喋饑鵠此時盜㾗陵湖光公與曹宋齊飛揚三月聽鶯細雨溼九秋看月高雲涼卻羨三君好才思歌樓酒壁時游戲斷縈零縑落手時名娼俠客傳名字公等豈合常江湖失第飛翻歸　帝都儻憶錢唐舊游好試向晴窗披此圖

子靜有兒甫十歲能作家書並寄所爲文一卷余見而喜爲作此詩

我生挍爾稱稍長羨爾生男卻最先十歲能文眞足喜八行將父轉堪憐衣裳嬌索京華物弟妹平分月俸錢因憶老妻攜弱女夜寒呵手繡牀前

與子靜同日得家信

兩家童僕到同時見爾開函事事空霜後木瓜如橘色雪中湖鰌比銀絲年豐親健兒知學命達才高歸未遲獨我背拈書扎看宋家空寄數行詩

五更

夜寒霜重擁紅綿忽聽雞聲欲曙天最是內庭封事早五更催到閣門前

除夕前一日賣文得貲卽命僕治具自朝二首

車馬平時總不聞蕭條門巷冷斜曛終年趨丞無餘祿除夕蒼黃尙賣文持付酒家何迫迫指揮歲事亦紛紛辛盤柏葉麤能給賴有詞華慰細君

靑陽倘歲去堂堂撿點庭廚但雪霜日下浮名空宋莫眼前沉愛實蒼㳀踟躕與米華鈿盡嬾慢逢人筆硯荒不是尊空思買醉肎敎輕賤視文章

除夕

此宵三度客中過自顧行藏竟若何百首詩惟今歲少十分貧挍去年多老親游子思南北竹葉梅華憶磵阿人事天時俱艸艸不堪仕學兩蹉跎

百尺梧桐閣集卷九終

古今體詩

元日
和鄧耦樵副使元日對弈見投二首
十六夜同紀伯紫徐原一徐方虎飲龔大宗伯
西堂對雪醉歌
落鐙後二日康臣招同武酉頌嘉子靜孟舉小
飲限韻
鶴來歌奉贈侍御裔公兼呈子靜
送孟舉歸石門用昌黎東都遇春韻
唐硯歌為何蕤音侍御賦

同升六子靜游黑龍潭飲觀中小閣晚過刺梅
園五首
西山雜詩十一首
景帝廢陵二首
玉叔觀察招陪梁大司農龔大宗伯西樵阮亭
諸先生集寓園泛舟觀劇達曙作歌
題故太僕宋公益詠堂兼呈玉叔
原一編修招同玉叔觀察西樵考功阮亭先生
嚴修人米紫來子靜飲西爽樓分韻二首
閨詞四首
送淵公長子歸宣城覲省卻寄二首
題青藤古塢圖贈承篤
感述
題畫為蒼石
送承篤令錢唐二首
陶季以觀恆嶽廟壁吳道子天宮圖詩見寄病
中賦答
題畫四首
送玉叔觀察之任四川二首
七月一日送霽客返白門
戲題扇面畫鞠
七夕

飲蕤音侍御古藤書屋賦贈六首
立秋日過龔宗伯香巖齋三首
贈施匪莪二首
題武酉小影二首
送康臣校士江南和司農公韻
詠懷詩答孝感學士三首
閏七夕
秋日過就斯學士寓齋留飲枉贈古詩依韻奉
答
題吳遠度竹郎卷子
無題

辟雍歌贈李渭清張杞園
醉白寄詩見懷依韻答三首
喜豹人至京
送力臣下第歸揚州兼簡師六
貸米
柳湖寺訪宋牧仲兼讀壁上陳其年爲牧仲所
作黃州射虎並雪苑大合樂諸長歌
寢得十二硯
秋日心氣大作虞仲藥我立效作詩記痛兼謝
虞仲
叔定舟次兩兄下第寄詩慰之

病後移坐南廂適錫鬯過訪
和司農公挽吳夫人八絕句
寓直新館不寐枕上有作
送葉元禮之睢州
內子寄炒栗荳芽詩以答之
喜雪有懷家園寄叔定兄
雪夜頌嘉投詩索和許恵酒走筆賦答用東坡
韻
頌嘉得和詩以酒來餉再答一首
早起聞鄰家木魚聲有懷 老母
贈丁蜚公行人
哭公趾三兄時聞葬信
贈太僕嚴灝亭先生三首
歲除以黃熟橄欖奉餉司農公
除夕和升六韻三首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目錄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

揚州 汪懋麟

古今體詩 自壬子歲正月起至十二月止

元日

忽忽韶光三十過遙遙鄉思二千餘逡巡名位廿人後僻倪詩書得自如笑我朝天仍皂帽看佗騎馬曳䯻裾不食賜蒸歸來早漫醱新醅翦凍蔬

和鄧耦樵副使元日對弈見投二首

無心六博與圍棊嬾拙逢場我備之中酒愛眠嫌晝短身閒地冷覺春遲賓文豈足償逋客看鏡真慚對畫師 騎畫工爲余寫照 心迹邇來多迫促可堪退食詠委蛇

元日棊閒便弈棊鄧公豈與俗人空道余酒態如中散愛爾詩情類左司京洛人情原莫測滄桑歸與且應遲會看秉鉞名藩去楚水燕雲攬轡思

十六夜同紀伯紫徐原一徐方虎飲龔大宗伯西堂對雪醉歌

春光初過一十五昨宵爛熳銀蟾吐擊鼓燒鐙歡未闌一夜邊風作寒雨早起傛馬趨承明四蹄蹴蹋翻泥土投筆空邀丞相憐脫衣且醉尚書府尚書愛客開西堂四圍屏幃玻璃光虞山之詞十二曲 屏上有牧齋題屏詞 頗極清麗合宮商玉餅羅酒白似乳金盤灤鯽甘如羊淺栝綏酌已終夕大雪階前忽三尺主人起坐

呼卷簾雪影鐙光兩相射 入聲 鍾山埜老神飛揚與我梟盧呼五白南州徐子酒令新當筵博雅驅古人大呼小史細紀載偶然一飲堪千春此時我公方卻埽抗懷謝病尋瑤艸東南砥柱今爲誰若道拂衣公尚早但願大厦常此千萬閒我輩公然醉鄉老

落鐙後二日康臣招同武曾頌嘉子靜孟舉小飲限韻

舊年多烜暌正月轉奇寒酒趁春前飲鐙憐落後看韭芽翻箸滑橘肉薦脣酸京洛閒人少何須說夜殘

鶴來歌奉贈侍御喬公兼呈子靜

建業當年號南渡旌旆攘攘江濤怒馬阮棄權國事非卻傛兵戈別門戶此時我公稱諫臣羣小目公爲黨人轉眼滄桑拂衣去弃官不拜甘坐綸湖畔逃名躬稼穡讀書精理深難測著述辛勤三十年至今此意無人識公有艸堂依柘谿閒來杖笠常獨攜水田漠漠紉魚出柳陰暗暗春禽嗁自顧居然嚴壑狀畫師摹寫神惆悵正貌雙瞳粉絹中忽看一鶴青天上盤旋磊落來庭中一聲高唳陵秋空銜書報客不肎去似愛先生多綮風此事流傳人所羨蒼顏白羽同留戀我公自是神僊人跨鹿騎龍幾曾見余與令子同青雲平生梗槩常熟聞出處大節所當述區區羽毛何足云猶記我公開歉傲說到權門事堪悴成行

孔雀養媦人壁面投聲罵馮道（公嘗言南渡時有延公共肉養孔雀數十以媦時賓）

送孟舉歸石門用昌黎東都遇春韻

元音久宋莫繇響敢爭競蜩螗斗哢聒雜亂互相映醜婦彊刻畫自謂顏色靚比戶講風雅實爲聲律病州錢有吳子挺才果奇橫學古具淺識眦目燿雙鏡藏書富倚頓一一手批評論詩喜宋人豈獨唐爲盛吐詞洵驚衆俗耳不敢聽掇緝一百家寢興廢朝暝論斷小序嚴觕潔煩易省捜羅盡遺逸遂使兩宋磬作者雖醇疵采風有變正余嬾困束縛有如虎蹈穽低頭恥揺尾漸失彊悍性出處偶斢料老女誤受聘揮手羨子歸扁舟好游泳春山幽復淡語水綠且淨攜筐見采桑弄杼聞織紝（去聲）子本吳越雄漫浪甘斥迸還家當監陽樂事一時並念此神飛揚令我妒吳孟吟詩呼狂狷飲酒辨賢聖壯觀河嶽歸筆力要遒勁示我舟行記山川與時令婦子畟笑迎作食舉案敬山居果然樂功名溝建慶君才碎萬夫柰何艱一命努力期重來千秋與子竟

唐硯歌爲何蓺音侍御賦

海內士人紛學書筆力盤拏幾人擅春蚓秋蛇不足論畫桺摹顏枉爭衒南人已失孿亭神北客虛摹孟津面才人挺出鴛央湖健筆揮來鸜鵒硯學書但喜米襄陽風雨從横飽酣戰豈必瘦硬方通神體執開晷光如練瓮中禿盡鼠須豪案前堆落鷰谿絹古藤書屋清且幽歷亂藤拏覆淺院朝回呼我開玉缸彝鼎圖書雜芳燕手持一石青玉紋流傳出自開元殿形模璧月涽蘚僾篆籀鏽鐃凸凹善于鱗之贊衡山書一日三摩實堪羨龍尾鳳咮靈妖亾古瓦銅臺土拏變如何神物千餘年玉匣深藏避靁電因君用筆牛弩彊故使彎弓得長箭媿余書法何足知駑馬臨戎氣先顫把君古硯徙咨嗟敢謂題詩足傳徧

同升六子靜游黑龍潭飲觀中小閣晚過刺梅園五首

晏起少人事況當風日晴送寒烏帽重乍暖袷衣輕忽有空潭興相邀酒伴行纔臨疏快地倦眼一時明

又

莽莽虛壇靜陰陰積翠濃到來非聽鳥坐久爲看松無脈通流水空傳有壽龍高低原上冢山鬼獻殘鐘

又

小閣臨空闊虛窗總不關透迤瞻北闕明滅見西山已倦鳴珂入常思策杖還浮名隨世上吾意在眞閒

又

北地風光異年年負好春孿時無碧艸晴日有黃塵埜獻空狂客穭車困貴人從來麋鹿性軒冕不能馴

又

落日下高臺回車看刺梅春風自駘蕩彎蘂不曾開
攜酒思前度尋松感再來長安林壑少此地足銜桮

西山雜詩十一首

策馬出平蕪晴嵐近可呼過橋迷石徑入寺問樵夫
埜色春將莫山程日未晡停鞭筋力倦款款杖堪扶

又

何限前朝寺香山此最幽裂雲開絕壁架壑起層樓
萬竅經過後雙泉空自流欲收京邑勝衰衰到峰頭

又

孤月照千山高窗靜不關春星懸樹杪石溜落谿灣
樵唱風吹斷經聲夜誦閒翻憐城市裏終夕酒桮閒

又

囀偕雛僧引來穿石磴斜叩門山犬吠禮佛繡幢遮
松檜臨階長丁香滿院彎從來幽僻地總屬法王家

又

春寺艸蕭蕭松陰覆小橋泉香沉荇葉彎落點魚苗
投餌貪心見觀身靜慮消石闌閒倚徧清磬數聲遙

又

宋宋此空谷荒荒一艸亭細泉當檻落亂竹向人青
白石猶堪把紅塵且暫停飛翻無限意回首一時醒

又

嶙峋逢石壁杳渺見空潭雲氣生虛白波光倒蔚藍
落彎時點點新柳亦毵毵境僻愁湮沒何人肎一探

又

一道山泉響周遭總白楊鳳樓傷賢主龍種葬諸王
粉蝶飛荒殿山彎倚廢廊樵蘇新有禁流涕讀　宸
章

又

探幽意無盡日莫不知歸山雨颯然至禪房昏掩扉
怪松棲鳥亂淺殿任僧稀下馬且投宿殘彎濕客衣

又

地冷騷難著一鐙猶自明山中添夜雨彎外有泉聲
已覺莫鐘動還聞疏磬鳴塵襟此俱滌靜裏得心清

又

雨洗平原淨春淺細艸齊埜禽迎客起倦馬望城嘶
種麥青盈畝澆蔬水半谿只緣耽埜趣何暇惜霑泥

景帝廢陵二首

山雨淋漓殿荒荒泉聲哀咽繞宮牆千秋社稷悲忠
肅四尺孤墳葬景皇輦道寑門俱宋莫玉魚金盌亦
淒涼不如奴僕埋幽地祠樹碑陰尚鬱蒼旁多諸閹墓道
興熘南城樹已荒何人封事築回牆當年若肎稱監
國沒世應須諡讓皇一穴龍孖終斷絕兩株荊樹起
悲涼我思季扎與千古惆悵陵園曉色蒼

玉叔觀察招陪粱大司農龔大宗伯西樵阮亭
諸先生集寓園泛舟觀劇達曙作歌
白日當天春晝遙落拏如霎紛飄颻蜜蠭胡蝶各上
下鳴鳩乳燕何矜驕方唐流水綠於染細艸如髮沿
谿橋宋侯好奇復好客一舟新駕雙蘭橈中流盪漾
發絲竹琉璃破碎波光搖北方老不識舟楫觀者夾
岸爭讙囂自客京都少水戲身輕忽喜棄春潮夕陽
回柁上陂岸畫堂官燭青煙燒金壺美醞堆碧色玉
盤春薦生紅臕棃園法部奏新曲竈年賀老同招邀
酒闌感激黨人事孔康閹寺眞鴟梟元禮孟博意氣
盡楷模之譽空名標衰世誅殺總善類法吏那得逢

皐陶宋侯當日苦蠭螫悲歌謔浪皆無聊今復秉節
按蠻郡東馬黍棧車連鑣歡樂幾時悵離別磊塊直
用千梠澆羽聲慘慘曲且止急與秦宮翻六幺細撥
阮咸唱明月羅衣醉臥氍毹嬌誰能無情聽忘倦城
頭銀箭催終宵東方已高客未去數點春星明絳霄

題故太僕宋公益訊堂兼呈玉叔

良牧旣已遠吏道日寖惡澤民本未淡一往迹便削
祠宇猶巑峨碑陰亦剜蝕俎豆未及陳廏馬已交錯
宋公淸豐宰沒世享康爵居民記生辰祠前歪老弱
磨刀向豬羊棗㮚及葵藿坎坎擊社鼓百戲無不作
醻酒再拜言公乎不我卻我公澤枉淸淸固公所樂

緬俗下車初民俗方磽薄亾賴倚豪橫椎埋恣飲博
黨連白挺手飛挺遲擊搏長喙豕平民饑鷹捐羣雀
奪女傾鄉鄰劫人斷城郭我公甫下令渠魁已面縛
杖殺當縣門餘黨悉歸約異績非一端神明頌如灼
自此風俗醇讀書習耕鑿遺愛四十載思公尙如昨
公子祠下過父老擁歡躍見子如見公僭酒勸淡酌
開函示畫像拭淚競摹索公像請此畱公祠亦增廓
榱桷易朽黑櫓楹盡丹雘撫兹階下棠千秋敢零落
觀察有盛名文章光冥漠賢吏必有後天心此云託
系詩諷有位愼勿肆貪虐

原一編修招同玉叔觀察西樵考功阮亭先生

嚴修人米紫來子靜飲西爽樓分韻二首
落日下城邊春波繞檻前一行官栁密幾點浴鷗圓
耐可鉤簾坐眞宜撥貪眠樓西有山色向夕起蒼煙
又
穀雨前朝過棃拏滿院淡綠陰春宋宋紅燭漏沉沉
詩倚顚狂作栢須瀲灩斟畱歡對徐孺那得不開衿

閨詞四首

初試輕衫四月天曉來臨鏡與郎前小時只愛鸞枝
好爲看新梳鬢影偏
貪繡鴛央錦翼舒卻呼侍女去烹魚日長儘有閒鍼
綫消得郎君一寸書

紅燭高燒倒玉缾繡牀斜倚影亭亭道郎吟句如弦
管自擊文犀徹夜聽
綠窗幽靜日斜時小病慵添壓鬢遲自爇名香拈玉
管坐人膝上學吟詩

送淵公長子歸宣城覲省卻寄二首

石鼓奇文讀罷歸時時清夢繞庭闈翁過五十如三
十毋卸羅衣只布衣丹穴幾雛舒鳳翼碧山二老坐
漁磯還家好獻春臺酒橋下琴高鯉正肥
吟詩才子都官舊偕隱夫人越國賢斗酒雙行等樹
下道書共展繡窗前閨中誰更如桓少世上人爭卬
鮑宣知爾閒居種瑤艸敬亭山月正清圓

題青藤古塢圖贈承篤

古藤坐坐幾千丈緐枝密葉茅檐上溜雨全遮薜荔
陰盤雲半偃蚪龍狀此中著書淸且閒煙蘿杳靄庭
戶閉已知阮籍工長歗更喜劉伶善閉關繞屋但聞
谿水急下簾不放纖塵入天外雙峰落幔飛階前一
鶴當門立主人原是鳳鸞姿青藤白石漫吟詩行看
潘岳栽等去莫學梁鴻賦五噫

感述

原憲蕭條拚篳門殘書數卷度朝昏不知宜室何人
對直把長貧達 至尊

題畫爲蒼石

臨江獨樹夜停舟誰倚蓬窗對莫秋苦竹荒祠湘水
闊鴈羣飛過荻蘆洲

送承篤令錢唐二首

白蘇曾作守遺愛有長隄舊樹何人折殘鶯空晝啼
君行須種栁暇日竝疏谿南北高峰在新詩任醉題

又

北闕身從繫西泠願未醻寢縣三竺外心醝六橋頭
黃紙行拋去青驢可縱游相期湖水上就爾倚扁舟

陶季以觀恆嶽廟壁吳道子天宮圖詩見寄病
中賦答

如此畫長唯伏枕荒涼老屋卷簾遲書籤觸目從誰

帙藥裹驚心手自持正有東湖高士寢忽傳北嶽畫
圖詩狂吟頓覺身騰踔髣髴偓靈入望奇

題畫四首

青荷如鏡貼江瀕高栁鳴蟬入夏新長日水亭無一
事卷簾閒看打魚人
白雲回合擁千峰宋宋丹青埜寺濃谿上老翁行脚
倦聽泉獨坐兩三松
寒山落木轉蒼翠流水孤雲正宋寥地僻自然無客
到數聲黃栗下谿橋
一翁嬾慢已無堪艸閣陰森向水南憑几靜看枯樹
坐谿聲灖灖響空潭

送玉叔觀察之任四川二首

天險從來古益州兩川風物自千秋銅梁玉壘巒峨見錦水珠江曲折流何處綺羅兮藥宅一時賓客海棠樓當年楊馬今寥落盡把文章與宋侯

百戰成都叫子嶲風光可似管弦時停車先訪文翁化爲政須尋張詠祠濯錦江頭行對月浣兮谿上坐題詩知君飲水多清節飽食無妨選荔支（涪州產最佳貴妃所嗜即此）

七月一日送雪客返白門

銀河西轉露兮流江鴈催君下石頭何事將離聞落葉可憐今日是新秋

戲題扇面畫菊

娛藥嬌紅閒淺黃一枝冷豔不勝霜秋兮也似春兮好鉤引憐香粉蝶狂

七夕

一番疏雨媆涼多抹麗風飄蛺蝶羅食看雙星移碧漢不知纖月墮銀河流螢欲度慵回扇綠瑟低揉醉聽歌最是茶瓜好時節三年總向客中過

飲雞音侍御古藤書屋賦贈六首

莫厭相過數青藤絕可憐去秋曾聽雨今夏復聞蟬密葉坐高檻涼風送莫天滿前林壑意美酒況如泉

又

似此蚪枝少[illegible][illegible]百歲餘護持傳太傅燕賞憾何[illegible]（孫劍自息余公上有龔宗伯題額）剪得清陰任重爲水部居無情咤艸木亦自戀蕭䟽

又

薊北秋蘭少三年一見奇叢叢培舊本兮放得新枝梧竹還相間琴尊出向空翻疑在吳越岸幘晚涼時

又

柱史紛紛是君名衆[illegible]蕭艸書臨海嶽舊硯洗開元封事知何限庸人未敢言退朝兮樹下書卷滿前軒

又

更有熏籠癖金猊出後堂爐精宜德字餅炙令公香

坐客時霑袠檐兮總失芳氤氳醒酒味簾幕未須張

又

酒渴吾先醉譚諧夜未歸倚人穿艸屨（時主人著我涼屐）不省著荷衣雜薛鐙光亂庭階露氣微若非君好客嬾慢款朱扉

立秋日過龔宗伯香嚴齋三首（時宗伯病起奉溫綸調攝）

長安種樹少梧桐秋信空傳落葉風萬里涼颸蘇酒病一簾游露溼鳴蟲藥將鵁鶄潑宮裏人兮芙容小院中斗柄正須指極北尊絲且莫憶江東

苦欲遊山書再上　君恩未許即江湖幾回優詔從容答自是名臣體遇殊鬢髮變時知漸改衣裳禁冷

覔新爛玭吟舊態何曾減猶點湘豪對藥爐
吐握如公豈爲名天存吾道秉持衡共知出處關時
運卻喜攀酉切　聖情風露漫勞趨闕早茶爪且復
對秋淸　君王日賜金光艸好望蘭臺制作成

贈施匪莪二首施工集句有唐詩韻匯諸書行世

魁梧藴藉幾人同手集新詩句句工驅遣萬言來筆
底酉傳四韻滿寰中豈如俗學矜奇字眞與前賢有
大功白首辛勤書卷裏誰憐執戟老楊雄
城西迢遞城東路盡日尋君駐小車秋艸滿庭窺莫
雀名香一榻擁殘書謹關地說孿兒市宋莫官同隱
士廬卻喜舠前新有後詩傳汇飽體何如

題武谿小影二首

炯炯方瞳碧水流秋孿錦石任科頭手持紫玉吟詩
坐不數山陽廸倚樓
作達唯須學信陵婦人醇酒與堪棄君家三婦鳴箏
好淡粉濃脂寫未曾

送康臣按士汇南和司農公韻

君去龍門試錦袍絳紗潑拚待揮豪秦淮一道珠簾
卷棘院三更蠟苣高香滿雨孿開桂樹歌聞桃葉習
秋濤汇東玉筍年來勝珍重湘靈識舉髦

訊懐詩答孝感學士三首

束髮事經書所志在達道不肎死章句流目覽大要
伐檀置河干頗爲世俗笑窮居困負米干祿希近效
豈期塵塵網出處已錯料低眉學趨丞解帶欲狂叫
潡心觀古人躁競悔年少圖史有妙理足以恣吟歗
爵服不足侈浮名豈須釣抱兹千秋心守身期自好

又

瀾波莫可挽滾滾汇河流夸名而職行被服誦孔周
正學絶如縷士氣趨孰柔苟可致富貴何惜爲偃僂
楚疆有偉人挺節何修修淸風起頑懦匡翼懐潑憂
闢異具卓識詭怪皆遠投更令夏畦輩肅然凛金秋
愁也切景行泰嶽雲中浮鄙性亦彊項見公甘低頭
頻年涉吟弄曲藝良足羞有懐探河源欲濟無方舟

攀車向日南庶幾窺寘揆

又

秋落生席門涼雨曉來過下簾屏衆慮殘書擁高臥
長者忽見臨向我虛堂坐正襟出相迎淸言四飄播
學道願努力豈復歎窮餓自顧方泥塗公才已王佐
寒蟲時一鳴空谷得誰和松柏肎下墜女蘿已淩荷
感此折節心永懐不敢惰

閨七夕

金風玉露更悠悠落葉依然在井頭翠羽還塡新鵲
駕巧絲仍結舊鍼樓重來不盡前宵意再別翻增後
會愁天帝亦知離思苦願教歲歲兩逢秋

秋日過就斯學士寓齋留飲枉贈古詩依韻奉答

蟾蜍蝕月精霧露隱朝旭殘星炯炯明爲光亦孤獨踽踽游朝市悔不入深谷羊皮計未工牛角書枉讀何爲學磬折換此粟五斛傲兀不曉事直往不肯曲乃受嚴光知下交時往復清晨登君堂斗酒具何速把我一卷詩呼童掃書屋雞黍炊第陳儁味雜嘉蔌苦言斟酒薄烏程好醇醁相期結眞率講道謝磽俗清言恣汗漫庶幾洗握齱庸人保祿位至老猶不足緘口被簪紱搖手說松鞠君抱濟世才遭逢非偶促帝王已得快所欲我履今嬾曳有帶亦羞賦詩感束裒裒公與侯僻倪耻挂日鴻鵠盤碧冥麋鹿丞巖麓遊性陟艱險希榮適招辱以此守吾縶望古切遙矚有懷未得舒坐恐兩毛禿與君且爲歡秋霜下庭綠

題吳遠度竹邨卷子

吳生畫竹非畫竹萬畝空山颼寒玉竹盡山窮見小橋柴門背水開茅屋屋中何處三老翁一老皂帽衣獨紅棹艇繫纜酒滿載似約前谿明月東

無題

露壓簾衣小閣幽薇絲犀帖綢窗油映人碧樹交枝出弄水紅魚作對游密折錦書知好信斜窺小婢解

新愁春風意態難拘束聽罄學叙學上頭

辟雍歌贈李涓潚張杞園

文武鼓鐘振豐水豐水東注下有芑高坐明堂開辟雍萬世養賢自茲始爰立成均爲國師太學往往挺奇士月旦譏評操是非後來濫汚日下矣納粟輸金入上舍馬醫屠伯皆珠履近來河決兼賑饑減金廣例庸夫壽士逃學校奴希官皂蓋青袍嚇鄉里拔俊之典久不聞　詔書初行歲壬子四方未知舉誰賢山東已得張與李張子蚪須抱異才手弄斯邕泰漢璽李生古貌如陳梨學偃常入崆峒裏偶然被召騎瘦驢落葉高吟馱都市兩君俱是非常人騏驥胡爲混泥滓紛紛輕薄方自矜吾徒出金爾何技安得大農蓄積高如山驅除一洗成均耻

醉白寄詩見懷依韻答三首

年來休訝寄書稀海燕江鴻兩地飛猶望秋雲思柳巷因寢雨媚元微君爲客處山當縣我憶家時月照梅性嬾久嫌車馬地春來定整芰荷衣

天涯朋輩人何限世外心期爾獨知閉閤兩年千里信低回三首七言詩最憨親老亨爽拙依舊春深癖燕遲撫案王融空宋宋飛騰已讓笑人時

癖想盧鴻棲隱處艸堂前面竹交加昨年娶婦衣能補此後留髡酒不賒爲欲買山須賣賦未曾種秫且

栽拏佗時杖笠從余訪疏快宜人洵足誇

喜豹人至京

人生如鳥目邊過別君三載習慵惰幾欲作書筆嬾操兀兀竟同螘入磨前月聞君將北征欲信不信夜起坐知君久已絕西笑白首灰心守寒餓豈意翻飛自天落白蜺苦被淄塵涴執手慇問還酸辛自言老瘦厭鞍馱遠遊昨自天台還劍亦儀欺覺孱懦刮毛龜背癈不成豈向天涯憐顛躓家有六女兼五男日辦嫁昏苦無奈故人紛紛散京邑買山十萬錢誰破黃埃滾滾夾馬乘雜逐柴車幷軒播尚人舊樂泉石清惡水溝頭臭欲唾抗懷不欲京兆知落葉長安句羞作君且脫帽坐我室白飯正炊粥已垐薄薄那酒共飲之鞠藥新寒朔風大

送力臣下第歸揚州兼簡師六

秋晴滹沱落葉乾又驅羸馬向江干一時共道文章發不信斯人遇合難歸路正迎霜月小還家猶及蘜拏團連牀且共編丁那莫把行藏對鏡看

貸米

合人長饑救無策寸廩一月米一石大官半歲倉未開十口嘈嘈恐朝夕糟糠養賢古所歎今已不及廝養役日望升斛始飽飯只恐遂作溝中瘠廚人晨報米瓶空小市往貸遭薄責折鈿賤值不肎換家人正

苦饑腸窄褁回故繞籬鞠黃慘澹低窺籠煙白年來北食學啖餅麼春欲磨了無麥妄想白稻兼紫蟹那得紅秈與青鰌長須遠貸五斛米對我矜誇有奇畫主人大笑爾且餐灑埽秋齋招飲客

柳湖寺訪宋牧仲兼讀壁上陳其年為牧仲所作黃州射虎並霹死大合樂諸長歌

入寺聞黃葉蕭然似住山秋風滿林外斜日在簾間射虎黃州戚徵歌霹死閒指揮譚舊事壁上誦詩還

癡得十二硯

秋室病臥壁無著忽然癡得十二硯巨璞一一禹所鑿異狀紛陳眼稀見初然將身入廣廈中有大几排四面几上橫陳端谿石壘潘新磨吾所羨意中似是校士場試席淋漓罷酣戰紛紛好硯胡不收就中竊取亦非僭最先選取得六石龍虎蛟螭刻雕變潑水淋墨攜將歸餘者摩挲復無厭又取六石似蒼玉火畩蕉紋衆星現不惜衿褁幷包裹宼物提攜手多顫我有一硯行將焚顧此十二重留戀天公毋乃故戲弄使我白首老書椽張拏之筆行當遷文字豈容久誇衒留此多石何為乎酢酒揩牀兼擣練

秋日心氣大作虞仲藥我立效作詩記痛兼謝虞仲

少年學道苦不力爾物毋激壯士肝血氣向人太猛

烈一怒萬壑翻波瀾方寸偪窄不耐事五嶽時復爭巑岏二者由此互作惡窮秋棄令齊騰鑽兩脇初如萬弩發六腑按勝車輪盤以火爍物孰能撲以刀礪石眞如剗牀席顛倒臥不得聲音抑塞無由歎故人姚子比淳意起我不用金光丸投以一服心氣引悅如決壅平昔湍性命斯須枉呼吸狂飈一夜摧枯蘭委頓十日不能出賓朋來視猶蹣跚黃英紫菊總辜負孿豬綠酒何可餐起坐作詩記痛定要戒憤怒休來干

叔定舟次兩兄下第寄詩慰之

九日始得鄉舉錄兩兄駕車齊脫輻無數黃孿不耐

看背人潛對秋風哭兩兄才名吾勿誇但見讀書滿牀屋家貧俱有頭白親張也何能免干祿守貞待嫁已十年刖玉何堪更三復俗人歸咎學詩賦謂此實足妨科目經史子縱須盡焚只抱時文閉門讀余聞大笑墜其面僾取公卿亦癡福四子書外了不知侍郎不能辨獵伏似此眞不一錢值吾寧食齋勝食肉寄語兩兄莫漫悲竟須痛飲栝中麴下酒且教用史漢遇合人生有遲速小弟明年拂衮歸短衣射虎相馳逐

病後移坐南廂適錫鬯過訪

敧斜老屋戶東向十月陰森北風王穿簾入幔髴颸飂偏繞病夫毛髮上欲覓溫室租少錢計畫南廂地盈丈灑埽四壁換紙窗就暝乃驅童僕讓彼書移來置土銼坐近朝暾勝添纊筆牀茶竈兼竹爐辟寒似擁九孿帳朱家卬門適相過握手殷勤問無恙豈知連旬未踰閾太瘦竟如蝯鶴狀中有磊磈每作惡腸腹澎亨百川漲須傾美醽千百壺萬憤與君齊滌盪顧我問藥方止酒孿乳頭綱且亨餉

和司農公挽吳夫人八絕句

衛羅霰鳳結僾胎不是尋常顧女才記得約眉初嫁日雙回月扇下車來

年紀剛同孿綠孿南山神女五銖斜自從六過羊權

宅竟作人間頊刻孿

僾籍何爲不註年溫幃密帳枉因緣曾聞鈿盒歌長恨漫說琵琶憶小憐

香消錦幄已經旬欲倩傳神粉筆新容貌模糊難記取畫圖髣髴寫天人

後堂春日洗兒時玉果犀錢五色絲親奉明珠如己出夫人賢淑少人知

人京猶記擁輕綃紫旐還鄉道路遙傳語侍兒休痛哭白楊風雨最瀟瀟

牙籤錦軸曲房幽共檢縹緗只五秋一自綵鸞歸碧落玉魚滚鎖舊妝樓

潘恨哉愁兩若何伯鸞尤自淚盈波中年玉案頻摧
折忍說明珠十斛多

寓直新館不寐枕上有作

汇東腐儒本庸劣通籍謬將寸廩竊三年寓直芙容
東臥冷空宮滿宮靈殿前明月看爛熟禁裏昏鐘已
聽徹春宵鐙火翻魚龍秋夕煙霜叫蜻蛚最惱蒼蠅
與夏蟲幃帳不施飽肌血滅燭卷臥那復睚饑鼠妖
貍枕旁齧妥想賜被與授餐此境眞羞向人說今秋
操翰就外庭兩月高眠縈養拙殘冬迫我宿新館有
如坐馬復羈紲大屋數開百無有早與吏人上門闌
典守祇可命小胥何用吾徒作班列猶喜兩奴供飲

具茶能香甘酒能冽脫帽據案誦古詩中夜高吟亦
淸絕敝裘兩領壓襆被擁鼻酣呼入槐穴忽然背癢
思爬搔反復欒𤕟意煩結人生眠食貴快意胡爲力
同牛馬竭明年掉頭歸敝廬醉枕妻孥輭衾熱

送葉元禮之睢州

朔氣殺霜塗冀埜倒持馬鞭鞭凍馬問君失意何處
歸遠指睢陽古城下睢陽將軍已千古蒼鼠竄落廟
門瓩回思南八眞可哀淚傾直共黃河瀉英雄無成
士不遇此際悲凉豈殊也放眼且眺嵩嶽高二室三
塗實飄灑行吟不遇溫石儔舌卷目瞪口須啞君家
分湖似明鏡萬頃波瀾足陶寫還山再發藏書觀會

奏雲門歌肆夏漫作東西南北人盛顏容易風霜打
洛陽女兒當壚多馬上看君都且雅共言衞玠方少
年已知不是長貧者

內子寄炒粟蕒芽詩以答之

我客京都忽三歲一官束縛似桑贅衆雛索食亂咬
母生產忙忙總無計一僕昨自汇鄉來皂囊纍纍馬
旁繫下馬開囊問何物炒粟蕒芽手所制粟如雲白
得方法蕒比肉肥頗甘飴（秦少游詩云先社蕒芽肥勝肉）飣餖不足
充盤餐嚼歆縈胖亨覓麵因憶晨哦並夜讀此味每
與饑有濟爾翁勸我勸六經旨蓄往往辨瑣細豈知
餔糜亦難遂翻然令我久相離嬌女聞已如母長身

上短衣多垢敝篋中釵串半折盡照鏡空綰芙容髻
小女無賴索棗梨怪我胡不寄錢幣阿翁乞米同侏
儒游悔常年弄文藝不如田家老夫婦五母雞與二
母彘寄書丁寧語吾妻嫁女勿嫁金閨壻

喜雪有懷家園寄叔定兄

今年晴暖到冬仲吹氣不見鵝毛凍連夜月色非常
明照我牀幃影空洞侵晨忽聞窗紙鳴饑雀聲僵作
寒踐我方枕上徐欠申尖雪已從簾外送犯曉披裘
拼起坐翻笑平時戀餘瀋逼紅榾柮添熏爐澂碧蘭
陵倒殘瓮卻怪此日偏淸齋彎豬好肉不敢動黎祁
（豆腐名）買來煑作脯安肅萊芽美入貢欣然一飽就溫

室企腳題詩朗然誦忽爾望遠憶舊鄉見山樓前老
梅重圍中亂竹歷不埽石畔梧桐葉全空吾兄讀書
樓上頭念我騎驢博微俸我復思家懷二親妻女紛
紛食口衆中年屢失雛鳳歎前月新增鵪鴿慟時有三兒
之變男兒成名不得力有如彈鳥引虛控事親不能五
鼎食養子亦須半菽共何時蠹夜侍高堂列燭吹笙
照孳棟

雪夜頌嘉投詩索和許惠酒悉筆賦答用東坡
韻

北雪今年來挍晚喜看如掌未全消尋君正媢無官
馬得句公然勝斷橋牀下清尊知激灩階前凍雀自

讙鬧百分麴米春三斗便翦吟詩燭兩條

頌嘉得和詩以酒來餉再答一首

街頭急雪潑三尺怪我投詩夜打門衝突冷風煩老
僕提攜殘燭照芳尊重披敝褐翻書坐旋撥熏爐就
火溫卻笑侯家莽行樂妓圍密密羨羔豚

早起聞鄰家木魚聲有懷　老母

曉日臨窗作意明忽聞鄰院木魚聲依稀繡佛經堂
裏老母焚香誦淨名

贈丁蜚公行人

吾愛清狂丁大行黃麻曾到錦官城飽經百道山川
險懶問千秋富貴名瓮裏香醪存妙理枕中祕典悟
長生丁有詩世祕典行世眼前詐浪睢風月一語何嘗及世情

哭公趾三兄時聞葬信

父母生我共五男我行第五兄第三少壯幾時各老
大學書學劍皆空譚吾兄小時習章句性喜游獵驅
名驂良弓大箭佩左右要下寶刀龍雀函曾經獨馬
向邊塞艸閒小寇藏潑潭時平不用射鵰手櫪下長
鳴非所甘白日無聊弄絲竹琵琶笙笛聲湛湛青樓
紫陌肆馳逐聽曲夜擊文犀簪中年壹鬱不稱意馬
頭南北勞何堪去冬別我故鄉去肌膚瘦削如春蠶
豈意一夕醒短寢令我驚痛神癡愁父年坐九母望
八此時老淚空雙含我爵日下不得返區區微祿何

足貪昨日四兄寄書至仲冬卜葬山之南待我歸時
滴梧酒痛哭墳前雙石楠

贈太僕嚴灝亭先生三首

高名嚴太僕不數鄭當時好士眞如渴推賢無不為
萬言曾白簡兩鬢向青絲何事離清要閒歌駟馬詩

又

舊領湖山勝人稱諫議賢布衣常密坐高衲每留連
詩滿遠公寺酒盈陶峴船自公同魏闕巖壑但雲煙

又

何限匡時畧丁寧付鯉庭風雲連紫極鷹隼接青冥
諫艸同時重芝蘭入坐芬功名圖衮類文憲有傳經

歲除以黃熟橄欖奉餉司農公

餽歲朱門亦太奢張羅只有尙書家名香聊可添盧火小果無妨供煑茶篆繞松煙沉細縷味浮華乳勝流霞諸生自笑唯原憲耐冷吟詩送歲華

除夕和升六韻三首

十年六作京華客一住京華四歲除自笑題詩常乞米翻憐爲吏等傭書浮名行熟蕉中鹿好饜終輸店裏驢免俗未能還早起籃輿也復混高車

看曆忽驚三十過泓泓人事豈堪思縱爲七十今將半況復飛騰未可知學道最難心似石長貧容易鬢先絲與君共是蕭條者冰雪蓬門我倍之

最憶江鄉景物新誰憐四載未歸人老親稱女思今夕柏葉茱華又好春慙媿東方猶割肉遲回南食想亭尊此時正切彭城感爾亦池唐瘦艸頻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一目錄

古今體詩

元日和升六韻二首

新歲寓直遲頌嘉不至

咸而介生日舉子二首

元夜不出遣懷

十六夜正陽門外即目

送李侍御左遷東粵四十韻

原一招同諸子飲梨華下各賦十韻

題畫

洛陽劉生行贈又原

長安日者行爲方虎賦

彰義門行

太和殿前看傳臚口號

題柘谿艸堂圖

雞音侍御招同康臣武曾而介元闇子靜奉陪司農公看丹臺芍藥三首

送豹人之徐州

王子玠工部招游豐臺作歌

隔院看司農公齋中合歡華倣義山體

司農公以雕盤滿盛合歡華見貽以詩代簡依韻答謝

石麟歌爲司農公題畫
子靜自慈仁寺市正德窯數器雨中留飲同敦
復頌嘉而介程銘仲酒酣作歌
送習上人南歸
送巫山令
枯樹
病起詩三首
地安門外口號二首
夏日紀事四首
贈楊將軍
凌烈婦

六月四日同諸子會葬翰林編修大興王公感
賦
石車行
題宋道君聽琴圖
題司農公蛺蝶畫扇二首
題畫九首
送子靜假歸覲省
送子重編修假歸無錫二首
留雲艸堂歌寄雲漸
天未明行與升六頌嘉耆石同作
送張絛存編修歸京口覲省三首
送金長眞太守之任揚州三首
送原一編修歸崑山
中秋日司農公以履霜桃見餉作歌
奉送司農公奉　使粵東三首
得薛白書卻寄
任丘旅壁見酉樵考功題句悽然有作
經徂徠山家
途中雜感三首
哀詩十首
拜亡兄公趾墓二首
過東郊家人指亡姬葬處
幼女聽余雨夜讀書
除夕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一目錄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一

揚州 汪 懋麟

古今體詩 自癸丑歲正月起至十二月止

元日和升六韻二首

青陽一夜催寒去城闕駢空宿霧收風日儼然如二月飛揚忽設想春游最嫌車馬紛投刺何處鶯攣可散愁對酒探鉤兼射覆少年情性未全休

占晴萬戶祝豐年唯我無田意不然何用力耕方肉食未須識字亦貂蟬狂吟但覺春來好爛醉誰知世上賢檢點梁間過此日尚餘百箇賣文錢

新歲寓直遲頌嘉不至

白日照春殿 禁中人事稀宮雲晴不起城鴿暝爭飛靜倚雕甍望閒吟輦道歸龍樓有新月待爾賞清暉

戚而介生日舉子二首

占麟寢燕望經年弧矢於今卻並縣兩世生兒三十外同時初度上元前聲聞官舍眞堪喜珠弄傾城倍可憐堂上含飴心最切封書急覓錦鱗傳

辛盤蠟苣歲時同曾爲殷勤卜寢熊最快中年君有子謾言此事我無功畫盆浴罷犀錢燦玉墜擎來繡褓紅雖是鳳毛原有種小同好跨爾家翁

元夜不出遣懷

午後大風何獵獵宵來孤月只昏昏笙歌原不聞窮巷鐙火誰從到蓽門不禁春寒憑酒壓爲憐香冷就鑪溫歡場懶慢非時俗坐對殘書送瓦盆

十六夜正陽門外即目

莫道繇聲閙 帝京上元時節只淒清誰家老婦沿橋去到處羣兒擊鼓行塵暗六街空雜遝月臨雙闕自分明九門早已嚴魚鑰催促金吾起二更

送李侍御左遷東粵四十韻

萬古悲涼地孤臣謫宦年蒼梧窮海上蠻瘴嶺雲邊祖禹曾安置蘇公亦播遷君行雖坦蕩吾意獨悽然舊業家何在空囊室盡縣魚鹽曾白簡冰蘗只青氊

自東登山馬遙尋入廣船但嫌琴鶴累豈畏虎狼眠麗水揮戈去龍山叱馭前好探風雨窖試驗女牛天院記松明古祠尊冼氏虔蚺蛇形可怪珠髓狀堪憐化俗空弦誦開田辨陌阡異才姑小試諫艸尚爭傳賈誼書原數長沙路幾千 聖朝嚴令長薄譴歷山川猶是專城任行看作吏賢事功翻可立民社寄非偏守偕艱難見心須道義堅浮雲看豸繡春夢破攣輒進退休嗟坎升沉待轉乾 君恩多浩蕩臣節荷生全莫怪逢迎少從教毀譽捐忩情依艸木作客應星躔萬里無行李羣公有贈錢卻看單騎往校勝錦衣旋李泌終當召匡衡願豈愆最傷春色晚無那別

情牽驛艸青如髮隄楊白勝綿等閒彎作兩鬟顰烏
唬煙豫嫋東門餞誰堪落日筵平生無戚戚於此泣
漣漣劇飲頻攜手高情失竝肩憐才空有意舉直恨
無權庸碌知何限功名謹自專飽匑同仗馬咽露等
寒蟬似爾官丞黜何從計最便只須傾濁酒不用酌
貪泉到縣彎爭發懷人月再圓寄書期早達朋好枉
幽燕

原一招同諸子飲梨彎下各賦十韻

樓前兩梨彎彎綠葉能碧纍纍含絲煙春風日將夕
去年曾過君彎飛已狠藉茲來及爛熳轉覺彎可惜
紅燭照芳筵中多四方客主人具高文以此應金石

樓下有流水夜靜響寒汐儼然入清宵塵莽得幽僻
聽此開匈懷傾尊豈辭劇醉起一整秩餘彎落巾幘

題畫

山畔疏林四五樹水邊亭子兩三閒此中自是少人
到時有孤猨來叩關

洛陽劉生行贈又原

洛陽劉生才實奇筆弄五色隨紛披書仿虞歐得變
幻畫竊顧陸含天姿凌煙功臣各摹肖屹立山嶽蹲
熊羆長弓大箭執猛烈貂冠犀甲何雄施潑墨尤工
寫修竹風馳雨驟吹寒枝英皇書哭鬼夜獻髿鬅罷
我湘江湄彎鳥蟲魚或閒作傳神一一非兒戲碑版
篆籀更精妙世上能事無不為聲彎噴噴動閶闔碑
雍被召趨彤墀揮毫拂紙不停滯左右但覺　天顏
怡雲閒翰林適竝召儼如王孟開元時匡牀往事不
足數遭逢豈詠南山詩　勑使泥金寫忠孝忠經孝經神
采細動如蠶絲　宸心載喜索宣賜文錦端綺盤蛟
螭自此宮中常召見偶逢射鴨昆明池　帝曰汝前
汝拜賜兩手四翼飛參差笑令中官送歸去此事謹
傳人所知蒙　恩供奉入史館玉簡金函書法宏書
成敘秩得上郡如此遇合非人期還聞謹身殿中有
優詔咨爾劉生毋遠離

長安日者行為方虎賦

長安市中有日者譙傳善卜比司馬蓍艸已枯龜不
靈一字無端教人寫秋天新雨道少人徐子與我訪
隱淪日者下簾正閒坐壁挂圖象何其神徐子把筆
作靈字日者衰囘詞未申余卽大呼起曰好雲霄之
勢飛騰早況復兩足田屢豐已為逢年作先兆日者
理竊詞亦屈瞪目向余口期吃反謂棄秋靁不時才
運取上第不足怪笑彼日者何乃云吾子何為歎遲
莫美人不畏蛾眉妒相如楊雄非少年　聖代方今
重詞賦

彰義門行

彰義門西日色變十丈壓塵人不見高車寶馬紛從
横兩道門旂馬前轉車中端坐何郡郎新授南方好
州縣家人弓箭各荘嬰小妾金珠飾顔而此行作吏
廉乎貪南方饑民飽蔾莧

太和殿前看傳臚口號

欒柹遙遙天上來雙排　御仗午門開侍臣爭羨響
譽客耳聽臚聲又兩囘

題柘谿艸堂圖

白馬湖東葭菼蔞中有邨原名柘谿四圍已種萬株
樹三時常散千張犁罷畝粲列儼圖畫屋宇相接聞
犬雞囘波小港百千曲漁父盪船時欲逃行人盡日

到邨舍涘柳一帶鳴黃鸝此鄉居人只一姓我公世
德開蓬蔾致身柏臺挺高節清名直與文姚齊是時
魏閹織黨禍清流一一遭排擠拂衣歸田託終養十
年不出安伏栖後來攬轡按兩越倏忽陵谷驚鼓鼙
文謝之儔那可道紛紛長樂驕其妻我公甘心老農
圃白頭萬卷吟常低艸堂開闢禾稼熟池灉鵝鴨兼
梟鷖讀書講道適天性食肉不廢鹽與虀諸郎奉養
足豐潔我公一味歌箾今此圖已如仲長統屐齕令
我心中悽貧米曾無半畝地買山那得多錢攜待我
佗年賣書籍結屋東鄰來灌畦

欸音侍御招同康臣武曾而介元闇子靜奉陪

司農公看丹臺勺藥三首

別業城西次第開登郊壓市有丹臺層軒曲徑隨人
轉淸簟疏簾映日來蟲石自然成遠趣栽花耐可送
淡栝祇緣何遜頻招客能使嵇康屢醉囘

何人倍切賞花情花外停驂是地卿燒筍烹魚煩御
史分行列坐有門生夜談說鬼供譚笑舉坐探奇迭
送迎似此交歡芳燕少當年金谷枉知名

廣陵花譜最芳菲何事三年不肎歸禪智寺前紅雨
亂魏公筵上綠煙稀登因旅客增鄉思特為羣賢卜
帶圍試向酒邊簪數朵一枝先映尚書衣

送豹人之徐州

偶來燕市非君意南去騎驢自在行一路棗花過泗
水滿邨菸葉到彭城老兄近喜為州牧令弟何勞事
遠征從此對牀同歡話不須夜雨更關情

王子玠工部招游豐臺作歌

豐臺勺藥賤如菜千朵萬朵滿車載初出一枝猶十
錢後來一錢少人愛彊半持上歌舞筵高低亂插銅
缾內紅英紫萼賞者誰花入京師亦無態前年曾入
豐臺游公子招邀此其再下馬竟坐千花中市地錦
雲目迷昧初疑一派脂水流又如萬疊紅泉瀉園官
攜筐莽采摘摧折徙教發浩嘅園官向余前致詞此
地於今屬屯塞賞花送酒已往事試勸游人且心耐

停栖驅馬過短籬猧犬肩肩向人吠

隔院看司農公齋中合歡㪅倣義山體、

芳樹何年種合歡愛佗名字是幽圞香心入夜開還合粉露凝嬌溼未乾最喜晚煙籠碧葉徊勝朝雨洗紅蘭尙書庭院春常駐鼐得牆頭鎭日看

司農公以雕盤滿盛合歡㪅見貽以詩代簡依韻答謝

雕盤小摘樹頭㪅萬點輕紅似曉霞宋莫閒門無艸色忽添雲錦到貧家

石麟歌爲司農公題畫

臧姥夜癡雲氣生五色斕斒天上明雲氣須臾化爲鳳飛上左肩時一鳴阿陵生時實聰慧怪底雙目含靑精時有沙門釋寶誌錦袍變幻鍾山行禿髮每冠下幕帽飲啖酒食非凡情見陵摩頂口作頌石麟頭角何崢嶸常侍後來擅制作梁陳之代多令名論文曾旺後主作發語嘗令魏收驚位爲僕射享名壽文章勳業光台衡小時辨博喜經論講說大品人難爭毋乃此兒具佛性故與寶誌如生平海東沈生善圖畫意匠慘澹多經營嚴圖儼與老僧對錫杖但少鏡鑷橫司農珍翫拄綵壁生兒但願如徐卿鳳麟之祥亦偶爾於公世德占奇嬰

子靜自慈仁寺市正德窯數器雨中酉飲同敦復頌嘉而介程銘仲酒酣作歌

一雨南來暑全蔑几簟凉生忽淸潔卷簾不見蒼蠅飛羣小胡爲頓驅絕主人洗醆歡醉余滿桊㪅磁注氷雪桃燕安肅潑紅流果剝文桃瘐黃醬汀魚肥美茄鞠鮮方法相傳有時節食譜旣美器且佳把翫㪅磁眼光習此窯制自正德年㪅撫龍紋亦奇傑拖藍不異靑天雲點綠寧殊守宮血雖然爲質稍復堅若比宣窯亦無別緬彿武宗耽宴游龍服微行混魚鼈國事公然付與人豹房之痛空嗚咽物留人去今幾秋玉饌當時盛陳設咸陽一苣傳人閒廟市無心得窺竊停觴歎息三摩挲不禁酒酣耳雙熱坐中有客

爭梟盧謂我狂癡覆饒舌玉魚金盌遭塵埃薄蝕千年葬金鐵人閒萬事如浮雲寶器終須有缺不如泥飲陶與匏肥肉滿盤恣流歠我聞此語悅然失起步騎階數蝩穴

送習上人南歸

幾年不到湖邊寺此地何來寺裏僧聽說浪㪅常繞屋可憐山雨欲吹燈五臺氷雪難孤往一衲雲峰月緩登我有老兒多酒病東林好與曳枯藤

送巫山令

巫峰高與碧天流萬里岷江鎖上游杜宇聲中過灧澦琵琶峰外指夔州白鹽赤甲巴山遠莫雨朝雲楚

襄留君是方城才子後少陵祠樹倚千秋

枯樹

玉堂槐蔭接青天枯樹蕭條噪莫蟬只為春風吹不到棟梁零落院門前

病起詩三首

暑雨涼風減玉肌日斜窗外灌花時安排筆硯焚香坐倦促歡吟病起詩

病起雙眉鎖卻愁鏡匳兩月不梳頭今宵幾整羅衣出笑指天邊月似鉤

花蘂夫人百首詞誦來如水解人頤一從病後渾忘卻字問生疏讀校遲

地安門外口號二首

地安門外見風潭山影青蒼水蔽藍無數浴鳧護岸北一羣花鴨似江南

蓮葉蓮花足萬枝香風吹送早涼時何人飲馬宮牆外咫尺金鰲太液池

夏日紀事四首

太液池開衣盋蓮百官齊赴賞花筵若非侍從兼三品不敢吟詩到水邊

新開水殿倚昆明燕比龍門賞更榮一領錦袍宜索句坐中定有宋延清

西苑尋常到幾回芰荷坐柳擁樓臺不知此會長楊館多少楊雄獻賦來

魚藻宮中樂事稀花香先上侍臣衣無聊最笑金門客貢似當年下第歸

贈楊將軍

我聞平定有鶴山山顛乃有扁鵲廟千年復生楊將軍一捻金鍼特神妙早年學書兼學劍恥向山中老坐釣射策虎視金門前天際神龍尾能掉羽林驍雄齊側目中敵讙呼發狂叫暇時偶發鏡經讀能令王公夜相召縛芻鍼鬼不足奇澆水捉人豈能料髮癥石博無不知冢中腐枕病三療徐家秋夫與二伯（文伯嗣伯）將軍一身已畢肖至人醫術由神明豈與庸流作

同調君今領部關眞州甲影江光動清照時平久已罷鼓鼙弓矢在房刀在鞘將軍七畧何所施以醫活人此為要君不見褚都尉澄曾守吳郡事奇哨偶逢百姓李道念藥吐雞雛具羣竅君有異術足繼之坐起創痍息原燎講武隴藥橫江樓莫學劉琨但長歎

凌烈婦

烈婦令孝廉吳植山立女歙篁南人嫁凌御史駉子嘉恪駉死難歸德孝廉義之以女配其子後嘉恪卒無子烈婦絕食七日自經死其母初生時夢湘水夫人至故名江陰轉頌嘉為之立傳

南有篁北有沚水盈盈石齒齒孝子亾烈婦死名雲湘姓吳氏尚書孫孝廉子夫家誰凌御史凌死忠義

聲起孤克孝聞閭里婦作配家益圮事二姑餕甘旨
手執舂墮十指姑食粟已糠秕還灌園供箸匕泥且
淚濺帬屨夜提瓮出汲水夫與婦步屢徙雖朱門而
傑婢夫得疾藥親視疾不瘳容悉毀股潛刲肉空委
鷙影隻柏舟矢竟絕食自經矣孰為殉母與姊啟其
裳見衣裏百綫結繫麻枲烈哉婦罕與比稱未亾猶
所耻況二天眞犬豕作歌媿彼臨邛美

六月四日同諸子會葬翰林編修大興王公威

賦

丹旐搖搖出國門荒原六月埜雲昏蕭條白馬諸親
從零落麻衣兩幼孫四尺孤墳長掩恨千年彎表未
歸魂生芻徐孺來何少只有吾徒灑淚痕

石車行

四輪轟轟連二車兩行百二青驢騧中載巨石屹山
嶽車上一人聲讙呀手持大竿鞭衆馬竿繩搖動如
長蛇車聲動地作霹靂所過街市揚黃沙試問輦石
此何用甲第新築侯王家山上白石采已盡城中土
木方無涯

題朱道君聽琴圖

一人道服冠黃冠七弦泠泠為妙彈一人緋袍側耳
聽一人綠衣昂首覰烏皮小几擱妥帖上有古鼎焚
茱蘭老松一株蔭其後淩霄彎葉如龍蟠此是天水
道君畫圖書御押紅未乾嘉國題詩在其上君臣狎
昵恣淸歡邊事鴻毛付媼相斡离要劫眞辛酸僊州
青城悔何及空將藻繪留人看

題司農公蛺蝶畫扇二首

誰寫南園粉翅輕一叢錦石自分明微蟲也解依彎
葉恠底人歌蛺蝶行古樂府載梁李鏡遠蛺蝶行云靑春已布澤微蟲應節歡朝出南園裏莫依彎葉端
靑斑鳳子太顚狂蜍取千彎釀蜜房團扇幾回辭不
去雙飛只傍楚蓮香蛺蝶靑斑者名鳳子

題畫九首

淸夏嵐光百道開江亭坦腹意悠哉忽看一老橋邊
至可為前山瀑布來

無數白雲閑不去一林黃葉冷相親釣名最媿陶貞
白卻把松風說與人
橋邊新柳碧於羅一老行春自在歌行到前谿春叟
好澗林紅著杏彎多
萬木秋山落照昏船旂渺渺入江門小樓獨坐看風
色不盡潮頭一派渾
積雪千山萬壑空疏林一角小樓紅何人驢子衝風
去卻枉寒壓敗柳中
跨山臨水埜人居日落柴門艸木疏便向碧潭沉細
網一錢不費取河魚

敬亭山畔曾相識宛水谿頭幾度逢記得雙橋橋外路陵寒只有一株松

屋後高梧百尺寒山光谿色少人看開簾企脚茅簷下自拂無弦作意彈

流水聲中宋莫春鈿蟬金鴈總生塵已知世上鍾期少故弄求凰引婦人

送子靜假歸覲省

天北常少雨今秋卉如漏密雲來無端霹靂失白晝溼蟲當夜號唧唧雜檐溜時序正搖落肦值別離又側聽風葉響紛飛不可救看君思歸情疾如丞驥獸我渴若怒馬號嚻閉空廄卬見一馬突束縛不得鬭

出處爾我同兩試忝同售角技不肎下策名互前後迄乎操翰來倉卒一官就我性任嬾慢爾才喜馳驟所以對衆人彌忤每取咎長安交游者炎冷變新舊君從二三子如莽相依湊暇時即相過盤餐出飣餖東郊訪池館西山歷巖岫兀兀忽四年好事未一覯子猶拔我彊拜賜藏綺繡拂拭金遡彎光輝粲瑤琇持歸獻高堂亦足制舞衰阿翁聞子歸鷰喜展眉皺家人聞子歸牽衣紛稚幼湖瀕秋氣佳場圃罷耕耨扁舟米菱芡稻蟹足脂肉灑埽坐陶園竹樹自疏秀亭前一池水冷鑒毛髮透嗒然思京塵掩鼻避溝臭天倫有眞樂豈肎易彎胄余亦急歸養日夜辦糧糗

送子重編修假歸無錫二首

十載聲彎早三長著史雄如何添旅病忽漫感秋風心事林泉外文章去就中卽今紛著作誰爲領羣公

又

慧山山畔路晴翠入秋多桂子巖扉落泉聲石磵過鬭茶亨亂葉放艇看殘荷正值淸秋節停觴好聽歌

畱雲艸堂歌寄雲漸

箕山狷者艸堂靜灑埽自汲門前井庭彎砌石手洗濯一塵落地三日嗄堂中皎潔明鏡似燕坐焚香讀何氶眼中俗物不許到架上異書獨淩省狷者少有嗜茶癖百甆名泉注淸冷彎水脚辨瑣細柘羅銅

碾排嚴整輕圓彎乳浮縈磁紫金不羨頭綱餅古篆尤愛李斯手奇石每屈米顛頸學書自束赤管筆鼠須雞毛尖且頪食譜釀法無不精盤餐每出宣成皿飲酒止可一蕉葉勸客時時忽夜丙中年萬事皆老嬾但有爲善心尙猛揮金與人金不來止餘薄田三二項艸堂一畝已再徙曲巷版扉遠人境春風石上亭松毛秋日湖邊采蓴荇孺人曳瑟彎滿階兒子持書髮垂領一生不受利名辱賞徧人閒好風景世情怪異何足悲默看空堂白雲影

天未明行與升六頌嘉蒼石同作

東家蹇驢中夜鳴西鄰喔喔來惡聲北里猜猜吠如

豹南城打鼓纔四更居士雖美媚亂聒攬衣鋭燭行前楹門前呵殿兩聲急知有封事朝上清余亦策馬犯風露日日出門天未明憶昔所爲日日出門天未明

送張紫存編修歸京口覲省三首（時爲令兄禮存營葬）

西風頻送南歸客半在東吳北固邊別恨江山千萬疊宦情留滯十三年文章季鞠光詞館半度還空直講筵何故也懷鱸膾去季鷹心事少人傳

裴公絲竹正蕭閒海嶽門當水一灣秋信初傳鴻雁到雲颿忽逐鞠鶯還帖尋瘞鶴江邊石酒載摩笄那外山瓌頭未容林壑臥春來接翼五雲間

張家公子盛才名最憶臚傳第二聲鳳羽一雙今獨返鴒原三尺日關情江頭夜雨人何處楚外春風艸又生莫向高堂重太息空羣已復有慈明（謂暢存孝廉）

送金長眞太守之任揚州三首

十度春風錦繡谿豫州名與賈侯齊傾城車騎攀河上滿路笙歌待竹西澤國黍苗多在水江郵楊柳半盈隄此時父老壓來莫五馬何須惱障泥（太守初任汝寧）

郡亭形勝枕平山六一先生政事閒萬朶荷花湖上至兩行官妓月中還文章太守今重遇賓從清游好再攀但恨林泉曾占取蜀岡蔓艸待君刪

四並堂開霽日紅君才綽有昔賢風梅花賽雪吟何遜勺藥成團燕魏公亭舫無雙花擁旄樓登第一月朦朧夾城鐙火從來盛不在尋常水旱中

送原一編修歸崑山

上古取士重選舉後來流弊爲文詞萬言對策失漢法董賈之學誰其師淩淫淺陋到時藝洶洶執若江河墮王唐諸人號先輩宿儒遵守同蓍龜流傳日益就庸弱病夫無食因常饑閒或穿鑿與竊盜醜婦刺蛩描闕揣稍辨之無取上第論語以外了不知吾欲力排孔廢弃庶幾學者通書詩昌黎孔叔不可作要張風會須人持今年鄉舉歲壬子徐君把筆爲主司慨然復古黜時藝玉石金鐵重磨治紛紛異才乃並

出韓徐之作尤恢奇諸生不敢馬前噪自悔所學原平卑文衡遠邁十五國翕然公論非阿私今年春官遇伯樂驊騮一一爭先馳得士自合受上賞榮擢何爲投瑕疵滄溟大珠亦有數竟以挂漏遭降移知君學道破榮辱對客大笑忘吁戲秋風颯颯動庭木忽憶鱸膾與歸思天門三鳳古所少毋乃極盛稍抑之新洋水肥布颿飽茜涇酒熟黃花坐開軒讀書玉山下顧阿不得專聲施　朝廷方今重揚馬君才豈得長弃遺宣室之召等閒耳白駒恨不堅縶維余今蹭蹬困泥滓儼行霜露衣纖絺浮名那足救寒餓逢時眞不如馬醫家有坐白掉頭去力耕負米甘駛癡文

章事業待公等佗日訪我荒江湄
中秋日司農公以屐霜桃見餉作歌
帝城八月秋氣高百果風折如煎熬忽然傾盤倒赤
玉贈我小核含霜毛堅細如丸頗甘毳沙儺之味飽
老饕紫文青色產玉嶺鴨卵不數西王桃何身積石
號最大二斤十斛誰曾遭磅礴山中萬歲實日色不
到虢蝯猱霜園巨核理或有常山拜獻空嵩嵩我聞
桃者本偃木厭勝百鬼皆遯逃服之可以致長年金
光紫河毋乃勞夫子愛我意良厚好學佳實時時叨
自笑東方正饑餓飽食猶勝餐藜蒿晚來月色白如
紙隔牆喚我斟香醪停杯對月不成醉輿感離別心

滔滔後日仗節過嶺嶠我亦江上挐小舠
奉送司農公奉 使粵東三首
三道黃麻出未央尚書旌節叟煇光東門酒汎重陽
鞠北斗旂懸九月霜嶺海山川供獻訊猺獞戈甲入
梯航賢王韍韐趨承遠朔漢臺前看五羊
何事臨軒特遣行十年樞府建威名陸生當日空權
術范老胸中有甲兵坐使番禺收壁壘還聽崑崙靜
邊聲須臾奏績明堂裏慶卜金甌照火城
春來偕廡乘相依長夏聯吟到夕暉抹麗晚香頻折
贈管弦良燕共芳菲先生忽爾安邊去賤子無聊覲
省歸矯首功成江上過一尊相待釣漁磯

得醉白書卻寄
迢遞雲山隔萬層憶君茅屋坐寒鐙空憐並食韓思
復相餉曾無百束綾
任丘旅壁見西樵考功題句悽然有作
客歲麻衣握別時豈知便與夜臺期可憐敗壁昏鐙
裏腸斷先生二首詩
經徂徠山家
漠漠平沙數頃田采薪種粱自年年停車試向山橋
坐忘卻門臨大道邊
途中雜感三首
神雀當年頌有神賜錢十萬奉慈親也知景伯才難

及竟作千秋不孝人
又向東蒙感落暉滿山黃葉傍人飛誰知四載京華
客今日麻衣獨自歸
黃河東去海雲孤十月霜風草木枯望到故鄉先淚
落一鞭斜日過鍾吾
哀詩十首
陟彼屺兮望吾母母何在兮兒心苦兒行中禁兮悲
號萬里黃雲蔽江滸安得長風送我前拂靈衣兮侍
几筵從吾母兮九淵
心戚戚兮神離母歿十有七日兒始知有兒不送死
生兒何為著以何裳兮斂以何衣丁寧何語兮去何

之思兒今不思母歿十有七日兒始知
聞母病今在仲秋中夜感疾心煎憂晨起蒲伏告宰
相臣願弃官歸舊丘宰相惻然動色稅牒考功無停
留封章艸就待　朝命門前早懸雙轡頭脂車未發
訃忽至肝肺摧裂魂難收兒不早歸人何尤
先王制奔喪日奔只百里歷上恨無追風驃一夜飛
渡黃河水我馬瘏矣我僕痡日色未落行客止聽彼
啞啞屋上烏自攬麻衣中夜起
吾母生兒當六齡戴兒角巾衣兒青教兒入塾勤一
經卻前誦書母夜聽咲兒褎裊兼酥醽依母不離影
與形豈意三載同飄泊兒今歸兮長伶仃

吾母事姑嫜至孝世無兩洗手潔酒食雞鳴奉几杖
埀老猶悲思歲時虔祀饗先期滌祭器淚滴俎豆上
孝婦空食報有兒不能養落葉不得歸本根枝幹雖
蕃生亦枉
揚州乙酉亂殺人無遺黎城中火夜起新鬼啾啾嚎
吾母志凜烈甘爲井中泥井中水深一百尺兩月不
死神扶持黽勉相父三十載指畫兒輩通書詩半生
蔬食藿與藜兒今皇皇求祿能不悲
母生五男五娶婦衣婦新衣母衣舊頭上金爵耳後
珠一一呼來手親授娶婦雖多身反勞晨昏猶煩問
井臼不如貧家一兒一婦轉得力采薪汲水承顏色

兒少有酒失母憐揹不得命兒誦抑戒庶幾成令德
憶兒趨京都吾母再歎息拊背只兩言少飲兼守默
嗟余媿彼陶士行永念慈親淚霑臆
昔歸歡喜今歸悲涼入門見耶不見孃昔日聞兒歸
吾母羅酒漿今兒歸來誰與嘗呼母母不應兒心傷
繐帷蕭瑟飄中堂

拜亡兒公趾墓二首

兒葬經年弟始歸塋前荒艸挽麻衣可憐滴罷梧中
酒一暾酸風繞墓飛
囘生無計起重泉別淚空流易水前（別兒都下今三年矣）我媿
顏含眞友愛不離門戶十三年

過東郊家人指亡姬葬處

錦瑟朱弦久不聞招魂何處覓金幫無端敗葉殘楊
裏說是朝雲四尺墳

幼女聽余雨夜讀書

蕭疏寒雨似春宵靜對鑪香點凍豪龐得衆傷騃女
笑阿耶何事讀書高

除夕

京華爲客四經春辜負庭闈節序新三十年來無母
夜二千里外乍歸人棠華柏葉何情思淚影鐙光共
苦辛老穉一門俱健在餘酥偏不到慈親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一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二目錄

古今體詩

元日爲　先慈書經雨中率成

元夕三首

春夜聽雨雜感五首

梁子培自湖上歸眞定別余揚州詩以送之時

司農　此春闈二首

題子培捐石齋圖二首

題宗副使鐙船圖兼呈定九

司農公　使粵還舟抵江浦不得謁蒙寄詩見

訊依韻奉答四首

雨中飲春雨艸堂三首

午日同舟次兄飲海陵寓園

泛舟重過春雨艸堂三首

海陵逢王亦退同舟至安陵卽送之返橋墅二

首

眞州道中夜發

憎懸

題孝威詩卷三絕句

戲題子靜畫像卷子

答家晉賢時客桐鄉

答徐松之

飲牛嶠爲禹生題畫

九日原一豹人姜西溟叔定家兄飲見山樓和

豹人韻

和定九九日郡居無酒見寄原韻

寄三峯碩長老

許竹隱招飲寓齋看鞠同穆倩孝威黃儀裳劉

彥度分得中字

同諸子邀長眞太守泛舟游平山因議修復分

得堂字

喜次功歸自安豐

送歸孝儀返常熟

濬河行贈孫樹百明府

界首阻風懷子靜

題雲漸畫像二首

題子靜桃花流水圖四首

仲冬平山堂落成太守金公招同諸君燕集卽

席得五十韻

寄給諫李公

喜于皇至

題吳冠五所藏櫟園司農北墅詩冊子二首

題孟生像

除夕攬鏡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二目錄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二

揚州　汪　懋麟

古今體詩 自甲寅歲正月起至十二月止

元日爲　先慈書經雨中率成

曉來重過舊經堂想象慈顏竟渺茫靜展佛書翻自痛細思母德究何償忽來早雨霑檐幔不禁春寒入布裳苦把淚痕濡墨汁昏來雙眼不成行

元夕三首

四年京洛客此夕飲閨情說亂鐙全滅惜來月不明湊煙驚萬里鼓匆下重城坐想兒時節笙簫聒太平

又

戶外雪三尺春前病五朝拏梧勸　老父忍淚向元宵兒女魚龍戲盤餐荇菜苗强將承色笑蠟燭夜深燒

又

禁庭逢十五來火異常明歸院曾題句逢場浪有名新愁湮子舍舊事說都城只恐蒼黃裏連宵議出兵

春夜聽雨雜感五首

年來爲北客檐雨夜聞稀聽曲全忘曙論詩總不歸還家翻畏溼厭冷屢添衣宋莫風鐙裏呼人悉拚扉

又

園中小梅樹三度不曾來正月開何滿今年卻在家

偏逢春雨大不耐曉風斜娛藥都零落空令惜歲華

又

水僊香已足蘭蕙放初齊正好飲詩客豈知添巷泥衆峰遮戶暗一鶴傍檐低最媚驚寒鵲無情竹裏嗁

又

自從人日霽直到上元過帀地和風少連天凍雨多春晴關稼穡陰氣在兵戈極目浮雲黑憂來一放歌

又

春宵嫌聽雨倦睫彊開尊幼女催茶熟癡童報酒溫覽書無一得種樹向何邨轉覺閒無賴新來學閉門

梁子培自湖上歸眞定別余揚州詩以送之時

司農公　使粵將還乘此奉懷二首

五月到西湖紅蕖間綠蒲越姬雙盪槳嚴鳥勸提壺令躬此爲政名山興不孤春風動楊柳行翠足千株

又

一騣思鉅鹿兩日別揚州殘雨侵官道春煙上驛樓人歸恆嶽遠寢遶粵江流聽說羊城節平安下嶺頭

題子培揖石齋圖二首

三樹梧桐二本蕉艸堂窗戶景蕭蕭呼來石丈唯長揖卻笑元章苦折腰

靖節高眠醉眠新蘇髯作供筆如神名賢怪石何相合總是嶔崎磊落人

題宗副使鐙船圖兼呈定九

龍年爲此畫余生纔一齡中原未格鬭江國傒泰寧時平重甲第宗鄴尤亭亭文采照江左名園開郊坰鐙火燿舟楫箏笛讙娉婷畫槳揚縈波明燭搖飛星長橋月色白遠岸煙光青宗君醉艸賦詞源如建瓴放筆作夜景瑣細各肖形栁暗烏驚席沙圜魚闖萍酣游未覺曙樂極無終停甲申遭喪亂怨雨愁冥冥燒原鬼火黑豕肉鳥鳶腥魂驚北樓角鐵礮交靁霆痛定三十載如病醫重醒園林稍稍出種栁沿回汀商賈亦好事張鐙兼揚舲輿隸混輕薄嘈雜那可聽不復辨雅俗豈知懸尹邢感時弔往哲展圖慨凋零

仲容具淩識寶此重遺經拂拭令我題才弱羞濁涇題罷憶脩苑秋風飛亂螢

司農公　使粵還舟抵江浦不得晤蒙寄詩見訊依韻奉答四首

王程辛苦歷重關瘴雨蠻煙滿目斑三月眼穿黃木信一封書遞白門山蒼黃驛騎安邊出譚笑雄藩仗節還南海甲兵聯偃鎮好將消息慰　天顏

猶記秋風各送行征軺臨發倍關情江頭粵信曾相約隴上花煙只自耕顦顇一春驚燕壘褫魂半載繫羊城雲飄咫尺還相失嗁徹鉤輈栁外聲

手把殘編學閉關雙魚喜接錦鱗斑幾行珠玉傳江

驛八尺琉璃寄粵山(荷寄廣篇)遠道淒煙勞問訊故人書
北代封還不知萬里高州吏猶復霜臺舊日顏(昕得高州友人消息)
夜合彎前每共行絳紗弦管得閒情豈知涕淚重揮
予忽謾干戈又輟耕戰伐近聞收楚邑聲靈更喜壓
秦城鄰侯自有幽中計竚聽鐃歌鼓吹聲
雨中飲春雨艸堂三首
此地空聽雨蕭疏見隱君過橋亭埜水對岸立谿雲
柘柳周遭密亭闌遠近分凉風囘綺席絲管隔彎聞
又
繞園純種麥當戶水田開菰蔣迎波長鶻鵜作隊來

折彎穿小徑移酒上高臺待到晴明日牽船汎月囘
又
入夜雨偏急林虚風颯然袷衣忩午日凉色似秋天
雲暗峰巒鎔鐙明薜荔縣不須畏霑溼歸路破邨煙
午日同舟次兄飲海陵寓園
當午海雲閉侵衣凉雨斜佳時半為客百里不還家
鄰女盤餐出賢兄笑語譁緑尊休負卻紅煞石榴彎
汎舟重過春雨艸堂三首
百錢呼小艇數里涉汎谿岸栭茈茈轉林鶯恰恰啼
櫂隨彎徑入人到艸亭迷向北樓堪倚斜陽西復西
又

高臺如昨日晚眺特分明宿雨煙還重新桐影倍清
桔槔譟埜水鷗鳥浴新晴亭榭經過熟從余引客行
又
半月落方唐囘舟艸暗香百蟲聲送晩千樹葉迎凉
橫笛聞前浦疏鐘出上方石橋橋畔過蓮露溼衣裳
海陵逢王亦退同舟至安陵郎送之返橋墅二
首
市橋晨雨滑逢爾下粗船好約安陵去斜陽夏木天
近邨聞打麥隔水正鳴蟬翠竹黃茅岸微茫生夕煙
又
妻子依橋墅柴門逐岸開雞譟知客到鐙發喜君囘

海俗尊商賈雄文得秀才幾年漂泊意此夕罄潑栢
眞州道中夜發
圓月隱江樹晩風生夕波淒煙行客少鐙火估船多
檣外斜飛鳥邨中夜唱歌居然安穩象何處說兵戈
憎蟁
四年客燕薊久與黍民別炎宵恣坦腹幮帳了不設
今夏復里居不雨釀奇熱從牀當前楹密幃愼鋪穴
夜防少不嚴羣小已窺竊遠來莽嚶嘲聒耳實瑣屑
味比秋豪鋭(傳選蚊賦嘴味鋭于秋豪)翼如飛鏃瞥(歐陽公憎蚊詩暗中甚蠆鏃)
嚼膚成潑紅入肌作高垤營營擾我眠爬搔埶難
皺腹腸亦易盈短吸即飽血潰敗不復振批摑遭擽

滅下門產蕪蕨佛書謂蝨爲下門虫又蝨賦云產彼蕪蕨蝨母吐餘孽江東有蝨母鳥每鳴吐蝨一二升吾欲殺惡鳥庶幾此物絕齊桓開碧紗公肉任吮齧昏蟲豈知禮好名非人傑我儉異孫謙蘧篨計原拙我奢非肅縪高齋足怡悅安得趙炳術蝨蚋自驅刷在北苦青蠅當晝肆凶桀在南苦白鳥中夜困磨折能文歐陽子遇此亦卷舌公云余作憎蠅賦矣尤不堪蝨子自遠嘤吻來咬人也彎足更微細利紫勝蠓蠛吳興號豹脚謂彼文彩綴長喙敢啄人行與盜賊列虛名良可憎雖文焉足說

題孝威詩卷三絕句

夕陽樓下卸衣時簾外香飄抹麗枝直欲把君詩過

日綮琴問卻五條絲

玉谿名與浣彎香千載何人更擅場愼墨堂中論絕調羣公齊讓鄧南陽

正月風霾三月霽湘南燹火蜀西煙憂時心事無人識只道狂歌向酒筵

戲題子靜畫像卷子

君從通籍來養生頗遠色閉閤如太常少妾不敢僞罵余何荒淫乃爲婦人惑不知作達人未可拘方幅祖忻亦瓌瑋歌舞肆沉冥阿龍富勳業甘受蔡公抑所以古名士往往悅傾國君忽寫蛾眉嗜好不可測鳳巢十一人意態各妍極雖然時世妝已似錦偃飾密坐鬬金葉此戲與人得君藝如彥道投馬號奇特胡爲舍豪傑匃勝脂粉側將毋貴白日貽饑枉飽食吾徒不耐閒伏櫪歌勑勒忼慨信陵言寄意豈云實矯首眺四方攘攘急兵革我欲學舞槊艸檄兼殺賊安能共王濟羣婢繡羅縠願君開後閤猛氣師阿黑保身讀陰符指揮戰場克

答家晉賢時客桐鄉

知君近住女陽亭閉閣吟詩本六經風雅於今望吾子汇湖何事隔秋螢書傳越水燹煙白人瘦涸山洞黎青何日彈弦竹林下清商好爲阿咸聽

答徐松之

與汇鼈發吾良友徐子釚紅豆聽歌技最能猶憶沉酣同阮籍幾翻顛倒說徐陵感君團扇纏綿意令我麻衣涕淚增讀罷詩風十八卷一時清興忽飛騰

飲牛謠爲禹生題畫

飲牛谿水東飲牛谿水南初日欲上山雲藍飲牛谿水西飲牛谿水北落日欲沒谿雲黑頭上青若笠手中絛楊枝短衣赤脚何所思或云洗耳或云抑匃于祿逃名有清濁搖鞭不語還牽牛牽牛過谿飲上流

九日原一豹人姜西溟叔定家兄飲見山樓和豹人韻

與君大笑勿言悲高訊牛山杜牧詩放眼登臺愁盡

失卷簾看菊醉相宜蓮粤幕裏人歸早（時西濱先去）尊萊
汇頭客去遲一（謂原）且把茱萸好時節從容消得羽書
馳

和定九九日郵居無酒見寄原韻
滿前黃葉曉霜幾令節懷人欲廢餐見說郵荒常有
盜爲憐身隱罷彈冠秋逢多雨農何苦酒到難沽俗
可歎賴得少文饒苦趣讀書茅屋一鐙寒

寄三峰碩長老
秋入麻衣淚點重每過禪智聽煙鐘一條拄杖三間
屋半井寒粤百丈松飛錫高人何處去竄山新鬼漫
相逢此時心亂無歸著只繞南沙幾箇峰

許竹隱招飲寓齋看菊同穆倩孝威黃儼裳劉
彥度分得中字
昨日王師過秋光劍戟中如何戎馬地尙有菊粤叢
客舍芳尊出行廚儁味工遠攜妻子在且勿憶汇東

同諸子邀長眞太守汎舟游平山因議修復分
得堂字
昔余年十三騎馬當春陽蹀躞出西郊楊柳青且黃
上阪復下阪直登平山堂堂前頗敞朗高臺陵大荒
長汇洶我前白氣騰星芒衆山在几席拱服不敢抗
（叶）塔影矗雲外矯若烏龍翔煙際眺平埜行人如春
秋堂後桃蜀嶺竹木多淩蒼鴨腳蟠十圍盛夏森冰

霜堂中縣大字廬陵名煌煌慶曆八年中賢維公守
揚暇日召賓從命妓紛傳觴折粤邵伯湖四坐荷蕖
香名賢此爲政文采原非常歲久漸頹落蝙蝠飛空
梁所幸留飲瀆斯文未云亾詎意十年後浮屠儻我
疆泥佛坐堂上無復知文忠（叶）致此者誰子百口阜
莫償余力謀修復築舍苦道芻蒼黃丞京邑人事壁
泫泫天意屬金侯剖符來我邦大雅欣有託寤言常
不忘作詩致賤子（公投余詩云殷勤爲囑平山舊風調寄教六一孫）選日登
山房秋氣方鮮新置酒游蓮唐水盡到山腳僧氣迷
舊岡卜地西南隅改搆費度量庇材實未易況值軍
書忙回舟列官燭臨水調清商劇飲倒天河問夜夜

未央豫想堂成時此樂眞揚揚

喜大功歸自安豐
海岸秋幾去櫂遲艸堂敗了菊粤枝歸當小雪初飛
日會及芳尊乍熟時末婢小奴歡繞膝霜螯香稻共
齊眉窗前樂事吾能料斟酌先吟贈婦詩

送歸孝儀返常熟
時候正多雨冬淺只似秋不堪蕭寺別復作渡汇愁
溼葉霑桐帽昏煙壓布裘倦游君莫歎詩卷送歸舟

濬河行贈孫樹百明府
督河使者牒夜到急呼濬河便通漕（去聲）平旦捉夫一
萬人縣吏休言守清操可憐吏民色如艸縣小丁稀

苦誰告使者揚揚騎大馬紅旂翻風敝官道縣吏爲
民泣請命着黃不覺手版倒使者聽言色怒嗔搖鞭
只云縣吏傲明日上書劾蟣蝨縣民聞之俱大誤焚
香遮馬哭向天水旱餘生我公造感激一聲萬夫集
空城荷鋤到老耄艸隄夜火燒溼雲土室晨炊鬬泥
竈此時使君心轉悲太息亟用溫語勞雨淋日炙不
暇避風露敧斜使君帽一月之工六日成下視河水
漩浩浩使者乃識縣吏賢如此神工孰敢冒明日上
書薦異政信乎廉能有公好

界首阻風懷子靜

內河風色惡倚櫂意何如對岸看黃葉臨船買白魚

郵空鴟嘯月檣冷浪侵書此夕眞無睡思君水竹廬

題雲漸畫像二首

一杖白雲外千峰紅樹閒蒼茫對流水宛轉下空山
人事此何有道心眞自閒漩林足名藥竟往未須還

又

貧山有狷者惡與俗人逢木末陵飛鳥雲端瀕怪松
磵泉霑足冷霜葉著衣濃大笑看塵世煙霞隔萬重

題子靜桃灣流水圖四首

春山濃似染春水潛於煙萬頃開明鏡千灣送小船
人家紅雨外書卷綠波前只道谿雲盡橋回別有天

又

孤郵人不到一櫂爾何來畫槳遲遲轉夭桃細細開
風光當二月人事且千栖不是灣源客鶯聲爲遣回

又

昝年過鄧尉十里著梅灣瀲灩春潮滿溟濛細雨斜
即今看畫幛只似到山家亂眼飄晴雪仁郵盡落霞

又

幾回思絳樹吾欲買青山便好攜家去扁舟竟不還
種桃堪飽食采藥得眞閒擾擾干戈際全身一放顏

仲冬平山堂落成太守金公招同諸君燕集即
席得五十韻

曠埜看飛鳥山堂擁巨鰲新晴雲日變昨夜雨風號

天意與名蹟羣情寄濁醪軒車來古寺供帳起平皋
賢守從何得斯文喜再遭此中關典禮豈獨繫風騷
轉覺經營易回思計畫勞十年謀築舍九月始開礬
佞佛人情怯驅僧物議囂名山何宋宋淫祀久滔滔
正氣思韓愈遺書念李翺憂來常獨往論定忝同操
地就還緣亘山精并遯逃擔楹穿樹直棟宇入雲牢
俎豆尊先哲詩書養俊髦臺前空騁望嶺上辨纖毫
細艸嘶驕馬輕波汎畫舠蠻讙依錦勒魚動響春篙
蠶女條桑葉谿翁擷磵芼諸峰環几席一水接城壕
堂外仍栽栁門前好種桃榜題縣篆籀碑版翦蓬蒿
百堵工徐作層樓願尚饕倚闌觀海日側枕聽仁濤

霧氣騰雙塔風颿兖萬艘雷唐傳法曲隋苑想雲璈莫道緜彎改頻鼙戰伐鏖名泉涇石甃隱語覔神膏事叜追唐宋人還得謝聱應求來越嶠賓客有臨洮劍氣齊騰上珠光不可弢上粱文競作招隱賦相挑白雪歌難和青天首自搔芳筵歌鰋鯉美酒瀉蒲陶選味宜亨韭升堂僎獻羔朱弦調玉柱鐵撥轉檀槽彎識圍金帶詩盟奪錦袍淸游同落帽險韻續題餻勸客持荷葉留歡送海鼇已知情倒極何惜醉酕醄爇火傳三楚經綸重六韜長江空似帶羣盜實如毛吏是今年惜恩從此日叨使君多暇豫黎庶失啁嘈奚績眞難及　天書特賜褒四郊馳驛騎三命錫旌

旄惜別揮金盌彈冠贈寶刀似余原嬾拙何幸倚賢豪博雅推張載循良繼叔敖佗年懷舊德名與碧山高

寄給諫李公

最憶靑陽獻歲時　帝鄉親友對銜卮水亭雪霽張鐙滿晝閣簾垂奏曲遲薊北蒲陶千萬顆江南梅蕚兩三枝春來風景應如舊每詠西莊給事詩

喜于皇至

杖策到茫離敍危步轉遲五年不相見雙鬢忽如斯猶記持鼇日逢余上馬時去來眞寤寐款款說前期

題吳冠五所藏櫟園司農北雪詩冊子二首

昔伴西曹歌北雪今從北郭哭西州故人死去殘詩在開卷如何不淚流

文舉名言亘古稀善人在患自忘饑可憐友誼今如土熱淚成堆想合肥

題孟生像

怪底林宗眼倍新五株松下作閒身手揮白羽看山坐不是尋常碩儱人

除夕攬鏡

逢期弘景尚書郎終歲蹉跎萬事荒今夕頭盧三十過鏡中先見一毛霜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二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三目錄

古今體詩

題長眞觀察桐陰小像
爲樹百題顧瑟如畫杜詩冊子二首
題原一畫像
題范汝受小像
埜色
同友人汎舟游平山新堂各賦四首
送臧介子令魯山
定九以顧茂倫雪灘釣叟圖索題即寄茂倫兼
簡趙山子

燕子磯眺望
弘濟寺同叔定家兄訪蒲公二首
秦淮鐙船歌同霽客叔定家兄作
秦淮同倚白大參讀西樵考功年譜感題四絕
句有序
倚白大參以攸亭綠雪茶見餉簡謝
虎距關訪龔半千半畝園二首
題黃俞邰千頃齋藏書冊目
飲金觀察署齋達旦即偕馬游蔣山靈谷諸勝
王安節以詩見投惜未得偕往和來韻爲答
牛首
祖堂
贈閔翁
題劉祇瀾小像
喜雲澌至
秋日再登燕子磯述懷
于修編修覲省南歸賦贈四首
九日同周伯衡觀察原一子修兩編修穆倩孝
威倪闇公仁辰六叔定舟次兩兄汎舟游平
山用少陵夔州九日詩韻得三首
送原一之京
平山再送原一

晚過興嚴寺
李書公以秋原聽歌觀獵圖索題走筆爲贈
讀易三首
題郝山漁振衣千仞岡圖
題致靜齋耕牧圖四首
題仔園畫山水冊子
題霽客遺谷戴笠圖
題王東亭三桐圖
梅歎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三目錄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三

揚州　汪懋麟

古今體詩（自乙卯歲正月起至十二月止）

題長眞觀察桐陰小像

白雲不流秋景沉五株桐樹枝森森桐邊巨石若虎臥旁有偉人方坐吟搦管欲下未即下看君用意何其深入洛十年播美政牧揚一載收羣心即事多欣少所怒遇物以緩無不任東南羽書如箭急夜遣吏卒朝彈琴六代名賢領江左處置變亂能開襟唯君雅抱頗相似靜者不受衆物侵前日錦颿渡江水傾城車騎來駸駸道旁拜揖趾相錯祝頌不聞絲竹音

靈巒如掌不肎避攀轅勸酒眞難禁屢年去郡非一守馬前之酒誰曾斟人生作郡此爲樂豈必山嶽矜黃金此時海內卬安石如君濟世稱球琳請倚長劍埽羣盜且勿燕坐眈桐陰

爲樹百題顧懸如畫杜詩册子二首

谷靜春常好山深客自歸雛鶯爭竹塢小犬出彎扉雲氣千巖合泉聲百道飛滕王舊亭子此景尚依稀

又

木葉下蕭蕭高天正寂寥幾行晴鴈起數點碧山遙耐可搖孤艇偏宜趁晚潮同心二三子此外未須招

題原一畫像

高齋寂歷林唐幽軒窗不使纖塵留芭蕉葉大斑竹長主人憑檻方科頭麈尾在手意閒適漁童洗硯臨清流匈中但覺無一事唯有萬卷相冥搜前年與君住京國見君延攬窮九州一士不至食不下此意竟與原嘗侔布衣窮交日滿坐脫衣供饌能不憂酒朋往往便尺牘百函應對無停休自君南歸少求應余亦布帽尋舊丘君來訪我曲江畔紛紛落木當深秋此時軍鼓震江漢絳灌大笑書生謀異才衮衮已閒出如余自合偕浮鷗君家伯仲比伊呂翊贊宜入銅龍游試向金門展奇抱天河倒挽清戈矛山房樂事且休矣爲君飽秣雙驊騮

題范汝受小像

恥與陶朱作後身豈同張祿巧歸秦短衣獨把閒書卷笑看山中射虎人

埜色

埜色幾春外檣風逆浪前近江農事早下閘估船先白鳥飛漁艇黃鸝下麥田所嗟兵革裏飽食望豐年

同友人汎舟游平山新堂各賦四首

三尺新湖水雙簾舊酒船彎幾初夏日梅熟乍晴天繫艇長橋下烹魚小店前忽然聞越調歷歷四條弦

又

隔河連歲別風雨故交違文酒歡重會園池景半非

晚鑵迎欒立埜老認人歸浪說游京洛多慗晉壁機

又

堂成羣望愜勝賞衆歡同畫檻雲邊出松門寺外通隄長空雜樹臺敞正晴空五百餘年後依稀六一風

又

兵戈紛聚散會面一春難痛飲原非易斜陽轉耐看卽今嬰水畔此別隔雲端莫便回橈去鄰園有藥闌時予靜將北發

送臧介子令魯山

連朝醉臥頭嬾梳一聞剝啄心煩如小園菖蒲長過屋竹筍新出堪爲蔬忽鬪門外繫大馬故人天末何來與握手大笑笄脫帽卽炊白飯烹江魚自言初得魯陽邑還過江上迎版輿縣小地僻風俗樸賦稅不過三千餘余往勸農並課士耕田識字通詩書游惰之民罰不赦根莠害稼行先除縣居有暇卽誦讀呼奴種菜親擾鋤以此作令庶無辜楊震之戒安用諸余聞子言三太息世人半以官爲漁元公當日令此邑聯袂自歌於蒍於任滿只攜一縑去淸風習習吹柴車用子之言行子志京洛自此騰令譽佗時訪子躡嵩嶽爲我向導乘青驢

定九以顧茂倫雪灘釣叟圖索題卽寄茂倫兼簡趙山子

少文一別春彎幾短童忽來持縑紈細書索我賦長句吳江顧子圖雪灘我思茂倫十餘載扁舟欲渡煙江寒去年寄我鳴盛集小言謬附風騷壇邇來論詩多所怪聱牙頗愛蘇與韓東南輭熟習金粉救敝竊欲回狂瀾敢持此說告知己庶幾與俗殊鹹酸顧子負才余所畏收拾衆美皆殊觀漬墨正染翡翠筆弄船何有珊瑚竿君家顧雍領重望中郎異書窮研鑽劭榮博洽復明悟後賢繼起眞龍鸞煙波莫漫狎漁釣鴻鵠方欲舒羽翰東吳趙子別余久與君氣味同芝蘭松陵唱和儼皮陸江湖一櫂隨風湍待我荷笠柸相問買魚滬瀆相盤桓

燕子磯眺望

一櫂截江過孤亭當面來落颿尋細路入寺得高臺潮打荆門轉山連楚岫開南征燚燚急臨眺首重回

弘濟寺同叔定家兄訪湳公二首

夕陽弘濟寺不到九年多岸柳行初密沙田水自波山潑幾雨狂江靜一颿過正愛羣峰好鐘聲送晚何

又

信步到山閣廊空僧見稀道人方晚食驚客乍披衣款款亨茶坐恩恩解帶歸宗靁存後約待我啓松扉

秦淮鐙船歌同雪客叔定家兄作

秦淮五月水氣溽榴彎乍紅柳彎落新荷半舒菡萏

高對面人家卷簾幕晩來列岦何讙閧鼓吹中流一時作火龍一道鐙船來衆響啁嘈判淸濁一人撾鼓揚雙槌宮聲坎坎兩虎搏一人按拍秉樂句裂帛時聞墜秋籜一人小擊雲鑼淸髣髴湘娥曳珠珞橫笛短簫兼玉笙蘆管嗚嗚似南籥兩旁列坐八九人疊羽緜商不相若或澀如調猱女弦或溜如囀早春鵒或緩如咽松下泉或激如挑戰場稍有時回飆作數弄月白沙明叫饑鶴六船盤旋繫一纜萬點琉璃光灼灼牛渚燃犀羣怪驚昆明習戰老魚躍衆人互奏時一呼如聽宮中上元樂大內上元夜奏樂每一闋樂人呼贊爲節吁嗟此聲何自來萬曆年中逞歡謔中山開平盛甲第富

晵戚天陵衞霍謝公巷口開畫樓仁令宅旁起朱閣傳聞燕客端陽前妙舞淸歌進金鑿靑谿之南桃葉東苑裏名娼好梳掠一笑眞欲三年留倒心回腸愛眉肉珠玉如泥買歌笑酒肉成山委谿壑留傳直到南渡時萬事荒淫付栝勺作賦尚留才子名盤游苦恨宰臣惡此時鐙船知最奇此時兵戈已交鏑天心殺運不可回三十年來莽蕭索余年童穉不及逢白頭老人說如昨今年來游悅寤寐燹火暗天渾不覺紛紛蕩子登酒船岸岸河房動芳酌此地有湖名莫愁我欲言愁恐驚愕世人忽忽無遠憂悲歌拔劍地空斫壁我旅人行且歸醉眼迷離石城腳

秦淮同尙白大參讀西樵考功年譜感題四絕句有序

曩在都下與尙白大參別忽四年矣乙卯五月相遇秦淮水閣懷人感舊因出阮亭先生手編西樵考功年譜並來書見示欲爲考功表墓故攜書行篤不忘也鐙下展讀感瑯邪友于哀切與尙白公生死交情俱可涕也

薊門相別白門逢手把瑯邪扎一封說著考功先淚落作碑魂繞墓門松

秦淮歌散夜將分柳外鐙昏水上雲年譜一編纔讀罷已教腸斷舊司勳

見說芳香徧體傳前身金粟再生天斯人何故無中壽五十猶教少二年考功元日徧體作異香

當代名傳大小蘇彭城風雨夜相呼可憐和仲先秋艸零落棠鑾淚影枯

尙白大參以敬亭綠雪茶見餉簡謝

貽我游敬亭索茗過僧舍鑾藥浮輕圓不與棊盤亞僧言有茶尼官取日無暇山頂一畝產竟爲權豪霸供給每不足頗遭吏卒罵以茲數年來種茶事漸罷好友梅與沈淵公方郁憐我困栖屖若果時封纏貽我旅檐下酌泉時一亭能使磊塊瀉寤想十餘年此味如食蔗先生來白門憶別在淸灕四載隔溫凉轉覺顏

色妊爲歡感故舊對酒及湲夜貽我綠雪芽重比南
金買鉛罌刺茶頌呑郁敵關澼入山本手摘時候介
春夏開罌自煎嘗清芬滿水榭悅與故交逢齒舌亦
驚訝爺人鬭茶品色味有假俗謬爲龍鳳團武遭薑
鹽砑似此秋水澂豈與頭綱埒陋哉蘇犖公八餅希
拜謝何如山中味忞歠悟玄化

虎距關訪龔半千半畝園二首

艸木蔽雄關森森翠壁閒關前半畝宅中有一人閒
引僕栽彎好邀余看竹還牆東新闢地從此老青山

又

贕婦何年去空堂影自悲補衣煩老妹倚杖賴嬌兒

圖畫入爭買詩篇俗未知看君吟五字直與孟亭期

題黃俞邰千頃齋藏書冊目

羲皇本多事橫空爲一畫遂爲文字祖後來紛簡策
貽禍到秦燄詩書受奇厄漢興稍掇緝殘缺良可惜
作者東西京自是競纂釋各爲一家言牛要幾千尺
歷代有撰著純雜理須關勝國重淹雅名籓富經籍
下逮學士家典墳亦充積所嗜時文與古書相扞隔
盈箱未必窺但取耳目赫四海莽多故遺編毀兵革
余嘗入三館顛倒爛履迹散亂無全書饑鼠飽朝夕
牙籤悉斷割縹緗爲地席小胥閒盜竊千萬無什百
余欲叫九閽笑者頗嘖嘖執卷發長喟誰爲共考覈
歸來蓬戶下斂籠忞怡懌妄想宛委山漁獵快夙癖
但愁十指短難探海中璧古人目十行一覽不再繹
我讀未終卷記憶悔忪迫聰明天所限人事況役役
意欲專一經守約或有益藏書羨黃子塞屋地苦窄
浩瀚六萬卷丹鉛盡先澤父書既善讀而且保亂逆
汇山有變遷此書無改易黃子固多才孝思實無射
佗時聯遺書造君千頃宅不須纜鉛來邊生吐匈臆
發君四庫藏光煇照金石

飲金覩察署齋達旦卽偕馬游蔣山靈谷諸勝

王安節以詩見投偕未得偕往和來韻爲答

桃葉歌殘夜忽聞登山犯曉偕金鞍經過舊内銅駝

沒望去荒原石馬寒麥隴已迷行輦迹 聖朝猶置
守陵官南禪㵎水如懸瀑悔不同君並轡看

牛首

淡日微風麥浪秋尋山衰衰上牛頭白雲回合丹梯
滑青嶂從橫翠靄浮見說朝陵雙闕在空餘講法一
鐙留獻彎巖畔彎如繡簇擁風光入寺樓寺有白雲梯一鐙樓諸勝

祖堂

纔分香飯別香臺又向幽栖寺裏來衆壑回時樵徑
引萬松深處佛堂開洞門馴虎如童子石上枯僧化
劫灰欲向瞿曇窮這箇懞騰娩不是宗雷祖堂背名幽栖寺

贈閔翁

鄉里有善人爲善亦孔力雞鳴卽早起此心常惻惻懷金衣帶間濟人衣與食不肎道姓名何曾見顏色計翁所爲善一一屬隱德遠近咸高義守令旌正直翁意守恬退所寶但稼穡吾翁年九十與翁晚相識善言兼善行相契在匈臆杖屨每見過通家比陳寔賤梟恥諛言中心慕悃愊因思富民疾出錢助疆域奇術動漢武致身不可測方今重軍需輸納得官職輕財如翁賢自應邀璽勑翁笑殊不爾久矣鄙卜式

題劉砥瀾小像

君昔過都下疲驢跨一匹維時方嚴冬北風吹瘦日

賃屋與我鄰土銼時對爇朱家纔倦游謂秋崖竝坐弄凍筆有時廟市回百錢買盧橘斟酌易州酒忘形恣歡謔春明試辟雍一埽萬言疾寸晷鼓餘酖賦詩丞長律司成動顏色謂與何蕃一自此名大噪賢豪託膠桼崑山好兄弟稱述尤唧唧方期售美玉賈可高萬鎰豈意秋風生先後北堂失麻衣各相弔忍淚不敢出憐君乖良會余合弃微秩伏處忽二年凉風感蟋蟀攬鏡見白鬢怪余早蕭瑟昨日展圖畫見君好容質踞榻把粱書發唐不巾櫛含意未及申所思杳難必余倦實無堪終日自捫蝨美酒亦厭傾舊籍亦嬾述四方正格鬬何暇用儒術與君且荷鋤行采南

山臬

喜雲漸至

今年畏熱吾猶嬾觸熱何期子卻來舊日笑譚都自廢此時懷抱向誰開始知獨行妨流俗信有羣狐妒異才儲淚不須貢一斗消憂唯願且千桮

秋日再登燕子磯述懷

五月歷江滸乘風陵高臺季秋此再陟涼氣森山隈落日忽西墮霞色穿雲堆空江盪明鏡細浪相瀠洄沙洲一萬頃遠望如層浩蒲颿一葦直搖蕩中流來因憶兩回渡陟險何勞哉人生老哀樂意思常不開對此江與山浩蕩包九垓東南苦戰鬬蛇豕紛讙豗

安能學嵇阮兀兀窮一桮風濤正杳冥濟川需良才

子修編修覲省南歸賦贈四首

余昔陪西掖君方在起居堵牆看視艸納粱促臨書長日移湲殿昏鴉下直廬一從罷趨丞忽忽二年餘

又

好士逢　賢主承恩讓異才說書弘德殿看獵晾鷹臺繡段宮人出金貂內府來年年頻賜與妒殺衆鄒枚

又

猶記當淸夏中宮召翰林　御牀香綏綏溫樹影沉沉書法　君王問茶漿侍衛斟自今歸院晚　睿藻

與方滚

又

二人方健在九載喜君歸上壽分天祿承歡耆賜衣汇南茶筍婹澤國稻魚肥試問官廚供將毋此味稀

九日同周伯衡觀察原一子修兩編修穆倩孝威倪闇公汇辰六叔定舟次兩兄汎舟游平山用少陵夔州九日詩韻得三首

卻喜今年秋水大平山竟可小船來已多鞠藥淒疏放還有芙容冷澹開蘇鄭賓朋須爛醉隋梁宮寺賸餘灰佗時傳此茱萸會不數彭城戲馬臺

燕薊人將去謂原一子修荆襄客久來謂觀察酒因離緒滿

彎偕別時開代馬且停發楚颿須緩回偕贊逢九日珍重此滚杯

堂碑新作記慙媿說高文時山余平山堂記何幸蘇黃客重偕鷗鷺羣題詩沾石滑采鞠埜香分此日龍山燕將毋峴首聞

送原一之京

偕時送君歸玉山我方游戲東彎關今年送君詣北闕我正放浪茱萸灣車馬如雲不得發遠近賓客相追攀我且與君蕩船去芙容夾水開斑斑滚杯屢勸不辭醉隔船奏曲鬪雙鬟忽憶去年九日會孫郎姜子同老頑謂豹人西溟翦燭向我樓上坐初弦月色如弓

彎幽彎之杯此再把人生良會非等閒君去　青宮正側席議禮直領羣賢班顧我蹭蹬若負米送君不覺多別顏如鳥在雲魚在水升沉相望何其艱長安舊游若相問爲道劉伶常閉關

平山再送原一

六一堂前酒一卮欒心不負鞠彎期此堂偕作勞勞地不是尋常送別時

晚過興嚴寺

問法興嚴記十年兩株銀杏殿臺前己公門與蕭齋對猶想經聲落日邊

李書公以秋原聽歌觀獵圖索題秃筆爲贈

平原澹蕩秋雲高秋山層疊明纖豪楓林柏葉各蒼翠鞠彎柱子何飄颻此時風景正清暇彎棚高敞叢篁下繡牀企脚天人姿俊爽欽寄倜王謝羅瑜一部弦管清賀老按句爲慢聲主人顧盼色飛動芙容彎外秋盈盈吾徒陶寫賴絲竹吹蓬落葉搖寒玉白是屯田解樂章久知公瑾滚詞曲叟愛長坡平似瀉健兒一輩能騎馬麋鹿滚彎滿月追狐貍怒發流星打埜雉離羣飛向空蒼鷹臂上金眸紅韓盧樸樕想馳逐黃鵠悲鳴聲最雄主人此時神正王意氣飛騰青漢上再令前山合一圍頻呼小隊歌下唱覽圖令我起欣羨擊劍彈箏歡已徧握齺笑彼庸腐儒丈夫豪

舉誰曾見古人射獵秋冬俱艸獮殺賊臨萬夫寄情
聲伎偶然耳死守章句何爲乎况今海內莽多故英
雄智畧期平定獻策知君志埽除譚兵豈僅驅狐兔
嬖余所好亦非一讀書飲酒兼音律有時跨馬愁控
鞍欲學彎弓苦無術君有清歌我竊聽君有美酒傾
玉缾陽元之射汝南騎還欲與君共讀陰符經

讀易三首

市中挾冊幾人知易學相傳入蜀奇篋笈醬翁今益
少漫將此事語袁滋

譙家夫子有聲名講易涪州理最精何事大廷多不
合只須歸去隱青城

尚書易義稱精了九事猶然辨未清卻笑鄧颺全未
解要言空聽管公明

題郝山漁振衣千仞岡圖

戴生寫眞入神妙前春爲余三寫照非有四目與兩
口何事經營獨難肖今披郝子千仞圖毛髮之閒無
不到虬須開張閃巖電此意直與蒼冥傲手挽兩幅
白練幂頭上援蘿風欲倒遺懷固已追左思搔首還
應同謝朓頻年生事涉江海近始不出守漁釣讀書
負米儻臝足安用登山犯羣盜知君有才頗滑稽東
方老子通至道佗年畫室學冲舉足蹋松濤濺飛瀑

題致靜齋耕牧圖四首

五月新秧似翦齊沿谿垂柳碧如絲科頭坦腹清陰
下一盌頭綱乍熟時

阿段平肩短笛橫飯牛纔罷急催耕不知主伯勤農
意半是中年舐犢情

何異箕山潁水瀕最難世外此閒身輸佗豁艸聽鸝
坐挍勝長歌扣角人

清尊紅蠟夜歡娛此老胸中有智珠誰識畫堂歌吹
海已曾料理作農夫

題仔園畫山水冊子

獨坐山樓雪下遲寒梅正吐最高枝畫圖何意逢王
洽髣髴沉酣潑墨時（唐人王洽善潑墨成山水時人稱爲王潑墨）

題雪客遺谷戴笠圖

攝山山中有遺谷松茂泉香思煞人大口廣眉者誰
子道衣苙屩此閒身偶然曲柄同靈運何待高標笑
孔淳避俗君如眞戴決尋幽我亦不逡巡

題王東亭三桐圖

東亭舊種三株桐結陰吐秀含清風幽泉甘露日披
灑時聞鸞鳳調商宮吹臺百園不足數龍門千尺依
稀同據枝洗幹亦偶耳博陵愛惜非名通種桐先生
本靜者寄暘艸木憐菁葱石牀燕坐悟玄遠混沌雅
致卑王充君家過江止三理六儒之論壁徙工夸甫
譚多亦小極何如簡默超鴻濛季埜自備四時氣茂

遠見書司徒公桐風習習桐葉響悅然天籟鳴秋空
小園亦有五桐樹少小閒閣潛磨礱十年薊北困趨
丞時時夢落桐聲紅昨歲歸來埽石徑蒼皮剝蝕東
廂東嗟我何堪物如此慨然見樹同老翁誓將戀此
不復去與君相覗清柯中

梅歎

石上老梅吾所愛今冬開花大無對黃英紫萼圓如
珠屈幹低枝香最耐小擱銅缾細采擇密編籬竹妨
媮竊指揮園官驅役童丁寧幼女娶羣妹豈意曉來
雪飛悉著花如掌枝全礙我來園中心可憐布幔高
張喚奴輩斜橫石角茅屋同自渼此中圖畫在五更

急雪積三尺幔墮花傾力難載縣枝密蘂盡凋喪遂
使淩根一朝廢天資本足敵冰雪愛惜反覺有嬌態
亟尋槀駝培舊根竹縛繩纆自遶悔顛預無復縣盛
容傲季春風庶幾再吁嗟榮落理有之何用巡檐發
淩嘅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三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四目錄

古今體詩

元日小園侍　家大人飲
海陵寓園晤冒巢民以蔡金兩少君所畫古松
春燕箋扇及介茗見貽長句為謝
題巢民畫像三絕句
又題扇面
和雲漸
回鐙
後房
題惲正叔淩唐戲魚圖

題采菊圖
張桐僊以鱄飥見餉戲簡
趙鐵源中允南海　使旋投詩見訪奉和三首
題孟端士編修詩卷二首
漫興
贈僧
舟行觀漲
飛騎
子靜兄子畫像列景與余三好圖畧相類請題
丞筆疾書兼呈子靜
題玉琴圖扇圖

新夏過子靜樂志堂三首
題嚴光垂釣圖
題戴安道破琴圖
題畫二首
汪氏雙節歌
平山真賞樓第五泉亭落成和叔定家兄韻四首
將之京同叔定家兄飲樂志堂對月留別李維饒吉士陳水登子靜共用十蒸三首
淮陰客舍促禹生歸時余北上留別三首
飲丘季貞西軒枉詩見贈賦答

入山東境
沂州口號
青駝寺阻漲
我行山東道
經徂徠山
山漲阻泰安一日二首
新泰旅壁有楚客和余棠陰舊題自為此詩距今已八年矣感題一絕
晏城
立秋遇雨宿中原旅店有懷董默菴編修二首
黯澹
破車行
趙北口
宿都門外
七夕入京
送楊孝廉歸常州用司農公韻兼簡頌嘉二首
送方虎編修歸覲兼簡就斯學士、
司農公招飲秋碧堂即席贈方邵邨侍御
題畫二首
醉歌行簡田子綸轉升六林澹亭顏修來謝方山兼懷頌嘉南歸
題邵邨侍御畫嘉莊農隱圖贈子培

重九前一日陪益都馮公游萬柳堂見示二律依韻奉和
寄內子生日
子綸員外招同諸公東河汎舟作歌
李梅崖儀部齋前春海棠秋日復豔屬和三絕句
送耕蕪副使之任荊州三首兼簡李屺瞻
慰阮亭先生傷逝
為牧仲題清谿江山臥游圖二首
奉簡大宗伯宛平王公時為余題百尺梧桐閣書卷兼呈司馬公二首

重來
題淵公畫冊四首爲生洲西疇
紫微洞歌贈海寧陳封公兼呈大中丞
贈倉場侍郞嚴公
題辰六俗書圖二首
忽忽
埜店
亂山殘雪夜
望泰山積雪
除夕
除夕又成一絕句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四目錄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四

揚州 汪 懋麟

古今體詩（自丙辰歲正月起至十二月止）

元日小園侍　家大人飲

細雨入新年登樓霽景妍雲猶屯木末春已到簾前九十親方健兵戈信漫傳讀書兼負米吾意老耕田

海陵寓園晤冒巢民以蔡金兩少君所書古松
春燕箋扇及芥茗見貽長句爲謝

州西郊原好林木疏快員能媚幽獨上春來游新雨晴主人許我偕茅屋門前菜甲綠未齊庭外梅萼紅已足開軒把卷正蕭爽車馬聊此遠馳逐東行何意

逢故人握訴綈情拭雙目參辰十載鬢須換問年忽過六十六忼慨示我乙卯吟悲歌欲向春風哭先生品地本王謝少負香名動當軸書法遒逸類蕭引詩筆清蒼比光祿軒晃早弃甘松筠陶寫中年薊絲竹泐酬每每說往事怳聽東京瘦孳餘紛紛誰復開寶入容易高言忤流俗此輩蠢蠢何足校世事但可消醲酥林泉樂事猶自多畫譜茶經得賢淑何當貽我蒼松圖老幹盤拏兩枝禿白圖小燕齊啄孳孆枏三哦似新浴閨中金蔡雙畫師韋畢徐黃徒碌碌洞山孳藥原最珍分餉正值春泉熟頭綱八餅不足賽宣城綠䨵同芳馥（尚白大參自剎綠䨵茶見貽最佳）元祐名賢此相傀

東坡好詩累長幅媿余飲歠如王濛報謝卻少名篇續品茶對畫聊爾爾眼底匃中洗塵麴水繪卷中得眞賞我欲扁舟訪谿澳彎濃水曲鶯亂嘁細話春窗亭茗粥

題巢民畫像三絕句

白帢靑衫此逸民當年名占白門春王尼事事都難及布置須眉亦勝人

聽君吐納可忘疲文采風流老益奇昨共茗香山閣上玄言直到日斜時

按䥗掎牀坐鹿皮蘇公甚不合時宜四圖何少煙雲供問取蘭閨兩畫師

又題扇面

畫譜宣和細作行書追褚薛墨痕香後堂亦有彎彎體此老風流總擅場

和雲漸

彎時卻怪少晴天閒煞谿頭載鶴船山閣儘堪消永日故人休說已衰年且拌綠酒千場醉能值靑銅幾箇錢新柳漸黃梅未落杖藜還過岳祠前

回鐙

淺着靑羅隱玉肌松汁髻子入時宜回鐙忽撚烏雲墮憐取羊家淨琬兒

後房

後房香煥下簾時小月臨窗斂拜遲吾愛紫雲梳掠好當筵狂煞杜分司

題惲正叔淩唐戲魚圖

水荇風萍動碧天於今繪事屬南田分明一對魚兒出淩葉淩彎淨可憐

題采鞠圖

烏帽欹斜淺絳衣一雙白眼睨晴暉欲攜筆札何方去說到南山采鞠歸

張桐倦以餺飥見餉戲餉

此鄉春韭肥能早靑麪何當入饌溫技勝范公羊麫好飽餐餺飥閉閒門

趙鐵源中允南海　使旋投詩見訪奉和三首

堂堂春色去宋宋莫煙斜滚巷多嘁鳥閒門有落彎荒蕪慵埽徑剝啄忽停車獰雨蠻煙外驚心鬢恐彎

又

驛路詩情滿彎邊酒態多君才眞迅發余意早蹉跎嬾合耕田了須憐看鏡何關心唯戰伐恐未穩松蘿

又

滿酌勸君醉休言心事違莫春好天氣難得此晴暉曲聽珠汁美彎看庾嶺歸　靑宮新有詔早晚達泉畿

題孟端士編修詩卷二首

樂吟詩記昝年丁東鈴索院門前俊才早已逢
仁主不比襄陽孟浩然
碧湖春漲柳青青才子高歌放鶴亭盡道南飄詩句
好白圖傳寫徧西泠

漫興

出木時魚甥細鱗櫻桃蠶豆及時新小園雨後饒清
供只恐文書促吏人時將北上

贈僧

己公開白社種樹當茅亭榆柳千章合江山一派青
玄言支遁理妙解淨名經高坐誠凶物王劉莫設聽

舟行觀漲

何事入舟翻不樂出門風浪便隨人接天大水傾淮
泗徧埜浮民失夏春老屋壞牆猶蕩漾浴鳧飛燕自
鮮新頻年河決關兵象壁馬徒教怨苦辛

飛騎

昏夜忽看飛騎到紅旂先已過墩臺東南戰鬭從橫
甚知是何軍報捷來

子靜兄子晝像列景與余三好圖畧相類請題
丞筆疾書兼呈子靜

欽奇好事如我無昭陽禹生爲寫少壯三好圖左擁
異書一萬卷右貯良醞三百壺前後列坐五少女彈
絲吹竹歌吳歈丈夫寄與偶然耳一時傳笑驚庸愚
謂我好色兼愛酒蠹魚乾死何其迂嗟我此圖多所
恠阮家阿咸雅且都作圖髣髴寫此意乃與所好若
合符看子白皙好眉宇雙眸爛爛非凡夫顧我龍鍾
過三十百無一得空豪麤猶然兒戲何爲與

題玉琴團扇圖

君子彈玉琴佳人弄紈扇玉琴含清商紈扇驚秋燕
秋燕自去來清商好留戀人生歡樂亦何常不如彈
琴焚妙香臨邛女兒解此意玉纖笑把幽蘭芳

新夏過子靜樂志堂三首

依然三畝宅突兀見斯堂高枕眞疏快開軒總鬱蒼
樹陰階下有彎人夏來香積水方池外游魚儼作行

又

一船當檻立疑是泛江湖艸木隨高下風濤問有無
觀虛心自得遯物理非迂吾愛歐陽子滚愁對畫圖

又

曲室堂東好藏書四庫多開函感先澤未老慎蹉跎
勲業心空枉文章願若何名山儻有意把臂理漁蓑

題嚴光坐釣圖

抱犢箕牀態放狂只須兩語報君房西臂買菜從求
益畢竟知君是漢皇

題戴安道破琴圖

破琴不肎向王門嵇紹曾言法服尊莫使姦雄託豪

邁揚擡打鼓笑王敦

題畫二首

昭陽顧子畫樓覩絳闕瑤房生白雲如蝗宮人三百六丰神都似李將軍

萬點黃蘆宋莫灘早潮來過晚潮寒此翁身在風濤裏安穩常持八尺竿

汪氏雙節歌

醴陵之族多令名一時兩節汪與程程也秉操尤崢嶸提攜幼婦成雙貞夫子著書爸有聲惜哉短命歸九泉孤雛稺女同弱孱匪母牢固根其傾十指紝績昏達明敬伺老姑意所萌豈唯自奉湯與羹母之外

孫余館甥母之賢也余耳盈母之猶子瑤與瓊與余同舉稱弟兄國典五十宜題旌此責屬在邦名卿維風範俗關重輕豈曰余私鄉之評

平山眞賞樓第五泉亭落成和叔定家兄韻四首

經營甲寅夏游眺丙辰年荒歲開叢棘寬閒傾萬川茲山幾不墜吾道仗人傳輿廢無常理丁寧屬後賢

又

公欲存眞賞因教命此樓不須懷賴上當亦戀揚州戰鬭文章在驅除鳥雀休辛勤題木主俎豆喜新留歐陽公和劉原父平山見寄詩云遙知為我留眞賞恨不相隨醉顛因取以名樓

又

一水三山外紅亭綠樹閒當時蚯蚓合此會鹿盧攀隱語尋仍在茶經似可刪若教臨大道餅盎未應閒

又

當門分兩塔拾級有高臺萬壑見孫列千颿遠近開學從閒土種碑共老松栽詞賦羣賢好臨文我媿哉

將之京同叔定家兄飲樂志堂對月留別李維饒吉士陳冰壑子靜共用十蒸三首

蟋蟀聲何早空堂夜氣澂乍凉疑節候久雨失炎烝地敞全收月檐虛欲背鐙客行愁宋莫秋思已先增

又

到此忽三宿主人情意仍當風除白帢高枕偕靑綾道路憐余拙園林讓爾能不須揮玉麈此地少飛蠅

又

黃河遲渡馬心亦厭飛騰對景憐遊夜將離戀舊朋怕言山萬疊好進酒三升後此常相憶江湖有癖馮

淮陰客舍促禹生歸時余北上留別三首

聞君烏鵲喜竟隔夏秋閒芳樹已搖落佳期何未還簾垂明鏡穩彎覆繡牀閒留取黃荃筆歸家點鬢鬟

又

往來公路浦見說有逢迎誰共林泉癖虛傳礀陸聲客亭春艸合旅寢夜潮生百舌關情思朝朝屋上鳴

又

爲我畫團扇美人空復情梅彎與楊柳惜別又長征
浪說前谿瘦難呼後夜名自今懷褏裏嬾對月彎明

飲丘季貞西軒枉詩見贈賦答

十年五渡黃河去惆悵元王帝上祠江漢閒君爲客
早風塵常悔訂交遲西堂對酒憐今夕北闕丝鞭是
幾時同學舊游俱衮衮松窗何事獨吟詩

入山東境

白浪江淮萬井空卻看禾黍熟山東京𩃎車騎紛來
往不見西南戰火紅

沂州口號

沂水城東橋畔樹斜陽繫馬記曾來行人問我何相
熟此地經過第九回

靑駝寺阻漲

昨夜山中夜雨懸小谿平漲百重泉白沙靑艸行來
倦貪得茅檐半日眠

我行山東道

我行山東道季夏艸木長黍稷何翳翳麻菽靑以黃
小麥已早熟收拾重滌場棗林閒栜葉結實丝道旁
昨夜山雨足谿磵流湯湯北地少鵝鴨成羣戲陂唐
黃雞上茅屋驚客飛擾攘州邑昔地震崩闞無周防
玆來悉繕治儼然成庶康淮南苦大水浩浩湖與江
城郭滿龜蚌黎民隨孤蔣田廬竝隄岸千里成大洋
舟楫不得施何況車馬裝吏無安上門誰爲呼穹蒼
國家用兵來徵發出四方府庫竭軍實總計籌皇皇
請蠲懼冒昧設賑原荒唐我欲叫九閽此地須忖量
天下十五道財賦江淮彊挽漕且煑海士馬資騰驤
一朝盡魚鼈半已坐死亾萬一迫饑餓無乃煩翌張
康熙七年中淮揚罹水殃　朝廷爲旰食命吏曾勘
荒蠲賑數十萬恩澤今未忘庶幾半舊典幽谷回春
暘

經徂徠山

徂徠山下一蟬鳴槐柳周遭磵水淸不見譚經舊廬

舍臨風常憶石先生

山漲阻泰安一日二首

驟雨萬山鳴山泉百道橫縱看當磵落忽報斷人行
疲馬衝波險邮童押浪輕臨岐徒躑躅翹首嶺霞生

又

登岱年前慣看山雨後饒白雲中斂斷紅日半峯銜
瀑水同奔馬危樓似落巖昔曾朝玉女題句未應鑱

新泰旅壁有楚客和余棠陰舊題自爲此詩距
今已八年矣感題一絕

猶記棠山落木時壞牆停燭夜題詩何當楚客遙相
和八度風塵鬢已絲

晏城

暑雨炎風日日生時從馬首問陰晴中年離別傷哀樂六月馳驅豈性情翻徧幾書忘晝永行過山路覺身輕西來相識人何少疏樹平沙認晏城

立秋遇雨宿平原旅店有懷董默菴編修二首

天意嚴秋令侵晨雨便飛溼雲遮去馬涼氣壓單衣不禁鄉愁起頻嗟遠道非何人念搖落彊步倚郊扉

又

平原曾駐馬兩度醉君家亭外羅芳樹門前放聚學三年違夜雨數里隔昏鴉傍曉期相訪城中路不斜

顆澹

顆澹斜陽急莫蟬西風作意早秋天鄉亭敧枕聽疏雨猶當梧桐閣上眠

礮車行

風雨莫宿德州道忽聞街卒讙囂聲爭言礮車自北下黃牛一百夫千名官吏縛船架木石大河一夜如地平我起曉行過郵店守牧將士紛旂旐霑泥策馬帶弓箭礮車十乘來轟轟水潦泥沽道路澀長鞭鞭牛牛不行千夫挽牛杖齊下屹然山嶽相崩傾紅衣自昔位大將應手一發無堅城東南幾黎苦荼毒紛紛家室遭欃槍國家用兵已三載何為羣盜猶從橫安得將軍展神力蕩除賊壘原埜清女歸織兮男歸耕六軍自此常洗兵

趙北口

平湖漠漠柳依依白鷺鵁鶄兩兩飛錯認隋隄隄外水滿灣風起采菱歸

宿都門外

長樂鐘聲隔曉聞故人哀哀半青雲上林此日多棲鳥只恐孤飛少舊羣

七夕入京

京華爲客四經秋人在穿針乞巧樓此會重來逢七夕渡河風雨只添愁

送楊孝廉歸常州用司農公韻兼簡頌嘉二首

入洛是何年相逢又別筵清羸餘酒病顦顇復秋天詞賦原無益江湖好放船君行成小隱不乏阮宣錢

又

非年通籍友　帝里舊相過聚散星霜改升沉戰伐多漸聞收白馬何遽戀青莪為我詢嚳植還家近若何

送方虎編修歸覲兼簡就斯學士

自我南奔感秋撐桑乾木葉忽三落京華時枉友朋書孺子聲名動長樂名成五載急將母已戒單車載書橐顧我幾北君復南三市空教歎烏鵲舊游雨散兼星離大雅於今半蕭索尚書宅裏曾燕游學士齋

中毋歡譁一字同爲季主卜先鞭已讓祖生著早成
晩遇無定期雌伏雄飛那能度送君令我懷故歡合
肥門第秋風落鍾山一老歸江濆紫謝仙勝事何人續
東閣嚴平里居方著書試埽鄉園共菊䰟鞠𢧐藥大
相業坐執手歡呼傾上若煩君爲我一問訊何日巾
車出林壑

司農公招飲秋碧堂卽席贈方邵邨侍御

秋碧堂中夜如水桂𢧐正吐黃金蘂抹麗含香夾竹
紅水晶簾外氷輪起有客笑語四坐驚龍眠僊人意
氣橫朱顏白髮說往事傾倒梧桼歡情生食譜茶經
各精緻玉盤新薦楓亭荔絳珀潑凝鳳尾膠碧煙細

淪龍團字太和酒白如名泉嘉窯醆子青可憐百川
倒瀉亦不醉掀奇說鬼兼譚天忽爾中宵起霹靂燭
光亂攪秋雲變墜茵投轄歸已遲向書愛客心無倦
顧影纍唐如酒龍噫嘻此夕開心何我來長安已一
月紛紛汎愛徒千鍾人生舒寫所賢對名士不然紅
裙絲竹眞凡庸

題畫二首

一道飛泉丞白龍天風回蹴兩三松輸佗細艸留連
坐如此谿山未易逢
萬疊雲峰已倦登披前息影似枯僧山蝯林鳥頻催
促莫負蠻奴七尺滕

醉歌行餞田子綸轉升六林澹亭顏修來謝方
山兼懷頌嘉南歸

懸也金門老饑朔歸田荷鋤圃初學擀耳卷舌絕西
笑苦遭官府𢭏催捉衛炎北征尋舊游半理長鑱半
橫槊鳳皇池上今宋㝏老鸜𪉩前且跉踔巷南卻喜
鄰田郎朝莫停車鬦剝啄還攜轉謝竝馬來乘夜傾
壺不嫌數罄情傾寫各倒極命世心期誓河嶽我肖
山人㥄早歸學僊豈遂尋孫邈孤標仍有顏氏子咫
尺街西手可握柴荑香滿忌沾濡休論聖賢淸與濁
對門林子還可呼中夜雞聲쐢咿喔

題邵邨侍御耋嘉莊農隱圖贈于培

曉日弄霽色白雲生遙山埜田鳴黃鸝雞犬方閒閒
一邨蔭深樹艸屋八九閒編籬作門徑曠望常不關
牀書隨意讀何論述與刪鵝鴨散不數爭食往復還
龐畝熟禾黍婦子多歡顏問誰爲此圖龍眠筆所慳
此莊信可樂此境疇能攀矯矯伯鸞子世守稼穡艱
山林富經濟饑渴關痌瘝懷寶且高臥把釣臨潺湲

重九前一日陪益都馮公游萬柳堂見示二律
依韻奉和

霜翦坐楊綠未收淸谿初日照寒洲新澆菜甲千畦
滿舊種魚苗二尺留此會正濃桑落酒來朝汜菱鞠
𢧐秋東南漸喜消兵甲拌醉雲山好放愁

廉相閒倩埜外賒曾傳裁栁隔東花卽看流水當門
住何異淸陰繞屋斜小市郵酤消暇日高城莫鴿起
晴霞山林幽興如公少指點開池更種花元廉希憲有萬栁堂
在燕京城東

寄內子生日

簾閣秋深露下遲鏡奩寒淺謝花枝鐙前中婦持觴
夜掌上嬌兒入抱時料得當筵譏笑口還應見月憶
歸期中年家室關心切顦顇京塵染鬢絲

子綸員外招同諸公東河汎舟作歌

京東東門連夾城城上𠕋樓頗高亢門外長橋跨大
河轉粟轟轟車萬兩上橋輪䟦莽從橫爭門人畜互

擊撞常時送客扛籃輿蹋步敧斜防跌踼今秋雨霽
塵不飛田郎招客汎淸漲聽事臨流足松竹行廚及
午陳脯醬翻匙一飽循河干突兀方舟此游𥚃連檣
結纜排米船繡段紅䉶作行幃緣隄最愛艸樹齊逆
浪還憐鵝鴨放岸邊亦有高下樓朱綺靑娥出相望
客譏船重風力微北地操舟如彝䜣長繩竝逐靑驪
牽短篙漫憶黃頭唱五里一閘如面牆下版橫波不
肯讓閘東更有雙櫂迎日映簾泉屹相向歡情爛熳
屐舃交主人大呼倒官釀一時供帳皂隸趨吾徙顧
此神色王京朝之官人所榮池魚中鉤徙㥏吭開元
選勝成故文矣想䌤錢曲江上況復四郊暗戎馬咄

嗟此游理亦曠人生快意須目前車壁空掛朱雀桁
諸君戀戀思繪圖田郎推我寫圖狀忠恕精神雖未
工和之大意吾能相寒宵放筆試緜絕指點谿山呼
巧匠

李梅崖儀部齋前春海棠秋日復花屬和三絕
句

羯鼓誰敎火速催芳非偏逗早霜開上林百卉無顏
色故遣名花九月來

黃英紫蘂正秋風宋莫西齋感舊叢鴻鴈南飛蛩唧
唧冷煙涼月一枝紅

錦官城裏十分春薊北何來兩度新秋日重題春日

句也應傲殺浣花人

送耦樵副使之任荊州三首兼簡李屺瞻

憲使臨戎去荊蠻擁傳來䆗煙當峽出壁壘背江開
料敵饒兵法鄧註孫子兵法籌邊仗異才寧河遺烈在早奏
捷書回

又

南郡屯營久巴江涉險遲風多譙鼓肏雨暗溼旌旂
鶴澤名賢老龍山戲馬饑　廟謨千里勝見說轉秦
師

又

羣盜鋌全折親軍勝可乘不須憂漢沔悉爲下夸陵

屛翰人爭印招徠計舊能鄧笞守副著績頌君語降將聖
澤最寬弘

慰阮亭先生傷逝

夫子中年來憂傷寡歡趣淚盡陟屺詩眼枯紫荊樹
萩抱失兩子憶時急蜀諭使節方西馳麻衣忽東顧
羣從遞凋謝期功豳情憐旣無安石達絲竹亦云誤
今秋居省郎騎馬每踽步僻倪陵雲霞兀傲對鵞鷺
策名二十載猶然困錢布意態日飛忽關情及婦孺
豈意朱弦催凶問一朝赴四德兼人姿內外悉依附
尤解雜珮訊豈僅鳧鴈具閨門失艮朋河陽那忍賦
秋風鳴枯槐葉落不復聚寒宵㖃孤鴻隻影共誰住

中情豈不哀柰此陽九數彊飯慰皓首荀孫見原固

爲牧仲題淸谿江山臥游圖二首

畫手荆關法已無淸谿放筆學方壺臥游卷軸盈千
箇此是江山第一圖
看山品畫數商丘浣手生憎寒具油怪底停舟當赤
壁爲佗潑墨寫黃州赤壁舊名赤鼻

春簡大宗伯宛平王公時爲余題百尺梧桐閣
畫卷兼呈司馬公二首

小春晴日照新霜閣外官梅引細香三歲未曾瞻白
髮前宵重此醉靑箱奉依司馬譚兵久見說尚書讀
易遲好待閒園親弄鶴願隨杖履奉淸光
曾以狂言邀畫扇幾回懷袖印仁風如公吐握懷貞
少似我疏慵學未工當代大名歸謝傅百年家法屬
王弘敢將綦下勞題句虛儗龍門百尺桐

重來

鳳城晴旭霽初殘紫陌重來畏曉寒三載江湖成漫
客半生趨丞老微官姓名猶辱宮臣問殿閣還尋舊
友看卻憶昝游零落盡禁鴉飛上玉闌干

題淵公畫冊四首爲生洲西譬

小亭孤聳大江開宋宋疏松長石苔如此煙雲誰領
略杖藜卻有一人來
天門中斷兩峰秋一匹鐮泉萬道流可似廬山三疊

好怪佗十步九回頭
幾派寒林禿未齊一間茅屋枕荒隄此翁孤櫂往何
處說是前山明月谿
參差樹木高如竹上下河房淨若樓記得敬亭游眺
日一方明鏡宛谿頭

紫微洞歌贈海寧陳封公兼呈大中丞

紫微山中有巖洞中有太古之名泉泉聲直下一千
尺珍珠燿日生蒼煙僊人飲此得遐算金光瑤艸猶
倏然藤蘿挂壁白蝯守霜霽覆隥蒼龍纏儻非至人
那得遇石乳空閉高崖顚此鄉紫氣日𣅜魄太丘之
後多名賢伯仲崢嶸蠡伊呂一操釣軸黃麻宣一謝

軒冕抱高節東山養望歌任田指菌射矢等閒耳著
書講道相師傅篤生胤哲比稷契中丞獨坐彤墀前
宣公艸制　聖人喜叔則啓事庸材捐去年　前星
沛恩澤袞衣赤舄頒堯天我公顧此囅然笑依然鶴
氅如神僊今兹酒熟孟冬月海瀕梅粤方新鮮麟脯
鳳髓不足餕山中橙橘登瓊筵願爲挹取紫微洞中
水我公酌之娛長年

贈倉場侍郎嚴公

諸道用兵來京師重轉粟歲漕二百萬豐年或不足
荆楚況多稷章江急芻牧就近餉士卒方議輸麥救
白粲貢吳越所以厚官祿征發重朱提改折令初肅

山東奏大有十錢米一斛穀賤民轉貧腳斵算茅屋
廟謨正旰食何以慰當軸經綸仗侍郎持籌計倉穀
飛蓋臨潞河徵催動心目憫兹軍吏艱寬仁能馭朴
粒米重珠玉國脈繫盈縮儻冀天庾充永爲民命蓄

題辰六俗書圖二首

蕭齋宋莫　帝城春倦眼鈔書嬾是眞賴得名山隨
處有不須弄筆學王鈞
叩門西李與東王阿段牽驢有底忙百卷異書憑俗
得清譚已屬蔡中郎（李謂湘北學士王謂茌平給事公也）

忽忽

忽忽歲垂盡眞如蛇赴壑寒威偪短晷日色摻且薄
顧我尚行役大埜莽蕭索驅車歷川原冰霜馬蹏弱
殘雪明亂山驚飈號凍雀枯林刺倦目餘霞向人落
晨發不及旦攬衣聽征鐸車中接遽寢輾轉搖腿魄
僵臥擁布衾蹋裂縮雙腳緬想十年來五度向京洛
一官閱七載趨丞厭黃閣及兹始謝去浩蕩脫束縛
榮名匪我期歸田性所樂吾翁齒垂百菽養急刈穫
還家適正月獻歲舉芳酌生菜方鮮新春鐙正的灼
嬌女翦綵勝小妹戲爭攫雜遝那可嗔只供老親噱
去秋聞生男得書意旁魄繡褓初入懷欲來意復卻
書帙齊高樓東西對弩彎游子常風塵老兄費營度
少小曾幾時筋力忽衰削夙昔好文史努力慕述作

白日弃奔丞猛省難鑄錯四方苦格鬬民命等秋蘀
官軍亟埽除城郭但狐貉東南困巨浸田廬悉漂泊
江湖滿龐蚌老稚飽藜藿念此傷我情疇爲拯民瘼
國家選賢俊所以資謨畧伯牧與守令紛紛拜高爵
受恩既非常庶幾民社託咄嗟樗散材自合守耕鑿
長竿學釣魚短鋤事行藥讀書以養志安貧兼守約
匿影縱幽討頫卬可無怍

埜店

蕭條埜店路臨岐來往門前認酒旂最是歲殘重繫
馬接天衰艸雪飛時

亂山殘雪夜

亂山殘雪夜茅店晚鐙時書料春前到歸嫌臘後遲
鄉心連北鴈箏信望南枝欲識征塵倦臨風試鬢絲

望泰山積雪

常時青未了今但白雲昏色與晴光合峰全海氣吞
迷離思日觀浩蕩失天門不覩兒孫列安知泰岱尊

除夕

東蒙荆莽雪塞途百里㟍峒日漸晡敝車羸牸屢顛
蹶冰堅石滑須人扶奴子八九半狼狽一一僵凍神
凝愚山淺境窄復昏黑埜曠豈但愁崎嶇四山猙獰
積雪白耳邊怪鳥時驚呼遥看一苣出林樾郵農嬰
笑來迎趨亟投頓舍下車坐吹枯折朽爲紅爐田家

林釀瓦盆送酸濇轉覺脣吻殊埜蔬硬餅饔羅列飲
歠自顧貪豪麤此夕何夕歲行盡蒼黃岐路何爲乎
十年以來倦北道山東之歲三云徂故園今夜好風
景兒女絲裦紛庭除城中爆竹響達曙漏水無復聞
金壺我行到家人日後鐙火歷亂讙笙竽傳柑翦韭
且爲樂要招飲客呼梟盧長安一來一回老莫教霜
色侵還須

除夕又成一絕句

千山殘雪照林丘客裏停梧轉自由馬首漫言春到
晚東風明日是沂州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四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五目錄

古今體詩

元日青駝寺阻雪少霽南發途中四首
立春二首
送駱襄巒明府母喪奔里
又送襄靁
過善慶菴訪楚公龕關禪師肉身遺相
勺藥
舟次二兄之韻楡學官既作序送之復命作詩
得二十八字
喜豹人自西江幕府歸讀其詩稾即題卷後得

五絕句
得舟次兄韻楡書以海味見餉作書奉報即題
紙尾二首
雨中懷陶季客樹下菴送酒一壺兼示慧長老
左巖兄之太湖學官余時在都下未及相送今
年抵家連得來書作此奉寄兼以述別即示
舟次兄
雨中漫興六首
聽隱長老彈琴和陶季韻
六月七日汎舟登平山堂作歌同宗鶴問孫無
言豹人穆倩孝威僊裳汝受陶季仔園龍揖

家兄叔定
避暑平山堂漫興十二首
雨
山中四首
夏夜聽陶季說閩南荔支欣然作三絕句
大家
孝威鶴問以詩見餉平山堂依韻奉答六首
長眞觀察向守揚州有惠政民戴之去郡三年
復來攝兩淮都轉事傾城歡迎余時避暑平
山堂聞之作歌
題彭爰琴小像二首

題金正夏小像二首
題畫
題吳于吟詩秋葉黃圖
九月小雨席上送邵郵侍御歸白門
題贊母圖十二幅爲熊師母夫人壽
題蟲鳥畫冊二首
李倚江檢討以春殿入直圖屬題二首
喜次功舉省試卻贈二首
紫漪舉省試第二賦贈
冬日放舟白田送子靜之京
寄譽大升六兼懷葉井叔牧仲濬亭子綸修來
方山
邵郵侍御爲余畫百尺梧桐閣卷子留京師阮
亭先生所且一年一日題詩見寄並得李湘
北葉子吉陳子端三學士題句賦謝二首
題徐原一贊善彥和編修公肅學士三君像
送姜定菴京兆之任奉天
寄宋子昭無關二首
青黎索詩贈半唐寺端長老漫設二問
題畫
和就斯學士京口見懷之作卽送入京
讀存菴集中趨山營葬及除夕嗜退菴諸作感

慟成詩兼以志媿
就斯學士同車與三給諫過飲見山樓夜出東
城明日以詩見投依韻奉答
與三給諫招同就斯學士劉彥度湯石臣飲寓
齋卽席得烟玉溪梧醉不辭之句各足成一
首
除夕前一日大雪就斯學士以蘭茗蓮粉見餉
口占奉答
除夕拜　兩大人像感涕成六百字同叔定家
兄作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五目錄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五

揚州　汪　懋麟

古今體詩 自丁巳歲正月起至十二月止

元日青駝寺阻雪少霽南發途中四首

不眠頻問夜驚聽雪紛飛映燭纔穿戶推簾忽半扉山東矜歲熟江北阻人歸彊起驅羸馬寒光滿客衣

又

雲薄遙天出風微早日晴山容猶臘意社鼓已春聲白認林紛發青憐宿霧平送寒何處鳥歡喜向人鳴

又

埜市年光冷無風卒少塵山童迎客喜邨女插紛新

穀爲輸糧賤家多典屋貧四方征調急嗟爾力田人

又

淮南當歲首車馬夾城通羅綺春風外香煙曉霧中聽歌珠鉛落卷幔玉玲瓏水旱尋常事燒鐙夜夜紅

立春二首

立春沂水上寒意覺全消媆日餘山郭殘冰斷埜橋淸波方活活枯柳亦條條馬客揺鞭過行歌隔岸遙

又

久歷車徒倦春風好渡河心飛淮甸近褰越楚山多負米兼劬藥承歡一放歌白頭常健在吾願老漁蓑

送駱褒䨓明府母喪奔里

入憎神君去吾憐孝子歸灰心辭墨綬老淚結麻衣送米民情見看棊世態非期君封樹畢早晚出嚴扉

又送褒䨓

悲歌陟屺欲何依翻悔當年奉檄非我亦麻衣二千里與君相對哭春暉

過善慶菴訪楚公禮蘭禪師肉身遺相

城南幽寺背江開說法應須俗辨才岸柳遠分雙塔出官河曲抱九龍來初嘗香飯知僧味靜對眞身悟瘞囘久識人非金石固讓佗白骨不成灰

勺藥

苦憶藥闌三十二四枝金帶久凋零園官忽送紛三

朶供入宜窯馬挂缾

舟次二兒之韻榆學官既作序送之復命作詩得二十八字

曾聽匡廬瀑布還又看東海海中山文章日共波瀾闊天與先生歲月閒

喜豹人自西江幕府歸讀其詩稾即題卷後得五絕句

節度親賢世所無何妨白首授生徒縱非就食依嚴武也算吟詩遇石湖

先生忽漫放歸船閒置軍門羨水鳶通德時時關瘦想疲神久已笑伶玄

入門稱子笑相迎爛賤時魚可作羹休道艰從今歲晤鏡臺前面自分明

十年望宇作比鄰相見何須轢與巾君自南行余北向風塵顖頳兩歸人

撿校行藏好是閒只須痛飲破衰顔興來便駕扁舟去眞賞樓頭看遠山

得舟次兄覿椷書以海味見餉作書奉報卽題紙尾二首

祝其書信喜初傳學舍荒凉海氣連寄我大魚長數尺果然堂上有三鱣

雞肥麥熟棗彎明庭外新蟬噪幾聲飽食便便且高

枕只將此腹示門生

雨中懷陶季客樹下菴送酒一壺兼示慧長老

時雨連酉復過午稱竹鬧風老鴟舞西偏新瓦響瑣碎鼃黽怒讙如恐鼓樓前吟眺潑憶君矮屋一僧共淒苦菴前隙地基局大種莧栽蒿沿廢堵行者遠出米甑空爨下溼新誰爲爇埜唐水滿鳧鴨喜欲濟直須煩楫檝知君隱几搖鼻息邊鬢飛蝨晴欺侮地低氣溼思一沐榔槽柰斛浴室也何從取一尊下若聊相遺薄醉差能破愁旅爲人耘田三十年規老之謀竟鹵莽比來州府豈得已默筭行藏頻畫肚故人慙媿祿米薄尚以園蔬豬老圃安得唾取八州督買山上

萬聽君敷自此安眠六尺牀湖邊艸堂顧方補

左嚴兄之太湖學官余時在都下未及相送今年抵家連得來書作此奉寄兼以述別卽示舟次兄

莽莽春夏交日送人作吏問吏何所之俱領聖賢地江東與河北吾宗得其二悔齋教祝其風采已小試昨接一封書海味且遠致更張洗酸寒刮磨樹禮義邑令因改容門生不敢戲老兄去舒州遠道失把臂阿段前月來連枉八行字日書兼口訊令我喜不寐賃屋得寬閒可以貯茶器山泉滑且甘松煙破初睡從游擁童冠偕馬歷山寺麥飯欣一飽非酒或微醉

賦情本漫浪與物自無忌一官雖非榮八口已足寄規摹湖州賢便屬經濟事讀書志行道豈必在高位因風託此言補我贈行意

雨中漫興六首

䵷雨炎風溼未收高臺疏快好科頭階前水滿無人到自在吟詩不下樓

常時對客倦寒溫兩日長須不報門一卷晉書看未了下簾籠燭繼黃昏

夜來如水簟紋凉靜裏分明癯技長病嗽幾場虛瓮酒熏衣一味爇衙香

安榴正色似丹砂新竹搖風翠尾斜是物經時俱得

力只教吹落荊桐彎
雨足高原自有年聽鳩偏我意泓然技量點滴誠無
味昨日湖頭佃薄田
午飯香炊雲澤米晚煙色汎雪阬茶年時霑溼山東
道日落纔尋賣餅家

聽隱長老彈琴和陶季韻

寺樓陰森影千尺久雨青苔沒階石一鐙寄此曾十
年回步眞同磨牛迹風弦忽聽壁琴動山僧紗彈指
常惱微音澹弄五音具廉折春溫不相隔雞鳴登木
馬枉埜賀若依稀立前席枯木無情轉有情何必空
城訪琴客聽久令我神氣靜日色移牆度駒隙折腳

鐺中細泉響水尼何辭風雨腋有耳平生厭箏笛欲
共谿堂數晨夕久知此趣無人傳好問陶家老詩伯
窗前澀勒搖晚晴飛鳥驚栖如避射大鐘一撞聞梵
音蝙蝠飛來佛鐙碧

六月七日汎舟登平山堂作歌同宗鶴問孫無
言豹人穆倩孝威僊裳汝受陶季仔園龍眉
家兄叔定

宮湖綠漲明鏡明疏柳著波彎鴨迎彎紋澹拖四天
淨積雨如漏煙初晴舊日蓮唐一萬畝荷彎荷葉枝
交橫紅衣聚褭儀行列弄色直與浣女爭柰何一夕
盡顛頹光景似已聞秋聲洪潦之苦甚肅殺遂令君

子遣煎亨顧此歎息掉船去步屧且向山頭行山頭
高堂敞雲際頫視萬壑何其濤周遭竹木覓不暑況
有井水堪酌傾眞賞樓中坐六一爼豆只可稍山犴
後賢不敢妄窺覬揶揄何物空彭亨諸公大笑忍命
酒酒栝落手千夔輕山川勝槩本文賦詎料征戰奔
颼颼李全昝日此高會長槍雙拂爲縣旌瓮門既塞
淖中陷楊氏涕落黎彎名君不見范葵義氣至今在
牧馬埜叫西門城

避暑平山堂漫興十二首

眞賞樓中一瓣香文章千古拜歐陽廿年心事今纔
了大叫先生醉萬場

僭僭闌檻敞青春改築誰知費苦辛行客但言登眺
美十年前已付荒蓁
艸衣安步合樱鞵晚食何須菜與鮭好與山僧同粥
飯匡蓬蓮日太常齋
三晨晏起久相仍睡足山中眼不曾破曉登樓看山
色大江水氣白騰騰
長日觀書或欠申枹安游戲好逡巡請看六尺琉璃
簟便是羲炎以上人
萬里青天無片雲千松頂上百蟲聞清宵不到平山
上辜負揚州月二分
無邊涼月白紛紛攤卷幾番到夜分開御浦葵團扇

子媦人無復聽飛鼯

一點煙中見兩城平時歌管太從橫空山靜夜無人語獨聽疏鐘十八聲

法本廬山此六時數聲淸梵聽來遲老夫也有閒功課纔了文書又訊詩

驟雨挾風西北來高臺前面見奔靄青山倏忽模餬裏只等斜陽始放開

雨過閒行松外嶺日斜高眺澙前坡忽看一隊燒香客旂蓋紛紛亂打鑼

蓮子彎圍保障開畫船攏寺鼰爭囘平山臺樹寬閒甚不是吾徒那得來

雨

驟雨入虛堂絺衣六月涼山南鬪碎歷岡北正斜陽老樹搏風黑新苗貼水黃移時見鬪霽小鳥莫驚翔

山中四首

山中少來往獨坐習幽宋鳴禽時喈喈細蟲或趯趯頫想逐城市眞性日沉溺把書欣所獲五情賴煎滌得詩只自哦有酒亦自喫浩然悟造物何事是歡慼南風送微雨倏忽見雌霓入聲陰晴固變態穨陽倚山壁

又

淸晨正葛巾斂衽讀曲禮古人謹微細所以束四體我友忽入門謂陶季東階類先稽茗粥一飽共細歡甘勝薺山居鮮供給葱湸無次第忘形辭絮羹頫苛姑且洗

又

園官適送瓜節候正六月肌肉雖未豐綠色柔且滑拔刀手欲剖轉慮嫌其突削瓜有古禮副㓩不可越絺綌固漫巾累薑亦且歇山埜異公庭此義爲誰發吾願同庶人解衣恣一齕

又

日午眺前洲漠漠一船蕰停篙淸平橋如蹬緣埡上童冠六七人鍾榼遠相餉感此親串意要笑對平曠

姻婭偕崔盧朋好兼直諒及時且行樂筋力難再壯入世苦爭㑹吾願甘退讓達哉谿人言著屐能幾緉

夏夜聽陶季說閩南茘支欣羨作三絕句

彎淸一曲茘支香妃子承恩帶笑嘗艸木如何解亾國只今遺恨在三郎

閩南荆棘歎蠨蛸爲憶陳家老樹梢可復坐坐閒紅紫只愁斬伐到黃巢用蔡君謨茘支譜中事

聖梅盧橘且消停飽食輸君齒尙馨不怕蠻煙兼瘴雨直思六月到楓亭

大冡

偶行蜀岡側突兀見大冡儼然堂坊封豈僅同馬慾

荒忽誰氏子老柏久已拱邨農記髫鬌一男九女奉
鑿石爲大槨同穴相抱擁御婦儗諸矦僭越毋乃恐
全室占黃壤此塊太壅腫我聞陳乾爷遺命堪一哢
大棺夾二婢欲以人作俑卓哉尊己賢能以禮爲重
將爲文告之爾聽已懵懂酹爾一杯酒作達見亦戇
隋皇本荒淫生時盛女寵玉鉤千萬釵無一伴丘隴
輸此陳死人片石尙孤聳

孝威鶴問以詩見餉平山堂依韻奉答六首

嬾慢無堪只愛閒何當高枕對靑山夜來風月無拘
束多事松門復夜關

自顧欽寄可笑人高吟最喜劍南新王陽盧駱終何
物甘與東坡作後塵

由來文筆說王曾我道荆公不易承怪底此翁常執
拗獨騎驢子向金陵

閉目尋常歌舞筵看山只共亂書眠倦時細展茶經
讀第五名泉冐浪煎

經旬樓上貪高眺縱復懷人不下山冐使數錢呼小
艇茶瓜分與片時閒

每聽鐘版學經行多少牛羊下廢營向夕陡然秋思
起一番涼雨過高城

長眞觀察向守揚州有惠政民戴之去郡三年
復來攝兩淮都轉事傾城歡迎余時避暑平

山堂聞之作歌

住山十日習眞嬾蕉屨艸衣當晝袒阿香殷殷驅風
輪祝融赫赫張火繖山堂且喜渥冰霔獨臥松風髮
初散忽聞埜田耕饁讙爭攜酒漿百壺滿招邀巷婦
奔里兒跟蹌直踢皇遽館竟言驛使重按部陡覺幽
巖倏溫煖騶前拜舞家人歡夾道香煙雜簫管三代
直道久不聞何意斯誠向公款我公爲政如水平從
容對人寬且緩儀罹喔喔各待餔大廈千閒咸翼卵
軍儲百萬日夜呼晏涚勲名望公纘中鹽估客膏血
枯安得庖丁批卻窾知公廉靜能感人輸納毋勞賁
籌算冐以餘閒及林壑西岐稻䆉行纂纂看山飲泉

公所喜狂夫先滌盧生盌

題彭爰琴小像二首

碧天雲影鬬豀光誰坐高梧怪石旁秋色滿前難著
句淸才的的讓彭郞

相君大耳復長須自是匈中有智珠閣筆欲吟何限
事未應二項作田夫

題金正夏小像二首

初日年參藻思新杜朱何粉總成塵愛佗黃葉山前
石卻坐烏衣巷裏人

越布輕衫映紫苔問誰添與作詩才已多細水穿林
過況有奇山劈面來

題畫

石壁誰停一葉舟蕭蕭蘆荻滿天秋斜懸笠子橫書坐目送滄江萬里流

題吳子吟詩秋葉黃圖

木末亭高埜氣涼最憐江色到衣裳秋來自得吟詩客便覺千林落葉黃

九日小雨席上送邵郎侍御歸白門

毋到重陽便雨飛東籬細蘜未全肥正憐蘂㬎驚寒早忽謾歡場送客歸畫卷詩篇從我乞酒邊彎下幾會違要拌茗芋留君住不見牛山有落暉

題贇母圖十二幅爲熊師母夫人壽

孟子母市肉圖

東家縛豕磨刀霍霍兒問何爲毋曰女啗前言戲耳柰何教欺言必有信市以啖之兒雖啖心勿喜紛紛肉食毋乃鄙

雋不疑母問平反圖

善人治獄獄無冤民豈以國法爲毋活人多平反(平聲)毋何言法無私毋則慈張湯趙禹未可疑不疑

孟仁母作大被圖

慈母手中綫爲兒縫厚衾小兒無德致上客庶幾氣類相與滚爲魚官自織網網魚作鮓非苞苴贇母顧此猶嗟嘘不見後世官爲漁

陶侃母截髮留賓圖

長沙公少孤窮得母訓所以雄截髮剉薦何忼慨結納名士欲兒濟世成大功侃握兵向石頭擁粟不肎僧溫嶠此慸將毋贇母羞

韋逞母絳帳傳經圖

符秦之代六經喪亾遺此宋姥高坐講堂猛輩安荏乃讓婦人符氏之業所以不振(平聲)惟母則善樵采課子賜號宣文君當時學士多媿矣

王珪母窺客圖

太宗贇佐魏與王君臣兄弟之義何然然是時所重富贇耳怪底阿母勤窺阿母亦有識乃能器房杜

相業惛艸艸負爾公與輔開元之功七德舞

柳仲郢母和丸圖

韓氏女柳氏母教兒辛勤苦其口口雖苦實則甘兒夜讀丸必含濩連之性久可耐膏粱之味愼莫貪嗟爾諭蒙著書治獄眞無愧

李景讓母捹錢圖

天雨牆壞得錢盈船家人驚喜忝白母母曰捹之乃告天家固貧錢非所願諸孤學成名立庶幾足勸贇哉母願非虛鋤金久已羞子魚

歐陽修母畫荻圖

母手執荻荻葉短短苟勤識字豈必以管荻短思長

曰汝勿荒克體此訓惟文忠叶母德千載揚瀧岡

呂希哲母教子圖

申國進賢獨遺其子雖爲避嫌曰有命矣母聞大笑父未知兒經術操行聖賢爲師出友名儒內稟賢母法度嚴明古未曾有雖陷黨籍名不朽

蘇軾母讀范滂傳圖

嗟彼紹聖之季多姦回蘇公正直稱黨魁竄身海外不少屈天子太后歎爲眞奇才眞奇才學不倦母授書具卓見郄下淋漓范滂傳

陳堯咨母杖墮金魚圖

陳氏三子及第將相堯咨豪侈是用加杖以錢爲的

射貫其中少文尚力有媿父風金魚之佩徒爲容誰其墮之嚴母馮

題蟲鳥畫册二首

蒲陶樹底著蝸牛雨過閒園物態幽莫謂小蟲無意思匆旁兩國也春秋

艸肥土煖羽毛新蜀錦囊中十月春近日侯家多好事曲房圍郄鬬鵪鶉

李倚江檢討以春殿入直圖屬題二首

殿角煙霏月落遲御河行過聽流澌七年槖筆宮門外最憶鐙籠傍曉時

春風冠珮步悠悠回首東華我倦游閣內黃麻君舊物生看佗日艸詞頭

喜次功舉省試郤贈二首

忽有登科信初聞涕滿裳美名原藉藉舊業久沉沉匿卷孤舟上低顏估客旁紛紛誰燕雀誰卜此高翔

又

蛇年還省試虎試擁羣才豈道文章賤安知天意回馬卿曾入粟楊子亦須媒不是逢倉稟驊騮路豈開

紫漪舉省試第二賦贈

叢桂開文社恩恩十六年異才寧濩落大志果騰騫名久魚頭著詞眞鳳尾鮮鬱輪安領解何讓一人先

冬日放舟白田送子靜之京

雲意作雪北風吼逆浪牽船篙黐手天明扳柁邵伯湖日午始見露筋柳官河冬乾行見底河水一石泥數斗悉行胡爲逐估舶衝寒念我遠行友我友停車且遲發我有一言勸君酒上林此去非鵠羣蛾眉久厭吾徒醜但舉故事眞陳人愼勿揚揚易開口君學東方且游戲獨操大筆同敝帚詞頭如山一眼過問事寧須鑿窗牖平津虛己舊相識此際尤稱才絕倫鴻鵠高翔會有時我自張眸倚田畝

寄贈大升六兼懷棐井叔牧仲澹亭子綸修來方山

天街雪殘風乍消星稀月明鐘漏遙門前快馬夜特

犄鐙下美酒思迢迢黃紙久操計莫遣白䌫漸出誰
相招布帽蒙頭萬念宋君輩使我常鬱陶

邵郵侍御為余畫百尺梧桐閣卷子留京師阮
亭先生所且一年一日題詩見寄竝得李湘
北葉子吉陳子端三學士題句賦謝二首

舒州御史判工夫為寫梧桐百尺圖小別清霜經一
載綠陰金井不曾枯

麥光鼠尾細摩挲髣髴新桐引露多等是一張閒故
紙不知換得幾羣鵝

題徐原一贊善彥和編修公肅學士三君像

吾聞陳善則乃有三男子進士俱第一同時被青紫

堯咨同平章為政必中軌堯佐晉太師事業照青史
堯谷秉節鉞書射擅奇技高幢擁巨敵四世六公矣
又聞陽夏公生兒亦鼎峙兄弟竝及第景初名尤美
卓哉賢母高婦德亦累累邈茲百世後乃有崑山起
天意固莫測實自少者始對策取狀頭殊恩賜貂綺
宣麻復贊政　王言手常儗正笏領經筵開陳　聖
顏喜伯仲奪楊䒷兩科如援趾猗恨鬼神吝不屈第
二指三贒綴一乳盛事罕與比伯氏余最親論文同
柱砥饑渴引士類竊願執鞭簦仲也本靜者觀心得
微旨卻埽謝時輩門庭宋如水取士燕秦越南北樹
桃李天下操觚家洽然宗徐氏此圖誰所貌一一丘

鏊裏鑿古各有適笑語儼相似髣有亭亭姿手執是
何紙問疑卻欲前此君亦奇士小弟實秀發（謂寅協令弟）
洗眼吾且竢

送姜定菴京兆之任奉天

松山王氣鬱蔥蔥百道關河渭水同盛代車書通極
北　朝廷鎖鑰重遼東白羊霽霽千旂碧青海雲開
一騎紅秉節暫煩京兆往姓名先在　御屏中

寄宋子昭撫關二首

夜涼聞落木離思滿江關知己此為政高齋應獨閒
晚潮誰白紵早雪下青山流水公餘外清歌盪槳還

又

桑乾分手日正是歲殘時滾滾看人事茫茫驗鬢絲
酒懷同浩蕩愁緒獨揩離好待春風裏雙旌會未遲

青藜索詩贈半唐寺端長老漫設二問

半唐寺裏血經奇猶記看當二月時我欲重拈問端
老可曾親見孔禪師（寺有宋金華手跋血書華嚴經余舊有題句）

雙桂靈巖舊講堂繼公衣盋在繩牀頻年嬾作東林
寢試問兒孫那箇殭

題畫

長隄春水拍晴天風轉青帘埜店前紗帽何人蹋春
色錦韉低控鐵連錢

和就斯學士京口見懷之作卽送入京

寰繞西吳雪後峰茗谿煙水一重重五年人事看蕉鹿半世交情託酒龍阮籍縞衣雙鬢禿蘇公綵筆五雲濃　青宮黃閣遥相待小別何須有別容

讀存菴集中超山營葬及除夕嗜退菴諸作感慟成詩兼以志媿

與君同抱蓼莪傷泣血頻年有斷腸馬鬣未封三尺地牛眠空卜五更霜超山見說營幽室除夕還聞哭影堂我正麻衣逢臘盡冰須霑淚不成行

就斯學士同車與三給諫過飲見山樓夜出東城明日以詩見投依韻奉答

城東鐙火常如晝帶醉呼船路不紆八尺玉山何殢

落一枝邛竹最清臞若言應有君都有卻媿當無我未無（用世說）祇益龍鍾三十過不辭最後飲酴酥

與三給諫招同就斯學士劉彥度湯石臣飲寓齋即席得燠玉潑醅醉不辭之句各足成一首

寒盡江城雪下遲凍雲挾雨不成絲吳頭楚尾還羈旅綠酒紅爐且歲時汲黯諫書心最切宣公制艸淚堪垂羞余布帽眞無補燠玉潑醅醉不辭

除夕前一日大雪就斯學士以蘭茗蓮粉見餉口占奉答

大雪送殘年登樓望渺然千林明檻外一鳥避簾前歡茗亨蘭葉翻匙試粉蓮已珍方味美況出剡谿船

除夕拜　兩大人像感涕成六百字同叔定家兄作

往昔康熙初實爲行路始（余以癸卯舉省試北上）迄今十六載光景如潑水中閒七歲除艸艸客游是三度山東道四回長安里祿薄秩且卑交親鮮依倚京塵多債吏而我牽寡累癸丑請覲省詎意遭哀毀　老母舍我去此痛孔無已　母氏少造家辛苦備十指喪亂兩破產整頓不移晷末年遂長齋何曾猒甘旨負此恩勤恩枉生幾男子是冬伏廬居　老父健杖履彊爲歡喜顏哽咽祝箸匕繼進九十觴倏已歲再徙侍養

欲終焉有司迫我起牽衣愁出門孟秋河水瀰徵名何足戀弃之等敝屣勉彊事入粟蓋爲歸養爾算程只數月里門便可企吾　父猶康彊細作蠅頭紙寶人尼龍蛇當飯忽遺矢遠聞早心動行步每鎗跐季冬驅馬回冰霜折轡箍上春渡黃河望鄉已先喜蒼天惡不孝不使覩易第三年兩麻衣痛哭城東市入門見繐帷悲若初失恃大禮仗吾兄百事牽不鄙死者究何益生者徒覩美噫哉前後喪恨與子輿比今餘皆不足負咎枉　先妣每覽瀧岡文摧腸竟如燬吾　父實盛德矩度合天理一生守敬恕不得學桑梓少壯抱奇溢蹭蹬數多否壯游燕楚閒畫策利牙

齒公卿輒避席謂此實畸士交薦試一州握踦不官仕中年臥柴荆荷鋤樂耘耔買書教兩兒嘶義取精髓獵名絕傲傘搭手説金紫及夫黍通籍皺揚媿稗秕布蔬教益嚴於茲又一紀今復舍我去淒凉侍靈几今夕是何夕歲已盡丁巳遺像雙桯縣形模儼相似呼我耶與孃挾第進蘋芷屢呼不一應盈眶淚相視掰孫各羅拜嬰笑牽姊姊不識兒心悲爭梟復奪鯉嗔喝時一加公然肆爪棠顧兒已老大挽須乘拊髀揚名與行道一一不堪擬營兆卜未吉幽房幾時壘四尺冀可封千騎願敢侈阡碑且有待潛德傘邀誄（尚白大參已爲　先慈作誄賜復貽書索　先君行述許爲銘墓）青松栽墓門白石鑿硼底此事恐貽愆兒臯莫噴矣長跽陳此詞稽顙顙有泚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五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六目錄

古今體詩

元日試筆二首
新歲仔園以除夕詩見投卽韻奉答
立春後一日拜　先妣權厝墓因卜葬未就涕成二首
上元後雨中同子靜氷壑飲見山樓
正月二十一日爲　先君生忌感賦
高念東侍郎以文待詔谿山霽景卷子屬題卻贈
題唐濟五翰林小像
爲紫漪壽母
古意
尚白大參枉書見問奉答四首
二月五日同仔園子靜次功叔定家兒登平山堂晚過師六濤園小酌因懷力臣同用春字得二首
題邵邨侍御畫寄王印周大參
淮李
充飯
上巳舟過常州訪頌嘉不値作書約過吳門卽題書尾

開頌嘉在無錫趨舟夜進道中相失悵然有作
再寄頌嘉
曉雨過無錫
清明雨中登虎丘萃勝閣
虎丘迎神歌
冒雨過堯峰訪家茗文兄六首
女貞院
同仁趾過茗文兄皆山閣
過王咸中別業
同茗文兄咸中仁趾登堯峰避雨湘雲館晩霽
望太湖諸山

調仁趾
過繼禪師塔院詩以弔之
晩過堯峰下院
市酒
雨中重游靈巖
觀音山
化城菴
法巘
穹山訪皐牧長老夜宿泐潭禪院早起微雨登
絶頂道子峰即示皐長老
賀九嶺

穹山石佛
由穹山道經天平游范氏廢園弔文正公
菜穹黃二首
客原一贊善穹谿時牡丹盛開張幕置酒酌余
曰穹爲余入開也余感斯語歌以謝之
閏三月三日同梟民園次原一穀梁仁趾飲穹
谿石上即用穹谿爲韻各賦二首
晩過楓橋
題畫牡丹
題徐電發釣魚小照
送春

夜泊西水驛對月
初寓吳山西爽閣雜訊十二首
題承篤明府西湖載鶴圖
題稱莊圖爲電發
吳山偃蹟三首
閏三月晦日喜晴由清波門入舟游南屏淨慈
寺晩過湖心亭飲宿舟中
四月一日游靈隱寺飛來峰憩冷泉亭上韜光
登北高峰還歷三竺晩際入舟小泊孤山再
宿湖心亭
金蓮池觀白太傅題石二首

二日由法相經石屋上煙霞洞九谿十八磵至
理安寺度嶺失道尋眞珠虎跑甘露諸泉卽
憩甘露僧舍

翁康飴招同仁趾飲湖莊游寶稷山諸寺登寶
所塔初陽臺觀葛井放舟西泠橋看南宋古
柏

岳武穆王祠墓四首

于忠肅公祠墓四首

泊舟放生池晚坐橋上看月示同游諸子

錢武肅王祠

斷橋放舟泊孤山登放鶴亭弔林處士墓謁四

賢祠四首

孤山陸忠宣公祠

雨後登鳳皇山慈雲嶺憩石佛寺觀八卦田下
經天龍寺午後入舟由學士港至湖心亭待
月

謁王陽明先生勳賢祠三首

康飴同陳廣陵招同仁趾再游靈隱登飛來峰
絕頂同坐冷泉亭與教施諸子小酌

清波門

湖上覽古五首

飲顧季蕸侍御願圃御題二首

醻馬殿撰編修見投原韻

湖中口號

湖上晚歸二首

晚過昭慶寺與曹秋岳侍郎別

出鳳山門緣錢唐江岸山行游雲棲寺歸經湖
上憩萬松書院

過六和塔

五月一日同電發仁趾艮山門外觀競渡歌

午日風雨汎湖

別杭州二首

夜游煙雨樓

吳江訪茂倫二首

未明登惠山絕頂還坐亭上酌泉題壁

重游錫山園林

答于皇卽和原韻

病起

得請

重九前三日齋前桂花盛開喜作一首

九日汎舟登平山堂同次功辰玉蕭雲五叔定
家兄二首

除夕述懷九首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六目錄終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六

揚州　汪　懋麟

古今體詩 自戊午歲正月起至十二月止

元日試筆二首

簾閣有淸與高樓焚𥘿香春聲空外得日色靜中長
萬事唯閒好中年見道彊揩頤把書卷涉趣勝壺觴

又

闕墨澆龍尾開囊驗鼠須面窗臨舊帖試茗活風爐
璺古規摹在觀心晉魏趨寸長了無進弄筆亦何迂

新歲仔園以除夕詩見投卽韻奉答

臘盡方纔撿舊篇高樓明燭夜凄然林鵶幾聲霽後

落梅蘂一枝窗外姸驚心骨肉偪新歲屈指歡娛非
少年前夕知君好詩思拔劍酣舞何𪑹𪑹

立春後一日拜　先妣權厝基因卜葬未就涕
成二首

東郊昨日始迎春倏有春光刺眼新幾霽罥松猶歷
歷晴谿映竹已粼粼五年想象先慈面四尺耽延不
孝人每到西山泣乾土白楊風起最傷神
靈車一出四經春白艸黃泥幾度新一穴藏衣原治
命千金立石望何人久知封樹遵尼父枉把龍牛問
景純鎮日勞勞作何事竟因形相薄吾親

上元後雨中同子靜氷壑飲見山樓

細雨散春鐙高樓入夜登風威搖燭緊霧氣奪星能
埜韭和蔬翦湖魚共餅烝不須絲管奏淸論正騰騰

正月二十一日爲　先君生忌感賦

漫天細雨作春寒翦韭燒鐙夜已殘只道白頭人健
在豈知紅燭淚闌干淒凉九十屏中字愼嫺三千隊
後官何事輕違葵菽願百年遺痛失承歡

高念東侍郎以文待詔谿山霽景卷子屬題卻
贈

先生愛山復愛雲心迹雙淸實雙絕每逢大雪吟風
擔自拾氷彎恣嚼歠世人所愛富貴耳此何獨與世
情別掉頭脫卻司敗冠拔腳早篤勞山轍有如鯨鯢

出滄海惡風大浪手親掣身騎白鹿訪韓衆口吞丹
砂笑劉徹金光紫河亦假藉枕中自有不死訣祇退
最喜錢若水衣白山人要明哲後先蹤迹實髣髴自
古神僊在豪傑懵懂可憐李林甫嗜欲熏天枉蹉跌
學道務絕貪與癡此義尋常若難決先生挂匃無一
事白雲靑山自怡悅手攜一卷衡山圖玉樹瓊枝熱
寒冽中有老子棄靑驢幅巾風卷一筇折搖數特特
向古寺此老意思殊不然先生寄興豈在畫謂此谿
山似孤潔昔年曾躡南嶽雲道書已對夢存揭乘中
冷芊不肎喫何用嬾殘撥長舌今春相遇謝公宅款
款前因向余說卻媿蠢蠢了不解敢把先生白須埒

題唐濟五翰林小像

咄嚜高人生貝丘，盛年卸卻烏貂裘。棋𣝔桐帽道士服，采藥日向名山游。山中道士亦無數，八百奇人在何處。白石成羊未可呼，黃金爲餌終多誤。古來達者慕長生，拔宅紛紛說道成。我嘗一讀列僊傳，神僊大藥驅利名。先生早已辭金馬，閒吟只坐青松下。世上從知仕宦榮，靜中早㫤頭盧假。誰爲先生寫此真，文家畫手足丰神（文名于宋，屬相國孫）。果然磊落嶔嵜骨，不是尋常行路人。

爲紫㳉壽母

屋後艸堂三兩間，藥闌蓻架寬且閒。舊栽老樹足一抱，枝柯交亞寧須刪。昝年於此結文社，宗道氣誼人爭攀。中廚壘出美肴膳，窗間噴噴窺恐須。公輔自知媿房杜，文史𥨸柰同輸般。磨𡎺倏踰十寒暑，我友始領南省班。歸持鹿苹爲母壽，白頭一夕成朱顏。管弦啁嘈衆賓集，我先叫笑來叩關。房中陽陽合雅樂，美人新髻堆煙鬟。飣餖盤柈好方法，㝡鬪妙曲調小蠻。北堂聽此發笑齒，此樂非易天所慳。艸堂光景益濃艷，柈𡏖點地何斑斑。四坐勿譁樂勿奏，聽我醉舞歌南山。

古意

西鄰有佳人，調笑諸少年。含情拚長裹，欲卻還復前。待買千黃金，繡幕高樓衆。東鄰有年少，信誓禮不愆。日夕冀良匹，豈料仍弃捐。自矜不世姿，玉體誰不憐。大珠與三斛，庶足通纏綿。南鄰有年少，束帛尤加虔。北鄰有年少，傾橐來爭先。錦繡堆如山，黃金壓兩肩。佳人顧之笑，吾將安適焉。春風綻天桃，楊柳舒碧川。物候各有時，此理或在天。咄咄東鄰子，愁歎持空拳。豈敢怨良媒，所挾原戔戔。昏姻以財始，君子固不然。嗟彼木作珠，究竟那得圓。紅絲繫兩頭，望望空勞牽。不如求故劍，餔糜同晏眠。

倘白大參枉書見問奉答四首

敬亭無去鴈，江郭得來書。歲月飄蓬外，庭闈涕淚餘。八行真款款，一面恨徐徐。苦憶秦淮口，清尊舊話處。

又

曾共譚爲政，清風世未能。危言拒宰相，直道感中丞（公觀學山東時事）。金穴誠虛過（即某中丞語），東封只自登。高樓題白鷺，此意至今稱（公修于鮮白鷺樓）。

又

持節冀佗日，投竿耐此時。異才多特達，公望故爵遲。勳業原難了，文章已自私。鈍翁隱吳市，二老貫心期（謂家芥八文兄）。

又

君方逢甲子，余亦值庚寅。縱綏龍鍾態（坡公詩龍鍾三十九），空

餘毀瘠身學書全未長見道亦難眞只欲尋瑤艸相
隨宛句瀕

二月五日同仔園子靜次功叔定家兄登平山
堂晚過師六濤園小酌因懷力臣同用春字
得二首

及此清游趂淺春闗𢁉隄艸尙因循一年最好二三
月千日難逢四五人入寺聞鐘添道氣當山對酒喜
開身佗時會老堂中約此會先來醉百巡

傷水園林挽去人提胡喚我語何眞接天翠竹鄰家
少繞閣紅梅霽後新客不待招公入坐月當初見倍
生春遙憐騎馬東𢁉路艸綠池唐引寢頻

題邵郵侍御畫寄王印周大參

洛城一望二千里寢繞嵩陽寺裏鐘遙羨故人乘傳
去三𢁉先已放中峰

淮卒

螳子紛紛跨下身偶逢軍吏點行頻未曾殺賊先驚
衆盜狗攘雞亂捉人

充飯

昨夜清齋竟忍饑蕭條山店賣魚稀丹陽城下𢁉豬
肉充飯還勝菜把肥

上巳舟過常州訪頌嘉不值作書約過吳門即
題書尾

蘭陵城下逢寒食岸柳谿桃作禁煙大索故人思晝
飮竟虛舊約放春船𢁉 朝見說攜僕妾悵別何期
忽五年肎向吳閶重握手徐家亭子好林泉謂原一𢁉谿

聞頌嘉在無錫𢁉舟夜進道中相失悵然有作

再寄頌嘉

傳君小住慧山隈捉柁迎潮作急來最恨逆風連夜
發豈知冒雨一颿開鐙前對酒思千偏寢裏逢舟問
幾回艮晤無端隔煙水昏昏吟望眼慵擡

曉雨過無錫

桃上𢁉枒橹一枝曉煙遮斷放生池溟濛細雨經𢁉
朶跌踢春風在柳絲觸序懷人虛此會聽泉買酒憶

前時好山當面輕過去分付船梢緩緩移

清明雨中登虎丘萃勝閣

嬾嫻空林展齒聲馮高漸放一分晴白桃𢁉共紅桃
落遠壑雲連近壑生如此好山虛令節柰何細雨亂
春情隔樓倘有吹簫客一曲吳歈滿院清

虎丘迎神歌

吳俗自昔稱好鬼翦綵刻木乘縛葦太保粉面紫游
韁冠上金蟬雉雞尾綵輿八坐齊奔忙小兒亦作太
保妝帕首烏鞾戴假面小旂肩上風飄颺二十鄉中
土神怪繡服烏紗面如畫何劉沈謝爭姓名懷刺傳
呼各相拜公侯卿相來紛紛就中知者春申君死明

生暗亦可惜李園之計何不聞此事泣昳我所疑鬼
神姓名誰其知君不見剝落杜甫廟後人謬作杜十
姨又不見伍子胥後人乃作五丈夫因以十姨嫁胥
漢荒唐怪異良可吁先王立祀寓正道祈穀逢年憂
旱潦嗟爾吳人休好奇試向田閒種秔稻

冒雨過堯峰訪家茗文兄六首

四天陰氣十分濃顛頓殘春似病容兀坐武丘殊不
耐衝風冒雨向堯峰

吳中小別九年光略約紅桃與綠楊忽見橋頭舊亭
子看梅曾此渡橫唐

靈巖東去一峰孤信有川原抵畫圖共道吾兄此遁

隱著書久已號潛夫　天書曾否到山中廟堂一紙爭
傳笑拍手而今起鈍翁

靑門猶記送君囘八度寒暄一笑開問我麻衣何故
出尋山兼爲索碑來

皆山閣外百重山禪榻香爐日日閒用意直教人妒
煞莫嫌剝啄擾柴關

女貞院

上方山下翠煙微聖女祠前蝶亂飛褰雨莫教歌婢
綠繡幢幡處有玄機

同仁趾過茗文兄皆山閣

山鳥驚人繞屋呼艸堂春色在蘼蕪喜看此日紅堆
徑卻訝何時白了須壘石種花聊活計參禪講易判
功夫客來早有三章約炊黍烹魚酒不沽

過王咸中別業

籬門卻喜對山開略彴沿谿長綠苔石屋半間花歷
亂紗窗六扇水瀠洄昔因北郭逃名早還爲東鄰聽
講來王謝弟兄多俊朗似君尤是不羣才

同茗文兄咸中仁趾登堯峰避雨湘雲館晚霽

望太湖諸山

峰勢崒嵂樵徑幽初日欲上山煙收筍輿登頓氣力
敝指顧已達千峰頭高巖絕壑各莽蒼突兀龍洞尤

雕鎪千年老蛟破壁出爪痕尙作之而酉洞門巨石
列几案屹立不動如眠牛摩挲傴卬不能去雨勢倏
忽騰山陬奔雷盤空與石鬬避溼且入東林游停車
脫帽下階坐辛夸爛熳光油油寶雲泉水頗甘滑亨
來攀藥香浮甌堂頭乞食向何處我輩講法驚蝯猴
衆僧側聽默無語松聲挾雨疑淺秋須臾返照倚山
壁雲木澹蕩閒鉤輈太湖萬頃瀉明鏡洞庭如黛雙
屑修萊攀黃綠錦成織春秋鯖櫛鍼初摘顧此豁然
快心目睥睨萬象皆蜩螗黃昏杖策下山阪微茫月
色銜前洲

調仁趾

曉踢堯峰百丈顛枕屏摹索費鑽研何人鼻息如雷
動輸爾新眠臥榻前

過繼禪師塔院詩以弔之

重訪堯峰舊講壇一枝木筆正闌干眼前御駿思支
遁坐上清言憶道安塔院雨來春色暗影堂鐙閃棟
雲寒遺書尚在巾箱裏宋莫宗風未忍看(師寄余手札倘新)

晚過堯峰下院

晴日明湖景更佳無名埜鳥自喈喈松梢幾雨霑桐
帽石畔筍苔上艸鞵老衲願分居士坐山廚正喫午
時齋𣙢槽又報溫湯早無垢多慚土木骸

市酒

市酒沽來琥珀光青州不敵狀元𩱴怪余生性耽辛
辣不信虛名碩建康(吳中名美酒爲狀元紅)

雨中重游靈巖

名山瞥眼九年過閉寒日向井中坐觥糊拔腳始再
來到山卻怪風色大吹來雨點似擲豆此事何勞天
意挫升輿奮臂思一登成𧐐傑夫敢媮惰取徑直造
琴臺顛白雲一氣吞難破有如夜半入蔡軍元濟懞
騰尚高臥老僧驚我自天降如此頑陰來幾箇馮高
大笑罵山鬼盜雨媮風只虛作鼓憐惠遠今成灰縱
有高吟孰能和(謂繼公)

觀音山

數里支硎路春來有底忙一郵都責酒三月爲燒香
兜子迎風輭吳兒逐隊狂蜨蠭無意思也戀菜花黃

化城菴

化城菴子好傳自趙凡夫鑿石成飛瀑圖山學畫圖
斯人何宋莫春色任荒蕪好事今難繼遺前片石孤

法觥

曲磵細通泉山橋斷復連徑滾花自引谿轉竹能圓
疏快真遺俗遲回欲判年果然逃出處何必賦游僊

花山訪卑牧長老夜宿泐潭禪院早起微雨登
絕頂進子峰卽示卑長老

斜日欲墮挂山背暝禽一聲山色暝古松夾路陰翳
匒細水奔巖響瑣碎到寺卻喜白足迎升堂不道烏
紫吠爲言山鹿昨夜叫逆計來游必君輩炊飯爲作
東坡羹汲泉更煑元修菜四大僧我快申脚寢入諸
天總無礙曉聞竹葉響細蠶起視峰頭雨如漑名山
落手儻虛放十州鑄錯枉蹉既桀與卻攜木上坐授
石攀枝酖莫對山靈逞態來效奇能令雨師斂容退
翻身上踢青蓮花頻瞰天池一瓯在蓮子倒挂疑側
輪蓮葉半張似潑碓下有石鼓時夜鳴感兆兵戈漫
搖喙茲山開自支道林劫火剛風閱與廢荆莽芟除
賴文趙(文文肅趙凡夫)檗菴之後卑公再亭前白鶴任飛去
櫪下青騣原不愛(山有支道放鶴亭養馬㵎)老龍讓湫只虛語山

鬼築垣非所耐期我佗年結蓮社釀秋燒豬白雲內

賀九嶺

嶺頭黃鞠照紅顏闘道夫差夜燕還何事茱萸難辟
惡卻教越寇下羊山

彎山石佛

片石屹立無攀援雨淋日炙闘潺湲石上童童一青
蓋交柯坐覆如屑軒石上何人鑿古佛青巖纍纍頭
如黿右坐手掌足一丈左挽帶索衣扁反田翁俚婦
昧褻瀆以手磨礱紛辭言我聞至人實無相鏤刻山
骨毋乃煩不如刮磨反太古所貴萬物窮本源

由彎山道經天平游范氏廢園弔文正公

夜宿名山曉將別老僧牽衣語尤切鼓酨直欲登前
峰到眼煙雲此還瞀人生隴蜀望甚貪縱入谿山亦
思竭連巖駕壑通一門峻閣當山何巇巢洞中窄徑
似木鶩山中崩崖同跛鼈森森萬笏朝上清濟濟千
靈就班列青雲已見陵乾穹白骨何人葬內穴龍蔥
下有范公墳古木荒祠弔先哲後人小築淸且幽委
宛長橋跨雌蜺當年絲管延春風錦帳金屏好鋪設
夫人樓上白玉肌半卷輕綃透紅鬱趙家新婦相往
還林下閨房總人傑盛衰轉眼灰與塵但見土彎蝕
殘碣山頭古柏子孫賣園內朋彎路人折最憐墓道
千金碑厲𧉧排牆任嬉竊自笞豪奢水共流休嗟彎

屋與山丘羊曇枉作西州痛只有淸名終古留

菜彎黃二首

吳風愛種菜彎黃不信閒彎管亂亾三百餘年閒此
曲至今澆酒賽張士
田中不見麥頭昂盡說彎場勝麥場菜子上場油便
熟耕田不敢打油彈

客原一贊善彎谿時牡丹盛開張幕置酒酌余
曰彎為舍人開也余憮斯語歌以謝之

莫雨廉纖密如織絲墮紅敧總無力只有彎谿谿上
彎承露搖煙弄顏色九彎帳裏陳夸光五蘊湯中眠
合德擅品最數姚家黃竊名卻笑劉家黑直教末婢

視玫瑰更把彎奴拋擔蔔當風競舞搖錦茵對燭增
妍挂珠勒香兒聲面臨鏡團徐妃粉黛迎簾側先開
漸落如墮馬半卷幾舒似鈎弋紫鳳將翔故翩翩青
鸞欲戲還鋪翼臨池妒煞雙鴛央隔檻驚回兩鸂鶒
嘅鶯語燕爭流連蜜蠭粉蝶相欺偪蘂重不上嬌女
頭香淸只許平章得果然富貴能駐顏不信緣彎遂
傾國奇語東皇好護春開元寺裏句能新主人特設
青油幕敢謂含芳待舍人用徐凝句

閏三月三日同巢民園次原一穀梁仁趾飲彎
谿石上即用彎谿為韻各賦二首

春歸渾似欲還家卻借東風補物彎細雨可憐新閏

月暎籧無賴舊殘彎一閒小閣當山正三面行梧逐水斜獨我醉眠篷不遠篁紋沉篆隔窗紗

玉蘂沿谿放得齊畫樓檐楊喜新題黃羅包處初嘗果白墮來時好聽鵰高致自然堪景戴狂名敢謂欲攀嵇看彎十日怱歸去無復人閒錦繡谿（時築景戴樓）

晚過楓橋

東吳兩月雨連宵辜負春風百二朝恠煞看山晚歸櫂定然霑溼過楓橋（是年閏三月）

題畫牡丹

臉霞初破未全酣無限春風意態含按勝元微看雨後衰紅寥落憶胡三

題徐霞發釣魚小照

越布爲裳席爲帽手把珊瑚坐孤櫂從來失意英雄人每向煙波託漁釣休言釣近與釣曲明月清風餌堪笑淮陰乞食心所羞嚴瀨沽名非所好丹楓瑟瑟黃葉鳴石壁江天對清照船中有畫還有書豈少酒盆與茶竈偶然於水或入山變姓藏名總難料近聞下詔徵隱淪好卷絲綸向廊廟

送春

一春寒雨苦霏霏愁煞篷窗夜燭微屬付鐙彎晴一日虎丘明日送春歸

夜泊西水驛對月

西水驛前閣月生一春未有此回明湖山晴後晚尤好風物夏來閒更清網落潋潭夜魚山鐙移沙渚水禽鳴篷窗正切故鄉思又聽遊郵橫笛聲

初寓吳山西爽閣雜詠十二首

迎山晴鳥向人呼斌媚斜陽似此無喜煞小樓屏障礙一方明鏡是西湖

已拌高枕臥山樓早莫雲煙檻底收不是鉤簾因此地爲何風雨戀杭州

曉來濃霧溼窗閒倏忽模糊面面山只有六橋遮不斷又漁人弄小船還

積煙初破日中時畫艇如梭柳外移聽說銀鱗長一

丈回橈齊攏放生池

每當西嶺日初斜百道湖光散綺霞縱有錦江難比似只疑漂出武陵彎

湖波向夜碧澂澂臺樹冥濛水氣蒸上下星光何歷亂滿隄漁火雜春鐙

保叔浮圖插碧空孤標不與衆峰同每當萬象糊塗裏特立昏煙曉霧中

靍峰古塔接雲居劫火消沉宋代餘趙氏故宮無斷瓦一鈴淒夜獨欷歔

昨經馬腦寺前坡喚取湖船逆浪過直取湖心亭子上數枝楊柳得風多

水面笙歌久不聞一湖春水送行雲船中忽奏商人
曲四月如聽落木紛
東吳一月常聽雨何事西陵也不晴日對北高峰上
望南屏嘘煞婦姑聲
定香橋外第三橋坐柳坐楊久未寥翻笑蘇公太多
事教人濃麗想南朝

題承篤明府西湖載鶴圖

棄輿入吳還入浙一路看山幾曾鈌天氣正及春夏
交湖上楊彎滾成雪今年晴雨頗不時霾霖亂攪清
和節扁舟衝開湖上煙綠波澹澹何修潔錢唐使君
遺我圖圖畫全湖埶周折錦唐進艇呼獠奴一鶴相

從實清絕有書有酒還有彎目送春山聽嘘鳩倚檻
不使沙鳥驚行春常令邮農悅知君治郡才有餘能
使文章化金鐵越東燹燹行漸消勞吏心思早枯竭
已聞報最五馬迎婦孺讙騰臥車轍爺人徭寇唯一
年百里如何困賢哲管領湖山君獨宜清風不許鄰
封竊佗時棄傳去朝京展圖細向兒孫說

題鞠莊圖爲電發

秋谿涉盡逢鞠莊籬門竹徑秋彎香小樓雨過散書
帙幅巾倚檻迎新涼谿邊一艇繫溪柳磵底㦸流趨
石梁新篘正熟耐孤酌卻有鄰翁來共嘗

吳山偃蹟三首

重陽菴

開成年間韓道古結茅曾向中峰住松頂朝聞白鶴
來室中夜看蒼龍舞青衣童子來洞天依稀雙頰桃
彎然我欲款扉一呼出陰森石扇空寒泉

丁偃祠 坐鶴

突兀東峰好巖壑怪石嶔嵜五丁鑿洞口雲封不可
開洞中人眠何曾著道人的的嬾無堪順逆俱忘六
十三臨行舉手別妻子獨騎一鶴天西南

三偃閣 張三丰

或行或止或高臥笑煞斯人何嬾惰一嗽天風吹醒
來始識三偃原一箇生平游戲顛且狂千里鄧書張

守常不知竟夕作何語纔展黃庭聞異香

閏三月廿日喜晴由清波門入舟游南屏淨慈
寺晚過湖心亭飲循舟中

白日落何處遂及閏月晦春風爛如錦未莫一朝退
曉枕聽檐鵲朝曦忽林內重陰喜初破快如賊圍潰
幽懷甚渴饑爬搔那能耐振策沿清波烏榜酒先載
南屏積翠開濃溼轉多態小步到寺門一池萬工溉
疏松落瀲潭光昃何細碎倏然撞大鐘千僧列行隊
閣黎坐上頭羣僾一佛在濟公爺彼猾食肉等食菜
沉醉臥溪殿黃金吐肝肺神僧不可起攪擾畜此輩
構樓復架閣雄誇枉搖喙周覽出彎港餘日挂山背

書欒劃明湖水天雨無礙小亭幾枝柳迎舞我所愛何意匳鏡中有此好眉黛臨流鬬玉簫瞑色漸朦朧人物此俱宋只與兩峰對

四月一日游靈隱寺飛來峰憩冷泉亭上翶光登北高峰還歷三竺晚際入舟小泊孤山再宿湖心亭

陽彩匿已久鬱積成初炎清晨升鐘與霧氣熏且霑取徑造古寺望見飛來尖古木悉石上託根如相黏泉聲出磵底奔流埶何銛壘石且一喝遂令池水添方亭駕池上衆壑坐疏簾萬景此中落一一分濃孅入寺揖世尊眉目真端嚴我欲問大意無奈口舌箝

寺西有石磴密竹萩可瞻上有金僊居實與塵俗嫌高峰入雲表一椽何人苫不復見聲咳何從尋道潛但見江與湖一勺鋪鏡匳流連下山阪漸覺風日恬三竺取次得勝覽茲辰兼所僣逢俗僧令我游意厭日脚未到地已見湖上帘檥舟孤山下晚飯亭政鹽復此亭上酌山翠飛雕檐明星齊熠燿可以當新蟾湖光晝盡貪夜色人所廉獨攬兩湖秀此樂余何謙

金蓮池覩白太傅題石二首

春去纔逢一日晴潑山四月喜聞鶯忽來小閣驚飛雨卻是山泉滴瀝聲

翶光絕壁好禪關多少游人池上還何事紅葚與青芥高吟只愛白香山

二日由法相經石屋上煙霞涉九谿十八磵至理安寺度嶺失道尋真珠虎跑甘露諸泉卽憩甘露僧舍

初徑入南山已覺巖壑僻北山罔聳秀光景似莫敵茲山富艸木老松足千尺修竹幾萬箇清陰覆崖石法相懸真僧耳長鬬過錢王來趨迎四大賸衣襲石屋誰所鑿造物亦奇闢東坡與秋壑題名古苔碧賢姦今何如千載總陳迹煙霞壘新綠上下如膚摭回顧前所遭瞥眼都一擲涉谿徑益濴細水緣磵窄時聞蘭蕙香幽芳不可摘峰轉步恐迷石觸路疑晝

不謂塵壒中有此神僊宅理宗昝巡幸君子重遺澤奈何吾道湮竟以儒化釋愛彼巖月樓卻桃諸峰脊此中好圖畫妙手黃鶴客老潒翁摹索大得川谷益方我入煙霞壑賞已嘖嘖謂壽似松年及此又讓格山水原無窮自歎所見迫歸路尋名泉謬說一嶺隔豈意行失道幾罹豺虎厄綫路蝯狖爭僅受屐一隻伏行達前山屐險仗厮役出林逢老僧神瀵始漸獲燒筍兼剝豆飽食定魂魄從容別滋味子細審泉脈吾倦欲一眠繩牀僧經籍

翁康飴招同仁趾飲湖莊游寶稷山諸寺登寶所塔初陽臺觀葛井放舟西泠橋看南宋古

柏
翁子我初識乃同久要厚知我山水癖稱說不去口
旋埽湖上莊豫篘瓮中酒挐舟邀我游雲氣薄林藪
謂此風日佳登陟氣定旣岸幘扶長鑱屧衣著短後
身輕等蝯猱奇峰先落手顧我卻遲鈍卬看頤在首
及險不得濟每每引君肘精舍與高臺一一爲余剖
神僊那可求丹砂復何有要言罹劫灰兩隄少雙柳
園池雖僅存鼃黿網窗牖僧寺固無恙一二老衰朽
君來恨已晚玆游毋乃苟我起謝翁子山川有陽九
所幸勺水在猶未變田畝雖非濟妝妍猶異奉心醜
鼓枻西泠橋新荷正離漓遙指岸上柏歷年南渡久

諸陵松爲薪此存亦其偶艸木何所知猶作風雨吼
興廢余懶道爲子傾大斗

岳武穆王祠墓四首

結髮威名震北邊百年遺痛在朱僊兩宮魂魄虛回
輦一德君臣實格天塞上已催金甲解軍中徒令繡
旂懸湖山半壁饒清暇不用黃龍戰血濺
岳家兵勢自馮陵指顧河山奏中興正與諸軍期痛
飲豈知百戰阻先登誰教鵬聲楮梧甚謂于鵬孫革等卻購
鵬兒告訐能最恨獄成齊進秩要將餘怒殺劉升
到此何人不淚垂埜棠雙碣墓前碑一門伏劍金人
賀三字讎勳聖主私白日南風吹艸木黃昏北雪見

旌旂趨卽自是忠讎敵何用嘵嘵罵會之
戰守紛紛策半空君王和議鑄匈中斬王已罷醴泉
觀少保何辭萬壽宮攜酒跨驢眞得計牽牛載粿竟
何功杜門若向西湖老明哲應如福國公

于忠肅公祠墓四首

砦相曾聞蘭古春果然社稷仗斯人左順門外數言
定得勝軍前百計神緊獄將軍親授鉞蒙塵天子暗
回輪爲人家國何相負卻使朝衣血淚新
最恥春秋城下盟甲兵十萬出書生小儒占象倡南
渡逆豎臨戎挾北征遂令六師湮紫塞幾同二帝狩
青城當時不遇于司馬復辟奇功那得爭

此舉無名獄可哀忍看鍛鍊骨成灰權姦到底流金
驛將相須臾總夜臺監國淒涼無片土孤臣骯髒有
三台公葬三台山生平何事留遺恨不遣商山四皓來
定香橋裏墓門通風雨靈旂廟祀雄碑版旌功傳勅
使雞豚祈饗丞郵翁兩行石馬荒煙白一樹棱松落
照紅猶記闕西蒙賜第乞身悔不向湖東

泊舟放生池晚坐橋上看月示同游諸子

湖心寺前湖水合一鏡正對雙潭吾愛此水碧於
玉輕橈十日游兩三朱闌跨波綵虹鬭碧柳醮淚青
蛾參池中大鯉躍如馬橋下細鯈多於蟲堂堂策策
若有訴乞憐求食何其貪人行橋上買香餌昂頭鼓

鬣先來探小物自然具生意殺機何事常眈眈日色將墮滿湖靜明霞撒綺天西南倒影湖中作雲錦嬌紅淨綠成蔵藍此時衆山盡如染輕巚淺黛飄煙嵐自矜此景少人見清賞良夜眞無悲倚檻何人叟吹竹聲聲擊碎文犀簪風尖露溼小月側令我意致翻不堪不如回船翦明燭持觴捉麈爲清譚

錢武肅王祠

表忠觀倚聖湖邊壞道陰房劇可憐幾點士女香案上一雙胡蝶殿門前絕無宮監來澆酒時有游人此繫船吳越蒙恩當戰鬭太平忘卻五王賢

斷橋放舟泊孤山登放鶴亭弔林處士墓謁四賢祠四首

斜日斷橋西移船白傅隄近山湖笛起拍浪水禽嘑杏葉初宿雨菱芽不著泥自然心賞靜興媚是前谿

又

石上一亭枉風前小樹稀山雲原嬾出海鶴久忘歸應悔開籠晚還憐得食微先生眞知己來去手頻揮

又

南宋陵園盛西僧盜發深埜人原棄葬片石總傷心豈有黃金盌空存白玉簪關情仗提舉梅子種成陰

楊璉發宋陵唯瑞硯一枚玉簪一枝至正間儒學提舉余謙修葺樹梅立亭其下

又

衰衰此州牧紛紛避世賢何期千載後只有四人傳蔬藉湖山外飄騷酒賦邊盛名誰可繼雲樹暗祠煙

祠祀李泌白居易蘇軾林逋

孤山陸忠宣公祠

肅肅衣冠陸舍人高名眞與石嶙峋幾番艸制回庸主三載宜麻媢佞臣白月明湖祠外冷洛兒飛燕岸旁春錦唐楊柳凋零盡只有梧桐一樹新

雨後登鳳皇山慈雲嶺憩石佛寺觀八卦田下經天龍寺午後入舟由學士港至湖心亭待月

微雨不溼山白雲在高嶺趁此初日涼游屐閒可遲

賓客四五輩發興一時猛筍輿渡長橋小麥滿畦町殘流落谿磵涓涓自清冷雙峰排劍門一穴透陽景石級艸鞖滑望望勞引領歷巔見石佛一菴頗幽靚何年來佛牙仁皇賚可哂寺有宋仁宗御製佛牙贊兒孫遂南渡此兆毋乃朕突兀見一丘瞬場畫九井南郊此遺阯翠輦屢行幸六龍去何時泥中牧牛嬲山形鳳翼張宮闕昝巖整西嶺種萬松講武在峰頂才人帶弓箭衛士列刀盾大讎卒未報此辱何遽忍弔古正鬱紆山僧進新茗攜客眺前山湖色淥如黛一艇自窈窕歸樂可徐引夕霽有好月不樂良已蠢豈慮酒醆空向有衣可準出港試縱游城郭那能窘

謁王陽明先生勳賢祠三首

陟彼慈雲嶺下見龜疇田上有太極亭卦形何自然奉祀文成公俎豆良不忝天眞㫺講學議論無纏牽直提此心出文字何用焉爲善與去惡斷以知爲先肅穆拜遺像髣髴日在天兩壁頌規約文翰眞騰騫道以事功顯庶不愧聖賢

㫺聞驕王變亟收四郡甲設疑與反間卻偕一丸蠟夜半禽岁春宸濠氣先壓只以五千人遂使八萬踢渠逆既就縛餘黨款可納用兵誠如神大將都舌呷先生非腐儒何有襪苴法

武宗好兒戲自署威武將縱寇欲自禽六師蔽江上大功不見賞幾爲羣小誑獻俘授大閹公以宸濠等付張永賴以保護保身在能讓及夫世廟初拜爵欽秬鬯文臣兼五等舉朝自歟望因以僞學攻百口肆譏訶知公王司馬瓊定亂一人仗當時固取忌後世亦可諒紛紛周孔徒勳名誰並行

康飴同陳廣陵招同仁趾再游靈隱登飛來峯絕頂迴坐冷泉亭與菽斾諸子小酌

海上一峯巨靈送倒挂芙容屹不動前度竟爲樵牧詒苦說登山少飛鞚翁子好奇遝見招涉磵攀條上雲棟翻身欲藉羽翼輕拔腳但嫌鞾韈重崖前密竹何人栽石畔楊梅幾時種進彎與彩風際翻舍利神光日夯弄老蝯一任黑白呼靈泉卻喜冷燠共龍湫纔上虎頭巖窈窕再入龍泓洞巧匠予細窺玲瓏造物分明逞豪縱迴四洞行相連旭日晴江光每中此閒布席可忘暑無奈馬通積成凍西僧斧鑿已可傷北客熏蒸尤足慟我欲大叫訴眞宰試遣靍霳爲我用洞中蹤迹盡埽除石上幺魔亟磨礱庶幾蒼翠還本然好看翔龍與舞鳳爽回下坐泉上亭月菀新茶老僧貢亭前風吹酒氣香餖飣卻出陳家仲譚詼叟過高陽徒直欲酣眠倒銀瓮回持一栝勸了元對此空饞堪一哄神山如此那能別五城十二徒虛㾞

清波門

清波斜繞郡樓前日日看山上酒船苦憶㫺人圖畫好頻將金帶問松年劉松年舊住清波門

湖上覽古五首

好女彎開湖店夯紅紅白白可憐芳爲誰換卻舊名字只避宮中李鳳孃鳳娘彎因避李后諱改名奶女彎

何來妙女蹋春陽水濺羅衣會鳳郎見說夜深常竝出珮聲只在此君堂

葛嶺門前月色新雙鬟何處綠衣人繡羅錢餞曾拋與魂斷橋邊又幾春

錢唐彎落又彎開梅雨紗窗是夜臺寶曆羅帬葬何處卻看小燕掠風來

綽約句宜街裏郎斷橋橋上看斜陽無端贈得雙魚墜醉倒風前孔二孃

飲顧季敭侍御顧圃御題二首

何處叫黃鸝芳園勝大隄有山皆種桂無檻不臨谿雨過青荷小人來綠蔭低行觴淸且密已判醉如泥

又

學圃何年事公然十畝寬嫌人呼柱史只自課園官嬾矣掀蒲願荒哉獬豸冠濟時需一出恐未穩漁竿

疇馬殿閣編修見投原韻

入越雨如漏浩蕩失峯嶺小樓面全湖日睨轉淒耿吾意在巖壑何心奉朝請首夏見霽色豆麥已落穎

亟向兩山游幽懷始一騁盧邊逢白衲吐論何雋永毎愛弩燭前高譚見須影自謂蘇公酌蕉葉獨鎩省酒人顧與嚴（謂季敭方貽與琴諸君子）玉絣曳長綆公榮固有徒酒旂各自秉醉歸湖上眠灑面晚風冷還約涉九谿路諳吾可領兩湖未足戀淺山有奇境

湖中口號

學士港邊黃鳥稀岳王祠畔翠煙微一船雙槳往來去蝴亂停雲總不飛

湖上晚歸二首

昨日尋山下權遲湖亭人靜夜凉時朝來也自山中返碧浪紅闌竟嬾移

水上簫聲繞翠微晚風吹絮戀人衣無端催促城中去莫雨與山獨自歸

晚過昭慶寺與曹秋岳侍郎別

暝色暗禪房鐘聲上佛香到門山雨落入夜白衣凉詞賦傷羈客湖山別侍郎蓼莪同有恨珍重此行滅（時公與余方辭薦不赴）

出鳳山門緣錢唐江岸山行游雲棲寺歸經湖上憩萬松書院

晨露猶未晞早日映山郭江波弄曉色染比春煙薄越山互濃澹水樹何漠漠遠颿似輕燕一一鏡中掠天風西南來潮痕到山腳亂石自齒齒僕夫足力弱

蕭頭逢巨浪崩崖向前落小輿蕩空中此徑毋乃錯跋涉及范邨始聞噪烏鵲柴荆數十家朝煙總蕭索早麥未上場晚蠶正登箔汲泉出供客土風喜朴畧徑轉見平田農夫散耕鑿三折渡石橋蘐淺見新籜水曲山復幽人迹自罕著初地逢磵泉分流似疏瀹竹密蔽雲日直上猶如削中有蓮公塔當年此柄託雙桂當石階一鐙照玄寞傳自大扇僧伏虎靜林壑蓮公實繼來眞行啓寥廓獨闢淨土門妙義埽糟粕一椽聊自安宮室不肎作即此賢其從豈受世緣縛入門問遺蹤渺然一山閣木榻塵自封隻履鼠已嚼上堂數百僧各各守規約磬聲正呼粥靜裏聽斷齶

儻非心已灰那能志不躍媿我繫塵網欲住足便卻還尋螭頭舫載把鶴尾勺解衣萬松院升高恣旁魄中有明道堂先賢此開拓安能事枯禪名教有眞樂浩浩湖與山臨風且淺酌

過六和塔

塔下清池不盈尺到此遲留爲泉石臨流卻憶蘇舜欽竟日沿橋待金鰭

五月一日同霍發仁趾艮山門外觀競渡歌

五月一日天氣清艮山門外聞鼓聲鼓聲鏜鏜越林木羣龍上下來翹迎赤日吐吞動鱗甲綠波駕壁翻旂旌大龍欲挾小龍鬭白龍儼與黃龍爭長橋壓水

似高鬬一一點領天門行昂頭掉尾五六十髯鬣大海吞鯢鯨耳聾目眩不得語船頭畫鼓鳴鳴鳴一呼盡由水門入兩旁樓閣妝盈盈珠簾繡幕帶鉤捽酒船賈舫篙櫓橫此時觀者塞兩岸須臾斜日銜西城爲問水嬉此何盛半山山畔朝玉京弄潮諸兒更傳說西湖五日如昆明

午日風雨汎湖

菖蒲節高海榴放畫鼓鳴鼉湖水上傾國先期排酒船紅粉青蛾挾高唱便聽忽聞山雨來兩峯白雲推不開金牛掀浪辟歷動水僊吹霧鷺鶿哀篙師畏風但坐手開頭且繫湖亭柳扇扇紗窗總罷歌船船密坐唯呼酒尙有魚龍遠近譁怒張鱗爪來軒軒水淺船重鼓聲澀鴿滯驚停旂不翻向晚湖光還可愛面面煙波弄姿態吹笛船歸學港前打魚人枉蘇隄外菱葉青青荷葉濃此時歸騎且從容酒闌客緒在何處聽打南屏雨後鐘

別杭州二首

爲愛西湖林壑深每當著句酒頻斟那知纔別錢唐去對此清尊已倦吟東坡詩云自別錢唐山水去不多飲酒懶吟詩即用其意

咫尺清游路遂遙武林門外雨瀟瀟思量小月吳山下行到平安第二橋

夜游煙雨樓

夜椉小艇向南湖無數鳴鼉傍槳呼月欲出時雲靉

靆邨將近處對模糊樓空但有碑文在荷盡徒憐水色枯只有一僧來共語送余鐙火出菰蒲

吳江訪茂倫二首

細雨楓江道輕颿笠澤船邨黃將熟麥湖碧乍生蓮此地栽茅宇高人正午眠米從漁父問流水是門前

又

甲子今逢午山居當小年雙童看竈藥一老坐爐煙漸覺鈔詩嬾唯知學道堅所欣封禪詔不擾茂陵賢

未明登惠山絕頂還坐亭上酌泉題壁

殘月纔隱山鵲噪及此初涼早停櫂山下人家未啓

扉山中老僧驚我到晨光映山張翠𩁹徧露坐松書
高帽幾羣亂石驅白羊數折泼林臥青豹半嶺已覺
筋力非屐顛偏與童僕拗太湖一勺夰渦虹曉浪千
層濺飛瀑須臾初日含紫煙瞑息重巖寫淸照灣環
細水曲若眉遠近谿田綠如酰浩浩陽烏看已升喔
喔邨雞曉猶叫還從亭上來試泉萬斛明珠迸山腴
水花帶霧尤淸柔偃液著脣洗炎爍我攜八餅欲自
煎好向山家藉丹竈卻憐出谷轍很籍最嫺招名日
讙鬨安得剪取幽壑中氣味泼藏遠時好多事無如
陸季疵品居上中已堪笑中泠之水誰及嘗讒爾虛
聲向人釣

重游錫山園林

白葛烏紗趁曉涼看松問竹到山莊佝棠碧樹重新
長跨水紅闌比舊荒曉事癡僧還記憶種花郭老漫
相羊愛佗池館堪消夏亭得名泉了細嘗

答于皇卬和原韻

北門何自苦西笑實非倫自忖才原拙休言醴是眞
陳情輸李密博學媿劉因涕淚辭　徵詔無心傲隱
淪

病起

病裏荒園竟嬾過朝煙夕月半蹉跎埜花黏砌鼃奄
喜秋艸侵簾蟋蟀多晴雨關心籌稼穡匚湖滿眼說

兵戈媮安高枕慙無補敢玷虛名博學科

得請

布帽蒙頭伏㵎阿梧桐閣外挂藤蘿卻來長吏徵書
急翻笑諸生議禮多　丹詔已教從誓墓盈衰何忍
效鳴珂王良周黨非吾比戀此東岡意謂何

重九前三日齋前桂花盛開喜作一首

前月山唐一擢回百錢新買桂花栽但添密葉迎蕉
出豈意繇枝占鞠開發爲後時偏嫋娜看當病起更
褭回風多露重須憐惜留取重陽下酒來

九日汎舟登平山堂同次功辰玉蕭雲五叔定
家兄二首

林木經霜葉乍飛百年難得此晴暉休嫌止酒心全
減不怕登山力尚微病後逢僧憐我瘦秋殘入寺覺
人稀天南衆壑青如許卻喜前時策杖歸時歸自吳越
揚州勝事在林皐及此秋谿水半篙斜日芙容光淺
澹晚煙叢藕影蕭騷鐙看歸騎雙橋轉歌愛鄰船一
笛高珍重尊前桑落酒西南樓檣正風濤

除夕述懷九首

一年都鍇過幾事畧堪思王母歸泉日先親瞑目時
豈忘封樹早只爲亂離遲表墓何人責諸孫鬢已絲

又

禮葬原三月何爲越二春時逢丁日正兩先人葬日以季冬朔日

丁卯地得西山眞名士來徐孺奇人遇景純（謂兄親宗先生阡）碑猶有待竊恐媿前人

又

宗莫吾兄去思量葬七年幼孤今長大徧艸痛纏牽一穴經營得雙阡遠近進塋覲兼塋祖日莫有松煙

又

予姓吾宗盛支分本一王系嘗巖故里祠廟鈌江鄉買宅覬模壯迎神俎豆香辛勤收族意百世好䙝妨

又

鹿鹿自堪笑中年方有兒鐍前能學語日後好吟詩竊祿非吾願邀名恐世疑撫摩憐襁褓淸白此相期

又

識字原多事何勞又著書祇緣豎博弈不復畏空疏靜覈嫌人索閒吟只自如覆瓿原不足何敢辱停車

又

幾年羈北闕今歳到西湖南北山俱盡陰晴態實姝玆游矜未有得句豈全無只欠梅邊約春來再跨驢

又

聖主求賢切羣英作隊來紛紛迎玉尺袞袞上金臺丞首甘愚拙安心守不才蛾眉休切妒蹇鈍未曾開

又

貧技前時甚諸兄爲我憐事親贏謂丁謀食似難全臘有祈年酒稍分押歳錢高堂懐罔極獨立淚潸然

百尺梧桐閣集卷十六終

序

吾友汪蛟門先生輯其初集新成函以一編貽余且屬循覽之次有所甲乙必相聞也余如其言越一日以書報蛟門曰君集文章第一詩二詞三二與三對文章言之若孤行仍不妨第一也蛟門疑吾言復余書曰夫吾之於詩剗心有年矣爲文章之日淺而古人之堂奧深未敢以自信也今君反昂吾文於詩是必有獨見焉敢請耑論吾文之所以得而遂以弁吾文之首不甚愉快乎余因再報蛟門曰吾非知文者也然獨竊有見於斯文荆榛數百年至歸震川而始得其宗震川歿後百年閒荆榛彌甚於其時大聲疾呼昌言復古力排異說不避羣忌者則東鄉艾千子之功不可誣也今之人無道及者何淺薄也然千子之言詳於宋而畧於唐詳於歐而畧於韓韓固不易學也歐學韓而卒自爲歐遂爲宋文之矩矱蘇明允有健氣然不學韓亦不學歐子瞻正類其父子由師子瞻其文轉似歐曾子固學歐而別行已調大抵皆不似韓似韓者獨臨川王介甫善得韓之神撿而覩者未能深察其文簡儆適宕溢爲奇險尤於用少見長居然韓筆也今蛟門之文質堅而氣厚才地有餘而一稟於裁不使篇有剩字高古頓挫使覽者惟恐其盡蓋郵畢於王以達於韓同志中可與談韓氏之學者一人而已雖東鄉首功未遑及此也安得不以第一目之乎蛟門教余耑論其文爰書此復之顧未知可以當序否也

康熙戊午仲秋黃岡杜濬撰

余生十三四年背塾師學韻語謬爲詩見人家屏幛絩素間跡輙善者記之否者掩鼻走笑先生長者目爲妄童子今忽忽二十餘年究無一語近乎道髭髮間白壯且日衰將柰何四方朋好不余棄近復强余以爲文屢謝不獲又且忘其妄而爲之矣既已爲之不忍棄思存之而竊自愧王荆公論爲文務有補於世而所謂辭者猶刻鏤繪畫之施於物也誠巧且華不必適於用誠適用不必巧且華善乎其言之近於道也孔子所謂辭達而已矣然必適用而後無取乎其容苟容之不修而又無以爲用也烏乎文此余之不免爲妄也悉髯自記

近世古文作家甚難其人卽牧老專擅大帙往往爲名人所駁論幾無可以自樹他若侯魏亦各成其戸牖以建幟於當時而吾家鈍翁剪截高雅爲能得古人法度其明史諸稿卓卓可傳而前後類稿中文實較勝於其詩能與前明震川先生相敵餘賢吾無敢諛焉若予季父蛟門公才氣清越少年早發本聰明豪達又勤於讀書聲酒追逐絶無虛暇而披覽一過卽善通解融液以故詩詞發揚俊偉爲海內稱最公亦自負未肯輕出人下至於古文公常自謙退然獨眞王介甫其剪截高雅得古人法度處竊謂可與鈍翁後先如眉山兄弟似非予之阿論也公殁已二十餘年遺稿詩十卷今年始得鐫其殘編古文有史論若干篇公臨終尚拳拳於口迄無人可託以此事爲刻文集逐篇續累竟未成編予茲勉力續刻數篇釐爲八卷卷以體分如書如序如記不拘其數之多少而各成一卷焉前置總目每體文若干所未刻者俟有有心者與商略成之予力固未逮也

康熙乙未孟冬姪荃敬書

百尺梧桐閣文集總目

卷一
書八首
卷二
序四十九首
卷三
記二十六首
卷四
書後二首　跋九首
卷五
傳十三首　墓誌銘八首
卷六
墓表一首　碑陰二首
卷七
雜文四首
卷八
祭文十四首
行狀三首

百尺梧桐閣集卷一

揚州　汪　懋麟

書

上兵部尚書王公書

懋麟稽顙再拜謹奉書大司馬王公閣下懋麟淮南賤士也涸迹下寮不敢飾名希進初辱太公知與閣下采一言之得收之門牆賜以教督因得親見殿局顧未追執經請問就問於左右舒所欲陳前年冬復事趨丞辱召賜酒食因得恭承訓誨退而矜喜輒用自壯懋麟雖才識短淺竊有志當世願備驅策顧親闈老矣孰不敢去都下遂歸田畝求魚菽之養不意中道銜哀此意莫遂自悔矜丞跋涉不常乎親之側以貽沒身之痛已不得爲人日唯蒙首居廬不敢望齒於當代賢人君子而又何有非分之望哉今天子下明詔舉文學閣下不遺葑菲采及懋麟列名入告聞之惶駭莫知所云天下之才多矣出閣下之門與先後作屬吏者無慮數百輩而獨取至愚極陋乎筲疏賤之士不知爲懼爲媿與爲感也夫以人事君大臣之道然必熟察焉而無疑向以文字侍坐側數刻之頃爾未嘗有所論說於前知鄙材之果足於用筲人云其貌濟其言假其言濟其實假若懋麟者言與實交假爾以言實交假之人毅然不疑拔之衆

人之外安得不懼涙為媿媿涙為感也聞　命義當竭蹶就道卬副期勉但服制未終兩喪未葬以此夙夜愁痛狹心疾首若竟衰裳入　朝希心榮進恐負大君子知人之明並累　國家愼選人材之意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孝也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况非金革之事敢悖禮以為利乎懋麟以此旁皇終夜違

詔旨辜盛德滋懼冀大人先生憐其不得已之情而察此心勤勤欲報者尙自有日使得終小人之喪畢先人之丘墓然後歸報於下執事則成我之恩甚于知我矣頃已具狀本省巡撫懇其代　題謹佈區區之懷於閣下伏冀垂察類目成尊臨書惶悚

上工部尚書陳公書

懋麟稽顙再拜謹奉書大司空陳公閣下春初伏讀

詔旨知

朝廷廣搜文學之士用備顧問著作之選四海欣欣拭目以賀得人纔覽諸公卿薦疏暨中外所舉徵者若干人不才如懋麟亦重辱閣下與大司馬王公之知疏名入告不謀而同踧踖羞懼者累日卽擬齋沐奉書兩閣下具述所以不敢赴　召之意二月中聞閣下有太公之喪不敢卽通重念懋麟無狀平昔侍閣下側最陳乃荷不罪更日以非常不敢忘求教負局卻甸越疆弔哭於太公之堂時聞閣下將歸祗候四十餘日冀得一面奉慰孝思卽述區區之懷又聞舟楫多阻糧盡而歸唯垂察幸甚懋麟之不卽赴召也大旨不過兩言謂不敢忍之情與不敢信之隱父母之喪不容假借此禮之不必更言者竊近代以來奪情起復號稱才能始猶大吏近及有司見於彈文挂於部議者累累猶靦不知止懋麟恐復蹈此耶奪情之事古亦有之必將相大臣身繫國家之重如鼂錯父死旬日以御史大夫調兵食翟方進後母死三十六日復起治丞相事房玄齡蘇頲張九齡寇準諸賢皆帷幄侍從雖欲終之而不可得者豈後世攸營祿位者比哉閣下受恩

兩朝身任司空當四方用武之日戈甲器用一切取
辦於俄頃
上方親爲簡任責不可謂不重任不可謂不專而
朝廷必聽閣下之歸而不奪以非禮者誠以此禮之
不當奪而亦知閣下之必不可奪也且近日奪情之
事多見於外吏不見於京朝是禮法廉耻猶在乎此
也懋麟縱不肖忝竊近禁有年顧忍蒙面自欺託
詔旨以希榮遇邪所謂不敢忍之情者此也凡人之
才力貴乎自審僞託以欺世不可也況欺君父乎今
皇上孜孜好學求賢自輔所望甚厚所資甚遠必如
詔旨所云學問淵通文藻瑰麗乃爲稱　旨則古今

幾人從來被徵卓然見於史冊者亦寥寥矣如東漢
先後徵周黨王良樊英徐淑諸人不過布被瓦器以
名高率無奇謀濬策一時失望見譏於范升張楷左
雄之徒唐開元初因選敘太濫縣令非才召策殿廷
惟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
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此往事之可笑者也唯元世
祖徵處士劉因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留
心經學不事訓詁拜右贊善大夫當今日求如因者
不敢謂無其人然豈遂若是之多乎倘不自揣度因
緣竊附一旦放歸學問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所
謂不敢信之隱者此也閣下知懋麟懋麟不敢負亦

竊謂必如此庶不負閣下之知辱
朝廷之詔用自策勵讀書進德報　國家以謝知己
責他日事也今不敢違必耳炎暑方盛伏惟孝履善
保尊重臨書惶悚

再上王公書

懋麟伏讀大疏謬辱弘奬恐皇無地自念趨走一官
九載頑鈍無狀本無一善足錄之人一旦獲邀大賢
之舉不可謂非畢生厚幸也今年閏三月曾具書報
謝輒不自揣叟敢述硜硜之私方懼進背　明詔辜
負盛德乃具狀吏部代　題得請因延喘里門經營
兩先人窀穸魂魄稍安矣夏秋之交遂爾病熱展轉
三月幸免倉皇道途得全餘生爲幸固已多矣季冬
之初聞太公棄養心竊驚疑謂道體素康强善飯未
應至是又數日凶諱果然拊心酷痛一代文獻所繫
實大海內嗟悼寧止私恩生芻之誼昔人所重限在

疆域毋由衮臨乃爲位北向灑酒陳詞特耑一通獻
之靈宇鄙樸之言止寫其眞不文非所計也伏念閣
下身係社稷之重又當　國家用兵之際謨謀帷幄
勢不可一日去
朝廷聞閣部寮屬欲合疏請留復以大義堅辭在閣
下自處誠得矣如中外屬望何也懋麟本庸材辱閣
下與大司空陳公知實爲非分而司空公旣以憂去
閣下又相繼謝政是兩大君子與不肖懋麟俱麻衣
相弔若時會使然又能無慨然乎天氣嚴寒特甚伏
惟孝履善保尊重卽所以爲天下重也臨書悚亙

與曹敍眉論白烏書

入京二十餘日冗雜百端心神耗頓與吾兄前一會
而眞跡濶矣昨承來教深荷垂念兼讀白烏佳什興
雅標緻得大家詠物之體見獵而喜思一步和意緒
荒穢不能成章卽强爲之恐亦不能過吾兄眉也僕
自入京時卽聞江南有獻白烏者
上方駐西苑不以爲祥奇常著之僕聞而嘆曰古聖
王所寶者嘉禾瑞麥雖有奇禽異獸與怪物等區區
羽毛不足爲盛世之祥也明矣且白烏果祥耶抑非
祥耶考於古麟鳳龜龍兎鹿魚燕之屬俱有以白名
者或爲國瑞爲家禎雜見於書傳未聞有白烏齊高

帝時有獻白烏者帝問何瑞范雲答曰臣聞王者敬
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高帝信其言以爲感應
之理然其說周虛誕不足據安知非諂媚以希旨者
哉夫烏者烏也烏而白失其本矣烏頭白詩人猶惡
之况純白乎僕以爲烏水鳥族也白水氣也不林而
陸爲人所獲失所處也又見於江南江南澤國也今
江淮之間洪水爲災衝隄防壞城郭没田舍民饑餓
漂轉以死者道路相枕
朝廷日夜爲憂方遣大臣發倉廩急拯救之策吁嗟
小烏實兆之矣然則白烏果祥耶抑非祥耶在吾兄
以瓌偉博辯之才如有以見其大則不嘗作是詩以

歌詠之使傳於後世而遺譏於君子也僕既不能爲是詩又因吾兄之詩而議論之得毋謂僕之好辨而自掩其拙乎是固僕所甘受也吾兄其何說

與陳椒峯書

不孝懋麟再拜稽顙椒峯足下車騎入京吉事也過不孝廬見有先君之喪易服而弔慇唁並至哀感伏地復蒙翢書見教謂先君行述後未列某某頻諱恐荒迷遺錯憐而教之謹叩頭叩頭夫諱名之義載在禮經魏晉以來人子尤謹不孝敢不愼顧讀曲禮卒哭乃諱蓋葬而虞虞然後卒哭卒哭之前猶用事生之禮又考檀弓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此雖國君之禮而實則卒哭乃諱之通義也則不孝於初喪固非當諱之時矣不孝謭劣無似區區之懷將欲狀請於當代名卿先生求賜之傳銘於義又不當諱矣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述其親之生平而先自匿其名天下後世何以稱也又考喪服小記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稱姓與伯仲檀弓云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蓋愛之而錄其名也名可書於旌獨不可書於行述乎雜記有云免喪之後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孝子之心久而且然不孝敢自安乎顧臨文之際雖在古人臣可以名君子可以名父如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蓋其行而邦其昌昌者文王之名也太史公自序曰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則遷直名其

父且名其祖矣此豈復有忌諱哉若臨文執筆更屬一人從旁塡其親之名不知此一人果狎熟於吾親之名乎抑人子手書口述以授之也且近世塡諱之說不知何自始也倒假貴人或隔百里千里必書其官爵以爲榮又不知臨文時戒書忌足以請之或不必請而仍自塡之也甚有婦人死亦書塡諱氏者近代婦人多無諱不知又何塡也若云塡氏則未聞並諱其氏者今喪禮不講甚矣揭俗銘旌之旁亦書貴人姓名甚或書數貴人爲光顯不尤可怪乎不孝淺陋不學又嘗大故罔從考正里中親故亦多以不書塡諱見譏敢因台教佈此欲言未審於禮有當否伏冀垂示幸甚

與黃繼武書

石林從足下郡寓歸述殷殷悵悵之意甚念僕云昨見容貌顦顇神氣頹惰問所愁苦不能舉以對察其中蓋重有憂者若結而不舒必發奇疾旣委曲以導之不聽將涕泣以從庶幾有改乎又云僕負才任氣雖暫屈鬱窮挫久當得伸且不至饑餓何不舒慵其性情陶寫於義禮乃慼慼自苦不善處窮乎噫嘻足下可謂愛僕之至教僕之深且切矣微足下孰有知我者然僕之心足下雖知之而猶未知其隱也僕起自田間由諸生取科第不出五六年在尋常之人亦自謂足矣不知士君子立身行道不見於朝廷則施於郡邑一二者旣已坐失乃低眉屏氣自逃於淸閒曠散之地以爲可以養廉而用拙豈意重有不然者卽如足下以曠代之才古人之行試禮部第一當不知致身何等固猶困辱於此如僕者又何足深惜耶顧僕所歷之境尤非人所堪自去年五月倉皇北走齊食友朋忽忽一載憂愁已深繼以疾病始患心痛少涉思慮心肺動搖今幸少已左臂受風欲舉如折近又左足委頓一發不能移尺寸恐遂廢棄大抵皆焦勞趨走之所致也昨家書來云大水之後米貴薪斷饑民數萬聚積城郭日乞食於市夜摽掠於野居人擾擾不可朝夕僕家有老親年八十餘矣妻孥嗷嗷

日嘗糜粥窮陰積雨莫能炊煙覽書飲淚不可告人僕固何爲致令不能養父母著妻子已不得爲人又何論其他僕性素豪蕩喜酒好客不耐冷寂自來京師百事拂逆意緒枯槁男女飲食人之至情今一切屏割舉目荒涼誰爲親暱每獨坐沉思宵眠不寐涕不能止用是日習嬾慢學廢名隳對人欲唾以僕所懷當亦足下之所閔而欲涕者也僕少讀書固見道未深時命易曉顧乃憂傷顛頓不能自已者亦止自悲夫時也命也怨尤則何敢昔蘇惠開有言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天嗟呼其言雖放浪不近禮法然亦無聊不平而故爲是激昂曠遠之論乎

昨足下欲與僕講明聖賢之學庶幾無入不自得天資淺鄙恐不足辱明教姑述所懷以謝君知己懋麟白

與宗梅岑書

新柳堂大集辱教屬序將一載重念序足下文不敢鹵莽從事又苦家居冗雜不能收召魂魄懸腸思不就昨往白下擬乘閒爲此又爲酒食讌遊所奪頃撿筆札得足下去秋重九後一日書展讀發憤文債久逋登所以報知己乎因往白田與前侍御喬公意舟中得少憩可以序大集又恐以嬾廢乃以箭札置行笥時把玩自警於六月四日竣事歸郡早發汜水棱起洗沐畢即執筆爲序甫半幅抵湖口將渡阻風舍大舟從內河覓小艇遂秦郵是日暑甚舟若米甑所謂如許大兩足卷屈不得伸日午饑甚不能作食而

序之後半幅往來胸中不得吐慮舍去則隔塞莫能成矣遂取小研於船尾上手執紙懸空作書以續之舟人鬨僕吟哦聲竊笑不止日斜至秦郵復覓大舟飽食命小胥錄稿復取讀則淺陋不足言文也卽欲拔之中流旣懼無以報知己命思抵家復爲之則恐並亦無此淺陋者矣文固不佳凡三易舟受諸饑熱跋涉而後成或可察僕之誠乎幸足下教之若不可存則仍付之水濱何如前哭王西樵考功絕句施愚山大參見和二首望足下速惠教欲梓寄濟南也三好圖小像荷允賜題向不敢促以鄙作未就今敢請得毋謂僕貪而不恕乎六月五日邵伯舟中懋麟白

答三峯碩揆師書

不孝懋麟再拜稽首復書三峯碩大師坐下侍者來蒙賜香楮兼示法語宣揚幽隱卽跽奉 先大人靈几前涕淚悲感再奉讀頁書悼懇竝至不孝兒翁辱師慈憫何若此深耶既反復來教竊增惶惑莫知所云猥辱師問不敢不答從來儒釋異教判若河漢儒之不可入於釋猶釋之不能彌爲儒俗人見學佛者必舉吾道以正之遂至釋氏見吾儒亦必盛稱佛法以引之二者之見皆非也設復於此更作無佛論固屬無味若便欲舉天下文士一棒打殺恐亦不能門戶之見本不必設也來教疑不孝不以 先大人露

頂偏袒泰山示夢及不孝夢中見 先大人呼不孝名曰我前此偶然來昨亦偶然去汝不必悲此二事不入行述因竝追憶 先太安人弃養時家兄行略中有奉大士甚謹呼名仆賊與合掌而逝數事不孝竝刪之不具載使傳於天下以爲不孝懼以佛雜儒欲絕口其事誠有如師所言不孝不諱也人子事親有禮顯親有道屈到之芰君子猶譏之況生儒而死墨之乎不孝無狀莫能立身行道揚名後世誠罪之大者若更以冥漠不可知之事告之天下後世將謂欺世誣親百死何贖故此事弟可與師言之不可與佗人言之也既不可與佗人言而獨與師言之者蓋

師爲之闡幽載在語錄使後世於大藏經中知此世此人有此等事如古人別傳此則不孝所望於師之心也來教引先師朝聞夕死之語謂此道字與釋是二是一不孝則有疑子程子嘗云初亦從事釋氏之書究無補於道王文成未嘗一語及禪後世猶疑之甚矣儒釋之各道其道終不可謂之一道也來教又以古人之道自己之心詰不孝不知師所云古人爲何人若釋氏之古人非不孝所敢知若吾儒所謂古人則二帝三王周孔顏孟道不外乎日用飲食非如釋氏幽渺不可測識之旨此不孝自知而自得者也若師所云自己之心則又非不孝所能知道本於心

卽心是道何分人己己此心人亦此心天地萬物亦此心亦卽此道若存己見卽有人見有人見卽莫能見道何能見心心無人己道無古今今之道卽古之道己之心卽人之心此則不孝所見之理也來教云韓退之貶佛不孝以爲不然退之所爭在國體人心而其見於文字者固未嘗與僧絕也至于贈出入禪悅文章狡獪似入於佛矣而其行實非佛雖謂子瞻駡佛退之尊佛殆無不可法語中云拆骨還父拆肉還母現本身說法引諸釋典師意良厚媿謝於心弟稍參以吾儒之見則臨淡厭薄一髮寸膚不敢毀傷不知佛氏所云拆骨拆肉實有是事乎抑託諸喻言

以爲訓也不孝性愚塉意見未忘近復荒迷無由入道敢因師問以此發端夏末當造謝山中面晰此義師如不弃先條分以示幸甚幸甚

不孝於丙辰十二月南歸侍養衡冰蹋雪竝日兼程夜宿泰山旅舍夢　先君科頭白髮𧝝衣曳杖行於前一老僧隨於後不孝涕泣追呼終莫能及計是時已辭養十月矣及抵廬夜伏苫次夢　先君從廳外來如行泰山下狀直入臥內東向立不孝西向跽以右手按几左手撫不孝頂曰我前此偶然來昨亦偶然去今來視汝汝不必悲言訖卽去不孝痛哭驚起異哉　先君生平固涉獵佛書

實未嘗精浮屠學而身後固如此不孝追痛不能忘因識於書尾

百尺梧桐閣集卷二

揚州　汪　懋麟

序

蕉林詩集序

蕉林者今戶部尚書梁先生讀書之屋也先生生平好學喜積書多至數十萬卷日流覽其下初由文學侍從歷官吏部侍郎領兵禮刑戶四部尚書事功業垂數十年偉然矣當其在史館也有纂述紀載謨誥之文及領部事進賢退不肖征伐制作明刑定賦出入周官之書釐爲成憲見之章奏播之天下可師可法則先生之治教政令卽先生所爲文先生所爲文

無一不洽於治教政令故其得於心發而被之事罔不善也被於事引而書之策罔不善也二帝三王之書政也而文在焉詩三百十一篇文也而政在焉是故古之君子積其學施於事無意爲文而文爲天下之極彼陋者無所積適焉否焉泥焉流焉逆於心悖於事而猶日孜孜爲文窮藝藻繪雖欲善烏得而善予先生所著非一書凡涉　國家大政者絕不示人而世所得而見者唯其詩而已懋麟出先生門受知爲獨深嘗假館邸第之東日夕侍竊見退　朝之暇一几一硯下簾匡坐四方以屏幛紈素來乞言郊勞餽送燕享贈答點筆揮灑捷如風雨賓客繞席笑語

不廢一落紙卽傳誦都下羣以爲莫可及非先生之所積有固然耶先生嘗爲懋麟言余世家子又早達忝竊六卿已二十年遭逢　盛世乘四體壯盛生不識藥物得天不可爲不厚偶然而爲詩不過紓余所欲吐詎能矯情飾志謬托爲幽憂愁歎之言以與天下文學顚頓之士校工拙哉以故先生之詩本於學問出以和平雍容渾浩博通於諸大家而不得執一以名詩有之穆如淸風其風肆好先生之謂與先生之詩無慮數十卷滚自祕匿其鋟版以行者皆出於門生屬吏南北本各異非先生意也今從子承篤官錢唐乃棄前後諸刻與吳江徐子電發校而梓之適懋麟來湖上屬爲序不敢辭噫嘻懋麟侍先生久見其政習其文富韓范歐陽之儔也而豈所謂詩人哉卽以詩言雖古今工詩者度不能過也敢以此爲先生述

佳山堂詩集序

國家命相寄以軍國重事進賢退不肖審制度定禮樂取諸道山川圖籍風俗人才水旱凶豐經營區畫指諸掌上入告於朝廷相與咨嗟戒警無少暇逸執天下有事則疆圉險要命將遣師唯相臣是問無事則經邦坐論賡歌太平唯相臣是賚所謂宰相繫社稷之安危人君每愼其選隆其禮尊之而不名歷代以來未之有改也明初矯往代之失以翰林五品官入辦閣事遂去宰相之名懼侵權也及其弊而使者尤甚焉夫人主操其柄於上相臣贊其政於下道貫有在若用一人出一政相臣不與焉曰此妨其侵也只以書詞頭而已則又何取乎相哉我　國家命相之法爲最善無首輔次輔之嫌有同堂協恭之美事分隸於六曹而持衡必準於政府進止必請於

朝廷三十餘年命相非一率皆都俞一德無少嫌微

朝而贊政莫而退食多優游閒泰之樂無赫奕熏灼之勢因　國家立法使然亦由在位之多賢人也吾師益都馮公初出侍從佐吏部晉位左都御史領刑部尙書事遂入贊大政在位盡職敢言爲尙書時上封事數千言皆立國化民之本

天子嘉納及爲相首疏薦賢果稱其官不數年躋位九列

上益歎公爲知人公事業備矣然時時以負 國恩竊祿位爲懼嘗云宰相當平章天下事乃爲無媿余老人何爲者故累疏求去 溫旨慰留噫嘻昔人謂司馬相公不可一日去朝廷當留相天子其我公之謂與公生平無嗜好唯喜讀書靜坐吟弄以自適偶闢京城東隅廢地數百畝種樹疏池爲萬柳堂時偕朋好觴詠其上余小子獲從游焉因得竊讀公所爲詩渾質精嚴出入經史閎肆 國之意隱然言表洵大臣之言也夫古人得位行道則專一於事功文字其緩也乃我公身司帷幄每託興於丘園寄情於文酒或其所懷猶有未能盡發者與非余小子所敢

測矣初請公全集示天下公不許去年冬陳子玉璂始郵此本爰齋沐矣第授之梓公從父琢菴先生奏議詩古文卓然稱前代名臣所著有北海集迄今爭購其書則斯集其濟美矣天下不將共寶之乎

荊州胡先生詩集序

荊州胡念菴先生初由刑曹承
御試特授按察使司僉事衡文江南克明克公士人悅服秩滿歸養居十年復來京師例得補外藩待
命於朝未即拜官客僧舍從二三老僕擁寒火披短裘賦詩命酒日哦不倦懋麟往謁逡巡起立而請曰先生何若是之窮也先生曰噫嘻余之拙於官也起家爲西曹不能枉法從事及掌學政好文章收寒畯不能私於己而負於公及歸再焚吾廬大水相繼舊業盪滌無復一存雖欲不窮烏可得然猶不窮於詩乃出一卷相示凡若干首懋麟受而卒讀因嘆曰信

乎詩之工豈不以窮哉當先生爲學使時所至官吏郊迎士人道謁入公府盛服擁高座此時乎四子之書搜帖括之義勞心慮而甲乙之連日夜不遑豈有暇爲詩縱爲之欲如今之搜抉奇怪刻意要眇如憔悴專一之士不失毫黍亦有所不能也及謝事歸不戢江南一物環堵蕭然太夫人春秋高負米於吳越齊魯晉豫之間駕一舟乘一馬所歷荒江窮谷終歲不得息嗟乎天下有服官十餘年且得美仕一旦解職去竟無毫髮計留如先生者乎此先生之所以窮而詩之所以工也嚮使先生窮不甚則遊不遠遊不遠則亦不過如今之貴富人學爲軟熟習聲律自鳴

其得志而已豈遂至於是而必傳於後無疑乎懋麟爲童子時受先生知最深今繫官於朝窮且日迫詩不加進豈窮而後工之言信於先生而獨不信於懋麟耶是又可自勵矣

漁洋續集序

漢儒說詩分四家各有師傳不可易申培公倡於魯張唐褚氏之徒傳其學轅固生倡於齊翼奉師伏之徒傳其學燕人韓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名韓詩傳之者爲王食長孫諸人皆立博士至大官徒衆甚盛趙人毛萇傳詩爲毛詩未得立唯貫長卿解延年徐敖諸人轉相教授至謝曼卿始爲之序馬融爲之傳鄭玄爲之箋而毛詩之名得並著之四家者各守其師之說歷久不易雖未必盡合於聖人之旨其意與文之著非苟焉而已甚矣詩之學豈可以無傳與自蘇李變三百創五言而漢魏與六朝衰而有唐諸賢振起之五代降而兩宋之體變而肆其間非常特出之才不過三數人爲一時之倡後之人亦遂各傳其學相雄長雖不必若四家者之師承而各以其才之近性之悅刻意倣效不啻爲師學之既成自爲一宗睥睨騷雅凡以得所傳故也苟無傳焉則亦猶之不學而已雖有作烏得爲作乎國子祭酒濟南王先生產聖人之鄉傳申轅之學爲齊魯詩宗卓矣海內名卿賢士號爲工詩者無不折衷於先生得一言之當則舉目之曰此濟南公所許度其詩必大異於是執卷而造者無虛日先生亦樂爲磨勵以大其學之傳初先生官揚州懋麟猶童子也偶以七字見知即

竊聞所以爲詩之學幸不謬於古人而爲教之辱今二十餘年矣先生方以學行遭遇
聖明擢之館閣爲天下師而海內言詩者又皆輻輳於門卽如申韓諸公立博士盛徒衆未爲不可輒閉關簾閣非素所游好不肯接日與懋麟輩數人講論白娛輯辛亥以後所爲詩若干篇爲漁洋續集命序承命愧悚筆不得下者累月先生詩豈懋麟所得序然先生之學旣竊嘗聞之矣知先生之學而謂不知先生之詩當在所棄而今之名詩人者往往訾懋麟之學謂與先生異則當在所棄必矣顧不棄而且假之言豈先生所以學與懋麟之所竊聞他人不必知

而有自知與知者與先生之詩具在其鏤刻而藻繢之者極萬物變幻之巧而出之以自然所謂非常特出之才得古人之傳自爲一宗者也他日過齊魯之間必有[illegible]而傳先生之學如馬鄭者流爲之箋傳海內乃得猶聞先生之學不才如懋麟亦得竊附於曼卿之列則世之見訾者或亦可以少息與

扈從東巡日紀序

自古英武不世出之主必巡行畿甸登陟山川審覽風俗周知民隱一除邪敝之習而憂深思遠之臣又必以深居端拱相勸戒乘輿輕發伏軾固爭由是守成恭儉之君閉深宮遠車馬非郊祀大典不敢出沿及末俗怠安自喜日與婦寺親暱而賢士大夫至扞隔不相見雖有軍國大計不過從中可否其奏而已爲害可勝言哉大抵爲人君者雖身居九重必周乎四海之大察夫萬物之情然後耳目無不達左右之人莫敢肆其欺則所以審處於出不出之間者又烏可忽乎我

皇上神武睿哲遠邁前古削平反側纘承謨烈驅馬豐鎬躬祀
山陵所以告成功昭
祖德也適以今年仲春望日六龍東巡扈從萬甲特
命內廷供奉翰林侍講高君叅行幄朝夕
上前不離馬首所過山川郡縣兀塞要害之地必與侍講撫今追昔究論興衰治亂之由而詠懷古蹟流連景光則親灑
宸翰用紀名勝侍講必倚馬磨盾以和如告祭
三陵則有詩望祭長白山醫巫閭山則有詩過　盛
京舊宮則有詩弔夷齊廟及呂翁山駐蹕山海關大

陵河望月遼城載游千山皆有詩　御制諸篇外廷小臣不可得而見也所及見者侍講奉和諸作與賜侍講一絕句云六御東巡海上回夜淡懷古帙重開秘書日日隨行殿玉勒前頭珥筆來觀此則知君臣賡和之美一時遭遇之榮雖古人殆有所不及矣當

大駕之東巡也自　京師至　奉天抵烏喇虞村往返萬有餘里中間所舉大典禮則告成

陵園柴望山川宴勞諸臣於　奉天宮門外百戲具陳恩賚普遍又以餘閒射虎於山漁魚於淵行圍講武威加遠邇計其時月出以仲春入以仲夏不過八十日事耳　六龍馭風神迅莫測所過市肆不移禾

麥無恙又　賜租釋罪歎勤遠邇何其盛歟嗚呼後代端拱之朝席安枕息身不出乎宮闈目未覩乎禾稼鑾輿一出必徵兵衷甲重圍密布翠華鄭重日移數里國勢日就孱弱武備不講而大事以去不重可歎哉侍講讀書覽古從來強弱興亡之故灼有淡鑒故於關河邊腹之間廣搜前史旁及山經地志歷歷紀載用彰我

皇上英武遠略垂戒於萬世者實大豈僅以詩詞誇雄麗也然其篇章典博已與　宸翰相輝映天下後世將傳誦於無窮豈予株守一經者所得測識乎哉

陳學士詩集序

詩始於朝廷郊廟朝聘燕饗畋獵用兵行師征伐不庭告成於王獻馘於廟銘功昭德勞使臣餞賓旅發爲聲歌宣以鐘鼓節以磬筦何其大與列國之風貞淫美刺雜出不無怨悱憂傷感憤之音多託於山川草木禽蟲雖志趣各殊而即事起義務本人情其旨一而已後之學詩者每於窮愁無聊閨房流蕩之作誦習不倦而於郊廟雅頌之詩謂其緐音縟節典衍質實相率而苦厭之故有身處賢盛四體彊壯必託言疾病窮老以爲非是不可以言工甚有足未越乎鄉里早覽京邑亦必遠思窮山幽壑以爲非是不可

以明高二者皆過也古人之詩隨乎境觸於情止夫義詎容僞託與使少陵獻三大禮賦就試集賢院時即得志於朝其詩亦不過曲江對酒紫宸口號諸作豈必預爲夔蜀幽險沉痛之言哉今翰林學士陳公年二十成進士遭遇

兩朝迴翔侍從又二十年矣其拜官擢入政府宣麻草制教冑養賢尚年未及四十儀觀俊偉操履方嚴望若天人

起居殿陛間舉凡大朝會燕勞外藩命將遣使講武行季說書便殿游賞所在公無不從又奉

命祭告北鎮越關塞抵遼海觀

興王之舊都焉乎於松山杏山訪轉戰制勝之地公
生平所歷嗚呼盛矣
天子優渥異數每徼
御筵珍味宮貂羔羊白金文綺以 賜㱃所著詩多
朝廟雅樂紀載典實其於燕居交友懷人山川道路
感時觸物之際又復憂深思遠含蘊以出詞無不工
義無不備眞得詩人正大之遺音者與公處巳下士
天下稱爲說巖先生郎廟勞如愸麟辱公下交且十
年不以爲愚且暇出其詩屬爲論次不敢辭因東槃
南歸展讀於平山堂眞賞樓下閱月始畢釐爲十六
卷附言簡末授之梓以永公之傳天下讀公之詩者
亦可知所覩法矣乎

學文堂文集序

康熙八年春余與石林自吳門抵常州艤舟河上步
訪陳子陳子出迎歡甚坐未定呼童奴持文二大卷
置案上屬余讀且亟索酒時昏黑門將闔不及展視
遂攜陳子並其文宿於舟中且譚且讀余亦出吳門
游覽詩一卷陳子顧余曰士君子讀書明道當爲古
文傳千百世安用工五七字爲余曰自周秦漢唐以
來能文者何慮數十百家而宋以後書人多不肖讀
則千百世後誰覽子文者不若詩以感人而傳之爲
可信於是歡飲達曙各別去自余來京師不見三四
年人有從常州來者即問訊陳子或言其選文統一
書累數十萬言撰述勞苦又或云方大治屋闢客閣
四方來遊者日飲食滿座上又或云握千金購名姝
以自娛樂傳說多不類大抵稱陳子名者日嘖嘖余
前而余竊疑陳子詭怪好奇終不知其何所爲也今
年四月因賀子天士寄余文若干卷積尺餘未暇讀
笑謂天士曰不見陳子久乃以多文夸我耶發其書
屬余論次爲序余固不能文者烏能序又不獲辭於
是取其文讀兩日夕掩卷嘆曰噫嘻陳子已進於道
矣凡古人爲文者必先養其氣窮於理而達於事養
其氣然後爲文有紆徐條暢之態而無躁慢浮動之
習窮於理庶幾得乎聖賢中正之旨不爲邪說曲學

之所茲達於事則可叅於古酌於今不徒爲兮睞可喜之論今陳子巳盡得之其傳於後世何疑也嗟乎不見陳子三四年其爲文之多巳如此使再十數年則其文當捆載而來連車而折軸矣是蓋有才焉不可强也若余浮沉羈旅終歲無一言陳子背益傲慢相視今而後亦可鼓余之惰也夫

許青嶼詩集序

放船避渚集者常州許先生乙巳出京庚戌入京時之所作也中間五六年放浪於山陬水湄行不褁糧隨境而止所與遊皆恢奇磊落之士或吹簫擊鼓飲酒談謔日夜不倦先生負盛名所過無論識與不識皆爭相周旋或贈以金帛日散盡不爲明日計間困頓無一錢無幾微憂患之色或入山與名僧譚浮屠之學其不可測識如此先生昔爲邪說者所中坐奪職歸里囊書數卷慷慨出國門至無以辦舟楫猶謳吟終日處之恬然讀放船集可以知其懷也後數年其人得罪

朝廷復先生官乃襆被渡江而北是時淮黄大漲城郭田舍漂没相望余亦挈小舟從先生後至河口惡風卷波萬弩激射舟不得進相與賦淮漲諸詩今載於集中者是也余以舟小先發抵京閱兩月先生始至而避渚集成先生多潔癖至則掃旅舍溫房京室次第修築居十餘月須炎避人鬱鬱不得志輒病卧是歲京師苦奇熱愈不能堪乃慨然謂余曰人生快意除少老不過數十年耳其中升沉顯晦何境不歷余老矣須妻子搔背作食安能去故鄉割親愛兀兀守此官爲耶余歸矣乃彙集其放船避渚詩屬余序憶先生昔爲御史時嶠然立風節出按三秦多異政

乃中道摧抑放歌林泉迨放而復起雖將進用而先生之志已澹然遠矣賢者之不可屈辱如此哉至其詩之工而可傳世多有知之者余故不俱論祇敘其一出一入及其再出而先生之梗槩可見矣

棠村詞序

歐陽公嘗謂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聲垂於竹帛毋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故有事業者不必有文章而窮居隱約失志之人毋感激發憤一寓於文辭甚矣二者之難兼也然從來得志於時者不盡勞心以爲人也試觀晨而興暮而息皆悉心於天下國家之大乎抑別有所以耗吾神而勞吾形者耶是不能者固有之以云不暇則未也今大司農梁公領尚書事垂二十年功名既赫奕矣猶篤學不倦每退食即簾閣靜坐嘯詠自娛所著詩古文海內傳頌已久間爲小詞必奪宋人之席每一篇出

藝林競相傳寫何暇且能歟而人或謂公得時行道文章在史館政事在天下安用此小技爲也懋曰不然昔晏元獻歐文忠爲宋名臣其所建樹與所著作自古罕匹而珠玉六一之詞歌咏人口至今不廢蓋大君子之用心不汩汩於嗜欲政事之暇寄閒情於詞賦性情使然也夫何害松陵徐子電發梓公棠村詞一卷合龔大宗伯香嚴詞並行於世以懋受業於公竊爲序顧余小子自通籍以來方困辱於趨走憂愁鬱積殆歐陽公所謂窮者也夫窮者之言固宜工而亦復鹿鹿不暇以爲則兼而有之者不愈難哉不愈難哉

游西山詩序

日馳逐於牛溲馬糞中拳拘亻亍耳目俱廢思一曠朗之境升高而嘯入林而嬉以舒幽憂抑塞之氣杳不可得壬子三月始爲西山之遊見夫岈然者山窪然者溪古松怪石縈青繚白紛錯離立相與坐石飲溪泉聲淙淙若操琴瑟得詩十數篇以歸以爲西山之勝庶幾爲我有乎越二日見濟南兩王先生出其遊西山詩見示古今體若干首韋孟之飄蕭杜韓之蒼輿横見側出與山水爭奇始菸然自媿昨日之遊何草草而詩何俍俍也自有茲山以來遊而賦詩於此者不知其幾矣而茲山之名終未能與嵩高泰岱升峙俱傳者何也昔謝康樂柳子厚遊跡所到荒江窮谷一遭披覽林木變色始知山水之傳於天壤間者豈必以地哉苟遭非其人雖有洑巖絕壑幽泉茂樹與糞土蕪沒耳兩先生往在江南時登探幽險無境不至至必賦詩而詩傳地因以顯則西山之所遭可知矣懋麟從兩先生游日講習爲詩頗久無所得於是焚其向所爲十數篇者用以自勵云

萬山樓詩集序

康熙甲寅之秋崑山許子竹隱與徐子原一來揚州相與方舟命酒艤於紅橋之下許子出萬山樓詩一卷屬余序許子嘗領黔黔當叢山灌莽之間樓卽署齋所築託以頫仰而舒懷者卷中詩不盡於黔乃戀戀於此樓必以名篇者何與或亦不忘其所歷之艱難險巇而志則在乎山谷也許子曰諾余未及序其詩卽別去改補入京余與徐子亦先後詣　闕下許子得郡紹興祖帳都亭酌酒以送之曰紹古會稽山陰地山川明麗靈淑而和清六代以來名賢偉人宦游其閒者趾相接也君具才當謨謀廟廊不宜煩以外郡然是豈不足以爲政乎覘黔固相什百矣許子曰唯再促余序余曰君行矣黔在萬里越在東南嘗之去黔也有懷鄉去國之憂虎豹瘴癘之苦得詩猶若彼之工今越在故鄉門庭攜妻子汎輕舸簫鼓沿游旦夕而之郡則其所得又遠止於是而已邪余嘗慨古之賢人君子不得展其所懷卽乞郡以自效以君之才既不得大用於朝發舒其所欲爲誠不足以言遇然猶得翱翔大郡出其文章與山川相炤燿則又其遇之善者矣詎知非天始之以荒服繼之以名區苦樂其心思筋力而所得乃益異乎君行矣余言無難者今年戊午春余過吳門館於徐子樊谿艸堂

先是徐子從越來爲余述君治郡諸異政並誦其所爲詩及夏余過湖上許子適以事之省相遇吳山執手對酒飲酣起而歎曰余固不得官於京朝與君輩優游放浪於文酒而竟困辱於此乎余曰止徐子與余言固在胡遽忘之邪因亟索其詩讀之從容和厚自然知其爲越之詩而非黔之詩矣許子曰子許我序四年矣今猶可以無言乎曰余固已言之矣更何加即次以爲序

宋牧仲詩集序

世祖章皇帝御極之初命公卿大臣子弟入衛侍商丘宋文康公長子牧仲年甫十四儀觀俊偉冠侍從冠蟒衣袴褶帶刀侍
上左右
上愛重之每賜食　中和殿一日牧仲對食逡巡私出帶間斜幅裹餅餌棗㮚將懷之
上怪問牧仲前跽謝曰臣有祖母老甚愛臣臣懷以獻榮
上之賜也
上喜自是每賜食必盡物以歸

上嘗獵過滹沱河牧仲從時天大寒河冰闊二丈餘牧仲揚鞭大呼一躍而渡
上壯之文康公謝政事
世祖弓劍上昇銓衡者改牧仲外補判黃州感憤不得志慮已向學與四方賢士大夫相交結牧仲少稟異資侯朝宗賈靜子徐恭士同里學爲詩歌即有名自是益奮發磨礱刻苦要眇如瘤愁專一之士及之官黃州肆游江湖山谷之間所至名賢依附相與切劘故詩日益工會以母太夫人憂去歸田里數年不得即補官康熙十五年與余再遇於京師握手敘疇昔甚歡也頃時時臥疾居必重戶出必重帷稍觸風

卽大病余常過其臥所慰問牧仲好作達人生死語
余聽之輒惘然若失噫嘻昔牧仲以宰相子爲侍從
被服如天人飲啖
上前彎弓從獵怒馬渡河意氣殊自豪及官外州放
浪山水溺意文字蕭然下同貧士四體清羸不復自
振中間二十年事耳升沉變易遽若兩世不重可歎
哉昔韋蘇州當開寶間祠衞仗內親近帷幄及漁陽
亂後流落失職始折節讀書成名士其性鮮食寡欲
所至焚香掃地而坐以視牧仲固相似應物詩超然
簡遠牧仲思致暘逸人多以韋目之其才又何相類
與牧仲有弟子昭魁梧杰出工詩善飲酒閒輒抵掌
笑傲睥睨世人多與余合若二宋者以視古人何如
哉遂書此序其集

施匪莪文集序

泗水之濱吞吐黃淮運接豐沛自漢興以來代多恢
奇偉略之士通曉兵法習爲戰鬬以建非常之業而
文士寥寥無聞焉歷數千百年至於今乃有施先生
出以文章見稱於世可謂挺拔於其鄉者矣豈河濱
效靈世久變易昔以武而今以文與先生狀甚偉豐
頎廣顙長六七尺餘聞其少時任俠好義殆所謂魁
梧豪傑者流與卒困於帖括才無所施以明經高第
白首下僚治縣有聲將遷擢爲京朝官又苦窮且介
人無有援引者僅得補司城而年已將老矣嗟乎余
不及見其少壯有爲之日徒相遇於衰頹拮龍語以
消桑榆然則先生之以文見其所遇之窮乎使當日
出其奇氣讀圯上老人之書當必有以自見而豈以
文士窮耶先生非獨窮於官而且窮於嗣往在范縣
已喪其長男今處垂老寂寞之時相依止一子所恃
以授詩書者不啻一髮繫九鼎乃又忽嘔血死豈人
情之所堪余在僦問先生悲痛之餘不忘文字出其
所著文四卷屬余序相與把酒劇譚論斯文升降及
古今人得失意致飛揚精悍之色勃勃眉宇若忘乎
其有悲痛者及回顧座中亂籍堆滿淋漓復嗚咽自
歎曰余老且病不能爲旦暮計百歲後誰爲收此者
則余文之或傳其所賴於友朋者重矣於是泣數行

下余亦掩淚不能出一語因歎古之善人才士多無
後豈天之報施有獨刻耶然其文之光怪不可遏抑
固不必有子而後傳此又非天之所得操者矣今先
生雖老精力未衰況爲善久知必有後余願異日果
得子當痛戒不得習文字使以武烈顯庶幾其壽且
昌與先生乃大笑起且謝曰謹如君言

新柳堂集序

出郭東門行數十里蓊然一村茅宇隱伏種柳爲垣
宗子梅岑讀書其下此新柳堂之所以名也村固僻
荒地高亢無秔稻魚鼈唯黍秫菽麥是藝宗子又苦
貧課一二老僕耕廢田舂而食析而爨足不入州府
著書自娛積有芙蓉集數十卷傳頌於世近又編其
所爲詩古文若干卷爲新柳堂集屬余序卒讀而歎
曰異哉宗子之善變也夫人之生歷少壯老嘗其壯
也思少之時不可得矣及其老也思壯之時又不可
得矣豈非老不如壯壯不如少哉獨爲學不然凡人
少恃其才發言爲文卽毅然信爲後世莫能議至少

遲以歲年覽其昔所自命之文爽然若失甚欲焚棄
改易而後快則少之文固多不如壯而壯又不如老
豈不存乎善變哉宗子爲人恭謹朴雅與人交終始
無失學有源本旁搜子史六朝奇闢僻事罔不手鈔
心識自總角以後卽與諸父昆弟修飭爲文詞馳騁
南北四方賢豪奔走願交其見於芙蓉集者是也十
年以來屏跡村野鑱刻洗滌約六經史漢以爲文總
陳杜韓蘇以爲詩變華贍爲簡潔溫麗爲峻質蕩逸
爲沉痛聞道加進此之見於新柳堂集者是也夫昔
之所爲天下旣知貴之矣而今之所爲又且異於昔
則天下之益貴之也何如哉遠近賢士大夫多傾慕

不可見往往向余索其撰著無虛日而宗子甘爲寂寞潛退之人守其村之屋幾間田幾畝柳幾株芧焉耘焉樹焉讀先世之遺書承其傳於其子而已嗟乎宗子之學固日興而其爲人愈不可及也矣其子名醴陵甫十餘歲已工爲詩所居村在郭以東因名東原而性又嗜梅常植數本堂下遂以爲字大凡有美名於時者人之愛之多傳其所居之里與其性之所存樂爲稱道焉故余並及之

陋軒詩序

唐書之傳隱逸也幾二十有二人中間或隱或仕畧相半而爲道士之學者數人焉史臣謂隱之槩有三而其所述皆下槩也噫何眞隱之難也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萬乘之貴尋軏而委聘次則挈治世之具弗得申或持峭行悠然爵祿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末焉者貲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材終無當於取舍故逝迹不返使人高其風而不敢訾史臣之論率如是以余觀其論列諸人若朱桃椎田游巖李元愷盧鴻陸羽之徒其於泉石煙霞洵育盲痼疾矣若王績吳筠賀季貞秦系張志和陸龜蒙諸子文詞卓越以詩歌

相雄長詼諧放蕩浮沉榮遇之間當時慕之後世傳之身雖隱而名益彰豈朱朱無所表見者比哉揚之泰州有吳先生者名嘉紀字埜人隱居東淘名所居曰陋軒與世罕接家故貧雖豐年常乏食以歌詩自娛樂獨與余兄舟次善嘗竊誦其詩於周櫟園司農爲刊其初稾繼家蒿斯分司東淘聚其詩爲再刊其集於是江南北家有其詩漸達於京師濟南阮亭王公尤時時口其詩不置先生之名雖欲但隱不得矣余獲交先生久間入城必過余家執手盡覽其作大抵四五言古詩原本陶潛從橫王粲劉楨阮籍陳子昂杜甫之間七言古詩渾融少陵出入王建張籍七

言近體幽峭冷逸有王孟錢劉諸家之致自脫拘束至所爲今樂府諸篇即事寫情變化漢魏痛鬱樸遠自爲一家之言必傳於後何疑與先生之詩日益多不自收拾其友方子于雲裒其前後詩重刊精好吾黨義之論其人孝而樂善又左右於先生賢矣先生以其所刊首示余且屬爲論次余何足爲先生序顧不鄙弃而必見屬者或以余之知之也噫余之所以知先生者獨詩云爾哉大都號爲隱逸者多違乎時不得已而託焉者爾苟有知而舉之者即攘臂而起肩相摩於道求如桃椎諸人塵芥徵辟丞林艸以自匿者幾人乎若先生名雖聞於時身處海濱自甘窮

宋不肎託迹於終南嵩少爲釣名竊祿之計愛其詩而願見其人者至想像不可得此其品槩何等也先生生平無所好唯酷嗜茶有鴻漸腳望之遺風焉他時有傳逸民者當與並列云

笠山詩集序

士君子立身爲天下望莫先於氣節其人浩然以往矯然以立斯好惡正好惡正由學問嚴學問嚴斯度量遠而言語有典則故觸於物而爲言也必予人以可興可慕雖有高世絕俗之概人不以爲驕嫉惡好善之懷人不以爲激蓋君子之爲人也峻於外未嘗不和於內故其與人也雖凜凜有不可犯之色及相與往復古今是非成敗得失之理天地萬物幻變消長之數君子小人義利真僞之情則油油然無忍不入無言不酬使人人各得其正以去然後知君子之氣節所以爲世防非與世絕也又孰得而怪異之哉

吾讀笠山詩因之有慨焉笠山詩者淄川孫君樹百作也自舉進士領縣侍諫垣與奉使採風之作有詩若干卷屬爲序給諫自其少時即以文章氣節廻異流俗及爲吏得東南荒瘦之邑人所不堪乃能用其廉明澤其邑人見稱於諸大吏卒以異才卓行升於
朝廷遂
主上之知迨領言職甫歲餘章十數上所言必繫民情國體本乎好惡之公
天子咨嗟嘉納格於例未即行者亦多以　宸斷行之給諫感激知遇日夜深思圖報稱故奉使八閩道路所經於吏治民隱三致意焉斯其氣節何如也然

其爲人望之似難合卽之則甚溫其立言以期行道
也無日不以天下爲己任澹然與物相忘也時有登
眞脫屣之想余嘗入其室道書數卷清琴一張名藥
一爐蒲團瞑目故其爲詩睥睨塵埃流連莊老寫蕭
遠閒曠之致不知軒冕榮辱爲何等復念親老欲巾
車高蹈急爲菽一日之養顧以
君恩深重不敢卽去豈肯恃其氣節以好惡之偏數
數與人爭長短哉嗟乎從來君子之於世也難進而
易退則所以養其氣節以圖有用者非學道不爲力
給諫講習有素予將屏棄一切以從君其有以敎我
乎

黃湄詩集序

郃陽王君幼華詩若干篇濟南王先生刪定
予序詩凡七卷其作於甲辰者曰山中集乙巳丙午
曰涉江集己酉庚戌曰漢渚集乙卯丙辰曰京華集
丁巳曰芝陽集戊午己未則續漢渚山中而仍其名
也今刪存其大凡總名黃湄詩君抱異才博聞强記
自其早年已工五七字而斷自甲辰何謙抑也初君
戊戌釋褐涉江游吳越間蓋予識君之始既領縣潛
沱治行卓越被名　闕下拜諫官赫然多所表著復
需次歸舍芝陽讀書太史公祠下草衣蠹笠疏水一
盂見者不知爲官人乘輿再游漢上旋歸山中往來

梁楚所得益多此則二十年間君出處之大概也君
爲人沉敏與人交訥訥無多語及辨駁古今揚扢騷
雅議論風發不可遏抑其才與學之異也君所居縣
臨大河去龍門才數十里土高而風樸人務耕牧無
賓客車馬之來無紛華玩好之娛山曰飛浮卜子夏
石室在焉城曰夏陽文王之妃太姒其墓存也君讀
書之暇或登山臨城歌吟嘯呼邪南國西河之遺風
詩三百十一篇之義仰思而實悟此君之自得於中
者乎王荊公序詩云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
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自周
衰迄今泯泯紛紛其說雖明嗚呼今人不求爲詩之

本徒以世代爲升降撮拾陳言扮墨顚錯漫無觭瓻之序烏足以知君詩之有本而能測其窮極與予別君十六年矣辛酉秋始相聚於京師幾不相識猶能歷歷記其作詩之歲月見雖疎而詩之投寄實未嘗有間顧君之所得如此而予頹唐自放甘爲人所譏訕而不知改猶誕妄以序君之詩豈君之見衆惡而獨好之與抑亦別有相合者在也

華黍樓詩序

憶癸卯之秋與王子瑁湖舉省試觴宴於中山舊閣志意投合即歡如平生明年試禮部下第並馬南歸止頓舍與喬子石林解鞍脫帽臥酒罏看濟南東蒙諸山譚諧放浪相顧殊自豪未嘗幾微有行旅放廢之色也又五年余與石林羈縻京師瑁湖又兩試禮部不得意輒相與對酒欷歔而昔時意氣都落落矣丙辰春瑁湖成進士官太常時余再入京以親老即歸未得與瑁湖握手晨夕又三年瑁湖與石林應御試改史官余亦復來因念自舉省試時三人齒俱二十餘余差長石林次之瑁湖又次之忽忽十有八年中間合而離離而復合關河之阻濶歲月之飄疾人事之遷變有欲諧難諧者則有相顧而嘆耳二子方以詞賦睥睨相如楊雄而瑁湖之詩則益多且工兼開元大曆之美即戊午己未兩年諸作鋪張刻畫已備岩廊林壑友朋文酒之盛余反復讀莫能釋自顧荒蕪衰遲無毫髮之長足以側身二子不重爲慨然乎

漑堂文集序

予論詩於當代推一人爲孫豹人徵君其爲詩不宗一代一人故能獨爲一代之詩亦遂爲一代之人他不敢知矣亦時爲文多謙讓不自居曰吾非工此者聊以殿吾詩耳屬予序予於徵君非第好其詩且并愛其文其爲文異夫今之爲文者也取徑唐人或導魏晉六朝獨不肯學宋時之人或非之不知其文之可愛亦如其詩者正以此攄耳不見徵君之爲詩乎最喜學宋時之人大非之而其詩之工又奚啻其文也與此徵君詩之所以異卽其文之所以異也夫

淨業堂詩序

康熙十七年戊午莫春來游於吳徐子健菴館余學谿之上識其門人翁子康飴時牡丹盛開入夜雨大作健菴燒燭命酒劇飲達曙翁子從坐上時左右余聞將之杭唯唯去比至巳先期待焉因邀過其湖上之莊游近湖諸山翁子短衣躡屩登陟如飛余過險躑躅則以手引余上相與飲眺甚樂也及歸追送於吳閶感其意良厚若翁子者可謂善乎朋友之道矣將別肅衣再拜出其尊先生和倩淨業堂詩一卷屬爲序時爲德清縣學官未獲覩君之爲人及覽其詩篇首則和淵明飲酒詩十首思孔而意靜泊然若忘

乎榮辱得喪之際者其他諸作多此旨君生長於杭自有其杭之詩乃奇興若是噫遠矣君以負才氣不遇於時託迹於小官笮夫抱關擊柝之吏大與淵明令彭澤類豈久戀戀於此者哉君之莊瞯湖而開有軒有池有桂數叢松數株梅與竹石雜植而有致雖荒於戎牧可稍葺以居君子康飴方爲名孝廉將大用於時倘慨然賦歸去來兮余以暇日再游湖上扣君之扉相與飲酒東籬登放鶴之亭諷采菊之詩則儼然故人也敢以此約

南州艸堂集序

蘇文公允明嘗慨於魯人顏梟繹先生之詩若文因語子贈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何哉蓋以世之爲文者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而梟繹之言必有爲精悍確苦如五穀之療饑藥石之伐病非徒以其言而已近代立言之家多矣尤必以無言不工乃可喜而邀名於時故工詩矣必工詞工詞矣必工古文非是則以爲非工之至而名不成嗚呼難矣古之人非有意爲文也將以明道也烏有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發積雕繪爲邀名之具者乎吳江徐子電發匿影藏采刻苦於學余昝在京師龔尚書坐

見其詞因訂交自是得數覽其所爲詩雖遠道必以詩寄余今又六七年來杭州徐子盡出所爲古文屬余論次余受而反復其言而歎徐子之心日益苦學日益滾其言之屢進而益工無疑也今徐子方以博學宏詞爲余師大司農梁公薦於　朝徐子無意於名者乃其言之工而名自歸之豈與世俗假文辭弋名譽者比哉余與徐子交久且善非徒誇以言當必有以相勵也余方鹿鹿虛聲爲學既墮見道多惑僅以游譚枝詞抗顏與時輩爭雄而不知止其不見譏于允明者幾何也余願與徐子以道爲歸而已

藤塢詩集序

梁子冶湄治錢唐之七年余始挐舟來游冶湄埽吳山西角小樓館余其上山周遭樹木叢密寺觀櫛比獨缺其西一面適與湖接而樓直瞰其下冶湄初治縣無歲不以書招余余不得至至是不復望而余來歡甚嘗過樓中爲余指曰彼渟然綠者爲湖湖中疏柳窺蔽者爲亭修然若角橫於鏡者爲隄爲橋矗然南北者爲兩峰高低相望者爲二塔蜿蝘於西陵左右者爲孤山隄外隱然滾翠取徑以入者由北則北勝由南則南勝凡目所不能盡口亦不能述也時積雨不得即往聽冶湄語益懈其來之晚已冶湄又出

其所爲詩一卷多余所未見大抵皆治縣以後之作凡其所指而爲余言者皆其游展之所經而詩之最工者也及霽冶湄命舟輿導余游乃擷其詩以往然後益歎其工而湖山之助爲多矣夫昔之賢而吏於此者民事之暇罔不流覽川谷寄情歡敘當世榮之後世誦之今何時哉雖有奇才異能之士鮮不憂愁困折莫知所爲而冶湄固能優游於治抒寫其襟抱上服其才民戴其澤至於遷秩且挽留不得去則其足爲湖山重者特詩云爾哉余來雖晚而及其政之成與榮矣

陶季舟車集序

陶先生季者吳人也先世出吳季札其大父嘉竒中徙居揚乃姓陶季其字也季名澂視其字之義無所取季嘗云余生當末造遭喪亂遷徙於世齟齬命也亦時也因以季自稱人遂羣以季稱之於是天下莫不知有陶季季工詩好游天下之嶽五季游其四以西嶽荒寒獨未到所爲詩無慮數千首輒痛自洗割非當意雖極工不肎留世以爲工者則必割也今自定其詩若干卷名舟車集天下之大水與土盡之矣於土者達以舟竆於水者達以車極舟車所得達則無予不達矣季之游亦遠矣哉以季之才使遭逢於時何所不立罔不得已而鬱其才爲詩又不卒謀衣食養妻子流𣑱於川嶽道路忽忽且老季之志蓋可傷也矣季論詩最嚴謹近始一游於昌黎東坡間四方爭傳誦之季本延陵後再著姓於梟里其寄晉遯跡竟以詩名或亦有自哉

秋水軒詩集序

退谷先生有軒三楹在都城西南隅下臨城濠㳂柳行列開軒而眺西山鬱蒼直入窓戶其下清流瀠洄可鑑眉髮入其中者恍在江湖瀕珂之境而忘其爲京師塵土之鄉也先生爰以秋水名其軒周子雪客假館於斯一時名公賢士無日不來相與飲酒嘯詠爲樂自春徂冬得詩若干首大抵成于軒中者爲多雪客遂以名其詩屬余論次之時余趨走寓直不辨色而興者九十日矣乃于寒夜披覽遂瞿擲作而嘆曰凡人賦詩見志皆必惟其所處哉雪客爲櫟園先生令子愛山水嗜文字今舍白門江山清潤之地來遊京師又當市塵牙儈車馬雜沓乃能閉門踞床開軒而水終日與詩書賢達相接觀其所以名詩者儼然有莊周遺世見道之思不屑屑於流俗宜其寓言高遠洋洋灑灑隨境而輒得也夫人處静則思一處動則思擾苟動而不失其静尚能一其心思發爲歌詠則其所志可知矣以視余之逐逐卑冗時荒學廢雪客當笑余之嬾而憐余之遭也夫

卓永瞻詩序

壬子秋卓子永瞻從北雍應舉不第乃與其二三友朋爲西山之遊相與升高歷險歌吟嘯呼若借以寫憂而抒怨者及觀其詩曠遠自適得山川登陟之趣又澹然若無愁者噫此永瞻之所以賢而詩之所以遠也今人小有才六經之學未明聖賢之道不講或以貧地致功名遂以天下之才莫我比小失意郎怨尤謾罵不可以生視永瞻何如也永瞻將南歸告別於余欲取道匡山遍覽畿甸之勝請序其詩夫詩不以詞而以意窮焉而能紓愁焉而不怨則亦何所往而不得也然永瞻家吳興苕霅之間山水明麗歸而

讀書講道老其才爲世用又孰能量之哉余願永瞻之勿遽游也歸語尊人火傳當不以爲市人之交而虛譽其子也夫

粤遊詩序

廣以東大海翼於外五嶺礴於內惡溪怪石犬牙黍錯蠻烟毒雨盜賊負隅非時竊發雖國家時際太平猶難治而易亂故其地可以兵服不可以文令中朝士大夫非有大故奉王命未嘗以無事往康熙十四年秋舉鄉試

天子先期命翰林編修趙君鐵源行至之日寇犯高雷等郡羊城震驚　藩鎮諸大帥環甲胄提桴鼓日夜集兵馬刀盾劍槊相磨鬬君神采自若閉鎖院持文章取羣士而進退之　國典克光文教覃被一時文武大僚咸服君雅量爭相結納君亦以其餘閒與

賓從山川流連賞會從容以還得詩若干首道過揚州屬余序余受而嘆曰君才之不易及者豈僅以詩哉自其取高第官侍從年今不過二十餘身未出乎國門足未陟乎險塞乃一旦履危疆臨大事獨能處之以靜鎮論文講道於戎馬倥傯之日士得人而兵不侮使海邦之民赫然知朝廷武足以定亂文可以攝俗何其偉與君生長廖西其地山高水淚故蘊結恢奇魁梧俊爽今讀其詩蒼涼閎肆不屑屑於雕琢一徃如洪濤直瀉混浩自得若南昌過嶺下灘諸詩尤憂時憫物得少陵新安石壕兵車之遺　國家方爲

東宮選賢任職道拜君春坊中允則其參事而歸也可以是詩備採風獻
天子於時補救豈小哉昨歲　大司農梁公奉
命南海得詩二百餘篇中間情事備至余既次而傳之矣又得茲篇前後照耀余雖身潛遂戶耳塞而目盲不知天下奇險爲何物讀此亦可慨然知所興起乎

韓醉白詩序

論詩者或怪予去唐而趨宋甚者分疆自樹是奚足縠哉詩嚴於唐放於宋里巷婦孺所知也夫其學必已至乎唐而後可以語乎宋如未至焉而遽測以耳豈惟不能知夫宋之詩究亦未嘗知夫唐之詩而已今之竊學言唐者必以黜乎宋爲言而竊學言宋者又未淺究乎所以爲宋之意之二者其失一而已吾友韓子醉白自兒時遭世難脫身鋒鏑生十餘歲始知讀書苦力無所藉不本教育不階講習苦思力索搜訪百至必至乎此而後已故其學卓然自立而尤工於爲詩嘗予兄弟讀書興嚴僧舍醉白欣然負書共學及予游徽亭醉白與俱相與講習爲詩時予之兒未出乎唐也及予求祿官　京師醉白亦僩门於江淮吳越間不以詩相質者十餘年癸甲之交始一再至京師館予客舍日夕討論並出其十餘年所爲詩讀之凡昔之所講習者已無乎不窺而縱橫自喜之態則望宋人之室孜孜焉予於是嘆醉白之才之無窮而學之愈不能已矣醉白嘗游道旣廣往來都邑與名卿賢士交相酬贈者不可數計也凡詩之淺深高下當世何以名後世果足以傳與否亦已悉知也按以古人之法若者唐若者宋若者於唐宋人之貌似矣而非似至不能名爲唐之詩宋之詩則亦自

名其爲巳之詩而巳又烏可不辨耶醉白近復彚其前後所爲詩若干卷屬予刪其故存其新予反復其所謂故者皆其得名於時傾動當世名卿賢士者久於此取效焉而所謂新者倘如予說愈進而無巳恐人之怪而相詆者又將舍予而及子矣得毋有悔與予是以嘉其新並收其故倘時名是慮乎則仍故是圖否則願吾子於其新之見日新而不惑庶幾不爲故之辱也夫

史淑時詩序

史子之爲詩也予初不及知爲之而工工而遠近稍知詩者無不知予猶未及知甚矣予之暗也史子故人子也其爲詩知之宜莫予先及其工而猶後乎稍知者不幾失十而重予之暗乎史子學詩生十五六年以後又且十年予方歸里其先人初與予旅諸生日夕討論時文無暇及詩史子方總角戲硯側亦烏知其今之能詩且工遠超其家學如是哉則予之暗也久矣史子丞以時文齒諸生冠其儕伍噪名江南北無俟予知也其以詩來質實爲乙丑之冬時予衛寒歸自丙舍昏倦欲睡奴子投一卷曰才冶樓集視其名史子也大驚異故人子而以詩來乎半展異其目再異其詩非今之以詩投人者也於是張目破睡就燈卒覽其七言歌行託體長吉而音情駘蕩又類鮑明遠近體清麗在飛卿義山之閒五言古體則寓旨多微言駸駸乎嗣宗之域矣喜而忘寐及旦延致與語博洽如其爲詩自是史子遂日來來必以詩予方嬾言詩史子固時時鉤致予言並欲叙其集勤請無巳予巳悔知其詩之後愛其詩之深而又何請之拒也於是輙以詩質之曰予好爲古詩以詠懷其言之史子曰阮嗣宗所爲八十二章某之所服習也予曰然予知嗣宗之所以爲詩乎其篇中首述顏閔進

稱孔聖孜孜於忠義氣節保身味道終身履冰惕然懷太行失路之憂守性命自然之旨且雅志王業期威八荒頌聲流於無窮不得已迺一託於酒洗湎混俗慕莊老虛無以自遯觀其詩曰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八十二章只此言酒他無一字及酒是豈酣飲不與世事者乎誦其詩知其世即以師其人世之言嗣宗者徒以飲鄰婦哭兵女散髮箕踞爲高顧不知其內行淸遠奉禮法凜冰霜以荒淫爲戒豈若子山輩以淫放之辭爲詞賦罪人遺譏史氏哉以子之才縱橫自喜而行復卓犖不與俗伍殆志嗣宗之志者也尚其守嗣宗之守則聖賢王佐可幾加晉魏人歟等僅詩云爾哉

見山樓詩集序

余兄弟五六歲時戲弄先人膝下輒教頌唐人五七言斷句上口不忘稍長見人家屏障所書古今人詩必記其可頌者歸爲先人頌之十五以後從事時文非性所專好間游獵他書恣情聲律所師謂與時文妨也禁不許更潛習不肯輟先人見之頗大喜爲治興嚴寺北樓令讀書其中四方賓客稍稍來必給筆札酒食不倦或出所爲詩示賓客今國子祭酒濟南王先生時爲揚州推官因小試得以詩爲贄先生加獎焉反復所以爲詩之道又時時齒余兄弟名於通儒大人之前先人聞益喜二十以後余謬通籍趨走

中書去家四年俯仰不給遂大困兄里居奉先人養省試又屢蹶南北俱失意窮愁無聊益肆志爲詩郵書緘寄無虛日兄之學務典實喜辨駁故博而該詳而有體確守古人律度無毫髮失余性通脫嬾於聲較又不肯强記遂頹唐自恣按以古人之法不知何如已嗣余廬居前後六載與兄經營兩先人喪葬筋力早衰舊業都廢余復以浮名虛拘纂局再治刑書去家又五年中間緘書往來兄時寄詩慰勞余不能荅隻字今年四月兄以明經入對携所爲詩八卷命余次第已痛割少作什五六非感時覽古意之所託則不存而徵事取材必確有源本間事雕繪必極殊

采非空疏躁妄之人所能一覽而卽得其意與力之所至也余嘗慨古今人兄弟以名位並稱於時者何限固其才之興其遭亦非偶然也若余之摧折濩落以其愚往而見困於時也固宜兄則循循中禮法好學淡思存于親友子弟遠近無間而困尚如是才耶遭耶古今人誠不相及耶他日余與兄歸老故鄉掃與巖北樓舊舍盡焚所爲詩學東坡兄弟息影禪學余稱東軒長老以從或更有得才與遭之見兩忘矣

康熙甲子六月序

選韓詩序

有唐二百八十九年自武德至天祐中間以詩名者各竭其才力以爲不無短長而文與意率不能大異何與則亦限於其才力而已矣惟杜甫氏物與自闢闢與莫有窮極王荆公所謂自然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唯其甫也後有韓愈氏出論詩獨推李杜謂其陵暴萬物故其爲詩竊有意於甫而又不欲遂以甫之詩爲之更闢一境務爲巉刻怪險而御之以氣一往橫肆如其爲文遂自爲愈之詩而非甫之詩人亦自然知非甫之所爲而爲之者惟其愈而已古今學詩者知甫不知愈謂愈之非甫也豈第非甫且以爲甫病是不知愈又豈知甫者哉甫之學鮮能傳者傳之惟愈若堯之與舜孔之與顏不可誣也其詩之全舍聯句三百七十有六余精而存之得百四十有一用以自娛學詩者必明乎愈而後知乎甫知乎甫乃益知乎愈而不知愈竊謂知甫者則亦不知者而已知之難其愈哉

宋金元詩選序

吳君蘭雪嘗守湖州以好客聞東南卽坐是罷官未嘗以屑意客居吳閶著書飲酒自娛樂尤喜爲詞賦六朝排麗之言出語往往驚絕遠近傳誦旣取宋金元數百家之詩精捘博採彙爲若干卷屬余序近世言詩者多矣動輒中晚必稱初盛追摹漢魏上溯三百篇而後快於宋人則云無詩何有金元噫所見亦少隘矣世非一代代不一人信詩止於唐則三百篇後不當有蘇李六經以降不當有左丘明四唐之目見本於唐人時會所至何能彊而同之也近人且言不讀宋以後書是士生今日皆當爲黔首自愚無耶

雕心鏤腎希一言之得可傳於後世也余嘗論唐人詩如粟肉布絲金犀象珠足以利民用而濟其窮誠不可一日無若宋元諸作則異脩奇錦山海罕怪之物味改而目新學之者必罄家富室無所不蓄然後開出其奇譬舍紈縠而衣布絮卻金玉而陳陶匏其豪侈饜然見也倘貧窶者驟從而放效之適形其酸寒可笑而已烏可祧是以蟲學詩者哉是選諸體一律以法似中晚者尤多讀其詩而揜其名止知爲唐人之詩不知其爲宋金元之詩也是可以塞妄議者之口矣君之功大矣哉余意欲別其致而各存之專與唐人異宜世見誚者之多乎待余暇時出其本與是集同異參之功歸君罪在余復何辭也

重修揚州府志序

國有史郡有志重矣考一代治亂興革君臣庶事臧否得失使後世有所觀法視乎史問一郡山川人物風俗險塞美惡戶籍生齒之稠繁禽獸草木水土之產首使治此者暸然而來游者得所止則視乎志統天下之志上之天子付之太史採擇而書之卽以成一代之史所繫於國家何如也典王在上必得者作之臣取勝國之史而修之近或百年遠或數百年而後成賢有司爲郡暇取郡邑之書稽叕考訂之刪其蕪而增其新事取其信文法乎古大抵數十年而一易蓋史不可以間作而志則不可以不修顧修之亦

不易宦游商賈滿天下稽之戶口無一丁在籍者寥寥田野之窮民其人死已久而名猶掛於籍謂天下之戶口可信乎供賦徭役載於經制者不行於井里定於戶部者變亂於奸胥守令之能者粗窺其大綱而不能者瞶瞶終而已忠孝節烈名宦寓賢隱淪才藝之士考之往古不世出而今家龍比而戶曾閔老而寡者以節書貴而不必德者以賢祀鄙言惡扎繁辭連篇人物藝文至於今何獨盛也凡以執筆其間者不過取舊集而續錄之妄有所增益數月而集成署其端曰某年某官修要名而已耳以是爲修何可以爲志　曲沃少師衛公引疾久矣

今上思其賢欲倚爲治安車蒲輪起於家名對命言天下事無隱公條列數事以修一統志爲急

上曰可詔督撫下郡縣於是天下始知志爲國家之所重如此言者又亟請修志禁私派務得人使可傳信

朝廷升下其議則修志於今日烏可苟焉爲也方是時山陰金公知揚州甫涖事卽以志下詢余請博採於公獨斷以信不可黍以人公搜前志得故明萬曆中鄉大夫盛公儀所修及近代諸本又下令十邑各以所紀新舊志進合以

本朝因革文獻之徵驗彙爲書未成會公擢按察江

寧蘇松等處驛傳鹽法副使去政固繁較揚爲稍簡因得以其暇時精搜嚴剔必信必文逾年而書成以書示余曰志初謀於子今幸竣事子其序終始焉余以非才遜謝者再公屢書促不倦恐辱公命夫志史事也況奉

天子命將達於

御所頒之史館取信於天下後世敢不愼公固賢者治揚僅一載視民寬和若慈母又好文愛士遠近歸之去而士民思之不忘古所稱仁者也仁者之言必不誣又本以學問則其爲志不可信哉不可信哉遂書以報

賦序

余幼讀三都兩京上林大人諸賦竊謂成一賦洵非十年不易工既又嘆人生年命幾何精力幾何必十年成一賦縱活百歲才得十賦而止幸而傳可也不幸無傳詎不大可惜哉於是棄去覽六朝諸賢所爲賦感物造端詞旣顯約字無聱牙視兩漢易易耳又覽唐人應制諸賦上司以聲韻爲程而士子繩趨步追不敢踰尺寸其音促其旨淺卑卑乎無足觀矣近代詩古文詞家雄而戶競獨爲賦者什百罕一則其難可知文安紀子朏庵驅馬南遊以所爲賦七篇見示小草纖會寓言波遠司馬相如所謂包括總覽蓋已得賦家之心不僅纂組成文錦繡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徒以跡爲工者也余於此畏紀子之才之敏將仿江總持作一日成三賦之詩以美之而又懼不能也則亦善藏余拙可耳

昌邑于氏族譜序

天下自宗法不講廟祀之禮廢氏族之書亦漸放失而不明故家大族子孫發盛世守其鄉者猶能述其得姓之由不至貧賤轉徙湮沒不振遂莫能名其高曾以上服止而親盡變不弔慶不賀至於相視爲路人不重可慨哉唐世最重氏族國史有氏族錄姓無貴賤各有源本近代浸衰矣吾江以南守宗法奉廟祀重譜牒者徽爲多而山以東則莫如兗益孔顏朱子之遺意在焉天下不皆放而行之乎余同官于君陸阿昌邑之望也來游吳越訪余廬居肅退再拜出所輯族譜屬爲序感君鄭重之意不敢辭謹按君先世爲文登赤山人自明洪永間徙於昌邑仁義鄉以諱皐者爲始祖兄弟本三人中間三傳至蓁爲五代祖而三傳者之名則湮其所以徙之故莫得而知焉矣蓁生福緣是爲高祖有醇行生四子長諱淇是爲曾祖治書詩爲秀才有名于氏文學之盛自公始公生七子弟四諱丕順是爲君祖以氣誼聞於時生英是爲君考才識超遠多善行惜享年不永以諸生終鄉里私謚爲文貿先生生君兄弟登甲乙科官於京朝克著令聞光大其族所積益已五世矣其興也不將勃然乎余覽君所爲譜於本支爲獨詳益譜由君作也其佗則簡而該朴而質述其先德務本於蠶桑

耕鑿服勤而力學不爲粉飾率令卽文質先生所遺家訓二十五條與君所著家誡諸篇教其子若孫者雖造而進於聖賢之途可也詎止取富厚祿位而已哉方正學先生云有君子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有味哉斯言乎于氏代有君子積之既久發之必遠陸阿自甲午舉孝廉成進士至於今凡二十有四年恂恂善下不矜不伐溫然君子人也又能推本其先人爲尊祖敬宗收族之舉著爲譜牒蘇文公所謂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者畢見於是矣嗚呼今之世舍其本宗而謬附于他人雖視爵位爲尊卑詩所云謂他人父謂他人昆誠不知其何心矣尙何望其譜宗法而崇廟祀與余聞于安侯定國者東海剡人也與于同里姓世多陰德君豈其後邪而君以世遠無稽不欲竊附止詳其所知親親爲仁敬長爲義誠不媿其所居之鄉是可以風矣

家祀圖序

禮載祭法祭義祭統自天子達於士庶罔有不備其制詳其義該必先明其義乃可考其制故禮云惟賢者能盡祭之義祭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是故賢者之於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凡所以盡孝子之心也後代諸儒辨論異詞莫知所守惟文公家禮其言祭也參於古法合乎人情明白簡要約而易遵原無煩重難舉之事上自卿大夫下至士庶人皆得循分自盡若必執古祭典強人所難行則富貴貧賤或有以限之其何以慰孝子之心乎今按察使司王公爲政以和事親以孝國家方大用公乃遽陳情養母因得以其暇時考祭典制器繪圖將昭示子孫垂法後世命余序余覽圖欷歔反復嘆公之賢而其用意爲深遠也近世之仕者僥倖於美官汩沒於榮利中道而知返者蓋少矣不得已而去官則出其私財營田宅廣臺榭畜聲伎以極耳目玩好之欲自矜其得志問其祖宗祠廟四時祀事之禮則耳聾而目盲遇歲時俗節不過於土前陳酒食再拜跪如世俗之儀雖不祭可也烏識所謂豆籩俎醢之制哉嗚呼不祭則不孝不孝則無所

爲人貴而富者且然況貧賤乎此風俗弊壞至於江河之下而莫可救也余意治民莫先於定禮定禮莫約於文公家禮一書爲治者苟懸是以教天下則吉凶之禮明仁孝之心見風俗可一變矣然則我公作圖之意有味哉有味哉

太上感應篇序

善惡禍福之道見於六經聖人之書如日之在天鑑之在懸也而儒冠而儒行者多日習而昧其旨矧愚氓乎故聞老佛之說則憬然皇然奉爲經典鏤刻以布之錦繡以飾之鐘鼓以節之焚香拜跪以頌之聖人之書則易之耳何哉聖人之論善惡唯其理老佛之言禍福唯其事又雜以鬼神顯赫之威報施死生之慘故人聽而懼懼而敬敬而拜跪頌說之不暇矣今聖人之道不明吾儒有所不能救而老佛之說亦足以相助若太上感應一書相傳出道藏中近世奉行者上自士大夫下至婦人孺子皆尊其說而不敢忽又轉相倣刻銓註互異遍天下矣今某氏又刻而廣之來請序余嘉其善不徇辭聞人有言以茲篇千卷授人者可立獲福且禳禍夫爲善在力行不在虛語苟所爲善雖無是篇太上其祐之苟所爲不善欲託是篇以自解太上之罪知之者不將甚於不知者哉今人奉老佛之說者大率如此不知聖人日用飲食之際善惡禍福之機卽於是乎在又何他求乎然不能使人之信吾說若他說之懼且敬也是則吾徒之愧也夫

續指月錄序

我聞天下有是人卽有是事有是理因有是書書以言是理載是事乃天下後世傳是人若無是書必無是理雖有其事其人不傳既有是書必有是理卽有其事雖欲不傳了不可得若或有是書或無是書乃至或有或無是書必其理其事亦或無或有其人有與無亦與是書等古今人如恆河沙古今人之書如恆河沙中所有數究竟沙在恆河見恆河何嘗見沙然必使見沙乃益見恆河乃知是人不可無則是書不可滅一世不可滅乃至百千萬世不可滅如吾徒言道理則有易言政事則有書言治亂興亾則有史言人物臧否則各各有紀傳若醫方若筮卜若馬牛若種藝莫不有所師傳而紀載之則是人是書果不可滅若有滅者必非是人如佛出世原無語言乃至百千萬億諸佛遂有百千萬億諸語言分宗別戶如大藏諸經多所傳說本欲見佛佛無見處必焚是語言乃可見佛又懼世人多所疑惑無從信心則有傳燈以示源流指月以明法要是爲佛子是爲見佛瞿公幻寄初編指月凡十六世明佛宗旨是眞長者南宋隆興以後無傳焉佛嗣將滅誠可悲憫吾子樂讀懼而續之仍名指月凡三十七世佛嗣將滅終不得滅善哉吾子是名功德乃請我序我不見佛何由見書吾子再彊百反不倦彼以佛視我我卒不見佛是名無佛我既不見佛乃爲佛語言是又名罵佛必墮罪業吾子曰善哉果否我不獲辭乃爲是言若有見聞必發嗔笑

募脩興教寺禪堂序

郡東南有寺前後菜圃數十畝面陂汚澤雖近市而僻有閒曠之致余少讀書於寺東小樓凡十年每日夕與余兄及同學二三人步寺門外殿圃巡谿見菜葉黃綠野香紛來寺鐘晚動意致殊樂也及余求祿於京師去寺十有五年而歸曏之圃者屋汚者塞市廛喧囂無復閒曠可游眺矣寺殿東一角折而缺堂廡毀齋庖露甃寺後巍然所稱萬佛樓者雨淋傾牆且壞余周覽歎息問昔住持之僧以窮老死而後來者率力莫能復也因慨天下廢興之故即浮屠宋莫之地猶賴乎其人況其大者哉有竹上人者賢有才

謀新其宮請余言爲勸今天下方用兵吾郡又連苦大水民窮財匱二氏於此謀大宮室非余所樂聞而獨於斯寺爲少時讀書游眺之所不忍其遂廢及時而脩之猶力有可爲於是樂助其事則余於斯寺有獨私也夫

募醫藥濟人序

周禮王者有醫師掌醫政令凡邦之有疾病疕瘍者造焉又設爲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故其時民無夭折常享壽考何風之美歟寖及後世古法不講天時失序水旱災之饑饉困之兵革擾之疾病苦之庶類凋瘵鮮能生活噫可哀也江淮之間數歲以來河水爲虐百穀不登饑饉疾痛者流轉道路枯槁之色呻吟之聲不絕於耳目頻

朝廷加惠黎民獨賑以數十萬計斯民之不即淪亡者以此也今揚之民瘠於春旱於夏雨暘既乖疾病時有興教寺太上人發爲悲憫延醫上募藥物廣爲施救病且貧者咸赴焉又懼力有不足乃俟晨叩吾門請一言以爲勸余謂施濟之道聖人所難而饑溺之心寔君子所共切矧醫以活人當夏秋災眚之際揆之王政未云無補豈與出錢求福于浮圖者比哉余因樂爲勸而人其亦樂聞斯語乎

送劉㳄山序

凡邑必有山川亭館關梁祠廟與夫聞人名宦貞夫烈婦高僧羽流及水土百物奇禽異卉佳花美木并載於志乘守土者獻於採風採風者達於邦國所以彰此邑之盛美而示人以可往㳄山劉君爲邑得南安之崇義按其邑志無山水足以登陟無人物足以稱揚無風土景物足以採擇而怡悅惟相傳有聶都山前人臨眺之跡無聞焉君固名士工文章一時賢公卿咸謂君多才當得名邑始足以爲治而固困於此皆爲君嘆且惜汪子聞之不以惜而以賀曰是烏足爲君困嘗考兹邑界在五嶺之東扼交廣距湖湘

蜂蟻窟宅明正德中始側平歸板圖陽明先生爬梳而滌蕩之獸者人逆者順迨我 國家沐浴三十年駸駸乎禮義之鄉矣今又得名人撫字援濯於其間則爲政之暇必有創造以備觀覽教育以成人文嘉爪瑞麥草木之珍禽鳥之異感召而時至兹邑將藉君以顯豈君得之爲困也不見今之宰大邑者乎朝至官而暮去任後者來前者猶未得去雖有奇才異能無所表見其湮沒困折可勝道哉惟地僻僻可長守鮮失坐致通顯則崇義之可賀信然矣用君之才他日出其文章修輯邑志必有以增其所無然後知賢者之有益於兹土也故書此以爲贈

送程職方守桂林序

康熙十二年夏兵部職方郎中南海程侯出守桂林凡京師素與遊好者皆治酒賦詩祖行余與宵齋餞爵石林亦以請程侯馳書來謝曰罷行以酒食習也豈所望於吾子乎吾子曷以言他日從萬里外見子言如見子矣余謝不敏者再乃三辭以告曰君之行榮乎否乎其才所應得乎抑非而不受於懷乎將安然受之以克盡所事乎若昔試禮部第一故事當列鼎甲官翰林爲忌者所中不能得俛首爲中書舍人往例當考選爲臺諫脅例停又不得久居郎署多所表見凡郎署中諸所應與者君皆不得及秩滿當遷

或視學或備兵以至糧儲屯鹽水利郵傳諸執事皆所當得者最後爲郡守而君於凡所當得者又不得乃得其最後者爲桂林守一時士大夫咸歎且惜曰程侯文士舍職方顯曹就桂林荒徼非才所堪今天子方鋭意文學延訪詞賦若程侯者何官不可以相容而必廹之以出也余曰不然今世之仕者多喜內而惡外以在內任輕責薄保祿位而就便安也故羣視郡縣爲畏途避之惟恐不遠使國家盡如斯人則天下民社之大其不相胥於淪没者幾何矣不見夫得郡而治者乎土田城郭有屬邑足以蔽屏翰也司馬長史有僚佐足以供趨走也祿二千石足以仁

親族周友朋一郡之人視喜怒爲憂樂然則官至郡守亦足展其才行其志而不爲卑辱矣况桂林當西南險塞襟帶五嶺控御两越連楚疆接滇界猺民雜處地設重鎮甲兵數萬近以主者不善往往多事苟郡守非其人則西南之憂爲最大程侯久在樞府凡天下輿圖形勝兵馬芻糗之數籌之已至熟余知其必盡所事不以非才所應得遂戚戚於中而不釋也君行矣爲郡之暇歷山巖入川谷探幽怪以爲文章則山川之助又曷有極哉

送吳蘭次歸滄浪序

有宋賢者蘇舜欽子美開封人既罷官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築亭名滄浪讀書其下子美爲宰相杜祈公壻范文正公所薦舉與歐陽文忠公游最善高才特行不容於時中之者以一酒食之故坐放廢當時哀之吳君蘭次以尚書職方郎中領湖州輕財好交既去郡家無一瓦一隴貧不能歸遂客於吳托跡滄浪間余不知斯地即子美所居否當時一水一石猶渟泓直立否其亭猶屹然在否子美當日爲湖州長史蘭次則爲守官同也子美負才爲人所中蘭次以疏節取忌出處同也又何疑於其地哉顧子美既罷無聊不平憤悶於歌詩多激昂頓頓之態蘭次蕭散自得陶然於酒所至偕故交文士名娼高衲放浪於湖山澹蕩之外毎醉輒歌吟笑樂詼調終夜酒痕淋漓頭伏几案與之游者至忘寢食歐陽公嘗稱子美聞其名而恭見所傳而喜聽其言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舍以去也余與君亦云爾矣今年冬一至揚州與余飲酒而樂將别謂余曰歸滄浪矣子曷可無言余曰君生於揚客以揚爲歸而吳是留歸乎客乎所稱滄浪者特寄焉爾從來有官其地而因家焉者亦有擇善地以自便者宦游得也君今舍其所宜歸而歸於無可歸也不重可歎哉君富於才爲名公

鄉所印行且復起願他日買田築室於故鄉與余輩飲酒以老是又所謂滄浪矣何必於吳哉

送江都知縣駱君雷菴序

爲州邑吏於今者公私去官率羇留不得卽去動踰數年不幸有喪其父母至終其喪猶不得歸者甚卽釋麻衣被章服亟亟就選人豈復知有喪禮乎士君子之仕於外也不及歸致喪其父母人子所不忍言也先王制爲奔喪之禮所以安孝子之心若終喪猶不及歸則先王之世之所少而近代束縛於官守者皆是也豈人子所得已乎是在不失乎禮而已吾邑令駱君雷菴同年友也康熙丙辰冬來領斯土廉於守勤於事教民循循若慈母於嬰兒民悅從其化明年夏聞母夫人憂亟請解官去大吏欲疏留之不可

奪吾邑賦稅繁劇凡舊令之去也新令必算官帑多糾鏳侵耗卽繫留不可去惟君淺於官而綜核嚴且無豪髮取故其去官時不挂一錢隱亦難矣宜其歸之速可以成孝子之禮也顧復爲人繫留至二年之久始得脫而歸君之心傷矣邑之士大夫並里兒巷婦思君不得卽去之故不可得於是尤憐其悲傷之情而不勝歎恨於斯也君久廬於客貧無以給朝夕百姓爭以斗米倒時絮車過市門道旁嘖嘖指曰賢哉令嗟乎以君官未久而喪其母母既喪而不得歸羇縻二年貧窘顛頓孰不爲吏而困亦至此極乎雖然君之在官也士民頌之其將去也惜之及去官不

得歸也又共憐其悲傷之情而歎恨於不得即去之故非賢者之感人烏至此乎君今歸矣服將禫君孝子也吾知必奔如先王之禮痛若初喪而豈近世亟亟爲吏者比哉君先公仲逸先生與母夫人厲太君有隱行生平教兒不以富貴爲榮寵則君之廉於官實本於所自其所以爲孝者固不大異因其歸書此以送之

送益然師住黃山序

黃山天下之奇也名不列於五嶽而靈怪幽峭雲雷霧露日月出沒長松翠柏蝯蜼豹呼爲僊佛之所宮神鬼之所窟宅凡諸駭目動心者非身履其間莫能道惜僻在一隅行者艱於棲食又山多風雨非好游忘險罕能造其顛故雖生長其鄉得入而游者百不一人焉以故黃山之奇昭塞天壤歷代封禪不之及四方聞人登眺詠歌之者亦寡矣山之奇不幾因僻而厄乎山中峯爲慈光寺㧘於吾郡黃氏構樓架閣巍煥矣郡之賢士大夫思得奇偉之人主其席久而未得也適益然大師歸自閩之吳山暫息於揚乃造而請焉師辭不肯往强之再乃許師吾宗也初以名孝廉馳騁當代工文章擅聲譽嗜酒嗜色常游西湖召酒徒狎客從諸聲技爲廣席連樓船歌吟嘯呼爲娛樂月糜千數百金不惜也後所遭不偶遂遯跡嶺三十年坐臥一室久之悟浮屠之旨虎爲候門不去若師者亦奇矣使其際時行道出其才畧以爲世用當必有濟乃毁形易服託浮屠以終老迹雖奇豈師之志哉嗟乎以黃山之奇緣其僻也不得與五嶽共榮望之禮爲四方游者所表揚以師之奇遭逢蹉跌與衣淄而薙髮者泯滅於空虛寂寞之地不有同慨乎師尤喜註易自謂聖人之學非佛氏所能到然則

師固已明於吉凶𩕄晦之理將與茲山俱深而又何以奇見也師行矣爰偕吾族人無少長設香拏茗粥以送之佗日投老故鄉將從師講易問道於軒轅之臺爲我指山靈所托一吐其胷之奇當有莫逆於心者而何五嶽之足云

送兄舟次册封琉球序

古帝王懷馭遠之略咸欲控撫荒外聲行海表令濊貊倭韓文身雕題之族露頂肘行獻奇納賮梯航萬里賓於王門所恃德修化格時和氣應然後海邦百國瞻雲望波歸我神聖此石砮楛天所由駢集詎有不期而自致者迨好事之臣起倖功媚上黷武開邊於是𤬪瑇玥枸醬天馬蒲陶則建珠崖開牂柯通大宛抵安息張官置郡授印封王由此火珠翠羽通犀文甲之珍奇騕褭象師猛犬大雀之異物莫不四面環至充於宮闕何其盛也不知强弱何常乖畔罕定兵威之肅服有時而窮財賂之懷誘有時而竭旋置者未始不旋罷其爲國家悔辱者幾何矣此千載而下言西南夷則首唐蒙司馬相如言兩粵則首嚴助朱買臣言朝鮮西域則首涉何張騫之數人者蓋功半而過倍也我

國家綏乂四海罔有不臣乃若身熱首痛龍堆葱嶺諸異域皆懸度梯棧稽顙角崩如朝鮮蒙古土魯番暹羅荷蘭安南西天西洋諸國朝貢以時吉凶必赴其有易世改王必束身奉璧待命

天朝錫以制勑賜以𧊒綬乃敢君長其國否則主臣戰栗不敢安寧而

朝廷初未嘗加兵賜繒馳命走驛或投書於辯士或

假道於旁邑而來享來王如是其恐後何歟康熙二
十年冬琉球國中山世子遣陪臣奉表告其先王卽
世乞嗣封禮臣以界在海外議以册命遙授而陪臣
具狀哀陳必得使者儼臨藩屬爲光寵報可臚列應
遣諸臣以進
天子曰㫁命海邦其愼選學識宏博儀觀俊偉者以
行乃下九卿詹事科諫推擧僉曰莫如翰林檢討汪
某奏上卽以吾兄爲正使中書舍人林君麟焻副賜
一品麒麟服　天使前導龍旗揚揚使臣通服五等
乘八騶自燕歷閩將駕萬斛之舟樹十丈之檣甲士
數百從官先後以

朝廷寵命馳告海神百靈恭順風與帆從瞬息萬里
度來往時月由夏徂冬成命來歸可尅日待也按琉
球得通中國始於隋大業朱寬陳稜廹以兵威唐宋
以來招之不至明代使聘相望迄我本朝稱藩尤謹
初得封於
世祖再降封於
今上皆不煩咨籌自然馴服雖其守禮固然良以盛
德大化無遠弗屆其得之占驗感名亦有不測而自
致者乎吾兄負淵雅之才敦忠信之學奉
天子命令詔告東遐風以仁義教以詩書海外諸國
鮮不與先馴之賞凜後服之誅斂胥革心歸命我

后使臣雖有招携懷遠之策都無復施若史氏所云
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嶺障之基
源氣節涼暑之通隔必能審根求實達情寫形編之
箋扶歸獻　闕下備職方之採由是中國無事外藩
清靜荒陬窮島聽其自來雖有偉功多事之臣屏無
所用豈非萬世馭遠之良規哉

送兄左嚴之任沛縣序

兄昔領太湖學也余適在　京師未及以言爲送歸來作一詩以寄距今九年矣兄以服滿再領沛縣余在田間將别誠不能已於言也按教授之設唐府郡置經學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開元二十六年勅州縣每鄉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至於宋立學遍州郡置教授以三年爲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而糾正不如規者然其爲官則委運司及長史於幕職州縣官内薦或本處舉人舉有德藝者以充又或用兼官或舉士人委於漕司而未隷於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

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元豐七年立法試學官上等爲博士下等爲正錄願教授者聽中丞胡宗愈言學者初登科遂額師席非是詔内外學官經任年至三十方得在選誠重之矣今選法仍本於朝廷獨試法雖行而無所擇又軍興廣例多少年喜進之士而老成經術之儒僅遇之則領斯職者不重難其人哉吾兄以名孝廉爲當代賢士大夫所推自通籍以來又將十年其在太湖也出其文章本以誠信率厲諸生使躬問學蹈繩榘出入先聖之門固有或悖又領新廟學守其圖書服器春秋典祀悉中規矩又能和其邑令致虛已以政事資講論興除其利

不利者及以憂歸士民遮送泣下則斯一官不足以盡吾兄之才可概見矣而吾兄固甘爲之盡不苟以從事如此使天下郡縣得人盡如此則庠序之興不將有望哉沛邑爲古彭城劉項戰爭之地曹參王陵周昌樊噲周勃夏侯嬰之徒皆生長其間霸王之餘以武爲俗似難文化然土厚而風樸士人好賓游任氣節視東南以詞貌爲賢者轉移爲甚易吾兄施以太湖之餘當必有聞風興起者他日最聞於　朝徵入國子教胄興賢將四門六館之士皆抱經以從進講　殿廷倡明師說吾兄之才庶有以盡之歟

贈揚州知府金公序

淮以南臨大江控州府一十有七者惟揚為最大夙號難治我 國家休養三十餘載游豫太平士民恬熙商估豐豫四方賓旅來游來集守玆土者不勞而理

皇帝十三年春滇閩叛亂東南震驚揚人多惑易擾為言道聽家室朋奔城門夜開塡衢泣路我公甫下車不急不縱旣溫且和徐告吾民曰爾毋遽往曷與歸來盜何於郊寇在萬里於是聞者感泣去者悉返自夏徂秋遂告無事公因興除其利不利於吾民者厥以約已明以聽訟勤以視事為政大體尤善用寬

事以不廢

朝廷加意江浙受命 親藩帶甲數萬先後過揚一時酒食芻糗供具之屬取備俄頃動以萬計吏卒倉皇不知所出公曰毋擾吾民單騎迎 王舟朝服拜岸上曰揚土水旱民貧勞苦供給不備罪在知府 王咨嗟動色謂督撫大臣曰知府賢揚固孔道 國家自用兵以來羽書絡布道路相望南北走驛馬歷州縣夜鞭郭門時刻不得悞悞者中軍法苟非其人鮮克勝任公治驛有方一呼百應郵傳不滯督撫大臣因交薦公才並條公賢政請賜優擢

天子報可即令觀察江寧蘇松等處驛傳士民聞之驚曰奈何奪我慈母不呼而集者數千百人謁督撫請駐揚州不忍公去也公勤學好交留心古名賢遺蹟游內聞人及布衣之士相與文酒往來無虛日昔歐陽文忠公守揚州作堂平山為郡巨觀後寖廢公毅然修復取材於官募役於工不徵一錢役一民閱月而堂成成之日大召賓客車馬滿山谷遠近來觀者千餘人咸謂數百年無此事矣為之歌詩以紀其勝凡天下為吏者偏於才則偏於事或多躁妄輕率之舉而民易擾嗇於才則廢於事鹿鹿無所表見民有緩急無所倚二者處無事之時尚不可況一旦臨大利害軍興多故如今日乎若我公之才守之以靜

穆出之以深沉以無事視有事使得公數輩為 國家領封疆定方略東南之寇不足平矣豈徒賢司牧之任而已哉

贈冒徵君七十序

從來尚氣節重門閥者莫如東漢諸君子以及江左六代之習名賢畸士伏處田野放言高論品目人物公卿大臣畏其譏彈得一言爲榮辱聲家大族世承通顯輕繼倣習爲清譚互相誇誕當是時望其手采問其論議非不愛憎而嚴憚之及其弊也取禍最烈鉤黨之獄僇辱之慘至於曹節侯景之際蓋有不忍更言者也君子之處世也象乎時其立身也準乎道當漢之末天下之不可爲雖愚人知之矣而李范諸君子汲汲於空言標榜卒無豪髮之益與國俱敗東晉以後偏處一隅王謝之族罔思臥薪以恢社稷

乃以人地相高自詡弘長風流迨戎馬披猖篡弒盤見求爲庶民以自免者有不得一嗟乎清流華族其間賢不肖之殊雖相去萬萬而好名取忌同歸於禍正不能以寸余嘗讀書至此既廢書歎息而於申屠蟠謝瞻之徒則有取焉當范滂諸人非訐朝政公卿以下折節下之太學諸生爭慕其風蟠獨歎曰處士橫議今之謂矣乃絕迹梁碭間自同傭人超然評論謝瞻權遇既重賓客輻湊瞻獨驚駭以籬隔門庭謂非門戶之福又嘗以微言裁抑靈運不得商挍人物之二人者庶幾象乎時準乎道故能處衰亂之世卒免禍難雖謂之君子可也如皋冒徵君者初以賢公

子負才任氣當勝國承平無事之日翺翔南都與一時名賢相交結聲稱嘖嘖無何天下大亂南渡苟且黨人用事公與侯朝宗陳定生諸子謝讓權貴幾蹈大禍後乃弃官屏迹海隅束身奉太公憲副公暨母太夫人垂三十年不出庭戶又能友于翁昆推讓千金終始不逾遠近稱之嗟乎以公少壯之志氣欲側身李范騁許王謝及時不可爲見機明決殺其鋒芒歸於蕭宋甘同鄉里自好之士豈非賢與凡人之患莫大於染習而不返少處賢盛中際衰落加以災難橫逆非意相干苟無道以處之興感今昔悲從中來不知此身何所歸往亦惑矣余與公游且十餘年服

其文章氣誼巍然宿老嘗於江南北山閒水際歌樓酒壁聽其敘前代名卿黨逆門戶排擊是非邪正之事以及南都才人學士名倡狎客文酒游燕之歡爲之色飛神動不知酒杯之覆澆也噫若公者何可一日離邪憐余居郡中相望數百里今又將奔走京師公甚念余以令子青若來別問起居則言今老矣病足閟居口不問戶外事而邑有饑饉災患緩急諸大疾苦則捐飲食拯救之家雖乏無不計也明年三月壽且七十請一言爲贈不敢辭因念公五十時太倉吳祭酒爲之序及六十穀梁在京師合肥龔尚書爲之序是誠足以爲壽矣今年益高固所取益卑交滿

天下乃無所取而獨有取於名位至賤之士何與公嘗云子實知我故穀梁青若亦不欲取諸佗人嚮既以余爲知我則不敢以不知我之言進姑以平昔感觸於東漢江左開事者爲公述當爲余舉酒滿引擲袂欣躍如覩少壯時高巾大帶譚笑於公卿坐上時乎既復自念事與時遷屏居田畝忽忽終老得毋有伏櫪而悲者乎二者皆非余所望於公也余請舉一觴約一言以祝曰學道以觀時雖安坐而至於數十百歲可也公其許我乎

贈心廣道人序

有以美田宅遺其子孫者其後人鬻壞荒廢之離其棟礎汚其溷理爲鳥鼠之所居蛇魚之所窟過者歎息指之曰此經營於某人而遺非其人也有一人起鬻者新之壞者完之荒廢者芟之柞之離者正汚者闢鳥鼠既去蛇魚亦徙過者又歎息指之曰此廢於某人屋幾新而地幾墿也非若人安至此則此一人者非所稱賢子孫乎今天下老佛之宮櫛比鱗次耗民財者多矣其從猶日事侈大廢其舊而新是營君子惡之新者誠可已而舊者若遂聽其穢蕪澌滅徹爲瓦礫之墟亦甚可惜也吾郡有道人心廣者姓唐氏中歲弃家從浮屠游髡髮而蚪鬚方袍禿褎類道者所脩飾也故舉國呼爲道人而不除其姓道人無所事凡郡內外二氏之舊宮就穨難葺者毅然任之冒風雨集材力修復觀廟院寺凡十有三下及橋梁街衢城樓若干處度錢數十萬木瓦鐵石麻桼丹碧之數又無慮數十百萬悉逆計於心無毫黍爽而人不疑卽謂二氏之賢子孫可矣康熙十三年秋余惜平山堂之廢也與郡守金公謀復之將舉工而難其人時道人方閉關余往謂之曰道人所以盡心於二氏者良苦矣獨吾聖賢之教尚有所未聞平山堂刱自歐陽文忠公固聖賢之徒也曷盡力於斯道人創

破關出數月而堂成又三年春郡教授泰君修學宮復以屬道人余適自京師歸樂贊其事郡中先有大禹廟廢郡贊修之道人實董其役其有功於吾聖賢又如此余嘗慨天下宮廟屬於聖人者不過郡縣各一率多廢壞不治豈吾徒之力反二氏之不若與良以市人所以傾心殫力於二氏者非眞能見二氏之道也祇以求福而已吾聖人之宮固非求福之地又建於

朝廷守在官府宜趨者之少也道人道二氏之道者也其晚歲乃更奔丞於吾儒不尤足取乎因序此以贈之

文廟紀畧序

釋經議禮至漢宋諸儒爲已極猶不無離合是非於

先王之意後人承之輒竊一隅而爲之辭遂謂翼乎經之亾衞乎禮之失也不可以已乎然先王之意欲以立教也不得已也必人知之淡行之久乃習焉而不背而無如知者之少也言之又烏可以已也天下之禮莫大於學行禮之地莫先於聖人之廟廟之中有俎豆磬筦登歌洗爵俯仰升降之儀寓心體耳目手足從容之節上乎於先王孝友睦婣任恤之意去其淫言詖行詭怪判道之舉無非教者而後之領其職者不之言遊於廟中者不必知則同一不知而已矣不重可歎乎吾郡宗先生者少負異才絕學欲任當世之重不遇而折節於小官抱其經學司教池陽其生平所負鬱鬱無所施乃俯首廟中仰息禮器殘缺不可復識跬步廊廡塵土漶漫審視先賢歷代大儒姓名位次東西錯亂乃慨然而興曰是非先王立教之本乎於是奮筆輯文廟紀畧一書祀典之因革禮樂之沿變考其終始載其典章釐然矣而卓然獨見者則位次諸議足以衆諸儒之議而救其失如先賢澹臺而下當以齒爲次少者或躐於長矣先儒左丘明以下當以代爲次後者或錯於前矣甚則如二程子之兄弟失序矣大抵事理之背相因而難返而

一察其非則不憚毅然而改定如尊崇聖人之禮公
而王王而師八佾而六佾十二籩而三獻從祀之典
顏子已領十哲又升四配此非因其失而改定者乎
夫禮之行於天下也難矣施於朝廷宗廟布於典册
者固歷歷可見而可知也然天下之大至乎此而明
乎是者幾人乎惟學廟之中人盡可見而可知則於
以教人爲甚易惜乎無有濬明其義爲天下言之者
此先生有憂之故勤勤抱是書亟思改定而不倦也
今學廟之制改王稱師撤像爲主更立啓聖祠諸典
禮悉定於嘉靖九年其實皆從張璁桂萼之議耳而
其言有可採不背於先王之意者尚從之如是是在

議禮之君子虛己而共定之也康熙乙丑季夏序

送兄舟次之任韻榆序

古取士莫重於明經上之登朝廷卽本其經學講說
道德輔導天子下之領一鄉一邑職任師儒進羣弟
子而教育之以應君上之求所取固不大與延及後
世明經之科以年不以學士游於庠者少而壯壯而
老厭厭不得售積其廩餼率數十年乃貢於禮部又
需次十餘年甫得授學官大都皆六七十歲人志氣
墮頹耳聾目瞶以斯爲歸老之地貪束脩利羊豕而
已及督學按部冠服敝壞韋韠不完槃辟扶掖參趨
歷階上督學臨眂易之而已安望其昌明經學如昔
賢教授生徒卓然爲天下後世法哉我

國家用廷臣議增復教職破食廩年分於是英敏軼
羣之才應　詔而出二百餘年罷癃之席一旦更新
此又例之善變者矣余兄舟次時以明經貢於
廷司教得韻榆將抱其經以往四方聞人歌詩爲文
祖於郊爲賀之言者曰君且少富於學問名公卿咸
折節願交今爲吏名將益大而行且日遠乎又爲惜
之言者曰才如君宜出其文章備員侍從性伉直通
達治亂不則爲臺諫柰何詘躓於小官又有起而慰
之者曰君之親老矣家復落抱關之吏古人不弃雖
升斗詎不足爲養乎客之言如此卽余亦莫能有加
也嘗聞韻榆在秦時爲鬱洲地東接大海中有鬱洲

山谷明僧紹當宋齊之問隱遯不仕居州之弇榆山棲雲精舍後歸弇山齊高帝稱爲堯之外臣賜竹根如意筍籜冠當世榮之吾兄笞讀書弇山慕休烈之遺風今復官其隱地其涉海登鬱洲問所謂弇榆之山安在嚮時棲雲之舍猶有存者否挾書一卷酒一壺升高望海歌吟叫嘯召諸生之秀杰者而憤發之當有勃然興起者佗日有過其境見彬雅之士聞弦誦之音人執一經問其何遂能此也其父兄子弟悉以手加額曰繼明休烈而來者有汪先生在噫是可以行矣

百尺梧桐閣集卷三

揚州 汪懋麟

記

游西湖南北諸山記

繫舟湖上經游南北山凡十有五日得峰十五嶺十一巖十三洞九泉十四井六池七寺二十有二祠廟六書院三塔五亭四臺三環湖之莊六峰則升巾子飛來蓮華北高南高乳竇雙桂白雲中印稽留賢人白鶴獅子慧日雙髻飛來爲最闕其諸小峰不記焉嶺則越白沙石人僊芝大麥小麥楊梅風篁捫壁幽淙慈雲萬松慈雲爲最峭其諸平嶺不記焉巖則類青林虎頭玉女歡喜崑崙佛手落石象鼻百丈烏石天香千歲日月青林爲最削洞則穿紫雲呼猿龍泓玉乳射旭通仁圓公石屋蝙蝠呼猿爲最怪龍泓爲最奇其諸寶壑不記焉泉則漱冷泉煉泉夢泉傑大參寥卓錫沁雪一勺六一茯苓真珠甘露虎跑法雨虎跑爲最甘井則窺神運龍井上井葛洪井郭璞井白公茶井龍井爲最冽池則濯洗馬鴻鴈金蓮照筆如意金鰻萬工萬工爲最曠其諸小水不記焉山北之寺由昭慶崇壽大佛智果鳳林買經於瑪瑙飯於寶隱飲於韜光禱於三竺靈隱爲最壯山南之寺由淨慈過惠因禮宗慧大師肉身於法相探石屋於大

仁流連於煙霞皈心於理安回憩龍慶觀魚定悲飯於廣潤理安爲最幽再由慈雲嶺至永壽觀宋仁宗佛牙賞下天龍觀八卦田而返南北諸精舍不記焉祠廟則拜七賢陸忠宣錢武肅岳武穆于忠肅王文成書院則萬松紫陽天真其佗淫祀非所知記不及塔則登保叔雷峰靈鷲神尼六和亭則徜湖心放鶴望湖冷泉亭則登看松初陽翻經莊之存而可游者爲黃嚴顧錢翁盧其餘毀者不及知焉矣所得於游者畧如此當游之在山也或陰或微雨或雨後晴爲多若其汎於湖中也朝煙夕月白雲絳霞川谷變幻一日萬態莫可名狀故在水之日技在山爲多初余之來臨湖而眺以此易盡耳及泛游於清波登降於絕壑始知其不易盡也嗟乎余之游尚不及好游者萬一而所得已如是使更鼓其力入其幽所得豈如是止乎恐他日好游者更舉余所未歷則將悔其入之淺力之怠矣又能無媿然乎游之日始閏三月二十九日己巳迄四月十五日甲申實康熙十七年戊午同游者爲吳子仁趾翁子康飴家羣從諸昆弟導余以舟輿者實知錢唐事梁君冶湄之力是宜書

游雲棲山記

出鳳山門而西數里爲錢唐江水悍激岸多積石潮日夜撞齧劍齒森布旁山壁側峙巨石欲落傑夫行水石中二十里稍折而入爲范邨居人數十家蠶桑蕭條少息折而南有田井然山環水瀠川中石徑行一二里泉淙淙自山施出駕木爲梁三折得竹徑陰森蔽天高者可十尋大者三四把數里不絕竹外古松茂柏擀被山谷山下有亭爲雲棲初徑徑左右皆天竹上數十步又一亭竹益密竹中流泉三池曰青龍聖義金液徑左寶有院方亭巍然雙桂樹前是爲蓮池大師塔董尚書其昌表其石徑而上一門南向宮西向棟宇低壓丹漆不施宮後爲堂聚僧數百人闡繞誦佛宮右一閣祀蓮公像木榻敝屣宛然出飯於宮左小室頫而入縮而坐竊怪其制之隘也僧曰此吾大師之教也當吾師之來茅而處山多虎食人師來而虎去邨數旱邨人請於師立雨由是爭輸木築室居吾師此猶其始搆也後雖饒餘命無改即傾壞完無增嘗語吾徒曰毋壞爾宮毋新爾衣豐爾食足而已又曰吾生平尚真實賤浮夸甘窮約羞名利性尤謙下雖老未嘗受一人拜萬曆中兩宮遣中官奉金賜紫悉封置高閣嗚呼蓮公可謂知道者矣今天下爲浮圖之學者稍竊其師之說即執木

杖披黃衣踞高坐搆樓架閣儗於王者引徒驚衆羅拜讙譁恬不知其受之過而福實爲災也不皆蓮公之辠人乎余不知蓮公所爲道云何但閱其行事與生平所以教人遺後者賢於其徒遠矣蓮公姓沈氏初爲名諸生年三十一始爲僧名袾宏字佛慧別號蓮池然則蓮公闡明於吾徒之理者與還揖其塔而返

遊南池記

昔杜少陵客遊齊魯與任城許主簿遊於南池賦詩其上因得名池在濟寧州城下循天井閘折而東過雙橋汶泗合流縈滿洫通舟船築土爲籓池上高柳鬱青荷葉的灼桐梧在原蒲葦在隰穹者梁窪者溪翼者亭覺者堂四時以夏爲坡宜池之東有樓突起跨城而開朱楹藻栭巋然雲表相傳賀知章守兹土與李白飲酒於此因名太白樓中祀二先生像多宋元人碑記究東諸山與近湖之水或起或伏或渟或觰色蒼蒼而聲瀧瀧與樓相環帶洵南池之巨觀也余以康熙九年六月道出濟上得往遊焉兩易早暮

盡覽其勝北道塵沙刺天草木枯萎又當炎暑局曲於尺寸之舟氣咽塞不得出四顧思僻地息樹下不可得乃忽遊於清閟曠朗之境且古名賢之所宴遊歌詠者不啻出汚泥而濯之以清泉也夫何幸然余重有感杜李賀三先生以曠代之才發爲詩歌其所遊歷不必盡名山川即偶然一作息之地後人思之重之爲立祠宇作亭沼或想慕其形容爲像以祀之而其地以顯嗚呼豈不以人哉當太白之遊於此也賀爲主少陵之游於此也許爲主則主簿亦賢者矣賢而其名不傳賴少陵之詩以傳然則人亦愼其所與哉是爲記

平山堂記

揚自六代以來宮觀樓閣池亭臺榭之名盛稱於郡籍者莫可數計而今罕有存者矣地無高山深谷足恣游眺惟西北岡阜蜿蜒陂塘環映岡上有堂歐陽文忠公守郡時所創立後人愛之傳五百年屹然不廢康熙元年土人變制爲寺而堂又無復存焉矣揚在古今號名郡僚庶羣集賓客日來所至無以陳俎豆供燕饗爲羞孰甚而老佛之宮充塞四境日大不止金錢數千萬一呼響應獨一歐陽公爲政講學之堂亦爲所侵滅而吾徒莫之救不甚可惜哉堂初廢余爲諸生莫能奪六年釋褐與余兄叔定爲文告守

令將議復又迫於選人去京師五年而茲堂之興廢未常一日忘也十二年秋山陰金公補揚州余喜曰是得所託矣金公諾至郡廢修墜舉士民和悅會余丁先妣憂歸里相與畜材鳩役度具於明年之七月經始於九月告成於十一月不徵一錢勞一民五旬而堂成公置酒大合客四方名賢結駟而至觀者數千人賦詩落之會公遷按察驛傳道移治江寧去明年春公按部過郡又屬余拓堂後地爲樓五楹名真賞樓祀歐陽公與宋代諸賢於上皆昔官此土而有澤於民者堂下爲公講堂左鐘右鼓禮樂巍然所以防後人不得奉佛於斯也堂前高臺數十尺樹梧桐數本舊名行春之臺今仿其制臺下東西長垣雜植桃李梅竹柳杏數十本敞其門爲闕闕廣其徑爲長隄垣以西古松蓊鬱松下有井即第五泉甃以方亭羅前人碑石移置其上是則平山堂之大槩焉爲用二千四百四十八兩六銖爲工萬有八千五百六十爲時周一歲資出御史轉運太守諸佐令鄉士大夫兩河諸商而百姓無與焉任土木之計者道人唐心廣勞不可沒例得書噫嘻平山高不過尋丈堂不過衡宇非有江山奇麗飛樓傑閣如名嶽神山之足以傾耳駭目而第念爲歐陽公作息之地存則寓禮教與文章廢則荒榛敗棘典型凋落則茲堂之所繫何

如哉余願繼此而來守者尙其思金公之遺意而吾郡人亦相與保護愛惜則幸矣因勒此以告後祀

玉勾洞天記

幽渺怪異不經之事君子之所不道以其不可知卽不可信卒亦不得而傳也若旣傳矣卽可信可知雖欲不信使其終無傳也亦不可得也揚州有玉勾洞天載於郡誌在蕃釐觀後相傳唐時有道士持疏謁帥守字皆雲章鳥篆不可識守異之使人跡其後則入后土祠井中因以囚入祇見屋宇森然額曰玉勾洞天復入水漫不可見矣今瓊花觀卽古蕃釐觀所以祠后土者井故在雖其事有無不可知而相傳旣久井上有亭順治初遭悍弁鎭揚牧馬於此亭遂覆井亦隨塞余過此徘徊嘆息思修復未能也會壽

州御史夏公人佺來修醮於觀招轉運王公維新郡守金公鎭及予周覽殿廡相與尋玉勾遺址得其故處突然窪然唯土一丘東汚潦西民廬北侵爲道路荒榛敗瓦充塞滿目因共謀濬井築亭御史公曰城社彌土郡守責也復厥舊基惟金公鳩工庀材轉運事也用厥材力唯王公執筆而記之使傳於久永舍人其何辭予曰諾從來言神仙者多不可信而道書所紀大小洞天以百數十計其中可喜可怪之事往往而有大抵皆高人達士善人君子始可與於神仙之徒而市俗無行之人不可語諸此也後之來遊於斯者倘其自省而勿泥其見於井中乎

千佛閣記

佛書言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乃至百千萬億恒河沙數所有一切諸佛各有名號莫可量數噫佛亦甚衆矣哉釋氏之視佛猶吾儒之視大聖人而吾儒所謂大聖人若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孟數千年間不過十數人卽如道士家言傳爲神仙者亦莫可量數而其所尊爲大聖人者不過老氏一人何爲佛者之易且多而爲儒與老者之難且寡歟以余觀之佛一而已無所謂百千萬億也百千萬億無非佛究一而已唯其一故應百千萬億而不窮惟其可以百千萬億故莫可執一以論佛雖謂佛甚衆亦可哉

譬諸江河川澗乃至溝渠盤盂皆水也百千萬億衆生臨於江河川澗則見百千萬億衆生相一二衆生臨於溝渠盤盂則見一二衆生相非水之爲多爲寡蓋由見多則多見寡則寡非江河川澗各爲水而溝渠盤盂又一水也揚州東郭外舊有北來寺相傳創於晉歲久歷兵刧廢殿僅存僧無所棲余以先大母厝於寺南自少時隨父兄拜謁墓下顧瞻廢寺每嘆息無由興起康熙七年沅江剏船大師過而惜之毅然棄其精廬率其徒誅茅爲舍建幢講法雖屋宇不完而從者如歸寺當孔道遊食來往不絕悉粥飯寢處之於寺後建千佛閣壯峙端好又募田若干畝四

時飯僧請余記余問玆閣所經始則一伶人挈鐸以
募感動一切遂以成憲今人具耳目手足蹈禮而行
義者比比皆是也或詰以佛性則懵昧鮮所知識顧
乃先見於一伶則佛無所不感可知矣又無一非佛
可知矣余於玆閣多師之能大其教而於此一伶尤
有取伶可佛况人哉

齊雲山太素宮記

休之邑西三十餘里有山曰齊雲巖巒泉石奇傑幻
變之態視黃山爲少遜而所謂峯者七十有二淵者
二十有四崖者三十有六已足雄東南諸山而能至
乎其間者亦少矣山故有宮宮祀北極明嘉靖十一
年春世宗命妙應眞人李得晟賫勅旨靑詞祈嗣繼
命錦衣衛千戶何杲新其宮出內庫金萬兩又叅用
外府金三萬餘兩工成命國公徐延德行安神禮自
是內庭妃后出錦繡旛幢金鑪玉磬修醮祈福相望
於道訖世宗朝不絕更降勑守護宮之得名實顯於
此康熙十九年秋道士某徒步數千里抱其山之圖

經來京師欲再新其宮奔走閱一歲僅得金數百兩
不足以廣其志仍歸而告於東南之通都大邑預乞
余文爲之記宮之克新與否余未能料弟念其數千
里徒步之意不能拒也又覽其圖經宮倚玉屏而香
爐左鐘右鼓諸峰秀峭儼若天設雖在異州猶思游
眺況吾宗族之鄉乎余少長江淮去故鄉既久常思
纍糧歸尋雲山之勝以縈宦未能他日幸得歸老故
山與邑之子姓往游焉披覽世廟之勅旨靑詞斯時
道士之志當已大遂不信可樂耶然余尤有慨當世
廟承武宗荒躭極敝之餘不能銳意興復獨好神仙
之學修眞西內致分宜相以靑詞干寵蔓流社稷雖

金錢絡繹禱祀靈祠於國家何有也又憶當年國富時康宮府暇豫得降其餘財粉飾山川以壯後人游觀之美而山之羽客方侈大其師之說以傾動夫遠近則道士之汲汲於斯宮也不猶然太平無事之思乎又吾鄉人之所願見矣

四女子寺記

近德州四十里有四女子寺余詢其故船上人指以相告曰鎮有寺寺前有槐爲四女子所樹其由來舊矣余登岸入寺有宇頹然墻瓦腐壞祀一老一嫗像四女子左右列容止婣好皆道士服無碑記可考有板在壁記四女事首尾鎮屬古貝州歷亭縣今高唐州恩縣漢景帝時有農民傅清字景山家故饒妻維氏老無子生四女皆孝謹柔淑通詩書矢志不嫁養父母以終樹枯槐以明操槐復茂儼蓊如龍父活百五十歲白晝與其妻女拔宅仙去今寺與槐其遺跡也士大夫過此者多爲詩以美之噫如傅農者其亦不達於禮矣文王之化南國也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孟子曰男子願爲之有室女子願爲之有家聖人制禮以化成天下豈容有所獨異乎若四女子者果不忘其親之老擇人而適以時奉養誰云不可不此之出而溺於老氏之說欺世盜名烏足以爲法漢景之世去秦未遠聖人之道不明王者之化不著使聖王在上教民以禮當必詠桃夭歌摽梅豈有滅倫悖理如此等事哉至所傳拔宅事尤怪誕不足信甚矣愚氓好議論不知折衷於君子故爾雖然世固有厚妻子薄父母而不知養者又或兄弟異志推委其父母至於凍餓者視四女子貞志不貳以養其親不亘有

媿哉

萬柳堂記

相國益都馮公將於季秋八日游於亦園之萬柳堂先二日徐贊善乾學與慈谿飲公齋命之從是日秋氣爽朗不寒而暄去崇文門東二里餘寬閒曠莽居人僻少從馬上見週垣高柳蒼煙茂樹則亦園在焉園廣五百餘畝土得五之三水得五之一蔬圃堂房橋池臺徑又得五之一高下紛錯園之樹則合地之五而半之樹之類不一其種而柳又倍且半之蓊翳叢密根披芽蘖多不可計總其成數為萬實萬其能盡也堂之所以名取諸此每月之八日公必攜賓客游於斯無少長賤貴無苛禮無鮮肥音樂不過茗飲疏食客無渴饑以永斯游或休於堂息於樹語唯道農桑養生愛物之旨時發為嘯歌見諸篇翰無一語及於他因竊歎凡營園圃之樂者必其人宦而歸謀以餘閒出以豐財耗生平之力以貽子若孫而子若孫莫能守又或既營於家復仕於外終其身不一見徒鎖其屋守僮僕與他人而已不甚可惜哉我公方領政事相天下嘗為余小子言安危治亂之理及四方水旱盜賊輒憂見於色廢食而歎顧戀　國恩不得即引退則公之寄意蓋亦可知也矣是園為城東瘠壤棄於人久矣公出俸錢收之種樹為堂一本於朴相地埶彊理溝洫置亓以休往來為廬以棲耕

稼復命道人柴某收道路遺子女之初育者及鮮介蟲魚長養生畜之門無關鑰四時公於人來背視爲已有也噫嘻觀我公所以爲圃者如此則其設施措置以利民物者不可推見乎是日從公游者凡十有八人憖鱗不敏竊與賓客之數光寵矣敢爲之記

白石亭記

白太傅守蘇州種檜立堂於府署後圃堂前巨石若干尺峭嶮蒼輿壯聳人立類智者所雕琢也石願有記字殘缺畧可讀自唐以來若干年石無恙相傳爲白公石歲久而仆紹興中郡守某搬亭館復起而立之經兵燹石再仆遂爲好事者徙去歸故相國申文定之東園世世寶之相國沒園亦寖廢偃臥於敗垣亂棘中霜雪之所剝蝕蛇虺之所窟宅人見而怪之莫敢取會修撰繆君彤公先生築雙泉艸堂成蘇人咸相謂曰繆公世有盛德今新發祥石其有歸乎於是積數十百人舁置於草堂之前先生不獲辭立亭其側因取以爲名乃爲圖寄修撰京邸修撰命余記余竊歎曰信乎物之隱見遭遇其亦有數乎當石生於山現然者而已無心與匠石者遇見賞於白公幸矣旣仆而立復愛於郡守賓於相國又幸矣後爲好事者所竊轉徙於廢園顛倒缺亞不湮沒於糞壤者幾何哉乃卒歸閒人表彰後世一石耳升沉顯晦歷千百年而一遇由文定迄修撰此其中似有天焉而非人所能爲乎當先生築草堂濬廢池有泉雙出泓渟香潔旣以名堂今又得佳石噫亦奇矣吳中士大夫家凡爲遊觀之地必輦致山石穿鑿淵鑿巧盡力窮若先生者泉湧於池石傳於古何假暇也柳子厚

所謂適其人因其地全其天者俱在乎是是可記也已

樂志堂記

石林家居之三年不諧於俗閭巷之人亦莫窺測其雄才偉抱往往戲侮而嘗試之石林不與較獨其志鬱無所施闢其宅中閑地爲堂外敞三室入其中深九室而特疏其後又穿其堂之東爲溫房爲曲室堂外作長廡像舟船植花犖石悉徙藏書名畫金石之可娛玩者於內而日以自適焉因名樂志堂既成慨游好之日寡不足寫意而明歎也邀余往游且屬記夫人之情一往罕有抵極者惟意所便也顧力有未能則已耳苟力所能致而聽其意之便君子蓋有所甚懼天下之可以適吾意者何窮也唯君子獨能審

所適而不任意以爲適非是則終其身役役於意之所便今日易一境而不適焉明日溺一物而又不適焉究亦何者爲吾自適也石林天資高朗勤於學問幼隨侍御公讀書講道則其所爲樂固必有在區區若仲長統之言必本乎良田美宅園池舟車妻孥飲食無不計較若田夫野老余知石林早已鄙棄不屑矣明乎此者可與游斯堂否則拒之而已

留雲堂記

有物焉起於至無成爲至有有焉而終於無無矣又未始不可有故其有也莫得而驅之旣其無也又莫得而縶之惟雲爲最虛然雲雖虛而實變蘊於山與塊然之石蓊翳於榛莽而已耳及飛於天龍乘而雨作雷電包其中日星蔽其上當夫夏秋之交風停雨霽幻爲山川草木鬼神鳥獸怪形異狀五色爛然靡所不有而卷而收之也滅沒俄頃求所爲怪異者悉無矣故惟雲爲最變白田喬子疑庵以留雲名其堂余往來南北多宿焉疑庵癖嗜潔尤好法書名畫鼎彝金石性狷介交游寡所合見人急揮金用之無少惜其家始饒而後貧以是也卒至不能有其堂假其兄弟之屋以居堂旣他屬留雲之名不忍去屬余記之夫雲無者也堂固所素有乃至有者且不能留而矧欲留其所無乎子號疑者也曷疑之而思之得所不疑卽知天下凡物之可留者少矣獨雲乎哉

重禊閣記

入吳冒雨游西山六日而還健菴徐子館余孳谿之上谿枕郡東一隅廣數十畝蕭遠閒曠相傳藏顥擱雙柑斗酒聽黃鸝聲卽其地董尙書其昌書其石於門谿前後有堂有亭有室有樓夾於谿之間者有齋書之屋分谿之支爲池池上有軒軒側有廊其佗溫房奥室爲賓客之館者不可數計踞谿之上者爲石山山石之西獨峻升高而望凡吳中諸山余游迹所歷不奄乎人家艸木者一一可指而數也徐子因閣於其顚將落適閏三月三日置酒召客浮栝於谿訖詩於閣旣酣主人酌余而起曰今與諸君飲而樂於

此也莫春雨晴谿水方長林木正茂古人不可見乃天假以時時値其地不營可得而彭殤予請以重禊名吾閣子爲記余酌而醻之曰凡人之所以爲歡樂於世者多矣或慨於聚散之無時憂樂之何嘗卒歸於無傳而已若乃寄託於山川文酒偶得一篇一詠暢於情而合乎道則當時後世企卬欣慕甚至寶其文筆轉相摹肖垂于百年不廢其此樂爲無窮而繼之者亦甚難爾吾子以蓋代之才負海內名領望東南四方之士以一至孳谿爲夸日夜執經脩謁者塞戶外至不暇飲食虛己折節以應豈非賢哉然勞苦矣今乃得分一日之閒與余輩觴詠流連論文講道

則此樂又何可易視也悄余拙於才莫能文其事而予又謙讓不肎以爲竊恐虛此樂竟等於世之爲歎者不幾有媿斯閣乎徐子曰子毋遜是足以記遂書之

焉文堂記

余友韓子醉白自其先人文適先生殉節破家室時甫兩歲老嫗背負脫兵刃匿江潭採葦根啖兒得活以至於長孤童子立勇於向學十餘歲即工爲文見者驚嘆以貧故遊四方鬻其文於貴人一時名藩大吏爭延致之所至稱上客人爲韓子榮韓子之心不屑也游既倦歸卜築城東隅名其堂曰焉文請余記余曰吾子之名堂也蓋木介之推而推以不肯言祿隱其身故其言如此子固不事事於祿而人多願分其祿自不與推類且子之文無日不用於世非此莫可畜妻子肆游眺然則名堂之意夫何居韓子嘆息不即荅余曰噫嘻吾知之矣文適先生負文望數十年才未及用一旦以殉節亡至今哀之以子之才爲干祿之學何求而不遂因忍困阨奔走十年傾頓於江湖寥寂之鄉而不悔者其用意固可悲也已則子之今以文用於世者正其不欲自用者乎語未竟韓子動容起立前謝曰子知我遂書以記之

思硯齋記

周禮占夢之官占六夢吉凶又聘吉夢贈惡夢似吉可迎而惡可遣也無羊之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實維豐年室家溱溱斯亦夢之難於名說者凡人夢生於因成於想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穢或亦說之有可信者乎合肥許中丞於明熹宗朝守紹興夢蘇文忠公手一硯授之明日種竹臥龍山下掘地得硯旁鐫天然硯三字背有文忠公像公寶而藏之數十年至明末兵亂硯失所在當其夢也何想何因既夢而得硯吉也非惡宜中丞公享令名於其身及其子若孫於久遠也嗚呼昔人爲吏之道與今人異即其嗜好形於夢寐見於情事者皆可告於人以傳於後或其事已往而子若孫猶慨然思先人遺澤告之閭人見於文章以表先德永孝思不忘何其美哉或曰中丞公夢硯得而復失吉耶惡耶余曰不然凡休徵於一身不若徵於其子孫中丞公既得奉直公以爲子又得農部君生洲以爲孫代有文名則天所以貺中丞者不既於文忠之硯徵之歟或又曰文忠公守杭未嘗居越其生平所喜硯見於集中者有鳳咮硯銘及爲方彥德作龍尾硯歌又嘗以銅劍易張幾仲龍尾子石硯又有與胡誾眉子硯歌未聞所謂天然者不知杭越相去幾何其生平戲弄之物豈必一一皆見諸篇章必如或人所云夢夢耳至奉直公所以名其齋與農部君表揚先德之意宣城施愚山侍講記之矣余復何言哉

梅西堂記

經言梅皆實也非華也詩摽梅實將落也書鹽梅二者得中以和羹也禮内則桃諸梅諸菹也以桃梅爲菹以藏也皆實也爾雅釋木並稱梅柟郭璞註云似杏實酢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傳曰梅柟也孫炎云荆州曰梅揚州曰柟似一木矣而陸璣疏云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黄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則梅柟又二木矣且揚州人謂梅不聞名柟豈璞炎與傳誤矣乎又爾雅有時英梅註曰雀梅疏曰雀梅而大者也又爾雅有机

繫梅註曰机樹狀似梅子如指頭赤色似小柰可食疏曰机一名繫梅二者其即後世所植以爲食玩者乎又别有所謂梅者乎凡經所言梅俱未及華之色而璞註與璣疏其所比似則有赤色赤黄之異可食不可食之分又何歟梅性宜南不宜北埤雅言梅入北方變爲杏今北方有杏無梅豈詩書内則所稱杏耶非梅歟大抵經所言梅貴惟實不惟華後世取爲草木之玩則華先於實故雜見於古今詩賦者亦多言其華之美而已宗君定九性喜梅自號梅岑又於所居新柳堂之西築舍樹小梅數十本曰梅西草堂屬爲記夫梅之吐華始於春先於百卉迎東方青帝

以生者也西方爲少陰於時爲秋而梅實則在夏似非其時然夏至而陰生已具秋實之意焉然則梅岑玩在華而仍有取於實不忘詩書内則之旨乎或曰樹梅之地適爲堂以西則西之爾非有所謂華實之意也然梅岑潛心經學一草木之微必辨别其名狀根本豈泛焉以名之乎俟華時巾車過草堂酌酒樹下取神農諸本草及陸璣草木疏證以爾雅箋註與梅岑細訂之

十二硯齋記

舍故園高梧深竹之廬而走京師塵土蒙翳之鄉擕敝簏鈌硯從二三老奴賃屋以處今日徙而西明日復徙而東如儀雀鵂鳥驚飛擇木不能指其樹其枝常爲棲息之地但苟得所止即幸矣壬子秋九月余病羸臥疾夢入廣庭四面列大几几上古硯多不可以數計墨光瀅瀅爰取其十二出登小舟歷山淵見夫淸泉白石洗弄不輟覺於枕上賦詩紀夢喜而名其齋噫亦幻且怪矣而四方賢士之與余友者不以爲幻且怪多樂爲傳道稱爲作記與詩遂若眞有是硯與齋者久假而不知其爲夢也嗟夫自余來京師

初借廡於友人旣凡三徙乃獲假館於斯庭止兩楹內置書籍外延賓客又烏有所謂齋者乃客有賀余者曰子向所賃屋傾欹卑下客至多不敢坐立若將覆焉今大司農梁公賢而好士推宅於子屋雖小踈朗明潔焚香洗硯坐北牖下嘯歌自得是子之齋莫有善於此者矣子不見今之享富貴利祿者必金飾其居羅致玩好以爲酒食博塞之地而亦託名於人曰此齋也此齋也視子之隨所處而自得者何如也余曰然乃屬秀水朱子錫鬯書其額以誌吾齋云

後十二硯齋記

十二硯齋何以名也居士有其所有也居士實有乎曰非也有而無者也有而無茲何一記再記也曰昔之有有而無今之有無而有者也烏可不一記再記也噫居士之欲有其有者久矣今日有之明日無之至於無有不無則雖其所素有亦無有而不無有矣此居士之深慨也若乃無有不無者忽無無不有此又居士之深幸也何也居士之硯夢也齋亦夢也無物非硯無適非齋今居士實有其硯且實有其齋恐齋與硯之猶夢也然此齋與硯日游其中而不覺又何異於夢其所夢也居士之夢壬子之八月居士之

齋之成乙丑之十一月凡十有四年嗚呼一硯之微欲其遂乃至十有四年之久天下之夢有百千萬倍於斯硯者求其遂又何能意計乎居士又幸其夢之易遂也齋居愛園見山樓之西偏廣丈有八尺深如之虛其前丈有二尺爲小山斂其後丈有四尺留老竹數十个仍園之舊也東西增小廊七楹居士時休憩其下

抱耒堂記

古豪傑處顯晦之際莫不有所託迹或漁釣射獵牧豕屠狗賣漿負局下至髡鉗傭保與人雜作變名入山無所惜其勞苦而自甘於汚賤也唯君子潔巳守道不辱身以欺俗矯行以釣名莫善於躬耕躬耕者聖賢卿相之業也舍是而求天下之役皆賤役矣舍是而致天下之名譽貴富皆賤丈夫矣故極聖賢卿相之道惟躬耕爲最尊非其人而託焉者君子不許也吾兄叔定自署其讀書之堂曰抱耒屬予爲之記懿哉吾兄之名堂也曰耒耕之具得矣曰抱耒耕之志一矣耕而穫抱此不釋也耕而不穫抱此不悔也

天下有耕而不必穫者卽有不必耕而穫者不必耕而穫則天下之役不暇擇其勞苦汚賤有未可以告人者矣寧仍抱吾耒而巳蘇子由之被謫也爲郡僚所掃子瞻恐其去官作詩寄之曰時哉歸去來共抱東坡耒子瞻常有買田潁上之願固未得遂子由乃歸潁濱以老天不輕以與人可知而吾兄弟幸得並耒而耕也天之與我者厚矣尊矣而敢失此尊焉之意乎則有抱此而懼耳

假園記

居士既歸之明年無所棲息假於故人爵子郭外之小園以少休焉園在城北去郭不數里獨闢爲背南山當前隋河左流而曠其右地以畝度得十之四五桒畦竹圃花谿藥欄具焉屋以間度如畝之數而倍之軒庵亭燠之室具焉揚俗爲園豐於宇嗇於植此獨植爲豐草木之華幾備四時居士旣休於此門其兩扉擁一卷枕一榻終日不聞人語甚樂也客有竊笑者曰園非巳屬曷樂乎居士曰必巳屬而後樂天下之可樂者亦少矣必屬於巳而樂而此遂不他屬也天下之樂可常屬於巳者又少矣今日屬於我而

樂明日屬於人而樂均樂也必樂焉而巳屬究不知其何所屬而樂亦不知其何在也然則居士曷樂乎曰是爲居士少休之園卽樂耳遂記之

王氏祠堂記

郃陽有篤行君子曰孝惠先生其生也無少長親疎咸德而敬禮之及其歿哀思不忘私謚曰孝惠夫私謚非古也然人有行誼未獲表見於天下而潛德幽光久而益著則易名之義起先生何積而至此也先生姓王氏諱必昌字化之又字襟黄少爲孤童振彼爲閭人以光其先施於家以及於遠至老不倦其鄉之人曰先生當凶歲嘗出粟百石活餓人又立壓通貿易居以成市又築堡禦暴鄉人以安其鄰邑之人曰先生喜儲藥爲人療疾造門而求者達於晉豫其族之人曰先生厚吾宗貧不能完官稅者代爲償其他焚券減租急人緩急者比比也先生所積如是是稱孝惠曷愧歟先生既歿其冢嗣贈吏科給事中南溟公率其子弟謀立祠專祀經始於康熙八年己酉斷於壬子四越歲而祠始成贈公抱異才爲名諸生遭秦中寇亂不得竟所學乃佐孝惠理其家而仲弟南瞻課諸子弟學南瞻儒者倡明聖賢之道立教關中從遊者各有所成就其子弟得其傳而表見於時者則季鴻孝廉黄淯都諫也都諫念王考孝惠先生首以詩書隱行大王氏衣冠之族既得奉爲專祀矣又念其考贈公與叔南瞻仰承孝惠未竟之緒而身與孝廉又親受南瞻公之教以有今日曾不得展其孝敬之思以荅於考若叔則孝惠之靈必有愀然惘者於是奉贈公主於孝惠之側並升南瞻公主於贈公之次成先志崇家學葢禮起於義也乃命其友懋麟爲之記嗚呼宗法與祀典難言矣倘執於禮經之言而不通乎其義則有廢祀而歎耳從來有功德於民及文章節行表表在人耳目者皆得立祠以祀此在疎遠之人且然而況其子孫之賢者乎初懋麟識都諫於甫成進士時布衣革帶抱書南遊無異寒士及爲吏潛江以廉明第一擢授吏科給事中循循奉職言期可行不爲劌刻薰灼之行

天子嘉之不次擢掌戶科今年五月奉　命主廣東鄉試其政事文章赫然中外嗚呼孝惠先生之積光遠矣因記而詩之曰

太原之裔渡河西遷在郃之陽于稼于田孝惠孤童舍耜而書一巢四雄三爲通儒有文都諫其行揭揭入相

天子職補其闕祖德維駿先祠是崇二南左右孝惠在中惟神降靈赫赫施施享以八籩從以兩旗爾祖爾思無厭無射後有考者請視斯石

唐寅高士圖記

吳趨唐寅畫高士圖一卷一人背笠倚牛角牽而立一人指地顧牽者曰巢父許由一人揖古貌衣鹿皮荷薪而趨曰善卷一老道服以一指指口若有言一老傴而聽言者商容傴者老聃也二人執鋤一戴笠一禿其首一人皇皇似岐路者沮溺與仲由一人跣而杖一人拱卽由與荷蓧丈人一老一婦負田器畚卷篋笞之屬偕而行曰老萊子一人曳杖與盛衣冠者傲而言則原憲子貢地上有甕一人指甕對一人語為漢陰丈人黃冠野服側面叉手向一人語者為壺丘子林席地一老與一人對膝坐曰老商肩長竿釣緡翩然行者曰莊周袖手掉頭若不屑顧者曰段干木幅巾把筆據短案坐地上若將書者黔婁先生少年短褐揖於前白衣持卷隨於後中有偉然法服者則顏曾之與孔子也井側一人坐癯然有饑色者陳仲子一拄杖一羽扇一把卷一採芝髮皆皤皤然知其為四皓一人跪一老授跪者書黃石公之與子房乎一人朝衣冠跪為一老繫韈王生之與張公乎前三白羊一人席地焚香撫琴則宋勝之旁置書卷硯筆開卷南面坐一人執如意北面坐張仲蔚之與景卿也幅巾坐於床著蓍草於瓶一人坐而問嚴君平之與子雲也袖掩其鬚若掉臂去者彭城老父二

人捧支黃於前一人揺手不屑就者為韓順圖止此高士凡二十有九與高士俱者凡十有五高士各有贊寅書牛一羊三甕一瓶一井一床一几一簞二琴一鋤鍤杖笠書卷筐筥雜物各隨其人纖悉入妙可謂極繪画之能事為寅眞蹟無疑也昔寅生當文物之盛抱異才取巍科使其得將有為當必有以自見卒遭挫辱擯棄使不得奮力於功名致放浪不羈寄情藻繪若寅者亦可哀也已今觀其所画高士圖多不以類或儒或老或隱或怪寅皆以高士貌之者亦從其所尚而已若繩之以道則不可寅殆所謂狂士也與是卷實於浙西沈孝廉補焜之家有年矣孝廉貧不能有將鬻之而以示余余心愛之為之展玩竟夕傾酒一斗因為之記不知其終為誰氏有也康熙壬子臘月十有九日

徐健菴畫像記

崑山徐子健菴來揚州慈谿姜子西溟適館於郡守金公之署聞徐子來出就余飲酒歡甚不能別與化禹生尙基者善寫眞徐子曰余生平喜朋友如皆欲今游於此而與兩君飲而樂也曷命禹生貌余三人像爲一卷以誌斯日之遊俾他日時與兩君見也禹生因寫古松磐石徐子面西向一手伸紙一手拈毫余面東向右臂據石上兩手把卷姜子坐稍上於余以左臂着石角右手橫管若有思者圖既成屬余記之余惟士君子見重於天下也人爭仰其丰采所至輒聚觀或旁窺竊嘆驚爲天人甚則圖畫於朝廷

奉禩於祠廟見者歌詠瞻拜若神明焉不敢褻此皆能使人圖畫其形狀令當世愛之後世傳之何其偉歟今之人無賢不肖鮮不自貌其形以遺子若孫而子若孫之賢者猶能一傳再傳不賢者或零落于頹梁敗壁雨蝕鼠嚙曾故紙之不若而人亦絕無低徊愛惜之者則像之畫不畫何有哉徐子具曠達之才既取上第又好交樂善推獎士類海內之人群歸之如百川之赴巨海即偶寄意於圖畫亦公之友朋而不私其志趣高遠何如也顧余以山澤之癯竊忝於畫側其不類已甚將奈何將奈何

城南山莊畫像記

懋麟自順治末受知於濟南王公及康熙初舉鄉試始通賓客與海內名賢相結納乙巳得交郃陽王公丁未得交崑山徐公已酉應闈試入京得交澤州陳公相與論詩有合焉時陳公官侍讀徐公爲孝廉王公領縣潛江而濟南公則由揚州推官遷禮部主客矣歲庚戌徐公取上第入詞館濟南公歷戶部郎懋麟在中書四人者相聚於　闕下惟王公隔江漢相去三千餘里之外雖時見其詩思其人而遠莫能致也壬子秋濟南公試士入蜀尋以太夫人憂去明年癸丑徐公覲省去懋麟遭母喪去陳公方侍　講幄

蒙
上知凛然公輔不似子輩之憔悴而濩落也又三年丙辰王公自潛江被召授給事中余與徐公服滿入京而王公先以憂去不得見惟子四人者復聚於
闕下暇輒論詩未幾徐公與余再以憂去越三年已未子兩人再來濟南公已改館閣拜祭酒而陳公久領翰林學士先數月以太夫人喪歸里又不得見又二年辛酉王公始來給事門下陳公繼入再領翰林五人者始聚而不散回憶二十年來聚復散散復聚中更憂患情事不殊若有不期然而然者陳公於此有淒感焉於是壬戌七月相聚於城南山莊賦詩飲

酒相娛樂命輿化禹生貌五人像爲一圖屬懋麟爲之記夫古人以道義文章相合者其游處與共後人慕其風槪見於圖畫若香山洛社西園諸圖記流傳最廣雖市兒販夫皆知之至於齊名比肩聯類以稱者如厨顧俊及七子五君諸品目大抵皆一時矜飾之詞而千載而下亦遂以爲不可易或亦不僅以其名也與圖旣成亭榭橋梁水石竹樹筆牀茶具之屬罔不畢肖陳公據石案搦管欲書濟南公倚案左側視王公面案企脚坐握手語林木間者則徐公與懋麟也懋麟於此竊有愧陳公與濟南公各以名德爲帝師徐公翊贊 青宮與陳公并領史局王公方拾遺補闕而予庸碌無狀無所表見齒僅少陳公一歲徒以浮名受筆札趨走槃局而諸公以故人不卽擯棄許共朝夕譚議每攬鏡自顧顚毛半禿白髭日生枯槁無聊之狀不堪向人何復以畫爲哉他日諸公勳業旣盛宦游或倦欲借川澤須臾之暇而休沐焉予得幅巾方袍杖笠以從縱譚山川雲物之美或有可以把臂無媿者姑藏斯畫以待之

阮亭先生曰散提五人如支流派分甚難收拾前作兩小結後忽著五人始聚而不散一句作大結束與有百川滙河之勢中間敘述離合情文相生令人增朋友之重

德州田公畫像記

德州有兩田子者以文章孝友並聞中朝與余文酒往復稱善也嘗爲余言其先世遺行隱而未白不及今以傳久且益湮思述其祖考以上託於當世之聞人爲之傳銘以顯其幽而竊念其高祖中泉公自通籍爲尚書郎距今百二十餘年遺時遷變辟再傳得蓼菴公爲之孫以名進士領劇縣將振興其業而年復不永未能表章祖德忽忽以歿中泉公之行事遂不能盡述而所留於後者惟畫像在焉屬余爲之記公像藏於家未得卽拜而見也受其勅命之詞敬讀之其文曰地卿之屬視他曹爲詳筦財賦酌盈縮於邦計至重也匪得廉勤精敏之才曷克以濟爾戶部雲南淸吏司主事田三戒起家賢科宣勞民署周辭翺劇愼慮以從功載書牘達於朕聽是用進爾階爲承德郞錫之勅命夫時詘務殷輸半而費倍日者嘗往來朕衷矣上有以足國而下不病於民古所謂善財者宜何如廣思熟究益懋遠圖貫嘉靖三十九年考滿恩錫也詞質而有體得兩漢遺意焉非公之賢若勅命所稱廉勤精敏何以當之無媿歟公嘗督漕三吳吳人以竹桶貯銀覆米以進公毅然絕之在部値歲饑疫朝廷設糜粥賑餓人公領其事全活甚衆二者非廉勤之大槪乎公五世孫雯康熙中官戶部

郎復領雲南司撫其署之題名愀然感愴作詩數百言一時傳之嗚呼前代由進士起家者必歷郡縣遷臺諫爲得盡其言以行其志白首郎署趨走錢穀非所樂道然則公之才與志固有未竟待留餘以待其後之人而於壽像實式憑之則所望於子若孫者不甚遠且大乎然非德澤之洪子若孫且不能自振而又何有於壽像也余小子無狀不能光顯前人猶憶兒時拜吾祖像冠服鬚眉迄今四十年恍然在目不幸燬於兵每歲時悲痛無由更覩則壽像之存與不存亦屬有天幸與公字子慎嘉靖中進士中泉其自號也兩田子雯需俱第進士雯官江南提學僉事需官翰林院編修即蓼菴公子五世之內成進士者四人俱有名稱傳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揆之盛德又曷可量哉

藏天水記

居士齋居讀書之暇品泉鬬茶稍自娛樂好事者以四方名茶相餉居士家近城東日汲河中流世所傳虎丘濤者時春夏之交雨澤不降河流枯竭汲卒一鍾泥沙半之揚汰其沉濁乃可烹而飲也間有以錫山第二泉餉者易窮難繼客曰是惟天水爲最宜既旱不可得及六月大雨忽降數日夕不止居士遂取盆盎收之得若干甕以藏試諸名茶色清而香發比諸山谷之泉不知其居何等也居士既飲而歎曰天之澤人厚矣哉人之生斯世也極身口之奉無物不資於天然必假以人力始能以有成而用之爲不竭人之力既能成之矣而力或不能以自致則又竭其力以求之於是有是非得喪禍福憂樂於其間當其致之則欣然以悅不能致則戚然以悲天以資人者轉以困人稍不自審鮮不爲所困至於死亡不悔者有之矣可不懼哉天下之物惟天無意以生人無意以取力不勞而用不竭少取之不必以名廉多取之不可以名貪於物無競於人無爭其惟雨澤乎雖然不可以常恃昔居士在　京師先後十有二年日出錢買井水苦不可飲間有甘井又遠在十數里外非資車馬不可致而北地多旱少雨天澤之降亦有時而吝今家居有河水可汲名泉可求天復厚之以雨

滜近取諸擔楹不費一錢所以待人者良厚苟以取之易而傾瀉無忌不善藏以仰承之一旦恒暘不雨則所憂者不惟茗飲之不繼矣其謹藏毋忽

百尺梧桐閣集卷四

揚州　汪　懋麟

書後　跋

書陸游傳後

游力學多聞善詞章諳典故尤長於詩宜在文苑之列而史所以重游者力陳時事言論剴切其文章論議庶幾蘇氏之遺風焉南渡以來杰然表見如游者幾人哉其晩年再出爲韓侂胄作南園閱古泉記史氏譏之致引朱子語謂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晩節史氏之論綦嚴矣烏能爲之辭然游初爲秦檜所嫉顯黜之終檜之世未嘗求出使游欲邀榮侂冑何不曲事檜於少壯之日乃于垂盡之年悅侂冑以希寵遇乎侂冑柄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楊萬里爲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冑大恨當是時方嚴僞學之禁朱子之徒禍不可測使游復拒而不爲將滑流白馬之禍不知所抵游之降手爲之也非同稱頌功德之文猶在山林泉石之間也所以陰全士類者何限乎侂冑之奸見絶於賢人君子固已獨慨復之舉因金人抗禮索幣非人所堪於是絶奸毅然用兵爲金人所深惡嗟呼自南渡以來檜首倡和議遂以用兵爲諱游以此終身歎恨見於詩歌其示兒一

篇眷眷身後伍胥之謀實游所深許則堂記之作或亦君子取人不廢之意乎且重慨當世之君臣無有一人計出伍胥之上此特假堂記以許之隱然有春秋大復仇之義焉又何堂記之絕也然則史氏之譏非乎曰不然萬里之不作守經之義也游之作節取而權焉者也必於游有深責焉楊雄之美新莽馬融之論李固又何以處之也

書歐陽公論狄青劄子後

讀歐陽文忠公論狄青劄子及水災疏爲之掩卷太息曰青死矣孰死之曰歐陽公死之也青在當時未嘗陷於非歐陽公固賢者何云其死之也曰其言足以死之也青之不死幸而免從來武臣之於人國也功大者名高名高者忌衆自非有明哲之識與保護之人鮮不敗況有匪爲之詞以疑其君者乎昔青於仁宗朝起自行伍十年之間驟掌樞密受恩最隆其心已足又當國家承平無事之日青亦何由而反哉而公則謂其不幸有得軍情之名又云其用心有不可知者窻此二言足以殺青有餘青即死其心恐有

所不服自古名將與士卒共甘苦故所向成功不得軍情何以制敵在青之用心尤深知其無他何言之青雖武人頗識大體嘗見知於韓魏公范文正公文正授以左氏春秋青由是折節向學通曉將略觀其不奉詔除面涅與不受狄梁公畫像告身兩事則青固讀書明大義者賢於常人萬萬豈復有奸邪亂國之心哉當日値京師大水青在樞府士卒矜誇其家又數有光怪青避水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驚疑公職在論思安能漫無遠慮然但當善言保全使自釋兵柄不當危言敵人君之疑而制將帥之命猶幸仁宗寬大主也假令猜嫌疑忌之君青不知死所矣嘗

考公論青於嘉祐元年之六月青罷樞密於八月出判陳州卒於明年之三月未必不因此憂鬱抑鬱以死豈不悲哉青自爲巡檢指揮使擊夏人以來威名大著天子思之命圖形以進及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平定廣南可謂雄矣但不能見機勇退致令鼎而去去而死亦甚可惜耳嗟乎勇敢如青立功名如青賢而知大義如青尚不免歐陽公之疑則後之爲將者又孰肯出死力以捍社稷乎宋末邊備空虚士卒疲憊一敗不可復救未必不由乎此也後世有將如青者尚其善全之哉

蜀道集跋

大濟南王先生蜀道集詩既成客覽而嘆曰先生所工固在詩得蜀而益顯若所云是先生藉於蜀而蜀無藉於先生也請設一語爲客問蜀道與爲詩孰難客曰蜀難余曰否凡天下人力不能至者爲難而人力所可至者非難也自有蜀以來得已不得已游而至乎其間者幾千萬人也才不才至乎蜀而賦詩其間者亦幾千萬人也而蜀固在蜀之詩不一二傳然則難而非難者其蜀非難而實難者其詩也爲他詩固已難爲蜀之詩則又其難者也先生以　使命入蜀往來得詩三百餘首夔韓柳杜詩無不美即蜀無不傳先生藉蜀乎蜀藉先生乎客不對而去

使粤詩跋

暇日皆侍司農公於蕉林書屋爲言少時隨贈尚書中憲公之官南雄甫數歲舟過西江遇大風幾覆忽觸岸中憲公與太夫人抱公倉皇一躍而上恍有神助時夜昏黑與家人行見村落遇老翁出婦子殷勤慰留詢其地蓋沙溪云懋麟敬聽稱異癸丑秋公奉命之南海道出西江過遇風故處問所謂沙溪者已莫可復識賦詩與感至南雄謁中憲公祠故老擁傳覩我公山嶽之輝光思中憲公久而未湮之餘澤羅拜感泣噫嘻當中憲公提携襁褓出守萬里風濤江海身蹈不測詎意五十餘年我公乃以尚書秉

天子節衮衣赤舄重過廣南一時將帥大吏趨承奉俎豆薦蘋藻歡呼祠下顯榮爲何等與懋麟於此益嘆中憲公之惠愛廣民天祐後哲故振起光大特令此邦之民一親見之也我公勳業文章遍海宇垂後世今覽斯集博大從容山川民物罔不包舉時變亂恍忽公乃權大體宣德意成 命而歸則天生我公固非偶然髮之脫風浪遇沙溪老翁昏夜莫知有無豈非神哉鄧子孝威敘公詩詳矣懋麟無復置辭謹述與聞俾傳於後

跋留雲子畫像冊說

留雲子將畫其像列共二十有四先爲說以示畫師其說短長纖[illegible]寫人妙亦如列共之數余覽其說有在畫中者有[illegible]於畫外者畫之中固畫師之所能畫之外雖[illegible]今日[illegible]亦將[illegible]謝不能也余見古人畫[illegible]騷[illegible]神又見近人畫史記寶之者直千金或數十百金余皆無取焉蓋覽其畫不若覽其文畫中之文百不[illegible]其一而文中之畫千態萬狀自有天地人物草木蟲魚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無不入神洽懽悅吾目而娛吾心也又何以畫爲哉人凡前無文者或可畫既有文矣且至文則不

可畫也留雲子之說妙矣雖無畫可耳余竊有一說爲留雲子進子少負異才處順適之境一切玩好供御卽大貴富人不是過今老矣金散於人矣頒毛半白閉門靜悟益已進於道矣而欲所爲圖者間有少年喜怒之習豈好惡之際尚有未辨乎抑賢者之寓意不易測識也敢以是說稍削留雲子之所不逮

釋智永墨蹟千文䟦

山陰張氏家藏智永墨蹟千文一本攜來京師非千金不售云此本舊藏寧王府中宸濠之變王文成公定亂入王宮得之秘不示人文成公旣歿陽和太史於公門客購得之傳其家四世矣按智永爲王右軍曾孫書以祖爲師嘗造樓自居誓書不成不肯下書法益進求書者塞戶外閾爲之穿乃以鐵葉封其限所用筆禿悉置大甕中歲久瘞之曾書眞草千文八本百傳江左諸佛寺年近百歲乃終其弟子辯才藏蘭亭眞本亦精筆法智永書雖多惜不盡傳後人購其初搨已不易況墨蹟乎雖千金不易可也余謂文

成公理學大儒征宸濠時如收其所藏則是利王所有矣君子一介不苟卽一物以充類之何以異於後世以兵爲盜者此可以理斷其必無者也余反復此本凡兩日夕其體絕無右軍法草書尤太拘束豈今所傳二王諸體皆安耶抑此本爲獨得耶或八百本中筆法各異而此流傳者又其一耶大抵閱世至數百年後事多不可考乃至千餘歲之久區區一紙本其不與陵谷俱變者幾希耳何好古者之憒焉不察也余不知書者烏能辨但讀書論世姑筆諸此以爲辨古者一噱云

䟦王文安公所書卷子後

嘗覽虞山錢宗伯銘王文安公墓石專稱其書法爲百年來第一人於其生平出處得位行道之大固畧而不言豈以公文章勳業昭然在天下後世固所不必言而公之書法不可不表而出也康熙十五年冬商丘宋子牧仲出公書屬余䟦披卷盡覽如見公神采勃勃據案灑墨時墨痕汚衫袠淋漓紙上不可遏也噫余不及見公竊聞其飮啖過人善肉食每飯數升雜餺飥數十甫畢與佗賓會復盡食無餘飽後作書尤氣力盡數十百紙不倦也昔袁粲見王景文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餔歠亦復可觀若公者其

庶幾乎噫亦奇矣

跋韓秀才臨鍾太傅書後

右韓先生摹鍾繇書一幅子魏寶之以示余屬爲跋憶先生之書儼然繇矣繇雖耙度不能議也古以書名者多而必首宗繇重其書抑重其人與史稱繇開達理幹洵魏氏之名臣然其初實漢孝廉也辟三府爲廷尉正黄門侍郎催汜之亂繇嘗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出天子長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似忠於漢者迨魏國建爲大理遷相國不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爲之銘繇以玉玦送丕互爲書推奉及不踐祚進封崇高鄉侯與華歆王朗爲三公則居然魏臣矣當操戰官渡時繇送馬二千匹其心乎操久矣豈復斯須爲漢計哉千古書與人重者惟顔魯公若繇者亦僅以其書耳韓先生諸生伉慨死國難雖與魯公齊烈可也何有於繇哉朱紫陽自謂書學曹孟德余未見孟德書不知何等既見許朱子則論書固又不必以人與韓先生諱默字文適汇都人魏字醉白亦工書

跋陶詩鈔後

果亭徐君以上第領詞館且十有一年既晉秩　青宮一時同館滯於例不得進者方歎羨以爲榮而君則澹然思歸既得請將以二月之望振策而南手陶詩一編屬朝之士大夫工書者各錄數篇彙爲一册欲游目於歸途憶噫其意之所寓何蕭遠也予因拙於書不敢爲陶之辱乃屬爲之跋予嘗論淵明之才之志實足以有爲初非天姿槁薄果與世無情者其自甘放廢終其身與草木爲緣而託之於酒也亦所遭非幸耳以君所遇大非淵明之比乃酷嗜其言如是或其幽寂有合於性生者乎予乃和淵明歸田園六首以爲别無一語及官閥若送高人隱者之流人或以爲訝唐李愿貴公子也以晟爲父以愬爲兄弟昌黎送歸盤谷若寒人千百世高昌黎立言之美而嘉愿之不驕或視乎此而不予貴乎

跋李藥圃浙游詩

嚮余一舟游䂓湖中十五日夕陰晴早暮凡所得於湖中者自謂盡之與䇲輿入南北諸山井泉林木峯巖塔寺凡所得於諸山者又自謂盡之依江干陟雲棲折南山而歸江湖川谷之美靡幽不造自謂人所未必盡者殆無乎不盡矣凡所歷思爲詩而劣於才間爲一詩不能與境俱盡或舉所歷以問杭之人杭人有不盡知者則時舉以矜夫游杭者遂并矜其詩而忘其不能盡者矣乙丑夏李中允藥圃自杭來出其游杭之詩一卷示余其所歷皆余所歷而所歷之詩之詳余多未備焉及披其遊跡又有乾溪鉢池且住庵爲余所未歷藥圃又云得詩僧夢闍于理安寺下亦余所未識乃慨然歎天下人境之奇渺焉難盡嚮之自矜者祇以自愧耳獨詩云乎哉藥圃之詩才與境敵幽者顯之濃者寂之總期赴境而止噫嘻余未能盡其境又烏能盡其詩也歟

跋米元章墨蹟後

右米元章書綦城詩二十八字題識九字黄公棨楊維楨宋濂跋三段藏於吾郡宗傳巖工部家公有盛名愛書畫傳其孫元鼎梅岑微守之屬爲跋按宋崇寧三年六月制詔今四方承平百揆時敘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絶人之風殆勸勵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爲律令建官養徒庶幾異時彬彬有紀焉是時元章名能書遂除書畫兩學博士對便殿賜御書畫扇各二奉詔作黄庭小楷賜白金緡錢甚膴又奉詔於後苑大書烏絲欄二十言以進徽宗在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詔芾書芾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飛動上大喜以馬腦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賜之復被詔書屏風數日賜銀十八笏蓋九百兩也芾之遇榮矣芾爲人高自標目刻意文詞徑奇蹈險以崖絶魁壘爲工芾固有足重者豈僅以書而其被恩遇則以此固由上所好耳崇寧之際京貫竊國政事墮壞孰日就危亾猶文飾太平篤好書畫可謂愚矣從來治亂興廢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獨芾之書雄傑千古亦徽宗詔旨揚抗之所至與然則有天下者之所好重矣哉

4

揚州　汪　懋麟

傳　墓誌銘　墓表　碑陰

誥封戶科給事中孫太公傳

公諱克巳字禮寰一字勿齋其先北直東強人明初徙居山東之淄川遂世其家公性厚重篤於孝友父文負達識不慕仕進恥言生產日誦莊列諸書與夫人王氏偕隱般陽山中公體親志棄學力田奉養終身居喪以毀聞弟欲析產推田宅腴完者予之而已受其脊壞者弟既受產復落更引與同居教育其諸子至于成從兄弟三人貧甚周給無失業鄉里稱公

行誼與古人比生子二人蕙菂蕙名進士起家邑令得江南寶應縣縣濱湖苦水風雨淮漲壞隄岸廬舍幾盡蕙日夜補救民歌其澤公襆被到縣問其政蹟蕙膝前以手美之曰兒差不負官勿以脊土稍懈也蕙卒以治行廉明擢諫官補戶科給事中遇事敢言中外凜其風節典閩省鄉試稱得人率公之教也康熙癸亥冬公年躋八十蕙迎於京邸菂侍車傍執轡以從蕙大治具張筵設樂悉名道誼諸游好奉觴堂下稱猶子爲公壽公頎而長方瞳修髯顏如童子衣冠嚴整出執爵以謝曰聞公等皆天下偉人兒輩獲與遊幸矣於是卿士大夫無不知公爲長者公性安田野不樂久居京華幅巾跨馬復歸般陽明年甲子正月諸子弟環拜于庭公慨然曰余年八十有一矣數盡陽九聚散可知乃命肩輿出遊凡所舊歷流連俯仰越三日諸子弟方侍側忽無疾而逝遠近異之蕙以禮部左侍郎京口張公所爲誌銘來屬予立傳予與公子分誼早著悉其生平孝友大節又拜公京邸躬與奉觴之後親覩公容貌重其生而哀其殁是宜有以傳之也

論曰百行之冠莫大於孝友先生教民與行風俗以厚後代士務聲華風衰義鈌刻身厲行者多見於閭巷蒭草之民而衣簪之下無聞焉詎非士君子之羞乎孫公行立閨庭慶流賢嗣鄒魯遺風斯可範耳

王御史傳

公姓王氏諱與[illegible]字百斯山東新城人也官湖廣道監察御史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流寇李自成犯京師公家居聞變率妻于登樓自經死實四月二十六日距國難僅一月云邑人哀其忠崇祀於鄉所著有朧首集一卷公生而魁梧身長八尺廣顙修髯望若神人生平忠信坦白與人油油大義所在毅然不可奪崇禎初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選例先門閥次才望公以贊州參議贈太僕寺少卿諱重光者爲曾王父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諱之垣者爲王父浙江右布政司使諱象晉者爲父其伯父少師兵部

尚書諱象乾門閥既高又負才工文藝因與選故事庶吉士讀書要治一經日誦古文正宗及唐人應制詩各一篇以故公在翰林無所見及授御史巡視河東鹽課所至有聲再差陝西茶馬當是時流寇充斥三秦騷然邊境多故國用空虛邊將驕侈束手撫講紛嚚議增歲幣爲苟且計公至感奮激發思一洗滌卒格於時執不得行作西羌雜詩發陝硤石諸篇以見志即所傳朧首集是已使還稱職奉命督應天學政憲例御史必三差最後督學爲老差非清望緊著者不得與而御史至是亦惟翱翔拱默坐卬內擢而已公奉差未行也慨天下將亂武臣本兵柄者率豢縱不法因廉得總兵官鄧玘貪掠狀特疏奏之玘蜀人與時相王某姻婭也政府持其議坐貶官歸時布政公老公耕田養父絕葷學佛閉門示不復出及聞甲申三月之變西望痛哭不食將蹈海至利津夜半整衣冠赴水家人覺之不死因慰之曰公里居無職守可無死即終其身放廢耳公不答復抵家佯笑語家人不疑乃夜謂其妻曰吾即死妻曰若死妾敢獨生其子聞之泣前跽曰父死忠母死節兒願從即夜夫婦縊於上子縊於側公先自譔壙誌述其生平出處及死國狀遺命薄葬年五十四妻于氏封孺人少公一歲子諱士和字允協廩膳生年二十八預爲絕

命詞一章公死時亦自題絕句詩公諸子戶部公士禛編次授公孫啟沅傳於世

論曰嗚呼歐陽公論馮道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則身遠患難者何責乎御史公之死伏在田野委折不回從容矣吾宗文烈公偉亦夫婦死國難公復益以子難哉

梁侍郎傳

公姓梁氏諱清遠字邇之又字葵石先世山西蔚州人始祖聚徙家北直之眞定遂世爲眞定人曾祖夢龍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祖志少保公第四子封徵仕郎中書舍人父維樞山東武德道按察司僉事公其長子也生負志節善讀書覽大義徵仕公嘗攜謁高邑趙忠毅南星以手摩其頂亟稱之曰非凡兒年十六補諸生自是名益著崇禎十五年壬午舉鄉試明年試禮部不第甲申流寇陷京師畿輔大震當是時徵仕公與配吳淑人老武德公官於朝中外阻絕公奉王父母避亂備極勤苦又間道探武德公消息以慰其王父母鄉里稱孝我

國家正大統禮部檄下諸郡徵舉人拜官公辭不就順治三年丙戌第進士授刑部主事時律例未定公斟酌刑書號稱詳平具獄無寃在部九月用薦擢吏部稽勳司主事尋調文選選員外郎時曲沃衛公周祚爲郎中共事稱得人遷考功司郎中再調文選遂掌選事是時天下初定流品雜進公屏絕請謁綜察典澄敘進退洽然清公尚書陳公名夏歎曰梁君掌選趙忠毅後一人也九年壬辰會試同考得二十三人皆一時名素益都孫公廷銓疏薦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館尋晉大理寺卿平反讞獄與刑部都察院議不合獨爲一議奏上　詔公議是其不肯希指苟合多如此擢兵部督捕右侍郎時嚴窩逃連坐法四方逮繫纍纍死亾塡牢戶公又奏上緝逃數事皆見施行又發廩粥食囚人保全無算十二年假歸明年起補戶部右侍郎督理錢法局弊以釐調吏部左侍郎贊內計稱公勤自公爲郎在部久諸司事練習吏莫敢欺未幾坐薦人失職左遷光祿寺少卿蔚州魏公象樞亦左遷在寺深相得魏公請養去公慨然曰良友行矣吾何留即日疏請終養歸是時吳淑人與武德公夫婦白首無恙公率諸孫奉觴上壽一堂五世至歡也遂有終焉之意康熙元年丁武德公憂服除當起以吳淑人老再請終養服除移疾不即起八年里中奸人搆大獄誣公族事既白公不得已出補光祿稍遷通政司參議居一歲移疾歸屏跡雕丘葺少保公故所築壽槐堂以居又名其退居之室曰今是齋讀書課農以自適間乘牛車入城人不知爲貴官也所著有瘦史雕丘雜錄證道閒鈔若干卷二十二年以老壽終於家年七十有八公爲人恬然寡營進退以禮得志則利物不得志即引身自潔生平好讀書尤明習典制在朝里居倉卒有疑事人莫能辨者皆問焉早年工詩能文章書法蔡顏眞卿一時爭貴重之晚好道書夢入神宮傷刈僊吏神脫僊吏

冠冠公公却神笑曰子能終不冠此耶及臨終謂諸子曰吾胸中諸無所有諸無所苦神宮之夢其不免乎遂歿夫人王氏某封子五人允樸允相允楠允椽允梧俱以文名世其家允桓知山東泗水縣公家世貴盛當公之在朝也從兄弟三人同列九卿敫五公吏部左侍郎蒼巖公亦由吏部左侍郎歷戶禮兵刑四部尚書時以爲榮而公之坐事左遷不無忌之者公視之澹如也

論曰少宰公以學問從政歷顯仕著名迹兄弟翙翙人稱三梁望其風者如日星河嶽企仰敬畏少保公之遺澤遠矣莪及乎歸老婆娑雕丘壽梘之下幅中道書癯然山澤卒登真脫屣以逝雖神仙夢寐荒誕不足道以公之澹然宦情遺棄世事若草芥不足以動其毫髮之思以視莊列又何遜焉

前舉人汪魏美先生傳

先生諱渢字魏美先世婺源人後徙家於杭遂爲錢塘人考諱士偉母陳氏先生少卓犖負才氣操筆爲文立就沖融宏肆齒三學明崇禎十二年已卯舉於鄉年甚少未娶刑部郎中錢君震瀧奇之妻以其子凡兩試禮部不第及甲申後

王師未定江浙間益多故遂奉母避亂渡娥江躋天台石梁崎嶇萬山中久之母老思歸乃還家推其兄侍養乘妻子遯跡於杭之北山其地窮寂非人跡所經荒茅數椽悉屏生平所讀書並焚嘗所爲文與詩終日瞑目坐臥一牀子集兄子霦趨左右採薪汲泉執爨進食先生固知滋味充然一飽而已固時時念母母又不肯入城市命集霦以籃輿迎母至山中坐母牀上自爲母抑搔視色笑移時母歸復坐牀默無語有司聞先生名蹤跡及門遽起踰後垣夫卒不得見康熙三年甲辰晨起櫛沐召集霦曰吾將逝矣口吟五言古詩云大化無停軌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水泮水還淸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令集霦識之超然塵脫不及世故端坐且瞑復張目曰坐而逝後世將疑我爲禪不可復臥乃瞑得年四十有六錢夫人初來歸裝絫數千金及遭亂從先生奉母流離遂

壺夫人知書能詩容止甚端髮長委地數尺每櫛必立小婢乃能挽髮歸隱後椎髻布裙日益貧無怨言先先生十年卒將卒先生命工貌夫人像夫人遽止之曰君隱矣妾何留形跡於世耶乃命紙褁自起大書六言絕句詩一章其詞云來時玉果正問去後梅花香冷依然明月當空不必捕風捉影高潔類達生者戒其子曰他日歲時祀我卽余像也書畢遂卒夫人生一子集也後兄子霦成進士官京師與懋麟敘譜牒有兄弟之好暇時述先生隱居北山閉一室坐一牀目不睹一物絕思慮二十有一年未嘗有幾微怨懟之色以至於歿又言其兄弟採薪汲泉勞苦作

食奉先生狀輒爲涕泣也懋麟視先生諸父行也因爲之傳

論曰嗚呼自古忠孝節烈之事奮氣於一朝在常人或能之無難也及稍瞻顧斯餒矣以觀文謝尚旻戞乎其難哉孝廉之節爲所不必爲苦形二十餘年卒聽命以終何也母在則然耳其夫婦之死又超然若前知者孝廉巽矣錢不尤異耶

江都知縣周公傳

公周氏諱志畏字抑畏又字雪松寧波鄞縣人曾祖炯封文林郎祖天覺故明萬曆巳卯舉人鄧州知州父乃祚寧波府學生員贈江都知縣母李氏贈太孺人共府知府李公應辰女初孕公時夢神告以月望當生兒及生果及望因小字望公負至性少讀書見古人忠孝節義事卽感激奮發日夜磨礪思發舒其所欲爲事父母孝母早得疾臥牀十餘年公視藥臥側不敢離間潛誦書以慰其父夜不敢解衣寢中裙廁牏日取浣濯不假妻子手久無倦容母亡一年父尋歿朝夕哭毀瘠過哀及葬不輟哭遇風雨卽麻衣

趨伏墓上慟哭晝始返自傷爲諸生未得志養其親常書蓼莪篇自責且詠且哭聞者哀之服除崇禎壬午舉於鄉明年癸未成進士又明年甲申流賊李自成陷京師調選南京得江都當是時揚帥分部四鎮國家莫能制所至奴官吏蹂百姓稍不當橫刀怒視揚州一鎭尤酷惡吏民苦之帥旋死兵無所統益橫暴公適下車將弁氣奓公公強項抗不撓取其兵害民者置以法兵大譟謀劫公廷論多公直恐不免議調欽縣大學士史公可法督師駐揚州知公才欲倚爲佐聞調慰留之曰敵且至城孤立無救度不能守民旦夕死我與子俱死民所以不卽死者恃我與子

在耳子即去如民何公素子畜民民依戀卒不忍去
城中餉匱公往高郵區畫糧數千斛入城爲堅守計
未幾
王師薄城下史公守西門公守小東門躬率士卒被
介冑巖刀斗宿敵樓上夜不交睫攻益急有紿公降
者索縣印公罵之曰城破吾抱印死印不可得西門
陷史公死兵入執公不屈擁至南郭禰緣庵刃公於
水公平時常以小鏡置懷中用以爲鑑至是死數日
無知者一僕行覓公見尸水上識其衣啓視鏡宛在
乃哭殮焉公生於萬曆丙辰四月十七日死於乙酉
四月二十五日娶袁氏一子斯言比聞公死泣不止

歿於江都尼庵甫八歲公兒子斯盛字屺公
皇清順治辛丑進士以文章名於時哀公死之久而
未彰也屬余爲之傳

論曰乙酉之難史公死城守顯白昭著矣乃以葬不
得尸人迄今疑之甚矣小人之不可語大義也嚮使
周公之尸不出其疑又孰能辯哉周君屺公不死其
叔以弟斯敬繼公後又表彰之嗚呼賢矣

王鈞侶傳

王鈞侶名崇節宛平人大宗伯敬哉公毋弟工繪事
不屑屑師古所画山水樓觀人物草木蟲魚蕭遠閒
曠間出古人之上人爭貴之性任誕不羈非其所悅
雖權貴人迫之不應作鈞侶生五歲而孤多疾病習
懶慢不喜爲章句學學擊劍走馬舉武科爲興州衛
千總久之不樂棄去放浪家居益肆力爲画宗伯公
索交愛鈞侶未嘗倚門地請謁足不至公卿門或乏
食不肯向其兄及從子乞索一錢甘心貧約以繪事
自食其力士大夫雅慕其人求画者滿戶外必先償
直後欣然命筆先是京師未有知之者大司農梁公

最先賞識稱爲絕藝鈞侶亦感公知己獨樂爲公画
一日厚酧以繒帛辭不受曰崇節貧安用帛爲更易
金如其常直强之乃受其廉於取又如此
朝廷聞其名召見中和殿鈞侶偉丰儀鬚長數尺
上命起立視良久令供奉画苑時年六十餘矣以足
疾引退從子司空公爲築室娛老遂不出未幾以病
卒画益貴鈞侶生平不飲酒喜婦人得金即持往狹
邪立盡初私一婦其夫覺撻之劓甚婦自經一夕坐
室中見婦忽至似有所語鈞侶大驚憤家人於簾間
見婦裙影隨之入遂不見亦異事也鈞侶初學画於
崔秀才青蚓名子忠又字道毋萊陽人流寓京師宗

伯公暨婡陽諸宋皆與厚善画尤絶俗丁天官佛子鬼怪諸變相與諸暨陳洪綬齊名爲人淸古傲岸不苟隨人遭甲申亂失生計入敗窑中自餓死嗟乎若王與崔者殆所謂狂狷者流與以彼才技使稍就繩墨其所傳當不止此乃俱以任誕死惜哉倘生長江南好事者爲之延譽而推重之豈出倪唐諸人下今竟湮没不傳是亦有命也夫崔王死行事不盡傳司農梁公謂余云

吳處士傳

處士名嘉紀字賓賢一字野人泰州人家州之安豐塲地濱海斥鹵居人煑鹽爲業性剽悍喜鬭遇凶歲或天下多故卽起爲盜平居無事口舌憤怨輒殺人處士獨以溫然儒者居其鄉初學科舉後遂棄去閉門窮居蓬蒿土室名所居曰陋軒終日把一卷苦吟自娛晚年善病或并日一食不以告人里人不知也近海多暴風疾雨水湧數丈鹵地爲魚塲人絶粒動稱凶年處士廬舍汚窪每歲水至常及半扉井竈盡塌苦吟不輟其爲詩工爲嚴冷危苦之詞所撰今樂府尤淒急幽奥皆變通陳跡自爲一宗近代廢棲之作鮮有過之者積既久稍稍流傳於時爲周櫟園王阮亭兩公所知兩公官省郡强致之力犾一出布衣草履低頭座上終日不出一語兩公善譚論每說詩樹議鈎致處士數語微中而已兩公雅重之卽送歸海濱處士生平不妄與人交所善唯三原孫豹人枝蔚郃陽王幼華又且休寧汪舟次楫歙縣郝羽吉士儀處士時饑寒不給舟次羽吉毎緩急之其見知於周王兩公也則舟次延譽焉王公既得處士大悅戲謂舟次云野人固冷今因君熱矣處士篤於孝友其諸兄有死於鬬者竭力以斂其遺孤逋塲稅爲州吏所摘掠處士匍匐營救州吏聞其名卽省釋處士生

數子忻不學或舂賃無以自資故處士閉門以窮老終年六十有八所爲陋軒詩若干卷板行於世處士既卒之明年幼華以都給事中典廣東鄉試返命紆道揚州哭之留金其家時卅次亦以翰林奉使海外還歸爲經紀其葬遠近義之余交處士稍晚常屬余序其詩至是余兄弁次命爲傳不獲辭處士素謂余知之也

論曰歷代處士亦紛紛矣或被徵不屈或拜爵還山若周黨伏而不謁樊英應對無奇而范升張楷之徒輒有異議不亦難乎惟終始岩穴束帛不加没身而後挹其高風斯爲絕俗矣嗚呼延陵庶無譏焉

張處士傳

處士姓張氏諱奇字正甫揚州江都人初學制舉入學爲諸生久不屑意學詩詩即工見善書者復學書即過其所學家固貧性閑而傲與人交多落落家益不治顧妻子雖寒餓無憂色日與郡之賢士大夫及游閑公子攜名倡狎客飲酒相謔浪醉即歌詩或奮筆作人物草木蟲魚皆蕭灑有殊致愛者爭持錢乞乞即與得錢復飲頹然自得也中年喜天官象數諸兵家者言常仰而思俯而歎當萬曆季遂移家南京及南渡馬阮蘢竊權寵附者如靡率以熏灼相誇誕然多知處士名造焉皆不報曰吾烏用此貴人來也卒閉門以死得年七十有四當其南遷時甫三十餘偶得熱疾幾不治門有道士來曰持吾藥飲以水即愈驗果然延之入叩其姓曰趙氏語移時並受其服氣之術去越數年道士復至歡顧室中空如無以贈遺有乞書者得一金即附之去遂不復聞又二十餘年處士將病遊謂家人曰吾以某月日時死自題其棺遂不食日飲白水凡四十餘日及期坐床上曰趙道士來家人謂病人多妄不聽索巾即巾以巾曰冑也索衣即衣以衣曰甲也據床作躍馬狀家人驚問故曰道士來久矣率卒伍數百人待門外吾行矣遂歿家一老僕以兩手舉其尸如飄風或以爲尸解云

處士有子引孫鏐引亦工書溫然君子人也鏐魁梧
善博物與予游尤與吾師司農公善康熙丙辰七月
同客京師靈祐道院出處士遺詩二卷肅容再拜述
其生平請立傳處士之詩豐厚閑雅規矩唐人司農
公序之矣不具論
論曰神仙之術儒者所不道雖見於書傳者亦往往
而有率多遇於貧賤疾病之人尤得於無意而從來
帝王卿相享有貴富百計以求長生卒無一效何與

王宜人傳

宜人姓張氏山東鄒平人曾祖一元前巡撫河南都
御史祖延登前都察院左都御史謚忠定父萬鍾江
南鎮江府推官母李氏生母崔氏適濟南新城今戶
部郎中王公士禛宜人生而明慧性孝慈勤斂儉約
識大體歸王公年甫十四奉舅姑盡禮事夫敬接諸
姑娣姒順以和御下寬仁有法宜人生長貴族適名
家刻意朴素終身無華飾方公爲諸生時讀書外舍
至夜分宜人必篝鐙縫績以待無倦容及公成進士
任揚州府推官遷禮部奉　使榷清江浦關再入戶
部宜人畢從公負海內盛名所至賓客滿坐譚論移
日宜人酒食必潔或空無時質簪珥以繼人皆稱公
好客不知宜人實佐之初公在揚州有許孝廉珌閩
人計偕乏貲謀於公公廉於官適無錢宜人解跳脫
予公授許許作詩志之又徐隱士夜公同里人家貧
行旋至高當嚴冬凍餓風雪中宜人出絮帛屬公曰
知君念徐先生曷以相遺此事遠近人多稱之宜人
前後從宦不私蓄一絲一物不自嘗鮮美遇　覃恩
凡三賜表裏宜人上之舅姑不敢御遇時食必先進
乃嘗或在遠道必對食思慕姑孫太夫人歿宜人哭
之慟三年淡食舅封禮部公老益敬事之滫瀡
不假僮奴手舅喜且悲曰賢婦勞矣公女兄弟數人

歲時歸寧宜人敬禮如姑在時尤加至其有恩戚屬多如此先是公奉　命典鄉試入蜀宜人連喪二子悲不自勝乃覊廻治行李送公行公至灞橋寄詩宜人見之伏泣是時病已伏康熙十五年春公服除補官京師宜人未及從是年九月病卒於家得年四十封宜人子五人啓涑啓渾啓汸啓沂啓沐渾沂早卒女一其姑劉氏子宜人撫之戶部公思宜人賢第泣持狀屬爲傳以懋麟出公門知宜人言質而可信也汪懋麟曰自古婦人之賢不踰門內如必以奇節顯豈季與宜人名家子作配聞人婦德備矣況其賢有才又有非婦人所能及者乎作曰頌廉吏敬贊下士宜人之助又曷可沒也

揚節婦經氏傳

母姓經氏揚州人生而穎淑嫻容止幼奚父訓閒說貞女順婦諸節烈事傾耳以聽性至孝以多病養舅家思父母輒廢食其母抱危疾臥牀久母手調藥進粥不少倦會左諭德濟寧楊公士聰遭甲申流寇之亂弃官南下過揚州以憂憤致疾獨止旅舍郡守任公民育公同年友也憐公旅病無一人侍藥者乃爲母媒出倅錢聘歸於公時年十八公病少間攜母避跡吳越間當是時亂兵四竄盜賊蠭聞劫掠夜伏小舟冒風雨日夕屢窘困絕食而公方羸弱扶持左右藉母力爲多尋之常州聞郭外有方坐里者地最荒宋公曰方坐者方外也是可以隱遂卜居郵有小樓公日夕坐其上每北望故鄉眺京闕傷國事壞於朋黨門戶君子莫能救雖弃家室絕意榮進自放於荒江卑澤而鬱鬱疾痛病且不忘輒淚下數升母婉轉承事必勤必敬見公悲憤亦揜泣不能止未幾公卒母年二十一有子三歲矣公遺命棄葬此土示不敢歸乏窆其志可哀也母卜地爲塋兆將葬公誓與遺孤守墓側而公諸嫡子來言歸葬便卒歸其鄉母痛哭重違公命乃與遺孤畱葬公衣冠里中曰公雖歸其神猶在方坐也自是毀妝蒿簪布裙閉門課績每寒食挈遺孤灑酒墓前擗踊號痛墳土盡溼聞者哀

之母教其孤嚴常語人曰兒先公所愛教若無成未
亡人何以歸地下也孤既長力學能文章揚州府學
生名通佺娶常州陳氏孫二人母嘗一歸濟上省公
葬處曰余識此佗日從公歸也及還常州一年遂卒
時康熙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得年五十
論曰婦人之事人猶臣事主然槩責望天下之爲人
臣妾者亦難矣當論德公弃官自放非有顯榮富厚
也固甘心從公於流離疾困之時夲少寡三十年從
公以死以視委身事人享非常之榮一旦易面毁節
者何如耶揚州俗極以女子遠嫁貲人人率以靡麗
輕之豈知有持大節如母者余受知眞定大司農梁
公公實出諭德公門諭德公子持狀涕泣屬爲傳不
敢辭也

節孝袁氏傳

袁氏世爲蘇州府長洲縣人祖袞按察司副使父玉
鉉縣學生母周氏布政使司參議大啟女氏性端飭
寡言笑守父母訓故粗通書識大義遭家貧年十八
未許字會同里葉君子循喪妻聞其賢禮聘爲繼室
子循進士出身初官廣西容縣知縣挂誤例級家居
氏以康熙八年十一月歸於葉琹以明年二月補官
之京師期氏與母周偕葉由陸先往氏舟行以六月
至至則子循病不起尋殁氏遂不食誓以死殉周慰
勉之曰爾死孰歸爾夫即同死客耳甚無益盍扶爾
夫歸爾夫雖死無恨廼少進食即以櫬歸葬如禮自

是毁容閉戶不踰尺寸雖三黨至戚罕得接氏素羸
善病周同居處憂之病作氏傷其母以憂病也割股
以進不愈再割卒不愈氏哭之毁瘠亦殁實十六年
丁巳九月二十二日年二十七氏有姊爲進士誥封
翰林院修撰彭公瓏繼室公初大書氏庭有古井無
波松筠有節何氏曰余可以死矣至是狀其生平覼
爲傳公君子人也其言信再按兩縣諸學士大夫請
旌狀氏之事夫一事母誠益信表以節孝何媿焉
論曰國家典制婦人守節五十以上者例得旌其有
夫既死守節後亡者不錄余嘗覽禮部奏牘竊歎此
例之莫能改也大凡婦人能以節著良苦矣不幸年

不及格與後夫以死者遂湮沒不彰何以勸哀氏弱
女子歸渠僅二月餘閒關數千里扶其夫之櫬以歸
卒以死守是可旌矣況孝於其母又懇懇如是乎

黃嫗傳

黃氏江都以死節著聞韓文適先生家嫗也嫗給事
韓久有恩當乙酉城破時先生與夫人蕭氏及其長
子將就死夫人痛韓氏之絕也抱三歲兒泣拜嫗嫗
泣受襁諸懷即夜逃當是時高馬屠城城中火起煙
鏃刃如雪天大雨淙淙與戈甲聲亂殺人塞坊市嫗
匍匐蛇行刀頭馬腳之下伏死人中視兒曰天不絕
韓氏勿號兒果屏息懷中從城竇出匿江灘拾麥穗
啖兒得不死亂定投韓之故人高氏義育之及長以
有成即余友醉白名魏者也醉白嘗爲余言當吾父
母與兒死義時魏之不死一髮耳微嫗有今日乎傾

嫗老矣吾母事之未寒備衣未饑備食疾病藥之不
卒且死葬以禮自余交醉白二十年酒閒慷慨涕泗
益熟聞其說者未幾嫗歿一如其言醉白初爲孤童
其故人者復以事破家即自爲計嘗讀書僧寺不能
朝夕嫗嫗居郭外郵舍思醉白泣哀其主夫婦之死
也日夜哭不止其子患苦之家畜一牛嫗曰爾無苦
吾爲爾牧即牽之埜伏田塍下仰天大哭人莫能勸
止也自是以爲常後醉白有事四方得錢歸即往省
嫗置酒肉嫗喜持醉白撫弄如嬰兒辭去復大哭醉
白憂嫗病且老也豫爲制棺及衣嫗喜即衣其衣壞
復制之凡三易醉白寄館其姊家嫗適伻天向曉款

門數四醉臼臥求起姊恚曰自弟之來客數過雖應門無及也嫗遽起撫姊背曰無多言必若弟之賢而客始來之早也而不然者則廻廻於他人之門矣嫗逆知醉臼如此及醉臼將昏治居室謀迎嫗會病甚疾呼其子與過新婦家熟視婦泣曰癸子病且死不及見爾夫婦之好矣善事爾夫爾夫裕抱持從爲死中活有今日其爲人賢且才雖貧勿憂後必大姓效世俗兒女子易爾夫也婦敬謝之嫗歸即歿得年八十三醉臼涕泣請爲傳十數返不倦余耳嫗熟敬嫗間其死哀之爲立傳

論曰天下辜恩背主之徒獨婦人云爾哉嘗觀託孤寄命之臣反顏若草莽棄者皆是也而又何以責婦人邪董嫗非能讀書知大節明於恩讎之義者乃犯白刃不顧終始韓氏之託至於死且眷眷比諸嬰臼何多讓焉

張烈婦傳

烈婦姓涂氏其先江西人遷江南寶應縣世居湖西之黎城父起祥母張氏適近邨溗溝張列列所居名齊義鄉農家子生八歲出嗣其伯蘭亭蘭亭既歿妻鮑氏年七十餘始爲列娶涂歸一歲有身列遽歿將殮其俗夫死妻截髮縛釘上蓋棺即不得改適涂父母以女少難之涂號泣截髮以死誓未幾免身生男九月夭涂志遂決父母度不可奪謀潛許其鄉人強逆之涂未覺也歸寧至母家其姊以言動之涂憤即告歸與行田中其僕具以告涂驚駭悲憤過其中表寡姊與决相持大慟歸侍姑佯色喜時歲將殘助伯

叔諸娣姒作傅飥及花草諸節物家人不疑初涂誓死鮑竊聞之令同臥起鮑老人患骨痛至是涂乃煖湯爲鮑浴浴竟扶寢於牀手爲抑搔鮑少安乃婉辭於姑曰來日歲除羣從伯叔當有事姑所請暫宿已舍許之涂出詒其小婢曰汝往侍姑及夕理髮整衣中夜焚香於庭其婢竊窺涂拜張之祖若考及其夫之靈乃起行階下時大雪深尺餘其伯聞啓扉聲問之涂曰偶失匙起覓也即踏雪出門外數十步爲溝水遂投水死及明失涂家人跡之見涂立水中以兩手掩頰顏色如生鬢髮翼如也鮑聞驚起按雪跡行哭至水傍見兩膝與手著雪上若向天再拜者出[illegible]

水中驗內外衣皆密紉無毫髮隙而所著雙履猶新初凃之誓以身殉也其父母兄弟力持之以有身故須臾死嘗問其兄弟云習見世俗婦女或經或刎是非正命且聞浮圖家言是當輪迴無復生人理信否其兄弟言鑿鑿逆止凃意也凃又嘗謂其父母云吾家貧嘗為姑拮据辦一棺不易也萬一女死慎勿奪此即然死不瞑至是從其意薄葬之鄰里遠近聞者哀之凃之歸以康熙二十一年秋其夫之歿以明年七月其死實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有八日嫁時年二十一死時僅二十有三爾

論曰余聞烈婦事竊歎茲邑昔有戚氏女今又得張氏婦何風之烈也戚通書能詩其絕命一章迄今傳誦凃生長貧家又所居荒陋非有見聞薰習也乃從容完節如是其得於天性者然與從來習大家閨範者或負異人之才一旦臨大節多展轉忍死以就恥辱非才之為累乎自古士君子以才累而不克終其節者何限顧乃得於鄉里尋常之婦為尤難耳

傳凃氏事竟適有客為余言邑東城中有治圃者之妻稍有色與圃主之子張某私張誓不娶其父母強為之娶婦聞恚甚而張與所娶妻實未昏也遂與婦誓同死婦乃入戚烈女祠自經張亦趨赴相對經會里人至兩救之張甦而婦遂絕噫等死也一以正一以邪烈女有靈必以為汚其地而褫之矣何淫婦人之恥耶嘗聞凃氏之死而加媿矣因慨自古人臣事君或偷生賣國於故君而以其身為後君殉縱詭有薄厚揆以春秋不貳心之義視治圃者之妻何異哉因並記於傳後

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沈君墓誌銘

康熙十四年秋七月聞吾友沈君肯齋歿於官不得日悲痛輟食爲位於興教寺僧舍哭之既招同年劉子長發張子楷會哭越十餘日其孤五杲自山陰以訃來盎六月九日也將奔京師歸其喪過余再拜泣曰先子生五十二年十七爲諸生十九食餼四十一入國子監二年舉鄉試明年成進士官中書舍人凡六年遷刑部主事又二年而歿去故鄉十有二載遲得官羈旅抑塞才未及用卒以窮死先子之志無窮而遇竟如是止也公與先子厚知最深其賜之銘庶不沉泯於土中乎余泣且謝曰銘宜也然不忍死吾

友何遽銘又固請曰歸將營葬銘宜速余不獲辭乃次之君諱胤范字康臣又字肯齋世爲紹興山陰人祖綰前萬曆丁酉舉人六合縣知縣祟祀名宦父懋肅國子監生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母姜氏贈太孺人禮部尚書逢元公女君生而英敏爲諸生雅負才望里中嘗歲饑民變君家素饒無賴數百人擁門索米是時贈公在米實少難遍給倉皇不知所出君從容指畫以計遣之皆謝去明末兵亂有大猾招集散亾寇浙東西素與君有郤懸賞購君急君毅然儒衣冠往見曰某來矣殺一書生何購爲猾奇之大笑縱飲而釋君爲諸生久不得志乃援例入國子監祭酒

司業奇其文謂必售尋以丙午舉順天丁未中甲榜君素工書法王柳顏歐鈞畫摹脫盡變極神對策人人必其得鼎甲竟不獲用新例應閣試第一授撰文中書舍人自前代至國初是官罕由進士授御史李君棠疏奏內閣職司密勿不可以他途進當擇進士有才望者爲之　國家從其議君實首應是選初謂一切制誥皆得撰擬以展其才而例又不必爲以故鬱鬱無所表見與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充收掌官五年告成賜金幣加俸一級壬子主江南鄉試初奉　命余問之曰何以試吾鄉君慷慨指天誓曰昔江南丁酉之役固兩浙人

主之卒以不法戮都市今吾所詹君往亦兩浙人如不肖請以丁酉鑒余敬謝之及榜發所收皆單寒稱得士其初入刑曹也例當視囚提牢夜宿獄門外鋃鐺聲索索聞鈴柝中夜不忍聞三月而更會朝審秋決諸大寮君小心供職繼値滇閩叛亂獄中死罪數百人日夜趨事寢食不得暇時天大寒囚饑凍惻然市衣食散給之全活者多卒以是勞瘁致疾以至於歿悲夫君好學善讀書尤以詩聞所著采山堂集行於世華贍雅則浸淫六朝後與余論詩專一漢魏變化杜韓簡潔樸與一洗少作必傳無疑者也性最喜客官困貧應接不少倦旁通篆籀偶刻石爲印記士

林賓之然不肯輕爲人作解音律余嘗春夜沉飲其齋歡甚見簫在壁因强之一再弄後不復聞已娶史氏封孺人生二子長五杲山陰縣學生員浙江賊起五杲持檄往諭降二萬人督餉侍郎上其事將授官次五槃山陰縣學生員出繼叔父皆賢有才能世其家者女一適姚其孤將以某月某日葬君於山陰某鄉某原銘曰

謂不利而旣試遭何難終秋官幽憂寂寞忽焉盍棺天嗇其位不嗇其詩後有考者視銘辭

孫處士墓誌銘

白岳孫處士客死揚州寓舍予往哭其孤匍匐泣而言曰不肖孤早喪母吾父憐之失學稍長苦貧從估人糊口江淮博升斗養不得在左右父晚年思歸隱黃山不肖孤與生事粗理先築室山中後奉杖笠歸耕田汲井以老今已矣父性朴質無他好惟獲交天下賢人君子羅致其詩古文詞若嗜欲以故棄百事爲之風雨寒暑死生存亡不少易今亦已矣而所謂賢人君子者散在四方安知吾父之死之可悲也賴先生在先生不忍死吾父敢以墓石之文請予悲而諾之其孤遂言曰吾先世山東青州人唐時有諱萬登者以金吾將軍從康成誨征蠻道經江南之休寧樂其山水家焉世居草市此吾始遷之祖也傳二十六世有諱秉仲者爲先大父生五子父其長也配吾母吳氏生二子長自省卒次卽孤自益不幸母早世父獨居三十餘年人以爲義余曰然自處士去休寧而來遊於揚也居一椽從一奴白衣青鞋蔬食而水飲鄉人多大估居積於揚競尚居室衣服飲食伎樂處士望見輒搖手閉目去見通人大儒卽折節願交而於寒人畸士工文能詩或書畫方伎有一長必委曲稱說令其名著而伎售於時也然後快以故四方知名及伎能之士多歸之朝一客至卽叩諸閭人之

門曰某某來暮一客至又叩之不倦處士長身高足
淡目朗眉服被其古見其遇風日以扇障而疾行衢
巷或躑躅霜雪泥淖知必四方客至而處士爲之來
叩也見即出卷帙澗袖中纍纍曰此某某作也如是
者自壯至老如一日嗚呼善估以長子孫者吾鄉人
之常也假高路不仕陰託王公貴人弋名利以自豐
者從來處士之習也而處士獨不事生產終其身於
交友文字中未嘗涉毫髮私一子亦不強教而黃山
去揚州非有千萬里之遠也竟謀歸未得亦當世賢
人君子之責而處士卒不言以窮老死此余之淡悲
而重愧焉者也處士嘗索送歸黃山詩四方之作幾

盈數千首又集孫氏凡以詩名者爲一家言欲鏤板
以行又嘗集諸名家詞期足百人爲一選俱未果其
屬余序而先板行於世者止十六家詞死之日猶啓
敝笥理四方友朋書疏授其子其重交好文固如是
處士諱默字無言又字桴菴人無識不識皆稱無言
因以字行卒之時實康熙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得
年六十有六歸葬白岳銘曰
拙於已勞於人善其善如一身恥言估儈憂貧黃山
高而水淸室雖虛歸其神欲考行視貞珉

亡兄汪公趾墓誌銘

余繫官京師獨居冷寂兄乘馬走五千里來視余相
見終日惟於是時康熙十年辛亥五月也居三月暴
得疾又三月思歸別余復乘馬走三千里去抵家疾
發遂不起年止四十延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兄諱兆
麟字公趾吾　父封公第三子　母太孺人李氏兄
幼好奇負大志不喜讀書喜騎馬握刀調弓弄矢吹
簫彈絃各極其妙間慷慨作歌激楚宕逸不飲酒喜
狹斜好遊每出門駕大船挈名馬載一切玩弄具所
至少年故相遊談技能之子滿座上名娼雜沓暇則
之原野騎射角勝笑悅爲樂雖空無不計也初兄視

余京師時開口外市馬從二三少年一日馳二百里
至牆外牆外者京師邊界也徧覽關原險塞諸要害
獲盧龍雍駱駝良馬慨然思爲世用復自傷鬱鬱湮
抑不得志驅馬歸與羣妓飲乃得疾時仲秋新涼兄
臥西屋余臥東屋月微明聞兄咳聞咳咳止不止急
起命火則吐血數升倉皇召醫且止且作竟以是亡
兄性孝友事父母如孩提固不喜書喜兩弟讀書自
余小試甯州縣及省試計偕兩入京兄寔俱雖細事
必教與人交持一心終始無間殁既久猶有哭於其
墓者兄素自與有王半仙者通州人善相人謂兄有
奇遇當大貴卒不驗以殁悲夫娶欣氏一子衡一女

兄既歿之三年將卜葬於江都某鄉某原在康熙某
年某月某日衞已長爲國子監監生娶馬氏生一子
嗚呼兄志不遂死不瞑有子與孫庶其慰之

處士張君改葬墓碣銘

順治五年戊子揚州處士張君正甫年七十有四客
死於江寧君子引方食貧以處士故所弄印石納於
葬君於石城清涼山金陵寺側又三十餘年引卒
鏐將卜地以葬慨然思其大考撫膺仰痛
一祖客死江寧也不肯生甫五年家苦貧不能
恐江伯魂歸塋故土祖雖死猶客也父沒而守其鄉
詞魂爲客吾父之靈其安乎於是奮發涉江徒
行泣於清涼山下求處士墓不得齋而禱於神若
或爲旦日得其地爽矣發之而木見木已壞鏐再
拜江禱於其靈曰易木而殮與火而殮孰吉卜曰
火吉於是火既燼寺僧智贊視燼中得石寸許驗其
刻文兩端一曰狂老一曰正甫氏即殉葬故石也鏐
悲驚痛當其求葬不得及發而木壞無所徵信獲是
始信處!!君之靈在焉誠鏐之孝感乎神以與石協
不然孝子之悲疑其何以釋哉遂斂其骨返再拜告
於社、曰祖歸矣乃以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十二月
十七日改葬於邗溝之陽元配方孺人後處士五年
沒實順治十一年甲午得年七十有三至是得祔葬
焉處士諱奇正甫其字也一子引一孫鏐國學生考
授州同知處士以高隱聞於世余已爲立傳鏐復再
拜勤請於余曰吾祖之生平公既傳之矣墓門之石

非公無以文余重其孝而與其事也文以銘銘曰
木斯朽石斯久名斯壽魂歸來邪之隈與子偕孝孫
其何哀

饒母史孺人墓誌銘

余友饒子眉喪其母既葬復涕泣持築夫王先生狀請於余曰吾母少知書賢有才遭家摧落終其身甘貧勞苦靡有不嘗生不肖一人以教以育俾稍有知識不爲士君子所屏棄而吾母之生平亦百一稱道於士君子而不肖困躓一經無所表見得稍展魚菽一日之養遂棄不肖以去痛儉於財薄葬於某鄉之原卜者謂不吉茲復遷於某山新兆請君爲銘不肖不他乞諸貴人而君是請者君知吾母也余曰不敢辭自余少時與饒子同學時與賓客往來其家門巷肅然籬屏在中貧不能治具潔果核茗飲出助譚議

余輩遂升堂拜母見蒿簪布裙操作自喜及余輩出乃一一察其才器小大某宜師某宜友某宜爲戒閫不中由是士君子之與饒子友者無不歎爲賢母也母姓史氏其先豫昌安定人大父守心亭中鹽於揚遂爲揚州人生十九歸于饒饒公名寬字淑人溫然儒者其家故豐遭家難悉奪其貲不與較遂日貧孺人來歸勤其家先日而興後日而未息天初寒謀其姑與夫之衣家人不知其未織也向午進其姑與夫之食已則未始嘗食也值歲饑斗米千錢孺人出嫁時衣物供俯仰會姑病且歿莫能殮孺人傾室中止一婢即出質以治喪自是家益貧日夜女紅操作冬

無絮又力不能具火藉草數莖擁稚子一鐙紉縫刀尺達旦暑月其所僦居僅一室西向蒸熱莫避扃戶竟日十指不輟眉稍長善病公授之經乃教授他舍孺人自爲督誦又殫其心力調醫藥食飲俾讀書爲聞人家以稍振母之賢可知矣昔王師攻揚州孺人自經不死自焚火及屋傾遂覆其身又不死卒免於兵郡志載之得年六十以疾終康熙七年八月七日初孺人臥疾久眉日夕侍疾及篤求醫百端不效刺指血書禱祠籲神請代卒不起將歿有童子者艮家子孺人素撫愛之至是謂家人曰追歸宗無取償遂卒生一子眉也江都附學生自古

婦人之賢豈必他異能卽知大體斯可矣而世風日壞雖世家大族其知此者或少也觀於饒母甘貧守義爲婦人所難爲尤能令其子親賢取友表母生平雖窮約何憾哉母旣歿十餘年饒公益老眉教授竭力以養嗚呼公固長者眉復以孝聞讀書兩世其亦將顯矣銘曰

七之所苦終歲食貧何以甘之乃有孺人孺人固貧不恧於禮雖不有家而有其子有子克孝臨穴哀思其哀莫慰勒此埋辭

文學史淑時故妻李氏墓銘

史子淑時初受室以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有一日歸以明年九月十有八日死死之日距昏之夕一歲而匱其二十有三日云當其妻之初喪也史子遽登樓以其妻束帨自經垂盡家人追救得不死旣甦大哭不食寢其側日夕哭爲文三千言以哭之歷敘其妻之賢且才而容止之端靜也初昏之好合歸寧之悲思閨房詩書倡酬之歡絲竹藝能之美相與誓死以同游也又爲古詩十九章五七言近體若干首以哭之纏綿哀痛無復生人意余聞而訝之史子余故人子也年二十餘耳儀偽爽工詩有奇氣少從師受

時文之學卽匿他書案下潛閱之師怒不能禁而時文亦最工試輒冠其曹偶初余還山未知史子之才也一日挾其才治樓詩一卷來謁余驚喜束帶見之史子輒歔欷歎息不止述其妻李之死而言之悲也欲得余一言以永其傳余以禮譬解之曰子以孤童爲人後又新喪本生之親兩母寡而老家且貧宜抑哀力學思所以顯其死而慰其生也哭妻而隕其身豈禮也哉史子唯唯退越數日復來請益堅余飲之酒史子遂言曰吾妻之爲吾家婦也視他婦爲難承事兩姑憐而愛之者不敢名其婦而責望其爲婦者又疑其婦之或異也妻之幽憂自此始其日侍於姑側

也怡顏如弱女子退而處於房中也淚涔涔不敢出聲以是得疾至於死悲哉爲人後之難爲人後者之妻之難如此余再譬解之曰禮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古之孝子有無故而出其妻者爲親屈也况生死大故有未若此其甚者乎史子聞余言變色而作曰先生之言禮也余小子之過也然吾妻之賢且才死之日不及歸之日殮時服嫁時衣也小子之悲何能已也願先生銘其墓庶幾塞吾之悲乎余曰諾遂銘之李名正芳字珠僊先世山西人生於揚州卒年十九銘曰

女不必色色必離士不必才才必危天久是惡爾又何悲

亾兄公𨀛元配欣氏安人墓誌銘

予兄公𨀛既歿之十有三年安人卒時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四日安人姓欣氏揚州人以孤姓聞於里其得姓之故及所以徙皆莫能知少孤依母李孺人女兄弟五人安人其季也年十五歸予兄是時先府君與先妣老矣甫娶婦又年少逆慮其所以爲婦者既廟見凡所以爲婦者不教而悉中禮兩先人喜曰吾食寢自此甘矣予兄好游任俠每歲常外出不事生涕久[illegible]困安人安之會兄覩予　京師得疾歸臥牀一年益困安人日夜謀醫藥不言而憂兄卒不起時安人年三十五一子一女甫十餘齡哀痛絕粒兩先人慰勉之再乃少進食遂以是咯血繼兩先人先後棄養執喪如禮每哭輒咯血終以是卒得年四十有八自安人之來歸也予兄弟俱幼未娶其娶娣姒凡五人安人接之如一人兄弟之子若女凡十數人安人遇之如一母故其歿內外哭之悲有餘其平居守先妣教不議釐屏笑言不聞於外及稱未亾人執節尤謹日以女工課女窗前夜一燈相對足不踰戶外如是十三年至於歿子衛國子監監生考授州同知女嫁監生薛裕一孫龍翔生五歲喪母安人實子之至是躬其祖母而悲聞者憐之初　國家用兵令內外官授職未即仕者俱得人貲授

誥命以榮其生死之親於是州同知之未仕者皆爭出貲迎致於家閭里視之爲光顯矣以欣之封於例得稱太安人而衡固無力以請子復未及力致之得毋有悔乎將以某年某月日祔於揚之西山東浮橋先兄之兆銘曰

姓孤植族不昌以女德嬪於江室家既好而離則早欲知其賢銘是考予何以銘曰予嫂

仔園王君墓誌銘

吾友王君仔園以康熙二十一年春就禮部試撤棘之明日聞其父之喪時客涇陽館舍大呼淚不得下反衣羊裘兩手據木榻目直視髭髮怒張晝不食飲夜不帖臥客往弔唁不能謦折發聲悲號如是者五日而卒實二月二十有一日也得年五十五予與許給事筠庵經紀其喪集同郡同舉之官京朝者會哭僉曰仔園死孝予請以斬衰殮衆曰然於是祭以麥飯奠以明水棺內外悉如禮既殮之旬日飭舟船貲其老僕載其匶歸葬於揚君無子又新喪父唯母在老且病予懼其母之聞而悲莫能生也戒不以聞封

其斂襚中遺金舊裝致其寡妻諸友朋賻殮以歸者尚留餘遣君弟令穿若前夫人塚俾速葬予哀而誌其墓君姓王氏諱賓字賓王仔園自號也先世爲陝西涇陽人中鹽於揚遂爲揚州人父祚昌以文章智略用薦知江西崇仁縣母揚孺人君早年抱異才嶷眉秀朗目光炯炯向人善譚諧好交結其家故饒被服輕纖修飾自喜而性多敏給不常視書及與儕輩聯硯席角文藝若無意以爲輒工敏他人憮澹以思者不及也康熙二年癸卯秋與予同舉省試情好尤篤君家有高樓風月之夕張燈設客歌呼徹旦當其大醉抗衡古人詆罵時俗覗取卿相指頤耳豈復知

有憂愁困折事哉及公車屢放齒益加長金亦盡屏
居僻園搆草亭編籬蒔藥集海內名素之詩低眉論
次期以行遠而傳後也計借時尚抱卷帙纍纍論議
不少倦其將死時忽起捉筆取敗紙細書哀毀之情
又云余生本關門僕僕與四方名賢相接投贈遂多
撿校奇矯之作以付殺青皆本乎夙嗜非託聲譽其
字略可辨者如此後數行傾欹有無不可復識是則
君之絕筆矣初君來館舍予請之屋幽黮不盈丈穴
其壁上一穴日光斜漏如井中行李單寒不可耐猶
慨慷作意氣語予執手慰之曰君之行苦矣遂瞪目
泣下遽曰君知我及聞喪而號也狀如狂人竊鬭其

屋連死人故多鬼勸急徙他室而君已不能支痛哉
君前娶孫氏繼姚氏俱賢而有才君癖有他好不入
臥內者幾二十年予嘗誚讓之不聽故卒以無子嗟
呼仔園抱聰明辨智之才文辭敏麗使假以時命當
不知何所至而竟如是以已痛其有極耶君故放達
不爲小廉曲謹迂儒老生竊以規矩爲君病孰知其
臨喪不食長號以死視古孝子以身殉其親者又豈
有間然則君之傳又豈有極耶銘曰
于思于思不兆而諧怒而奮筆言無不該儁學嫉之
謂與道乖以身殉父痛不可回昔飲君酒今銘君埋
表君奇孝抑又何哀而我惜者不盡之才

贈奉政大夫工部員外郎李公合塟墓表

德州有合塟於城之北原者爲文學贈奉政大夫工
部員外郎李公之墓予嘗屢過其州士高而堅木清
而潔桑棗沃然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曰有篤行好
學之君子卽公也事於親而孝敦於族而仁交於友
而信鄉之人稍於倫常有背懼公其聞之也乎居閑
門好書湛沉刻厲無所不窺鄉之人於問學有未卽
達必於公乎資之也公之歿久矣其親疎及州近遠
無不稱道思慕之不忘其配封宜人高太君州左衞
指揮僉事鶴壽公女少失恃哭母以孝聞及歸李奉
兩世姑有爲常人婦所難者贊公內外能助其不及

合塟於北原者是也公之卒得年六十有三實崇禎
十三年五月其塟以十六年十一月公諱嗣美字伯
寵先世江西贛縣人其始祖洪武初隸籍於州遂爲
州人其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由監察御史歷官山西
左布政使諱逢時者爲公曾王考隆慶四年舉人諱
汝棟者爲公王考太學生諱煥者爲公考其以工部
員外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崇禎六年舉人由縣令入
爲工部郎遷廣西按察司僉事諱允禎誌公之墓者
爲監察御史州人盧世㴶方李氏之興也方伯公起
於前孝廉君繼於後寖盛矣至太學公而中衰公怡
然養親力學不以盛衰易其志諸生時受知於濟南

守文球目以國士及試屢蹶文歎曰吾不識宣城湯某而湯魁天下吾淚識德州李某而李老一經命也奈何其才望見重於時如此世淮誌公墓稱公爲人直質無城府與人交油油然雖田夫野老及童稚皆得通懷抱至義所不可則不假毫髮世淮字德水與虞山錢尚書謙益友善嘗稱其爲人其文足信也予生公後距公歿時已四十有四年乃因過公之里式公之墓而重爲之表者以獲交公之孫洪與淓也洪順治三年進士知芮城縣淓康熙十四年舉鄉試第一十五年進士翰林院編修余與芮城君論詩有合嘗次第其作又與編修君同在史局數以表墓之文見屬逡巡數載未卽報愧予言無足爲公表也編修君請不倦乃直述所聞於其州人之言與盧侍御之誌而復考公之行義文章於兩文孫無弗合也嗚呼世之賢人君子修身砥行或不幸而不顯或顯矣而不大比一再世已失其氏名又邈問其墓乎若公之久而愈彰不惟其州之人知之行且傳於天下後世豈僅甲第相望在其子孫者之爲世重也哉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孝節王先生碑陰記

西樵先生既歿之三年將葬母弟阮亭先生士禛爲立隧道之碑屬江都汪懋麟書其陰嗚呼先生之官閥世系文章孝義雜見於碑銘傳贊而爲之詞者又皆海內賢士大夫懋麟復何言顧余受阮亭先生知因託交於先生也久追憶聚散離合升沉疾痛生死之際迄今十有五年中間相與登臨飲酒歌詩爲日無幾而憂傷傲頓出苦語相慰勞者固十常八九甫追蹤於東華北闕以立名砥節期勉獎藉曾幾何日几而先生弃余余復連遭大故涕淚於江潭寥宋之鄉每披先生遺文竊以爲今天下文士求先生似者百千無一也先生之學與行人能言之余最以爲莫可及者惟其守嘗典鄉試河南磨勘獄起中先生者以毛髮之疵下　詔獄是時死生在呼吸余計偕京師爲之惴恐食不能下咽而先生一委於命終日晏坐鈔經賦詩卒得無事以出出而放跡於江淮吳越凡六七年不問生計服御如寒人及再司銓曹職任考功是職也專司罪罰能禍福人內外之吏稍違令甲卽可重輕其罪而先生一持以公門絕請謁退食時偕二三故人論文講道茗粥一設庭戶蕭然嗚呼非天下之至有守者其孰能之耶余又見其在考功無罪而奪級同時被譴者數人獨先生恬然如平時

日與余輩攜酒坐古松茂樹樂且忘返若先生者其心眞不以富貴貧賤爲榮辱一罷再罷不得一日抒其所學遂倏焉以歿此余之所以不能無悲也方先生聞母夫人之喪日夜哭不止余視其貌瘠聆其聲月暗切切然慮之豈意竟死於孝耶而世之論者猶或執禮經爲先生惜過矣嗚呼孝節之謚私也實公也表先生之行也孝不可沒石不可磨也

貢士學海張君碑陰記

翰林院孔目安丘張子貞以其父貢士君與其母許氏孔氏誌表行述再拜泣請於懋麟書其墓碑之陰貢士君卒於順治二年乙酉許孺人卒於前明崇禎九年丙子而孔孺人近卒於康熙十六年丁巳君與許合葬於邑東五里河之原舊矣至是啓君之藏又以孔孺人祔初君與許之葬其隧道之石鉄而未書及孔之祔貞重有哀焉乃請于今國子祭酒新城王公爲之表於是君之潛德遺行與孔之撫其孤於艱危中者揭然於當世而不沒而貞又哀夫許之無子而卒當其祓無子而爲君多方以謀有子也無有不至甘心避室勸公禮迎孔氏可謂賢而知大體者矣然又不及見孔之有子於其卒之明年孔始生貞用能嗣公之後而光大之微許之賢則君之遺痛益不忍道此貞欲亟表乎許而屬懋麟補書其墓石㞓請而不倦也嗚呼可謂孝也巳余按王公所爲表稱君賢有才於書無所不窺惜以明經齟齬不得用而死夫古今之文人才士抑鬱埋憂生無所見没無所傳與霜露草木同其消亡者何限則仕進之顯與晦不足爲君深悲也余聞君有隱德當明末兵興二東陷於鋒鏑君獨能佐邑令完城收納流亡出粟以救飢人贖幼女還貧而負責者則君之爲善於其鄉者亦

厚矣故及其歿而孔孺人提九歲之孤捍外侮散私財卒能保有家室及貞成立復以明經知名於賢士大夫以博學多聞薦於　朝而貞且高不出之節發遺書磨礱淬厲待用於時而克表其父母之幽光使過君之墓撫君之碑者知爲修德立行之士其兩妻之賢且節而孤童之才之孝也可以無憾矣君諱繼倫字漢蓟又字學海邑之人至今稱學海先生云

百尺梧桐閣集卷六

揚州　汪　懋麟

雜文

上士錢氏傳

錢氏之先本於顓頊有陸終者生彭彭孫孚爲周泉府〻〻上士泉府者錢府也周禮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掌以市之征布古文錢字作泉以錢形如泉篆文也後人以錢字代乃借泉文爲水泉不知今所謂錢者乃古田器也孚因官命氏遂日顯其所掌者征布布者錢也錢始於太昊氏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齊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其實皆錢也自太公立九府圜法孚擄黃金布帛日以用事周景王時最寵大之秦兼天下定爵二等封其後裔册文曰半兩權與丞相斯中軍府令高埒漢興惡其權太重除爵爲民逃于榆莢閭聚而爲盜文帝憂之下令捕治卒莫能禁遂依附鄧通濞相結得幸于上封以嚴道銅山鍾鳴而食四方嚮應又說吳王濞即山鼓鑄其勢遂傾天下武帝建元元年益封三銖寵日日異巨滑郭解者將徙茂陵屬言于大將軍青青白于上于是諸王公貴人皆輻輳其門遂致深居重屋不脛而走天下矣元狩之明年益封五銖王莽居攝錫寵

印貝冊仿周子毋法益封十二銖光武仍五銖元帝過江其徒從者爲有重輕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與吳興沈郎並貴江東宋元嘉爲四銖又爲二銖遂弱小不自振形體不復磨治面目枯槁無輪郭肉好世人號爲荇葉鵝眼雖商賈賤之矣越梁陳迄隋仍曰五銖遂復修飾背面肉好周郭成文章矣大業末群盜爭起坐致貧困裁紙爲衣唐興賜名泉寶其在江南者曰唐國通寳宋初冊曰宋元通寳太平興國後冊曰太平通寳太宗親爲草制書淳化元寳作眞行草三體貴重如開元時自是帝王受命改元必依年定制山河帶礪世世勿替焉封湯浴若干邑

州錢最大山曰銅戕五兵貪焉陂塘水利無算錢塘最大其國在蕺山巨海中山勢赤仄水流丹砂由金穴以入厥土赤黃厥田上上錯黃金三品壘貫爲城樓堞睥睨無非黃金以巨錢爲門人壘錢以登乃得入其國以錢紀官貴賤皆以錢爲冠其俗驕悍多智畧好鬬能殺人而取貴寵憑勢力者必賴焉故人以爲神魯褒爲文以表之其別族以孔爲氏最有名舉世皆兄事之其子孫繁衍最著者曰鏐曰俶由布衣起吳越間籍土歸宋四世五王貴盛不絕有若水者字淡成仕宋知樞密院陳希夷目以爲有神仙風骨竟以勇退終

郭猫兒傳

郭猫兒者揚州市人也名惟秀少以詼調謔浪聞市肆善謳尤善象生象生者效羽毛飛走之屬聲音宛轉偪肖尤工於猫故揚人號之猫郭亦矜其技遂自謂猫云其爲技天姿獨得無師承久且益工漸爲士君子所知間與俳優狎客彈絲吹竹之徒競進而雜坐猫則挾其徒張眇者操琵琶以進撥軸鳴絃爲陳隋間曼聲恍如風雨之夕怨女棄婦名娼艷妾啼訴於幽房暗壁間者莫不感動其聲髣髴其態而憐其無可如何之情猫之名日益著學士大夫公卿貴人往來於揚者爭致猫猫曲盡其技罔不極歡大笑而

去余少時已習聞猫技自去家先後二十餘年至是歸所謂張眇者已死而猫七十有六矣時時於酒間遇之復其技未老也今年夏五月余家東川自錢塘來聞猫名悔齋兒名之平山堂上歌曲數行猫忽起匿屏間喔喔作老雞聲時日已過午而遠村之雞翕然鼓應須臾又爲犬吠聲一發而山之羣犬皆應於是坐客笑樂歎以爲神余酌猫以酒而謂之曰昔田文困於秦夜亾出關賴若輩得脫雖文上客如馮先生莫能過馮先生初入舍索魚索車貪求無厭其爲文報者不過焚券一事蓋竊文利以市恩者耳烏足爲文重哉當文之困於秦也死生毫髮雖百馮先生

何益而後之論者固以雞鳴狗盜之雄少之而史亦失其名皆非也若猫者人生緩急蓋可少乎哉宋寧宗時趙師睪諂事韓侂胄至效犬嘷叢薄師睪之技未必過猫髣髴其聲遂能取悅以希寵若彼猫之技不減文客而遭過師睪使肯託此以梯榮其所至當不可測固甘守鄉里以窮賤老嘗有貴人過此欲挾以去猫叩頭請命欲老死故鄉噫嘻猫之技不惟可喜可悅而其所守亦有足尚者歟

辯道

楚有山人焉以神仙名於時因論禍福不騐於楚之大吏獲罪來京師朝廷縶無他故釋不問一時公卿士庶輿儓僕隸咸望風如靡羅拜恐後得見者爲幸不得見者百計以求山人不得息於舍車馬來迎者道路交錯至相爭奪所至不呼而來者輒數十百人以爲死生壽夭富貴利鈍之計可立判如龜卜也汪子曰國家時際太平士民無事得此方伎之士以爲談諧玩弄之具夫亦何害竊怪士大夫之從山人遊者崇奉太過傳說不經或則謂孔氏復生或則謂大禹再見又或謂子

房武侯遜其神顏淵曾子無其用極千古之大聖賢以奉之是亦可已矣又甚爲之說曰昔山人祈雨於安陸以寸牒仰玉皇大雨立應人有死數十年者噓氣可立活又教人禮斗之法則仙樂聞天神降爲人療病則金丹得於夢中種種怪誕不可悉數夫人即至聖何敢方駕孔子術即至神何能驅遣上帝爲此語者不惟上侮聖人亦且獲罪天地雖至愚之人理所易曉而吾徒乃深信不疑轉相師法則何也其尤可笑者曰山人善禱病可愈死可生宜凡有禱者必不死乃吾聞其設壇誦咒亦曾爲貴人禱矣究竟死如故而禱無益山人其誰欺耶且其出處進退則有

甚不合於道者方其隱於山使爲仙則當遠妻子入
深谷採藥以終飛昇而滅世亦何從見之也使爲隱
君子則當耕而食鑿而飲不求聞達於當世豈肯爲
詭怪之行以取禍也及來　京師下獄候勘苟明於
聖賢蒙難之理則當安靜自處俯首而聽法吏人有
以禍福問者曰余方以此獲罪不敢荅其王公招之
也曰我庶人不可以無事往以美衣裘贈者曰吾守
吾素義不可受徐俟事白引退還山由此變名遠遯
終身不出豈不卓然爲君子之行哉而山人則有
甚謬於此者聞其在獄與罪人說生死外人傳醫藥
非藉神奇以冀苟免乎及既釋高車輕裘度體踰制

不曰某王公名我則曰某公卿招我聖賢之行事固
如是乎　京師五方輻輳奸邪雜處日言禍福搖動
愚民萬一
朝廷赫然震怒問以術士妄言禍福之罪山人其安
逃耶繩以惑世誣民之法山人其何說耶甚則按以
妖言煽衆將不利於　京師山人於此生耶死耶吾
不知其所終矣山人可以歸矣不歸必得罪山人曰
京師非余自至也王公非余願見也禍福非余樂言
也廹於人奈何不知天下有爲仙爲聖之人不察禍
機所伏而乃甫脫陷阱復務名聲不知恬退保身顧
復戀戀於此土耶吾謂山人緘口亟歸庶乎其可也

若其所謂道自道其所謂道必强而尊之曰聖也仙
也非術也數也此在崇信者或知之而非余所能及
也康熙壬子三月朔日作

嵇阮優劣難

或問於覺堂居士曰康籍以不羈名魏晉間不可繩以禮法及讀其所著書則小心自持守身味道非淸狂自任者也然康以殺其身籍以全其生天道人事何吉何凶康生平慎言行重死生賤萬物守一貞彈琴詠詩與世無營籍以酒自放沉湎荒淫側身司馬餂祿取容乃得失懸殊如是是誠何道歟居士曰善哉子之問乎世謂康得罪由於踞鍛不禮鍾會卒以譖死籍初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此不足以殺身有餘乎康與魏宗室婚籍醉六十日以拒文帝此理又豈有自全者乎而籍終無

恙康罹橫禍者在絕交一書或曰山濤賢者也知其不可羈屈究無相害意奈何疑與會伍也居士曰不然循性而動所以明高也託好莊老足以自豪也七不堪二不可肆語何驕也立言有體與人有道頭面可不須洗而蝨癢固須搔也何至小便忍起而轉胞也驕悍之氣悖謬之詞揆之於理理無可守返之於生生豈能久潦倒麤疎固如是乎率此以往勢難終日籍不嘗有太尉蔣濟之辟乎都亭奏記詞婉意良本無可忤濟猶大怒幾陷禍殃鄉親共喩籍遂惛然就吏後乃從容謝病以籍視康道惟善藏康固肯爲家誡矣人情物態思之至熟酒坐對踏惟期免辱危

乃遇會昧中斯毒余又嘗三復其養生一書觀物踰莊齊神追老淸虛靜泰何境不了乃昵呂安擇交不早康又嘗言專靜寡欲莫若單豹行年七十有童孺之色一旦爲虎所食蓋恃內而忽外也以豹律康寧有二乎或曰先生之高籍而下康者予既聞之矣籍之所以自全者願聞其說居士曰籍爲人無喜無怒不否不臧汚酒慕色散髮徉狂九錫勸進沉醉忘作據案便寫何其詭託鍾會忌籍將事是否覘其可否因以殺之乃以酣臥而免於危卽是數者豈康所知若其通易達莊大人先生詠懷諸作既哲且明大抵自全之術晦其迹穢其形而大忠莫甚於立名籍不

云之乎潔已以尤世修身以明汚誹謗之屬也惜乎康之未聞斯語也

揚州　汪懋麟

祭文

祭戸科掌印給事中孫君文

維年月日同志舊友江都汪懋麟謹屬同業生韓魏奉脯脩一束昭祭於戸科掌印給事中樹百孫君之靈嗚呼樹百天道人事窅乎莫乎茫乎齒乎亦巳久乎不可逆乎顯晦通塞莫可測乎死生離合總如客乎念君之亾亦何迫乎我與君別曾朝夕乎追憶舊歡倏陳迹乎乙丑四月車南潯乎訪我於郊飯我麥乎將維淸和土龜圻乎竹粉乍離森如戟乎君顧欣然脫其屐乎問藥東行治乃痳乎丹砂服食與有獲乎去我幾月理歸翮乎明年上春造我宅乎我宅新除列圖籍乎君顧之喜謂善闢乎再飲我酒割雙鯽乎笑言慷慨神且益乎夙疾巳瘳舒肝膈乎出處之際就我畫乎期保令名以無射乎載送之舟指東嶧乎載握其手矢金石乎期君此行順乎碩乎忽傳龍蛇疑君厄乎意嫉君者故嘖嘖乎久乃信然我心擗乎苟身可贖何惜百乎君領疲邑民袵席乎君爲諫官言典册乎君司文衡有遺璧乎氣矯矯乎容奕奕乎度千頃乎身百尺乎君子進乎小人斥乎進思退思毋䠞蹐乎以君素履涖爲癖乎焚香掃地以自適乎淸琴名藥瀟無役乎血嗣未成此可惜乎有弟有姪易不貧乎遺書在牀寘饑鼫乎女史在室悲影隻乎誰爲招魂安君魄乎誰爲臨穴就窀窆乎自君之歿日月易乎倏焉及期企子躑乎舉民蒙頭安稽顙乎負局臨喪艱郢驛乎爰託我友將絮液乎明靈斯在不問隔乎銘君之墓石六尺乎媿余非文思無斁乎嗚呼樹百其來格乎尙饗

祭翰林院編修滋亭王先生文

維年月日內閣中書舍人汪懋麟謹以清酤庶修之儀致祭於翰林院編修王公之靈嗚呼夫子命止於斯學足以周乎百世而智不能謀於一時行足以齊乎古人而道不能合於今茲官貴少而適老進宜遽而偏遲遲轉固不可以驟至服官一十六載乃猶循序而困於賫國家以老成備顧問歷年六十有五而猶沉埋湮鬱不達前席之知嗚呼夫子此生雖遇而不遇所懷欲施而未施猶與優游歲月論定書詩徐俟宣室之對以表桓榮之稽古人非旣靳其顯榮天心復奪其長年遂寂寥荒忽就夜臺以為期嘗聞夫子祖宗擢舉卓犖不羈為左忠毅公之所拔識與史公道陵戴驅而載馳維時閹人煽禍黨錮流離左公斬究而下獄夫子以諸生挺幾險為保護貫左之而右之以此品著清流名高闕下樹文章之楷則標士類之羽儀羣仰孝廉之望共為厨顧之推公車屢躓而非附南宮旣領而遺命荷

世祖章皇帝之眷顧問年五十有一謂其質直而不欺乃與年少之士共沐清華之選初何嘗惜其貌老而多髭癸卯之役持衡南闈米鹽是持拔小子韋七十八人十年之內通籍者強半皆兢兢於師訓罔敢越矩而踰閑有時退食羣弟子立階侍側賜以酒食

說經論史及先正之風采天寶之遺事娓娓不倦令聽者心暢而神怡數歲以來勤勞纂局編輯心疲七年而成一代之史敘功僚邀半命之褒指顧成均之席變遷國子之師嘆一飽之未得將豐歲而啼饑嗟乎窮簷賤士莫不有一椽以蔽風雨夫子生長京國科名累葉乃頻年三匝於一枝匹夫匹婦猶得白首共老夫子早年傷逝致中饋之久失徒雞鳴致感於齊眉人孰無子莫不有媳痛雙璧之俱夭致哀哀寡婦守貞茹苦復中道以棄孤兒嗚呼夫子命止於斯發書在笥駿骨何遺唯茲及門數子覩含易簀啓手啓足而傷悲旣匠事之必謹復衣裳之載披敢無微而不愼雖堣蹶其何辭後此泉櫬三秋營墳四尺將立墓門之石媿無瑣瑊之詞欲請恤而無典欲立謚而偪私惟與二孫之成立庶幾綿家學於不衰有餚旣潔有酒旣醴夫子有靈知乎不知尚饗

祭予告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端簡王

公文

維年月日內閣中書舍人汪懋麟謹以辦香束帛之

儀致祭於

皇清予告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加一級仍

文一品俸祿諡端簡王公之靈嗚呼余小子自丁未

南宮受知於公今九年矣初與同榜諸子謁公於宣

武門之邸第公肅衣冠南向立諸子拜於堂上旣西

向坐命諸子左右坐正色諭文講道勉以立朝從政

之大節諸子悚聽而退余小子竊相謂曰公端嚴正

直洵古大臣之風乎後再謁公溫然以和又召賜酒

食命之醉自是數數謁公公接無倦容教誨委曲不

以余小子非才不屑也庚戌春公以大司馬引年乞

休

天子慰留不得優詔馳驛祿之終身在廷諸臣及門

之士攀轅未即發秋從潞河南下余小子輩餞公於

郊酒三行公登車去廻送十餘里拜伏道左公下車

揖諸子起溫語慰勞嶄然有離別之色矣余私謂諸

子曰公雖老未衰

天子待公厚不日且召公別甫耳公養疾金陵以書

來數十百言款曲如家人捧書欣喜知公游覽山川

方無恙是時公季子予玠官京畿每置酒召余小子

與諸子飲往來歡甚得時悉公起居故見季子如見

公也癸丑冬余小子奔先妣喪歸里欲問公狀康強

飲食如昔也以伏處苫塊未即謁不踰年而訃至悲

哉公在

朝二十七年由郎署晉位大司農釐定財賦利興弊

除

國蒙其庥民被其澤再遷司寇司馬恩遇兩朝

勳業斸然自古得君有爲旣專且久鮮有若公之盛

者也公訓子姱以義方用能世其家學翔翔中外諸

孫文名蔚起公歷年七十有二致政優游又四五年

祿養以終訃奏之日

天子嗟悼賜葬賜諡恩寵有加嗚呼自古大臣進退

以禮終始邀榮亦鮮有若公之盛者也公之德澤在

天下功業在史館余小子復何言第追憶忝列師門

後先離合聚散之際覺公之飲食教誨懇綿勤懇往

來余小子之衷而不禁涕淚之無窮也公歿於去年

之九月余小子哭公於今年之五月非敢緩也俟季

君之歸同執紼以送公之喪也公有靈尚共鑒余小

子之誠而知余小子言之甚悲乎尚饗

祭前河南道監察御史蔡公文

嗚呼公之生於世也八十有七年前五十年之事今日之所不必道而實爲天下人之所共知後三十年之事則天下人有所不及知而今日爲之追述尤可涕而可思公立朝在啓禎之代維時品尙淸流人持風節公與文姚諸君子觸邪指佞小人望而畏避言人之所不敢言爲人之所不能爲公辭位在南渡以後維時公卿大臣多公舊列皆群推爲文獻舉爲淸要乃引疾而退伏處田野躬耕講道甘爲農夫以終老蓋已三十有二載於茲昔其見用也學有所未盡勢有所未宜故留滯於中書一官凡十有餘載及稍

遷爲御史甫有所建白早已事去而時非故其旣退也志有所未遂心有所未慊寓其旨於性命潛其用於書詩集衆說以自警復深藏以弢晦海內文望之士多慕其名而有所不及窺嗚呼公諸子與懋麟兄弟相遊好懋麟又與公季子石林同舉於兩試而出入於綸扉故公之愛懋麟如其子二十年未嘗閒闊揖客開懋麟至則欣然賜酒食教以讀書明大義命其季子深相結納而不疑公今云歿使鄉黨失所瞻仰後生誰法而誰師朋歿之先扶杖入其讀書之室以經籍授諸子孫執筆草遺命令卽歸葬柘溪之上還祖宗之故土而無一語及於私且云舉目見天入聞仙樂余其含笑而如歸嗚呼公生平正直學聖賢之道鬼神怪異之事固素所不信而全天而返或與明神相感召揆諸於理其有之有俎旣潔有酒旣醽公靈非遠庶幾來斯尙饗

祭禮科掌印給事中內閣京堂王先生文

維年月日門下士汪懋麟等謹以清酤庶羞之儀致祭於禮科掌印給事中內閣京堂王公之靈嗚呼士君子讀書行道莫貴乎文章之爲國用而論議有俾於生民世固有文最工論最切苟所遭之不合則僅等逝水之與飄塵若文之工矣而獲遇論之切矣而得行則已光竝於日星河嶽生有以爲榮死有以爲哀豈與流俗貴富之徒爲升沉然此實有天也而非人力之所能爭吾師初登詞館翺翔侍從再司諫議啟爲名臣其文章見於典謨訓誥者已載在史冊而論議之所以贊國是拯民瘼者已流澤於遠邇而豈

徒託空言以自文猶憶
今上思言責之爲重召諫官於殿廷馮軒發策親試典型吾師奮藻對揚千言立就旣華實之交茂抑利弊之竝陳時
天顏載悅　詔旨多溫匪文詞之巧麗實評臣之得人拔以第一用獎羣倫自是彼之姝遇晉爲京卿嗚呼若吾師者言之必可見於事發之必能成其名可謂收文章之實用立其畢生之論議亟亟若綮窾之哉俄嗚呼文之固難論尤不易蠢蠢者何限而唯唯者爲朋何愚且巧者之多康彊壽考而賢且直者獨逆俗而可惜吾師齒方中壽位甫游登以才若彼以遇若此何善人之不永而天道忽忽其難馮嗚呼余小子輩受知鄉舉拔茅彙征或執經於都下或從游於里門中阴南北相依風雨問訊蓋歷十六載而如新嗚呼夫子之病旣不知時夫子之歿亦不知日初猶聞之人言而多駭繼乃得其月日而始眞東山渺渺泗水盈盈欲撫棺而何及徒望風以涕零慨貽謨之未竟其好詡之後昆余小子輩所以哀號伏地者固爲及門之私痛而實爲天下惜此遺直之無聞尚饗

祭誥封光祿大夫陳太公文

維年月日候補五部主事汪懋麟謹以瓣香束帛之
儀致祭於
皇清誥封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陳太
公之靈嗚呼禮有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
知死則唯弔也而涕淚之莫將懋麟竊景公之道義
誦公之著作雖私淑之有素而未一望公之耿光今
何爲衰絰袚躬越疆而弔竟以隻雞絮酒而入哭於
公之堂懋麟辱司空先生之淺知非一此固吕黎公
所卬望歎息而不易得者竟加於至愚極陋之人能
不追維感激而蒭皇在胷閤門稾筆寒暑風霜實低

徊於邇丕若病蠶之縈擢曾賦詩於　南苑紫延纂
以推揚又憶隨我益都相國游於萬柳園下衆賓雜
遝笑語琳瑯懋麟方逡巡避席而先生乃慇勤道故
加以盼睞而稱說乎賤子之文章嗟乎古人有受一
日之恩莫之感有感一言之知而願以身報之者此
瓌瓖所以傾心於衆人國士而後之豪傑每窺人意
念之非常今者
天子下明詔諭大臣博采天下文學之士以先生縈
所教育何才不備顧以懋麟姓名上列聞而媿媿而
感敢矯語夫貧賤而謬託諭垣以自狂伏念執執在
咎未及琴祥痛二親之未葬每寢食之不遑何忍負
大賢以人事君之義而詣
闕以衰裳是以望京尊而集足益懷盛德於難忘茲
聞先生卧帖與悲麻衣歸里雖貧賤有異而與痛者
言痛自不禁涕淚之浪浪然我太公生爲賢胄早弃
巖廊行已高於天下名已垂於後世書所謂攸好德
考終命者鮮有不備况
朝廷推恩錫類衮衣赤舄久已光被於君子之鄉此
懋麟不敢以繇辭汚在天之聽但述我淵源感痛之
故而來奠此酒漿尚饗

祭予告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文
維年月日候補五部主事汪懋麟謹以瓣香束帛北
望爲位遙祭於
皇清予告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之靈
嗚呼人雖極貴莫不有死死而足傳世能有幾朝而
華屋莫歸山丘如彼腐草自爲春秋冠冕圭組掉頭
安在唯有榮名百世莫改中朝濟濟孰非名臣五福
具備惟公一人我公如何溫然者貌有威有儀可則
可倣我公如何斐然者文載删載述如煙如雲我公
如何凝然者德修在身心澤在家國我公如何巍然
者功措之禮樂銘之鼎鐘所稟既全所受更厚人世

所貴公無不有位登保傅秩已云高爲大宗伯而能
不驕年幾大耋不爲不壽壽而益恭此爲耆舊問公
所積唯有青箱遺書萬卷既富且臧令子盈
朝莫非上哲履聲鏘鏘代司喉舌所司維何厥維戎
兵決勝帷幄克奏太平憶初拜公懋爲散吏辱公下
交由於文字召賜酒食時當秋初錫以畫扇式卷式
舒銜公之澤五易寒暑思公之容咫尺未覩有圖一
卷畫則梧桐辱公貽詩稱如清風時公小病隱几窗
下挹酒高堂乃拜司馬司馬據席實爲雄才論斷今
古神智用開嗚呼盛與是父是子一門宗臣早有匹
矣維時小子罔替有歸關心魚菽貽痛庭闈伏處苫

廬絕無聞見何期承
詔辱司馬薦不孝無狀經營墓田出處自審敢爲辭
焉蒙恩兩世方切悚懼報德何時忽聞公訃始焉尙
恍猶疑夢疑再得消息訃已如斯嗚呼已乎善人云
渺所關吾道運實非小國有文獻於此是徵上有師
法於此是憑豈曰私恩小子是感遺篇具在涕淚載
覽爲位北向望風而號酌斯明水陳斯澗毛公如有
靈俯聽非爽千里降神聞言來享

祭沈肯齋文

康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二十三日亡友沈君肯齋歿五月餘矣其孤五杲五槃扶其喪自京師歸舟過揚州其友汪懋麟酌酒陳豆灑淚爲文以哭之曰嗚呼悲乎子來乎胡不聞子之聲見子之容而但見此三寸之桐棺長臥於荒忽冷寂之舟乎見子之孤貌似吾子卽恍惚見吾子令余之悲愈何能已乎自余與子相識于南宮也卽別有以相契及子先余入近密也又無日而不思每貽書以見招必同官而後快何從先念余之不置乎旣余官京師也寂寥無偶鬱鬱不自得又善愁而多病時造子之室飲子之酒臥子

之榻若忘乎其在逆旅也非子何以遣余愁而慰余病乎壬子秋子奉　命較士於江南登余堂拜余父母殷勤敘通家之好見余父母康強善飯喜動于色及吾母歿而送余南奔也助余之悲哀若自喪其親者何骨肉生死之繫念乎嗚呼子昔來而余出今余返而子來宜握手以言好何呼子而莫應且哭子而莫余知乎子之志無窮而遇竟如是止乎才無盡而乃不永於年乎庸庸碌碌者無限而子獨不容於世乎余旣銘子之殯畧盡子之生平又何所言於茲乎子之鄉盜賊滋蔓願子之孤早歸子於幽宅以妥吾子之靈乎他日將次第子之詩若文俾流傳於後世庶幾不死余之良友乎子來乎聞余言而悲乎抑喜乎尚其飲余酒而鑒余誠乎尚饗

祭前給諫李先生文

嗚呼莊烈之季國事日非如山岳之將崩江河之日下老成憂國之士每咨嗟廢食而傷悲於時外爲盜賊內爲門戶紛紛擾擾如豺虎虵豕相鬭於泼山大澤同歸於盡而山澤之禽魚草木悉遭蹂躪而無遺致一人孤立於上羣小交競於下雖爲類非一而搖脣鼓舌尤在臺諫之樹黨攻訐以行私嗚呼誰爲正人我公挺出由李官而被名受天子之洊知當二相之賢奸能特立而不移喬思殺賊首論文燦之誤撫繼籌𦊅獻則論應桂之失機其究也撫勦兩誤荆襄不守俱不幸而言之中也雖歎息痛哭其何追至於門戶之禍如火燎原漫衍莫救善乎我公之言曰始也正與邪角旣也邪與正亂熙豐元祐蜀雒真僞之際反復陳書洞見本末蓋與君臣之一悟猶可繫九鼎於一髮而不謂言之愈激聽之愈疎至於家亾國破俯首喪氣以無辭嗚呼天耶人耶抑數窮理極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當是時天佑善人冊藩先出值南渡之草草尚籌國以孜孜恨一身之後死矢百折而不疑視馬阮爲讐仇肯左之而右之傷福藩之昏溺時悲憤以嗟嘻迄乎天運旣終束身匿影逋蒙頭於土室遂絕望於淸時是以

聖代求賢薦書屢及俱遜謝不起甘爲耕田識字之夫詠歌堯舜之世率其婦子於荒江寂寞之地且嘽嘽以嬉嬉嗚呼我公考其官跡三垣久歷語其年齒八十有奇令子且文學侍從高曾實太保太師於人世顯榮際會生死得喪亦可以無憾然我公之心耿耿於夙夜數十年如一日則有不可以告人者而但以其無聊憔悴之意一託之於讀書而誦詩某通門世好夙奉羽儀驚哀挽之忽至輒相視而涕洟陳詞灑酒有慨於興衰治亂之由君子小人之故遂不禁言之縷縷公靈不昧當亦聽此而沾衣尚饗

祭施愚山侍讀文

嗚呼施公自世風之寖薄也獨處其厚人心之日偽也獨守其眞天下之廣萬物之衆不齊者性各異者情自公視之無賢不肖而皆一遇之以仁凡人之憂患疾痛不得志之事初無與於已而自公視之必爲涕泗而傷神於是雖極姦邪憸忌之子亦感悅其盛德而謂公爲善人猶啼者嗁者噬者蠹者各舍沙而懷舊咸格化於遊苑之祥麟所以端人正士得與優游講道論德而詩豪酒俠亦時笑語往復相與酢主而酬賓嗚呼施公少爲孤童長稱名士其學問之有源皆本其先世之遺訓而文章之簡潔詩歌之淸勁

雖光怪而百變要必歸之於至醇居平對客期期吃吃似不能言及乎辨駁是非考證今古其一往之浩氣若江河之溯洴山岳之嶙峋嗚呼施公始於西晉終於東觀得以行其道而遂其志者弟子橫經於前賓從授簡於後則在東山之下與夫湖水之濱論其晚年被召從容著作不可謂非學古之榮遇而賢達滿前飛騰景慕似亦鬱鬱而未申嗚呼施公入仕以來三十餘載出爲伯牧入爲侍從而所棲之館舍竟足以蔽風雨所邀之歲祿不足以給交親及乎抱病旅中參苓不繼小妻折鋤以供炊幼子典書而市藥一二素心問疾見其一絲竟屬猶閉目閑吟若達然於生死之際者則又咨嗟於公之病而浚歎息於其貧嗚呼老成倏焉凋謝凡我遊好文酒無與共而哀樂無與語也能不陳詞灑涕而酸辛尚饗

祭誥封一品梁母吳夫人文

嗚呼從來婦人之賢惟視於其夫故有夫榮與榮夫顯與顯則凡婦人所謂命即其夫之命以爲命而無豪髮之權可得以自如獨死生壽夭之際則其命又自爲命而不能託其夫之命以稍寬假似存乎其人之所受而理有不可以或誣故雖賢且才備乎婦人之美兼乎婦人之賢而獨不能假之以年也能不爲之咸悼而欷歔若吾師繼室吳夫人之生也作配惟良邀天惟厚年甫二十即荷一品之封坐享子孫之盛吾師爲海內之偉人領文章之鉅任爲之配者固亦不易而夫人以溫慧明淑之姿實允足以爲助而

何相莊七載竟如一夕之斯須嗚呼憶壬子之秋吾師悼亾及門作誄因繼昏於前夫人之女弟一時賀者方謂去者暫而來者久長者不足而少者其有餘乃何以前夫人以二十而遂夭今夫人加以四年而亦逝若女兄弟之命適相左右而不可以或强也又安得謂此理之或無嗚呼吾師初娶於王再繼於吳丁未之春余小子輩初受知門下時王夫人之歿未久也猶記送喪國門外余小子輩哭焉殆壬子八月前吳夫人之歿余小子輩覩依函丈見吾師之哀悼不勝而再哭焉曾幾何時今夫人又歿余小子輩困頓里居不獲臨喪一慟徒西望爲位而悲至此凡三

哭焉嗚呼人世之生也不過如行客之在旅居中間悲者多而歡者少離者衆而合者疏乃何以十餘年之內爲吾師門內之痛者獨後先一轍而同途於此益信有命也不可强也婦人之賢操於夫而生死繫天誠莫可如何也吾師又可援理以自解而無俟爲此無益之號呼獨是閨範云遙兒號在室余小子輩因吾師之悲而不能已於悲也爰爲此明水之奠惟夫人尚其憑鑒而來乎尚饗

告祖文

維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正月庚寅甲申朔越十八日辛丑裔孫某等謹以潔牲粢盛酒醴敢昭告於

顯祖昭忠廣仁武神英聖王越國公之神於穆我祖赫赫桓桓隋末盜熾民困多癥帥衆保障砥柱頹瀾宣杭饒睦六州乂安建號吳王十年無侮四海蜂蟻此邦禾黍高祖興唐神器有主仰遵天命弢戈緝武戒我　開國納玆版土道梗伏威兵弄雄誕越侵我疆遣我勝算武德四年九月季秋我祖拜命已爲唐侯雄誕來犯實十一月孰順孰逆理不可沒唐書舛誤而以降書其事具在史文實誣我祖弟昆勳業隆

隆衰衣赤舄車馬兵戎迄乎宋代俱晉王封神既陟降於昭在上爲籙斯赫永享祀邑作廟烏聊功德用壯宗祧茂衍歷祀千秋吳越江楚枝分幹流冠纓奕世克繼先猷根由一本派列數州越世既久昭穆漸紊孰能辨此長幼之分親䟽往來疎則罔問歲時感思恐忘先訓凡我裔孫習書與詩或商或耕僻不有儀匪同他姓繆聯一支玆當上春十八辛丑牲肥酒醴我祖斯禱祖像在庭緋袍黃綬王者之冠巍然在首子孫儼列駿奔迴走自今伊始族好斯同乾惕是戒敦我鄉風篤乎式序毋有混蒙將於揚土廣我祖廟豆組永存庶幾有約勒碑紀功祖德是耀孫謨共飭罔蹈不肖恭修歲事執爵告虔樂既二奏嘏詞用宜錫我介福世澤孔綿守此祀典惟以永傳尙饗

告　先考文

嗚呼吾父棄不肖孤等也至此忽二十四月矣來月之五日已及祥禫何日月不少延乎三年之喪聖人之中制人子之心豈遂以爲已極乎禮三月而葬無貴賤通義也今固已踰制矣豈不肖孤等之敢忽乎良以山原之幽宅必擇其高燥而安者窀穸之日時必卜其吉無凶悖者經營相度蓋二年於玆始獲城西馬鞍山之劉家集日則以季冬之朔時則以酉奉吾父之柩與顯妣太安人合封於玆土也敢告吾父之靈其憑几而聽不肖孤等之一言乎吾父生孤等晩五十年以前之事孤等不及知聞於趨庭侍立得

之諄諄告誡僅記十之三四自六十以至七十孤等雖幼已仰見吾父母之劬勞日張日以望孤等而孤等讀書於舍北之興嚴寺樓每風晨雨夕曉鼓昏鐘念進取之維艱慨千人之無力則兄弟廢書對泣懼我生之無成而父母之年亦既衰矣豈能鬱鬱以久待乎而此二十年之初旣遭流寇之震驚再罹南渡之屠掠蕩家破產萬死一生痛二兄之就戮歎家室之凋零我父母艱難再造以長以育而後卽於溫飽也先後嫁一女娶五婦加以好交喜客周人緩急產僅中人而門戶日大吾父母之力日竭神日勞孤等不能自致一錢事無小大罔不累我父母而何有一

魚半菽奉承歡於朝夕者乎至八十以迨九十又二十年以來不肖孤等始獵微名倖遨一第吾父母署開顏喜也而不肖懋麟又奔忝於京師前後五年昏晨久缺雖玷名禁廷寒苦實甚方乞米之不遑日圖歸之無計而又何有升斗之餘大官之俸以爲顯榮而鼎養者乎壬子之秋不孝三兄病歿孤孽孰究薄田漂蕩歲則屢凶余家本不貧轉貧於孤等成名之後以百口之家貽我二人之焦勞拮据者貲無異於貧賤之族孤等束手莫展曾不若販夫販婦自力以養其親者顧微名之何補而所以求安於人子之心者何在乎嗚呼傷哉癸丑之秋吾母棄養不肖懋麟

罹辭痛視殮含不肖懋麟倉皇奔里不欲爲人吾父慰勉强飯苟延艸土猶記四方來弔諸大人先生設奠兩楹吾父褰繐帷顧孤等曰余旦莫人耳今雖生同享此矣孤等伏地呼號肝腸寸裂詎意遂成今日之讖乎嗚呼傷哉乙卯之春吾父壽躋九十孤等無狀幸不見絕於當代賢人君子遠近稱觴上壽書幣盈庭吾父屢介壽之文詞累累成軸顧孤等喜曰贈人以言仁者事也小子識之當是時方慶四體之康彊咸謂百年之可卜詎意不肖懋麟爲有司迫促起復京朝拜違僅六閱月而吾父遂不相待也孤等通天之惡與沒齒之悲將何事之可贖乎嗚呼已乎復

何言乎今年九月巳奉　祖母遷葬於西山之浮橋又將於冬杪葬三兄於浮橋稍南一里去吾父母墓地總相望也望母望子其亦吾父母之所願而不以爲非者乎三兄之孤衛巳列名北雍熙麟懋麟俱巳有子耀麟四子不幸折其二餘二子日長知讀書自後熙麟力於田耀麟力於書以冀萬一之獲報吾父母未盡之志懋麟頃辭
詔終喪勢不能久處於家將於來歲詣
闕倘荷　祖宗父母之餘澤　天佑孤等得奉一命之　封歸而立碑墓上庶幾歐陽公瀧岡之阡則孤等死且無恨故今隧道之石礲且未刻用以有待而幽宮之銘則施先生閏章墓前之表則族兄琬文之矣吾父之生平畧見於二石孤等又何多言乎有酒在尊有肉在俎謹以吾母太安人配食吾父其哀憐爲盡一爵而不吐乎尚饗

先考辭靈文

鳴呼吾父遺命葬地不得過十里外念後世子孫上冢者未必盡車馬也嗚呼吾父之慮遠而戒淺切也顧揚之葬地止西山一丘茲滿矣不獲巳卜在三十五里之內覛吾父命巳越其二罪也後之子孫或感體此意愚者勤于農秀者勉爲士各能於春秋祀事駕車乘馬以拜謁於墓下幸也吾父吾母之福澤所留者久也即不爾擔俎豆提酒漿徒步而來世守消自奉祖宗墳墓不敢忽荒猶賢也究何傷也嗚呼人事何常天道有在誠積善墳墓之爲守者不獨其子孫也而不然者子孫雖貴富赫奕而墳墓或不能保也以吾父吾母之所積不肖孤等竊敢料其必能保而非敢謂不肖孤等之遂能守也嗚呼巳卜是月二十九日奉吾父之柩於季冬朔日與吾母合葬茲土則吾父之處斯寢也竟三夕耳痛哉凡人有出必有返有離必有合今吾父一出不復返也諸子永離不復合也几杖不復御也音容不復覩聞也痛哉雖然吾父形歸幽宅而神依然陟降也神在左右即視聽其非遠也吾子孫其各守乃業盡乃誠悟守墳墓祀享於有永也靈車既駕三爵載酹瞻望則其相舉呼號挽紼而送吾父於郊也尚饗

揚州　汪　懋麟

行狀

徵君孫豹人先生行狀

先生姓孫氏諱枝蔚字叔發號豹人世居西安三原之王店曾祖諱思輝祖諱繹芳徵仕郎考諱振生歲貢生誥贈奉議大夫前母羅氏母王氏先卒俱贈太宜人奉議公生子五人先生第三子也仲兄枝蕃辛卯舉人知屯留縣再知徐州同知兗州海防贈其攷奉議者也先生幼頴異過人生十二歲隨奉議公客揚州讀書數行俱下歸里應童子試三冠其曹偶補

三原附學生時年十五自是每試輒高等與兗州君噪名三原里中望其升第指顧耳會奉議公歿先生執喪如禮是時闖賊李自成已起關中國家征調日急所用大帥率黨局擠排懦懦不習兵事所在將吏又驕悍不奉法賊至輒遁民被蹂躪屠掠男女村堡蕭然先生憂憤遂焚書破產倡集鄉里義勇數十百人爲殺賊計時涇陽郭某亦建義殺賊先生遙應之嘗陰雨入山狼狽告揚先生衣短衣徒步與客二十人夜趨張果老崖橫刀坐樹下招集敢死之士往復說以大義皆感動流涕是時同伍中有故盜聞先生語踴躍推爲盟主願效死力賊亦卒不敢犯會

王師入關盡滅賊先生仰歎曰國讐已復可以隱矣遂散衆棄諸生幅巾將妻子趨揚州奉議公有所遺舊園日擁經史吟嘯自放四方名宿聞先生名無日不來雖黍作供舊業日落遂賣其園居浪跡吳越無聊寄興乃與姚山期佺輯四傑詩板行於世四傑者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也既與桐城方爾止文論詩每更輯天下名人詩曰詩志于是天下之名能詩者紛投其門更僦屋於董江都祠旁名其所居曰溉堂閉戶刪訂當是時南昌王于一歙定涇陽雷伯籲士俊長安王築夫巖黃岡杜茶村濬朝邑李叔則楷先後稱寓公與先生相往還諸君各以詩古文

名先生獨以詩名海內無論識與不識皆知有豹人先生矣是時新城王公阮亭士禎三原梁公木天舟官于揚其鄉人李屺瞻念慈任淑源璣亦來遊咸折節於先生休寧孫無言默講宗人之好將左右之東淘有吳野人者名嘉紀歙縣郝羽吉士儀休寧汪舟次楫俱以工詩名與先生交最洽而郃陽王幼華又且自秦中來見先生與三人者傾寫願交相與論詩無間及歸命畫工繪五子論文圖以去先生既久不出家益困總督江西都御史董公聞先生名卑詞致幣帛延課其子勉起應之會

朝廷下詔徵天下博學宏詞六科給事中李公宗孔

等疏先生名與諸名士上報可　勅巡撫都御史敦
促以行先生以老疾辭都御史不可力疾詣
闕下
御試既授五十人翰林院官復
加恩老成夙學授先生與傅清渚山杜　越于仲
昭嗣槐丘敬夫鍾仁王惟夏吳申周伯維翰鄧孝威
漢儀內閣中書舍人
上念諸君老矣不可煩以執事俱聽還山當其應
詔之京也公卿士大夫莫不傾動而吏部郎趙公士
麟索先生前後詩古文詞全集讀之稱歎愛惜爲校
讐得二十二卷損俸鋟板以行遠近賢之先生爲詩

初喜六朝繼歸漢魏于唐宋元人全集莫不手批心
識即近代凡以詩名者皆流覽能一一道其所以故
其詩縱橫沉博有正有變意思所託準乎風人不能
名其爲何代何人之詩葢自成其爲孫子之詩也其
爲文偏喜晉宋齊梁間作不肯盜竊宋人生平所爲
文不過數卷而每一篇就必可傳誦其爲詞專摹東
坡稼軒一往雄肆蓋風之餘也所著有溉堂前集九
卷續集六卷文集五卷詩餘二卷已版行于世矣又
著古今稱謂彙編四卷溉堂隅說若干卷遺稿若干
卷藏于家先生生平篤於友朋兄弟當兗州君在屯
留與徐州也嘗驅牛車往省小留即返爲王幼華竹

一至潛江梁木天一至安肅任淑源一至濟寧皆三
君所領郡縣也晚年倦遊閉門不出及吏部趙公奉
命撫浙始扶疾一往感知已也趙公許梓其未刻諸
稿未幾移節三吳按部過揚親造先生之廬先生口
不及他事寒暄而已自是兩越月先生遽歿先生素
無疾三十時鬚髮盡白如老人嘗有日者謂先生四
十餘當死即自爲輓歌踰期不驗至是乃無疾而逝
得年六十有八生之歲爲前明萬曆庚子年四月十
九日卒之歲實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正月八日也娶
石氏子五人燕穀俱揚州府學生員儀石孺人出爲
匡側室沈氏出女子六人長適雷殺伯籀先生子也

次適生員負觀次適候選州同知李耀次適官生許
大履次適貢監泰四謙次適候選知縣吳壽潛孫七
人舒揚州府學生員懸乘涵宏才陽先生自董子祠
旁移居懷遠坊與予兄弟望衙咫尺文酒過從二十
有一年自予歸耕以詩文相質尤晨夕無間嘗屬予
叙其文又藉學稼采藥二圖屬予兄弟題其像雖予
兄弟猶先生稍晚而知先生心跡終始爲粗悉也其長君
燕以狀來請不可辭畧述其梗槩其出遊四方予所
未及知於海內交先生者倘有望焉覺堂汪懋麟謹
狀

翰林院編修王公行狀
公諱曷初名世約字淮亭先世山東青州府壽光縣
人始祖以武功官京師遂世爲順天大興人祖諱良
佑中故明隆慶庚午經魁山西大同府同知父諱有
第以明經爲山西太原府靜樂縣知縣贈中憲大夫
母張氏封恭人生子二長以約巳卯舉人江南太平
府知府次即公生負異才倜儻不羣年十三應童子
試時左忠毅公光斗督學畿內善相人拔公與史公
可法俱第一呼近案前熟視謂史公事業非常公當
以文章名世後左公遭魏忠賢禍陷鎭撫司獄備極
酷苦士大夫無敢問者公以諸生與史公不避利害

險左右之左公死號呼當路請葬識人皆稱公正士
不負所知忠賢購公急將不測會敗乃免自是名益
著與兄以約工文章矜氣節傲睨公卿間公素慕黃
公道周爲人時黃公官翰林乘馬出公從道傍目之
望其丰采嘆曰眞清流也士君子不當如此耶其刻
意樹立蓋如此公爲文高古折衷先輩大家與艾君
南英梁君以樟馳名南北性耿介不與時合凡十應
舉至戊子始舉順天鄉試巳亥成進士對策呂明傳
大書法倣顏眞卿擬及第不果置二甲第一時年五
十一
世祖章皇帝問諸進士年齒公對以實授翰林院庶
吉士歷科館選多取年少習　國書備侍從公以五
十與選實異數也越二年授編修又二年充江南鄉
試正考官拔馬晉錫等七十八人品隲精覈禮部較
天下主司公稱最公之在翰林也多所纂述五經四
書通鑑全書孝經衍義悉爲較訂
今上六年遇
覃恩加一級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撰次詳核閱七年告成陞俸一級
賜金幣公固貧服官十五年困於資序不得遂夙負
大志未竟所學以病卒於官卒之日貧無以殮受業
諸子爲之襚公生平好古力學於書無所不讀善談

論對客娓娓終日不倦一時有文獻之目尤篤於孝
友方贈公官靜樂僅七十日而卒公經營扶櫬喪事
如禮後二十餘年張恭人自太平官舍還京師忽中
道病卒公哀號擗踊奉喪以歸未幾公兄以約罷官
以事留太平不得歸歿於旅舍公從數千里外迎致
其喪歸葬其大節皆能爲人所難公生於故明萬曆
巳酉四月十三日未時卒於康熙十二年五月一日
卯時享年六十五元配蕭孺人先公卒生子二長智
庠生早卒娶陳氏繼娶李氏皆無出次斐庠生亦早
卒娶閔氏苦節十餘年於是年正月卒生孫男二長
塀次盤塀庠當承重公易簀時顧謂受業諸子曰吾

早喪子孫幼凡吾身後事諸子識之於是翰林院編修周弘張英檢討胡士著戶部浙江司郎中諸定遠原翰林院庶吉士候補主事程文彝吳本立內閣中書舍人鄒嶧喬來雲和縣知縣白良彥進士曹有光張琴沈攀李欽式舉人馬晉錫歸允肅等泣視含殮謹奉公遺命相與次公始末爲內閣中書舍人汪懋麟書以爲狀小子等從公遊既晚少壯行事多所未悉恐多挂漏負公於地下又不敢妄爲摭拾特取嘗所見聞一二大節以告於當代諸老先生庶幾賜之傳銘以彰幽德謹狀

貢士學海張公行狀

公諱繼倫字漢蔚又字學海先世淮陰人明初徙居安丘遂爲安丘人公考贈文林公五十無嗣買一妾良家子也非其所願公卽遣還其女感泣禱於天爲公祝曰願公生三丈夫子爲盛德報後公果生三子長嗣倫萬曆壬子舉人季緒倫崇禎辛未進士官御史公其仲也齊魯間以才行著聞者稱三張初文林公夢蒲萄蔓衍乃產公因字公曰漢蔚孟季雖以科名顯孟生子而夭季卒無嗣惟公生才子子孫緜緜以大張氏夢爲之兆矣公生平孝友讀書樂善尤有守御史公按鹺兩淮有巨商坐法辇重貲至公家請

緩獄公毅然曰方以執法爲吾弟勉顧撓之耶辛謝去流冦陷京師山東盜起公助邑令治戰守具寢食城上者數月城以完亂定流亾滿路公爲收卹還其家嘗有鬻女償官錢者出金助之女得不鬻又遠買來糴粟奸人雜沙礫欺之賈莫能較爲白於有司究故直去歲大比士貧不能赴者貲以行所出錢穀振窶人緩急親黨不可數計其修行於家者略如是公兄弟先後病藥餌必親視及歿哭最哀厚嫁其兄之孤女敬養其嫂終身命其已子爲季弟主祀手題木主撫其棺曰吾弟有子矣其篤於兄弟之誼如此公生負異才年十四補諸生十八食廩餼爲學生天啓

丁卯貢入太學崇禎壬午本省鄉試中副榜用恩例謁選當授一縣公慨然曰國家用人非科目不顯吾安能俯首辱此耶竟不就晚年益肆力於書博洽浩渺無所不窺下逮醫方卜筮罔不精驗尤工書法及善畫竹得其片紙皆珍弄焉嘗築一室命善繪者悉圖商周秦漢以來鼎彝金石於壁徜徉其中性不能飲而喜客飲蓄一琴以意爲玩弄以是終老於家卒時得年六十有一實順治乙酉十月二十有八日也男子一貞也翰林院孔目女子六人孫三人孔目君才行克紹公後海內學士大夫皆樂與遊孔目君初以博學宏詞薦以母夫人憂不赴而予亦以先人憂

辭薦終喪吏部以予二人名聯牘奏聞報可孔目君與予締交於先而以此志同事同益篤於久要也嘗屬予書其先公與兩夫人墓碑之陰至是復以生平行事請曰願有述也不獲辭因撰次如右謹狀

賈生之言曰德人無累知命不憂其生若若休死生之際亦大矣而視之坦易如脫不謂難歟鄉里庸人平居狂謀謬算恣取而無饜若將可以長世及其一旦有徒手而去耳彼夫矯矯立名之士確然自信有以傳後雖更歷千劫至於骨腐冢夷金石銷泐而眞我固自在也是以雖死不恨我郡汪蛟門先生病且垂絕意氣閒曠不見衰颯可憐之態趣令其家人洗研磨墨汲泉煮茶以進玩愛移時笑曰香沁我肺腑死亦快矣豈過爲越情以取名乎抑庶幾於浮休之義而無有

牽迫縈擾於中者耶先生不察余謏陋以遺藁若干卷屬余刪訂反覆詳觀見其匠心獨造一言半辭皆可以名世而行遠余以此知先生雖死不恨也其脫躧視之也宜矣嗟呼人亦患其貪生與其不立名耳貪生則於天下事多不敢爲不立名則亦不肯爲如先生者天假之年　朝廷轉而柄用其縱軀委命以賜躍勳名者必有可觀也豈直文詞爛然而已哉乃竟以謹讀終所就止於如是又何其大類賈生乎康熙己巳良月一日顧圖河

木生於陰崖嵁巖絶壑之中堅冰夏凝霜霰冬積雖有百圍千仞之材擁腫卷曲而匠者亦莫之顧其摧踣於樵斤牧斧也固宜若夫陽崖之木受日月滋雨露幹挺拔而敷榮引之中繩墨度之中規矩而匠石之過之者日裵徊而不去駸駸乎登明堂備宗棟矣而不幸中道摧踣與擁腫卷曲者同尤可惜也夫此余序吾亡友汪君蛟門之集不禁爲之纍欷太息而不能已也君年少成進士負盛名以推擇官内閣中書會

今上舉博學鴻詞之科尚書宛平王公海寧陳公交章薦君同時被薦遠者皆授翰林後多至大官而君適會丁外艱不與試既服闋需次部主事總憲崑山徐公列君名與李公清曹公溶同薦入史館二公辭不至而君又格於部議僅以原官充纂修在館勤於其職今集中所載史傳若干篇是也及官刑曹屢發疑獄一時驚以爲神京師人至今能言之而司寇蔚州魏公大器重君　當宁亦知其名一日禁中出宣德紙百幅　命羣僚書擇其尤者二十四幅爲　御屏君書與焉人謂旦晚且進用矣亡何竟罷歸歸數年遽以疾卒壽止五十

烏虖悲夫臨歿口占絶句有云半生心事無多字只在儒臣法吏間葢君名厠纂修而未嘗授史職官西曹雅非其好而又未竟其用齎志以歿彌留哽咽誠心愴乎其言之也以余觀世之人富貴且壽考者何限乃身其方號屋而聲名湮滅已與其骨毛爪齒同澌化而無餘而汪君顧有不朽者存亦又奚憾君著有百尺梧桐閣集詩十六卷文八卷益以遺藁詩文明史擬藁合之凡如干卷行於

世君詩出入昌黎眉山間而時出新意能自成家與其文皆卓乎可傳者君歿且十餘年會余視賑維揚其子蘩猶子荃持遺藁請余序余不忍拒也爲濡筆泫然者久之康熙庚辰中冬下澣之六日

商丘宋犖撰

季父蛟門公所著百尺梧桐閣集板行於世數十年其未刻之詩自己未歲始至戊辰歲四月止共十卷公沒之日屬顧先生書宣校勘付鐫顧先生旋擢巍科請假家居與余商其事於巡撫都御史商丘宋公宋公慨然爲之序並留鈔本意頗欲爲故人雕鏤會内擢奉　命入京未果家間所藏祇一草本無副藁遠近索觀者甚衆致有外失幸未多余頃歸自京師收拾殘缺略去數首仍編年爲十卷遂於暑中揮汗手錄選定去年在京師見商丘公令嗣山言先生已屢索鈔本蒙允檢還而余

匆匆回未及耑待然此十卷中前六卷失去者不十之一二而十失三四者後四卷也憶公去官歸里築十二硯齋杜門却掃興致勃發山水妓遊花間月夜排日而醉豪氣洋灑絕無行吟澤畔之苦而前輩風流於今亦罕有矣作詩每累數十葉命余謄寫間有字訛及自註錯置者余以意改正之而公不勝喜往往向人言余能學詩也余不幸不獲從公遊致學業荒淺聞見拘陋至於今尚兀兀以處不重可歎哉公之古文自歸田後增刻數十篇在前集内其遺藁數十篇與明史擬藁二卷琉球國紀事一卷及四聲古叶錄通志閒編諸書將別輯成帙以傳也康熙庚寅七月廿二日姪荃敬題

汪蛟門先生集行於海内者數十年内詩止十六卷戊午前所作也先生有未刻詩十卷藏其兄子民長所民長手所錄定世未嘗見錫璜過民長齋出此其讀之則驚怪而歎其未有鋟本以語汪生羨尚羨尚慨然曰先生與先君兄弟友善余雖未及親炙先生然素慕先生風遺稿余之責也遂鳩工鐫刻於是蛟門先生集始爲全觀自明人摹擬唐調三變而至常熟乃極稱蘇陸以新天下耳目先生與阮亭愚山綺霞豹人周量荔裳公勇諸前輩適承其後各立畛域以言詩其時宋調入人未深故先生詩斟酌於唐宋之間用唐而不失之膠固用宋而不失之頹放淵情微致攬之有餘即之不見迥乎異於今之學宋者今之學宋者使先生見必啞然笑也而老筆幽懷尤見於晚年十卷中吾嘗論詩之才華當於盛年求之而法度精鎮氣味深永則至末年始佳讀先生詩必於遺稾始見其詩之細讀先生遺稿當益信吾說矣乙未六月

成都後學費錫璜撰

往時江浙以詩著名者吾汪氏得四人長洲稱苕文先生錢塘稱東川先生揚州稱悔齋蛟門兩先生數先生者耆不及親炙其人然皆誦讀其詩苕文先生以古文雄當代長于考核詩高秀而微婉蓋文章之餘事也東川先生華而贍有潘江陸海之譽悔齋先生與吳野人先生齊名野人詩清而冷悔齋則清而腴所謂同工而異曲也蛟門先生初年沉酣於唐調中年變化于宋元詩不專一體不學一人要之淡宕而清遠則方駕王孟錢郎且不啻過之也已未歲同以博學宏詞被

天子詔一時稱人才之盛者吾汪氏爲冠首焉蛟門先生尤與先君子兄弟至好其百尺梧桐閣集衣被天下者數十年暮年詩十卷民長大兄手錄一日攜以見示受而讀之信乎海内名家不特吾宗大手筆也昔工部詩晚節尤細子瞻詩海外益工讀先生集亦應作如是觀耳著在猶子之分爲之授剞劂若校讐之未工點畫之疎漏則寡陋不文之過也夫乙未季夏姪文耆拜撰

比部汪蛟門傳

濟南友人王士禛拜譔

君汪氏諱懋麟字季甪後更號蛟門故蛟門之名獨著其先徽産越國公裔也繼徙浙徙揚遂著籍江都曾祖某祖某父觀瀾先生諱如江年逾大耋以齒德重鄉里有五男子君次第五幼穎異殊常兒與兄耀麟同授經長安王巖築夫之門築夫宿儒工古文通經學君得其指授爲多順治庚子辛丑間予爲揚州李官識君儔人中補諸生康熙二年舉鄉試又四年成進士與同年生陳廣明玉基

沈康臣胥范穎修來光敏齊名都下公卿倒屣迎致之以推擇爲内閣中書舍人君固嗜書每入直襆被外攜書卷自隨公事畢輒鉛槧讎誦或行吟陛楯間丙夜不輟由是學日益博詩文日益有名居三年繼丁内外艱居喪盡禮戊午

天子思得鴻博之儒備　顧問於是兵部尚書宛平王公工部尚書海寧陳公交章論薦君以未終制力辭服闋需次部主事會左都御史崑山徐公復以君名與李公清曹公溶黃君虞稷同薦於

朝先是已未鴻博之舉選入翰林者五十人至是李曹二公辭不至君僅以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著史傳若干篇補崇禎實錄又若干卷時人稱之尋補刑部仍直史館君才通敏不敢託史事自佚聽斷矜慎雖彊禦不顧也南城武某以一車一馬販米於南花園宿董之貴家董利其貲殺之夜以車載尸鞭馬曳之他去武父得尸於道得車馬於劉氏之門訟之官謂劉殺其子君曰殺人而置其車馬於門非理也乃微行南城外縱其馬馬至之貴門輒跳躍悲鳴銜尸以入君即令收之訊得實寘之貴於法劉得釋去都人爲作馬訟圖賦詩張

之王某兄弟五人與海户鬭自殺其病弟而訟海户於官君微行察之其鄰曰鬭則有之殺人則未也至王某門其家籠鷲忽羣鳴延頸如有所訴君立逮弟妻訊之具以告某遂自伏既具獄忽二人稱覲王使者直前謂某隸籍府中君怒曰吾爲刑官爲

朝廷守法耳必索之當奏聞二人者氣奪其奉公守法皆此類也君既負文望在西曹又能於其官爲尚書蔚州魏公所器

當宁亦知其名一日禁中出宣德紙百幅

命翰詹諸臣及羣僚書進擇其尤者廿四幅爲御屏君書與焉人謂旦晚且進用乞何罷歸初君爲舍人楚人朱方旦挾其術游公卿間惑其説者至擬諸大禹孔子君獨作辯道論詆之以爲妖妄士孝感熊公見其文造廬定交焉君詩才票姚跌宕其師法在退之子瞻兩家而時出新意古文尤喜王介甫晚歲爲文章削刻近之君稱詩輦下與今刑部侍郎田公綸霞巡撫都御史宋公牧仲前國子祭酒曹君頌嘉湖廣按察使丁君澹汝故給事中王君幼華吏部郎中顏君修來工部主事

葉君井叔今禮部郎中曹君升六刑部郎中謝君千仞相倡和時號十子歸田後鍵户謝賓客晝治經夜讀史日有程課將銳志著述成一家之書而惜其遽病以死也歐陽文忠平山堂傳數百年燬爲浮屠之居君言於太守金君力修復之前堂後閣上祀歐公其下雜植花竹梧桐楊柳前賢遺跡一朝而復其風流好事如此越國之後多家於揚舊無專祠君鳩其族剏越國公祠而以開國公配歲時饗祀合族於此人謂君知禮意焉君篤師友好奬引後進爲立名譽如今翰林編修顧君圖河吉士史君申義皆是也既得疾彌留令洗硯磨墨與之復令烹佳茗以進自謂香沁心骨口占二絶句云惡夢虛名久未閑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字只在儒臣法吏間小住遊僊五十年大冠長劍亦翛然文章勳業都無是敢與何劉一例傳大笑呼奇絶而逝實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也年止五十所著詩文集合二十四卷行於世一子曰蒹

漁洋山人曰予居揚州得汪生泉人中時纔弱冠耳與其論詩家流别甚晰生嘗戲謂王門弟子升

堂者衆矣至於入室或難其人懋麟未敢多讓其序予詩歷舉漢儒説詩四家授受源流而願居鄭康成謝曼卿之列其重師傅若此予媿不能當也嗚呼君之名固已顯於天下矣使其不死當必有進於是者長轡甫騁而芳蘭早凋悲夫

百尺梧桐閣遺藁卷一

江都[illegible]麟　蛟門

己未庚申

元旦後一日對酒示醉白

早梅迎暖蕋全舒舊臘風光得似無節序莫如春可惜飄蓬何幸酒同呼交情半世憐青髮老態連年數白鬚但得余閔君不出即拚沉醉作狂夫

人日同諸子游平山堂大雪驟至飲真賞樓走筆得四十韻

時節初逢卯是日癸卯年華復建寅一冬常苦旱七日

已驚春出郭宜登陸尋幽怕問津椰容青未著梅意白如勻凍草承車軟林禽語客馴到山鐘未午禮佛飯初辰祠宇尊先哲周防仗後人廿年心始遂八字夢何因築眞賞樓初成夢歐蘇兩文忠公命余作聯余應聲曰登斯樓也大哉觀乎遂用爲對勝跡原無敵佳題信有神汇山列淮楚人代本梁陳夜夜笙歌沸朝朝粉黛嚬燒香來妙女祈嗣肅明禋范相宮方楚胡公廟肯新山傍爲文正安定兩祠三賢眞尚友百世此爲鄰地脉原通蜀泉源舊出岷一亭依衆樹片石出荒榛近水烟光活遥天雪意純初焉猶是霰倏矣盡成塵素女翔天闕湘娥舞漢濱滿空交蛺蝶遍野失麒麟著地渾如掌當杯不及唇廻戈光灼灼奔馬勢駪駪喜勝褰瑶草狂思倒葛巾步兵厨恐竭公瑾味稱醇接席皆仙客逃名半隱淪爭先持玉斗攘臂劈銀鱗勢欲傾三峽歡堪抵一旬交原垂髮好飲是布衣眞愼勿言通塞何須辨主賓余今猶竊禄公等豈常貧時命花沾席遭逢水聚蘋文昌雖失曜士氣已將申曳白驅庸子飛黃待俊民行觴休緩緩起舞共蹲蹲晚霽還移席終筵莫吐茵夕陽看有態積雪浩無垠暮雀歸飛急昏烟繞舍頻紅樓連市闍畫鼓隔城闉兩

夜期烹韭晴天訂採蓴徵書余嬾問得醉即稱臣

題吳襄宗丈像

伊何人衣白衣廣者目疎者眉口纍纍微有髭問何學無常師手所觸似郁離踏五岳睨兩儀吉與凶偶中之非其人搖手辭不耕稼忘寒飢但守道以待時訪君之廬荒汇湄

清明

去歲清明在虎丘惱人風雨閉高樓屢年總未逢晴日放眼齊看作勝游艷曲初翻難按調妖姬新縮最高頭紅橋蕩子千千萬拍手同聲羨綵舟

過放生堂懷三峯碩公用壁間韻

春去禪房草色深淡雲拖雨過遥岑偷閒有意尋蓮社問法無因見道林一棹溪山虚舊約六時鐘磬想餘音道人莫訝閒書札（舊有寄碩公辨宗旨書）塵刼常懸出世心

飲某氏舊園看牡丹晚觀女劇

石家豪貴忽成塵斕賤池臺別與人十隊青蛾飄夢雨一枝紅藥殿殘春簾前定子歌疑舊座上韋郎眼較新久笑繁華同逝水當時賓客漫沾巾

西莊看牡丹

日日花前醉聽歌寥寥春事剩無多何來異種施檀粉况擁名倡衣薄羅淡日烘烟嬌著水晚風勸酒笑盈波旁人怪我顛狂甚鬓鬟釵横奈爾何

力臣招飲溥園看牡丹時師六下第歸自京

今歲賞花真不惡薄雲微雨遍新晴歸人獨抱蕭條恨小草偏爭富貴名笑我春風常寂寂讓他國色且盈盈及時杯酒休辜負無那黃鸝聒絮聲

入吳東原一

懶事京華役重爲吳會游微茫愛春水浩蕩有扁舟谷鳥晴相喚山烟午未收花溪溪上好待我倚高樓

飲雙泉草堂戲傚妝之體得三首

正憶清歌響遏雲習家池上忽逢君奈他酒係燈殘後一緉鞋兒出畫裙

昔年小語欲相期不道春風有別離惱煞背人相向立一簾飛絮落花時

年紀真如張好好丰神不似李端端憐他玉臂雲鬟墮使性爭强在酒闌

四月八日重過天竺禮佛

看竹曾從上竺回清和時節却重來鳴鳩乳燕迎人熟細蕋幽花作意開漫向邨帘尋酒舍好隨石室認香臺繡幢垂處聞天樂疑有慈雲下九垓

酒舍

酒舍爭傳段七娘王墳小豆摘新嘗春殘花事都無了別有幽芳出院墻

冷泉亭

此亭不厭百回坐一杖還從四月來游女漸稀山寺靜渚禽初下夕陽開泉聲雨後響尤急梵唱晚來心欲灰忽憶蘄王舊時事跨驢攜酒亦悠哉

從岳墳後尋紫雲洞

昔游最愛湖上水一月看遍湖上山幽泉巨壑盡落手對客往往多驕顏延州吳子向余說紫雲古洞胡未攀以此抑塞不滿意一棹重向西泠還短衣振策上高嶺但聞細水聲潺潺樵夫指徑每錯誤俯視怪石多且頑旁啓小竇浩無底彷彿潛蛟伏虎蟠其間自謂陰森此洞是仰見一菴門獨關牽衣十步過奇石中有大書苔蘚斑倚天石壁削欲墮支以象鼻如弓彎布席直可百人坐巧鑿似已經輸般不然鬼斧幾時劈嗟哉造物真險艱陰崖風磴毛髮豎只恐雲霧迷塵寰老僧烹泉勸我

酌世事總讓斯人閒騾文牛侯有古墓（洞旁有牛皐墓墓碑書大宋騾文侯牛公墓）荒榛肢棘無人剗壯士一心事武穆死戰未畢師空班可憐埋骨冷相向天於宋室何其慳古來興廢那可道揮手高吟湖水灣

湖中晚眺懷舊游賓客兼柬承篤明府二首

畫槳蘭橈日日過嬌鶯戲蝶午風和看魚池上衣香滿弄笛亭前月色多欲雨漸晴山作態似烟非霧水增波比來光景無分別只自擎杯可奈何

無端哀樂感中年陶寫翻嫌借管弦抑客飄零同去燕壁人流浪化輕烟轉頭遂有三秋恨放眼能無一倍憐多謝錢唐賢令尹苦催游騎到歌筵

題承篤小照八幅（有序）

明府作小照八幅設景著意各寓生平已未初夏僕信宿湖山席上出此索題時燭影歌聲殊匆匆也乃命吏人追於塘西舟次晨起小雨走筆畧如其意

架上青藤裊細絲芭蕉新綠映流離竹牀一卷教兒處却聽春聲晚作時

越水恒山望渺然每逢寒食聽啼鵑他時千騎歸來早正是雙旌上冢年

青蒲綠柳望如油畢竟耕田可到頭分付行官稽與叚春犁欵欵試吳牛

柳浪桃谿總不寒魚罾釣艇繫前灘回頭笑向樵青說兒子爭持手內竿

初日芙蓉冉冉開越州司馬放衙回笑圍三婦調弦坐小婢前溪折桂來

開元八尺玉花驄噴沫搖波吽晚風忽聽東南金鼓急看他神駿欲行空

紫衣枯坐此何人花落蒲團不染塵一夜定中聞蟋蟀始知金粟是前身

萬壑雲峰接翠微天風吹冷道人衣草鞋兩隻何方去月滿空山自在歸

贈洞霄宫道士

道人曾住洞霄宫笙鶴時時下碧空我到吳山君已去丁仙祠畔露桃紅

與孟舉別七年矣今夏晤於湖上即別期過石門舟中風雨却寄四首

七載不相見去春曾屢過扣門君已出繫纜悵如何有客傳書札（屬黃九烟郵書見訊）招余訪澗阿喜聞三殿詔聊以慰蹉跎（時授內翰）

執手對湖山相逢却送還渡頭花寂寂衣上雨斑斑遂有香鑪贈空憐夜燭閒風塵余較醜瀟灑媿君顏

雨濕輕帆重風斜小燕遲寧辭湖上水恐負石門期苔徑呼兒掃清尊爲我移昨宵山館外蟲網定成絲

小築在西郭高吟非北門久知書繞屋定有竹圍郵黃葉思秋色（別館名黃葉山莊）丹花照水痕爲君留一宿心事好同論

飲孟舉橙齋四首

著屐驚余到開軒一笑迎樓前花半掩簾下卷斜橫細述編詩意頻嗟久別情向人真欵欵不復計歸程

蠟燭夜深燒觥船靜不搖一童能按曲吾子亦吹簫極樂忘拘束將離恐寂寥却看雙粉黛羅袖珊人嬌

稚子呼來揖聰明過衮師座隅能讓酒夜靜解聽詩學圖翁才屈呼難汝術奇（孟舉出稚業詩及圖黏示兒作）他時文選熟小鳳羽差池

書畫知余癖開緘送我還表箋傳令伯水樹出衡

山念子常懷璞何當復閉關旅人無以贈只唱大刀環

游上方山

姑蘇好景在城西四序山光氣不齊客散盡言春事最我來獨聽夏鶯啼浴珠亭正吞湖水串月橋偏接大隄試上郊臺看松栢闔廬蹤跡已全迷

再游華山晚經謝宴嶺放歌

吳山最幽唯支硎一年一過支公亭支公坐亭杭鶴翎有時放之凌青冥愛馬時披相馬經神駿疑是天駟星支公一去山色零幽泉濺雨空溟溟凡

夫何人家翠屏一水一石皆刻銘迄今墓栢猶青
青法螺菴子門不扃細流曲折流浮萍山深四月
草木馨林中忽見雙婷娉又聞簫管聲泠泠髣髴
此際逢仙靈我思築室栽茯苓道書靜撿延長齡
却顧妻子無丁寧奈何僕夫曾不停催我下山沿
回汀謝宴嶺頭天風腥俯視萬物同秋螢如彼醉
者公然醒怪禽落日不可聽野田麥秀飛蜻蜓

過楓橋

選妓徵歌夜夜豪東南大估擁錢刀誰憐滿眼飢
民在且喜今年米價高。

日暮泛舟半塘夜登虎丘

一棹送斜日滿溪生夕烟寺昏僧磬隱山靜塔鈴
懸石氣當宵潤星光入樹圓忽然聞笑語燈影珮
聲傳

再過花谿三首

不成谿上住轉瞬隔年游舊榻封朱戶新題在畫
樓（樓名景蘇余所題也）池陰仍蔽日石色欲矜秋幽賞宜終夕
清樽緩緩投

繞園惟一水跨檻忽雙橋境比初時闊花驚五月
饒琴書真楚楚竹樹各蕭蕭萬事浮雲過蓮山此

未遙

我嬾未能遂君閒應有時避人嫌剝啄多病强支
離薄俗須防忌浮名每自疑高風憶龐老白首欲
相期

姑蘇競渡曲六首

姑蘇五月沈塘灣多少船窓好鬢鬟戲罷魚龍不
歸去琉璃屏下唱歌還

海榴火齊一般紅斜壓金鈿顫午風半掠蟬紗低
粉額一枝珠鳳在當中

短衫窄袖及時裁半臂香雲項領開欲識真珠裙

帶動凌波一對玉弓來

雙櫓中流駕小舠去來爭險只分毫吳兒赤脚翻
騰慣對舞龍環大食刀

碧浪飛空濕畫旗黃龍似比白龍遲吳娘笑背兒
家立指點開籠放鴨兒

畫舸真同水上園鴛梁鶯渚晚烟繁日斜狎客分
行坐更打新塡小十番

樓上

歌船散罷總悠悠獨對吳閶水上樓不解箇人憔
悴意比來兩日倦梳頭

圑扇

鬟紗一抹掩烏雲圑扇時遮月半分兩岸珠簾三十六若教卷上總輸君

匆匆

果然秋水好丰神却帳匆匆記未眞只有玉纖今不忘臨窓看寫衞夫人

俞郘應　詔入京聞母喪歸里相見吴門出諸公贈行詩見示並索題却贈二首

千金市駿　詔如飛誰料黃童心事違宫錦未曾邀一寸悽涼仍是白衣歸

墓田辛苦謝公車爾亦牽衣戀倚閭出處一時同有意不才辜負兩尚書

廢花朝詩爲冒青若賦

曉烏將子正東風萬樹花開淚眼中不辨參差桃李色一時都作杜鵑紅

題畫

背香芙容生水面倒聽楓葉下船頭何當明月清無極一片長江萬里秋

過雲漸草堂慰其傷逝

每醉君家十斛春草堂光景自鮮新花溪小屋名香細書亂風牀稺子親檐雀比來猶報客壁琴何事獨傷神知君寂寞簾垂地爲少當春廡下人

七月十八日與叔定家兄別於甘羅城黃河隄上用東坡鄭州西門外馬上寄子由韻

入舟十日心傲兀有如逆風神不發昔別辛酸耶與孃可憐此時俱寘寘今來黃河隄上行秋雨如烟濕還沒葛衣一夕生早凉前夜船頭好明月平居不識弟兄樂及至臨歧始悲惻家事如毛那足道欲語轉澁去忽忽升高苦將别眼送遙見五兩自飄颻默數淮中別幾回區區爲此卑官職

泊古城

殘月起黃河蒼茫滾白波廢城昏變少崩岸夜蟲多野澗香星近沙喧鐵棹過忽然聞鼓角客思欲如何

重過南池遇任訒菴郡丞招飲署齋即別

十年重問維舟處細雨寒蟬異往時幾葉殘荷依北渚一行衰柳認南池城隅却遇任明府秋水還思杜拾遺可惜相逢仍是別酒樓回首意遲遲

阻東昌三日飲耿編修公望許主事虞廷宅寫悶

西地黃沙眼倦看停橈兀兀對魚竿舟前花鴨憑游戲天上飛鴻自羽翰杜北韋南留客苦氷桃火棗薦牙酸若非爾汝文歡在無那孤篷夜水寒

宿土橋閘

野橋喧晚泊向夜靜無聲岸束波偏湧郊荒月較明水禽飛不定風柳葉爭鳴耿耿秋燈裏關河無限情

秋果

西行莫厭水程遙秋果盈筐出市橋爛煖蒲桃同白㕮最輕梨子實紅消（荔支名白㕮梨名紅消）

八月十四夜宿武城

西風吹驛柳八月尚能青節近憐完月城荒落曙星昔賢曾作宰舊俗有傳經寂寞遺民在弦歌何處聽

歷亭中秋和蘇子由南京寄東坡韻有懷家兄叔定

驕雲不雨風益高平野曠望明纖毫河流澌與海相接崩沙百折喧洪濤我行落落二三子日隨估客憂風水七夕辭家別意多中秋見月鄉愁起雲端月色懸金丸風吹有耳雙輩嬋娟側坐掩明

鏡桂樹無聲清露寒遙憶脩隄連古汴橋上吹簫羽聲變那復清歌開畫簾但有哀蟲上牆坂吾兄念我山樓前老梧乾葉鳴何堅定復停杯不能進兒女嬉笑來爭看去年想見無限好絳燭高燒照秋草今上長安十一回外州之客將毋老果然不如在家相對貧何事常爲行路人安得耕田識字不復出種瓜自號山中客

唐官屯阻雨舟中寫懷

入舟四十日忽忽夏秋過出門荷正華及此菊欲破自從渡河來塵埃總欲唾飛蝗遍郊野百草禿如剉飢人號道旁顏色實瘦餓行行及東魯一麥差可賀近郊見晨炊泊岸聞夜磨雞豚不值錢梨棗那論箇客行少嚼啜賴此飽飣佐船窗秋日長款款但枯坐飽食羞博奕限書督程課有時押彊韻苦邀同侶和庶幾振神智惟恐落慵惰惜陰在分寸攻石須切磋昔聖猶戒謹矧我本愚懦水驛達都邑怪風日無奈兩月少雨汁黃沙起堀堁野店斷烟火一卒強巡邏豊年尚盜賊而況逼轗軻京師聞地震旬日似飄簸蹴踏骨骼橫顛倒屋宇挫駭走紛羣僚驚心到 黼座下 詔先罪已遠

近已揚播聞者欲吞聲此變或虛作　朝廷實寬
仁彌災重僭荷根本儻無傷枝葉不先瘁立政重
農桑省官賤錢貨興廉與善俗豈被此物汚黙然
念師友典冊正數譆在位慎交綏防身凜跌蹉我
來值九日一笑解鞍馱燕市酒味薄家釀倒新稏
白飯為我炊青蒭為我莝絮語操吳音狂歌敲楚
些尤思對牀眠無如風雨那寥落阻荒屯沾濕路
坎坷天寒疑鳥鼠川迫似邏娑夜久雨轉急側聽
不得臥歷歷響殘柝風攪燭花大

逆風三首

此去京華隔幾程逆風謾說太無情平生剩有江
湖福每遇谿山不肯行

長地風威卷岸塵接天高浪勢崢嶸山中兩脚蹣
跚久策足輸他要路津

生無羽翼可如何仰視鷲鵠與鸛鷺黙數十年㴶
宦海順流使倖正無多

憶南食

西風初破菊花枝色色南烹入餵宜海岸車螯含
貝錦稻田黃雀褰羊脂蟹將饞罷新篘熟魚欲氷
時軟飯炊莫遣門生重集議萬錢早已笑人癡

齋

浪殺能鳴與伏雌比來十日太常期恐虛朝菌初
生意不忍秋瓜欲落時還味韭花空自好報霜菜
葉正嫌遲周妻何肉憑相詢只詠河魴宋子詩

晚

短日遍殘秋昏昏欲白頭三年別京國兩月滯行
舟白鳥浮寒浪青楊落戍樓鴉啼郤又暝燈火正
生愁

入京呈孟都公

宵旰臣時重老臣朱顏還復似青春乞歸累疏思
田里奉請頻年賴　聖人未許抽身稱學秫久知
濟物號知津即今要遂平泉志須待西南叛國賓

重九前二日其年升六子綸須嘉子靜舟次
家兄喜余抵京集飲須嘉邸齋同用六月韻

舟中祇月幾曾歇昨到城門日將沒下馬踉蹌解
弓箭入坐從容整巾襪故人驚我未老瘦似謂平
生厭糠麩踪跡豈料同觸羊時命早知遇磨蝎三
年偃臥棲碧山十度遲回望丹闕不堪覥面稱臺
郎直可藏身作街卒不才那足邀人知無狀定須
行自核感彼馬得復馬失莫歎狐埋與狐搰方驚

地軸翻巨鰲聽說天門掃流孛吾徒對酒聊偷安夙昔逢場笑干謁嵇生自顧玉山頹李侯豈受金谷罰虛名不欲歌五噫妄語何勞矜七發爭奇角勝齊開張摘伏攻瑕類嘲訐到底同心比唇齒豈有他時異矛戟一生着屐能幾兩百計營生苦多窟及時且揷頭上花何難直棄囊中笏

九日游黑龍潭同其年升六子綸須嘉子静舟次家兄再疊前韻

風定塵消雨初歇壇樹秋陰未全沒共向城東試布鞍較勝汇南擁羅襪肥者大肉硬者餅嫩者晚

菘堅者麯酒徒強食喜無恙舊友彈冠如見蠍山林巖廊等閑耳漫說南山與北闕笑彼捶車真豎奴竟欲揮戈傲強卒擊毬走馬亦快事博士酸寒苦相核人生性情貴自適氷清豈受土者揞（用呂覽）何妨把酒邀長星莫謂披朱遇涇李自昔還山習老嬾只今出閣疎朝謁冷官原不一錢值熱客真須百杯罰野田韭葉暖正花荒籬菊蕋寒未發頭上冠欹不須正坐處文成任相許佳時但得常持螯爛醉公然勝秉鉞纍纍纍感彼栢下人寂寂空存墓前窟連袂高歌歸去來指點西山幾枝笏

子綸工部地震後移居作詩自嘲依韻和之

京兆有書充幾車口艷異味如子家橫身藝苑肆游獵怒驅快馬追麏麚冬官遭來罷營建日色未午先放衙新移小屋在深巷窗户且免東西斜手齊亂帙但高枕屋角艷艷東籬花回憶溟渤巨鰲動一舟掀簸隨神鴉即今將身出逆浪安穩儼聽回帆撾且買雉兎試一劃解衣飲暗追羲媧

宿夢敦學士邸第夜譚達曙屬作詩記之

緣垣陰森日將晏太液蒼茫好林澗宮柳幾葉黄半濃禁葦千行綠全蘸下馬直入學士廬小鳳趨

迎昔曾慣（謂卣臣庶常）燈籠向夜君始歸霜雪三年鬓毛幻故人高飛勝鵰鶚賤子卑棲等駑鷄倉皇他語不及申急奐盤飧咄嗟辦中男別時才及膝倏已森森兩角丱小者嘻笑向我揖競前問事語多嫚懷中昨歲重添丁菡萏迎秋色初綻中厨已訝烝豬雞改宴還驚足爪辦久知薄祿難療飢八口嘈嘈那辭訕階前楚老移帽裘室内桓君剩腰襻看君顏色能不憂日侍彤扉草金鑑宮門下馬驚羽林殿上傳飧走宮監金貂屢賜人所稀玉勒頻參孰能閒似此得志比鱗翼何事懷歸憶葭亂恩

依凰關雙脚深山欠龍眠一舟泛苦言茅屋思夜
絢妄想溪魚任朝汕便腹自合享鼎鐘詩腸未許
飽藜莧且舒布被踢足眠秋夜天明杳難聆墻根
喔喔聞老雞雲外雝雝度斜雁忽聞攊馬走嚙枯
又聽疲驢冷爭齧山童熱睡叫不起公子開簾自
來覷貴盛依然似賤貧自是平生熟憂患閉齋月
白窓紙鳴轉頰空山響清梵欲期竹杖還烟汇須
待金戈掃雲棧顧我疎慵無遠圖先弄扁舟曬蒲
帆

贈相人

曷奥魋頽久倦游懷金食肉也堪羞自知骨相尋
常甚嬾把空言奪應侯

題畫扇

藍菊枝枝染暮霜蘭階草色正蕭凉蜘蛛一點紅
如血著在秋花引蜡螂

拜王文貞公墓二首

曉霧漫天雪意濃白雲回合在西峰看碑忽作前
賢慟滴酒空思舊日容凍淚兩行沾近土楮錢幾
葉上高松平生不效羊曇泣無那悽凉午寺鐘
憶共深杯六載前青箱堂外桂花天畫圖詩卷當
年贈苦語溫言別後傳（盧居厚手書枉存復爲司馬公疏薦）愧不能文
銘隧石幸猶借樹傍平泉每當落葉吟風夜竊認
東山舊管弦

飲須嘉寓齋醉後指盤中蚶子作詩得四十
韻

角飲已中夜放筋恣飛談主人忽擁槃而我方揚
膠敵幟正徐掛物類須細覃大獵想霜兎小餕遭
泥蚶菡薦衆循澀手勞吾最諳胡爲閉巨口更爾
束堅鍼縮頸類養息偃蓋如懷慙了然混頭目一
氣誰婦男啜嚼豈擬屈和塵或師聃無聲玷恐再

卷舌箝雌三稻粱不得厭沙水時一貪折足等秋
蛻昂頭輸春蠶心隨腐草死性與頑石憨屢摟拙
難吐貝珠窮不舍味已異蟹蛤腊尤非鵝鶴盍掩
或漏網小拾常盈籃名可假白小肉差比黃柑所
勞苦細嚼何當煩嚴峨當其飽海氣亦復沾山嵐
植根託碎礫綿種沿荒潭巖若介胄列參如毛髮
毿朋黨結蜀洛兄弟齊莒譚薄怒排寂菡盛威張
前奔喻喝肆腥沫彭亨漲狂痰豈知落盤案遂爾
資酸甘衣以糟與粕食以汁與泔反復蠢不靈宛
轉頽且酣觸七每每重下酒稍稍堪客况久西北

滋味懷東南蠣房美莫致瑤柱芳誰探瓶罍思纍
纍方法徒譊譊只此快技李不須歌采藍寒官熱
藜莧舊好聯裾簪一味必同試小鮮敢獨婪吾徒
豈守寂玆樂聊且湛妄語雜無緒彊韻危能擔揮
灑到天曙櫛沐忘朝衆擔星淡欲落街鼓寒猶鮨
嬾歸維摩室寧共彌勒龕可憐黃州老戒殺宗瞿
曇

臘月一日廟市見海棠探春盛開各詠一首

冀塞金牛路不開西川錦樹已成灰五丁不及園
丁力右手能移蜀道來

地罏火急報春知雪滿朱門綠滿枝不信天公分
冷煖四郊青草獨生遲

題方渭仁編修健松齋

齋前老松圍幾圍霜枯雪厚雷雨霏秦兵楚炬屹
不動百卉瘦死枝偏肥將毋鬼神亦利勢畏此十
八公靈威我聞玆園昔開鑿池心古鏡含晶輝盤
龍背面鑄乾道此鐵或伴君王妃神物隱現莫能
料走入地與松根依千年茯苓待夜劚食此竟可
長不飢君家喬木本南宋蛟峰先生曾閉扉宋淳安方
逢辰官吏部尚書力詆賈似道誤國乞歸杜門講學號蛟峰先生石英山中白石粲清谿

洞口清泉稀果然秀發得吾子出典制作紛貝璣
每每攀條泫先澤松菊雖荒安得歸他時爲表隱
士宅咫尺桐廬方雉飛

百尺梧桐閣遺藁卷二

江都　汪懋麟　蛟門

庚申　存

清明同大可子静家舟次朝彩游摩訶菴四首

春風如雪滚黄沙何處從看柳勢斜却喜才收寒食雨添衣時候不吹花

摩訶莽子絶纖塵杏白梅紅次第新此地若教春好在未妨常作佳莽人

乞得山泉解鉢囊紙窓潑眼送晴光竟須企脚蒲團上消受縈簾一炷香

毛公樗散更權奇少日薰香喜弄姿醉向花前調遍叠一天春氣颺晴絲

由西隄至裂帛湖上作

暄風吹沙昏九衢馬上不辨黄眉鬚出郭十里見清溜快如箭水奔驚兎兩隄楊柳亦漸緑久行成巷聞提壺水田每每作井字長腰秋實如牛酥山行得水已足貴詎料明鏡還平鋪微風吹浪叠裙翠煖烟噴沫紛星珠水禽一點帖波去雙翅掠開青茭菰此景的的似吴越快刀剪斷錢唐湖初秋見説菰茵盛碧葉如蓋千花扶菱角芡嘴嫩可剥乳飴不羨含宮姝前代龍舟日臨幸儼入漢武昆明圖舉網巨魚應手出玉顔一笑羣妃趨只今金鋪尚盈尺野人偷網時沾濡我欲誅茅隄上廬夢想聊慰杭與蘇日日紅塵束帶何爲乎

萬壽寺永樂鐘

寺在西直門外七里先是文皇冶銅鑄大鐘高二丈餘圍數十抱内外書華嚴經八十一卷銑于間書金剛經一卷舊藏漢經廠萬曆初勅懸寺中日供六僧擊之天啓中不復擊今置地上

下馬一逕入山寺到眼突兀逢大鐘特立儼然鐵色壁蠹蝕日月含霜風圓肩淵畧四裙裂巨靈縫披凌華嵩又如奇鬼夜被甲面敵審勢將急攻八牛之腰數十抱筋骨五節尺十弓通體眞書巧鈎畫大如丸彈何其工手摹口讀莫能盡厚腹抄楷仍在中兩經何止十萬字或云宋克沈度同磨礱文皇内篡性喜殺兇奴煽亂誇壹戎白骨如山正人死諸惡欲借空王空銅山鑿斷應鐘出夜火高燒三月紅萬曆年中勅懸此六僧遞擊千靈通谷

聲遠應數十里一氣直達咸陽宮當時妃后頗好佛此物得令聲隆隆啓禎以來遂寂莫埋聲厚地秋草豐蒲牢縮頸似跛鱉昔何智慧今何聾安得剜苔剔蘚置妥帖重與景陽長樂爭明聰

爲尤展成檢討題畫即用尤起句

家在江南楊柳邨一池清漲未全渾年時記得開軒坐粉蝶黄花直入門（戊午暮春飲水載軒時菜花如錦）

家在江南楊柳村白梅盧橘日傷魂那須便草歸田疏待賜頭綱眼未昏

觀小伶邢郎歌舞和司農公韻

密坐金屏聽玉璈梁塵不動絳雲高未知得似平陽舞一點紅酥綻露桃

半臂香羅穩稱身可憐新柳欲搓春不須邢尹重分别淡濃衣裳也勝人

雨後詠瓶中芍藥二首

七年不踏豐臺路到眼何來金帶圍花憶廣陵連日好人憐京洛幾時歸森森曉態方臨鏡盎盎濃香欲上衣却顧病身如此瘦耐他繁藥十分肥

天街餘濕尚沾衣無限名花捆載歸不信數錢移爛熳肯教一雨失芳菲深紅淺白爭相妬癡蝶狂蜂莫亂飛騎馬來朝西郭去繁花滿捧向晴暉

莫春過樹百寓齋出姬人顧梁可玉山堂詩卷見示兼聽小史雲岫彈琴三首

丁香葉大碧梧新愧爾鉤簾岸幘人讀罷玉山堂裏句支離負負一年春（詩中有支離已是春相負之句余最賞之）

孫郎解珮得青霞（姬名也）並坐春風一笑譁怪底閨房多秀氣顧家今已勝喬家

紛紛飛鳥倦知還一曲清琴萬慮閒休道白雲無意思出山未久即歸山

贈大可姬人曼殊

荒邨侍婢賣珠回補屋牽蘿曉鏡開怪底紅顏如芍藥妾家生小住豐臺

卓家少女好顏容一曲朱絃意萬重早與相如心暗許誰言恭敬借臨邛

玉體橫陳病嬾扶藥爐經卷在紗廚昨宵夢得楊枝露從此香名號曼殊

甘著青裠豈厭貧抽書賭茗送殘春得披宮錦尋常事喜嫁毛公是異人

病中展氷壑見題小集絶句吟賞久之即答原韵

閉置籠中似剪翎寥飢不愛五侯鯖市樓見說新
篘熟輸爾臨街倒玉瓶
因病成閒起較遲鈎簾巳報日中時把君好句過
長晝消受輕陰細雨絲
蘸陸誰言格調低海中仙樹少人蹐一花一實三
千歲不與人間論棗梨

送勞書升之任黔中三首

十年幾接席萬里又分擕箐嶺連三峽蠻歌下五
谿建牙參野外馳檄夜郎西見說驅羣盜行行罷
鼓鞞

勞郡饒清致休嫌物態荒溪中撈蟹異井上釀泉
芳峒被秋眠毯蠻花雨際香諸苗迎候遠重覩段
文昌
如何銅鼓塞亦有石門山風景憐殊俗林巒想故
關時艱爲政好地迥得官閒名姓中朝識徵書早
暮還

洗象

都城三伏交百物困塵鞅思澤急沾灑洗滌到羣
象官河雨新足細流成滉漾羽林喧金鐃畫旗夾
仙仗遮眼山岳來濶步孰能像周折中規矩從容
合俯仰大腹垂彭亨癡骨立骯髒牝牡固有匹後
先似斜黨見水意先貪隨波臂爭攘圉官有次第
一浴必令兩淺波不没膝深輕才及額重若沉石
犀疾如放妖蟒飲牛未足形徒鱷差可仿豈同龍
馬負徒作鯤鵬想長牙互開張萬斛駕雙槳巨鼻
時卷舒危檣自惚恍此物閑空厩猛氣久怏怏得
勢即思逞顛倒困厮養蠻奴矜身手翻身却騰上
踞背爲爬搔公然關痾癢縱橫馬離街放逸兒脫
襁自媿臃腫形難爲耳目賞噴沫污岸人此意毋
乃莽圉官急㩳金棹頭不敢彊出水轉觳觫就列

恐遭杖頫此龐然軀畜產本荒獷遭焚理固然被
驅罪豈枉謬竊將軍名歲糜幾品餮一大百用拙
致遠莫能往由來儀舞朝班列偶用掌異物非所
矜聊受遠人享駕轅與服箱器使原不爽詎因茲
華奇遂謂牛馬長王道本巍巍天門實蕩蕩載頌
旅獒篇自茲謝交廣

送梅耦長南歸兼簡淵公

入洛固足豪還山亦云高二者儻不遂此身將焉
逃比年盛文賦偽學如蝟毛懷刺謁卿相所向輿
一遭紛紛槐與柳孰辨艾與蒿吾嗟宣城梅譬之

西池桃髙肯同井李一半供蟒蝤秋林追歸思落葉不得牢欲亭好山水結廬期索綯竊恐玉在璞光輝難遽韜君家大小阮同時揚風騷一笑竹林下清風開九皋爲我問訊之遠夢使我勞昨見所畫松百尺垂猿猱對此想奇氣大壑驚莽濤安得移直幹爲我清塵囂

送氷壑南歸

薊門秋氣日陰陰不許霜毛不夜侵晚境易添孤客恨災年尤繫故鄉心飯盧商略教兒補濁酒殷勤對婦斟可惜久虛詞賦手霸才何日起陳琳

題牧仲雙江唱和集後

横江館外大江秋八境臺前月滿樓句子怪多湖海氣黄州才歴又虔州

畫松歌寄淵公

老翟畫松如畫龍突兀半壁蒼雲濃通身鱗甲隱復現爪痕劈破青芙容一枝過澗渴蛟怒一枝挂壑驚濤舂三枝兩枝互糾結高低横側紛鬬攻有時端嚴作直幹鬅鬙意態老且恭氷枯霜裂古雪厚六月對此疑窮冬俗人見少頗多怪不知畫手何所宗苦言懸針與垂薤引古謬及秦皇封崻人

意思那可測奔犀怒駮盤其胸知君曾躡黄山蹤選奇高坐朱砂峰神飛魄黷巧描寫自然標格非凡庸宛溪遥隔秋溶溶每每見画離思重曷不畫君兼畫儂老松磐石雙扶笻因風寄我開塵容

題山陰圖

誰家閣子枕山青見說剛鄰曲水亭欲語芙容秋的的將眠楊柳雨冥冥釣簾正好安吟榻閉息還宜展道經禹廟飽山知近遠放翁曾此鴨船停

閏八月十五日遊南塢借樹園晚際看月明日遍歴西山抵暮再宿園中凡兩日夕始返用歷壁野堂舍夕清五字爲韻得五首

秋信行及閏氣候不少假林葉墮客帽冷如山雨灑入門見紅柿半熟漸可打最愛青桂枝芳芬坐其下海棠初過花殘蘂尚盈把顏色若放妾泣泣有餘冶前軒頗疎快所宜在春夏崚嶒有高臺登矚見原野西峰翠欲滴玉泉響如瀉乘興往遊之殘雲送驕馬

繞園富雜樹突兀惟高楊垂綠儼峭壁一半遮其堂下有百丈井曉汲聲蒼涼遠灌菜畦曲細潤翠卉芳北道少泉脉得此真瑶漿看柳與聽汲竟日

依東廂

向夕野烟暝圓月開鏡函金鎔耀離采萬景無不舍對此急呼酒一飲爵輙三百斛頓垂罄藉艸聊清談寒螿與蟋蟀碎語横相參將毋箏笛耳聽此多不堪絲竹原偶然荒寂余所甘

尋山不知暮倏巳日再夕好月覺微破猶然照故迹人事豈常滿念此最可惜京城揚風沙天色不易碧秋河㵳皎皎大星看歷歷浩蕩開我懷有酒那辭喫

晨興望城郭還傍西隄行回思昨日游多非人所

更廣泉路㕟絶一線牛羊爭玉華固陳蹟晚景幽且清謝柳有深癖此事非好名青山當良友欲去增别情勒馬且須臾秋水孤烟生

九日須嘉招同諸子飲黑龍潭得九字

客京十一載倏歷九重九中間閱歡場樂事無不有平曠愛空潭每歲此遊走環湫龍所家作雨時夜吼枯松老不華空腹刳如剖見説蘊奇怪出入藏橋叟白楊聲尤堅風來不肯受敵闘相鳴悲聽此百念朽大叫趣行觴開軒面南畝菁葱者何物霜後栽晚韭韭花正逞味蟹螯持左手右手不得閒滿持靈英酒斟酌墟墓間那得不濡首初月如好女窈窕勝疎柳夜色淨如洗野曠散列宿有客醉言歸我狂掣其肘清霄亦易旦好顏亦易醜春秋兩佳節此尤不可負菊花本何物似與我情厚大笑能幾回見此即開口勿逐名利徒一生徒茍茍

益都公與諸子雪後遊祝園余未及從見示長句依韵奉和

霜林乍丹十月交雪意初酣片雲凍跨馬傳爲杜曲游空齋側想神飛動歸來示我雪後吟華館張

燈照檐棟我公吐詞如怒鯨羣賢競爽疑翔鳳竹裏盤餐次第陳筵前林木參差貢畫鼓從教緩緩撾玉簫正爾遲遲弄檻邊梅綻香未殘地上葭飛月將仲我有青銅杖底錢紫遊韁穩還重控

益都公招遊怡園奉和原韻

近闕成幽築汇湖寓此心疏溪繞百畝種竹已千尋傍水軒窗淨依山洞壑陰來當殘雪後端可奏清琴

直北起層巒西山晚翠寒只思驅短策不似在長安磴絶驚飛鳥松高響急湍泠然疑羽化豈復歎

泥蟠

先人墓門封樹告竣叔定家兄以書寄聞悲喜交至口占奉答

墓門封樹説呼嗟敢望袁安席上卿辛苦三年求葬地道旁曾遇幾書生（袁安父没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乃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爲三公須臾不見故累世隆盛）

送高念東少司寇予告歸里和司農公韻四首

身依魏闕志江湖共訝先生意態殊老眼昏花看熱客白頭零落著潛夫衆中諧笑同心少醉裡狂吟和者孤似此畸人何處著爲君聊寫赤松圖

已知禁綱　聖朝疎贖背閒題得自如豈少皐陶稱法吏不須子産著刑書圄空但得常羅雀身退何妨竟毀車七十乞歸歸正好白駒場藿獨愁余

不畏西風更障塵青門回首得閒身山中自有三間屋膝下初歸萬里人（時公子自黔歸）鄉里卻看鬚鬢舊行藏轉覺去來新果然父子躬耕好穩醉田家趣未春

方袍竹杖渡豐河消遣殘年可若何蕭寺閒行煨芋少虛壇夜禮降真多天台有夢招猿鶴吳苑何心予綺羅若使巾車申後約揚州山色有摩訶（公舊遊吳越仍有揚州之約）

贈徐贊善五首

東漢善推士稱張晧王龔陳蕃與李固一一爲所庸秉心在通汲自爲衆所宗奈何臧孫辰常令柳下窮薦達收器用此心原大公甘媿牛醫兒不屈矜高風

有容妙推奬謂君負氣力直繼合肥公廣大不可測豈少英雄人傾倒受卵翼更進一字箴所歎在用識似謂薰與猶宜別白與黑水渾魚所宫弦激鳥避弋由來蕩蕩胸何嘗事谿刻

雅頌不可作洶洶江河下反古爲清吟態度實瀟灑懋也肆狂縱蘇陸間披瀉對君慚冠裳短衣不掩踝往往奉良誨磨治到礫瓦黽勉就追琢庶幾救朴野習氣苦未知此過行將寡

名園有花谿招遊每春仲隔江有平山君時躡飛舲相遭即泥飲每醉雜嘲弄今觸東華塵游宴亦時共下直過西苑雪意正飛動聯步趣蓬瀛恍疑少霞夢冒干司隸嗔考功法幾中聖明恕散吏不忍奪微俸與君且沽酒此事頗驚衆

我閒無庶著忝竊事編纂疲馬強驅策日夕猶在
館書笑務覩愚炙冷不及煖陸放翁奉勅修史有炙冷不暇書之句諸賢
畝遝固自合容老嬾君才十倍加高提赤玉管上
下三百年踟躕意思滿歛手且避之請君補我短

讀東漢書偶題

吾愛臨涇李叔英西方持節樹威名金銀婢馬都
無受布被羊皮了一生

歲除司農公以太和春一瓶真定韭六束見
餉口占志謝

步兵厨外日逡巡僕射何如此樂真縱有好官思

爛熟只須常醉太和春
白菌青蔬守素風芼葵不羨大官葱雪中春韭堆
盤美借食真能傲放翁

百尺梧桐閣遺稾卷三

江都　汪懋麟　校

辛酉未廿

題屺瞻學士扈從射麞圖和存菴詹事韻

羽林健兒熊虎軀生小射獵君王俱捷如黃鶻翔
雲衢翻身疾點春草鋪裲襠袴褶青搖褕雕盱咤
叱顧盼姝春霜如霰光塗塗長楊館前花萬株百
物秉令齊榮敷驪騮騂駓駰驒驅賁育絳噲褒鄂
趨忽傳宣索拳毛駒大羽之箭張軒弧　帝言學
士神采都錦靴金鞚騰雙皂黃麞突起奔麢麌引

滿馳逐蒼鷹呼一箭正中羣驚吁連營規地罰賓
褕中殺下殺充細厨燔羊椎牛斟錦蕪頒賜先及
侍從徒始知白面非腐儒此時意氣橫八區佳哉
學士眉與鬚斂手鵠立玉座隅被服輕溫貂貉狐
紫羅煕耀腰黑張豈但繁弱兼屈盧　皇仁夙昔
矜夭雛蒐行恐踐春田蕪下令戒彼山澤虞火耕
水耨嗟農夫君吁臣咈良然乎上林之賦空有無

同子靜舟次朝來過天壇道院看牡丹和繹
堂詹事韻二首

騎馬到仙壇憑欄問牡丹當風香已足承露影能

圍綠重繁陰容紅銷晚態寬餘酣兵被酒趁取夕陽看

濃芳今已暮幽賞轉嫌遲欲借春三日還留藥數枝元輿休作賦供奉有新詞不易逢傾國誰教綴玉巵

同展成攜酒怡園陪大司馬王公遊讌竟日得詩四首

北苑稀栽竹南堂況面谿朱魚分荇出翠羽隔烟啼宛轉逢窓戶蕭踈想杖藜百年存孺慕不爲惜幽棲（園有慕斯閣文貞公築也）

泆流何處入飛瀑響潺潺臺靜疑聽雨松高儼在山風軒蘇枕簟水檻起烟鬟忽有江湖興輕鷗個個閒

高閣驚雷動層臺報雨來滿園濃樹合一道夕陽開勝賞陰晴見清言弟子陪莫辭藜藿意石上有流杯

對客羣峯侍當筵晚色添美花沾薄霧細草映踈簾廟畧朝廷重台星太史占巖廊林壑在出處道能兼

三月晦日漫興五首

吳閶曾賦送春詩絃管聲中落日遲寺外伎船紛似織樓前人柳密於絲一行入洛湮塵土兩載離家負歲時墮綠飄紅空滿眼幽懷但有白雲知

年來光景幾篇詩中酒昏昏起較遲習嬾舊抛妝上筆早衰新鑷鏡中絲楊花作勢原乘令燕子投人已後時輸却無情窓下草榮枯不受蝶蜂知

自來玉局嬾題詩可惜韶華不肯遲甚欲飲醇兼近色妄言吹竹與彈絲三春好景多虛日一刻東風剩此時轉怪啼鶯苦相喚丁寧花落爾曾知

洗硯微吟自在詩烹來茗粥不嫌遲靜看香篆低

簾影默聽飛蟲繞繫絲幾夜惡風初定日一番小雨乍晴時此回天氣宜商畧已有爭喧芍藥知

近愛元和以後詩冷吟閒醉意遲遲侍機倦婦難成錦下筯饑蠶不吐絲任彼是非甘忤俗已拚棄置惱逢時相如大有黃金在詞賦何勞世上知

同予靜舟次朝采飲豊臺芍藥花下值就斯詹事屺瞻學士至晚歸再邀頌嘉集子靜寓齋同用十藥

首夏氣暄暖百物勢爚灼卉木各競妍顏色亦爭託漲眼猷飛埃塌翼同倦雀何意郊坰間成此眞

率約入林得芳圃脫帽坐溪閣前有十弓地中有
三畝藥朱白旣淺淡紫翠更濃著有如紅玉姬嚴
妝不可謔又如青裙女乘風儼將作花頭非不繁
花香亦不濁所惜燒葵尾乃令殿春脚苦遭狂蜂
喧忍受粉蝶掠含仁讓李梅守義愧蘩藿植體已
非時弄芳總云錯賤同薺麥沽爛與薤葵斫尤惜
登虛筵徒用勸深爵顧此方嘆嘘忽然聞剝啄妄
語勿復煩餘杯尚堪酌形骸或可忘飣餖莫嫌薄
禮數留巖廊蕭閒且林壑斜陽低戀人歸馬仰趨
郭卜夜燈再燒窮歡友重捉人生金繞身不如杯

在握感彼將離花安得不爲樂

在昔一首贈前廷尉李映碧先生

在昔莊烈朝國事足驚咤卜相旣屢非登壇復輕
罷所以中原危乃令羣盜霸至尊徒憂勞廷臣自
閒暇虎鼠日爭雄門戶肯相下可憐章奏間但聞
臺諫罵封疆等兒戲節鉞供驅嚇每因黨局攻即
以邊禍稼武臣無所施勞吏不少借見事昂首趨
過難斂手卸執支大厦傾坐看頹波瀉是時得廷
尉獨立樹聲價蜀洛恥依附權倖敢彈射慷慨論
辨賊支離惡築舍所急惟勸撫所重在耕稼隻手

扶日輪片言補天罅方期薄海晏詎料鼎湖夜世
已忘晉魏公遂反頹灦短褐謝簪裾長鑱事桑柘
土室暗莫窺心史吁可怕遺恨痛溫周餘生羨文
謝懋也仰白衣無由訪黃帊前年几杖閒竊喜笑
言乍文字許往復論議互迎迓南北授簡冊梨棗
願憑藉自矢藏名山豈合置高架朝廷重前史中
丞勸修駕瞱壽雖云夥談遷此其亞先生臥不起
小子出堪訝驟首尚低垂駑足敢連跨令子富文
藻深情敦姻婭分編共筆札接席同臘蜡每每思
尊罏時時說秜稏感烏望鳳巢愛日倚雲榭我知

丈人強猶比少女姹湖鱗割初網郫醅壓新酢節
物登暮春冠巾岍長夏興至或據梧狂來任舞蔗
鎩羽憐文禽毀臍笑香麝嘻能涉波瀾延頸望嵩
華

送樹百給事使閩

踈雨淨炎溽潤物如流膏裹葉沃以光新蟬聲噣
嘈是時把使節馬足何其高兹行有三樂負此可
以豪得士報　主知所貴搜譽髦八閩蘊才傑文
宇紛牛毛有目似巖電自然佳處遭君從入華省
將父思告勞何意被宮錦過縣烹豚羔老人望弄

孫此權當自操勿效謝安石竟爲婦所撓吳越富好女雙頰燃天桃傾城悦名士何用琴弦挑雙珠果然獲萬事皆秋毫側聞無諸城仙嶺翔巨鼇兩山列旗鼓天風揚海濤早秋熟荔橘香色羞蒲萄水鮮蠣房擅豈更思蟹螯吾徒戀游眺亦復戇丘糟安能共僞學齒舌徒嚚嚚君如鷹脫韝奮翼不可絛余若鳥剪翎閉籠將焉逃感君苦相勉藏器聊晦韜其如夜懷寶苦遇奇鬼鏖自此誓卷舌不作寒蟲號閉關謝俗物鈔理參濁醪

哭伊中丞三首和祭酒王公韵

王師圍六詔金鼓震全川只恐疲軍食應須減竈烟章皐空有志李毅竟無年安得聊城矢蒼茫憶魯連 時圍滇數月矣

猶記臨分日刀環仔細看暗憐雙鬢白早畏尺書丹慨慷方秉傳凄凉忽盖棺燈昏歸化寺戰雨夜漫漫 公在滇寓居歸化寺

遺表蒼皇發軍書火急行薦賢心最苦破賊恨難平鐵柱功誰紀金沙夢自驚可憐丈夫淚空灑女郎城 滇有天女城爲李毅女秀所築

就斯詹事引疾乞歸優詔慰留和屺瞻學士韻奉簡三首

未許名成便乞身　聖明原自重儒臣久知澹泊違時好更賴孤高領搢紳正殿起居方執簡扁舟笑傲憶垂綸似君骨相宜廊廟漫擬巖光一輩人

世事渾如百折灘紛紛棋局肯休官但秉時會思攘臂謬託疎庸説挂冠白首乞旅常採藥黄麻豈料勸加餐賦詩内殿知才子綵筆從來氣象干

用拙方知吾道尊傳來　天語亦何溫平生不解他途進獨立惟邀　聖主恩　賜藥時時頒禁苑避人的的掩衡門秋槐落盡無人到衣上何曾見酒痕

答屺瞻學士見投原韻

驚人無句問青天一卷蟲魚手自箋虛擬楚狂鸚鵡賦嬾調蜀客鳳凰絃不才枉辱時賢忌有恨惟棠學士憐但說長楊先畏足八年前已避瓊筵

獨酌詩四首

入京六移居跼蹐少歡樂突兀見梧桐似我山中閣清陰實疎快錦石亦紛錯兩過聞新蟬秋聲遞交作獨坐命一壺欣然自斟酌商歌本無意聽者疑有託久笑王郎愚拔劍但空斫

青銅數百錢買花遂成畛安榴竟垂實細竹且行笱海棠與蜀葵枝蔓各相引頗此欲爛醉持杯那能忍其爲空尊愁尚有衣可準阮生雖云達苦爲步兵窘美醞貴自謀官廚吾所哂

飲酒貴快意安論斗與石鄙哉淳于髡所見亦何窄取媚君王前終爲遊說客吾愛五柳賢獨酌自成癖南山色正佳東籬菊可摘一醉便高枕不知日既夕

人言飲酒樂何如作僕射此語近好名聖賢無假借養牛與上尊至死不肯罷涓滴必自貪谿壑任人罵世無伯倫輩濁醪亦減價安得其酒人糟丘卜晝夜踞此可以棄豈屑易王覇

夢中詩

辛酉八月六日夢行沙水上見一井井上有亭井中白氣上騰如縷旁有老猿守之自言止宿井中井水甚甘欲煮以酌余時風雪大作雪花片片著衣上余欲辭去猿忽僧帽方袍揖而固留又一道士來相與對坐猨侍於側因口占一絶以荅之寤來枕上不忘一字

洞裏袁公亦太奇白頭深著道人衣丹砂煑就要人喫大雪漫天不放歸

同展成入直史館案示和謝惠連秋懷詩走筆和之

束髮學書劍不成良足患抵掌笑齊人所知但管晏勲名雖云高金石亦易爛不如腰長箭秋空射飛雁不然擁名姬春風醉羅幔安能學縫掖巧黠各相半余也率性人平生實寡筭行藏一錯料遂遣小儒慢低眉就纂局非隱亦非宦常笑陸務觀奉祠本閒玩何事放睥壽敗筆較書翰小吏督日程竟使手足亂悲心對冷炙每每忘昏旦余復蹈苦轍青簡幾時煥兩見堂兎霜攬衣自興歎露葉空垂珠飄零那成串

題汇邨垂釣圖爲高澹人侍講

柳色溪光欲染天洗頭時節草如綿此間垂釣非容易猥芋遲君且十年

閒適閒心欲種蔬　君思浩蕩是汇湖龍眠居士同心事也作還山學稼圖

題畫三首

新柳摇春葉葉開牛欄寂寂長莓苔牧人歸去小

橋濕一片晚烟吹雨來
幾點閒花作意濃綠房紫蒂一重重無情粉蝶不許下妒殺枝頭雙蜜蜂
山寒木落雁初飛露下高天秋氣微攜手白雲紅樹下得閒如此兩人稀

送子靜主桂林省試五首

建陵諸寨舊稱強景物于今半已荒三華烽烟遼粵嶺九年荊棘暗文場使星重入蒼梧野綵筆高懸入桂堂料得春風披拂後別開桃李滿清湘

日南近報異花開天末從無太史來只爲雄文工羽獵故教絕域訪龍媒果然得士一人足何惜衙恩萬里回若向劉蕡詞下過自今豈復歎遺才粵中有劉蕡詞

紛紛較士競中原見說殊方總避垣此去獨逢柑子熟子厚建柑子堂所嗟不及荔枝繁地纏象郡龍城險景愛紅蕉翠羽翻西過冉溪幽麗絕紀游好問柳宗元

洞庭烟浪氣如蒸高鳥飛來欲避矰小理春帆趁漢水緩搖柔櫓下巴陵楚天雲雨暗何處吳苑鶯花嬌未曾想到歸途清興劇新詞傳寫剡谿藤

日日都亭強送人昏花倦眼怕飛塵論文何與狂夫事贈遠偏驚病客身獨秀山光青未了相思江水淥初勻蠻天夜雨懷鄉處楊柳櫻桃鎖却春

臘月三日同諸子攜酒佳山堂與益都公爲壽蒙示二詩即席奉和

且共清尊對綺筵漫言白髮上華顛太平不是尋常事燮理頻煩十二年聊藉管絃酬晚歲不須服食學神仙洛中臺榭非公志只憶瑯琊負郭田原倡有雖老寧無二頃田之句

昆明波靜慮還多未便東歸理釣蓑好把平安報修竹原倡云薰治池邊修竹多久知清夢託烟蘿風隨鐵馬初回輦雪滿銅龍正洗戈只待四郊書大有青門商略意如何

江都　汪懋麟　蛟門

壬戌

送屺瞻學士扈從謁　陵

輕風吹烟如亂絲暖氣炙破桃花枝沙平土潤方流澌細草一碧光離離入龍在廐驕欲馳蹴蹄顧影不受覊　聖人宮中方嗟嘻蜂蟻窟壘俱磨治賊首在懸俘在槩入載宵旰神靈司眷念豈沛王所基告成獻捷禮則宜翠華出郊嚴六師豹尾黃麾千熊羆試問後車從者誰起居學士簪筆隨學

士年少妙羽儀具如彩鳳翔天陲朱唇白面揚廣眉顧盼甚偉天人姿當年扈從遇亦奇合圍特賜飛龍騎奔麞一箭應手拔一時驚倒黃鬚兒下馬韜弓還賦詩此事中外無不知　至尊選才無阿私陵園紀載須弘詞渦毛不足充釜錡特獵豬鹿爲犧犧松花江水波琉璃邊風颯颯翻畫旗禮成旋轡原有期歸時麥青盈岐田間野雉飛雄雌物情生意良在斯我知控弦不忍發推此畫荷君王慈

送濬人侍講扈從謁　陵

古之英主每巡狩入駿騰驤出天廐有時倉卒不載書即以儒臣置左右東馬嚴徐何足論少室山人有臣救宣公所遇非所期劉子連篇苦煩揉吾友侍講學問醇內殿溪巖達宵晝宮中草木且不言何況籌邊與平寇以此敬慎　九重喜密勅飛箋必親授詩書陳說當几筵筆札淋漓上袍袖功成治定告宗祖不爲蒐苗獮園囿　詔令待講參龍駒曰維汝才足先後春雲如蓋長白高春水如油鴨波皺外藩君長爭來迎海風天吳雜文繡歡呼一日三列圍殪得黃羊與青麂特取上殺獻

陵廟較勝櫻桃供飣餖日斜鼓角還　御營一騎封章更宣奏古來勤政如此稀好向轅門待星宿

送林濬亭視學中州

五嶽作鎮誰最雄瀍澗洛汭嵩當中四方聲音此爲的譬彼詩騷稱正風山川蘊結得清淑經術義禮無不工兔園賓客盛詞賦建安諸子諧商宮周程尹邵闡至道皎皎杲日開鴻蒙後來風俗漸繁侈園林草木爭鬱葱士宦忘歸不肯去買田築室箕潁東此間文物信可樂末劫乃為羣盜攻名藩旣燹汴流決碧紗朱邸成蒿蓬燕歌趙舞一時盡

豈但綱戸飛春蟲大河以南悉蹂躪千里罕見烟
火紅　聖朝沐浴四十載景光略與當年同士子
文筆亦稍振惜哉元氣猶未充莆田才子秉文柄
泥沙珠玉須磨礱魏晉以來釀奇氣一顧駿足凡
馬空信陽已往孰可繼勿令庸子欺愚聾三花二
室好遊眺自然物色非匆匆

送余中丞開府吴中和司農公韻二首

帝錫中丞禮數崇金盤玉勒出深宮　御牀密授
絲綸詔帷幄徐收節鉞功告廟封章追雅樂（公疏請更定樂）
章入吴詩句廣仁風（公昇平宴詩曰奉宣仁風之吴疆）汇淮自此同磐

石滾滾狂瀾不復東
自媿侏儒共比肩何當青眼向人偏未成狂客依
劉志虚負明公説項年十載望塵曾畫省八騶分
道又春天不才願向吴中老化雨晴郊耒耜懸

送夢敦學士假歸桐城八首

李泌休言跡太奇雲龍依傍復何疑勳名有待成
王佐啓沃無形實帝師玉案是書皆共展　鑾輿
何地不相隨豈貂美膳尋常賜特選拳毛内殿騎
幾年身在漏聲中庭院稀看日影東寒盡未知隄
草緑春歸晷覩禁花紅時封密勅來三殿每和新

題播六宮不是趨承多敬慎誰能早晩近丹楓
緒語何時不憶歸故園門巷感伊蝛秋雲漠漠汇
鴻度春雨綿綿社燕飛丙舍最憐松栢瘦丁徭敢
計稲苗肥陳情原遂躬耕志已辦山中薜荔衣
昇平綫宴即抽簪至孝原能格　聖心手詔數行
憐懇切講幃片席費沉吟歸山無意拔宮錦上塚
何期有賜金共道關西清白後自然大鳥集高林
縱陽名勝首龍眠説有先人數畝田築室更添三
兩架課農好趁夏秋天避喧儘可容疎放註易還
期假歲年（時著易經衷解）只願犁鋤手親把杏花菖葉滿

斜川
官河春暖一帆張驛柳揺青正作行細把賜書臨
水看淺斟法醖喚兒嘗郵籤報處休嫌遠宮燭燒
時特怪長回憶内朝趨走地一堆筆扎在南廂
舊宴慈恩百五人一時意氣總相親飛騰何限雲
中鶴寂莫空餘澗底鱗進退久知余計拙窮通逾
覺子情真繚垣燈火三年話不及離亭酒數巡
從來難受是人恩況復深知在九閽殿上選才除
令子宮中賜食及公孫莫因沉醉揮金椀遂爾狂
歌戀瓦盆料得故廬眠未穩驚聞黃紙到山邨

送蔣莘田大參之任粵東

蔣侯始通籍即上所著書磊落千萬言氣矯筆力殊規模似金鑑新語恐不如以此業 主知遂令參石渠三年東館課辛苦如蓄畬學成未及用鳳抱那得舒 聖朝重言路稂莠須誅鋤冠以獬豸冠立在白玉除觸奸並指佞有發無矢虛譽彼蟣蝨叢一一皆爬梳未免涉忌諱誰為分毀譽東粵界嶺海羣盜多睢盱王師錐壘穴遠服勞軍儲雖然起瘡痍未復民田廬蔣侯領牧伯慷慨登擔車陟彼五羊城安此百越區山川與風俗所過關踟

躕此鄉富寶玉君志甘布蠡但飲珠江水不食鱷湖魚詼成即來還小別毋嗟噓

出阜城門看馮園海棠值風得湍字

春風動百樹振響如驚湍將身入林麓遂覺俯仰寬所惜芳樹姿摧落非舊觀託根豈不固泝 則易殘不見空谷中寂寂多幽蘭

幼華給事招同諸公飲祝園亭子限山莊二韻

三月已云暮一亭今始開柳花何滾滾谿水自潺潺只此便高枕未須思故山林鶯如愛客作意語綿蠻

醉來呼給事曾否卜西莊種樹他年約看花且放狂真宜臨曠野最好是斜陽獨媿何居士嘲余似太常 余是日齋

三月晦前一日陪司農公再游祝園

溪邊花欲盡柳外絮還飛春色荒荒老風光緩緩歸何期逢早夏乍可試單衣小逕經過熟先來款竹扉

病足五首

策足輸才俊偷安趁此人槃姍惟一室裸跣忽三旬酒盡經時廢方書鎮日親災年敢尤怨天意老

閒身

隱几亦自適看雲空復情不成垂脚坐漫說繞牀行獨鳥下階立幽花沿砌生忘機遂疎嬾伏櫪笑長鳴

豈作低眉態聊為抱膝吟向誰明痛癢只自悟升沉蟲響依寒砌鐘聲出禁林一燈秋夕裏驗此百年心

未衰先策杖徙倚望晴空樹接鄰家綠荷分別渚紅疎簾鉤落日細竹響微風向晚饒清景如弦月

在東

酒伴邀余出神飛舊酒壚欲騎官馬去須借小童扶池上紛葭菼林中叫鵁鶄那堪臨水照添白幾莖鬚

題畫

青山當野近流水傍籬斜晴翠紛楊柳清霜著菊花此眞棲隱地誰似老夫家日夕閒攜杖柴門數過鴉

送舟次二兄冊封琉球

細班之布青黑絲黃帊勒巾巾服奇短軀廣袖細

馬騎天街街南曾見之海邦陪臣幾萬里天風一夜能北吹元正百國列王會中山守禮來無遲稽顙請封聖人喜虎節特令儒臣持賜以一品上公服歸昌遊聖麟與麒閩海六月南汎至棲艣十丈揚熊旗神魚潛蛟避命吏一一縮息如寒龜珠宮貝闕自隱現羣仙出沒乘龍螭恍聞張樂洞庭野碧海明鏡分毫釐平佳彭佳舵尾辨黃嶼赤嶼針頭移一聞泊船到那霸夷官導引紛旌麾歡會門前世子出拜謁道左躬何卑夷山之顛殿宇正安置誥令平不欹君臣妃妾拜受命王者被飾嫺威儀宗臣子弟好裝束異舞蠻歌無不爲禮成更爲北宮宴山海饈錯登盤匜金荊榴木似美錦香可作枕供支頤歸帆却與善風便枕此或可添奇詩海東亦有良畫師壁間定貌天朝姿幺麼但覺國人小蠻女亦媿顏徒施中朝妙選固不爽威遠所重兼文詞吾兄大筆恣揮灑自能宣播 君王慈歸來細說日南事笑我聞見猶參差

送林石萊舍人奉使琉球

海於天地間其大幾萬里連山有巨魚每每劃波起若無王命來百怪不肯徙留仇海中央四面積

黑水蛟魚之所宮日月浴其裡隋唐梗聲教不足煩鞭箠明初賜棹卒三十六姓始遂與中國通得共外藩齒格心歸 聖朝稽顙請勅璽舍人金閨彥足爲海邦使況復生閩疆海其所知耳吾聞彭湖島烟火望尺咫餘寇乘風帆往來疾如矢近日樓船軍聲言向東矣軍儲數百萬揮此等糠粃所奠銅柱成勿爲伏波恥君學蘊經術必已審進止誰謂書生謀而不中邊鄙昔賢服蠻荒惟在攄一紙今古無異才玆行毋乃是中山奉禮法約束但唯唯鄰封諸島夷睢盱望風軌倘能悉歸附不讓

超勇美大化周四方歸朝奏豈芑

奉送盃都公致政歸里五十韻

閣門初卜相講席正譚經（時辛亥二月上初御經筵）花氣薰春殿
香烟上御屏火城樓外見玉珮月中聽夫子真夔
契高風僃典型薦賢先隱逸（公入相首疏薦賢今大司冦魏公其最也）端本
自朝廷愛國心難盡憂時色每形只將清勵濁不
以醉爲醒昔掌紅藤院還栖柏樹廳持衡兼秉憲
弼教更明刑殿上尚書履天邊執法星上書同賈
董儲藥比參苓（公爲大司冦條時政數萬言上嘉納之）直膽由中赤　重
瞳分外青狐裘須晚歲（特賜玄狐裘爲公禦寒）貂珥慰高齡裝

帽珠爲飾圍腰玉作釘　君恩方感激時事忽飄
零三孽妖氛暗諸方戰血腥　九重除膳樂兩府
致安寧　睿慮能持算軍威若建瓴果然傳露布
畢竟畏雷霆弼亮三公力憑依　九廟靈賡歌聯
玉陛錫宴倒金餅側弁知身老扶歸覺夜冥久思
藜藿飽豈戀鼎鐘銘放乞臣章切低回　御扎停
（公引年疏凡屢上皆不允至是再請乃許）還家同社燕去國感秋螢種柳城
隅密疏溪杜曲渟從游常汗漫惜別恐伶行土懷
青州潤園多萊竹馨冶泉流瀦瀦灌木伐丁丁屏
當收禾麥逍遥釀醁醽闢強應策杖乘輿或揚舲

訪道思嵩峯同塵渾渭涇田夫容躡日穉子任趨
庭逸鯉徐銜浪閒鷗靜刷翎回思困軒冕何似臥
郊坰揮手追黃綺低頭笑尹邢寵榮終寂寂去住
貴惺惺勇退高車疾虛拘小戶扃有懷依杖屨無
計挽和鈴露下秋風早霜寒夜雨溟　愁同墮葉
宦跡等飄萍野鶩虛投網龍驤不在駉浮沉羞木
土譴浪鄙優伶縱酒甘疏放爲文厭使令不堪供
筆扎甚欲鑿窓櫺合志憐麋鹿分飛感鶺鴒（時舟次家兄奉使海外）
應求原落落燈火但熒熒詩就從誰賞歌殘
只自聆午橋疑碧漢洛社隔回汀他日平泉訪先

尋富范亭（公里有富相范公二亭）

萬柳堂餞送盃都公和席間原韻

早年宮漏聽長楊七十抽簪鬢未霜富貴誰能輕
去國身名最好此還鄉賜游西苑天厨出眷念東
山驛騎長畢竟　君王惜賢達青門詩送賀知章
（上賜五言詩寵行）

中秋前三日飲孫學士園亭同嚴徐諸公暨
舟次兄朝采弟共用星字二首

蕭閒門館似郊坰突兀何期見草亭種樹十年方
有此開軒一望似曾經簷前棗熟從人打竹外蟲

喧耐客聽倘許平安常問訊高窓還擬看秋星
金門酒伴舊忘形世上紛紛渭與涇醉裏難逢蟾
影白忪中失却鬢毛青早知寒信輸征雁欲借餘
光笑亂螢落葉何關覊客事年年同此歎飄零

題倚江檢討望雲圖

獨立燕山百尺臺桑乾流水自潆洄誰言親舍無
多路未免鄉愁日幾回史筆三垣傳北寺詩篇二
雅重南陔青宮賜錦行抛得穩趁春潮覲省來

題吴赤一畫像

荒荒葭菼兩三枝正是霜清露白時天地湖來渾

未了江湖鬢老竟如斯幾雙白鳥銜烟路一點秋
風颺釣絲誰識延陵吴季子手中閑却國風詩

題修來畫像

寫真好手誰為儔波臣之後推文侯二子之筆往
往見十得四五非其尤曹霸丹青不易遇雖逢佳
士空嗟咻神仙中人顏氏子孤標絶俗騰驊騮㚖
東顧老七十六匠意摹畫如雙鈎紫衣坦腹古松
下恍聞天籟聲颼颼頰上三毛少飛動此際有待
須虎頭吾子啓事得休沐偶過吴越𢹂蘭舟幽泉
怪石賞已遍回腸亦復憐青眸更遥画師寫山水

南昇北固兼揚州閑情似子頗好事斷與世俗為
薰猶東南比屋講風雅氣力似讓齊魯鄒近來禹
生善畫像不獨貌似神亦周已為子寫振衣句尚
欠濯足滄江流他時更刷好東絹爲我把臂登林
丘

除夕前三日陳學士招飲寓齋以東坡餽歲
別歲守歲詩為韵見示即答

歷歷天上星遷移本五佐陰陽逼短景欲挽不受
貨所怪太曈曨未見雪花大行游愛清夜幸得免
僵卧燈明君子堂五客團一座劇論忘宵寒鄰街
已春磨追維困官書那得數相過一醉起積昏勝

於親剤和

歲盡勢苦急我閑思轉遅譬彼失鞚馬一縱焉可
追不見日與月出没倏天涯人生百年内光景能
時閑來把明鏡少壯分瘠肥不如且行樂安能
苦悲念彼尭峯叟（謂苕文兄）早與軒冕辭保身等金
或救筋力衰

短衣射猛虎奮臂斬長蛇卓哉軼羣子怒氣難遨
遮顧我久淪落撫髀嗟奈何低眉望牛後徒為志
士譁塵埃筴欵段行歌揚馬揖相逢半輕薄不語

頭自斜陳公意良厚溫言慰蹉跎雲霄不可仰泥塗何足誇原倡云座中汪舍人年少未蹉跎豈惟爭一歲一日猶可誇

學士再疊前韻見貽奉答三首

長安交游者得勢即相佐銖兩權重輕計若擅奇貨薰灼竊自尊不復知漢大所以羊裘老直欲伸足臥豈學夷門生口舌博上座作賦余所短焉能工餅磨論詩愛彊韻人或以爲過嗜痂惟我公更倡復迭和

鯤徙亦何遠蜩飛亦何邇鱗羽有豐殺九萬不可追揚杓測海水茫茫無畔涯積學苦不早生年空

後時余少學士一歲矢口莫能戒安能免言肥以茲多俗忤往往生酒悲咄哉歲云晏行行與客辭何當聆高論起我靡與衰

行藏不可卜何有筍中蛇妍媸亦易辨其如平面遮吾徒守忠信智巧將奈何達人寡營慮得失終笑譁分財鄙諸媼掩戶欲自過出門見大道乃列直與斜確持譫臺訓何暇憐蹉跎舉手謝要津策足毋相誇

除夕司農公示詩奉答次來韻

歲寒簾閣幾經旬時公休沐又見瑤筐實勝新攬鏡禾須驚白髮登朝猶自勝青春金甌屢選三公卜繡褓雙添四代人公一月添兩曾孫只此榮華誰得似燈前珍重酒如銀

除夕遣懷再疊前韻呈司農公

壯歲崢嶸又一旬東皇先報鬢毛新風塵面目能禁老嬾慢心情怕過春竊祿敢邀詞館例攜家直當帝京人年年此夕叨珍餉短韭新芻白似銀

江都　汪懋麟　蛟門

癸亥

送孫編修同周儀部奉使安南

九眞屬國天南隅其地舊築東西都毒溪百道列關隘豈獨浪泊兼來蘇荷花海口最險要雞翎芹站尤崎嶇已聞蠻江號愛子何來絕塞稱困吾傘圓山色在何地當時負固多雎盱五代以來易四姓纂竊每每煩彤弧　聖朝久已作臣服入貢不敢遲須臾遠人異物非所寶何用鐵網尋珊瑚丹

砂白雉總摒棄檳榔萬斛無所須但期禮義化狡黠不必郡縣歸板圖世子告哀請嗣爵吉凶特遣儒臣俱太史隻手把王印曰汝拜受黃金蚨禮官入廟賜巨鬯束帛薦璧陪臣趨再捧黃紙出　宸翰扶桑照耀筆筆殊禮成並設使星宴上公袍服驚有無威儀詞氣震天末蠻夷敢復稱老夫馬援陸賈已陳跡應笑樓船連舳艫

送黃自先之官平遠

吾憐江夏英磊塊素滿腹睥睨傲流輩何啻蟻附木為文似翻水所到無不足有才竟不遇乃令老場屋尤工眞行書千毫一時禿操翰偶遊戲遂以一命辱親老家且貧那得卻微祿所嗟千百州獨剖牂牁竹水西本殊方其地甫臣僕編戶列三郡蠻獠非一族平遠接大田猶未異寒燠曠土如力耕五穀可時熟君才耐磨鈍足以壓荒服況當叛亂餘黎人急恩蓄誰謂監州微不可作良牧

種蕉

曉雨初晴暑氣餘愛他深映綠天居昨朝筆研都焚了不是臨窻要學書

生女

癡懷日夜望徵蘭何意香幃曉夢殘夢得夢姿親

抱送于今嬌女七金鑾

早過南塢飲借樹園薄暮即別四首

出郭愛清曉人家還掩扉溪風斜入帽草露晴侵衣野靜雞聲少林陰日色微機心憐宿鳥猶自背人飛

東華滿塵垢蕭爽是城西山翠濃如疊村烟濕欲迷近屯無牧馬傍舍有浮鷖閏夏新蟬早清吟隔短谿

高柳三年別虛堂一徑諳攀條情最切感物我何

堪昔宴懐投轄重遊幸盍簪未須分出處竟日且
清談
竹裏出行厨盤飧事事殊傳觴紛小史俁坐賞清
歓晚境人偏戀歡塲日易晡知君有懸榻還擬聽
林烏

再過借樹園宿騁懐堂

爲愛林亭清且幽不辭三日兩回遊分張樹色來
簷際轣轆泉聲在井頭四扇碧窓真似水一條氷
簟儼如秋茶爪向夕還移坐面面風簾已上鈎
梔子花開入夜香如看小月影初黄忽看絳燭然

高樹却訝寒星吐夜光聽曲不知山漏轉臨風微
覺葛衣凉玲瓏雞唱休相促高枕何妨入醉鄉

天禧昌運宮宮有武宗碑記太監張永乞恩建也

仙人臺殿紫泥封檐角罘罳燕語重畫壁有塵俱
作𩆜蒼松無幹不成龍只今東廠賢張監憶昔南
巡護武宗誰道文成太迁澗檻車先巳送元兇

銷夏

銷夏今年比舊強深垂簾幙淺籠香越中山水吳
中妓坐對能吟白侍郎

食魚

待飯還繙幾葉書中年痰血巳消除一端尚犯岐
亭戒貪食銀鱗頓頓魚

選白詩竟題一絶句

淡粥三杯藥一匙清晨忽報日中時欲知閒裏忙
功課要畢丹黄白傅詩

題金碧堂爲趙銀臺玉峰

有客萬里家俞元川岳奇麗鬱發源盤江夾浦各
環抱金蓮玉笋疑飛翻康郎魚美不受釣撫仙湖
靜無囂喧此景此味那易得夢中結想時憂煩宣
武邸舍有閒地剪除遂爾成小園高臺築亭得空

曠曲逕編竹如丘樊主人襟抱本洞達虛窓之外
圍短垣鄰家池館近可拾墻下棗梨香且繁花時
置酒名賓客世事不及惟寒暄有口但可飲醇酎
似忘職司爲納言故山渺渺隔天外聊以金碧題
其軒枕書坦腹足高卧猶恐使節催車轅囊琴籠
鶴早檢校海内久矣思平原

銅鼓歌爲樹百給事作

銅山夜鳴颯風雨鐘鏞四應疑虓虎金鐵精靈帶
兵氣巧匠烹煎作軍鼓鼓聲坎坎如鳴鼉蟲魚鏤
錯花葉多龍師𢡖潽直千鎰驃國不得誇玉螺貞元

（中灤國進樂有玉螺銅鼓）制本錞于世所實祀鬼禳災集夷獠錞
鏦絶蛾雄夜郎騰踔蠻溪逆天討叛服有類鳥獸
羣九絲勞動樓船軍南交越嶲實蠢蠢瘴烟毒霧
徒紛紛古鼎躍水何年至竟作閒齋金石器回憶
番人絳帕時奮臂雙撾不兒戲龔州刺史空咨嗟
魚懸佛寺生土花（咸通末張直方刺史龔州修城掘得銅鼓載至襄漢捨廷壽慶院）番禺
大帥枉收拾神入野田爲怒蛙（僖宗時鄭續鎮番禺有牧兒聞田中蛤鳴捕之蛤入蠻冢遂得銅鼓鼓上有蛙蝍狀因獻續懸武庫中）何幸黃門作知己古色摩挲
碧于水料量尺寸兩握腰辨識花文四垂耳或稱
此鼓由文淵主入意思殊不然工金工木紗諸葛

考之紀載多流傳書生異同且商略吾欲當筵作
梧杓不然短衿禿袖招花奴揚榷三弄非豪麤

祭酒先生以詩見柬日暮下直口占奉荅

霜老梧桐一院陰簾書堆裏嬾清吟承恩獨愧瑤
林殿能博君王幾笏金（米南宮被詔瑤林殿書屏風賜金十八笏）

題匡堰草堂圖爲高侍講

沿溪深柳如蛾翠過橋邨徑柴門閉草堂風亂牀
上書簌簌桐花滿階墜何爲寫此匡堰圖知君濤
夢無時無門前扁舟且穩繫留待他年歸鑑湖

百尺梧桐閣遺藁卷六

江都　汪懋麟　蛟門

甲子（京假）

朝來以遺懷詩見示索和走筆荅之

客思不禁春花開又一旬那知逢冗長無復得閒
身冷廨朝霜薄官書夜燭頻自憐衰晚日轉與吏
人親
子病忽三月書幃生暗塵關心青鬢日嗑指白頭
人肺氣春將減醫方買欲貧連牀吾夢切悔不傍
東隣

眠食勤調護煩憂已破除人當新節起酒是舊年
餘勝賞隨時足浮名未可居好將閒筆札親授兩
兒書
蹉跎羞伏櫪雜沓強開筵小院分燈火深杯促管
絃落梅聞此夜欲雪看高天自笑飛揚態猶疑是
少年

得舟次二兄琉球使還消息寄懷時有陟岵
之痛兼奉慰

聞道乘槎客安流實快哉南風三日正（聞由閩達中山僅三日夜）
東海一帆開波靜蒼龍避舟輕粉蝶回（海中見粉蝶即慶平安）島

王傾國出驚看使星來

半載中山住鄉思日夜懸鑾歌山館外海氣殿廬前九日曾開宴三秋亦放船（中秋九日宴使設水爆諸樂）天不知桑落會可似菊花天

葭管一灰飛棲船海上歸神鴉翻作惡綵鷁欲何依百怪斜迎棹驚濤逆濺衣平生忠信在況復仗天威

持節當炎夏還家值早春親朋齊失喜時序轉傷神命服方歸省麻衣忽在身好將安穩信報與下泉人

反命原臣誼陳書實子情八騶歡奉使一杖痛還京憔悴應憐弟艱難再見兄連牀能幾日白馬又南行

此恨嗟曾歷悲涼直至今一官羞計拙萬里豈初心上塚紛歸騎磨碑出賜金猶堪慰哀毁顧我獨浮沉

送力臣都諫假歸揚州兼東師六孝廉

君入詞館年柔兆歲在丙久挫才實雄乍伸氣愈猛好書原深沉爲文肆馳騁短檠然寒青長編續餘景高名動玉陛特擢授華省矢報在公忠發言多骨鯁東南賦斂苛民命落樓穿關市征求嚴商稅到舴艋君言委曲陳不惜再三請直聲遂開張貪吏亦縮屏取士當酉秋啣命陟泰嶺紛紛理厥緒一一拔其穎廓然此關河遂爾絶徼倖歸軺痛荒殘上書切咨儆秦人戴雨露銘勒實琦璟彈擊誇鷹鸇聒亂鄙蛙黽從來讜論權必由正人秉胡爲當楓廷無端感梧井勇退人所難告歸君獨惺是時春氣和況乃容懷靜此行何優優惜別徒耿耿令弟富文藻英淵類萍梗兀自飛翻遲使我歎息永駿足宜騰驤高唱方發郢正際宏綱開共仰朗鑑炳努力登康莊慎勿戀幽境

送宗人歸里

南陌東風颺軟塵洛河新漲細于鱗官橋弱柳綠初動野館夭桃紅未勻六扇船窗書一卷兩條樺燭酒三巡西莊給事足清興櫻笋還家猶暮春（時同力臣給事）

興勝寺看杏花

興勝寺中花事勝杏花如雪幾時開不辭辛苦尋春去特地飛揚借馬來樹杪高亭何突兀階前細草足徘徊迷離錯認吳中景剪取銅坑一角梅

再過興勝寺

可耐雙眷日日低散愁端只有城西無多小雨能清路不動香塵欲作泥好景一年三月半濃花萬樹十分齊風光如此不沉醉辜負黃鸝恰恰啼

興勝寺前花圃小亭上有龔尚書題會香二字感題一絶

會香亭下細泉流謝傳題名在上頭抛却酒杯揮馬策十年重此痛西州

寄茗文兄

還山不作長安書惟向山中種花草片語偶荅故

人問手移樹石日益老（茗文札中語）吳人好事競傳說盡道此翁懷抱好尭峯山下數間屋日喚漁童幾回掃池塘不更養鵞鴨閣閣怕惹比鄰惱東阡西陌信脚行姓字田夫總能曉山居功課有次第布被繩牀起常早灌園焚香與靜坐豆粥藜羹亦堪飽有時寺僧來悟禪有時門生請原道此中習氣知未除肯令黃鷄矜嘴爪門外索碑或索字負行欹斜一筆了興至時還吟小詩零落牀頭幾篇藁長安交遊智量淺每每爲翁惜懷寶不知官職何足多況爾爭名器尤小但看山中花開草復長醉

倚東軒泛清醥

送趙中丞玉峰撫浙二首

霜飛栢府映清氷美度從容入座升管領湖山新節度扶持風紀舊中丞裙腰細草春溪碧鏡面晴波日暮涵五代以來絃管地遥知休息自今稱

名賢爲政在清時料得規模次第施化俗勸農無別事裁桃種柳總相宜表忠尚有錢王觀遺愛還傳陸相祠若比白蘓官職大更添開府幾篇詩

郊行雜興同朝采作

帝城日日起飛塵出郭偷爲馬上人今日桃花前

日杏不曾忙裏廢青春

城西幾度看花還沙雨塵烟作碎斑最愛輕陰騎馬路的應只有兩人閑

果下青驄齒乍生風前蹀躞向人鳴垂楊夾路晴沙軟勒定金銜緩緩行

玉泉閘水向東流接引宸游到御溝勤政一春稀綵纜船房閒鎖小龍舟

萬壽花宮百丈松枝枝臨水欲成龍兩年不踏松間路百遍摩挲永樂鐘

喜湯西厓至京

新桐抽萌淨如濯老矣春歸此能覺歡呼一客忽
到門萬里三年手重握懷中美玉未得剖畢竟良
工待誰琢我昔識子錢唐湖笑指湖中兩山角時
聞簫管湖上船彷彿湘娥水仙樂浮沉豈料七寒
暑寂寂空教笑蜩鷽龍蟠泥中馬伏櫪那得飛翻
與騰踔爾抱奇文少已工我厭刑書老纔學久思
作達縱聲酒不爾消憂弄碁槊安能鬱鬱常低眉
苦被時賢較清濁鬧爾昨從東嶽來一杖天門手
牢捉曾否細捫登封碑此禮于今費商確韓詩柳
雅紛雄才譨浪詼諧謙饑朔我且與爾傾一壺夜

短杯長惱雞喔徒行不必愁夜歸蹴蹸疲騾受烏
啄搖鞭尚可往來頻談舌縱横莫嫌數

題畫蜀海棠

浣花一老最能詩惆悵西川第幾枝嫩緑嬌紅吟
不出精神付與趙昌之

叔定家兄入京同朝采出郭相迎抵寓即事

得二首

人回細問何時到說在清和月上弦犯曉最先騎
馬出挑燈預想對牀眠感時兀兀驚雙鬢憶別匆
匆忽五年何幸雁飛同北向秋來無復望南天

板扉曲巷乍停車却訝軒窗面面虛亦有梧桐開
小徑更饒芍藥勝山居兢前問事紛兒女向晚開
簾漫掃除風味此鄉安穩未且嘗家釀翦園蔬

同叔定兄東川弟與諸友人之豊臺看芍藥

飲王相國山莊用西厓所書扇上柘溪詩韻

紫絲幕張見殊色曉態森森向人立洗妝偏受纖
露滋破體猶嫌野風急朱唇白面各自妍粉蝶黃
蜂一時集玉奩亂潑脂水濃春波半濺青裙濕齊
時拾得一日晴周顒怕聞何肉腥且將良醖對花
酌不然空令頭毛星春風五度恨草草客心一寸

嵯熒熒花前送酒有蒼黛西峰御日何其青

好雨

好雨初聞入夜遲簟紋清似乍涼時隨風未審田
園足霑濕先教草木知新買榴花紅爛熳舊栽萱
葉緑離披開簾且喜琴書潤懶作元和賀雨詩

奉荅中丞劉公見寄用工部雨過蘇端韻

觸熱治刑書眠食不得好飢人夢飯溢乃荷退食
早到門驚尺素一覽夙塵掃烏絲十二闌詞源百
川倒白駒聞在郊丙舍蔭梨棗閒居萬感集誰爲
展懷抱所嗟山頭松轉望原上草摧落難爲高憂

傷易成老賤子人所輕一信莫能保低顏謝夫子
此意向誰道

題惠元龍詩卷即和卷中寄茗文兄韻五首

愛君詩骨玉亭亭欲把烏絲上紙屏寫了吟看看
過日昏花倦眼幾回青

惠子白驢曾到門青蒭一束爲君存斯人豈合常
空谷漫問東溪何處邨

風騷諸將在江東壁壘于今有異同個個水犀稱
善射獨君寸寸挽強弓

宋賢句子不爭多誰向眉山門下過若説龜堂還

校別此中強弱定如何

吾宗一老別三春七字閒吟淨少塵已被老元偷
格律肯將方法授他人

朝采將請假覲省先書甲子詩一冊寄呈堂
上屬題冊首

十口催歸在暮春更除輦血爲何人周妻何肉都
忘了辦得南陔潔白身

新來換得好頭銜欲捧黃麻慰老顏莫作尊鑪高
興看秋風準擬掉頭還

偶然屋喜東西住遂爾譚無早暮時要與白頭添
一笑先傳甲子倡酬詩

朝采投詩慰余秋懷疊韻爲荅

凉雨何分舊與新每逢搖落欲沾巾孤飛幸接同
羣鴈高詠常憐失意人閉戶任荒深院草拋書從
委半牀塵世情炎冷余粗了珍重池塘夢裡身

刻漏

宣武丹樓碧漢間敞車來往幾時閒西洋刻漏分
明甚將卯晨趨過午還

食官舍蒲桃

西陸蟬聲飲露高秋風一架落蒲桃初嘗官物疑

非分清節將毋愧爾曹

荅定九見寄三首和來韻

嬾注蟲魚與六經懷人夢繞竹西亭閒中只愛微
之句遍寫新詩上小屏（讀定九芙蓉集詩故用樂天書屏風事相況）

倦擁琴書欲撥難氷霜冷我稱秋官時清不藉平
反力漫作于張一輩看

一行新雁抵雙筒欲問平安趁北風珪似月明珠
似露五年前記賦文通

九月十三日還山四首

幸遂還山願蕭然去國輕獨驅羸馬出嬾別故人

行秋氣飄零狀浮雲聚散情廿年塵土夢幾聽曉
雞鳴
詩書皆長物咎此遂初衣夢與鷗羣熟人隨雁陣
歸山川原有待出處久知非自此安耕鑿觀身好
息機
出郭一舟在居然秋水寬掛帆風最正倚棹日初
寒兄弟鄉思久（與叔定家兄同發）親朋夜語闌青樽聊取醉
白髮漫驚看
涕淚孰相親艱難見一人（時白時有所營秦去與余南還）青雲何限
好白首此時真笑子求名拙從余畫室貧漁磯隨
處有竟許共垂綸

舟泊淮口文華寺夢與真定公剪燭坐小亭
候張筵觀劇吏人忽報公入相愁驚喜涕零
謂公洊歷六卿三十餘載有弼勞深至此乃
蒙既卜醒時猶淚漬枕上不勝離索之感時
仲冬朔日五更也
文華寺前淮水濵孤舟寒壓木棉衾歸人正切還
家夢卜相何關去國心熱淚有情同感激斷蓬無
意任浮沉絳紗已隔三千里猶把笙歌枕上尋
抵白田憩樂志堂苕雲漸見懷原韻二首

往事匆匆總莫論虛堂小月正黃昏似曾醉裡驚
風浪却累燈前攪夢魂半世坐狂宜見黜寸心知
咎敢辜恩從來最笑揚朱輩每遇岐途便淚呑
目斷黃河九派渾放船難似上龍門（時阻風黃河八日）飄蓬
可惜身名賤呼吸方知鬼物尊幸得全生成逐客
不須垂死說驚魂忘情豈敢虛耕鑿擊壤高歌是
報恩
歲暮遣興
幸託園居代掃治慕雅誰道宿無枝漸無人問逃
名穩惟有書看過日遲甘寢美餐真得策分冬守

歲又良時此間樂事今纔領二十年來悔未知
喜朝采至同飲樂志堂竟日別去兼訂吳越
之游
老夫睡美夢才蘇却怪迴檐鵲噪殊送喜已知連
月少到門却有一人呼相逢大笑搴簾幞小住爲
佳卧酒壚南北浮萍數千里豈知吹合在荒湖
昔年稺子驚吳語未解先生問草堂（朝采向過此欲觀樂志堂未果）
此會翻教屬適客爲歡誰道是他鄉試看酒面如
人白況有梅梢比橘黃自染緇塵三五載何曾清
味淺深嘗

短景荒荒不可留白頭雙倚望行舟庭闈信有歸人樂天地何知獨客愁送別忽臨涇水畔尋春還約越溪頭惠山山下林塘好先上秦家最小樓

祀竈

旅舍炊烟雪後新妻孥祀竈學比鄰屢年作客悲時序無計逢人問鬼神強欲送窮文嬾作更思原毀論難伸牀頭白酒方篘了獨對寒燈且數巡

除夕

客中歷此夕默數十有三有家久忘歸鹿鹿毋乃慚微名一錢值胡爲抵死貪秋髮漸種種老色憎

鏡函持身昧薄氷失足幾溺潭脫身幸歸來湖畔尋僧菴故人推宅居風土昔所諳撈蝦與網鯽其多如春蠶我來適大水澤滿無由探僮僕過小市時或登一籃天意不濫餉蔬食我所甘奄忽歲云徂疾若車揚驂閉門絶衆慮枯寂同瞿曇坐擁木棉衾打睡南窗南婦人那敢窺聒亂惟小男嗔喝不肯去似翁愚且憨明年汝當學殘書猶在擔識字究徒然此理粗能參不如習漁獵力食宜自覃大道難與人覺者惟老聃孺子烏足知持杯吾且酣

百尺梧桐閣遺藁卷七

江都　汪懋麟　蛟

乙丑

元日立春大雪縣人鼓吹送芒神土牛至

客裏荆扉冷未開雪花一尺上階苔縣人似賀歸田好春信猶煩傍曉來短短芒神農具足喧喧社鼓土牛回老夫大有祈年興栢葉何辭最後杯

叔定家兄以元日立春詩見寄和原韻

鼓吹荒城報曉天打春旗尾向東旋風回見雪眞無價雞日迎牛定有年焚硯最羞曾識字荷鋤穩

辦學耕田鄉人問我還家信約在暄妍二月前

雪中飲雲漸齋中以古藤杖見贈薄醉扶杖踏雪歸明日以詩謝之

雪霰聲急如雨氷屐齒到階童出譽脫帽徑面紙窗坐爐烟細作春雲升居士徐徐引譚舌數月啞似秋天蠅對君猛氣忽然發爪嘴撩動寒林鷹品目前賢少拘忌總洽公好無私憎（時從談唐宋人詩）爾汝相視不蕪越瓶盎疊送分淮澠稍嘗異味我已足盤薄大啖君何能醉舞欲捉九節杖倚壁暫見千年藤赤龍黑蛇實誕幻玉筋霜脊原崚嶒提攜自合

伴詩老嗔喝最笑隨談僧不待巧偷與褰奪欣然
持贈爲枯朋変虚已得危作鳥渡水豈畏橋懸繩
幽巖路滑未及試小徑雪深聊一乘采芝覓藥固
得策鏟蛟刺虎今羞稱春風少待渡江去萬叠雲
峰登復登

更號覺堂荅客問

漫叟當年號漫郎愚公愚谷耐思量馬牛不用呼
名字新拜頭銜是覺堂

讀楞嚴經

楞嚴一卷在牀頭妙偈丁寧示子由怪底弟兄遭
宦海只將巨浪認浮漚(東坡次韻子由浴罷詩云楞嚴在牀頭妙偈可仰讀)
辦見微心鈍未能琉璃合眼思騰騰但將竹几憑
雙肘去學南窓打睡僧

題東坡集後

火急徒勞促著書好名習氣未全除窮愁畢竟爲
何物若比虞卿我不如(坡與王定國詩云火急著書千古事虞卿應未厭窮愁)
投荒嶺海飽風烟料得先生道力堅却怪寺門來
揖佛猶稱我是玉堂仙(坡入寺詩云曳杖入寺門輯杖揖世尊我是玉堂仙謫來海南村)

客有自閩來者云荔支無佳味詩以解嘲

傾城肌肉絳羅裳尤物䰟消十八娘何事楊盧敢

相笑將毋諫草效唐羌(漢和帝永元中交州進荔支林武長唐羌諫止)

元夕寄家兄

小縣人家學試燈晚來簫鼓太喧騰客心嬾似爭
樓鳥兒子歡如挈臂鷹雨地故園勞北望一年完
月正東升獨看積雪煨殘火耐冷禁愁得未曾
佛燈一點舊琉璃娣子同攀雪後扂草草節仱今
夕過匆匆歸惜去冬遲當時簫鼓過三叠此夜寒
花剩九枝二十餘年歌吹海不曾吟此上元詩

家兄來白田爲余作生日口占謝之

買犢春來學耦耕篋中舊筆已無情卯君生日誰
當念多謝年年白髮兄(坡爲子由生日詩云同思十年事無愧篋中筆但願白髮兄年年作生日)

歸舟將抵郡郭二首

路直如弦眼倍新東風爲我浣衣塵全家飽歷魚
蝦市(客白田三月)半世纔看浩蕩春野岸巾車喧稚子(時家人來迎)
草堂乾雀賀歸人災年不必重追究但驗題
詩筆有神(用東坡語)
七年前記渡河秋十丈蒲帆掛驛樓舊事浮雲真
忽忽新春流水自悠悠空嗟少壯花辭眼漸覺蕭
騷雪上頭莫訝鄉人驚怪甚虛迎虛送此扁舟

抵舍自嘲二首

難遣門生到後堂打頭老屋已全荒重尋花下三
條徑自掃樓頭七尺牀數卷殘書須次第幾竿亂
竹任分張歸田慚愧香山老未買林亭履道坊
舊業蕭條勝舊時不堪收拾似殘碁半生仕宦有
如此一味浮沉空爾爲款段尋春無駱馬笙歌隨
分少楊枝對人言語還粗大草草編成六卷詩余舊
刻詩十六卷至是又增六卷

牡丹

濃雨欺花作意寒海棠零落絳桃殘空餘曉露滋
新綠忽報東風上牡丹淡粉半施人乍起輕黃欲

暈月將圓狂蜂癡蝶休相犯獨掩荊扉百遍看
枯桥逢春每後時春殘纔放最高枝休嗟耐雨經
風久原有驚人絕代姿曉態妍于臨鏡候繁香謝
却上頭時看花何限騃兒女敢詠山桃野杏詩

張杞園自安丘來訪余郊園相與遊宴數日
即送之南行歸舟再過同令子兎公泛舟紅
橋復留余小齋盤桓不忍別于其歸也賦四
詩爲贈感君縫綿遠顧而余之傾寫亦至矣

去秋曹大臨岐別六謂升料得張髯跨馬來不道相
思遙命駕眞成一笑再啣杯悲歌氣誼如君少寂
莫蓬蒿爲我開文字有神交有道悠悠行路豈能
猜時以尊君行狀見屬
忽爾中宵秉燭呼不將心事語妻孥自言南行之計定于中夜不謀
妻子天明即行自來櫪上排驕馬遂向門前犯夜烏白首湖
山常在眼黃河風露欲沾鬚相逢宛轉憐無恙此
事眞堪訝腐儒
風前小別且南征誰信輕帆任意行弔古好過江
令宅看花先指闔廬城余勸先過吳門再遊白下買書市上人爭
識沽酒壚頭不道名蹤跡將毋疑劍俠紫髯皂帽
氣縱橫

江左風光在暮春清和景物總鮮新飽嘗玉版驚
雷筍細斫銀絲出水鱗青野聽鶯曾兩度紅橋泛
酒又三人草堂苦欲留君住愁說河梁十丈塵

喜杞園見訪和阮亭先生奉懷二絕句韻

種菜疏泉引別畦雨餘門巷不沾泥雞聲忽漫驚
生客飛到黃茅屋上棲
便與支筇竹外行寒溫指點乳芽生更呼放鴨鄰
船至去看城西柳色晴

題定九東原草堂圖

楊柳成圍手自栽草堂三面受風來幽人藻思如

秋水笑指芙容萬朶開

寄輓施侍講尚白

誰道先生好酒悲每當哀樂淚爭垂秦淮杯案淋漓夜燕市朋交聚散時孤館五年遺舊史雙溪百代有傳詩素車竟負生芻誼未作墳前四尺碑

題巢民姬人玉山子畫薛少保十一鶴用杜韻

少保青田姿能為鶴寫真意思本氷雪自然無纖塵豈知千載後乃有如花人更貌十一鶴磊落意態新高步肆飲啄一一傳其神我聞氷繪翁近與猿鶴鄰閨中兩小妻莊如舉案賓持此前上壽勸酒寧辭頻飢茹黃公芝渴飲許由津低頭看鳫鶩齷齪焉能馴

題夏公玄成林塘晚歸圖兼贈令孫次功

仕不領交阯郡隱不入林慮山角巾三叠似高屋絳衣全幅光褊襴雙脚已蠟一緉屐手中之杖似有赤龍黑蛇相往還林塘蕭踈意獨往松風吹鬚三尺紛朱顏此翁丰神大與道者類不然胡為巾上環兩環昔舉孝廉不稱意青圃十畝歌閒閒公卿屣履日造請強以纁帛趨清班先生顧之直欲唾譬彼九霄鸞鳳焉能攀早年好奇喜賓客座挾絲竹圃妖鬟雲間思翁亦超絕往往幅巾道服來叩關兩翁篇翰各揮灑一時嘯詠何翩躚我從丹青拜翁像歎息豪雋空人寰貽謀幸有好孫子少小白晳雙眉彎豈但文筆似爾祖勇氣欲取強弓彎可惜青園早搖落荆棘半蝕雙扉鐶只此遺像幾滅沒拂拭幸不污蘚斑文孫漸次落故宇我翁鬚眉勃勃生綃間古來褒鄂意誰是不若兩塘春水時潺湲

題豹人學稼圖

蒯緱不如刀欵段不如犢賣此而謀耕終年常僕僕辛苦食砭硯年荒那得熟不如棄書籍成此難黍局呼兒買一牛兩角猶未禿非同太廟犧被錦神觳觫亦非王家駮一割厭豪腹風雨伴老農安穩有茅屋田家齊物理小心事芻牧服箱非所求糞金不可掬惟期閑秋齋足以供淖粥勿使多牛翁傲人畜紅粟

題豹人采藥圖

古之隱逸流賣卜或賣藥神仙不可知異人此棲託陰陽與草木其理費探索神農更好事一去不

可作流傳池上書庸人守糟魄採吸苟不慎禍同
金石惡達人具真性不受世緣縛鍾乳倘可求朱
顏不凋落深山有靈草神物不易攫枸杞每夜吠
茯苓待誰斫大抵千歲資原與俗人蓀思邈姑先
驅吾將試雲鶴

題崔氏授經圖

早年入鄉校乃識崔州平讀書北樓上氣誼同嚶
鳴通家互往復阿翁時出迎老眼具深鑒期我千
秋名相攜就省試中夜煮香秔供具必親歷美醖
勸我傾及乎謬通籍歡喜由深情不似世俗輩忌

嫉同懷生廿載銘高義未報瑤與瓊高標展畫像
一榻當中橫阿翁坐上頭令子何英英有孫方授
書頭角非凡嬰一經及三世風味何其清顧我久
奔走今始遂躬耕東阡與西陌可以連柴荊春秋
有佳會羔豚還共烹更語少時事愧歎叢虛聲何
如對朋舊一醉千憂輕

苦雨

坡老學治生乃師賈耘老斷錢三十塊爲計恐不
早黃州米價賤不用種秔稻魚蟹不論錢麞鹿多
於草樊口有酒店小舟隨意造柑橘椑柿芋味美
勝梨棗此地信可樂無復逆懷抱而我歸田來物
物費探討風土既奢薄天時變寒燠夏秋感風雨
四野困淫澇蛙聲滿城市時聞壞墻倒菱芡爛積
水魚鼈匿深藻口腹且置之薄田未能保空堂陰
濕生豹脚尤可惱暗中時中人爬搔勝蚤發腐穢
亦乘令那得急驅掃平生恥言錢觸脚惡王媪豈
意牀頭盡真令顏色槁吾媿黃州翁處窮能達道

雨霽出郭叢桂正開漫興

荒荒秋雨不肯歇滿城鳧雁相與廻郊扉十日未
全啓叢桂一枝今半開遂有濃香薰几席可無清

賞倒樽罍作書火急報飲客須趁扁舟侵曉來

遣僕檢校園中花樹畢有作

狂風挾雨每無時吹倒園中老樹枝蚯蚓上階書
篆字蜘蛛網戶作游絲周遭折竹扶秋色指點牽
蘿補舊籬好向東軒看巖桂災年勿遣醉人知
假園誰道非吾有掃地看花且自由倦客真同賃
舂皐廡旅人何異借荊州錢編馬埒原豪舉徑闢牛
闌欲緩謀獨對秋風傷子敬半生零落此林丘傷魯紫游孝康也

蟋蟀

苦語太紛紛不知何所云寒憐牀下逼聲耐定中
聞（樂天詩人在定中聞蟋蟀）曉月送餘照秋衾留夕薰自然無遠
夢不是爲鐘分

喜升六至即奉送之官嶽州和西厓韻

到門久矣無此客駐馬忽爾來北曹草堂塵積不
願掃頃刻明淨無纖毫往事浮雲那足道此際但
可談莊騷小別匆匆僅一歲何至爾我俱二毛窮
達聚散總難料不信果有神鬼操咄嗟餉客少亞
味草率作具陳邪萬客當偶饑索粔籹我正欲飲
斟醲醪持螯豈須更擇手說彘不復能加尻已無
酸醎別嗜好豈有戈槊相攻壘此行且分一郡竹
投贈爲卜三州刀久知所學具本末不在官職論
卑高况君持重不妄語焉用三復師宮滔清風扇
動紫陽俗自此不敢言魯褒軒轅高臺一萬丈上
有千歲之靈桃我欲乘風一飽啖猛如鷹脫不可
絛儻能釋政爲我出同看天門雲海濤

奉和眞定公中秋見懷原韻

顛狂敢與昔賢期論事無端覆酒巵不待擠排歸
較晚及當憂患悔原遲絕無可戀推囚地最不能
忘立雪時何日後堂容再到烏絲銀燭絳紗移

河樓觀俞錦泉伎樂即席懷陳芳二首

臨河新敞十三樓樓上明妝翠欲流公子正開金
屈戍美人齊綰玉瑂鉠兩行雪面香初滿一曲花
腰柳最柔久把道書簾下讀閒情何意遂勾留
中年頗覺道情眞剩得楊枝伴釣綸笑傍鉛華身
漸老醉逢羅綺眼重新每當艷舞纖歌夜却憶閒
吟冷醉人寄語阿戎開水榭扁舟約在小梅春

爲史淑時悼亾和豹人韻四首

顔家新娘好半神三五韶光二九身得嫁文簫心
已死便追桓少不辭貧豈知綠綠花花夢竟作朝
朝暮暮人可惜夭桃纔破萼不教開滿一年春
畫屏十二紫鸞鸞誰解琴中鳳引凰好女已知歸
屈宋外家眞不羨姬姜登樓私語天應老擁被微
吟齒亦香何事長生盟七夕寄愁埋恨兩心傷（後四句其實事也）
青梅薦齒諱生兒但覺心情嬾約眉病裏依然梳
掠巧歡時無計語言癡去年十月嘗萎日今歲重
陽餵藥時不料綠華來頃刻風車雲馬忽星馳
一夕驚風剪敗荷可知夫壻矢無他羅巾欲盡才
人少金椀重遺鬼婦多酒冷香銷憐夜久春花秋

月奈愁何四絃已付塵封了忍聽尋常懊惱歌

十二硯齋落成自題十二首

筋力歸來及壯年因循惜未買林泉（樂天詩園林亦要乘閒置筋力應須及健回其學因循白賓客歇年六十始歸來）狂謀忽想三重屋謬算虛抛兩歲田（余去田數十畝成此）縱使忍饑聊自得且拚快飲更誰賢

貧家卜築關心討似此軒窗不偶然引繩操墨亦紛紛自許麤才匠作羣小試神通移柱法大誇手段上梁文好言南北東西合（上梁文體有東西南北中諸利市語）佳興風雲月露分驕語妻孥須上賞亟將餅餌策奇勳

眼中突兀見虛堂四角周遭十步強左右置書同複壁東西開戶擬迷藏舊時修竹重新綠此後蹊籬分外涼一榻從容攤飯了臥聽鳥雀報斜陽

夢硯名齋事本虛長安何地是安居十年繞遂躬耕願半世粗成退隱廬返我寸田兼尺宅任他大馬與高車不才無補絲毫事消得蒲鞵角上書

垢老書名擅八分（程邈倩為余作八分十二硯齋額自金陵見寄古雋可寶）由來韓蔡可為羣隔江傳寫真憐我鎮日相看倍憶君體勢縭綿疑擘絮丰神飄緲欲生雲青谿一去何時返重染羊欣白練裠

片石如拳伴醉吟傍人多事疊雲林求仙恥幻驅羊術罷獵閒消射虎心點雪無端成白玉燒丹漫擬變黃金極天豪貴原非分夢裏春山且細尋

青錢火速買花栽典取朱提鑿落杯一樹小梅香欲動半窗暝色雪初來梧桐盡禿思重補芍藥初分望滿開見事自憐遲鈍甚却將枯草作新培

名園多少鎖春扉剩欠風花滿目飛盡道吾廬無限好可知客夢早思歸藏身不要開蓬逕遠俗何須覓釣磯一自閉門甘種菜故人咯似曉星稀

貴賤死生皆偶爾區區此際說交情知他世事何

嘗定此老心中太不平屠狗賣漿多狡獪談玄論白劇縱橫諸公未是閒人友耐久朋惟麴糵生

習懶渾如退講僧當年豪氣倦飛騰新來看月樓慵上老去尋山步緩登昨日南禪分上座（淨會園老僧以禪椅分贈）舊年北郭與枯藤（雲漸以藤杖見貽）此身合作譚經叟十卷楞嚴讀記曾

種種霜毛一番新漸知老色不禁春此生未歷榮華夢一半空餘患難身縱有金釵全減興（東坡詩老來漸減金釵興）況無雪面足依人香山好作荒淫語兩換紅顏恐未真

分冬守歲又年光舊曆開翻剩幾行如水門庭無節物比膠氣誼有篇章時與豹人詩文往復子魚通印難頻致黄雀拔綿且細嘗多謝病中勞記憶黎祁雙甕遠攜將五六謂友人近餉七八謂雲漸卧病自田以腐乳見寄

顧書宣移送斑竹及新釀見餉以詩代柬用來韻答謝

蕭齋正爾憶論文忽漫門前對此君渭畝何時消積雪湘娥昨夜別寒雲久知高節原無匹益信虛懷定有羣從此平安應屢報一林烟景兩家分

買來野竹豈堪裁難得雲霄未易才且與龍蛇蟠

晚藝試看鳥獸走驚雷天寒不要依長袖月滿惟應照酒杯拚與琅玕同一醉東橋問訊幾時來

叔蒓視學桂林同令子玉可過別四詩送之

犯曉鴉繞喙長鬚早扣門君歸曾幾日前月曾枉顧相訂再過言別別意欲重論冬菜薹芽短邨醅粥面渾歲寒酸冷話急切那能溫

夙有飛揚態羞教燕雀知一官今嶺越猶是被恩私絕俗文章遠殊方洞壑奇最憐多桂樹桃李是凡枝

何處過元日今年到武昌江湖春氣早荆楚歲時強水店多烹鯉山邨亦射麞停車看粵嶺迎候滿清湘

爲政曾頹柳題名且范黄山川原不辱橘柚自來香地雜民猺險家多戰鬬荒天心關教育不僅曜文昌

江都　汪懋麟　蛟門

丙寅

人日同駿霞醉白叔定家兄游平山

春聲勾引向山行歲首難逢七日晴酤酒尚能驅便了著書久欲謝更生遍招飲客無閒侶自信狂夫有道情松徑一條堪放杖不勞支遠特相迎

一堂縹緲少躋攀雙塔孤雲自往還除却醉翁無可語空餘修竹伴人閒寒遲城北難消雪晴送江南無數山翻笑營丘稱老手不曾身入畫圖間

新歲荷宾定公寄書並二律見問次韻酬謝

抗志還初服怡情理角巾東風方駘蕩西望渺烟塵日下荒荒夢山中寂寂春何期到雙鯉珍重色如銀

樞府紆籌策官齋尚詠詩懷人秋色裏（公乙丑中秋見懷有千里懷人夜話時之句）得句雪殘時（今所寄詩乃臘月廿日也）消息勞頻問行藏更勿疑遍來諳道味心與鹿門期

題田綸霞詩卷

別君猶記庚申歲此會重看癸亥詩半世交情仍我輩六年心事幾人知飛揚甘讓千秋託潦倒空餘兩鬢絲忽漫相逢須不忘茱萸灣口雪殘時

飲留雲堂酒竟以空尊返之戲題二絕

萬事消除愛此身肯將筋力費青春可憐些子長沙郡辛苦齋中運甓人

灌園汲水老閒身消却雲安幾斛春愁枕空尊太無味不如送與釀泉人

雲漸以正月詩卷見示已成六十餘首吟歎久之題二絕句

誰道支離老病身傳來詩句總如神飛揚強似兒時節不信時嘗草木人

衰頹才屬鈍人遲行過風廊撚白髭一月輸君編一卷足當賈島一年詩

同李都諫閔程兩居士叔定家兄登法海寺平樓和都諫韻

花月迷藏剩此樓幾枝楊柳伴春遊鶯聲不繫橋邊柳草色空連寺外洲簫鼓讓他斜日散山川輸與老夫收眼前作達無人會談笑逢場只自由

聞傳自遠歸簡問

無賴江風正掩扉長鬚門外報君歸小樓別記春燈滿遠道人驚夏燕飛紅藥漸開逢細雨綠窗爭

起試單衣金尊翠杓知相勸竟尺黃魚上市肥

八載不爲豹翁上壽今年生日兩人在家都暇口占爲祝

少壯同居屐道坊先生鬢髮已先霜兩人蹤跡分南北一樣飄蓬合退藏櫻筍盤筵身最健清和風景日初長自今爾汝持觴勸大笑應須十萬場

立秋前三日自遠以詩招飲南樓依韵奉答

畏熱但深坐怡人還月明迎秋河影重餞暑竹風輕惟覺清尊好何知白髮生南樓排日醉寂寂任閒情

飲張氏含空臺觀燈聽樂

清秋雲物望中開城闕風回落日催萬里星河懸几席四天燈火擁樓臺纖歌正繞簾旌轉畫鼓還驚屋棟來伎樂魚龍齊變幻始知張緒是奇才

和孫屺瞻侍郎見懷原韻

逋客依茅宇棲鴉噪野田吏民喧使節湖海正秋天昏墊災黎困丁徭　盛代憐朝宗今有望百谷漸安然

鶴問至自秋浦邀同孝威菌次豹人集小齋即送還任

青鬢看如昨朱顏念已非君從何日返我是去年歸舊雨浮雲散新晴落木飛閉門慵報客特爲啓巖扉

地借崔秋浦官憐鄭廣文八年才一見渭樹與江雲及此黃花爛何辭綠酒醺秋風垂隴外容易賦離羣

答雲漸見夢一首和來韻

紛紛交態總非眞何限黃金陌路人底事夢魂偏識我未曾憂患已知君

讀易

寡過應須假百齡私心常恐鬢星星阮生竟作玄眞解不信羲文是變經

讀太玄經

特極陰陽草太玄精思欲並五經傳只因滿汎無人務一幅深藏四百年

題馬季長集後

放狗逐麋原誕漫鼓琴吹笛總玄虛可憐忠孝譚經手代草梁家李固書

自遠飲余見山樓既醉以詩來謝依韻答之

露濕紅蕉潤花沾白葛香料來連日雨拾得此宵

涼君客非三匝余狂有二鄉謂醉鄉睡鄉也或曰白雲溫柔亦得秋田粗刈了不更卜陰陽

題張武仕瀑泉書屋圖兼柬令兄學士

讀書屋在瀑泉西花裏時聞謝豹啼可與賜金園子接料應只隔兩條谿

君家仲有躬耕志自署龍眠學圃翁只爲欠他霖雨願出山前日又匆匆

題畫再贈武仕

聞道飛泉外空庭老樹深每聽山鳥下時繁故園心物態看流水秋聲在遠林待君投老日成此十年陰

自遠招同文冶醉白書宣家兄叔定飲南樓夜半有自爪渚送黃魚至者烹啖極歡口占得第四句醉未就也自遠補成因依韻和足之

高齋簾幙映空虛叢桂幽蘭靜者居半夜秋燈諠白墮一帆疎雨送黃魚蕭條節序宜調護潦倒襟情合破除更與諸君申後約平山約在菊花初

疊前韻

秋雨秋烟四望虛仙人自昔好樓居簾纔下了催翻曲酒正闌時報黃魚似此新歡原不易如何舊習欲全除余有三好謂書酒音律已曾想到紅欄外雪點梅花十月初

醉白以杭州韭見餉欣然命酌得詩四首

露葉霜根雪後收風天送抱碧于油廚娘細斫銀絲鱠老子歡齊玉筯頭恍似剪燈聽夜雨還如餽歲在皇州年年上谷封題好白酒辛盤憶勸酬客京數載真定公每以冬韭及太和春見餉

閉戶甘爲種菜翁他方方物力難通嘉蔬到眼花先逞異味登盤本自豐韭爲豐本杜老貧分園吏韮放翁儋用大官葱不貪自信惟居士對此何嫌放筯空

讀史曾聞貨殖方一畦千畝勝栽薑腰鐮苦欲東園去獻祭還輸北道強味美似非貧士食日中可許富兒嘗自今但覺便便好三九從他笑庾郎

在黃在白折香泥韭之美在黃黃之美在白何意開籠兩色齊有道留賓供急饌季倫驕客出名齏暮春天氣論斤賣欲雪年光隔省攜小物倏然分貴賤晚菘聲價近來低

百尺梧桐閣遺藁卷九

江都　汪懋麟　蛟門

丁卯

元日稍霽自遠明府招往南樓看雪邀醉白同飲聊述席中情事爲贈

雪後初分一線春便安展齒過比鄰今年信有豐年喜纔出門來見醉人

誰道劉伶善閉關花扉深掩靜于山絕交書已喧騰了只有閒人略往還

萬瓦如鱗一目收十三樓又得南樓年時已約看殘雪定着紅衫到上頭

愛花高掣護花鈴夜倒銀瓶不肯停大索章臺騎馬客一雙巖電似明星（明府目醉白雙目如鈐故云）

盤筵笑我食無魚連日清齋飽凍蔬賴是明朝開素早中厨先辦割龍豬（龍豬余所好也明府爲余特致之）

虞家燈接鈕家燈簾幙玲瓏有數層未到月明風定夜此翁高興已飛騰

破除僞學有紅妝花裏時時喚秦娘李一阿三工勸酒任他嘖嘖罵淫荒

捜羅怪石作奇供（平聲）膚寸烟雲足萬重選得一峯持贈我米顛袖裏第三峯

交道文章信有神每于醉後見天真茶經食譜尋常味我輩原非口腹人

二日同袁密山飲自遠南樓

清湘歸路尚悠悠夜泊揚州水驛樓十二月中空旅鬢八千里外有孤舟約尋南澗寒梅去且任東風小月留板築故人能醉客不須天末起鄉愁

四日秘園菌次邂齋梅書諸君閒集見山樓

靜裏逢春始覺春幾枝萼綠又鮮新且拚花下顛狂態猶似風前少壯身落落江湖雙白鬢悠悠天地幾閒人自慚尚有恌功課算酒營書弄釣綸

和密山見贈原韻

別君疑昨日相憶更何人不謂揚州夢還同洛社春鶯花堪放眼風月可爲鄰驗取蕭閒態從知自在身

豈有才堪竝空羞齒却同艱難君績偉寥落我途窮每畏雷花雨常迎逆水風行藏略相似天意本來公

曉起自遠以綠萼檀香二種梅花見貽綠萼乃其後堂所植賓客不得見者故有末句

昏昏曉睡失青春亂裏林宗折角巾忽覩綠窓雙
蕚在何來檀粉幾枝新臨風小憶孤山月窺鏡如
逢絕代人妬煞水晶簾下看衣香鬢影各停勻

泛舟送密山歸粵西和自遠韻

圓荷貼水淥波漲遊魚躍出浮萍上風吹楊柳水
氣寒一棹還從夕陽放今日新夏昨日春紛紛飛
絮明湖濱何來花裏作狂客却臥船中稱酒民與
君無日不相見笑語掀歷幾曾倦肯令細故常低
眉但遇名娼即回面此意只有黃鸝知不見頻啼
落花片風光不負山中人只須燒却頭上巾憐君
萬里方問津從來行路多苦辛看君奕奕偏有神
長風一往無逡巡開頭試聽迴帆鼓洞庭西去神
鴉舞九疑山色青可數九疑一望湘水多湘江月
落思如何

茶邨枉過和見投原韻（時五月四日）

十年真忽忽舊事已堂堂此會添蕭爽新詩洗混
茫老微湖海壯閒愛歲時長留客尋常少因君坐
夕陽

附原詩

一雨得深涼新軒亞草堂情親緣契闊意遠

忽蒼茫照酒朱花正麥風碧篠長異時談此
聚明日是端陽

懷石林二首

一帆歸種柘溪田（石林夢中句）老夢荒荒亦偶然斷不料
君虛壯歲何期與我共殘年行藏敢謂終相合蹤
跡應須各自傳若問安心惟學道閉門久已似枯
禪

憶昔分飛九月中霜風搖落菊花叢榮華有限飄
零似憂患無端約略同天地何方容逐客江湖只
合老哀翁紛紛舊事都忘了準擬扁舟理釣筒

同悔齋兄之白田訪石林舟中疊前韻

曾勸湖濱買薄田只愁此意竟茫然何期早及歸
田日正爾閒逢學稼年定計盡捻書籍賣藏身不
欲姓名傳新來略解楞嚴理肯與東軒講夜禪

一棹相過六月中芭蕉葉大竹成叢虛堂不與吾
廬異高論還教昔日同萬事茫茫真有定三人草
草漸成翁聞君種樹城東路好向清溪試灌筒

同悔齋兄再疊前韻與石林

閱盡金張與竇田縱令罵坐亦徒然粗疎自悔作
風漢哀堀于今非少年心事難尋游夏語文章聊

借滑稽傳從人謗我爲仙佛裙屐浮沉醉裏禪
似子雄才豈下中當門可惜蕙蘭叢何須持論分
堅白猶記爲文辨異同石林御試班馬異同辨甚佳極北紀年師範
曄粤西化俗比文翁生平事業原粗了檢點殘詩
理舊篇

答雲漸和原韻

最愛高齋永日開雪中得句憶同看三年一別去
何易百里孤舟來亦難聚散可憐兼疾病寒暄無
那雜悲歡近來詩思頹唐甚敢說飛揚李杜壇

題張正甫畫

張家狂老學倪迂統素凋零剩此圖曾爲作銘兼
作傳此翁高致世間無

奉荅眞定公見寄和原韻

已甘寂寂子雲居短後長鑱耻曳裾弭謗更無遺
世法逃名只注養生書何當垂記勞蔆稷自分無
才敵庾徐却笑松窗鹿門老苦言多病故人疎

附原詩

長夏停雲歎索居飛塵漠漠上衣裾有無同
舍七金事恠底中山滿篋書天上友朋多慰
藉田間歲月自舒徐閉門著述千秋在莫使

南來雁羽疎

初冬定九辰玉書宣晚過齋中和定九韵

秫田初熟似淵明籬菊將殘節又更好客偶來譚
白業清宵且共歎黃精樓西小月荒寒影天北孤
鴻寂寞聲此際奈何惟有醉漫言霜露隔曾城定九寓郊外先別

述懷呈董尚書制府

荷鋤依空邨獨精種樹術力作營一飽此生志粗
畢今晨牵一船負弩雜衛卒胡爲奪所守匍匐爲
公出足縮心欲前車笠未敢必列騎鳴蕭蕭雲帆
颺斜日令嚴水驛靜遽蒙禮遺逸褒衣與短褐忘
分竟接膝野人拙言詞深荷慰衰疾告別歸秋齋
寂寂聞蟋蟀早起掃落葉忽聞枉赤紱八騶無諠
闐一徑入我室從容譚林泉傾寫擬膠漆貧家具
雞黍公然事眞率語我澄清志勳業期篤實兩江
數千里無事不心悉知公急與除所過已洋溢彈
擊先豺狼爬梳及蟣蝨雷霆偶然施貪墨盡股慄
集議商河渠省金已萬鎰功在郡者兩恩被邑者
七利濟心無窮大端此其一方今橫剽竊兵盜互
芽茁將毋事姑息在賊曹將帥自公肅科條不敢

肆狂獝惟期厚風俗斯民守甲乙江左昔繁富閭
閻半蕭瑟窮廹禮義輕驕傍等威失抑奢與崇讓
庶幾救放佚公昔領獨坐丰采樹岸律論議維紀
綱鷹鸇佐斧鑕 九重首南顧臨軒諭深衷爲此
九州晳必以司馬律觀化何嬉嬉須聲已唧唧僉
曰使相仁終爲 帝室弼吾儕耕田人借寇念專
壹但期春雨中舍舖各腰銍

贈殷生

曾指松楸問景純幸非龍耳得棲神三公骨相非
吾有墜馬羞爲折臂人
陶氏牛藏原幻爾滕公馬冢亦荒哉久知福命輸
前定三個書生那得來
相冢書兼兆域圖異人家學在青烏策勲若問周
官法拜爾頭銜墓大夫

荅雲漸見寄和原韻

梅寒月山影初昏噓吸黃庭守命門好客新來非
趙勝揮杯最耻喚桓温解醒不羨金人掌搔首常
思玉女盆嬾到吟詩無一句若論降將似馮魂陳馮蒐以嶺南降隋陳地悉平

雪後西齋送顧松邨歸杭州和留別原韻

夜雪深燈送客歸將離一曲亂金徽吟鞭好縱青
絲鞚屐齒從開白板扉似水交情原寡合如蘭氣
誼敢相違蘸公隄外裊腰綠新種垂楊有夢依

江都　汪懋麟　蛟門

戊辰 未刪

元日和雲漸韻

誰遣天工作意調凍雲已逐濕烟消梅容欲破春前蘂柳意還遲雪後梢好鳥一聲初日上新衣重疊小兒驕署門不許長鬚報臘甕深浮曲項瓢

新歲石林以除夕詩見寄依韻和答

曾愛秋溪泛水濆別來涼燠幾經旬懷人可惜虛殘雪得句何期及早春天漢翱翔輸野鶴春波浩蕩穩潛鱗姓名漸不爲人識肯效河東表罪臣

和石林園林落成韻

板屋叢書置此間閒編未了手重刪（余時撰通志閒編未竟）下簾最喜無人到烹鯉何緣有信還見說百金朝買樹更闌干指夜爲山貧家亦作誇張計種滿梅花待扣關

試燈前一夜雨雪

數日濃陰氣少暄生憎簷溜滴層軒擁爐但覺清寒緊啓户還驚暮雪繁世事奈何惟盍睡天心如此更何言笙歌燈火都消歇信有春愁連上元

雨霽自遠以詩招飲依韻和答

幾番中酒欲觀身無那梅花冷趁人對此豈能辭綠醑看來還勝擁朱唇輕寒留得三分態積雨行辜二月春幸有東鄰與西舍百川分送不知貧

每見春陰惱却人昨宵新月最清真曉窗先問薰衣伴倦枕纔舒岸幘身元夕風光都未賞高樓燈火豈嫌頻珠方珍味猶相及爾我庖厨不似貧（時有以邊味見餉者）

二月六日點燈會客偶詠東坡冷烟濕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之句即席寫情邀書宣乾行于鼎文治叔定家兄同作即用坡公韻

三五明星儼在天未曾料此夜清妍瞢騰醉眼花中霧澹蕩交情雪後船莫馱饒譁喧竟夕可憐燈月是今年新春若使常留得便合時時作上元

寄軒看梅叠前韵

每到君家別有天後堂綠萼最鮮妍數竿舊長樓前竹半畝新牽岍上船甚欲開池迎好月便思招客送餘年鬢絲禪榻余粗解不用譚空問了元

乾行邀同于鼎文治叔定家兄寺園看梅再

原缺

用東坡韻

維摩室傍四禪天花雨逢春色轉妍梅下正開池上酌柳邊閒却寺門船高臺聽鳥宜今日小仗携箏憶舊年亭外方塘如鈷鉧探幽何必效宗元

贈于鼎文台疊前韻

遲日園林欲暮天夕陽何限傍人妍飽貪羊酪思高枕縱辯魚餐嫩上船一派烟花園小月幾多哀樂感中年吾宗大有能吟客略似同聲白與元

題自遠小像

曾領丹山碧[illegible] 香道衣早已謝冠巾[illegible]堆怪石差堪語不肯[illegible] 人

聽曲

不分春來太瘦生去秋猶記眼波横可堪細雨淋鈴夜又疊朔元第四聲

無題

垂鬟猶記上樓時能唱楊枝舞柘枝豈料春風都不管可憐青鏡爲誰持狂蜂癡蝶爭相逐怨雨愁雲恨已遲我欲開籠放鸚鵡還教碧玉屬知之

王氏園中再見時輕紅纔上牡丹枝如波送酒心難定似柳迎風態不持好夢十年真恨速清歌一

百尺梧桐閣集二十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汪懋麟撰懋麟字季甪號蛟門江都人康熙丁未進士授秘書院中書舍人官至刑部主事其詩法傳自王士禎而才氣縱横視士禎又爲別格趙執信談龍錄記嘗見其浯溪中興頌詩起句云楊家姊妹顏妖狐即擲去不視謂頌中興而自天寶致亂敘起雖萬言不離辨也雖以懋麟爲新城弟子借懋麟以攻士禎未免操之已蹙然亦足見其少所翦裁矣